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三三三三三・史部・別史類

小腆紀傳六十五卷〔清〕徐 鼐撰 補遺六卷〔清〕徐承禮撰（卷三十五至卷六十五）……………一

九國志十二卷〔宋〕路 振撰 拾遺一卷〔清〕錢熙祚輯……………二五九

南唐書注十八卷附錄一卷〔清〕周在浚撰……………三三三

唐餘紀傳十八卷〔明〕陳 霆撰……………五三一

2200/03

小腆紀傳卷第三十五

前翰林院檢討加詹事府贊善銜六合徐嘉

列傳第二十八

秦良玉

馬京弟亭等

龍在田

祿永命王克猷

那高子燾

龍吉兆弟吉佐

秦良玉忠州人石砮宣撫使馬千乘之妻萬曆二十七年征播州蠻良玉夫婦功稱最千乘死良玉代領其職為人饒膽智善騎射兼通詞翰儀度嫺雅每行軍號令嚴肅所部號白桓兵為遠近所憚泰昌時以援遼功賜三品服兄邦屏授都

小腆紀傳卷三十五

司僉書弟民屏守備天啟元年邦屏渡渾河戰死民屏突圍出良玉自統精卒三千赴之所過秋毫無犯詔加二品服子封誥子祥麟授指揮使良玉陳邦屏死狀兵部尚書張鶴鳴亦言渾河血戰寶石砮西陽二土司功贈邦屏蔭子祠祭民屏進都司僉書奢崇明之亂諸土司皆貪賊賂逗遛獨良玉破樊籠兵解成都圍克佛圖關復重慶錫夫人誥命授都督僉事充總兵官祥麟民屏及邦屏子翼明拱明咸進秩良玉益感奮先後攻克賊巢川賊定復援貴州三年六月言臣率翼明拱明提兵裹糧累奏紅崖墩諸捷乃行問者將未睹賊而攘臂誇張及乎對壘風聞先遁敗於賊者惟恐人之勝怯於賊者惟恐人之強如總兵李維新渡河一戰敗衄歸營反拒

臣不容一見以六尺軀鬚眉男子忌一巾幗婦人亦當愧死優詔報聞崇禎三年永平四城失守良玉率翼明奉詔勤王捐貲濟餉帝優詔褒美召見平臺賜良玉綵幣羊酒賦詩旌其功會四城復命良玉歸而翼明留駐近畿時流賊日熾良玉自京師還不復遠出惟專力辦蜀賊四破羅汝才之眾奔其大纛禽其副渠賊勢漸衰而督師楊嗣昌盡驅賊入川巡撫邵捷春以弱卒二萬守重慶所倚惟良玉及副總兵張令二軍絳州知州陸遜之過良玉營酒次良玉歎曰邵公不知兵吾一婦人受國恩應死恨與邵公同死耳遜之問故良玉曰督師以蜀為壑無智愚皆知之邵公不以此時爭山奪險令賊無敢即我而坐以設防此敗道也既張令戰死竹筒坪

小腆紀傳卷三十五

良玉所部三萬人亦略盡單騎見捷春日事急矣盡發吾溪峒卒可得二萬我自餽其半官半之猶足辦賊捷春見嗣昌與己左而倉無見糧謝其計不用良玉乃歎息歸十六年冬張獻忠盡陷楚地將入蜀良玉圖全蜀形勢上之巡撫陳士奇請益兵守十三隘士奇不能用復上之巡按劉之勃之勃許之而無兵可發明年正月賊犯夔州良玉馳援眾寡不敵潰及全蜀盡陷良玉慷慨語其眾曰吾一婦人受國恩二十年今不幸至此其敢以餘年事逆賊哉與所部約曰從賊者族無赦乃分兵守四境賊遍召土司無敢至石砮者後獻忠死而良玉竟以壽終

楊之明世為天全六番招討使乙酉三月獻賊至雅州知州

王國臣者初通聞將馬熲繼又歸於獻賊與下川南道胡寅不睦將執以與賊寅逃入土司高克禮家而之明族姓與高世讎互讎殺弟之喬又欲因亂殺之明以降賊遂執胡寅並家口數十人送獻賊殺之明乃與宗室朱奉鈔舉人鄭延爵合謀起兵與賊戰於飛仙關兵敗被殺延爵收兵再戰歿於陣我

朝賜之明通諡烈愍補

馬京漢將馬岱後也世為黎州宣慰司初獻賊入蜀以蜀人易制惟黎雅間土司難於驟服用降人為招誘鑄金印齎之京時年十六擲印於地誓不屈偽遊擊苗某赴黎雅任京密調番眾與弟亭攻之擒偽弁七十餘人斬之演武廳祭旗討

小隲紀傳 卷三十五

三

賊令白通使及白寰翠招致富莊頭人姜黃柰李蔡包張七姓子弟土千戶李華宇亦率眾至京即以七姓界之而海棠堡指揮使丁應選甯越守備楊起泰以道臣胡恆之檄引兵入援聞恆死遂與京兄弟合得兵萬餘與賊大戰於雅州龍觀川殺數千人陣擒偽帥方總兵斬之餘賊遁還遂復黎雅自是不被寇者數年京少年好酒色踰年竟卒亭襲為千戶庚寅九月劉文秀至竭力拒守被執不屈死華宇苦戰賊禽而尚之年八十四矣應選亦以年老歿於陣同時起兵之七姓子弟頭人俱戰死無一降者補

龍在田石屏土官舍人也天啟二年與阿迷普名聲武定吾必奎平滇賊安效良等由土守備擢坐營都司崇禎八年應

詔擊楚豫流寇有功擢副總兵十年三月禽大盜郭三海十一年九月破賀一龍李萬慶於雙溝進都督同知明年三月破賊固始斬首三千五百有奇張獻忠之叛也熊文燦命在田駐穀城防賊東突中讒罷歸行至貴州擊平叛賊安龍壁十五年夏中原盜益熾疏言臣捐貲募精卒九千五百戰象四戰馬二千五載捷二十有八忌口中阻自臣罷歸親藩辱名城陷蓋諸將所統多烏合遇寇即逃乏餉即譟滇兵萬里長驅家人父子同志非若他軍易潰也一歲中秋冬氣涼賊得馳騁春夏則入山養銳夫平原戰既不勝山蹊又莫敢攖蕩平何日滇卒輕走遠跳善搜山臣願整眾掃寇望速給行糧下部議竟不行乙酉八月吾必奎叛在田與甯州土知州

小隲紀傳 卷三十五

四

祿永命討禽之未幾沙定洲據雲南迤東諸郡盡陷在田與土官許名臣走大理遣使告急於孫可望定洲破滅而可望遂不可制後在田死於難

祿永命甯州土知州也崇禎中從總理熊文燦討流賊有功乙酉秋八月元謀土知州吾必奎反永命偕石屏龍在田討禽之十二月沙定洲作亂黔國公沐天波自水竇逃時永命方與必奎餘黨相拒留其將周鼎止防禦城中鼎止勸天波留討賊天波疑為誘己而殺之走楚雄永命遂率所部歸明年甯州破死之又嚼峨土官王克猷者亦死沙賊之難我

朝賜永命通諡曰節愍

那嵩世為沅江土知府循法敬事永歷帝之入緬也過沅江

嵩與子燾俱奉甚謹設饌用金銀器宴畢即歛以獻曰聊以
佐缺乏耳及李定國用敕印招土司嵩授總督銜傳布各土
司延長伯朱養恩將軍高應鳳總兵許名臣土司龍贊陽皆
既降而復與嵩合吳三桂統

大兵自雲南至石屏州土司龍榮率贅婿黔國公之子沐忠
顯赴軍前降嵩固守不下己亥十一月癸亥城陷闔室自焚
士民巷戰死那氏藏書甲於滇中灰燼無一存焉我
朝賜通諡曰烈愍

龍吉兆龍吉佐皆麻哈土司也辛丑春吳三桂遣馬寶高啟
隆趙良棟攻之吉兆等守七十餘日不下柵破被執三桂問
何以兩人曰我受國恩三百年仗義守死何名爲反又問獨

不畏死邪曰我兩人盡忠而死不賢於爾之不忠不孝而生
邪同聲極罵三桂怒截其舌斬之

小腆紀傳 卷三十五

五

小腆紀傳卷第三十五終

男承禮編輯
仁和魏錫曾參校
會稽梁繼元覆校

小腆紀傳卷第三十六

前翰林院檢討加詹事府贊善銜六合徐肅撰

列傳第二十九

李元肩 李捷捷
王承恩

焦璉 劉起蛟等
朱問如

趙印選 胡一青等

侯性 謝復榮
王景熙

曾英 李占春
于大海

楊展 袁翰
武大定

王祥 傳闕

皮熊 傳闕

王興

李元肩成棟之養子也木姓賈河南人或曰姓孫戊子四月
從成棟歸明授錦衣衛指揮使成棟征贛州失利佟養甲密
令人齎表北行爲邏者所得上與元肩謀遣祭興陵殺之德

小腆紀傳 卷三十六

一

慶道上進元肩吏部尙書通政司疏陳乞官日以千計閣臣
票擬惟著議具奏四字非奉成棟劄咨不得除授文選司擁
空名而已元肩武人性忠實而不知政體袁彭年劉湘客金
堡丁時魁蒙正發之徒輒倚以凌侮朝官當時有假山圖五
虎之號以元肩本姓賈故曰假然元肩爲五虎所愚而不自
知也成棟敗沒元肩益感憤圖報副將楊大甫驕悍不法棄
南雄巡撫羅成耀怯懦棄韶州元肩稱上命誅之軍政稍肅
庚寅正月元旦晉車騎將軍封南陽伯元肩力辭不得乃勉
受車騎將軍印而章疏多不改元銜丁巳

王師克南雄報至舉朝大駭惡元肩五虎者勸上幸梧州太
監夏國祥趣上登舟百官倉皇就道元肩乃奏曰百官皆去

將委空城以待敵邪上自西來今日仍西歸元盾留之恐宵人謂臣有異志一朝不戒生劫入舟至今思之猶背負芒刺但廣東一塊土臣父成棟立功於此殞命亦於此皇上若猶顧念東土臣願留督肇慶與江甯伯杜永和互相堵禦以壯聲援此元盾之職也上手詔元盾留守督理各營軍務時永和已棄廣州走海口元盾移書切責永和復入城固守總兵吳文獻張月李建捷亦屢有斬獲行在少安是年五月元盾與郎國公高必正與平侯黨守素先後入朝慈甯王太后垂簾上東向召三帥入對元盾伏地請死曰金堡等非臣私人有罪不處分於端州必俟到此地是以臣與堡等為黨也向以封疆事急不敢請罪今事稍定請正臣罪上慰勉再三曰

小腆紀傳

卷三十六

二

卿大忠大孝朕不疑卿元盾曰皇上既不疑臣何為以處四臣之故賜臣救書令臣安心辦事乎太后遠曰卿莫認堡等為好人卿如此忠義他卻謗卿謀反元盾曰謗臣謀反有本乎面奏乎抑傳言乎上不能答慰諭而已既廣州桂林相繼失守疆事大壞上復走南甯叛將陳邦傅劫之中途百官星散元盾命所部扈駕而身至南海檄舊旅至欽州為土兵王勝常所劫械送廣州見孔有德不屈膝令作書招杜永和亦不從既聞永和降慟哭三日夜有德怒殺之投屍江中李建捷亦成棟養子與元盾義兄弟也封安肅伯嘗從杜永和先登陷陣廣州破走蒼梧與元盾同扈蹕時已登舟出海聞元盾被執遂歸與同死

王承恩大興人世襲錦衣指揮使永歷時封宣忠伯戊子冬奉命齎敕召弋陽王於建陽山中不至其標下彭鳴京願為之用田闢有眾數千亦願隨之李成棟聞之忌且怒明年正月丁卯相遇於英德舟中邀之歡飲夜闌伴醉即席殺之補焦璉字國器山西人精悍絕有力初隸征蠻將軍楊國威麾下崇禎十六年獻賊陷湖廣永明王為賊所執繫道州獄璉以兵至踰城入獄破械出之王以驚怛致病不能行璉乃背負登城手短兵躍下輕捷如飛賊不敢逼遂疾趨渡河以免即永歷帝也乙酉八月靖江王亨嘉拒隆武帝登極詔自稱監國國威從逆幽巡撫瞿式耜於桂林總督丁魁楚遣思恩參將陳邦傅討之亨嘉戰敗退入城國威偕璉來援入城守

小腆紀傳

卷三十六

三

璉素善式耜且知亨嘉不義夜縋城出與邦傅定計復絕城入執亨嘉國威等送福州亂遂定丙戌永歷帝立擢參將以前拯己功優厚之丁亥式耜以大學士留守桂林璉軍隸焉三月乙卯王師從平樂長驅入桂林虛無甲兵式耜檄召璉於黃沙鎮璉率三百人赴之時山水汎溢士卒從水中行百里水及馬腹至江得漁舟二艇次第渡之以初十日薄暮抵留守府明日方遣人赴大墟運糧俄數十騎突入文昌門登樓瞰留守署矢及式耜綸巾急呼璉璉袒背控弦提刀至發數矢應弦倒璉士卒閉城門王師之入城者不得出繞城走璉復殺數人乃棄馬越城下

璉麾三百人開門追之

王師自渡江來未有抗衡者見璉出方錯愕而璉引騎直貫其營自寅至午斬首數千級衝

王師為三已復合而圍之璉大呼入戈刃所及血雨肉飛追奔數十里桂林獲全已而劉承盾部兵之助守城者與璉兵不和鬩而去

王師偵有變猝薄城吏士失色璉出戰自辰至午殺傷無算向晡雨未息收兵明日復出

王師棄甲仗而奔別部將馬之驥亦渡江來援遂大北論功封新興伯旋克復陽朔平樂戊子正月晉爵為侯二月郝永忠之亂上出奔式耜亦被劫璉聞變自平樂馳援而

小腆紀傳 卷三十六

四

王師已乘亂抵北門督師何騰蛟令滇師出文昌門楚師出榕樹門自與璉出北門戰未合璉橫矛直奔我營

王師圍之矢如雨下璉左右衝擊勢如遊龍

王師合而復散者再其部將劉起蛟趙興白貴亦大呼陷陣與璉合擊殺數百人貫營而出

王師大奔大帥幾獲而白貴戰死論者謂桂林三捷南渡以來所未有也己丑八月

王師逼全州起蛟以深入敗績於興安明年二月上幸梧州璉將兵入衛晉封宣國公

王師之再入全州也道遠不能救桂林遂以不守辛卯秋九月陳邦傳以潯州叛璉不知也邦傳誘之入營說之降璉大

罵自刎死我

朝賜通諡曰烈愍

劉起蛟趙興白貴皆焦璉部下驍將也起蛟嘗戰虞山下首級垂馬項纍纍如貫珠焦兵最弱戰輒勝者三人功最多戊子三月之役貴戰死焚其屍獲箭鏃數升興好剛使氣滇將趙印選部眾多劫掠與怒而攻之殺四五人幾大鬩璉不得已斬興以謝滇將己丑八月

王師逼全州璉臥病陽朔起蛟以全營疾趨興安深入重地敗績璉按軍法斬之自三人死而焦營遂弱璉每與瞿共美言之淚輒霰霰下也

朱閔如臨桂人永歷時官左軍都督掛鎮西將軍印辛卯十月

小腆紀傳 卷三十六

五

二月降將陳邦傳至平樂閔如搜城堅守城陷南望再拜先殺妻子自刎死我

朝賜通諡曰烈愍

趙印選胡一青王永祚三人皆滇將崇禎末滇督命三人將象兵應詔入援乙酉夏甫抵江西而南都已陷假道建昌旋師會益王由本兵起留之共事保甯王通於

王師戰甫合以火箭傷象兵遂大潰亂道遇降將高進庫三人襲其老營殺進庫家屬進庫怒戰益力印選等敗走湖南永歷帝命隸何騰蛟劉承盾之襲騰蛟也印選一青力戰殲其眾騰蛟倚以自強丁亥十月上幸柳州騰蛟率之入衛十一月戊戌大敗

王師於全州還蹕桂林戊子正月論功封印選新甯伯一青與甯伯二月郝永忠兵亂掠桂林上復出奔騰蛟奉詔以一青兵入桂林三月丁巳

王師聞永忠之亂乘虛抵北門騰蛟命滇兵出文昌門楚兵出榕樹門焦璉兵出北門戰方酣一青從東至騰蛟撫其背曰兒好為之一青應聲躍馬馳擊諸軍乘之

王師大奔幾獲我帥明年正月騰蛟被執湘潭

王師平楚地印選等相謂曰閣部死軍新破不可復振將死

封疆乎則吾無封疆責將降乎則當日之出滇者謂何瞿留

守仁慈好士可與共當一面盍往焉收殘卒萬餘人走桂林

式相大喜遣使郊迎請晉印選一青為侯永祚為甯遠伯分

小腆紀傳 卷三十六

木

守全州永甯以衛桂林謂之滇營又命永祚會張明剛等圍

永州七月

王師取永甯一青退守榕江式相檄印選出全州糧匱不克

進十二月永祚敗績於永州軍聲益不振猶晉印選開國公

一青衛國公以慰勞之印選魁然雄桀然驕蹇不奉法與一

青爭大總統大閱一青出守榕江從事頗勞印選則居老營

擁姬妾白娛又與永祚爭聘粵督師于元燧之女為子婦由

是三人不睦

王師入嚴關莫有鬪志式相再檄印選則盡室逃永祚迎降

一青與楊國棟蒲縵馬養麟馳出小路勒兵兵自潰乃皆逃

桂林遂陷一青短小便捷馬上騰擲如飛能標鎗取人數十

步外百發百中每乘馬必翦其鬃

王師認為牛日此騎牛蠻子不易當也朱治惻嘗作胡將軍

臨陣歌云將軍用槍如擲梭上馬殺賊功最多馬頭一卒驚

鳥過往來拔刃誰敢何果下之馬山頭坡有時奪取紫橐駝

將軍神勇孰同科除是漢代雙伏波我書露布盾筆磨比田

僧超壯士歌蓋一青於三將為最雄己亥滇都亡竟降

侯性不知何處人永歷時以總兵銜駐劄古泥關丁亥上幸

武岡性往來迎駕自三宮服御至宮人衣被皆辦上喜口授

商邱伯既劉承胤逆狀日著太后刺血書詔召性入衛性遣

部將謝復榮以五百人至行在八月承胤降於我

大清上與三宮倉卒出奔承胤導

小腆紀傳 卷三十六

七

王師追襲復榮戰死上徒步不能前幾瀕於殆性率兵奄至

請上御小轎先發陳兵峽口承胤乃引去上已兩日不食宮

眷狼藉泥淖中饑無人色性供帳甚盛越五日抵古泥晉封

祥符侯

謝復榮不知何處人侯性部下參將也劉承胤劫永歷帝幸

武岡性命復榮以五百人入衛承胤旋降於我

大清復榮與錦衣衛馬吉翔奉上及三宮斬關出承胤導

王師追襲相距才三里復榮請上疾馳而身自斷後力戰與

五百人俱歿又總兵王景熙亦以武岡破戰死我

朝賜景熙通諡節愍

王興漳州人其先以世勛開鎮海疆駐守廣東之文村文村

處萬山中左聯戈壁右扼大洋惟鳥道一線略可通人而灌
木叢莽陰翳天日雖健卒短兵不得徑入當永歷帝播遷時
帥蠻部累抗

大兵論功晉虎賁將軍爵廣甯伯庚寅兩粵繼陷上入滇興
還守文村且耕且屯負固踰十一年我大帥屢購之終不得
要領我平南王幕下客金光者奇士也與聞其名使將卒嫚
罵曰若陳兵百萬亦奚益金某來則我出矣守陴者以告帥
置弗問積日嫚罵如故金聞之浩然請行帥曰蠻語耳烏乎
信金請之堅帥欲以兵從曰兵則吾豈敢吾無生還矣乃呼
老兵一跨羸馬導至村口守者見之恩慰入有頃令易筍輦
進徑數里甲仗模菱積如山興出迓問騎幾何曰一從者幾

小腆紀傳

卷三十六

九

何曰一興笑曰子何信之深也金曰公先我信我安得不信
乃升堂燕飲囉若平生酒半興起揮涕曰吾祖宗累世受明
恩約束外藩於茲二百八十餘年矣曩者借兵雪故主讎今
天不祚明矣雖然興豈能為降將軍者邪語未既突一人啟
扉出則故侍郎王應華也金與有舊攜手載拜於邑不能聲
飲凡三日既而興復舉酒曰吾之所以必乞君蒞茲土者將
以明吾不背故主之誠耳子謹厚有膽既來吾當踐所說命
其五子出拜洗盞更酌撚鬚裂眦大呼曰興不能回天命也
死而有靈藉子以大明虎賁將軍王興之墓作十字碑則幸
矣乃大集所部給資使散歸農自召妻及妾十五人登層樓
手蒸連珠飯焚死金攜其五子納敕印田土戶籍願降者以

次赴軍前聽用然大半皆浮海去焉我
朝賜通諡曰烈愍

小腆紀傳

卷三十六

九

男承禮 編輯
仁和魏錫曾參校
會稽梁繼元覆校

小腆紀傳卷第三十六終

小腆紀傳卷第三十七

前翰林院檢討加詹事府贊善銜六合徐燕謨

列傳第三十

李定國 白文選

劉文秀

李定國字鴻遠延安人與孫可望艾能奇劉文秀同為獻賊義子賜張姓獻賊性喜殺亂蜀時立賞格凡部卒日得男壯手二百雙者授把總女倍之童穉不計官以次進階寅出酉還以為常可望輩遂皆至將軍歲丙戌我

大清兵戮獻賊於西充之鳳凰坡定國時偽稱撫南將軍與可望能奇文秀及偽都督白文選馮雙禮等招集殘寇由重慶南竄明年丁亥春破遵義入貴州可望赴雲南救沙定洲

小腆紀傳

卷三十七

之亂令定國分兵襲臨安臨安為沙部李阿楚駐守拒戰甚力定國穴地置礮崩其城阿楚赴火死城中士民悉被屠遂圍晉甯及昆陽呈貢歸化晉甯知州冷陽春呈貢知縣夏祖訓等俱死之江川知縣周柔強率兵拒於撫仙湖戰敗一軍盡殲迤東諸郡屠戮之慘不亞於蜀也時永歷帝立肇慶詔令不及至滇可望乃妄自尊還至黔中自稱平東王定國等亦皆自名為王宣四王府盡撤昆陽呈貢二城磚石為之可望謀竊大號然定國能奇輩猶儕視之定國尤倔強遇事相抗可望思所以示威與文秀密為計於己丑春以演武常場縛定國其罪杖之百已復相抱哭令取沙定洲自贖定國心憾之念兄事久未可造次發難輒領所部馳至普洱討定

洲圍以木城絕其水道閱五旬諸蠻懼降者相續乃禽定洲及其屬數百人以出回至省剝其皮號令通衢黔國公沐天波來具禮謝雪不共讎凡滇人之櫻沙毒者咸稱快焉定國既并蠻部聲勢益強可望遂無以為制獨霸之念於是乎沮會聞粵東有君乃具表奉朔求封爵孫李之隙自此始永歷帝初封定國為侯尋進公壬辰春上居安龍我

大清遣定南王孔有德統師南伐有德分重兵駐柳州為聲援已以七百騎趨河池州入黔可望請以定國出楚征鹵將軍馮雙禮副之率步騎八萬出楚連復沅靖殺我總兵楊國勳進攻湖南我續順公沈永忠棄寶慶退保湘潭定國時駐兵武岡偵知桂林空虛乃分遣西勝營張勝鐵騎右營郭有

小腆紀傳

卷三十七

二

名率精兵由西延大埠頭便道趨嚴關而令雙禮率前軍都督高存恩鐵騎前營王會武安營陳國能天威營高文貴坐營新統武合兵先進敗王師於驛湖斬驍將李四進薄全州定國自率右軍都督王之邦金吾營劉之請左協營吳子聖武英營廖魚標騎左營卜甯合兵繼進途接驛湖之報慮全州之眾奔逸并力於桂林也傳令全州傳城者無急攻令未至而全州已下乃令已軍過全州者急過毋入雙禮諸軍亦出城合進時張勝郭有名已至嚴關與定國軍相距十里約日敵至則舉礮傳警薄暮間礮諸軍欲赴之定國曰無庸俟之寂然蓋有德遣救全州之兵見明兵已營關上旋退去也明日

王師至闕下勝傳檄定國令諸軍募食傳麾甫交鋒象償歸定國斬馭象者諸軍奮勇前進象亦突陣

王師大奔死亡不可勝計天大雷雨橫屍遍野追及於大榕江有德急入桂林定國晝夜環攻七月癸酉克之有德自殺叛將陳邦傳及其子曾禹祖祕希孔承先孫龍孫延世曾盛董英袁道光等被執並伏誅庚辰取永州殺我守將紀國相鄧盾昌姚杰等數十人進復梧州十一月辛巳克衡州我大清命敬謹親王尼堪督師進討遇於衡州城下大戰竟日定國不能支敗走尼堪乘勝逐北遇伏歿於陣定國收兵屯武岡方捷書發自桂林也其人窮日夜易馬而奔既至貴陽直入殿墀下馬臥地不能起灌以湯藥乃甦探懷中出捷書

小腆紀傳

卷三十七

五

於是大宴三日可望題請封定國爲西甯郡王兼行軍都招討馮雙禮爲興國侯遣檢討方于宣中書楊惺光齋敕犒軍行有日矣而諸軍之入楚也獨可望之護軍稱駕前軍者不發駕前軍者固選鋒聞桂林之捷生妒心曰北兵本易殺我輩獨不得一當又定國多取金帛上所鹵獲惟孔有德金印金冊人浸數捆官庫財物估價僅盈萬馮雙禮以是不服密啟可望言定國專後恐難制諸往來使命者又多增飾喜怒謂定國問郡王封滋不悅曰封賞出自天子奈何以王封王於是可望益忌之而是時定國軍威壯盛不復可制可望忿甚已聞衡州之敗遣使召赴沅州議事說者曰此僞遊雲夢計耳冀彝亦致書定國曰來必不免定國因止不行率所部

走廣西涕泣謂其下曰不幸少陷軍中備嘗險阻思立尺寸功匡扶王室垂名不朽今甫得斬名王奏大捷而猜忌四起且我與撫南弟同起雲南一旦絀誤輒遭廢棄忘我當必尤甚我妻子俱在雲南豈得已而奔哉諸營聞之有引軍從者明年可望自將精騎追之猝與

大兵遇於寶慶大敗

大兵亦引還定國遂據守粵西時上在安龍日就窮促而可望逆謀益亟上乃密與大學士吳貞毓中官張福祿全爲國等謀遣給事中林青陽齎敕赴定國營進封晉王令統兵入扈定國奉詔感泣許以身報上復鑄屏翰親臣金印賜之已而馬吉翔洩其謀自貞毓而下十八人俱被害可望憾定國

小腆紀傳

卷三十七

四

益深定國亦恐其來襲出掠廉雷以避之破高州進攻新會爲大兵所敗可望聞定國敗駐柳州命馮雙禮襲之定國燒糧走雙禮謂其怯也追之遇伏被擒定國禮而釋之由是雙禮傾心於定國焉明年定國退駐南甯衰弱不振可望遣總兵張明志關有才襲之定國計無所出中書金維新曹廷生曰明志等兵雖多皆帥主舊部下安敢相敵今以奇兵襲之彼不虞我之至也且驚而潰我乘勝至安龍迎皇上入雲南美名厚實兼收之矣定國然之率統武高文貴等集兵萬人拔寨從小路行五日出明志營後猝衝之明志軍大亂降其眾三千人進趨安龍可望偵知趣令白文選劫上赴黔文選

竟與定國連和奉上由安南衛西趨雲南滇中守將劉文秀亦怨可望其迎上入城居可望第定國亟令收吉翔吉翔復媚事之以免詳吉翔傳論功封文秀為蜀王文選鞏昌王文選還黔可望怒其二於定國也奪其眾而獲之然以家口在滇未敢反丁酉夏上命張虎歸其妻子秋七月遂舉兵反九月定國文秀禦之交水白文選暨馬進忠維興等悉叛可望來歸賊狼狽入黔挈妻子奔長沙投我經略洪承疇軍前以降詳可望傳雙禮進忠俱晉爵為王其餘諸將進秩有差戊戌二月

王師自蜀楚粵三路會兵入黔定國分遣其將劉正國楊武等扼守三陂紅關諸險要馬進忠駐貴州四月王自奇關有

小腆紀傳

卷三十七

五

才反定國自將討平之我楚師入鎮遠貴州告急不及救自奇等誅而貴州遂不守矣蜀師至三陂正國遁遵義亦失五月蜀師破楊武兵於開州之倒流水秋七月朔上拜定國為招討大元帥賜黃鉞粵師抵獨山州十月三路兵俱集戒期入滇定國與文選雙禮等亦分三路禦之連戰皆敗大營妻子俱散失諸將北走不相顧馬寶等降報至上奔永昌己亥正月三日

大兵入雲南上下詔罪己定國還鉞待罪請削秩不許二月望日

大兵抵大理之玉龍關文選戰敗定國令總兵靳統武以兵四千扈上奔騰越己乃伏兵磨盤山即高黎貢山也大理寺

卿盧桂生叛降於我洩其謀復大敗報聞上與馬吉翔李國泰等連夜走緬甸定國收餘眾追扈則上西行去騰越己百里念君臣俱死無益聞文選屯兵木邦就之謀曰主上入緬救漢兵無入關我若深入恐生不測禍萬一北兵有警此地無險要可禦莫若分擇邊境屯集作後圖而文選以上左右無重兵請身入捍衛意不合定國遂自引所部從孟良抵猛緬駐劄前此潰眾陸續至勢稍振未幾移營孟連賀九儀邀文選部將張國用趙得勝等歸之孟良有女酋長懼為所并糾眾抗拒定國滅之據其城以救印招土司謀恢復沅江土司那嵩受總督印密為傳布各土司亦有聽命者會吳三桂破沅江那嵩自焚死事不果九儀妻子在滇為三桂所得令

小腆紀傳

卷三十七

本

作書招之九儀將出降定國杖殺之國用得勝皆快快有二志總兵唐宗堯姦弁也守磨房凡告奮勇投孟良者已悉收隸麾下商賈往來者財貨悉被劫由是南北道梗滇中阿瓦消息絕不通己文選別由木邦舉兵薄阿瓦再舉皆不克乃還兵至孟良會定國合兵進逼錫箔江即垌垌也辛丑夏四月定國遣使入城求上不許相持久乃退屯三十里緬人於郊外立木城偪寨拒戰定國文選大破之決計渡河駕浮橋濟師為緬所斷復遣都督丁仲柳等於上流造船工將竣緬出奇兵焚擊仲柳棄船走復不果初定國屢購夷民具奏密請上速計出坎且言臣等兵不敢深入者激則恐生內變也必善諭緬人送之出境方為上策諸臣在內何泄泄不以為

意也上以璽書獎慰之先後凡三十餘疏半爲緬人所獲不得達尋與文選議分兵進次桐塢以十六舟攻之緬人鑿沈其五遂引還而國用得勝以九儀之死銜定國挾文選北走將出降抵耿馬遇定國部將吳三省三省於安龍之敗尋獲定國家口來詣孟良至則定國已移營及至磨芳知宗堯姦殺之兵弱不敢深入流連孟定耿馬間文選見三省不言而涕三省察有變說以情質以義諸將心動復合軍屯於錫箔吳三桂偵知之亟令馬寶率兵追文選且招之文選倉猝遂降是冬十二月朔緬人執上及兩宮獻於三桂明年壬寅四月戊午上殂於雲南明亡自戊戌二月以後事互詳本紀及紀年上之舟行入緬也從官雲散馬九功入古刺江國泰入

小腆紀傳 卷三十七

七

暹羅二國與緬爲世讎暹羅以女爲定國妃令國泰間道通殷勤謀連兵攻緬九功亦爲古刺招潰兵三千人致書定國相犄角方剋期進兵而滇計聞定國躡躡號哭自擲於地不食三日表於上帝以祈死於六月十一日生辰病作謂其子嗣興部將靳統武曰任死荒徼無降也越數日定國卒未幾統武亦卒嗣興竟以所部降古刺暹羅之師失望而返後有自緬至者曰定國所葬地至今春草不生蠻人過之輒跪拜而去云

白文選陝西吳堡人獻賊僞前軍府都督與王尙禮王自奇爲同儕獻賊死從孫可望潰走川南庚寅秋九月可望自滇回黔命文選副劉文秀圖蜀克遵義明年文秀還留文選守

嘉定降將吳三桂以

王師入川文選不能抗走黔中壬辰五月復由遵義出重慶將向成都會劉文秀敗於保甯而罷十一月以獍獠兵五萬列象陣攻辰州克之我總兵徐勇參將張鵬遊擊吳光鼎先後陣歿自是威聲顯著然文選雖爲可望用心不直其所爲前巡撫錢邦芑因而說以大義大感動折箭自誓殺可望既可望聞田州之敗知李定國必至安龍疾召文選將兵迎上入貴州太后聞之哭從官皆哭文選因以情告曰姑遲行且俟西府至西府者定國也遂以輿徒不集報陰留候之數日定國至遂共扈上入雲南封鞏國公奉命回貴陽宣諭可望可望大怒欲興兵與定國決戰文選曰天子在彼戰非策也盍

小腆紀傳 卷三十七

八

兩和之可望謂文選畏定國強猶未知其同謀也又以妻孥在滇未敢爲逆乃復遣議和文選自上謂張虎爲可望心腹不可令在輦轂下上命虎送可望妻孥還貴州同謀事始洩文選還自滇可望奪其兵而幽之丁酉秋與諸將謀犯關馬寶給可望謂使功莫如使過文選才足任也釋之爲大總統既渡盤江率所部奔曲靖單騎見定國文秀於朝曰諸將已有成約宜速出戰遲則不可爲矣定國未之信文選誓之曰誑皇上負國家者身死萬箭下言畢上馬馳定國遂悉師出陣甫交綏而文秀之驍將李本高馬蹶被殺定國文秀色懼欲退文選怒曰張勝已往雲南我退則彼精騎躡吾後不烏散亦蹂爲肉泥耳死於陣不愈死於走乎況馬維輿輦必相

應也率所部直衝維興營維興開營納之合兵繞可望陣後定國文秀繼進大破之可望狼狽降於

王師論功進鞏昌王明年戊戌

王師分三路入滇定國亦分三路拒之命文選出西路率眾四萬守七星關抵生界立營示欲攻遵義者以牽制吳三桂之師聞三桂已出遵義於十一月二十日自生界回七星關守險四山壁立水勢洶湧山上樹木參天名曰天生橋三桂厚養嚮導由苗疆繞渡出天生橋之背扼七星關大路文選偵知棄關走可渡橋而守橋之馬寶亦奔乃焚橋走雷益已而三路兵皆潰上倉猝西行文選走大理列陣下關眾尙萬餘定國以數百騎赴之文選憤涕叱之曰主上以全國全師

小腆紀傳

卷三十七

九

昇王一旦至此誰執其咎定國南向叩頭願一死贖前罪文選收涕謝曰王幾許人死敵何益王行文選以一身當之耳定國乃引兵追扈

王師至玉龍關文選與張先壁陳勝之師又敗由沙木和走右甸尋走鎮康入木邦時上已入緬定國求之不獲乃就文選謀屯邊隘圖再舉而文選以上左右無重兵恐緬人生心由間道渡隴川路江踵上所在求之以兵臨阿瓦城不得實耗乃罷時去上所在幾六十里寂無知者庚子秋七月再由木邦舉兵薄阿瓦阿瓦有新舊二城上居舊城之者梗而緬酋自居於新城緬人謀以救書止之令毋進兵文選不奉詔謂使者曰前者祁將軍來詔云已航閩若前詔為真則今救

為廣使今救為真則航閩後何自而來君非臣何以威眾臣非君何以使人蠻人不足信也急攻新城垂克矣緬人給之曰三日後出新城讓王文選信之卻兵十里城中得固備攻之反為所敗望鷓鴣城痛哭而去已聞定國取孟良并有賀九儀之眾移書責以大義定國遂全師而西中途遇文選購緬人密奏上璽書慰勞文選造浮橋迎蹕距行在纒六七十里緬人斷其橋計不行乃刑牲歃盟誓必克緬緬酋拔其豪邊牙鮮邊牙傑為大將集兵十五萬遇於錫箔江定國文選兵不及十一且戎器耗散惟操長刀手掣白楛以關定國前隊稍卻文選警眾橫截之緬兵大敗僵死萬計遂渡錫箔江既濟乃謀渡大金沙江不克尋與定國分兵進次桐塢以十

小腆紀傳

卷三十七

十

六舟攻之緬人鑿沈其五部將張國用趙得勝以賀九儀之死也衝定國謂文選曰王毋為九儀之續挾文選入山尋挾之北走路過耿馬文選見定國部將吳三省不言而涕出三省察有變因言雲南軍降者皆怨恨不得所人心思明甚於往日張趙復心動與三省合屯於錫箔江會副將馮國恩被獲軍情盡洩三桂選前鋒疾馳三百里至江濱文選毀橋走茶山三桂慮其窺木邦後路乃自與愛星阿結筏渡江而令馬寶分兵追文選及於孟養單騎說之乃降隸漢軍正白旗封承恩公見貳臣傳祁將軍者咸陽侯祁三昇也嘗上表迎蹕緬甸馬吉翔以救書止之痛哭撤師後以與定國不和走戶臘三桂招之乃降

劉文秀籍貫不可詳獻賊義子爲僞撫南將軍掠川南諸郡
獻賊死稱僞撫南王與孫可望同儕而能下之庚寅九月可
望自滇回黔聞楊展死遣王自奇偕文秀圖蜀忠國公王祥
戰於烏江不勝自刎死文秀降其眾盡收遵義地遣別將盧
名臣取重慶而已引兵渡金沙江攻建昌連陷越巂黎雅王
自奇至川南袁韜武大定拒之聞文秀至撤兵還戰文秀以
大兵壓其前自奇泝流擊其尾大敗就擒遂降既取嘉定順
流東下而前破遵義時所遣別將盧名臣者入涪州李占春
逆戰於羣豬寺口而敗于大海在忠州聞之知不支遂放舟
出夔門入楚降於

王師諸將盡散無敢應敵者譚宏譚詣譚文亦皆降於文秀
小腆紀傳 卷三十七

乃留白文選守嘉定劉鎮國守雅州還師雲南壬辰春降將
吳三桂以

王師入蜀文選鎮國不能支退入黔中可望復命文秀討虜
將軍王復臣副之將步騎六萬出敘州重慶以向成都文秀
善撫士卒蜀人間其至所在響應諸郡邑爲三桂所克者次
第收復戰於敘州圍之數重三桂走縣州擒我都統白含貞
白廣生三桂退守保甯捷聞封南康王初文秀引兵追躡惟
恐失敵復臣諫曰三桂勁敵也我軍驕矣以驕軍當勁敵能
無失乎不聽至保甯又諫曰毋圍城圍則師分而弱文秀曰
三桂坐守孤城計日可下將軍何怯也令張先璧軍其西南
先璧驍將也號黑神然勇而輕敵三桂登城見之曰是可襲

而破也出精騎犯其壘果驚潰轉戰而南復臣營爲亂軍所
擾又阻以水勢不支三桂乘勝奮擊復臣手斬數人曰大丈夫
不能生擒名王豈可爲敵所辱遂自刎文秀撤圍退三桂
不敢追曰生平未嘗見如此惡戰令如復臣言吾軍休矣報
至貴陽可望擬詔曰不聽良謀損大將劉撫南罪當誅念有
復城功罷職問住文秀歸雲南諸軍或分守蜀或調征楚從
者百餘人而已諸軍以廢處文秀太過咸有怨心自是不樂
爲可望用矣會有勸可望招定國者南甯鎮朱養恩言之尤
切可望終忌之乃謀起文秀文秀聞之單騎見可望言已下
劣恐不勝可望強起之疏請爲大招討乙未五月由川南進
攻常德敗績丙申春三月定國奉上由安南衛西走雲南抵
小腆紀傳 卷三十七

曲靖時文秀守滇亦素怨可望聞定國至陽與都督王尙禮
王自奇賀九儀等議守城而私以數騎詣定國曰我輩以秦
王爲董卓但恐誅卓後又有曹操耳定國指天自誓遂偕奉
上入滇都論功晉爵蜀王明年丁酉秋九月可望舉兵犯關
破於交水文秀引兵追之至貴陽收潰卒得三萬人屯守邊
隘定國聞而忤之召之還並召諸將之在邊者論功小大爲
分兵多寡之地及

王師猝至兵失其將將不得兵迄於大潰文秀在滇鬱鬱不
自得每屏人語曰退狼進虎晉王必敗國病革上遺表曰臣
精兵三萬人在黎雅建越之間窖金二十萬臣將郝承裔知
之臣死之後若有倉猝請駕幸蜀臣妻操盤匱臣子御羈約

以十三家之兵出營陝洛庶幾轉倣為功也戊戌夏四月庚寅卒是冬十二月定國敗於炎遮河倉卒議移蹕部將陳建舉文秀遺表請幸蜀議者以為不可乃止

小腆紀傳

卷三十七

三

小腆紀傳卷第三十七終

男承禮編輯

仁和魏錫曾參校
會稽梁繼元覆校

小腆紀傳卷第三十八

前翰林院檢討加詹事府贊善銜六合徐鼎謨

列傳第三十一

朱成功 子經 鄭鴻達 孫克壘 克埃

朱成功南安人鄭姓本名森鄭芝龍娶倭婦所生子也生有異表芝龍引之謁隆武帝見而大悅賜國姓改名成功命典禁旅侍左右輒以駙馬都尉體制尊寵之自是中外稱為國姓云丙戌春三月封忠孝伯掛招討大將軍印福州破母死於兵號慟不已厥後芝龍議降持裾泣諫不納及北去成功與其客及所部乘巨艦入海收集餘眾數千據南灣居焉是時監國魯王頒歷海上成功以唐魯舊嫌不欲奉之又未聞

小腆紀傳

卷三十八

十

粵中即位詔乃於丁亥十月頒隆武四年戊子大統歷從前大學士路振飛曾櫻之謀也聞永歷帝立乃歸自南灣泊鼓浪嶼寇海澄與叔父鴻達合攻泉州敗我守將趙國祚於桃花山復攻同安漳浦戊子秋遣中書舍人江于燦黃志高奉表行在封威遠侯己丑春下雲霄薄詔安屯分水關秋七月上遣使詣島封為廣平公庚寅五月討碣石鎮總兵蘇利不克旋師圍潮州我軍乘之復取雲霄詔安部將柯宸樞戰死盤陀嶺遂解圍軍於潮陽尋乘流至中左所即廈門從兄彩聯所據也成功至聯方醉臥萬石巖不得通詰朝相見笑曰兄能以一軍假我乎聯不及答諸銳突前輓其舟部下皆誓服莫敢動遂并其軍初彩聞成功至將全軍出避聯阻之而

又不爲備故及金門涪州也與廈門並隸同安爲兩島成功馳至夜襲之遂雄踞兩島間兵勢日強海寇之在東南者盡歸心焉是冬

大兵破廣州總督杜永和奔瓊州詔成功入援明年成功率舟師南下降臣黃澍時受職爲福建巡道垂涎金穴密與撫臣張學聖謀邀鎮將馬得功乘隙襲廈門傾其家成功還救得功棄廈遁歸成功誅守將鄭芝莞三軍股票乃稱索償并力轉攻沿海屬邑皆下之壬辰春魯定西侯張名振大學士沈宸荃兵部侍郎張煌言奉魯監國航海入廈門成功禮待頗恭三月進圍漳州凡七閱月城中糧盡人相食死者枕藉有士人飢死鄰舍兒竊食之剖其腹歷歷皆故紙字蹟可數

小腆紀傳

卷三十八

二

鄰舍兒亦一慟絕秋九月與援師戰於九龍江敗績解圍退保海澄

王師乘勝進攻城壞百餘丈成功親冒矢石悉力堵禦一日聞空礮遞發令曰是將臨城矣勒兵挺巨斧視敵之緣城者斫之

王師渡壕大呼登城城上眾斧齊舉隨斫隨落濠爲之平城獲全癸巳有構魯監國於成功者禮待少懈監國乃徙居金門自去其號甲午我

朝下令招安芝豹等皆就撫成功不順命乘機登岸措餉大擾福州興化等郡冬再遣使招之成功迄不應乙未寇仙遊破舟山暨惠安同安南安等邑丙申進略温台還攻甯德殺

我守將阿克襲戊戌永應帝命周金湯航海至進封成功爲延平郡王時聞

王師入滇遂議大舉入寇從行甲士凡十七萬以五萬習水戰五萬習騎射五萬習步擊以萬人爲往來策應以萬人爲鐵人鐵人者披鐵甲繪朱碧彪文聳立陣前斫馬足最堅銳以侍郎張煌言爲監軍抵浙境陷樂清甯海等邑比次羊山颶風怒發碎巨艦百餘漂沒士卒八千餘人義陽王者亦溺死成功廢然返明年己亥五月復出崇明入江抵京口奪瓜洲圍鎮江

大軍分五路疊壘而陣成功令周應傳礮金鼓震作與江聲相沸騰士卒皆下馬殊死戰郡中懼走降相繼屬邑皆下部

小腆紀傳

卷三十八

三

將甘輝進曰斷瓜洲則山東之師可扼據北固則兩浙之路不通但須坐鎮於此南都可不勞而定也弗納竟薄金陵至觀音門已而登陸屯岳廟山輕敵不備縱酒爲歡煌言與輝並苦諫以嚴城師老猝不得拔必生中變復不納久之

大軍由儀鳳門穴城出衝枚疾走直搗中堅別以騎兵數萬繞出山後夾攻之遂大潰甘輝以數騎奔江口被執死之成功急麾兵退入於海攻崇明不下棄而歸冬十月還島痛哭甘輝而後入曰試從其言吾不及此夫立廟旌其忠庚子夏王師進討以廣東降將爲導大小數陣殺傷相當泊戰海上成功手自舉旗風吼濤湧軍士踏浪如飛我軍不諳海性暈眩不能軍遂大敗將軍達素者自殺初芝龍與羣盜出沒臺

灣就撫後為紅夷所據成功自江南敗歸勢漸蹙亟思拓地
適紅夷甲螺何斌懼罪來降陳臺灣可取狀乃於辛丑三月
百艘泊澎湖次鹿耳門湖水驟漲高丈餘揚帆直達夷人驚
怖莫措遂克赤嵌城進逼王城城為荷蘭所居久不下冬十
月我

朝棄芝龍於柴市鄭氏子孫之在京者無少長皆伏法十二
月成功悉力攻荷蘭城曰斯為先人故土所志在城餘以歸
汝荷蘭乃出降成功既克臺灣制法律定職官興學校修武
備大起池館延納名流以赤嵌城為東都曰承天府縣曰天
興萬年康熙元年壬寅五月卒年三十有九長子經嗣立經
卒長子克壘嗣為其下所殺次子克塽嗣康熙二十二年癸

小腆紀傳 卷三十八

四

亥秋七月

王師克臺灣克塽降自成功起海上迄克塽凡三十八年皆
稱永歷年號事繁不具錄詳見延平春秋及紀年

鄭鴻達芝龍弟崇禎庚午武舉人為天津巡撫鄭宗周部將
以芝龍平紅夷功蔭錦衣衛千戶尋中庚辰武進士故事勳
衛射策甲科加三級進都指揮使癸未授副總兵宏光帝即
位徵守采石掛鎮海將軍印尋與從子彩監軍楊文驄守鎮
江乙酉四月以擊高傑亂兵功封靖虜伯

王師渡江不能禦由海道入浙遇隆武帝於杭州大奇之令
副將江美鼐鄭升衛之入仙霞關偕芝龍奉以監國鴻達欲
早正大位以繫人心諸大臣以為不可鴻達曰不正位無以

厭人心而杜後起議遂定論翊戴功與芝龍并進爵為侯賜
號奉天翊運中興宣力定難守正功臣上行郊天禮二鄭稱
疾不陪祀鴻達又揮扇殿上為尙書何楷所劾由是文武不
和芝龍以不出師無以厭眾望乃請以鴻達出浙東彩出江
西冬十月上親征以鴻達為御營左先鋒彩為右先鋒登壇
行推轂禮當授鉞時風雨晦冥鴻達出城馬蹶踏地識者以
為不祥鴻達出關候餉未即行明年六月浙東潰鴻達棄關
徒跣奔

王師遂抵仙霞事聞行在大震削其封爵未幾以元子誕生
復晉晉漳國公尋改定國公芝龍之北降也鴻達諫不聽請
備之亦不聽乃以其眾入金門冬

小腆紀傳 卷三十八

五

王師乘間入安平朱成功自金門逐我師而守之鴻達謂安
平彈丸無險可恃勸成功取泉州會師桃花山攻泉州不克
辛卯二月我鎮將馬得功以成功出師廣東乘虛襲廈門成
功還救得功扼險不能退舊嘗為鴻達標下守備故相識也
計窮乃冒死駕小船見鴻達說之曰得功奉令過島今無舟
可渡必死但恐得功死此島人民萬不能全耳公兄在京眷
口在安平乞熟思之鴻達乃逸之去成功以為大恨既誅守
將鄭芝莞飭鎮將不許赴鴻達衙署而鴻達見成功能行其
法殊不為怒將所部付之謝權歸隱築寨白沙溝亭沼藝花
木笙歌自娛後為我將王進功所攻成功移之居金門丁酉
三月遘疾卒

小腆紀傳卷第三十九

前翰林院檢討加詹事府贊善銜六合徐肅撰

列傳第三十二

張國維

朱大典傳 嚴等

劉中藻 連邦瑛等

張國維字玉笥東陽人天啓壬戌進士知番禺縣崇禎元年擢刑科給事中劾罷魏黨陳時政五事進禮科都給事中遷太常少卿七年授僉都御史巡撫應天安慶等十府是冬賊犯桐城官軍覆沒國維年方壯一夕鬚髮頓白請於朝割安慶池州太平別設巡撫以史可法任之安慶之不隸江南自此始也又於蘇松間捍海築塘濬渠通漕民德之入爲兵部

小腆紀傳

卷三十九

尚書十六年

大清兵入畿內檄趙光抃拒戰螺山師潰言者交詆之逮下獄國維知庫藏空虛首急軍餉乃倡開事例一法殺人行劫皆得輸金贖罪謂己一至江南數百萬可立致帝惑其說會蘇民詣闕乞貸卽宥出召對中左門命以原官馳赴江浙督餉出都十日而都城陷宏光帝立召以原官協理戎政追敘平山東盜李青山功加太子太保蔭子錦衣僉事國維請建三輔以藩南京以京口爲東輔蕪湖爲西輔京師爲中輔各設重兵鎮守不果行徐石麒之去位也廷議以國維代之阮大鍼私取中旨用張捷國維知事不可爲遂乞省親歸南都亡起兵鄉里朝魯王於台州奉以監國進少傅加太子太傅

男承禮編輯

仁和魏錫曾參校
會稽梁繼元覆校

小腆紀傳卷第三十八終

小腆紀傳

卷三十八

六

兵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督師江上連復富陽於潛樹木城
守緣江要害聯合方國安王之仁鄭遵謙熊汝霖孫嘉績錢
肅樂諸營為持久計冬十月諸軍禦

王師於錢塘江上大戰十日而罷會隆武帝命給事中劉中
藻頒詔浙東將吏恆或監國將避位國維自江上馳還令勿
宣讀議曰唐魯同宗無親疎之別義兵同舉無先後之分惟
成功者帝耳若一稱臣則江上諸將須聽命於閩如王之號
令何上疏閩中曰國當大變凡為高皇帝子孫咸當協力誓
圖中興成功之後入關者王監國還守藩服禮制昭然若以
倫敘叔姪定分在今日原未假易且監國當人心潰散之日
鳩集為難一但還就藩服人無所依閩中鞭長莫及猝然有

小腆紀傳 卷三十九

二

變則唇亡齒寒悔將何及臣老矣惟社稷是圖豈若朝秦暮
楚者舉足左右為功名計哉隆武帝覽疏無如何也尋馬士
英請朝監國國維劾其十大罪不許士英乃入方國安軍中
阮大鍼亦至構國安使殺閩中犒師僉都御史陸清源奪其
餉國維聞之歎曰自我戕毒禍不遠矣監國亦以清源之死
慮閩中問罪令國維抽師西禦自是江上之師愈弱丙戌六
月諸軍盡潰國安劫監國南行國維振旅追扈而國安已與
馬阮謀執監國北降監國乃航海傳命國維還防四邑以圖
再舉國維遂歸東陽俄報義烏破有勸入山觀變者歎曰誤
天下者文山壘山也作絕命詩三章有時去仍為朱氏鬼精
靈長傍孝陵墳之句衣冠躍入池中死年五十有二我

朝賜專諡曰忠敏

朱大典字延之一字未孩金華人家世貧賤大典始讀書為
人豪邁好談兵舉萬曆丙辰進士除章邱知縣天啓二年擢
兵科給事中客魏假保護功予蔭襲大典抗疏諫出為福建
副使進右參政以憂歸崇禎三年起故官蒞山東尋調天津
毛文龍之死也其部將李九成孔有德有時耿仲明毛承祿
等據登州叛圍萊州山東巡撫徐從治中礮死五年四月擢
大典右僉都御史代之督主客兵數萬分總兵金國奇等為
三路攜三日糧抵新河南岸亂流以濟大敗有德兵圍始解
追至登州築長圍守之城三面距山一面距海牆三十里而
遙東西俱抵海賊不能出十一月李九成出戰降者洩其謀

小腆紀傳 卷三十九

三

官軍敵之於陣賊糧絕恃水城可走不降大典命參將王之
富祖寬以輕騎奪其水門外護屠賊大懼大典謂賊必入海
請伏兵海道邀之朝議未許有德仲明果於六年春先後載
子女財帛由海道以降於我
大清遊擊劉良佐復穴城以火藥崩其水門降偽將七十五
人自縊投海死者無算賊平進大典兵部右侍郎世蔭錦衣
百戶巡撫如故八年正月流賊陷鳳陽毀皇陵總督楊一鵬
被逮詔大典總督漕運兼巡撫廬鳳淮揚四郡移鎮鳳陽在
任三年累著戰功十三年以救援湖廣功晉左侍郎十四年
六月命大典總督江北及河南湖廣軍務仍鎮鳳陽賊袁時
中眾數萬橫穎毫間大典率總兵劉良佐等擊破之是時盧

象昇洪承疇皆以忤楊嗣昌受齟齬而大典獨無恙論者頗以此啓疑大典有保障功而公私囊橐無所戒爲給事中方士亮等所劾事未竟而東陽許都之亂作大典請出家財募兵勦寇自劾居京口集材官劍客西洋火藥三百餘筒賊圍金華大典子萬化募健兒禦之賊平而所募者不散大典自京口馳歸知縣徐調元在籍給事中姜應甲與大典有隙閩都籍有萬化名乃言大典縱子通賊詔逮治籍其家充餉會國變止劉宗周勸其募兵勤王乃率兵三千至南京給事中熊汝霖奏充爲事官吏部尚書徐石麒言大典雖貪其人材足倚也今湖南殘破可令爲巡撫練士卒具糧糗立功自効馬士英覲其賄擬旨切責不得已乃乞援於馬阮始收其兵

小腆紀傳

卷三十九

四

入衛召爲兵部左侍郎御史鄭瑜劾其前爲總督時侵賊得旨大典創立軍府士馬豈容枵腹歲餉幾何不必妄訐尋進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上江漕糧軍務用是不能自絕於馬阮矣尋左兵犯闕奉命偕大鍼監黃得功軍禦之加太子太保得功死走杭州路王亦降乃還金華據城固守監國魯王就加東閣大學士金華與閩相近隆武帝之在高牆也大典爲淮撫嘗白其冤屢書招之入闕辭曰錢塘一江扼要吾去則誰司餉餉亡齒寒閩又何恃焉乃就加文華殿大學士封婺安伯督師浙東或勸其子媳先行爲善後計曰吾子媳去則一境無固志是教之叛也爲天下者烏得及其家大鍼構之方國安稱大典家多財索餉四萬圍攻一月監

國傳旨至再始解散比國安大鍼降言願破金華以自効大典殺招撫使與部將吳邦瑋何武固守三月監軍御史傅巖爲義烏強宗請以子弟兵爲援泣許之夜縋而出國安以大礮攻城城中亦以礮應日闕如雷已守者漸疲城西門有新築土未堅大鍼識其處礮專攻之城遂崩于萬化巷戰力盡見執大典麾其愛妾幼子及萬化妻章氏投井邦瑋曰城中火藥尚多不可資敵不若焚之爲吾輩死所大典袖火繩示之曰此吾意也環坐庫中賓從侍者二十餘人皆焚死同時死者同知葉向榮城破投野塘死傅巖還至義烏死都督蔣若來力盡自刎死浦江諸生張君正自經於明倫堂死又武進人鄭邠館大典家亦死我

小腆紀傳

卷三十九

五

朝賜大典通諭烈愍嚴節愍若來忠烈向榮自有傳吳邦瑋字睿玉山陰世家子習孫吳法受知於朱大典魯監國時薦之守金衢官都督同知監國航海或約偕之閩邦瑋曰奉命守此而他之吾不知也與大典協守金華至二十日勢不支邦瑋曰城中火藥多不可資敵當爲吾輩死所大典曰固吾意也即環坐武庫中舉火火發作霹靂聲外兵駭而卻走妻傅氏亦投縊死劉中藻字薦叔福安人崇禎庚辰進士授行人甲申之難被擄掠賊敗南歸隆武帝立以兵科給事中宣諭浙東張國維熊汝霖不奉詔還至金華朱大典客之薦其才召對稱旨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金衢團練獠民時稱能軍閩敗竄入括蒼

山中糾眾復慶元泰順壽甯福安甯德古田羅源七縣請命監國進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中藻善撫循激勸富人出財佐餉士卒樂為用鄭彩專政心勿善也先是隆武帝殂於汀州其總兵官涂登華尚守福甯拒監國命中藻移師攻之登華未即降錢肅樂以書曉之登華遂詣鄭彩降彩使私人守之中藻愠不可遂有隙監國使大學士沈宸荃解之彩不聽中藻移駐福安彩反掠其地

大兵乘之攻城中藻善守所殺傷四五百人戊子冬十月我軍距城十里下掘壕環樹以柵城中求戰不得明年四月食盡中藻知必陷遂冠帶坐堂上為文自祭吞金屑死我朝賜通諡曰烈愍同死者兵科給事中錢肅範肅樂弟也邑

小腆紀傳 卷三十九

六

舉人連邦琪繆士垌方德新貢生郭邦雍陳瀚迅幕友甌甯呂天賦部將盧某董世上張先皆同日死中藻子思沛時羈浦城獄中聞父死曰父死節子可不繼先志乎亦死或曰思沛即畫網巾先生也肅範另有傳

小腆紀傳卷第三十九終

男承禮 編輯
仁和魏錫曾參校
會稽梁繼元覆校

小腆紀傳卷第四十

前翰林院檢討加詹事府贊善銜六合徐肅謨

列傳第三十三

孫嘉績 補

熊汝霖 命元良 陳希文

錢肅樂 弟肅範 肅達 肅典 肅緒 從弟光緒

沈宸荃 張肯堂 蘇此人 汝應元

孫嘉績字碩膚餘姚人大學士如游孫也崇禎丁丑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召改兵部擢職方員外郎進郎中以弗子太監高起潛世蔭被劾下獄獄中從黃道周學易會諸生有疏救道周者帝益怒立移錦衣獄向與往來者皆詭詞以脫嘉績獨直陳不諱坐長繫刑部尚書徐石麒出之戊金陵南渡

小腆紀傳 卷四十

一

起九江僉事未赴而金陵亡時郡邑已降令役民修道嘉績葛衣徒步私巡里中諸役皆泣下曰盍逃乎曰逃者死曰役死逃亦死獨不念死地求生乎役者曰將安計嘉績曰江東事未可知爾等皆壯士歛手就死死無名今鄰邑舉義誠能合眾蠶江守則大有功脫不勝猶緩旦夕死況未必然邪眾曰唯命於是率所役三百人突入縣治鳴鐘鼓斬令以徇與熊汝霖共治軍分為兩營嘉績主左汝霖主右時

大兵所至望風下嘉績粹然發難浙東響應乃迎魯王於天台諸軍會於江上張國維指嘉績言曰此真五世相韓之子弟也王監國授右僉都御史督師瓜里時諸軍分汎瓜里者嘉績與汝霖章正宸錢肅樂沈宸荃于潁江上人呼為六家

軍而嘉績營於瓜里之龍王堂前薦故吏科林時對爲監軍前進士王正中以御史知餘姚縣事又請其募鄉兵以助防守薦諸生屠獻宸以職方參軍事章欽臣爲大將使治火器江上人呼爲火攻營監國加嘉績兵部右侍郎兼都御史督師如故欽臣之治火器也製作甚精既力陳西渡之策而方國安王之仁不與同心師日老餉日竭御史黃宗羲曰願得以此軍獨出必得當以報嘉績喜命欽臣汰其不中步伐者汝霖亦簡軍中精銳合之得三千人以正中副之定議由海道西渡取海甯海鹽一帶而揚聲由盛嶺出軍請給監軍等官敕印詔晉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遂以老營駐龍王堂前而宗義等潛師出潭山會太僕卿陳潛夫軍議取沿海諸

小腆紀傳

卷四十

二

縣尚寶卿朱大定平吳將軍陳萬良職方查繼佐等皆來聽命浙西震動而國安七條沙之軍已潰列戍四竄嘉績急還會稽則監國已航海去乃入舟山以觀變時已疽發於背疾篤謂子延齡曰倘聞王所在宜急從之語畢而卒年四十三丁亥監國復出師長垣延齡從之以遺言奏贈太保賜祭九壇諡忠襄以延齡爲右僉都御史奪情巡撫閩南歷官至戶部尚書補

熊汝霖字雨殷餘姚人崇禎辛未進士知同安縣有聲擢戶科給事中疏陳歷來用將之非及天下督撫得失已而京師戒嚴分守東直門嘗因召對極言將不任戰南北往返如厮隸之於貴官負弩前驅望塵靡及而已何名爲將何名爲督

師帝深然之疏凡二十上帝惡其中有飲泣地下語謫爲福建按察司照磨宏光帝立以原官起用轉吏科汝霖言諸臣爭誇定策罔計復讎處堂未已且爲鬪穴始之武與文爭繼而文與文角殿廷之上無人臣禮此豈立國之規哉馬士英銳意起阮大鍼汝霖言陰陽消長間不容髮國家必欲求奇才草澤中尚不乏人何至擇及丹書閣臣此舉無乃負先帝負皇上乎臣自丹陽來知浙兵爲邊兵所擊火民居十餘里邊帥有言四鎮以殺掠封爵我亦何憚而不爲臣意四鎮必毅然北征一雪此恥今戀戀淮揚何也況一鎮之餉多至六十萬勢必不能供卽倣古藩鎮法亦當在大河以北開屯設府會與交之內而藩籬視之頃之言臣竊觀目前大勢無論

小腆紀傳

卷四十

三

恢復未能卽偏安尙未可必宜日討究兵餉戰守乃專在恩怨異同助臣方鎮舌鋒筆鏑是遲近且以匿名揭帖逐舊臣以疏遠宗親劾宰輔中外紛紛謂將復厥衛夫厥衛樹威牟利小民雞犬無甯日先帝一十七年憂勤惕勵曾無失德止有厥衛一節府怨臣民前事不遠後事之師且先帝篤念宗藩而聞寇先逃誰死社稷先帝隆重武臣而叛降跋扈肩背相踵先帝委任勳臣而京營健卒徒爲寇藉先帝倚任內臣而開門延敵反在禁旅先帝破格擢用文臣而邊陲督撫首鼠兩端超遷宰執羅拜賊庭思前日之何以失卽知今日之何以得矣及今不爲將待何時疏奏停俸尋補吏科給事中及大鍼起佐兵部復言大鍼以知兵用當置有用地不宜處

中朝不聽踰月以奉使淮南陸辭言朝端議論日新官府揣摩日熟少宰樞貳悉廢廷推四品監司竟進詹尹追賊定罪無煩司寇蹊徑疊出謠詠繁興一人未用便目滿朝爲黨人一官外遷輒嘗當事爲可殺市井狡獪耽耽得官置國卹於罔聞逞私圖而得志黃白充庭青紫塞路六朝佳麗復見今時獨不思他時稅駕何地邪不聽未幾南京亡汝霖偕劉宗周縞素渡江議發羅木營兵拒戰且守獨松關而潞王定策迎降不納於是東歸宗周絕粒以兵事屬汝霖既卒之又明日汝霖兵起乃哭於旄前以行閏六月二十五日會軍西陵駐龍王塘列營數十汝霖軍最弱而戰最勇每出必爲大兵所首衝或敗輒再整不少挫魯監國擢右僉都御史加

小腆紀傳

卷四十

四

督師銜十月張國維連江爲陣汝霖與陳潛夫合營進部將盧可充史標魏良及從子茂芳先後皆有功凡四戰勝負相當而魏良陣歿先是汝霖以江面仰攻不易議從間道入內地爲攻心策會海甯查繼坤繼佐兄弟至爲言臨平陳萬良之勇汝霖請於監國以書幣招之至授萬良平吳將軍適平湖馬萬方亦至遂令西渡復遣部將徐明發以兵策應明發往而萬良方受

大兵困援之免於是西行殺臨平務官合軍劄五杭敗嘉湖道佟國器兵焚其舟集海甯父老豪傑激揚忠義灑淚誓眾聞者莫不感動集拜轅門者且萬人列行伍分汛地以本邑進士俞元良司餉指揮姜國成主兵由是浙西吳中響應一

時號爲熊兵加兵部右侍郎兼左副都御史總督義師聞中詔使劉中藻至議開讀禮汝霖持不可言主上原無利天下之心唐藩亦無坐登大寶之理有功者王耳若我兵能復杭城主上卽膺大號已是有名若其不能使閩兵克復武林直取建業功之所在誰敢與爭此時而議迎詔未晚也張國維亦持此議於是人心始定十二月朔國維命將西渡以所部應之分流御營

大兵不出二十四日議分道出戰方國安敗走汝霖與陳潛夫王之仁血戰下流相持久之而諸軍氣已自沮汝霖憤甚因乞師於永豐伯張鵬翼宣義將軍裴尙夷仍與萬良合軍出稍有斬獲乃請封萬良爲平吳伯以吳易爲總督朱大定

小腆紀傳

卷四十

五

錢重爲監軍大定至請期且云嘉善長興吳江宜興間皆密有成約瑞昌王在廣德亦引領望汝霖因是請由海甯海鹽直趨蕪湖以梗運道又慮二郡可取不可守則引太湖諸軍以爲犄角踞浙西肩背萬良言但得兵三千餉半月卽可有成顧汝霖軍實不滿千餉又減給他營足兵食者咸坐視莫之應惟孫嘉績遣餘姚知縣王正中獨進乍浦不克還萬良三疏請行乃力爲措餉又無舟由陸路冒矢石以進幾克德清內應之民兵潰部將徐龍達死之及吳易領軍來會則汝霖兵以無繼已渡江返萬良入山自保請兵急援鵬翼尙夷暨開遠伯吳凱皆毅然請行萬良尋亦敗死汝霖軍遂不振丙戌六月朔江防潰從監國航海入閩晉東閣大學士時國

事皆專於鄭彩彩暴橫汝霖每折之彩與定遠伯周瑞交惡
汝霖稟擬恆右瑞彩積恨已深會義與伯鄭遵謙與彩爭洋
船守將李茂又與汝霖奴有隙元夕熊鄭兩家相問遺茂卽
以合謀告變彩遣兵潛害汝霖併其幼子琦官投海中我
朝賜通諡曰忠節

俞元良字綬穀海甯人崇禎進士浙東既奉魯王監國熊汝
霖獨以數百人渡海襲海甯士民迎者萬計汝霖欲擇一人
爲主兵縉紳多首鼠持論者元良慨然曰事豈公一人事哉
元良敢獨後遂任守城尋敗歿我

朝賜通諡曰節愍

陳希文希友福州人蓋兄弟也以兵科給事中從魯監國航

小腆紀傳

卷四十

六

海戊子正月鄭彩殺大學士熊汝霖眾莫敢言希友揚參彩
逆惡先是希文知不爲彩所容祝髮去官以母病留舟山聞
汝霖死絕食哭數日弔以詩曰數載風濤絕溯遊驚聞砥柱
折中流半肩日月魂猶在九族衣冠夢入泗沙掩殘軀潮作
淚靈招窮嶼水爲愁何時破浪乘風去灑血橫戈易水頭同
時科臣熊曰繪卽正畿檢討崔相推官陳豸均以汝霖死棄
官去

錢肅樂字希聲一字虞孫號止亭鄞縣人幼穎異讀書過目
不忘成崇禎丁丑進士知太倉州州瀕海而富貴族豪奴與
黠吏相緣爲奸有殺人而焚其屍者肅樂痛懲之皆斂跡又
以朱白榜列善惡人名械白榜者至階下予大杖久之杖者

少有母訴其子者請置之死乃重責之而謂其母曰汝止此

子殺之則將以他人爲子邪或未必勝所生汝且悔有兄弟

訟者曰爾以小忿傷天性吾一人撻則爾終身怨矣爾三日

思再就案乃皆悔推官周之夔與張浦張采相惡以太倉折

色思牽連起黨禍憚肅樂終不敢發難常欲行義倉法庚辰

歲稔言於長官令民畝輸米升得數萬石明年旱蝗賴以濟

素病咯血禱雨走烈日中幾殆嘗攝崑山令事方大旱民揭

竿圍知府朱大受第而州中亦告變遂急集兵禽其渠誅之

而嚴飭上戶之閉糴者不三日兩地皆安堵其攝崇明也以

濱海多盜練鄉兵擊斬其魁洋面以靖先後在太倉五年俗

大化遷刑部員外郎以憂歸乙酉六月杭州不守甯波官吏

小腆紀傳

卷四十

七

己迎降肅樂慟哭絕粒以死誓會鄞有諸生董志甯陸宇燭

張夢錫華夏王家勤毛聚奎號六狂生者首倡義徧謁諸鄉

老莫之應聞肅樂至挽之入城以十二日大集紳士於城隍

廟開陳大義降吏故同知朱之葵新命晉級治府事偕通判

孔開語亦馳至諸紳議未定多降階迎肅樂拂衣起遽碎其

刺觀者數千人驩聲動地布衣戴爾惠呼曰何不竟奉錢公

起事擁之人巡按署俄而海防道二營兵城守兵皆不戒而

至請受約束肅樂遂封府庫收符鑰以墨縑視師遣諸生倪

懋熹以書勸定海總兵王之仁來歸之仁遂拒降臣謝三賓

之請而締盟共城守十八日遣舉人張煌言赴台州表迎魯

王監國會餘姚紹興亦舉兵王乃至紹興行監國事畫江防

守途中加太僕寺少卿二十八日再奉箋勸進晉右僉都御史四疏固辭請以原銜視事其諸弟姪授爵者并辭之且言爵賞宜慎不可蹈報王覆轍常是時浙西諸郡縣並起義兵蘇松嘉湖列營數百與浙東首尾相應惟杭州孤懸肅樂請由海道作窺吳計不聽未幾分地分餉之議起肅樂所領兵遂無所取給詳監國本紀屢疏入告不能答但敘十捷功再加右副都御史復疏言臣郡邑因臣起義兵桑梓膏血一空曾莫之救而今日遷官明日加級是臣無惻隱之心也沈宸荃陳潛夫之才略機謀方端士之勇官階竝出臣下而臣翻受賞是臣無羞惡之心也臣部將鍾鼎新等斬級擒囚臣以未取杭不欲爲請殊擢而臣自受之是臣無辭讓之心也

小腆紀傳

卷四十

八

臣少見史冊所載冒榮苟祿惡之若讎而臣自蹈之是臣無是非之心也又言臣近者十道並舉冀杭城可復聞主上起行中廷盼望捷音不能安坐臣今不能入杭誓不再受一官監國不許隆武帝立閩中詔至張國維熊汝霖主不奉詔朱大典與肅樂議以大敵在前未可先讎同姓宜權稱皇太姪報命若我師渡江向金陵則大號非閩人所能奪於是議大不合方王輩忌之遂言肅樂初不受副都之命爲懷二心於閩也不得已鬱鬱受官而餉仍不至旋以奄人客鳳儀李國輔兼制軍需因力言中官不可任外事由是諸藩內臣交惡之隨事中梗兵至斷餉四十日行乞於塗徒以肅樂忠義感激相依不散卒無叛者疏凡數十略曰國有十亡而無一

存民有十死而無一生翹車四出無一應命賢人肥遯不肖攘臂一也憲臣劉宗周之死關係甚鉅賄諂蔭卹未協輿情救部改正遲久未上二也張國俊以戚晚倚強權伴人主三也諸臣以國俊故相繼進言主上以爲不必幾於防口四也新進鼓舌搖唇罔識體統朝章甲令委諸草莽五也反覆小人借推戴以呈身闖茸下流冒薦舉而入幕六也楚藩江干開詔息同姓之爭李長祥而加斥辱凌蔑至此七也咫尺江波烽烟不息而越城衰衣博帶滿目太平燕笑漏舟之中迴翔焚棟之下八也所與託國者強半南中故臣鴟鳥怪聲轉徙可惡飛蛾滅燭至死不改九也此猶枝葉也請言根本今七月雨水不時漂廬舍千百以水死瀟湖衝入西成失望以

小腆紀傳

卷四十

九

饑死壯者殞鋒鏑弱者疲轉輸以戰死文武衙門票取牌索一日數至以供應死澤國倚舟爲命今調發旣煩小民皆沈舟束手以無葬死入鄉鈔掠雞犬不遺此營未去而彼營又來以掠死富室輸金當以義勸而動加機囚有甘心雉經者以財死大軍所過沿門供億淫污橫行以辱死劣矜惡棍羅織鄉里以爲生涯百毒齊起以憂死今也竭小民之膏血不足供藩鎮之一吸繼也合藩鎮之兵馬不足衛小民之一髮懷懷乎將以不雍髮死由前九亡并此而十若不早圖變計臣不知所稅駕矣時國俊外仗方王內與客李二奄比見疏恨甚既謝三賓以重金啖國俊引爲禮部尙書直閣事遂併力擠之尋加兵部侍郎辭不受諫言

大清兵將自海道來乃移守瀝海時餉終無所得疏言臣師二千既無分地勢須遣散但臣以舉義而來大讎未復終不敢歸安廬墓願率家丁數人從軍自効濟則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監國溫行慰留而諸將益蜚語謂將棄軍逃閩先是閩領詔入浙並賜倡義諸臣勅命加官爵肅樂奉表謝遂爲羣小口實甚有遣客刺之者於是拜表棄軍以行言臣披髮入山永與世辭主上請加蹤迹斷不入閩以取殄滅遂之溫州監國得疏大駭知不可留降旨令往海上同藩臣黃斌卿鎮臣張名振共取道崇明以復三吳加吏部尚書兼理戶部事辭之是爲丙戌五月不三旬而江上破初肅樂之解兵也閩使召之以嫌不赴及江上破由海道入閩請急提兵

小腆紀傳

卷四十

十

出關不可退入廣東疏陳越中十弊爲戒隆武帝優詔答之以右副都御史召未幾閩中亦破與諸弟避至福清展轉文石海壇之間米不可得食麥麥不可得食薯薯亦不可得則采其枯者屑之拾青莛作薪晝夜涉絕谷足盡裂無已則視髮爲僧漸有從之問學者賴其脩脯以給明年丁亥鄭彩扈監國至鷺門來往諸島馮牙舉事六月駐琅江肅樂入覲監國大喜時從亡諸臣在側者熊汝霖馬思理孫延齡思理位汝霖上同直閣延齡卽嘉積子年尙少彩自署兵部及肅樂至推以自代肅樂泣陳無功請以侍郎行部事不許因疏言兵部之設所以統理羣帥歸其權於朝廷今雖未能盡復舊制然當申明約束使臣得行其法不相凌辱可乎國家多難

大帥往往拚敗爲功江干王之仁報捷諸書其餘習也臣願海上諸臣持勿欺二字以事主上可乎臣在化南有感臣忠義願攜貲來投者有願奪降臣家財以充餉者聚之可數百人臣亦不敢私以自衛藩臣入關當驅臣兵爲先鋒但願諸將稍存部臣體統一切爭兵并船不相加遺以爲朝廷羞可乎敘功之舉往往及官而不及兵誰肯致死臣請凡兵有能獲級奪馬者竟授守把等官可乎又言近奉明旨江上之師病在不歸於一今宜以建國公彩爲元戎登壇錫命平夷闔安蕩湖諸鎮此建國之左右手令其選擇偏裨或爲先鋒或爲殿後合而爲一弗令異同其次則編定什伍弗令雜然而進雜然而退孟浪以戰並得旨允行又疏言主上允臣前疏

小腆紀傳

卷四十

十一

委任建國則兵出於一矣復命建國合挑各營之兵選其健者請自今以往停止一切封拜懸一印令於眾曰有能爲建國所挑之兵爲先鋒立功者不論守把等官竟與掛印如此則奇傑之人至矣或謂各藩私兵安肯令挑卽令各藩自挑敢死善戰之士各爲一營各懸一印令曰有能將本營所挑之兵立功者竟與掛印可邪否邪監國以爲然於是兵威頓振連下興化福清連江長樂羅源三十餘城侍郎林汝霖御史林奎皆起兵以應金聲桓部將郭天才以所部援閩亦來降遂圍福州故太僕卿劉沂春廣東糧道吳鍾巒時皆隱匿疏乞召用得旨以沂春爲右副都御史鍾巒通政使二人猶不起肅樂貽以書曰時平則高洗耳世亂則美寒裳司徒女

子猶知君父東海婦人尙切報讎嗟乎公等忍負斯言二人始翻然就道由是閩中遺臣無不出矣福州之敗請卹宗臣統緒諸將葉儀等監國之初至閩也招討朱成功修浙中頌詔之怨待以寓公禮而不稱臣仍稱隆武三年肅樂奏頌明年戊子監國三年歷海上遂有二朔肅樂嘗與成功書獎其忠義勉以恢復故成功不為忤監國始愧歎知前此江上之謗非有貳也戊子監國次閩安肅樂請立史官紀事尋晉東閣大學士兼吏部尙書四疏力辭不許乃與馬思理林正亨同入直時鄭彩恣橫連害熊汝霖鄭遵謙逆節大著肅樂每口繫裾於駕舟之次稟擬章奏即其中接見賓客封進後則牽船別去彩初與肅樂頗相睦自汝霖死并疑之先是隆武

小腆紀傳

卷四十一

十三

帝殂其將總兵官涂登華尙守福甯督輔劉中藻移兵攻之登華欲降未決謂人曰豈有海上天子舟中國公肅樂曉之以書曰將軍獨不聞南宋之末二帝並在海上文陸並在舟中後世卒以正統歸之而況不為宋末者乎今將軍死守孤城以言乎守義力已盡也以言乎保身策未善也據沸鼎以稱安巢危林而自得何計之左邪登華遂詣鄭彩降彩使私人守之中藻慍不可彩翻掠其地肅樂與中藻書不直彩使人刺得之恨甚以為樹外援圖己朝見之次輒故誦書中語肅樂尙有血疾至是憂憤交至而彩自知為同列所惡不復協力逍遙海上連江失守肅樂聞之以頭觸枕所死血疾大動因絕粒監國賜藥亦不肯進六月五日卒於琅江年四

十三計聞監國震悼輟朝三日親製文賜祭九壇贈太保吏部尙書諡忠介我

朝賜通諡曰忠節肅樂少時嘗夢日墮其手扶之稍稍上終不支漸小漸晦心異之竟以盡瘁卒遺命以部郎章服殮子兆恭蔭尙寶丞弟御史肅圖檢討肅範挈之依劉中藻於福安城陷肅範死之肅圖以兆恭走舟山庚寅六月兆恭亦卒又七年弟推官肅典死又一年弟職方肅遴死外舅董光遠嘗參幕府事肅樂家被籍自破其家為輸餉既聞入海自經死鄭多忠義士而錢氏父子兄弟翁婿并死海上旅櫬飄泊尤可感肅樂歿後六年故相葉向高孫進展海甯職方姚翼明為乞地黃蘗山僧隆琦而葬焉著有正氣堂集越中集南

小腆紀傳

卷四十一

十三

征集亂後多不存諸弟惟肅範肅遴肅典肅繡從弟光繡最著並附傳焉肅範字錫九肅樂之第五弟也受經於兄尤工書肅樂起兵諸弟之從軍者監國並授監紀肅樂辭不受江防潰借之淨海而南時監國從臣缺略詒教文字多出肅範手己肅樂請置史官紀起居大學士馬思理請以肅範為之授檢討肅樂歿後諸子弟或之瑞安或之舟山未去者亦避地秦川長水之間遵遺命也而肅範與第四兄御史肅圖獨徘徊未去或問之曰行者全宗止者報國不相背也大學士劉中藻遣人來迎親友以

王師已定閩地福安必不保勸肅範毋往不聽竟偕肅圖挈

肅樂子兆恭赴約中藻奏兼兵科給事中未幾長圍四合助中藻城守凡六閱月戰屢勝

王師乃不復傅城築柵以守之肅圖先時出城募兵縋使入問肅範復書曰吾兵猶利足以一戰但枵腹枕戈勢焉能久城中望援以刻爲歲南向望草飛塵起謂此援兵來也聞風聲鶴唳謂此援兵來也而卒寂然吾惟以一死待之而已城陷望百辟山歎曰此宋少帝入海處也投縵未絕被執不屈死僕張貴殉焉肅圖復挈兆恭走舟山無何兆恭亦卒肅圖還里幾三十年始舉一子以爲肅樂後名之曰濬恭又數年有遊僧至鄞冒稱肅範叩之語不符乃遁而焦甲者在圍城中親見肅範死狀甚悉濬恭乃行招魂禮以葬焉

小腆紀傳

卷四十

十四

肅遶字兼三肅樂第七弟肅典字叶虞第九弟也甲午張煌言以定西侯張名振軍入長江二人間道赴之煌言倒屣迎曰段文鸞邪江子四邪尊兄爲不死矣師退肅遶歸乙未復至海上時復潛行中土結內應丙申大兵再下滄洲二人先驅入海以告中途爲追兵所執肅典死焉時同祖兄弟有通籍我朝者恐肅遶出入焦原爲家門累頗相齟齬無已復挈眷之崑山思得間爲入海計己亥煌言再入長江又從之兵敗相失流轉太倉嘉定間怏怏不自得一日嘔血數斗大呼不絕死年僅三十也

肅繡字文卿肅樂第八弟世稱之爲錢八將軍錢氏以簪纓

禮樂著肅繡獨能射虎命中飲酒可數斗飲愈醉膽愈壯仰天振纓意氣橫舉肅樂起兵其同產弟之從軍者四從子一又族弟二曰肅文肅度忽於眾中見肅繡仗策請自效以其年少恃勇恐至蹉跌遇之不許列名乃變姓名注籍諸將幕下肅樂誓師始見之駭曰汝必欲隨征邪江上出戰爲先鋒浮白大呼挺矛直前嘗中利刃腸出不及納一手攬之一手格鬪不止卒連斫二人仆地始還營一軍皆大驚而意氣自若若無傷其時肅樂軍中多魁士如都督江漢王征南某皆百夫之特而肅繡以兄弟尤勤護衛幾如魏武之有許褚也肅樂時時憤諸營濫邀爵賞爲偏裨樹恩澤故肅繡在行間積功多而官止參將事敗後窮老桑麻間掩關不輕出而

小腆紀傳

卷四十

十五

日飲亦就滅無何鬱鬱死

光緒字聖月號蟄菴肅樂從弟少負異才既盡交浙西江左諸名士而四方豪傑遊江浙者因得盡交之故年甫冠而時譽甚重流寇逼京師上書南樞史可法請急引兵勤王以救京師之困而先以飛騎追還漕艘勿齎盜糧可法答以具曉忠懷卽圖進發宏光時累言於當道深以立馬量江爲憂陳潛夫按河南檄光繡知舞陽縣以親老辭乙酉夏六月肅樂舉兵江上光繡獨居硤石竟不起吳中起義破中人舉兵應之光繡亦不豫蓋逆知事之不可爲也既肅樂被籍光繡欲爲紆難往見招撫嚴我公嚴因召以贊畫且薦之修玉牒因辭絕焉肅樂既殉光繡操文致祭悽感行路從兄肅凱向有

隙以江甯推官罹刑懼家門不保託以幼子竟力任之時吳越諸野老多以不仕養高而牧守下謁仍不廢因作長謠諷之云昔日夷齊以餓死今日夷齊以飽死只有吾鄉夷齊猶昔日何怪枵腹死今日聞者惕然平居蘊藉性成困阨不少減丙戌以後生平師友所在有山陽之痛乃頽然自放以佞佛晦之別署號曰寒灰道人而情所不禁呈露本色輒又且且啖黿羹炙牛心飲醇酒不置久之感懷家國憔悴竟成心疾以自裁死

沈宸荃號彤菴慈谿人崇禎庚辰進士授行人奉使旋里宏光時擢山西道御史疏言五事曰破方隅以立臣表端品望以立臣模礪廉潔以清臣操殫心力以供臣職息凌躁以安

小腆紀傳

卷四十

十六

臣分皆切時病又言疆場之情形日變臣下之泄洩日深儀文興作粉飾太平黨邪醜正喜譽惡直幾不知宗社孔棘國事阡危也餉入六百餘萬而淮徐四鎮及督師歲計已需二百四十餘萬江楚藩鎮督撫各標京營京口浦口各鎮其所需又豈淮徐比哉即小民賣男鬻女有司敲骨剝髓亦不能足非陛下臥薪嘗膽時邪且北望山陵麥飯無展中原河北淪為異域今西北風塵尙有東南託足倘東南復起烽火則將稅駕何方觸目心悲又何暇計及服御儀文之間乎又言經略山東河南者王永吉張縉彥也王永吉失機之將先帝拔為總督貸其罪隆其任恩亦渥矣乃擁兵近甸不救國危奉身先竄縉彥以部曹驟典中樞乃不念先帝特達之知而

率先從賊視息偷生此二人者即加以赤誅亦不為過陛下以封疆故屈法用之自宜奮力圖功洗滌前恥而逡巡觀望逗遛淮海間至今未聞荷戈先驅也死何以見先帝生何以對陛下昌平巡撫何謙失陷諸陵罪不容赦至都城既陷先帝賓天守土臣皆宜礪兵秣馬俟新君復讎賊塵未揚願先去以為民望如河道總督黃希憲山東巡撫邱祖德魯化龍等尙可容假臥家園乎疏入命俱逮治冬至日郊天中旨改期宸荃引洪範天人感應之理及體元行政之事以明祀天之必不可緩不聽俄又陳禦敵實策下所司議是時朝政大亂宸荃獨持正羣小恨之掌道張孫振尤甚明年以年例出為蘇松兵備僉事宸荃之初入考選也有鄉人語之云公以

小腆紀傳

卷四十

十七

千金贖省中可得也宸荃曰吾豈賄進哉已復云不須金矣貴陽方收人望稱門下士可也日掃門求仕吾亦恥之至是吏復以千金要之言部疏上從否惟內閣得以轉移或又轉以告宸荃曰誠如吏言我將為吏用矣南都亡舉兵邑中魯監國擢為僉都御史從至閩晉工部尙書戊子冬與劉沂春並進東閣大學士從之舟山壬辰又從之泛海抵中左所及金門後艤舟南日山遭風失維不知所之當宸荃從亡時其父家居當事者每齟齬之父亦強直莫能加害宸荃思其親輒吟詩慟哭聞者憐之我

朝賜通諡曰忠節

張肯堂字載甯號鯤洲松江華亭人天啓乙丑進士知涪縣

弭盜安民大著聲績崇禎七年擢御史流賊陷鳳陽皇陵震
驚疏劾閣臣條上滅賊方略尋出按福建時巡撫沈猶龍亦
松產同心勦撫寇氛少戢還朝掌河南道條奏時事帝多嘉
納事詳明史十五年遷大理寺丞頃之以右僉都御史巡撫
福建漳南大盜鄭芝龍以授撫官至總兵私招盜五十餘人
報肯堂請留標下肯堂曰勦盜元戎職也未有朝命而擅受
降不可具疏入告得嚴旨悉諭斬芝龍以此銜之南都立選
兵三千入衛璽書褒美時汀漳間有賊數萬出沒剽掠肯堂
勦撫並用踰年悉平南都亡芝龍弟鴻逵奉唐王至水口驛
肯堂具啓迎王王復以書言兩京淪沒陵寢暴露懷枕戈復
讎之志而無其地流離蹈海幾作波臣惟天南一片土先生

小腆紀傳

卷四十

十六

保障以待中興高皇在天之靈實式憑之會尙書黃道周自
浙馳至議奉王監國芝龍意猶豫而以弟鴻逵所迎勉就約
秋七月王稱制進兵部尙書尋改左都御史掌都察院事而
陳恢復大計言江干之禍皆由罪輔馬士英又加以棄主而
逃法所不赦以故上登極詔中卽發其罪士英叩關自理七
疏皆不納而芝龍力爲之請詔令恢復杭州始申雪芝龍益
恨旋以曾后參與政事具疏諫后志肯堂以是見疏時芝龍
無意恢復亦惡肯堂日以親征進勸用其私人郭必昌代爲
巡撫奪其兵猶以翊戴功晉太子少師令總理留務造器轉
餉八月命監臨福京鄉試蓋外之也已而故尙書曾櫻至詔
肯堂以冢宰專掌院事而以銓事屬之櫻丙戌正月累疏請

兵詔加少保兼戶工二部尙書總制北征賜尙方劔專理兵
馬糧餉撫鎮以下許便宜從事其實皆空言也孫茂滋方家
居道部下汝應元歸省之會吳淞兵起主之者夏允彝陳子
龍也應元固雄俊人卽以肯堂命奉茂滋發家財助軍上授
應元至爲言吳淞事雖無濟而猶保聚相觀望尙有招者可
一呼集遂上水師合戰之議請上親征由浙東而已以舟師
由海道抵吳淞招諸軍爲犄角部臣曹學佺力贊之謂微天
之幸在此一舉當乘風疾發卽自捐餉一萬速其行肯堂請
以太常卿朱永祐及趙玉成徐孚遠參其軍有周之夔者故
蘇州推官舊與東林有隙至是起兵於家報國甚勇且熟海

小腆紀傳

卷四十

十七

道亦用之以平海將軍周鶴芝將前軍定洋將軍辛一根將
中軍樓船將軍林習將後軍詔晉肯堂大學士行有日矣而
芝龍密疏止之以郭必昌將步卒先發必昌受命不出三關
一步令肯堂待命島上逾半載朝事不復相聞郵筒亦隔絕
六月復下督師之命然軍資器械並餉三萬盡爲芝龍所取
於是自募得六千人屯鷺門是秋七月聞上親戎出延平且
幸贛州方引領望消息而芝龍已降上殂汀州乃痛哭誓不
欲生會鶴芝軍至勸之以爲封疆之臣封疆失則死之今公
奉使北伐非封疆也不如振旅以爲後圖肯堂因入其軍鶴
芝亦以盜起海上至大將然忠順非芝龍比芝龍將降以書
招鶴芝計事道與肯堂遇止之不信既知其降已決遂與肯

堂謀出師破海口諸城

大兵勢盛鶴芝度不能抗由閩入浙有周洪益者蕩湖伯阮進部將也劫肯堂於路踰當入舟山總兵黃斌卿留之斌卿無遠略雖外致隆禮而凡所進言皆弗納不得志栽花種竹作寓生居記以見志曰張子以視師之役航海就黃侯虎癡於翁洲侯館余參戎之署中有舊池臺焉張子葺治之踰兩春秋稍成緒忽自咎曰余何人也茲何時也不養運甃之神而反躬灌園之事余其有狂疾哉偶讀本草寓生之木一名續斷則又憮然歎曰有是哉是木之類余也夫是木之植本也不土而滋有似於丈夫之志四方其埒物也匪膠而固有似於君子之交有是哉是木之類余也雖然是木之自託其

小腆紀傳

卷四十一

二十

生也甚微而利天下之生也甚溥余安能比於斯木哉余也生世寡諧而姓名時爲人指以故不能爲有用之用如梗枘栝柏之大顯於時而又不能爲無用之用如臃腫拳曲之詭覆其短以至戴鼈三傾檠曦再尺疆孤撐而羣撼之蚤先登而下射之漫假而朝亡之上荆棘生焉余因爲溝斷浸假而棄置之餘風波作焉余因爲梗飄浸假而師旅之命湯火蹈焉余因爲槎泛斯時身萍世絮命葉愁山直委此七尺以幾幸於死之得所而吾事畢矣甯計海上有島島中有廬廬傍有圃又有地主如黃侯舍蓋公堂下孺子楊乎夫既適然遇之則亦適然遇之而已聞之三宿桑下竺乾氏所訶而郭林宗逆旅一宿無間焚掃余嘗校其意趣以爲竺先生似伯夷

蓋視天下無寓非累而是處欲祛之者也郭先生似柳下惠蓋視天下無寓非適而是處欲安之者也今余將空無生之累以就有道之安則文山之牽舟住岸其視易京郡鳩將孰險孰夷邪彼共榮悴於同臭之根而保貞萎於特生之幹亦若是則己矣若夫死不徒死必有補於綱常生不徒生必有裨於名教如茲木之佐俞扁而起膏肓則余方以此自期世亦以此相責非茲言所能概也然而感慨係之矣貽書都御史黃宗義曰銅槃之役僕惡敢後顧飄梗隨流安假黃鶴之一羽哉皆爲斌卿擅命不與諸軍協力發也無何張名振奉魯監國至力勸斌卿奉迎不聽諸軍與問罪師斌卿戰敗求肯堂爲救爲之上章待罪名振等不可斌卿死監國入舟山

小腆紀傳

卷四十一

三十一

拜東閣大學士遂虛所居邸以爲王宮太保沈宸荃以肯堂善德宿望讓爲首揆自以疾請休肯堂獨相進文淵閣加太傅張名振之殺王朝先也力解之而不能得國事盡歸名振肯堂不得有所豫飛書發使每多所沮終日咄咄至憤恨不食然老成持重中外倚之滄之人有將納女入宮者聞其嘗字人上疏諫監國遠卻之邸中築雪交亭夾一梅一梨花開則兩頭相接歎謂汝應元及門下士蘇兆人曰此吾止水也兆人曰公死兆人必不獨生嘗撫茂滋顧應元曰下官一綫之託其在君乎應元曰諾於是驀然去披緇普陀寺而兆人始終相從居二年辛卯八月大兵至名振奉監國搗吳淞命肯堂留守城中兵六千居民

萬餘協力堅禦城陷先一夕少保禮部尚書吳鍾繼至與作
永訣詞因謂家屬曰毋為人辱比晨集雪交亭蟒玉南向坐
視其四姬方周姜畢及冢婦沈氏卽茂滋母女孫茂漪並先
後就縊投水死諸婢僕婦之從死者復十九人呼茂滋曰汝
不可死然得全與否非吾所能必已甫引纒家人報蘇儀部
縊廡下亟呼酒往酌之曰君少待我遂復入纒以卒九月二
日也中軍將林志燦林桂掖茂滋行甫出門而亂兵集茂滋
脫去志燦桂等格鬪死守備吳士俊家人張俊彭歡皆絕脛
死茂滋尋被執賴應元與鄞諸生陸宇燦前戶部董德偁等
救之以免肯堂生平以用世爲學願未得展其所用論者惜
之臨難絕命詞曰虛名廿載誤塵寰晚節空愁學圃間難賦

小腆紀傳

卷四十

三

我

朝賜專諡曰忠穆

蘇兆人字寅侯吳江諸生少爲張肯堂弟子江南失守亡命
至海上魯監國授中書舍人進禮部主事嘗謂肯堂曰先生
他日必死國事兆人請先驅比江陰黃毓祺殉節兆人和其
獄中詩有不改衣冠可爲士誤移頭面卽成魔句時海上諸
老晨夕聚處惟以一死相期舟山陷兆人書絕命詞於襟上
曰保髮嚴臣節扶明一死生孤忠惟自許義重此身輕乃拜

辭肯堂曰兆人行矣卽縊於雪交亭之右廡我
朝賜通諡曰節愍

汝應元字善長華亭人爲僧後名行誠字無凡張肯堂麾下
總兵官都督同知也少讀書通文筆頗大魁碩有勇幹善料
事以貧故且與肯堂爲同里遂服役時年尙未二十肯堂一
見異之曰此非隸役中人及巡撫福建應元在幕府最荷委
任往來海上指麾諸將以捕盜積功至都司僉書然尙侍左
右未分閫也乙酉四月以肯堂命奉孫茂滋同歸松江適南
都亡考功夏允彝倡義吳淞總兵吳志葵故出夏門下以應
下應之薦紳則尙書沈猶龍給事陳子龍中書李待問皆松
之望也應元遽以便宜盡發張氏家丁出家財爲支軍一隊

小腆紀傳

卷四十

三

與志葵合或駭之曰此大事子何怱怱爲笑曰我公志也於
是允彝子龍納袍笏列拜營前曰斯四十年領袖東林之錢
尙書所不肯爲而君爲之應元名遂大震未幾師敗仍護茂
滋入閩隆武帝知之大喜卽授御旗牌總兵官都督同知己
從肯堂浮海至舟山依黃斌卿適監國魯王方失浙東叩關
求援斌卿不納肯堂力爭不應應元曰斌卿意叵測請使死
士刺之奪其軍以迎監國肯堂曰危道也汝姑止張名振之
應松江也應元亦踴躍欲赴肯堂曰事未可知吾今不可一
日離汝嘗撫茂滋謂之曰我大臣宜死國一縷之寄其在君
乎他日幸無忘曰謹受命忽一日大風雨呼之則己空閣不
知所往肯堂大驚如失手足次日有普陀僧入城曰昨有一

偉男子來腰間佩劍猶帶血痕忽膜拜不可止亟求雍度庵之不去不知何許人其儕輩聞之亟歸告肯堂曰此必吾家應元也已而以書來謝曰公完髮所以報國應元削髮所以報公息壤之約弗敢忘也自是遂為僧於普陀號無凡居茶山築寶稱菴辛卯舟山破肯堂闔門二十七人死之獨命茂滋出亡無凡遂入城則已失茂滋所在乃詣轅門求葬故主諸帥欲斬之提督金礪故好佛憐其僧以好語解之曰汝亦義士然此骨非汝所得葬不畏死邪無凡曰僧固帶頭來願葬故主而死雖死不恨金曰吾今許汝葬畢來此曰諾乃殮肯堂并諸骨為一大塚瘞之徑詣轅門請囚諸帥咸驚異命安置太白山中無凡既不得自由密遣人四出詢茂滋聞其

小腆紀傳

卷四十

十一

羈鄞獄中乃令同院僧之出入帥府者為金礪言無凡精曉禪理可語也金喜延與語相得甚驩則乘間為言茂滋忠臣裔可矜且孺子無足慮乞往一視許之求出之不得以合山行眾請之又不得請以身代亦不得會鄞義士陸宇燦等以闔門四十餘口保之茂滋乃得出無凡又為之力請竟得放歸華亭後數年茂滋以病卒無凡遂終其身守張太傅墓下老死於普陀云

男承禮編輯

仁和魏錫曾參校
會稽梁繼元覆校

小腆紀傳卷第四十終

小腆紀傳卷第四十一

前翰林院檢討加詹事府贊善銜六合徐鼎

列傳第三十四

于穎

莊元辰 王玉藻

董守諭 邵之詹

王正中

徐宇遠

陳士京

于穎字穎長金壇人崇禎辛未進士累官工部員外郎出知順德府移西安以事罷尋起復為工部郎授紹興知府越人重水利前守築三江應宿開而越水治然開在下流能禦潦而無以處旱崇禎末苦旱左都御史劉宗周家居謂惟通麻谿壩更於麻谿壩之上流通茅山開濬則閉之是為良策而

小腆紀傳

卷四十一

十一

蕭山愚民挾形家言阻之長吏諮於穎穎曰劉總憲言是捕蕭民之梗令者杖之事得集雖大旱不為災民復翕然誦穎乙酉遷分巡甯紹台道馬士英挾太后入浙宗周泣曰非斬士英無以收既潰之人心穎於是再疏請誅士英不報宗周曰明府竟申大義於天下可矣穎自以外臣未可擅殺宰相乃止借宗周歸結熊汝霖輩共起兵而我大清兵已至杭宗周絕粒穎亦馳入雲門山觀變紹興通判張慄以城降會鄭遵謙起兵斬慄迎穎穎馳回望城哭城中人呼曰于公來吾事濟矣先是穎密遣在事軍官募兵備敵至是絡繹率眾至鄉官前太僕蕭山來方焯前職方來集之等亦各以兵會穎乃操小舟西徇蕭山新令陳瀛出謁執之

焚招降榜鳴鼓誓師大集都亭時閏六月旬有三日也即夕以五百人趨固陵前所遣諸生莊則敬等以江船百餘艘來迎蕭人沈振東爲導盡驅西岸之船而東至中流

大兵剽西岸無所得船頴率眾登岸大譟遂畫江以守一軍扼潭頭一軍扼橋司一軍扼海門一軍扼七條沙尋

大兵拽內河舟百餘木簰填土擬渡頴遣死士陳勝等鑿沈之風起潮湧簰盡漂各營鈎致以爲用時以爲神助頴謂諸將曰杭已有重兵攻不易莫若於下流由橋司入海甯出海鹽以通震澤上流由潭頭入富陽通餘杭以扼獨松關比海甯兵起而富陽爲降將即斗金所據遣副將劉穆夜襲之餘杭之道得通故餘杭令邱若濬故瓶窑副將姚志倬來會穆

小腆紀傳

卷四十一

二

乃駐師清風亭爲聲援

大兵突至克富陽穆子肇勳等死之王宗茂阮維新等并力以禦頴自漁浦渡江救之富陽復定方國安之得駐七條沙自此始也魯監國晉按察使行巡撫事旋進右僉都御史督師江上遂自爲一軍守漁浦時諸軍交訐爭兵爭餉頴支拄其間爲最苦王之仁尤惡之一日會於潭頭語不合之仁拔劍擬之馬士英卻以身蔽乃免已而謀言

大兵自海道至命移軍三江口江上師潰航海扈從不及還京口以黃冠終

莊元辰字起貞晚字頑菴郵人學者稱爲漢曉先生賦性嚴凝不隨人雅阿下筆千言亦倔強睥睨一切成崇禎丁丑進

士授南太常博士入載不遷甲申之變一日七至中樞史可法之門促以勤王宏光帝立朝議選科臣總憲劉宗周掌科章正宸皆舉元辰爲首而馬士英密遣私人致意曰博士曷不持門下刺上謁相公掌科必無他屬峻拒之或謂士英是故劉章之私也中旨僅授刑部主事公論爲之不平已而阮大鍼欲與同文之獄元辰曰禍將烈矣遽出都賦招歸詩十章志感未幾而留都陷錢肅樂之起事也元辰破家輸餉時降臣謝三賓爲王之仁所脅以餉自贖及肅樂與之仁赴江上三賓潛招兵於翠山眾疑之明經王家勤謂肅樂曰公等竟欲西行乎何其疏也肅樂驚問計將安出家勤曰浙東沿海皆可以舟師達鹽官倘彼乘風而渡北來搗巢列城且立

小腆紀傳

卷四十一

三

潰矣非分兵留守不可肅樂曰是無以易吾莊公者於是共推元辰任城守事分兵千人屬之以四明驛爲幕府家勤及明經林時躍等參其事元辰日耀兵巡諸堞里人呼爲城門軍三賓不敢動乃以翠山之眾迎魯王於天台自七月至十月鄞始解嚴晉吏科都給事中遷太常少卿再遷正卿仍兼吏科如故尋上疏言殿下大雉未雪舉兵以來將士宣勞於外炎威寒凍沐雨櫛風編氓殫藏於內敲骨吸髓重以昔年秋潦今茲亢旱臥薪嘗膽之不遑而數月以來頗安逸樂釜魚幕燕撫事增憂則晏安何可懷也敵在門庭朝不及夕有深宮養優之心安得有前席借箸之事則蒙蔽何可滋也天下安危託命將相今左右之人頗能內承色笑則事權何可

移也五等崇封有如探囊有為昔時佐命元臣所不能得者則恩膏何可濫也陛下試念兩都之毀黍離麥秀之悲則居處必不安試念孝陵長陵銅駝荆棘之慘則對越必不安試念青宮二王之辱則撫王子何以為情試念江干將士列邦生民之困則衣食可以俱廢疏入報聞已又言中旨用人之非累有封駁監不能用時三賓賓緣居要而馬士英又至元辰言士英不斬國事必不可為貽書同官黃宗義林時對云幾葢爾氣象似惟恐其不速盡者區區憂憤無事不痛心疾首以致咳嗽纏絲形容骨立願得以微罪成其山野遂乞休未

大兵東下乃狂走深山中朝夕野哭元辰故美鬚眉願盼落

小腆紀傳

卷四十一

四

落至是失其面目巾服似頭陀一日數徙莫知所止山中人亦不復識忽有老婦呼其小字曰子非廿四郎邪因歎曰吾晦迹未深奈何丁亥疽發背戒勿藥曰吾死已晚然及今死猶可其門人林奕隆曰請為吾師作大還詞以祖道曰試歌之曰洵洵天狼緩緩野狐逐人駉駉白日幽都致腋血搨肝膽橫屠懸人以嫉如跖之脯六千君子與白日殂五千甲楯與東流楛往哉浩然逃之太虛火宅既離毒苦可除帝且餉公九光五銖小子歌此以當驪駒歌畢元辰首領者三遂卒王玉藻字螺山江都人崇禎癸未進士授慈谿知縣民不擾而事集不數月北都亡前令汪偉以翰林院檢討殉國玉藻率官吏士民為大行哭臨畢別為位哭之三日尋故少詹事

項煜以從逆亡命至玉藻與邑人馮元應皆出其門馮氏匿之夾田橋別業慈谿人擒而撲之橋下置不問或以為過應之曰吾不能為向雄之待鍾會哉願懼負前日大臨一哭耳夫君臣之與師友果孰重哉聞者聳然乙酉夏

大兵下江南浙中守令或去或降而玉藻與沈宸荃起兵奉魯監國晉御史募義勇請赴江上自効乃解縣事以兵科都給事中往軍前回事適往江上諸帥惡之不予以餉歎曰是將刺刃於我也力請還朝在垣中維持正議又不為諸臣所喜乃力求罷斥太常卿莊元辰留之丙戌夏浙東再破以黃冠遜於剡溪久而不歸資糧盡慈民及浙東義士時為周之每臨流讀所作詩激厲慷慨仰天起舞與客談島上事輒歎

小腆紀傳

卷四十一

五

日今猶靖康建炎際耳若以祥興擬之則下矣其崛強如此辛卯後歸故鄉以餓死董守諭字次公鄞縣人天啓甲子舉人與翁鴻業姜思睿齊名所謂浙東三俊也魯王監國召為戶部貴州司主事當是時熊汝霖孫嘉績首事起兵然皆書生不知調度乃迎方國安王之仁授之軍政凡原設營兵衛軍俱隸之孫熊所統惟召募數百人方王兵既盛反惡當國者有所參決因而分餉分地之議起分餉者正兵食正餉田賦之出也方王主之義兵食義餉勸捐無名之徵也熊孫諸軍主之分地者某正兵支某邑正餉某義兵支某邑義餉也監國令廷臣集議方王司餉者皆至殿陛譁爭守諭曰諸君起義旅咫尺天威不守

朝廷法乎乃稍退戶部主事邵之詹等議紹興八邑各有義師專供本郡以海甯給王藩金華歸閣部五府歸方藩守諭進曰是議皆非也夫義餉者有名無實以之饋義兵必不繼即使能繼誰爲管庫今請以一切稅供悉歸戶部計兵而後投餉覈地之遠近酌給之後先則兵不絀於食而餉可以時給也方王雖不從然所議正無以難也之仁請收漁船稅守諭曰今日所恃者人心耳漁戶已辦漁丁稅矣若再苛求民不堪命雜販小夫且不自安人心一搖國何以立久之又請行稅人法請塞郡之金錢湖爲田請官賣大戶祀田以贍軍三疏皆下部議兵士露刃其門以待覆守諭力持不可之仁大怒謂行朝大臣尙不改裁量幕府戶曹小臣敢爾阻大事

小腆紀傳

卷四十一

不

邪上言得孟軻百不如得商鞅一得談仁講義之徒百不如得雞鳴狗盜之雄一檄召守諭將殺之監國不能禁令且避守諭慷慨對曰司餉守正臣分也生殺出主上武甯雖悍將何爲者臣任死王前聽武甯以臣血濺丹墀可耳於是舉朝憤怒曰之仁反邪何敢無王命而害餉臣之仁乃止明年烈皇帝大祥守諭請詣朝堂哭三軍縞素一日遷經筵日講官兼理餉事六月監國航海守諭不及從遂浮沈閩里間少受業於漳浦黃道周講學大滌山房著有學蘭集國亡遷跡荒郊十九年卒年六十九邵之詹餘姚人錢塘破悲憤疽發背死守諭哭以詩極哀稱有建義之功借箸之策然不可詳王正中字仲搆直隸保定人武甯侯之仁從子崇禎丁丑進

士授長興知縣國變流寓紹興魯王監國命以兵部職方主事攝餘姚縣事時義軍猝起市魁里正得一劄付則入民舍括金幣甚至繫累呼號交錯道路郡縣不敢問正中率所練鄉兵之任既視事令各營取餉必經縣票品覈資產以應否者以盜論民間稍靖總兵陳梧敗於嘉興渡海掠餘姚正中遣民兵擊殺之諸營大譁忌者劾正中擅殺大將黃宗義言於監國曰梧借喪亂以濟其私致犯眾怒是賊也正中守土卽當爲國保民何罪之有議乃息張國柱田仰荆本澈各率所部過姚江舳艫蔽空以正中嚴備不敢犯國柱後從定海入縱兵淫掠正中單騎入其軍呵止之國柱迄不得逞嘗率輕騎渡海鹽奪敵浦縣人倚之若嚴城焉擢監察御史喜星

小腆紀傳

卷四十一

七

象律呂度數之學故與宗義善造監國魯元年丙戌大統歷以進浙東亡隱山中貧甚賃田以食佐以醫卜丁未八月卒徐孚遠字聞公華亭人崇禎壬午舉於鄉故太師階之支孫也與同里夏允彝陳子龍何剛以經濟學有聲幾社中以寇禍亟求健兒俠客聯絡部署爲勤王之備及子龍任紹興推官孚遠引東陽許都見之使其召募義勇西行殺賊又令剛疏薦之既而東陽激變事起子龍單騎入都營許以不死招之降大吏持不可竟殺都孚遠貽書子龍曰彼以吾故始降今負之天下誰復敢交子龍哉以故子龍以功遷給事中而力辭不赴宏光時馬阮亂政杜門不出南都亡贊允彝起兵閩中授福州推官已而以張肯堂薦進兵科給事中閩亡淫

海入浙而浙亦潰遇錢肅樂於永嘉憫哭偕行會魯監國再出師孚遠周旋諸義旅間欲協和其事而悍帥如鄭彩周瑞之徒咸勿聽因勸肅樂早去而諸軍方下福甯圍長樂肅樂莫其有功不納孚遠復返浙東入蛟關結寨於定海之柴樓比監國入舟山孚遠入朝以勸輸充貢賦遷左僉都御史辛卯舟山破監國復入閩孚遠亦航海從之是時朱成功啓疆禮士雄冠諸島老成耆德之避地者咸往歸之孚遠領袖其間以忠義相鑢厲成功媿媿聽終夕不倦有大事輒諮而後行嘗自嗟曰司馬相如入夜即教盛此平世事也以吾亡國大夫當之傷如之何戊戌滇中遣漳平伯周金湯晉諸勛爵遷孚遠為左副都御史是冬隨金湯入覲失道安南安南王小腆紀傳 卷四十一 八

要以臣禮乃大罵或曰且將以相公也則愈罵安南王歎曰忠臣也厚資之卒完節歸明年成功敗於江甯還師臺灣未幾卒孚遠無復有望浮沈島上與葉后詔鄭郊輩結為方外七友久之卒或曰癸卯

王師取廈門孚遠將還華亭不果入潮州饒平山我提督吳六奇匿之完髮以死海外生一子扶櫬至松江未葬子亦死陳士京字齊莫鄞人少任俠見天下多故挾策浪遊北走燕雲南抵黔粵躑躅無所遇乙酉江上兵起熊汝霖薦為職方郎中監衢州總兵陳謙軍偕之奉使入閩謙被殺士京逃之廈門鄭芝龍聞其名令與子成功遊芝龍降而成功獨仗義勤王士京實贊之已而魯監國至廈門成功以唐魯舊嫌不

欲奉監國士京說成功以公義為重故成功不為臣而猶修寓公之敬監國安之戊子遷光祿寺卿監國將上表粵中成功亦欲奏事於粵士京遂齎表以行時潮州總兵郝尚久持兩端使車不敢出其途迂道賣卜以前永曆帝大喜加都御史固辭不受留之亦不可特賜三品敕命己丑歸閩中監國入浙留士京於閩以與成功結成功待之以上賓己亥成功入江推士京預島上留守事遭疾卒我朝賜通諡曰節愍

小腆紀傳 卷四十一

小腆紀傳卷第四十一終

男承禮 編輯
仁和魏錫曾參校
會稽梁繼元覆校

小腆紀傳卷第四十二

前翰林院檢討加詹事府贊善銜六合徐鼎撰

列傳第三十五

余煌

王思任

陳函輝

陳潛夫

吳從魯

何宏仁 傳日炯

高岱

葉汝薇

謝震龍

楊守程 倪文徵

楊雲門 八十九等

朱璋 方淵

李山

劉穆子肇勳 筆勳等

張國紀

余煌字武貞會稽人天啓乙丑舉進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

小腆紀傳 卷四十二

崇禎時以庶子充經筵講官給事中韓源劾其與修三朝要

典煌疏辨然由是不得顯用戶部尚書程國祥請借京城房

租煌力爭不可乞假歸煌事親孝登第後猶俯仰受杖家居

不妄謁當事南都累徵不起魯王監國起禮部侍郎再起戶

部尚書皆不就嗣以武將橫恣拜兵部尚書始受命時內閣

田仰與義興伯鄭遵謙爭運餉兩軍格鬪喋血禁門煌至申

嚴軍令將士斂散煌上言今國勢愈危尺土未復戰守無資

諸臣請祭則當思先帝烝嘗未備請葬則當思先帝山陵未

營請封則當思先帝宗廟未享請陰則當思先帝子孫未保

請諡則當思先帝光烈未昭時以為名言監國以陸清源之

死恐聞與問罪之師令張國維抽師西禦煌代國維督師江

上因是江上之師愈單弱是年諸軍皆潰監國航海有議據
紹興城抗者煌歎曰數萬軍猶不能戰乃以老弱守孤城是
聚肉待虎也亟開九門縱民出賦絕命詞投城東渡東橋下
死我

朝賜通諡曰忠節

王思任字季重山陰人母唐氏夢太白入懷而生故小字金
星年二十成萬曆乙未進士歷官九江僉事乙酉南都亡浙
中猶未知宏光帝就擒也馬士英以黔兵挾太后至紹興思
任上疏太后曰戰鬪之氣發於忠憤忠憤之心發於廉恥事
至今日人人無恥在在不憤矣主上寬仁有餘而剛斷不足
士英公竊太阿肆無忌憚窺上之微而有以中之上嗜飲則

小腆紀傳 卷四十二

進醺醪上悅色則獻淫妖上喜音則貢優鮑上好玩則奉古

重巧卸疆場於史可法而又心忌其成功招集無賴賣官鬻

爵門下狐狗服錦橫行朝廷篤信之以至於斯也今事急矣

政本閣臣可以走乎兵部尚書可以逃乎不戰不守而身擁

重兵口稱護太后之駕則聖駕不當扈邪及今猶可號召之

際太后宜速趣上照臨出政斷絕酒色臥薪嘗膽斬士英之

頭傳示各省以為誤國欺君之戒下哀痛之詔以昭悔悟則

人心士氣猶可復振也復致書士英曰閣下文采風流才情

義俠某素欽慕即當國破眾疑之際援立今上以定時局以

為古之郭汾陽今之于少保也然而氣驕腹滿政本自由不

講職守之事只知貪贖之謀酒色逢君門牆固黨以致人心

解體士氣不揚叛兵至則束手無策強敵來而先期已走致令乘輿播遷社稷邱墟閣下謀國至此卽喙長三尺亦何以自解莫若明水一盂自刎以謝天下則忠憤氣節之士尚爾相諒無他若但求全首領亦當立解樞機授之才能清正大臣以召英雄豪傑呼號揚厲猶可冀望中興如或逍遙湖上潦倒烟霞仍賈似道之故轍千古笑齒已經冷絕再不然如伯嚭渡江吾越乃報讎雪恥之國非藏垢納污之區也某當先赴胥濤乞素車白馬以拒閣下上下洪怒死不贖辜閣下以國法處之則束身以候緹騎私法處之則引領以待鉏魔士英愧憤不能答也魯王監國擢詹事遷禮部右侍郎進尚書嘗極言官亂民亂兵亂餉亂士亂之失乞休不聽歎曰江

小腆紀傳

卷四十一

三

上之事不臘矣城破不食死或曰思任己病避至秦望山丙舍以卒

陳函輝字木叔臨海人崇禎甲戌進士知靖江縣好交遊事詩酒御史左光先劾罷之其友曰子蓋止酒簡事乎函輝曰昔龐士元非百里才彼雖廢事猶獲大用今吾縣事不廢也友朋詩酒何害於事左君撫拾小過以立威子謂我遂無所樹立乎後以計典復坐賊削籍北都陷函輝慟哭刑牲馳檄勤王時四方起義者臨川僉事曾益吳郡諸生王聖風徐珩等各有檄文並不著錄函輝檄文亦允濫獨爲世所傳曰嗚乎故老有未經之變黍黍傷心普天同不共之讎戈矛指髮壯士白衣冠易水精通虹日相君素車馬錢塘怒擊江濤鳴

乎三月望後之報此後盤古而蝕日月者也昔我太祖高皇帝手挽三辰之軸一掃腥羶身鍾二曜之英雙驅誠諒歷年二百八紀何人不沐皇恩傳世一十五朝寰海盡行統歷迨我皇上崇禎御宇十有七年於茲矣始政誅璫獨勵震霆作鼓頻年禦敵咸持宵旰爲衣九邊寒暑幾警呼庚呼癸之嗟萬姓啼號時切已溺已飢之痛雖舉朝肉食之多鄙而一人辰極之未遷遽至覆甌有何失序嗚呼卽爾紛然造逆之輩疇無累世休養之恩乃者欲逼神京九廟不獲安其主腥流宮寢先帝不得正其終罪極海山貫知已滿慘深天地誓豈共生嗚呼誰秉國成詎無封事門戶膏肓河北賊置之不問藩籬破壞大將軍置若罔聞開門納叛皆觀軍容使者之流

小腆紀傳

卷四十二

四

賈主投降盡宏文館學士之輩亡歸便云有恥徒死卽係忠臣此則劫運眞遭陽九百六之爻而凡民並值柱折維裂之會矣安祿山以番將代漢將帳中豬早抽刀李希烈自汴州奔蔡州丸內鳩先進毒鳳旣斬於京口剖屍之慘安逃景亦斃於舟中跛足之凶終盡無強不折有逆必誅又况漢德猶存周歷未過赤眉銅馬適開光武之中興夷羿逢蒙難免少康之並戮臣子心存報主春秋義大復讎業賴社稷之靈九人已推重耳誠憤漢賊之並六軍必出祁山嗚呼遷跡金人亦下銅盤之淚隨班舞馬猶嘶玉陛之魂矧具鬚眉且叨簪紱身家非吾有總屬君恩寢食豈能安務仲國恥握拳透爪氣吞一路鼓鼙齒穿齧斷五更鼓角共灑申包胥之淚

善於百里視之舟所幸澤綱張翼宋之旗協恭在位願如恂
禹挾興漢之鉞磨厲以須二三子何患無君金陵咸尊正朔
千八國不期大會江左賴有夷吾莫非王土莫非王臣吾請
敵王所愾豈曰同袍豈曰同澤咸歌與子同儕聚神州赤縣
之心直窮巢穴攄孝子忠臣之憤殲厥渠魁班馬叶乎北風
旂常紀於南極以赤子而扶神鼎事在人爲卽白衣而效前
籌君不我負一洗機槍晦蝕日月重光再開帶礪山河朝廷
不小海內共扶正氣神明鑒此血誠會南都立不許草澤勤
王乃已尋起職方主事監江北軍事敗奔還謁魯王於台州
曰國統再絕矣王亦高皇帝子孫也雪恥建邦於是乎在蓋
急圖之王謝曰國家禍亂相仍區區江南尚不能保更何冀

小腆紀傳

卷四十二

五

乎函輝曰不然浙東沃野千里南倚甌閩北據三江環以大
海士民忠義知勇句踐之所以霸也會張國維起兵來迎乃
與柯夏卿從王入紹興既擢少詹事而忌之者謂函輝掛察
典不宜待左右遂棄官歸尋復原官遷禮部右侍郎進禮兵
二部尚書時諸軍不習行陣華衣呵殿相誇耀又日事爭餉
義兵漸散歎曰大事去矣無種蠡之才而有伯嚭之佞安能
久乎明年江上師潰從監國航海中途相失馳回台州哭入
雲峰山僧舍賦絕命詩六言十章沈池中死年五十七我
朝賜通諡曰忠節

陳潛夫初名朱明字元倩仁和人崇禎丙子舉人好大言以
賊俗廣交遊臧否人物里人陸培與相惡爲文逐之潛夫不

與較避居華亭曰士貴自立垂不朽豈以翰墨爭是非哉十
六年冬授開封府推官時大河以南五郡盡爲賊蹂躪開封
被河灌城虛無人諸持節者皆寄居封邱有勸潛夫勿往者
不聽馳之封邱甲申正月奉周王渡河至杞縣檄召旁近長
吏設高皇帝位歃血誓守聞西平寨副將劉洪起勇而好義
躬往說之五月五日方誓師而京師報陷乃慟哭縞素率洪
起兵先驅至杞俘賊僞官大破賊將陳德於柳園獲牛馬輜
重無算時李自成已敗走山西潛夫傳露布至南京朝中大
喜卽擢監軍御史巡按河南潛夫乃入朝言中興在進取王
業不偏安山東河南地尺寸不可棄其間豪傑結寨自固大
者數萬小亦千人莫不引領以待官軍誠能分命藩鎮六軍

小腆紀傳

卷四十二

六

出穎壽一軍出淮徐使天下知朝廷有不忘中原之心則眾
心盡奮爭爲我用更頒爵賞鼓舞計遠近畫城堡俾以自守
而我督撫將帥屯銳師於要害以策應之寬則耕屯爲食急
則荷戈乘墉一方有警前後救援長河不足守也汴梁義勇
臣聯絡已定旬日可集十餘萬眾稍給糧糧容臣自將臣當
荷戈先驅諸藩鎮爲後勁則河南五郡可盡復五郡既復畫
河爲固南聯荆楚西控秦關北臨趙衛上之則恢復可望下
之則江淮永安此今日至計也兩淮之上何事多兵督撫紛
紜並爲虛設若不思外拒專事退守舉土地甲兵之利委之
他人臣恐江淮亦未可保也是時開封汝甯間列寨百數十
洪起最大南陽列寨數十蕭應訓最大洛陽列寨亦數十李

際遇最大諸帥中獨洪起志在効忠潛夫請予掛印為將軍馬士英不聽而用其妹夫越其杰巡撫河南潛夫自九月入覲便道省親五日即馳還河上所建白皆不用諸鎮兵亦無至者其杰老憊不知兵兵部尚書張縉彥總督河南山東軍務止提空名不能馭諸將他塞聞潛夫來頗有歸意十月蕭應訓復南陽及泌陽舞陽桐柏諸縣遣其子三傑來獻捷潛夫飲之酒為授告身鼓吹旌旗前導出三傑喜過望謁其杰其杰謂其勢衰而來附也故為尊嚴倨辭色以見之且詆為賊三傑泣而出大恨萌異心潛夫按行諸寨皆列旗帳鏡吹迎送其傑間過之諸寨閉門不出其杰恚謂潛夫實使之日夜譖於士英士英怒歲終召潛夫還以凌駟代潛夫亦遭外

小腆紀傳

卷四十二

七

艱歸明年三月給事中林有本疏劾御史彭遇颺并及潛夫遇颺為士英私人置不問令議潛夫罪上之遣迎太后於河南也潛夫奏童妃故在上不問妃詣其杰自陳劉良佐具禮送之會潛夫至壽州見車馬騶從傳呼皇后來亦稱臣朝謁上謂其妄謁妖婦逮治南京潰脫歸魯王監國紹興潛夫往謁復故官加太僕寺少卿監軍浙西乃自募三百人與孫熊諸家軍列營江上尋改大理寺兼御史如故丙戌夏五月防江師潰潛夫與其妻二孟氏投化龍橋下死年僅三十有七監國賜諡忠襄我

朝賜通諡曰忠節二孟氏自有傳

吳從魯字金堂山陰人萬曆丙辰進士由南陽知縣歷任監

司丙戌春禮部侍郎王思任薦之補通政司左參議浙東不守野服避入山設棺於庭曰有蹤跡我者即蓋棺旋病瘵沐衣冠含笑入臥命家人蓋之氣絕諡襄愍何宏仁字仲淵山陰人劉宗周弟子也崇禎丁丑進士由知縣授御史監江上軍越破追扈監國不及過關山嶺書衣帶間曰有心扶日月無計鞏河山宏仁間關奔行在聞台又失守已矣無復可為身非吾身吾何家為為吾子者食貧守節而已明御史何宏仁絕筆遂投嶺下死或曰宏仁死而復甦有士人負之入陶介山削髮苦行往來縉雲義烏諸山間尋病卒遺命暴骸三日野火焚之

傅日炯字仲黃諸暨人劉宗周弟子於江上師潰徧別所親

小腆紀傳

卷四十二

八

赴池死叔平公與日炯誓同死其母不許乃養日炯母終身高岱字魯瞻會稽人崇禎中以武學生舉順天鄉試被黜久之辨復魯王監國授兵部職方主事禁兵伍打糧送劄等弊民賴以蘇及紹興失守慨然曰上恩厚矣國家重文輕武佔碑小生持議廟堂而戮力疆場者指為癡人以致神州陸沈我武學授文職尚不能以一死報國乎絕粒八日薤髮令下子朗泣辭其父曰大人決志棄世兒願先往泉下掃除岱瞻目曰有是哉若能先我乎朗巾服北面再拜躍入海舟子入水救之嚼臂始脫憤歎復出水正巾而沒岱聞之一笑而絕

朝賜通諡曰節愍朗妻潘氏以節稱自有傳

葉汝楸字衡生會稽人崇禎庚午舉人浙東監國授行人監軍江上加職方主事與高岱同里每抵掌共言忠孝事聞變偕妻王氏出居桐塢墓所岱送之曰君殆隱是乎曰非也我無城守責我死墓耳謂其妻曰吾得死所子奈何氏曰我豈不能從子汝楸遽投地拜之曰成吾者子也乃同赴水氏被救里人勸以食不可越日復投水死我朝賜通諡曰節愍

謝震龍字雲生會稽人魯監國時以舌辯授官命聯絡各鎮尋擢兵部主事丙戌江上師潰團練兵縛送我巡撫訊之則自稱部院曰若兩榜乎曰曾見兩榜不屈者幾人明朝天下壞於兩榜監國特用我輩以壓倒之今雖就死亦爲諸公作

小腆紀傳

卷四十二

九

榜樣耳叱之跪不屈踞坐慢罵巡撫怒令以尺木勒兩頤深入寸許使勿能有聲血流被面乃就斬

楊守程字雪門蕭山諸生丙戌江上師潰度不可存乃與妻湯氏及子各抱石投村之去虎池死族人雲門者亦諸生自經死又山陰諸生朱瑋會稽諸生方炯亦殉難死

倪文徵字舜年山陰諸生或曰醫士也避亂入鄉已而自賣藥囊易二缸以餘貲置酒食召里中少年飲既酣曰吾明人今不鬼鬼不明矣請以二缸覆我諸少年笑其妄文徵跪地搏額疆再三姑應之翌日昇缸坎祖墓旁諸少年至遽躍入自題句云五湖四海逍遙客四海無家浪蕩身曰候至矣請覆少頃曰開開諸少年復大笑出之曰否吾坐未正也既正

坐乃覆眾環走呼之初輒應久之漸微又久之而絕諸少年歎息泣下封土去

八十九者姓沈江防既潰劄寨榆青嶺死守久之殺我一裨將

王師遂合攻之乃獨持篲笊關所至披靡眾弁驚謂曰好蠻子再得十餘人江東不吾有矣戰酣渴甚趨澗飲索者從後擲之墮水死同其事者有張鋸匠掄大斧爲左右翼以力竭死官軍初駐義橋聞二人死乃長驅以入二人皆蕭山人又鍾阜隸會稽人舊爲縣隸已從海上齋黃斌卿檄往山寨團練事露被縛我鎮將責之跪不聽擗兩膝乃坐而向外鎮將怒痛撻之曰輕則斫重則丹法不當杖樊也檻送省倔強如

小腆紀傳

卷四十二

十

故磔於市

李山字少華長洲人寄家白下以廩貢生教授井里有文名兼能繪事及門最盛性峭潔篤誠官南京太常寺博士宏光時以故官應召馬士英襲其名意頗下之索所製不報同僚笑之曰李山直頑石耳因又號頑石居士士英亦少解畫嘗面乞爲代不獲已作郭忠恕天外數峰與之然心以爲恥掛冠歸卜居吳中之蠡墅足不踐城市與徐汧楊廷樞顧所受輩訂莫逆交族人有名采者爲我大帥幕府客偶密示一冊乃松江兵事株連獄也大府屬采訪實凡郡中聲望所歸之戶均在列得三百餘姓讀之怛然會日暮風雨至亟呼酒采故善飲醉如泥命僕扶置他所臥就地自火其廬及撲滅采

亦醒索冊冊已灰相對懊歎因誠之曰安知非天意假火以銷其獄乎或因此冊而遂有此火乎采梧棄官颺去初張國維撫吳時知山名薦之魯監國以太常卿召至浙未幾病歸及聞國維事敗且歿監國出海乃處分家事曰吾將報知己於地下矣時汧廷樞所受俱殉節山斷粒九日而終于天民精歷數之學痛父介節以浪走四方卒

劉穆字公岸山陰人貌修偉善射舞大刀中崇禎丁丑武進士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知其才由上海把總檄補江南水師參將南都破募兵五百歸紹興為魯監國守潭頭以功開府晉爵丙戌六月監國航海去穆一夕暴卒目不瞑子肇勸行八字子膚以遊擊從父軍乃與諸弟長跪牀下刺盡忠報

小腆紀傳 卷四十二

十一

國四字於腹涅而誓之目乃瞑肇勸之弟曰肇勸者行九字子讓先一年戰死勸短悍有膽識幼亦隨父任識大盜畢昆陽於獄昆陽歛人善用槍世稱之為畢家槍勸與兄勸咸慕之日賂守者進以飯經年不怠昆陽出遂以槍法授由是劉氏兄弟以畢槍名天下後從父命分領一軍守江干乙酉秋兄弟合兵渡江戰肇勸騎而據嶺連殪十數人矢盡控弦作霹靂聲皆反走會伏兵起叢射之矢集如蝟猶僵立不仆肇勸號而上者三勿應視之則死矣抽矢出鏃至斗許負以歸一時同死者義士王盾賢陸建夔郡吏印玉及椽吏壯士又十六人

張國紀字羽儀山陰人官都督同知掛襄毅將軍印南都潰

馬士英稱奉母后奔越國紀白於長吏請誅之不聽歎曰壞天下事者必此人也慟哭而退丙戌江干兵潰不食死

小腆紀傳 卷四十二

十一

小腆紀傳卷第四十二終

男承禮編輯
仁和魏錫曾參校
會稽梁繼元覆校

小腆紀傳卷第四十三

前翰林院檢討加詹事府贊善銜六合徐爾讓

列傳第三十六

吳鍾巒 子福之

李向中

朱永祐

董志甯 朱養時 劉世勳 鄭遵儉等 補

沈履祥

吳鍾巒字峻伯號穉山學者稱爲霞舟先生武進人崇禎甲戌進士爲諸生時海內稱爲名宿比通籍年已五十有八矣授長興知縣丙子校士錢肅樂出其門下奄人崔璘以巡視鹽糧至守令見之皆蒲伏鍾巒獨長揖璘怒中以蜚語削籍歸周延儒再相重鍾巒名遣所知道意將登啓事鍾巒笑答

小腆紀傳 卷四十三

之曰公爲山巨源請容我爲嵇叔夜公爲富彥國請容我爲邵堯夫久之補紹興照磨遷桂林推官南都授吏部主事抵南雄而金陵亡子福之以起兵太湖死鍾巒轉赴閩中由原官轉員外郎痛陳國事時宰不悅鍾巒曰天下分崩資羣策猶恐不支尙欲拒人言邪隆武帝以鄭氏專恣欲往贛州鍾巒曰閩海雖非立國之區然今日所急者選鋒銳以復南昌聯絡吳楚以得長江猶可自固舍此他圖關門一有騷動則全閩震驚矣上不悅出爲廣東副使未行而閩又亡遜跡海濱憤士大夫多失節因作十願齋說寄意一曰吾願子孫世爲儒不願其登科第再曰吾願其讀聖賢書不願其乞靈於西竺之三車終曰吾願其見危授命不願其偷生事讎又集

累朝革命諸忠上自夷齊下迄遜國名曰歲寒松柏集序之曰客有問云諸君子死節誠忠矣然無救於國之亡也子何逃焉應之曰子不云乎歲寒知松柏歎知之晚也夫諸君子皆公忠直亮之臣較然不欺其志者也臨難而能勵其操必受命而能盡其職使人主早知而用之用爲宰執則如中國相司馬而邊邊息警用爲諫議則如漢廷有汲黯而淮南寢謀用爲鎮帥則如軍中有范韓而西賊破膽又安得有亡國事乎惟不知而不用且用之而不柄用且憚其方正而疏之惑於讒佞而斥之甚且錮其黨而並其同道之朋一空之於是高爵厚祿徒以養庸庸碌貪鄙之輩相與招權納賄阻塞賢路天下之事日就敗壞而不爲補救及其亡也奉身鼠竄

小腆紀傳 卷四十三

反顏事讎嗟嗟烈女不更二夫况薦枕席於手刃其夫之人乎若輩之內尙足食邪又問曰諸君子抗節者誠清矣曷不

空言無補將謂春秋之作曾不足以存周乎客乃慨然而退
時流離海上有勸之歸者復作止歸說以謝之丁亥鄭彩奉
監國魯王至中左所用錢肅樂薦召為通政使不起肅樂貽
以書曰時平則高洗耳世亂則美褻裳司徒女子猶知君父
東海婦人尙切報讎嗟乎公等忍負斯言鍾繼亦翻然曰出
固無益然不出則人心遂渙濟不濟以死繼之乃就職疏言
今遠近章奏武臣則自稱將軍都督文臣則自稱都御史侍
郎三品以下不屑署也至所在遊食江河者則又假造符璽
販鬻官爵偃臥邱園而云聯師齊楚保守僕御而云聚兵十
萬以此聲聞徒致亂階請自今嚴加核實集兵則稽其軍籍
職官則考其敕符監國是之晉禮部尙書原官如故兼督學

小腆紀傳

卷四十三

三

政從監國幸浙所至錄其士之秀者見諸監國人笑其迂鍾
繼曰濟濟多士維周之楨可以亂世而失教士邪鍾繼初見
朝政盡歸武臣歎曰當此之時惟見危授命是天下第一等
事避世深山亦天下第一等事都御史黃宗義嘗招之居四
明山答以書曰故人有母固應言歸老生從王所在待盡而
已遂遷居普陀辛卯舟山師潰慷慨謂人曰昔吾師高忠憲
公吾弟子李仲達死璫禍吾友馬君常死國難吾皆為詩哭
之吾門生錢希聲從亡死吾子福之倡義死吾亦為詩哭之
今老矣不及此時尋一塊乾淨土即且夕疾病死吾何以見
先帝諸君於地下哉乃渡海入城與張肯堂訣曰吾於前途
待公至文廟右廡奉先師神位舉火自焚死賦絕命詞云只

因同志催程急故遣臨行火浣衣時年七十有五我
胡賜通諡曰忠烈子福之字公介鍾繼第三子少聰穎能文
為邑貢生嘗言於鍾繼曰天下事無非兵理處亂世非將略
兵法無以處事取人杜牧注孫子云得其一二者為小吏盡
得其道則可為大吏也今當事統數百兵即譁矣大吏見數
十亂民即倉皇矣有地方之責者凡其地弁將營卒縉紳耆
老吏胥役隸以及盜賊土豪無不留心著眼以法詰糾部勒
之為心腹爪牙之用卒有事變可以制置鍾繼異其言乙酉
六月

王師下常州吳易起兵太湖福之與其友任源遠總兵李某
合軍以應之兵潰李某敗死福之自書衣襟曰我生不辰遭

小腆紀傳

卷四十三

四

此兵變從李勤王冒死不避血戰三月誓死不二再舉再克
全軍失利公既成仁我亦取義不揣小子敢附斯義遂自沈
於湖
李向中號立齋鍾祥人崇禎庚辰進士知長興縣調秀水大
革漕弊御史左光先以巡按至州縣餽遺稍後多被劾向中
以二巨囊盛泉水進之光先知其廉不與校內遷車駕司主
事至淮上而國亡南都進職方郎中時朝議將遷湖北巡撫
何騰蛟他省命丁魁楚代之向中疏言臣鄉湖廣窮民散亂
軍旅空虛萬一逆賊近武昌則江南豈得安堵臣謂荆襄宜
設重鎮募大兵以據上游與淮風諸處相犄角使賊不得馳
驟漢廣庶可保障江南且承天為陵寢重地應早為整頓左

鎮駐劄武昌隱有虎據在上之勢撫臣何騰蛟一腔忠義千里干城小民依之若嬰兒之求慈母將士信之若手足之應腹心亦可謂上下相安而軍民各得者矣近聞有陞遷別省之說夫保江南不在遠處江干而在扼其要領則臣省荆襄最爲急矣安臣省者拒賊猶後而馭兵爲先則撫臣其不可更矣乞令騰蛟照舊和衷撫楚乃命騰蛟仍撫湖北尋兼撫湖南改魁楚總督兩廣軍務向中亦以嘉湖副使調蘇松甫蒞任而南都又亡松江沈猶龍之起兵也向中預之兵敗走入浙尋入閩閩中授尙寶司卿閩亡奉父母居海濱劉中藻招之朝魯監國授兵部侍郎監中藻軍扼沙埕時兵戰屢勝而多不戢海上居民謠曰長髯總兵黔面御史銳頭中軍有

小腆紀傳

卷四十三

五

如封豕我父我兒交臂且死向中曰是非所以成大事也中藻曰是爲監軍之任公何嫌焉向中乃持節召其中軍將欲斬之中軍將訴於中藻中藻曰汝今乃遇段太尉也自是軍士始敢向中在行間衣短後衣縛袴褶遍歷諸舶加慰勞勉以故國之誼使量力輸助而無所掠福甯一帶依之如父向中與勦武伯章義守沙埕王師攻福安兵少不能援城破振威伯涂覺以所部突圍走沙埕向中乃合二將之師護監國入浙次於三盤從張名振取健跳所晉尙書兼都察院事時風帆浪楫從亡諸臣多憔悴無顏色向中丰采如故既晉尙書見悍帥迭起事不可爲歎曰此所謂是何天子是何節度使也問左右絕粒幾日可

死曰七日曰何緩也舟山陷歎曰先帝以治行拔向中曩不死希得當以報耳今不如一決之愈也我死幸投我海中以志恨我大帥捕之衰經入見問曰召君不來捕始來何也曰召則恐論降捕則僅就戮耳翔武而出乃就戮行刑者爲舊部人投之海中以成其志云長子善毓從死我

明賜通諡曰忠節

朱永祐字爰啓上海人崇禎甲戌進士授刑部主事調文選司罷歸乙酉預於松江夏陳之師事敗航海隆武帝進郎中改戶兵二科都給事中遷太常寺卿張肯堂薦爲北征監軍詔監平海將軍周鶴芝營屯於鷺門鄭芝龍之降也棄福州入東石東石與鷺門近永祐偕鶴芝流涕諫不聽乃謀遣客

小腆紀傳

卷四十三

六

刺之常熟趙牧者勇士也嘗謁幕下密召之曰足下往見芝龍詭稱欲降北自効彼必相親乘隙擊殺之以成千古名牧欣然去累謁不得通而芝龍已恩恩行於是永祐以鶴芝軍移劄海壇明年復海口鎮東二城以收與林篋舞守之四月王師攻海口牧出戰累勝旋以眾寡不敵城破牧與篋舞皆死之監國再出師加刑部侍郎監軍如故尋與肯堂及都御史徐孚遠航海至舟山依黃斌卿轉吏部侍郎斌卿誅晉工部尙書仍兼吏部事永祐初不以學問名在舟山輒與吳鍾魯講顧氏東林之學或笑其迂答曰然則厓山陸丞相亦非邪時諸鎮各以私意相讎殺文臣左右之多致禍永祐回翔其間能得所驩以自保辛卯九月城破被執令薙髮曰我髮

可難何待今日斫其脅死僕負屍出城血涔涔不止僕哭曰
主生前好潔今無知邪血應聲止我

朝賜通諡曰烈愍

董志甯字幼安鄞人以餼貢入太學素以名節自勵乙酉六
月

大兵長驅入浙徧謁同里薦紳勸起兵聞者笑為狂獨刑部
員外郎錢肅樂是之顧事莫能集閏六月餘姚會稽皆起兵
鄞人始會議然莫敢主最後肅樂力疾至請獨任而故太僕
卿謝三賓新以迎降歸惡之貽書定海總兵王之仁曰將軍
以所部來斬六狂生事即解矣僕請以千金為壽六狂生者
陸宇燦張夢錫華夏王家勤毛聚奎而志甯其首也之仁初

小腆紀傳

卷四十三

七

亦迎降既而悔之詳之仁傳魯監國次會稽授志甯大理寺
評事視師瓜瀝三賓亦以賂結戚晚張氏由散寮驟躋東閣
且假勸輸義餉名乾沒里中軍需志甯惡之棄官歸江上師
潰三賓復降時浙地盡歸版圖祇舟山石浦未下而監國航
海之軍至長垣連破閩海州縣且逼福州於是
王師之備浙者拙以備閩殘明遺老蠶起結寨於浙東李長
祥王翊兩軍為主盟志甯與華夏輩計將以翊軍下甯波而
己以翻城應之復連長祥軍下紹興則監國故疆可復夏與
家勤輩皆喜御史馮京第聞之亦請以舟山軍刻日來會部
署定復為三賓謀知發其事搜捕四出志甯逃之舟山尋監
國至晉兵科都給事中聯絡山寨諸軍以為海上應諸山寨

感其孤忠資糧不戒而集辛卯舟山破志甯自刎死宇燦葬
其遺骸先一夕夢志甯曰吾別一足奈何啓視果失右趾大
驚東蒲補之妻羅氏繼室也聞訃仰藥死子二士駿士驥為
兵部高宇泰所匿及長疝父之志皆蹈海不返又其僕文周
者當志甯入舟山時妻孥在急捕中文周匿之挺身赴官銀
鍊幾死而卒不言乃獲免後悼其主之祀絕也以縞衣蔬食
終其身焉我

朝賜志甯通諡曰忠節

朱養時江陰人魯監國授為兵部郎中辛卯二月我台州分
守道耿應衡遣奸細入舟山託於日者謂監國祿命宜禳災
星定西侯張名振設醮禳之養時疏爭曰如此舉動貽笑敵

小腆紀傳

卷四十三

八

人不聽九月舟山破自縊死我

朝賜通諡曰節愍

劉世勳字胤之上元人崇禎末以武進士歷官都督僉事監
國駐舟山進安洋將軍辛卯九月

大兵分道下舟山張名振奉監國出海而命世勳城守世勳
料簡城中步卒尚有五千麾下死士五百居民助之乘城而
守

大兵屢攻屢卻乃益兵攻之城陷世勳朝服北面望海再拜
自刎死我

朝賜通諡曰烈愍同時殉難者多於南北兩都論者謂

王師南下所不易拔者江陰涇縣合舟山而三文臣可紀者

通政使會稽鄭遵儉定西監軍御史餘姚梁隆吉俱全家自殺吏部主事福建林瑛與妻陳氏分梁自縊死楊鼎臣投井死尸部主事蘇州江用楫禮部主事會稽董元兵部主事福建朱萬年長洲顧珍臨山衛李開國工部主事長洲顧宗堯所正鄞縣戴仲明中書舍人山陰顧玠陳所學副使馬世昌或全家投井死或全家自焚死太醫院副使章有期率御醫童廣等自焚死武臣則左都督張名揚名振弟也錦衣衛李向榮總兵馬泰副將軍登雲杜芳夏霖解龍朱起光沈雲曹維周韓紹琦夏時霖張聖治薛三胄任則治童自齡等率兵民巷戰死諸生則張名甲名振之兄也順天顧明楫名振之幕賓也名甲奉祖先木主自焚死明楫衣巾入太廟題詩壁

小腆紀傳 卷四十三 九

上扼吭死又有福建林世英亦諸生也馬呈圖貢圖名振妻馬氏之姪也此外則湮沒無可考焉我

朝賜遵儉瑛用楫元萬年珍開國宗堯仲明通諡俱節愍名揚諡烈愍補

沈履祥號復菴慈谿人崇禎丁丑進士知侯官縣調甌甯南都立上治安責成二疏頗見採納魯王監國授御史督餉台州辛卯八月

王師攻舟山道出台州城陷走山中被獲不屈殺於野家人求其屍得首於桑園得身於積屍中以其有服帶可據合而紉之以葬焉我

朝賜通諡曰節愍

| | | | | | | | | | | | |
|------------|---------|---------|---|--|--|--|--|--|--|--|--|
| 小腆紀傳卷第四十三終 | 小腆紀傳 | 卷四十三 | 十 | | | | | | | | |
| 男承禮 編輯 | 仁和魏錫曾參校 | 會稽梁繼元覆校 | | | | | | | | | |

小腆紀傳卷第四十四

前翰林院檢討加詹事府贊善銜六合徐肅撰

列傳第三十七

陳子龍

沈廷揚 沈始元等

林汝翥 林奎 葉子器

張煌言 羅子木等

陳子龍字臥子華亭人幼穎異善今古文偕郡人立幾社海

內宗仰之與江右艾南英爭詆不相下登崇禎丁丑進士授

惠州推官改紹興折節下士東陽諸生許都者副使達道孫

也見天下將亂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子弟思得一當同郡舉

人徐孚遠見而奇之謂子龍曰許都國士朝廷方破格求才

倘假以職隱然干城也子龍因與都遊數薦之上官不能用

小腆紀傳 卷四十四

東陽令姚孫裴桐城人以備亂斂士民資坐都萬金不得適

義烏奸人假中貴名招兵事發令謂都結黨謀逆持之急時

都有母喪會葬山中者數千人令疑為變遽告監司王雄遣

使收捕都黨執令痛笞之旬日間聚眾數萬下東陽義烏浦

江遂逼郡城巡按御史左光先急調撫標兵行勦民各保寨

拒敵官兵大敗雄欲撫之語子龍曰賊聚糧據險官兵不能

仰攻非久持不克我兵萬人止五日糧奈何子龍曰都舊識

也請往察之單騎入都營諭令歸降待以不死乃挾都見雄

復挾之徇山中散遣其眾都乃以二百人隨子龍來降光先

竟殺都等六十餘人於江滸子龍救之不得大恨以招撫功

擢兵科給事中子龍深痛負都不赴也南都立以原官召用

子龍疏言自古中興之主如少康周宣皆躬親武事三代之

後漢之光武唐之肅宗莫不身先士卒故能光復舊物從未

有深居法宮履安處順而可以戡定禍亂者臣瞻拜孝陵依

依北望不知十二陵尙能無恙否而先帝先后之梓宮何在

興言及此陛下當管膽臥薪宵衣旰食羣工庶尹亦宜砥礪

鋒鏑奮發意志以報讎雪恥是務竊聞山東河北義旂雲集

拭目以望南師朝廷晏然置之度外何以收三齊抗手之雄

慰趙魏悲歌之士乎臣恐天下豪傑知朝廷不足恃不折而

歸賊則羣然有自王之心矣伏望陛下速幸京營大閱復弭

節江滸大集舟師分命武臣一至蕪湖一至京口以視險要

固根本令一軍由歸毫以入汝雅次潼關一軍由襄鄧以攻

小腆紀傳 卷四十四

武關出廣漢巴蜀之甲燕晉之師則用之為奇兵為聲援逆

賊投首可計日待矣又言臣入國門再旬矣人情泄沓無異

昇平清歌漏舟之中痛飲焚屋之內臣不知其所終矣其始

皆起姑息一二武臣以至凡百政令皆因循遵養臣甚為之

寒心也時廷臣懲劉孔昭殿上相爭事無敢言者太僕少卿

馬紹愉陛見言及陳新甲主款事上曰如此新甲當恤羣下

愕然相顧少詹事陳盟曰可因命子郵且追罪嘗劾新甲者

子龍偕同官李清交章力諫之乃獲已未幾請召還故尙書

鄭三俊御史易應昌房可壯等並可之又上防守要策言防

江之計莫過水師海舟之設更不容緩請專委兵部主事何

剛訓練又疏備邊三書請收復襄陽皆當時至計而莫之能

用也尋戶部尙書張有譽以內批陞用子龍疏言計臣清端敏練百僚所服但古制爵人於朝與眾共之墨敕斜封覆轍可鑿萬一異日有姦邪乘間左右先容銓司不及議宰輔不及知而竟以內降出之臣等不爭則倖門日開爭之則已有前例立國之始願陛下慎持之也尋命采選淑女中官子龍言中使四出有女之家黃紙帖額閭井騷然明旨未經有司殊非法紀又收選內員慮市井無賴自宮希進先朝若瑾若賢皆壯而自宮者也皆不聽明年二月以時不可爲乞養去南都不守閏六月十日松江兵起子龍設太祖像誓眾稱監軍左給事中沈猶龍稱總督兵部尙書邀致水師總兵黃蜚吳淞副總兵吳志葵故巡撫王家瑞蘇松兵備李向中等爲

小腆紀傳

卷四十四

三

守城計閩中授子龍兵部右侍郎左都御史浙東授兵部尙書節制七省漕務八月三日松江破子龍以祖母在匿深山吳勝兆事獄詞連子龍子龍亡命同夏之旭奔嘉定告急於侯岐曾匿其僕劉馴家已遷崑山顧天達所當事跡至嘉定執岐曾別遣兵圍天達家獲子龍鎖舟中泊跨塘橋下乘間入水死時丁亥四月二十四日也猶戮屍弟子王雲收而葬之雲字勝時稱義士我

朝賜子龍專諡曰忠裕之旭等自有傳

沈廷揚字季明崇明人爲人多智好談經濟崇禎中由國子生爲內閣中書舍人時山東運道多梗議復海運廷揚疏言其便輯海運書五卷因戶部尙書倪元璐以呈請以廟灣六

船試之不一月廷揚上謁元璐驚曰我已言公去矣奈何尙在廷揚笑曰糧至矣元璐卽入奏帝大喜授戶部郎中往登州與巡撫徐人龍計海運事向來甯遠軍餉用天津船自登州候東南風轉至天津又候西南風轉至甯遠廷揚請從登州直達甯遠省費甚多尋命赴淮安專督海運事宜累加光祿寺少卿

王師之下松山也繞出經略洪承疇後糧道斷絕帝召廷揚議請行乃由天津口經山海關左達鴨綠江半月抵松山軍中呼萬歲比還而後餉不繼城遂陷甲申闖賊犯京師廷揚以部檄馳至淮上借漕糧二十萬甫發運而凶問至南都立命以原官督餉饋江北諸軍疏言臣歷年海運有舟百艘皆

小腆紀傳

卷四十四

四

高大完好中可容兵三百人水手皆熟知水道便捷善關今海運已停如招集水師加以簡練則二萬人之眾足成一軍亦長江之衛也疏上不報時廷臣有請由海道出師北伐者歎曰誠使是策得用願爲前軍已皆不行但命運米十萬餉吳三桂軍劉澤清在淮上欲得其舟廷揚曰須俟朝命澤清縱兵奪之時漕撫田仰爲馬士英私人一切軍務置不問淮上瓦解遂率部下歸崇明

大兵下江南廷揚航海入浙魯王監國加戶部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浙直令由海道窺三吳時田仰爲相忌之乃至舟山依黃斌卿隆武帝在閩授官亦如之時諸軍無餉競起剽掠浙東之張國柱陳梧爲尤甚乃密謂斌卿曰師以恢復

為名今若此則賊已將軍其戒之斌卿曰公言固是然將何以足食廷揚因為之定履畝勸輸法於是軍士不復敢掠松江提督吳勝兆之將舉事也送款舟山斌卿猶豫不欲應廷揚曰事機之來間不容髮奈何坐失之定西侯張名振慨然請行邀之為導乃謂之曰兵至必以崇明為駐劄地禁打糧然後可名振許之至崇明食盡名振違約登岸掠食舟泊鹿苑五更颶風大作自相擊軍士溺死者過半

天兵逆岸上合呼薙髮者不死名振與監軍都御史張煌言馮京第雜降卒中逸去廷揚歎曰風波如此其天意邪吾當以一死報國然死此無名乃呼謂遊騎曰吾都御史也可解吾之南京時丁亥四月十四日也至蘇我巡撫諭之降不可

小腆紀傳 卷四十四 五

曰事之不濟命也至江甯洪承疇以松山事與有舊使人說之曰公但薙髮當大用問誰使汝來曰經略廷揚曰經略死松山之難先帝賜祭十三壇建祠都下安得尙有其人遂與部下贊畫職方主事沈始元總兵官蔡德遊擊蔡耀戴啓施榮劉金城翁彪朱斌林樹守備畢從義陳邦定及從子甲十三人同日被刑死其親兵六百人斬於蘇之婁門無一降者訃至舟山哭聲如雷就地立祠祀焉贈戶部尙書我

朝賜通諭忠節 林汝翥字大藏福州舉人知沛縣天啓時緝妖人王普光黨有功擢御史巡視京城有民人曹大妻與富家奴角口服毒死內奄冒進傳國輿以眾掠富家用大錐刺其主刑官不問

汝翥捕得進進懼劾請受杖杖之五十國輿怒邀汝翥於道罵不已復杖之如進魏忠賢聞之大怒立傳旨收汝翥廷杖先數日羣奄毆殺萬燦汝翥懼乃逸至遵化巡撫及同列交章論救不得解卒杖之削籍歸一時強直之名大著南都授雲南臨沅道旋坐貶魯監國徵為兵部右侍郎總督義師與族人林一攻福清奎字子野崇禎癸未進士知海甯縣邑有妖人以劍術惑眾能緣壁走伏水中一二日不出聚黨千人聞都城陷將舉事奎捕殺之杭州不守兵士乘亂鼓譟乞餉奎罪其首者而如所請以城孤不能存棄官歸隆武帝召之黃道周督師命以戶部員外郎司餉改御史往諭浙西行至贛州召還授吏部文選司員外郎請託遂絕從扈汀州倉卒

小腆紀傳 卷四十四 木

不能及號慟返山中丁亥七月魯監國航海至長垣郡邑起兵應之奎別其父曰兒當死久矣作令城不守當死扈駕事不終當死若再苟延是以不令之名貽父母羞乃易履負戈雜旅徒中攻福清身被數創猶勒兵戰中流矢死汝翥被執服金屑死奎之友人葉子器者掌營中記室事被執使作書招奎子器揮絕命詞與之亦被殺我

朝賜汝翥通諭忠節奎烈愍 陳世亨不詳何處人官中書舍人丁亥秋魯監國入闕世亨以一旅復瑞安援兵莫繼被執不屈死 張煌言字元著號蒼水鄞縣人崇禎壬午舉於鄉父圭章刑部員外郎母趙感異夢生而神骨清道豪邁不羈能文章

善騎射帝以天下多故令諸生於試經義後試射矢三發三中常感憤國事願請纓及錢肅樂集師檄會諸鄉老煌言獨先至肅樂且喜且泣即遣之天台迎魯王授行人紹興監國賜進士加翰林院編修入典制誥出籌軍旅閩中頒詔之役自請為使釋二國嫌既歸累有建白丙戌師潰泛海將之舟山道逢富平將軍張名振偕扈監國入閩招討朱成功不奉命乃勸名振還石浦與戚爾侯黃斌卿為犄角加右僉都御史斌卿恆以降乩炫才能一日賓僚咸集乩降思澁煌言微笑之斌卿問故煌言曰僕亦有仙可不速而至斌卿固請煌言請出十題限十韻援筆立就一座歎服斌卿呼為張大仙云明年松江提督吳勝兆請以所部來歸斌卿不樂從乃與

小腆紀傳

卷四十四

七

故都御史沈廷揚御史馮京第共說名振應之遂監其軍以行至崇明颶風覆舟廷揚死名振墮水諸軍皆潰有百夫長者導煌言走間道復還入海時肅樂已奉監國出師於閩浙東山寨羣起遙應煌言復集義旅劄上虞之平岡諸山寨咸事鈔掠獨大蘭王翊東山李長祥與煌言而三履畝勸稅相安無擾己丑從居健跳庚寅斌卿誅監國入舟山召所部入衛加兵部右侍郎辛卯降將田雄官浙江提督以書來招峻拒之是秋舟山城破扈監國再入閩次鷺門時朱成功縱橫海上軍獨強遙奉永曆帝為號於監國則修寓公之敬而已惟煌言與名振以軍為衛成功因之有加禮煌言亦極推其忠嘗曰招討始終為唐真純臣也成功亦曰侍郎始終為魯

小腆紀傳 卷四十四

與吾豈異趣哉癸巳冬復間行入吳淞尋招軍天台明年軍吳淞以上游有夙約會名振之師入長江趨丹陽掠丹徒登金山望石頭城遙祭孝陵烽火連江江南震動而上游失期不至左次崇明甲午再入江掠瓜洲儀真蕪燕子磯而所期終不至遂乘流東返舟山是役也故南都誠意伯劉孔昭亦以軍會或謂煌言宜絕之煌言曰孔昭罪誠與馬阮等然馬阮再賣浙東而孔昭以操江親兵棲遲海上者累年則其心尚可原疾之已甚使為馬阮浙東之續將何補乎聞者服之是年名振卒遺言以部下歸之於是軍容始盛乙未成功書約大舉丙申駐天台冬又駐秦川丁酉

小腆紀傳

卷四十四

八

大兵遷舟山之民煌言還軍舟山既魯王去監國號乃通表滇中戊戌永曆帝遣使進成功延平郡王加煌言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我江督即廷佐以書招之煌言復以書曰夫揣摩利鈍指畫興衰庸夫聽之或為變色而貞士則不然其所持者天經地義所圖者國恨君讎所期待者豪傑事功聖賢學問故每遭雪自甘膽薪彌厲而卒以成功古今來何可勝計若僕者將略原非所長祇以讀書知大義痛憤國變左袒一呼甲盾山立晚晚此志濟則顯君之靈不濟則全臣之節遂不惜憑履風濤縱橫鋒鏑之下迄今餘一紀矣同儕漸廣晚節彌堅練兵海宇祇為乘時此何時也兩越失守三楚露布八閩羽書雷霆飛翰僕因起而匡扶帝室克復神州此忠臣義士得志之秋也即不然謝良平竹帛捨黃綺衣冠

一死靡他豈諛詞浮說足以動其心哉乃執事以書通視僕
僅為庸庸末流可以利鈍與衰奪者譬諸虎僕戒途雁奴守
夜既受其役而忘其哀在執事固無足怪僕聞之怒髮沖冠
執事固我明勳舊之裔遼陽死事之孤也念祖宗之恩澤當
何如怨憤思父母之患難當何如動念稍一轉移不失為中
興人物執事諒非情薄者敢附數行以聞焉七月成功與師
以監軍會之北行泊舟羊山山故多羊殺之則風濤立至軍
士不能戒烹之羊熟而禍作碎船百餘義陽王溺焉遂返旆
之舟山治舟己亥五月會於台悉師以行次崇明沙謂成功
曰崇沙為江海門戶有懸洲可守不若先定之以為老營脫
有疎虞進退可據不聽因請以所部為前軍時

小腆紀傳

卷四十四

九

太兵於金焦間以鐵鎖橫江謂之滾江龍潭家洲岸皆西洋
大礮煌言孤軍出入其間成功遣將助之令善泅者截斷滾
江龍將奪上流木城而舟多為礮沒不得前乃登舵樓焚香
祝天飛火夾船下遂以十舟窮江渡木城俱潰明日成功至
城中出戰不利成功欲趨金陵煌言欲先鎮江成功曰我頓
兵鎮江金陵援騎朝發夕至奈何煌言曰我以偏師水道薄
觀音門金陵自救不暇豈能他顧遂襲儀真未至五十里而
士民迎降六月二十七日成功來告鎮江之捷煌言兼程還
抵觀音門致書成功請以步卒陸行赴白下乃成功從水道
來

大兵之征黔者凱旋聞信馳至同城守於是嚴備己具秋七

月朔以哨卒七人乘虛掠江浦取之初四日成功水師方至
次日蕪湖降書至成功慮江楚援師屬煌言駐蕪湖以控上
游煌言乃相度形勝一軍出溧陽窺廣德一軍鎮池州截上
流一軍拔和州以固采石一軍入甯國以逼徽州傳檄郡邑
大江南北相率送款郡則太平甯國池州徽州縣則當塗蕪
湖繁昌宣城甯國南陵太平旌德涇縣貴池銅陵東流建德
青陽石埭含山巢縣舒城廬江建平高涇深陽州則和州廣
德無為凡得四府三州二十二縣煌言考察官吏黜陟廉明
江楚魯衛人士多詣軍門受約束八月方詣徽郡受降而江
甯之敗聞乃亟返蕪湖初煌言貽書成功曰師不可老老則
生變宜速遣諸將分徇近邑如金陵出援我則首尾相擊如

小腆紀傳

卷四十四

十

其自守我則堅壁以待倘四面克復則收兵鱗集金陵在我
掌中矣成功以果捷自驕又聞江北如破竹勢謂城可旦夕
下但命八十三營牽連立屯釋戈開宴軍士捕魚縱酒為樂
而官軍之各路援師已長驅至偵其不備以輕騎穴城出襲
破前鋒擒其將余新倉猝間士氣已餒拔營遁壘窳未安
大兵復傾城出諸營瓦解成功之良將甘輝馬賊被擒死遂
大敗成功亟登舟乘流下海鎮江諸師并撤去先是鎮江之
捷有潛督以援兵中道溺死松江水師提督馬逢知密以書
請降自巡撫而下皆欲出走以故力勸成功持久觀變至是
江督即廷佐復以書招嚴拒之廷佐乃發舟師扼其歸路煌
言與諸將議入鄱陽招集故楊萬諸子弟號召江楚八月七

日舟次銅陵與援師之自楚來者遇奮擊之沈其四舟已而
夜戰不利義士魏耕請赴英霍山寨乃焚舟登陸士卒尙數
百人初之霍山已受撫乃轉入英山甫度東溪嶺而追者至
眾皆竄相從止一童一卒迷失道路茫茫無所歸念皖有故
人賣藥於高許埠姑投之則故人無在也故人之友亦以觀
變自江上來者識爲張司馬憐其忠悃教之由樅陽渡黃湓
溯江而上抵東流之張家灘登岸走建德祁門亂山間比又
病瘧力疾趨休甯買舟入嚴陵已復山行自東陽義烏出天
台達海埔樹蘓鳴角招集散亡成功聞之亦遣兵來助海上
有長亭鄉者多田而苦潮乃募義民築塘捍之遣使告敗於
行在且引咎上專敕慰問晉本部尙書庚子駐師林門尋駐

小腆紀傳

卷四十四

十一

桃渚辛丑入閩次沙關時成功欲取臺灣以休士已抵澎湖
乃遣幕客羅子木以書責成功謂軍有寸進無尺退今一入
臺則兩島並不可守是孤天下之望也不聽會有遷界之役
煌言頓足歎曰棄此十萬生靈而爭紅夷乎復以書招成功
謂可乘機取閩南卒不聽乃遣書故侍郎王忠孝都御史沈
佐期徐孚遠監軍曹從龍勸其力挽成功而終不能用於是
以孤軍徘徊兩島間已聞滇中事急復遣子木入臺苦口責
之成功以方得臺不能行無已乃別遣職方郎中吳鉏挾帛
書入鄖陽山中說十三家軍使之撓楚救滇而十三家已衰
傲不敢出壬寅滇中陷成功亦卒於臺乃哭曰已矣吾無望
矣復還軍林門會閩南諸遺老以成功卒謀復奉魯王監國

貽書來商喜甚卽以書約故尙書盧若騰而下勅以大舉又
擬上詔書一道並約成功子經勸以亞子錦囊三矢之業厲
兵束裝以待是年我浙督與安撫使各以書相招煌言謝之
略曰不佞所以百折不回者上則欲匡扶宗社下則欲保捍
桑梓乃因國事之靡甯而致民生之愈蹙十餘年來海上芻
蕘糗糒之供樓櫓舟航之費敲骨吸髓可爲惕然況復重以
遷徙訖以流離哀我人斯亦已勞止今執事旣以保民息兵
爲言則莫若盡復濱海之民卽以濱海之賦畀我在貴朝旣
捐棄地以收人心在不佞亦暫息爭端以俟天命當與執事
從容羊陸之交別求生聚教訓於十洲三島間而沿海藉我
外兵以禦他盜是珠厓雖棄休息宜然朝鮮自存艱貞如故

小腆紀傳

卷四十四

十二

特恐執事之疑且畏耳則請與幕府約但使殘黎朝還故土
不佞卽當夕挂高帆不重困此一方也又復督府書曰執事
新朝佐命僕明室孤臣區區之誠言盡於此時閩南消息旣
杳鄭經則偷安海外因悒悒日甚甲辰六月乃散軍居南田
之懸壘懸壘在海中荒瘠無人烟惟山南有汶港可通舟楫
其北則峭壁巉巖人不能及遂誅茅以居從者祇故參軍羅
子木門生王居敬侍者楊冠玉將卒數人舟子一人
朝議謂煌言不死海盜且復逞也奉

旨購之有司繫累其妻子族屬以待募得其故校使投舟山
之普陀僞爲行腳僧以伺會煌言告糴之舟至糴人昵其故
侶且爲僧不之忌故校遽出刀脅之駢殺數人最後者乃告

之口雖然公則不可得也公蓄雙猿覘動靜船在十里外猿
輒鳴樹杪公得為備矣故校乃於夜半潛上山背攀蘿踰嶺
而入暗中執煌言並子木冠玉舟子三人七月十七日也越
二日至甯波我提督張燕以客禮舉酒屬曰遲公久矣曰父
死不能葬國亡不能救死有餘罪今日至此速死而已燕遣
官護之入省出甯波城再拜曰某不肖有孤故鄉父老二十
年之望登舟危坐夜半有坐蓬下唱蘇武牧羊曲者煌言披
衣起扣舷和之酌酒勞曰爾亦有心人也吾志已定爾無慮
叩其姓名則防卒史丙也渡泉塘舟中拾一箋句云此行莫
作黃冠想靜聽先生正氣歌煌言笑曰此王炎午後身耳比
至杭州供帳如上賓舊時部曲許存問官吏願見亦弗禁有

小腆紀傳

卷四十四

十一

賄守兵以一睹為幸者九月七日赴市遙望鳳凰山曰好山
色賦絕命詞挺立受刑年四十五子木冠玉舟子並從死子
萬祺械至鎮江先三日死初煌言之入海也風飄至一荒島
夢金甲神告曰贈君千年鹿遲十九年還我果得一蒼鹿食
一臠積日不饑比糴人未返占課大凶徘徊假寐又夢金甲
神來方呼居敬告之言未既而兵入蓋十九年云浙人張文
嘉萬斯大葬諸南屏山麓子木等附焉子木名綸以字行溧
陽人已亥見煌言於江上嘗參朱成功軍不樂奉父復就煌
言中道與
王師遇格鬪墮水比救起則父已被縛去思出奇計救之不
得嘔血瀕死煌言勉以立功報讎遂相依以及於死冠玉鄞

人制府以其年少將脫之固請從死居敬字畏齋黃巖人以
計逸為僧故校以誘執煌言功授千戶奉令巡海猝遇煌言
舊將憤其害主也突刺殺之我
朝賜煌言通諡曰忠烈

小腆紀傳

卷四十四

十四

男承禮編輯
仁和魏錫曾參校
會稽梁繼元覆校
小腆紀傳卷第四十四終

小腆紀傳卷第四十五

前翰林院檢討加詹事府贊善銜六合徐鼎謨

列傳第三十八

王之仁 子鳴謙

張鵬翼 弟鵬飛 季熊

張名振 揚復 文王

王朝先

阮進 阮駿

周鶴芝 弟瑞

鄭遵謙 鄭彩

王之仁直隸保定人官定海總兵宏光時掛鎮倭將軍印乙酉夏南都既覆鄞縣紳士錢肅樂與諸生華夏等六人起義故太僕謝三賓家富耦國方西行納款歸密使貽書之仁曰翁翁訛訛出自庸妄六狂生而一穉紳和之將軍以所部來

小腆紀傳 卷四十五

斬此七人則事定矣某當奉千金為壽穉紳者肅樂年未四十也會肅樂亦遣諸生倪懋熹勸之仁來歸之仁兩答之期十五日至至則大會諸鄉老突出三賓書數其罪三賓叩首乞命願出萬金助餉之仁遂從肅樂締盟其城守魯王監國封武甯伯分守西興尋進侯既江上諸軍與

王師屢戰不勝西望心灰之仁上疏監國曰事起日人人有直取黃龍之志乃一敗後遽欲以錢塘為鴻溝天下事何可忍言臣願以所隸沈船一戰今日死猶戰而死他日即死恐不能戰也明年三月朔

王師驅船開堰入江張國維救各營守汎命之仁率水師從江心襲戰會東南風大起之仁揚帆奮擊碎舟無數鄭遵謙

獲錢甲八百餘副諸軍繼之遂大捷踰兩月諸軍以糧乏潰

監國航海之仁載其妻妾二子婦幼女諸孫沈諸蛟門外再

拜捧所封敕印投焉乃立旗幟張鼓吹揚帆抵松江我冠登

岸眾謂其降也護至金陵洪承疇令其易服薙髮之仁笑曰

我握兵柄爵通侯謀人國事而無成死固分也然葬於波濤

身死不明故就此以求死耳遂見殺子鳴謙字益公之仁既

封侯鳴謙襲鎮倭將軍駐定海之蛟關有張國柱者劉澤清

部將也依鳴謙於海上有弓箭手五百人劫鳴謙掠餘姚行

朝震恐亦署國柱以將軍之仁死黃斌卿誘殺鳴謙而並其

眾國柱再爭之亦敗

張鵬翼字耀先諸暨人世以軍功授職弟鵬飛季熊皆有勇

小腆紀傳 卷四十五

二

善戰鵬翼初以總兵掛淮海將軍印遷中府左都督乙酉五月南都亡與右都督徐洪瑋率兵六千航海至越江上師起即斬將自守駐江干潮至帳淹無敢離伍者魯監國封為永豐伯出鎮衢州明年六月

大兵至標下副將秦應科等約為內應城破巷戰與弟鵬飛

同被執不屈自刎死洪瑋亦死季熊禦嚴州戰敗力竭匿村

巷中追騎至令村民獻之季熊突出大吼曰大丈夫肯避爾

者邪復手刃數十人援絕躍上屋拾瓦四擊坐屋脊罵攻益

急拔鞞刀自刎屍直立三日不仆時稱張氏三忠云我

朝賜鵬翼通諡曰烈愍

顧勛會稽人魯監國封忻誠伯江上之敗也助守嚴州與

王師相拒累日闔家慘死

張名振字侯服江甯人少伉爽有大略壯遊京師太監曹化淳延為上賓化淳以王安門下故與東林親名振亦遂得與復社諸人通聲氣熊開元之廷杖也名振陰屬杖者得不死而實未嘗識面也崇禎癸未授台州石浦遊擊南都破安撫使至浙東不受命魯王監國加富平將軍時黃斌卿鎮舟山名振與相犄角議由海道窺崇明擾三吳以為錢塘援未行而江上潰監國脫方國安之危走石浦南田名振棄石浦扈監國會斌卿誘殺王鳴謙叛將張國柱悉定海之眾以攻舟山斌卿求救名振破走之名振既與斌卿為兒女姻又拯其危乃勸斌卿納監國斌卿不從適永勝伯鄭彩至以其軍扈

小腆紀傳

卷四十五

三

監國入閩名振得封定西伯請歸浙中招部曲及還而石浦已歸附我

大清乃入舟山依斌卿斌卿見其勢孤稍侮之丁亥我松江提督吳勝兆謀叛通書舟山請一軍合力向南都斌卿猶豫不欲應名振方有自遠之志沈廷揚張煌言等又慫恿之遂自以其軍赴約請之監國給敕印二百道命煌言為監軍太常寺丞任文正副之賜給事中徐孚遠一品服充行人司聯踪二千餘北上次黃連港惡其名將移之白沙傳令洗礮龍驚浪鼓颶風大作全軍盡覆弟名遠被擒死之名振於洪濤中浮篷上不死登岸暗行二十里遇僧一泓者為剃髮易服一泓為

王師所誅而名振獲免復入海斌卿標將朱玟欲因是殺之斌卿未之許而以其無軍益侮之名振乃託言屯田避之南山初名振之救斌卿也部將阮進最有功斌卿不德名振而忌進之為名振用也間進使叛及北發進以不習三吳水道辭取船二十艘脫歸閩海招軍頗盛得封蕩湖伯既而監國所復閩地盡失名振自南田復健跳所招進復與合扈監國駐健跳斌卿既不奔問官守進告羅又不應怒結平西伯王朝先傳檄謂海上諸島滄洲稍大共誅斌卿奉王駐軍名振故與斌卿姻好陽阻之而諸軍卒擊殺斌卿己丑冬十月監國入舟山名振晉侯爵太師當國王朝先有標槍手八千既誅斌卿弁其軍一不以付名振名振忌而襲殺之其部將張

小腆紀傳

卷四十五

四

濟明跳而降於

王師為前導辛卯八月分道並進名振以蛟關天險海上諸軍熟於風信敵必不能猝渡乃留阮進守橫水洋弟左都督名揚安洋將軍劉世勛守舟山自帥兵奉監國搗吳淞以牽制之或謂曰物議謂公藉此避敵名振曰吾母妻子弟皆在城中吾豈有他心哉尋阮進敗死九月丙子日午刻諸軍力不支城陷時名振會師火燒門外離城六十里候潮長還救突見城中烟焰蔽天知不可救乃解維去尋聞母范氏妻馬氏弟名揚偕其幼弟及妾闔戶舉火自焚死慟哭曰臣誤國誤家死不足贖奮身欲投海監國與諸將救之乃止乃復扈監國航於海明年春次於鷺門收餘燼往見朱成功成功大

言曰汝爲定西侯數年所作何事名振曰中興成功曰安在名振曰濟則徵之實勸不濟則在方寸間耳成功曰何據祖而示之背赤心報國四字長徑寸深入肌膚成功愕然謝曰久仰老將軍大名奈多憎之口何出歷來謗書厚尺許名振遽火之成功待以上賓行交拜禮指腹聯姻贈以萬金哆囉呢五十匹日本刀一口爲名振聘王氏女秋拜名振爲總制犯漳泉戊辰春名振請兵北上與之兵二萬糧三艘獲叛將金允彥於金塘山磔之祭死事諸臣仁武伯姚志倬誠意伯劉孔昭偕其子永錫以眾來依號召舊旅破京口截長江駐營崇明尋被讒撤回廈門甯靖王術桂爲力辨於成功及相見語至夜分更益以兵而令陳輝王秀奇洪旭周全斌偕行

小腆紀傳

卷四十五

五

至羊山颶風折兵十之一惟名振全軍無恙九月復駐平陽糧絕名振與士卒同餓有太師枵腹我輩忘飢之謠軍得不散十二月朔我崇明駐防兵萬餘馬三百匹乘凍涉江入平陽沙名振鼓眾迎之浴日將軍王善良挺矛當先姚志倬任麟王有才以三百人衝其左張煌言王浚以三百人突其右崇明兵大敗無一返者甲午春正月名振以上游有蠟書請爲內應率海艘數百迺流而上再入京口掠儀真至觀音門十三日泊金山遙祭孝陵設醮三日揮淚題詩云十年橫解一孤臣佳氣鍾山望裏眞鶴首義旗方出楚燕雲羽檄已通閩王師桴鼓心肝噎父老壺漿涕淚親南望孝陵兵縞素會看大纛禡龍津越二日掠輜重東下旌旗蔽江四月復以海

艘上鎮江焚小閘至儀真索鹽商助餉金不得焚六百艘而去尋以海船六十入山東登萊諸處直抵高麗乃遣乙未成功拜名振爲元帥陳輝洪旭陳六御副之統二十四鎮入長江我甯波守將張洪德降名振養爲義子進攻舟山我鎮將巴臣功之中軍陳虎力戰死臣功降授爲鐵騎鎮改名巨輿名振徒步入城痛哭以祭其母哀動三軍是年十一月我台州副將馬信降於名振名振不之信納母爲質許之將入見而名振已寢疾丁未戊刻有大星隕海光芒如電有聲亥刻名振起坐擊牀連呼先帝數聲而逝葬於蘆花畧有白鶴成羣盤旋數日而去遺言以所部歸張煌言論者謂陶謙之讓豫州不是過也

小腆紀傳

卷四十五

六

焦文玉楊復葵皆山西人張名振標下副將也以誅黃斌卿功晉總兵文玉善射有膽略後負重傷自刎屍不朽妻張氏葬之畢亦自刎有夫忠婦烈之哀復葵以標將挾之投誠赴水死王朝先舟山人或云故土司以調征塞上入內地驍勇善戰初從張國柱王鳴謙入海黃斌卿三書招之朝先以二艦渡橫水洋斌卿標將朱玖陸偉以假迎劫之朝先跳水免妻子死焉旣見斌卿留之部下而不以事任鬱鬱不得志張名振解衣衣之贈千金朝先心歸焉請於斌卿徇海邊劄奉化之鹿頭鎮有眾數千名振以之歸魯監國己丑秋朝先取糧溫台斌卿標將黃大振得罪構之曰將軍家口標屬被本爵鈔

沒以將軍久假不歸有懷二心故也某以苦諫獲戾故出亡耳朝先久蓄恨聞之則大怒厲兵誓師奏斌卿罪狀命與阮進水陸並進名振泣諫曰臣與斌卿聯姻路人所知今以朝先一言而加兵其如物議何監國手救和解之朝先卒與進擊殺斌卿分其水陸軍資甲仗一不以付名振漸自恣監國入舟山封平西伯標下呂廷詔張濟明王文龍俱總兵范可師萬時輅俱監軍郎中鄭彩之為朱成功所敗也名振進因而墮之朝先又不與合用是相水火辛卯二月名振偽為治兵南田者朝先不之覺散遣士卒於民舍名振粹至朝先手格數十人而死張濟明跳城奪哨船投誠於我大清願充先鋒定海氛於是舟山虛實盡洩論者謂舟山之

小腆紀傳

卷四十五

七

亡由朝先死也

阮進會稽人舵工也為盜海上善水戰張名振拔為水營將嘗率一艦破賊船三十餘號遂知名黃斌卿之為張國柱所攻也求救於名振進以四舟衝圍柱營乘濤發礮所當輒糜碎國柱僅以身免斌卿既獲救又忌進為名振用以計問之進為所惑名振北應吳勝兆進以不習三吳水道辭取船二十艘軍資器械數萬脫歸閩海從魯監國於長垣以功封蕩湖伯己丑三月監國所復閩地盡失名振自南田復健跳所招進合兵扈監國駐蹕七月壬午

王師圍健跳進以樓船數百赴援金鼓震天

王師解圍去已而進軍飢恃昔日有保全舟山功以百艘告

羅斌卿不之應進怒平西伯王朝先方有憾於斌卿聞之與進相結罪狀斌卿傳檄致討斌卿求和名振故與斌卿姻好已許之進卒擊殺斌卿監國入舟山論功晉太子少傅辛卯秋

王師大舉逼舟山名振奉監國航海進守螺頭門八月辛酉王師試舟海口進以三舟突陣奪樓船一戰艦十餘艘獲十

一人縱之還丙寅大霧咫尺莫睹王師以小舟探水尾戰艦直突螺頭門進遇之橫水洋以火

越五年乙未延平王朱成功遣英義伯阮駿圍舟山我守將

巴臣功降明年八月

小腆紀傳

卷四十五

八

王師再至駿力竭赴海死距進之死蓋六年矣又有英義將軍左都督阮美阮驥皆進從子也而駿尤著

周鶴芝九京福清之榕潭人也讀書不成去為盜於海上饒機智能指揮其儕輩往來日本日本三十六島各有王統之國主居東京擁虛位權則大將軍掌之其三十六國王則如諸侯之職撒斯瑪王者於諸島為最強大將軍昵焉鶴芝既久於日本與撒斯瑪王結為父子嘗微行至家為有司跡繫獄三年賄吏得解為盜如故久之受撫以黃華關把總稽查商船乙酉秋隆武帝加水軍都督副黃斌卿駐舟山遣人至撒斯瑪訴中國喪亂願假一旅撒斯瑪王慨然許之約明年四月發兵三萬戰艦軍資器械自取諸其國自長琦島至

東京三千餘里馳道橋梁驛遞公館修輯以待中國使臣之至鶴芝大喜益備珠璣玩好之物以悅之參謀林箭舞爲使期以四月十一日東行而斌卿止之曰大司馬余煌書來云此吳三桂之續也鶴芝怒而入閩張肯堂出師北征以鶴芝爲前將軍鄭芝龍之將降也以書招鶴芝計事至則降已決鶴芝與監軍朱永祐流涕諫不聽鶴芝曰某海隅亡命耳無所輕重所惜明公二十年威望一朝墮地爲天下笑請得効死於前不忍見明公之有此舉動也抽刀自刎芝龍起奪之數日芝龍竟北去遂與永祐移軍海壇明年丁亥二月復海口鎮東二城以箭舞及總兵趙牧守之魯監國封爲平彝伯五月海口復失箭舞牧皆死之鶴芝度

小腆紀傳

卷四十五

九

王師勢盛不能抗乃退守火燒嶼七月從魯監國會師攻福州敗績己丑冬監國駐蹕舟山進侯與其弟閩安侯瑞分屯溫州之三盤嶼以爲犄角居無何與瑞有隙監國命武陵人胡明中往解之至則搆之益甚瑞遂南依鄭彩鶴芝亦北依阮進彩之扼於朱成功也鶴芝欲結好成功與進擊破彩眾舟山亡依成功以終瑞字雲麟從魯監國禡牙舉事得封伯旋進侯後亦依成功庚子五月拒

王師於海門與五府陳堯策俱戰死

鄭遵謙字履恭會稽諸生山西僉事之尹子也放誕喜結客扛鼎擊劍之徒日盈其庭妻嘗殺人推官陳子龍論坐之東陽許都救以免後都作亂遵謙將從事其叔扇戶不聽往乙

酉杭州降乃集其徒號義興軍舉旗過清風里殺我山陰知縣彭萬里署紹興知府通判張榛取庫中兵仗給士卒表迎魯王監國諸義旅一時並起詔爲義興將軍與熊錢諸軍分守小巽號眾數萬明年偕諸軍戰江上獲鐵甲八百餘副後爲田仰方國安王之仁輩所扼勢寢衰江上潰之尹投水死遵謙從監國入海晉封義興伯偶與鄭彩爭洋船有隙及彩讎殺熊汝霖遵謙益不平彩乃詐撲部將吳輝令扶傷就遵謙求書投鄭鴻達遵謙過輝船送之被掄輝既掄而慙伏艙底不出遵謙呼曰汝鄭彩所養殺我豈出汝意而相避乎輝出遵謙乞隻雞孟黍哭奠汝霖畢蹈海死遵謙之妾金四姐者痛夫之死束髮像彩每祭寸斬以侑食彩聞又沈之我

小腆紀傳

卷四十五

十

朝賜通諡曰節愍

鄭彩芝龍從子或曰鴻達子者誤也宏光時以水師副將偕鴻達守鎮江乙酉四月

王師渡江鴻達彩自杭州奉隆武帝入閩福京立封永勝伯充御營右先鋒出江西明年四月吉安陷彩棄廣信奔入杉關

王師乘之克撫州永甯王慈炎死之上震怒削彩職令戴罪圖功闖敗彩以所部入海適張名振奉監國魯王至舟山守將黃斌卿不之納監國跋窺無所歸彩乃奉之入閩次中左所芝龍已投誠密令彩執監國歸命彩匿監國以南夷貌類者服監國冠服居舟中謂守者曰事急則縊以示之監國獲免時

成功亦駐廈門以唐魯舊嫌不欲奉監國彩乃改次長垣明年丁亥正月監國以彩為元帥封建國公自是專橫大學士熊汝霖每折之又與義興伯鄭遵謙爭洋船有隙會戊子正月元夕熊鄭兩家相問遣部將李茂遠以合謀告變彩襲殺汝霖並遵謙劉中藻攻福甯彩掠其地諸鎮遂大惡之己丑閩地盡失張名振自健跳所遣使迎監國彩乃棄去與弟定遠伯聯據廈門將有事於海南戒聯曰飢虎不可為鄰國姓揚帆往來宜備之聯不之信未歸聞聯死求援於張名振名振方自結於成功不應而反以墮之成功度彩已困遣其將洪政折矢招彩乃以所部付之歸老廈門己亥秋坐廳事忽見熊鄭擁兵入驚撲階下七孔流血死

小腆紀傳 卷四十五

十一

小腆紀傳卷第四十五終

男承禮編輯
仁和魏錫曾參校
會稽梁繼元覆校

小腆紀傳卷第四十六

前翰林院檢討加詹事府贊善銜六合徐鼎

列傳第三十九

義師一

凌駟 從子潤生 高馬元驥 謝陸

沈迅 弟遜 劉孔和

殷淵 宋湯齊 郭珩 吳易 孫兆奎 沈自明

華飛 吳世倫 趙汝珪 吳鑑 周源 陳坦

張安遠 陸世倫 茹略文 周志 任源 陳坦

徐志斌 李伯含 盧象觀 毛重泰 許用 德

潘文煥 李伯含 閻應元 馮厚敦 張龍文

黃毓祺 徐趨 顧杲 巢之梁 朱龍某

沈猶龍 陸明永 李待問 周室瑜 朱集璜 陶瑛

王湛 魏虎臣 蔡仲昭 侯嗣曾 弟岐 元潔

黃醅耀 弟淵耀 麻三衡 金聲 姜孟卿 等

邱祖德 沈壽堯 麻三衡 尹民興 吳初浣 弟

吳應箕 龐昌胤 裴君量 謝琢 錢國華 弟石磐

周損 傅夢鼎 傅謙之 王嫻 馮宏圖 弟

李虞夔 子宏 萬練 等

凌嗣字龍翰歙縣人崇禎癸未進士以主事贊畫督師李建泰軍建泰降賊嗣遁至臨清募兵三千權州印部署鄉勇斬偽防禦使王皇極等三人復臨清濟甯傳檄山東遠近響應於是土寨來歸者甚眾與德州謝陞遙相應已聞南都立聞

道遣人上疏言臣以鉛槧書生未諳軍旅先帝過簡置之
間遭值危亡不能以死殉國乃以萬死餘生糾集義旅討擒
偽逆誠欲自奮其桑榆之效然不藉尺兵不資斗粟徒以忠
義二字激發人心方今賊勢猶張東師漸進臣已上書彼國
大臣反覆懇切不啻如秦庭之哭矣然使東師獨任其勞而
我安享其逸東師克有其土而我坐受其名恐無以服彼之
心而伸我之論爲今日計或暫假臣便宜權通北好合兵討
賊名爲西伐實作東防俟逆賊既平國勢已立然後徐圖處
置之方若一與之抗不惟兵力不支萬一棄好引讐并力南
向其禍必中於江淮矣臣南人也卽不肖而有功名之想尙
可幾幸於南但恐臣一移足大河之北便非我有故忍苦支

小腆紀傳

卷四十六

二

據於此以爲他日收拾河北畿南之本夫有山東然後有畿
南有畿南然後有河北臨清者畿南河北之樞紐也與其以
天下之餉守淮不若以兩河之餉守東乞擇使臣聯絡北方
以弭後患宣慰山東以固人心又言膠州對岸爲廟灣宜設
水師一旅與青齊義勇相結援東郡可不勞而下而是時朝
議方以江北分四鎮無一人計及山東者疏入不省駟孤軍
難自立亦時與我

大清通書問東昌下駟南走大名我

朝以兵科給事中印劄招之駟懸之陳橋驛獨身至南都入
對授監察御史代陳潛夫巡按河南駟疏言臣今與各寨將
領約分地畫守做古人合縱之策一寨破約各寨致討以長

河爲邊垣以各寨爲州縣以守爲戰以農爲兵臣寢食於河
創痕風裂不敢自逸詔吏兵二部給空札百餘以待歸正之
人實無一軍相策應迨許定國李際遇既降導我兵南渡駟
行部至歸德以土兵數百守城遊擊趙推說降駟斬以徇次
日率兵出西城斫營而守者已開東北門迎降我豫親王多
鐸下令須生致凌御史否且屠駟乃以兩印投井中命參將
吳國興齎敕旨並遺疏入奏云臣誓不受辱屬者仰藥引劍
兩被強持因思慷慨而殃及小民何如從容而善全大節臣
母年七十登第未遑一省子年四歲尙未識面受命疆場義
不返顧伏乞大奮乾斷速定戰守之策則臣死之日猶生之
年南向拜訖單騎見豫王從子潤生從焉豫王曰御史私渡

小腆紀傳

卷四十六

三

河復抗大軍何也駟曰以大明官歸大明何云私職授監軍
恨兵微不得一戰何云抗長揖不拜豫王手金爵賜之酒駟
曰天性不飲也越日無降意乃取學道蔡鳳監軍道吳琦於
階前斬之顧駟曰公以首領易虛名乎遺以大帽貂裘革鳥
不受強留之中夜謂潤生曰吾忍死守此土以爲江南屏蔽
今已矣遺書豫王曰願貴國無負初心永敦鄰好大江以南
不必進窺否則揚子江頭凌御史卽錢塘江之伍相國也與
潤生同縊死豫王殯之察院署吏民皆哭失聲事聞贈兵部
侍郎潤生御史

馬元駟德州貢生謝陞諸生也時香河知縣宗室帥欽乘官
走吳橋爲防禦使閻傑囚之德州又酷比餉銀民不堪命元

驛陞因之一呼而起執傑與偽州牧吳徽文嚮而食之奉帥
欽權稱濟王移告遠近殺偽官克青登萊諸州皆堅壁自守
陞卽南中謫傳以爲故相謝陞者也

許來春泰安州人甲申三月京師陷知州朱萬欽聞之逃偽
防禦使牌示軍至軍妻軍去民妻入字州人大懼來春與原
任遊擊高桂糾槍手百餘人伏南城外四月丙戌奪門入執
偽防禦並其黨數十人斬之偽將郭昇自兗州來攻陷州城
來春與桂死之同死者治中蕭協中生員國鈺投井死舉
入徐柵城頭罵賊死生員王德昌巷戰死房伯龍黃應瑞劉
孔訓蕭獻吉楊應薦胡會隆趙聖文先後不屈死布衣馮魁
軒閔家自焚死

小勝紀傳 卷四十六

四

沈迅萊陽人迓其弟也迅中崇禎辛未進士由知縣考選得
刑部主事大志恨結楊嗣昌改兵部尋擢兵科給事中數言
事皆中旨初廷臣好言兵者任事輒憤敗獲罪於是更諱言
兵迅極言其弊乞救廷臣五日內陳方略帝從之擢禮科都
給事中尋以薦高斗光爲鳳陽總督謫國子博士復官未赴
而京師陷家居與迓設砦自衛迓短小精悍馬上舞百斤鐵
錐兄弟率里中壯士捕土寇略盡

王師被砦闔門死之我

朝賜通諡曰節愍

劉孔和字節之長山人故大學士鴻訓子也長八尺目炯炯
如電平居論天下事輒憤激鬚怒張甲申三月起兵長白

山殺偽官率眾南下劉澤清使客說之乃以兵屬焉澤清故
武人不知書既貴好爲詩嘗大會詫示坐客眾交口譽之孔
和仰視不語強問之則大言曰國家舉淮東千里付足下未
聞北向發一矢詩卽工何益國事况未必工邪澤清怒罷酒
坐客惶懼孔和拂衣徐出澤清益不平遣壯士追及舟中拉
殺之時朝命孔和爲副總兵命下而孔和死數日矣處士聞
再彭靳壁星重金購遺骸不可得時年三十一著有日損堂
集嘗贈友人王遵坦句云都無殺者黃江夏豈有食之嚴鄭
公人以爲詩識云

殷淵雞澤諸生父太白官監軍副使以事爲督師楊嗣昌所
殺淵志欲報讐賊破雞澤尋陷京師偕諸生黃公祐等約出

小勝紀傳 卷四十六

五

中壯士誅賊所置官僞令秦植踰走乃入城行服臨禮義
聲大震已爲奸人所乘被殺又宋湯齊郭珩王拱辰三人皆
肥鄉諸生起兵討賊爲賊將張汝行所殺

吳易字日生吳江人負文武才跡弛不羈中崇禎癸未進士
不謁選宏光時督師史可法題授職方主事留之監軍乙酉
奉檄徵餉未還而揚州失守易與舉人孫兆奎起義諸生華
京吳旦趙汝珪等皆從之與陸世鑰沈自炳諸軍合屯長白
蕩出沒五湖三泖間松江盜首沈潘劫掠不常易計擒之降
其眾獲艘七十

王師之初至也未習水戰易使部卒狎於水者雜農民散處
湖畔

王師索人操舟則散處者咸集棹至中流鑿沈之溺死無算時部郎王期昇吳景直等起兵西山克長興然兵不及易強多棄之來歸隆武帝授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江南諸軍侍郎楊文聰奏易斬獲多進兵部尚書封忠義伯魯監國亦授易兵部右侍郎封長興伯我總兵李過春率兵五十四艘自平望至白龍橋列陣三十里易與兆奎會沈白炳自駟之軍破走之已而提督吳勝兆敗虛象觀葛麟遂引兵追易兆奎率銳卒伏蘆葦中襲殺甚眾易眾方醺酒賀俄勝兆合四郡兵至石橋橋斷港汊易軍無見糧遂大潰易與驍騎三十人潰圍走父承緒妻沈及女皆投水死兆奎等皆戰死一軍盡殲易之潰圍走也舟重三十人盡覆易泗水半里

小腆紀傳

卷四十六

六

從子某見水面紅快鞋謂易已死以追兵急不得挈取之繫舟尾半里許始舉視之尙未死張目問曰吾兵尙有幾何左右曰百人耳易曰速返追擊此去必獲大勝果奪其輜重而還明年春吳江人周瑞者復聚眾長白蕩迎易入其軍未幾眾潰飲孫璋家偵者引

王師至被獲殺於杭州草橋門我

朝賜通諡曰節愍

孫兆奎吳江舉人佐吳易募水卒旬日間得三千人或阻之

曰

清起遼左自神宗以來竭中華全力僅足措拄江南所恃惟水戰而大眾深入險要悉爲憑守舟楫無所用其長大勢若

此而妄有所圖乎兆奎曰我豈不知但恨三百年養士而義聲寂寂我故欲以一身殉之其成敗則聽之天耳時浙東人李九成者假名建義以戰艦千艘宵晝劫掠兆奎與易密謀僞結好以弛其備約期兩軍合營或以大敵方強不宜自翦羽翼兆奎曰不然今日之事正如寸刃刺鯨空拳搏虎所恃以號令人眾者惟此區區之信義耳若縱彼焚掠則所在之民誰非寇讐是敵未至而先自敗矣八月七日遣驍將許某統十三艘往討先有黑氣如長堤直撲李營而隕北風大起塵埃漲天未幾復大霧咫尺不相覩李營之眾以爲吳軍來合營也俄而礮聲大起兵四集李眾大潰九成就縛斬之所俘婦女皆遣還時起事諸人多驕暴爲民害惟易兆奎整戎

小腆紀傳

卷四十六

七

卒戒侵掠眾頗效命嘗敗

王師於白龍橋又敗之於八斥眾釀酒賀而兆奎戒其下謹備八月二十四日

王師大集石橋橋或勸兆奎走海兆奎曰今四圍皆兵海其可至乎事之不濟我將橫屍水上豈能竄海苟活邪黎明

王師八面環攻時陰雨連旬舉礮礮不震持弓弓絃解兆奎往來督戰自寅至午

王師益眾易潰圍走兆奎慮易妻女被辱視其赴水然後行遂爲追者所獲械至江甯見洪承疇大言曰崇禎時有一洪承疇身死封疆先帝親祭哭之今又一洪承疇爲一人邪兩人邪承疇曰咄爾自爲一人事可耳驅出斬之臨刑顏色不

變年三十九

沈自微自炳自馴皆吳江諸生副使琬之子也兄弟以詞翰聞江左任俠自負自微嘗辟賢良方正不就見天下亂造漁船千艘匿太湖以備非常未幾及自炳自馴收其船以集兵吳易一軍所出起也長白蕩之潰皆戰死或曰沈於湖又華京吳曰趙汝珪皆吳江諸生之有志行知名於時者也從吳易舉兵眾潰京驅妻子入水格殺數人與大兵搏戰相持不釋同溺死且汝珪亦死吳鑑吳江諸生乙酉六月

王師徇吳江縣丞朱國佐以城降鑑入縣庭罵之國佐執送蘇州知府詢其黨抗聲曰孔子孟子張睢陽顏平原是也何

小腆紀傳 卷四十六

八

問為遂殺於胥門學士街吳易聞而哀之率眾擒國佐授鑑父汝延令殺以祭鑑

周瑞一作周毓祥蓋名字之互見也長白蕩之師既潰丙戌春瑞復聚四保漚

王師討之死者八百人軍聲遂振迎吳易入其營五月五日泛蒲飲酒

王師掩至殺其將羅騰蛟未幾與吳易被執於孫璋家見殺張飛遠亦吳郡諸生負膂力聚眾與吳易合營丙戌五月六

日襲金山衛我守將出戰飛遠遁去初飛遠約城中內應者墨其鼻飛遠遁而城中人鼻尚墨也悉就誅

陸世鑰吳江諸生以財雄於洞庭東湖有十將官者集眾于

餘屯湖中世鑰慮其為亂亦聚千餘人名為犄角實防遏也難髮令下鄉民駭愕洵洵思亂十將官因邀世鑰起兵與吳易沈自炳諸軍相應和時兵多肆劫惟世鑰毀家充餉部下妄掠一錢者必死故一軍獨戢兵敗為僧去

茹略文字振先餘姚人吳易之部將也驍勇善戰初入太湖從徐雲龍破長興屢戰有功後歸易奏授總兵長白蕩之敗略文手斫數十人身被十餘創血盡而仆兵疑其伴死連刃之兵去稍甦捧其頭以走至潯溪休於野廟廟祝故識之傳以良藥百日愈後與

大兵戰於麻湖援絕乃死其將周志韜收餘眾自保魯監國遂授為參將久之兵敗赴水死又有戴之雋亦作戴武功周

小腆紀傳 卷四十六

九

謙亦作周長吉蓋名字之互見也皆吳郡諸生從吳易起兵長白蕩兵敗諸起義者皆死二人降於提督吳勝兆教之通舟山黃斌卿合力取南都事敗勝兆誅二人亦見殺

任源遠吳福之徐安遠皆武進諸生起兵與吳易軍相應者也源遠深沈有大略見所在起兵者皆不當意喟然曰天下事遂無可為乎我視諸軍皆兒戲耳及福之安遠起兵約源遠同就李總兵者合為一軍屢與

王師戰歷三月始潰李總兵自刎死源遠執至溧陽官命之跪源遠曰若非明臣邪見我不愧死而欲屈我乎曰子年少姑待之源遠曰汝惟有待故至此我何待速死耳乃見殺安遠亦不屈死妻楊氏妾蕙香殉之福之詳吳鍾巒傳而李

兵者名字里居不可詳

朱旦蘇州人祖名鷲世所稱白民先生者也嘗撰建文書法
疑表章遜國諸臣將進呈請復革除年號不果隱於西華山
總兵吳志葵等之襲蘇州而敗也旦奮然曰昔我祖作書忠
建文帝今我舉義忠先帝死猶生也拜母訣別走太湖說黃
蜚不應再遺書促志葵亦不應乃偕西山徐雲龍等薄胥門
王師衝突而出雲龍斷甲走其弟君達僧景嗤皆戰死旦亦
遇害同時邑人章志斌李伯舍皆以武勇稱志斌從魯之與
戰城中之南園死焉伯舍率眾至盤門墮水死

盧象觀字幼哲宜興人故宣大總督象昇弟也崇禎壬午舉
鄉試弟一癸未成進士官中書舍人象觀習家學以仕晚未

小腆紀傳

卷四十六

十

獲用乙酉六月

大兵南下與宗室盛瀝遇西湖相與痛哭入于忠肅祠誓同
起兵至茅山以象昇故將陳坦公爲先鋒謀攻南京都人朱
君兆奇士也爲之計曰南京雄深未易拔况北兵四面萃於
我敗道也盡謀內應者乎願爲公先入結其豪定期告我我
從中以火爲應已而遣僧詣君兆約期僧乃密叩我大營告
變舉火誑之象觀兵薄城下燒太平門騎兵突出衝擊象觀
駭敗精銳盡喪盛瀝匿水竇中得逸已復與象觀至宜興收
士卒攻溧陽又敗盛瀝亡入都司方明軍象觀遂亡入太湖
與葛麟王期昇合有眾二萬奉通城王盛澂居長興八月二
十八日陣於小涓壘戰久之麟收殞象觀知不免起拜其眾

曰我兄弟受國恩無以報空煩公等死有餘愧躍入水誓下
掖之出歎曰愛我者不如成我義也復自沈以死從弟諸生
象同先鋒副將陳坦公總兵毛重泰俱死之諸生象晉象觀
兄也爲僧終我

朝賜象觀通諡曰忠節

方明字開之廣德屯田都司也起兵據廣德宗室盛瀝之敗
於溧陽也明迎之入其軍號召義旅連破孝豐臨安甯國等
縣聲勢頗振閩中封盛瀝爲瑞昌王明等授官有差無何降
將張天祿自徽州還師明不能禦棄營走浙東明年潛還長
興眾疑爲謀者執付防將郭虎所一小卒指曰此方明也遂
斬之初明之敗也有鎮江人潘文煥者匿瑞昌王盛瀝於茅

小腆紀傳

卷四十六

十一

山民舍其部曲喜正赴京口置弓矢事覺有司雜治之遂殺
盛瀝事連文煥文煥見喜正切齒罵曰吾死何足惜王能一
日在則人心一日未散鼠子乃壞吾大計奮起批其頰其子
哭文煥曰我死忠汝死孝傳之後世有頌述焉不然一老氓
也誰復知械至金陵洪承疇欲屈之不可乃被殺一女亦不
食死

葛麟丹陽人與盧象觀同舉於鄉有膂力能開數石弓宏光
時巡撫祁彪佳薦其才勇授中書舍人與鄭鴻逵協守京口
上便宜十二事又請練兵江北皆不報京口破過家門不入
走海上佐總兵吳志葵起兵攻復青浦志葵敗潰卒無所歸
推麟爲帥乃揚帆抵太湖與郎中王期昇合營未幾象觀亦

至軍遂盛期昇不能軍惟以剽奪鄰近為事民苦之引
大兵焚其舟期昇遁象觀危甚麟望見火光率三舟衝之軍
吏曰眾寡弗敵毋陷死地麟曰臨難不救同盟之謂何手擲
長矛奮力戰所當披靡連殪百人於湖

大兵耳其名羣目之謀曰長而肥者葛中書也萬箭注之麟
揮矛如風箭悉墜入水乃更攻以火舟焦始自沈

閻應元字麗亨順天通州人崇禎中為江陰典史甲申海盜
顧三麻子以百艘乘潮至黃田港應元率鄉兵拒戰手射三

人應弦倒以功加都司銜遷廣東英德主簿道阻未赴寓江
陰之砂山乙酉六月薙髮令下諸生許用德倡言於明倫堂

曰頭可斷髮不可薙眾曰然則城守乎以閏六月朔設太祖
小廉紀傳 卷四十六 十一

高皇帝像眾拜且哭遠近應者數萬人推新典史陳明遇為
主囚知縣方亨殺守備陳端之以徽人邵康公為將前都司

周瑞龍泊江口相犄角與
王師戰不利徽商程壁出家貲二萬五千金充餉而身乞師

於總兵吳志葵康公戰不勝瑞龍水軍亦敗去勢益危明遇
謂眾曰吾不如閻公智勇可屬大事馳騎迎應元應元率家

丁十四人夜馳入城召士民盟之曰今日之事非有所強於
諸君者諸君其無以生死計眾諾之應元則料尺籍治樓櫓

戶出一男子登陣餘丁傳餐發前兵備道曾化龍所治火藥
器貯城樓勸輸巨室曰輸不必金凡菽粟芻藁布帛酒醢鹽

醢皆是也城苟完何患無財四門分堡而守如南門堡內人

即一人守南門堞戰則兩人守之晝夜輪換十人一小旗一
銃百人一大旗一紅夷礮夜則五堞一燈

大兵之攻城者空船及棺負之蔽以牛皮城上礮石碎之一
人駕雲梯上城上一童子提而斬之時

大兵南下若破竹守土官非降即走間拒守攻之輒拔及至
江陰境輒多殺傷乃相與大駭於是薄城下者兵且十萬列

營數百圍十重依山起壘瞰城中矢集如雨城上發礮石中
之夜遣壯士縋城下順風縱火軍亂自相踐踏死傷萬計乃

移營去居民黃雲善作弩傳以毒藥中人則死守備陳端之
子某在獄請以造軍器贖死製木銃投城下近者輒糜爛應
元出新意造鐵拋擊以長繩能城上刺入十步外

小廉紀傳 卷四十六 十三

大兵發大礮城裂應元用鐵葉裹門板貫鐵索護之實空棺
以上障潰處北城壞於城內更築堅壘一夜成又嘗以矢盡

束藥為人人竿一燈立睥睨間兵士伏垣內擊鼓叫噪若將
縋城攻營者獲矢無算

王師攻既久降將劉良佐與應元雅相善遙語曰宏光已走
江南無主君早降可保富貴應元曰我一典史耳猶不忘故

國君爵為列侯握重兵不能捍衛疆圉乃為敵前驅何面目
見我邪李成棟既破松江率所部十四萬至驅降將吳志葵

黃蜚至城下陳說利害應元罵曰敗軍之將被擒不速死奚
喋喋為應元偉軀幹性嚴毅號令明肅犯者不少貸然輕財

與中賞輒逾格傷者親為裹創死則酌酒哭之明遇以寬厚

稱毀家徇義善撫循往往流涕相勞苦士故樂爲之死會中
秋給軍民賞月錢分曹攜具登城痛飲許用德製樂府五更
轉曲使善謳者曼聲歌之其聲淒婉北兵聞之皆泣下既知
城中無降意攻益急礮聲徹晝夜死傷日積巷哭相聞應元
慷慨登陴意氣自若八月辛丑大雨如注日中有紅光一縷
起土橋直射城西遂陷應元自投於河水淺不死遂被執
劉良佐持之泣應元曰死耳何泣爲見我貝勒不跪一卒槍
刺之脛折踣地擁入棲霞禪院夜半寺僧聞大聲呼速斫我
者再已乃寂明遇搏戰被殺手握刀僵立不仆用德於前數
日驅妻子盡室焚死訓導金壇馮厚敦自縊於明倫堂妻王
氏與其孀妹結衽投水死邑人兵部主事沈鼎科崇禎辛未

小腆紀傳

卷四十六

十四

進士自縊死中書舍人戚勳視妻女子婦投繯畢北面再拜
舉火自焚死流寓則武進舉人夏維新諸生呂九韶王華皆
自刎死踰月有歸姜者入城自擲死凡攻守八十一日竟無
一人降者而

大兵之死者亦七萬五千有奇閩中聞報隆武帝泣曰吾家
子孫遇江陰三尺童子亦當加敬也城中屍骸枕藉街巷池
井皆滿薰臭不可近有一女子題詩城牆曰寄語行人休掩
鼻活人不及死人香我

朝賜應元通諡忠烈明遇勳烈愍厚敦節愍

黃毓祺字介茲江陰貢生乙酉閏六月與弟子徐趨起兵行
塘與城中相應魯監國授以兵部尚書敕印隆武帝亦遙授

爲浙直軍門得私署官屬江陰破乃亡命淮南與其黨棲山
中明年冬偵城中無備率王春等十四人來襲不克十四人
皆死趨被獲毓祺跳而逸僞爲卜者與常熟武舉許彥達遊
通州主湖蕩橋之薛繼凋家凡遊擊參將自海上來雖滿裝
及入謁則青衣垂手眾疑之將起義遣江陰徐摩致書錢謙
益提銀五千用巡撫印鈐之謙益知其事必敗卻之持空函
返摩之友人徽州江純一謂摩返必挾重賞發之可得厚利
詣營告變毓祺遂與彥達繼周同就江甯獄命其具供奮筆
書曰道重君親教先忠孝避禪已久豈有宦情義憤激中情
不容已明主嘉誠遣使授職招賢選士分所應然哀憤曠官
死有餘辜謹抱印待終附子卿之義獄中賦小遊仙詩自註

小腆紀傳

卷四十六

十五

之以授門人鄧大臨獄成將刑大臨告之期命取襲衣自斂
跣足而逝當事戮其屍方徐趨之被獲也毓祺子大湛大紅
被收發配功臣家鄉人醜金贖之教授弟子學行不愧其父
大臨字西起常熟人既葬毓祺變服爲黃冠去徐趨江陰諸
生與王春等十四人襲江陰被獲見縣令劉景綽長揖不跪
左右叱曰非爾父母官邪何不跪趨厲聲曰此故明降臣何
父母爲令壯其志擬釋之言吾知子非謀逆者豈有所親在
獄欲篡取之邪曰我何親在志不忘故國耳令曰若然子必
死矣曰我固不欲生遂爲此也令曰子誠奇士吾將薦之以
官趨乃笑曰汝爲明進士位至監司亦不卑矣今降而爲令
汝且不能自擇而爲我擇官乎令曰吾以吏隱耳曰汝外吏

欲去則去天壤甚寬何致含羞苟活貽青史玷哉令大慚連呼送獄丁亥正月八日殺於市

顧杲字子方無錫人光祿卿憲成從子性豪邁尚氣節酒後與貴池吳應箕掀髯抵掌談天下事輒痛哭哭罷輒狂歌阮大鍼之僑居金陵也思結納後進以延時譽蓄聲伎日置酒高會附風雅者多歸焉禮部主事周鑣惡之倡議草檄以討名曰留都防亂公揭復社列名者百四十餘人而難於為首者杲曰舍我其誰大鍼銜之次骨及得志將捕諸人與大獄杲猶無所顧忌為萬言書上於當事巡撫祁彪佳嘉其義保護甚至大鍼喉徐丞者具劾馬士英擬旨逮問副都御史鄒之麟與杲為姻連稽其駕帖國亡事得解

小騰紀傳 卷四十六 十六

王師抵常州知縣林飾遁邑人王如玉顧君起持册獻降會杲起兵應江上遇之砂山命所部執之兩人大呼曰此賊也砂山人方團練禦盜倉卒不加辨羣起執杲杲無以自明乃曰願誅如玉君起而後死砂山人聽之於是被害既而審其為杲眾大悔就地立祠以祀焉

王謀無錫人將起義筮之不吉再筮兆益凶怒擲課筒於地率鄉兵萬人於丙戌十一月十一日夜薄郡城我知府蕭某登城望之見白布抹首曰賊夜至烏合耳開門逆戰擒一人斬之擲其首級謀眾固不知兵見首級飛墮遂驚潰謀被獲罵不屈久之眾越獄謀獨不去遂見殺又常州諸生張龍文者於乙酉閏六月起兵謀復郡城敗死舉人巢之梁嘗知曹

州歸里亦以起兵父子俱死有朱某者失其名烏程朱國楨之孫也辛卯江南已大定某忽起兵南潯有眾數千出沒吳淞泖澱間與我兵轉戰白龍橋北被執語不屈我大帥斷其喉友人某潛抱屍以楮封喉殮之妻某氏一慟而絕既蘇日夜哭竟斷腸死

沈猶龍字雲升華亭人萬曆丙辰進士由知縣徵授御史崇禎間進太僕少卿拜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時江西妖賊張普薇作亂猶龍遣遊擊黃斌卿協勦大破之增秩賜金後以招降鄭芝龍威名特著遷兵部右侍郎總督兩廣軍務兼廣東巡撫宏光時召理部事不就明年南京覆列城望風下閩六月吳淞水師提督吳志葵自海入江總兵黃蜚亦擁千艘

小騰紀傳 卷四十六 十七

由無錫來共結水寨於泖湖適大清遣安撫官至有常指揮者徧括郡人物郡人殺之共推猶龍起兵猶龍乃借邑紳陳子龍李待問章簡等募壯士數千城守與志葵蜚相犄角八月初旬我兵以輕舟截春申浦大戰乘風縱火二將皆被執遂圍郡城降紳董廷對將內應事覺郡人磔殺之已有假黃蜚兵號者突至猶龍以為信開門納之紅巾抹首者隨之入俄而巾脫皆辮髮也眾人驚呼城破矣守卒盡潰猶龍出東門中流矢死於濠同死者教諭睦明永丹陽舉人書示其子曰我父命我名修短視明自益於明倫堂邑紳李待問崇禎癸未進士授中書舍人初待問夢袍服間有字曰天孫織錦以為中翰兆也至是遇害於織

染局章簡以舉人官羅源知縣守南門被執不屈死尙寶司丞徐念祖與妻張二妾陸與李俱投縋死又有傅擬之者亦舉人也參吳志葵軍黃浦之敗與諸生戴泓赴水死衣工陸厚元積薪於門語其妻曰能完節乎曰能厚元舉火與其妻子女皆焚死我

朝賜猶龍通諡忠烈待問忠節簡念祖節愍

周室瑜崑山舉人營官儀封知縣朱集璜崑山貢生以學行為鄉里所推南都亡邑人方議拒守而縣丞閻茂才已遣使投誠眾乃殺茂才以閏六月乙未推前狼山總兵王佐才爲盟主參將陳宏勳前知縣楊永言邑諸生歸莊顧炎武嘉定諸生吳其沆各自城外率壯士百人來助室瑜集璜與邑諸

小腆紀傳

卷四十六

十八

生陶斌貢生陳大任舉兵應之協守甚力

王師至宏勳率舟師迎戰而敗遊擊孫志尹戰歿城遂陷永言等遁去其沆死之佐才縱民出走冠帶坐帥府被殺室瑜與子朝鑛妻諸氏朝鑛妻王氏同不屈死集璜投河死城居雞鳴塘去城二十里率鄉兵赴援不及還家自經死大任始倡義迎佐才以其宅爲帥府與妻張氏子思翰同死同時殉難者自集璜門人孫道民張謙外以守禦死者蘇觀道莊萬程陸世鏗陸雲將歸之甲周復培陸彥冲以代父死者沈徵憲朱國軾以救母死者徐沼又有徐激王在中吳行貞皆不屈死焉我

朝賜室瑜通諡節愍志尹烈愍佐才另有傳

王湛太倉諸生故相國錫爵之裔也薙髮令下語其兄醇曰弟誓與髮爲存亡也集里人陳說大義從者數百人與其友蔡仲昭魏虎臣橫刀前驅圍州城官吏登陴笑曰此烏合耳何能爲礮擊之眾皆伏地不能傷訝曰此知兵者傳令禁舉火以虞內變三日突烟不起人聲寂然眾謂其怯也板扉遮矢石薄城呼噪時暑甚自辰至未饑且疲解衣少憩守者驟開門以十二騎突馳之遂大潰醕受傷赴水死湛砍一騎未及亦被砍死仲昭虎臣俱戰死

侯嗣曾字豫瞻太倉嘉定人給事中震賜子也成天啓乙丑進士願秉謙欲招之昇以館選不往謁已授南京兵部主事以憂歸崇禎初尙書張鳳翼薦爲職方郎中辭改南京文選

小腆紀傳

卷四十六

十九

主事轉稽勳郎中江西提學參議時益王勢方熾嗣曾於歲試黜二宗生名王怒誚讓不爲動給事中耿始然奉命督賦監司以屬禮見嗣曾獨與抗行剛正之譽達京師尋拜浙江參政分守嘉湖漕卒擊傷秀水知縣李向中嗣曾請於撫按捕戮首惡部內肅然吏部尙書鄭三俊舉天下賢能監司五人嗣曾與焉擢順天府丞未赴而京師陷宏光時起左通政引疾不就南都潰走避鄉舍乙酉六月降將李成棟以水陸兵駐吳淞多剽斂民憤甚團練鄉兵破成棟舟師於新涇推嗣曾主城守事里人黃清耀張錫眉等慷慨誓師分門固守一敗成棟於羅店再敗之於倉橋成棟怒大修戰具破婁塘逼太倉自率銳師來攻嗣曾乞師於總兵吳志葵志葵遣遊

擊蔡祥以七百人赴援一戰失利外援遂絕或謂大勢已去宜為十萬生靈計嗣會推案痛哭裂招降榜督運磚石七月三日大雨城崩一角架巨木支之明日雨溢注城大崩成棟薄東門上嗣會與其子元演元潔猶立睥睨間指揮巷戰鄉民欲扶之去嗣會曰我既與城守城亡與亡去何之趨歸拜家廟將溺於池叱二子速走避二子痛哭願從死相抱入水未絕而兵至引出并殺之有金生者夜竊嗣會首藏篋中家人方殮有哭聲自外來者則金生負篋至也我

朝賜通諡曰忠節弟岐曾太學生少時與兄齊名丁亥吳勝兆之變陳子龍奔嘉定匿岐曾之僕劉馴家事洩并遇害黃醇耀字蘊生幼好學性冲和湛靜喜怒不形於色登崇禎

小腆紀傳 卷四十六

三十一

癸未進士寄弟淵耀書曰吾廷試時鼎甲上殿嘖嘖稱羨天地間自有為數千年一人數百年一人者今人不肯為數千百年之一人而欲為三年之一人可怪也遂賦詩南歸宏光時不謁選

大兵圍城佐候嗣會調兵禦守城破與弟淵耀入草巷僧無垢曰君未受職可無死醜耀曰忝名進士宜為國死今託上人死此清淨土足矣索筆書曰進士黃醇耀死此嗚呼進不能宣力王朝退不能潔身自隱讀書寡益學道無成耿耿不沒此心而已與淵耀分左右就縊年四十一暴屍七晝夜神色不變淵耀諸生律已嚴恪與兄相師友至是偕死我朝賜醜耀通諡曰忠節時同死者邑舉人張錫眉自經死妾

何氏抱女赴水殉之龔用圓與兄諸生用廣自溺死錫眉嘗孤館獨坐一女子挑之不為動用圓以經學知名又馬元調夏雲蛟唐全昌三人者皆諸生之有志行與城守死者也又有王雲程者亦貢生也又唐景耀唐培朱霞三人亦嘉定諸生與李成棟戰於羅店鎮同遇害

金聲字正希其先為休甯人父容嘉魚因寄籍四畝就傅問孔子何人曰聖人問何在曰沒且二千年矣乃哭不食長工舉子業多湛深之思名傾海內成崇禎戊辰進士改庶吉士明年十一月我

大清兵自大安口入京師戒嚴召對平臺疏薦所知申甫有將才申甫者僧也雲南人能製戰車火器命取車器入覽授

小腆紀傳 卷四十六

三十一

申甫都司僉書召對稱旨擢副總兵教募新軍便宜從事以聲為御史監其軍召募得數千人皆市井遊手也又為總理滿桂所忌委之當敵甫不得已結營於蘆溝橋我兵逸出其後御車者惶遽不能轉殲戮殆盡聲既痛甫之亡也而又恥無功請練兵收桑榆之效不許再疏請罷斥不許請頒詔朝鮮聯絡東江張海外形勢亦不許謝病歸詔屢起之不赴以鄉郡多盜團練義勇為捍禦十六年鳳督馬士英遣使者李章王徵貴州兵討賊過徽州大掠吏民以為賊率眾破走之士英信章王言謂聲與推官吳翔鳳主使聲兩疏陳辨帝察其無罪置不問是冬起修撰未赴南都立擢左僉都御史堅不起乙酉夏

王師破池州奉太祖高皇帝像率士民拜哭謀起兵門人江
天一曰徽州形勝地諸縣皆阻隘可守獨績溪平迤當孔道
宜築關隘以重兵據之與他縣爲砥柱遂築叢山關屯軍分
守六嶺於是甯國邱祖德涇縣尹民興徽州溫瑣貴池吳應
箕多應之隆武帝授聲右都御史兵部右侍郎總督南直軍
務聲刊布詔書曰使南中知閩地之有主也遂拔旌德甯國
諸縣

王師攻績溪江天一登陴守禦間出戰殺傷相當已而邱祖
德尹民興等多敗死降將張天祿以少騎牽制天一於績溪
問道從新嶺入守嶺者先潰九月二十日徽故御史黃澍詐
稱援兵聲見其著故衣冠而髮未薙也信之城遂破聲被擒

小腆紀傳

卷四十六

二十三

呼曰徽民之守吾使之第執吾去勿傷民揮天一去曰君有
老母天一不可遂并執至南京諸大僚欽其名館而加禮聲
呼洪承疇字曰亨九豈有受恩如亨九而甘心降敵者承疇
咄曰此老火性未除明日驅出通濟門謂刑者曰但絕我氣
毋斷我頭燃鬚仰而飲刃死僧海明聞聲死市棺抱屍而歎
呵之不爲動載棺歸蕪湖有閩人蕭倫者賈客也見棺惡泣
然曰此豈足斂公者吾有善棺值百數十金此我公所安寢
者也遂易之閩中贈禮部尚書諡文毅我

朝賜通諡曰忠節

江天一字文石世居歙之寒江邨爲文磊落閎肆困童子試
者二十年間金壇周鍾名徒步往從歸語其友曰周君非佳

士也比爲博士弟子員貧益甚精穿見尻有謀脫官事者館
以金百二十不顧而唾受徒淮上淮之婦有發肝活姑者請
旌於守守以其爲別郡生也弗許遂出橐金以己名額其廬
適守出鼓樂突前衝其前導守義之置勿問晚年厭舉業奉
金聲講學里中聲起義參其軍事守績溪屢戰皆捷聲被執
天一歸拜祖母母及家廟曰吾首與金公舉事義不使公獨
死也追及之大呼曰我金翰林參軍江天一也遂并執見洪
承疇誦思宗諭祭文承疇不能堪揮之出臨刑有與聲耳語
者天一呼曰先生千秋在一刻也同見殺閩中贈天一禮部
主事我

小腆紀傳

卷四十六

二十三

積余元英先後被執不屈死者副將羅騰蛟閩士英都司汪
以玉諸生項遠洪士魁其可紀者也

邱祖德字念修成都人崇禎丁丑進士授甯國府推官以才
調濟南超授按察司僉事分巡東昌招撫土寇多解散十五
年冬以兵部尚書張國維薦擢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尋代
王永吉巡撫山東京師陷闕賊以檄招降祖德斬其使謀發
兵拒守而中軍梅應元叛率部卒索印祖德將自刎士民衛
之出境道遇魯王同之過淮南都御史沈宸荃劾其輕棄封
疆逮訊久之獲釋而成都亦陷無家可歸流寓甯國聞金聲
舉兵績溪乃與甯國舉人錢龍文諸生麻三衡沈壽堯等舉
兵應之時郡城已失祖德駐師華陽山糾集別部顏苗王一

衡金經萬日吉等十餘部共攻郡城不克壽蕘陣歿祖德邊歸山寨七月下旬

王師破山寨獲祖德父子送南京不屈磔死事聞贈太子太師吏部尙書我

朝賜通諡曰忠烈壽蕘都督有容子也

麻三衡宣城人布政使溶之孫生有異相好武事以詩酒自豪與旁近諸生吳太平阮恆阮善長劉鼎甲胡天球馮百家號稱七家軍駐兵稽亭每戰策馬當先舞大刀陷陣人多望而畏之後以眾寡不敵被獲賦絕命詩殺於南京吳太平等七家皆死

尹民興字宣子平陽人崇禎初由進士授甯國知縣涇縣

小腆紀傳 卷四十六

二十四

有神明稱行取入都為陳啓新所許謫福建按察司檢校尋以兵警陳時務十四事授職方主事召對稱旨擢本司郎中周延儒之督師也民興從軍贊畫延儒被譴民興亦下吏除名久之始釋南都立起故官疏言熹廟時崔魏煽逆士大夫喪志忘君幾成苞孽之固遂至先帝末載諸臣或匍伏而拜爵或獻策以梯榮皆忠孝不明之流禍也聲罪討逆司馬職也今抗顏堂上者一逆案之阮大鍼卽行檄四方何以消跋扈將軍之氣古者破格求才惟曰使貪使詐不曰使逆逆案可翻則崔魏亦可卹周鍾諸逆皆可使才宥過矣未幾謝病歸流寓涇縣南都亡與諸生吳漢超趙初浣起兵城守民興善謀漢超善戰

王師攻之頗損傷謂不亞於江陰也城破民興走入閩授兵部郎中行御史事閩亡卒於家

吳漢超宣城諸生強直有膽北都之變與其友湯廷鉉謀募師赴難南都立乃止既而南都又覆慨然曰天下事遂已乎議保甯國境無應者乃走涇縣與民興初浣起兵城守師潰會當塗人有徐淮者聚眾駐華陽山聞漢超名禮而致之合兵連破句容高淳溧水太平漢超曰我兵少聚而守城則無以攻戰我以遊騎四出使彼疲於策應此伍員報楚之智也以故所克州縣皆不守然是時民心已渙漢超復無以撫定之事愈無成丙戌正月四日襲甯國夜緣南城登同知王家

梁勒兵巷戰漢超所部皆甯國人各顧其家莫有關志遂潰

小腆紀傳 卷四十六

二十五

訊俘卒始知漢超爲之主於是圍其家令曰不出且族漢超已出城念母在且恐累族人乃歸死臨刑不屈膝剖其腹膽長三寸妻戚氏墜樓死初浣涇縣人城破被殺吳應箕字次尾貴池人善今古文詞復社領袖也崇禎壬午以鄉試副榜貢入京公卿咸加禮異南都之以防亂揭帖逐阮大鍼也應箕實倡之周鑣下獄應箕入視大鍼急捕之亡命去乙酉秋義兵譙起有奉宗室朱盛濃爲號者應箕起兵應之趙壁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攻池州不克同事者亡去應箕獨募士以計復建德東流都御史金聲承制署爲池州推官監紀軍事聲敗王師逼應箕眾潰匿婺源祁門界被獲不屈與官兵偕輒踞

上坐眾亦敬其名不加害將戮之市應箕曰此非死所至松
林曰可矣一卒以刀擬之叱曰吾頭豈汝可斷邪伸頸謂總
兵黃某曰以此煩公然無去吾冠將以見先朝於地下也其
就刑處至今血跡猶存所著有樓山堂前後集嘉朝忠節錄
二卷兩朝剝復錄十卷留都見聞錄三卷東林木末六卷續
觚不觚錄二卷分宜張爾公嘗稱應箕人文似陳同甫時以
爲知言我

朝賜通諡曰忠節

龐昌胤西充人崇禎丁丑進士知青陽縣國亡棄官隱九華
山與邑人孫象壯謀起兵事洩被執行至五溪橋旅店夜扃
戶臥明日呼之則死矣我

小腆紀傳卷四十六

二十六

朝賜通諡曰節愍

吳源長廣德州太學生舉兵梭子山與民人裘君暈合兵攻
廣德破之至湖州戰敗被執俱死

謝球深陽諸生兵備僉事鼎新子也與副將錢國華同日起
兵士卒欲取餉民間琢毀家應之不繼而潰被執命輸資曰
我大明諸生豈以貨活哉乃飲刃死國華遙奉宗室瑞昌王
者兵敗至對埠見殺又興化諸生張明聖十四人以起兵死
司石磐鹽城諸生與都司鄧某同領鄉兵被執至淮安見我
大吏挺立不跪鄧欲脫石磐於死乃曰此儒生吾劫之爲書
記者石磐大呼曰吾實首事奈何諱之下獄六十餘日狂歌
痛飲酣詈不輟皆見殺我

朝賜鄧某通諡節愍

繆鼎吉鼎言兄弟東場鹽丁也絕有力淮人王翹林等奉新
昌王攻克鹽城與化鼎言以其徒應之與

王師戰鼎言持長矛掠陣鋒不可當以叢箭死鼎言復糾眾
攻城屢有斬獲衝其營不爲動轉戰不息飢不得食遂被擒
我大帥愛其勇欲釋之不屈死新昌王亦被殺於淮南

周損麻城人崇禎癸未進士授饒州推官行取御史

王師入江西損走福建隆武帝授兵部尚書歸家與猶子羽
儀練鄉勇戊子己丑之間英霍間義旗雜樹有寨主洞主之

號共四十八所損聞宗室石城王之孫統錡立飛旗寨乃率
卒數百人馬數十匹歸之傳夢鼎貴州人以選貢官泗州教

小腆紀傳卷四十六

二十七

諭獻禦寇策有功擢鳳陽同知遷安慶知府城破走潛山踞

皖澗寨傳謙之故潛山典史又有桂蟾者鄱陽諸生嘗從淮
上起義義堂和尚者故公安貢生偕歸統錡事敗皆死之

王燭字定安羅田舉人授涓川知縣戊子秋與友人曹胤昌
起兵破廬州不守轉戰蕪黃間又與霍山侯應龍等合兵攻

霍山己丑粵中授兵部尚書總督鳳陽義軍庚寅連戰潛山
太湖間兵敗俘至江甯不屈死

侯應龍霍山人與其友張圖容楊國士等聚眾萬餘人佩義
勝將軍印與王燭合軍攻霍山不下退取舒城潛山己而自

劉家園出攻獅子寨及南關拔之營於管家渡又移劄將軍
寨己丑正月

大兵會剿寨破被執俱伏法於是皖省義師略盡矣

馮宏圖廬州人有謬言史閣部未死者宏圖假其名召眾遠

近信之戊子春攻英霍六安皆下大江南北欣然謂閣部尙

存也周損傅夢鼎王焯之屬聞風起應未幾宏圖敗歿無爲

州吳光二巢縣葉士章皆以內應誅

李虞夔字一甫平陸人天啓壬戌進士累官右僉都御史巡

撫甯夏國變後家居不出戊子冬降將姜瓖以大同叛其黨

姚舉等劫殺官軍並逆餉道臣王昌齡於平原驛瓖自稱大

將軍易明冠服諸在籍鄉官如萬練劉遷王永強輩皆舉兵

應瓖練踞偏關復甯武尙嵐保德遷略鴈門關及代州繁峙

五臺等縣永強據榆林窺西安虞夔偕子宏乘勢起兵克潼

關及蒲解二州明年瓖既伏誅練遷永強先後歿死

王師至平陸山寨不守宏投崖死虞夔奔陝西匿王某家跡

得殺之

小腆紀傳 卷四十六 二十八

小腆紀傳卷第四十六終

男承禮 編輯

仁和魏錫曾參校
會稽梁繼元覆校

小腆紀傳卷第四十七

前翰林院檢討加詹事府贊善銜六合徐鼎撰

列傳第四十

義師二

錢棟 錢應金 屠象美 鄭宗彝 弟宗琦

姚志倬 張起芬 金有鑑 王士麟等

李長祥 章有功 馮京第

王翊 王江 張夢錫

陸宇焯 弟宇燦 毛聚奎 華夏 謝寅生

王家勤 楊文琦 弟文琮 文瓚

杜懋俊 施邦玠 屠獻宸 董德欽 李文瓚

錢棟大學士士升子也枏巡撫士晉子也嘉善錢氏門第冠

其鄉而士升士晉尤著棟舉崇禎丁丑進士枏舉癸酉舉人

皆官主事乙酉閏六月薙髮令下嘉興民揭竿起者數千人

翰林屠象美主之棟毀家充餉事敗殺於湖越二年松江吳

勝兆事起枏坐匿陳子龍遇害妻徐氏殉之

屠象美平湖人崇禎辛未進士官翰林乙酉閏六月嘉興之

城守也推象美主其事顧文士不知兵迎都督僉事陳梧爲

帥倉卒起事資糧甲仗復不備

大兵自杭州遣騎兵襲之城上聞笳角聲已膽落戰敗出走

爲亂民所殺梧事別見

鄭宗彝嘉興諸生屠象美錢棟既死宗彝復袒臂呼市上從

之者千人城守十有六日有通款於

王師者城遂陷宗舜與弟宗琦戰死一門皆盡城亦被屠又諸生錢應金城陷走邨居遊兵掠於野見其髮未薙也殺之項嘉謨秀水人以文士投筆渡河出塞官勸遼守備尋棄官入閩登武夷曹學佺錄其詩入十二代詩選

王師入嘉興東生平所著詩賦於懷投天星河死子翼子心妾張氏殉焉我

朝賜通諡曰節愍又張翊者諸生也城破整衣巾南面正席坐兵以刃臨之罵不已遂遇害

姚志倬錢塘人官瓶窰副將乙酉閏六月與參將方元章誓義舉兵閩中授平原將軍浙東封仁武伯以張起芬為將破

小腆紀傳 卷四十七

二

餘杭走於潛戰敗志倬逸去元章死之明年丙戌冬合餘眾攻江山又不利遁入括蒼山中既而出懷玉山其兄志元訛稱志倬已降因得脫而志元被戮乃走依詹兆恆同破永豐兆恆敗志倬遷徙無常癸巳春率所部依定西侯張名振是冬從名振破

王師於崇明之平陽沙明年進攻崇明歿於陣起芬被執至杭不屈懸之樹間射殺之平生不讀書刑訊時有詩云頭能過鐵身方顯死不封泥骨亦香

金有鑑長興人有膂力乙酉六月率里人許昇沈磊沈士宏金盤色等奉通城王盛激為號自署總兵一戰拔湖州進攻長興不下吏員王士麟引兵會之再攻再敗士麟戰死十月

有鑑戰於呂山盛激遣金琪字毛斐卿率兵二千來助復不

克尋遣總兵賈應龍楊象觀吳永昌參將金筠鹿等合軍奪城復大敗回至梅溪盛激弟盛滌被圍急有鑑單騎援之身中七矢遂收健卒數十人走宜興山中與岑元泰保守山寨大兵逼之三戰三北明年正月復攻長興有鑑元泰俱陷陣死又有徐昌明者初入盧象觀軍署監紀推官既敗奔四安山與有鑑合軍亦死於長興西門

李長祥字研齋達州人崇禎癸未進士獻賊亂蜀以諸生練鄉勇助城守賊中皆知名後選庶吉士吏部薦之備將帥之

選或曰天子果用公計安出歎曰不見孫白谷往事乎今惟有請便宜行事雖有金牌亦不受進止待平賊後囚首闕下

小腆紀傳 卷四十七

三

受斧鉞耳聞者咋舌時首輔陳演以同里故欲引為私人不可因不得召見賊日逼上疏請急調甯遠鎮臣吳三桂兵入衛新進士袁詒具將才可輔之令密雲鎮臣唐通與臣由太行入太原歷甯武雁門攻其後首尾夾擊賊可擒也議未定而唐通至詭請守居庸關則縱賊直抵昌平長祥復疏請急令大臣輔太子出鎮津門以提調勤王兵不果行而京師潰為賊所掠乘間南奔宏光時改監察御史巡浙鹽魯王監國加右僉都御史督師西行而七條沙之師又潰監國航海去長祥以餘眾結寨上虞之東山時浙東諸寨林立四出募餉居民苦之獨長祥與張煌言王翊三營且屯且耕井邑不擾監軍鄞人華夏者為之聯絡布置請引舟山之兵連大蘭諸

寨以定鄴慈五縣因下姚江會師曹娥合傅山諸寨以下西
 凌僉議奉長祥為盟主刻期將集而為降紳謝三賓所發
 大兵急攻東山前軍章有功被執死中軍汪策者與百夫長
 十二人期以次日縛長祥入獻晨起十二人忽自相語奈何
 殺忠臣折矢扣刃偕誓而逃長祥匿丐人舟中入紹興城居
 數日事益急復避至奉化依平西伯王朝先朝先亦蜀人得
 其資糧扉屨之助復合眾於夏蓋山一日泊舟山下有孽龍
 挾雷電將上天濤湧蕩舟士卒無人色長祥令發巨礮擊之
 雷電愈怒水起立長祥神色自如俄而晴霽由健跳移舟山
 入朝監國晉兵部左侍郎兼官如故請合朝先之眾聯絡沿
 海以為舟山衛張名振忌之襲殺朝先長祥僅免辛卯舟山
 小腆紀傳 卷四十七 四

破亡命江淮間我總督陳錦捕得之安置江甯妻黃氏卒大
 府疑之曰是子然者誰相保邪長祥微聞之江甯有閩秀曰
 鍾山秀才善墨竹容色絕世乃娶之朝夕甚暱大府曰李公
 有所戀矣未幾乘守者之怠竟逸去由吳門渡秦郵奔河北
 遍歷宣府大同復南下百粵天下大定始還居毘陵築讀易
 室以老

章有功李長祥前軍將也故會稽農家子驍勇敢戰所將五
 百人皆選鋒屢戰有功戊子翻城事敗
 大兵攻東山被擒拉脅抉齒猶大罵而死
 馮京第字躋中慈谿諸生乙酉南都破起兵湖中魯監國授
 御史戰敗入舟山依黃斌卿水軍都督周鶴芝時亦駐軍舟

山固與日本撒斯瑪王善遣人以齋之存衛秦之存楚勸之
 撒斯瑪王許之鶴芝大喜備珠璣玩好之物謀以參謀林簡
 舞為使斌卿止之曰此吳三桂之續也鶴芝怒而入闕京第
 曰北都之變並東南而失之者是則借兵之害也今我無地
 可失比之前者為不倫矣斌卿於是使其弟孝卿偕京第往
 抵長琦島值日本與西洋人相讎殺兵甫解不聽登岸京第
 於舟中拜哭不已並致血書撒斯瑪王聞長琦島之拒中國
 也曰中國喪亂我不遑郵而令其使臣哭於我國我之恥也
 與其國之大將軍謀發各島罪人致洪武錢數十萬長琦多
 官妓孝卿樂之若忘其為乞師來者日本人輕之益無出師
 意京第鬱鬱歸師竟不出自湖州間行入四明山與王翊合
 小腆紀傳 卷四十七 五

軍守杜魯為
 王師所破翊走天台京第匿民舍亦往來舟山聯絡諸寨監
 國晉侍郎己丑再出破上虞庚寅九月
 王師洗四明山寨翊避入海京第病不能行居灌頂山中為
 叛將王昇所殺

王翊字完勳餘姚諸生有智略王正中薦之魯監國授職方
 主事以軍事屬之已而正中與黃宗義合軍西渡江上破宗
 義引殘卒入四明山結寨山民攻之時翊方走海隅
 王師購之急囚其弟翊以招之翊與幕下諸生皆不屈死翊
 泣曰是真不負完勳家也既與屠獻宸華夏等謀襲甯波不
 克乃以所募眾入山尋破上虞殺攝印官浙東震動

王師由清賢嶺入敗翊眾於丁山屠四百人有孫說者中流
矢死屍不仆御史馮京第自湖中軍破亦間行至四明與翊
合軍杜舉山民之團練者導

王師攻破之別部邵不倫亦見獲京第匿民舍翊以四百人
走依威遠將軍天台洞主俞國望謂諸將曰是皆團練之罪
也北兵雖健吾視其銳則避之懈則擊之非團練為鄉導彼
安敢行險地如枕席乎吾卒雖殘破團練尚有餘力遂自天
台至四明擊散團練者隨道收合得萬餘人而京第亦出明
年己丑春再破上虞走其知縣告山中父老曰前此諸將橫
擾激變今我軍足為是山衛而一無所擾倘念故國其許我
乎遂結寨於山之西北境曰大蘭山號大蘭洞主當是時浙
小腆紀傳 卷四十七

東千里之間山寨鱗次蕭山石仲芳會稽王化龍台州俞國
望金湯吳奎明奉化袁應澁浙西之湖州柏襄甫等亦應之
其餘小寨支軍不下百數然皆招集無賴從事鈔掠惟翰林
張煌言軍上虞之平岡御史李長祥軍上虞之東山及都督
章欽臣軍會稽之南鎮則皆且耕且屯而不擾於民而又單
弱不如翊雄列城畏之若老羸當道城門晝閉六月監國之
健跳翊發使奔問封貢方物監國遣官詣寨授翊河南道御
史副都御史黃宗羲上言諸營文則自稱侍郎都御史武則
自稱將軍都督惟翊不自張大而兵又最強品級懸絕非所
以獎翊且無以臨諸營也是秋翊朝謁舟山擢右僉都御史
時會稽嚴我公充我招撫使徯兩浙諸寨走降相繼我公

因渡海發使入四明山部下左都督黃中道謂翊曰田橫不
烹鄒生於說降之時其志屈矣及其後而烹之不已晚乎翊
曰善執其使而烹之我公懼遁去庚寅春三月再謁舟山晉
兵部右侍郎破新昌拔虎山秋九月我將軍金礪由奉化提
督田雄由餘姚會於大蘭仍用團練兵為導翊累戰不能抗
遂帥親兵避入海京第以病不能行居灌頂山中為降將王
昇所殺辛卯秋七月聞

大兵三道下舟山乃復入山集散亡為援而諸將死亡殆盡
旁皇故寨父老勸之由奉化招兵榆林白溪間是夜有大星
墜地有聲野鳥驚噪父老憂之詰朝二十四日也將由奉化
出天台至北溪為團練兵所執部下參軍蔣士銓從之越日
小腆紀傳 卷四十七

過奉化賦絕命詩日東曠掠鬢謂守者曰使汝曹見此漢官
威儀也時我羣帥集定海總督陳錦訊之翊坐地抗聲曰成
敗利鈍天也毋多言八月十四日行刑羣帥憤其積年倔強
聚射之中肩中頰中脅洞胸者三如貫植木不少動又截耳
封額終不仆斧其首始仆時年三十有六從者二人一曰石
必正一曰明知不肯跪掠之跪則跪而向主並死懸翊首鄞
之城西門友人陸宇鼎謀之義士毛明山江漢篡取以歸藏
之密室名不波航中凡十二年每寒食重九招同志祭之放
聲慟哭雖家人莫知為誰祭也癸卯字燦以海上事牽連入
省獄有司籍其家既去其女屏當遺棄於櫃中得一錦函啓
之則赫然人頭也其弟宇燦哭之曰此王侍郎首而得不為

有司所錄天也遂束蒲為身瘞之城北我朝賜通諡曰烈愍

王江宇長升慈谿諸生與王翊倡義四明山之大蘭洞內設五營五司五營主軍翊統之五司主餉江任之翊善治事凡所剖決靡不悅服一時四明之有訟獄者不之官而之翊江善會計量富以勸履畝而稅兵無盜糧以故四明二百八十八峯之租賦亦不之官而之江強毅不加翊而智略相埒魯監國授戶部主事

大兵之入山也縛江母以招江削其髮以僧服見得安置杭州未幾母卒江忽置一妾昵之甚妻日夜勃谿江控之吏出之妻亦攘臂登車歷數其隱微之過渡江徑去聞者無不薄

小腆紀傳

卷四十七

八

其為人一日江出遊湖上守者以其妾在不疑久之不返始知向者以術脫其妻也江既得逸攜妻復入海朝監國於金門定西侯張名振請為監軍再入長江乙未名振卒丙申有沈調倫者復起山中江赴之人聞其至壺漿相迎

大兵恐其重為舟山犄角急攻之調倫見殺江中流矢卒已復有休甯趙立言者亦以餘眾棲山中與江山諸生李國楹約取江山明年元旦立言以三百人攻克之國楹失期不至越日

大兵大集立言獨戰連殺數十人馬蹶墜水死其子禎恨國楹詣其家欲手刃之我兵掩至乃與國楹同受執亦不屈死張夢錫字雲生鄞縣六狂生之一也董志甯華夏輩皆文弱

士司書檄奔走其間夢錫則於弓矢戈矛皆習之故嘗在戰陣中初入幕府魯監國授司務尋晉御史江上失守山寨大起曰馮家軍京第曰王家軍翊曰李家軍長祥其餘小寨支軍不可指屈而平岡張煌言之軍與夢錫大較軍相望故諸營呼之曰大張軍小張軍庚寅

大兵洗山寨大張軍航海入衛李家軍潰馮王二家相繼死獨小張軍五百人誓相守不去既而我軍合圍夢錫挾長矛出鬪夷傷略相等力盡死五百餘人亦從死無一降者有三人突圍出翌日大較之南麓有負夢錫屍以葬者即此三人也

陸宇燭字周明鄞諸生好奇計乙酉六月同董志甯華夏等

小腆紀傳

卷四十七

九

六人倡義薦紳無一許者沈吟良久曰是惟錢刑部可語但彼以喀血踰年不應容吾當排闥往見肅樂強起急應曰諾諾弗敢辭宇燭曰決乎曰決矣遂不告於家以行事稍集而降紳謝三賓致書王之仁請殺六狂生之仁願與肅樂締盟宇燭露章責三賓曰昔德祐之季謝昌元贊趙孟傳誘殺袁進士以賣國此執事之家風也今幸總戎不為孟傳遂使執事不得收昌元効順之功以是知賣國之智亦不能保其萬全也三賓慚憤而已魯監國次會稽授監紀同知晉按察副使仍監江上軍時馬士英匿方國安軍大書暴其十惡罪乞梟首謝江左詹事王思任給事中莊元辰御史黃宗羲皆助之不報歎曰即此已不堪立國矣遽棄官歸江上潰為馮京

第王翊募兵榆林未幾皆敗脫歸里則翊首懸城西門謀之
翊部將毛明山錢肅樂部將江漢者篡取以歸祀之密室舟
山破閣部張肯堂孫以俘至語其弟宇燦使計脫之又於海
上歸董志甯之喪以葬之己亥張煌言以孤軍入江北密爲
飛書發使喜形於色事又敗王寅爲降卒所發捕至錢塘時
已病猶自用計得脫出獄門而卒遺言諸子雖貧毋得妄求
宦達子經異後竟以貧死宇燦借其兄力持苦節張煌言之
歿也設祭慟哭於不波航中一如其兄之祀王翊也家貧如
洗而凡同難諸孤護之不遺餘力時論高之

毛聚奎字象來鄞縣人慷慨多節概少與弟聚璧並有聲稱
西阜雙鳳乙酉與於六狂生之列爲降人謝三賓所害幸不

小腆紀傳

卷四十七

十

死行營將士爭求識六狂生者聚奎曰狂者不量力之謂也
量力則愛身愛身則君父亦不足言若謝氏子者是矣尋參
瓜里軍以明經授戶部郎司餉魯監國既敗奔走山海累遭
名捕逐而免而家亦遂落晚歲始歸所著吞月子集有方石
銘詞甚奇偉不具錄錄其輿人阜人丐人傳曰輿人者南都
武定橋人不詳其姓氏乙酉之變夫婦同日縊死吾友吳子
蕃親見其事爲弔之阜人者于姓江陰人乙酉之變傳新縣
官至往執舊役諦視良久歎曰此寡廉鮮恥者吾不可以爲
之役遂歸而縊時新縣官者湖州李某也丐人者姓氏與邑
里俱未詳闖賊陷北都題詩養濟院自縊死吞月子日夫輿
人阜人丐人也汲汲赴義若此可異也噫無異也夫輿人阜

人丐人人之微者也然而人也人則義其性之者也則亦有
人而不輿人阜人丐人者乎夫人而不輿人阜人丐人者多
矣不輿人阜人丐人而人者吾未數數見也予之爲三人者
立傳也擬曰輿公阜公丐公三先生傳既而思之今所謂公
之先生之者皆其不輿人阜人丐人者舉輿人阜人丐人而
公之先生之是不以人目之也故從而人之人之者人之也
人之者則於不輿人阜人丐人而不人之者也不異固所以
異之也

華夏字吉甫定海人寄籍於鄞以恩貢入太學與同里王家
勤齊名初與家勤同受業於上虞倪元潞漳浦黃道周己又
同事劉宗周歸築鶴山講舍夏通樂律家勤精於禮不與先

小腆紀傳

卷四十七

十一

儒苟同浙東所稱華王二子者也夏一諸生而有范滂陳東
之風浙東資其清議以爲月旦乙酉六月越中兵起首與董
志甯倡義豫於六狂生之目謝三賓欲殺之不得魯監國授
兵部司務晉職方主事皆不受請以布衣從軍與太僕卿陳
潛夫出戰牛頭灣彈從頭上過如雨不少退性素勁挺卽與
督師錢肅樂議亦不能盡合江上既潰浙東士大夫猶惓惓
故國山寨四起夏謂人心未去也及肅樂航海入閩連下三
十餘城閩人告急浙中抽兵去備稍虛夏又謂此可乘之會
謀之急丁亥始入舟山乞師於總兵黃斌卿不應憤而歸未
幾慈谿有大俠以侍郎馮京第書往來海上事洩牽連捕夏
入獄家勤與其友董德欽悉力營救出之旋復謁御史李長

祥於東山長祥曰吾於會稽諸城俱有腹心一鼓可集但欲得海師以張軍勢夏曰海師不足用也長祥以為此間人以海師為望可因其勢用之強夏再入舟山會馮京第亦在坐力勸斌卿斌卿曰我軍弱中土之助我者究得幾何夏慨然應曰布置已定發不待時何庸以寡助憂將軍至蛟關有范公子兆芝當以徐給事字遠柴樓師會可六百人至鄞江楊推官文琦當以王職方翊大蘭師會可千人王評事家勤當以施公子邦焮管江師助可三千人張屯田夢錫當以大皎師助可四百人而屠駕部獻宸當以城中海道麾下陳天寵仲謨二營之師為內應可千人至慈谿馮職方家植當以子弟親兵會可五百人至姚江則李侍御長祥當已下紹興遲

小腆紀傳

卷四十七

十二

於東山之寨除道以俟而張都御史煌言當以平岡之師會可三百人渡曹江章都督欽臣以甬山之師會可二千人若急移小甯合李侍御軍西渡蕭山尚有石仲芳寨可千人將軍以此眾長驅入杭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何庸以寡助憂斌卿輒不為信夏益恨激之怒斌卿奮拳來擊曰吾今聽子倘諸軍爽約則取子肝以餉軍然特強許之而終無出師意無已廢然歸復令推官楊文琦往京第等益勸斌卿斌卿乃諾之夏偕文琦家勤等飛書發使以為功有緒也而又為謝三賓告變三賓初欲殺六狂生自度為清議所不容及再降益決裂刊揭四布自言前此歸命之早後為王之仁所脅今幸復得反正見天日然而卒不見用乃益思所以微功者廣行

賄賂中途賺取夏貽大蘭帛書告之我大府密調慈谿兵襲大蘭調定海兵勦管江調姚江兵搗東山三道兵皆潰捕夏急得之屆期舟山兵果入關抵三江口諸軍無一至者斌卿不敢進亟引去我巡按令知府大陳刑具究黨與夏慷慨曰心腹腎腸肝膽吾同謀也問帛書所載楊王屠董諸名言皆不預再拷之則大呼曰太祖高皇帝造謀烈皇帝主兵聖安皇帝司餉其餘甲申乙酉殉節諸忠范景文史可法而下皆同謀也知府三拷之終不屈而是日謝三賓亦為人所告下之獄謝之初欲害五君子以求用於

新朝也不意我巡道孫枝秀豔其富欲并殺之取其室密使人說夏曰汝於謝讎深力引之則汝怨可伸及庭訊夏曰咄

小腆紀傳

卷四十七

十三

斯反面易行首先送款之人也乃謂其不忘故國而預吾事吾目不瞑矣謝旁跪搏頰而呼曰長者長者夏在縲絏中鼓琴賦詩自稱過宜居士或叩之曰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何有於夏臨刑巡按曰非不欲活爾奈國法何夏曰事成則吾不汝置事敗則汝不吾置理也受刑時忽有白光一縷冲天去妻陸氏初其首以殮自縊以殉先數日以次子名懷咫者密託夏之友人評事林時躍獲免有謝寅生者素與夏不往還在獄忽往詢之曰吾願以女許配公子子長竟分田宅以成立之蓋亦義士也監國還軍舟山贈夏檢討

王家勤字貞一鄞縣六狂生之一而與於戊子五君子翻城之獄者也初為諸生南都立由選貢入太學乙酉六月與華



夏等同倡義魯監國授大理寺評事期年事敗諸遺臣分界
立寨家勤主東南甄踰姜山至管江管江之豪施氏杜氏破
產募死士三千人相與刺血誓師約舟山水師入關及諸山
寨兵由陸路會於甯波城下是爲翻城之獄五君子者華夏
楊文琦施邦焮杜懋俊及家勤也而諸道所集莫如管江爲
盛已爲降人謝三賓所發謀至家勤謂耳目有異率眾擒謀
者搜得其檄斬之官軍旋至施杜乃據險關密遣死士衛家
勤入海乞援中道見執時顧子者從行亦被縛三賓私授意
謂多引薦紳可自免家勤怒叱之而顧子詐爲一紙諸名下
咸與列由是衣冠之禍大作家勤遭不白冤華夏從獄中驚
詢之悉其故三賓又布言曰王直一靜默者非若華子必不
小腆紀傳 卷四十七 十四

可活我巡按乃急移獄於省家勤曰吾豈望覆巢之完卵哉
惟華楊施杜爲不可負累訊瞠目不語遂刑於市
楊文琦字瑤仲與弟文琮文瓚文球世所稱甬上楊氏四忠
也父秉節素謹厚而以名節勗諸子里人呼曰楊太公江上
之役秉節親帥諸子從軍文瓚崇禎己卯舉人魯監國授監
察御史力言浙閩宜合不宜分即使主上屈節於天興將來
無損於配天之業時方以開讀禮爲爭皆不謂然行人張煌
言尤力排之文瓚乃入閩隆武帝召對又力言當聯絡閩浙
以爲同讎不當啓爭端上然之賜食撤御前燈送之還邸丙
戌春泉州饑按視請發帑金三千賑給歸而陳四難十失諸
疏命巡按雲南力辭請如前旨以頒餉浙中圖會師鄭氏尼

小腆紀傳 卷四十七

之不果尋命掌貴州道扼防建延三關便宜招募初文瓚
泉州時上詢知有兄卽召文琦臨軒試之對言今日宜作馬
上天子未可狃承平積習上聽其言以明經授惠安訓導旋
加監紀推官監惠安諸軍是年六月浙東亡仙霞告急文球
奉其父就兩兄商所向亂兵突過執父去重索萬金不則烹
文球散髮狂號路人憐其孝不數日得泉數千緡齎入砦賊
以數不足欲殺之文球對父長號賊感動令奉翁以歸聞事
敗乃偕避於泰順之竹園時浙中止舟山未下而甯紹台山
寨大起文琦與大蘭寨主王翊最善戊子翻城之議文琦獨
主西南一道已爲降人謝三賓密揭告變並列文琦文瓚名
旁及文球或勸之逃文琦曰吾以義動臨難不赴且將陷父
小腆紀傳 卷四十七 十五

於危安用義爲然偕死無益吾力任之因遣弟輩入閩文瓚
不肯乃獨令季弟文球變服走文琦就訊慷慨無撓詞但言
文瓚不預謀請釋之養父而自請速死時華夏已獨承是獄
欲盡脫諸同難文琦獨不可與夏同死於法文瓚得釋歸未
幾復爲三賓所讎逮辟大呼高皇帝不絕而死文琦妻沈氏
文瓚妻張氏皆殉之詳列女傳文球之入閩也督師錢肅樂
已卒遂參閣部劉中藻軍事次年福安不守亦殉之時父秉
節無恙僅存仲子文琮迨父卒以降卒告其出海狀且言將
引海上軍趙彪者爲患遂亦被逮至省賦絕命詞自扼吭以
死文琮官職方主事文球官都事皆魯監國所授官也我
朝賜文瓚通諡曰烈愍



杜懋俊施邦价懋俊之仲父兆菡皆鄞之管江人世所稱管江三烈士也懋俊為甯波諸生少憲言兵流寇亂中原海隅不逞之徒乘間起乃謀於兆菡請以土團之法陳諸有司遂部勒族人分隊野擊柝行夜間黨為之安堵沿海諸村皆效之丙戌浙東不守懋俊忽若病癘歌哭不常家人從壁罅竊窺則案無他物惟進士黃醅耀臣事君以忠文一首硃墨纍纍不絕邦价者故都督翰之子武世家而為文諸生以蔭應襲而不赴國難作乃悔曰吾非囊爵無以號召人會錢肅樂起兵即毀家輸餉監國許以左班換授部曹未上而江防潰戊子預於五君子翻城之謀懋俊聞而喜為之集眾三千人且約侍郎馮京第軍為應聞金莪山中有賣炭趙翁者精

小腆紀傳 卷四十七

十六

星象諸兵法親往致之置軍中奉以為帥未及期三日評事王家勤來奔以事洩告城中遷者踵至邦价即臬選者首與懋俊倉卒據山立寨鳴鼓起事而急令家勤先入海意謂城中雖有備而海師早晚必薄城則勢未能分故且部署軍士為人海計城中兵果不出而我定海鎮將常得功豫遣舟師扼海口分軍直抵管江家勤中途被執山寨頗阨塞懋俊據險鬪三日矢石雨集夷傷殆盡寨陷猶以家丁力戰頭目中矢如蝟傷重倚墻斃屍屹立不仆者數日邦价縱火自焚其營拔世遺佩刀自刎兆菡被縛斫其首十二刀而後墜賣炭趙翁者跳而免後辛卯壬辰間猶往來海上術尋亦死懋俊有子名憲琦陸宇燦撫如己出以父死國難縞素禁

酒內有妻不娶宇燦以大義責之始婚旋病卒

屠獻宸字天生董德欽字若思鄞人也先世皆官兵部侍郎南都亡德欽痛哭納衣巾於文廟獻宸西探行省消息孫熊兵起參其事更自募一軍屯瓜瀝之龍王堂授車駕主事德欽亦招軍輸餉授監紀推官屠氏之居侍郎故第也

大兵渡江後奪其半為署有海道中營遊擊陳天寵仲謨者故史閣部麾下士屠董瞰知二將有異微說之二將乃屏左右言當閣部垂死遺言屬我輩必無負明心實勿忘願無所措力今觀公等非碌碌者願勿疑當効死力遂從衣領間出史閣部遺牒示之且曰城下倘有警吾等縛兵備使以應三人大喜用少牢祀閣部盟於密室與盟者華夏王家勤楊文

小腆紀傳 卷四十七

十七

琦及陳仲二將也夏與家勤乃奔走山海諸道合約大舉德欽獨請任餉先期斥賣家貲以待方聚謀時獻宸謂夏曰里中有外託氣節名而陰賊不可問者宜慎之夏疏不甚防已而果為謝三賓所告陳仲二將猶秣馬待應而諸道兵已盡為官軍所截事既洩屠董跳至天台三賓又力搆之遂急捕下獄與夏等同日死我

朝賜獻宸通諡曰烈愍獻宸妻朱氏投繯以殉詳列女傳李文瓚字昭武鄞人也工詩古文詞兼書畫乙酉從錢肅樂起兵魯監國授兵部車駕司員外郎丁亥夏由天台入舟山將從監國於閩舟山諸同志者倚以中土之事勸其歸遂與於戊子翻城之禍時華夏欲獨承是獄故諸人有遜詞求免

者文瓚顧強項不撓在囚中與楊文琦分賦雁字詩彙成卷帙尋大吏分繫諸囚他所獨留夏文瓚請身伴之司獄者大駭曰汝不畏死邪文瓚笑曰白首同歸何恨適評事倪元楷以蓄髮下獄三人共一狴戶相與歌傳奇中木公不肯屈魔鬼曲聲撼獄壁聞者益駭再被拷終不屈而夏力辨之乃放歸文瓚歎曰過宜生我過宜之義我之慙也雖然我不求生過宜自成其義耳嗚呼過宜何曾死我虛生矣己亥張煌言兵敗微服走天台文瓚遇諸途以死士衛之煌言得復入林門事去乃遨遊四方以老臨終其子問遺言取筆題曰眾人皆醒非夫也曠目而卒

小腆紀傳 卷四十七

十五

小腆紀傳卷第四十七終

男承禮編輯
仁和魏錫曾參校
會稽梁繼元覆校

小腆紀傳卷第四十八

翰林院檢討加詹事府贊善銜六合徐肅讓

列傳第四十一

義師三

陳泰來 劉詔新等 倪大顯 曾亨應 弟和應 子筠

劉士楨 郭賢操等 郭文鼎 胡定海 魏一柱

胡夢泰 萬文英 唐 偶 余應桂 子顯臨 吳 孔微元

弟微哲 蔡觀光

朱奎光 郭天才 朱學熙

陳邦彥 白常燦 陳嘉謨

陳泰來字剛長新昌人崇禎辛未進士由知縣入為戶科給事中嘗自請假兵一萬肅清輦轂帝壯之改兵科出視諸軍

小腆紀傳 卷四十八

十一

戰守方略奏界嶺失事狀劾副將柏永鎮論死遷吏科乞假歸南都以刑科起不赴閩中擢為太僕少卿尋遷右僉都御史督領江西義軍闖賊餘黨掠新昌泰來大破之初益王之起兵建昌也泰來將從之同里按察使漆嘉祉舉人戴國士持不可曰公受閩命矣今復從王將奉王臣聞乎王必不屈將兩事乎是懷三心也公為國事捐身家本以教忠而先示二心於人人誰諒之乃止已而建昌失援新昌破國士出降翻為金聲桓用泰來恨之曰吾乃為賊所紿彼固為敵遊說也均之國事益與閩又何分乎意欲誅之顧力薄不能抗仍相通好時有上高舉人曹志明與魯國祺聶明時黃瑛黃國彥等兵起泰來與相結十二月攻取上高新昌甯州戮國士

妻子及親黨數人暴其罪圍瑞州不克遂取萬載聲桓引
大兵逼新昌守將出降泰來至界埠志明等從上高移軍會
之進攻撫州俱歿於陣或曰國士與泰來為姻聯已降權驛
傳道事金聲桓使之招泰來而以重兵躡其後國士入陳營
甫相見大軍已壓壘陣矣敗走黃氏祠中自刎死其同死者
瑞州劉詔新謀廷榕胡親民我

朝賜泰來通諶忠節

李含初德化人乙酉降將金聲桓入南昌含初傾家起兵服
山連破德化瑞昌未幾部將王拐子私款於我九江守將余
世忠因襲服山含初死之同死者生員李映陽武生唐屏鄧
士鳳熊九鼎宗麻子五人

小腆紀傳 卷四十八

二

倪大顯者樂平人與兄大恢大登俱以勇力聞乙酉饒州推
官周損幣致之損敗歸督師大學士黃道周道周敗從廣信
威武侯曹大錡後王得仁大發兵屠樂平軍中聞大顯勇爭
取之以為功有僧長八尺餘下馬搏之大顯斫僧應手頭落
已官軍鱗集度不支抽刀自刎死大恢大登被執皆死
曾亨應字子嘉臨川人廣東布政使棟之子也成崇禎甲戌
進士官吏部文選主事詔起廢亨應以毛士龍喬可聘李右
謙等十人上御史張懋爵有夙怨以納賄行私力攻之遂坐
謫南都立凡請籍起者多駁貴亨應獨不赴乙酉六月降將
金聲桓令王得仁以兵徇撫州亨應乃命弟和應率父入閩
已與舉人丈南英前吏部揭重熙議守禦募兵未集騎已薄

城下眾皆散會益宗永甯王慈炎以建昌敗走閩廣招連子
峒土兵數萬下建昌入撫州寓書亨應請為東道主亨應喜
募卒數百與相犄角走書大姓勸助餉張皇其事以冀四方
之有應者一日置酒高會得仁偵得之潛從祝家渡濟師或
馳以告亨應不之信言未既而兵大至亨應趨避石室中從
弟某恨其賈禍指穴出之并執其長子筠筠大罵不屈立見
殺得仁解亨應縛揖之曰公義士也時不可為盍隨世以就
功名乎否則雞犬肉矣亨應箝口不一答曳諸階下擲數十
詢之復如前乃懸諸樹間令射之已復宛曲相慰終不可得
仁歎曰此鐵石人也遂被戮弟和應奉父入閩聞失避之舉
慶肇慶又失乃拜辭其父投井死同邑舉人王秉乾諸生湯

小腆紀傳 卷四十八

三

仲發亦以舉兵未集事露受刑最酷仲發顯祖孫也我
朝賜亨應通諶烈愍
劉士楨江西龍泉人崇禎中由進士歷官應天府尹宏光帝
立擢通政使是時北歸諸臣思起用行宮前章奏雜投士楨
請嚴封駁參治之禁宗室朱統鎮承馬阮旨劾大學士姜曰
廣並言士楨阻遏章奏士楨抗疏言曰廣勁骨懸直守正不
阿統鎮何人揚波噴血飛章越奏不由職司此真奸險之尤
者豈可容於聖世乞置諸理上柔不能問也尋擢工部右侍
郎南都亡士楨歸龍泉起兵入秦和廬陵明年吉安再陷遣
四子肇履入閩求援而令季子稱升從李陳玉起兵信豐為
贛聲援贛破避於南田戊子金聲桓王得仁叛歸於明復令

肇履募兵從劉一鵬圍贛州而令稱升趨南雄金王敗歸匿龍泉我郡守索之急乃絕粒死稱升後戰死長橋鋪王寵吉水人初從劉同升起兵以所部不戢去往來臨吉撫贛間一日為

大兵所獲寵詭降夜半殺其伴載其旗幟以行過新淦峽江令見旗幟以為本兵也出迎江許寵禽殺之連破二縣乃遁已同里鄒文鼎者與其從子敬起兵寵與之合

大兵至戰敗文鼎赴水死敬被執至省見殺寵復走脫別樹一幟大書追剿王寵四字譟呼殺賊而去去既遠我兵始知其即寵也明年金王反正逼招之不得寵已入山死矣

郭賢操德安人乙酉七月起兵連克德安建昌部將高長子

小腆紀傳 卷四十八

四

私款於我執賢操以獻時方議招撫釋勿殺明年四月集眾圖再舉

王師偵得環廬焚之跳而逸戊子金王之亂復投袂起為我

九江守將所執死之子七人次良錫與從子良銓攻建昌中流矢死三良鐸從島兵營戰死同起兵死者諸生桂登魁胡

戒登魁妾胡氏殉之又武生胡伯仰亦死焉

胡定海亦作海定南昌人起家鄉貢以薦授汜水知縣操守

廉潔致仕歸貧甚移居德興之海口授徒董氏董亦義俠也

國變後破家起兵金川定海為之聯絡鄉勇洎

王師取婺源金川兵絕我糧道乘

王師之退攻婺源殺我長吏已聞

王師將進討徒步乞師於黃道周比歸海口已有兵戰敗被執論殺首既殊猶僵立不仆同死者為揭新不知何許人我朝賜定海通諡節愍

魏一柱瀘溪貢生乙酉

王師下瀘溪以李光者署縣事一柱縛光送鄭彩所磔之與前令張載述畫策守瀘敗我師於密潭丁亥王得仁下令族瀘之丁傅魏三姓一柱遂棄妻子走閩襲破將樂結永西德化興安諸宗藩攻克建甯

王師攻之五閱月始破一柱與諸藩皆死惟興安王獲免載

述事別見

胡夢泰字友蠶鉛山人崇禎丁丑進士知奉化縣邑人戴澳

小腆紀傳 卷四十八

五

官順天府丞其子怙勢不納賦夢泰捕治如法澳借他事陰劫之給事中沈迅發其隱澳下獄夢泰聲益起十六年夏吏

部舉天下廉能吏十人夢泰與焉帝念畿輔殘破欲得治行

已效者治之夢泰因得為唐縣京師陷南歸黃道周之出師

也夢泰拜疏請出湖東授兵科給事中協守廣信傾家募士

與侍郎詹兆恆御史周定初守鉛山城陷夫婦同縊死我

朝賜通諡曰節愍

萬文英字仲實南昌進士崇禎時為鳳陽推官城破子元亨

代死得脫歸宏光時以禮部主事召不赴隆武帝授兵部員

外郎從黃道周出關

王師逼廣信道周令文英偕御史周定初分兵援之守鉛山

丙戌四月降將金聲桓逼鉛山文英與主事唐倂合軍出戰
倂陣歿文英挈家投前湖死城遂陷倂太平諸生以熊開元
薦授兵部主事我

朝賜文英通諡節愍

余應桂字二礪都昌人萬厯己未進士知龍巖調海澄邑瀕
海多警築溪尾大泥兩礪臺繚以周垣而於中築關聯絡之
沿溪砌石為腰城二百餘丈置礪孔賊艘入擊之輒沈溺相
戒不敢犯崇禎初徵授御史劾首輔周延儒納賄貶三秩七
年出按湖廣守承天捐贖緩十餘萬募壯士繕城治器賊不
敢逼獻陵十年擢右僉都御史代王夢尹巡撫湖廣與總理
熊文燦議撫勦不合構之逮下獄應桂乃陳撫勦始末白己

小腆紀傳

卷四十八

六

無罪而詆文燦疏入不省應桂嘗貽書文燦言獻賊在穀城
必反可先未發圖之為獻忠遷者所得文燦再糾應桂私書
貽誤應桂再疏辨亦不納竟遣戍及獻忠反文燦誅起為兵
部右侍郎十六年十月督師孫傳庭戰歿命應桂代之應桂
以無兵無餉入見帝而泣將至山西則偽官充斥遂巡不得
前疏言賊眾百萬非全力勦之不可請調天下鎮將會師真
保之間如史可法王永吉其人者賜以尙方劍督師庶賊可
滅帝批其疏曰應桂既不入秦又不防河往來介霍庸怯可
知奪職以新擢陝西巡撫李化熙代之化熙亦不能進也應
桂家居每語人曰吾年六十四官尊祿厚復何恨所未了者
欠先帝一死耳金聲桓之叛歸明也應桂起兵援之敗於落

星湖復領賞募眾星子諸生吳江兵潰又援之我九江守將
楊捷以步騎奄至城下應桂與子諸生顯臨同被執見殺於
是江右義師略盡我

朝賜通諡曰節愍

吳江星子諸生戊子金王歸明江起兵應之
王師再定九江乃返南康為據湖計結壘開先寺已敗走都
昌得舊鎮張士彥之標將黃才潰兵二百人部勒之冀復舉
而才復款於我執江以獻論死

金志達九江諸生戊子金王之變與僧了悟等集萬餘人以
應南昌結營鄱陽彭澤間出戰池州取東流建德尋俱敗歿
孔徹元孔徹哲建昌人家素封戊子與客蔡觀光起兵應金

小腆紀傳

卷四十八

七

聲桓及南昌被圍徹哲往援之潰歿徹元勿能忘也己丑秋
七月訛傳瑞德七邑奉靖武遺宗徹元喜遽入城戕令已而
各邑寂然同黨執以獻部眾迸散觀光心憾之庚寅揭竿將
起跡露走鄱陽被獲論死

宋奎光不知何許人金聲桓之中軍官也戊子正月聲桓歸
明攻我將高進庫於贛州以奎光為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
留守南昌奎光多機智能肆應五月

王師進討聲桓兄成勛部將楚國佐及王得仁部將貢鼈將
內應奎光殺之人心稍定撤城外屋廬設守具

王師急攻得勝門城壞奎光囊土壘石隨壞隨補出神槍火
筒焚攻具

王師少卻聲桓自贖歸奎光不納曰吾未知爾心爾果爲明者戰捷則相見也既戰而入聲桓與得仁主堅壁議閉門不出奎光謂如是且坐困單騎渡江按行地利請移兵二隊一駐生米渡一駐市汶以達餉路俟敵懈則大舉逐之必獲算金王不從既城中饑請背城一戰又請獨將其家丁赴敵營終不能得念諸將言人人殊不足與謀庶幾神道可以威眾德勝門關廟中有酬寶神馬朝出就水草夕還廟調馴殊異奎光湯言夜夢關帝賜吾馬破敵備香醴入廟握馬不鞍而馳之三十六營兵將皆驚喜願聽約束從宋都督出戰金王終欲待外援夾擊奎光計復不行城破被執論降不屈乃殺之

小腆紀傳

卷四十八

八

郭天才不知何許人金聲桓部將也魯監國攻福州我巡撫佟國鼎乞援於聲桓聲桓使天才將兵往與國鼎不合乃率眾降魯監國封忠勤伯戊子監國所復閩地盡失聞聲桓歸明乃還江西時

王師逼南昌聲桓謀撤兵入城天才謂非計爭之不得自劄黃泥洲爲犄角所部盡川卒長槍敢戰精銳無敵屢戰城下與

王師數十合撓其長圍見城中無出戰意撤兵去久之糧盡亦入城城中斗米八十金人相食矣城破與前鋒劉一鵬巷戰不屈死

陳邦彥字令斌順德諸生宏光時詣闕上政要三十二事格

不用隆武帝讀而偉之既卽位卽其家授監紀推官未任舉於鄉以蘇觀生薦改職方主事監廣西狼兵援贛州至嶺聞汀州變勸觀生東保惠潮不聽永厯帝監國肇慶觀生遣之入賀邦彥甫進謁而觀生又別立唐王聿錫於廣州邦彥不知也夜二鼓上遣中使十餘輩召入梧州舟中王太后垂簾坐上西向坐丁魁楚侍語以廣州僭立事邦彥請亟還肇慶正大位以繫人心且云彼強我弱以戰則非計彼曲我直以和則非名警報日迫彼若知懼必來求成如其不然則粵東十郡我居其七委其三於彼以代我受敵我復從而乘其敝不亦可乎上大悅立擢兵科給事中令齋救還論觀生及入境聞使臣彭耀被殺遣從人以教授觀生致書曉以利害觀

小腆紀傳

卷四十八

九

生猶豫累日欲議和不果邦彥乃變姓名入高明山中是年冬廣州破聿錫與觀生死之列城悉下初贛撫萬元吉遣族人萬年募兵於廣得余龍等千餘人未行而贛失龍等無所歸聚甘竹灘爲盜他潰卒多附之眾至二萬餘丁亥春

大兵定廣州克肇慶梧州抵平樂上走桂林勢危甚邦彥乘間說余龍出關廣州而已發高明兵由海道入珠江與龍會遺書張家玉曰桂林累卵但得牽制毋西使潯平間可完葺是我致力於此而收功於彼也家玉以爲然

大兵在桂林聞亂遣救揚言取甘竹灘龍卒素無紀律且顧家輒引退邦彥亦卻歸乃遣門人馬應芳會龍軍取順德戰敗應芳赴水死三月龍再戰於黃連江亦敗歿邦彥乃棄高

明收拾餘眾據下江門

大兵於廣州之圍訊降卒知謀出邦彥以輕兵襲其家執其妾何氏及二子和尹虞尹令為書以招之邦彥判書尾曰妾辱之子殺之身為忠臣義不顧妻子佟養甲壯焉頗以善遇後郡紳李皇一舉人杜璜帥兵攻肇慶敗死邦彥家屬始被殺秋九月密與陳子壯約復攻廣州邦彥後至夜戰大敗詳子壯傳邦彥奔三水清遠指揮白常燦以城迎奉乃入清遠與諸生朱學熙嬰城固守邦彥自起兵日一食夜則假寐與下同勞苦故軍最強嘗分兵救諸營之敗者至是精銳盡喪外無援軍越數日城破常燦死邦彥率數十人巷戰肩受三刃不死走朱氏園中見學熙自縊拜哭之旋被執饋之食不食繫獄五日被戮事聞贈兵部尚書謚忠愍蔭其子為錦衣衛指揮使我

朝賜通謚曰忠烈

彭耀順德舉人崇禎中官陝西知縣有能聲歷兵科給事中丙戌永歷帝建國肇慶而舊輔蘇觀生亦立唐王聿錫於廣州前大學士陳子壯移書瞿式耜請興師東向永歷帝曰先遣官諭之俟其拒命討之未晚乃遣耀與主事陳嘉謨宣諭廣州耀奉命過家拜祖廟託子於友至廣州以諸王禮見備陳天潢倫序監國先後語甚切至且讓觀生曰今上神宗嫡胤奔然靈光大統已定誰復敢爭且聞虔既陷強敵日逼公不協心戮力為社稷衛而同室操戈此袁譚兄弟卒并於曹

瞞也公受國厚恩乃貪一時之利不顧大計天下萬世將以公為何如人也觀生怒殺之嘉謨亦不屈死我朝賜耀嘉謨通謚均節愍

小腆紀傳卷第四十八終

小腆紀傳 卷四十八

男承禮 編輯
仁和魏錫曾參校
會稽梁繼元覆校

十一

小腆紀傳卷第四十九

前翰林院檢討加詹事府贊善銜六合徐嘉
列傳第四十二

忠義一

何剛

楊振熙等
高孝纘等

陸培

顧咸建 兄咸正 弟咸受

王佐才 項志甯等
荆本淑

侯承祖 子世祿

葉向榮

小腆紀傳卷四十九

李桐 子文泉 文昱

鄭為虹 黃大鵬
洪祖烈等

傅雲龍 金麗澤
涂世名

毛協恭 補

葉翼雲 弟翼俊 陳鼎

劉曙

何剛字愨人上海人崇禎庚午舉人英毅有才略見海內亂

作與同郡士夏允彝陳子龍徐孚遠輩結幾社講求濟世事

東陽許都亦以豪傑自喜者嘗從剛學剛謂之曰子居天下

精兵處高皇帝嘗用之平亂矣盍不令成一旅以待用乎都

歸散財結客招致數千人十七年春疏陳選練滅賊諸策帝



任民育 曲從直 王纘爵
周志畏 羅伏龍

文震亨 顧所受 殷獻臣
蘇州儒士等

王道焜

唐白綵 從子階豫
過俊民

吳之蕃

溫璜

王景亮 伍經正 鄧巖忠
方召

倪懋燾 族人元楷

王士和

洪有楨

郭符甲 諸葛斌

楊廷樞

華允誠 從孫尚濂

褒納之又言國家設制科立資格以約束天下豪傑此所以

弭亂非所以戡亂也今救民生匡君國則莫急於治兵然平

生未嘗學問一旦畀以兵戎孰能勝任臣願陛下親簡強壯

英敏之士命知兵大臣教習之日講韜鈴練筋骨拓膽智陛

下時召試之特優其秩寄以兵柄必能建奇功當一面臣嘗

遊東陽義烏間見其人多智勇奮發忠義慷慨成繼光書數

言其兵可用昔時名將勁旅半出其地臣願以布衣奔走聯

絡準繼光遺法申詳約東開導勸率并收徽婺奇才歲餘必

可赴湯蹈火使諸分布河南郡縣則大寇不足平也因薦許

都及進士杭州姚奇胤生員桐城周岐陝西劉湘客時諸人

多遠徙而剛不知帝壯其言授兵部職方司主事募兵金華

小腆紀傳卷四十九

無何許都為邑令姚孫棐所逼及於亂募兵事無成會賊逼

京師陳子龍夏允彝以二千人聯海舟達天津為緩急計南

都立子龍入為給事中言防江之策莫過水師海舟之設更

不容緩臣昔召募得二千人請委何剛訓練從之九月命防

篙子港轉本司員外郎時朝廷草創庶務繁與剛言臣請陛

下三年之內宮室不必修禮樂百官不必備惟日求天下奇

士智謀者決策廉明者理財勇悍者臨戎朝政爵祿軍務不

出三者驅天下材能以圖之求富必富求強必強若漫無經

制空言恢復是卻行而求前也優遊歲月潤色偏安是株守

以待盡也惟廟堂不以文辭取士而以實用爵人則真才皆

為國用而朝廷亦少浮議矣令大度之士分兵四出求草澤

英雄得才多者受上賞則梟雄皆畢命疆場而內地亦鮮寇盜矣江南人滿徙之江北地方或以賜爵或以贖刑則豪右皆盡力農事而軍資亦充實矣臣竊觀廟堂經國者徒欲襲晉宋之餘業恐未必能及晉宋也尋命以其兵隸史可法可法甚奇其才剛亦以週知已誓同生死尋授遵義知府未赴大兵破徐泗泗軍還屯瓦窑鋪剛以所部會之及逼揚州因率之入衛可法曰城危矣死無益也不如出城號召援兵以為後圖剛歎曰剛計之熟矣天命已去民心瓦解誰復應者剛為國家死則死之為知己死則死之濡忍而無成非智士也城陷以弓弦自勒死我

朝賜通諡曰忠節

小腆紀傳 卷四十九

三

任民育字時澤濟甯人天啓時舉於鄉善騎射為鄉里捍衛真定巡撫徐標薦其才用為贊畫經理屯務真定失守遂南還宏光時授亳州知州兵燹後戶口死亡略盡民育覈州田計一萬九千頃荒者半焉乃併八十里為四十里止徵現戶民感其恩擢揚州知府督師史可法倚之城被圍以戎服守鎮淮門城破馳歸易緋服端坐堂上曰此吾土也當死此左右皆奔散獨吏陸某者侍兵至欲擁之出不可遂死之闔家男婦俱投井死吏亦自經以殉我

朝賜通諡曰忠節

曲從直字完初遼東舉人官揚州府同知與其子分守東門父子皆死我

朝賜通諡曰烈愍

王纘爵字佑申鄞縣人工部尚書佐孫以蔭入太學授應天府通判攝溧水篆清介剛直忤上官投劾歸乙酉請赴史可法軍前自効授揚州監軍同知尋擢按察僉事時可法內困護口外惟諸鎮不用命一日謂纘爵曰君書生不知兵徒死此何益吾當送君還留都作後圖可乎對曰下官世受國恩豈敢避難願從明公死不願從馬阮生也可法改容謝焉城破遂從死子兆牙有異才痛父殉難不忍家居躑躅揚州竟野死我

朝賜續爵通諡節愍

周志畏字一畏與王纘爵同邑崇禎癸未進士官江都知縣

小腆紀傳 卷四十九

四

年少氣高果於決事高傑將士在城暴橫志畏屢敢之反受挫辱不勝憤求解職會羅伏龍至可法即命代之伏龍新喻舉人曾知梓潼縣代志畏受事甫三日城陷兩人皆死而志畏妻子僕隸闔門殉義無一脫者其時兩淮鹽運使楊振熙揚州監餉僉事黃鉉通判吳道正江都縣丞王志端亦皆死振熙臨海舉人鉉彭澤舉人道正餘姚人志端孝豐人行事俱軼我

朝賜志畏通諡烈愍伏龍振熙道正志端均節愍又李自明者嘉興人以歲貢除揚州訓導亦死於難

高孝績揚州諸生城破書衣衿曰首陽志雖陽氣不二其心古今一致入學宮投先聖座下自經死同時王士琇於新城

垂破之日設烈皇帝位號哭載拜與其弟並縊死又有王績
王績王績者昆季三人俱自沈醫士陳天拔畫士陸愉武生
戴之藩義勇張有德市民馮應昌舟子劉某皆死之時士民
死者屍凡八十餘萬而姓名多不傳補

文震亨字啓美吳縣人大學士震孟弟也天啓中與瑞禡崇
禎初以善琴供奉官中書舍人南都妖僧大悲之獄阮大鍼
造十八羅漢五十三參七十二菩薩之目羅織朝野之異已
者其黨張孫振已具疏將以震亨爲汪文言矣馬士英與震
亨有文字交力出之卽休致歸乙酉六月

王師取蘇州避之揚城聞薙髮令下自投於河家人救之絕
糧六日死震孟一子乘乘是年我巡撫土國寶獲吳易偵卒

小腆紀傳 卷四十九

五

言乘與諸生王伯時皆易黨謀內應乘遂遇害乘著有啓禎
野乘我

朝賜震亨通諡節愍

顧所受長洲諸生我安撫使黃家稟至蘇州所受賦絕命詞
云身是明朝老布衣眼前世界不勝悲從容死向宮牆地免
使忠魂棄濁渠遂自縊學宮遇救仍赴水死殷獻臣亦諸生
避兵荻溪見家人有薙髮者號慟不食死又蘇州儒士者名
姓不可詳聞南都被儒冠襦衫躍入虎邱劍池死常州石生
暨賣扇歐姓者投西廟池中死文城壩賣柴人閻安撫使至
棄柴船躍河死五牧有畜鴉鳥薛叟自經死元妙觀前有賣
麩夫婦對縊死

陸培字鯤庭仁和人少負俊才美丰儀行誼修謹嘗客華亭
主人妾窺而悅之培不答卽放舟去登崇禎庚辰進士不謁
選歸而讀書所爲詩文一時爭效之號西陸體性峻潔有不
可意輒瞋目叱罵與陳潛夫有違言卽爲文以逐之於是傳
者謂其任俠使氣然與人交重然諾急困阨雖患難死生不
易也南都授行人乙酉六月

大兵至浙巡撫張秉貞與陳洪範謀挾潞王降培慟哭攜家
避橫山之桐嶺道遇其友陳廷會語以故廷會曰君職行人
無守土責且天下事未可知無己國亡與亡不亦可乎培仰
天歎息曰需乃事之賊後日將有求死不得者子不見北都
某某乎將自裁妻晝夜防之一日給妻他往脫身歸故居鍵

小腆紀傳 卷四十九

六

戶自經妻兄子破壁救之甦培大恨曰奈何苦我夜上書辭
母作絕命詞揖其二僕以繩授之曰我爲烈士若輩宜成我
志坐方牀從容就縊死年二十九閩中贈尙寶司少卿諡忠
毅我

朝賜通諡曰忠節

王道焜字少平仁和人少豪宕好聲伎家藏書畫尊彝古器
最夥焚香賦詩竟日無俗語天啓辛酉舉於鄉歷福甯州學
正陞南平知縣南雄邵武二府同知光澤妖賊亂道焜攝光
澤縣事單騎往諭降之崇禎帝破格求材盡徵天下廉能吏
臨軒親試撫按以道焜名上吏部謂郡丞例不與選授兵部
職方主事道焜不平抗疏言皇上破資格以待非常銓臣援

故例而靳考選非陛下搜羅賢豪之至意得旨許候考會都城陷微服南歸聞陸培死慨然謂子均曰我當死久矣所以不死者將以有為也今更何望哉且向者銓曹以故事格我卑我官也今而不死天下將謂屬吏中固無人矣乃投繯死浙東監國贈陸培諡而不及道焜董守諭曰兩人同死豈以道焜非進士邪乃諡節愍我

朝賜通諡曰節愍均舉崇禎壬午鄉試

顧咸建字漢石崑山人大學士鼎臣孫也崇禎癸未成進士兄咸正同科授推官咸建得知縣選錢塘時浙中連歲水祲米價騰貴民間削樹皮採草根為食而三餉疊加長吏以解額為殿最里甲往往雉經倉門咸建分兩稅為十限令同甲

小腆紀傳 卷四十九

七

自相曉諭不以官符追攝集父老告之曰寇患若此征餉非不得已也爾曹受列聖深仁獨不思急公分上憂而煩我遺胥隸乎民歎曰使君愛我我何敢以逋課負使君輸者填溢無後期俄聞京師變人情洶洶咸建出令安民戢奸宄嚴警備宏光時御史彭遇慶為馬士英私人出按浙江橫甚遺奴輩四出剽掠民眾譁於署遇慶出兵擊殺七十餘人民激思變咸建馳撫之得已遇慶旋劾罷乙酉南都失守鎮江守將鄭彩率眾還閩緣道劫掠咸建出私財迎犒率吏卒日夜防禦乃敏威去亡何馬士英擁兵至巡撫張秉貞命咸建往迓咸建力請駐師城外頃之大將方國安兵亦至咸建謀於上官先期遣使行賂兵乃不入城四鄉被掠而城中得無擾時監

司及郡邑長吏悉遁咸建散遣其妻子獨守官不去既而大兵壓境秉貞將挾潞王出降使咸建犒師既復命即棄官出城去追騎及於吳江執以還詞不屈閏六月朔殺於忠清坊士民徒跣號泣懸首城樓一蠅不集閩中贈太僕少卿諡忠節我

朝賜通諡曰忠節

咸正字端木崇禎癸未與弟咸建同舉進士授延安推官屢擒劇盜招降猢猻張成儒等三百人慶陽土賊潘自安等干人孫傳庭之出關也上書止之不聽已陝西全陷咸正被賊繫之營中吳三桂兵入秦人多應之韓城人推咸正為主已而知為

小腆紀傳 卷四十九

八

大清兵遂入山中久之南歸以子天達天遴匿陳子龍事被逮洪承疇問曰汝知史可法在乎不在乎答曰汝知洪承疇死乎不死乎乃父子同見殺弟咸受字幼疏天啓甲子舉人崑山城陷殉難我

朝賜咸正通諡節愍

唐自綵字西望達州貢生崇禎末授臨安知縣過俊民無錫貢生為臨安訓導臨安酷朴易治自綵政暇則與俊民飲酒賦詩士民愛信之乙酉六月大兵至邑人震恐自綵歎曰戰無兵守無食無徒苦父老為也冊印俱在聽邑人之所為我老矣豈復北面事二姓哉與從子階豫攜家人入梅鄔俊民亦同匿士民齋冊印赴省大

師問曰若知縣安在曰賢父母也憐我民之被干戈不能守
王入山隱矣帥曰果賢邪我遣汝知縣不遣他吏也民乃入
山迎自綵旣閱兩月堅不出乃置新令新令欲自媚詭言自
綵受魯監國敕陰集兵爲變總督張存仁遣兵捕之時值八
月下丁俊民語山中諸生曰我爲學博猶廟祝也可令缺祀
乎具牲醴入城甫初獻而執自綵之兵至見冠帶執笏堂上
者問何人曰學官也因前繫之俊民大罵被殺自綵至不屈
洪承疇曰汝毋自苦我知汝賢行且薦於朝自綵語不屈承
疇指其下曰獨不念少妾幼子乎曰大丈夫豈以子女易大
節乎當自綵被執時麾其從子階豫走不聽竟同死妾大呼
曰主死妾願從幼子有乳媪在延頸受刃死閩中贈自綵太

小腆紀傳

卷四十九

九

常少卿階豫貢生贈太常博士我

朝賜自綵通諡忠節

王佐才字南揚崑山人官狼山副總兵年老休於家乙酉夏
南都亡知縣楊永言逃之泗州參將陳宏勳家縣丞閻茂才
遣使投誠已貢生朱集璜等起兵殺茂才以佐才宿將推爲
主永言宏勳亦自泗橋率壯士數百人來助未幾宏勳以舟
師戰敗遊擊孫志尹陣歿城遂陷佐才縱民出城冠帶坐帥
府被殺我

朝賜通諡曰節愍

項志甯徐市徐樾徐守貞馮知十皆常熟諸生乙酉城破殉
難者也先是邑人議城守會總兵何沂奉宗室某王至因以

集眾降將洪某引

王師來攻沂已遁諸生中尙有躬冒矢石力戰於華蕩者勢
不支各散去志甯方食餅聞變餅墮地扼吭死市與樾歎曰
我家世科第可無義士邪題壁云不敢立名垂後代但求靖
節答先朝自縊死守貞奉母避於鄉兵至母與妹投井守貞
急從之兵挽其髮乃踞坐謾罵殺於井傍知十見之奮怒格
鬪叢射死

荆本澈字太徽丹陽人崇禎甲戌進士官副使南都被起兵
松江與巡撫田仰總兵張士儀張鵬翼太監李國輔以舟師
奉義陽王進駐崇明沙戰敗率所部屯舟山之小沙壘其將
士善射爲黃斌卿所忌本澈復不能戢其士卒斌卿因民怒

小腆紀傳

卷四十九

十

攻之全家遇害我

朝賜通諡曰節愍

吳之蕃吳淞陸營把總也父斗南於崇禎時以討流賊死之
蕃嘗自謂忠孝之門乙酉南都亡聞部下百戶降怒曰奴輩
皆世職降何易也俟大明兵得汝定鑿汝筋抽汝骨也八月
十六日起兵至吳項橋登岸謀攻嘉定邑人武舉馮嘉猷者
以獻策降將李成棟得署總兵聞報謂老營兵曰汝曹聞之
蕃前日語邪脫不利我與汝皆碎首矣遣人焚之蕃舟之蕃
眾多烏合見火起遂潰之蕃殺數人不能定呼天哭曰我父
子並死王事分也所恨心力殫盡得起義師未戰而潰我目
不瞑矣挺鎗欲赴闕居民汪三者誘之同行推之墮水遂被

擒嘉猷陳鼓吹羊酒犒得勝軍縛之蕃罵之曰汝吳淞牧兒何敢作此事之蕃大笑曰我朝廷世臣父子忠節汝曹逆賊狗彘所不食何敢以面目向人遂被殺

侯承祖字懷玉世襲金山衛指揮乙酉夏松江兵起以兵往願襄事提督吳志葵忌之沮其謀承祖恚曰然則府城聽之總戎承祖以金山為存亡耳拂袖歸與子世祿治兵嚴禦未幾志葵敗松江亦破

大兵進攻金山承祖坐睥睨間親冒矢石緣城上者手刃立盡屢進屢卻久不能拔既而降將李成棟自江陰還師來助有內應者啓水門以入承祖率世祿親兵巷戰踰時眾且盡世祿身受四十矢被獲罵成棟不絕口見殺承祖亦被執

小腆紀傳 卷四十九 十一

說之降曰吾家自始祖以開國勳子孫不替食祿二百八十年今日不當一死報國哉至文廟前曰此吾死所望先師再拜飲刃死我

朝賜通諡曰忠烈

溫璜字寶忠初名以介字于石烏程人幼而孤母陸孺人苦節姑沈氏老且病貧無帷帳坐臥一板箱孺人事姑教子種火煨芋以為食璜久為諸生有學行母歿廬墓出入為文以告崇禎丙子舉於鄉祈夢于忠肅祠始易名璜為首輔體仁之從弟而夷然自守與東林結契名在復社第一集南都之以揭帖逐阮大鍼也璜曰阮大鍼為真小人錢謙益則偽君子真者易知偽者難測斯人得志即小臣亦當裂麻爭之癸

未成進士授徽州府推官年五十有九矣甫蒞任京師報陷引佩刀曰此身當付汝矣募民兵繕城堞為保障計乙酉南都覆知府秦祖襄及僚屬皆遁歎曰城無主民且自相屠乃盡攝諸印召士民慰諭之眾感泣願守遠近從而保守者數萬家與僉都御史金聲為犄角轉餉給其軍徙家屬於淪杭村令諸吏不得通私問凡四閱月聲敗嚴兵登陴郡人故御史黃澍以城獻璜抽刀將自刎吏持之請歸村舍乃趨還語妻茅以同死茅無難色具酒坐談夜將闌匿幼子於別室急呼長女寶德起女年十四方熟睡問何為曰死爾女即延頸就斃未絕復刃之茅整衣以臥璜刀截其喉有頃呼曰未也再刃而絕乃書遺令曰世受國恩惟以死報薄棺火葬不必

小腆紀傳 卷四十九 十二

完屍投筆長嘯即自刎越日復甦居人昇至我大帥幕府進之食揮之又五日兩手自抉其喉而死時九月二十九日也

朝賜通諡曰忠烈

葉向榮金華舉人崇禎庚辰以薦舉授甯都知縣廉明有惠政有賊邱旭東行劫鄰邑向榮捐金購賊獲其魁七人聞賊寇江西去甯都百里為營向榮晝夜登陴賊知有備不敢犯既而賊屯馬羊坑先伏十人於關下向榮偵得立殺之陳屍於郊自督鄉勇衝敵出擊斬首二百餘生禽賊渠十五人餘賊竄去宏光時總督袁繼咸御史周燦交章薦之以忤馬士英意量移吉安同知向榮遂投劾歸明年夏金華城將破具

衣冠投項村之野塘死

王景亮字武侯吳江人崇禎末成進士宏光時授中書舍人
隆武時擢監察御史加太僕寺卿巡按金衢兼視學政衢乃
唐魯之交政令不一魯監國亦置官並守景亮奉命通好於
魯居久之未有以報命城破自縊死伍經正安福貢生爲西
安知縣隆武時擢知衢州府事兼攝道印亦受命於魯城破
赴井死鄧巖忠江陵人由鄉舉官衢州推官城破自經死方
召宣城諸生署江山知縣金華被屠集父老告之曰兵且至
吾義不當去然不可以一人故致闔城被殃遂封其印殺具
冠帶北向再拜赴井死士民爲之收葬立祠以祀我
朝賜景亮經正巖忠召通諡俱節愍

小腆紀傳

卷四十九

十三

李桐字封若鄞人也三歲而孤事母以孝聞讀書通大義前
輩董其昌曹學佺深器之甲申之變桐於大臨所請發義旅
次江干以待撫臣勤王之師守道盧若騰是之然未能應也
桐日號吽當事馬前並詰責諸鄉老遂遭噴怒至有欲殺之
者尙書馮元颺曰諸公卽力薄不能報國讎奈何更殺義士
與若騰共呵護之得免南都亂政悒悒不得志遁入白鷗莊
南都亡昕夕祈死疾遂篤已聞錢肅樂起義則霍然進食遣
長子文景從軍肅樂疏授兵部主事已而事不支疾復篤丙
戌六月江上潰桐曰吾今定死矣於月之十九日卒門人私
諡曰貞愍文景哭謂其弟文昱曰汝知吾父所以死乎葬畢
相與墨縵赴海上崎嶇兵間文昱亦授戶部主事辛卯秋舟

山失守從監國航海舟覆兄弟同溺死惟少子文暹杜門養
母以孝稱云

倪懋燾字仲晦鄞人乙酉夏郡中錢肅樂起兵降人謝三賓
密札定海總兵王之仁請殺首亂者時之仁已迎降仍故官
矣肅樂欲通一言而難其使懋燾獨慨然請行至定海則路
人洵洵言昨有陳秀才上箋詆大將軍降大將軍殺之聞者
股栗俄三賓使繼至懋燾神色不動有頃之仁召懋燾入曰
君此來大有膽懋燾曰大將軍世受國恩賢兄常侍攀髯死
國天下所具瞻知大將軍之養晦而動也方今人心思漢東
海鎖鑰在大將軍次之則滄洲黃將軍石浦張將軍左提右
挈須有盟主大將軍之任也之仁遠遙手曰好爲之且勿洩

小腆紀傳

卷四十九

十四

令其子鳴謙飯懋燾於東閣而別召三賓使入見報書亦發
十五日至鄞議之三賓使出乃遣懋燾歸曰語錢公當具稿
師禮懋燾出喜曰吾事諧矣翊日之仁至果脅三賓出餉萬
金贖罪肅樂勞懋燾曰此李抱眞之招王武俊也而君以三
寸舌成之功過之矣及畫江守定魯監國授懋燾職方主事
參瓜里軍閩中頒詔之數浙使陳謙入閩死閩使陸清源入
浙亦死懋燾請往解之隆武帝大悅授僉事分守建甯時標
兵爲鄭氏撤去乃捐俸召募丙戌秋八月
大兵至城下力戰不支死一軍盡及其族人元楷字端卿同
起江上官評事兵潰還里以不雜髮被收論死日坐囚中與
華夏李文縉高歌木公不屈魔鬼一曲聲撼獄壁一夕飲大

醉及醒握髮則禿矣痛哭欲自殺家人謂是母命乃止歎曰
吾不得與仲晦白首同歸矣其後苦節四十年而卒

鄭為虹字天玉江都人崇禎癸未進士除浦城知縣隆武帝
之入閩也道浦城聞其為廉吏欲拔置左右部民相率乞留
有十不可去之疏乃令以御史巡視仙霞關駐浦城鄭芝龍
部將奪商人米為虹繩以法芝龍入訴上諭解之尋令巡撫
上遊四府兼領關務紀綱肅然將士斂迹迨芝龍既撤守關
兵仙霞嶺二百里間虛無一人

王師長驅直入浦城百姓既獻城乃擁為虹見貝勒令之跪
不屈勸之雍髮為虹曰負國不忠辱先不孝甯求速死髮不
可雍也又責令輸餉為虹曰清白吏何處得金百姓欲代輸

小腆紀傳 卷四十九

十五

贖死為虹曰民窮財盡烏乎可大罵奪刀自刺胸膛不死遂
見殺大鵬字文若建陽人少孤貧不能從師從旁竊聽遂知
書能屬文崇禎庚辰進士知義烏縣有聲隆武帝召為兵科
給事中兼治兵餉以仙霞重地宜使閩人自為守令協為虹
守仙霞被執南向立不屈死浦城人皆廟祀之我

朝賜為虹通諡忠烈大鵬烈愍又有洪祖烈者吳江人以武
進士歷官京營神樞參將南都陷隨扈入浦被執不屈死浦
城千戶張萬明及其子都司翹鸞皆同日死又同安破都督
同知義烏傅起燿閩清破知縣西安陳其禮偕子龍玉婦吳
氏增徐應宜不屈死我

朝賜祖烈其禮通諡節愍起燿烈愍

王上和字萬育金谿舉人隆武時避亂入閩謁選得吏部司
務陳時政闕失凡六事曰文職廣而妄銜者多武弁驕而立
功者少陞遷驟而責任益輕議論煩而實用惟寡聽納博而
精神愈勞移蹕頻而民生日苦疏列數千言上讀之曰此苦
口良藥也朕朝夕省覽爾諸文武亦其儆戒令刊所奏分賜
之丙戌夏擢兵部主事未一月授知延平府時延平為駐蹕
地重委之也八月仙霞關不守上倉卒奔汀州留兵部侍郎
曹履泰偕士和居守俄警報疊至召父老告之曰郡守與城
存亡若等當自為計毋以數萬生靈膏斧鑕也眾泣士和亦
泣退入內署謂其友曰吾一介書生數月而忝位二千石恩
亦厚矣不死人且謂主上不知人友勸止之正色曰君子愛

小腆紀傳 卷四十九

十六

人以德君何出此言邪從容自縊死我
朝賜通諡曰節愍
傅雲龍金麗澤均不知何許人崇禎末雲龍官漳南道麗澤
知漳州府有廖淡修者聚眾作亂蹂躪漳平甯洋龍巖間麗
澤與參將顏榮討斬之丙戌九月

王師入漳州雲龍麗澤暨龍溪知縣涂世名同死之我
朝賜雲龍麗澤通諡節愍
涂世名字仲嘉新城人天啓丁卯舉人御史伯昌從子也偉
幹脩善飲談古今事慷慨激烈隆武時知龍溪縣
王師入漳州世名被執呼子常吉遣之行常吉曰父在兒焉
往遂并死焉僕黃錫黃羊王亨蔣三同日俱殉漳人士素德

朝賜祖烈其禮通諡節愍起燿烈愍

之醜金三百兩歸其櫬言之有泣下者我

朝賜通諡曰忠節

洪有楨字亮士福建嘉禾里人也早歲工書賈人持售外國
得重價蓋醕謹儒生也丁亥二月忽從俠客糾海邊壯士數
百人入據漳浦魯監國嘉之即以爲令守之未幾城復陷被
執見我大帥不跪曠目罵不絕磔於市懸其頭於城之東門
數日色不變一卒投諸濠中夜狂叫若有擊之者乃羅拜而
瘞之同時有楊淶者亦不屈死我

朝賜有楨通諡節愍

毛協恭字端甫武進人崇禎庚辰進士知甯德縣南都授陝
西道監察御史隆武時命提督福建學政丙戌八月

小腆紀傳 卷四十九

十七

王師入閩協恭適試士興化聞變痛哭躍入水遇救不死轉
徙泉州建甯間土寇發力疾趨崇安明年七月在道爲

王師所執大帥欲降之協恭厲聲曰若亦知毛提學乎尚奚
道乃被殺妻周氏與其子女躍水死僕鄒良王大郎亦死我

朝賜通諡曰節愍補

郭符甲晉江人崇禎癸未進士官南京戶部主事國變後家
居丁亥朱成功會師泉州之桃花山符甲與邑紳沈任期起
兵應之戰歿屍暴七日如生鄉人義而葬之我

朝賜通諡曰節愍

諸葛斌晉江人光祿卿倬從子也隆武時爲監紀推官從朱
成功起兵泉州之桃花山我西門守將楊義謀內應有成約

矣而我提督趙國祚召義守東門斌不知夜率眾臨城與副
將蔡參等全軍俱歿

葉翼雲字敬甫同安縣廈門人崇禎庚辰進士知吳江縣捕
奸民朱和尙文選司吳昌時貽書爲緩頰拒不應歲大旱蝗
翼雲按捕蝗法當於露趨溼濡時乃夜行田間令輕罪以捕
蝗贖災不爲害時有議加賦者條上其不便縣省六萬有奇
十六年東陽許都之亂列郡大震翼雲練壯士治樓櫓北都
陷廉得土匪主名捕殺之一邑帖然巡撫郝彪佳巡按周元
泰列其治狀爲上考以催科不及格爲昌時所阻吳民諱曰
吾曹奈何累公爭相輸納不旬日完二萬七千有奇臺臣歎
曰生祠去思碑可作而致惟卸事官不事敲朴而完糧幾三

小腆紀傳 卷四十九

十八

萬非得民心胡致此起禮部主事轉吏部以親老歸閩中擢
稽勳司員外閩亡謁朱成功於安平成功令以便宜視同安
縣事與訓導陳鼎助部將邱籍林壯猷金作裕城守城陷翼
雲曰今日猶得死於明土吾輩之幸也與其弟監紀推官翼
俊同遇害鼎籍壯猷作裕皆死之鼎字尙圖天啓丁卯舉於
鄉同安人我

朝賜翼雲通諡烈愍

楊廷樞字維斗吳縣諸生天啓朝顏佩章五人之難廷樞實
倡之佩章等死廷樞獲免舉崇禎庚午應天鄉試第一國變
隱居鄧尉山魯監國遙授翰林院檢討兼兵科給事中丁亥
四月以門人戴之嵩通吳勝兆株連被逮慨然曰于自幼慕

文信國之為人今日之事素志也丹中書血衣遺其孤曰惜時命之不猶未登朝而食祿值中原之多難遂蒙禍以捐生其年丁亥之建為日孟夏之終方隱遁夫山椒忽陷罹於羅網雖云突如其來亦已知之稔矣但因報國無能懷忠未展終是人臣未竟之事尙孤累朝所受之恩云云綴以絕命詩十二首五月朔我大帥會鞠於泗州寺巡撫重其名欲生之命之雍頭廷樞曰砍頭事小雍頭事大乃擁出至寺橋臨刑大聲曰生為大明人刑者急揮刀首墮地復曰死為大明鬼監刑者咋舌乃禮而殯之己丑永歷帝以尙書魯可藻薦將召用既聞其殉難乃贈翰林院侍讀我朝賜通諡曰忠節

小腆紀傳 卷四十九

十九

劉曙字公旦長洲人也崇禎癸未進士宏光時授南昌知縣未赴而南都陷歸隱蠡口監國魯王之駐舟山也諸生欽浩疏吳中忠義之士二十餘人於冊首列曙名將進之曙不知也渡海為松江提督吳勝兆邏卒所獲勝兆藏之既而勝兆事敗巡撫土國寶搜得冊遂名捕曙曙衣冠就繫賦絕命詞曰孤臣孤子淚如泉死傍君親即灑然吾道直如弦上矢此心清似水中蓮枕戈未雪河山恨濡筆空勞史冊傳欲戀春暉報慈母登堂愁賦白華篇見國寶曰吾世受國恩南都之變已辦一死特以父喪未葬老母在堂延喘至今願速死見高皇帝耳國寶令具通海狀曙曰起義吾素志恨不手刃汝輩耳白梃交下血灑地有聲猶罵不絕口械至南京洪承疇

秀顏相勞苦答如前承疇曰汝不念老母邪曰君親原非兩人臣子豈有二理發按察使盧某鞠之溽暑中匍匐十餘里狂呼欲絕盧聞而驚甚進以水問何故兩年不謁地方官對曰幼承祖宗清白之訓為秀才時便如此若以不見官長為罪豈所以教天下之廉恥乎婉諭之不屈乃與崑山顧咸正松江夏完淳同下獄丁亥九月十九日赴市同刑者三十餘人我朝賜通諡曰節愍

小腆紀傳 卷四十九

十九

華允誠字汝立無錫人早有志行受易於同郡錢一本中天啓壬戌進士對策極陳奄寺之害主者不敢進呈置二甲乃從同里高攀龍講學首善書院傳其主靜之學旋從攀龍入京授工部都水司主事魏奄日熾攀龍去官歸允誠亦乞假同行崇禎改元起營繕主事轉員外郎命督琉璃廠減經費數萬明年冬京師戒嚴諸曹即分守城門以守禦不備多杖下獎允誠守德勝門四十餘日不稍懈帝微行察知之賜白金敘功復加俸一年久之調兵部職方員外郎疏攻閩臣溫體仁吏部閔洪學朋比植私奪俸半年詳明史尋以終養歸里居十二年事母色養備至母八十三而終南都立起驗封員外郎署文選司事蒞官十三日見高宏圖徐石麒等先後去位即引疾退乙酉後屏居墓田杜門讀易戊子四月有訐其不雍髮者逮至江甯滿漢官並緩言款之允誠直立南向舉手曰二祖列宗神靈在天允誠髮不可雍身不可降因賦

絕命詩臨刑願從孫尚濂曰心即太虛之心太虛中何嘗有刀鋸斧鉞清其刀鋸斧鉞不得加焉之心亦安往不得哉遂見殺年六十一尚濂字靜觀亦同死僕薛成聞主被執長慟不食先一日死訃至僕宋孝號哭觸堦死我朝賜允誠通諡節愍

小腆紀傳

卷四十九

三十一

小腆紀傳卷第四十九終

男承禮 編輯

仁和魏錫曾參校
會稽梁繼元覆校

小腆紀傳卷第五十

前翰林院檢討加詹事府贊善銜六合徐肅撰
列傳第四十三

忠義二

夏萬亨

王養正

王城 劉允浩
史夏隆 胡允縝

李時典

梁于溪

高飛聲

周定仍

李 翺

霍子衡

子應蘭 應荃

涂伯昌

巫如衡

子學展

廖翰標

陳象明

孟 泰

唐 誼

李興璋

田 闕

小腆紀傳

卷五十

十一

鄭雲錦

王道光

夏萬亨字元禮崑山人萬曆戊午舉於鄉由婺源教諭遷西華知縣時河南寇盜充斥萬亨修備甚嚴居三載量移夏邑地小不足以用武賊有鈔掠城下者單騎開門諭之或不聽命則曰甯殺我毋殺我百姓賊乃相驚異稱為好官不殺一人而去永城劉超叛督師丁啓睿率軍討之屯聚者且數萬軍需器械不缺於供萬亨力也宏光時奉命迎太后擢江西布政使言者以為驟改僉事分巡南昌瑞州初至給兵餉贏十之一詰之吏吏曰故事為公所得正色曰侵奪軍資豈我所為况今何時乎有保甯王者避寇南昌其舍人恣橫無狀執而笞之一府洵洵露刃作難民憤怒將焚王府萬亨撫定

之尋遷按察使署布政司事南京潰奉母至撫州屬於門生
時南昌已為降將金聲桓所據列郡望風潰萬亨乃入建昌
奉益王於建昌城被執聲桓以其能得民將藉以撫徇諸
郡曰公從我當大任萬亨書絕命詞見志聲桓不欲有害賢
名械送武昌與王養正等同斬於市妻顧子婦陸孫一女孫
一皆先赴井死婢僕同死者三十餘人我

朝賜通諡曰烈愍

王養正字聖功一字蒙脩泗州人崇禎戊辰進士授海鹽知
縣以憂歸服闋補秀水計典改河南按察司照磨歷遷襄陽
推官刑部主事員外郎南康知府平盜有功南都立進副使
分巡建昌會布政使夏萬亨至養正乃與知府王域推官劉

小腆紀傳 卷五十一

允浩南昌推官史夏隆建昌通判胡縝共起兵拒守城破被
執死於武昌妻張氏聞之絕粒九日而死我

朝賜通諡曰烈愍

王域字元壽華亭舉人除宿州學正流賊至佐有司捍禦有
功歷工部主事榷稅蕪湖時上游道梗商少而稅額增域疏
請仍舊從之都城陷諸榷稅者多入己乃歎曰君父遭非常
禍臣子顧因以為利邪悉歸諸南京戶部宏光時擢本部郎
中出為建昌知府以清正稱南昌破官民拒守城曰事急矣
國無主不可以集眾乃與副使王養正等奉益王為號分守
南門城陷被執亦死於武昌我

朝賜通諡曰烈愍

劉允浩字集生掖縣人崇禎癸未進士家居聞北京之變欲
南下說劉澤清舉兵適賊至萊州即領鄉勇擊走之奉母南
下時寇盜接踵聞允浩名不敢害抵淮與黃得功相結慨然
有報國之志史可法壯之將留以參軍事允浩不可謁選南
都授建昌推官助城守督戰甚力殺傷過當城陷猶率眾巷
戰中矢被執死之史夏隆宜興人與允浩同年進士官南昌
推官胡縝桐城人官建昌通判同被執與夏萬亨等械至武
昌同斬於市傳首江西棄屍城下建昌士民哀其忠哀而瘞
之沌岩河側表曰六君子之墓我

朝賜允浩夏隆縝通諡俱烈愍

李時興福清舉人由知縣歷官袁州同知攝府事乙酉

小腆紀傳 卷五十一

王師已下南昌時興與士民悉力拒守無何守將蒲縵戰潰
湖廣援兵黃朝宣等五營亦謀歸時興知不可為自縊於萍
鄉官舍一僕亦從死我

朝賜通諡曰節愍

高飛聲字克正長樂舉人初知玉山縣遷同知乞養去隆武
時大學士黃道周以督師募兵邀與之偕令攝撫州事
王師逼度力不支乃遣家人懷印走閩而身以守城死隆武
帝聞之嗟悼贈按察司僉事我

朝賜通諡曰節愍

梁于浹字飲先江都人崇禎癸未進士知萬安縣乙酉秋
王師至嬰城固守援絕被執金聲桓欲降之不可繫南昌獄

者五十有三日客有慰之者于溪曰國破家亡自天子公卿百官北面受辱余一令所圖曷濟然名節在人自立耳聲桓欲官之客又來賀于溪曰死我者可賀而不可弔官我者可弔而不可賀死者形亡官者神滅吾豈以神易形哉九月十三日作絕命詞自縊死我

朝賜通諡曰節愍

李翱字廳舉邵武人崇禎己卯以鄉貢廷試會詔求言翱上書切直幾得禍隆武時授新城知縣先是永勝伯鄭彩駐新城風聞

大兵至即走入關舊令譚夢開具款降借稿師斂民財奸徒乘之大擾民乃導守關兵誅夢開夢開之黨日與民兵相讎

小腆紀傳 卷五十

四

殺彌月不靖兵部侍郎吳春枝按部至邵武以新令難其人特薦翱可用翱單騎入城斬夢開黨一人餘不問人大服有佃人以田主徵租斛大聚數千人謀縣庭諭之不解且出抄掠翱乃揚言彩兵還密遣義勇三百人紅抹首攝弓矢從南門進眾皆奔明日復聚翱曰烏合之眾亦易與耳一不懲艾恐多效尤遂率兵出斬首百餘且戰且撫亂乃定初翰林侍講張家玉監彩軍彩走而家玉留與翱共城守翱乃招新城涂伯昌共募義勇日夜戒嚴親督千人出演武場教戰已而與

大兵戰家玉中矢墮馬折臂遂走入關義勇避散從翱返者僅三十人及城下則三人耳翱直前斬三級馳入四顧傍徨

謂三人曰汝等去我死矣策馬復出大呼曰我新城新令也被執送建昌偃立不跪勸以酒舉杯擲地遂被殺贈光祿寺少卿諡忠壯我

朝賜通諡曰節愍

周定仍字雪笠南昌人崇禎癸未進士甲申之變與楊廷麟哭臨澹臺祠謀起義宏光帝立授刑部主事南都亡入蜀擢監察御史大學士黃道周之督師也命定仍監其軍借員外郎萬文英分兵援廣信授右僉都御史巡撫其地王得仁攻安仁貴溪定仍督副總兵姜天衢往援戰勝於連湖已再戰小箬渡河口皆敗總兵周朝鼎死之朝鼎定仍從子也收兵還廣信得仁兵薄城守將熊尙仁夜遁督師詹兆恆奔懷玉

小腆紀傳 卷五十

五

山城陷定仍見殺或曰幽別室自縊死我

朝賜通諡節愍 補

涂伯昌字子期江西新城人崇禎庚午舉於鄉幼穎敏好學聞杭州黃汝亨名徒步涉江執弟子業後汝亨視學至招之以方居憂謝不往人曰子昔千里相從今咫尺自拒邪日曩者求師非見學使也我豈以師故而越喪往哉嘗攜其子先春入山讀書宵夜不輟竟日食一瓜冬披苧衣怡然不屑也隆武時授兵部主事遷監察御史奉命督江西義旅與李翱共守新城敗走甯都戊子金聲桓反正舉兵應之聲桓敗乃攫城為守受圍者一年城破自經大書於壁曰讀聖賢書但知守經死不知達權生時庚寅二月十日也先春初奉父命

挈妻匿山中復返則城已戒嚴僕呼曰敵且至速走先春日
吾大人在吾舍是何之僕曰主往廣昌矣先春弗答奮袖入
遂及於難我

朝賜伯昌通諡節愍

霍子衡字覺商南海人萬曆中舉於鄉由教諭累遷袁州知
府解職歸唐王聿錞稱制召為太僕寺卿廣州破語妾莫氏
及三子應蘭應荃應芷曰禮臨難苟免若輩知之乎三子
皆曰惟大人命子衡援筆大書忠孝節烈之家六字懸諸中
堂易朝服北向再拜又易緋袍謁家廟先赴井妾從之應蘭
偕妻梁氏及一女繼之應荃應芷偕其妻徐氏區氏又繼之
惟三孫得存有小婢見之亦從井死我

小腆紀傳

卷五十

本

朝賜子衡通諡烈愍

廖翰標龍門人天啓中舉人官江西新城知縣廉惠民為建
祠丙戌龍門破以二子託從父某從容自縊死梁萬爵番禺
人隆武丙戌舉於鄉聿錞立授行人是年城陷慨然曰此志
士殉節之秋也赴水死我

朝賜翰標萬爵通諡節愍

巫如衡字宗岷甯化人以諸生遊大學隆武時補南海丞廣
州市賈侵官濠以益私屢遇霖潦官衙如涉當道檄如衡查
毀之眾賈輸千金乞仍舊如衡拒之賈急則賄當道寢其事
廣人笑如衡愚學使林佳鼎獨重其節操薦於總督丁魁楚
委署海豐化州民皆愛之丙戌十一月

王師入廣州逼肇慶如衡扈永歷帝奔梧命署蒼梧知縣丁
亥正月

王師入梧州巡撫曹燧降僚屬皆稽首上印綬如衡獨持印
不與曰天子以此屬我胡可委之人再三論不屈乃遇害我
朝賜通諡曰節愍子學展尙幼聞凶耗則惘惘如有所失既
長徒步詣粵求父骸以滴血法試之最後一骸血蝕沒再試
再驗號哭哀負而返題所居曰存我意

陳象明字麗南東莞人崇禎戊辰進士授戶部主事權稅淮
安以清操聞歷遷饒州知府忤巡按被劾謫兩浙運副累遷
湖南道副使隆武時奉何騰蛟令徵餉廣西未復命永歷帝
立粵東盡失象明檄調土兵與陳邦傳連營東至梧州榕樹

小腆紀傳

卷五十

七

潭遇

王師戰敗死之我
朝賜通諡曰烈愍

蕭憲武昌人以諸生為劉承胤坐營參將何騰蛟題為總兵
官管黎平參將事丁亥八月承胤既歸命令降將陳友龍招
之不從已而城破憲以短兵相接力竭自剄死友龍遂盡劫
騰蛟眷屬以去我

朝賜通諡曰烈愍

周震官中書舍人居全州嘗佐何騰蛟軍武岡失全州危甚
震集文武將吏盟於神誓以死拒條上城守事宜永歷帝擢
御史充監軍無何郝永忠等盡撤兵還城虛不能守諸將議

舉城降震力爭不可眾怒曳出斬之同難者守備孟秦本州人以仰藥死妻子俱自殺時戊子二月也我朝賜震通諡忠節秦烈愍

李興瑋巴陵人以教諭署臨武知縣丁亥夏

王師破岳州偕父赴省請援母止之勿聽既全家遇害興瑋乃隨巡撫章曠起兵衡陽圖恢復不克死我朝賜通諡曰節愍

邱式耆字祈年沅州諸生嘗倡義團練禦賊有功永歷時

徒步詣行在上書授翰林院待詔持節招勸鎮會閣部李若符駐黔陽衰衣大帶見我總鎮徐勇於辰州被執送武昌丁亥十月黔陽破若符死

小腆紀傳

卷五十

八

世祖章皇帝命宥式耆而式耆志必死爲文自祭有以汨羅之水首陽之薇致祭於邱君之神云云因被殺

命下已無及矣若符事未詳補

唐誼字正之武陵人父紹堯忤魏忠賢下獄誼年十四負鑽請代人稱其孝考授推官隨父任汝南陝西剿寇有功父臨終命誼及其弟誠毀家勤王誠字存之崇禎癸未進士官少詹事助瞿式耜守桂林進文淵閣大學士督五省義師與何騰蛟相犄角湘潭破奔肇慶誼留楚奉母保永州龍虎關與粵中相應庚寅三月我鎮帥馬蛟麟襲之全家被執存誼作書招誠誼大罵見殺蛟麟乃執其母入粵誠號泣上印綬自囚贖母蛟麟禮而釋之或薦之於

朝誠作詩謝之曰無如世相韓此義不忍絕送隱秦人山以終次弟訪字周之以桂林籍中崇禎壬午鄉試第一式耜薦授翰林院庶吉士掌制誥亦奉命入楚聯絡各鎮知不可爲乃痛哭祝髮稱食苦和尙補

田闢河南人崇禎甲戌進士宏光時以戶部推稅虔州隆武二年二月募兵入衛改都察院僉都御史疏糾閣臣曾櫻語連中宮上合怒未發也五月遣錦衣衛王之臣往閱其師之臣迎合意旨疏糾詭兵冒餉逮下詔獄然兵籍皆實餉亦自備官所給尙未發也衛臣王承恩婉轉辨白班行亦多申救上怒不解旋以皇子生得釋聞敗乃擁眾山谷崎嶇楚粵間戊子九月兵敗抗節死補

小腆紀傳

卷五十

九

鄭雲錦字子素莆田人以明經起家知靈山合浦縣事粵東陷後漳平伯周金湯委署廣西左州知州丁酉十二月李定國再復南甯廣國公賀九儀檄雲錦署橫州知州戊戌正月十五日城再陷被執送潯陽作馬上吟曰昨朝刺史出見客騎馬城上點軍冊今夜穹廬作楚囚不信雄心旋落魄熹微帳外獨徘徊依依斜傍霜華白茄吹倏動動人愁聲聲催促營炊迫猶拏扶我上馬行簇簇護持無閒隙天地寬大難可量此時伸展不盈尺濃嵐橫抹斷城腰慘淡烟雲天蹙額北風拂面任欺凌古樹棲禽驚振翮孤臣馬上嘯一聲曉山失曉顏如墨回首羊腸路渺漫我軍創病何狼籍猶喜人人不攢眉各向虜兒雄咤叱朝廷豢養三百年雖敗志氣不蕭索

河水縈環馬足遲羨煞一派寒光碧鳥聲上下叫黃昏斜陽
 落浦荒邨僻此宵夢醒何處也瀟瀟風雨穿古驛遂極車置
 肇慶獄論降不可絕食七日不死乃復食作從西山義士遊
 詩云虎豹山之獸猶思文其身皮骨蒸雲霧耐饑過七晨鬚
 眉丈夫子忠孝以成名時數值陽九血軀何用生君不見蘇
 武海上十九年沙漠齧雪與吞糞又不見常山舌罵賊聲不
 絕又不見文山三載坐小樓正氣衝寒低斗牛古人已往名
 存耳時地各殊肝膽似逍遙躡步首陽山義士一去不復還
 惟有青青薇蕨隨風長歲久無人采自蕃我踞山巔拜孤竹
 不茹烟火洗心腹一日二日不食粟慷慨能歌西山曲三日
 四日不食粟斥罵獄吏無休息五日六日果何如曉來曾把
 小腆紀傳 卷五十

髮鬚梳整冠理衣行髮鑠作詩遂向壁間書七日八日枯胃
 腸忠魂直至白雲鄉帝廷從陟降渣滓委道傍任教飢肉啄
 鷲鳥到底何曾失故吾人生自古誰無死覓得死所幾人乎
 在獄三年吏民勸其雉髮雲錦曰吾辦死久矣所未即死者
 留一日鬚髮即頂一日君恩為一日南冠之楚囚即為一日
 大明之臣子耳就刑之日飲酒談笑如平時觀者莫不悚歎
 焉獄中著有廣恨賦獄賦縲紲者說題獄詩像并贊雜吟雜
 論共一卷付其戚友宋祖誥祖誥字爾錫亦事永歷署思恩
 同知

王道光江西舉人永歷時由雲南太和知縣歷擢廉州道癸
 巳二月

王師至被執不屈死補

小腆紀傳卷第五十終

小腆紀傳 卷五十

男承禮編輯
仁和魏錫曾參校
會稽梁繼元覆校

小腆紀傳卷第五十一

前翰林院檢討加詹事府贊善銜六合徐肅撰

列傳第四十四

忠義三

吳錫玉 黃克善 項人龍 邱 嵩 成 啓 彭永春 董四明 徐可行 孫大華

徐永泰 王喬棟

周二南 俞一麟 吳孔愉 周侯

張繼孟 陳其赤 張孔教 方堯相 劉士斗 沈雲祚 趙嘉煒等

王勵精 顧允選 胡 恆 徐孔徒 王萬春

陳君寵 單之寶 朱 儀 黃泰民 湯 艾吾鼎

姚思孝 鄭夢眉 王起義 楊國柱 舟 大經等 吳獻棗 高宗

小腆紀傳

卷五十一

董克治 蔣世鈺 梁士驥

雷應奇 通江童子 李含乙 李先完 樊明善 陳懷西 馬孫麟

熊兆柱 王光先 王 蕓 王爾讀 黎應大

魚嘉鵬等 李師武 劉道貞 余 飛 陳登輝

高成功 補 王承憲 弟 承 禎 高其勳

王士傑 段見錦等 張 耀 吳子驥等

曾 益 顧人龍 曾異撰 程玉成

羅國燾 焦潤生 夏衍虞 席上珍 金世鼎 何 思

徐道興 楊于陸 王運開 弟 運 閔 子之謙

黃應運

吳錫玉歛人官南康通判甲申秋柯賊掠南康錫玉手鐵鞭率壯丁數百人禦之賊隔水據岡為陣錫玉發一矢中賊渠

賊拔嗅之曰未傅毒下岡返攻錫玉躍馬獨出鞭殺數賊已賊大至遂遇害贈按察司僉事我朝賜通諡曰烈愍

黃克善合肥人官東湖守備甲申秋聞寇閭羅宋三劫龜茲官兵合剿克善斬獲獨多馬蹶被執將死捋其鬚曰勿令血染我鬚也賊壯之我朝賜通諡曰烈愍又四方死寇難者邱嵩甯化武進士官泉

州守備解組歸值田仰潰兵至鄉人誤以為寇強構為帥禦之兵未交而眾潰傷與戚人吳維城同遇害我朝賜嵩通諡烈愍項人龍連城人以太學生授潮州推官未赴而國變遂隱不仕戊子楊齊雲掠河源里人龍父時選禦

小腆紀傳 卷五十一 寇陷於池人龍赴水救之並遇害成啓應天人以貢生官湖口縣主簿乙酉春左良玉兵東下啓公服端坐於庭叱之曰國家養汝將以靖亂反為亂邪兵

索金復叱曰吾寒官也何金可索遂被殺彭永春武陵人官九江衛經歷乙酉四月四日左兵突入城永春曰我官雖卑然食朝廷祿不可不死命僕舉火焚其廡

大書於壁曰九江衛經歷彭永春死節處具衣冠率子女六人赴火死徐可行九江衛指揮僉事城陷聞都司董四明於城樓自刎

其妻史妾姚偕二子俱投水死可行大呼曰我武臣亦有人哉入告其母汪氏母曰我家何不若彼也即投於井妻鄒子

一〇五

婦陳繼之可行於屏間大書曰世受國恩闔門殉節投筆北向拜自縊於望京門之城樓我

朝賜可行通諡節愍四明烈愍

孫大華者德化民也左兵肆掠大華憤殺一兵其眾露刃而謀總督袁繼咸不得已命究殺兵者市人大譁大華慨然曰殺身以安眾我何惜一死挺身出曰殺兵者我也與眾何與斬以徇一城得解

徐永泰南安人以武舉累官守備崇禎壬午邑有山寇斗棧之變永泰選驍卒自隨單騎直入擒其魁餘黨悉解南都立官鎮江參將擊高傑叛卒於江力戰死

王喬棟雄縣人舉進士官朝邑知縣縣人王之宗為闖黨所

小腆紀傳

卷五十一

三

惡坐以賊下喬棟嚴徵喬棟不忍封印於庫去巡撫將劾之士民擁署號呼乃止崇禎時累遷湖廣參政時楚地大亂監司多不至喬棟兼緝數篆乙酉夏闖賊棄秦入楚據武昌喬棟時駐興國州城陷自經城樓上我

朝賜通諡曰節愍

周二南字汝為蒙化人由選貢為長沙通判擢岳州知府士民固留乃以新秩還長沙乙酉九月闖賊餘黨劉體仁郝永忠將求撫於何騰蛟率眾四五萬突入湘陰距長沙才百里城中人不知其求撫也大恐二南率千人往偵之抵瀏陽賊以為襲已叢射之二南與參謀吳愉吉府指揮千戶俞一麟俱力戰死一麟善化人我

朝賜二南通諡節愍

吳愉字去佛善化貢生嶺山先生道行之子也與弟愷俱以文行顯闖賊餘黨犯瀏陽長沙知府周二南奉檄往愉以參謀從行戰於官渡被繫不屈死子甯訥痛父死徒步號泣烈日中覓遺骸歸哀毀不食卒人稱吳孝子

周侯湘潭人以貴家子折節讀書矜尚名義用薦授攸縣教諭遷推官未赴己丑湖南羣盜降而復掠侯殉城死

陽鎮湘鄉人崇禎壬午舉人雄於文子淑亦能詩戊子春金王之亂父子俱殉焉或曰鎮官太僕

龍孔蒸湘鄉人明末與弟孔然先後舉於鄉獻賊偽檄下孔蒸攜瓢酒登絕壁悲嘯竟日丁亥潰兵掠湘鄉以衛母遇害

小腆紀傳

卷五十一

四

孔然閉門授徒洪承疇欲延之幕府不就以壽終又有洪業嘉者亦湘鄉名宿死於潰兵

張繼孟字伯功扶風人萬曆末年進士天啓二年由知縣擢南京御史未出都奏籌邊六事末言已被抑南臺由錢神世

界公道無權詔令指實以風聞對被詰責左都御史趙南星請因繼孟言思偏重之弊救吏部挽回於是忌者目繼孟為

東林尋以不建魏闕祠削奪歸崇禎二年起故官疏指吏部尚書王永光人言踵至一疏之謬又劾南兵部尚書胡應台

貪污永光深嫉之出為廣西知府土酋普名聲久亂未靖繼孟設計馭之一方遂安遷浙江鹽運使忤視鹽中官崔璘左

遷保甯知府進副使分巡川西甲申八月獻賊犯成都佐巡

撫龍文光設守城陷被執不屈死妻賈氏殉之我

朝賜通諡曰忠節

陳其赤字石文崇仁人崇禎戊辰進士以吏能擢兵備副使轄成都投百花潭死我

朝賜通諡曰節愍

張孔教字魯生會稽舉人官按察僉事不屈死子以衡秘不令母孔氏知奉以南竄踰年知之罵曰汝父死二年我尙偷生使我無顏見汝父地下自刎死我

朝賜孔教通諡烈愍

鄭安民浙江貢生歷蜀府左長史分守南城城陷不屈死我

朝賜通諡曰節愍

小腆紀傳 卷五十一

五

方堯相黃岡人官成都府同知與劉之勃請餉於蜀王不應則投王府河左右拯之起城陷遇害於萬里橋我

朝賜通諡曰節愍

劉士斗字瞻甫南海人崇禎辛未進士知太倉州有聲州人張溥張采與蘇州推官周之夔以事相爭士斗右二張之夔許之總督之夔罷而士斗亦中計典謫江西按察司知事擢成都推官十六年巡按御史劉之勃薦為建昌兵備僉事明年八月賊逼之勃促之行士斗曰安危死生同此耳城陷被執時之勃與賊語士斗呼曰此賊也公不可屈獻賊命梓以上反顧語如前遂闔門被殺我

朝賜通諡曰烈愍

沈雲祚字子凌太倉人崇禎庚辰進士知華陽縣賊破夔州謁蜀王陳守禦策不見用城陷與劉之勃劉士斗俱幽於大慈寺絕粒半月不死賊餽之食躍起大罵曰我欲食賊肉豈食賊粟邪遂同遇害友人某匿其幼子苟蔚山中越二十年始歸我

朝賜通諡曰忠烈

趙嘉輝山陰人官郫縣主簿奉巡撫龍文光令決灌縣堰水以繞城壕遇賊射之投水死子慶騏自浙走萬里求父屍不得遇堰夫告以死處為三渡口招魂葬焉又成都教授何某夫婦益明倫堂上籍貫名字不可詳而成都知縣吳繼善者大倉州人嘗上書蜀王請發藏金備守禦城破後或曰一家

小腆紀傳 卷五十一

六

三十六人同遇害族人吳偉業傳其事甚確而顧炎武則謂繼善已遁去其同年某在賊營招致之授偽官後為賊草祭天文紙兩幅相接賊大怒曰渠不欲我天下一統邪夫婦受極刑毛奇齡為趙嘉輝作墓志亦言繼善降賊云武臣之最著者劉佳允川北進士借文光赴浣花池死同死者總兵張奏功世襲指揮馬震張卜昌羅大爵劉鎮藩阮士奇參將徐明蛟都司俞書李之珍或陷陣死或巷戰死紳士死難者給事中吳宇英工部主事蔡如蕙聞蜀藩殉難死者順天府治中莊祖詔同弟致仕按察司祖誥罵賊死大理寺正王秉乾驅闖家投井死宣化府同知王履亨被執投江死東流知縣乾曰貞以磚斃一賊死彭澤知縣張於廉與妻鍾氏同罵賊

死父子同死者二人明經趙鴻偉及子進士昱明經邱之坊及子庠生祖福皆以不應賊召死安縣監生李資生宣大總督鑑之子也與妻董氏並自縊死又有閩蜀藩殉難死者則卿縣舉人江騰龍不應賊召死者則諸生劉繼舉費經世劉宏芳皆姓名可攷者也我

朝賜佳允奏功明蛟祖誥秉乾通謚均烈愍字英忠節大爵鎮藩士奇之珍如慈祖詔履亨曰貞於廉節愍

王勵精蒲城人崇禎中山貢生授廣西通判遷崇慶知州多善政甲申八月成都陷州人聞風避其僕勸之去勵精不可

具朝服北面拜復西向如禮從容於甬壁書孔曰成仁數語登樓以利刃縛柱貯火藥樓下候報賊騎渡江縱火焚樓觸

小腆紀傳 卷五十一

七

刃貫胸死賊壯其節葬之所書字風雨不滅後二十餘年州人建祠祀之祀畢壁即頽遠近歎異我

朝賜通謚曰烈愍

賀允選丹陽舉人官資陽知縣甲申城陷被執不屈賊處之別營至乙酉冬被殺十七口俱死我

朝賜通謚曰忠烈

顧繩詒不詳何處人官仁壽知縣先是知縣劉三策以城陷死贈尚寶司丞越五年再陷繩詒死之而全省破壞寔卹不可得我

朝賜通謚曰節愍

胡恆竟陵人官川南道駐節邛州甲申十月獻賊至恆命幕

客汪光翰出調兵來援未至而城陷恆與其子之驍戰死妻樊氏妾成氏馮氏之驍妻周氏僕京兒駑來婢女二人俱從死惟之驍妻朱氏及幼子我生得脫徐孔徒江西人官邛州知州賊欲生降之不屈怒其不順孔徒曰不屈固不順降則不忠遂死之我

朝賜恆通謚烈愍孔徒節愍

朱蘊羅江夏舉人知蒲江縣城陷巷戰被執全家俱死蘇瓊石隸人崇禎甲戌進士知瀘州死於寇又有王萬春者瀘州衛指揮也兵敗被執不屈全家死之我

朝賜蘊羅萬春通謚烈愍瓊忠烈

陳君寵字簡之新化人萬曆戊午舉鄉試第一官羅川知縣

小腆紀傳 卷五十一

八

擢知潼川州賊將馬科陷潼川說之降不屈幽之五顯祠從容賦絕命詩自經死又單之賓官中江教諭姚思孝官內江教諭鄭夢眉官南部知縣皆以城陷不屈死我

朝賜君寵夢眉通謚節愍之寶烈愍

朱儀字象先涇縣人崇禎庚辰特用榜進士官嘉定知州賊入蜀士民洶洶或勸之去儀不可賊大至蟻附攻城儀束蒿灌脂焚而投之城陷而完者再賊怒攻益急城中矢竭糧盡謂其子命錫曰大義無過君親不可為不義屈妻胡氏奮然曰臣死君忠也子死父孝也妾獨不能為夫死節乎以金簪刺喉死儀朝服北向拜命家人舉火與子命錫及妻胡氏之骸同燼儀善屬文工書湖北黃鶴樓有飛鳴過我四字石

刻今尙存時先後殉難可紀者榮縣陷知縣秦民湯被執不屈叢射死興文陷知縣艾吾鼎死之民湯吾鼎俱漢陽人吾鼎儀同榜進士也又榮經知縣黃儒福建舉人庚寅賊帥劉文秀來攻城陷巷戰被獲磔死我

朝賜民湯吾鼎通諡烈愍儒節愍

尹仲字子求宜賓人萬曆戊戌進士工詩善書由推官累遷兵部郎中西安知府陝西提學副使蘇松兵備副使投劾去天啓中起分守貴州威清道贊巡撫王三善軍三善沒坐奪官尋以普安三岳河之捷免罪貶一秩視事崇禎五年以河南右布政使罷歸仲強直不阿所至與長吏忤然待人有始終篤分義甲申獻賊陷敘州避之山中被獲大罵求死賊重

小腆紀傳

卷五十一

九

其名欲生致之昇至井研罵益厲賊不堪乃殺之南都起太常卿仲已先死我

朝賜通諡曰忠節

寶可進安岳人崇禎庚辰進士官雲南兵備副使告歸甲申城陷罵賊賊剝其皮磔之王起義可進同榜進士也倡義得萬餘人戰敗歿於陣我

朝賜可進起義通諡烈愍時蜀中士民殉難者則新津拔貢王源為賊所執與妻徐氏並不屈死彭縣諸生祝丕傅賊至負母逃賊欲殺其母求以身代不許遂大罵同死劉昌祚亦諸生被執不屈死魯城墮者失其名被執至成都大罵割其舌噴血復罵寸磔死業醫徐履端者赴水死仁壽貢生顧鼎

鉉諸生陳素陳應新左灼拒賊死灼妻閔氏殉之汝川貢生高仲選偕子女投江死龍安諸生梁道濟城陷偕妻楊氏避亂山中遇賊皆不屈死潼川舉人李永葵稱病臥牀昇至成都張目不言遂遇害廩生李錦中以偽官考試閉戶自經死遂甯諸生羅璋奉母避山中賊圍之格鬪殺數人母得脫而璋遇害東鄉貢生冉璘挈家避天台寨賊追及偕其子宗孔不屈死母楊氏妻向氏闔室自焚廣元諸生李猶龍抗節死又郭大年嘉定州諸生也為賊所戕妻楊氏自城上躍入江中死周正健為舉人賊將任元祐強之官不從被殺其子成儒與少弟奔賊營抱父屍大哭並見殺珙縣舉人向科前江陵知縣也城陷闔家死慶符陷民人張祖周投繯死又瀘州

小腆紀傳

卷五十一

十

陷州人韓洪鼎者原任澤州知州也韓大賓者原任推官也俱不屈死方旭及方伯元曾薦祚鍾子英皆諸生也賊掠生員至營中有泣訴求脫者旭叱之曰丈夫死即死耳乞憐何為賊支解之伯元亦罵賊被殺薦祚投水死子英與妻同投江死我

朝賜向科通諡烈愍洪鼎大賓節愍

楊國柱餘竹貢生可賢子也崇禎庚辰獻賊犯餘竹獲可賢挾之曰汝子國柱守城召之降則免可賢伴諾臨城語其子曰賊不滿千汝第堅守勿以我為念賊殺之甲申賊復至城陷國柱率士民數萬巷戰死典史卜大經鄉官戶部郎中刁化神皆死之諸生陶脩吉偕妻龐氏被縛中途投崖死民人

黃守學以孝聞母柳氏自縊死守學斂畢亦縊死我朝賜化神通諡節愍

高宗舟梁山副榜甲申正月獻賊至宗舟率鄉勇守北門城陷令妻孥自盡作書付僕達父所而身率家奴二十餘人巷戰重傷死

吳獻棐萬縣貢生獻賊自夔州至值江水漲留屯者三閱月民皆逃賊給曰降者不殺既出悉驅之入水執獻棐強以為偽參軍不受斷臂解腕而死其子之英痛父亦被磔焉

董克治台州諸生獻賊陷重慶分兵來攻克治傾貲募勇壯與賊戰長安坪不勝退據洞中賊誘以爵位不動相守月餘賊鑿山梯洞薰之凡三千人感克治風義至死無二心者時

小廉紀傳 卷五十一 十一 比之田橫云

蔣世鉉永川人獻賊犯永川世鉉集義勇二百人據城固守戰於東門被執勸之降瞠目大呼曰速殺我不降也賊寸磔之賊又欲授舉人梁士騏官士騏怒罵被殺雷應奇并研人素負俠氣賊至曰奈何郡縣無一殺賊者糾義勇拒戰於高境關迨至桑園力殺數賊死

通江童子姓名不可詳獻賊入蜀知縣李存性守禦甚嚴賊不能近乃偽為官兵將襲城道遇童子給之曰勿言我兵也童子伴諾之及城門乃大呼曰賊至矣遂被殺存性為文祭之

李含乙渠縣人由進士任禮部郎中甲申獻賊踞蜀含乙時

丁憂里居募軍士得數千人圍廣安城賊將馬元利來爭力戰被執邑人王樹極從含乙為裨將已潰圍出見含乙被獲反戈殺數人被執同不屈死又有李完者西充人以進士官御史致仕歸賊入城亦不屈死我

朝賜含乙通諡忠烈完節愍

樊明善南充諸生也初開北都陷喪服見巡撫龍文光於順慶曰鼎湖新逝臣子不共戴天公聞變三日矣而無所施為邪文光深謝之後破家禦賊死陳懷西邑武生也賊誘之官懷西曰甯作明朝武生不為逆賊元老賊斬之懸首東門其子某哀痛死又有諸生馬孫鸞者見賊殺懷西大罵割舌死王光先營山諸生也賊犯營山光先率義勇戰於北關被執

小廉紀傳 卷五十一 十二 不屈死王黃者大竹武生也聞賊入川語父某曰食國家水土力不能報畢命可耳賊至其父拔刀相迎殺數賊力竭死

遂擒嶺罵不絕口死又王爾讀者儀隴王臬家僕也賊追縣令李時開將及之爾讀奮身禦賊令奔脫爾讀被殺黎應大夾江貢生潛結鄉鄰之倡義者圖恢復事露賊支解之子照斗照達照鸞同日遇害

熊兆柱李師武魚嘉鵬皆敘州諸生也倡義討賊兆柱被獲罵曰天運至此任爾戕戮賊剝其皮鞭鼓懸之城門嘉鵬既殺偽官被縛拷訊其黨厲聲曰自我為之恨不擒斬獻逆耳他人何與與師武同磔死舉人周元孝及諸生劉苞晏正寅王應世郭大勳李合宗梁為憲余智俱抗節死又周壩操舟

人某賊命之渡不應問船所在亦不應脅以刃忿怒拳擊賊賊殺之

劉道貞字墨仙邛州人天啓辛酉舉人獻賊陷邛道貞走沈黎與黎州指揮使曹助合謀起兵拒戰於雅州小關山大破賊眾斬千餘級賊不敢南而還據邛道貞命子睽度以兵來爭賊搜城中得道貞妻王氏環刀械頸令招其子大罵不從支解之舉家皆死睽度亦戰歿

葉大賓縣州諸生也獻賊入蜀脅大賓牧邛州大賓佯受之而密與紳民謀舉事給賊將曰蒲江要害聞有警宜調兵往賊信之分千餘人往又曰大邑隸邛將軍責也恐有變亦宜調兵往又分千餘人乃矯令殺賊帥保護州民萬餘奪西門

小腆紀傳 卷五十一 十三 而去

余飛洪雅人賊陷洪雅飛伏壯士數百人於花溪山谷而以羸弱誘之賊入隘中伏發不得出截殺幾二千人賊大沮喪沿江遁去庚寅賊復至飛單騎被圍力殺十數人以死 補陳登皞眉州人也綽號鐵脚板丙戌賊帥狄三品駐眉州忽下令驅城中人集道姑巷原田壩上至則以兵圍而殺之凡五千餘人登皞憤賊殘暴裂衣爲旗集四鄉遺民得數千人樹柵醴泉河賊來攻登皞率眾白梃糧鋤殺賊三百人賊懼間道移東館登皞復遣壯士持酒米雞豚迎於道賊納之營中夜半襲賊營壯士從中鼓噪出賊駭奔復斬數百級賊乃遠遁登皞自是以鐵勝名營倡義者悉歸之二年中無敢犯

境者後爲向成功所殺向成功者嘉定人也嘗起兵拒獻賊庚寅

大兵將至成功以眾五千據石佛棧

王師破其柵成功中流矢卒 補

高明建昌衛人原任長沙知縣也庚寅劉文秀將至明集士民拒於焦家屯兵敗自焚死我

朝賜通諡曰烈愍 補

王承憲世襲楚雄衛指揮舉武鄉試擢遊擊爲副使楊畏知前鋒沙賊攻楚雄凡守禦事皆承憲綜理之已賊再至偕土官那爾等出城衝擊賊披靡俄中流矢死弟承瑱亦戰歿我朝賜承憲通諡烈愍

小腆紀傳 卷五十一 十四 高其勳字懋功初襲馬龍所千戶後舉武鄉試爲黔國公標

下中軍吾必奎之亂以功擢參將守武定及沙定洲再反分兵來攻固守月餘城陷衣冠服毒死陳禎者世爲大理衛指揮未嗣職城陷巷戰手敵數賊而死我

朝賜其勳通諡節愍頑烈愍

王士傑太和縣丞也太和爲大理附郭縣沙賊圍大理士傑佐上官竭力捍禦城陷死於城上同時死者大理府教授段見錦經歷楊明盛及其子一甲司獄魏崇治而故永昌府同治蕭時顯解任以道阻寓居大理亦自經士民同死者舉人則高拱極投池死楊士俊闔門自焚死諸生則尹夢旂夢符馮大成倡義助守罵賊死楊憲闔門自焚死楊遜既死復甦

妻竟死人稱太和節義為獨盛云我

朝賜時顯通諡節愍軍國祚者會稽人通海典史也城陷握印坐堂上罵賊被殺印猶在握縣人葬之諸葛山下

張耀字融我三原人萬曆中舉於鄉由知縣歷官貴州布政使得民心獻賊死其黨孫可望等率眾由川入黔渡烏江逼貴州守將總兵官皮熊走都勻耀言於巡撫米壽圖請發民兵守禦壽圖以眾寡不敵難之俄賊掩至壽圖走沅州耀率家眾乘城拒擊城陷被執可望說之曰公秦人也若降當位宰輔耀怒罵不屈械其妻孥於前曰降則一家免死耀罵愈毒乃殺之一家皆慘死鄉官吳子騏字九遠亦萬曆中舉人授興甯知縣安邦彥之叛也圍貴陽子騏念母在倉皇棄官

小廉紀傳

卷五十一

十五

歸遂不復仕崇禎十年蠻賊阿烏謎作亂總督朱變元屬子騏走書召諸酋曉以利害相率降附變元上其功璽書嘉獎是時聞可望將至偕邑紳劉瑄楊元瀛率鄉兵扼之要路敗之賊來益眾力竭被執俱不屈死瑄字子佩官戶部主事元瀛字蓬山官同知並鄉薦起家同時殉難者戶部郎中譚先哲前甯前兵備參議石聲和俱平壩衛人或曰聲和死於安順子吉諸生也殉之我

朝賜耀通諡忠烈子騏先哲烈愍瑄元瀛聲和節愍

曾益臨川人以貢生特用歷官司務主事遷兵備僉事貴陽陷走定番州與按察使唐勳調土兵守城藥箭射賊將張能奇幾死賊給之曰與我斗酒即還兵去城中以為怯也守稍

懈賊乘之遂陷益闔門死難事聞贈太僕寺卿弟杖為蒲圻令亦死於賊或曰益死於安平又有顧人龍者州人也致仕家居嘗助守破流賊冠帶登陴被執罵賊死我

朝賜益通諡節愍杖烈愍

曾異撰四川榮昌人舉於鄉知永甯州孫可望既陷貴州將長驅入雲南異撰與其客江津進士程玉成貢生龔茂勳謀曰州據盤江天險控扼滇黔棄之不守非人臣義也集眾登陴城陷異撰闔室自焚死玉成茂勳投火死我

朝賜異撰通諡烈愍

羅國瓛嘉定州人崇禎癸未進士官御史巡按雲南孫可望破曲靖國瓛方按部其地與知府焦潤生同被執至昆明國

小廉紀傳

卷五十一

十六

瓛自焚死潤生與推官夏衍虞同不屈死潤生上元舉人修撰竑之子也衍虞江津舉人我

朝賜國瓛通諡忠烈潤生衍虞節愍又宗室壽鏞見宗藩列傳

陳六奇字鳴鸞龍江衛人萬曆戊午舉人初知景陵縣以廉平稱移知南甯城破被殺於東門賊遂屠霑益連陷廣通在籍前渾源州同知張朝綱死之妻馮氏同縊死子耀葬親訖亦縊死我

朝賜六奇朝綱通諡節愍

席上珍姚安舉人金世鼎大姚舉人聞孫可望等入雲南乃散家財募壯士二萬人與姚州知州何思率以乘城繕備未

周可望突遣其將張虎掩至一戰而敗世鼎自殺思及上珍同被執可望欲降之厲聲曰我大明忠臣豈屈於賊邪罵不絕刃其口罵益厲可望怒剝其皮思亦不屈死我

朝賜思通諡節愍

段伯美晉甯舉人余繼善耿希哲呈貢諸生聞李定國將至起兵拒守有昆陽孔師程者以從軍得官眾服其雄推以爲主及定國來攻師程汎舟先遁城破晉甯知州石阡冷陽春呈貢知縣嘉興夏祖訓與伯美等並死之同時殉難可紀者富民陷在籍知縣陳昌裔不受偽職爲賊杖死貢生李開芳與其友王朝賀自經死開芳妻及二子赴水死楚雄舉人杜天楨初佐楊畏知拒沙賊頗有功後畏知督兵擊可望敗績

小腆紀傳

卷五十一

十七

天楨聞之卽自盡臨安陷進士廖履亨赴水死又江川知縣周柔強率兵拒李定國於撫仙湖敗績死之一軍盡歿我

朝賜陽春通諡烈愍祖訓昌裔履亨節愍

徐道與睢州人以經歷署師宗州事曲靖被屠道與集士民論之曰城守乎眾曰力薄兵寡何以禦之曰然若等何罪徒膏兵刃速去毋顧我我死分也士民請與偕厲聲曰失守疆土安所逃死眾洒淚去舍中止一僕出白金二錠授之曰此俸金也一以賜汝一買棺斂我僕哭請從死曰爾死誰收我骨舉酒自飲賊令出迎其首擲手中杯擊之曰吾朝廷命吏肯從賊求活邪遂被殺我

朝賜通諡曰烈愍先是武定陷同知楊于陸死之于陸劍州

舉人

王運開字子朗夾江人崇禎庚午舉人以推官署金騰道劉廷標字震起上杭人以通判署永昌知府孫可望既受楊畏知之約乃移檄永昌迎沐天波歸省並索道府印運開廷標方守瀾滄江拒戰天波止之論其以印往兩人曰印往則我亦降也賊言何可信哉乃遣家屬避騰越運開有弟運閔字子遠崇禎壬午舉人運開謂之曰弟未仕可無死可將吾妾俱西勿在此亂人意士民懼不降且屠詣運開廳事哭運開慰遣之則又詣廷標廷標曰賊伎倆吾素知之他城之降而屠者屢矣無益也眾哭益甚廷標取毒酒將飲眾始散是夕運開先自經廷標歎曰男子哉我老當先死王公乃先我邪

小腆紀傳

卷五十一

十八

沐浴賦詩三章亦自縊可望賢兩人之死求其後或以運閔對召之行至潞江語僕曰此行將臣賊吾與兄豈異趣哉若收吾骨與吾兄合葬題曰夾江王氏兄弟之墓吾無恨矣躍入江死廷標子之謙永歷時以父死國難授趙州學正遷戶部主事

王師入滇被執主者索賂之謙曰父子二十年苦節愍滇南杯水耳安得賂復令薙髮曰禿頭鬼可見吾父乎遂磔烙死我

朝賜運開廷標之謙通諡俱節愍

黃應運字際飛福建歸化人邑令楊鼎甲奇其才拔爲童子試第一隆武二年鼎甲已易名鼎和官雲貴部院朝於福州

怪應運久滯經生題為監紀推官攜之入滇委管貴陽府刑務永歷改元思州苗叛鼎和謂應運曰不遇盤錯何知利刃子努力為之授應運思州推官兼監軍僉事甫抵任而平越所屬黃平諸苗交叛應運由思州率兵抵黃平苗解圍去巡按郭承汾題為平越知府加參議銜既而孫可望由黔入滇復以應運攝威清道事以備之應運置家口於平越而輕騎赴安順值川將王祥兵潰掠食遵義居民詣滇求救撫按議遣官撫之莫如應運才可望聞應運遠出遣李定國襲安順據之應運歸途聞報徑詣定國說之曰將軍有事於安順何不尺一相報乃騷動貴部邪定國曰將出兵從此武夫本色勿怪也應運曰恨安順陬陋耳若可屯駐車騎何不啓闕奏

小腆紀傳

卷五十一

十九

子請此彈丸為牧地天子方懸爵賞以網羅英雄未有不許將軍者應運便當解職以鎖鑰相付矣定國色益和遽曰正欲與貴道商之應運知其心動又難之曰宿聞將軍神勇敵萬人又所部精銳一當百乃前此所據地旋得旋失何邪定國曰兵家得失無恆不足論也應運曰不然當是名義不正人人得睥睨之耳若藉三百年天子之名號加以將軍之神威統率羆虎掃蕩不庭而聞風義從者又絡繹交助天下誰敵將軍者他日分茅胙土傳之奕世中山開平不足比也今將軍舍萬世不朽之功業而不王不霸傳舍州郡非良圖也定國欣然曰貴道言是即當與平東謀之應運曰平東在滇遠未可期應運當捧盤敦與將軍定約耳定國許之乃歃血

誓扶明室無二心可望聞之不善也偵知應運赴平越襲而執之厲聲詰曰爾以茅土許安西便當以九五尊我何為不舞蹈乎應運曰平東誤矣平東不嘗貢獻天子求冊封乎應運為天子命官即同僚耳何拜為可望曰吾據滇黔帝制有餘於冊封何有應運曰如是則平東叛天子即亂賊矣王臣豈拜亂賊乎可望怒並執承汾暨姚劉總兵同下貴陽獄可望猶愛應運才使護衛再三諭降應運語益厲乃與承汾等同遇害時庚寅九月也定國聞應運死心怨之自是不受可望節制矣承汾自有傳姚劉總兵四人失其名我朝賜應運通諡節愍

小腆紀傳

卷五十一

二十

男承禮編輯
仁和魏錫曾參校
會稽梁繼元覆校

小腆紀傳卷第五十一終

小腆紀傳卷第五十二

前翰林院檢討加詹事府贊善銜六合徐肅撰
列傳第四十五

義士

馬純仁 嚴紹賢

王台輔 石樓寺僧

許德溥 王解卒

祝淵

王毓著 潘集瑞

周卜年 徐啓睿

沈齊賢

趙景鑾

張棣

鄧思銘 楊應和楊居久

徐英 陳泰

楊履園 李大載吳士楫

畫網巾先生

鄭露

小腆紀傳卷五十二

殷國楨

胡澹

劉永錫

魏耕 王寅生

薛大觀

吳炎 潘禮章

馬純仁字朴公六合諸生也乙酉七月聞薙髮令下囊石袖中赴龍津橋下大書橋柱曰與死乃心甯死厥身一時廷事千古完人沈河死屍逆流不腐生平多著作死之前一夕取稿焚之先是有同研究生汪匯者約同赴難而匯竟以順治己丑進士授景陵知縣一日坐堂上見純仁至責以負義驚懼成疾死妻侯氏詳列女傳嚴紹賢無錫諸生聞薙髮令題壁書守義全歸字與妾張氏對經死
王台輔邳州監生崇禎末聞宦官復出鎮將草疏極諫甫入

小腆紀傳 卷五二

都都城陷乃還宏光時東平伯劉澤清御史王變張樂大宴於睢甯台輔縷經直入責之曰國破君亡此公等臥薪嘗膽食不下咽時顧置酒大會邪左右欲鞭之變曰此狂生也命引去及南都陷自視其廩曰此吾所樹當盡此粟盡集親朋哭祭就縊石樓寺僧過其門手持一麻鞭指之曰此常事惡用是矜張為未幾僧自經死

許德溥如臯布衣也聞薙髮令下刺字胸前曰不愧本朝又刺臂曰生為明人死為明鬼被逮棄市妻當從解卒王某者高德溥義欲脫其妻而無術終夜歔歔妻怪之語以故妻曰此義舉也得一人代之可矣王曰安得其人哉妻曰吾成子之義代之可乎乃匿德溥妻於母家王夫婦抵徒所如官役

解罪婦然如臯人感其義贖之歸江陰陳鼎為作王義士傳或謂德溥死妻朱氏殉之者誤也

祝淵字開美海甯人崇禎癸酉舉於鄉嘗借僧舍讀書三年僧罕親其面壬午冬入都會試值劉宗周爭熊姜獄削籍抗疏申救罰停會試下禮官議時與宗周猶未相識也既得命始走謁之宗周曰子為是舉無為而為之乎抑動於名心而為之也因爽然自失曰先生名滿天下誠恥不得列門牆爾遂執贄為弟子明年禮官議逮淵下獄詰指使者姓名慷慨對曰男兒死則死安肯聽人指使未幾都城陷太常少卿吳麟徵殉難親為函殮宿柩下者旬日尋詣南京刑部請竟前獄尚書諭止之已復草一疏請誅奸輔通政司屏不奏時宗

周再罷官歸因數往從學嘗有過入曲室閉戶長跪竟日不起流涕自搥杭州失守方葬母山中趣速竣工還家設祭卽投纜死年三十有五有月隱先生集

王毓著字元趾會稽人少爲諸生跌宕不羈已受業劉宗周門下同門生成非笑之不顧乙酉六月宗周絕粒未死乃上書曰願先生早自裁毋爲王炎午所弔宗周得書呼其字曰元趾吾講學數十年得子隨之足矣俄其友來視毓著問曰子若何友曰有陶淵明故事在曰是不然吾輩聲色中人久則難持及今早死爲愈乃召故交張樂歡飲既酣攜燈出門投柳橋下死鄉人私謚曰正義

潘集字子翔山陰人劉宗周弟子聞王毓著死爲文祭之

小廉紀傳

卷五十二

三

正石及所著詩文至東渡橋下自沈死

周卜年字定夫山陰布衣也聞劉宗周門人王毓著潘集殉義乃痛飲極酣作五噫歌趨至海濱招牧牛兒出一緘付之曰家人來問煩以此示遂蹈海死父追至發緘爲辭親承訣語屬其弟立後事也父號哭曰兒死誠當但屍不可得奈何明日怒濤湧屍而上冠履不脫又有周瑞者亦投江死徐啓睿字聖思鄞諸生負才任氣嗜擊劍臥起皆佩之醉則拔劍起舞謾罵座上貴人以劍擬之人莫敢忤視相戒遠之然肯規人過至苦口泣下一日忽自埋故劍斃其首事徑山浮屠雪嶠則又澄靜寡言粥粥如眞道者甲申之難哭七日夜不絕聲既而曰江南半壁我高皇帝龍興地建武之業可

望也則又閉關初如踰年南都再陷則破關出掘故所埋劍趨督師錢肅樂營肅樂故與之同社亟引見魯監國問需何官方稱手曰臣請以布衣居肅樂幕入參帷幄出捍軍旅無需官也監國奇之授以錦衣衛指揮不拜自稱白衣參軍時諸營首鼠觀望則嘗之曰今日焚舟前進猶或一逞可道遙坐老以自困乎每江上耀兵先眾立矢石問一日晨起衷甲佩劍集麾下百人徑渡江薄西岸

大兵以爲遊騎不爲意則奮劍直前掩殺過半乃亟出銳師且戒曰觀其帥甚奇必生致之由是長圍四合且戰且擁陷入泥淖中被執諭之降謾罵怒劊其腹實以草懸之望江門其麾下百人亦無一降者方其出也肅樂力止之曰軍行必

小廉紀傳

卷五十二

四

無繼徒入虎口奚益曰信陵君欲以賓客赴秦軍豈能若秦何亦各申其志也吾將觸關而死以愧諸營之賦清人者監國聞而悼之令以原官加贈都督蔭其子爲衛指揮

沈齊賢字寤伊錢唐諸生髫年執經問難師爲之誦性峭直一語不合輒發聲詈以故人無與近父病剝臂肉療之弗起屢勸至絕時流寇犯鳳陽寢園江浙騷動治兵者議登陣歎曰寇未至而勞民奚益流涕上書謂餉不知措兵不知用地不知屯民不知郵束於具文畫界而保將以聽寇之蹂躪乎大吏目爲安置弗問乃傍皇痛飲人神廟狂號聲徹衢路行者皆駭避甲申之難百官率紳士哭臨三日齊賢亦從之而如其哭廟時羣吏皆駭散因復於里社私立木主每日朝拜

伏地哭題其楹曰臣身誓死君讎必報社故有雷部神堞作
爭穉狀怒叱之曰汝亦當爲國捍禦徒自金睛赤髮驚里媪
乎操杖擊之金泥片片落闔巷小兒環之而譁一市人皆以
爲癡家之人勸以飯進肉怒曰此豈肉食時耶以惡草進亦
澀喉若不可下哭泣不時或阻之答曰君毋阻我我淚盡當
自止或曰頃御史大夫劉公至矣乃具白衣冠往拂地坐扼
腕論事聲淚與俱有一生私謂坐客曰黃巢朱溫儻亦天命
齊賢突起奮拳搏之南都立輒歎曰江左敬仲安在遂避迹
舉亭山下乙酉闖賊入九宮山爲村農所弊道路傳爲殛於
神越年或告之拊掌起躍曰神能報國讎乎吾少時期爲張
代州今乃不及吳門許秀才吾死矣竟寢疾數日而死

小腆紀傳

卷五十二

五

趙景磨鄞縣諸生丙戌六月江上師潰題詩案上曰書生不
律難驅敵何處秦庭可借兵只有東津橋下水西流直接汨
羅清誓死不食旣念貸友人金未償晨起納衣巾於文廟詣
友人家返金友稔其貧訝返之速叩之笑不答走城東躍入
江漁舟驚救之家人亦跡至共以拯溺法活之弟子徐生者
強輿入山不食則謬語之曰李侍郎長祥克紹興矣則又曰
翁洲黃斌卿石浦張名振奉監國恢復矣半年病稍愈間出
問樵子則曰天下大定何問焉景磨大慟踏地更不復食尋
死

張棟字子隆鄞人世以孝友稱里人呼雍睦堂張氏性喜酒
醉卽陶然臥或彌日不醒國變後改易章服令下乃閉戶取

酒獨酌旣醺適牀而走復索酒連舉百餘杯自摩其頂而歎
曰彼曲局者惡可以兵之平時方盛暑熱炭牀下覆以重衾
俄頃而絕家人昇屍出則已紺色矣丙戌六月事

鄧思銘字建侯南城諸生北都陷說益王由本日王身兼臣
子今宗社傾危豈容坐視由本大感動思銘卽號召諸生數
百人名曰庠兵以贖財者助餉負才者參謀有勇者出戰請
於有司有司笑之曰兵可庠邪眾乃散思銘鬱鬱不得志乙
酉建昌知府王域等奉由本舉兵遂入幕參贊城破被執指
降將金聲桓大罵乃繫於竿首射之每發一矢輒呼曰未中
要害連及六矢大吼曰經時不能殺我技何劣也已而死
楊應和字惠生從弟居久字淡若皆新城諸生邑被圍紳士

小腆紀傳

卷五十二

六

議迎款應和賦詩痛哭曰我一身當敵禍不及諸公也眾遂
止居久歎曰壯哉吾兄可無與之共事者乎提刀出殺數人
並就縛直立不少俯強之不屈旣死屍不仆兩手猶作擊刺
狀

徐英字振烈侯官人少豪健擔米爲業而折節讀書喜擊劍
談司馬兵法曹學佺嘗訪之鏞戶不見遇諸塗強之至石倉
園入社刻其詩於十二代詩選

王師入福州學佺殉難英伏屍哀慟噉舌噴血數升死著有
鳴劍集

陳泰字降人鎮海衛諸生隆武元年設儲賢館曾櫻拔爲第
二人闕亡流離海上與阮文錫訂交櫻死文錫謀收遺骸泰

哭曰無庸子出而不返則老父倚閭而望吾孤身在死則死耳子効力於親吾効力於師不亦可乎乃匍匐負櫻屍走三十里付其家人殯之歸不食三日卒

楊履園字萊氏漳浦人按察使聯芳之季子也為勳臣裔有夙慧讀書日萬言丙戌後隱居不就試悲歌慷慨嘗作書與門客宋琳談興復事琳首之官官責之日年少酗酒妄談不法邪履園答曰某故侯子孫念舊德久矣未免有情實不醉得死所幸耳遂伏法時年二十四

李大載字沉若甌甯諸生家貧有志節值宴會敝衣往或請易之曰吾自有文繡在登席酣飲旁若無人乙酉秋往謁孝陵被執慷慨就死

小廉紀傳

卷五十二

七

吳士楫字岸濟上杭人氣宇偉然國變後志在請纓闔事敗慷慨露於語言為族人某構樊之獄

畫網巾先生者不知何許人服明衣冠從二僕匿迹光澤山寺中守將吳鎮掩捕之送邵武鎮將池鳳鳴訊之不答鳳鳴偉其貌為去其網巾戒軍中謹事之先生既失網巾盪櫂畢謂二僕曰衣冠歷代舊制網巾則我太祖高皇帝創為之即死可忘明制乎取筆墨來為我畫網巾額上畫已乃加冠二僕亦交相畫也每晨起以為常軍中譁笑之呼曰畫網巾云無何張洪曹李四大營潰鳳鳴詭稱先生為陣俘獻之閩督楊名高名高謂及今降我猶可免死先生曰吾舊識總兵王之綱就彼決之可乎之綱見畫網巾歷碌然駭曰吾不識若

也先生曰吾亦不識若也就若死耳窮究之則喟然曰吾忠未報國留姓名則辱國智未保家留姓名則辱家危不即致身留姓名則辱身若曹呼我為畫網巾可矣之綱抗聲曰吾明朝總兵徒以識時變知天命不失富貴若一匹夫倔強死何益指其髮而詬之曰此種種而不去乃作此鬼怪為先生願唾曰吾於網巾不忍去况髮邪之綱命先斬其二僕遂巡間羣卒掉之二僕曠目叱曰吾兩人豈惜死者願死亦有禮當一辭吾主人而死耳於是向先生拜且辭曰奴得掃除泉下矣欣然受刃之綱曰若豈有所負邪義死亦佳何堅自晦也先生曰吾何負負吾君耳一籌莫効束手就擒又以此易節烈名吾笑夫古今之循例赴義者故恥不自述也檢袖中

小廉紀傳

卷五十二

八

出詩一卷擲於地復出白金一小封擲向行刑者曰樵川范生所贈今與汝挺然受刃於秦甯之杉津秦人聚觀之所畫網巾猶班班在額上也軍中有馬耀圖者見而識之曰是為馮舜生問其生平則又不能言而福甯州人謂是魯監國大學士劉中藻之子諸生思沛載之志書焉

鄭露字湛若南海諸生工諸體書學使者試士以恭寬信敏惠發題露文五比用大小篆八分行艸書於卷學使不之罪也見海內多事學騎射嘗跨馬出門衝南海令行轡拘之則吟曰騎驢適值華陰令失馬還同塞上翁令益怒申文學使者除其名將加以桎梏乃亡命之廣西遍尋鬼門銅柱舊蹟遊於岑藍胡侯槃五姓土司為搖女執兵符者雲鞞娘書記

歸撰赤雅一編紀其山川風土及女君天姬隊歌舞戰陣之制又蓄二琴一日南風宋理宗宮中物一日綠綺臺唐武德年製康陵御前所彈也出入必與二琴俱廣州城陷露抱琴死詩集曰嶠雅手書開離屈大均謂雖小雅之怨誹離騷之忠愛無以尚之

殷國楨新建諸生雍髮令下以帶繫髮髮覆腦後走閩中上書隆武帝乞救書劄印連結四方忠義之士與王得仁部下王禹門契厚說之反正因禹門以說得仁得仁心動而未果也會巡撫章于天巡按董學成屢挫辱諸將又勒賄無厭心戊子正月得仁遂與金聲桓禽于天殺學成以歸明稱隆武四年實未知隆武所在也國楨與禹門等上聲桓平南大

小腆紀傳

卷五十二

九

將軍豫國公印得仁建武侯印諸客胡澹陳大生黎士广林亮之徒四出聯絡山寨以應通表粵中永歷帝授國楨職方郎

王師圍南昌走甯州乞師於聲桓副將鄧東陽東陽執以獻王師見固山譚秦不屈死

胡澹南昌諸生胡以甯之從子也以甯爲金聲桓幕客有口辨能斷事聲桓之歸明也以甯實啓之未發而以甯病死王得仁征九江澹詣軍門說曰君侯擁精騎數十萬指揮顧盼反

清爲明冠帶之倫歡呼動地今聞所在結箠刺網以待以下九江奚啻拉朽若乘破竹之勢以

清兵旗號服色順流而下揚言章撫院請救者江南必開門納君其將吏文武可以立擒遂更旗幟播年號祭告陵寢騰檄山東中原必聞風響應大河南北西及山陝其誰得而爲清有也得仁咤其言比至九江一鼓而破戀其擄獲未卽進聲桓數趣使歸歸以潛謀質聲桓宋奎光曰此上策也從之未晚黃人龍沮之乃止既

王師圍南昌糧盡援絕聲桓日責姜曰廣遣使間道出城號召殷國楨請行澹致書曰國中擁百萬精兵不能出寸步而眼穿外援澹非辭難者故敢與相國訣自金氏入城殷富良鋤貞烈劉天駟家鈔西山解體殺胡奇偉庾嶺以南腐心郭應銓兄弟不返吉安恨之到今支解曾亨應父子臨汝

小腆紀傳

卷五十二

十

莫不敲齒王氏楊萬同時起事者宿怨略徧四維矣且公以附金王者爲義乎不附金王者義乎天下方亂雄鷲並起強者自立弱者因人夫戴舊主稱宗國此固忠義士所願望而亦能者風動之資也今之確乎歸然不與畔援爲伍者獨陳九思孤軍五年百戰卽金王兩家歸正彼卒未嘗通幣聘介尺素於二氏也其受命隆武者揭司馬傅詹事前入國門已厭見其所爲而去自餘不過羣盜假義名以行盜之魁傑蔡全才鄧參三輩前已爲金氏蕩滅餘聞北兵至各先散保妻子金之心腹獨張起祥鄧雲龍起祥在瑞州不能有所爲雲龍召烏合崎嶇武甯谿谷間望屋掠烟竄盜耳以當北兵如振落雖萬眾何益且卽今義士如雲見前者摧折戮辱

如此稍有志識莫不飲恨祝亡今假從年號種怨自恣在前無真主而欲使氣節之士為金王出死力其誰聽之相國孤城瓦注一葉閉目不見泰山豈知重圍之外所在白骨如邱陵壞南新附郭百里村烟斷滅人之不存兵於何有相國無庸談義兵矣曰廣得書默然後國楨見執諸客亦次第死澹謂金王不足惜而徒沮中原之氣發憤噎死

劉永錫字欽爾魏縣人崇禎丙子舉人官長洲教諭邑令李寶知其貧欲以吏事膏潤之謝不應乙酉之變率妻栗氏及細弱二十餘人隱居吳門我大吏遣人說之永錫袒裼疾視曰我中原男子年二十渡漳河登大伍躍馬鳴鞘兩河豪傑誰不知我欲見辱邪取劍欲自剄門下士抱持之乃止裂尺

小艮紀傳

卷五十二

十一

帛與妻曰彼再至者與若立自決矣既而女絕粒死妻哭女死大水乏食家僮相繼死乃遣子臨與婦歸魏臨假貸得百金欲馳以獻父遇盜馬驚墮地死初永錫長八九尺容貌甚偉至是毀形骨立見者哀之疾革大呼烈皇帝者三遂卒時甲午秋也同時有齊丈人者葬之閭門外半塘以妻女附之或曰其弟子徐晟陳三島葬之虎邱

魏耕原名璧字楚白號雪竇山人甲申後改名又別名魁慈谿人也少失業學為衣工於歸安之茗溪然能讀書富翁某奇之贅為婿因成歸安諸生性豪俠負大志所交皆當世奇士乙酉與於湖州起兵之役事敗亡命走江湖已與茗溪錢續曾閉戶為詩初學漢魏後學杜甫晚學李白皆登其堂與

長洲陳三島尤心契之東歸遊會稽與張宗觀朱士稚世號山陰二朗者稱莫逆因以交祁理孫班孫兄弟得盡讀祁氏淡生堂藏書詩益工然諸子有四方之志皆工詩而非所好也耕於酒色有奇癖非酒不甘非妓不寢理孫兄弟竭力奉之每至輒命酒呼妓召宗觀士稚左右之耕嘗遣死士致書朱成功謂海道甚易南風三日可直抵京口己亥成功如其言幾克南京已而敗退侍郎張煌言將入焦湖耕復走告曰焦湖入冬水涸不可駐軍英霍諸營多耕舊識請說之使迎公計復不就然事頗洩邏者益急續曾以兼金賄吏得解癸卯孔孟文者從成功軍中來有所求於續曾不饜遂以耕蠟書首之且曰茗上耕婦家梅墅則耕死友所嚙聚梅墅者祁

小艮紀傳

卷五十二

十一

氏所居也時耕適館梅墅遂并祁氏兄弟被執至錢塘耕與續曾不屈死理孫以計免班孫遣戍尋山陰李達楊遷以為耕營葬遣戍而陳三島者以憂憤死

王寅生六合武生朱成功之攻江甯也其部將阮春雷略江北寅生從之成功敗入海寅生走鄉莊酣飲怒歌殺妻子短甲草履持槍馳騎遁不知所終

薛大觀昆明諸生永曆帝之將入緬甸也喟然謂其子之翰曰生不能背城一戰以君臣同死社稷願欲走蠻邦圖苟活不重可羞邪吾不惜七尺軀為天下明大義汝其勉之之翰曰大人死忠兒當死孝大觀曰汝有母在其母乃願謂之翰妻曰彼父子能死忠孝吾兩人不能死節義邪侍女抱幼子

立於戶外曰主人皆死何以處我大觀曰爾能死甚善五人偕赴城北黑龍潭死次日諸屍相牽浮水上幼子在侍女懷中兩手猶堅抱如故大觀次女已適人避兵山中相去數十里亦同日起火死

吳炎字赤溟潘樾章字力田吳江諸生有高才國變後年皆二十以上并棄諸生欲成一代史書取實錄為綱領凡志乘文集墓銘家傳有關史事者以類相從稽核同異為國史攷異一書未幾而湖州莊氏私史之難作莊名廷鑑曰雙盲家鄰故閣輔朱國楨第國楨嘗集國事鈔錄數十帙未成書而卒廷鑑得之謂左邱失明乃著國語招致賓客日夜編輯纂吳潘盛名引以為重列諸參閱姓名中廷鑑歿其父梓行之

小腆紀傳

卷五十二

十三

莊氏既巨富歸安令吳之榮以賊繫獄遇赦出摘書忌諱語索詐焉不遂則走京師密奏之莊氏族誅而炎樾章同及於難

小腆紀傳卷五十二終

男承禮編輯
仁和魏錫曾參校
會稽梁繼元覆校

小腆紀傳卷五十三

前翰林院檢討加詹事府贊善銜六合徐鼎
列傳第四十六

儒林一

顧炎武弟紆 葉奕荃 張爾岐 黃宗羲

陸世儀 張履祥 吳蕃昌

王建常 傅山子眉 胡庭

孫奇逢 李容

王夫之兄介之 唐端笏 孫雙穀

朱鶴齡陳啟源

顧炎武字甯人原名絳或自署曰蔣山傭學者稱為亭林先

小腆紀傳

卷五十三

十一

生崑山人炎武少落落有大志雙瞳子中白而邊黑人異之與里中歸莊善共遊復社有歸奇顧怪之目乙酉夏與崑山令楊永言諸生吳其沆及歸莊共起兵奉故鄣撫王永祚浙東授為兵部司務事敗永言行遁去其沆死之炎武與莊幸得脫而母王氏遂不食卒遺言後人勿事二姓次年閩中以職方司郎中召母喪未葬不果赴明年幾豫吳勝兆之禍庚寅有怨家欲陷之乃變衣冠作商賈遊沿江上下覽南都畿輔之勝有三世僕曰陸恩見其日出遊家中落叛投里豪葉方菴且欲告其通海狀炎武禽之數其罪而沈諸河葉訟之獄急歸莊私為門生刺為求救於故尙書錢謙益炎武知之索刺還不得乃列揭通衢以自白會故相路振飛之子澤溥

言諸兵備道事得解炎武既不為鄉里所善乃復浩然出遊
墾田章邱之長白山下東北遊畿甸抵山海關外次年念江
南山川有未盡者復歸東遊至會稽已復由太原大同入關
中北至榆林與同志李因篤等二十餘人勾資墾田雁門之
北五臺之東自丁酉迄丁巳二十年間六謁天壽山陵寢謁
孝陵思陵者亦各六中間浙江莊廷鑑私史萊州黃培逆詩
之獄幾不免而皆以智自脫初年故國之懷耿耿未下奔走
四方以求一當既知無可為而又不欲南歸謂秦人重處士
持清議實他邦所少華陰綰轂關河之口亦有事天下之資
乃定居焉置田五十畝供晨夕而東西開墾所入則別儲之
康熙間

小廉紀傳 卷五十三

三

詔舉博學鴻詞科開局修明史大臣多薦之並以死辭華下
諸生請講學謝之曰近日二曲徒以講學得名招逼迫幾凶
死雖曰威武不屈然名之為累則已甚又况東林覆轍之進
於此乎其論學則曰孔子嘗言博我以文約之以禮劉康公
亦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
之則以定命然則君子為學舍禮何由近來講學之師專以
聚徒立幟為心而其教不肅又與友人論學云百餘年來之
為學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然不得其解也命與仁夫子所
罕言性與天道子貢所未得聞性命之理著之易傳未嘗數
以語人其答問士則曰行己有恥其為學則曰好古敏求其
與門弟子言但曰允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其告哀公

明善之功先之以博學顏子幾於聖人猶曰博我以文自曾
子而下篤實莫若子夏言仁則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
今之君子則不然聚賓客門人數十百人與之言心言性舍
多學而識以求一貫之方置四海困窮不言而講危微精一
是必其道高於夫子而其弟子之賢於子貢也我弗敢知也
孟子一書言心言性亦諸諸矣乃至萬章公孫丑陳代陳臻
周霄彭更之所問與孟子之所答常在乎出處去就辭受取
與之間是故性也命也天也夫子之所罕言而今之君子之
所恆言也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辨孔子孟子之所恆言而
今之君子所罕言也愚所謂聖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學於
文曰行己有恥自一身以至於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自子

小廉紀傳 卷五十三

三

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皆有恥之事也士而
不先言恥則為無本之人非好古多聞則為空虛之學以無
本之人而講空虛之學吾見其日從事於聖人去之彌遠也
又曰今之理學禪學也不取之五經論語而但資之語錄不
知本矣其論文非有關於經旨世務者皆謂之巧言不以措
筆故炎武之學大抵主於斂華就實救弊扶衰凡國家典制
郡邑掌故天文儀象河漕兵農之屬莫不窮究原委考正得
失而又廣交賢豪長者作廣師篇云學究天人確乎不拔吾
不如王錫闢讀書為己探賸洞微吾不如楊瑀獨精三禮卓
然經師吾不如張爾岐蕭然物外自得天機吾不如傅山堅
苦力學無師而成吾不如李容險阻備嘗與時屈伸吾不如

路澤溥博聞強記羣書之府吾不如吳任臣文章爾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朱彝尊好學不倦篤於友朋吾不如王宏撰精心六書信而好古吾不如張昭其虛懷樂善如此生平精力絕人自少至老無一刻離書所撰天下郡國利病書一百二十卷歷覽諸史圖經實錄文編說部之類取其關於民生利病者且周流西北歷二十年其書始成別有肇域志一編則考索利病之餘合圖經而成者好言韻學撰音論三卷詩本音十卷主明陳第詩無協韻之說不與吳棫本音爭亦全不用補音之例但卽本經之韻互考且證以他書明古音原作是讀非有遷就故曰本音又卽周易以求古音作易音三卷又唐韻正二十卷韻補正一卷古音表二卷皆能追復三代

小腆紀傳

卷五十三

四

以來之音分部正帙而知其變自吳才老而下廓如也謂金石之文可證經史撰金石文字記求古錄以杜預左傳集解時有關失作杜解補正三卷其他著作有石經考二十一史年表歷代帝王宅京記亭林文集詩集營平二州地名記昌平山水記山東考古錄譎觚菴中隨筆救文格論等書並有補於學術世道每遊以二馬二騾載書自隨所至阨塞呼老兵遲卒詢曲折或與平昔所聞不合卽坊肆中發書對勘之或徑行平原大野無足留意則於鞍上默誦諸經注疏遺忘則發書熟復之既懷濟世之才而不得一遂所至小試之墾田度地累致千金故隨寓卽饒足尙書徐乾學兄弟甥也未遇時卯翼之至是鼎貴爲東南人士所宗累書迎請南歸終

不應或破之對曰昔歲孤生飄搖風雨今茲親串崛起雲霄思歸尼父之轅恐近伯鸞之壘且天仍夢夢世尙滔滔猶吾大夫未見君子徘徊渭川以畢餘年足矣庚申妻卒於里中僅寄詩輓之王戊竟客死曲深年七十門人奉喪歸葬崑山吳江潘耒弟子也收其遺書序而行之

紆字子嚴炎武同母弟也居親喪哭過哀目遂盲明亡後兄弟絕意仕進炎武奔走四方紆獨隱居千墩舊廬華陰王宏撰稱其闔修於不見不聞之地不愧隱君子

葉奕荃字元暉崑山人由諸生入太學剛直好義工詩古文詞師事劉宗周徐石麒陳龍正講求性命之學乙酉夏以父權杭州關遇國變往省還至嘉善爲亂民所戕

小腆紀傳

卷五十三

五

楊瑀字雪臣武進人少好奇節既厚自効勵率諸子鍵戶讀書自經史外分授天官地理歷律兵農之書出則與惲遜初講學南田及東林書院如是者三十餘年年七十餘卒顧炎武云讀書爲己探蹟索微吾不如楊雪臣

張爾岐字稷若號蒿菴濟南諸生顧炎武嘗言稷若所作儀禮鄭註句讀一書根本先儒立言簡當又云獨精三禮卓然經師吾不如張稷若炎武著日知錄於喪禮停喪二事備載爾岐說性孝友喪葬遵古禮以沃產讓兩弟年六十六卒

黃宗羲字太冲海內稱爲梨洲先生餘姚人年十四補諸生隨父尊素任京邸盡知朝局清濁之分尊素死詔獄宗羲養王父以孝聞崇禎帝卽位年十九袖長錐草疏入京訟冤至

則逆奄已磔有詔死奄難者贈官三品子諡子祭葬祖父如所贈官蔭子尊素諡忠端宗義既謝恩即疏請誅曹欽程李實蓋其父之削籍初由欽程奉奄旨論劾李實則成丙寅之禍者也對簿時出所袖錐許顯純流血蔽體又毆崔應元胸拔其鬚歸而設祭與先時同難諸子弟共錐獄卒二人應時斃時欽程歸入逆案李實辨原疏不自己出忠賢取印信空本令李永貞填之故墨在硃上陰致金三千求宗義弗質宗義立奏之謂實今日猶能賄賂公行其所辨豈足信於對簿時復以錐錐之獄竟借諸家子弟設祭詔獄門哭聲如雷達禁中崇禎帝聞而歎曰忠臣孤子甚惻朕懷洎歸治葬事畢肆力於學自經史及九流百家無不窺既盡發家藏書讀

小腆紀傳

卷五十三

木

之不足則鈔之諸藏書家窮年搜鷲故書一童肩負而返乘夜丹鉛次日復出率爲常時山陰劉宗周倡道蕺山而越中承海門周氏之緒援儒入釋石梁陶奭齡爲之魁宗周憂之未有以爲計宗義約吳越高才六十餘人共侍講席力排其說故蕺山弟子如祁章諸子皆以名德重而禦侮之助莫如宗義蕺山之學專言心性漳浦黃道周則兼及象數當時擬之程邵兩家因出己所治律歷諸說相疏證多不謀合弟宗炎字晦木宗會字澤望並負異才皆自教之不數年皆大有聲儒林中有東浙三黃之目壬午入京周延儒欲薦爲中書力辭不就一日聞市中鐸聲曰此非吉聲也遂南下已而大清兵果入口初南都作防亂揭攻阮大鍼東林子弟推無

錫顧杲居首天啓被難諸家推宗義居首大鍼恨之刺骨南都立大鍼驟起按揭中百四十人姓名欲盡殺之時方上書闕下而禍作與杲並逮同里奄黨某首糾劉宗周三大弟子祁彪佳章正宸皆列名仕籍宗義徒以人望掛彈章聞者駭之母姚氏歎曰章妻滂母乃萃吾一身邪駕帖未出而南都亡踉蹌還浙東會孫嘉績熊汝霖起兵因糾合黃竹浦宗族子弟數百人隨軍江上共呼之爲世忠營魯監國授職方主事尋以嘉績及柯夏卿等交薦改監察御史兼舊官總兵陳梧敗於嘉興浮海至餘姚大掠職方主事王正中方行縣事集兵擊殺之亂兵大譟有欲罷正中以安諸營者宗義曰梧借喪亂以濟其私致干眾怒是賊也正中爲國保民何罪之

小腆紀傳

卷五十三

七

有監國是之已進所作監國魯元年大統歷命頒之浙東馬士英在方國安營欲入朝朝臣言當殺熊汝霖恐其挾國安爲患好言曰此非殺士英時宜使立功自贖宗義曰諸臣力不能殺耳春秋之孔子豈能加於陳恆但不得謂其不當殺又遣書王之仁曰諸公何不沈舟決戰由赭山直趨浙西若日於江上鳴鼓放船攻其有備蓋意在自守也最爾三府以供十萬之眾北兵卽不發一矢一年之後亦不能支又言崇明爲江海門戶曷以兵擾之分江上之勢時不能用尋張國柱浮海至諸營大震廷議欲爵以伯曰如此則益橫已且何以待後請署將軍足矣從之已力陳西渡策與王正中合軍得三千人正中爲之仁從子能以忠義自奮深結之使之仁

不以私意相撓故熊錢諸督師皆不得餉而正中與世忠二
營獨不乏食海甯職方查繼佐軍亂披髮走入營跪牀下乃
呼其兵責之亂以定借繼佐渡海劄潭山太僕卿朱大定兵
部主事吳乃武等來會議由海甯取海鹽入太湖直抵乍浦
約崇德義士孫夷等爲內應會

大兵蔡嚴不得前方議再舉而江上已潰因結寨四明山餘
兵願從者尚五百餘人微服潛出訪監國消息部下不能遵
節制山民焚其寨部將茅翰汪涵死之乃走郊中己丑聞監
國在海上與都御史方端士赴之晉左僉都御史再晉左副
都御史時方發使拜山寨諸營官爵宗義言乃心王室者莫
如王翊不自張大亦莫如翊宜優其爵使總臨諸營以捍海

小腆紀傳

卷五十三

八

上朝論以爲然定西侯張名振弗善也宗義既失志日與尚
書吳鍾巒坐船中正襟講學暇則注授時泰西回回三曆當
其從亡也母氏尚居故里而我

朝以遺臣不順者錄其家口宗義聞之歎曰方寸既亂吾不
能爲姜伯約矣亟陳情監國得請鍾巒掉三板船送之數十
里變姓名間行歸家適弟宗炎以交通馮京第被縛刑已有
日潛至鄞計脫之宗義雖杜門匿影而與海上通消息屢遭
名捕幸不死其後海氛漸滅無復有望乃奉母返里門自是
始畢力著述四方請業之士亦漸至嘗自謂受業戴山時頗
喜爲志節斬新一流所得尚淺患難之餘胸中窒礙爲之盡
釋而追恨爲過時之學蓋不以少年之功自足也丁未復舉

證人書院之會於越中以申戴山餘緒大江南北從者駢集
守令亦或與會已而大府請之開講不得已應之康熙戊午
詔徵博學鴻儒再辭以免未幾

詔督撫以禮聘修明史亦以老病辭乃
敕下浙撫抄其所著書關史事者送入京當事又延宗義子
百家及門人萬斯同等參局事自後屢蒙我

聖祖存問歎爲得人之難所著書千數百卷其大者易學象
數論六卷力辨河洛方位圖說之非授書隨筆一卷則淮安
閻若璩問尚書而告之者春秋日食歷一卷辨衛樸所言之
謬少時嘗取餘杭竹管肉好停勻者斷之爲十二律與四清
聲試之廣其說爲律呂新義二卷又以戴山有論語學庸解

小腆紀傳

卷五十三

九

獨少孟子爲孟子師說二卷又明儒學案六十卷明史案二
百四十四卷行朝錄六卷於歷學少有神悟嘗言勾股之術
乃周公商高之遺而後人失之使西人得以竊其傳爲授時
歷故一卷大統歷推法一卷授時歷假如一卷西歷回歷假
如各一卷外有氣運算法勾股圖說開方命算測圓要義諸
書共若干卷晚年自定文集爲南雷文約四十卷又明夷待
訪錄二卷留書一卷他著述不具錄崑山顧炎武見明夷待
訪錄而歎曰三代之治可復也湯斌亦曰黃先生論學如大
禹導水導山脈絡分明吾黨之斗杓也戊辰冬自營生曠於
忠端墓旁中置石牀不具棺槨作葬制或問一篇授趙邠卿
陳希夷例戒子弟無違乙亥秋卒遺命以所服角巾深衣殮

年八十有六門人私謚曰文孝先生

陸世儀字道威號桴亭太倉人少好養生之說既而翻然曰是其於思慮動作皆有禁甚者涕唾言笑皆有禁凡以秘惜其精神也如此則一廢人耳縱長年何用乎乃亟棄之作格致篇以自考曰敬天者敬吾之心也敬吾之心如敬天則天人可合一矣故敬天為入德之門讀薛敬軒語錄云敬天當自敬心始歎曰先得我心哉雅不喜白沙陽明之學而洞見其得失之故故持論甚平流寇日甚世儀謂平賊在良將尤在良有司宜大破成格凡進士舉貢諸生不拘資地但有文武幹略者輒與便宜委以治兵積粟守城之事有功即以爲其地之牧令如此則將兵者所至皆有呼應今拘以吏部之

小廉紀傳 卷五十三

法重以賄賂隨人充數是賣封疆也時不能用已上書南都復不用太湖兵起嘗參其軍事敗歸鑿池寬可十畝築一亭攤書坐臥其中不通賓客榜曰桴亭門弟子詢之曰吾藉此小浮海觀耳風波既定始應諸生請講學東林毗陵間尋還至中當事者累欲薦之力辭不出西安葉敦良者戴山門下士也千里貽書相討論喜曰證人尚有緒言吾得慰未見之私矣從學者嘗問知行先後之序曰有知及之而行不逮者知者是也有行及之而知不逮者賢者是也及其至也真知卽是行真行始是知又未可以歧而言之聞者歎服以隱君子終

張履祥字考父桐鄉諸生潛心洛閩之學嘗言一善在身幼

而行之長而弗之舍也善將自其身以及諸人以及其子孫一不善在身幼而行之長而弗之改也不善將自其身以及其人以及其子孫慎之哉語見所著楊園備忘錄

昌字仲牧海鹽諸生師事劉宗周與海甯陳確桐鄉張

閩之學卒時母喪未除遺命以衰經斂從弟謙牧

小諸生居母喪過哀卒於喪次時人並稱爲孝子

字仲復長武人刑部尚書之案之從子也家貧遭亂

生攷迹涓濱教授生徒足不履城市著有律呂圖說其

一以考亭爲師王宏撰以父妾張氏節孝爲加禮統以治

長建常貽書顧炎武謂發乎情不能止乎禮義非賢者所爲

其嚴於矩矱若此宏撰嘗言關西高蹈當推仲復獨步

小廉紀傳 卷五十三

傅山字青主號齋廬別署朱衣道人亦曰公之它亦曰石道

人山西陽曲人也少受知於提學袁繼成繼成爲巡按張孫

振所誣被逮山職納橐餽約其同學曹良直等詣臬使三上

書訟之不得達遂自伏闕陳情時巡撫吳姓亦直袁竟得雪

以是名聞天下馬世奇爲作傳以爲裴瑜魏劭復出己而良

直任兵科山貽以書曰諫官當言天下第一等事以不負故

人之期良直瞿然卽疏劾首輔周延儒及錦衣賂養性直聲

大震山見天下喪亂思以濟世自見不屑爲空言晉撫蔡懋

德講學於三立書院因寇亟論及軍政往聽之歸曰迂哉公

言非可以起行者也甲申夢天帝賜之黃冠乃衣朱衣居士

穴以養母次年繼成爲左夢庚挾至燕邸難中寄書曰晉士

惟門下知我深蓋棺不遠斷不敢負知己使異日羞稱友生也山得書慟哭曰公乎吾亦安敢負公哉甲午以連染遭刑戮抗詞不屈絕粒九日幾死門人有以奇計救之者始得免自恨以爲不如速死之爲愈戚戚於故國思有爲者凡二十年天下大定始以黃冠自放稍稍出土穴與客接間有問學者則告之曰老夫學莊列者於此間諸仁義事實羞道之卽強言之亦不工又雅不喜歐公以後之文是所謂江南之文也平定張際亦遺民也以不謹得疾死撫其屍哭之曰今世之醕酒婦人以求必死者有幾何哉嗚呼張生是與沙場之痛等也又自歎曰鸞強躍駿之骨而以估畢朽之是則埋吾血千年而碧不可滅者矣素工書自大小篆隸以下無不精

小腆紀傳

卷五十三

十一

兼工畫嘗自論其書曰弱冠學晉唐人楷法皆不能肖及得松雪香光墨蹟愛其員轉流麗稍臨之則已亂真己乃愧之是如學正人君子者每覺其軀稜難近降與匪人遊不覺見此心術壞而手隨之也棄去復學顏曰學書之法甯甯魏母媚甯支離母輕滑甯眞率毋安排君子以爲書也山旣絕世事而家傳故有禁方乃資以自活鬣能養志每入山樵采置書擔頭休擔則取讀中夏部郎者故名士訪之問郎君安在曰少需俄有負薪歸山呼曰孺子來前肅客吏部頗驚抵暮令之伴客寢則與敘中州文獻滔滔不置吏部或不能盡答詰朝謝曰吾甚慙於郎君也山故喜苦酒自稱老葉禪眉亦自稱曰小葉禪

或出遊眉與子共挽車暮宿逆旅仍篝燈課讀經史驢選諸書詰旦必成誦始行否則子杖故其家學爲大河以北所莫能及康熙戊午召試博學鴻詞

子有大科之命時年七十有四當事薦之山固辭稱疾有共牀以行時眉已先卒二孫侍既至京師三十里以死城於是廷臣自大學士益都馮溥以下公卿畢至山禮遂以老病上聞

許放還山特授中書舍人馮強之入謝稱疾篤以竹六之入望見午門淚泫泫下執政者掖之使謝則仆於地六日還歸歎曰自今以還其脫然無累哉既又曰使後世或哀以劉因輩賢我且死不瞑目矣聞者咋舌及卒以紫衣黃

小腆紀傳

卷五十三

十一

冠險著述之僅傳者曰霜紅龕集十二卷眉之詩亦附焉胡庭字季子汾陽人傅山之弟子也父遇春以崇禎戊辰進士歷官戶部主事闖賊之亂庭與弟同隱居講學於易詩春秋論孟皆有論著顧炎武至汾州庭與之訪北齊碑親摹拓焉衛葑字匪我初名麟貞字瑞鳴曲沃人以母喪易今名字與汾陽曹良直太原傅山相友善晚年闢絳山書院教授其中人稱絳山先生孫奇逢字啓泰容城人年十七中萬曆庚子舉人嘗參高陽孫承宗軍事與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相善瑤禍作奇逢拮据調護供橐饋遺弟奇彥馳書求援於承宗竟不得免崇禎

丙子容城被圍奇逢設方略拒守城賴以全鼎革後移家鄉縣之夏峰徵聘十一大堅謝不出生平讀書談道務爲聖賢之學顧炎武推爲河北學者之宗師焉年九十二卒

李容字中孚別署曰二曲土室病夫學者稱爲二曲先生陝之藍屋人也父可從以壯武從軍崇禎壬午督師汪喬年討賊監紀孫兆祿偕可從以行時賊勢大張官軍累戰不利可從瀕行挾一齒與婦彭氏曰戰危事不捷吾當委骨沙場子其善教兒矣時容年十六家貧甚已而兵敗可從死從者五十人盡歿計聞彭欲以身殉容哭曰母殉父兒亦必殉母如是則父且絕矣彭氏乃制淚撫之然無以爲活親族謂可令見備或言給事縣廷彭氏皆弗許乃令之從師受學顧修脯

小腆紀傳 卷五十三

十四

不具已而彭氏曰經書固在亦何必師時容已蠲解文義母能言忠孝大節以督課之熒熒相依或一日不再食或數日火食恬如也容以昌明關學爲己任家故無書從人借之

史子集至二氏書無不博覽其論學曰天下大根本人

一天下大肯綮提醒天下之人心而已是故天下之治

人心之邪正人心之邪正由學術之晦明嘗曰下愚之

人本無以異但氣質蔽之物欲誘之積而爲過此其道

亡悔知悔必改改之必盡盡則吾之本原已復復則聖矣易

曰知幾其神夫子謂顏子庶幾以其有不善必知知必改也

顏子所以能之者由於心齋靜極而明則知過矣上士之於

過知其皆由於吾心則直向根源剷除之故爲力易然中材

稍難矣要之以靜坐觀心爲入手靜坐乃能知過知過乃能

悔過悔過乃能改過其論朱陸之學曰學者當先觀象山慈

湖陽明白沙之書闡明心性直指本初熟讀之則可以洞斯

道之大源然後取二程朱子以及康齋敬軒涇野整菴之書

玩索以盡踐履之功由工夫以合本體下學上達內外本末

一以貫之至諸儒之說齟齬相間去短集長當善讀之不然

醇厚者乏通慧穎悟者雜然乾不問是朱是陸皆未能於道

有得者於是關中士子爭就之學關中自橫渠而後三原涇

野少墟累作累替至容而復盛當事慕容名踵門求見力辭

不得者則一見之終不報曰庶人不可入公府也再至並不

復見有所餽遺雖十反亦不受或曰交道接禮孟子不卻先

小腆紀傳 卷五十三

十五

生得無已甚答曰我輩百不能學孟子卽此一事稍不守孟

子家法正自無害我當事請主關中講院勉就之旣而悔曰

合六州鐵不足鑄此錯也亟舍去尋陝撫欲薦之哀籲得免

督學使將進其所著書亦不可然關中利害在民者則未嘗

不言也初彭氏葬可從之齒曰齒塚留穴以待身後母卒服

闋庚戌徒步往襄城繞城走覓父遺蛻不得乃爲文禱於社

斬衰晝夜哭淚盡繼以血襄城令聞之出迎適館辭不受令

亦爲之禱卒不得容遂設祭招魂狂號不絕聲令因議爲可

從立祠祀且造塚於故戰場以慰孝子心知常州府駱鍾麟

前令藍屋嘗執贊門下聞已至襄城謂祠事未能亟具請南

下謁道南書院發顧氏高氏諸遺書講學以慰東林餘望容

赴之遠近從遊者雲集凡開講於無錫江陰宜興間晝夜不
息忽靜中雪涕如雨搥胸自誓曰不孝汝此行爲何事竟喋
喋於此尚爲有人心乎雖得見諸賢遺籍何益中且不寐即
戒行毘陵學者固留之不可時祠事已畢還宿襄城祠下夜
分鬼聲大作蓋嘗祝於父願以同死國殤魂同返關中故也
襄城令爲設祭上立督師汪喬年監紀孫兆祿主以可從爲
配下列長筵徧及當時之殉國者容伏地大哭觀者亦哭於
是立碑於塚曰義林取其塚土西歸告母墓附之齒塚中更
持服如初喪既而制府以隱逸薦容辭以書曰僕少失學問
又無他技能徒抱舉魚之至痛敢希和靖之芳蹤哉古人學
真行實輕於一出尚受謗於當時困辱其身况如僕者而使

小腆紀傳 卷五十三

十六

之應對殿廷明公此舉必當爲我曲成如必不獲所請即當
以死繼之斷不惜此餘生以爲大典之辱牘凡八上更辭以
病得
旨俟病愈敦促至京自是大吏歲時問起居遂稱廢疾長臥
不起戊午部臣以海內真儒薦時鴻詞科薦章徧海內而容
獨有昌明絕學之目官司勸行益急檄縣守之不獲已昇牀
詣行省布政使而下親至榻前懇慰之容乃絕粒水漿不入
口者六日大吏猶強之突出佩刀自刺於是諸官屬駭絕始
得予假療治已復歎曰此事恐不死不止所謂生我名者殺
我身不幸有此皆生平學道不純洗心不密不能自晦所致
戒其子曰我日抱隱痛自期永棲聖室平生心跡惟在聖室

錄感一書萬一見逼死宜蠶衣白棺以是書殉厝室中三年
後葬母受弔使我泉下重有憾自是當道亦不復敦迫荆扉
反鐫弗與世通惟吳中顧炎武至則具雞黍盡驩越年
天子西巡符令督臣傳

旨引見容以廢疾辭

御書關中大儒四字以頌其廬容年四十以前著有十三經
糾繆二十一史糾繆及象數諸書既以爲近口耳之學不復
示人晚歲遷居富平四方之士不遠而至當是時北方孫奇
逢南方黃宗義暨容稱海內三大儒惟容起自孤根一無憑
藉尤爲人所莫及子二慎言慎行慎言以門戶故出補諸生
終未嘗與科舉之役陝學使者以選拔貢之太學卒不赴兄

小腆紀傳 卷五十三

十七

弟皆克守父志云
王夫之衡陽人字而農號薑齋中歲稱一瓢道人更名壺晚
仍舊名父朝聘受學於衡陽宿儒伍定相夫之與兄介之能
大其業而夫之尤奇偉崇禎壬午兄弟同舉於鄉獻賊陷衡
州脅諸名士以僞官兄弟走匿賊繫朝聘爲質夫之自引刀
刺其肢體昇往易父父子俱得脫兩都繼陷走桂林依瞿式
耜薦授行人司行人轉徙楚粵滇黔間後以母病問道歸緬
甸旣覆益自晦匿常甯峒變姓名爲搖人已築土室湘西
之石船山杜門著書所學深博無涯浹作蒙註往復辨論歸
咎於象山姚江者甚峻康熙時吳逆僭號於衡州僞僚有以
勸進表屬者辭曰某亡國遺臣欠一死耳今汝亦安用此不

祥之人哉逃之山中久之卒自題其墓曰明遺臣王夫之之墓又自銘曰抱劉越石之孤忠而命無從致希張橫渠之正學而力不能企幸全歸於茲邱固銜恤以永世蓋滄桑黍離之戚至死不忘所著書有周易稗疏周易考異尚書稗疏毛詩稗疏毛詩考異春秋稗疏尚書引義春秋家說見四庫書目蓋七十餘種云

介之字石子崇禎壬午與弟夫之同舉於鄉築室衡永萬山中鰥居不娶鶉衣草草食終其身著有易本義質春秋傳質詩序參春秋家說補詩經尊序春秋四傳質見四庫書目年八十一卒

唐端笏字須竹衡陽諸生性至孝父母有疾侍醫藥終夜不

小腆紀傳 卷五十三

十九

解帶親終附身附棺纖毫不苟以此見賞於王夫之嘗得白沙集定山集傳習錄讀之而嗜迎夫之住馭閣巖為指示淵流夫之示以近思錄內外編周易內外傳諸書夫之歿築室山中以終所著有慚說悔說

劉惟贊字子參祁陽人崇禎己卯舉人獻賊之亂與衡州同知鄭逢元督義勇殲賊魁國變後屢以中書徵不就隱居西春之石門菴自王夫之諸人外莫能見也

陳五鼎字耳臣攸人以貢生官耒陽教諭性狷介亂後山居與王夫之一通音問而已

孫雙穀字子雙華容人遼東巡撫愨之弟也著述甚富采秦漢以前逸書曰樊微漢晉間箋疏曰綫微徵皇古七十二代

之文曰闕微集尚書十一種春秋十一種易八種禮樂詩三種論語四種孝經九種河圖十種洛書五種之譜緯曰刪微統名之古微書著唐紀七十卷以正新舊唐書之踏駁者今均佚惟刪微獨存四庫書提要稱其書使學者生千百年後猶見東京以上之遺文有功經籍不少云同里有嚴首昇者與愨兄弟同撰漢唐宋後三代史亦不傳

朱鶴齡字長孺吳江諸生甲申後自號愚菴絕意仕進與顧炎武及同里陳啟源相友善以朱子指擊小序太過乃集諸家說疏通序義為毛詩通義以蔡氏釋書未精撰尚書坤傳以胡氏說春秋多偏見鑿說乃合唐宋以來諸儒之解撰春秋集說又以杜氏注左傳未盡合俗儒又以林注亂之撰讀

小腆紀傳 卷五十三

十九

左日鈔又撰禹貢長箋旁引曲證多所創獲又著愚庵詩文集其書元裕之集後云裕之於元既踐其土茹其毛即無反嘗之理乃今之詆訕不少避者若欲掩其失身之事以誑國人非徒悖也其愚亦甚矣其言益指當時居心反覆之輩云年七十餘卒啟源字長發著毛詩稽古編自記謂閱時十四載彙凡三易乃成引據賅博疏證詳明為唐以前專門之學

男承禮 編輯

仁和魏錫曾參校 會稽梁繼元覆校

小腆紀傳卷第五十三終

小腆紀傳卷五十四

前翰林院檢討加詹事府贊善銜六合徐爾謙
列傳第四十七

儒林二

陳瑚

應搗謙

沈昀

徐芳聲 蔡仲光
仲光從弟宜之

黃宗炎 弟宗會

王錫闢 補

陳瑚字言夏太倉州人亦曰常熟人崇禎壬午舉於鄉博通古今見天下多故與同里陸世儀講求經濟之學謂全史浩繁難讀以政事人文分為四大部政部分曹事部分代人部分類文部分體手錄小字數十帙略能背誦其論申韓也曰

小腆紀傳 卷五十四

申韓刑名之學刑者形也其法在審合形名故曰不知其名復修其形形名參同用其所生又曰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參同上下和調蓋循名責實之謂今直以為刑法之刑過矣其論理財曰管子富國之法大約籠山澤之利操輕重之權在上不在下而富商大賈無所牟利漢桑孔之徒師其意以為均輸平準之法而不知其合變何也管子霸道也可施之一國不可施於天下苟利吾國鄰國雖害不郵也為天下則不然此有餘彼不足不足者亦王土也此享其利彼受其弊弊者亦王民也故桑孔用之漢而耗王呂用之宋而亡其論賦役曰有田則有租即粟米之征有身則有庸即力役之征有戶則有調即布縷之征唐租庸調三代之遺法也楊炎

變為兩稅即今之條編合丁田戶三者而一之矣陸贄論唐

法之不善以為專治資產竊以為不然田租當從兩稅而有

身之庸則但役於本邑如今之牙行匠戶當官相似問丁不

問田可也至如白糧之類解送京師自當計畝出財行僱役

之法如今之官運可也至有戶之調則亦當問戶不問田但

輕其稅可也今之併戶田為一者亦非也癸未試禮部不第

歸值婁江漕塞水旱洊至民大饑瑚上當事救荒四政書其

豫備之政四曰築圍岸開港浦廣樹藝豫積儲防挽之政四

曰慎災書早奏報懲遊惰勸節省補苴之政四曰通商勸分

興役弭亂軫恤之政四曰招流亡緩征索審刑獄郵病困又

陳支吾三議其議食四條曰勸義助勸轉輸招商米優米鋪

小腆紀傳 卷五十四

二

議兵八條曰嚴保甲練鄉民設偵探勸習射練腳夫練牙兵備城守之人備城守之器議信六條曰勵士節和大戶巡郊野安典鋪清獄囚嚴督察又上巡撫王開江書一審勢二經費三役兵四實法皆精切可施行而時無能用者自言其學如醫之治病求之於古猶治方藥也求之於今猶切脈也按脈以求病按病以定方按方以用藥故百發不爽然主人諱疾則良醫束手識者以為篤論乙酉後避兵行遯不與人事嘗冬寒單衾衣容有欲解重裘贈者竟夕不敢發聲退語人曰乃知今世有陳無已也晚益困至絕食作死問諸曰我有敝廬不蔽風雨容膝易安甯懷故宇我有破衲納絮其中紉絨補綴可以禦冬我有小瓢空空自守可以酌水可以飲酒

我有短牀足不能直雞鳴不起嚮晦而息何乾何坤何旦何暮何醉何醒何寐何寤吾日其矇吾耳其聾生乎吾始死乎吾終康熙乙卯年六十三卒瑚嘗避兵崑山之蔚邨邨田沮洳導里人築閘岸禦水用兵家束伍法不日而成邨民至今賴之所著書有蔚邨講規聖學入門書社學事宜開江築閘書祭先祀神權定禮菊窗隨筆荒政全書確菴詩文集今皆不傳

應搗謙字嗣寅學者稱爲潛齋先生仁和人父尙倫故孝子搗謙生而文在其手曰八卦左重耳右重瞳踰冠作君子貴自勉論偕其同志之士虞駿民張伏生蔣與恆者爲狷社取有所不爲也其時大江以南社事盛杭則讀書社小築社登

小腆紀傳 卷五十四

三

樓社大都以文詞相雄長狷社稍後出而相淬勵者乃以斯道爲任生平不爲術數之學一日見白蛇墮地曰兵象也奉親逃之山中母病服勤數年母憐之曰吾爲汝娶婦以助汝搗謙終不入私室母卒除喪始成禮性坦白直諒終日無疾言遽色簞瓢屢空晏如也既遭喪亂自以故國諸生絕志進取歎曰今日唯正人心而維世教庶不負所生耳乃益盡力著書康熙己未舉博學鴻詞與牀告有司曰搗謙非敢卻聘實病不能行俄巡撫范承謨又薦之遂稱廢疾海甯令許西山請主講席造廬者再不見致書者再不赴既而曰是非君子中庸之道也扁舟報謁令喜曰應先生其許我乎乃逡巡對曰使君學道但從事於愛人足矣彼口說者適所以長容

氣也許默然不怡既出卽解維疾行弟子曰使君已戒車騎且卽至何忍也笑曰使君好事必有束帛之將拒之則益其愠受之則非我心所安行己莫更濡遲也異日杭守以志局召辭之一報謁而已同里御史姜圖南以視齋歸遇搗謙於塗盛暑衣木棉衣蕉萃躑躅歸以越葛二投之曰雅知先生不肯受人一絲然此區區者非盜跖物幸毋拒輒謝曰昨偶感寒耳感厚意然吾自有絺綌實不需卒舉還之門弟子甚盛以樓上樓下爲差里中一少年使酒無厲忽來聽講搗謙許之曰來者不拒去者不追是孟子之教也其人聽三日不復至酒如故一日醉持刀擊人於道洵洵莫能阻忽有人曰應先生來其人頓失魄投刀垂手乃前撫之曰一朝之忿何

小腆紀傳 卷五十四

四

至此盜歸乎乃俛首謝過而去卒年六十有九所著書有周易集解詩傳翼書傳拾遺春秋傳考禮樂彙編古樂書論孟拾遺學庸本義孝經辨定性理大中幼學蒙養編朱子集要教養全錄潛齋集共如千卷沈昫字朗思初名蘭先號句華仁和人劉宗周之弟子也弱冠爲名諸生甲申之變年二十七棄諸生刻苦清勵以自守力排佛老曰其精者傍吾儒其異者不可一日容也聞四方之士有賢者卽書其姓氏置夾袋中冀得一見然不肯妄交授徒自給三旬九食以爲常每連日絕粒采階前馬藍草食之聞者餽之米不受固請則固辭時餓已甚宛轉辭謝而益困遂仆於地其人皇駭去良久始甦笑曰其意可感然適以

困老子耳友人應搗謙聞而歎曰生平於辭受自謂不苟然以視沈先生猶愧之謂末世喪禮不講重輯士喪禮說替萃先儒之言定其可行者以授弟子陸寅又輯四子略五子要言家法論升降編言行錄居求編疏通簡要不涉講學習氣時宗周弟子爭宗旨曰道在躬行但滕口說非師門所望於吾曹也疾革門人問曰夫子今日之事何如曰心中並無一物惟知誠敬而已夜半卒年六十三搗謙經紀其喪無以爲殮爲之涕泣不食或問之曰吾不敢輕受賻襚以玷先生也搗謙之徒姚生宏仁者曰如某何如曰子篤行乃先生夙許殆可也於是姚生遂殮而葬之

徐芳聲字徽之蔡仲光字子伯原名士京字大敬蕭山兩高士也天啓丁卯芳聲與父明徵同舉省試主者斥子而取其父卷爲書經冠明徵曰吾冠一經無所愧吾愧者特吾兒耳時甫弱冠論文家每恥不得與芳聲交仲光論學主居敬所造較芳聲爲尤進甲申之變同集學中子弟哭孔廟三日既而芳聲入潘山隱稱潘山塾人嘗曰讀書貴有用也著兵農禮樂諸有用書而別輯兵書數十卷凡運籌指顧制械器設屯竄無不簡覈以闢從前之虛言兵者初與里中翁德洪何之然張杉毛姓交最得德洪字纖若乙酉闔家以義死杉字南士亦盡節姓獨受聘應制科芳聲仲光各爲詩文贈其行寓意切劇姓至都都人士問兩君者踵至嘗謁益都馮溥於私宅升階見左廂朱扉問大書蕭山徐芳聲字徽之蔡仲光

小腆紀傳

卷五十四

五

字子伯十四字其足不出戶而名達都下者如此會朝廷徵天下山林隱逸之士侍讀湯斌侍講施閏章聯名具薦蕭山知縣姚文熊承命齋書幣親造門徵之芳聲仲光並御不赴芳聲年八十四卒於貞節里而仲光獨存既而毛姓歸里請見仲光棲一樓久不與世相接姓至亦謝之姓拱立不去無已憑樓語曰僕與子爲金石友子今新朝貴人也爲忠爲孝則子自有子事僕以桑榆之景將披髮入山矣更弗敢豫世俗交姓灑然動容已復請其業遂出舊著經學諸疏曰仲光畢生精力盡此子能昌明斯道請即署子名無傷也命童子舉以爲贈或云今西河集中之論經者都半是仲光說也生平於文章忠孝外無他言精於裁祥

小腆紀傳

卷五十四

本

星緯之驗而不肯妄言休咎當戊申之夏六月地震凡幽燕齊魯以南晉豫以東閩與粵江南與江右半天之下震無不同於浙而泰山之東爲尤甚客有遠遊歸者叩其故至再乃著地震說數千言以示之略云土莫旺於五月之午六月之未陰氣乘之一震而洩以震之時日測之其在甲寅之年乎震之月日皆剛剛爲陽以陽勝陰天之道也甲木之德爲仁寅木爲祿木得祿逾強有除刑去暴之義以東方震之日合於都城震之日兩支相刑甲輔寅寅又刑申申雖屬金不能敵也故陰之衰必始於甲寅天道三十年一變以甲申始必以甲寅變今茲天下東方其有裁乎然震之歲在申雖裁不害後七年而吳耿逆藩之變其言若操券年至七十有奇康

熙乙丑秋以病終無後著述散佚傳於世者僅詩文數十篇從弟宜之字德脩奉父避兵衝散見父於隔岸已被執巫獲身入河泗水救之然素不習水也及岸則父已在刃下乃以身請代死兵亦感動得兩全去既而潛心理學有名行學者題其門為匠門與仲光同祀鄉賢云

黃宗炎字晦木一字立谿世稱鷓鴣先生崇禎中以明經貢太學學術略與兄宗義等而性情畧岸幾過之己卯秋試不售與弟宗會約閉關盡讀天下書而後出而問世畫江之役兄弟獨家資帥家丁荷父前驅婦女執爨以餉步迎監國於蒿壩宗義西下海昌宗炎留龕山治輜重所謂世忠營也事敗走入四明山之道巖為侍郎馮京第參軍奔走諸寨間庚

小腆紀傳 卷五十四

七

寅山寨軍殲宗炎亦被縛京第之嫂其妻母也匿於家跡得之驗實待死牢戶中宗義還至鄞謀以計活之有尙書馮元勳子愷愈故人也與都御史高斗樞弟斗魁等為畫策會日暮行刑潛載死囚隨之法場火忽滅暗中有突出負宗炎去者冥行十里始息肩入一室則戶部萬泰之白雲莊也負之者戶部之子程也鄞之遺民畢至為解縛置酒慰驚魂宗炎陶然而醉既聞絃管聲出隔岸掉小舟往聽之因自取調之曰廣陵散幸無恙哉尋京第故部復合復與共事慈湖寨主沈爾緒又以帑寄兄弟交阻之不得丙申再遭名捕宗義歎曰死矣故人朱湛侯諸雅六救之免於是盡喪其資提藥籠遊海昌石門間賣藝文以自給生平於象緯律呂軌革壬遁

之學皆有密授既自放乃著憂患學易以存遺經自先天太極之圖出儒林疑之者亦多然終以出自大賢不敢立異至宗炎而悉排之其辨先天八卦方位曰邵子引天地定位一章造為先天八卦方位謂天地定位者乾南坤北也山澤通氣者艮西北兌東南也雷風相薄者震東北巽西南也水火不相射者離東坎西也夫所謂定位者即天尊地卑而乾坤定之義何以見其為南北也山能灌澤成川澤能蒸山作雲是謂通氣何以見其為西北東南也雷宜陽風盪陰兩相逼薄而益盛何以見其為東北西南也水火燥溼違背然又有和合之用故曰不相射何以見其為東西也蓋邵氏所謂乾南坤北者實養生家之大旨謂人身本具天地但因水潤火

小腆紀傳 卷五十四

八

炎失其本體是故損乾之中畫以為離塞坤之中畫以為坎乃後天也今有取坎填離之法沍坎水一畫之奇歸離火一畫之偶如所謂鍊精化氣鍊氣化神者益其所不足而離復返為乾如所謂五色五聲五味鑿竅喪魄者損其所有餘而坎復返為坤乃先天也養生所重專在水火比之為天地既以南北置乾坤不得不移坎離於東西亦以日月之方在東西也火中木水中金之說蓋取諸此然而東南之兌西北之艮西南之巽東北之震直是無可差排勉强位置緣四卦者在丹鼎為備員非要道也奈何以此駕三聖之易而上之乎其辨橫圖曰八卦既立因而重之得三畫即成六畫得八卦即成六十四卦何曾有所謂四畫五畫十六卦三十二卦四

畫五畫成何法象十六卦三十二卦成何貞悔之體何不以三乘三以八加八直捷且神速乎焦氏之易傳數不傳理其分爲四千九十六卦實統諸六十四卦是一卦具六十四卦之占非別有四千九十六卦之畫也兩問氣化自有盈縮陰陽或互有多少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造化之參差義理之所由以立也如邵子是一定之易也非不可典要之易也故曰邵子乃求爲焦京而未逮者也其辨圖圖曰邵子以乾一兌二離三震四爲己生之卦數往順天左旋巽五坎六艮七坤八爲未生之卦知來逆天右旋鑿空立說分卦背馳數當以自一而下爲順今反以四三二一爲順以自八而上爲逆今反以五六七八爲逆又曰易數由逆成若逆知四時之謂

小腴紀傳

卷五十四

九

然則震巽兌乾無當於易是尤員也易道非專爲歷法而設歷法亦本無取乎卦氣至日閉關偶舉象之一節耳今必以六十四卦配二十四氣則亦須一氣得二卦有奇而後適均也乃自冬至之後闕頤屯益震至臨凡十七卦始得二陽已足卯半爲春分矣又闕損節中孚至泰凡八卦始得三陽已足巳初爲立夏矣從此闕大畜需小畜而爲大壯之四陽是已半爲小滿矣乃闕大有卽爲五陽之夫是午初之芒種卽比連爲六陽之乾是午半之夏至六陰亦然何其不均也邵子蓋欲取長男代父長女代母之義以震巽居中震順天左行自復至乾三十二卦遇姤而息巽逆天右行自姤至坤三十二卦遇復而息夫兩問氣運循環其來也非突然而來卽

其去而來已豫徵其去也非決然而去卽其來而去已下伏焉得分疆別界如此其辨方圖曰方圖之說曰天地定位否泰反類山澤通氣咸損見意雷風相薄恆益起意水火相射既濟未濟蓋所謂十六事者但取老長中少陰陽正對稍比諸圖可觀然何不確守乾坤一再三索之序而演之爲勝也且以西北置乾東南置坤又與先天卦位故武不同何也其辨皇極經世曰邵子所云日月星辰水火土石寒暑晝夜風雨露電性情形體草木飛走耳目口鼻聲色臭味元會運世歲日月辰皇帝王霸易詩書春秋似校說卦爲詳然不知愈詳而挂漏疏罔愈甚其辨太極圖說曰河上公作無極圖魏伯陽得之以著參同者也圖自下而上其第一層曰元化之

小腴紀傳

卷五十四

十

門卽太極圖之第五層也其第二層曰鍊精化氣鍊氣化神卽太極圖之第四層也其第三層曰五氣朝元卽太極圖之第三層也其第四層曰取坎填離卽太極圖之第二層也第五層曰鍊神還虛復歸無極卽太極圖之第一層也方士之秘在逆而成丹故自下而上周子在順而成人故自上而下夫老莊以虛無爲宗靜篤爲用今方士之術又其旁門周子之圖窮其本而返之老莊可謂拾瓦礫而得精蘊者矣但遂以爲易之太極則不可也其解易離之三曰人至日昃任達之士託物情外則自謂觀化之樂故鼓缶而歌不然則憂生嗟老戚戚寡歡此二種皆凶道也君子任重道遠死而後已衛武公之所以賢也其論小學謂楊雄識奇字不知常字乃

奇字所自出著六書會通謂奇而不詭於法也生平作詩幾萬首沈寃淒結晚更頹唐性極僻雖其伯兄時有不滿意處晚年作一石函劉著述懸之梁上謂其子曰有急則埋之安化山丙舍身後果有索之者其子遂埋之或言不戒於火非也弟宗會字澤望從者稱石田先生性更狷介國變後嘗髡髮作頭陀狀浪遊名山後俱以抑塞而卒

王錫闢字寅旭號曉菴吳江人少友張履祥講學以濂洛為宗精究推步兼通中西之學崇禎中尚書徐光啓等修新法時聚訟盈庭錫闢獨閉戶著書潛心測算遇天色晴霽輒登屋臥鴨吻間仰觀星象竟夕不寐務求精符天象不屑屑於門戶之分性耿介拔俗詩才清妙國變後卒年五十五著有

小腆紀傳 卷五十四

十一

有大歷統西歷啓蒙丁未歷藁推步交食測日小記三辰曆志圖解曉菴新法歷說歷策左右旋問答諸書顧炎武云學究天人確乎不拔吾不如王寅旭梅文鼎曰從來言交食者只有食甚分數未及其邊惟王寅旭則以日月圓體分為三百六十度而論其食甚時所虧之邊凡幾何度今推行其法頗精確云迨康熙中

御定歷象考成所采文鼎以上下左右算交食方向法蓋實本於錫闢矣補

男承禮編

仁和魏錫曾參校
會稽梁繼元覆校

小腆紀傳卷第五十四終

小腆紀傳卷第五十五

前翰林院檢討加詹事府贊善銜六合徐鼐撰

列傳第四十八

文苑

艾南英章世純羅萬藻

張采

李世熊

紀文疇子許國保國

錢秉鐙嚴焯

王宏撰

徐夜補

屈大均陳恭尹

艾南英字千子東鄉諸生於學無所不窺萬曆末場屋文腐爛南英深疾之與同郡章世純羅萬藻陳際泰以興起斯文為任刻四家文行之世世人翕然歸之稱為章羅陳艾天啓

小腆紀傳 卷五十五

一

甲子舉於鄉對策有譏刺魏忠賢語停三科崇禎時會試久不第而文名日高與翰林錢謙益相應和排詆王李鍾譚不遺餘力乙酉南都陷益王由本起兵建昌南英與族人艾命新集諸紳招劉琦楊獨龍僧丹竹等三十六將就家插血訂盟分陣拒守事敗走閩陳十可憂疏隆武帝召見授兵部主事尋改御史汀州之變抑鬱死南英肯任事而負氣陵物嘗與雲間陳子龍論文南英主先秦西漢子龍主東漢至攘臂相詈與周鍾以名相忌隆武二年鍾之友人湯來賀以運餉擢侍郎南英遷怒劾之人誚其禍四家中惟際泰早卒世純字大力臨川人舉天啓辛酉鄉試崇禎中官柳州知府年已七十矣聞京師變悲憤成疾死萬藻字文止亦臨川人天啓

丁卯舉於鄉崇禎中行保舉法祭酒倪元潞以萬藻應詔不就宏光時官上杭知縣隆武帝立擢禮部主事哭南英而殯之數月卒

張采字受先太倉人與同里張溥號婁東二張采中崇禎戊辰進士溥亦以歲貢生入都名噪公卿間已采官臨川知縣溥以辛未成進士改庶吉士乞假歸集名士結復社交遊日廣聲氣通朝右所品題頗能為榮辱執政惡之里人陸文聲輸資為監生求入社不許又嘗以事為采所辱詣闕言溥采倡復社亂天下溫體仁方柄國下所司提學道倪元珙兵備馮元颺知州周仲連言復社無可罪奉嚴旨貶斥蘇州推官周之夔刑部侍郎蔡奕琛先後訐溥并及采結黨亂政詔責

小腆紀傳

卷五十五

二

溥采回奏溥已前卒采上言復社非臣事然臣與溥生平相淬礪死避網羅負義圖全誼不出此念溥日夜解經論文矢心報稱曾未一日服官懷忠入地即今嚴綸之下并不得泣血白明良足哀悼是時體仁已罷周延儒再相方求解於東林疏上事即解采才名亞於溥溥性寬泛交博愛采特嚴毅喜甄別可否人有過輒面斥之知臨川時摧強扶弱聲大起移疾歸士民泣送載道家居時知州劉士斗錢肅樂嚴重之以奸蠹詢采片紙報威置之法宏光時起禮部主事進員外郎時庶務草創徵文議禮頗有功乞假去南都失守奸人銜采者羣擊之死復錐刺之已而逃避之鄰邑又三年卒

李世熊甯化人字元仲號寒支子博覽載籍為文雄峭淒麗

久困諸生隆武時大學士黃道周都御史何楷禮部侍郎曹學佺交章薦其異才博學徵拜翰林院博士趣赴廷試世熊疏辭曰臣奉旨顛悸背汗流踵臣髫年在泮九躓場屋鼯鼠之技敗露盡矣非有秘韜潛德遲久俟今乃彰也陛下徇三臣之過舉意僮傭為異才是特薦舉為得烏之羅也臣愚以為薦舉匪人臣其一矣由臣例之滔滔皆是也敢為陛下歷陳之可乎陛下登極恩詔一款每縣舉真才三人臣謂天下中人多而異才寡鄧馮寇賈天下無二三也況一邑乎若鄉曲愿人無裨緩急何取每縣三人充斥仕路哉自臣所見郡邑舉士蓋有目不識六籍而冒以宏博之科夢未見七書而獎以孫吳之略者學官以頽墮之年識趣卑汙士子以蠅蟻

小腆紀傳

卷五十五

三

之情黃癩走竄其整身方潔骨氣冰稜守令聞名而不識面者雖老死膺下無絲登薦剡也如是則舉者不才才者不舉臣以為郡邑薦舉可廢矣至於藩王閣部院寺臺省監司方面各有薦士非瑣瑣嫵嫵則紈褲子弟也非眯目素封則走室神棍也今仕籍自欽授特簡外文臣如試主事試中書司務博士試推官通判知縣不下數百人武臣如總副參遊都司守備不下數百人此千數百人為陛下撫流民核軍實者誰乎為陛下靖山海清畿甸者誰乎是千數百人如虛無人也紛紛差遣徒耀飾與馬煩苦驛卒大字名刺投謁剗鄰誇炫市里而已自奉命以迄復命逐塵途者臣不知所行何事也亦苟完套格耳原若輩之始進也酬薦主有例酬部覆有

例千數百人非數十萬賂不濟也則是朝廷失數十萬金錢之實而得千數百無用之蠹也虧損國靈孰逾於此乎且非徒損國靈也又壞人心爲士者習見故所等夷猥瑣庸關胸不能知古今成敗口不能道當世利弊一旦冠蓋赫然易如反掌於是富者由徑納賂貧者違言上策盡棄本業而肆然有投拾軒冕之思蓋自是士不安爲士矣爲民者習見屠酷僕隸訟師優卒遊手失業之徒手不挽強股不跨鞍目不識丁一旦被服金紫頭角頓異以爲錦繡猶斂衽也亦各盡棄本業而囂然有攘竊節鉞之意蓋自是民不安爲民矣士不安爲士則士不可治也民不安爲民則民不可理也下犯上賤陵貴利破義良心泯喪蕩檢踰閑則此官爲之俑也且非

小腆紀傳

卷五十五

四

徒壞中人心又以絕豪傑之路夫醜猷所餌蛟龍不染其綸鴟爲所嗜鳩雛不嚇其臭尾瑣者冒進而破毀廉隅俊雅者必迴翔而護持方隅也不識廉隅雖狗竇容身以爲榮自負方隅卽一歲九遷以爲辱也昔者崔浩欲屈哇夸爲中郎夸曰桃簡已爲司徒何足以此煩國士矣國士之不忍俯同世士也雖以崔浩之才哇夸猶羞與爲伍也臣安知邱隴之無泥塗軒冕之士乎夫圭璧所以寶者爲採之甚難售之甚鉅也若圭璧與瓦礫同致無爲寶圭璧矣軒冕所以榮者爲責任甚重大賢才甚希貴也令軒冕與草屨同擬無爲貴軒冕矣今陛下有網絡英雄之事而諸臣爲杜拒英雄之事則薦舉之名爲奸貪藉口也牛驥同廐朱粉雜糅欲使奇士

策杖攀附翼麟猶以敝冠招由光黷財享會史也他不具論臣舉其大者永甯王招降閩總屢立戰功及糧匱援絕身陷敵營生死之義備矣陛下追念前勳錫以茅土誓如山河足瞑忠魂至其逃將潰卒如謝某舒某各保首領鼠竄偷生自去年除夜主臣相失至今二三月尙不知藩主存亡何似臣謂此數人者皆永甯之僇人也軍法隊長職沒通伍皆斬況失封疆陷主將尙敢哆口恢復偃然自敘其功乎陛下卽委曲使過貸其誅夷必俟少立微功乃酬官職然亦及其身而已今乃呼朋引類每潰將一疏輒題敘多人此何爲乎且題敘之人果係同患同難猶可言也今所援引者非無賴之青衿卽市井之錢虜夙昔無澤袍之義因緣藉使鬼之錢不加

小腆紀傳

卷五十五

五

考課選敘清華臣以爲賞罰倒置斯爲極矣昔館陶公主爲子求郎漢明帝不與而賜錢千萬以成主爲子求郎而不得以逃將爲市奸乞清華而得之何古人名器之重而今獨輕乎如謂假章服之虛榮爲招徠之實策臣愚以爲戀棧而來者必非駿馬鑽穴而從者必無佳士卽使人才甚乏邊疆甚迫當旁求耿介特立廉幹有識之士而用之奈何使講張無信進身不端者連苞引孽以穢朝廷乎臣又舉其大者古者三公不備惟其人高皇帝罷設丞相閣臣不得稱相也仁宣之代猶與卿並自天順之隆而相端萌矣嘉靖人紹歸政內閣三輔鼎承百辟風偃蓋自是儼然宰相矣今猶昔也然卒未有綸扉之地得參十數席者今陛下龍飛一載而內閣已

三十人後此萬年無疆兩京光復時會方來矣英賢踵至枚
卜殆將踰於今者是一代之間宰輔幾百人矣書之史冊將
爲駭怪夫王者設官上法乾象今三台六星上相次相四星
郎位十五星亦王官所取儀矣宰輔下天子一等宰輔尊而
後天子亦尊若以調變陰陽之司下同錢穀刑獄之瑣則三
台斗柄亦已陵遲矣何以爲巍巍帝座乎田千秋一言取相
而夷狄以爲笑譏公孫宏曲學阿世而淮南比之蒙落蓋相
臣之難稱任久矣是以公孫涕泣不受詔李鄦引疾不視事
誠知責任重大受祿易誣也今陛下聖神文武贊協殊難而
諸臣受爵不疑有如一德然卒未進於古方召張吉之流爲
陛下歌江漢常武者是草茅所竊疑也臣聞敷陳以言明試

小腆紀傳

卷五十五

六

以功車服以庸此聖帝明王磨礪天下之善物也明試言功
則僥倖車服者息輕褻車服則誕慢言功者來臣無遠引聖
隆魏武亦近古之豪也功如荀彧封不過亭侯愛如倉舒贈
不過別部司馬永嘉之末遷王導輔國將軍導曰今天官混
雜朝野頽毀尊不能崇峻山海而開道亂流謹送還鼓蓋加
崇之物元帝從之陶侃既平襄陽拜大將軍劔履上殿侃固
讓曰羣醜雖芟大敵未殄有如仗國威靈梟雄斬勒則又何
以加曹彬已下江南宋祖曰本授卿使相但劉繼恩未下姑
少待之惟賜錢五十萬假令有荀彧王導陶侃曹彬者陛下
當以何官酬之乎鄧禹杖策從龍最先諸傑天下粗定乃封
高密馬援邀遊二帝側足輕重及米圖山谷勸帝伐蜀猶未

拜將軍也假令從龍以飛者動如高密越疆而歸者智如伏
波陛下又以何官寵之乎李泌有言以官賞功有二患非才
則廢事權重則難制夫官以賞功尙猶有患況於一籌莫展
尺土未恢而宰輔連肩侯伯接踵他日有折衝千里之留劄
恢復兩京之郭李不知陛下又何以待之是又草茅所竊疑
也臣聞人主之職務在知人而已任各當材雖不親細務大
功可成用違其器雖衡石程書無益於治也夫治國猶治家
然主一家者必有亞伯旅疆耕以責奴織以責婢而後一家
之事集主天下者必有心腹股肱內參機密外戡禍亂而後
天下之業成今爲陛下心腹者有乎股肱者有乎相不敢望
管葛庶幾王導謝安李綱趙鼎之儔將不敢言韓岳庶幾劉

小腆紀傳

卷五十五

七

琦孟珙之輩臣賤微狂瞽何敢輕量天下士但觀登黜人才
區畫戰守之間未知於前人何如耳宋儒有言將帥之才卽
不可得當於摺紳廉幹有識中求之又云直言敢諫之士卽
仗節死義之臣斯兩言者亦觀人之要論矣臣觀諸他途營
進負鼎翹關者必荏苒僉人非骨鯁魁壘之端士也諸論持
兩端應機不斷視蔭拱默者必蓄縮憤夫非駿雄制變之寶
臣也若夫頭角誇誕類於剛武銳口縱橫類於智略撫膺灑
泣類於忠誠而推測星緯妄談吉凶搖惑視聽者又類於神
明不測臣觀諸險躁浮游性無關鑰語無歸宿者誤天下蒼
生必是人而易於聳動人主亦是人也臣願陛下之慎簡也
李綱曰用人如用藥必知其術業可以已病乃可使之進藥

而責成功今不知其術業而姑試之則雖日易一醫無補於病徒加疾而已今臣自知駑劣迂疎無濟緩急而薦臣者以爲可用陛下亦信爲可用是不知臣之術業不能已病也臣妄意陛下以過信臣者過信天下之將相紳衿也故不敢避斧鉞連類妄言之伏乞免臣廷試長擯草茅臣韋索茹草甘同鼎鼐若冒覲嗜進顛蹶隨之生與營苟同汗沒不可見輔臣道周於地下惟陛下許臣幽棲以塞倖竇焉疏拜於二年七月二十日而閩疆旋陷世熊自是杜門絕迹我郡帥遣某生移書逼之謂不出山且有不測之禍世熊復之曰天下人無官者十九豈盡高士余年四十八矣何能抑情違性重取羞辱哉辛卯壬辰間建昌潰賊黃希孕掠泉上里有卒摘寒

小腆紀傳

卷五十五

八

支園中二橋希孕立鞭之駐馬園側視卒盡過乃行粵寇燔民屋火及寒支園其魁劉大勝遣卒撲救曰奈何壞李公居室耿精忠之反也僞使絡繹敦聘世熊堅臥不赴自春徂冬乃免年八十五卒於家著有寒支集甯化縣志錢神志史感物感本行錄經正錄各若干卷

紀文疇字南書同安人爲諸生有聲興泉道王猷館之署焚香讀易口不及官府事與子許國從黃道周於鄴山隆武時道周薦其博學多才授中書舍人擢翰林院待詔纂聖安實錄聞亡挈家渡海從朱成功復同安城陷以勞瘁死所著史勺三卷道周謂其論核古昔上下三千年疑難反正盡之矣華亭徐孚遠序其涓龍詩文集以黃紀比歐蘇以許國兄弟

比文忠文定時人謂不愧云許國字石青文疇長子年十六爲諸生從父聽講鄴山弟子二百餘人許國最少黃道周許以掉臂獨行贈之詩曰蒼茫千古留石青不與世界爭零星著有丁史焦書數卷崇禎壬午舉於鄉爲臨川揭重熙所得士與同榜林說林尊賓有三異人目著有同岑草一帙北都變有望燕吟一卷後從父避居廈門沈宸荃薦於魯監國授禮科給事中不就路振飛薦之永曆帝以道阻不果行朱成功欲致之幕府亦不屈與流寓諸公脫粟烹茗芋相對款款爲詩文以傳之所遺吾浩堂詩文集同里林霍爲之序保國字安卿文疇季子幼隨父兄避居廈門及長取父兄所著書閉戶編輯既乃僧裝遊五岳不知所終

小腆紀傳

卷五十五

九

錢秉鐙字幼光後改名澄之字飲光桐城人嘗學易於黃道周宏光時馬阮興大獄秉鐙名在捕中變姓名逸去南都亡走閩中道周薦授推官秉鐙以薦舉得官爲恥請候鄉試不許聞亡自江南入粵永曆三年臨軒親試授庶吉士南雄陷倉卒移蹕凡大詔令悉秉鐙視草金堡下獄營救之大學士王化澄因側目將改爲職方主事嚴起恆持不可且言秉鐙有制誥才乃改編修管制誥鄖國公高必正與平侯黨守素之朝於梧州也吳貞毓郭之奇郊迎四十里欲藉以殺五虎逐起恆適秉鐙過戎政侍郎劉遠生舟必正等先在日舉朝人皆說嚴公不好想不是好人秉鐙曰公見過幾人必正曰過半矣秉鐙笑曰爲要說嚴公不好故見公耳若某便不來

矣且說嚴公不好者為救五虎也五虎攻嚴公而嚴公反救五虎公以為何如乎必正大感悟曰君言是也然如孔子也就沒人參他秉鐙曰孔子到齊國被晏子參到楚國被子西參必正大喜曰原來孔子也有人參及入對力言起恆公忠無私金堡處分過當事得解秉鐙又疏言之乃改戍堡清浪衛尋因病乞假至桂林桂林陷祝髮為僧名西頑久之返里所著有易學詩學藏山閣稿田間集所知錄

嚴焯字伯玉常熟人大學士訥之孫也初為邢陽王某客繼入何騰蛟瞿式耜幕授光祿寺卿見時事日非隱平樂之回仙洞庚寅冬

王師克桂林下平樂跡前大學士方以智庶吉士錢秉鐙於

小腆紀傳 卷五十五

十

其家不可得則縛焯掠之我大帥馬蛟麟論之降不可脅以刃誘以冠服並不答乃改容禮之聽其以僧終嘗省母一還里門晚仍入回仙洞以終著有滄浪集其妾鄒淑芳字蕙祺吳江人亦能詩從焯轉徙楚粵年二十四而天有詩百五十首題曰三生石草病革自焚之

王宏撰字無異號山史華陰諸生兵部侍郎之子嗜學收藏古書畫金石最富著易象圖述及山志砥齋集關中人士之領袖也

國朝康熙戊午以鴻博徵不赴初與李因篤同學甚密及因篤就徵遂與之絕顧炎武嘗曰好學不倦篤於朋友吾不如王山史卒年七十五

徐夜初名元善慕嵇叔夜之為人更名夜字東凝山東新城人束髮能詩年二十九遭國難母死棄諸生遠遊歸隱居東臯鄭潢河上堀門土室絕跡城市有朱桃稚杜子春之風遺老如顧炎武張光啓諸人皆訂交焉我朝舉博學鴻詞不赴王士禎嘗索其藁遜謝而已後渡潯陽棄盡歿於水土禎為摭拾遺詩得二百首年七十二歿於柴

桑補

屈大均字介子一字翁山番禺諸生初名紹隆遇亂為僧後加冠巾遊秦隴與秦中名士李因篤輩為友作華岳百韻固原守將見而慕其才以甥女妻之自固原攜妻至代州與顧炎武朱彝尊遇於太原再遊京師下吳會自金陵歸粵嶺南

小腆紀傳 卷五十五

十一

詩人三大家則大均與陳恭尹梁佩蘭也恭尹字元孝順德人兵部主事邦彥子邦彥殉難恭尹才十餘歲比長遂隱居不仕自號羅浮布衣為嶺南三大家之首秀水朱彝尊嘗云恭尹稍降志辱身然終在逸民之列云

補

男承禮 編輯

仁和魏錫曾參校
會稽梁繼元覆校

小腆紀傳卷第五十五終

小腆紀傳卷五十六

前翰林院檢討加詹事府贊善銜六合徐薰

列傳第四十九

遺臣一

孔貞運 賈必選

吳 姓

王心一 申紹芳 黃孔昭 沈之瑛 陸 坦

孫宗岱

許譽卿 陳啓新 倪嘉慶 孫自脩

錢龍錫 陳濟生 李世祺 方震孺

方孔昭 蔣 岐 鄭三俊 金光辰 黃正賓

葉廷秀 成 勇 范復粹 曹 瑄 凌世韶

姜 塚 弟塚 兄圻 陳奇瑜 丁啓睿

小腆紀傳 卷五十六

李長庚

周堪廣 文士昂 陳所聞

羅 楨 張聖型 張聖域

米助園 余賜翔 于斯力

郭都賢 文 煥 陶汝龍 劉 瑄

潘應斗 弟應星 管嗣棗

孔貞運句容人至聖六十三代孫也萬歷己未以殿試第二人授編修崇禎元年擢國子監祭酒進少詹仍管監事二年正月帝臨雍貞運進講書經孔氏子孫以國師進講者自唐孔穎達後至貞運乃再見賜一品服尋以艱歸六年服闋起南京禮部侍郎越二年遷吏部左侍郎九年六月入閣以庇復社與首輔溫體仁相忤不敢有所建白及為首輔乃揭救鄭三俊錢謙益俱寬擬後以事為御史郭景貞所劾乃引歸

十七年五月烈皇帝哀詔至哭臨慟絕不能起昇歸得疾遂卒

賈必選字徒南上元人萬曆己酉舉人官戶部主事筦西新

倉時巨璫總理兩部必選黜陋規無所染璫為歛迹同官倪

嘉慶以屯豆下獄必選辨其冤謫九江幕遷桂林推官升南

工部虞衡司丁艱歸卽杜門講學著書年八十七始卒

吳姓字鹿友揚州興化人萬曆癸丑進士由知縣入為御史

天啓中忤璫削籍崇禎初起故官按河南妖人聚徒劫掠捕

其魁誅之賑延緩饑民因論散賊黨按陝西劾大將杜文煥

冒功罪遣之法所請皆允行遷大理寺丞進左通政七年擢

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扼河防秦豫連三歲無一賊潛渡築

小腆紀傳 卷五十六

二

邊牆免殘破州縣租誅降賊之自恣者而免脅從於死晉人

戴如慈母謝病歸十一年冬起兵部左侍郎遲不至落職閒

住十三年冬起故官協理戎政帝嘗問京營軍何以使練者

皆精汰者不諱姓請行分練法問別立戰營否姓言練兵法

要在選將法忌紛更不必別立戰營也十五年六月擢禮部

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姓有幹濟才而趨避任術初周延儒以

馮銓力再相謀藉捐賑復銓冠帶公議大沸馮元廳為姓謀

說延儒引姓共為銓地姓遂得柄用及延儒語銓事則言逆

案不可翻延儒始知為所給又欲起張捷為南京右都御史

引錦衣都督賈養性皆持不可以此積不相能十六年春

三月楚疆大壞帝召對廷臣隕涕謂姓往督湖廣軍姓請精

兵三萬自金陵趨武昌帝言兵多難驟集南京隔遠不必退守姓言左良玉跋扈甚於往時臣節制不行徒損威重南京在下流宜兼顧非退守也督撫無兵臣束手待賊事機有不可言者帝欲姓速行而難於發言命兵部發兵則無可調姓不得已以五月辭朝詔責其逗遛命輟行入直姓惶恐引罪歸帝怒不已遣戍金齒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疏救不許南都立赦還復秩吏部尚書張慎言議召用姓爲助臣劉孔昭所阻詳慎言等傳姓嘗自言遠追微箕狂遁之迹終矢翼謝病臥之心懷守歲寒歸觀君父又言以谿堂爲大害磨薪爲璽雪冠履爲漢節久之卒

王心一字純甫吳縣人萬曆癸丑進士由行人擢御史天啓

小腆紀傳 卷五十六 三

元年詔給客氏土田二十頃爲護墳香火貲魏進忠侍衛有功竝陵功敘錄心一抗疏言陛下眷念二人加給土田明示優錄恐東征將士聞而解體況梓宮未殯先念保姆之香火陵工未成強入奄侍之勤勞於理爲不順於情爲失宜不報已給事中侯震揚發客氏罪狀被謫心一論救並坐貶廷臣請召還者十餘疏尋以皇子生復官累擢刑部侍郎宏光時起原官無所建白南都亡微服遁久之卒

申紹芳字維烈長洲人萬曆丙辰進士由應天府教授陞部郎出爲山東按察副使累官戶部右侍郎宏光時起原官僧大悲之獄詞連紹芳及錢謙益二人疏辨獲免

黃孔昭字含美吳縣人崇禎癸酉舉人知大姚縣粵亡子向

堅走萬里尋之御以歸吳中好事者編爲傳奇有石衣翁南歸草其紀述多野史所未詳者時同邑沈之琰字琬倩崇禎中內閣辦事中書有退菴遺藁

陸垣字履長嘉定人崇禎庚午舉人授南豐知縣不赴隱居鄧尉山有庚除詩藁又太倉黃翼聖字子羽崇禎中以徵辟授新都知縣升安吉知州國變後棄官歸杜門謝客有蓮蕊居士詩選

邱上儀字維正武進人由武進士授海鹽衛游擊居官甚廉或告之曰將者知信仁勇嚴不聞以廉取一介亦何傷笑弗答亂後躬耕紫雲山麓有盜劫客舟上儀毅弩射之百步外中盜目乃遁舟人詣謝亦不見又嘗負薪三百斤行山中汛

小腆紀傳 卷五十六 四

兵欲奪之盡爲所縛兵乞哀縱之去平居恂恂若文士龍山祝眉老集隱君子十四人計其齒盈千齡目曰千齡社上儀與焉詩成以上儀爲第一云又張紀字齊方崑山人承蔭錦衣衛所千戶國變後掛冠歸有概菴集

張鹿徵字瑤星應天人都督可大子也鹿徵生時園中鹿亦產子故可大名之以府學生承蔭歷錦衣衛正千戶甲申陷賊受掠逃歸隱居攝山自號白雲道者著述甚富有古鏡詩內外集玉光劍氣集諛聞正續筆歿後多不傳

孫宗岱六合諸生中書舍人國教子也國教以文翰名重京師宗岱與弟汧如世其學時號爲小三蘇崇禎中宗岱投筆應薦爲游擊擢參將明亡隱居賣藥以終

許譽卿字公實華亭人萬曆丙辰進士由推官徵拜吏科給事中疏論魏忠賢大逆不道鑄秩歸崇禎中起兵科給事中而閣黨王永光薛國觀許譽卿為東林主盟結黨亂政譽卿疏白即引去七年起故官歷工科都給事中明年流賊熾鳳陵譽卿憤詆本兵張鳳翼閣臣溫體仁王應熊玩寇速禍且曰皇上法無假貸獨於誤國輔臣不一問乎卒不聽尋以資深當擢京卿吏科謝陞希體仁意出之南京大學士文震孟不平之語侵陞陞亦怒疏攻譽卿營求北缺不欲南遷為把持朝政地遂削籍言官交薦不用宏光時起光祿卿平湖監生陸潛源為兄兵部員外澄源訟逆案冤阿馬阮旨牽涉三案并詆譽卿譽卿疏辨曰諸臣以翊戴皇上為正均從倫序

小腆紀傳

卷五十六

五

起見耳光廟母子無間先帝身殉社稷何嫌何疑而小人無端播弄假手潛源皇上追削溫體仁諡萬口稱快潛源乃頌其平章之功甚矣若輩之黨奸欺上也大鍼益怒將興大悲獄指為五十三參之首國變後祝髮為僧久之卒

陳啓新山陽人崇禎九年以武舉詣闕上書言科目之病資格之病行取考選之病大旨以破格用人動上稱旨立擢吏科給事中然啓新條奏率無關大計御史王聚奎劾其溺職帝怒謫聚奎久之御史倫之楷劾其請託受賂還鄉驕橫詔行勘未上而啓新遭母憂給事中姜琛復極詆之削籍追賊啓新逃去跡之不獲國變後為僧以卒

倪嘉慶字篤之應天人天啓壬戌進士除戶部主事疏言國

計入不敷出歲額缺至二百三十餘萬何以支持既兵科給事中劉徽請裁驛遞有旨裁十之三省郵傳銀六十萬嘉慶獨曰驛遞之設貧民不能自食者賴之裁之將鋌而走險此盜生之源也俄而李自成以裁驛卒走高迎祥隊中遂致大亂宏光時調吏部文選司擢戶科給事中晚為僧名函潛又名大然著有靈潭集

孫自修號無修江甯人崇禎甲子舉人知陽江縣有聲遷大同同知亂後遣二愛姬削髮為蔚麟和尚弟子遊浙中誅茅於人跡罕至之處顏曰懸溪浙人稱為懸溪和尚

吳有涯字茂申吳江人天啓丁卯舉於鄉崇禎中署金壇教諭遷平陽知縣國變後為僧隱鄧尉山

小腆紀傳

卷五十六

六

薛案字諧孟武進人崇禎辛未進士由教授陞助教轉南京刑部主事歷郎中出知開封府鼎革後為僧以己名案也去冠故去六去髮故去人因姓米氏號米堆山和尚

錢龍錫字稚文華亭人萬曆丁未進士由庶吉士歷官南京吏部右侍郎忤魏忠賢削籍崇禎帝即位廷推閣臣金甌枚卜之首得龍錫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遇事正言多所匡救逆案之定半為龍錫主持姦黨銜之次骨高捷史革因袁崇煥得罪疏詆之逮下獄令長繫四年五月大旱釋戍定海衛宏光時復官歸里未幾卒

陳濟生字皇士華亭人祭酒仁錫之子以蔭歷官太僕寺丞北都陷南還著再生記顧倉卒傳聞不盡實也歸田後緝啓

禎兩朝遺詩又命工傳寫有明三百年忠臣義士像裝潢成冊萊州黃培逆詩之獄牽涉濟生啓禎集會濟生已歿得不與禍

李世祺字春生青浦人天啓壬戌進士崇禎三年由行人擢刑科給事中時中官出鎮世祺言魏忠賢盜弄神器賴聖天子翦除之奈何躬蹈之不聽尋以淨雨損山陵昌平地動極陳時弊帝切責之七年正月劾溫體仁絕世之奸大貪之尤謫福建按察司檢校久之起行人累遷太僕寺卿以遣祭魯王旋里國變杜門不出久之卒

史愐金壇舉人崇禎庚辰會試後思宗思破格求才設特用榜自愐以下舉人百三十六人許同進士出身愐請援例謁

小腆紀傳 卷五十六

七

文廟行釋菜禮并立石太學題名閣臣張四知持不可詔允愐所請是榜死事者戶部郎中金壇徐有聲安平道副使臨川曾益大學士寶雞楊畏知開封知府武進蔡鳳黃州府同知宗室朱統錫邳縣知縣安邑李貞佐汾陽知縣西安山陽劉汝達大同山陰知縣慶陽衛李倬鞏昌安定知縣臨海應昌士四川嘉定州知州涇縣朱儀興文知縣漢陽艾吾鼎呈貢知縣鍾祥黃卷十餘人其苦節不仕者則太倉陳瑚崑山歸莊嘉定徐時勉三人愐官九江知府嘗撰勸餘雜記他無所聞

李延昱初名彥貞後改今名字辰山上海人年二十走桂林爲永歷帝某官晚爲道士隱於醫著有崇禎甲申錄南吳舊

話疾革以玩好分贈友朋而儲書二千五百卷則贈秀水朱彝尊彝尊嘗稱辰山生長士族人不知其門閥策名仕版人不知其官資誦其詩知爲徐孝廉閏公之弟子然出處本末終莫得而詳也

方震孺字孩未桐城人移家壽州萬曆癸丑進士以知縣擢御史天啓初疏論客魏事陳拔本塞源論以言挺擊移宮之案直聲震朝廷

大清兵破遼陽一日十三疏請增巡撫通海運調邊兵易司馬且白 師出關弔死扶傷軍民大悅因言三岔河六不

可恃疏入命巡按遼東監紀軍事時議者欲退守廣甯震孺請駐振武又請令甯前監軍專斬逃軍逃將並見從而經撫

小腆紀傳 卷五十六

八

不和疆事益壞明年正月 大清兵渡三岔河列城奔潰參將祖大壽擁殘兵駐覺華島震孺慮爲我師所購得也航海見大壽相攜以歸全軍民輻重無算明年魏忠賢將興大獄嗾給事中郭興治誣以賊私下獄擬大辟獄卒憐其忠飲啖之得不死崇禎帝嗣位釋還賊犯壽州長吏適遷秩去震孺倡士民固守城獲全巡撫史可法上其功起爲廣西參議尋擢巡撫南都初立舉朝敘翊戴功無意復儼震孺疏言諸臣自高爽日之動微臣終抱禁梃之痛願提一旅與賊一決馬士英阻之抑鬱嘔血卒

方孔炤字潛夫桐城人萬曆丙辰進士以知州入爲兵部員外郎魏忠賢欲封兄子良卿爲伯孔炤執不覆又忤崔呈秀

遂削籍崇禎元年起故官以憂歸定桐城民變十一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擊賊李萬慶羅汝才於承天八戰八捷督師熊文燦之納張獻忠降也孔炤條上八議言主撫之誤陰厲士馬備戰守已而獻忠果叛文燦檄孔炤防荆門當陽鄭撫王鼐永防江陵遠安孔炤乃請專斷德黃守承天護獻陵而江漢以南責鼐永會楊嗣昌代文燦令孔炤仍駐當陽惠王常潤疏言孔炤退獻忠有來家河神通堡之捷射中賊魁馬光玉陵寢得毋虞請增秩久任章下部未奏而部將楊世恩羅安邦奉調會川沅兵勦竹山寇深入至香油坪而敗嗣昌既以孔炤撫議異己也又攸其言中遂因事劾之逮下詔獄其子進士以智伏闕訟冤膝行沙壘者兩年帝心動得

小腆紀傳 卷五十六

九

滅死戍紹興久之薦復官以右僉都御史屯田山東河北馳至濟南命督大名廣平二監司禦寇命甫下而京師陷孔炤南奔給事中羅萬象劾其寇至踰踰遁又蒙面補官乃歸隱十餘年而終門人私謚曰貞述先生

將臣初名姬允更今名字一个桐城人早見知於太倉張采張溥故注名復社崇禎中舉賢良戶部尚書倪元璐薦之召對平臺請行鈔法云歲造三千萬貫一貫值一金歲可得金三十萬兩侍郎王鼐永主其議乃設寶鈔局授臣戶部主事然事實不可行北都陷問道南奔依史可法留參軍務臣歎曰以一騶虞將五狼其能久乎遂辭歸

周岐字農父桐城貢生有聲復社中以貢入京師上書執政

言時事得失馮元鳳薦參宣督軍務旋授河南推官參陳潛夫軍復以按察僉事銜參史可法軍晚又參楊文聰軍死於浙右其詩歌雄奮與方以智錢秉鐙相伯仲云

鄭三俊字用章池州建德人萬曆戊戌進士由知縣歷擢太常卿疏詆客氏妖冶幾獲罪楊漣之劾魏忠賢也三俊亦極論之漣等死三俊褫職閒住崇禎元年起南京戶部尚書兼掌吏部事汰闖黨一空南糧積逋數百萬而兵部增兵不已三俊祛其虛冒者士得宿飽劾罷蕪湖淮安杭州三關司官之貪者三人居七年就移吏部流寇大擾江南北南都震動屢陳防禦策禮部侍郎陳子壯下獄疏救之入為刑部尚書加太子太保以陰陽愆和請斥諸臣之詿誤久繫者內而五城

小腆紀傳 卷五十六

十

訊鞫非重辟不必參送法司外而撫按提追非真犯不必盡解京師刑曹決斷以十日為期帝皆從之尋以獄候恟獄不稱旨褫官下吏久之乃許配贖十五年正月復故官代李日宣為吏部尚書論召對親擢之非舉劉宗周李邦華自代薦黃道周史可法馮元鳳陳士奇四人罷不職司官數人銓曹懷懌既而納周延儒請屬引吳昌時為文選郎又以昌時言出給事四人御史六人於外科道大譁連章攻昌時并詆三俊乃乞休歸宏光時議起廢吏部尚書張慎言以三俊與吳姓並舉劉孔昭劉澤清阻之乃已阮大鍼之與大悲獄也指三俊與吳姓為十八羅漢兩人實未出也家居十餘年始卒金光辰字居垣全椒人崇禎戊辰進士由行人擢御史巡視

西城內官周二殺人牒司禮捕之二叩頭御前乞哀帝曰此國法朕不得私卒抵罪按河南條奏至三百餘章九年還朝京師戒嚴光辰分守東直門劾兵部尙書張鳳翼三不可解一大可憂帝以鳳翼方在行間寢其奏又請罷遣中官總監軍務帝怒召對平臺將加重譴而迅雷直震御座風雨聲大作光辰因言臣在河南見皇上撤內臣而喜帝遽曰汝毋復爾怒亦解人謂光辰有天幸云翼日鐫三級調外久之召爲大理寺正進太僕丞十三年五月復偕大臣召對平臺咨禦邊救荒安民之策光辰班最後時已夜獨對燭影中娓娓數百言帝爲聳然尋移尙寶丞陳罷練總換授私派僉報數事歷左通政十五年正月復召對德政殿陳賊形勢帝悅擢左小腆紀傳

卷五十六

僉都御史無何以救劉宗周仍鐫三級調外宏光時起故官未赴阮大鍼猶列之十八羅漢中家居二十餘年卒

黃正賓歛人以貲爲舍人直武英殿恥由貲入官思樹奇節萬曆二十年給事中羅大紘言冊立東宮事忤旨奪俸閣臣許國王家屏連名乞收新命而首輔申時行密揭公疏實不與知正賓論時行排陷同官巧避首事之罪帝怒下獄拷訊斥爲民由是見推清議後與李三才頗憲成遊益有聲天啓時起故官遷尙寶少卿汪文言之獄坐贓千金遣戍崇禎元年復故官時聞黨徐大化楊維垣已罷官潛居輦下交通奄寺正賓發其奸命五城御史驅逐歸里宏光時正賓寓居南都已老矣而阮大鍼方用事乃請驅逐以報之

小腆紀傳 卷五六

方士亮歛人崇禎辛未進士由推官擢兵科給事中與同官謁大學士謝陞於朝房陞言人主以不用聰明爲高今上太用聰明致天下盡壞又言諸君不必言款事皇上意已決士亮與言官劾陞誹謗漏洩陞遂削籍他所舉劾多見採納周延儒之督師也士亮贊畫軍前延儒敗士亮亦下獄甲申春釋歸宏光時復官久之卒

凌世韶字官球歛人崇禎甲戌進士知甯化縣謫江西按察司簡校改興化府經歷陞處州府推官有廉稱入爲戶部主事國變後棄官隱黃山有納沙草

葉廷秀字潤山濮州人或曰鎮江人天啓乙丑進士由知縣入爲順天府推官英國公張維賢與民爭田廷秀斷歸之民

小腆紀傳

卷五十六

御史袁宏勛駁勘執如初崇禎中遷南京戶部主事服闋入都疏陳吏治之弊言催科一事正供外有雜派新增外有暗加額辨外有貼助小民破產傾家安得不爲盜賊夫欲救州縣之弊當自監司郡守始保舉之令行已數年而稱職者希觀是連坐法不可不嚴也帝納之授戶部主事以疏救黃道周下獄遣戍廷秀故不識道周冒死論救處之恬然言者相繼論薦十六年冬特旨起故官宏光時兵部侍郎解學龍疏薦內批以僉都御史用馬士英惡之抑授光祿少卿已而阮大鍼張捷相繼內批起用給事中章正宸爭之詔詰以廷秀批升何以寂無一言由是內批盛行廷秀亦以是爲羣小所忌大鍼列之五十三參中南都亡入閩隆武帝授左僉都御

史進兵部右侍郎闖敗為僧終廷秀受業於劉宗周造詣淵邃及門者稱首亂後著述不傳

成勇字仁有安樂人天啓乙丑進士授饒州推官謁鄒元標於吉水師事之崇禎十年入京考選新例優者得翰林公論首勇而吏部抑之得南京吏部主事明年以言者訟屈授南京御史尋疏論楊嗣昌奪情事有清議不畏名教不畏萬世公議不畏語帝怒削籍訊主使姓名勇獄中上書言十二年外吏數十日南臺無權可招無賄可納不知有黨竟戍甯波衛中外薦者十餘疏不召久之命以他官用甫聞命而都城陷宏光時起御史不赴阮大鍼猶列之五十三參中乃披緇為僧越十五年以終

小腆紀傳 卷五十六

十三

范復粹黃縣人萬曆丁未進士由推官入為御史言毛文龍不可移內地使海外億萬生靈棲身無所又言袁崇煥功在存遼巡按江西言減削郵傳之不便按陝西陳治標治本之策以任將設防留餉為治標廣屯獨賦招撫為治本帝皆納之由大理寺右丞進左少卿未幾起拜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時同命人閣者五人翰林惟方逢年一人餘皆外僚而復粹由少卿尤屬異數累加少保進吏部尚書武英殿尋為首輔科道劾其才疏學淺復粹亦不安其位遂致仕去國變後卒於家

曹珖初名珍避仁宗諱改今名字用章益都人萬曆辛丑進士歷官大理卿天啓時以東林削籍崇禎改元起戶部右侍

郎進工部尚書廷議加江西河南山西田賦十二萬有奇浙江通織造銀十餘萬編入正額珖持不可尋中官張彝憲總理部事將設公座珖與右侍郎高宏圖約俟其至言事竣撤座去遂相忤請告歸國變後卒於家

袁愷聊城人崇禎十三年官給事中帝之怒薛國觀也以誤擬旨下五府九卿科道議吏部尚書傅永醇未測帝意擬頗輕愷會議不署名疏論永醇徇私而微詆國觀藐肆妒嫉國觀放歸愷再疏發國觀納賄事遂賜死坐追贓給事中朱之善以是惡愷借事傾之削籍歸宏光時起故官道卒

姜琛字如農萊陽殉節諸生馮里次子也崇禎辛未進士由知縣入為禮部主事擢禮科給事中在官五月上三十餘疏

小腆紀傳 卷五十六

十四

卒以論二十四氣蜚語事與熊開元同下詔獄逮至午門杖一百幾死復繫刑部獄甲申正月謫戍宣州衛乙酉南都亡與弟垓避兵天台魯監國召為兵部侍郎詔使敦促琛知事不可為竟不起寓居蘇州營奉母歸萊陽我山東巡撫將薦諸

朝乃伴墜馬折股乘間復馳至蘇州自號宣州老兵欲結廬敬亭山不果病革語其子曰敬亭吾戍所也未聞後命吾猶罪人也敢以異代背吾死君哉卒葬宣城子安節字勉中徙家依墓傍卒同人私謚曰孝明

垓字如須馮里第三子也少與兄琛齊名中崇禎庚辰進士官行人兄琛廷杖斃垓口滿灌之復蘇已聞萊陽之報疏請

代兄繫獄釋採歸葬其父不許乃馳歸奉母南奔初行人解
舍碑有阮大鍼名疏請碎之大鍼切齒及大鍼用事與採變
姓名避之蘇州魯監國召爲考功司郎中大鍼譖之方國安
將殺之採以奉使獲免久之卒

圻馮里長子也馮里四子圻採圻坡採圻有名當時而圻與
坡不著崇禎癸未我
大清兵破萊陽馮里一門死者二十餘人坡與焉圻負重傷
不死從積骸中負父屍逃浙東監國以貢生謁選授象山知
縣時滋陽陽信二王寓居城中江上亂兵蠶起民不聊生二
王亦惴惴不自保圻上奉藩府下撫罷兵宛轉周旋悍將間
有調護功浙東亡解組北歸抵萊陽以憔悴死南都之追卹

小腆紀傳

卷五十六

十五

諸臣也馮里贈光祿卿諡忠肅坡贈待詔立祠萊陽道梗不
可達採圻又避地不出浙東禮臣以圻官象山議權立祠其
地坡附焉

陳奇瑜字玉鉉保德州人萬曆丙辰進士天啓二年由知縣
擢禮科給事中嘗疏詆魏忠賢六年出爲陝西副使累擢至
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討斬盜魁略盡威名著關陝於是羣
賊走山西突綏南又從沁池渡躡河南湖廣窺四川乃擢奇
瑜兵部右侍郎總督五省軍務屢破賊賊渠李自成張獻忠
遁人興安之車箱峽蹙之可盡殲而奇瑜忽以受降僨事逮
訊遣戍事詳明史初奇瑜官南陽唐王碩曠殺其世子欲并
廢世子之子聿鍵賴奇瑜力聿鍵得爲世孫卽隆武帝也福

州建號召奇瑜爲東閣大學士道遠未聞命卒於家

丁啓睿永城人萬曆乙未進士由陝西副使歷擢至巡撫用
督師楊嗣昌薦擢兵部右侍郎代鄭崇儉總督陝西三邊軍
務嗣昌死加兵部尙書改稱督師賜敕卹如嗣昌銜啓睿自
副使數遷皆在陝西然實庸才爲督撫奉督師期會謹慎無
功及任重專制卽莫知爲計督師期年敗者益大十五年冬
十月徵下吏釋歸事詳明史宏光時黃緣馬士英充爲河南
事官督河南勸農勦寇諸務以禽斬歸德僞官拜兵部尙書
加太子太保官其一子事敗脫身旋里久之卒

李長庚字西卿麻城人萬曆乙未進士授戶部主事歷江西
左右布政所在廬清操入爲順天府尹改右副都御史巡撫

小腆紀傳

卷五十六

十六

山東勤荒政平武定寇盜民賴以蘇四十六年遼東用兵議
行登萊海運長庚詳言所慮烏口及陸行剝運遠近部議行
之明年特設戶部侍郎一人兼右僉都御史督遼餉駐天津
以長庚爲之奏行造淮船通津路議牛車酌海運截幫運議
錢法設按臣開事例嚴海防九事又請留金花行改折借稅
課以濟軍國急不見聽時諸事創始百務全集長庚悉辦治
天啓三年遷戶部尙書以憂歸崇禎初代閔洪學爲吏部尙
書監視宣府中官王坤與修撰陳于泰相詆侵及首輔周延
儒長庚率同列上言陛下博覽古今曾見內臣參論輔臣者
否帝不懌又與溫體仁不合再推郎中王茂學爲知府忤旨
斥爲民家居十年國變久之卒

周堪廢字仲聲甯鄉人天啓乙丑進士知永春州以治行行取陝西道御史歷太僕寺丞光祿少卿順天府尹闖賊陷開封擢爲工部右侍郎兼副都御史往塞賊所決河地廢疏言河之大勢盡歸於東運道已通陵園無恙疏甫上而決口再潰闖賊亦棄開封別由上游偷渡窺潼關堪廢疏請急扼宣雲關隘未報而尙書命下遂乞骸骨歸宏光時再申前命堪廢知不可爲乃變姓名轉徙閩海嶺表間久之歸里焚香禮佛鄉人罕識其面永歷時再以尙書召亦不出卒年六十三子鉉隆武丙戌舉人後死於賊

文士昂字台仙攸人天啓壬戌進士授華陽知縣擢工科給事中出爲威茂道升雲南布政使晉太僕寺卿士昂負經濟

小腆紀傳 卷五十六 十七

才初知華陽教民築陂作筒車大興水利遷工科時河陝大饑疏飭撫臣發賑無拘常例又力陳中官監軍之弊不見用乞假歸亂後佯狂山谷以終

陳所問字印水茶陵人崇禎中拔貢初官崇信知縣有政聲陞署固原州南渡後起知江夏縣行取御史戊己以後天下大定棄官歸隱山居二十年

羅其鼎字耳臣桃源人崇禎庚辰進士官行人性篤孝母喪值鄉試不預舍殮終身不食肉衣帛鼎革後隱居不出卒門人私謚曰貞易先生

陳五聚字史占攸人崇禎時副榜仕至監軍鼎革後歸隱築室曰茅窩海內冥鴻之士多歸之又羅楨者隱居衡山工騎射善

劍術嶺南何不借陳恭尹嘗主其家

張聖型字子疇聖域字定遠新化人兄弟有異才著述甚富聖型官連山知縣聖域官萬安知縣鼎革後歸隱洪承疇遣材官車鼎英徵之不赴結茅巖壑不入城市者二十餘年米助國字民和辰溪人天啓乙丑進士官江西龍泉知縣撫按下議建魏瑞生祠執不可瑞敗朝廷徵立祠罪江右獨無龍泉力也擢御史出尙書畢自嚴給事中章正宸於獄竟以是落職甲申後避亂東山減食飲卒子肇瀨貢生孫元偶舉人皆守志以布衣終又有余鵬翔者亦辰溪人助國同年進士官金谿知縣捕盜有聲歷擢山東按察副使後崎嶇滇黔間以悲憤死

小腆紀傳 卷五十六 十八

于斯力湖廣人崇禎末舉人性嚴正不阿由教諭擢戶部主事甲申之變有九章歌悲憤淋漓後以他累瘐死

郭都賢字天門益陽人天啓壬戌進士歷官江西巡撫賊陷吉安袁州被議棄官入廬山宏光時史可法薦授南京操江不赴可法故都賢會試分校所得士也丁亥二月永歷帝以兵部尙書召都賢已祝髮浮邱山號頑石又號些菴茹苦行腳流寓沔陽洪承疇之革職也都賢奏請起用承疇德之後歸我

朝經略西南謁都賢於山中餽金不受請以其子爲監軍亦不許都賢博學精畫繪尤工詩多爲鄉人所傳然竟以詩累客死江陵之承天寺

文煥字木生華容人崇禎庚午舉人授四川南部知縣未一月賊至誘之降煥書諸葛未亡猶是漢伯夷雖死不從周二語於官廨鼎革後崎嶇滇黔間累官至太常卿己黃冠歸里我經略洪承疇薦起之謝以詩承疇知不可強禮歸之終於家

陶汝熊字仲調甯鄉人幼慧甫龀應童子試學使者驚爲異才取冠湖南數郡崇禎元年拔貢帝幸太學廷臣請復高皇帝積分法特賜汝熊第一詔題名太學以五品官秩留監肄業癸酉舉於鄉兩中會試副榜官廣東新會教諭南渡後由翰林院待詔改兵部職方司郎中復授檢討監五省軍捍禦鄉邦有力旋祝髮號忍頭陀著有榮木堂集弟汝肅字幼調

小腆紀傳

卷五十六

十九

獻賊僞檄舉名士汝肅與汝熊子之典名最著汝肅曰兄止此子吾有三子不憂死乃佯應命而蠟書乞師於江西巡撫郭都賢不得達竟死虔州

劉瑄字他山澧州人崇禎庚辰進士官檢討丁母憂歸流賊陷澧奉父避慈利開北都之變嚙指血作書託弟終養老父將自盡家人羅守之父泣喻乃止父歿入衡山爲僧

楊山松字長蒼武陵人督師楊嗣昌之長子也以祖鶴蔭錦衣衛指揮行軍監紀同知幼隨父軍中綜覈軍實章奏皆出其手目光如電軍中號爲楊家小飛將山梓字仲丹以父蔭官職方主事山樛字季元襲錦衣衛百戶嗣昌負罪歿詆之者比之溫體仁山松撰孤兒籲天錄山梓撰辨謗錄冀雪父

冤流寇陷常德家屬殉難兄弟募勇復讎賊令擒楊氏一人者予千金山樛爲一卒所得縛至城南之龍溪漁人伍立突出大呼曰楊氏何負於汝梃斃縛者得免康熙時吳三桂之變訪楊氏子孫授僞職山松遁之江南號忍古頭陀顧炎武詩曰督師公子竟頭陀詩筆崢嶸浩氣多兩世心情知不遂待誰更奮魯陽戈

賀奇字庸也武陵人以拔貢授中書舍人加兵部職方主事監察御史鼎革後祝髮峩峩隱滇黔間二十年我當事強加巾服具題以原官用不赴

潘應斗字章辰武岡人崇禎癸未進士南都立陳時政爲阮大鍼所扼授廣東萬州知州永曆帝之建國肇慶也授御史

小腆紀傳

卷五十六

二十

改吏部郎中尋加太常寺卿見劉承胤亂政度不能抗乃棄官去與弟禮部主事應星誅茅威溪之麓著述唱和饗殮不給晏如也應星字夢白嘗割股愈父疾人稱孝焉

管嗣裘字治仲衡陽人崇禎壬午舉人父大成官御史獻賊陷衡州嗣裘跳走嶺外依桂王粵中建號授中書舍人以抗直罷居桂林之靈巖洞衣敗絮與猿獐雜處獐人義而餉之不知所終同時有鄒統魯字大繫鄞人以拔貢中壬午舉人衡州陷時承父命乞師於粵督沈猶龍導粵兵復郴衡各郡永曆帝立授中書舍人後隱祁陽山中所在載書十數籠以從

小腆紀傳卷第五十七

前翰林院檢討加詹事府贊善銜六合徐鼎謨

列傳第五十

遺臣二

錢士升 高承燧 鈕應斗 朱治憫 吳 鉞

高斗樞 子字泰 周元懋 從兄元初 鄭龍采

林時對 陸 寶 馮元慶 弟元慶 補 蕭士偉

熊明遇 李汝燦 莊鼈獻 易應昌 詹爾選 蕭士偉

黃景昉 王觀光 李躍龍 楊瑞鳳 林衍培

王志道 張若化 弟若仲 子士楷 謝國瑄

林蘭友 李瑞和 許 璟 盧若騰 郭貞一 沈任期

小腆紀傳卷五十七

楊期演 葉啓熒 林志遠

王忠孝 張正聲 蔡國光 劉子葵

沈光文 姚翼明 程應璠 陳瑞龍 萬年英

陳駿音 齊伯人等 楊永言 張應星

錢士升字抑之嘉善人萬曆丙辰進士廷對第一授修撰以

母老乞歸趙南星魏大中萬燦之被璫禍也破產營護之以

是為東林所推崇禎元年起少詹事掌南京翰林院旋謝病

歸四年起禮部右侍郎署尚書事六年九月召拜禮部尚書

兼東閣大學士時帝操切溫體仁以刻薄佐之士升撰四箴

以獻謂寬以御眾簡以臨下虛以宅心平以出政帝優旨報

聞而意不懌也無何有武生李璉請括江南富戶行首實籍

小腆紀傳卷第五十六終

卷五十六

三

男承禮 編輯
仁和魏錫曾參校
會稽梁繼元覆校

沒之法士升惡之擬旨下刑部帝不許士升謂此亂本也當以去就爭之抗疏極言帝報曰前疏已足沽名無庸汲汲士升遂乞休國變後七年乃卒

高承堃字寓公嘉興人屯田郎道素子也崇禎庚辰進士以父死非罪伏闕訟冤得贈故官知寶坻縣嘗固守抗

王師竟不賞亂後閉戶讀書有病中述志詩云惟將前進士慘淡表孤墳讀者比之澤畔行吟西臺慟哭云又同邑鈕應

斗字宿夫崇禎癸未進士知漳浦縣有聲鼎革後里居杜門不出

錢嘉徵字孚于海鹽人天啓辛酉舉順天鄉試副榜崇禎改元嘉徵上書論魏忠賢十大罪或尼之嘉徵慨然曰虎狼食

小腆紀傳 卷五十七

二

人徒手亦可搏之舉朝不言而草莽言之以為忠臣義士之倡雖死何憾自是言者繼起元惡就誅晚選松谿知縣閩亡卒於里著有松谿剩稿

朱治惘字子暇嘉興人天啓辛酉舉於鄉選肇慶通判歷同知丙戌十月永歷帝監國肇慶治惘與推戴上奔梧州擢為

兩廣總督守肇慶明年正月

王師自廣州乘勝下治惘棄城走終事不可詳而秀水朱彝尊書其詩後云子暇宣勞戎務一星卒殞天南生為進表之

劉琨死作思歸之温序蓋亦粵臣之抗節以歿者

吳鉏字稽田初名祖錫字佩遠嘉興人父吏部文選郎昌時以罪死鉏素負大志而又欲雪其父之恥終身冥行不返家

闕早年與妻弟徐枋往來靈巖支硎間既又同棲積翠嘗走海上依張煌言魯監國授為職方郎中辛丑

王師入緬煌言遣鉏挾帛書入鄖陽山中說十三家軍使出師撓楚以授緬是時十三家已衰做不敢出煌言軍亦尋散

鉏乃北走中原間南歸則過徐枋之洲上草堂而不入其家鬱鬱竟死葬膠東以明蹈海之憤不願首邱云

高斗樞字象先鄞人崇禎戊辰進士授刑部主事坐議巡撫耿如杞獄與同列四人下獄尋復官進員外郎五年遷荊州

知府久之擢長沙兵備副使時賊氛已逼臨藍湖湘間土寇

蠢起長沙止老弱衛卒五百又遣二百戍攸縣城庫雉堞盡圯斗樞建飛樓四十大修守具臨藍賊艘二百餘由衡湘抵

小腆紀傳 卷五十七

三

城下相拒十餘日乃卻去尋擊殺亂賊劉高峯等撫定餘眾詔錄其功巡撫陳睿謨大征臨藍寇斗樞當南而大小十餘

戰賊平詔資銀幣十四年六月進按察使撫治王永祚移斗樞守鄖陽即被寇且十載居民才四千斗樞至甫六日而張

獻忠自陝而東斗樞與知府徐啓元遣遊擊王光恩及其弟光興分扼之戰頗捷光恩故均州降渠小秦王也善用其下

斗樞亦善撫光恩闖賊先後四至皆大創去當是時湖南北十四郡皆陷鄖獨存自十五年冬撫治王永祚被逮連命李

乾德郭景昌代之路絕不能至中朝謂鄖已陷十六年夏斗樞上請兵疏始知鄖存眾議即任斗樞而陳演與有隙乃擢啓元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加斗樞太僕少卿明年二月初

議設漢中巡撫兼督川北軍務擢斗樞右僉都御史以往路阻朝命皆不得達至三月始聞僕少之命即以軍事付啓元七月北都變聞並開漢中之命地已失不可往冬十二月命代何騰蛟巡撫湖廣又以鄖陽固守功加副都御史斗樞皆不聞也明年南都陷將之陝不可乃還鄖即亦降旁皇無之念老父尚在問道歸鄖與子宇泰與於江上之役累被名捕竟得脫後數年卒

宇泰字元發少負才名性尤忠篤乙酉借錢肅樂起兵於鄖時斗樞猶未歸也魯監國手諭獎之以為不愧浙東喬木授兵部武選司員外郎丙戌冬蠟書自海至為邏者所得首被捕戊子翻城事洩再隨斗樞囚繫壬寅復以海上事被逮在

小腆紀傳 卷五十七

四

獄終日鼓琴仁和令者亦倜儻士也以慮囚入聞琴聲而異之及見其壁上所題詩曰先生休矣挽宇泰飲風波亭上固辭令曰無傷也劇飲賦詩而別是後隔一日必至事解竟不往謁嘗自序曰在昔里中諸名士大會於湖南華王其執牛耳者而予以臥子先生所許濫等其間國難以來華王得迫隨范倪諸老遊於虞淵而予視顏視息雖鍵戶屏絕人事然以視亡友則可恥也志趣不齊苑枯隨之向之同社半已出山攘攘如也咸滄面目守之亦希不可悼哉所著有雪交亭集取張肯堂舟山寓亭以名也諸父斗權字辰四斗魁字旦中皆遺民之苦節者并斗樞父子時人稱為四高公云
周元懋字柱礎一字德林鄞縣人尚書應賓之從子也以應

賁蔭累官南京右軍都事屯部郎中出知貴州調思南丁內艱未赴而國難作浙東建國服未闕錢肅樂屢招之辭不出而破家輸餉弗少吝丙戌六月家人自江上告失守乃慟哭自沈於水救之甦卽削髮入灌頂山中性故善飲至是益飲無度又不喜獨酌初呼山僧強斟之夜以達旦山僧為所苦遂避匿則呼樵者強斟之樵者以日暮長跪乞去則斟其侍者侍者醉而仆乃呼月月落乃呼雲灌頂去所居百里酒不時至又以深山覓酒伴不易始返其城西枝隱軒每晨起卽呼子弟飲子弟去則更覓他人己而積飲成病或以無子勸少飲有長者規之曰郎君不思養身待時邪乃瞿然不飲出三日則縱飲如初然雖以酒困凡江湖俠客之有事投止者

小腆紀傳 卷五十七

五

雖甚醉蹶然起接無失詞傾所有以輸之因是家盡喪旋得嘔血疾不止卒年四十妻俞氏亦自毀繼之死
元初字自一嗣叔父應賓為後讓任子於同祖兄弟元登元懋時人賢之與同里華夏王家勤陸宇燾以忠孝相期乙酉從錢肅樂起兵授部郎不受以白衣參軍事江上潰走山中惟歲時以省慕歸家本素封輸餉蕩其十五戊子力救華王五君子之難又蕩其十三既又與島上通消息遂盡散其賈脫粟草履晏然也嘗寫捫蝨圖見志歎曰今之江左并桓元子亦不可得年八十餘卒於家元登官刑部郎亦以苦節死沈中柱字石臣平湖人崇禎庚辰進士官吉水知縣國變後為僧名行然號無淨往來靈隱金粟間有懷木菴詩草

鄭龍采字聖昭歸安人天啓辛酉舉於鄉出宰婺源過湖南謁巡撫何騰蛟欲留爲監紀辭曰朝廷命某宰婺川不命參公軍事也及解組歸騰蛟已徇難乃祝髮入山以終

林時對字殿魁學者稱爲爾能先生鄞人崇禎己卯庚辰連薦成進士時年十八授行人司行人少執經倪元璐門下常熟錢謙益聞其名招致之不往於同官最與劉中藻陸培沈宸荃相暱或曰冷官索莫何以自遣曰苟不愛錢原無熱地丁憂歸里錢肅樂一見契之宏光時召爲吏科都給事中疏言史可法之軍江北所以藩衛江南者也不當使之掣肘進戰邊守當假便宜左都御史劉宗周四朝老臣天下山斗當置左右翰林檢討方以智忠孝世家間關南來不當誣以傳

小腆紀傳 卷五十七

六

會之說並留中不下是時臺省混沓邪黨過半獨掌科熊汝霖掌道章正宸清望謬謬顧皆引之爲助阮大鍼深惡之乃嗾方國安以東林遺孽糾之遂與同里沈履祥偕去江上之役熊錢諸督師交章薦乃起佐其房師孫嘉績幕上封事每遭阻格中樞余煌輒歎息以不能力持爲愧時對力主渡江議汝霖之下海甯實力贊之進太常卿累遷右副都御史江干師潰監國逃去慟哭棄冠服轉徙山海間久之而年未四十也博訪國難事上自巨公元老下至老兵遐卒隨所聞見折衷而論定之曰爾能卷逸史曰詩史當事薦之以病辭有同年生來訪以出處答曰此事甯容商諸人邪吾志自定爲君謀甯有殊同年愧其言而止未幾遺老凋落殆盡時對獨踰

大蓋幅巾深衣躡屐行吟至莫可與語於是悒悒彌甚乃令小荷昇籃輦遍行坊市一日湖上演劇遠望場間有冕旒而前者或曰此流賊破京師也因狂號自籃輦撞身下踏地輩絕流血滿而伶人亦共流涕爲之罷劇嗣是不復出拚關咄咄而已及卒遺命柳棺布衣不許以狀聞

陸寶字敬身鄞人以太學生高等授中書舍人崇禎時請以邊事自効詔書褒答侍郎劉之綸出師寶戒以莫浪戰之綸不能用而敗尋以終養歸里乙酉鄞義兵起傾家輸餉事敗遁去久之歸當事欲延爲鄉飲大寶辭不應所著悟香集倦倦於國事君讐頌言不諱故世莫得而見焉

馮元颺字爾辰元颺字爾發慈谿人天啓辛酉兄弟同舉於鄉明年元颺成進士崇禎戊辰元颺成進士時稱二馮中官張彝憲之總理戶工二部也元颺官都水主事抗疏謂內臣當別立公署不當踞二部堂時元颺亦由知縣入爲戶科給事中疏論中官出鎮之非先後忤旨乞假歸元颺尋起主事

小腆紀傳 卷五十七

七

歷官蘇松兵備參議捕太湖盜置都御史唐世濟族子於法太倉人陸文聲之訐鄉官張溥張采倡復社也元颺力救之而元颺亦疏詆周延儒王應熊溫體仁薦黃道周宜直講東宮故兄弟直聲大著元颺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天津十七年春流賊日逼元颺留漕艘三百於直沽口密疏請帝南遷事不果行既聞京師失陷聚將士泣血誓勿二而兵備道原毓宗已內叛劫元颺迎賊元颺不屈由海道脫身南歸元颺官

兵部尚書孫傳庭之治兵關中也廷臣多主速戰元颺謂宜致賊而不宜致於賊於帝前爭之曰請下臣獄俟戰而勝斬臣謝之貽書傳庭戒毋輕鬪白高兩將不可任已而傳庭果敗元颺知事不可為以病乞休薦李邦華史可法自代帝不用而用張縉彥都城遂不守帝刑威御下內而樞部外而疆臣多被罪惟二馮以恩遇終元颺疾賜宮參元颺解樞部賜瓜果食物遣醫診視元颺智而諱初疏詆周延儒延儒既相而復善之熊開元欲盡發延儒罪元颺沮之開元遂獲重譴眾論以此少之宏光時兄弟相繼病歿其家請卹給事中吳适言元颺身膺特簡莫展一籌予以祭葬是誤國之臣生死皆得志也部議卒如所請行補

小腆紀傳 卷五十七

八

沈崇瑜字宇昆慈谿人大學士宸荃之族弟也崇禎癸未進士授金壇知縣其父手書忠君愛國勿玷清白家聲十字付之魯王監國擢兵部主事江上破棄官躬耕於野有同年生王爾祿為我巡海道屏車騎至海濱訪之崇瑜稱病不起爾祿徘徊門外久之乃長歎而去補

熊明遇字良孺進賢人萬曆辛丑進士由知縣擢兵科給事中進八憂五漸三無疏極陳時弊見明史本傳歷擢南京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魏忠賢以其疏救御史游士任也矯行革職坐汪文言獄追贓謫戍崇禎初起兵部右侍郎明年進南京刑部尚書召拜兵部尚書言秦中流寇明旨許撫勦並行臣謂渠魁乞降亦宜撫脅從負固亦宜勦帝納之明年以

過信山東巡撫余大成言撫叛將李九成致萊城被圍又曲庇宣府議和巡撫沈榮命解任久之起南京兵部尚書改工部引疾歸國變後卒於家

李汝璩字用章南昌人崇禎時官兵科給事中十年閏月因旱求言疏言八九年來干和召災始於端揆積於四海水旱盜賊何怪其然帝怒削籍國變衰經北面哀號作祈死文竟死

顏垓字宇肩德化人天啓中進士知平湖縣有聲召對稱旨擢翰林院檢討轉右春坊沅升學士明亡不仕

易應昌字瑞芝臨川人萬曆癸丑進士天啓時由御史累遷大理少卿閹黨劾為東林削籍崇禎二年起左僉都御史進

小腆紀傳 卷五十七

九

左副都御史偕都御史曹于汴持史堃高捷起官事甚力尋以救刑部尚書喬允升忤旨遣戍宏光時召復故官遷工部右侍郎阮大鍼列之十八羅漢中國變後卒

詹爾選字思吉撫州樂安人崇禎辛未進士由太常博士擢御史請起用侍郎陳子壯推官湯開遠已因劾陳啓新并劾吏部尚書謝陞大學士溫體仁不加駁正尸素可愧未幾大學士錢士升以爭武生李璉搜括富戶之請忤旨乞休爾選言人臣所以不肯言者其源在不肯去耳輔臣肯言肯去臣實榮之獨不能不為朝廷惜也語多切至帝震怒召對詰責爾選侃侃不少屈命錦衣提下爾選叩頭曰臣死不足惜皇上幸聽臣事尚可為卽不聽亦可留為他日思帝愈怒大臣

力爲申救僅削籍歸十五年給事中沈迅左懋第相繼論薦
召還未赴而都城陷宏光立首起之羣小憚其鯁直令補外
僚遂不出國變後又十二年而終

蕭士璋字伯玉泰和人中萬曆丙辰鄉試越七年天啓壬戌
成進士除行人歷吏部郎中宏光時擢光祿寺卿著有春浮
園集

范康生字詡軒安福人官中書舍人從萬元吉於阜口隨入
贛州城陷被執放歸著倣指南錄紀贛事甚悉

黃景昉字太穉晉江人天啓乙丑進士由庶吉士歷官庶子
崇禎十一年御經筵問用人之道景昉言考選不公推官成
勇朱天麟廉能素著不得預清華選又言鄭三俊不當久繫

小腆紀傳 卷五十七

十

帝皆嘉納進少詹事嘗召對言近撤監視中官高起潛關外
輒聞警報臣家海濱將吏每遇調發卽報海警冀得復留觸
類而推其情自見帝領之十四年以詹事掌翰林院十五年
六月與蔣德璟吳性並進東閣大學士明年並加太子太保
改戶部尙書文淵閣帝欲裁去南京操江文臣專任誠意伯
劉孔昭持不可忤旨遂引歸隆武時召入直復告歸國變後
家居十數年始卒

王觀光字子開晉江人天啓中進士知舒城縣有聲遷刑部
主事富商吳某家奴擁貨數十萬投魏璫門反噬其主璫敗
繫獄賄求脫卒擬決輿論快之出知常州府革織造輸知府
歲例八千金宜興魯較肆亂計擒誅之尋引疾歸以薦起補

小腆紀傳 卷五十七

荆州府惠藩承奉某虐於民愬者盈篋觀光謂爭之不如化
之密緘送閱某大悚愧夜出數千人歡聲如雷荆故流賊出
入處觀光捐橐中金築沙市關城延袤三十里雜民兵吹笛
揚幟奸細來則殲之賊不敢犯楊嗣昌督師駐荆襄觀光請
令其兵自饋嗣昌銜之以計典去士民號泣惠藩疏保留尋
以積勞乞休隆武時起戶部右侍郎兼吏禮兵三部事未幾
歸

莊鼈獻字任公晉江人崇禎癸酉進士由庶吉士改兵科給
事中論東廠之害忤旨貶浙江按察司照磨宏光時復原官
久之卒

余颺字廣之莆田人崇禎丁丑進士其制義與同年夏允彝
小腆紀傳 卷五十七

十一

陳子龍齊名知宣城縣分校鄉闈所取士如王亦臨方以智
俱知名士宏光時擢吏部文選司未幾歸杜門不出丁亥魯
監國召爲左都御史亦不赴著有蘆中詩文集蘆塘史論識
小錄

林衍培字仲卿莆田人以貢生知興國縣興爲吉贛門戶土
寇閭總之亂衍培練義勇自將之屢挫賊鋒邑恃以無恐尋
以母老歸養屢徵不起生平言笑不苟終日危坐年六十二
卒

張利民字能因侯官人崇禎庚辰進士知桐城縣值獻賊再
攻城利民集將士執所佩刀殺白雞以血灑地曰諸公有二
心者彼視又折矢誓曰利民今日藉諸公力堅守有切不以

上聞者有如此矢將士感泣賊百計攻之不克會黃得功來授遂解去在邑三年治行推天下第一擢戶科給事中國變後披緇入山自稱田中和尚有野衲詩略

李躍龍字麟伯福安諸生劉中藻之妹夫也隆武時授兵科掌印給事中偕中藻攻福甯州州民閉門拒守躍龍單騎至城下諭以勤王大義民開門迎降後卒於天台之紫微宮子先春字茂初亦諸生授監紀理刑有志節

楊瑞鳳字和仲仙遊人崇禎中以武進士官遊擊國變後退居陽谷山寇郭爾隆竊發瑞鳳親冒矢石凡十一戰始解鄉里獲全天下既平竟不仕

謝國煊字進寶歸化人偉軀幹有膂力官御營前軍都督明亡杜門不出有大明宮殿鎖烟霞荆棘銅駝淚一車之句鬱鬱死

小腆紀傳 卷五十七

十二

王志道漳浦人崇禎中官副都御史六年正月中官王坤詆修撰陳于泰侵及首輔周延儒廷臣以內臣輕議朝政爭之帝不憚志道劾坤語尤切帝責令回奏奏上召對平臺詰責者久之竟削籍志道初以議三案為高攀龍所駁謝病歸魏忠賢以其非東林也擢左通政論者薄之至是竟以忤中官罷宏光時擢戶部右侍郎阮大鍼列之七十二菩薩中終事不可詳

張若化字雨玉漳浦人崇禎丙子舉於鄉弟若仲字聲玉庚辰進士官益府長史若化為黃道周弟子道周之下詔獄也

若化微服入獄左右之隆武時微拜御史聞亡兄弟遂隱丹山蕙衣竹冠往來島上時鄭氏據臺廈以恢復為名同里進士倪俊明等俱署官職及鄭經西渡據漳州遣其親信馮錫範齎幣聘若化兄弟固辭不出山居數十年以壽終若化子士楷字端卿工詩古文詞若化兄弟之偕隱丹山也士楷方弱冠自以先代遺臣子杜門屏舉業潛心性命以主敬為根本論者方之漢汝南黃憲云

李瑞和字寶弓漳浦人崇禎中進士官松江推官訟獄多平反松江人塑像生祀之尋擢御史視鹺兩浙丁艱歸家居四十四載竟不出黃道周為序其牆東集國變後十二年而卒林爾友字翰荃號自芳仙遊人崇禎辛未進士知臨桂縣宗

小腆紀傳 卷五十七

十三

室貴戚為歛迹行取南京御史連疏劾輔臣張至發薛國觀家臣田維嘉樞臣楊嗣昌負國之罪忤旨禍且不測詹事黃道周翰林劉同升趙士春給事中何楷交章論救謫浙江按察司照磨時稱長安五諫久之起考功員外郎北都陷賊黨繫羣臣令降者立紅幟下不降者立青幟下爾友竟立青幟下賊暴之烈日中有道士投以濡帕嚙之得不死隆武時起太僕少卿晉兵部尚書右副都御史督師泉漳聞亡奉老親遁之廈門羈窮飄泊凡十五載卒

唐顯悅字子安仙遊人天啓壬戌進士崇禎時知襄陽府遷下江兵備副使守麻城有功尋被劾歸起蒼梧道轉嶺南巡道丁母憂歸隆武帝召為右通政以兵部右侍郎致仕全家

渡廈門朱成功子經之妻唐氏顯悅女孫也而不禮於經顯悅銜之經亂弟之乳母陳氏而生子詭以妻出報顯悅致書成功謂乳母居八母之一狎而生子家不正何以治國成功怒欲誅經令不行遂憤懣成疾卒而顯悅竟以壽終許璟字得璟莆田人崇禎戊辰進士由南昌推官歷升湖廣參議平寇有功明亡依朱成功卒於廈門

林英字雲又福清人崇禎中以歲貢知昆明縣有神明稱永歷時官兵部司務明亡祝髮為僧由滇遁入臺灣卒盧若騰字閑之同安人崇禎庚辰進士授兵部主事晉郎中兼總京衛武學三上疏劾定西侯蔣惟祿出為甯紹兵備道與利革弊兩郡有盧普薩之謠宏光時擢右僉都御史巡撫

小腆紀傳 卷五十七

十四

盧鳳未行南都亡隆武帝命為浙東巡撫駐温州旋進兵部尚書督師踰年閩又亡遂從魯監國於浙東鄭彩之殺熊汝霖也眾莫敢言若騰中揭聲其罪後依朱成功於安平成功待以上賓避跡澎湖辛卯三月病劇大呼先皇帝而卒補郭貞一字元侯同安人崇禎庚辰進士行取御史巡按浙東宏光時擢右都御史內監不遵朝班疏糾之宦侍屏息謂貞允錄陳子龍徐石麒徐汧沈延嘉葉廷秀熊開元等具忠君愛國之誠乞召用憲長王夢錫以賄遷官選郎劉應賓贖貨乞正罪一時風采凜然丙戌後歸隱廈門尋渡臺灣卒沈佺期字雲又南安人崇禎癸未進士授吏部郎中隆武時擢右副都御史閩亡隨朱成功起兵泉州之桃花山晚入臺

灣以醫藥濟人壬戌卒

張灝字為三萬歷戊午舉人瀛字洽五崇禎壬午舉人籍隸同安巡撫廷拱子也隆武時灝官職方郎中灝官兵部司務閩敗兄弟遁跡廈門庚申渡臺灝明年瀛卒年八十四癸亥王師平臺灝年九十五矣施琅送之歸舟至澎湖卒楊期演字則龍自金門移居廈門博學工古文詞崇禎庚午舉人閩中召為兵部主事汀州之變追扈不及辛丑以後僧帽道帔杜門不出每春秋佳日陟山巔北望醑酒哭拜聞者憐之著有易經管見島上紀事子秉機邑庠生亦削髮為僧遊兩京岱岳蒼茫憑弔一託於詩既以行路艱難乃變姓名南歸著有浩然小草

小腆紀傳 卷五十七

十五

葉啓蕙字景芝廈門人吏部主事翼雲姪也幼穎慧力學隆武丙戌與臺灣張金棕劉顯襄同領鄉薦攝漳州通判閩亡從翼雲倡義同安城破遁跡蓮邨十六載居恆鬱鬱語家國事輒嗚嗚哭不止康熙癸卯鄭氏亡啓蕙齋志以歿林志遠字致子廈門人崇禎癸未進士授工部主事假歸甲申後奉母結茅清溪仙峰嶺不復出著有歷代史白又葉迎字允受亦廈門人結髮從戎以勇略累官總兵鼎革後杜門不出春一笠秋一綸徜徉海上以終諸葛倬字士年晉江貢生隆武時以薦授翰林院待詔加御史監鄭鴻逵軍出浙東閩亡依朱成功於廈門永歷帝進光祿寺卿有降臣某書招之謂幡然肯來監司可立致且休以

危語倬復書謂聖主隆唐虞之德小臣守箕山之操代有其人新朝政尚寬大須彌大千何問微塵必欲相強便當割胸著地勿問是肝是肉矣某得書惘然而罷後卒於臺灣

許吉燦晉江人崇禎癸未進士山知縣擢刑部主事鼎革後隱廈門以終同時在廈者林其昌己卯舉人黃維璟潘廣鍾壬午舉人馮澄世隆武丙戌舉人俱泉郡人廣鍾字道宣澄世字亨臣事詳延平春秋

王忠孝字長孺號愧兩惠安人崇禎戊辰進士授戶部主事轉薊州餉忤內監鄭希詔緹騎逮治故事緹騎所至不饜慾則楚毒隨之忠孝不能具一餐校以其廉且冤之京師相傳為異事入獄詞不撓廷杖遣戍御史王志道疏救得釋宏光

小腆紀傳 卷五十七

十七

時授紹興知府隆武帝擢光祿寺少卿遷左副都御史閔亡依朱成功於廈門永歷帝命以兵部左侍郎兼太常寺卿疏辭不許道阻不能赴

王師克廈門復徒臺灣卒

張正聲字長正惠安人蔡國光字士觀金門人同中崇禎甲戌進士正聲以推官歷陞職方郎中國光以鉅鹿知縣召對稱旨擢禮科給事中北都之變皆被賊拷掠乘間南歸正聲散財起義不克先後渡海入廈門以終

劉子葵惠安人惠安義師之役子葵襄其事官索之急削髮入廈門為僧復謁永歷帝於肇慶擢龍川知縣總兵黃應杰叛子葵扼關使不得北向惠屬諸邑賴以全標將某讒之巡

撫子葵曰吾為國耳豈戀一官哉即日解組去與王簡伯遜潮之深山久之復至廈門簡伯撫州人子葵之樹幟龍川也簡伯以兵部職方奉命過其邑河源師潰自刎不殊乃與子葵往來閩粵間將之桂林途遇寇死

陸昆亨不知何許人官錦衣衛扈隆武帝西行汀州之變奔廈門為僧年八十有奇黃事忠字臣以不知何許人官兵部職方司嘗崎嶇閩粵起義兵母妻被殺避居廈門戊戌冬偕御史徐孚遠都督張自新奉使赴滇失道安南與國王爭禮後西旋不知所終

沈光文字文開號斯菴鄞人以明經入貢乙酉豫畫江之師魯監國授太常博士已從至長垣進工部郎軍潰扈監國不

小腆紀傳 卷五十七

十七

及走肇慶永歷帝擢太常寺卿辛卯兩粵再覆由潮陽至金門我閩督李率泰招之焚其書返其幣將航海居泉之海口颶風失維飄至臺灣時臺灣猶為荷蘭地從之受一歷及延平王朱成功至知光文故在喜甚以客禮見致儼撥田宅贈之成功卒子經嗣立頗改父政諷以詩幾得禍因逸至羅漢門為僧授徒自給不足則濟以醫歎曰吾二十年飄零絕島棄墳墓不顧者祇欲完髮以見先帝而卒不克其命也夫癸丑臺灣初附我總督姚啓聖貽書曰管甯無恙邪尋卒於諸羅光文居臺三十年蓋及見延平三世之盛衰云所著有臺

灣賦東海賦檇賦桐花芳草賦草木雜記姚翼明字興公浙江人官兵科給事中明亡起義海昌事敗

遁已從魯監國乘槎至廈門僦居東嶽廟爨火屢空充然自得旋入洪濟寺爲僧著有南行草

程應璠浙江人陳瑞龍湖廣人並以武進士歷官都督浮海至廈門與徐孚遠諸人遊紀許國詩云勳追盛世麒麟閣人是深山布褐翁瑞龍卒於廈

萬年英字靜齋黃州人官台州通判隆武帝登極詔至魯諸臣不用命年英獨言此時不宜異議上聞而嘉之擢兵部主事閩亡遁跡廈門永歷帝召授故官癸巳復奉命至島與徐孚遠紀文疇遊後不知所終

辜朝薦字在公潮州人崇禎戊辰進士授安慶推官晉兵科給事中與郭之奇羅黃傑黃奇遇號爲四駿明亡依朱成功

小腆紀傳

卷五十七

十八

於金廈後渡臺灣卒或曰朝薦在粵與何吾驥爭事權有隙丙戌李成棟以

王師入廣州實朝薦導之既成棟歸明朝薦懼事洩走歸島云

謝元忬字途野潮州人崇禎癸未進士永歷時官兵科給事中後祝髮於廈門爲僧

任穎眉不知何處人魯監國時以職方郎中監督師熊汝霖軍從監國航海定西侯張名振營舟過昌國衛守城兵以礮擊之中名振臥牀名振大怒曰叛軍無禮乃爾邪襲破之據城中婦女二百八十有奇將賞給南田軍士穎眉自舟山至具以告穎眉力爭之竟日與名振大競僚佐勸止之明晨名

振迎入帳抗論如前乃禮謝之婦女得放還辛卯八月舟山陷突圍得脫從監國終於廈門

任廷貴不知何處人以太常寺卿從魯監國於舟山辛卯八月

王師逼舟山監國航海廷貴又從焉自廈門奉命北上舟覆北菱洋以僧遞貽絕命詩曰還將不二證西歸未遂黃冠卽衲衣力任四千餘載重癡擔六十七年非翩翩野鶴隨雲適點點寒梅鬪雪霏夢破惺然成大覺澄潭明月自相依

陳駿音不知何許人黃道周弟子隆武時官中書舍人道周師次明堂里自忖必敗出所著書畀駿音間道持歸偶客邸火燼焉每語及輒哭閩亡依鄭氏於廈門授吏官都事鄭經

小腆紀傳

卷五十七

十九

之與耿精忠敗盟也駿音謂隳兩國之好失同讎之義致前門拒虎者恢心雍髮悔何可追今惟遣將倍道出邵武攻南台親統六師臨江督戰庶可冀成效若優遊歲月恐禍不遠矣馮錫範詆爲老悖出爲銅山安撫司鄭氏亡駿音遁粵之韓江年八十餘卒又有齊价人洪七峯駱亦至吳亦菴劉玉龍五人者其詳不可聞明季遺老之避地臺厦兩島者也亦至著有島史亦菴江右人嘗官兵部寓居醉仙巖以終

楊永言字岑立昆明人崇禎癸未進士官崑山知縣嘗應南都詔薦諸生顧炎武於朝會

為僧名巖雲入中峰旋入金華晚卒於滇

張應星雲南恩貢生習識緯工劍術官知州以軍功擢部郎

隆武建號齋詔賜沐天波過汀州歸化知縣華廷獻留之宴

忽報峒賊將至應星曰我雖過客而眷屬在城義無退避禍

福與君共之集紳士瀝血神前登陣望賊陣曰此名赤脚城

如馬足襄鐵履山坂如平地吾識此符呪破之立解賊造天

軍如方柵容四十餘人數人推而前高與城齊應星以衝木

破之相持數晝夜城賴以全

小腆紀傳

卷五十七

二十

小腆紀傳卷五十七終

男承憲編輯

仁和魏錫曾參校
會稽梁繼元覆校

小腆紀傳卷五十八

前翰林院檢討加詹事府贊善銜六合徐甫

列傳第五十一

逸民

徐逸度

黃周星 王滿張 卓爾堪

徐枋

周茂蘭 金俊明 陸鍾 葉襄

陳三島

包捷 吳宗潛

吳宗漢

顧蘭服 鍾有孝 楊錫 毛晉

歸莊

侯蘭服 朱明德 朱明錦 張若義

謝慶臻

王光承 紙衣翁

沈壽民

補 采薇子

趙士喆

趙士完 張光啓 崔子忠 董樵

一壺先生

吳道行 兄道升 子敬

郭金臺

蔣之葵 朱之宜 李國相 郭履繩 劉象賢

陳三積

鄧林材 陸圻

劉春萊

唐之正 施相 徐繼恩

汪風

補 褚連時 吳統持 沈起

巢鳴盛

譚貞良 馮延年 俞汝言 蔣之翹

李標

李天植 陸啓法 張應煜

周之濬

張應鰲 董成義 陳確 張敦良

戴易

張宗觀 呂章成 周容 楊秉紘

邵以貫

駱國挺 朱金芝

周西

范路 駱國挺 朱金芝

林法

曾燦恆 楊維熊 陳發曾 蔡又新

未與山陰戴易葬之鄧尉之西真如塢而以澗上草堂爲之祠

周茂蘭字子佩吳縣人忠介順昌長子也順昌死聞禍崇禎帝卽位茂蘭刺血書詣闕訟冤詔以所贈官推及其祖父茂蘭更請給三世誥命建祠賜額悉報可且命先後慘死諸臣咸視此例茂蘭好學砥行不就蔭敘國變後隱居以壽終鄉人私謚曰端孝先生

金俊明字孝章吳縣諸生性和而介入復社才名藉甚崇禎壬午秋偶筮焦氏易林得蠱之艮愀然太息遂棄諸生亂後隱市廛間矮屋數椽藏書滿櫥門人私謚曰貞孝又陸璉字茂璩吳縣人兩中武科國變後祝髮蓮子峰下自號了緣道人

小腆紀傳 卷五十八 四

徐晟字禎起一字損之長洲諸生以陶潛自比題其詩爲陶菴詩刪魏禧嘗稱爲吳門隱君子謂其詩頓挫沈鬱卽辭有未工必不稍有矯飾以自害其性情同時諸生徐樹丕字武子工八分書亂後屏居郊西布衣藜食泊如也著有埋菴集楊炤字明遠年少負高才迹跡不出妻子凍餒吟詠弗顧也韓洽字君望隱居羊山秀水朱彝尊極稱之謂所據篆學測解釋訓考源足證趙宦光說文長箋之謬葉襄字聖野與萊陽姜垓詩篇唱和力屏鍾譚邪說所刊吟藁今不傳陳三島字鶴客蓬戶席門求友若不及與魏耕張宗觀朱士稚等爲莫逆交孤憤露於詞色耕以海上事洩入獄死宗觀士稚等

亦不良於死三島鬱鬱卒以上皆長洲人

包捷字鷲幾吳江人崇禎壬午舉人性真摯孫兆奎之死也哭之內橋明年吳易死杭州收葬之隱居灌園以終有西山集同時諸生俞榮字受子谷隱嚴耕不入城市又吳宗潛宗漢宗泌兄弟九人隱居唱和所輯有驚隱篇歲寒集而顧有孝者字茂倫選刻百家詩行於世有齋菜孟嘗君之日晚號雪灘釣叟松陵女子沈關關刺繡作雪灘濯足圖過江人士至以不與題詞爲恨云以上皆吳江諸生

歸莊字元恭崑山諸生嘗舉崇禎庚辰特用榜博涉羣書工草隸與同里顧炎武學行相推許而不諧於俗有歸奇顧怪之目乙酉

小腆紀傳 卷五十八 五

王師下崑山與炎武同應前令楊永言義師之役事敗亡命去薙髮僧裝稱普明頭陀晚乃廬金潼里之祖塋側炎武奔走四方莊不出里閭而寓書相切劘炎武嘗言音韻必宗上古孔子亦未免有誤莊規之曰君學益博則僻益甚將不獨音韻爲然卻子語迂單子知其不免況加以怪乎願抑賢知之過以就中庸也又勸炎武東歸云柳子厚竄南方恨其祖先曾不若馬醫夏畦之鬼得享歲時之祭君獨無邱墓之思乎其直諒誠款如此又顧蘭服字國馨於炎武爲從叔父行國變後棄諸生業醫承歷帝稱號粵中遣使授冠帶辭以疾不赴又有鍾曉者字人雅或曰醮厓不詳何處人崇禎末流寓崑山食鮮一飽而行吟不輟見聖牆輒以所作題擘窠

書人爭惡之夏日沈飲大醉溺水死

楊彝常熟人以歲貢官松江訓導擢知都昌縣道阻弗克赴萬歷之季士子喜倡新說畔傳注彝與太倉顧夢麟力明先儒之說天下翕然從風稱楊顧學鼎革後歸隱晚歲目盲猶令人讀書其側講說無少倦年七十九卒同邑毛晉字子晉隱居不赴試性好藏書自十三經十七史及詩詞曲本別集稗官靡不鏤版公諸世今所謂汲古閣本也有野外詩卷侯泓字研德後更名涵字中德嘉定諸生論文以孟子為宗論詩本之自得所作揚州秋懷七言律感懷故國情見乎詞有掌亭集鄉人私謚曰貞憲先生

朱明德字不遠太倉人隱居爛溪之濱著句吳外史記鼎革

小腆紀傳

卷五十八

六

時事甚悉又諸生朱明鎬者字昭芑有甲申悲憤詩

張若義字吳東華亭人崇禎癸未進士甲申後灌園自給中表秀水朱彝尊嘗訪之郊外荷鋤帶笠相揖於田間破屋中下一榻以留吳處士騏

陸慶孫字集生金山衛人崇禎壬午舉人

國朝順治八年揀選推官不赴遊秦晉間晚始歸里貧甚泣曰得墓田一笏營葬足矣故又號笏田著有薺園詩稿又有王光承字介右弟烈字名世皆上海諸生亂後兄弟躬耕海畔有鎌山草堂詩集

謝遴字彙先宜興人崇禎癸酉舉人有亦是樓存藁鼎革後隱居種菜檢討陳維崧贈以詩曰半畝牛宮繞菜田鉏畦汲

水獨悠然芒屨一兩千金直不踏城中二十年

紙衣翁者面目略可辨行吳市中剪紙為衣行則率率作響口詣破廟中臥臥起於兩袖間出崇禎大錢一宏光隆武錢二置之高所而載拜拜已始就食食亦不審其何所得識者謂是南都闕疆之遺臣邪而姓氏竟弗傳

沈壽民字眉生宣城諸生修撰懋學之從孫也崇禎九年舉賢良方正巡撫張國維以壽民應詔適楊嗣昌奪情起兵部尚書抗疏劾之曰嗣昌起復業一年矣即應躬歷戎行滅寇朝食奈何安坐司馬之堂支吾朝夕使餉日以虧師或解體雖屈首服丁汝襲之刑束身死王治之獄竟何益哉又疏云嗣昌既不能躬行戎間曲徇熊文燦主撫之說即撫局果成

小腆紀傳

卷五十八

七

辱國損威已不可贖而况乎其未必也流寇蔓延七省肆毒十年擅驚陵寢凡為臣子疇弗痛心嗣昌統一十二萬之師不為不武運二百八十餘萬之餉不為不充整旅以往何因弗推俾賊力極勢窮面縛輿輓而後昭上恩德以宥之夫如是而撫可成也今者漫無剪治頓事姑容招之不夾強而後可講盟結約若與國然天下有授柄於賊而能制賊者乎毋乃既廢剿之功而復垂撫之術乎雖復遠覽三年之限更累數年之民正恐盪賊無期主憂彌切臣不知所終矣通政使張紹先以其言危切借字數溢額寢不上壽民書責之紹先乃請上裁命勿進壽民復舉括兩疏上之留中少詹事黃道周聞而歎曰此何等事在朝者不言而草野言之吾輩愧死

矣廷臣次第疏爭俱獲嚴譴要自壽民倡之故是時名震天下未幾移疾歸講學姑山從遊者數百人先是壽民疏中有阮大鍼妄陳條畫鼓煽豐邑語大鍼深銜之宏光時大鍼用事乃變姓名攜家走金華山中南都亡遂匿跡深山採藜藿以自食有知而餉之者皆峻卻曰士不窮無以見義不奇窮無以明操守郡守朱天錫致十金辭不獲度置壁中三年未嘗發視溧陽陳名夏雅善壽民既仕我

朝為大學士將特疏薦之遣使寓書壽民不發函對使焚之答書曰龔勝謝枋得智非不若舉羽所南卒殞厥軀者由多此物色耳今之薦僕者直欲死僕也名夏乃止乙未始還里而足不履城市嘗事或邀之及半道望望然去乙卯五月卒

小腆紀傳

卷五十八

八

年六十九疾革命門人劉堯枝施閏章載筆曰以此心還天地此身還父母此學還孔孟語畢而瞑生平重然諾友人周梅骨死海外子幼壽民渡海葬之周鑣之歿也藐孤為逋負所逼壽民鬻田以償與黃宗義交最篤別四十年矣臨歿為書永訣去易簣十有三日耳學者私謚曰貞文先生所著有

閑道錄

補

采薇子者衣如懸鶉兩足重墜如漆往來績溪嶺北常宿路亭中拾枯枝掘野菜就沙罐爛煮食之食已復掘菜拾枝如故而未嘗向人乞一錢問入邨館中假童子楮筆題詩詩或可解不可解而字甚工題已歛歛誦歛歛哭尾輒署曰采薇子叩其姓氏即流涕不答再叩之則哀號疾馳去顧每歲三

月既望必僵臥地下者數日不飲不食不言笑好事者或蹴而呼之以食則又歛歛然哭不已人以是度其為故明之有爵位而悼喪其君者

趙士喆字伯潛掖縣貢生倡山左大社與南中復社相應集義勇捍衛鄉里嘗削封事稟欲上之見陳啓新用事不果顛沛終老著有東山詩史陳濟生嘗謂忠愛懇切大類于美又趙士完字汝彥掖縣人崇禎壬午舉人亂後棄家而南棲廢寺中弟士冕官我

朝鎮江知府物色得之強之歸顧炎武與訂交焉

張光啓字元明章邱諸生亂後足不履城市年八十餘卒王士禎為刪存其詩又長山劉孔懷號果菴顧炎武嘗主其家

小腆紀傳

卷五十八

九

與之辨析疑義所著有四書五經字微詩經辨韻諸書

崔子忠一名丹字道母又字青蚓萊陽人寄籍為宛平諸生畫與陳洪綬齊名世所稱南陳北崔也嘗為尙書華亭董其昌所許顧自矜貴雖貧甚而不以金帛動友人官吏部者念之屬選人具金為壽子忠怒投之地曰念我貧當分俸餉我乃以此外來物汗我邪史可法故與子忠善偶詣其舍見方絕食脫乘馬曰聊佐一夕衛逕徒步歸於是子忠牽馬入市得金呼友噉飲之曰此酒自史道鄰來非盜泉也凡飲一日而金盡絕食如故亂後南奔鬱鬱不自得有世俗子拂其意遞入土室中匿不出南都覆後以餓死

董樵字亦樵萊陽諸生國變後徙居文登海濱日荷薪入市

易米人莫知其任處有紳士要於路欲與語樵棄薪道左詭云吾科頭當取冠與公揖竟去不來紳士取棄薪以歸曰此高士所遺也樵從此不復入市矣

一壺先生者不知其爲何人往來登萊間角巾破衣好飲酒行輒以酒一壺籠袖中人呼一壺先生好事者嚙以酒卽留宿其家間一讀書卽欷歔流涕往往不竟讀雖黑夜亦踰走或宿野人家或寄僧寺不久輒去去復罔知所之與卽墨黃生萊陽李生者善每與兩生相對瞪目無語既而曰行酒來吾爲汝痛飲兩生嘗從容叩之勿答卽舍去去之數歲忽再至仍居僧寺容貌憔悴神氣恟怛中夜放聲哭閱數日竟雉經死年垂七十矣兩生者爲之殯而歲以一壺酒澆其

小腆紀傳 卷五十八

十

吳道行字見可善化人六七歲聞長老談嶽麓先賢講學輒肅然傾聽爲諸生家貧授徒時新建惜陰書院當事聘爲山長人稱嶼山先生國變後鬱鬱不自得一日趨吉藩故邸望闕痛哭與歸山中不食卒著有嶼山集易說讀史闕疑嶽麓志兄道升性篤孝友亦以嗜學稱子愉愉見周二南傳愷字去慵鼎革後棄諸生率妻子躬耕長松里屢徵不起有方月斯者佚其名穀城人輔臣岳貢之子甲申後賣卜吳門郭金臺湘潭人字幼隗本姓陳氏遭家難冒姓郭中崇禎己卯壬辰副榜會舉行積分法朝士屢以名薦不赴例授官亦不就中隆武丙戌舉人貌奇偉議論風生流賊陷湖南請於

督師何騰蛟練鄉勇爲守禦計既知時不可爲乃隱衡山絕口不談世事騰蛟以職方郎中薦再起監司僉事皆以母老辭臨終自題其碣曰遺民郭金臺之墓

蔣之葵字天植湘陰人有羅江才子之目與同郡趙金臺齊名性豪邁以澄清天下爲己任甲申後崎嶇戎馬以卒又朱之宣字子昭湘陰人鼎革後隱於樵自號砍柴行者戊子之役楚義師蜂起收復後當事因之成大獄湖湘名士株連者三百餘人之宣與焉獄數年始解

王二南字放叟茶陵貢生以不薙髮被逮絕食七日不死洪承疇疏救之得放還有勸之再出者輒掩耳而走

瞿龍躍字天門武陵人崇禎時拔貢鼎革後出亡不歸所至

小腆紀傳 卷五十八 題詩石壁上納稿瓢中號一杓行腳道人

十一

李國相字敬公原籍富平隨都督劉綎平陽應龍赴部聽敎下三峽舟覆負母出巨浪中功牒漂失遂浪跡衡湘間崇禎壬午以衡陽籍舉於鄉衡州陷獻賊脅以僞職國相引刀剖兩臂示不可用得免鼎革後轉徙山谷歲更其處晚築小室植桃數株稱桃塢老人又衡陽郭履躓字季林湘鄉劉象賢字若啓皆壬午舉人之隱居著書終者

夏汝弼字叔直衡陽諸生湘衡亂伴狂遠蹈或歌或哭有語及時事者卽閉目不答鼎革後挈家入九疑山絕粒死

周士儀字令公鄱人崇禎中拔貢父社任常甯訓導罷官歸爲潰卒所掠士儀泣求身代卒義而釋之遭亂不仕作史貫

十卷王夫之嘗亟稱之

陳三績字玉几零陵諸生事母孝與陳純德為莫逆交純德貴遂絕意進取獻賦聞其名百方招之逃萬山中當事以抗節薦授桂林通判亦不赴隱雲莊山二十餘年著有易經傳義表參山詩集學者稱參山先生

鄧林材字丹生新化諸生精步算占驗之學癸未獻賦之亂夜坐中庭仰視大叫曰長沙城陷矣柰何乃兄弟相約逃鼎革後隱於農

國朝康熙時吳逆踞衡州偽將軍某脅以官以計得免又有劉春萊字芝侶武岡諸生有要人欲物色之逼見於麟趾閣跳而避焉竟跛人呼為跛仙

小腆紀傳

卷五十八

十二

唐之正字光誠沅陵貢生御史愈賢之孫也初讀書雲盤山中既闔門歿於賊子身寓北溶寺甲申後盡去其髮如僧獨與同里沈汝霖遊詩集燬於火鄉人哀之為築室北溶山頂曰南憩堂以終汝霖字他友

陸圻字麗京號講山錢塘貢生嘗束芻絮酒會葬婁東張溥之喪賦五言長律一時傳誦與弟行人培結友人為登樓社號西陵體培盛氣難犯圻溫厚未嘗言人過有語及者輒曰我與汝姑自盡毋妄議他人培與陳潛夫以檄相攻止之不可則不與聞乙酉杭州不守培自經死圻匿海濱之越之閩薙髮為僧母作書趣之歸乃以醫養親多奇驗有病人夢神告之曰汝病得九十六兩泥可生也旦告其友友悟曰此陸

圻先生也圻之字从斤从土姓為六合之乃九十六兩土也迎圻投之藥立已由是戶外屢恆滿未幾莊廷鑑私史禍作牽連入獄貽書友人自刻責謂辱身對簿從此不敢與沙社之列既釋遂不知所之或言其在黃山子寅弟弟子也徒步入山長跪號泣請歸圻曰昔以汝大母在耳今何所歸寅請一祭墓乃相將歸會弟培苦心痛劇甚留治八閱月與弟同臥室不入內既愈之廣東訪澹公於丹霞精舍一夕遁去寅零丁走萬里求之莫能得踪跡遂悵悵以死時稱其孝云汪胤字魏美錢塘人孤貧力學與人落落寡合人號曰汪冷崇禎己卯舉人與同邑陸培齊名知府錢某以女妻之初盛飾入門胤誠之乃屏侍婢以疏布躬操作南都亡奉母入天

小腆紀傳

卷五十八

十三

台海上師起羣盜滿山復返錢塘僑寓北郭外室如懸磬處之宴如妻家欲強之試禮部出千金示其妻俾勸駕妻曰吾夫子不可勸吾亦不愛此金也當時湖上有三高士皆孝廉之不應試者而胤尤峻介我監司盧某聞其名欲見之一日遇胤於僧舍問汪孝廉何在胤應曰適在此今已去矣盧悵然而不知應者即胤也己乃遣人通殷勤於三高士者約置酒湖舫以世外禮相見其二人幅巾抗禮盧相得深歡獨胤不至已知其在孤山放舟就之終排牆遁去胤不入城市當事或饋金為壽不得卻埋之里貴人請銘墓饋百金拒弗納始居孤山遷大慈菴又遷寶名院竹榻蘆簾不避風雪恆出游或返或不返莫可蹤跡甯都魏禱自江西來訪胤謝弗見

禧遺書曰魏美足下甯都魏禧也欲與子握手一痛哭耳足下以尋常游客拒之可謂失人風省書大驚一見歡若平生臨別執手流涕瀕從愚菴和尚說世法禧曰子事愚菴謹豈有意爲其弟子邪瀕曰吾甚敬愚菴然今之志士多爲釋氏牽去此吾所以不肯也乙巳七月三十日卒於寶名僧舍年四十八臨歿舉書卷焚之詩文無一存者起視日影曰可矣書五言詩一章投筆就寢而逝兄澄弟澐亦諸生隱居終補施相字贊伯號石農仁和諸生乙酉後棄衣巾築室西谿徙居焉徐介萬斯選來依之三人所學不同而相得甚驩介性孤梗諤諤多所否獨心服相四十年如一日相子雲蒸事介如父無何介卒相父子適他出門人疑所殞雲蒸之婦曰徐小腆紀傳

卷五十八

十四

先生大故焉有不於正寢者盡出其簪珥以成禮相歸而喜曰不愧吾婦未幾相亦卒無以爲喪故人官守令者以百金致襚雲蒸曰是非吾先人意也再謝不受相遺書煨於火存詩一卷斯選嘗曰石農雖謝人事其心耿耿未下者傷曹檜之不振望西都之中興思深哉非田園之音也徐繼恩字世臣仁和人宏光時舉明經首爲文刺甌臣之奸馬士英怒將逮之大行人陸培力爭之乃已後爲僧名靜挺字復亭有十笏齋詩鈔譚遷字仲木一字觀若海甯諸生嘗考累朝實錄撰國權一書中年煨於火晚克成編南都上景皇帝廟號曰代宗時以爲當遷獨非之答友人問詩云成周作諡法大小行乃傳公

巨暨師望肇制自聖賢相古后皇陟南郊必稱天易名典克慎敘法宜精專漢後避帝諱臨文率拘攀唐以代易世宋以眞易元其文雖或殊其義則一焉景皇承大業卽祚凡七年多難固邦國文武要略全履遣奉迎使事兄禮固愆及乎裕陵返黃離位南偏初非囚堯城奪門言何諱梁瑤策始建張懋冊用宣廟號猶未備何以垂簡編禮臣失不學代乃居世先相越僅五世文義詎可沿諡說十五家秉禮恐不然盈廷以爲是橫議臣談遷高宏圖張慎言皆以遷爲奇士折節下之欲薦入史館不果宏圖之殉國也屬幼子於遷後遷走昌平哭思陵將西哭慎言於陽城未至而卒時丙申歲也巢鳴盛字端明嘉興人崇禎丙子舉人事母至孝亂後母歿小腆紀傳

卷五十八

十五

築室於墓顏其草堂曰永思閣曰止閣而自號止園三十年跬步不離墓次絕跡城市念器物皆足誨盜種匏爲器遠近效之謂之檇李尊有永思堂集海內三高士之一也卒年六十七吳中徐枋爲定私諡曰貞孝先生又譚貞良字元孫崇禎癸未進士其戚人朱彝尊嘗言其重爾山海正命不渝有狷石居遺稿而褚連時者字青還諸生也朱彝尊謂其志士不忘邱壑願其詳均不可得吳統持字巨手嘉興諸生甲申之變將上書南都母黃氏止之曰奸相竊柄汝欲何爲明年母卒棄諸生隱鴛湖坐臥一危樓餽粥不繼尋賣卜四方年五十卒沈起字仲方亂後入東禪寺爲僧非其好也嘗擬撰明書謂明不亡於流寇而亡

於厥衛斷自成化十二年秋始設西厥絕筆焉晚節以窮死
又布衣王翊字介人工詩詞天崇時詩歸盛行人沿竟陵派
翊獨尚唐音陳子龍擊節云今之高三十五也亂後餘小屋
二間炊爨吟詠其間故人有官府寮者造之不見尋卒於京
口無子二人亦嘉興人

馮延年字千秋秀水人祭酒之孫也中錢塘籍崇禎己
卯副榜或勸其就庚辰特用榜之選延年知時不可為遂歸
隱與子首川並著名復社著有秋月菴稿諸生俞汝言字右
吉亦有聲復社中亂後棄諸生博稽有明三百年典故作大
臣年表稱簡核晚著春秋平論取宋儒苛刻之論平反而解
釋之惜未流傳有大滌山房集又蔣之翹承禮謹案原稿標
題江皋二字而傳

小腆紀傳 卷五十八

七

文則云之翹字楚稱竊疑有誤後讀朱彝尊明詩綜作蔣之
翹當得實矣今據增蔣字江皋二字豈筆誤歟附志矣攷
字楚稱秀水布衣甲申後隱於市嘗校刊楚詞晉書韓柳文
集又輯樵李詩乘四十卷晚年無子書佚無存者

李標字子建嘉善人好言兵治軍律營陣壬遁諸書史可法
辟為記室見事不可為辭歸里既聞可法殉難揚州渡江會
葬其衣冠於梅花嶺歸而遷屋種梅賦詩三十首蓋自託於
西臺慟哭之謝參軍云

李天植字因仲平湖之乍浦鎮人學者稱蜃園先生海內三
高士之一也崇禎癸酉舉於鄉少而蕭散嘗曰無欲則心清
心清則識朗識朗則力堅無欲則心真心真則情摯情摯則
氣厚時時以誨學者亦頗就清言三上公車癸未其子諸生

觀卒自以為有隱隱痛自刻責遂絕意仕進改名確字潛夫
海遭喪亂遺妾遺婢殆盡尚有田四十餘畝宅一區分畀所
後子震與其女遂髡髮別其妻逕入陳山足不至城市訓山
中童子以自給自署曰村學究老頭陀居山十年適山僧開
堂以避喧返其蜃園蜃園者乍浦勝地可以望海者也復與
妻居賣文取食妻為樓鞵竹筥以佐之好事者約為月給供
米力辭不受有司慕其高訪之踰垣避又十年家益困不復
能保其園乃以妻委婿家而身寄食於僧寺戚友憐之相與
贖蜃園歸之於是復與妻居則年已七十矣相對時絕食乃
歎曰吾本為長往之謀顧蠟屐未能乘桴又未能今悔之無
及待死而已有餽之食者非其人終不受或問以身後曰楊

小腆紀傳 卷五十八

七

王孫之葬何必棺也又十年蜃園但存二楹兩耳失聰苦下
墜終日仰臥客至以粉版相問答江西魏禧來造其廬相對
而泣臨別以銀五錢贈之五反不受固以請曰此非盜跖物
也始納之禧屬侍郎曹溶廣糾同志為繼粟之舉且謀身後
事吳中徐枋聞之曰李先生不食人食聽其以餓死可矣旋
使至則言果堅拒不受禧乃深以為愧未幾竟餓死乍浦同
時有鄭嬰垣者與天植稱金石交先數年於大雪中以凍死
錢士馨一名軼字稚拙平湖貢生嘗暱金陵某妓欲挾之歸
妓曰以君之才妾侍箕帚宜也恨讀書尙少願以異日士馨
恥之歸假東湖僧舍以居夜讀昭明文選一沙彌前曰秀才
年不為少矣尙讀此免園冊子邪益恥之發憤研究經史多

所撰述舊說周禮冬官散見五官之中士馨据大小戴記春
秋內外傳以補之經生家以為篤論晚入京師遇寇變著甲
申傳信錄十卷頗不失實有廣笈集詩又陸啓浚字叔度亦
平湖貢生性豪邁嘗大會詞人於金陵桃葉渡妓有呼延紅
菊者曰今日之集惜無兩岸芙蓉啓浚乃復治具張讌客至
則荷花盛開蓋先一日購百缸碎而沈之也自是十四樓中
奉爲上客既而走京師詩名藉甚遇亂歸里扼窮而死其友
趙某誄之曰總君一身頓殊今昔翩翩五陵蕭蕭四壁金散
名成人完代革聞者傷之

周之濬字敬可山陰人劉宗周弟子與宗周子洵同入山累
受邏者之厄流離遷播每日死則俱死斷不負吾師以生既

小腆紀傳 卷五十八

六

而薙髮令嚴相與披緇興福寺事定還家則田宅盡爲人奪
至無棲止之處或勸之訟曰吾不忠不孝投死他鄉復何顏
構獄與惡少對簿之濬本世助籍初入宗周證人之社眾以
爲左班官子弟忽之竟以苦節寄食洵所以死同邑張應龍
字莫夫亦宗周弟子服勤最久宗周官南都時邸舍蕭然應
龍獨侍側嘗作中興金鑑欲上之不果丙戌後講學山中久
之卒

董瑒字元休會稽人初爲倪元璐弟子後更事劉宗周國變
後披緇以壽終手輯劉子遺書又趙甸字禹功亦會稽人少
極貧學菑養親人稱趙孝子長遊宗周之門傳其學丙戌後
隱於淄賈畫自給世所稱壁林高士畫者也晚乃講學佛山

張應煜餘姚人劉宗周弟子當宗周誓死時勸擁諸藩起兵
宗周謝以事不可爲曰然則此降城也亦非先生死所宗周
瞿然起曰子言是也遂出城

劉應期字瑞當慈谿貢生劉宗周弟子也有聲復社中初與
姜思睿齊名稱姜劉繼與馮文偉齊名稱劉馮丙戌後憂憤
發於詩文多僻思與句鬱鬱死又同邑張成義字能信亦宗
周弟子也丙戌後起兵不克行逃去不知所終

陳確字乾初海甯人好洛閩之學師事劉宗周與
葉敦良字靜遠西安人劉宗周弟子也國變後棄諸生教於
里塾能昌明宗周之學以篤行君子稱

戴易字南枝山陰人年七十餘猶能作徑丈八分書吳中高

小腆紀傳 卷五十八

十九

士徐枋性孤峻閩戶不見一人特與易相得稱老友枋歿
婦孤孫餽粥不繼謀葬於祖塋而族人不可易曰吾爲俟齋
任此事一日不得則吾一日不了藜藿足徬徨山谷中經
年乃得地於鄧尉之西真如鳩價需三十金初求易八分書
非其人多不應得者必厚酬至是榜於門一幅銀一錢銖積
寸累悉歸之地不他費一錢寓無隔宿炊一蒼頭饑不能忍
辭去己則寄食僧舍中語及徐先生必流涕事竟以集吳江
潘耒爲作傳云易出處不可詳惟語操越音數稱劉念臺先
生及西戌問事云

張宗觀一名近道字用賓一字朗屋朱士稚字伯虎更字朗
詣皆山陰人時號山陰二朗咸以管樂自命宗觀見詩人則

罵曰此雕蟲之徒也見士稚與人論詩亦罵不置二人既負
天志故與慈谿魏耕歸安錢續會長洲陳三島稱莫逆交聚
謀通海上破產結客士稚首爲人所發繫獄宗觀號呼於所
知斂貨賂獄吏得不死既論釋宗觀則大喜踴躍夜渡江爲
盜所殺然二朗實皆能詩樂府古風尤絕倫陳子龍詩有云
越國山川出霸才謂二朗也

陳洪綬字章侯諸暨人四歲就讀婦翁家塾翁方治舍壁
洪綬入視之良久自累案登之繪漢前將軍關侯像長十餘
尺翁見之驚且拜錢塘藍瑛工寫生洪綬嘗從學已而輕瑛
瑛亦自以爲不及曰此於畫蓋天授也已而縱酒近婦人或
數十日不沐客有求畫者雖罄折至恭勿與或置酒召妓輒
小腆紀傳 卷五十八

自索筆墨崇禎末入貲爲國子生魯監國時以畫待詔

王師下浙東大將軍固山某從圍城中搜得洪綬大喜令畫

不畫刃迫之不畫以酒與婦人誘之畫久之請彙所畫署名

乃大飲夜抱畫寢伺之則已遁矣既乃混跡浮屠氏自稱老

遲亦稱悔遲亦稱老蓮縱酒狎妓則如故醉後語及國家淪

喪身世顛連輒慟哭不已後畫名逾重而意氣逾奇更數年

以疾卒有妾曰吳淨髮亦工花草

邵以貫字得魯餘姚人門材最盛少與兄以發齊名性狷潔

遭饑僅倡設義倉桑梓德之已國難大作幾欲死以母在不

得遂髡髮爲頭陀狀走入雪竇山中妙高臺僧道巖者故鄞

學官張廷賓也亦姚產乃依之苦身持力不與人接尋以省

母返故居時黃尊素季子名宗會者志節夙近來同居其潭

上園中相與夜讀謝舉羽遊錄輒慕之曰方今豺虎滿天下

五獄之志不可期矣四明二百八十峯近在臥榻當使峯峰

有吾二人展齒於是遍走山中然山寨方不靖所在多邏卒

二人者冠服奇古躑躅其間頻遭詰難不爲苦一日忽入絕

谷罔知所嚮俄而峯回路轉松梧桐竹甚盛有雞犬聲就之

祇一家有幅巾者出曰客從何來語之以宅里笑曰吾亦姚

人避世居此止二人宿曰是名石屋山僕爲陳從之嘗監故

大學士孫公嘉績軍公死海上吾無所依故來此耳因相顧

嗟歎曰是真桃源矣宗會嘗語人曰得魯自甲申後賴輔間

無日不有淚痕其稍開笑口者則遊山耳未幾宗會卒子然

小腆紀傳 卷五十八

無所嚮遂棄家投四明山中時尙有一妾不忍判亦自爲尼

偕隱山中之楊菴每日晨昏各上堂禮佛外此雖茗粥不相

通久之並卒

呂章成字裁之餘姚人大學士本之曾孫與陳函輝爲意氣

交函輝從魯監國於紹興薦章成爲翰林院待詔章成曰悍

將驕兵日肆寇抄越城中顛蹶狼狽救死不遑豈可爲之日

邪辭不赴函輝死章成走哭於台州意有所觸則惘惘獨行

欲得異人而友之訪戴易於鄧尉遇顧炎武於昌平已歷吳

齊燕越無所遇乃歸病中自燬其著述曰此無用之虛談也

所存有浴日樓集

周容字鄧山鄞人性駢弛不羈御史徐殿臣一見賞契由是

著名後殿臣避跡天童海寇掠之去容奔赴請以身質而遣殿臣以餉贖既所許餉不償容受刑梏足爲之跛乘間竊歸殿臣以爲慙而容無怨言踰年殿臣死詩哭之極哀論者高之嘗舉鴻博不就楊秉紘字郊牧於推官文琦兄弟爲父行同與江上之役而不受官文琦兄弟死秉紘以遺民領袖汐社著述甚多而江浙水利攷尤關實用子早卒孫殤年踰八十遭火盡焚其書偕老妻匍匐烈焰中不死歎曰我已無國無家今又無書是天多我也因自號天多老人然神明不衰自言得容膝地著述尙可記錄有延之課子者欣然往未設帳而卒二人皆鄞諸生

周西字方人定海布衣也少喜讀書父母憐其孱弱節制之

小腆紀傳

卷五十八

三

西俟父母熟睡篝燈讀被蒙其影令勿洩久之被如墨有鄰婦挑之卻不與語婦慍曰真癡兒也丙戌江上師潰西年甫二十六歎曰楊鐵崖稱老寡婦今其時矣遂棄舉業授徒鄞之寶林以養母己亥朱成功之師掠鄞見西母豐碩以爲富家婦也火熏之西抱母大慟斫傷右手旁一卒曰是孝子也乞舍之得免著有勁草亭諸編痛定集皆不傳嘗與友人書曰今日所斷不可者妄以義士自欺也所謂義士者當爲陷海之魯連奮臂之陳涉張良之報讎翟義之討賊駱賓王之草檄謝枋得之卻聘否則陳咸之閉戶不出梅福之爲市卒陶潛之爲晉徵士如吾蛟川薛白瑜陳鴻賓艾仲可鄭調甫諸先生逃名空谷如疾風勁草老而逾壯庶幾古人年六十

八卒

范路字遵甫蘭谿人徙嘉興之梅會里好學工詩崇禎辛巳歲大饑人相食有族弟攜妻子將賣以求活者路留之同飯糠粒怡然不以爲嫌晚年賣藥長水市乍愚乍智人莫測其所詣門人私謚曰貞簡先生

駱國挺字天植故諸暨人寄籍爲鄞諸生與華夏王家勤陸宇燦高宇泰風格相伯仲乙酉從錢肅樂起義破家輸餉戊子翻城之獄降紳謝三寶欲并殺之而帛書中無國挺名乃散流言謂國挺議事成後盡籍薦紳家以賞軍蓋激眾怒以殺之也遂被逮久之得脫家遂落柴門土室不接一客每歲值夏家勤忌日必致祭配以當年死事諸賢哭聲徹外邏舟

小腆紀傳

卷五十八

三

過之不爲怵嘗夜夢與張煌言相語荒亭木末間慟哭驚其鄰人因作寒厓紀夢詩憔悴三十年而卒
朱金芝字漢生亂後別署忍辱道人鄞人也朱氏以好古世其家藏鼎彝金石甚富金芝更喜講學從漳浦黃道周受三易洞璣之說復社諸人爭引重之甲申遇北都之難削髮南遷明年江上兵起以流滯他方不得與往來英霍山寨及太湖軍中遺書戚人推官董德欽邀之共事德欽答以海上之局勸金芝歸赴同儕甫抵里而德欽以事洩死金芝不爲林好事益甚未幾被捕亡命深山一日襍被長往叩所之曰吾將排闥闖故先訪三閭耳自是踪跡遂絕或曰客何騰蛟幕中或曰入滇中崎嶇扈從死或曰投鄖陽山中爲道士究莫

得而詳也

林滋字澹若閩人性任俠於詩畫六壬遁甲之學靡不究心甲中以武舉入都上請纓疏部議格不行未逾月而北都亡歸以岐黃術隱於市曾燦恆字惟闇侯官人南都御史熙丙孫陞武丙戌行選舉法與弟祖訓同列上薦閩亡不仕我閩中大吏將徵之乃裹糧遊吳越暮或徑宿林谷下自署曰江湖散民著有卽菴詩稿四卷遊草二卷楊維熊字乃武侯官人講學於鼇江幕浦三十年足跡不至城市著有周禮管子詳解尚書要言陳發曾字世承侯官諸生家鄰城西荔水莊亂後兀坐小樓憑欄吟嘯凡勝國之臣咸紀述之又有蔡又新者字在新亦侯官諸生亂後葺茅高隱二人詩文皆不傳

小腆紀傳

卷五十八

五

陳名賓字際五長樂廩生知縣夏允彝雅重之贈以詩亂後與子鳴瑜鳴琪築室松坪偕隱焉著有理學真偽論書經講述何其偉字梧子福清人中隆武丙戌舉人明亡隱居教授足跡不入城市自稱道民著有濤園別集又王廣福甯人好言天文隱居教授鄭芝龍兩徵以金卻不受著有易序及秦川四詠詩

鄭郊字牧仲莆田諸生博學能文黃道周嘗稱之曰鄭牧仲一日千里未易才也鼎革後迹跡壺山之南泉遂號南泉居士弟邾字奚仲亦諸生與郊齊名偕隱終身又有鄭邠者字勉仲與同邑劉堯章字陶九者俱卻聘隱山林以終蓋亦郊兄弟行也同時林昞字孟昞仙遊人尚書蘭友從子也博極

羣書而不與試嘗割股愈親疾有問及尚書當時事者輒悲涕不置對因自號曰默齋

朱國漢字爲章建甯人少孤事母以孝聞甲申間變狂走登故越王臺城北向慟哭焚素業挾貲遊吳越燕趙荆豫與傭儉共甘苦所至遇古忠臣名賢祠廟墟墓歌詩憑弔有騷人之遺意與同邑丁之賢有綏安二布衣詩鈔蕭山毛奇齡爲之序云之賢字德舉崇禎時挾策入都欲獻書闕下言兵事不果北都陷念家有老母脫身南下有王將軍者建牙汀州招致幕下復稍稍資給之贈以婢生一子僦屋城東桃花溪上以卒

阮文錫字疇生同安人功臣某之後也世居海上幼孤泛海

小腆紀傳

卷五十八

五

學賈以養母母歿躬負土石與父合葬鷺門甲申國變文錫方弱冠慨然謝舉子業師事峽江曾櫻傳心性之學又講習風雅旁及道藏釋典兵法醫卜方伎之書靡不淹貫出覽名山大川北抵東華託處十餘年後乃逃於釋氏名超全以教授生徒自給論者謂是鄭所南謝舉羽之流著有夕陽寮存稿年八十餘卒

林霍字子濩號滄淵亦同安人好等韻之學問詩於盧若騰徐孚遠自丙戌秋往來虎溪鶴嶺間與紀許國稱莫逆交欲師事之許國曰某不敢擁皋比如黃魯直之於子瞻少游足矣相期許如此稱遺民終身著有雙聲譜續閩書滄淵文集鷓鴣亭詩草又同邑莊潛字伏之紀文疇弟子與紀許國林霍

扁舟放歌嘗編纂宏光逸事繼以詩歌名爲石函錄許國爲之序

洪承峻南安諸生我太傳承疇之季弟也工詩文善草書晚誕迨縱時人目爲龍蛇字我

朝授以官屢辭不赴承疇不能強也又陳顯謨晉江諸生與同邑進士黃道景善北都陷道景投水死顯謨入文廟自經遇救不死乃終身杜門謝客

葉后詔廈門諸生甲申以歲貢入京遇國變歸以詩酒自娛

與徐孚遠鄭郊輩爲方外七友後渡臺灣著鶴草五經講義

行世張士柳惠安人八歲爲諸生中崇禎癸酉副榜闕事敗

避難活廈漳澄間晚渡臺灣杜門以書史自娛辟穀三年惟

小腆紀傳

卷五十八

手

食菜果卒年九十九

涂伯案字虞卿弟仲吉字德公漳州鎮海衛人通政一榛子

也一榛與東林顧憲成遊三疏詆湯賓尹故詞黨人者必及

一榛天啓中引疾歸未幾緹騎四出一榛家居有戒心伯案

色養以孝聞瑄敗一榛已先卒新建徐世溥致書伯案曰昔

歐蘇以黨人蹟不用叔黨叔炳僅文墨守父訓范文正之子

乃能承父志耳今在虞卿矣黃道周建詔獄廷杖中救者皆

獲罪仲吉以太學生上書謂道周一生學問只知君親雖言

嘗過愆而志實忠純昔唐宗不殺魏徵漢武優容汲黯皇上

遠法堯舜奈何出漢唐主下崇禎帝大怒予杖下獄問者究

主使仲吉曰此豈容人主使可剖吾肝呈至尊以明道周之

無罪竟遣戍然語微聞於帝頗心動壬午伯案舉於鄉而仲

吉亦自戍所釋歸甲申變聞兄弟謀舉勤王師當事者不之

許及隆武帝駐蹕天興授仲吉御史并徵伯案謝不往語弟

曰上不駐足荆南動四方勤王之師乃退守閩中羈旅溫鐸

之手乾符廣明之事不遠矣吾何望哉閩事敗仲吉祝髮於

廈門鬱鬱嘔血卒伯案乃棲止文山之陽蒐羅舊聞詳具君

臣行事本末以推見治亂所由其大者留史授命錄留史者

言遼事授命錄則兩都殉節之臣其略曰崇禎甲申乾坤崩

裂天子殉國一時朝紳魚貫稽首出就寇廷蓋白石勒侯景

而降祿山朱泚而上未有辱於斯者在內決志者二十餘人

在外死殺者四人嗚呼國家二百七十年歲具馬幣聘名士

小腆紀傳

卷五十八

手

所以蓄士大夫者道甚隆遜志而後僅見此數君子邪乙酉

之變天子棄其母大臣棄其君吏棄其疆民棄其髮乾坤一

大變也竟此寂寂無爲唐之舞馬諸伶抑掬地下乎劉黃諸

公向中朝所指爲黨人者不忍視其國之亡嗚犛童之歌作

辨亡之論也皎哉與日月爭光矣若夫處於牆陰不掛朝籍

柴市止水羞肩齊驅是亦貴於皋禹壽於彭鏗也既而里門

被屠所著書悉燬於火又迫遷界之令流寓吳興嘗太息謂

其子曰吾父子兄弟以文章起家思以節義挽回天下吾痛

夫家國之禍其始也以封疆爲起釁之地其終也以封疆爲

報復之私其始也議戰戰不足而議守其終也守不足而議

款其始也闖官礦稅而釀戎禍常侍漸且典兵其終也戎寇

交訂而用宦官軍容遂陵邊帥其始也朱穆發疽於侯覽魯公爭坐於朝恩其終也子弟悉合乎黃巾禁鑰竟開於綠幘其始也以一隅騷天下召募加派歲彌以甚其終也騷天下而亂天下膚剝復潰大命以傾夫宦官小人陰類也相因而至易重垢復春秋嚴夷夏詳哉其言之矣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吾於光熹以來是非終始瞭若觀火今悉燬於兵他日舉三十年事疑以傳疑舜纂尹誅幾何不爲東野之語汲之冢也悲夫晚容死浦城門人問後事無一語但曰只此便是太極端坐而逝甯化李世熊爲表其墓焉

李茂春字正青龍溪人隆武丙戌舉人風神秀整跣足岸幘旁若無人壬寅

小腆紀傳 卷五十八

三

王師克廈門借盧若騰郭貞一渡臺灣題其茅亭曰夢蝶處日誦佛經人稱李菩薩云又洪思字阿士亦龍溪人年十三隨父遊黃道周之門容止甚飭道周器之道周既歿逃於敬身山不入城市詩歌自放時買舟過江東登鄴山撫道周墓哭而去

王仍輅字載卿漳浦人侍郎志道之孫丙戌闕亡後逃於丹山從張士楷遊每登山巔望遠海涕壘壘下貴人某者姑丈人行也何以千金不顧敝衣冠率妻子入珠溪萬山中暮年還舊址置一笠爲亭四面編蘆障之竟老其中程之正號亦奇亦漳浦廩生端方不苟鼎革後赴文廟拜辭衣巾徜徉山水以終老焉

黃驥陞字步甫漳浦人大學士道周之從子行也天資醇篤讀書數百遍乃成誦誦卽焚之終身不忘與同里林蘭友爲莫逆交舉天啓甲子鄉試北都陷與蘭友抗賊南旋久之入海偕徐宇遠諸人放浪憑弔以卒從弟寅陞字淵甫爲邑諸生兄弟相師友驥陞入海寅陞亦祝髮隱於楓亭之程厝鄉號楓溪居士

林邁佳字子篤詔安人潛心力學從薛欽字黃道周遊著環中一貫圖說究論天人事物之蘊薛以一菴子呼之晚歲以學行舉棲隱不出又陳國腆字非石海澄人崇禎中貢士未殿試歸隱漳上蒼園不履城市大吏舉薦皆峻辭免

邱義字明大甯化諸生少慧敏輒折其塾師既師族諸生邱

小腆紀傳 卷五十八

三

根根偕之謁其師同邑李世熊世熊奇之引爲忘年交隆武帝建號設科義謂世熊曰此時以八比進身譬操蘆葦代犁鋤墾闢無日矣聞敗我

大清命學使者試汀父強之就試義文入宗廟邱墟鼎社遷改荼毒攢心無天可訴等語盛觸忌諱免責除名先是乙酉歲田仰兵潰掠甯化義妻謝氏罵賊死順治間邑令鄒某將請旌於

朝義力卻之父故嗜飲家益落義能曲承之善事後母以撫輯諸弟子四人皆課讀經史顧不許其應試曰讀書所以立身試則鬻身吾雖貧不鬻其子也嘗題壁曰久懸松膽辭春媚獨愛梅花感雪恩年未五十而卒

小腆紀傳卷第五十九

前翰林院檢討加詹事府贊善銜六合徐鼎撰

列傳第五十二

方外

晞容 海明

邳州石屋僧

項缸 景嘔

丹竹

德宗

南獄和上

道源 函可成

壽髡 殘傅 良大成

桑山人

陳仙者

松仙 清疑上人

狗皮道人 銅袍道人等

晞容七寶寺僧也甲申獻賊攻豹子洞晞容曰洞中數百萬
小腆紀傳 卷五十九

生靈豈可坐視其死糾鄉勇五百人拒戰身先衝殺賊大敗

洞中圍解於是簡練精悍與賊相持前後殺賊千計一日賊

突至遂為所害又海明號破山四川人主嘉興東塔寺後入

蜀獻賊之黨李某嘗欲屠保甯城破山為請命賊持犬豕肉

曰噉此者從汝破山曰老僧為百萬生靈忍惜如來一戒乎

遂嘗數鬻因以免著有破山語錄

邳州石屋僧者當南都破時國子生王台輔大集親朋哭祭

崇禎帝而後就縊僧適過之手持一麻鞭指之曰此亦常事

也惡用是矜張為後數月有渡河來者曰石屋寺一僧以雉

經死有鞭在其側僧名不可知以其死石屋名之曰石屋僧

項缸景嘔皆蘇州僧也乙酉六月蘇州城中義師起項缸戰

小腆紀傳卷第五十八終

小腆紀傳 卷五十八

三

男承禮 編輯
仁和魏錫曾參校
會稽梁繼元覆校

甚力手殺我兵數十人未幾潰而西山徐雲龍復率眾薄胥門我騎兵衝突出雲龍走景曜戰死又有僧一泓不知何許人張名振之以海師應吳勝兆也兵敗於洪濤中浮蓬上得不死登岸遇一泓招至菴中爲剃髮易服飯罷令即走名振貽以印屬以後騎甫脫而追兵至搜得大領濕衣並印一泓給以他路追不獲遂遇害

丹竹者江西安仁某寺僧羅川王起義師時三十六將之一也勇冠一軍嘗從揭重熙襲撫州猝遇我將王得仁丹竹以步逐馬刃及得仁面幾獲之後金聲桓過安仁聞其病遣九騎往縛之丹竹力疾起呼所部十餘人伏於隘而單身入酒肆中金騎見其僧不知其即丹竹也因問識丹竹乎遠應曰

小腆紀傳 卷五十九

曰我是也拔刀殺二人七騎者上馬馳過伏獲其二再前再遇獲其三得歸者纔二騎耳聲桓破廣信丹竹以木椿置水中舟盡碎多溺水死丹竹盡其所獲而返後率壯士邀擊王師之入閩者馬蹶被殺

德宗揚州僧也談禍福奇中高傑折節稱弟子問曰弟子他日得免於禍乎德宗曰居士起擾攘今歸胡爲大將爲通侯此不足爲居士重惟率眾從史居士儒家稱聖人我法所謂菩薩與之一志併力可謂得所歸矣傑歛容服金聲桓少時亦嘗師事之德宗拊其背曰勉之二十年後江右福主世人盡變紅頭蟲此其侯已後降

大清爲江西提督軍中冠著紅纓以其言驗也益信禮之德

宗乃勸其改圖聲桓之復歸明德宗啓之也

南嶽和尚退翁者名洪儲字繼起揚州興化人姓李氏早歲出家師事三峰爲高弟駐錫蘇之靈巖父嘉兆志士也甲申之變貽書其子曰吾始祖咎繇爲理官子孫因氏理其後以音同亦氏李今先皇帝死社稷而賊乃李氏吾忍與賊同姓乎吾子孫尙復姓理氏先是中州李邕和上書請改理氏嘉兆未知而適與合天下傳爲二理洪儲雖出家然感其父之大節丙戌以後東南之士濡首焦原吳中爲最衝皆相結納從者如市然厚重不洩爲人排大難最多世不盡知也辛卯竟被連染諸義士爭救之久而得脫好事如故或以前事戒之則曰吾苟自反無愧卽有意外風波久當自定又曰道人

小腆紀傳 卷五十九

家得力正於不如意中求之使憂患得其宜湯火亦樂國也吳中高士徐枋歎曰是真以忠孝作佛事者也枋所居澗上草堂當靈巖之麓生平不肯納人絲粟之餽顧獨於洪儲有深契自稱白衣弟子洪儲時其急而周之無不受嘗曰退翁是西竺國中所謂大人者也故儀部周之璵三吳之良也臨終脫然談笑逝洪儲蹙然沈吟曰是恐非故國遺臣所宜聞者瞿然嘉禾吳鉏有大志一見輒歎曰軍持中有此老吾輩甯不愧死一日登堂說法忽發問曰今日山河大地又是一度否眾莫敢對居吳既久築報慈堂於堯峰祀其父晚以南嶽之請主講福嚴寺吳人惟恐失之復迎歸壬子卒於靈巖年六十有九著有靈巖樹泉集孝經箋說在沙門四十年閱

暢宗風篤好人物大類三峰海內皆能道之徐枋曰是非退翁心之精微但觀其每年三月十九日素服焚香北面揮涕二十八年如一日是何爲者

道源號石林太倉州人居蘇州北禪寺好讀儒書嘗類纂子史百家爲小碎集又註李義山詩三卷其言曰世論少陵忠君愛國每飯不忘而目義山爲浪子以其綺靡華豔極玉臺金縷之體而已第少陵之志直其詞危義山當南北之水火中外箝結不得不紆曲其指誕謾其詞此風人小雅之遺推原其志義可以鼓吹少陵吳江朱長孺箋義山詩多取其說云

函可字祖心博羅人尙書韓日續子少爲諸生忽棄家入羅浮山

王師下江南函可坐事戍藩陽有剩人詩

成回字霜華不知何許人示寂於紹興之顯聖寺或曰崇禎癸未進士嘉善錢默不識也有雜感詩見朱彝尊明詩綜明光姓王號上中事母孝後爲僧廈門之開元寺與阮文錫唱和文錫選其詩三百首名偶然草同寺僧如壽姓傅字濟翁亦能詩明光工草書如壽精楷法人稱明光草如壽真髡殘字介邱號石溪武陵劉氏子母夢僧入室而生一夕大哭不已引刀自雉其頭血流被面同里教諭龍人儼儒而禪者也一見絕愛之令遊江南參學至白門遇一僧言已得雲棲大師爲難度因請大師遺像拜爲師返楚居桃源某庵久

小腆紀傳 卷五十九

四

之忽有所悟心地豁然再往白門謁浪杖人一見皈依所交遊皆前朝遺逸顧炎武其一也髡殘脫略一切獨嗔怒不可解在祖堂與眾僧不合少受寒溼身臂作痛厭苦之疾革語大眾死後焚骨灰投江流中眾有疑色復大叫曰不以吾骨投江者死去與他開交不得眾從之歿後十餘年有瞽僧至燕子磯募工升絕壁刻石谿禪師沈骨處又有傅良字去六攸人以詩見知於祁陽王王奇其才欲以湯休賈島故事擢之不可年八十五卒大成字竺菴醴陵人少披薙於南嶽後行脚四方晚歸南嶽詩有奇氣拳拳故國君父之戚殆亦有託而逃者也知休不知何處人居茶陵秦人洞不食煙火偶爲樵者所見始有物色之者山多虎患知休馴狎之至今虎不傷人

小腆紀傳 卷五十九

五

桑山人姓許氏名澄汴人也少爲諸生崇禎中嘗獻剿賊三策於督師楊嗣昌不用鬱鬱歸甲申後至淮上入劉澤清幕既而語不合拂衣去有怨家發其隱事於我帥之鎮汴者走匿桑下因自號桑山人日與嵩陽曹道士遊夜坐忽耳鳴絲竹徐發若有物拔其頂聳身丈餘骨節皆通自是竟得道嘗賣藥嵩山廟市以水酌暗者能言洗盲者能視許州童子爲狐所苦邀過其家呼狐出狐遜追斬之空中啾啾有聲毛落盈把人遂以爲神已復還汴怨家見之曰此許某也率十數人掩捕之山人乃大笑獨身指揮盡縛諸捕者揖怨家者謝曰天壤甚寬人心自窄爾必吾殺吾必爾報怨之不解傷吾

道矣吾姑去遂身遊衡陽不復返

陳仙者本名王賓字天倪定海諸生少負異稟性高抗不肯一豪挫於人甲申後大江以南頑民未化海氛錯出風波震驚遂逐跡中怏怏不自得忽一道士過之曰吾子誠高士然喪亂之辰負此剛腸恐爲意外之變所折也吾授子藥急則用初不以爲意度其藥閣中已果當厄念道士言姑試之神効乃稍稍習之後得道去

松仙在湖州山中瞿式耜初奉撫粵之命松仙授以錦囊數封曰臨危始發發則其事與年月日時皆預定也擒靖江守桂林用焦璉皆依策行之有效末一封題庚寅元旦發發之中有扶公榮歸四字是年竟死庶吉士錢秉鐙親見之

小腆紀傳 卷五十九

六

清凝上人宜興人瞿式耜張同敞之殉難也與式耜門下士楊藝御史姚端具衣冠葬之風洞山之麓廬墓不去
狗皮道人者黃冠朱履身被狗皮口作狗吠乞食成都城中狗從而和之市人與之錢粟道人則畫然作虎嘯狗皆避易俄而獻賊至突出馬前作狗聲賊怒逐之弗及射之矢及其腦激而還貫賊騎蹶賊駭以爲神比賊僭號元旦受朝賀忽狗皮者列班行狗吠不止賊怒且恨命縛之則益大吠俄廷陛問如數千狗聲賊大呼殺殺不聞蓋爲吠聲亂也賊驚退狗倏絕聲道人亦杳銅袍道人者張閔善也聯銅片周其身行則丁當有聲於狗皮後見於川川之人遂以銅袍名而或又呼爲張丁當嘗與滇中鐵道士飲市中既醉則謔呼

烏鳥大慟去鐵道士殘明諸生初不詳其姓氏永曆帝入緬乃棄家學道首覆一折脚鎗爲冠人與之酒少卽張口下多則脫鎗受且行且嘯歌且哭若婦人與之則睜目曰男女也可授受乎麾之弗顧所至問向人乞鐵一片自肩臂胸背至腰以下悉懸之小大如鱗故與銅袍遇輒擊掌狂笑又一女子自稱鐵娘子腰纏鐵索纒如牛重不可知自西之東疾走大呼曰鐵娘子失去鐵牛一頭報信者予錢十萬貫呼數日賊以爲妖帥千騎射之矢若飛蝗卒無一中賊大怖歸而病未幾

王師下卽中創死鐵娘子後從狗皮道人仙去活死人者本蜀中素封子姓江氏名本實國亡後散家財棄妻孥入終南山得煉形術因自號活死人焉弟子陳留王者得其旨能於水面立峭壁行一日縛虎爲騎活死人怒責之曰所貴乎道者靜無爲也有爲則駭世豈妙道哉陳留王乃面壁三年曰道有傳人吾將蛻已趣掘土穴入之命封土毋許通隙既埋羣弟子朝夕拜呼之輒應三年後始寂乃立石表之曰活死人之墓上官常明者南昌人嘗爲武弁居天津爲道士年六十餘有德行丙戌閩中敗購一缸昇之庭遽入試之南而坐

小腆紀傳 卷五十九

七

曰正好不須擇日眩世去了罷卽瞑目逝其徒素無賴好飲博謀出其屍以缸易酒夜啓之枵然大驚已遍體生瘡不能動有客自吳門還遇道人淮陰市問何日離天津云三月三客留之飯臨別授一方乞付其徒治瘡客歸詣之始知道

人先三年亡啓缸之夕正上巳也周德風字思永亦南昌人曾列仕版南都亡棄官入道自號古月遊廣陵搢紳問豫告死期以坐化年七十有六後有自武當來者遇諸塗云同時有心月道人譚守誠鄰縣人明亡黃冠棄家遍遊名山晚止江甯城西虎踞山之隱仙菴既而語弟子曰某日吾將歸乃端坐說偈而逝宿州鬼道士姓章失其名以其能役鬼故以鬼爲號鬼名柳青隨道士所至常住徐州大雪中麻衣躑躅汗津津如六月狀徐之人挈榼登山道士乞飲或曰一壺酒羣飲且不足安得餘瀝道士拊掌拾石子如豆訶之成白金付主人奴代沽盡醉數十客而壺不竭有御史者奇之與之遊一日忽請貸金十笏御史有難色道士曰戲耳吾自有吾

小腆紀傳 卷五十九

金呼柳青來遙指榻上則黃白粲粲細審之皆御史囊中物大疑道士復呼柳青去則物已空明日御史竟暴卒南都亡道士沈於桃源之淵後數年徐之人徃山左過泰山酒樓聞有歌大江東者覘之則依然一鬼道士朱衣道人不知何許人自言爲明諸生國亡棄家入道能作九州外夷語冠玉冠服朱服嘗自三吳走蒨門七日往返寄人家書有驗嘗戲作紙鸞數十丈坐二童子於鸞背給以金鼓乘風吹入雲霄聞者疑是天樂或有知之者曰此朱衣者爲明室支孫

男承 禮 編輯

仁和魏錫曾參校
會稽梁繼元覆校

小腆紀傳卷五十九終

小腆紀傳卷第六十

前翰林院檢討加詹事府贊善銜六合徐鼎撰
列傳第五十三

列女

徐夫人

蘇州劉氏四烈婦新津袁

健爲陳氏二女

仁壽辜氏 敘州婦女 納溪二王氏等

劉氏 馬氏等

馬氏

侯氏 劉氏等

張氏

劉氏

江都程氏六烈

江都孫氏婦女

張氏 薛氏

田氏

劉氏

陶氏

小腆紀傳 卷六十

于氏

黃道宏妻

王氏

方氏

顧炎武母王氏

香娘 草衣道人

隱隱

葛嫩

劉淑英

畢發文

賈氏

沈氏

劉氏

徐氏

謝氏

商夫人 仲商夫人 祁德淵

沈雲英

項淑美 王氏

烈婦錢氏陳氏

二孟氏

潘氏

俞沈氏

余氏 倪氏

李陳氏 周氏

張氏 俞氏等

余氏

甬上四烈婦

烈女王氏

金四姐

方氏 周氏等

李氏

文鸞

鮑氏

史八夫人

番禺李氏許氏

夏氏

郭純貞

董夫人 子經妻唐夫人

陳夫人

鄭氏

黃棄娘

鄭宜娘

四葉氏

義娘 楊氏 陳氏

小廉紀傳 卷六十

二

徐夫人甯海儒家女都御史左懋第之母也崇禎末懋第以給事中奉命犒左良玉軍夫人偕從子懋泰留京師甲申三月城陷懋泰奉以歸數日不食行至白溝河仰天歎曰此張叔夜絕吭處也呼懋泰前責其不死且曰吾婦人身受國恩不能草間求活寄語懋第勉之勿以我為念言訖而死

蘇州劉氏四烈婦關南道劉宇揚妻李氏侍郎劉宇烈妻張氏大學士劉宇亮妻宋氏甲申八月獻賊破蘇州避西山白岷溝賊將劉文秀訪得之三氏相謂曰吾姑昔日涪水遇盜懼辱投水死吾輩受污何以見姑於泉下遂自縊死宇亮子喬盛受偽官妻王氏曰汝可作賊官吾不能作賊妻也亦縊死時蜀婦女先後殉節者則袁氏新津諸生藍燦妻也燦死

於賊氏聞而自縊陶氏漢州江某妻被執不辱偕其子婦張氏罵賊死又有張氏婦者聞賊逼自紉其衣投井死數日出其屍顏色如生絲竹願生妻留氏抱幼女投井死文姓妻刁氏有美色賊逼之大罵支解死楊生妻蕭氏王姓妻袁氏俱拒賊死成都諸生王某妻熊氏罵賊死彭縣劉姓妻黃氏死於雷打廟趙姓妻官氏先縊其數女而後自縊死什邡顧姓妻賈氏焚其室偕子婦某氏縊死火中萬縣庠生古元直妻譚氏罵賊觸階死潼川進士李某妻吳氏舉人黃某妻張氏歐某妻黃氏貢生楊某妻朱氏皆罵賊死樂至楊某妾荆娘亦不屈死賊獲蓬溪譚某妻陳氏欲污之大罵不從死又有通江王某妻閻氏被執觸樹未死罵賊賊殺之羣鳥環屍哀

小廉紀傳 卷六十

三

鳴不散劍州生員李某妻罵賊剛腹死貢生張某女罵賊刃穿胸死梓潼生員蒲某妻趙氏投江死魏某妻趙氏投縊死昭化生員賈某母李氏任某母吳氏並罵賊死又巴州廩生楊某妻李氏投江死西充婦女死者杜氏婦避賊張郵溝罵賊斷臂死舉人陳某女貢生張某女罵賊死岳池劉氏婦拒賊死

健為陳天祐者夫妻同遇害賊昇其二女與中二女抗聲曰我陳氏女往與父母同死一處斷不玷我鄉里抵營門見父母屍躍身撞石指賊大罵賊並殺之又仁壽辜氏女者及笄未嫁為賊所獲自刎死敘州婦女殉難者自尹仲妻邵氏妾夏氏子婦楊氏從死外

又總督樊一蘅妻李氏罵賊裂屍死妾夏氏懸髮於梁支解
死前兵部侍郎劉之綸妻楊氏剛兩乳死余智之妻楊氏罵
賊死屬邑則筠連蘇某妻卍氏墜崖死高縣陳某女三姑投
水死隆昌諸生劉茲妻盧氏聞茲被殺給賊曰必見夫屍乃
唯命至茲死所抱屍哭罵被殺又納溪二王氏婦一爲生員
閔某妻被劫投縲死一爲生員易某妻不受汚投崖死洪雅
庠生祝錢之子婦楊氏二陳氏宿氏王氏及少女祝氏避亂
山中爲賊所劫六氏拜別父母俱投水死綦江翁某妻康氏
爲賊所獲不屈死又羅氏女年十四投水死

劉氏六合庠生夏清妻也甲申之變四鎮潰兵掠六合氏隨
姑避蘆葦中騎迫投河死越數日得屍龍津橋側顏如生同
小腆紀傳 卷六十 四

時死者有余馨妻馬氏年二十爲潰騎所逼氏且行且罵騎
連射七矢罵不止死詹明宇妻左氏爲潰兵所執以刃加頸
罵不從借明宇投河死張起祥妻章氏避難舟中兵欲汚之
氏給曰取我衣物來未晚也乘間挈幼女投水死曾孫舉人
廷松爲請旌焉又有武氏者熊敬吾妻也隨夫避兵中途相
失抱女逃赤山河坂下兵欲汚之逼以刃罵不絕死而林鐘
聲妻梁氏遇兵不及避赴水死年十九以上皆六合人
馬氏六合馬葵陽之女也年十九避寇金牛山古廟中懼受
辱密縫所著衣服搜得之女以石擊賊破而流血大呼曰頸
可斷身不可辱也賊斷其喉死士民立廟祀之
侯氏六合庠生馬純仁妻純仁之殉難也以氏年少託老親

於友人氏聞之矢不嫁以代子職籌燈紡績甘旨無缺年逾
九十卒時人謂夫義妻貞萃一門云又貴州巡按御史潘世
奇之妾劉氏亦六合人世奇卒於任所年甫二十一撫嫡子
如己出守節六十三年又有王氏孫國御妻嘗封股愈舅疾
李氏唐允明妻封股愈姑疾袁氏朱光政妻嘗三封股愈夫
疾不愈自經以殉皆六合人

張氏宿松諸生吳之瑞妻宏光時城陷軍士欲汚之張氏恐
禍及夫與子給軍士曰此塾師攜子在此吾醜之遣去則唯
命夫與二子已去遠乃厲聲唾罵撞柱死

劉氏懷甯諸生韓鼎允妻宏光時城潰舅姑雙柩殯於堂賊
欲破棺劉氏抱棺號哭賊釋之一女年十三賊欲縱火而數
小腆紀傳 卷六十 五

盼其女劉氏給之曰苟不驚屍柩女非所惜也賊喜投炬攜
女去劉送女目門外池示之女即投池死賊怒刃劉罵不絕
口死
江都程氏六烈程煜節者江都諸生也其祖姑有適林者其
姑有適李者其叔母曰劉氏鄒氏胡氏者而煜節之未字妹
曰程娥城被圍與劉約俱死城破娥拜別母縊死劉女甫一
歲乳畢以糕餌置女側乃死鄒與胡亦同死適林者投井死
適李者遭掠給卒至井旁大罵投井死時稱一門六烈
江都一門殉難婦女程氏外孫氏最著孫道升之前妻生女
曰四繼妻蘭氏所生曰七皆嫁古氏次曰存孫女曰巽皆未
嫁弟道乾妻王氏子天麟婦丁氏道新妻古氏從弟子啓先

妻董氏諸婦女各手一刀一繩自隨城破巽先縊死蘭時年五十四繼之王氏丁氏投舍後窪中死古氏亦五十四守節三十年頭盡白投井死有外孫女曰睿方八歲從死於井董氏以帶繫門樞縊死存病足匍匐投井死董氏之從祖母陳氏方寄居亦自縊死四與七同縊死於牀同時有史著馨者妻張氏年二十六而寡城陷撫其子曰嚮也撫孤今不能顧矣赴水死張廷鉉妻薛氏自縊死廷鉉之妹曰五遇卒鞭撻使從己大呼曰殺即殺何鞭爲遂見殺

田氏議真李鐵匠妻也有色高傑步卒掠江上將犯之不從挾之馬上至城南小橋馬不能渡給卒牽衣涉水行中流出不意曳二卒並赴急湍死

小腆紀傳

卷六十

本

劉氏和州諸生張秉純妻也秉純痛國亡絕粒死氏勺水不入口闕十有六日命子扶柩祭拜痛哭而絕

陶氏當塗孫士毅妻守節十年南都亡爲卒所掠縛其手介刃於兩指之間曰從否陶曰速殺爲惠卒未忍殺稍創其指出血問之答如前卒怒裂其手剜其胸死陶母奔護亦被殺于氏丹陽荆淞妻淞父本澈爲亂兵所殺于知不免謂淞曰請先殺妾淞不忍怒曰君欲留爲亂兵汚邪淞哭而從之某氏嘉定黃道宏妻也城破攜二女倉卒欲赴井長女曰使母先投必戀念吾二女不如先之挽妹亟入氏繼之并死

王氏和州諸生張侶顏妻南都不守劉良佐部卒肆掠氏同母匿朝陽洞卒攻洞急氏以子付母曰賊勢洶洶我少婦即

苟免何顏回夫家此張氏一綫善撫之挺身躍洞外觸亂石死

方氏桐城錢秉鐙妻避寇南都歲祲以女紅易米食其夫已與婢僕雜食糠粃客至則取簪珥潔茗治饌秉鐙固名士多交遊莫知秉鐙貧也宏光時阮大鍼興黨錮之獄秉鐙名在捕中走吳中氏挈子追尋得之吳中亦亂乃密紉上下服抱女投水死秉鐙另有傳

王氏崑山人太僕卿宇卿之孫女許聘侍郎顧章志之孫同吉爲妻同吉未婚卒氏年十六歸顧氏守節撫夫兄同應子炎武爲嗣居別室中晝紡織夜讀史記通鑑及本朝政紀書炎武年六歲授之大學少長輒舉劉文成方忠烈于忠肅諸

小腆紀傳

卷六十

七

人事以教之崇禎甲戌巡按御史祁彪佳表其門曰貞孝丙子朝命旌表甲申南都立炎武以薦官兵部司務未赴而南都亡崑山去郡祇三十里警報沓至乃避至常熟之郊謂炎武曰我雖婦人哉然已受朝廷恩命果有大故則死之時炎武方應邑令楊永言之辟與嘉定諸生吳其沆及歸莊等共起兵奉故鄣撫王永祚事敗炎武脫歸將奉母他徙而氏必不可絕粒十七日而卒遺言後人勿事二姓以故炎武累奉我

朝徵召輒力辭不赴以遊學終其身

香娘本金閩名妓豔而工詩爲故忠義伯吳易姬易自大湖兵敗全家盡節惟香娘爲官軍所獲求死不得主者欲收之

充下陳香娘泣曰我相公每飯不忘故君妾亦何忍負之必欲見辱有死而已主者肅然起聽其所之於是入一草巷削髮老焉

草衣道人者金陵人故光祿卿許譽卿姬病革時以薙刀械衣之屬貽譽卿曰當此喪亂之中得全身爲上幸毋自辱南都亡譽卿遂祝髮爲僧

隱隱一名素瑤姓沈氏本維揚倡家女有姿色能詩落籍歸歛諸生夏子龍子龍儻有志行不爲章句腐陋之士得隱隱後唱和極樂甲申之變子龍怏怏不自得與隱隱窮日夜酣飲不復休或規之歎曰此信陵君所謂飲醕酒近婦人者也子未揣其意邪南都垂破子龍已得奇疾不可療遂死隱

小腆紀傳

卷六十

八

隱憑屍哭曰天乎亦知郎之所以死乎乃盛飾載拜就棺旁結纆以死

葛嫩秦淮名妓歸桐城孫臨臨負文武才隆武時以貢生授職方主事監巡撫楊文驄軍兵敗被執並縛嫩主將欲犯之大罵嚼舌碎含血噴其面將手刃之臨大笑曰孫三今日登仙矣並被殺

劉淑英廬陵人父劉鐸天啓時知揚州府事忤奄死風節最著謚忠烈方權禍時淑英止七歲母蕭氏陳其父書自課之旁及司馬兵法公孫劍術至普門經咒莫不精貫及拜歸同邑王萬年十八而寡甲申闖賊陷京師帝后殉難淑英聞之慟哭曰先子與王氏皆世祿吾恨不爲男子然獨不能殲此

渠兇以報國讎邪因散家財募士卒得千餘人併其僮僕婢廢部勒之成一旅時督輔何騰蛟置十三家軍散駐楚中張先壁劄示新聞名請謁淑英方以孤軍無策應者欲資爲助遂開壁門見之流涕爲指陳大義諸軍胥變色拱立聽命旦日過先壁報禮且周視其營閱其兵出千金爲犒佐以牛酒一軍盡驩然先壁實不敢赴敵且微露欲納淑英意淑英乃大怒就筵間拔劍將斬之先壁惶遽環柱走一軍皆甲淑英叱曰汝曹何怯也怯如是而能赴湯蹈火乎此吾自不明吾自誤吾一女子耳又安事甲大書壁上云銷磨鍊膽甘吞劍抉卻雙瞳欲挂門從容北向載拜曰臣妾將從先國母周皇后在天左右矣先壁悔且懼率麾下叩頭請死淑英曰婦言

小腆紀傳

卷六十

九

不出於閫吾以國難蒙恥以至於此事之不濟天也將軍好爲之跨馬竟去盡散所部歸田里獨闢一小巷曰蓮舫迎其母歸養奉佛以終

畢汝文名著歛人生崇禎末稟異姿幼工文翰兼能挽一石弓善擊劍其父某守薊邱樓城拒賊力竭戰死屍陷賊中其部從議請兵復讎曰城在援且絕况城沒邪卽有應亦曠日賊有備事無濟矣乘夜率眾出襲賊方幸城中主將亡夜決無變方嫖妓鬪飲而一軍突入賊駭如天下驚愕失措汝文手刃其渠握首級號於眾曰敢抗王師者有如此首賊乃潰輒焚其營追殺無算賊竟平昇父屍還時年甫二十也捷聞將援蕭山沈烈女事授官俾討賊汝文以父喪辭歸營葬金

陵及南中敗事遂寢當其隨父任時願委禽者沓至張文俱不可若求才之得兼智勇者方許至是歸於崑山士人在聖開相誓偕隱遂入吳門結廬僻境種梅百本以自給吳中傳其殺賊詩云吾父矢報國戰死於薊邱父馬為賊乘父屍為賊收父讎不能報有愧秦女休乘賊不及防夜進千貔貅殺賊血漉漉手握讎人頭賊潰自踐踏屍橫滿坑溝父體舉櫬歸薄葬荒山陬相期智勇士慨然賦同仇賊賊一掃除國家鞏金甌

賈氏沅陵人適同邑諸生潘耀卿隨父省親於南都至湖口夫病卒氏欲赴水女奴持之既見舅姑痛哭堂下入室自縊不得乃絕食自刎死

小牒紀傳

卷六十

十一

沈氏吳縣人許嫁黃于庚未嫁于庚亡父母議改適氏聞之閉戶自縊以救甦自是縞素棲止一樓家人罕見其面鼎革時兄欲攜之避兵氏曰樓居三十年死固吾分奚避為絕粒死又常熟諸生蕭某妻以不受污支解死

劉氏魏縣人署上海縣劉永錫女永錫抗節女恐已詒父母憂絕粒死齊文人之葬永錫也女附焉

徐氏定遠侯鄧文昂妻守備南京魏國公宏基女也文昌航海赴閩隆武帝命襲爵晉中府氏封恭人年纔十有七文昌佐大學士曾櫻留守福京

大兵入景甯關氏謂文昌曰君毋自辱妾請先於地下伺之再拜仰藥死閩人哀之合葬於芙蓉山下

謝氏富化人諸之邱義之妻也隆武二年八月仙霞關不守田仰潰卒將趨東粵聞道走甯化居民駭竄一卒曰氏豔欲擁之上馬氏據地痛罵卒刃刺之不殊氏懼辱自縊死里人李世熊等咏其事聞於我甯化知縣鄒某將旌諸明義卻之而寢語見義傳

商夫人名景蘭字媚生山陰人故吏部尚書商周祚女越中閩秀稱伯商仲商兩夫人景蘭即伯商夫人也歸同邑祁彪佳彪佳美丰采時有金童玉女之目祁氏曰先世多藏書梅墅萬園池館之勝甲於越夫人從事簡冊教其三女及子婦張氏朱氏操翰吟詠著有東書堂合稿彪佳殉國難夫人悼亡云公自垂千古吾猶戀一生君臣原大節兒女亦人情折

小牒紀傳

卷六十

十二

檻生前事遺碑死後名存亡雖異路貞白本相成子理孫班孫以國事被禍張氏朱氏苦節數十年未嘗一出屏門問里人謂出姑氏之教云張氏理孫婦名德慧字楚纓朱氏班孫婦名德慧字趙壁

仲尚夫人景蘭之妹也有國色詩與姊齊名適侍郎徐人龍之子成清咸清幼有神童之目甫蓄髮即應鄉舉試既娶曰吾以是為王霸妻足矣鼎革後以當事薦赴召有沮之者乃歸夫妻偕隱合著小學一書自一畫至多畫正形聲明訓義名之曰資治文字夫人又嘗寫妙蓮華經三部孝禪寺僧乞三部去供其一於大殿極裏間納其一於昆盧遮那世尊腹中別一部則送之天台萬年龍藏中

郭德淵字發英郭彪佳之女也與妹德瑤修媽德蘆湘君首
從母商夫人學詩著有靜好集適餘姚姜廷梧廷梧爲戶部
尙書一洪子罹禍下獄得釋尋病卒德淵痛之自課諸子稿
系十六年時我

國家大定諸子願出就試許之伯子兆熊登賢書家人跪請
更吉服曰此區區者遂足易我心乎諸子無計乞之蕭山毛
奇齡接古義說之始易服奇齡爲作祁夫人易服記

沈雲英蕭山人父至緒崇禎辛未武進士守備道州登未數
賊破湖南郡縣皆糜爛惟道州以至緒力戰得全旣而賊再
至再戰馬驚仆隕於陣雲英聞變奪臂捷于號哭趨賊營奪
父屍還賊環擲之雲英左右支梧氏莫能傷竟完守入保因

小腆紀傳

卷六十

十一

是道州終不破巡撫王聚奎具疏以聞詔贈至緒昭武將軍
賜祠祭授雲英爲遊擊將軍代父職領兵守城雲英初隨父
任適西川賈萬策官荆州督師中軍荆州因萬策分門拒守
城陷不屈死雲英聞訃慟哭辭職聞關數千里出入賊中扶
其父與夫兩觀歸蕭山國變後獨棄服飾隱居里門爲女教
授素工書法旁涉經史然非本宗子弟不教也族子兆陽者
從之受春秋胡氏傳爲知名士里人毛奇齡嘗因兆陽請謁
不許卒年三十又八奇齡題其墓曰故明特授遊擊將軍兼
道州守備烈女沈氏雲英云

項淑美滄安方希文妻希文好蓄書乙酉杭州不守方國安
潰兵掠江許希文率妻子載書避山間一夕偶以事出淑美

與一嫗一婢共處亂兵突至縱火婢挽淑美出避光之口出
則死於兵不出死於火等死耳死火不辱嫗復呼曰火至矣
不之應取書堆左右高與身等與俱燼賊退希文歸則餘燼
旋而成堆若護其骨者希文一慟卽散乃收骨葬之先是慈
谿有王氏歸同里方姓甫逾月火起延其屋夫他出堅坐小
樓不下骸骨俱燼惟心獨存夫歸捧之長慟未頃卽化

烈婦錢氏陳氏仁和諸生陳世正妻與姊也陳氏適同邑傅
天耳乙酉江防軍潰姑嫂避入富春山中

大兵搜山被獲錢氏守三歲兒知不免躍赴江中與兒俱死
遊騎亟擁陳氏上馬墜馬者再髮亂委地膚色如玉騎不忍
殺輒以好語慰之曰行將送汝歸扶上馬者凡六勸哭大罵

小腆紀傳

卷六十

十二

騎怒甚揮刀斷陳氏軀爲三截去路人哀之埋道傍古槐下
二孟氏河南巡按御史陳潛夫妻或曰妻與妾也姊妹同適
潛夫同日花燭以娶浙東所傳大小孟也南都破潛夫從魯
監國加太僕寺少卿監浙西軍募三百餘人與孫熊二家兵
合列江上丙戌五月晦軍潰歸山陰小菴里置酒賦詩與親
友訣謂二妻曰行矣我爲忠臣汝爲烈婦泉下差不惡也整
衣冠上化龍橋北面再拜推二妻入水具棺殮自濯入水死
今孟氏屋壁猶存潛夫手書絕命詩曰萬里關河戎馬奔三
朝宮闕夕陽昏清風血染長去碧明月聲哀杜宇魂白水無
邊留姓氏黃泉耐可度寒暄一忠雙烈傳千古獨有乾坤正
氣存

潘氏乙酉殉節諸生高野妻明父岱兵部主事將盡節時朗先蹈海死氏年十九就縊姑何氏誠曰高氏兩世忠孝幸汝已娠或不絕爾夫後踰時產一男七歲氏病姑進藥泣日向以姑命爲此呱呱者未卽死今將從亡人地下矣卒不飲食以死

俞沈氏會稽殉義士俞禹機妻也丙戌江防潰與女同殉於龍華潭氏年三十六女年十七氏初挈女登舟別以一舟屬子貽毅奉姑他奔既而呼舟止謂女曰計終不免吾訣矣始所以分舟者恐傷阿婆心且不欲令穉子見也會騎至將逼之氏罵不已自投於潭女亦從之入騎乃大呼烈婦烈女去時六月六日閱八日殮顏色如生

小腆紀傳

卷六十

四

余氏山陰諸生何光衛妻丙戌六月江防潰官軍撤邨落氏家峽山環居千餘戶悉走避光衛曰事亟矣汝有娠且挈三歲女滋爲累奈何曰吾思之熟君去毋我慮是夕遍紉衣襦抱女走匿吳家塢港口苗田中比旦有隔河呼者曰苗田中誰何婦聲未絕而控弦者逐田畔氏懼亟抱女起投港水以死控弦者大呼隔河人趨救隔河匿者竄者各駭散有幸免者見其狀如是時年二十三光衛從兄光育女適本邨唐氏子同日抱子赴水死年二十有八稱雙烈

倪氏者山陰諸生茹芳妻芳素與營弁譚某隙譚擁兵擒芳芳遁遂擒氏及一子一女屬龐公池側之空屋期以暮至氏密縫襦袴破臆投池水死

李陳氏居山陰之畫橋夫某力農而貧氏紡績佐之亂作居民倉皇奔避氏既無力獨行求附娣姒舟不許遂率女沿河濱行至青田湖畔聞擾攘聲四起泣曰及今不死後將有求死不得者密縫女衣襦拾巨士納兩袖而挈之赴水棹數日其夫得屍於沈處色不變同時有丁瑞南婦周氏者三躍三救之而卒以自沈死

張氏東平州人父昌官千戶母王氏同遭白蓮賊亂不屈死時蕭山來斯行任登萊兵備因驚爲妾從之歸及斯行死斷髮秉節宗族賢之丙戌遇兵湘湖欲污之氏預縫衣帶堅不可解大罵被刃死來氏本蕭之望姓同時婦女盡節者最盛投長興鄉水死者儒士冠倫母俞氏妻任氏諸生冠朝妻何

小腆紀傳

卷六十

十五

氏儒士逢盛妻黃氏又國子生沈曠妻來氏諸生來裕女及婢小春其投白馬湖死者諸生夢麟妻程氏自縊張家郵楊梅樹下死者貢生逢時母工氏而進士某之妻楊氏者爲諸生楊雪門女兄聞雪門殉義慟哭沈水死尤慷慨也

余氏會稽人總兵章憲妻魯監國航海後憲自江上率廣兵還里今各散去氏曰散易復難王在海上萬一詔至其何以應憲不聽戊子山海氛起憲匿東山中逆奴潛引

王師執憲夫婦去我郡守劉桓鎮將吳學禮許以官令招撫山寇憲不應氏大聲曰男子死卽死耳毋二心也妾願從若死獄成以氏年少美姿容欲留昇幕將氏不許命同戮則欣然就縛至鎮東閣下先磔憲氏瞑目誦佛號及氏連呼剛剛

行刑者馬某故以刀刺氏陰雙股夾不可開乃支解之明日
馬恍惚見氏至曰死故我分何見辱邪我待取爾命矣遂椎
胸嘔血以死

甬上四烈婦張氏楊文瓚妻文瓚與兄文琦友人華夏屠獻
宸坐戊子翻城之獄死張縫夫首棺殮畢卽盛服題絕命詩
吞腦子不死以佩帶自縊文琦妻沈氏亦自縊夏之繼妻陸
氏絕粒不死姑勸之食已有諸家妻孥北徙之令乃結帨就
縮身肥帨絕墮地汗涔涔下坐而搖扇曰余且一涼鄰人聚
觀首進楊梅一盃啖訖徐起易縵而絕有司聞楊華三婦之
死造巧婦四人至獻宸家守其妻朱氏氏陽爲歡笑以接之
且謂三婦之自苦也守者信之曰謂之曰我將浴汝儻可暫

小腆紀傳

卷六十

十六

昇聽之則聞戶自盡時稱甬上四烈婦文瓚等另有傳

烈女王氏侍郎王珂之妻也珂死時女年十三許嫁左副都
御史黃宗發子巨家以例沒入勳貴家爲杭州將軍部下參
領某所養參領憐其爲忠臣女撫之如所生逾時欲爲擇婿
有劉弁者求之女不可參領難之女突拔所佩劍自刎死參
領大驚葬之臨平山中卽以劍殉

金四姐義興伯鄭遵謙妾初爲娼以殺婢下獄遵謙以千金
出之遂委身事焉江上軍潰遵謙挾貲及氏入於海戊子正
月鄭彩殺大學士熊汝霖遵謙不平衫以計投之海中氏號
慟欲死家人救之乃薄草人書衫姓名每祭寸斬以備食彩
聞之亦投氏於海己亥秋彩坐廳事見熊鄭擁兵入驚撲投

階下七孔流血死金氏於海上屢顯靈異海人稱之爲金娘

方氏周氏畢氏姜氏皆大學士張肯堂妻沈氏肯堂家婦茂

漪文孫也舟山將陷肯堂集家人曰毋爲人辱及

大兵入肯堂冠帶至雪交亭南向坐六人珠翠盛飾相率拜
辭或投縵或投池死畢氏臨水將先下姜氏呼之曰止雖死
亦有序莫忘恩也肯堂曰善乃各以序死僕婦婢女之從死
者又十數人

李氏京衛人父榮爲衛將軍世衛李氏少夢神授之筆
願知鈴略既長適餘姚毛有以官定海守備爲保定伯有倫

弟乙酉之變移定海軍從武甯侯王之仁到西陵渡時馬士
小腆紀傳 卷六十 十七

英敵身方國安營稱方馬軍氏謂有俶曰士英逆賊也棄君
來此此地難與守矣武甯軍西陵君何不移駐龔山以遠方

馬乎既而太湖兵起吳易陳萬良輩各以偵謀從龔山渡欲
引龔山軍從海甯入氏復勸有俶行未及而江上諸軍潰有

倫區監國宮眷中道相失遂全軍歸命有俶乃偕氏逸之海
甯旣又遷淮遷彭城隱姓名入編戶以終有俶初以從監國

功爵靖南將軍氏封夫人

文鸞者侍郎李長祥室黃氏之侍女已給其僕某爲妻戊子
翻城事發長祥兵潰黃氏集家人謀共死文鸞泣而前曰天

人當爲公子計以延李氏香火惡可死婢子願代夫人以吾
女代公子俟死於此願夫人速以公子去黃泣曰我安忍曰

小不忍最害事速驅之山中有羅吉吉者嘗遊長祥門下曰
夫人公子我則任之雖以是死甘心焉於是黃氏抱其子晦
拜吉甫且拜文鸞文鸞曰夫人休矣捕者行至矣甫出門而
捕者果至以文鸞去有徐昭知者亦義士不知夫人之既脫
約死士謀要之已乃微聞其非真遂止吉甫匿黃氏母子知
平西伯王朝先於長祥為端然海以往則長祥已先在相見
慟哭為言文鸞事長祥曰文鸞一木訥女子今若此實難能
可感也文鸞初被逮居然以命婦自重見大府不肯少屈莫
不以為真夫人例應徙還左按察使劉自宏淮人也一日
五鼓傳令啓城命吏以文鸞就道不得少待或曰劉蓋憐長
祥之忠亦壯文鸞之奇密取之歸養於家而以囚中他婦代

小腆紀傳 卷六十 十八

鮑氏聞人職方主事錢肅遷妻甲申前納采未娶而難作閩
浙路絕父兄欲更擇婿氏不可父兄歎曰非不知其不可願
錢即播遷天未定還無望氏遽嚙臂出血以誓其家愕然乃
止己丑肅遊從亡舟山辛卯舟山破始歸成婚氏年二十又
六矣以懼禍夫妻避之崑山越五年肅避感懷家國嘔血死
氏勉力治殮祝髮為尼與三洲殉難忠臣劉曙妻某氏同居
一草菴紡績以求歸貨數年始得呼其弟至崑負骨以歸或
勸以火化輒哭拒之卒歸葬之祖塋旁
吏八夫人姓李氏宛平人言輔史可法弟可經妻即可法妻
之女弟也可法殉難可經亦旋歿李氏與可法母妻居金陵

焉先是揚州開府時有幕下客浙中厲部伯者軀貌類可法
冒其名集亡命數百人由舒廬破巢縣無為擒訊之則堅冒
可法名取莫能辨乃召可法母妻暨李氏識認始吐實而李
氏有國色為眾所窺戊子金聲桓反禁旅往討駐金陵有遼
官聶三者思媚少宰某強委禽焉遣婢拒之不聽詈之亦不
聽須臾一婢奉黑漆盤進曰奉八夫人命意盡於此恣若所
為聶啓視之則血淋漓一髮髻一耳一鼻也聶大驚躍馬馳
去

李氏番禺宏福鄉人許氏潭山鄉人癸巳李定國帥師至新
會鄉民治樓船應之已而定國兵敗

王師進討鄉民李氏六處女皆登樓縊死許氏二處女從母
小腆紀傳 卷六十 十九

某氏庶母某氏投井死屈大均以詩記之

夏氏黔國公沐天波侍女也沙定洲之亂天波出走母陳氏
妻焦氏舉火自焚死夏獲免天波自永昌還則已薙為尼矣
天波感其義俾佐內政及天波從亡緬甸夏自經時城中死
屍載道為烏犬所食夏屍獨無犯者

郭純貞益陽人兵部尚書郭都賢女也聰慧能詩父愛之許
字黔國公沐天波之子滇黔路梗音耗遂絕女守志不嫁自
題所居曰郭貞女廬後為尼易名聯本結廬浮邱山下曰卓
菴年八十餘卒

董夫人延平王朱成功妻也父容先爵里不可詳夫人初不
禮於成功辛卯二月

王師襲廈門守將鄭芝莞擁珍寶棄城逃夫人抱神主及諸岸舵工林禮負以登芝莞舟芝莞遽曰此戰艦也非夫人所居再三促之夫人堅坐不動積藏得無恙成功以是深嘉之與謀軍國成功薨子經嗣戒之厚將士恤百姓丁巳之敗經狼狽歸夫人讓之曰馮陳之業衰矣猶有先君黃洪之刃若輩庸可赦乎不肖子徒累維桑則如勿往克塈之死也非夫人本意悔恨成疾辛酉六月卒臺人感夫人惠者咸歎息焉唐夫人嗣延平王經之妻侍郎顯悅女孫也而不禮於經己經亂弟之乳母陳氏而生子夫人懇諸顯悅發其奸幾至禍亂

陳夫人鄭克塈妻陳永華之女也馮錫范將弒克塈以太妃

小腆紀傳

卷六十

十一

董氏命召之入克塈謂夫人曰恐不能相保矣夫人曰夫亡與亡不相負也既聞變擗踊入請於太妃曰監國何罪太妃曰以非鄭氏子耳夫人曰兒亦安知監國之非鄭氏子乎何十八載不言也即爾亦可為兵民何至死太妃語塞時夫人方娠慰之曰生男女我自好待之毋自苦夫人曰成立之父尚不能保七尺軀况呱呱邪我夫妻子母願相從於地下耳兄繩武夢球賢之請於太妃令登臺受文武祭奠從容投縊死葬臺灣縣之武定里

鄭氏鄭斌之女我續順公沈瑞之隨延平王經入臺灣也經命斌以女妻之辛酉行人傳為霖謀內應事洩並逮瑞囚其眷屬以斌故免氏令歸氏謂父曰沈氏罹重禍兒安可獨生

願同繫乃羈之別室瑞將就縊使人持一帶別氏氏殮瑞兄弟暨姑姑畢乃結帶自縊死

黃棄娘泉州黃堂壯女也年十九適行人傅為霖之次子璉為霖內應謀洩父子俱置極刑家屬發配棄娘兄銓為營救棄娘哭曰今日之事子為父死妻為夫亡於理甚順復何憾遂自縊死

鄭宜娘漳郡人年十八適臺灣謝燦燦卒宜娘號泣投縊死知天興州建坊表之

四葉氏一陳三淑妻遇寇觸階死一陳少卿妻遇寇投井死

一劉歲妻夫殞於盜自經殉陸武丙戌舉人張金棕表其墓

曰女中夷齊一庠生葉車書姑也夫某病卒自經殉有司為

小腆紀傳

卷六十

十二

立碑洪水橋皆明季廈門人或以為

國朝人者志書誤也

義娘者廈門人或曰王氏女或曰侯氏相傳以為曾厝垵人故或又以為曾氏也年及笄遭寇頭觸石幾碎投同安之東嶽廟旁井中死後數年為康熙癸丑鄉人蘇貴感異夢掘井見白骨以素練衣裹之及葬衣化為水鄉人異之為立祠井上號曰義娘井水旱災禱禱輒應病人飲井水輒愈路人多以竹筒盛水載之歸

楊氏廈門孫若瓊妻也康熙癸卯

王師克廈門氏以兒付若瓊攜女投井死越數日屍浮出顏如生

陳氏廈門陳正公女辛卯為兵所掠乘間投井死後家人葬之顏如生

楊氏廈門人兵部主事期演女也適南安鄭某鄭卒於京有議婚者自經死

小腆紀傳 卷六十

三

小腆紀傳卷第六十終

男承禮 編輯
仁和魏錫曾參校
會稽梁繼元覆校

小腆紀傳卷第六十一

前翰林院檢討加詹事府贊善銜六合徐肅

列傳第五十四

宦官

韓贊周 盧九德

李國輔

高起潛

王坤

龐天壽 傳闕

夏國祥 傳闕

張福祿 全為國傳闕

韓贊周南京司禮太監也甲申北都變聞與史可法等奉宏

光帝監國進秉筆太監嘗叱湯國祚劉孔昭於朝黃澍之面

糾馬士英也太監何志孔助澍言贊周叱之曰御史言事是

小腆紀傳 卷六十一

一

其職掌內官何得妄言上於除夕御輿甯宮撫然不怡侍臣

請故上曰後宮寥落且新春南部無新聲贊周泣曰臣以陛

下令節思皇考念先帝耳乃作此想邪又元夕上自張燈贊

周曰天下事正難措手臥薪嘗膽猶恐不勝躬此瑣屑胡為

者上曰天下事有老馬在汝不必多言贊周乃四疏乞休乙

酉夏

王師逼鎮江上召內臣問計贊周曰兵單力弱守和無一可

者不若親征濟則可以保宗社不濟亦可以全身上不聽又

有盧九德者崇禎中以太監督皖省軍禦賊有功宏光時提

督京營見國事日非嘗慟哭殿上南都亡俱不知所終

李國輔司禮監韓贊周養子也宏光時提督勇衛營內臣屈

尙忠田成張執中之徒方比馬士英阮大鍼導上淫戲而國
輔遇事多匡救士英惡之屬所私上書言開化德興雲霧山
可開採國輔惑之具疏請往既給事中吳适疏陳七不便國
輔亦請中撤俱不許馳視如适言報罷而所督之勇衛營已
命士英子錫代之矣南都亡走蘇州與巡撫楊文驄殺我安
撫使黃家鼎

王師進討走海上與巡撫田仰監軍道荆本澈奉義陽王者
以舟師駐崇明沙事敗歸魯監國命與太監客鳳儀兼制軍
餉舟山覆從監國流寓廈門以終

高起潛崇禎時監視甯錦軍八年盡撤監軍內臣而起潛以
知兵稱獨不撤九年命總監兵部尙書張鳳翼宣大總督梁

小腆紀傳

卷六十一

二

廷棟所領兩軍給金三萬功牌千以司禮張雲漢韓贊周副
之然起潛實未決一戰惟割死人首冒功而已明年起潛行
部視師令監司以下悉用軍禮既又與楊嗣昌比致宣大總
督盧象昇孤軍戰歿又匿不聞以是人多惡之十七年春賊
信逼復令監甯前軍途次聞京師陷遂棄關走宏光時召爲
京營提督尋命督江北軍餉高傑死黃得功引眾爭揚州傑
營大將李本深以下棄沿河汎地奔回洵洵欲爲難命起潛
諭解得功卽留駐揚州安撫傑營軍士時傑妻邢氏孤立自
懼欲以其子元爵爲督師史可法義子可法難之幕下士謀
曰渠高姓有高監在令父其父而子其子不亦可乎邢氏諾
之乃宴集將吏率元爵拜起潛并拜可法可法不受環柱走

明日起潛宴可法甫就坐令小黃門衣蟒者數輩挾可法坐
不得起邢母子出拜呼父可法爲盡歡軍心以和未幾

王師南下可法死而起潛元爵皆投降

王坤崇禎時監視宣府太監初帝鑒魏忠賢之禍撤鎮守中
官既見廷臣不足倚乃復委任如舊坤狂躁敢言至宣府甫
踰月卽劾巡按御史胡良機命坤按治給事中魏呈潤爭之
忤旨謫外又抗疏劾修撰陳于泰盜竊科名語侵輔臣周延
儒吏部尙書李長庚言陛下博覽古今曾見有內臣參論輔
臣者否給事中傅朝佑言其文詞練達機鋒挑激必有人主
之其意指溫體仁副都御史王志道爭之尤力皆得罪宏光
時坤改名肇基督催浙閩金花銀給事中羅萬象劾坤嘗肆

小腆紀傳

卷六十一

三

惡維揚坤上疏辭止隆武時入闕不見用流寓粵中丙戌冬
永曆帝建號時宮府草創無通曉故事者乃以坤爲司禮秉
筆太監弄權植黨戶部郎中周鼎瀚以內批改給事中王化
澄以巡按御史驟陞兩廣總制復結坤以墨敕升尙書大學
士李永茂疏薦十五省人望御史劉湘容與馬坤惡之塗抹
十四人名而黜湘容復疏薦海內人望數十人大學士翟式
耜言司禮抑人固不可薦人更不可上雅重式耜坤無如何
而坤以

王師逼近導上幸梧幸楚式耜亦無如何尋爲劉承胤所逐
復入自武岡而馬吉翔龐天壽方幸坤不復振久之死

小腆紀傳卷第六十二

前翰林院檢討加詹事府贊善銜六合徐鼎撰
列傳第五十五

姦臣

馬士英 張捷等

阮大鍼 楊維垣

劉孔昭 傳闕

李沾 張孫振等傳闕

馬吉翔 傳闕

馬士英字瑤草貴陽人萬曆丙辰會試中式又三年成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遷郎中歷知嚴州河南大同三府崇禎初遷山西陽和道副使尋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任事甫一月檄取帑金數千兩餽遺朝貴為鎮守太監王坤所發削職

小腆紀傳

卷六十二

遣戍時阮大鍼以逆案失官與士英為同年生同寓南京相結甚歡周延儒之內召也大鍼要以援已謝不能則舉士英屬之十五年鳳陽總督高斗光被逮遂起士英為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代之招降河南土寇劉超超故四川總兵官為士英舊好既降猶佩刀自衛士英笑曰若已歸朝安用此手解之乃縛以獻倖流寇充斥數有防堵功甲申國變南都大臣議立君慮福王修怨三案主立潞王士英獨不可密約勛臣鎮將排眾定策擁福王即監國位廷推閣臣劉孔昭攘臂欲入閣史可法謂本朝無勛臣入閣例孔昭大言曰即我不可馬士英有何不可乃進士英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仍督師鳳陽士英日夜冀內召聞督

小腆紀傳卷第六十一終

小腆紀傳

卷六十一

四

男承禮 編輯

仁和魏錫曾參校
會稽梁繼元覆校

師之命則大愾率兵船千二百艘至江干上疏勸進并以可法始議福王七不可立之書奏之即命人閣居首輔以定策勛加太子太師蔭子錦衣衛指揮僉事而出可法督師淮揚於是權震中外矣尋敘江北戰功加少傅兼太子太師建極殿大學士已進少師宮殿成進太保上以擁戴故深德之委任心膂而士英爲人貪鄙無遠略亟思樹黨首薦阮大鍼知兵用中旨授兵部右侍郎廷臣力爭之不獲左良玉初奉監國詔令承天守備太監何志孔巡按御史黃澍入賀陰伺朝廷動靜澍陞見面數士英奸貪不法且言嘗受僞官周文江重賄爲之題授參將罪當斬文江獻賊所置僞兵部尙書也志孔亦論其罔上行私諸款太監韓贊周叱之止士英乃跪乞處分澍舉劾擊其背曰願與奸臣同死士英大號呼上搖首無詞久之論姑邊贊周即執志孔待命上意頗動論士英暫避位士英佯引疾而賂福邸舊奄田成張執中向上泣曰上非馬公不得立遂馬公天下將議上背恩馬公在閣諸事不煩聖慮馬公去誰肯念上者上憮然仍慰留之並釋志孔命澍速還楚初故錦衣衛劉橋以罪并家屬遣戍私以玉杯古玩由周文江進於獻賊賊即署爲指揮使比良玉兵復斬黃僑削髮逃去澍持之急而士英納僑賄復其職即令許澍賊又嗾楚宗朱盛濃言澍凌逼宗室已隨出疏糾之擬旨逮治澍乃匿良玉軍中陰令眾譁索餉爲救已地袁繼咸代奏申理始免由此與良玉成隙當是時士英獨理機樞重修三

小腆紀傳

卷六十二

二

小腆紀傳

卷六十二

三

朝要典進之日惟鋤正人進地黨爲務內則中官田成張執中輩外則助臣劉孔昭朱國弼柳祚昌及鎮將劉澤清劉良佐等相倚作奸漫無顧忌而一以大鍼之言是聽賂賂公行朝綱紊亂四方警報狎至置若罔聞既連逐高宏圖姜曰廣張慎言劉宗周呂大器諸不附己者凡逆案中楊維垣虞廷陞一流得盡起其死者悉予贈卹餘如張捷唐世濟等皆用之以爲爪牙大鍼初入諸正猶存舉朝以逆案相攻憾甚已見北都從賊者頗多均會清流因定從逆之罪於是光時亨周鍾之獄起而其他大僚降賊者賄入輒復官河南張縉彥者以本兵首從賊受僞職詐言集義勇收復列城士英饒其賂即授原官總督河北河南軍務其女弟夫越其杰以貪謫

詳辨且言臣愚宜更窮究主使與臣民共見而棄之頃又有故如童氏自其杰所送至京上目為妖婦付錦衣衛監候氏從獄中細書入宮年月離情甚悉士英頗進勸言謂非至情所圖誰敢冒死與陛下認敵體上卒命屈尚忠嚴刑拷掠氏宛轉詛說以死獄既具上出兩案獄詞宣示中外而眾論益藉藉謂士英等朋奸導上滅絕倫理黃澍在左營因日夜言太子冤狀請引兵除君側惡良玉亦上疏請全太子斥士英奸不報良玉乃移檄遠近舉兵而東袁繼成乞赦太子遏止之不可遣阮大鍼劉孔昭會朱大典黃得功軍截江分禦撤江北劉良佐等兵從之西上我

大清兵乘之逼徐州抵毫泗可法飛章告急大理卿姚思孝小腆紀傳 卷六十二 四

御史喬可聘等言良玉非叛請毋撤江北兵亟守淮揚可法復奏上游志在除奸原不敢與君父為難北兵一至宗社堪虞士英內怯於左堅不應越日上言左兵雖不該聲逼南都然看他本上原不曾反江北防兵且不可撤士英指思孝等厲聲曰若輩東林皆良玉死黨為之游說欲縱其入犯邪北兵至猶可議款若左逆至吾君臣獨死耳吾君臣甯死於清不可死良玉手異議者斬上默然無如何也會良玉抵九江死報至士英忻然謂天奪其魄大鍼孔昭方虛報捷音邀爵賞而我

大清兵已破揚州可法殉之總兵鄭鴻逵張帆東遁龍潭驛卒報云北軍編木為筏乘風而下江中擊中京口城去其四

士英不之信最後監軍巡撫楊文驄令箭至言城上發一礮江筏奮粉士英因答驛卒而重賞楊使緣是警報無復至者五月

大清兵由老鸛河渡京城戒嚴集文武於朝門會議大臣竊竊偶語則相約納款也辛卯夜半上出奔孔昭斬關遁翌日士英以黔兵四百人為衛聲稱護太后駕渡江由蕪湖逕廣德入浙江廣德知州趙景和曰彼不奉君而奉母后詐也閉門堅拒士英攻破之殺景和抵杭州守臣以總兵府為太后行宮潞王及羣臣往朝劉宗周熊汝霖痛責士英當從上士英無以應惟日盼江上之捷不數日大鍼大典及總兵方國安俱踉蹌至則得功兵敗已死上已就擒遂請潞王監國而

小腆紀傳 卷六十二 五

王已從巡撫張秉貞及陳洪範等謀決計迎款士英乃與國安等走錢塘距杭城十里立五營我兵追躡之斬五百級魯王監國紹興士英將赴謁張國維首劾其誤國十大罪紹興王思任前九江僉事也於士英初至浙時出疏歷數其罪致書勸令自刎以謝天下至是魯諸臣又堅拒之乃逡巡東走依國安於嚴州我兵擊諸姚江兵潰國安亦潰於富春山間無何合軍重渡錢塘窺杭城沿江列陣大敗溺死者無算既乃收餘眾於江東赭山朱橋范村等處縱肆勦殺深衛魯君臣弗納之怨密與國安計將劫監國來獻監國脫去及明年大兵渡江國安一軍盡殲與方逢年薙髮降士英逸之台州擁殘卒求入閩隆武帝以其罪大不許又遁入太湖投長興

伯吳易軍中及明年爲官軍所擒戮於市或曰國安敗降後士英遁至天台山寺爲僧搜獲之或曰與方阮同時降陸武被執搜龍損得四人連名疏事在己降後遂駢斬於延平城下妻子給被甲爲奴

張捷丹陽進士以知縣入爲御史泰昌元年疏論中官以譏切王安天啓元年薦董應舉等十二人皆人望論姚宗文排陷熊廷弼罪又請卹遼陽死事諸臣所建白多可稱四年趙南星出爲江西副使不赴自是嫉東林次骨其冬魏忠賢勢大振諸以年例外遷者盡復故官捷亦還爲御史明年擢太僕少卿尋忤忠賢削籍崇禎三年起大理右少卿拜左副都御史明年遷吏部右侍郎又明年進左侍郎捷故讐東林而

小腆紀傳

卷六十二

六

與首輔周延儒友善驟引居要地延儒敗又附溫體仁爲羽翼御史梁雲構劾其愾邪帝不聽吏部尙書李長庚左都御史張延登之罷也體仁及王應熊謀之捷將用故兵部尙書呂純如帝御平臺論羣臣各舉所知應熊目捷捷遂舉純如帝以純如麗逆案不宜舉捷嗾不已給事中姜應甲叱捷巧辯帝命之還科道交章論劾卒以體仁應熊力置不問先是捷所親賈儒修爲成都知縣捷屬巡按劉宗祥令舉卓異中有時事漸非借內傾外中焰披猖朝政苛急等語以宗祥前知丹徒素交好也而宗祥廉知儒修貪墨疏劾之削籍逮治捷遂大恨後川中州縣多陷於賊詔議宗祥罪捷欲重繩之宗祥懼遂以捷私書上問帝大怒責捷回奏捷震悚詞極

小腆紀傳

卷六十二

七

哀帝怒不解詔除名議罪坐贖徒南都立劉澤清首薦捷馬士英繼之廷議多持不可魏國公徐宏基特疏薦乃以內傳復故官給事中章正宸以內批非制爭之不得尋尙書徐石麒罷阮大鍼密邀內奄取中旨以捷代之捷既爲諸奸用悉奉其指揮諸麗名逆案及謀翻逆案被譴者盡起用文選郎中劉應賓挾馬阮勢納賄無虛日捷畫諾而已南都陷走雞鳴寺以佛幢自縊或曰聞百姓毆王鐸懼禍及自裁也又有周之夔者閩人也官蘇州推官故有聲復社中偶與太倉張溥以爭軍儲事不合已調停息爭矣之夔復揭之於總督眾論大譁謂調停而暗揭之陰險孰甚尋之夔坐事罷疑溥爲之恨甚聞陸文聲訐溥亦伏闕言溥把持計典已罷職實其所爲因及復社恣橫狀巡撫張國維言之夔去官無與溥事被旨譴責溥幾危久之始解而之夔憾不已宏光時阮大鍼修怨復社之夔願效前驅特旨雪前罪授給事中丙戌春徐孚遠自松江浮海入閩上水師合戰之議大學士張肯堂以之夔熟海道且起兵報國志甚銳用爲參軍不知所終阮大鍼字圓海懷甯人萬曆丙辰與馬士英同年中會試有才藻機敏搢賊初授行人天啓元年擢戶科給事中遷吏科以憂歸居桐城御史左光斗讜直有聲大鍼以同里故倚以自重四年春吏科都給事中缺大鍼次當遷光斗招之而趙南星高攀龍楊漣等謂察典近大鍼輕躁不可用欲用魏大中

得已更上大鉞名即得請自是依附魏忠賢與楊維垣倪文煥霍維華為死友造百官圖因文煥以達忠賢然畏東林攻已不一月遽告歸大中遂掌吏科大鉞憤甚私語所親曰我猶善歸未知左氏何如耳光斗旋削籍逾年汪文言獄起漣光斗攀龍等先後被逮下獄死大鉞以太常少卿召至都奉忠賢惟謹而默慮其禍每入謁輒厚賂闈者還其刺居數月復乞歸崇禎改元忠賢誅大鉞私擬二疏其一專劾崔魏其一以七年合算謂天啓四年後亂政者忠賢而翼以呈秀四年前亂政者王安而濟之東林函其稿馳示維垣且言時局若大變即上專劾疏脫未定可上合算疏時維垣方指東林崔魏併為邪黨與倪元璐相詆得之大喜為投合算疏以自

小腆紀傳

卷六十二

八

助聞者切齒元年起光祿卿御史毛羽健劾其黨邪罷去明年欽定逆案論徒贖為民終思宗之世廢棄十七年鬱鬱不得志皖中被寇大鉞乃避居秦淮傾資延納遊俠選事之流多附之談兵說劍坐客常滿比邊警日急希將以邊才召也時金壇周鑑無錫顧杲長洲楊廷樞貴池吳應箕蕪湖沈士柱餘姚黃宗義鄞縣萬泰等皆復社中名宿聚講南京惡之甚草留都防亂公揭逐之列名者百四十大鉞懼始閉門謝客獨與成籍馬士英為莫逆交周延儒再召次揚州大鉞輦金為壽求漸濯延儒以己再召為東林所推難之無已乃以士英屬士英因得起用既與守備太監韓贊周暱北京陷中貴人之南奔者因得遍結驩宏光帝之立也初非諸大臣

意大鉞與羣奄私言東林當日之所以危貴妃福王者使備陳上前以潛傾史可法等羣奄復亟口譽其才上固心識之迨士英柄國即以邊才薦奏稱臣至浦口與諸臣面商定策大鉞從山中致書於臣及操江劉孔昭戒以力掃邪謀堅持倫序臣甚憚之竝白其臆日附璫贊導無實跡璫敗按門籍治附者罪而大鉞獨無名可證也遂命假子冠帶陛見見即上守江策及三要兩合十四隙疏其言娓娓可聽並自白孤忠被陷狀至痛哭極誅孫慎行魏大中左光斗為大逆於是大學士姜曰廣侍郎呂大器太僕少卿萬元吉府丞郭維經大理丞詹兆恆給事中羅萬象陳子龍懷遠侯常延齡及諸御史部郎等交章劾大鉞逆案巨魁不可用士英為之力辨

小腆紀傳

卷六十二

九

翻攻日廣等護持局面遲迴月餘竟取中旨起為兵部添註右侍郎都御史劉宗周給事中熊汝霖固爭之俱不聽旋命兼右僉都御史巡閱江防未幾轉左侍郎明年二月進本部尚書賜蟒玉仍兼御史防江大鉞既得志悉召逆案楊維垣及所善張孫振等數十人臚置選曹言路排擠善類尋作正續蝗蝻錄蠅蚋錄蓋以東林為蝗復社為蝻諸和從者為蠅為蚋比有狂僧大悲之獄乃密與孫振謀更造十八羅漢五十三參七十二菩薩之目統千餘人冀以前主潞議及東林復社諸賢一網畢之引史可法高宏圖姜曰廣為首海內人望搜羅幾盡潛納僧袖中將窮治其事以興大獄朝士皆自危賴士英不欲驟發大難僅坐僧妖言律斬而止先是金陵

之刊布防亂公揭也周鑑主之大鉞銜恨次骨及得志則曰
彼言逆案吾立順案以對之以闖賊偽號順也勸士英窮治
鑑之從弟鍾從賊受職法當連坐又以按察副使雷續祚力
阻定策與鑑倡立疏藩之說併逮下獄時大鉞雖居兵部職
巡江願一切軍事不問惟阻撓六部權專以結黨斂賦濁亂
黜陟爲務倉場侍郎賀世壽引疾去大鉞密遣人劫之江中
嘗欲罷撫按糾薦令納金則糾者免薦者予否則反是江西
總督袁繼咸奏其部將功請擢總兵官大鉞輒索重賂始給
勅印白丁隸役輸厚金立躋大帥都人語云職方賤如狗都
督滿街走其謬誕黷貨如此思宗小祥設壇望祭獨大鉞後
至哭呼先帝而來曰致先帝殉社稷者東林也不盡殺東林

小腆紀傳

卷六十二

十一

無以對先帝於地下今陳名夏徐汧俱北去矣士英急掩其
口曰毋徐九一見有人在九一汧小字也士英初以前好言
無不從及吏部尙書缺廷議將用張國維大鉞乃密邀內奄
取中旨特授張捷士英愕眙累日始怨之大鉞與繼咸有夙
嫌力請減裁江楚兵餉左良玉兵由此起大鉞讀其檄有誣
陷周雷語復揚言左兵實周雷召之亟請勒二臣死上游事
急乃與劉孔昭謀集師拒敵出劄蕪湖江口加太子太保而
我

大清兵已逼南京上出奔被執北去大鉞時在軍中棄衣冠
逃由太平趨浙東抵金華投督師朱大典金華士民傳檄逐
之乃送諸方國安軍而士英已先在大鉞至則掀髯抵掌談

兵自負國安信且喜已復扇兩軍交惡大典幾爲國安所窘
士英以南中之壞半出其手而已受惡名至是有所論辨願
與矛盾明年

王師渡錢塘借方逢年暨士英國安降大鉞請破金華自効
先在金華時嘗與大典闖城至西門有新築土未堅大鉞識
之用巨礮專攻之城卽陷士民殺戮無子遺藉洩檄討之恨
也既隆武帝死汀州

大兵搜龍槓獲四人連名請駕出關疏按月日在既降後遂
駢斬逢年國安士英於市大鉞方遊山聞之自投崖下死乃
戮其屍或曰大鉞從

大兵入閩至仙霞嶺有微疾同行者曰子老矣毋苦跋涉其

小腆紀傳

卷六十二

十一

留此調攝姑徐徐以來大鉞慨然曰吾雖老尙能彎強弓騎
壯馬奈何言若是既而曰嘻此必東林復社來問我也軍中
初弗解東林復社爲何語曰子行矣非敢有撓也翌日全軍
度嶺大鉞下馬步行趨捷若猱以鞭稍指騎者曰若等少壯
男子顧不及一老秃翁矜矜矍矍軍中頗壯之旣過五通嶺
則喘急氣息不相屬躡一石上死其僕購棹無所得越數日
始昇板扉上天暑屍蟲四出所存腐骨而已或云方其自矜
得意士卒擠之墜巖死

楊維垣出身籍貫不可詳天啓時爲御史疏參王之榮張差
挺擊案劾孫承宗泖河之失疏頌魏忠賢有厥臣忠厥臣不
愛錢厥臣爲國爲民之語及崔呈秀失勢首攻之崇禎時定

入逆案遣戍宏光時馬士英阮大鉞用事錢謙益阿其意疏
 頌維垣等冤起通政使維垣請重頌三朝要典言張廷胤癡
 強坐為刺客者王之案也李可灼紅丸謂之行鳩者孫慎行
 也李選侍移宮造以垂簾之謗者楊漣也劉鴻訓文震孟只
 快驅除異己不願謗誣君父此要典重頌不可緩也又請雪
 三案被罪諸臣於是已死之劉廷元等二十人予諡蔭祭葬
 未死之王紹徽等十三人原官起用朝政大壞尋有北來太
 子維垣颺言於眾謂駙馬王昺姪孫王之明貌似太子馬士
 英等因襲其言以入奏維垣擢左副都御史都人為之語曰
 馬劉張楊國勢速亡南都陷借二妾朱氏孔氏自縊死或曰
 維垣蹙二妾死置三棺中題楊某之柩而竅其下夜遁至秣
 陵關為怨家所殺

小腆紀傳 卷六十二

十二

小腆紀傳卷第六十二終

男 承禮 編輯
 仁和魏錫曾參校
 會稽梁繼元覆校

小腆紀傳卷第六十三

前翰林院檢討加詹事府贊善銜六合徐煎撰
 列傳第五十六

貳臣

方逢年 彭遇颺

方國安 傳闕

鄭芝龍 陳於鼎

何吾騶 黃士俊

丁魁楚 補

王化澄 傳闕

袁彭年 曹 焜 傅上瑞

耿獻忠 洪天擢等

方逢年字書田遂安人萬曆丙辰進士改庶吉士天啓四年
 以編修典湖廣試發策有巨瑞大蠹語遂削籍崇禎中起原
 官累遷禮部侍郎十一年六月擢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

小腆紀傳 卷六十三

一

入參機務其冬刑科奏摘參未完疏逢年以犯賊私者人亡
 產絕親戚坐累幾同瓜蔓遂輕擬以上而帝意欲罪刑部尚
 書劉之鳳責逢年疏忽逢年引罪即罷歸 承禮謹案原稿傳
 事而標題下注云須檢明 文關崇禎時入閣
 史今據明史本傳增補 宏光時復原官不召魯王監國三
 召之用其議定稱魯監國紹興破監國航海逢年與方國安
 馬士英阮大鉞降於我
 大清既隆武帝殂於汀州我師搜龍橫得四人請駕出關疏
 許時日在納降後乃駢斬於延平市
 彭遇颺不知何許人崇禎癸未進士宏光時官職方主事召
 對稱旨改御史巡按浙江自任募兵十萬或曰餉安出曰搜
 括可辦也以家丁數百人括市錢幾激變遇颺故黨馬士英

乃以邊才調淮揚乙酉謁隆武帝於閩加僉都御史銜大學士路振飛曾櫻爭之乃止後投誠

大清官監司戊子正月前大學士朱繼祚同安伯楊耿起兵攻興化遇颺城守令將士出戰已即登陣易明旗幟

王師見之不敢入遇颺招繼祚入守之後繼祚死而遇颺終事不可詳

鄭芝龍字飛皇小字一官福建南安縣石井人也世爲府椽七歲戲拋石中知府蔡善繼冠擒訊之奇其貌而釋之長有弩力蕩逸不喜讀附海舶至日本有倭婦翁氏悅一官遂聘焉海澄人顏思齊者亡命日本與其黨二十八人出沒臺灣金廈之間思齊死眾禱諸天擲碗得聖鑒而碗不破者立爲

小腆紀傳 卷六十三

二

主帥一官三擲而碗不破遂以爲主改名芝龍天啓六年三月犯金門廈門四月犯廣東之靖海當事者以蔡善繼有拋石不責之恩擢爲泉州巡海道芝龍詣泉州降而巡撫朱欽相第令繳船隻軍器候安插弟芝虎說龍曰此欲散我黨羽耳乃揚帆去崇禎元年犯閩之銅山敗都司洪先春犯金門獲遊擊盧毓英芝龍縱之還且曰朝廷苟一爵相加東南可高枕矣都督俞咨皋大猷之子也大調兵船會剿眾議避之粵東芝龍曰咨皋膏粱紉袴徒讀父書何足懼哉大破之活嶼咨皋遁入廈門於是縱橫沿海莫敢問者巡撫熊文燦從泉州知府王猷之請遣盧毓英招之遂降積官至都督同知劉香老之亂按察使曾櫻以百口保芝龍芝龍感激八年四

月合粵兵擊香老於四尾遠洋香老勢蹙自焚溺水死芝虎亦沒焉既平香老遂以海利交通朝貴寔以大顯有同官陳謙者嘗與芝龍盟於廣州矢心報國南都立謙陳追剿三策

部議謂其切時務且與閩帥交善令齎敕書金帛獎諭芝龍封爲南安伯調其兵六千人入衛歸其弟鴻達統領比啓敕書乃誤書南安爲安南芝龍愕然謙曰安南則兼兩廣若南安僅一邑耳請留券而易詔芝龍大喜厚贈而別未復命而南都陷鴻達自鎮江入海道遇隆武帝遂奉以入閩時鴻達官總兵次芝豹及從子彩並爲水師副將乙酉秋七月隆武帝立於福州進芝龍鴻達爲侯封芝豹澄濟伯彩永勝伯並賜號奉天翊運中興宣力定難守正功臣芝龍見其子森上

小腆紀傳 卷六十三

三

奇其貌與語大悅之賜國姓名成功命爲御營中軍都督儀同駙馬都尉宗人府宗正即延平王成功倭婦翁氏所生也一門勳望聲燄赫然會賜宴大臣芝龍自以侯爵欲位首輔上黃道周以祖制爭之終先道周芝龍不悅上行郊天禮與鴻達並稱疾不從尙書何楷劾其無人臣禮由是文武益不睦時政事決於鄭氏芝龍上戰守事宜言仙霞關外應守者百處計戰守兵二十餘萬餉不及半設助餉事例有官助紳助大戶助之目預征賦稅大驚官爵趣使出兵則以餉絀爲辭及上親戎意決將行推轂禮無已乃命鴻達爲帥出浙東以彩爲副出江右強事出關未越五百里即疏報餉竭而還明年以元子誕生晉爵泉國公尋改平國公先是浙中魯王

監國陳謙以都督奉使至芝龍引之入見啓函稱皇叔父上怒下謙於獄芝龍疏救不聽御史錢邦芑密奏謙爲魯心腹與鄭氏交最深不急除恐生內患上卽命誅之或以告芝龍芝龍曰刑人於市必經吾門吾且命停刑願以吾官贖謙死比入朝上故留久語夜半移謙他所斬之芝龍奔赴伏屍慟哭厚葬之爲文以祭有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之句中懷怨排去志遂堅尋揚言海寇來犯令守關將施福盡撤兵還安平於是仙霞嶺二百里遂爲空壁未幾芝豹亦棄泉州奔回共保安平以待款然猶懼以輔立隆武爲罪我貝勒招以書曰我之所以重將軍者以能立唐藩也人臣事君必竭其力力盡不勝天則投明而事建不世勛此豪傑之舉也

小陳紀傳

卷六十三

四

今兩粵未平鑄閩粵總督印以待芝龍得書大喜卽劫其眾奉表出降成功諫曰閩粵不比北方得任意馳驅若憑險設伏收人心以固其本興販各港以足其餉選將練兵號召不難矣夫虎不可離山魚不可脫淵離山不威脫淵則困願吾父思之芝龍拂袖起成功出告鴻遠遠壯之入語芝龍曰夫人生天地間如朝露耳能建立功業垂名異世則亦時不可失也吾兄當國難之際位極人臣苟時事不可爲則弟亦不敢虛鼓唇舌况兄帶甲數十萬舳艫塞海糧餉充足輔其君以號召天下豪傑自當響應何委身於人此弟爲兄所不取也芝龍曰甲申之變天下鼎沸亦秦失其鹿故

清朝得而逐之今已三分有二若振一旅而敵天下之兵恐

亦不量力也乘其招我全軍歸誠棄暗投明擇主而事古豪傑亦有行之者矣鴻遠曰然亦不可不爲之慮芝龍曰人以誠待我我以誠應之何疑焉時成功已率所部遁金門芝龍召之同行復書曰從來父教子以忠未聞教子以貳今父不聽兒言倘有不測兒只有縞素而已芝龍嗤其狂悖率五百人詣貝勒於福州相見握手甚懽折箭爲誓遂薙髮降宴飲三日貝勒謂內院諸人曰芝龍桀黠多智今大隊不來而單騎至此實有觀望意縱之去恐有意外憂不如乘夜挾之北上則蛇無頭其餘無能爲也乃分隸其五百人於各旗令莫能相見夜半忽拔營起芝龍曰吾子弟素非馴良今擁兵海上脫有不測將奈何貝勒曰此無與爾事亦非吾慮所及也

小陳紀傳

卷六十三

五

芝龍既北行鴻遠成功皆率所部入海芝龍入都隸漢軍正黃旗封同安侯甲午以招降成功不屈下獄遣戍甯古塔僕尹大器首其父子交通狀降將黃梧謂不殺芝龍則成功之心不死諸將投誠之心不堅遂并家屬俱伏誅

陳於鼎宜興人崇禎戊辰進士改庶吉士父一教官按察使兄於泰辛未廷對第一以居鄉不謹俱削職宏光時於鼎起翰林院掌院事正詹事乙酉南都亡借蔡奕琛等迎降於鼎大清投閒矢志傲居京口己亥朱成功取瓜鎮圍江甯於鼎手書招戚友同謁成功怨家告之逮繫詔獄苦喧闕不成寐寃提牢詣獄中僻地居之辛丑正月我

聖祖仁皇帝登極大赦獄囚盡出於鼎以地僻耐夢不聞傳

詔聲獨留未出刑部特疏請以交通海寇

命即日處決

何吾騶香山人萬曆己未進士由庶吉士歷少詹事崇禎五年擢禮部右侍郎六年十一月加尚書同王應熊入閣溫體仁之謀斥給事中許譽卿也吾騶助文震孟爭之同罷歸隆武帝召爲首輔從幸建甯延平隆武殂立唐王聿錡於廣州初吾騶與潮州給事中辜朝薦有隙丙戌冬十一月降將李成棟以

王師下廣州眾謂朝薦導之以是並惡吾騶城破吾騶又不能死乞修明史成棟之養子李元胤執禮門下州人於是行吾騶修史真羞死之語既成棟反正元胤爲吏部尚書力薦

小腆紀傳

卷六十三

六

之代朱天麟入閣行人司方祚亨太僕寺丞張尙都察院經歷林有聲伏闕爭之皆奪職已吾騶與司禮監夏國祥交通爲給事中金堡所劾不自安引疾去廣州再破薙髮降久之卒於家

黃士俊順德人萬曆丁未廷試第一授修撰歷官禮部尙書崇禎九年入閣予告歸父母俱在堂人以爲榮隆武時以原官召未赴永曆三年己丑與何吾騶同入閣不能決事數爲臺省論列明年正月上自肇慶出奔百官倉皇就道士俊坐閣中不去上念其老令回籍再召廣州之再破也士俊年八十二矣薙髮降廣州人爲詩嘲之曰君王若問臣年紀爲報今年方薙頭

丁魁楚河南永城進士督師啓睿從父也崇禎四年春以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七年擢兵部右侍郎代傅宗龍總督薊遼保定軍務九年七月我

大清兵入塞以失機遣戍十一年納餉援例得歸總兵劉超之叛也劫魁楚與眾紳爲疏訟冤魁楚計款之超平敘功復職宏光時會推總制乃起故官總督河南湖廣兼巡撫承德襄陽已復命何騰蛟仍撫湖北詔魁楚另用會兩廣總督沈猶龍入爲侍郎魁楚竟代其任尋加兵部尙書隆武帝立命以故官協理戎政靖江王亨嘉反幽執巡撫瞿式耜魁楚檄思恩參將陳邦傳等襲敗之獲於桂林事聞封魁楚平粵伯丙戌秋閩事敗與式耜等擁立永曆帝於肇慶進東閣大學

小腆紀傳

卷六十三

七

士兼戎政尙書與內臣王坤相表裏中外失望先是隆武舊輔蘇觀生貽魁楚書欲共與推戴魁楚慮其以舊相居己上方拒之觀生乃立唐王聿錡於廣州治兵相攻降將李成棟以我

大清兵乘之下廣州漸逼肇慶魁楚遽奉上走梧州明年正月王師取肇慶上奔平樂魁楚或於奸弁蘇聘之說遣所親齎金寶密款於成棟魁楚恃以無恐載囊橐四十船西入岑溪既所親達魁楚意成棟僞許之且手書答焉魁楚意大安移舟五里迎之成棟握手恨相見晚謂明日吉期煩先生攝兩廣篆邀魁楚父子痛飲而別夜半忽令旗召之入見則成棟

戎服升帳列炬交然魁楚知事已變叩頭乞一子或不及妻
孥成棟笑令先斫其子次及魁楚分其眷口每營一人獲精
金八十四萬惟一妾投江死焉補

袁彭年公安人崇禎甲戌進士周延儒之私人也延儒敗乃
首攻之南都初建高姜在位彭年為禮科給事中遇事敢言
宗室統額之許大學士姜曰廣也彭年曰祖制中尉必具啓
親王給批齎奏若候考吏部則與外吏等應從通政司封進
今何徑何資直達御前宜加禁職尋復東廠彭年疏言高皇
帝時不聞有廠相傳文皇帝十八年始立東廠命內臣主之
此不見正史惟大學士萬安行之亦不聞特以緝事著嗣後
一盛於成化然西廠汪直踰年輒罷東廠尚銘有罪輒斥再

小腆紀傳 卷六十三

八

盛於正德邸聚谷大用相繼用事逆瑾扇虐天下騷然三盛
於天啓魏瑞之禍幾危社稷近事之明鑒也自此而外列聖
無聞夫即廠衛之興廢而世運之治亂因之頃先帝亦嘗任
廠衛緝訪矣乃當世決無不營而得之官中外亦有不脛而
走之賄故逃網之方即從密網之地而布奸偽之事又資發
奸之人以行始猶怕儀交際為人情所有之常後乃賊賄萬
千成極重莫返之勢豈非以輿援之途逾秘而專傳送之關
愈曲而費乎究竟刁風所煽官長不能行法於胥吏徒隸可
以迫脅其尊上不可不革也疏入上責其狂悖沽名降浙江
按察司照磨已投誠

大清官廣東布政使戊子四月隨李成棟復歸於明永曆帝

授為都察院左都御史為人反復無恥嘗為

大清廣東提學道出示云鼠尾金錢乃新朝之雅製裁冠博
帶實亡國之陋規及歸明則又詆之詔附李元盾脅制廷臣
以曲奉之與劉湘容金堡蒙正發丁時魁結為死黨把持朝
政既官總憲則校資俸清冒濫不少寬假怨者尤眾又自恃
反正功當論事上前語不遜上責以君臣之義彭年勃然曰
倘去年此日惠國以鐵騎五千鼓行而西君臣之義安在上
變色大惡之初為給事中吳其濬疏劾上不問有張載述者
涇縣人原任江西瀘溪知縣以節義自命至行在久不得官
疑彭年輩抑之也太監夏國祥探知上意嗾載述伏闕論之
彭年氣沮會母死言於眾曰吾受恩深重何得苦守三年虛

小腆紀傳 卷六十三

九

度歲月願下艱不守制王太后亦惡之宣敕查丁艱不守制
是何朝祖制彭年窘甚月餘乃去納富室生員李某妻為妾
寓於佛山五虎之敗也彭年竟以丁艱獲免庚寅冬廣州破
獻犒軍銀八百兩於我大帥泣訴當年之叛降迫於李成棟
乞降級授通判我大帥揮而出之

曹燧歙縣人官廣西按察使乙酉靖江王亨嘉之亂燧首聽
命亨嘉誅燧竟免於罪旋擢廣西巡撫駐梧州丁亥春

王師逼肇慶蒼梧知縣萬思夔作一大木龜令奉之號於路
曰降敵者似此及李成棟兵薄梧州燧以春秋獲雋者也因
輿櫬肉袒牽羊以迎曰燧不知天命不早事君使君懷怒以
及下邑燧之罪也若罪不赦存諸軍惟命使得自新君之惠

也成棟笑而釋之思夔乃書曹燧二字於木竈置諸室遁去
戊子隨成棟反正授兵部尚書又有耿獻忠陝西人嘗為金
華府同知與朱大典共城守大典死獻忠走入粵擢布政使
守平樂丁亥降於

王師官廣西巡撫七月陳邦傳復梧州獻忠遁及成棟反正
諸降臣在粵東者爭往迎駕成棟遮止之獻忠時在梧州得
先輸款晉工部尚書而洪天擢潘曾緯李綺三人者皆明末
進士投誠

大清者也成棟反正遣三人齎奏赴南甯迎駕時陳禹玉趙
臺相警殺人心皇皇聞成棟奏益驚疑三人力陳成棟忠誠
又述金聲桓反正事甚悉人心始安上至肇慶授天擢吏部

小腆紀傳 卷六十三

十一

侍郎曾緯大理寺正卿綺廣東提學道然自曹燧以下皆不
為成棟父子所信任猥瑣無足道云

傅上瑞武定人為武昌推官何騰蛟薦為長沙僉事騰蛟之
集僚屬盟於長沙也以上瑞攝偏沅巡撫勸騰蛟設十三鎮
卒為湖南大害性反覆棄騰蛟如遺武岡破遂降踰年金聲
桓事起當事者慮其為變與劉承胤並誅死

男承禮編輯

仁和魏錫曾參校
會稽梁繼元覆校

小腆紀傳卷第六十三終

小腆紀傳卷第六十四

前翰林院檢討加詹事府贊善銜六合徐爾謨

列傳第五十七

逆臣一

左良玉

劉澤清劉良佐

沙定洲

黃斌卿

左良玉字崑山臨清人少孤育於叔父其貴也不知其母姓
長身頰面驍勇善左右射目不知書而多智謀以軍校歷職
至都司崇禎元年甯遠兵變巡撫畢自肅自經死坐削職已
又犯法當斬有邱磊者與同犯請以身獨任罪良玉得免死
去而事昌平總督侯恂大凌河圍急有詔調昌平兵赴援總

小腆紀傳 卷六十四

十一

兵尤世威以護陵不得行薦良玉可用恂乃自走卒拔為副
將連戰松山杏山下錄功第一以故感恂恩次骨陝西流賊
入河南竄山西良玉屢破之六年賊大熾縱橫三晉畿輔河
北間良玉破賊功為多署都督僉事為援剿總兵官漸自恣
在懷慶時與督撫議不合始圖緩追養寇收降者以自重所
部既多餉不給遂不禁掠同時諸將曹文詔以戰死鄧玘
以亂死祖寬以誅死良玉持重不深入雖敗常以中軍自全
又以得眾名為強故屢被詰責而不受誅十年正月賊老獯
獨合諸部東下安慶告警詔良玉從中州救之連戰破賊江
北警少息應天巡撫張國維三檄良玉入山搜剿不應放兵
掠婦女仰江南鹽穀倘伴自如河南監軍力促之始從舒城

北夫總理熊文燦至安慶檄良玉軍隸焉良玉心輕之不爲用十一年正月良玉破賊鄖西張獻忠假官軍旗號襲南陽屯南關良玉適至疑而急召之獻忠逸追及發兩矢中賊肩復揮刀擊之流血被面其部救以免獻忠之逃穀城也請降良玉知爲偽請擊之熊文燦曰彼雖懷貳讐未成也君雖敢鬪衆未集也驟擊之他寇必動脫不能勝所失實多不如徐之良玉曰不然逆賊利野戰不利城守今以吾衆出不意彼士有駭心糧無後繼諸部觀望必不能前賊急我奮賊寡我衆攻之必拔襲之必擒失此機悔無及矣文燦不許獻忠旣焚穀城竄入鄖竹山中文燦請追之良玉不可文燦曰將軍逗撓邪賊已竄絕地急追勿失良玉曰向云疾擊懼其逸也

小腆紀傳

卷六十四

二

今非不擊避其銳也箐箐深阻前逃後伏我失其便非絕地也二叛往矣九營從之同惡氣盛非窮竄也負米入山顛頓山谷十日糧盡馬斃士饑果行也我師必敗文燦又不許良玉遂大敗於羅漢山軍符印信盡失棄軍資十萬餘士卒死者萬人事聞貶三秩良玉具條前後與文燦爭者於朝兵部尙書楊嗣昌諱言文燦失策而又知過不在良玉也旣代文燦督師表良玉爲平賊將軍當嗣昌誓師時諸將惴惴受指揮良玉獨守便宜嗣昌亦優容之官軍之追獻忠於蜀也嗣昌慮獻忠回趨房竹令良玉駐興平遣偏將追勦良玉謂蜀地肥衍賊渡險任其奔軼後難制且賊入川則有糧可因回鄖則無地可掠其復竄楚境也明矣夫兵台則強分則弱今

己留劉國能李萬慶守鄖若再分三千人兵力已薄逆賊折回能遏截之邪良玉所統兵乃勦兵非守兵主兵不出戰而戰兵又代爲守賊將何時盡乎今當出其不意一大創之自然瓦解縱使折回房竹人蹟俱斷彼從何處得食邪况鄖兵扼之於前秦撫抄之於後庸能狂逞若甯昌歸巫險而且遠曹獻兩不相下倘獻窮而歸曹必有內相併者可無慮也嗣昌度力不能制而其計良是遂從之果有瑪瑙山之捷斬掃地王曹咸白馬鄧天王等渠魁十六人獻忠妻妾亦被擒遁入興歸之山中事聞加太子少保乘勝擊過天星降之過天星者名惠登相旣降遂始終爲良玉部將初良玉屢違節制而賀人龍破賊有功嗣昌私許以人龍代良玉及瑪瑙山捷

小腆紀傳

卷六十四

三

嗣昌語人龍須後命人龍大恨具以前語告良玉良玉亦恨獻忠旣窮遣其黨馬元利操重寶啗良玉曰獻忠在故公見重公所部多殺掠而閣部猜且專無獻忠卽公滅不久矣良玉心動縱之去監軍萬元吉知良玉跋扈不可使勸嗣昌扼賊歸路以俟濟師嗣昌不用賊入巴州賀人龍兵謀而西歸召良玉兵合擊九機皆不至十四年正月獻忠席卷出川以計紿入襄陽襄王被執嗣昌不食死詔削良玉職戴罪自贖賊屢勝而驕良玉從南陽進兵大破之降其衆數萬獻忠負重傷遁而是時李自成方殘襄陽圍良玉於鄖城幾陷會陝督汪喬年出關自成乃解鄖城之圍與喬年戰襄陽城外喬年軍盡覆良玉不能救帝旣斬賀人龍以肅軍政慮良玉不

自安發帑金十五萬錦衣絨物千端空頭告身數百齋至良
玉軍犒賞將士激勸之釋侯恂於獄以兵部侍郎代丁啓睿
督師拔河內知縣王漢爲御史命爲監軍而趣良玉解開封
之圍恂與漢未至軍而良玉已潰於朱仙鎮矣良玉之在朱
仙鎮也賊營於西官軍營於北良玉謀作甬道屬之城通河
北以便饋餉汴人疑良玉擾已閉門填石不與通天大雨數
日良玉夜召諸將計事辨色未散隱隱見營南有山若雲者
眾愕視良玉舉刀擊地曰唉此必晴賊築土山立礮臺打我
矣覘之而信凡築土山三山立一臺臺下爲深溝伏精兵其
下良玉不能支乃拔營遁眾軍望之皆潰自成戒其下曰左
健將此來必死戰慎無與爭待其過而從後擊之蔑不濟矣

小腆紀傳

卷六十四

四

良玉步在前騎在後賊於步則聽其過於騎則闕而不慶良
玉兵喜於得逸疾馳八十里賊已於其前穿巨壑深廣各二
尋環繞百里自成親率眾遮於後良玉兵大亂下馬渡溝負
輜重攜刀槩僵仆谿谷中後人踐前人之顛而過賊從而蹂
之軍大敗棄馬驟萬匹器械無算良玉走襄陽初侯恂之在
請室也七年矣良玉三過其里令曰侯公家在此敢擾及草
木者斬入城謁恂父太常卿侯執蒲拜伏如家人禮帝知其
故故滿被恂而用之既聞敗恂請疾馳良玉軍帝曰朕所以
用恂者以其致良玉而奔汴之急也今赴良玉軍則一襄陽
之客而驕鎮之故人耳於援汴之謂何乃命恂拒河圖賊而
令良玉以兵來會良玉新敗畏自成無意於行遣其將金聲

桓以五千人從而詭云身率三十萬眾會恂於河北恂懼餉
無所出且逆探其情好謂之曰將軍之士大半不餓於縣官
今遠來就我固善第散其眾則不可若悉以來而自謀食咫
尺畿輔將安求之良玉竟不至開封遂陷帝怒罷恂官而不
能罪良玉也自成陷開封無所得遽引兵西謀拔襄陽爲根
本時良玉壁樊城大造戰艦驅襄陽一郡人以實軍降賊惠
登相常國安馬進忠馬士秀杜應金吳學禮皆附之有眾二
十萬結水寨南岸相持賊臨江駛馬而濟水沒鬣與腹猶不
止有一洲差淺良玉以萬人守之而自成用十萬人來爭良
玉大駭宵遁引其舟師左步右騎抵武昌從楚王乞二十萬
人餉王噤不能應乃縱兵大掠火光照江中宗室士民奔走

小腆紀傳

卷六十四

五

山谷爲土寇所戕驛傳道王揚基奪門出良玉兵掠其貲并
及其子女自十二月二十四日抵武昌至正月中啓行艤
蔽江而下五晝夜九門壁居人登蛇山以望呼叫幸更生
曰左兵過矣良玉既東自成遂陷承天旁掠州縣當是時降
將叛卒率假左軍號恣剽掠蘄州守將王允成爲亂首破建
德掠池陽去蕪湖四十里泊舟三山荻港漕艘鹽船盡奪以
載兵聲言將寄帑南京留都操江都御史至陳師江上爲守
禦計士民一夕數徙商旅不行南兵部尙書熊明遇不知所
計適都御史李邦華在家被召道出湖口聞變有勸令東行
由浙江取道京口入北者邦華曰是何言邪身爲大臣忍坐
視東南決裂袖手而去乎乃倚舟草檄告良玉曰本部院四

朝老臣遭時多難投身爲國仰望貴鎮與我同儕頃傳麾下全軍南潰所過殺掠陵京震驚何輕易舉動如此以列聖英靈主上神武羣醜遊魂稍稽膏斧不以此時枕戈礪劍與疾討賊乃自甘菲薄貽誤身名本部院所不解也舊京文武足高喙長倘不諒心迹飛章上告其將何辭以對海內豪傑人各有心各鎮及麾下將領保無從中觀變者舉事一不當辱身家而污青史爲千古笑談智者所不出也貴鎮宜即日嚴戰兵丁疏通江路振舵回船刻期還鎮缺餉事情候本部院到院設法措處勿過安慶一步以實流言良玉得檄心折邦華又遣客李猶龍胡以甯輩開示禍福云主上拊髀頗收入見當力爲保全功名良玉大喜過望邦華飛書告安慶巡撫

小腆紀傳

卷六十四

六

發九江庫銀十五萬補六月糧軍心大定南都解嚴翌日邦華具威儀入其營良玉紅袂首韉袴握刀插矢俯立船頭邦華辭乃用師弟子禮見良玉請坐樓船大閱士馬邦華慰勞諸將詢問部曲姓名宣諭軍中矢忠義殺賊良玉令於軍斬淫殺者四人以徇釋被掠男婦四千餘人還漕鹽船五百餘號臨別誓以餘生效頂踵邦華入見論良玉潰兵之罪請以王允成除帝乃命誅允成而獎良玉能定變良玉卒留允成於軍中不誅也良玉留安慶數月守將杜宏域與降將杜應金爲族兄弟良玉之東下應金爲前驅先以書抵宏域言情故安慶及宏域得無恙左軍士有逸入宏域麾下者宏域斬之因其容以謝奉管鑰執鞭弭而後良王安之張獻忠初襲

廬陷舒治舟巢湖聞良玉在安慶遂去而破武昌沈楚王於江良玉坐視不救獻忠以七月二日焚武昌從咸甯蒲圻以上岳州良玉於十六日始提兵出湖口湖口令謝所舉者湘潭人個儻士也百姓聞左兵至勸令走所舉笑曰無恐我去將安之先期戒牛酒芻糗兵至擊小舟突入其圍中長跪涕泣良玉怪而問之曰公有所請乎對曰就公乞一早字耳良玉笑曰解人也遂去時各寨借官軍恢復爲名自竇慶下者曰劉兵自沅縣下者曰張兵自夔門下者曰郭兵捕卒搜牢民不聊生聞良玉先驅馬進忠至而小戢良玉以八月入武昌城中四十八公署及民居皆燼故侍郎郭正域第獨存乃卽之以立軍府招流亡百姓出軍船所掠下江貨物賤其價

小腆紀傳

卷六十四

七

以通市商賈聞之頗來知府以下官亡城失印多竊伏聞兵至自出者咸復其所知黃州府周大啓修獻忠所夷故城知沔陽州章曠倡義旅郡邑有聞而應者楚下流稍稍復完張獻忠既陷湖南諸郡身駐長沙而遣僞都督張其在趨江西楚新撫王揚基聞之以兵復岳州賊從醴陵入萍鄉張其在分道趨袁州袁人開門納賊良玉之副將吳學禮援袁州者斬賊守將邱仰寰江西巡撫郭都賢惡學禮淫掠檄學禮歸而自募土人置戍賊聞左兵之撤也突陷吉安復陷袁州而水軍方國安之在楚者亦爲賊將所敗岳州復陷江夏震恐良玉遣馬進忠常國安杜學金圍袁州斬賊二千遣馬士秀郎啓貴率水師合國安之兵以敗賊於臨湘追及岳州城下

大敗之遂並復袁岳而江西湖南略定先是帝解侯恂總督任中道逮下獄來代者爲兵部侍郎呂大器良玉知囚已故心鞅鞅輒與大器齟齬賊連陷建昌撫州南豐大器無兵不能救爲良玉所擄掄而賊將先驅艾四者屯嘉魚銳甚馬進忠與之再戰皆敗於是良玉亦不振時李自成跨有荆襄承德漢黃以上與應隨接壤者多通賊而輸之糧許州之陷良玉妻女爲自成所得自成厚養之以良玉女配賊將王四者遣之至武昌道其家無恙欲因以致良玉良玉不應多金帛以歸之然亦不能抗自成也會張獻忠入蜀良玉遣兵追之距荊州七十里偵知自成西入關荆襄爲賊守者盡懈乃遣副將盧光祖上隨棗承德惠登相自均房劉洪起自南陽倚

小腆紀傳

卷六十四

八

曰有不奉公令復言東下者吾擊之以巨艦置礮斷江眾乃定當良玉出所藏其子夢庚有吝色良玉曰爾以此爲若物邪向者吾散之乃所以爲若也太息曰左氏不得世有此軍矣旣宏光帝立大封四鎮爲侯伯推恩晉良玉爲侯委以上流之任詔書到而良玉賀表亦至時李自成敗於關門良玉以其間復荊州德安承天詔以收復陵園爲良玉功責所司補給十六年楚餉缺額四十萬尋加太子太傅而何騰蛟爲楚撫袁繼成爲江督騰蛟共良玉收拾武昌同心固守繼成爲李邦華所推許邦華死北都難其客李猶龍又在良玉幕中故兩人交最合良玉兵無慮八十萬號百萬前五營爲親軍後五營爲降軍每春秋肄兵武昌諸山以一山幟志爲一

小腆紀傳

卷六十四

九

桂賁有符驗史可法明知之而不敢言此豈大臣之道滿朝諸臣但知逢君罔惜大體前者李賊逆亂尚錫王封何至一家視同讐敵明知窮究並無別情必欲展轉株求使皇上忘屋烏之德臣下絕委裘之義普天同怨皇上獨與二三奸臣保守天下無是理也初黃澍之被逮也陰諷將士譁欲索餉南京澍復日以清君側為請良王念所將皆亂人降卒幸假天子聲號相糜繫恐東下則散走不可復制未之許也既而太子事中外謹譁又李自成棄陝入楚兵日逼良王心動澍乃召三十六營大將與之盟良王方沈吟未決中一將拂衣起曰疑事毋成若主帥必不動者某等請自行之良王不得已乃稱奉太子密詔馳檄具疏聲明士英七大罪詳載紀年

小腆紀傳

卷六十四

十一

不具錄舉兵東下自漢口達蘄州二百里舳舻相接邀楚督何騰蛟與俱騰蛟赴水免過九江邀江督袁繼咸繼咸責以大義良王約不破城駐軍俟命而繼咸部將郝效忠已與左兵通入城縱火時良王疾已劇見岸上火起報云城已破左右曰袁兵燒營自破其城良王罵曰此是我兵耳大悔恨椎胸歎曰吾負臨侯臨侯者繼咸字也嘔血數升病遂革召諸將謂曰吾不能報効朝廷諸軍又不甚用吾法度憤懣至此自念二十年來辛苦戮力成就此軍吾歿之後出死力以捍封疆上也守一地以自効次也若散而各走不惟負國且羞吾軍良王死不瞑目矣諸將皆哭請刑牲誓後營總兵惠登相當敵拔佩刀橫膝上曰我公百年後有不服副元帥號令

者齒此劍諸將皆曰諾副元帥謂夢庚也登相固降寇所謂過天星者威良王再造力有忠實心良王歿後七日軍東下登相率其黑旗軍殿舟行不近岸有祀略而前鋒中軍大亂所至焚掠登相大詬曰若此則不如我前日為流賊其如先帥末命何撤其軍返夢庚見黑旗船西上自以輕舸追之登相大慟以夢庚不足共事引其兵絕江而去夢庚遂連陷湖口建德彭澤東流安慶四月壬戌黃斌卿等敗之銅陵五月癸未黃得功再敗之坂子磯夢庚乃以所部三十六營偕黃澍降於我

大清英親王軍前南都尋亡

劉澤清字鶴洲曹縣人以將材授遼東甯前衛守備遷山東

小腆紀傳

卷六十四

十一

都司僉書加參將崇禎三年

大清兵攻鐵廠欲據以絕豐潤糧道援守三屯總兵楊肇基遣澤清來援未至鐵廠十五里遇

大兵力戰自辰至午不決得濟師轉戰至遵化夾擊遂得入城敘功加二級至副總兵六年遷總兵其冬加左都督九年京師戒嚴統兵入衛加太子太師十三年五月山東大饑民相聚為寇命澤清會總兵楊御蕃兵剿捕之八月降右都督鎮守山東澤清白面朱屠甚美將略無所長惟聲色貨利之是好嘗率五千人渡河救汴壁壘未成賊來爭相持三日互有殺傷忽拔營去惶遽奔進士卒爭舟多溺死十六年七月請於青登諸山開礦煎銀詔巡撫設法明年二月移鎮彰德

不奉詔而虛報捷命以兵扼真定又不從大掠臨清南下所至焚劫一空給事中韓如愈嘗疏論澤清不法事澤清賂以重幣弗納加訥讓至是如愈以催餉過東昌戴家廟澤清遣兵劫殺之於道無敢上聞者京師陷澤清南走尋宏光帝立以澤清與黃得功高傑劉良佐為四鎮澤清封東平伯轄淮海十一州縣駐淮安良佐亦封廣昌伯轄鳳壽九州縣駐臨淮良佐字明輔大同左衛人初與高傑同居李自成麾下傑護內營良佐護外營傑降後良佐亦歸朝或曰故淮督朱大典部將也崇禎十年流賊羅汝才合其黨搖天動等眾二十餘萬分屯柏鄉之練潭石井良佐同總兵牟文綬擊敗之又屢敗革左袁時中護祖陵有功積官至總兵十五年同黃得

小腆紀傳

卷六十四

十一

功大敗張獻忠於潛山嘗乘花馬陷陣故亦號花馬劉云時與澤清並封伯澤清自云先帝已封伯而詔不達是冬獨進爵為侯時武臣各占封地賦入不以上供恣其所用封疆兵事置不問澤清干預朝政排擠異己所言尤狂悖上初立即援靖康故事請以今歲五月改元請宥故輔周延儒助餉賊銀請禁巡按不得訪拏追賊請嚴緝故總督侯恂及其子方域又薦降賊臣錢位坤黃國琦施鳳儀時敏朝廷皆曲意從之已復與馬士英相表裏疏攻侍郎呂大器而薦張捷鄒之麟張孫振劉光斗及在逃督撫之王永吉郭景昌都御史劉宗周嘗劾四鎮跋扈狀澤清遂具疏痛詆之言宗周勸往鳳陽為謀不忠料事不智抗疏稱孤臣無禮陰撓恢復不義欲

誅臣等激變士心召生靈之禍不仁疏未下復草一疏並督黃得功高傑暨良佐名上之言諸人往以挺擊紅丸謀害皇祖母皇考今歲迎立時又力戴疏藩詆誣聖德非臣等與馬士英朱國弼歃血訂盟書約可法翊戴則天位久屬他人宗周謀危聖躬已見於駐鳳陽一疏鳳陽無城郭止有高牆陛下新承大統欲安置於烽火凶危之地此必非宗周一人逆謀乃姜曰廣吳姓合謀也曰廣心雄膽大行詭言堅不快陛下之得位故密通死黨宗周先翦除內外翊戴諸忠然後迫劫乘輿遷居耳乞逮曰廣姓宗周三奸付法司明正其謀危君父之罪如姓等入都臣等即渡江赴闕面詰其奸正春秋討賊之義疏入舉朝大駭先是澤清錄稟示傑傑曰我輩武

小腆紀傳

卷六十四

十一

人乃預朝事邪得功亦馳奏不預聞士英尼之不上史可法不平以諸鎮不知入告澤清聞之即言疏實已出而良佐知狀可法駁議是何居心良佐黨於澤清亦疏言宗周力持三案為門戶主盟倡義親征圖冕錯之自為居守司馬懿之閉城拒君陛下既不為諸奸所容莫若順成其志暫幸鳳陽朝廷不得已溫詔解之澤清益橫選義坊之健者入部肆掠於野巡撫田仰無如何乃為請餉上曰東南額餉不滿五百萬江北已給三百六十萬豈能以有限之財供無己之求不許或問澤清敵來則若何曰吾立福主此地供吾休息萬一有事則擇江南一善地去耳澤清廩解文義費千金構水閣招諸生吟咏歌頌奏請安流寓諸生於淮安府學以便科舉而

性殘忍平居蓄兩猿一日宴其故人子酌酒金甌中呼猿捧之跪送客客以猿狀狎狽逡巡不敢受澤清笑曰若怖乎命取囚來撲階下剝其肝腦和酒置甌中付猿捧之前飲嚼立盡顏色自若嘗與副總兵劉孔和有違言即拉殺之構淮安守將邱磊於史可法致之死初與高傑善明年傑死即與得功良佐謀分其眾朝議不許乃於其間大治淮邸極宮室之盛以鐘鼓美人充之聞左兵起託名勤王大掠而東我大清豫親王圍揚州命都統準塔分兵趨淮安澤清率總兵馬化豹等迎降尋良佐亦解甲歸命且請擒宏光帝自效導王師追至蕪湖挾之以歸順治五年澤清以謀叛誅良佐事見

小腆紀傳

卷六十四

十四

國史貳臣傳

沙定洲者阿迷土司普明聲部將也明聲死妻萬氏撫有其眾萬淫而狡嘗召部下丁壯入侍其將沙源之子定海定洲皆與之私久之無以服眾竟贊定海為婿已復厭其樸陋而定洲年少白皙乃殺定海而贊定洲明聲之子普服遠恥之遂分寨以居未幾服遠憂抑死定洲遂兼為阿迷土司乙酉元謀土司吾必奎反定洲奉調領兵會勦至則必奎已伏法定洲自以徒來無功逡巡城外不即歸有奸民饒希之余錫朋嘗往來黔國公沐天波第中以貨寶玩為名累負天波金巨萬無以償因詣各土司營誇沐氏富將國定洲心動陰結城中土司阮韻嘉張國用袁士宏等為應以十二月朔入城

小腆紀傳

卷六十四

十五

辭行入門輒呼噪焚劫天波逸而家屬皆死定洲遂盡得沐氏所有盤踞省城劫巡撫吳兆元題請代天波鎮滇至祿豐執前大學士王錫袞於家皆不屈拘之別室奪其印以偽疏入告福京遂行府事萬氏聞定洲之亂也驚曰吾家當敗此賊手謀自至省執以投誠既至見其聲猷赫然尊若王者又大喜過望定洲遂悉兵追天波時金滄副使楊畏知以監軍駐楚雄教天波西走永昌使楚雄得為備為首尾牽制之策天波從之定洲至楚雄城閉不得入畏知紿之曰若定永昌還朝命當已下吾當以禮見之耳定洲遂去遣其黨王朔李日芳等分攻大理蒙化陷之屠殺萬計畏知乘間撤城外居民入城清野築障撤調漢土兵馬遠近應之明年丙戌賊聞楚雄設守又迤東龍在田祿永命各自完保因不敢至永昌還攻楚雄不能下發巨礮擊之烟燄衝城上羣蠻歡呼謂楊公死矣須臾烟散則楊公端坐城樓如故驚以為神稍稍引去東攻石屏在田禦卻之轉攻甯州破之永命自殺乘勢下嶠峨土官王克猷走死在田聞之懼與其黨許名臣棄石屏竄入大理於是迤東諸縣盡陷乃復引兵攻楚雄分兵為七十二營每七營各為一大營屯之環城鑿濠為久困計而城中守益堅終不能克初龍在田奉總理熊文燦命駐紮城巖賊之未叛也嘗相識是時獻賊誅而其下孫可望李定國艾能奇劉文秀號四將軍者收餘眾由遵義入黔在田使人告急可望因詐稱黔國焦夫人弟引兵復讐丁亥三月入滇定

第 333 冊 續修四庫全書第 4 版 正內

洲解楚雄剛禦之革泥關可望以兵五萬突之定洲大敗殺
王錫袞遁歸阿迷可望西徇諸郡而分遣定國徇迤東攻定
洲部曰李阿楚於臨安阿楚拒戰甚力穴地礮轟之城破阿
楚赴火死兵猶巷戰定國怒執城中紳矜兵民盡殺之計七
萬八千人而焚縊陣亡者不與焉將襲阿迷聞晉甯有警還
師屠之詳見紀年可望既據有全滇益自尊大定國倔強不
爲下可望謀諸眾縛定國於演武場杖之已復抱持哭令取
定洲自贖俾革竜者定洲之老巢也有九山最險嗣名溪鳥
其外巢曰大莊夷目黑老虎守之其戰也口銜雙刀手舞大
刀所向無前文秀圍之久不下時定洲自居俚革竜其下湯
嘉賓陳長命等各據一山相去數十里爲犄角之勢外通
小腆紀傳 卷六十四 十一
交趾以固諸蠻心一日宴集嘉賓營定國偵得率兵掩至圍
以木城絕其水道三閱月諸蠻懼出降遂擒定洲及萬氏凡
沙氏之屬數百人械送省城聲其罪剝其皮號令通衢滇人
靡不快初沙亂由萬氏滇人疑其爲夏姬及就俘魁墨奇醜
莫不大笑云
黃斌卿號虎癡福建興化衛人少隨其父於京邸流落不能
歸有妓劉氏助之貲得以恩例授把總自參將陞江北總兵
南都亡遁歸閩中立附表勸進並言舟山爲海外巨鎮番船
往來饒魚鹽之利西連越郡北繞長江此進取之地上善之
封爲肅鹵伯賜劍印屯舟山得便宜行事疏乞周鶴芝自副
斌卿爲人猜忌鶴芝慷慨下士鶴芝嘗欲乞師日本斌卿阻

之由是不合而歸斌卿出師窺崇明戰敗遇周瑞得還軍丙
戌六月浙東事敗富平將軍張名振扈監國魯王至舟山斌
卿不納永勝伯鄭彩適至奉監國入閩名振故與斌卿爲兒
女媼因留駐舟山斌卿怯於大敵而勇於害其同類副使荆
本澈屯舟山之小沙畧其將士善射斌卿忌而殺之温州總
兵賀君堯收玉環山漁稅挾重貲入舟山殺之而攫其貲鎮
倭將軍王鳴謙至舟山誘殺之盡并其眾叛將張國柱故鳴
謙同事也悉定海舟師來攻國柱有弓箭手五百人號驍勇
斌卿知陸戰不能取勝令百姓乘城而身率舟師以出洋力
戰三晝夜窘甚求救於名振名振之將阮進者精水戰以四
舟衝國柱營乘潮發礮所當輒糜碎國柱僅以身免斌卿得
小腆紀傳 卷六十四 十七
其樓船百號聲勢益震又忌名振之有阮進也間之使背名
振去平西將軍王朝先驍勇善戰擁兵蛟關斌卿三書招之
朝先率二艦渡橫水洋斌卿遣標將朱玖陸璋以假迎劫之
朝先跳水免妻子死焉朝先既失勢斌卿摘其印令爲標將
名振憐之贈千金請還其印朝先自是歸心名振丁亥四月
吳淞提督吳勝兆謀叛我復歸於明以血書結舟山爲應斌
卿猶豫不敢應名振自以其兵就約遇颶風盡喪其軍朱玖
勸斌卿殺之名振乃避之屯田南山鄭彩自莆中送斌卿子
還舟山卽名振婿也道經南山名振留飲十日以揚言名振
實殺公子鼓眾鈔掠名振及標屬將士家無何斌卿子至備
道名振情斌卿大慙然是時已構隙矣是年冬十二月鄞縣

諸生華夏屠獻宸等約斌卿以海師攻城已翻城以應之斌卿固不願冀內應成功已享其利泊舟桃花渡已而謀洩無功既返甚悔其一出刻意為保聚計限民年十五以上充鄉兵男子死妻不得守制田產入官年六十無子者收其田產別給口食又盡籍內地大戶田之在舟山者為官田妄冀如土司法為不侵不叛之島夷而已故不肯與海上義師相犄角名振朝先既以失歡去而妻孥在舟山未敢為難也阮進在健跳恃其有保全舟山功以軍飢告釋於斌卿斌卿不之應進亦怨之己丑九月有標將黃大振者劫獲番船數萬全以餽斌卿不饜大振無以應逃入朝先營危言動之朝先遂與名振進議曰海上諸島惟滂洲稍大而斌卿負固不若共

小腆紀傳

卷六十四

十八

誅之則監國可駐軍遂傳檄進討斌卿遣陸瑋朱玖禦之戰輒敗求救於安昌王恭楨大學士張肯堂上章待罪請迎監國以自贖名振將許之而瑋與玖背約出洋進疑斌卿逃縱兵大擊斫傷斌卿沈之水中

男承禮 編輯

仁和魏錫曾參校
會稽梁繼元覆校

小腆紀傳卷第六十四終

小腆紀傳卷六十五

前翰林院檢討加詹事府贊善銜六合徐肅撰

列傳第五十八

逆臣二

李成棟

金聲桓 王得仁

劉承胤

陳邦傳 傅闕

孫可望

張虎 張勝 王尚禮
王自奇 方于宜 朱運久

李成棟遼東人或曰陝西人為入樸訥剛忍初為史可法部將以總兵守徐州我

大清兵南征成棟率所部降貝勒博洛征浙成棟分徇太倉嘉定南匯上海授鎮守吳淞總兵官下崇明荆本澈竄入海

小腆紀傳

卷六十五

十九

從征福建定邵武汀州漳州順治三年丙戌十月貝勒承制以總兵佟養甲為兩廣總督成棟署兩廣提督合軍征廣東所向克捷成棟收繳文武印信五十餘顆而取總督印藏之既敘功養甲授總督兩廣假便宜而成棟僅授提督銜疑養甲抑之怨望形諸詞色愛妾張氏陳子壯之妾也豔而納之年餘不歡偶演劇張氏見之而笑成棟詰之氏曰為見臺上威儀觸目相感成棟遽起著明冠服氏取鏡照之成棟歡躍氏察知之因怨怒焉成棟撫几曰憐此雲間眷屬也時成棟眷屬猶在松江故言及之氏曰我敢獨享富貴乎請先死以成君子之志遂自刎死成棟大哭曰女子乎是矣拜而殮之遺部下載寶入京將行賄過江西地已歸明扼之不得通

子壯雖殉難其子中書喬生猶擁舊卒爲復讐計成棟益懼
一日與署藩司袁彭年養子李元肩登樓去梯相謂曰吾輩
四國難歸

清然每念之自少康至今三千餘年矣正統之朝雖敗必有
中興者本朝深仁厚澤遠過唐宋先帝之變遐荒共憫焉今
金將軍聲桓所向無前焦將軍璉以二矢復粵七郡陳邦傅
雖有降書而不解甲天時人事殆可知也又聞新天子在粵
西遣人瞻仰龍表酷似神祖若引兵輔之事成則易以封侯
事敗亦不失爲忠義議遂決池州有胡奇者故從養甲辦事
授南雄知府視職閒住密知之以告養甲養甲不之備會贛
州告急養甲撥餉八萬令成棟往援之藩司主餉彭年故遷

小腆紀傳 卷六十五

延不發以激怒軍心成棟又潛招花山羣盜縱火焚野呼聲
動地給養甲曰贛州早暮亡而此間土寇深五嶺且不保彼
聲言復故國耳曷若權宜許之俟治軍再剿養甲故知其不
可而無如何用甲子榜出示許士民復冠裳成棟密製大旗
遣人掣總督旗而以新旗易之宣言曰總督降矣即用所藏
明總督印奉永曆朔戊子爲明永曆二年閏三月遣投誠進
士洪天擢潘曾緯李綺齋奏赴南甯迎駕入粵時陳禹玉趙
臺相贊殺人心皇皇乍聞成棟反正驚疑百端天擢等力陳
成棟忠誠且述金聲桓反正事甚悉人心始安上命侍郎吳
貞毓祥符侯侯性勞軍封成棟惠國公佟養甲襄平伯上自
邕江登舟出南甯大學士瞿式耜時留守桂林慮成棟之挾

上自專也疏言楚黔雄師百萬翹首威靈不可樂新復之土
寒將士心而吳貞毓奉使還力言成棟忠誠迎駕初無虛偽
宜幸廣成棟亦疏言天下乃太祖之天下今日光復舊業何
爲樂新土陛下中興須親統六師行間指揮俾諸將奮勇戮
力四方咸知有君自當響應豈可偏安粵西優遊歲月乎此
臣懇懇至計非冀邀駕之功也上乃由梧入肇慶式耜促刑
部侍郎劉遠生入朝阻之而成棟亦自嶺南還師議改兩廣
軍門爲行宮迺乘輿遠生奉命勞師因謂成棟曰天子者天
下主也脫上駕此爵賞征伐人疑天子有私隱令寄政不可
不嫌也指揮進取奚能如意成棟乃罷修廣州行宮而以肇
慶爲駐驛之所備法駕自梧州至肇慶結彩樓數百里旌旂

小腆紀傳 卷六十五

蔽空樓船相屬連日天氣和朗上駐雞籠山有景雲覆其上
黃龍見於海口呂宋遣使入貢甌邏巴國人進圖識上大喜
八月癸巳辰刻成棟率文武百官郊迎手扶鑾輿入行宮備
賞資銀萬兩殿陛供帳亦粗可觀上賜成棟袍帶尚方劍撫
其背曰朕中興全賴卿力成棟疏言式耜擁戴元臣粵西扼
禦已定勿庸久於外應召還綸扉上專命促之入式耜疏辭
乞骸骨不許乃留守桂林上進成棟爲翊明大將軍以其養
子元肩爲錦衣衛指揮使曹燧爲兵部尚書耿獻忠爲工部
尚書袁彭年爲都察院左都御史朝政皆成棟父子掌之諸
臣充位而已時議攻贛州以救南昌成棟言於上曰南雄以
下事諸臣任之庾關以外事臣任之將築壇拜成棟爲帥成

棟曰事在人為耳豈必壇之登與否乎率眾二十萬上南雄故與我守將高進庫有舊遣使招之進庫偽輸款以綴其師踰秋不降成棟厲氣攻之盡移軍中火具以行苛執夫役士人亦不免焉十月丁巳薄暮抵贛州將士飢疲而成棟氣驕莫敢言五更城上呼董大哥者三成棟夢中驚醒曰董大成是我中軍豈我軍已為彼有邪俄而城中鼓角齊鳴開門突出成棟策馬先奔軍士爭竄自庾關至梅嶺軍資器械靡有存者退駐信豐明年己丑正月

王師既克南昌鼓行而前諸將欲拔營歸成棟不可二月乙卯四更時發火器手三百人命之曰遇敵則發礮我為後應時天久雨發礮不然三百人皆殲黎明不聞礮聲謂火器軍小腆紀傳 卷六十五 四

己往披甲坐城樓上召諸將議事則去者已大半矣因慷慨歛歔呼巨觥痛飲誓死城上俄而

王師突至左右挽之上馬渡河三日後見有擐甲抱鞍植立水中者始知成棟死也事聞舉朝大駭上震悼賜葬贈甯夏王封元胤爵南陽伯成棟之歸明也慨然以中興自任既敗頗有惜之者然專恣好殺其西征也降將田起鳳統兵五千人駐郴州成棟分兵三萬取道樂昌宜章往招之起鳳以眾來歸往來騷擾鄉民有結寨自保者成棟戲謂起鳳試攻之樊於磔成棟怒而屠之廣州人衛姓者釀酒謂其鄰黨曰兵至協力禦之一無賴子嫌酒薄告成棟謂合謀殲公眾問以何為驗曰凡內裾綴短幅數寸者其黨用以自別也成棟怒

欲屠城百官跪請命運卒四出掩得即戮之保昌知縣潘名世亦從成棟反正者也圍人以求索不獲悲語曰知縣請公不能殺賊但能殺百姓也成棟竟縛名世斬之又以私憾殺宣忠伯王承恩大學士朱由櫜蓋凶暴亦天性也

金聲桓字虎臣遼東衛人我大清平遼東全家被俘獨跳身入關投左良玉軍良玉以同里故任之積功至都督同知充總兵官甲申巡撫路振飛調諸將防河聲桓與之大學士史可法出師請以自屬尋隸良玉後隊左夢庚之以所部三十六營降也諸將相率北去聲桓不欲從請規取江省以自効我英親王阿濟格令以提督撫剿總兵銜掛討逆將軍印與副將王體忠合營屯九江聲

小腆紀傳 卷六十五 五

桓遂傳檄下南康南昌尋授鎮守江西總兵體忠聞將白旺之部下也李自成死體忠刺旺以降兵既強又不肯薙髮聲桓結其左右王得仁誘體忠至都察院殺之其部眾大譟與聲桓兵戰於南昌城中民居盡燬得仁撫定之乃以得仁代為副將得仁驍勇善戰軍中所呼為王雜毛也以次定撫州饒州吉安廣信江右悉平惟贛州未下聲桓之初至南昌也諸生數十人跪迎於江干聲桓以武人驟膺文謁顧左右當如何答禮且笑且引諸生起口中喃喃欲言而無其詞從官皆匿笑聲桓則喜不自勝以明都司署為帥府大治宮室役夫役萬餘人春白瓷屑為塵聖壁阿閣曲房鋪層瑤覆絳繒履之若綿嘗病思食虎三日果得虎以脯暴縱皆此類也自

以不世功疏言臣原銜提督剿撫今更爲鎮守體統迥異請如原銜賜敕印節制文武便宜行事

章皇帝以所請冒昧不許

命還其孥旣克贛州旦夕望封侯不得敘錄亦不列得仁銜二人氣索聲桓陰狠能箝不泄得仁性獷躁不能無惡言或曰天下事大定顧君命當侯否耳富貴自有時君其忍之得仁益憤則招致方士起宮觀燬金銀以萬金使丹客宗超一開天寶洞將立壇致物怪檄罡神役使丁甲神將爲百勝天符軍法所居爲宜春王故第深九重嘗於後堂張樂著明衣冠令優人演郭子儀韓世忠故事由是兩家怨詞稍稍聞於外方贛州之未破也督師萬元吉遣問說聲桓反正聲桓

小腆紀傳

卷六十五

本

得書不報問使去乃捕萬僕箚華械於庭夜深解其縛與善飲食問督師起居殷勤甚厚元吉死箚華亦間泄其語諸會事隆武帝逃歸者閉匿不出既聞有問往往緣所知私覲兩人聲桓少時嘗師事維揚僧惠宗僧拊其背曰勉之二十年後江右福主世人盡變紅頭蟲此其侯已後

王師帽著紅纓聲桓建牙江省益禮信之僧每勸其改圖南昌諸生胡以甯至幕下言如僧指聲桓心始動新建諸生殷國楨不從剃髮令嘗從隆武帝乞敕書劄印連絡山澤忠義之士說得仁部下王禹門反正禹門說得仁得仁亦心動胡澹陳大生各緣以迎合謂二人曰隆武實未死許公以江西歸明者卽舉江西封公矣二人深信之陰遣之出會巡撫李

翔鳳死代之者爲章于天遇諸將益倨且勒賄無厭心丁亥秋有公燕席地置氈氍文吏皆上坐聲桓得仁坐於外得仁有忿色于天顧之笑曰王把總汝欲反邪二人恥且恨七月得仁提兵如建昌于天羞官票追其餉三十萬得仁拍案大呼曰我王流寇也崇禎皇帝被我逼死汝不知邪語汝官無餉可得杠則有之聲嘶皆裂敲差官三十杠曰寄章于天此三十萬餉銀也聲桓問之謂諸客曰王家兒急矣陳大生等皆不還奈何丹客宗超一之弟子黎士广亦輕儇喜事遊於金客黃人龍之門自薦於聲桓曰若輩非能得之獨我知隆武所在耳公無愛厚賈可期而至也聲桓遽曰功名本共之有間黎偕胡爾音者袖兩玉印入一爲鎮江侯一爲維新伯

小腆紀傳

卷六十五

七

篆皆柳葉文玉亦美甚曰此土所私賜也得仁曰可矣而覘者言明兵破於寶慶會胡以甯病死諸客莫能得要領二人以故按不發有訐得仁於巡按董學成者學成揚言將奏聞而陰遣人求重賂兼乞侍兒得仁恐以侍兒子之則居家狀更泄撫按并力持之誅求累億得仁益怒戊子正月于天摎括富室莊田率數十騎赴瑞州得仁告聲桓曰此非爲括金其贛撫會議不利於我邪適聲桓妻子已自都還因集將士密議書約山東南刻日並舉得仁出建昌合揭重熙余應桂諸部或謂得仁曰聲桓疑而詐脫有中變而公願居外也不若坐據省門仗鉞投袂爲必不可過之勢以脅之彼必不敢不從但貴神速耳於是得仁立傳令部勒全營杜七門圍

守巡按官麻時二十六日壬戌夜漏下已三十刻翌晨得仁
 擐甲縛學成至聲桓所大聲言奉詔恢復聲桓唯唯未及答
 得仁即起而割其辮以令箭傳示諸營悉剪辮凡軍民之戴
 纓帽者輒射殺之一時城中棄積如山即日縊殺學成及副
 使成大業禽章于天於江中迎太保姜曰廣入省為盟主告
 示安民稱隆武四年聲桓稱豫國公得仁稱建武侯曰廣稱
 太子太保中樞殿大學士三街皆兼吏兵二部尚書賜尚方
 劍便宜行事以聲桓中軍官宋奎光為左軍都督僉事幕客
 黃人龍為總督得仁婦弟黃天雷為兵部侍郎諸金皆為都
 督各開幕府門趨如市諸客首言明事者錄皆不及惟陳大
 生黎士广林亮數人得部曹諸客既失望始稍稍去向所遣

小腆紀傳 卷六十五

迎隆武帝者趙趙道中金王亦覺其詐然事已舉微聞隆武
 死永歷己立於廣東乃更署告示永歷二年議者見舉動錯
 謬相告戒勿出東路督師揭重熙傅鼎銓至南昌一日即引
 兵還獨姜曰廣在位而已聲桓遣人間道齋佛經置密疏其
 中赴南南輸款聲桓降表自署豫國公詔改封昌國封得仁
 建武侯聲桓頗鞅鞅致書朝臣請還故封久之始如所請二
 月朔得仁率眾取九江一鼓而拔胡濬進言宜乘破竹勢直
 趨建業下流猝無備必易舉建業舉而克豫響應更引兵而
 北中原可傳檄定也而聲桓聞捷召得仁還得仁以濬謀告
 眾皆主之黃人龍不可曰贛州居上游文武重臣俱在宜先
 取之不然且擬我後姜曰廣亦言甯庶人起兵不破贛卒貽

後患我湖廣提督羅錦繡恐聲桓兵起楚欲先敵之於贛州
 觀勝負為向背貽之書曰人心未死誰無漢思公初舉非常
 扶大義為天下倡咸引領企足日夜望公至但贛州東西要
 害山川上游公欲通粵則贛界其中公欲他出則贛乘其後
 莫若先下贛贛下則楚地可傳檄定矣聲桓然之率兵圍贛
 以宋奎光守南昌贛州守將高進庫勒兵出戰聲桓使副將
 百朝佐衝之曰戰酣來助朝佐故鐵嶺驍將為聲桓刺殺王
 體忠者前破建昌獲金銀巨萬索之不與及與高氏戰追奔
 數十里使人望大軍相去尙遠怒曰是以銀故致我死地也
 遽收兵歸南昌進庫得復入城固守相持七十日不下我固
 山額真譚泰何洛會師進討水陸並進議救贛有獻伐魏救

小腆紀傳 卷六十五

韓之策者遂分兵復九江南康進逼南昌報至贛得仁先知
 之計曰我聞先發制人不制於人莫若秘其警報不令人知
 銳志攻城城中乏食不知外援三日贛且下贛下則一軍守
 贛一軍守粵粵知贛破必從風而靡然後西通西粵右守嶺
 表
 清兵知贛破必解圍向贛我以逸待勞南昌亦得息肩間出
 以絕糧道則數十萬之眾可殲於旦暮矣若攻城垂破而棄
 之強敵在前贛乘其後此危道也聲桓以家在南昌遂退師
 得仁部眾見之亦走斬之不能止城中兵突出自相踐踏死
 者數千人聲桓既突圍入南昌得仁乃以兵二萬趨九江姜
 曰廣檄召之得仁曰九江據長江要津轉輸必由之道敵以

數十萬之眾深入攻城而糧道已絕非分兵攻我即撤兵東下分則勢弱撤則師勞九江四面臨江城小而固以我守之未可猝下公輩引兵徐出東西撓擊內外夾攻此犄角之勢若棄要害入孤城譬猛虎陷阱徒成擒耳日廣不聽一日夜檄數十至得仁歎曰不過欲得仁同公輩死也遂撤兵西上王師以勁弩巨礮扼諸路得仁身先士卒轉鬪而前斬級數千旋中伏大敗於七里街嗒焉若喪盡撤城外兵入壁宋奎光郭天才爭之不能得有一道士自言能運粟役鬼茹素戒殺自有天兵來助城中信之百日不出兵初

王師雖屢勝而軍中每夜驚王雜毛來久之見城中無鬪志乃掘長濠以固之東自王家渡屬灌城西自雞籠山屬生米

小腆紀傳 卷六十五

渡起土城獨飛橋自是內外耗絕聲桓得仁之主堅壁也特粵師之援而書記所草乞師表但陳勝狀不告急比聞江事危上命李赤心由吉安李成棟再出庾嶺赤心返邇不進成棟駐軍信豐不敢踰梅關南昌糧盡斗米需八十金人相食乃盡出居民

王師知城中無足忌遂以餘服旁收郡縣已丑正月大雨連旬城多壞聲桓部將湯執中守進賢門約內應

王師乃佯攻得勝門聲桓得仁齊赴救而奇兵已從進賢門梯壘以登城遂陷聲桓自投於城之東湖死得仁短兵突得勝門三出入已而被獲殺之事聞贈聲桓南昌王設壇祭之自姜日廣以下諸人另有傳

劉承胤南都人酗酒有膂力號劉鐵棍以征蠻獠功累官至副總兵何騰蛟之受闖賊餘黨降也應授總兵官鎮武岡漸驕肆騰蛟在長沙時徵其兵怒不應馳入黎平執騰蛟子索餉數萬騰蛟度不能制乃為之請得封定蠻伯且與為姻承胤帝立晉封侯丁亥正月上奔桂林梧州陷決意幸楚承胤具疏迎駕兵科給事中劉堯珍以事過武岡語不合承胤拳毆之指揮張同儼御史傅作霖責之曰爾具疏迎駕而得罪朝紳何也承胤乃具酒請罪其後謁上全州倨侮無人臣禮御史瞿鳴豐疏劾之次日朝退承胤指都御史楊喬然曰汝任風憲長言官妄言汝不能表率汝何為喬然與之爭至裂冠毀裳初亦以為武人麤鹵無足責且嘗逐擅權之司禮

小腆紀傳 卷六十五

太監王坤面叱周鼎瀚為奄寺鼻息聞桂林警遣兵三千赴援故或以此多之既晉爵安國公勳上柱國賜尚方劍與錦衣衛馬吉翔相表裏專權自恣請封吉翔等三人為伯御史毛壽登吳德操劉湘客萬六吉持不可承胤怒請上予四人廷杖既縛之行在午門外復為申救免杖奪職桂林之捷式藉請返蹕桂林乃劫上幸武岡五月改武岡州為奉天府事皆決於承胤初為騰蛟門下至是嫌騰蛟出已上自請為戶部尚書專領餉務且以長沙失守奏解騰蛟兵柄上弗許遣中使密召騰蛟為計然騰蛟固無如何且無兵上命以雲南援將趙印選胡一青兵隸之歸守白牙市及辭朝賜銀幣命廷臣郊饒承胤伏甲將襲之印選一青力戰殲其眾承胤諱

之既總兵張先壁擁潰兵數萬疏請入朝且劾承胤專擅承胤懼乃請命騰蛟駐衡州督師堵胤錫復疏劾承胤且及截殺騰蛟事而高必正李赤心之眾亦欲就食湖南承胤益懼計非胤錫不能制之乃加胤錫大學士駐長沙稍自斂戢八月

王師破常德寶慶且逼奉天上召承胤謀之則言我兵多敵決不來上疑而察之則已密議投降乃倉猝出奔承胤舉城降導

王師追上至古泥而還我大帥惡其為人移其眷口至武昌後部將陳友龍反正大帥疑承胤與通明年四月併眷口皆伏誅

小腆紀傳

卷六十

十一

孫可望本名可旺又名旺兒米脂人幼無賴為人執鞭數日返不見其母訟其鄰於官官怒曰汝未以母託鄰人汝母自他適安所知杖之可旺逃而為賊久之遇獻賊狡黠善伺人意故獻賊尤喜之養為子李定國艾能奇劉文秀以下皆呼為大哥既入蜀可旺以平東將軍稱東府定國以安西將軍稱西府每遇敵可旺能率所部堅立不動號一堵牆獻賊死可旺與定國能奇文秀率餘眾破涪江遵義入貴州事詳蜀黔諸臣列傳時雲南苦沙定洲之亂石屏副將龍在田遣使告急於可旺因詐稱黔國焦夫人弟舉兵復營滇人延頸望之而不知其為賊也既破沙賊於革泥關遂屠曲靖連陷南甯師宗進逼楚雄巡撫楊畏知拒戰於祿豐兵敗投水不死

踞地而罵可旺以畏知同鄉甚重之下馬慰曰吾為討賊來願相與共扶明室非有他也畏知要以三事皆許諾且折箭以誓用是定迤西八郡別遣定國定迤東八郡可旺既據有雲南恥名不雅改可望自稱平東王在籍御史任僕禮部主事方于宜倡議尊可望為國主製鹵簿定朝儀定國等亦皆自名為王置四王府撤呈貢昆陽二城磚石為之又毀民居萬餘間作演武場收各路工技悉歸行伍可望謀竊大號然定國輩猶儕視之遇事相抗可望謀之王尙禮乃說能奇文秀曰我兵雖多號令不一眾議以平東為主若何能奇然之誼日赴演武場定國先至放礮升帥字旗可望詰之尙禮請責旗鼓官定國怒曰我與汝兄弟耳何如是眾力解之可望

小腆紀傳

卷六十

十一

登座欲予定國杖定國愈喧闐白文選抱持之曰請勉受責以成好事一決裂則我輩必各散為人所乘矣尙禮等亦力持之鞭五十可望復相抱哭令取沙定洲自贖定國心憾之念兒事久未可倉猝發難既并蠻部聲勢益強可望不能制獨霸之念於是乎沮慨然曰我輩汗馬二十年破壞天下張李究無寸土而清享漁人之利甚無謂也我當挈天下還之明朝一雪此恥耳又聞李赤心李成棟并加封爵念同輩不相下得朝命加王封庶可相制楊畏知憤可望僭妄喜其革面也因而懇懇之會四川巡撫錢邦芑亦以書來招己丑春可望乃遣畏知及故揚州副使龔彝赴肇慶進表請王封給事中金堡七疏

爭之賈陽鎮皮熊遵義鎮王祥亦疏言其不可議久不決畏
知曰可望欲權出劉李上耳今晉之公而卑劉李爲侯可也
乃議封可望景國公賜名朝宗文秀定國皆列侯令大理卿
趙昱爲使加畏知兵部尙書彝兵部侍郎同銜命入滇昱知
可望必不受謀之督師堵盾錫盾錫曾賜空救得便宜行事
因承制改封平遠王易敕書以往南甯密邇雲南可望之求
册封也謂不允封號卽提兵殺出守將陳邦傳聞之大懼其
部將武康伯胡執恭請先矯命封爲秦王邦傳乃範金爲文
曰秦王之寶璽所給空敕令執恭齎往可望肅然就臣禮叩
頭呼萬歲旣聞朝議未決私詰執恭執恭誑之曰此敕印乃
太后與皇上在宮中私鑄者外廷諸臣實不知也可望雖心

小腆紀傳

卷六十

十四

知其僞然假以誇示其下旣畏知昱齎平遠王敕書至可望
駭不受曰我已得秦封畏知曰此僞也執恭曰彼亦僞也所
封實景國公敕印故在可望怒下畏知執恭於獄明年八月
遣使至梧州問故馬吉翔請封爲潯江王使者謂非秦王不
敢復命聞臣嚴起恆文安之力持之且請御所獻金玉良馬
會即國公高必正入朝召使者言本朝無異姓封王例我破
京師蒙恩赦宥亦止公爵爾張氏竊據一隅封上公足矣安
冀王爵自今當與我同心報國洗去賊名毋欺朝廷孱弱我
兩家士馬足相當也又致可望書詞嚴義正使者唯唯還議
遂寢而可望稱秦王如故改諸軍悉曰行營設護衛曰駕前
官自稱曰孤曰不穀文書下行曰秦王令旨各官上書曰啓

小腆紀傳 卷六五

稱定國文秀曰弟安西李弟撫南劉其下稱之曰國主皮熊
畏其逼也遣官李之華通好請盟可望致書曰貴爵坐擁貔
貅戰則可以摧堅虜守則可以資保障獨是不肖有司罔知
邦本征派日煩民生日感黔中乃兵出之途甯無救災卹鄰
之念以爲假道長發之舉若滇若黔總屬朝廷封疆留守留
兵綢繆糧糗惟欲與行在通聲息若祇以一盟了事爲燕雀
處堂之計非不穀所望於君子矣熊得書益懼避之清浪衛
庚寅九月可望親至貴州執熊奪其兵令貴州所屬文武呈
繳濫劄裁革文職之監軍督餉部卿僉憲武職之總制參遊
各銜名無敢抗拒者惟巡按御史郭承汾威清道黃應運總
兵姚某劉某等六人詬賊求死可望怒曰爾欲死不與爾良

小腆紀傳

卷六十

十五

死縛六人於地驅劣馬數十蹶踏之籍其家陳屍平越之四
門以怖不順己者旣聞袁韜武大定殺楊展始有圖蜀心上
書爲展訟冤使王自奇文秀文選分道取四川是冬十一月
桂林廣州相繼陷上走南甯
王師日逼乃遣編修劉蒞封可望爲冀王至平越不得入畏
知曰秦冀等耳假何如真不聽定國請令畏知終其事畏知
復至南甯乃眞封可望爲秦王而可望怒不能待邀文安之
於都勻奪所齎封川中諸將救印遣其將賀九儀張勝張明
志率勁兵五千稱迎扈殺嚴起恆及沮封之尙書楊鼎和給
事中劉堯珍吳霖張載述於南甯舟中畏知因痛哭自劾極
言可望擅殺大臣罪上留爲東閣大學士可望召而殺之然

既獲秦封心甚慰潯州陷上倉卒自南甯登舟壬辰正月十六日戊子次廣南可望遣總兵王愛秀迎駕表言臣以行在孤露再次迎請未奉允行然預慮聖駕必有移幸之日故遣兵肅清道路廣南雖云內地界鄰交趾夷情叵測惟安隆所為滇黔粵三省會區域郭堅固行宮修葺糧儲完備朝發夕至莫此為宜上至安隆歲以銀八千兩米六百石上供從官皆取給焉上尋遣太常寺卿吳之俊齋壘書至滇慰勞可望三月間

王師將自楚入黔奏遣定國及征南將軍馮雙禮將步騎八萬出全州文秀及討南將軍王復臣將步騎六萬出敘州重慶秋七月定國拔桂林孔有德自殺執叛將陳邦傅父子送小腆紀傳 卷六十 十七

貴陽冬十一月戰於衡州失利而我敬謹親王尼堪以窮追歿於陣是時定國連復楚粵兩蹶名王聲威大震不復受可望節制可望心惡之既奏請封西甯王遣檢討方于宣中書楊惺光齋救并稿師萬金往矣復追還之曰孤今出師入楚當面會安西大慶宴奉皇上救書以光寵之召定國赴沅州議事或謂定國曰此偽遊雲夢計耳辭不赴賞遂不行文秀入蜀亦所向克捷追躡吳三桂於保甯以輕進敗王復臣戰死可望責令罷職閒住諸將既以定國故不服又以廢處文秀太過快快有怨心可望怒定國甚欲自將襲之其親兵稱駕前軍者固選鋒以桂林之捷不得一當為恨謂敵殊易殺亦勸可望親立大功以服眾諫知

王師屯寶慶之岔路口馮雙禮將左白文選將右可望自將中軍輕騎來襲時陰雨連絲行三日始至王師出不意驚欲潰明兵易之甫斬數人便掠馬我貝勒還軍搏戰望見可望中軍建龍旗列鼓吹麾兵急攻之可望大敗走保峒口惟馮雙禮軍不動

王師亦鑿於衡州之失引還是役也可望慮諸軍有圖己者既不敢嚴督諸軍前戰諸軍亦以駕前軍奮欲立功不願與併力以致於敗先是任僕方于宣之尊可望為國主也將設六部翰林官而慮人議其僭乃以范鑛馬兆義任僕萬年策為吏戶禮兵尚書並加行營之號後又以程源代年策而僕最寵與于宣屢勸進可望令待上入黔議之上久駐安龍將小腆紀傳 卷六十 十七

吏軍人臣禮窮促日甚馬吉期龐天壽之徒詔附可望謀逼上禪位吉期屬其門生郭璘說武選司主事胡士瑞曰今大勢已去我輩追隨至此無非為爵祿計耳今秦王幸天下馬公甚親重欲以中外事屬之公能達此意於諸當事何愁不富貴不然我輩無死所矣士瑞叱之退他日又求武選司郎中古其品畫堯舜禪受圖以獻可望其品拒不從譖於可望而殺之已可望自設內閣六部官鑄八疊印盡易舊印于宣又為之立太廟享太祖高皇帝主於中張獻忠主於左而右則可望祖父也擬國號曰後明上聞之益懼與閣臣吳貞毓等謀遣主事林青陽齋密救召定國人衛謀洩甲午三月可望遣其將鄭國至安龍械貞毓等十八人嚴鞠之獄具矯詔

曰朕以眇躬繼茲危緒上承祖宗下臨臣庶閱今八載險阻備嘗朝夕焦勞罔有攸濟自武衛肇梧以至邕新播遷不定茲冬端瀨倉卒西巡苗截於前敵迫於後賴秦王嚴兵迎扈得以出險定蹕安隆獲有甯宇數月間捷音疊至西蜀三湘以及八桂游歸版圖憶昔封拜者纍纍若若類皆身圖富貴惟秦王力任安攘毘予一人二年以來漸有成緒朕實賴之乃有罪臣吳貞毓等包藏禍心內外連結盜寶矯敕擅行封賞貽禍封疆賴祖宗之靈奸謀發覺隨命朝臣審鞠除賜輔臣吳貞毓死外其張鏞張福祿全爲國等同謀不法無分首從宜加伏誅朕以頻年患難扈從無幾故取之法時從寬厚以至奸回自用盜出掖廷朕德不明深自刻責此後大小

小腆紀傳

卷六十

十一

臣工各自洗滌廉法共守以待昇平可望既殺十八人復奏言皇上既將諸奸正法李定國臣弟也勦敵失律法自難寬方責圖功以贖前罪而敢盜寶行封是臣議罰諸奸以爲應賞矣臣部諸將士比年來艱難百戰議賞議罰惟臣專之前疏付楊畏知奏明可復閱也憶兩粵並陷時駕蹕南甯國步既已窮感加之叛爵焚劫於內強敵彎弓於外大勢岌岌卒令駭喙潛迹晏然無恙不可謂非賀九儀等星馳入衛之力也又憶瀨瀾移蹕時諸奸力阻幸黔請隨元膺使果幸防城則候主之罪寸磔豈足贖乎茲蹕安龍三年矣纔獲甯宇又起風波豈有一防城一元膺可以再陷聖躬乎臣累世力農未叨一命之榮升斗之祿亦非原無位號不能自雄者也沙

定洲以雲南叛臣滅定洲而有之又非無屯兵之地難於進攻退守者也總緣孤憤激烈冀留芳名於萬古耳即秦王之寵命初意豈觀此哉臣關西布衣據彈丸以供駐蹕願皇上臥薪嘗膽毋忘瀨瀾之危如以安隆僻隅欲移幸外地當備夫馬錢糧護送斷不敢阻以蒙要挾之名時可望憾定國益深定國亦恐其來襲因出掠雷廉以避之冬十一月攻廣州敗於珊瑚洲明年二月敗於興業又敗於橫州收餘眾退保南甯先是可望聞珊瑚洲之敗遣馮雙禮襲之爲定國所敗既聞其退駐南甯精銳盡喪乃遣總兵張明志關有才統兵三千再往定國走間道襲破之於田州三千人皆降可望聞敗知定國必至安龍命白文選將兵迎上入貴州文選雖爲可望

小腆紀傳

卷六十五

十九

用心不直其所爲輒與定國連和奉上走雲南守將劉文秀亦怨可望者與盟而入上既入滇定國文秀文選以功進爵而可望心腹王尙禮王自奇賀九儀張虎等亦皆進爵爲公侯又遣張虎送可望妻子回貴州以安之虎至貴陽則搆之益甚會上再遣文選議和可望拘留之奪其兵而遣其僞通政司朱運久入滇假議和與尙禮自奇輩謀內應丁酉八月舉兵犯關釋文選而禮之以爲大總統馬寶爲先鋒合兵十四萬十八日渡盤江九月至交水列三十六營去曲靖三十里定國文秀眾纔數千人相顧失色議奉上出走未決時文選反正已久馬寶馬進忠馬維興亦皆心歸朝廷文選之再出將也實出諸人謀定國未及知也忽文選率所部拔營來

歸單騎見定國文秀於朝具言成約宜速出戰且誓之定國文秀遂成師以出初可望見文選逃議退兵馬寶止之張勝亦請身任可望大悅語勝曰雲南軍馬盡出城內空虛爾率武大定馬寶選鐵騎七千連夜間道襲之王尙禮龔彝爲內應爾一入城則定國文秀知家口已失不戰自走矣寶遣其私人入定國營言之且曰明日決戰遲則無及定國大驚夜告諸將十九日天未明拔寨起文選率所部鐵騎直冲馬維興營維興開陣迎之入合兵繞出可望陣後定國揮兵大進諸營皆謹呼迎晉王所向瓦解可望逃至貴州從騎纔十餘人命馮雙禮守威清要隘約曰追至則發三礮文秀追至普安尙遲疑不敢進雙禮發礮以紿之可望遽挈妻子出城輜

小腆紀傳

卷六十五

三十一

重婦女悉被掠過鎮遠平溪沅州守將閉門不納惟靖州道吳逢聖率所部迎之狼狽走長沙遣使投誠於我經略洪承疇軍前

章皇帝封爲義王未幾病死可望承獻賊之餘諸將爲所撫用初不知有朝命旣據滇黔專封拜文臣多汚僞官者自定國奉入滇多反正惟張虎張勝王尙禮王自奇等始終黨逆文臣則方于宣朱運久爲尤著云

張虎者隨劉文秀守滇上入滇都推恩進諸將爵公侯虎封涪化伯自以位在諸人下甚怏怏時孫可望妻子在滇未敢爲逆上欲歸其妻子以安之白文選言於李定國曰今尙禮自奇擁兵在鞏轂下虎尤詭日伺左右禍且不測令與可望

議和必皇上親遣虎行乃無反覆耳上召虎至後殿拔頭上金簪賜之曰和議成卿功不朽必賜公爵此簪賜卿爲信見簪如見朕也虎至黔則謂可望曰上雖在滇端拱而已大權盡歸定國定國所信者文則金維新龔銘武則靳統武高文貴人無固志可唾手取也繳所封伯印曰在彼處不受恐生疑忌臣受國主厚恩豈敢貳哉白文選受國公之職已爲彼用矣取賜簪示可望曰皇上賜此簪命臣刺國主許封臣二字王臣何敢不以上聞可望信之怒益甚遂日夜謀犯關交水之敗與可望相失數日率殘兵回貴陽劉文秀已先入詰之曰皇上賜汝金簪議和何從有行刺之說虎無以答解赴雲南上告廟御門獻俘磔之

小腆紀傳

卷六十五

三十一

張勝與馬寶同將孫可望駕前軍勇猛絕人交水之役白文選拔營走曲靖可望大驚欲退軍時寶已反正慮回黔謀洩大言曰我眾十倍於彼奈何以一人爲進退豈我輩非人乎勝曰某一人足擒定國矣可望大悅曰諸將如是吾復何憂令寶與勝襲滇都甫至城下而交水報捷旂插於金馬碧雞坊下勝見之大驚拔營去回至渾水塘遇定國列陣死戰定國幾不支忽寶於陣後連發大礮勝驚潰走益州部將李承爵誘而縛之勝罵曰汝何叛我承爵曰汝叛天子吾何有於汝乎解雲南告廟獻俘與其黨趙珣皆伏誅

王尙禮獻賊僞中軍府都督也獻賊死孫可望李定國與艾能奇劉文秀爲四王權相埒也可望謀竊大號尙禮爲之主

謀說能奇推平東爲帥自是可望得專制諸將隨文秀守滇封保國公而陰與可望相呼應張勝之來襲也尙禮將內應沐天波知其情以兵守之不得發已聞勝拔營走遂自縊死王自奇獻賊僞後軍府都督隨劉文秀守滇封夔國公移守楚雄醉後殺李定國營將而懼引其眾渡滄瀾江據永昌去雲南二千餘里以故孫可望入滇時不相聞可望既敗自奇不自安與永壽伯關有才舉兵反定國自將討而誅之時王師入貴州不及援故逆黨平而貴州已不守矣方于宣雲南人以進士官禮部主事丁亥春孫可望入滇于宣與在籍御史任僕倡議尊可望爲國主設鹵簿定朝儀以干支紀年鑄九疊印暨興朝通寶錢設閣部科道官可望以小腆紀傳 卷六十五 二十二

小腆紀傳

卷六十五

二十二

時未至命侯上入滇議之既上久駐安龍又爲之立太廟括民田擬國號曰後明僕爲吏兵二部尙書于宣爲翰林院編修謀逼上禪位未行而李定國以兵衛上入滇都于宣言於可望曰皇上在滇定國輔之人心漸屬於彼國主宜正大統則人心自定矣可望以妻孥在滇未敢爲逆已張虎奉命送可望妻孥而搆之曰上命我刺國主也可望怒益甚于宣侍側因請問左右逆窺之但見于宣叩頭跪奏可望點頭許可之狀莫知其所獻何策也出謂其私人曰國主登九五我爲首相已親許我矣可望將舉兵犯闕于宣時爲提學試沅靖諸屬表題有擬秦王出師討逆大捷語既聞可望敗則馳書於錢邦芭欲糾義旅擒可望以獻邦芭鄙之答以詩曰修史

當年筆削餘帝星井度竟成虛秦宮火後收圖籍猶見君家勸進書蓋于宣嘗爲可望修史奉獻賊爲太祖作太祖本紀又嘗言帝星明井度秦王當有天下故也其終事不可聞朱運久不知何許人朱容藩之亂蜀也運久爲偽湖廣巡撫容藩敗又爲孫可望僞通政使上入滇都命白文選與可望議和可望拘文選而奪其兵遣運久入滇陽爲議和者實與王尙禮等謀內應運久遽黃蓋大轎入城無復人臣禮上亦未敢問也

小腆紀傳

卷六十五

二十三

男承禮編輯
仁和魏錫曾參校
會稽梁繼元覆校

小腆紀傳卷第六十五終

小腆紀傳補遺卷第

列傳

男承禮謹

宗藩

遼王術雅 周王孫

岷王禮純

韓王某

趙王由棧

淮王常清 上饒王常沅

益王由本

惠王常潤

穎王由渠

鄧王器壩

太子琳源

桂王由棧

太子慈烜

遂平王紹鯤

安昌王恭楨

小腆紀傳補遺卷

通山王蘊鈺

益陽王某

瑞昌王議瀝

德興王由枏

嘉興王某

永甯王由楨

羅川王其 濠溪王等

議濤

議淮

奪道濟

統鈞

統鈞 統鎔

統鈞

盛激

盛濃

常巢

遼王術雅太祖八世孫長陽王憲煥之長子也萬曆中襲封長陽王宏光時命守海甯南都亡入闕隆武帝命襲封遼王及闕敗奔廣州廣州破遇害又周王恭枏之孫國亡後南奔

亦死於難

岷王禮純太祖十世孫岷顯王企鑾之子也崇禎十六年獻賊犯湖南企鑾謀築城武岡民間之皆洵懼奸人袁有志因激眾反執殺企鑾尋為黎靖將軍劉承胤討平之事聞令禮純視府事乙酉隆武改元始襲封丁亥八月

大兵逼武岡承胤挾之降卒於武昌

韓王某韓憲王之後太祖支孫也國變後流寓貴陽守將皮

熊厚奉之進其女為妃王故出入患難間稍習戎伍恆挾關

龍健兒自隨及丁亥秋武岡之變黔粵隔絕行在消息不通

王遂謀監國熊與總督范鑛巡撫楊鼎和議未決以尙寶卿

張同做助爭乃己庚寅孫可望入黔王走水西依宣慰司安

坤可望莫能致居數年薨

趙王由棧成祖十世孫襲封時日不可詳乙酉夏與總兵黃

蜚起兵太湖及蜚被執死由棧走入粵庚寅二月惠潮道李

士璉等與總兵郝尙久投誠

大清導

王師入關執由棧及郡王十三人以獻凡江右宗室之寓惠

州者盡殺之沒其家

淮王常清仁宗八世孫淮王翊銀之長子也萬曆中襲封乙

酉南都亡起兵謀恢復不數月為樂平軍士所掠出居景德

鎮饒州亦失時隆武帝立於閩中賜璽書曰鄱陽天下之奧

區黎獻無事擊壤以誦王風二百餘年矣比來兩都繼陷無

復吳芮英布之倫荷戈以紆敵愾者朕爲兩浙粵閩之所推戴長此亟憂將率六師以復二京灑掃孝陵以觀列侯之寢廟晨夕惕厲不遑啓處語曰江湖之民多盜鄱陽彭蠡今獨不然則亦資賢王訓討之力也王尙撫綏斯民湛洽於德禮以贊我無疆之休敦睦首義朕其敢不自勉焉常清遂入閩明年福京亡借諸王奔廣州及降將李成棟陷廣州諸王皆遇害獨常清逃免後定國公鄭鴻逵迎於軍中焉又上饒王常沅以宏光元年二月襲封終事不可詳

益王由本益敬王常璵之三子憲宗六世孫也萬曆三十五年以鎮國將軍進封嘉善王三十九年改封世子四十五年襲封兩都繼陷儀賓鄧思銘南城諸生也言於由本曰王身

小腆紀傳補遺

卷

三

兼臣子宗社傾危豈容坐視由本大感動會布政使夏萬亨自撫州來與分巡道王養正知府王域推官劉允浩史夏隆通判胡縝等謀城守域曰國無主不可以集眾乃奉由本爲號由本固年少仁柔不習武事戰守事悉承甯王由棟及羅川王某主之進復南昌軍聲頗振隆武帝聞由本起義賜書曰甲申而後星漢初回留都不競復驚我孝陵移我鐘簾自晉宋以來禍變爲烈我殿下聞之爲輟餐廢寢頓足思奮也朕自龍江出渡錢塘爲閩浙藩鎮諸大臣之所推挽不能造膝商興復之務顧念江南蘊義摠忠能光我帝室者獨有殿下耳敵氛雖騰天命未改我兄弟既輯睦無長沙東海之憂諸宗茅靡亦無復聖公益子之事此太祖神靈累朝惠澤沁

於人心不可誣也願以朕區區悉率二鄭閩粵之師精銳可戰者尙未滿六七萬誠欲約撫昌之卒下於罌子章贛勁士萃於鄱陽不知誰當與謀者虔臺李永茂吾之故人亦頗相聞乎廣信吾之北門未有能操其鎖鑰者行當於此會大江左右之士無衣之賦可朝發而夕遠也嗚呼吾家宗社豈可殄於仇讐太祖聲靈幸猶存於謠觀殿下將何以教朕焉時乙酉秋七月也初周藩保甯王紹妃者爲閩賊所掠已自河南避之南昌以舍人無狀仇於民南昌潰走建昌傲睨好談兵由本信之而紹妃私與我將王體忠通約內應雲南總兵趙印選以象兵赴援南都不及而反由本留之助戰戰初合滇師善用鎗衝我騎體忠幾不支而紹妃從陣後以火箭傷

小腆紀傳補遺

卷

四

象兵象總趙某死焉遂欲潰由本出奔宦者李祥率十餘人從之及其二子走旂塘佛舍祝髮爲僧鄉人見其貌偉疑之賴曹山僧指爲故人而免踰月復間道入閩命居興化閩敗奔廣州未幾爲降將李成棟所殺二子逃免戊子金聲桓王得仁歸明求得其一將奉爲監國不果金王敗莫知所終紹妃至贛州被殺萬亨等另有傳

惠王常潤神宗第六子天啓七年之藩荆州崇禎十五年十二月闖賊再破彝陵荆門常潤走湘潭荆州遂陷常潤之渡湘也遇風於陵陽磯宮人多漂沒身僅以免就吉王於長沙十六年八月獻賊陷長沙復走衡州就桂王衡州繼陷與吉桂二王走永州巡按御史劉熙祚遣人護三王入廣西寄居

梧州明年宏光帝立命駐肇慶旋移廣信乙酉五月復移嘉興未幾南都亡奔紹興隆武帝即位胎聖書曰板蕩以來無言不疾每夜禱天願我諸宗藩發憤舉義湯滌強氛復我高皇帝之宇而寂寂數日未有應者豈天亦陰隲下民使王郎益子之事無所張其牙翼乎朕為閩粵士民之所推戴非有他勇智當於民心亦謂是發憤禱誓者與蒼黎同志也次月以來黎民勸進書至數百本朕六七辭不得避其元老舊學亦以高皇開闢之天下當有高皇之孫子起而奠之或誦南陽九世之說近於符讖朕不敢聞也書云子有十夫同心語云眾志成城朕持是以往藉諸藩翰夾助之力將大張六師捷伐底定以仰觀孝陵灑掃宗廟扶十三宗之緒唯賢王幸

小腆紀傳補遺

卷五

五

垂誨焉常潤後奔廣州隆武二年

王師平廣東被執死

穎王由槩福恭王之次子宏光帝弟也萬曆中封穎上王崇禎十四年闖賊陷河南與恭王同遇害南都立追封穎王諡曰冲

鄧王器鼎唐端王十一子隆武帝叔也萬曆四十年封德安王隆武改元進封鄧王及親征命協唐王聿錞監國福京明年三月上自建甯移蹕延平諭二王曰京中民情安堵市肆不遷朕心慰悅親征原以安民間都根本重地王等還多方曉諭禁戢逃兵朕若早觀孝陵自有獨免恩詔尋以關警頻傳敕力行保甲法福京亡不知所終

太子琳源隆武帝元子曾后出也隆武二年七月生羣臣賀表有日月為明止戈為武語上嗟賞覃恩大赦諭月薨諡莊敬太子

桂王由棧桂端王之三子永歷帝同母兄也崇禎九年封安仁王同日封永歷帝為永明王十六年獻賊犯湖南端王與由棧走全州得達廣西永明王被繫會征蠻將軍楊國威復永州遣其部將焦璉送入粵明年十一月端王薨於蒼梧由棧承國事時宮眷僚屬尚有千餘資用恆苦不足乙酉西南都亡廣東在籍尚書陳子壯等議奉由棧監國會聞隆武帝立於閩中布政使湯來賀持不可議遂寢其年八月賜聖書曰自板蕩以來念我宗藩誅嘗不臨食廢箸也太祖以大功大

小腆紀傳補遺

卷六

六

德廓清天下休歷未半皇天睽顧爾何知每以此義正告我大小友邦未有應者而閩粵豪傑雲起景從是亦天所以佑我高祖重開日月也已有詔諭宗姓不能自立者各赴行在相度授爵著梧嶺外與區嵐煙消釋或亦可遂安枕不煩懸慮乎黍離黍秀古人所悲帶礪山河於今未替世子勉之行將責爾介圭以釋神宗之澤焉旋襲封時上由疏藩繼統聞前議頗生疑忌徒由棧與永明王居肇慶下優詔結總督丁魁楚等用杜推戴初魁楚蒞粵以寓公禮入謁由棧不憚由是遂有隙已而靖江王亨嘉反於桂林上益疑密諭魁楚偵動靜由棧實樸無喜事心魁楚以宿怨欲因事中之由棧不知也一日置酒就王邸飲大言天下傾亂殿下為高皇

帝子孫能勿憂邪由櫻曰宗社破敗孰能忘憂倘得藉先生力削平之俾孤假手以報高皇帝死且不朽問答間頗相抵牾魁楚遽以聞他日復就永明王飲問如前永明王唯唯而已魁楚亦以問未幾月由櫻得疾薨或曰魁楚為之也由櫻英明有知人鑒嘗謂居安可寄社稷臨難不奪大節者惟司馬程公一人疾篤召式耜入屬以永明王因自言為再生伽藍而弟亦羅漢先生好輔之故永明王得無恙粵中立國追諡曰恭王王妃於辛卯十二月南甯之陷宮眷倉卒出奔不能相顧莫知所終

太子慈烜永歷帝元子也母王后永歷五年十月駕次新甯册為皇太子自後流離奔竄備極顛危十一年春始於滇都

小腆紀傳補遺卷七

七

行在出閣講學尋復播遷十四年從上居緬甸時寓公異域旦夕苟延而文安侯馬吉翔猶請講期上命禮部侍郎楊在開講賜之坐在以東宮典璽李崇貴侍立為嫌乃并賜崇貴坐崇貴曰今雖亂亡不敢廢禮異日將有謂臣欺幼主者每講崇貴出外畢而入一日太子問哀公何名在不能對聞者笑之尋為緬人所獻明年三月降將吳三桂擁還雲南我仁皇帝命恩免獻俘四月戊午三桂乃輦上及太子出以弓絃絞於市太子大罵曰黠賊我朝何負於汝我父子何仇於汝乃至此耶時年十二

送平王紹繼周藩裔太祖之十二世孫也崇禎末闖賊入河南紹繼接戰身中流矢負重創北都陷隨諸王南奔宏光元

年乙酉春疏請往河南招集義勇不許及南都亡乃至松江與總兵吳志葵起兵志葵敗入太湖依吳易易兵潰復走呂國興營未幾而國興又降明年十一月被獲於嘉興王店解至江甯丁亥正月見殺紹繼志氣果敢言及國難輒悲憤流涕其死也人咸惜之

安昌王恭楨周藩裔太祖十一世孫襲封時日不可詳鄭芝龍之降也恭楨與都督周鶴芝等流涕極諫不聽及鶴芝移軍海口遣其義子林臯隨恭楨至日本國乞師不得要領而還海口破奔舟山不知所終

通山王蘊舒楚藩裔太祖九世孫襲封時日不可詳永歷帝之在武岡也劉承胤挾紕自專及

小腆紀傳補遺卷八

八

至師破永州兩道並進遂陰議納欵秘不以聞蘊舒急請召對言敵騎已逼上猶不知猝至當如車駕何上懼召承胤問之承胤大怒固請言者語不遜上不得已良久曰宗臣蘊舒承胤洵洵出遇蘊舒於宮門奮拳擊之墮齒蘊舒遁去從大學士瞿式耜於桂林永歷四年冬十一月

王師入興安之嚴關諸將皆潰蘊舒涕泣馳告式耜曰先生受命督師全軍未虜公且入柳為恢復計社稷存亡繫公去留不可緩也式耜不應蘊舒乃奔

益陽王其蓋遼藩裔也乙酉南都亡王聚眾於嚴州總兵方國安亦與之相應王遂用監國印署置官吏及隆武帝立大學士黃道周馳書曉以大義王猶豫未決未幾國安歸魯監

國王勢益孤乃遣其監紀推官邵有璋副總兵馮生舜奉表入賀而監國之號猶未除也詔讓之曰國家敦厚慈親自有典制朕復天性仁恕篤愛宗枝王借受慈禧太后之命又借勳鎮方國安之推奉近日表奏雖來公然用監國之寶不知此寶授自何人勳鎮國安等疏王本末甚明朕不忍顯戮王其戒之哉終事不可詳

瑞昌王議瀝甯藩裔太祖十世孫也乙酉六月中書盧象觀遇之西湖相與痛哭起兵攻南京謀洩大敗匿水竇中逸出會屯田都司方明據廣德迎議瀝入其軍連破孝豐臨安甯國等縣軍聲復振乃於孝豐開府治事奏捷聞中封瑞昌王授明等官有差無何明敗議瀝走匿丹徒諸生喜正家山東

本朝紀傳補遺

卷九

九

吳儀之吳純之義士也渡江將迎王值名捕急遂遷鎮江潘文煥家選者狝至儀之挺身出曰吾瑞昌王也議瀝及純之得脫已而知其偽執喜正鞠之正不勝撈掠具言所在乃見執十月十二日遇害於江甯丹徒諸生袁鍾宜與陳用卿金壇張景潮皆從死象觀等另有傳

德興王由枏淮藩裔仁宗九世孫也有翊鍊者於天啓三年襲封由枏蓋其孫也丙戌

大兵下江西山枏起兵搜殺鄉民之薙髮者聞中聞報隆武帝諭曰江民苦兵甘為敵用情罪可原赦過之條已云有髮為義民無髮為難民王其曲加矜恤焉終事不可詳嘉興王某淮藩裔萬曆初國除某襲封事不可詳饒州破流

寓都昌譚家埠丙戌秋聞亡紳民奉以舉義以邑人石光龍偕了空等為將及兵敗王走湖口渡江而西見獲遂遇害詳光龍傳

永甯王由楹字冠寰益敬王第十子萬曆三十九年封為益府宗正沈靜有志略益王之舉兵也募集徵發皆倚之而辨幕客曹子鉞贛州諸生由楹推重之時引入帷幄與參密議建昌陷由楹及諸郡王走甯都大函鄉日夕悲號有鄉人蕭某家豪於資二子能武好義俠見而疑之由楹告之故因與圖興復事時汀贛之間有峒賊蕭陞崗羅總者自分四營其前左營最強張安者左營之一也驍勇善戰有歸正意蕭因厚資裝藥導由楹及安義王某往招之先一日蕭闖夢紅日

本朝紀傳補遺

卷十

十

臨其門翊日而二王至以為吉徵遂與其黨謝之良合兵出湖東復建昌乘勝拔撫州進賢軍威大振而兵無見糧不能守復棄進賢退屯撫州我將王得仁圍之相持一月糧復匱將還建昌謝之良先驅蕭陞斷後且戰且卻由楹病痺不能行得仁追獲之死焉長子慈炎亦遇害曹子鉞被執留得仁營或曰不屈死之良與陞奔還山寨慈炎妻彭氏亦能軍未敗先率其屬至汀州及問難引兵屯甯都山中戰守逾年援絕就獲我郡守義之令待命於其弟彭指揮家戊子金玉反正氏使客引其子和歸建昌曰勉之忠孝紹宗汝責也明年二月四日有司賫紅羅七尺至慨然曰吾得死所矣沐浴更衣裂紅羅自縊死

羅川王某名不可詳益宣王支屬也從益王起兵保甯王用
事王策其人叵測而未敢以諫謀別舉事乃之東鄉與舉人
艾命新艾南英約諸紳舉義得劉名琦楊猶龍僧丹竹等三
十六將就南英家插血誓盟王謝二巨室捐資助餉練義勇
七八千人自爲一軍其秋建昌陷益王出奔王悼歎久之復
與命新招軍貴東安仁間有眾二萬自金谿襲復撫州秋毫
無犯民大悅我大帥聞撫州破濟師來爭命新北拒而
王師之在建昌者又至營於黃太渡王腹背受敵議退兵我
兵躡之乃入金谿山中索民車數百輛塞山險我軍不能進
因得全軍還東鄉己永甯王招峒兵復克撫州建昌將合兵
分道向南昌峒兵偶以爭舍與王兵鬪王急出止之流矢中

小腆紀傳補遺

卷

十一

喉而卒永甯王聞之大慟諸軍皆散又有瀘溪王某及楚藩
武岡王薇藩延津王俱於南都亡時先後起義顧其詳均不
可考

議霧字用霖甯藩奉國中尉也父統鎮崇禎丁丑進士議霧
幼聰慧萬元吉與統鎮同年嘗過其家議霧時七歲與元吉
弈攻殺得勝乃己元吉大奇之統鎮知江夏縣縣固劇號難
治議霧佐其父財賦出納悉關其手毫髮不得侵欺老胥懾
服已 卒官推官某與之有隙以其嘗支帑金數萬修
城牒 欲從中有所劾治老胥匿其籍大索不得議霧
與友人張若仲日夜窮思觀縷追憶條寫而目算之無纖毫
爽老胥及推官驚以爲神然自是得嘔血疾議霧性豪邁見

天下將亂愈輕財結客招致外方技藝之士館而禮之左良
玉之內犯也議霧與九江毛珏任濟世謀集眾遏之九江與
當事議不合散去及金聲桓入南昌議霧曰大難至矣坐守
田廬以待誅夷乎立挈妻子走建昌己乃依甯都魏禧結廬
翠薇峰變姓名爲林時益字確齋備田而耕非其力不食子
楫孫門人吳正名任安世輩皆帶經負鋤歌聲出金石過者
如觀古畫圖焉又種茶售諸遠近號曰林茶晚工詩善二王
草法雖居山中求書者不絕也年六十一而卒

議澁字潤生甯藩樂安王裔太祖十世孫也以宗貢生授句
容知縣乙酉夏起兵邑之茅山敗走入太湖與楚宗盛激合
軍又敗入浙東閩中擢爲右僉都御史巡撫衢嚴明年八月
衢州陷死之

小腆紀傳補遺

卷

十二

奪字雪個甯藩石城王裔也國變後棄諸生爲浮屠奉新山
中號八大山人居數年精其法入座稱宗師者二十年臨川
令胡亦堂聞其名延至署歲餘忽忽不自得佯狂走會城被
葛布袍歌於市忽大笑已而痛哭人莫測也喜水墨畫花竹
怪石蘆雁汀鳥翛然有出塵姿草書亦怪偉人得之爭藏以
爲寶然遇貴顯者則堅拒勿與雖以數金易一石亦不可得
或持綾絹至直受之曰此贈我戰材貧士山僧置酒招之飲
醉後潑墨淋漓雖數十幅不厭已閉口不復言人至則掌書
啞字示之而喜飲愈甚或饋之酒持觴笑不休醉復欲飲泣
下其他文字皆古雅幽澁而秘不示人又有楚藩裔道濟字

石濤工繪事尤精分隸書大江以南無出其右

統鈞甯藩瑞昌悼順王元孫鎮國中尉也國變後撰有崇禎遺詔事實一卷其辨野史妄傳遺詔參錯字樣聲淚俱下云統鈞字德祥甯藩瑞昌王裔也性豪暴里中少年多歸之乙酉金聲桓王得仁入江西統鈞棄家走廣信號召諸客與金王相角僥倖間金王憚其威名不敢戰丁亥冬間行歸南昌為偵卒所執見我巡撫章于天不屈膝詰之厲聲曰我帝室藩王豈為汝屈竟釋不殺戊子金王反正統鈞募兵廣信應之其夏我固山譚泰攻江西統鈞走甯州督將鄧雲龍入援見

王師盛謀納款而統鈞執藩王禮使雲龍戎服拜戲下雲龍

小腆紀傳補遺卷

十三

不能平執之以獻大罵而死又有統鏞者從魯監國攻福州

歿於陣

統鏞甯藩石城王裔太祖九世孫也放誕好大言人目為朱

九瘋子乙酉

王師破南昌崎嶇渡江聞英山張福震據三尖寨潛至不得通授徒自給繼乃微言我宗支也福震知之即善護焉戊子間天堂球日山寨峰起福震乃與國學生胡經文迎統鏞入潛山明年春二月奉之居飛旗寨稱石城王以永曆紀年造作符印各寨謁見以次拜官自郡縣監司撫按科道部院總鎮之屬咸備他寨有未謁者以兵降之其授部院職者有傅夢兩傅謙之桂嶺義堂和尚之屬於是統鏞撫有二十四寨

因聯絡蕪黃間四十八寨其來謁者各授職有差文職則周損曹清昌王熾胡玉良等武職則陳如密李有實常近樓侯雲山劉奉宇陳元蕭新等凡千三百人來謁見云其夏

王師會勦諸寨相繼降破秋八月進克皖澗寨傅夢兩等走馬園惟統鏞尚守飛旗不下冬十一月

王師進至湯池衙前攻圍十日縱火箭仰射寨中大亂我軍乘之以入監軍王坤基總兵儲伯仁石際可旗鼓汪託等被執統鏞從後關遁馬園

大兵追至霍山界寶羅河執傅夢兩桂嶺義堂唐明勝等十餘人統鏞亡匿英山庚寅春正月胡經文胡良玉降受我操

江李日艾指誘執統鏞以歸因遇害詳見張福震傳

小腆紀傳補遺卷

十四

盛激字青湖楚藩通城王裔太祖十世孫也宏光時授劍州知州未赴南都亡避於太湖西山易姓林氏西山人蔡永新任俠好事與職方郎中王期昇禮部主事吳景夏等奉之起兵稱通城王朝昇攝內事設六總以永新及徐震海許燮等分將之初山中人或夢揭竿其地上書青湖二字而盛激字適與之合眾以為祥故多應之者時長興縣人金有鑑王士麟亦聚眾起義盛激檄至長興有鑑等奉箋稱賀乃遣許燮將千人會之攻克湖州命景夏與故知府王士魯守馬盛激入長興已而中書舍人盧象觀葛麟以所部至西山與期昇合營軍頗盛而期昇性貪多剽掠鄉民引王師進攻象觀等敗死景夏亦棄湖州走

王師問道襄長興盛激退屯湖中已奔衢州衢州破遇害有
鑑等另有傳

盛濃字揚亭楚藩裔宏光時為馬士英許巡按御史黃樹澆
通宗室嚴旨逮問士英因薦授池州推官樹之喉左良玉兵
犯闕實盛濃為之也池州失避至石埭乙酉七月起兵復石
埭又復東流遂與貴池吳應箕合攻池州不克乃分兵復建
德八月遇

王師於大嶺戰頗利九月兵大至盛濃不能禦退守甲子嶺
未幾建德東流相繼潰奔太湖依吳易易敗走浙東閩中授
御史巡按廣信饒州兼視學政疏請實行訓練士卒優詔允
行已復屢疏請入覲許之會聞汀州變乃走廣東丁亥春永

小腆紀傳補遺

卷一

十五

憲帝擢為兵部右侍郎總督兩廣協理式相守桂林

王師將至遁走靈川上以于元燧代之改盛濃刑部侍郎明
年李成棟反正扈蹕自南甯至肇慶時錦衣衛馬吉翔內監
龐天壽擅政成棟疏論厥衛不得干機務二人大憾造蜚語
謂成棟將盡廢閣部大臣而以廣州降吏代解散護衛親兵
以己卒充禁直且如董卓朱温事盛濃信其言遂揣合成棟
意欲奪天壽所掌勇衛營歸李元胤上言宦官典兵古今弊
政龐天壽統勇衛兵三千臣恐甘露之禍發於旦夕請亟罷
之然天壽所領僅千人為宮門振微而已疏入上切責盛濃
乃沮聞者咸以為妄庚寅十一月從上奔潯州叛將陳邦傳
縱兵大掠因遇害

常巢荆藩裔也乙酉

王師入安慶英霍問諸山寨多拒守不下奉常巢居太湖司
空山稱荆王襲破太湖縣屢挫我兵戊子春三月

王師會勦其部將余垣以私屬三百人降因誘執常巢以獻

小腆紀傳補遺卷第

終

小腆紀傳補遺

卷

十六

會稽梁繼元參校

小腆紀傳補遺卷第

男承禮謹撰

列傳

曾英 李占春于大海

王祥

楊展 袁大定

皮熊 張默

曾英字彥侯莆田人從父宦成都因家焉為人倜儻有材武喜赴人緩急士多歸之號曰曾公子甲申春張獻忠自楚將入蜀英請於巡撫陳士奇獨將千人當賊不許而以全蜀兵使羌漢總兵趙光遠率之與賊戰大敗走漢中英復痛哭請兵士奇不得已署英守備以土兵數百試之英盡散家貲市牛酒教練旬日士皆踴躍願效死會賊至瞿塘峽口氣驕弗

小腆紀傳補遺卷

備英設伏擊殺賊阻險不得入與英對壘日夜挑戰英堅壁不出而多張疑兵於山谷每夜擊賊賊驚擾自相斬殺爭走上觸飛礮死者無算凡守四閱月救援不至退屯忠州夏四月賊至忠州英率水師迎戰火其舟百餘賊死千計及英還守涪州賊遂悉眾屯忠州葫蘆壩陳士奇之在重慶也命其將趙榮貴扼梁山陸道加英參將與守道劉麟長守涪以扼江六月賊至榮貴望風遁英戰而敗退至五里望江關賊追及砍傷其頰英年殺數人跳而免與麟長走川南賊遂陷涪州趨重慶長驅入成都所過喋血以人肉為糧當是時蜀人皆思英曰曾公子而在吾不至此獻忠大索英有僧高其義匿之以千金資英召募旬日得萬餘人裹創出戰敗賊於

魚腹浦明年三月督師王應熊與巡撫馬乾傳檄討賊而苦兵少聞邑紳刁化神以鬼道募兵甚眾使英襲取之遂擊走賊將劉廷舉復重慶於是王祥起遵義楊展起健為曹助起黎州蜀紳前總督樊一橋前戶部郎中范文光舉人劉道貞或奉詔或承制出師前侍郎余思恂與前四川學道王芝瑞奉應熊檄權宜措置兵食袁韜武大定各以兵反正夔州譚宏譚詣巫山劉體純鄧城胡名道金城姚玉林施州王光興王有進呼九思各起兵討賊所謂夔門十三家也賊所據者僅成都保甯順慶數郡而已初劉廷舉之棄重慶走也求救於獻忠獻忠顧劉文秀曰楊展不足畏重慶要害地不可失也命文秀水陸並進英與劉麟長自遵義赴援使部將于大

小腆紀傳補遺卷

海李占春張天相逆之於多功城而自以精兵問道襲破賊營取其旗幟還與大海等併力夾擊文秀大敗脫走者不能十一其別將攻嘉定者亦大挫嗣王祥復移兵綦江與英犄角兵威大振祥才武亞於英而英之復重慶也樵採不禁王應熊怒之故委任不及祥至是英禦賊屢有功丙戌春應熊乃奏以英為總兵王祥為參將連兵進討賊益懼遂棄成都走川北英駐軍江上商民避賊者依英以自固因之成市永應帝立封平蜀侯是年十二月我大清肅親王豪格誅獻忠於鳳凰山其黨孫可望等突至佛圖關英部將李定余仲等逆戰可望等皆窮寇死鬪李定等失利而余仲即入營縱火眾大亂英中矢以顛於河而歿時

年二十六英戰輒先登所向辟易而精美髻鬢賊望見驚以爲神眾至二十萬威名爲遠近所憚嘗欲屯田於重慶而應熊不許識者惜之我

朝賜通諡曰節愍

李占春涇陽人于大海項城人皆曾英心腹將以勇聞英之成功二人之力也占春封定川侯大海封靖南侯丙戌冬英死於佛圖關占春與大海率殘卒奔涪州明年降賊袁韜爲王師所敗由順慶南下占春等避之東走夔州將赴荆州歸命適朱容藩自肇慶入蜀取道施州衛溯江西上遇占春大海說之復回秋七月

王師泊忠州之湖灘占春以輕舟直薄我營

小腆紀傳補遺

卷一

三

大兵亂棄舟走川北占春乘勝至涪州結營平西壩大海屯忠州之花凌河爲唇齒既而武岡之變傳言永曆帝已就執容藩遂自稱監國二人不知其僞皆聽命焉九月川北總督李乾德以袁韜武大定兵復重慶容藩令占春襲之不克於是諸鎮口治兵相攻矣戊子八月督師呂大器至涪州占春入謁大器具言容藩僭逆狀占春始悟請討叛以自贖乃帥舟師攻之容藩因敗死庚寅秋劉文秀入蜀破遵義明年冬十月遣別將盧名臣入涪州占春逆戰於羣豬寺口而敗大海在忠州聞之知不支遂放舟出夔門入楚降於王師未幾占春亦降

楊展嘉定人崇禎辛未武進士初爲曾英部曲以功授參將

充川鎮中軍官獻賊之入蜀也展與曹勛同守成都被縛斷索躍入江泗水至嘉定而賊已改嘉定爲府乃潛入犍爲殺僞令以起事襲嘉定州人開門納之勛亦起兵黎州與展聲勢相應和丙戌三月賊帥劉文秀秋三品來攻爲展所敗展遂合遊擊馬應試盡復嘉州眉雅諸州邑獻忠聞展兵勢甚盛大懼率兵十數萬裝金寶數千艘順流東下將走楚展逆於彭山之江口縱火大戰焚其舟賊大敗士卒輻重喪殆盡走還成都展取所沈金寶以益軍儲士氣益張七月獻忠走川北展聞其遁引兵追至漢州賊已遠颺乃盡收暴骨叢葬焉時蜀地殘破

大清兵既誅獻忠不能留諸舊將稍稍出收復保聚嘉定近

小腆紀傳補遺

卷一

四

省而險展復善於撫綏遺民及潰賊相率歸之而連歲存饑斗米二十金蕎麥七八金父子兄弟轉相殺賊流莩載道展乃遣使赴黔楚告糴前後得米數十萬石自鄉先生以及弟子員具贍資送其家農民給牛種口食使擇田而耕壯而願從戎者補月伍與銀米使操兵戰百工雜流各以其藝就食孤貧無告者廩之蜀民賴以全活者甚眾愛展如父母走四方者逃展慈愛莫不流涕展以是富強甲諸將焉戊子春永曆帝以巡按御史錢邦芑言封展華陽伯得錫予有加己復擢授總兵官都督同知進宣平侯己丑陳邦傳之假敕封孫可望爲秦王也可望飛檄召展以兵屬己展得檄上言臣茹茶鬪草爲陛下收蜀固黔方日望朝廷指授方畧進收川北

乃可望忽以檄至舉陛下所有土地甲兵盡授之可望臣誓不與賊俱生久矣無難焚檄殺使出兵東川烏蒙與可望爭一旦之命願以可望抄贖救稿若果出上命者然是以不敢函莽為先發後問之事將無可望之偽乎抑豈皇上果舉六御以授賊乎如皇上果有此勅則臣等從此皆可望之臣而非皇上之臣在廷孰為此謀者若命不出自朝廷而為可望所偽傳則臣願首戎行與諸勳鎮執大義以討亂賊上但優詔令展固守封疆而已會袁韜武大定與李占春構隙久駐重慶士卒饑總督李乾德遣人說展與合兵因其餉展大喜誓為兄弟徙韜屯犍為大定屯青神而所求願不甚遂展與占春故交好頗通問以銀萬兩米萬石餽之韜與大定愈不

小曆紀傳補遺

卷

五

悅乾德亦怨展之遇已簡畧也秋八月詭稱介壽置宴即席上取展首襲嘉定展子璟新以三百騎突圍走其妻陳氏指韜與大定罵曰爾翁來依我我先人處以縣邑資以多財何負於爾而圖之真喪心犬豕也遂被殺展智勇冠諸將川東西之起兵者倚為長城既死人心解體占春率兵為展報仇不勝而歸曹助與展為刎頸交亦默然而阻川陝總督樊一衡投書責乾德曰嘉陵峨眉間二三遺民不與獻忠之難者楊將軍力也背施忘好而取人杯酒之間天下其謂我何乾德笑以為救時大計詎豎儒所知然蜀紳士無不切齒乾德者孫可望之再入蜀也亦訟展冤自是蜀事大壞矣袁韜沔縣人崇禎中川賊有姚天動黃龍聚黨劫掠巡撫陳

士奇令營將趙榮貴擊破之擒其渠魁馬超一斗麻代天王等二十餘人姚黃走脫他徙而韜因姦婦事發投響馬賊馬潮呼九思等繼姚黃而起獻賊之入蜀也乘勢據蓬州儀隴南部久之分為十二大隊歲饑以人為食

王師破之於遂甯潮九思走死韜以餘眾歸樊一衡授副將使守順慶丁亥故巡撫李乾德奉命總督川北諸將中惟許韜與武大定大定者固原人亦小紅狼之別部降於孫傳庭以材武見稱國變後與孫守法聚眾南山中閩中封為伯王師至戰敗走與安守法死大定入蜀與韜合眾數萬謀突秦而西

王師擊之大敗乃收餘眾棄順慶東奔至是乾德欲與就功

小曆紀傳補遺

卷

六

結二人為心腹會李占春等有湖灘之捷韜亦反鬪入佛圖關取重慶奉乾德駐之已復與占春構隙治兵相攻而重慶兵多食少乾德乃遣人說嘉定守將楊展與合兵久之竟構展於乾德殺之而并其眾韜之欲圖展也其妻流涕諫曰我軍流離飢凍非楊公眾且散矣負人大功鬼神且有冥誅必不可勿聽及展死韜妻亦自縊辛卯冬孫可望據黔將窺蜀乃聲二人罪遣其將王自奇將一軍由川南進別遣劉文秀率精甲萬人由滇渡金沙江出黎州取曹助以襲其後韜與大定不知也方悉力拒於川南而文秀逆趨嘉定韜等撤兵還戰六戰六勝有輕敵心俄而文秀以大兵壓其前自奇派流擊其尾大敗就擒遂降嘉定陷乾德沈水死

上祥綦江人或曰大學士王應熊之僕也崇禎末爲九圍子監官勇悍著聞張獻忠亂蜀惟遵義一府未下祥守之賊不敢窺宏光帝立詔應熊督師即遵義開藩乙酉春副將曾英復重慶屢破賊兵祥亦出師綦江相犄角祥威望不及英而應熊委任過之奏授參將累至副總兵官明年獻忠死其黨孫可望等潰兵陷重慶殺曾英破綦江山遵義入黔祥走永甯山中丁亥應熊卒於畢節衛呂大器代爲督師可望入雲南祥於永甯赤水間招集散亡聚至萬人是年八月進攻遵義復之據有其地收定瀘敘以西遵義古播州地饒沃而深阻祥於其間撫流亡治屯田且耕且守蜀士大夫避亂者多歸之戶口充實祥以是雄於諸鎮時朱容藩在重慶僭稱監

小腆紀傳補遺

卷一

七

國怒袁韜不爲禮使李占春襲之而敗乃私鑄錦江侯印送祥求其以兵應占春祥以兵出綦江與韜三戰不勝退駐南岸忌占春之盛而欲爲好於袁也許請占春議事伏兵執之使部將王朝興守之朝興與占春同里守稍懈占春踰垣出殺追者一日夜歸其壩上營祥既失占春而又爲韜所持軍無糧殺馬而食於明年四月回遵義既而巡按御史錢邦芭上諸將功狀詔封祥綦江伯是年遵義饑祥遣人赴黔告糴貴陽鎮皮熊攻而奪其資祥怒舉兵攻熊不勝而還熊因奏祥不奉天子詔越地相侵約諸鎮會討諸鎮久羨遵義殷富各率兵攻祥大小十餘戰不能克祥使人聯和皆罷去惟黔兵深入相持月餘兵老乏食熊子文英年少不習軍事氣益

衰乃引軍走祥悉銳乘之熊兵大潰爭渡烏江死者三萬餘人祥亦上疏自理上使使和解之會盟烏江罷兵修好於是思南銅仁涪潭各郡邑皆歸於祥太常寺少卿程源及鄉官梁應奇辜延泰等先後赴肇慶行在皆言祥雄武可大用明年乃進封忠國公加右都督掛征討將軍印祥既受公封頗感激思自效累遣使自平越慶遠貢獻金馬中道輒爲陳邦傳所劫奪孫可望之求冊封也祥亦疏言不可庚寅秋可望將圖蜀遣劉文秀取遵義至永甯守將侯天錫迎降詐以危言報祥曰滇兵二十萬已渡烏江來矣不如先期避之祥懼召諸將與謀將軍李定者驍勇敢戰眾服之定曰二三年來操戈同室雖捷亦恥今發兵討賊復有何疑勝則國之福不

小腆紀傳補遺

卷二

八

勝不失爲忠義鬼他何所云祥遂招烏合六七萬分爲三十六鎮與文秀戰於烏江大潰私計自眞安州入彭水據險守隘引李于爲助猶足自立乃裏其文繡金寶使牙將負之先行定頓足嘆曰百戰基業一敗而逃何足計大事乎眾心盡解多送款文秀文秀疾發兵掩擊祥倉卒夜走牙將已劫其資而去比曉失妻子從者僅百餘騎追兵至祥馬蹶不能行率死士數十人短兵接戰創重自刎死文秀降其眾盡收遵義地初獻賊入蜀畏祥不敢窺遵義前後拒守凡八年我朝賜通諡曰節愍

皮熊字玉山臨江人父爲銅仁賈遂家焉幼育於羅氏冒姓名羅聯芳既顯乃復本姓熊行伍起家歷官鎮守副將土酋

安邦彥反以功擢總兵官鎮沅江加左都督兼太子太師熊通文墨知名義能以節制馭軍不為民擾土漢安之丁亥正月孫可望由遵義趨黔熊不能禦敗於烏江走平越及可望人滇棄貴州不守熊以軍入之報稱恢復又破土賊藍二等以功封定番伯鎮貴州時永歷帝在武岡熊惡劉承胤之橫欲迎駕未果既

大清兵入武岡黔中不知乘輿所在熊與鑛謀之都御史楊鼎和御史馮洗議奉韓王監國會上出懷遠問道遣詔諭熊事遂寢然已藉藉傳聞廷臣以是為熊罪熊固弗知援覃恩求封誥中書舍人吳其雷當直草制有丸泥封谷夜郎自大語熊乃疏辨乞改正上雖從之而心勿善也每敘錄將士勞

小腆紀傳補遺

卷九

九

勤求陞賞多格不行以是視諸鎮權藉尤輕熊亦以身為守土帥無恢勳任遂擁兵晏居不與楚粵爭戰事黔之東北陲與楚塞犬牙者馬進忠張先壁郝永忠王進才往來屯合平都勻間則有張登貴莫宗文其西接蜀瀘則楊展王祥各擁部眾屯聚熊藉居中以安而地逼糧少亦莫能自振惟聯絡土司保固境內而已明年遵義饑祥來黔告糴熊謂其詞已虛實遣部卒奪其資祥因舉兵圍貴陽三日敗而遁熊亦結各鎮攻祥不克朝廷遣使詔諭乃解己丑可望據滇求王封熊與祥各疏行在言今之入滇者為獻賊餘孽名雖向正事豈格心朝廷毋為所愚上乃封熊匡國公亦進祥公封欲藉以防滇寇也然二人時相構讐亦不能有所効力焉明年秋

可望以不得王封而怒大出兵趨貴州熊度不能支遣官李邦華通好請盟可望不許熊益懼避之清浪衛可望遂據有全黔熊復徵土司兵三萬出平越為馮雙禮所敗遁入烏羅司可望遣白文選追執之奪其兵既而釋之熊遂入新添山隱焉復之水西依女夫趙默默宣慰司安坤師也丁酉

王師入黔坤迎降熊祝髮於水西之可渡下河既永歷帝被執熊聞報絕粒七日不死有常金印者自稱開平王後與坤謀反正熊亦使蜀人陳進才給放劄付招集部曲為我總兵沈應時所獲事洩甲辰春吳三桂大發兵攻水西坤等敗死熊走避烏撒冬十月三桂遣騎執至雲南時年八十餘背立不順命諸降將往省之熊稱引古今忠義追敘國家敗亡之

小腆紀傳補遺

卷十

十

故詞意慷慨積十三日不食始瘖越日乃絕戮其屍義士王中立盜而葬焉張默字允明太原人匡國公皮熊壻也父琳官定番學正流寇至琳及妻子死焉默在熊家得免難潛行入楚蜀結壯士圖恢復及熊入隱新添山默亦攜家入水西宣慰司安坤聞默至師奉之居數年吳三桂破水西坤敗死默被執歎曰我窮而至此卒不得乾淨土死命也三桂餌以官不答臨刑索紙筆自為墓銘而死

小腆紀傳補遺卷第

終

會稽梁繼元參校

小腆紀傳補遺卷第

男承禮謹議

列傳

儒林

刁包

高世泰顧樞 嚴 廷

張夏

沈國模施 博 史 孝 威

王朝式

謝文存宋 之 盛 德 邵 信 可

盛敬

朱用純

李生光

汪佑

劉原涿

胡承諾

張岱

毛乾乾

小腆紀傳補遺卷

刁包字蒙吉晚號用六居士祁州人天啓丁卯舉人致尙質行力以斯文爲己任於城隅闢地爲齋曰潛室亭曰肥遯日閉戶讀書其中崇禎季年流賊犯州城包毀家倡眾誓固守城得不破時有二瑞主兵事探卒報賊勢張甚二瑞怒其惑眾將斬之包厲聲曰必殺彼請先殺包乃止二瑞相謂曰使若居官其不爲楊左乎賊既去載送流民全活甚眾既聞京師陷設烈皇帝主服斬衰朝夕哭臨賊迫授偽職包以死拒幾及於難會賊敗得解我

朝定鼎遂不仕日取宋元諸儒書反覆尋究其學以謹言行爲要以程朱爲宗初從孫奇逢聞良知之學既讀高攀龍書喜曰不讀此幾虛過一生設攀龍主事之偶有過舉必展謁

悔謝其勇於自克如此嘗曰爲益世豪傑易爲慊心聖賢難

又謂易之爲書教人趨吉避凶言趨正避邪也以爲趨福避

禍舛已甚矣父歿三日勺水不入口鬚髮盡白杖而後起年

六十七以居母憂哀毀致疾將卒問家事不答徐曰吾曾中

無一事行矣遂瞑學者私謚文孝先生所著有易酌四書翊

註斯文正統辨道錄潛室劄記用六集諸書

高世泰字彙旃無錫人都御史攀龍從子也少侍攀龍講席

篤守家學晚年以東林先緒爲己任葺道南祠麗澤堂於梁

溪與從子愈等講習其中祁州刁包往返論學尤莫逆有南

梁北祁之目歛人汪學聖者所學近禪既至梁溪乃大悟前

失其同里施璜汪璩吳慎汪知默陳二典胡崇汪佑朱宏輩

小腆紀傳補遺卷

二

方講朱子之學於紫陽書院因學聖以問業東林志相得乃

作紫陽通志錄世泰國變後卒所著五朝三楚文獻錄甚該

究顧樞字所止無錫人光祿少卿憲成孫也天啓中舉人少從

高攀龍講性命之學遂於易曉作易藁折衷至當嘗曰吾祖

於易最精獨無筮述小子可妄穿鑿乎其論儒則服膺薛胡

而謂陳王不免差失又謂祖憲成主無欲師攀龍主格物並

直接宋儒時人服其議論醇正國變後韜形遁跡不入城市

不赴講會以老病終

嚴毅字佩之無錫諸生篤學好古潛心於易春秋嘗課其弟

毅曰讀書以明道也吾自得高子遺書所學乃有歸宿既與

同志講道東林高世泰推為主席重修道南祠輯忠憲年譜高子節要東林書院志諸書國變後屏跡不出學使慕其名貽以額曰力挾正學終不一報謝也著有生軒易說易同春秋論春秋集說尚書講義四書講義生軒存稿

施璜字虹玉休甯人少應郡試見鄉先生講學紫陽瞿然曰學者當如是矣遂棄舉業發憤自力於躬行每會講先一日齋宿務設誠以感人已而遊梁繇事高世泰將歸與世泰期某年月日當赴講及期世泰設榻以待或曰千里之期能必信乎世泰曰施生篤行君子也如不信者吾不復交天下士矣言未既璜已孳孳至矣著思誠錄小學近思錄發明行於世

小腆紀傳補遺卷

三

汪璉字文儀休甯人年十六即手錄先儒書昕夕省覽既長篤於躬行言動必秉成法所著書甚具一以洛閩為宗其讀易質疑尤見推於時卒年七十四

張夏字秋紹無錫人初受業於馬世奇之門已而入東林書院其為學先經後史博覽強記而歸本自治高世泰既歿學者推夏主講席我巡撫湯斌嘗延至蘇州學宮講孝經小學退而著孝經講義小學論注及洛閩源流錄隱居菰川之上年八十餘卒

沈國模字求如餘姚諸生嘗入劉宗周證人社歸闢姚江書院以明道為己任與史孝咸管宗聖輩申明良知之學其學或以為近禪而言行敦潔較然不欺其志故推醱儒山陰祁

彪佳與國模善彪佳以御史出按江東一日杖殺巨憨數人會國模至欣然以告國模字彪佳曰世培亦曾聞曾子云哀矜弗喜乎彪佳後嘗語人吾每慮囚必念求如恐倉卒喜怒過當也南都亡聞宗周絕粒死哭之慟而講學益勤丙申卒年八十二

施博字約庵嘉興人研精理學以知明處當為獨慎切要功夫與餘姚黃宗義善有往復論學書嘗曰劉蕺山吾師乎然未嘗執贊其門也乙酉後寓東塔寺終身儒冠博袖晚乃講學放鶴洲引接後進有舉成宏名臣諸奏疏請正者博即下拜曰朴老衰愚無志當世君能為世道留意追蹤前賢甚善幸厚自愛蓋其故國之思耿耿不忘也

小腆紀傳補遺卷

四

史孝咸字子虛餘姚人繼沈國模主姚江書院嘗曰空談易對境難於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三語精察而力行之其庶幾乎家貧日食一粥泊如也己亥卒年七十八

管宗聖字霞標餘姚人為孝友忠亮強氣自克言動必準於禮鄉人化之孫鑛始與宗聖為文字交既從講聖學喟然曰向嗜讀左國秦漢百家先生為我洗盡矣鑛世所稱月峰先生也

邵曾可字子唯餘姚人姚江書院之立也人頗迂笑之曾可厲色曰不如是便虛度此生遂往學同儕請業多辨難曾可獨默然竟日初以主敬為學後專提致知師事史孝咸甚謹晨走十餘里叩牀下問疾不食而返月餘亦病卒年五十一

王朝式字金如山陰人沈國模弟子也嘗入證人社劉宗周主誠意朝式守致知日學不從良知入必有誠非所誠之蔽宗周稱其志願大而骨力堅所成就未可量崇禎末浙中大饑朝式倡賑粟全活甚眾時天下大亂將走四方求奇傑士謀治安戰守策不果行國變後旋卒年三十八

謝文洵字約齋南豐人少補諸生見天下方亂慨然有出世志入廣昌之香山闢精廬誦佛經既讀龍溪王氏書服之復讀王陽明書遂與同里邵睿明李萼林講陽明之學年四十矣一日詣新城神童峰會講有王聖瑞者力攻陽明文洵詰難累日心忽動歸取羅欽順困知記讀之始一意程朱闢程山學舍於城西名其堂曰尊洛著學庸切己錄及講義數十

小腆紀傳補遺

卷

五

篇發明張子主敬之旨時甯都易堂九子星子髻山七子俱以文章節槩名天下而文洵獨反己闇修務求自得其程山十則亦以躬行實踐為主髻山宋之盛過訪程山遂約易堂魏禧彭任會講旬餘於是諸子皆推宗程山謂其篤躬行識道本同里甘京初與爲友已而服之誠也遂師事之康熙辛酉病自爲墓志卒年六十七所著又有初學先言大臣法則左傳濟變錄詩文集諸書

宋之盛字未有星子人少孤事兩兄如父崇禎己卯舉於鄉國變後結廬髻山足不入城市以講學爲己任其學以明道爲宗識仁爲要於二氏微言奧旨皆能抉摘異同非若世之闢異論者舍精而攻其柄也與謝文洵交最篤晚讀胡居仁

居業錄持敬之功益密戊申五月卒同邑有查小蘇者亦棄諸生山居不出年九十而終

章慥字仲實南城諸生國變後隱居華子岡灌園養母入程山學舍與謝文洵論學有針芥之投文洵每心折焉好讀史衡論精審發前人所未發著二十一史童觀集閱史偶談若干卷魏禧稱其發微闡幽大有功於後學

盛敬字宗傳太倉州人年十五遇同里陸世儀即甚相得與同學者三年朕薄聲華不事舉子業後罹家阨流離播徙去稍遠至崇禎丙子始與世儀及陳瑚江士韶有講學之舉時絕學初興慮驚世駭俗深用韜秘四人者風雨聯牀或橫經論難或卽事窮理反覆以求一是甚有商榷未定徹夜忘寢

小腆紀傳補遺

卷

六

質明而後斷或未斷而復辨者既而同志漸多旬月皆有常會會必講貫終日凡身心性命之奧天文地利河渠兵法之學太極陰陽鬼神之秘儒釋之辨經史百家之顛罔弗根究本末要於中正講論之樂嘗恨古人不及見之退則做先儒讀書記之法各有所錄旬日不著錄卽互相糾以爲學問進退之別世儀所著思辨錄皆十二年間俛讀仰思有所見則疾書以自識其所得者也顧其所紀皆隨筆無倫次敬與士韶乃纂輯精要分類書之士韶字藥園亦太倉州人

朱用純字致一崑山諸生殉節貢生集璜子也以父死國難慕王衷孳柏之義自號柏廬隱居味道不求仕進其學確守程朱知行并進而一以主敬爲程其教學者必先授以小學

近思錄繼進之以四子書每歲孟春率諸弟子行釋奠先師禮畢講四子書進止肅恭誠意激發興起者眾已又忠學者空言無實得復作輟講語反躬自責言尤痛切論學未嘗持異同曰知所當知行所當行可矣與長洲徐枋善屢以書問學辨析甚至平居動止有常晨起謁家廟退卽莊誦孝經數手書其文教學者置義田修墓祭友愛諸弟白首無間遇事變嶄然不撓自言看得天理熟當機立應如離絃之矢更不疑議更不矜張行所無事康熙戊午或欲以鴻博薦固辭乃免其後有司欲舉爲鄉飲賓亦弗應戊辰卒年七十二將卒顧門弟子曰學問在性命事業在忠孝勉之哉有大學中庸講義及愧訥集其治家格言尤膾炙人口云

小腆紀傳補遺

卷

七

李生光字聞章絳州人未冠爲諸生聞同里辛全倡學河汾遂往受業質疑問難無虛日生平篤於躬行事親至孝甲申之變生光北向慟哭焚其青衿自號汾曲逸民構草堂讀書其中諸弟子列侍談經課藝外訓以二南大義程朱微言所成就者眾著有儒教辨正宗正黜邪編凡萬餘言衛道之力甚勇又著正氣猶存西山閣筆友于集諸書皆直寫胸臆以淺近語寫覺世牖民之意其處子吟曰東鄰有處子夙明烈女篇字人尙未嫁而乃失所天痛茲生命薄守貞期自全毀容絕膏沐矢志窮益堅愛人貴以德姑姊莫相憐侃辭謝媒灼何用日談談是可以見生光之志矣

汪佑字啓我號星溪休甯人少讀四子書謂幸生朱子之鄉

願私淑以終身篤好小學近思錄遵朱子半日靜坐半日讀書法崇禎末寇事棘著平寇十六策思效伊川詣闕上書故事以時不可爲不果上遂隱居事親學日進友人楊景陶遠赴還古書院會講佑見所講多雜陸王之說乃與同人發明程朱正學嘗曰有善無惡性之體有善有惡情之動知善知惡爲良知爲善去惡爲良能擴而充之盡其才窮理盡性至於命斯爲大中至正斯爲至誠无妄乃陽明宗旨反以無善無惡爲心之體何邪願端文有言釋氏三藏十三部五千四百八十卷一言以蔽之曰無善無惡其害可勝言哉紫陽書院正吾黨講學明道之壇坫也遂集諸子振興紫陽大會歲以朱子生日行釋菜禮講學三日一遵白鹿洞遺規嚴斥岐

小腆紀傳補遺

卷

八

趨循正軌蓋佑自遜世後視富貴如浮雲避勢利如蛇蝎格格不諧於俗者四十年而一時同人皆知崇尚正學則爲功多矣所著有詩傳闡要易傳闡要禮記問答禮記訂訛大樂嘉成四書闡要四書講錄五子近思錄四子近思翼明儒崇正錄明備通考明儒性理彙編諸書而尤邃者明儒通考一書擇精而語詳高世泰千里借鈔以謂得見此書雖瞑目而無憾云

劉原淥字崑石安邱人生五歲問身所從來父奇之十四歲而孤事母至孝遇難負母逃卒免禍崇禎末盜賊蠡起原淥與仲兄率鄉人壘而守閉婦女一室中約戰敗則火之及賊薄壘鄉人多死仲兄身中九矢鬪益力原淥從之發數十矢

矢盡仲兄麾之去原諒大呼曰離兄一步非死所也卒斬首
二賊遁一鄉得全亂定盡力耕作推膏腴與仲兄分其餘爲
長兄立後贈其亡姊家大購經史閉關讀書初閱養生家言
喜之既讀宋儒語錄乃篤信朱子之學反覆研究者四十餘
年嘗曰學者居敬窮理二者皆法文王而已矣小心翼翼昭
事上帝居敬之功也不識不知順天之則窮理之功也又曰
讀書乃身上之用而人以爲紙上之用居官乃辛苦之時而
人以爲快樂之時衰年正勤學之日而人以爲養安之日科
第本消退之根而人以爲長進之根皆可嘆也每五更起謁
祠堂退居一室與諸弟子講論常至夜分建朱子祠於東郊
春秋祀焉以喪祭禮廢俗日偷乃酌古今之宜定爲品式祭

小腆紀傳補遺

卷

九

必嚴齋戒泄事極虔仲兄疾顛天祈以身代兄卒七日中止
三食久之一邑皆化於禮又爲鄉人置義倉煮粥以食饑人
嘗言人與我一天而已何畛域之有焉康熙庚辰卒年八十
二撰讀書日記六卷近思續錄四卷冷語三卷其冷語中詆
劉安世爲僉王等於章惇邢恕則以其與伊川不協也儒者
以爲未讀宋史盡言集云
胡承諾字君信天門人崇禎末舉人國變後隱居天門巾柘
間窮年誦讀書無所不窺而深自韜晦足不出庭戶生平無
講學名而析理至精論事尤極平實著釋志六十一篇釋志
者釋己所志也凡聖賢帝王名臣賢士與凡民之志業莫不
兼綜條貫原本道德切近人情酌古宜今爲有體有用之學

凡二十餘萬言自擬其書於徐幹中論顏之推家訓然其精
粹與衍非二書所及李念慈序稱尙有續書說若干卷與是
書相表裏又稱有菊佳軒詩宏深博奧不屑爲新穎秀發以
趨時尙今皆不傳

張岱字宗子山陰人長於史學丙戌後屏居臥龍山之仙室
短簷頽壁終日兀坐輯有明一代紀傳爲石匱藏書我學使
谷應泰聞其名禮聘之不往以五百金購其書岱慨然曰是
固當公之谷君知文獻者得其人矣是時明季稗史多體裁
未備惟岱書暨海甯談遷所著國權具有本末應泰并採之
以成紀事岱於君臣朋友之間天性篤至其著書也徵實詳
覈不以作者自居衣冠揖讓猶見前輩風範年八十八卒

小腆紀傳補遺

卷

十

毛乾乾字心易南隸於學無所不窺尤精推數通中西之
學崇禎時爲諸生鼎革後縣令捕人應科試乾乾被逼入試
文體奇古學使不能句讀題其卷末曰生乎今之世反古之
道乾乾見而笑曰羽陵書生但知錢在紙裏中耳歸隱匡廬
山不復出著古衣冠講學山中村農負販聽者圍立皆稱爲
毛先生也中州謝廷逸往訪之以所著推步全儀爲贊乾乾
見而驚曰辨析幾微窮極杪忽古人無此儀器也與之論方
圓分體方圓合義方圓衍數俱不謀合歎曰野人肥遯山中
日講經術以世人罕知歷數不談久矣今見子豈可謂世無
人邪以女妻之偕居陽羨宣城梅文鼎造門求見與文鼎論
周徑之理方圓相容相變諸率先後天八卦位次不合者文

鼎以師事之乾乾嘗曰文鼎廷逸老人之畏友也乾乾嘗五音之輕重六律之短長著律學若干卷又雜著二卷子皆於算數甚有精思能傳其學

小腆紀傳補遺 終

會稽梁繼元參校

小腆紀傳補遺 卷

十一

小腆紀傳補遺卷第

男承禮謹撰

列傳

文苑

魏禧 弟禮 彭士望 李騰蛟 邱維屏

王猷定 陳允衡 徐世溥 陳宏緒

張蓋 弟源 股 弟萬 泰 子斯選 斯大

柴紹炳 毛先舒 諸巨鼎 顧景星

杜濬 弟芥 董說 夏古丹

周質 李麟友

魏禧字冰叔甯都人父兆鳳崇禎中薦舉徵辟皆不就禧負

小腆紀傳補遺 卷

十一

異稟年十一為諸生與兄際瑞弟禮并能文章而禧尤知名世稱三魏甲申之變父走山中髡髮為頭陀自置惡棺誠諸子曰死以殮我禧號慟日哭臨縣庭憤吃不欲生謀從給事中曾應遴倡義兵不果乃棄巾服隱居教授禧負才略善譬畫理勢方流賊之熾也眾謂寇遠猝難及禧獨憂甚移家翠微峰峰距甯都四十里四面削起百餘丈中徑坵自山根至頂若斧劈然緣坵鑿磴道梯而登因置閣為守望士友稍稍依之而南昌彭士望朱謙澆樂平王綱輩亦皆挈妻子來家翠微閒居講學世所稱易堂諸子也其後數年甯都被寇翠微峰獨完禧既逝世益肆力古文辭尤好左氏傳及蘇洵文其為文主識議凌厲雄傑遇忠孝節烈事則益感慨摹寫淋漓

滿年四十乃出游涉江踰淮至吳越思益交天下奇士於吳門交徐枋金俊明西陵交汪胤乍浦交李天植常州交憚日初楊瑀方外交藥地槁木皆遺民也當是時南豐謝文游講學程山星子宋之盛講學髻山弟子著錄者皆數十百人與易堂相應和論者謂西江自歐陽鄒魏宗陽明講性學陳艾依復社工帖括其聲力氣能皆足動一時易堂起獨以古文實學爲歸風氣一振由禧爲之領袖云僧無可嘗至山中歎曰易堂真氣天下無兩矣無可故大學士方以智也康熙戊午

詔舉博學鴻儒禧被徵以疾辭有司督催就道不得已昇至南昌固稱病篤巡撫疑其詐以板扉舁至門禧絮被蒙頭臥

小腆紀傳補遺

卷

二

巡撫歎息而去又二年赴揚州故人約卒於儀徵年五十七婦謝氏絕食十三日以身殉無子以弟禮子世侃爲後有左傳經世文集目錄諸書兄際瑞字善伯初名祥亦諸生負經濟大略戊午楚亂我大帥聘往賊營說降爲所殺禮字和公禧季弟也少從禧授書皆樂受曰叔兄愛我也年十七補諸生更刻苦自勵學日進國變後禧棄巾服禮請於父願從叔兄後父母卒乃益事遠游歷閩粵渡海達瓊崖北抵燕京返夷門過洛陽南浮漢沔入秦關涉伊水經鳳滁道中足跡幾徧天下所至必交其賢豪尋訪巖穴遺佚之士嘗省故人於韓城往觀砥柱三門聞高士彭荆山居華山絕巘直上四十里手鐵絙躡飛蹬訪之高韓昌黎痛哭處十

里既乃倦游返山中時吳三桂反雲南贛中亂方起諸大吏致重幣延之參幕府竟不出居翠微峰頂榜曰吾廬更以自號年六十六卒有詩古文集

彭士望字躬庵南昌人性慷慨尙氣節崇禎十三年父哲病且革閱邸鈔見漳浦黃道周平臺召對話拊枕歎曰鐵漢也顧謂兒當師之士望治喪畢卽裹糧往謁時道周已下詔獄士望周旋緹騎間會太學生徐仲吉上疏訟道周冤并下獄詞連士望被逮久之始解楊廷麟之殉難也以孤屬甯都彭鋌及甯都破鋌自縊死孤爲兵所掠士望解衣贖之歸時寇盜卒起乃避地翠微與魏氏三子定交講學易堂尤以躬行爲本名其文曰恥躬堂集卒年七十四

小腆紀傳補遺

卷

三

李騰蛟字力負甯都人四歲父攜至書室中指案上卦圖以問父爲言畫數卦名覆之對不失以爲偶然他日三四覆之乃大驚長補諸生與臨川陳際泰羅萬藻甯化李世熊同里邱維屏爲文會國變後隱於翠微峰與諸子講學易堂騰蛟年長諸子兄事之後徒居三巘峰授徒自給衣冠三十年不易年六十卒學者私謚曰貞惠先生著有周易贖言邱維屏字邦士甯都人三魏姊婿也性高簡讀書多元悟弱冠爲諸生學使侯峒曾奇賞其文國變避亂翠微峰魏禧嘗從學古文已又同講學於易堂維屏之學原本六經左國史漢旁及諸子百家願獨有得於泰西之書心悟神解僧無可來易堂常與布算退語人曰此神人也大學士馮溥欲邀一

見卒不往家貧甚居室卑隘牀窳雞毳雜陳衣破做不能易
人有迎至精舍居之衣以裘綴直著不辭禧嘗歎曰邦士和
而介今之柳下惠也其不恭亦似之己未病噎不食卒年六
十六著有易勛說先是淮安閻再彭以帛佈書求維屏為其
妻銘墓未作也卒之日命家人取帛出曰以付叔子還淮安
閻氏

曾燦字青藜一字止山甯都人給事中應選仲子與兄晚并
工詞章喜然諾時天下多故思以功業自見折節下士士翕
然歸之乙酉楊廷麟起兵贛州應選以閻嶠山澤間有眾十
萬俾往撫之既行而應選病卒贛亦破乃解散去尋祝髮為
僧遊遊閩浙兩廣間已歸甯都以大母命受室築六松草堂
小農紀傳補遺卷四

躬耕不出後乃入易堂少有詩名選海內名家詩二十卷號
過日集僑居吳下最久著止山集西庵草堂詩客游燕市以
卒

彭任字遜仕甯都諸生少與同邑温應搏友應搏死難時兵
燹蒼黃人莫敢畫行任獨往購其屍哭而殮之鼎革後結廬
巖山名所居曰一草亭足不履城市後與同志講學易堂嘗
一訪謝文游甘京於南豐之程山未嘗再他適也著禮記類
編及草亭文集管論朱陸異同謂學者之病不在於辨之不
明而在於行之不篤其持論最平卒年八十四
王猷定字于一南昌人父時熙官太僕卿天啓中名在東林
猷定以選拔貢成均工詩古文為人儼自豪少時馳騁聲

伎狗馬陸博神仙迂怪之事無所不為故產為之傾亂後流
寓浙中西湖僧舍其為文多鬱勃如殷雷未奮又如崩崖壓
樹朽檜盤礴旁枝得隙突然干霄也徐世溥陳去緒歐陽斌
元輩皆名著一時有四照堂集

陳允衡字伯璣建昌人御史本子也家東湖避亂流寓蕪江
社門食貧以詩歌自娛後徙舊京晚復歸東湖葺蘇雲卿蔬
圃故址居之著有詩讀詩慰國雅等書

徐世溥字巨源新建人父良彥官工部侍郎世溥年十六補
諸生好學能詩文自明季公安竟陵之說盛行文體日瑣碎
世溥與同里陳宏緒歐陽斌元輩均能獨開風氣東鄉艾南
英江左錢謙益姚希孟里中萬時華皆以杓斗歸之南贛巡
撫潘曾絃得祥符王維儉所修宋史屬世溥及晉江曾異撰
重加更定世溥才雄氣盛一往自遂屢試不第鼎革後遷居
山中絕意進取我大學士溧陽陳名夏欲修徵辟故事巡按
御史親式其閭又作手書遣推官持禮幣往山中致之拒不
納推官去盜踵至曰金幣安在世溥解無有盜怒炙之死所
著曰榆溪集

陳宏緒字士業新建人兵部尚書道亨子也性警敏家藏書
萬卷晝夜誦肄遂知名以任子薦知晉州時真定屬邑多被
兵大學士劉宇亮出督師欲移兵入晉州宏緒拒不納遂被
劫緹騎逮問士民哭闕下頌其保城功得釋謫湖州府經歷
署長興孝豐二縣事有惠政尋免歸鼎革後屢薦不起輯宋

王猷定字于一南昌人父時熙官太僕卿天啓中名在東林
猷定以選拔貢成均工詩古文為人儼自豪少時馳騁聲

遺民錄以見志著有石莊集恆山存棗寒衣集周易備考詩經尚書義等書

歐陽斌元字憲萬新建人幼奇慧讀書日十行下終身不忘為諸生受知於學使蔡懋德侯峒曾皆禮以國士姜曰廣楊廷麟尤相推重稱為奇才博學與樂平王綱南昌彭士望講求經濟以學業相砥鍊宏光時嘗為侍郎呂大器草疏劾馬士英二十四大罪又嘗佐督師史可法幕可法薦擢推官士英知呂疏出斌元手銜之擯弗用尋歸隱乙丑卒年四十四有文集十二卷

張蓋字履與一字命士永年人性孤介工詩及草書與同里申涵光殷岳友稱畿南三才子崇禎時以序賞貢太學不就

小腆紀傳補遺

卷六

六

授徒養母甲申之變棄諸生悲吟侘傺遂成狂疾嘗游齊晉楚豫間歸閉土室中雖妻子不得見惟涵光岳二人至則延入談甚洽每引酒獨酌或痛哭長嘯人莫測也其為詩哀憤過情恆自毀其稿或作狂草累百過至不可辨識乃已久之狂益甚竟死年六十涵光輯其遺稿僅得百篇秀水朱彝尊稱其五言詩尤高簡力詣古人云

申涵光字和孟號鳧盟永年人太僕卿佳胤子也博學能文尤工詩名聞河朔間以父死國難遂絕意仕進晚年名益高與張蓋殷岳有才子之目以理學訓其兩弟皆能成立嘗曰靜坐白無妄為讀書即是立德有故人自京師寄書通問涵光報以一詩而已其簡傲如此著有聰山集荆園小語諸書

殷岳字宗山雜澤舉人少跡弛與弟淵并負才名岳嘗官睢甯知縣布袍卓帽騎驢至官舍申涵光遺書勸之歸慨然曰我豈以一官易我友遂投劾歸父太白官陝西副使以忤楊嗣昌坐法死獄中岳上書為父乞骸骨比歸而京師陷遂入

西山與弟淵謀舉義事洩淵被害岳匿涵光家得免遂偕隱西山茅屋三楹與涵光晨夕唱和相樂後客死福州年六十入岳能詩自魏晉以下屏不觀尤不喜律詩所作惟古體莽莽然肖其為人有留耕堂集一卷

劉逢源字津逮曲周貢生通星數河洛之學手鈔二十一史甚精無譌脫與申涵光相唱和以遭亂崎嶇轉徙於江漢淮海之間故詩多幽憂語有積書巖集及漫興乘同時有趙湛

小腆紀傳補遺

卷七

七

者字秋水邯鄲人亦工詩與逢源齊名王士禎所云逸民也萬泰字履安其先定遠人始祖斌以從龍功世襲甯波衛指揮遂為鄞縣人曾祖表官都督同知以儒將秘淑新建之學世所稱鹿園先生也泰少志文學舉崇禎丙子鄉試復社中推為名宿時東南人士方以社會相標榜泰獨內剛潔外和易諸士咸樂就之魯王監國授戶部主事辭不受職而任甯波勤分之餉以經義師江上師潰泰變道士服隱居不出以經史分授諸子皆愛業於黃宗羲稱高座弟子友人高斗樞黃宗炎嘗以事繫獄皆以奇計出之人莫測也初江上師起諸生華夏等欲殺降紳謝三賓泰與三賓為婚力救之免及戊子翻城之役諸人反為三賓所殺泰力不能止眾頗以是

告之泰亦悔甚因自號悔庵晚游粵東有同年生毛汧染疫將死同行者欲棄之泰獨收載親其藥餌汧得生而泰以病舟至彭澤疾革從者回家事不答時丁酉十月也年六十泰詩多故國之思有云廣柳車中容季布湘江澤畔問巫陽至是竟客死人以爲詩議云有寒松齋稿子八人斯選斯大斯同最知名

斯選字公擇泰第五子沈潛理學躬行實踐同里李鄰嗣嘗云粹然有待造次儒者吾不謂公擇年六十卒黃宗羲哭之慟曰甬上從游能振戢山之絕學者惟斯選一人耳

斯大字充宗泰第六子少有志操遭亂不事舉業尙書張煌言死難棄骨荒郊斯大與張文嘉葬之南屏山麓春秋野祭

小映紀傳補遺 卷八

八

效西臺之哭父友陸符甬中所稱陸萬是也死無後爲制服葬之嘗游杭州之玉龍山見張循彥神主碎之觀者辟易斯大學說淹通用思尤銳精於春秋三禮排纂說禮之言持論精核多發明前人所未發李鄰嗣有曰說經無雙名擅八龍昔有慈明今見充宗其推服者至矣卒年五十一有學禮賢疑周官辨非儀禮商禮記偶箋諸書

斯同字季野泰第八子少跣弛不羈父閉之空室中窺架上
有明史料數十册讀之數日而畢其兄斯年察知之請於父使受業於黃宗羲與聞戴山劉氏之學遂博涉史籍尤熟於勝國掌故康熙戊午舉博學鴻詞力辭免明年開局修明史大學士徐元文延至京師請授以七品俸稱纂修官辭不受

乃主元文家諸纂修以稿至主者皆送斯同覆審明史稿五百卷斯同手定也故督師楊嗣昌之嫗人方居津要乞史館於督師少寬假斯同歷數其罪以告之有運餉官以棄運走道死其孫以賂乞入死事列斯同日將陳壽我乎斥之其狷介如此卒以布衣終老論者謂斯同以遺民自居而卽任故國之史事以報故國其心事類元遺山其潔身非遺山所及云所著補歷代史表諸書約十餘種

柴紹炳字虎臣仁和諸生父應權以明經爲興化學博卒官紹炳迎柩歸葬躬自負土成墳時節祭奠涕淚迸涌松草爲之萎絕既除喪而猶哭友問禮有卒哭謂何答曰謂不設行哭禮耳哀至則哭豈能忍哉里有避父答出亡者紹炳遇

小映紀傳補遺 卷九

九

之曰爾有父答非苦我無父答乃苦耳爲賦游子遇孤兒行其人垂泣卒爲孝子夜有偷兒入室覺其爲鄰人也默不言攫及衣被徐曰汝獨不能留此爲吾禦寒地邪偷兒驚絕乃慰諭之且勸其改行其人泣而去素爲海甯吳麟徵山陰劉宗周蕭山倪元璐漳浦黃道周所器及諸人先後殉難依宋子俊遇郭有道故事服心喪期年遂隱居南屏山授徒賣藥目給有餽餉輒磨去康熙己酉

詔舉山林隱逸之士巡撫范承謨欲以紹炳應薦固辭又請刊行所著書亦卻之承謨歎息而止紹炳於象緯律歷輿地禮制農田水利兵戎賦役莫不研究治古文精力於九經諸史以及漢魏六朝諸家文不及唐以後也與陸圻吳百朋丁

澎張綱孫陳廷會孫治毛先舒沈謙結社賦詩稱西冷十子而紹炳文名最著又治音韻之學著有古韻通六卷嘗以崑山顧炎武書多可疵謫遺書糾正炎武無以難也年五十五卒有經史通考古類編通考纂略切韻復古編白石軒雜稿省軒文鈔諸書

毛先舒字稚黃仁和人父歿棄諸生不求聞達年十八著白榆堂詩陳子龍見而咨賞因師之又嘗從劉宗周講性命之學其詩音節瀏亮有七子餘風家貧甚嘗欲賣田刻所著書意未決友人請匡鼎曰產去則免役紙貴可操贏有兩得無兩失也先舒然之卒年六十九有聲韻叢說韻學通指韻白匡林漢書聖學真語小匡文鈔螺蜂說錄東苑文鈔蕊雲晚

小腆紀傳補遺

卷

十

唱諸集諸匡鼎者字虎男錢塘人與兄九鼎并有文名時人比之機雲軼轍也

顧景星字黃公蘄州人生之夕父夢星降於庭形如半月因以名焉六歲能詩八九歲徧讀經史目數行下時稱神童旋補諸生先是總督熊文燦擊降賊過蘄諸賊中獻賊最黠荆王止飲令走馬後宮與寵姬觀之爲戲景星年十六聞之曰熊公不得死所矣明年獻賊果焚穀城叛屠蘄黃展轉避亂之崑山居焉南都立授推官馬士英使人密招卻之去游黃山白嶽歸過錢塘因浮家澱湖爲長隱計順治庚子詔徵天下山林隱佚之士大吏強之不起康熙戊午又以博學鴻儒徵有司敦迫就道辭不赴試以老病乞歸杜門息影

儻然遺世顏其堂曰白茅取易无咎之義也踰九年卒年六十七景星記誦淹博才氣尤縱橫不羈詩文雄贍稱霸才有讀史集論九卷暉池錄一百十八卷南渡集來耕集共七十

三卷

杜濬字于皇號茶村黃岡人副榜貢生啓禎之間楚人言詩者多效法鍾譚濬獨以少陵爲師以此名聞天下亂後僑寓金陵屢甚南昌王猷定嘗問窮愁何似答曰往日之窮以不舉火爲奇近日之窮以舉火爲奇猷定笑曰君言抑何雋也周亮工偶集諸名士觀燈船於秦淮出百金置席上爲采賂鼓吹詞濬遽起攫之云鮑叔知我貧也就吟席振筆直書立成長韻一百七十四句一座爲之傾倒求詩者踵至多謝絕

小腆紀傳補遺

卷

十一

錢謙益嘗造訪至閉門不與通惟故舊或守土吏徒步到門則偶接焉及功令有排門之役有司注籍優免濬曰是吾所服也躬雜廝與夜巡緝眾莫能止晚年貧益甚竟扼窮以死年七十七卒於揚州生平論詩最嚴於時人多所詆訶有富者重價購其集焚之鄉人某搜得遺棄刊以行世卽變雅堂集蓋不及十之三云

弟芥字蒼略亦諸生與兄濬避亂同居金陵兄弟行略同而趣各異濬廉隅孤特自遂遇名貴人必以氣折之於眾人未嘗接言語用此叢忌嫉然名在天下詩每出遠近爭傳誦之芥則退然自同於眾人所著詩歌古文雖子弟弗示也方壯喪偶遂不復娶所居室漏且穿木榻做帷數十年未嘗易每

日中不得食兒女啼號客至無酒漿意色間無幾微不自適者後清七年卒年亦七十七有些山集

董說字雨若號侯庵烏程人尚書份曾孫也負異才年十七為諸生撰夕惕篇以自勵嘗受三易之學於黃道周國變後祝髮為僧名南潛字寶雲從南嶽和尙退翁者受佛戒盡焚其少作辛卯退翁以海上事連染幾及禍徒眾星散說獨負書杖策相從不去以是尤為時所重說經學極博癖嗜文字老益篤相與賞析者若江夏黃周星吳中徐枋金俊明顧苓吳江顧有孝徐崧烏程韓曾駒嘉興巢鳴盛桐鄉張履祥皆遺民也其後居堯峰以終所著書有易發八卷河圖挂版詩律表各一卷周禮緯律呂考歲差攷分野發六書發甲申野

小腆紀傳補遺卷

十一

語補船長語夢史殘雪錄掃葉錄西荒詩拂烟集豐草庵寶雲諸集凡三十餘種合題曰補樵書補樵亦說自號也詩清淡荒遠草書尤奇逸其首陽詠曰草笠古鬚眉首陽一樵子擔柴入都城閒話青峰裏云有兩男兒飢死西山趾白髮齊太公淚滴青蘋水遠顧召公言采薇人已矣讀者可以知其寄託焉又夏古丹不詳何處人或云裁人胡姓析姓為名往來吳興礮山卒葬龍興橋畔有葫蘆藏藁

周貧初名筠字青士別字貧谷嘉興人少孤事母以孝聞遭亂棄舉子業受廩賣米嘗購故家遺書一船筐篋斗斛權衡與卷軸錯陳之伊唔自若也一日遊嘉善借宿柯氏園有郡丞行署與園鄰貧吟誦達旦丞不能寐甚遣吏勾攝將扶

之有士夫解而免其為詩超儻拔俗不襲前人一語時同里王翹范路李麟友海甯朱一是皆相與唱和性好施與人有匱乏傾囊給之歲潦率私錢散米以食餓者生計遂漸窘乃浪游不復問家人產嘗游徑山日昏暮踏雪走二十里就僧舍僧曰山多虎居士遠來得不動心否曰吾行不失道一動心則飽虎口矣客京師二年未嘗投貴人一刺尚書徐乾學好延攬海內士諸生徐善主其家貧嘗就善同臥起乾學欲見之終不可得其歸也給事中某削三緘贈行曰挾此可得百金笑卻之歸舟抵宿遷卒年六十五著采山堂集二十四卷詞緯三十卷今詞綜十卷析津日記三卷投壺譜一卷李麟友字振公嘉興人揚州訓導自明次子也揚州破自明

小腆紀傳補遺卷

十三

自給學宮麟友求父骨不得痛哭返遂棄舉子業以布衣終其詩恣肆激昂不落凡近著有醒齋吟草

小腆紀傳補遺卷第 終

會稽梁繼元參校

小腆紀傳補遺卷第

男承禮謹撰

列傳

孝友

趙希乾

顏伯璟

耿 燿

兄 光

光子於彝

劉德瀛

劉思廣

周繼聖

張維德 張振祚

黃向堅

顧廷琦

劉龍光

錢美恭

趙萬全 王 原

沈萬育

盧必陞

嚴書開

孫博雅

李明性

小腆紀傳補遺卷

楊嘉禎

趙希乾字仲易南豐人父師高早卒希乾年十七母病日夜禱神祈身代不愈往問吉凶於日者復言不吉希乾踟躕不去曰何以救吾母日者惡其煩數日危矣剖心其可救乎希乾心識日者言歸見母病益危篤作疏告神書遺言付仲父及弟時日光斜射牀席寂無一人希乾取小刀坐牀上剖胸深寸許以手入取其心不可得忽風聲震颯衝其戶希乾驚疑以為有人至急反刀剗其胸肉置几上復取腸出斷數寸蓋人驚則心上伸腸盤旋滿胸腹云希乾置腸肉釜上悶絕於牀弟妹出見釜上物以謂希乾割股也烹而進之母再視希乾血淋胸腹間氣垂絕始知其割心城邑喧傳聞於令

親往視之命醫調治不數日母病愈希乾亦漸進食飲惟胸
前腸出不得納每日子午間腸端漉漉下月餘胸肉合終
身矢從胸上出而殺道遂閉飲食男女如常人學使侯嗣曾
聞其事拔充博士弟子員補壬午恩貢甲申後奉母避亂山
中貧甚賣卜以為養又十餘年母壽八十餘乃卒未十年希
乾亦卒年六十一

顏伯璟字士瑩曲阜人復聖六十六世孫也性孝友補四氏
學生員父允紹官河間知府值

大兵至城孤乏援力不支朝服北向拜闔室自焚死伯璟與
弟伯玠時家兗州兵亦至城將陷兵民皆竄伯璟體肥不能
走伯玠手掖之以行步益窘伯璟曰同死無益弟急去猶可

小腆紀傳補遺卷

活也伯玠不肯釋伯璟給弟他願躍下城伯玠俯視痛哭矢
及其身而卒伯璟仆地傷左足夜乃甦為邏卒所得昇以告
帥不為屈帥驚異問之則顏子後也遂延之坐留帳前有被
掠者偶語曰昨見城中婦女十數輩邏卒驅以走中一婦不
肯行卒反刃擊其臂臂折猶罵不已卒殺之牆下有媪過之
指曰此顏氏婦也伯璟曰得非吾婦朱氏乎告其帥跡之果
然蓋刃傷已四日矣驗其息猶未絕載之還復活既聞河間
已陷長號力請於帥護之出軍壘蹣跚走河間時盜賊充斥
積日不能得食既乃卒達河間哭其父甚哀方其父之自焚
也幼子伯珣甫六歲僕呂有年抱之出火負而走道中流矢
死伯珣匿民間願得免伯璟既拾父遺骸復訪得其弟與俱

還倪元瑞其父座主也至是道經河間為文以祭曰父忠子孝是吾師矣由是伯璟之名聞一時生平坦易而家法嚴以肅友愛季弟訓子孫以經義鼓琴賦詩自娛國變後卒恆自言壽止六十一果驗

耿耀太康人邑諸生少時從兄光受業事之如父凡出入起居必諮稟而後行崇禎壬午闖賊陷太康耀率弟炳肩輿昇母避河朔買市以供甘旨母病耀朝出經營暮歸侍疾衣不解帶者累月母沒扶襯渡河將殯於祖塋會鎮帥高傑兵作亂道梗塞耀出入兵刃間挽車以葬不怵也時定興耿權與弟極以孝友稱炳嘗慕其為人訂為兄弟分宅以居且贈田四頃其義譜有云性地成宗心源為譜容城孫奇逢聞而義

小德紀傳補遺卷

三

之為作王耿合傳云

光字伯明邑諸生事繼母孝教諸弟嚴家世業農父應科好施與七世同居子姓百餘口置園凡二外則男子以次共食內則婦女以次共食額其堂曰效藝嘗赴省試拾遺金數百於旅舍俟其人歸之嘗言行事當以聖賢為法始無悔事立心當求鬼神可鑒始無愧心其刻志勵行如此子於彝有學行光卒未葬值流賊屠太康居民逃竄於彝獨抱父柩號泣不去賊大至怵之曰汝獨不畏死邪推墮城下傷腰臂幾死越三日賊退踉蹌歸家以土掩柩而後去時歲大祲人相食邑令餽穀四十斛悉推其餘以賑貧人年八十二無疾而終耿氏以孝友名世子姓守其家法中州稱禮讓者以耿氏稱

首 耿輔者虞城諸生早喪父奉母避亂開封會流寇決河灌城輔倚浮木負母渡水逃獲免後居母喪哀毀骨立編衣蔬食終其身

劉德廣涿州人父源汴官鴻臚寺鳴贊甲申闖賊陷京師按京朝官及選人籍名索諸薦紳榜掠之號曰追賊或立獎或賂而免或受其賂而又殺之方是時源汴名亦在索中德廣匿源汴他所而身自詣賊曰劉鳴贊即我是也賊拷責默無一言久之度父已遠去乃奮起批叱罵賊賊杖殺之而源汴竟行避沒齒不出

小德紀傳補遺卷

四

號哭奔赴父已被害慟哭收父屍賊怒截其耳鼻不肯去賊憐而釋之負父屍以歸兄弟同居終身無閒言有姊少寡迎歸撫其二子給以田產母歿哀毀嘔血遂卒寢門外產芝三本人咸謂純孝所感云

周繼聖字述之長沙諸生獻賊陷長沙其鄉人某故與繼聖有隙嫉賊授以偽職匿不出則繫其母妻詣賊仍不屈則次第殺之闔門殲焉繼聖力衛母賊斷其右腕尋逸去密謀聚眾殲賊並某家三百餘人以其首祭母督師何騰蛟上其事授教諭繼聖痛家難終身不仕

張維德合肥人崇禎乙亥流寇入境執其父將殺之維德年甫十五歲延頸就刃求代父賊義而釋之越二十一年父卒

哀毀骨立廬墓側三年又張振祚廬江人也父宏任攜孥知四川嘉定州崇禎壬午流賊道城振祚奉父命領數騎突出求援城陷振祚還見父被害觸石死

黃向堅字端木吳縣人父孔昭官雲南大姚知縣國變後阻兵不得歸向堅子身往尋之以家事付其妻曰此行不見父母不歸也族黨皆阻之不聽既出門遇客之舊往滇者詢之告以道里遠阻狺獠險惡復阻之卒奮然往一蓋一笠越關數百重將及滇時兵戈未靖滇人訝其形容衣服不類疑爲間諜告以實痛哭如嬰兒眾乃釋之至白鹽井遇父母及從弟向嚴俱無恙喜極哭失聲蠻獠皆爲感動踰一年得歸歸時途中與弟親扶籃攀怡怡如也始辛卯十二月訖癸巳六月往返二萬六千餘里吳人作樂府以傳其事

小腆紀傳補遺

卷

五

顧廷琦字珮堅長洲諸生父繩詒知四川仁壽縣賊破成都不屈死亂既定廷琦黥面赤踝前後歷四寒暑始得扶柩歸中間川水暴漲幾死絕粒數日幾死遇盜劫幾死臨崖絕嘍嗟深淵幾死而卒不死方之成都時無有知父瘞埋處者呼號路側誓不欲生由遵義民輾轉訪詢始得諸龍腦橋側廬墓數月往返六萬四千餘里抵里門鬚髮白矣因自撰人蜀記

劉龍光字夢蕭長洲諸生父廷諤官益王府長史國變道梗龍光始以省試歸兵後不知父母存歿日夕涕泣家故貧徒步往建昌時益府舊人無在者禱於張令公之神夢中若有

告以石深者然不知所謂久之遇一尼云石深爲閩粵交界處今官道阻兵出間道往七日可達龍光乃冒死穿藤峽一綫天踰白石嶺高萬仞蟻旋而上血漬雙足過山麓得微徑俯視山下有村村中板屋三楹流泉泱泱鳴石上龍光心動謂得毋卽石深乎叩其戶則母管氏出焉喜極而哭問父所在先二年卒殯板屋中又大哭村民聞之皆來觀曰吾鄉舊名見娘村宋孝子王龍山見母處也今遇子又一孝子矣乃奉母扶柩歸孝養十餘年母歿以哭母得心疾終其身

錢美恭紹興人父士驢由舉人官雲南陽宗縣有子三美恭其季也八歲時庶母與仲兒之官美恭及伯兒侍母留故鄉采幾國變滇南道梗伯兒亦卒美恭欲往尋親母曰空囊能行萬里乎美恭曰絕處逢生未可知也遂於癸卯秋由江廣抵廣南病力疾行山徑十步九頓至蒙自宿土城旅店竟夕不寐悲吟聲達戶外有楊姓者問之告以故楊曰是故錢守兒邪守以考最擢知嵩明州乙未五月卒官葬通海縣之南山在滇復舉兩子今不知散失何所矣美恭遂至通海問南山無知者哭於路左有老人曰君家舊僕童姓尙存盍詢之至則不復識詳告之乃相持哭尋謁墓南山仲兒至亦不相識矣探庶母幼弟俱在謀歸父骨無貲寄跡僧寮展轉可貸始借仲兒負骨歸蓋往返六年矣好事者演傳奇曰尋親記

小腆紀傳補遺

卷

木

趙萬全會稽人父應麟儒而貧出游四方值國變阻兵不得

歸轉徙他鄉以歿萬全幼數從母問父所在及長遂辭母獨
行求父度淮歷燕齊楚豫秦隴日不再食謳號於塗初萬全
將出懼不審父狀張牘書應麟名及鄉里年歲容貌揭於背
以行久之抵馬邑有張文義者聞之亟走視誦所書牘曰吾
幸識而翁翁客遊無所寄食嘗為我授書吾哀其死也柳而
封之萬全聞言號而仆絕復蘇者數乃負骨歸以教授供其
母母亡得合葬廬冢上三年

王原文安人父珣崇禎時苦歲荒役重不能支辭其妻曰我
去則追呼不及門媵婦孤兒庶可安也遂逃去原稍長從羣
兒學有嘲其無父者歸問母得其故大悲既娶婦乃辭母求
父去足跡半天下乞食充腹跣步重趼至見骨一日渡海至

不勝紀傳補遺卷七

七

田橫島假寐神祠夢至一寺已至輝縣之帶山有寺曰夢覺
原心動曰吾夢豈至是微邪詢之父果在已為僧乃抱持慟
哭相將還里夫妻子母復聚焉

沈萬育字和卿常熟人南都亡負母避亂於野遇盜奪其構
母固不與盜怒將殺之萬育泣而求代並得免鄰人失火延
母寢母疾方劇不可以遷萬育號痛呼天天反風火以熄母
年八十餘疾危篤割股以進弗瘳夢緋衣神告曰疾非五藥
所能治也醫凌某在雙林速致之凌至以針達之霍然愈萬
育性好義建橋梁施棺槨隱居以終

盧必陞字宗臣山陰人生有異稟年九歲父芳患病思得彭
烘炙必陞潛攜筐採諸沙口為潮所沒得漁者救以竹筏筐

終不釋手而彭烘滿其中仲父茂無子以必陞為嗣南都既
亡茂負俠氣嘗仗劍獨行不知所往必陞奔覓諸巖山中晝
循林箐夜則崎嶇山谷伏屍枕籍驚跳疾奔兩足為沙石所
嚼血縷縷漬地行跡皆赤遇一僧憐之挾與俱遇虎匿高樹
大呼山神救我虎竟去閱數月得奉父以歸既而土寇竊發
茂陷賊營必陞往贖以金不應繞岸哭三日夜不絕聲賊感
動為引至父前賊欲其父降脅以刃必陞冒刃叩頭流血忽
狂風疾雨舟幾覆賊震駭乃得釋茂既被創病日臻必陞日
夜侍側以兩手摹患處茂嘆曰人慕我痛痛在我身汝摹我
痛痛在汝身先是茂妻徐氏有女忌必陞為嗣分其貲嘗遺
盜要於路擊之垂死遇救得免必陞處之泰然徐氏卒感悟

不勝紀傳補遺卷七

八

年七十四而終

嚴書開字三求歸安人父爾珪官廣東參政書開幼警敏八
歲能屬文舉崇禎癸酉鄉試簡討汪偉其座師也北都陷以
抗節死書開聞之慟哭將往經紀其家會丁母憂居喪愈哀
毀服除乃走抵昌平謁思陵封列祭哭盡哀守陵校尉王
鴻羽嘆曰咫尺京都明之貴人達官無一停驂者子何人斯
而哀若是既歸杜門不復出與里中遺老為問道社研濂洛
之旨旁及兵刑錢穀屯田水利諸經濟學可裨世用者其同
年生溧陽陳名夏合肥龔鼎孳皆入仕我

朝方貴顯遺書勸之出書開堅拒之性孝友父嘗臥病百藥
弗效沈思曰其殆中粵蠱乎即裹糧踰五嶺求靈草傍徨山

澤無所得號泣於道恍惚似人有告以九華山者返至九華
遇異人授以方疾果愈撫庶弟如子歲凶出家財三千金
爲縣輸逋賦做范莊義田贍族人之貧者戊亥間海上師起
邑中大姓爲羣不逞所持輒誣以通海甚者誅夷竄塞外書
開家故箠坐是大困邑令強之就試宗人或怖之曰子不出
禍且及宗乃赴甲辰禮部試未畢事即移疾歸學士葉方藹
得其五策奇之曰此真通知古今老宿也時甫變取士制廢
經義用策論主司欲以冠多士及次場文不至嘆息累日書
開晚愈韜晦結廬阜亭山人衲子相攜徘徊澗壑往往經
歲不歸自號逸山卒年六十有逸山文集十二卷

孫博雅字君僑容城處士奇逢子也幼端重不苟嬉笑甲申
不腆紀傳補遺卷九

後棄舉子業絕意仕進奇逢遷蘇門博雅獨留貧無以炊除
柿餅以供母徒步奉至蘇門母病不交睫不解衣帶者三旬
餘及卒爲孺子泣三年不見齒奇逢年漸高借兄弟朝夕上
食夜則更臥牀前候其欠伸未嘗頃刻離時從奇逢游者日
眾有數百里或數千里至者博雅設榻供食各得其宜

國朝康熙八年

詔舉山林隱逸郡守程啓朱以博雅名上之大府以父老力
辭無何父卒借兄室雅弟韻雅廬墓三年哀毀骨立博雅德
器純粹與人交和易可親見人一善贊揚不去口人有過不
顯言開引一二古語相感發聽者聳然多見省改韻雅坐事
被逮繫刑部獄凡五年將遠徙博雅具橐餼以從病致藥餌

更周郵其同繫者博雅以蹇蹙讓之徒步烈日兩足皆腫嘗遇
暴風雨失道幾溺死飢渴困頓遂病每假寐口中喃喃皆其
弟事也頃之竟不起爾留猶張曰曰吾弟免矣遂卒年五十
五不數日弟事漸解竟免流徙士大夫高其義私謚文孝先
生所著曰約齋集

李明性直隸蠡縣諸生性篤孝其父春秋高日必五六食明
性率其婦馬雞鳴起盥漱問安每食必手捧持之自奉糠粃
不繼嘗侍疾數月衣不解帶居喪屏酒肉不入中門晨興必
上冢號泣六年如一日時容城孫奇逢講學蘇門祁州刁包
聚生徒里閉明性獨篤篤行卻講期爲有用之學隱居以終學

不腆紀傳補遺卷十
者私謚孝愨先生

楊嘉順江西宜春諸生有學行丙戌春父文盛避兵山塘兵
將至嘉順從間道渡水報父水湍急被溺流至深處滅頂矣
猶躍出水面曰速走走速走遂溺死

小腆紀傳補遺卷第終

會稽梁繼元參校

小腆紀傳補遺考異卷第

男承禮謹撰

韓王某傳

韓王某者韓憲王之後太祖支孫也

明史世表列傳載韓王竄圻於崇禎十六年為李自成所執後無攷

趙王由棖傳

乙酉夏與總兵黃蜚起兵太湖

本明末忠烈紀實而諸書謂蜚與監軍道荆本澈等奉義陽王朝輝起兵駐崇明沙茲云由棖豈蜚先奉朝輝後奉由棖抑本澈所奉為朝輝而蜚固由棖諸書不及

詳歟

庚寅二月

惠潮道李士璉與總兵郝尙久投誠

大清導

王師入關執由棖及邵王十三人以獻

所知錄只云執郡王十三人不言由棖五藩實錄則云潮州山寨私擁趙王及李成棟遣兵至潮自歸薙髮居孝光寺會陳子壯起兵事洩王實不知也廣州知府陸元璣降受成棟指逼至元妙觀勒令投纜云云似由棖之死在丁亥間也姑附志以俟攷焉

淮王常清傳

又上饒王常沅以宏光元年二月襲封

永甯王由樞傳

世表載上饒王翊鉅於萬曆中襲封常沅蓋其子也

永甯王由樞字冠寰敬王第十子紀年本南疆繹史作永甯王慈炎誤也今據逸史及世表正又逸史作第八子世表作第十子今從世表及安義王某

王何人

按世表載安義王常滢於萬曆三十一年封薨不言嗣

長子慈炎亦遇害逸史永甯王傳慈炎作慈營謂由樞與長子慈營被執丙戌正月七日檻車赴燕三月朔至蘆溝橋遇害與紀

略諸書不合附志俟攷

令待命於其弟彭指揮家

諸書亦作永甯王妃之弟李指揮家

羅川王某

世表載羅川王由棖以萬曆三十一年襲封此其由棖歟

又有瀘溪王某及楚藩武岡王徽藩延津王

世表瀘溪王常淵萬曆二十九年封薨武岡王華增以萬曆二十八年襲封延津王常滄以萬曆中襲封均不言嗣王何人

鄧王器壘傳

南疆釋史作鼎器乃活字版訛誤今據逸史改正

桂王由櫻傳

十六年獻賊犯湖南端王與由櫻走全州得達廣西永明王被繫

以上參所知錄永歷實錄而五藩實錄則云與永明王同被繫詳見紀傳考異卷第

時宮眷僚屬尙有千餘資用恆苦不足

五藩實錄載安仁素殘刻凡永明衣食所需仰給於見恆缺一日安仁遣內使周明押衣篋四送永明舟中王大喜啓視皆赭黃袍別無可常御者王爲不擇周明前啓曰願王靜俟天命自有服御之日云云恐係傳聞之

小腆紀傳補遺卷

誣附志於此

乙西南都亡廣東在籍尙書陳子壯等議奉由櫻監國

明史南疆逸史釋史均謂端王時事大謬蓋諸書不知由櫻有諡故以議立事屬諸端王而又以端王之諡爲恭也王夫之永歷實錄及南沙三餘氏五藩實錄所敘甚明今從之

益陽王其傳

益陽王其蓋遼藩裔也

世表有兩益陽王一爲周王宗支於嘉靖中國除一爲遼王宗支有莊懿王憲燼於萬曆十年薨後嗣無攷此殆其裔屬歟

瑞昌王議瀝傳

瑞昌王議瀝甯藩裔太祖十世孫

紀年本南疆釋史勘本作盛瀝逸史明末忠烈紀實均云議瀝按世表瑞昌王爲甯惠王支庶於正德十五年坐宸濠反國除議瀝蓋其後裔故隆武以之襲封今從之

奔傳

奔字雪個

本張庚畫徵錄作朱奔蓋當時懼禍易名故與世系字不合也

盛激傳

小腆紀傳補遺卷

盛激字青湖楚藩通城王裔

世表無通城王蓋通山王之謬志之俟攷

稱通城王

野史諸書有誤以盛激爲嗣通城王者今以忠烈紀實行朝錄所知錄南疆逸史攷之則知盛激爲宗室無疑蓋當日義兵擁立爲號非以祖宗之爵不足以資號召紀事者無從別白遂就傳聞者之篇耳疑諸書所載諸王類如此實不皆襲封也

盛濃傳

會聞汀州變乃走廣東

明末忠烈紀實云盛濃丙戌八月死於衢州誤也

會稽梁繼元參校

小腆紀傳補遺考異卷第終

小腆紀傳補遺

卷

五

六合徐彝舟宮詹孫麒星使喬梓先後纂成小腆紀年紀傳直與談遷彪固鼎足而三參之韓柳歐蘇用心則一忠孝堅如鐵鑄文字擲作金聲木君茂才宮詹之孫星使之子篤實光輝有志士也少時隨宦海外通日英方言當軸兩以日比使館參贊薦病不果往由此有倦游意余令六造廬相見懽若平生欣讀是書惜其流傳絕少商請覆印木君諾之督促鳩工三越月而卒事會余瓜代及期幸觀是書之成挈百卷而歸江湖俗吏之歷裝生色書此錄別並白諸父老東坡去矣終不能忘情於黃州也京江鶯巢包安保記時甲戌暮春之月

右小腆紀年紀傳二種先大父作之先父述之相繼而成

小腆紀傳

卷

之者也先後鈐印者再因亂散失絕少完本吾邑縣令包柚甫先生儒吏也治公之暇時相過從談涉是書覆印相約分鶴俸而為之倡爰鳩工以促其成時逾三月裝成千部讀楹書而感媿先人之手澤常新話棋局而傷心來日之隱憂未艾用述覆印緣起以詔後人 孫男椿謹跋

九國志總目

九國志

附拾遺



九國志總目

卷一

吳臣傳二十二首

卷二

吳臣傳十八首

卷三

吳臣傳四首

卷四

南唐臣傳一首

卷五

吳越臣傳五首

九國志總目

卷六

前蜀臣傳十八首

卷七

後蜀臣傳二十七首

卷八

東漢臣傳五首

卷九

南漢臣傳八首

卷十

閩臣傳八首

卷十一

楚臣傳十九首

卷十二

北楚臣傳一首

按宋史路振傳振字子發永州祁陽人淳化中以扈
言日出賦擢甲科真宗時知制誥嘗採五代僭偽吳
南唐吳越前後蜀東南漢閩楚九國君臣行事作世
家列傳未成而卒王應麟云書凡四十九卷其孫繪
增入荆南高氏于治平元年六月辛酉上之詔付史
館實十國也陳振孫書錄解題則云末二卷為北楚
張唐英補撰合五十一卷宋藝文志及馬端臨經籍
考總題為路振九國志五十一卷俱不及其孫益繪

九國志總目

雖經增輯而當時所傳播者則唐英補撰也書仍路
氏之舊故不改舊名其書向無刊本惟散見永樂大
典中邵二雲太史摘錄散篇欲為編輯因闕軼過半
不果成乙未冬二雲南旋留稿于孔荏谷農部處今
年夏荏谷出底本屬予編次雖卷帙殘缺而所存諸
傳俱首尾完善可補五代正史之遺因為分國類敘
得列傳一百三十六首釐為十二卷並補世家目於
卷首且於目下略注始末以便檢閱吉光片羽當亦
嗜古者所同珍也乾隆四十一年歲在丙申十二月
二十六日有香周夢棠識于宣武門內貝璽衡衡之
因居是日立春

九國志卷一

守山閣叢書 史部

宋路振撰

金山錢熙祚錫之校

吳太祖以唐景福元年再入揚州至齊帝天祐三年為
南唐所篡蓋晉天福三年也歷傳四主凡四十六年

世家

太祖

姓楊名行密初名行愍字化源廬州合肥人唐
南留後景福元年七月再入揚州唐以為淮南節
度使乾寧二年封去農王天復二年進爵吳王天
祐二年十一月庚辰薨年五十四諡曰武忠武義
初改諡曰孝武王廟號太祖乾貞元年追尊為武
皇帝陵曰興陵

烈祖

名溥字承天行密長子唐末祐二年冬嗣位五
年五月戊寅為張顛徐溫所弒年二十三諡曰
威武義初改諡景王廟號烈祖乾
貞元年追尊為景皇帝陵曰紹陵

高祖

名隆演初名濬又名渭字鴻源行密第二子唐
天祐五年五月己卯嗣位十六年建吳國改唐

睿帝

名溥行密第四子武義二年六月戊申嗣位改
元二年十月辛丑薨年二十八追諡曰睿皇帝葬
平陵凡改元四順義六年乾貞二年太和六年天
祐三年

九國志卷一

一

列傳

袁襲 劉威 陶雅 李神福 臺濛

張訓 李遇 劉金 秦裴 馬珣

劉存 李簡 柴再用 陳璋 侯纘

朱景 張崇 王綰 王稔 李厚

陳知新 李虔裕

袁襲

襲廬江人少好學善屬文淵明緯象秦畢之亂高駢辟行密
為行軍司馬俾率所部赴難行密猶豫不行冀言于行密曰
高駢倦于政事聽惑妖妄彥等雖以誅呂用之為名觀其事
乃以暴易亂耳寧知非天將贊于公耶行密善其言乃移檄
諸州誘集徒眾將兵數萬長驅至廣陵秦畢害駢襲勸行密
縞素舉哀于城下眾皆義之及破賊入城招輯編戶會孫儒
兵至行密問計于襲曰今城壁未完賊且盛若儒至圍城是
重擾民也不如且避之先是海陵將高霸擁眾來附行密將
令以兵屯天長扼儒來路襲謂行密曰霸擁大眾心持兩端
若使居天長是自扼也可因犒其士卒擒而斬之行密遂斬
霸而併其兵行密聞孫儒至復欲遁歸海陵襲曰不若歸合

九國志卷一

二

肥繕甲兵再議攻取今稽乾象公必再來及孫儒逼城行密
果自天長返謂襲曰無子吾幾不得歸行密平宣州獲趙鏗
留與其弟同館鏗與梁祖有素果遣使來求鏗時襲寢疾行
密使人問襲襲曰但斬首送之必無慮也未幾卒襲剛忍好
克每欲殺人必折節下之行密哭之曰吾每恤刑而襲好殺
享年不永深可哀也

卷一萬八千一百
三十四第二頁

劉威

威廬州慎縣人少為小吏豪爽有志節與田頴陶雅俱為行
密奔走之舊行密起肥上及平秦畢有功表領賓州刺史大
順初與安仁義敗孫儒別將劉建鋒于武進其後儒兵益集
威與頴屢為所敗行密將歸銅官威曰今眾寡勢殊難與爭

然儒焚室掃壘絕後而來糧若不繼何從供饋公宜勿與戰
堅壁以禦之坐待其弊行密然之儒果敗乾寧初表授廬州
刺史及行密承制封拜就遷淮南節度副使行軍司馬東西
行營副都統未幾加使相天祐三年授鎮南軍節度使撫州
危全諷率虔吉撫信之眾十餘萬將復鍾傳舊地時州兵無
多士庶大駭威獨傲然日縱酣飲全諷屯象牙潭不敢輕進
及周本破全諷四州初平渭令威巡視四境撫諭而還先是
行密疾病問周隱以後事隱以威為請威初聞不能無意及
移鎮鍾陵復多專刑徐溫請討威威聞之沮喪計無所出有
幕客黃訥謂威曰公受謫雖深反本無狀能挺身入覲必解
前疑也威曰善遂遣訥為先容渭果復令之鎮天祐十一年

九國志卷一

三

卒于鎮年五十八

卷一萬八千一百
三十四第三頁

陶雅

雅字國華合肥人本儒家子儀形魁偉眉目甚秀乾符中天
下將亂始投筆和門會西蕃入寇徵四方兵防秋靈夏雅與
行密肥上軍偕往未幾改隸諸葛爽征沙陘有功從爽鎮河
陽還補廬州衝山指揮使行密據合肥遣雅平鄉盜秦定過
修已等遷八營主將光啓初破桐城吳迴擊李本于柳子山
乘勝攻舒州下之以雅為舒州刺史為蔡盜許勅潛兵夜至
雅奔歸文德初從行密破趙鏗授池州刺史大順中破孫儒
軍于人頭山儒平授常州刺史遷池州團練使田頴攻歙州
時給事中裴樞守新安將歸款于行密以宣州副使魯劼往

代之是時諸將授郡鮮不以虐斂為事惟雅寬厚人多便之
樞因遣問政山人聶師道往說額曰苟得池陽陶牧為守州
人孰不承命額驛報行密因令雅治新安入見樞盡州郡禮
樞奇之及樞至京師奏雅為歙州刺史天復三年田頔以宣
州叛雅以州兵助臺濠伐之頔出戰橋陷墮馬為帳下小卒
許渥王綬所殺宣州平兼西南面招討使先是順義軍使汪
武聚盜據婺源行密以為滁州刺史婺源歙屬邑武恃險未
嘗謁雅及顏叛武多行剽劫至是雅移檄聲言討洪饒由婺
源往武引弟姪十餘人就路迎謁雅顧左右擒殺之緩轡入
其營中無敢動者天祐初陳詢以陸州歸款吳越遣萬眾攻
詢雅率兵救之軍士夜驚多踰營遁去將吏白雅欠伸不應

九國志卷一

四

乃下令曰明日有軍士不在營者俱斬果遞相傳告未頃而
定明年破婺州虜越州刺史沈夏以功遷衢睦團練使江南
都招討會宣州王茂章叛奔越雅虜茂章伏兵斷其歸路乃
令大將軍金師會領睦州事遂班師新安而越兵大至衢睦
婺三州復沒八年移鎮武昌雅利緜川殷阜上書寢之遂遙
領武昌軍節度加同平章事知歙州團練觀察等事十年八
月卒于任年五十七雅性沉靜好讀書手不釋卷雖臨陣敵
常褰衣博帶自幼年戲弄未嘗有椎刀傷手及為大將每矢
石交飛終莫能中接賓佐有禮事兄弟以孝敬非公宴不舉
音樂疏財重士人以此歸之典黟川二十餘年民感其化生
男女或以陶為字焉

卷一萬八千一百
二十四第三頁

李神福

神福洺州人幼執親喪哀毀過瘠鄉里異之及長沈厚勇敢
唐末四境交募助兵因隸上黨軍籍時高駢兼諸道行營都
統神福從州將王重屯淮海因投于行密中和中同安賊陳
儒攻刺史高渡遣使來告行密未能救謀于神福對曰此羣
盜為合易與耳公但聲言赴援可不勞尺刃為公解之乃請
本軍旌旗間道以入既夕引州兵出外各持旌旗入列大陣
之狀儒果夜遁行密大奇之光啓二年壽州張勳叛寇淝上
神福率兵與戰敗之于楮城秦畢之亂高駢召行密因遣神
福諭曲谿劉金盱賈令威各以義兵來附破秦畢軍神福
功居多會選卒為黃頭軍遷神福為左右黃頭都尉龍紀中

九國志卷一

五

涇縣王賞太平嵇常滿俱聚盜剽鄉里神福引兵破之但誅
其首惡餘皆不問大順二年孫儒前鋒兵屯漂水行密遣神
福將兵禦之神福謂諸將曰兵倍不戰況儒眾十倍于我當
且避其銳以驕之乃退舍而儒眾果怠神福乃選銳卒躋險
夜襲之果大潰又擊儒要山寨破之擒其將李宏以功改左
游奕將銅官鎮邊使田頔為孫儒所敗行密欲退守銅官神
福諫曰儒掃境而來利在速戰宜堅壁清野以老其師神福
願以本軍據險結柵時出輕騎抄其糧運彼前不得戰退無
儲糧此送死之道行密曰善因以神福為宣池兩路都游奕
使是夏儒食盡果敗以功奏授左千牛衛將軍景福二年盧
州刺史蔡儔叛遣何壤來寇神福迎擊于青牛山大破之遂

傳城下賊平遷左衛都校未幾授舒州刺史天福元年與呂師造攻臨安錢鏐使顧全武來援神福退師令羸老行又令師造設伏青山路自將一軍殿後夜未半全武果盡銳來追神福僞北走伏軍發前返來攻越軍大敗擒全武復攻臨安久不克先是神福遣使護鏐先塋禁其樵採及獲全武又遣通家問越人皆感之因納其犒賂而返二年改昇州刺史行密以女妻其子承鼎三年攻杜洪于鄂州大敗洪軍時城中積荻山上神福謂將軍曰今夜焚此諸將皆不測是夕遣人乘舟載火炬至瀟口分焚樹僞爲梁軍來援之狀城中焚荻應之諸將伏其智梁祖遣將韓勅率步騎萬餘屯瀟口又令荆南以舟師赴援成汭盡衆浮江而下神福登岸望之曰舟

九國志卷一

六

人雖盛然首尾懸絕宜急擊之乃迎戰大別山泐果敗溺水死勅亦引衆遁去自是洪勢益孤會宣州田頴叛襲昇州劫神福與帳下妻子俱歸宛陵厚養之以誘神福行密急書召神福覽書袖之揚言曰鄂州尚未下又令急取荆南因號令諸軍速聞順流而下頴遣將王壇汪建以舟師援洪又別遣人遺神福書約分地而治神福斬其使擊壇建破之復戰于皖口又敗其衆浮尸棄舟蔽江而下壇建以輕舟遁去四年以兵屯田梁加西面行營招討使光州團練使疾甚求醫于江都卒年五十一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四第八頁

臺蒙

蒙廬州合肥人少爲金牛鎮將行密據合肥始來歸從征秦

畢趙鎰俱破敵有功大順中馬敬言爲孫儒敗于廣德初儒與李從立乘勝至東谿時城守未固軍士大恐蒙以一旅巡谿西會天晦詐令士卒傳諭往返者數四謂大衆屯集中夜皆遁去及儒柵陵陽蒙於魯江五堰作輕舟餽糧終儒之世軍無飢色從行密歸廣陵以功遷楚州刺史乾寧三年破蘇州以蒙守之越人水陸大至蒙擊敗之錢鏐親率舟師至會糧盡蒙拔衆遁歸光化二年行密初得昫山以蒙爲海州刺史在任貪殘爲郡民所訴又爲田頴所譖降爲連水制置使天復三年田頴叛于宣州行密歷數諸將無敵頴者乃謂蒙曰非公莫可蒙曰頴不守富貴自取滅亡蒙今仗大王威武以順勦逆往必擒頴願王無慮行密大悅蒙初入其境卽翻

九國志卷一

七

陣以往軍士皆笑其怯蒙曰頴宿將多謀當自過防翼日果遇陣于廣德蒙欲奪其銳先以行密書遺頴將校皆下馬拜受因其擾亂蒙摩衆擊之頴兵大敗乘勝遂圍宣城冬十月頴出州外求戰登橋馬墜爲外兵所殺宣州平行密承制加蒙檢校太保宣州觀察使天祐元年卒于治所年五十一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四第九頁

張訓

訓字克明滁州清流人身長八尺餘要帶十圍中和三年歸行密于合肥行密訪以方略悅之令從石令言攻同川克其城從田頴擊張翔于楮城入擊趙鎰昌山兵破之克宣州訓功居多遷左右黃頭指揮使以所部戍廣德拒孫儒于黃池

從李神福襲歷陽下滁州孫儒焚廣陵悉銳攻宣州行密命訓潛軍入廣陵滅其餘燬軍儲數十萬以賑飢民行密令馬爽守廣陵爽叛為諸將所殺城中大譁訓整師以出眾乃定孫儒之起也毘陵守將劉建鋒從儒俱西土豪陳可言據毘陵訓率兵奄至城下可言倉卒出迎訓于馬上手刃殺之奪其兵入城中又率兵絕儒糧道于安吉馬頭儒敗訓論功為最景福九年從行密歸江都路經毘陵行密顧左右曰毘陵大城也訓一劍下之不亦壯哉即授温州刺史乾寧二年屯兵漣水以備梁師劉知俊聚糧石場戍守皆潰盡焚其儲積訓歸路出東海為知俊所邀訓擊大破之青口之役吳師悉起訓帥所部迎行密喜以兵千人令為前鋒會朱瑾

九國志卷一

八

假梁人兵鋒先入其壘訓登岸疾戰踰柵而入遂破龐師古軍以功授淮海遊奕使天復三年王茂章平密州以訓為刺史會梁祖以大軍至訓謂諸將曰城孤師少何以待之皆欲焚城掠聚而去訓曰不可如此則我師難歸遂封府藏下懸門立虛幟于城上遣老弱居前訓自以銳兵殿其後梁軍前鋒至見城上旗多未敢逼數日方入城又見府庫城邑宴然如故亦不追之天祐七年遷黃州刺史卒于治所訓質直勇而多力曾渡毘陵西橋馬畏不渡乃持尾鬣舉之以濟然不恃其勇故多功保全焉

卷一萬八千一百二十四第十六頁

李遇

遇合肥人始事行密帳下光啓中禦梁軍于慎縣遇單騎接

梁率先破敵以伍長遷馬軍副指揮使從平秦舉趙鍾孫儒皆有功遷淮南馬步諸軍都尉累遷常州刺史天復三年安仁義以潤州叛夜襲毘陵仁義善射諸軍多畏避遇背城逆戰仁義喪師自是不敢東顧天祐中宣州王茂章奔越乃以遇為淮南行軍司馬宣州團練使徐溫專政遇不能下之常言曰徐溫何人吾所未識溫怒命柴再用將兵送王壇代遇不受命再用攻其城逾月不克時宣王遣典客何夔說遇曰公本圖反請斬夔以狗本無反心可隨納款遇聞王命遂開門委命溫族之孫仁義方嬰為人匿之而免李昇秉政以仁義為縣令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五第一頁

劉金

九國志卷一

九

金淮陰洪澤人光啓中江淮兵亂從鄉酋李章保曲谿章死金代有其衆行密營廣陵金盡以其衆來附破秦彥金有力焉文德初從攻趙鏗于陵陽明年金度鏗必遁思以計擒之因偽與鏗通好約為外應鏗大以金帛為遺復夜迎金入卧內許妻以女金歸營慮鏗兵盛出不能制乃遣人臨城大譟云劉郎不能與爾為女婿也鏗聞之沮喪果宵遁大順中孫儒寇宛陵行密遣金拒之屢破儒軍以功授滁州刺史行密破鍾離移濠州刺史未幾遷團練使天祐二年卒子仁規嗣仁規娶行密女渥襲位遷過口兩城使乾貞初授清淮軍節度使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五第一頁

秦裴

裴慎縣人少驍勇頗涉獵以鷹隼爲事嘗云天上黃鷹地下黃金餘不足貴也行密起合肥因隸帳下大順元年奏授檢校左散騎常侍行密據廣陵以裴知揚子縣有虎入縣郭裴親殺以獻行密召裴賞之裴曰此衆共殺非獨能制也行密嘆曰勇而能謙必享富貴歷高郵無錫令俱有能名乾寧五年率兵破越崑山鎮以三千兵守之錢鏐遣顧全武引萬衆來復裴援絕全武以檄說裴裴封函納款全武頗自負召諸將聚觀全武會爲僧發函乃佛經一卷全武大慙裴戰無虛日士卒多病傷死未幾糧盡告降錢鏐預設千人食以待之及出土卒不滿百鏐讓之曰軍孤衆寡何苦相拒裴曰但事君盡節死而後已今食盡歸命非本志也鏐大賞之因熟視

九國志卷一

十

裴曰君有藩侯相他日必歸君餘勿爲念裴在越三年寂無歸耗忽一日裴遣人告行密遣李神福攻越臨安鏐遣顧全武方宇救之爲神福所擒明年行密送全武及宇易裴以歸天復三年從李神福攻鄂州荆南成納乘大艦來援裴率兵沂流逆戰內敗溺水死又攻田頌衆于吉陽磯以功授諸軍都尉從劉存攻夏口破之加昇州刺史天祐三年洪州鍾傳卒州人立其子匡時江州刺史延規傳之養子念不得立以其郡納款因授裴西南面行營招討使攻匡時至夔州時軍欲限水爲柵裴不聽匡時果遣將劉楚據之諸將相顧失色俱咎裴裴曰城中饒銳惟楚耳若令總衆拒守此城何由卒破吾固留此要害以謀致之既而分軍晨出盡銳破柵既擒

楚方傳于城下未幾城陷擒匡時以獻諸將皆服其智號令嚴肅兵士無敢殺戮洪之士卒俱來就營求其威屬爲出府帛贖還之洪人感悅授洪州制置使張顥用事慮裴爲變急召歸及湖口遇鄂帥劉存與潭軍戰沒復授裴鄂岳觀察使會重午裴宴諸將而潭人入寇裴遣弟師鐸師虬乘戰艦先往裴食訖登黃鶴樓以望乃以平頭舫顧小校曰但乘此卷旗奪潭人船以戰及與師鐸軍合乃建大將旗潭人愕眙裴因擊敗之六年入覲因求歸故里以民禮謁縣宰見里中故老必拜坐以少長爲齒九年加武昌軍節度使遇疾求歸至溢中卒年五十九裴在治七年積軍儲二十萬開青山大冶公家仰足卷一萬八千一百二十四第十頁

九國志卷一

十一

馬珣

珣廬江人少驍勇有機略初以貨財商于江都會秦畢圍城乃歸鎮鄒軍畢師鐸于城南立高樓以望城中呂用之患焉募壯士摧其樓珣應募夜半獨仗劍入賊營倒之用之厚賞遷十餘級行密入城聞其名錄爲偏將與朱延壽相友善乾寧初授珣舒州刺史移守連水四年梁將朱友恭圍翟章于黃州命珣率兵援之黃州陷戰不利與張訓呂師造成知進石率等收散兵三百人自黃州間道緣分寧絕山谷而東道經撫州危全諷聞其來布四壘于路壘皆萬餘人珣語諸將曰彼謂我可坐縛也今與諸軍擊其中堅逐其軍帥取其資而食其穀可以歸矣會夜擊全諷之壘大破之全諷僅免乃

飲宴于賊營擇其利兵而用之明日廣張旗幟揚麾伐鼓從山直下衝其連營鋒若雷電賊皆潰走珣凱唱而歸謁行密言其賊行密罵之曰懦豎子何不遂據其城珣拜謝不敏珣滑稽好妓樂歌舞雖出師登騎俳諧不輟既而臥疾謂所親曰若患愈當乞師數千可以蕩平西南夷獠俄而卒眾惜其智勇部下將校見其二子無不感慨申敬朱延壽錄其孤而字之延壽敗行密收其二子給與宅第卷一萬八千一百二十四第十七頁

劉存

存陳州人少拳勇從行密起合肥破秦畢趙鏗皆有功孫儒入寇身先苦戰為賊斷足三指而戰不輟翼日行密出城與儒戰存請先登行密諭以指痛不止因求皮履裹足而往是

九國志卷一

三

日平儒以功遷壽州馬軍都尉乾寧中預破葛從周于溁河遷舒州刺史改國練使天復中副李神福攻杜洪於江夏會田頔叛遣將汪建王壇率舟師沂流而上存與神福下瀝池機逆戰為流矢中目存戰自若建敗存殺獲俱多四年復攻江夏時神福病歸存代為招討使引十數騎巡城憩于高岡張樂命飲酒酣鄂兵大至存以旗向江三招而止鄂人望之乞然有頃自退軍中服其屠略存急焚鄂城樓梁援兵將突圍而出諸將欲急擊之存曰擊之賊必復入復入則城會固矣不若聽其遁去諸將皆曰善是日城陷擒杜洪父子斬于廣陵市以功授淮南行軍司馬鄂岳都團練使天祐四年率舟師攻潭州大雨不止軍回至瀏陽為潭人所敗執存以歸

馬殷親解其縛欲授以官存大詬曰汝昔歲宣城潰散偶漏我鋒刃今反欲臣我耶殷知不可留乃斬之唐保大中邊錡平湖南遣使就墳致祭贈宣武軍節度使武衛上將軍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四第四頁

李簡

簡上蔡人有膽勇資質瓌偉始隸陳蔡軍中趙鏗選武幹之士因任為帳下親信龍紀初鏗為行密所圍糧盡將逸簡給守門者得出因奔行密補黑雲隊長大順二年孫儒寇廣德行密將逆戰會夜屯于行密柵及旦儒軍圍之數重率百餘人挺身突戰自外破柵拔行密以出遷黑雲都指揮使乾寧二年從攻濠州濠水深闊簡于拳重擊口銜大刀先渡踰壘

九國志卷一

三

破其關鍵擒刺史張遂以獻從攻壽州加淮南右廂馬步軍都虞候先是江都多盜令雖嚴莫能禁止及是為簡獲者必狗其部分姓名所盜之物盡歸于面于是寇竊皆息三年從田頔破蘇州虜刺史成及從行密破龐師古于青口敗梁軍于溁河副王茂章援青社從臺濛圍田頔于宣州皆有功簡本姓陳既貴欲復其氏行密謂之曰天下皆知有李簡何處有陳簡也以是不易渥襲位王茂章以宛陵叛命簡率眾攻之茂章聞簡至率眾奔越改楚州團練使杭人屢寇無錫以簡為常州刺史改鄂岳觀察使天祐十二年授武昌軍節度使武義初加鎮西大將軍復州破之俘知州鮑唐以獻乾貞二年加西南面招討使入觀卒于采石江年六十九簡鎮

上游之地十餘年重關洞啓敵人不敢侵軼然忍而好殺又非法重斂鄂民之高貴者無不破產時論以此鄙之卷一第百三十四頁

柴再用

再用蔡州汝南人性至孝七歲遇龐勛亂舉族避地祖訓鼓不能去唯再用獨留侍賊見而去之以是大為鄉里所異及長沉毅有斷面黑如鐵人號為柴黑子會秦宗權召募驍勇再用以騎射應選時軍令亡馬者斬一日戰回藉鞍而寢既寤而馬逸再用追之遇賊于林中環樹而射一發人樹俱貫賊畏走遂奪馬而歸元啓中從孫儒攻廣陵再用本名存嘗與軍中小校結為死友會有告小校謀反儒斬之執再用至

九國志卷一

十四

儒問何故反再用不對既伏質又問之始對曰某與彼相結為死友彼反原脫此二字據通鑑二百六十一注引改則某反矣公既誅之復何問焉儒奇之曰汝果不反吾再用汝因令改名再用儒敗歸行密授先鋒馬軍指揮使乾寧中朱延壽辟為衙將因遷壽州團練都押衙敗梁兵于壽春遷團練副使從延壽平劉存于弋陽授知光州軍州事一日大震電眾人皆伏匿再用當戶坐不動俄見青襦袴者四人昇再用所坐牀出庭中復大震屋楹折有龍出焉梁兵寇光山再用擊走之以功遷光州刺史天祐二年梁祖平趙匡凝于襄漢乘勝略淮上遣使謂再用曰苟以城降遷爾蔡州本郡為賞再用乘圍而拜曰此州城小眾寡王若先下壽州同當自送款梁祖信之攻壽州

不拔而返再用襲之斬首三千餘級以功加檢校太保渥襲位遷楚州刺史俄授淮南左廂步軍都指揮使越人寇東州遣再用率兵禦之賜長稍伍拾戰敗艦破水滿再用為長稍所泛得不溺家人聞敗飯于僧為禱再用戰歸取其飯召麾下以犒之曰此輩濟我佛何力之有十一年袁州劉崇景叛引潭將許貞為援令再用攻之近城有萬勝岡再用欲奪之每旦出師岡下不與戰袁人頗息一日列大陣岡南崇景望之氣奪因出戰再用躍馬徑入陣中斬首數十袁人大敗崇景棄城而遁武義元年破越軍于無錫遷鎮西將軍領天平軍節度使未幾移鎮武昌改德勝軍節度加中書令卒年七十二再用寬厚淹雅有儒者之風好讀左氏春秋未嘗省視

九國志卷一

十五

厨廐寮屬白事有不如意但對之假寢諸子娶聘必擇平昔舊族史官王振請述戰功以補方冊再用曰鷹犬之狀出自偶然何足紀也累歷藩鎮敦尚儉素車馬導從不過十人亦一時之良將也卷一第百八十一頁三十四第百八十三頁

陳璋

璋潁川人少橫壯不羈歷事諸帥俱無成乃歸行密未幾復委質于錢鏐景福初授杭州武勇都指揮使改鎮海軍踏白使乾寧中領寶州刺史從平董昌詔賜佐忠去偽功臣天復二年鏐將許再用叛據外城召田頔為援頔將樹柵于杭州咽喉之地鏐乘闖觀之大懼出金綵十輦募諸將有能奪其地者與之仍以頔為賞璋應募選驍健三百假護軍白馬以

出免胃馳擊往返者數四竟奪之鏐大喜飲之巨觥即授璋
衢州刺史與軍校葉讓不協因斬之與睦州陳詢連衡復歸
款于行密鏐以兵圍其州踰月不能出行密遣周本援之拔
璋盡室以歸天祐二年行密遣陶雅平婺復授璋衢婺州
諸軍事充都招討副使會王茂章叛雅棄其地改璋池州團
練使署淮南節度副使越將張仁保陷東州授璋水陸行營
都招討使擊仁保于海曲奪戰船三百艘盡復東州舊地復
乘輕舟入松江九谿偵邏越師大集圍之數重璋獨射施工
心目皆應弦而倒因奮銳衝擊長圍遂解軍回泊洞庭見橋
林意欲除之謂士卒曰若食鱸用此木研酸酪不假他物自
有香辛味諸軍皆爭取樹立盡九年以舟師破岳州擒刺史

九國志卷一

六

苑致荆人潭人會于江口邀璋歸路璋乃方舟並貫夜過其
所敵人後出已無及矣璋每入敵境或晚泊戒士卒整舟櫂
待令下當行必此宿車之所也若移帳下岸修棚習射及夜
多前去越兵寇上饒璋引兵侵蘇湖上饒之兵乃解乾貞元
年加鎮北大將軍領平盧軍節度使溥遣王彥章苗璘舉兵
西伐璋謂嚴可求曰朝廷攻湖湘何不用璋與周本彥章與
璘可當其偏裨耳其後彥章果敗三年加使相大和二年改
鎮東將軍充寧國軍節度使遇疾歸江都求醫至江陽縣卒
年六十五

卷一萬八千一百
三十四第十三頁

侯 纘

纘字信美城濮人黃巢聚兵于曹濮纘從之時年十六巢陷

京師纘逃歸鄆州時僖宗幸蜀徵十道兵討巢朱瑄以鄆兵
應命纘為偏將預行尋復與諸道兵伐秦宗權皆以勇果聞
頃之隨瑄弟瑾襲兗州纘與瑾逆殺齊克讓破宿州瑾據有
兗州纘為爪牙梁祖攻兗州力戰以却梁兵梁祖圍時溥于
徐州交鄆兵救之不利溥死梁兵遂攻交鄆戰于城下者數
年長圍三合而三却之時纘常在瑾之左右大小數百戰隨
瑾搏擊馳突出入敵中殺傷不可勝計乾寧四年隨瑾與太
原將史儼掠徐泗瑾將康懷貞以兗州叛瑾無所歸與瑾等
率兵數千走海州遂來歸行密授瑾衙將是歲梁祖大舉兵
伐吳龐師古聶金率眾入自青口葛從周以精甲圍壽陽江
淮大恐行密以兵萬二千會戰于青口時兵起倉卒加以陰

九國志卷一

七

寒戰士皆飲水餐雪而行甫及梁營則豎戈值足鬪志未決
瑾與纘率五千餘騎潛濟淮入自壘北舞槊而馳轟雷沸
梁兵皆殞眩不能舉遂斬龐師古大將繼之死者大半嗚鼓
西行破葛從周于壽陽沉其卒萬餘人于淝河梁人大震纘
功為多授左右隨從騎副使隨王茂章救王師範于青州破
梁兵五萬餘殺友寧纘復有功從周本攻蘇州戰于黃天蕩
從徐温却王景仁于壽陽逐劉崇景于袁州朱瑾救徐州之
圍及攻潁州纘皆與戰累授滁州刺史大和三年卒年七十

卷一萬八千一百
三十四第十九頁

朱 景

景壽陽霍邱人少豪猾驍壯有膽略為邑中所服行密得淮

南以霍邱地界南北盜賊交會難可防限聞景之勇為遠近所畏故以委之且俟北鄙之奔突景招合無賴年少得絕伎者百餘人撫禦之晝與捕獵暮分巡警月餘而材伎彊力無有及景者以是服從如一公淮羣盜莫敢犯之梁祖聞其名命寇彥卿率勁騎三千襲霍邱圖取景且諭梁祖之意令降景率其徒戰于邱墟林澤中射死者無數彥卿兵折力殫而去康懷貞之至復為景所困王茂章來寇度淮水可涉處立表識之景易置干深潭水中立表浮木之上茂章軍敗望表而涉溺死者大半積其尸為京觀後破李進金何駢步騎數千尋拜滁州刺史移光州刺史卒于任

張崇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四第十九頁

九國志卷一

六

崇廬州慎縣人少以伉勇隸軍籍光啓中始補戎職從行密破趙錕有功乾寧二年行密攻蘇州崇為越人所獲行密欲嫁其妻妻曰崇忠孝必不負公請待之未幾崇果返以為諸將都尉遷蘇州防遏使越人攻蘇州崇從臺壕敗越兵于小白方天復中安仁義叛崇與茂章率兵攻之擒仁義以功授常州刺史累遷屬州團練觀察處置等使天祐十一年加檢校太傅光州軍校王言叛崇討平之授平南軍節度使武義元年加安西大將軍梁祖遣將合湖南兵攻荊州以崇為應援招討使引軍攻安州降其騎兵二百而遷還德勝軍節度使加中書令太和中封清河郡王卒于治所年七十二崇殘酷暴斂肥人畏之嘗入覲議者盛言不返鄜市少年皆將頤

相慶崇歸聞之因斂將頤錢數萬貫尤好使酒殺人重掌奏刁鎔每謂左右曰吾醉慎勿令鎔出一日醉甚三召鎔至竟殺之詰旦召鎔左右曰已殺矣崇大悔取其首視之揖曰罪過員外其輕人命如此頗信鬼神家人求以厭息崇者先是后土廟塑韋安道配座乃遣巫女詐云天上謫后土與公為偶崇往視之巫女潛洩異香以為后土至矣崇乃命樂對像酣飲一夕家人竊其兵器盡置廟中巫女報曰列仙不喜殺戰故遣六丁取至公不得更用此傷害崇因是大為改悔歷藩鎮二十年掠下以奉上每歲一入覲輸貢絡繹國中執事無不受賂故其肆虐凌下保全祿位終身為橫耳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五頁

九國志卷一

七

王綰 綰廬江人勇敢有謀光啓中始從行密破趙錕下蘇濠累有戰功署行營諸軍都尉兼連水防遏使光化二年青州戍將陳漢賓殺海州刺史牛從義歸款于行密行密命綰與張訓率勇士二千乘勢未附襲之漢賓設備不暇果出迎謁遂入府中諭以利害漢賓乃解甲聽命以功授檢校左僕射是歲青州王師範告沂密內叛授綰海州副使兼沂密交鄆諸州副使與臺濠攻密州下之將擊沂州覘者曰城中偃旗卧鼓寂若無人綰曰此必有備而援兵近矣諸將曰密城既下沂易與耳綰不能禁但于茂林設伏以待果攻沂不克援兵俱至師既退為沂兵持其後綰伏兵擊之沂人大北未幾代臺

濛為海州刺史天復三年改連州制置使天祐中復刺海州就加平盧軍節度使明年改定南大將軍知處州防禦使翁洞民多為盜至皆平之順義元年授百勝軍節度使召歸乾貞初卒年七十二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四第十五頁

王稔

稔廬州人少驍勇始以騎射隸行密帳下累從征討有功乾寧中梁祖遣將葛從周討揚州稔與柴再用率兵禦之稔以六騎登高山覘梁軍為梁軍所圍候者望見之請以救兵往再用曰王稔辦事不須憂也稔與其徒解鞍而卧梁兵不敢上會暮圍兵漸合稔乃步依林木轉戰而行因是解去時亡馬令峻遂重襲梁兵奪馬而還軍中壯之袁州劉崇景叛湖

九國志卷一

三

南將許貞率眾來援貞單騎來鬪稔獨援長槩逐走之以功授滁州刺史又從徐溫破寇于山南遷壽州團練使未幾授清淮軍節度稔好儒學性寬厚褒衣博帶有同儒者先是壽春人多尚武復警夜至嚴稔至唯閱經籍下帷肄業通宵無禁不數戰鼓篋待問者四境鱗萃每講肆開必饋以束脩有酒鄉里薦舉歲常百餘人稔多力每選二勁弓弦加兩耳分手前引雙滿者數四乾貞三年歸授左右雄武統軍卒年六十六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四第十五頁

李厚

厚蔡州人乾寧初歸行密為黑雲隊長破濠壽有功加檢校兵部尚書改隸朱延壽將戰會立新軍每旗以五伍為制遣

厚以十旗擊其西偏不克而返延壽將斬之厚曰彼眾我寡願更益師以往苟不勝敵死未晚也乃增以五旗厚力戰梁人亂延壽乘之遂大敗行密聞之召歸授黑雲都指揮使天復中從濠破宣州天祐三年以兵援宜春深掠越境師還以功遷黃州刺史薄襲位授泰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卒于金陵年六十三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四第十六頁

陳知新

知新廬江人從行密起兵攻畢師鐸孫儒皆有功屢以親軍攻定南北諸部多立奇績累授先鋒指揮使天祐三年率兵攻邑陵破其水柵遂楚將許貞盡收其地拜岳州刺史四年加團練使是歲從劉存大舉師伐湖南會天大雨旋至瀏陽

九國志卷一

三

江為楚兵所襲存與知新戰敗俱被擒楚王馬殷親釋其縛且慰勉之冀為己用知新叱罵曰吾豈能負楊公而反事汝耶殷知不可留乃殺之家悉陷敵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四第十七頁

李虔裕

虔裕潁川人少多力善戰初為義興令行密惜其材召居帳下常率眾居前從王茂章援青州去為軍鋒歸則殿後我軍背嶮虔裕以五百人當之追兵大至茂章亦留解鞍而寢虔裕促茂章亟去自與梁人戰殺傷無數日暮兵盡被擒士卒無求生者以故我軍行遠追兵不能及梁人執虔裕見太祖太祖壯其事欲釋之虔裕請死不得瞋目大罵被害行密厚恤其家後數年嫁其妻詰且行矣其妻沐浴禱之曰王愍我

窮獨恐終不能自存當嫁我于某氏嗟乎今日猶君之妻明日他適矣君忠烈若是沒豈無神遂棄我是夜無疾而卒夫忠婦義如此卷一前八十一頁三十四第十七頁

九國志卷一終

九國志卷一

三

九國志卷二

吳

列傳

- 劉信 馮宏鐸 賈鐸 危全諷 譚全播
- 李濤 鍾泰章 朱瑾 米志誠 翟虔
- 張可琮 鄭璠 楊彪 陳祐 劉權
- 崔太初 陳彥謙 高澧

劉信

信字興遠交州中都人少豪勇善騎射始陷蔡盜許勅軍中勅敗自滁州奔于行密及破秦畢頗著戰功大順中行密與孫儒對壘一日召信受事信醉不能起行密罵之信出殺賊

九國志卷二

左右請追信行密曰信醉耳豈負吾者耶明日信果返孫儒平以功轉騎軍副指揮使從破濠泗遷滁州刺史改左右隨從馬軍都尉王師範據青州密人叛師範求濟師行密遣臺濠率兵破之信先登破敵冑重瘡及青人犒師先求白甲軍增其賞蓋信所部兵皆鐵鎧也天祐六年袁吉信撫州結潭人將復豫章改信鎮南軍節度副使率兵敗潭將苑玫于上高遷袁州刺史危全諷新破其將黎汾王藻聚殘黨為盜南城間信盡破之一郡遂寧十一年授鎮南軍兩使留後劉崇景以袁州叛信擊走之授鎮南軍節度使信為治苛猛民流言將反會王祺率舟師南上信意其圖已乃乘小舟解其冠帶詣祺請罪祺大驚謂曰奉命討譚全播于南康請公駐吉

州以警潭人非他也時虔城險攻之久不克祺以疫死遂改
信為招討使全播懼因納款信受其質而還徐温方執政聞
之大怒杖其使者信子彥英時為親軍校温令將三千人往
援之温戒之曰汝父據上游之地擁數萬之眾取一小郡不
克而還是反也今授汝此兵可往助父反信聞之大懼即返
施疾趨克其城而還先是有譏于温言其逗撓固縱全播至
是信自獻捷于江都温大喜復遣還鎮十六年吳王開國加
信征南大將軍後唐莊宗即位遣諫議大夫薛昭文冊聞王
假道豫章信勞之謂昭文曰皇帝知有信否昭文曰主上新
有河南未熟公之名信曰漢有韓信吳有劉信異代其人也
因指牙旗銀首舉卮酒以屬昭文曰射中此願公飲一箭而

九國志卷二

二

穿之觀者無不稱快信用親吏吉况輩聚斂財貨置積廳事
日納銀滿其中莊宗伐蜀温恐信為變急召歸江都為左統
軍温卒又傾心事知誥復歸鎮明年卒于治所年七十信將
上章請立廟于洪州許之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四第十一頁

馮宏鐸

宏鐸連水人少與張雄友善雄以事為吏所抑因與其徒亡
入海為盜宏鐸隨之聚眾千人自號天成軍遂據上元雄卒
宏鐸繼其位聚水軍于金陵樓艦之盛聞于天下大順元年
詔復以上元為昇州命宏鐸刺史遂增版築大其城為戰守
之備行密定淮浙因請歸附時田頔在宣州常欲窺伺宏鐸
界居二大國之間又郡中數有妖怪居人相驚忽負抱嬰兒

奔走諭之不可止宏鐸心不自安遂悉眾南上其日淮口大
風發屋拔樹大石巨木皆飄于空聲言將討豫章實欲襲頔
頔自帥舟師與戰于昌山宏鐸敗沿流將入海行密自出東
塘邀之先使人謂宏鐸曰用兵者勝負豈有常哉今眾力未
損公何憂一郡而欲自屏於海外吾府雖小足以容君之眾
使無失所若欲淮南節度吾亦當讓君捨此而去無謂也宏
鐸左右聞之皆哭于是聽命行密乃升宏鐸舟執手慰勉一
軍皆歡呼遂以宏鐸歸署揚州節度副使館給甚厚將吏皆
分部安堵嘗與行密同祀漢高廟有二鳥闕于樹行密命射
之宏鐸引弓伺便一發而二鳥俱墜天祐四年卒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四頁

九國志卷二

三

賈鐸

鐸字登遠唐相昉之嫡孫生于上蔡遇亂為秦宗權愛將宗
權暴虐不軌鐸諫之不聽反見疑懼禍及乃挈家夜與屬卒
千人出奔宗權嚴兵追之鐸且戰且行數日乃渡淮遇故人
馮敬章導之襲蘄春破其城推敬章為帥鐸為牙將整城厲
兵以自固行密命朱延壽攻之鐸方出獵延壽潛軍掩至圍
其城鐸奔還度不得入以兵伏林中選士二人被羊皮夜入
延壽所掠羊羣中因得入城約城中夜半開門舉火為應再
以羊皮復命鐸如期領兵趨城南門門中火舉乃力戰突圍
得入延壽知其狀驚曰吾恐其潰圍而出今反潰圍而入如
是則城安可卒平乃以鐸報行密令召軍中與鐸有舊者持

潮人乘之伏兵四起大破之斬其首將鄭廉遂從光陸圍湖
州番禺救之乃引還劉巖劉隱以廣州之眾伐光稠以報韶
州之役旌旗相繼數十里圍城十餘重光稠大懼全播曰吾
詣劉公易與爾無足憂也光稠喜曰度與韶昔與君所共定
也此日之事非君不能辦之于是治戰場于城內告戰期于
劉巖巖令諸軍曰戰之日勿殺度兵悉可生擒之全播選精
甲萬餘伏于墮塹邱嶇之間與老弱五千鼓行而前數戰乃
退巖縱兵長驅中伏發巖等大敗單騎遁免斬首萬餘級光
稠議功全播泛讓諸將而不受自是光稠大歎賞之俄有疾
將以符印授全播不從光稠死延昌自韶州奔喪全播立事
之延昌好遊獵荒傲無度大將黎球俟其出獵閉壁門而殺

九國志卷二

六

延昌于城外球以全播不與已同謀將害之全播請老閉門
不出後球方欲莅事見延昌持彈叱責之球中丸而死將
李彥圖復知州事全播懼禍稱疾篤杜門李彥圖疑之與議
親姻多方以規其動靜全播應規為狀終不可識廣州聞全
播之病乃北侵陷韶州李彥圖卒其子不肖閉子城以自衛
州人無歸相率詣全播第請為帥拒之不可遂從之遣使詣
梁俄授萬勝軍防禦使五嶺虔韶二州節度開通使檢校太
尉開通侯在任七年人物殷盛俄而徐温命劉信伐之信以
大眾填其城壕全播令人潛為地道運其土壤深如故信以
為神莫之測也攻擊萬端不能剋遣使說之令款服全播請
從温聞之怒曰信以十倍之眾不能下一城何以取威敵國

命回兵攻剋之擒全播以歸授左威衛將軍領虔州如故卒
于江都年八十五當盧光稠之未舉南康先有謠言曰盧破
黎頭出李子始開花潭深魚正聚楊柳西邊裁既而光稠有
南康至于延昌而破黎球繼球死李彥圖繼之全播方盛柳
者劉也而楊氏命劉信攻取之一郡之地何真數之若是乎

卷一萬八千一百
三十五第四頁

李濤

濤趙郡人祖遠唐杭州刺史父逸壽安令濤涉書史會唐末
四方盜起乃投筆從軍光啓三年秦彥囚高駢濤從行密義
舉列八寨維揚西彥盡以步騎背城求戰俄而彥軍已破一
寨諸將以兵勢相懸宜堅壁勿出濤佛然曰今以順伐逆奚

九國志卷二

七

論眾寡設令欲退將焉歸濤願以所部為前鋒請觀破賊行
密壯之遂出戰果敗彥軍自是無復敢出濤以功遷騎軍都
尉渥襲位授和州刺史初行密既卒張顥陰有異志以都統
符印送宣諭使李儼行事嗣王意未決一日諸將共議四座
畏顥無敢言者濤曰都統符印是昭皇御翰所賜王父子承
襲用在不疑苟付他人中外安仰諸將以其辭正皆伏義顥
獨默然投袂而去濤襲位遷吉州刺史十年授行營招討使
攻越臨安濤敗陷于越順義元年吳越通好杭人厚禮歸之
授右雄武統軍加泗州防禦使遷寧遠軍節度使太和四年
卒年七十二

鍾泰章

卷一萬八千一百
三十三第十四頁

泰章字憲明廬州合肥人少不拘細行雄果有四方之志中
和中行密據合肥召置帳下累從征討皆克獲有功天復三
年朝使李儼至行密得承制拜授以功歷左監門衛將軍天
祐五年張顥弒煜將出徐溫守潤州以圖自立溫與嚴可求
謀非泰章不可除顥泰章知之因選士三千人夜集軍舍椎
牛享之刺血而飲以爲誓溫謂曰吾有老母不若且止泰章
曰斯事一言既出寧可中輟耶明日泰章與姚克贍殺顥于
衛堂遷檢校尚書左僕射左衛副指揮使從周本攻越州拔
衆夜歸越人襲之泰章以二百人散樹旗于蒺藜間越兵退
去絕糧三日泰章壯氣無衰泰章自以除顥功大賞薄會與
骨言爭握槊因譁語較軍功以及之溫聞而歎曰斯固吾過

九國志卷二

八

也明日加泰章滁州刺史滁民有訴泰章者泰章詣金陵自
理溫逆謂之曰前事理已改授公光州矣泰章遂之任未
幾遷壽州團練使會彊吏告泰章侵市官馬因遣王稔以巡
霍邛爲名注代泰章泰章歸中途改饒州刺史俄召歸金陵
在郡二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泰章多力嘗怒其家人其
人匿避泰章愈怒因拉折鐵杵後卒于治所年六十二

朱瑾

瑾宋州下邑人也雄武倜儻有吞噬四方之志光啓元年汶
陽曹全昱遇害軍城無帥鄆兵共推瑾兄瑄爲留後瑾之季
仲俱爲列校明年兗州齊克讓妻女于瑾瑾伏兵仗假稱聘

禮改服甲士詐爲昇夫而往親迎夜發卒殺兗州軍校王稠
膚遂虜克讓詰旦自稱留後三年夏秦宗權併兵攻夷門梁
祖幾至不守會瑄援至合梁祖兵大戰城北瑾單騎奮寇馳
突往返當者無不披靡宗權敗走自是瑾與梁祖互爲犄角
屢破宗權朝廷以功授瑾兗州節度使未幾梁祖交惡于瑾
遂成仇敵大順二年冬瑾率兵萬人攻單父梁祖遣丁會禦
之瑾軍大敗于金鄉景福初梁祖攻徐州瑾率全軍來援時
博擊梁軍殺其將霍存因席卷十餘寨乾寧元年梁祖親攻
鄆瑄瑾合兵迎戰敗之于東河二年春梁祖將朱友恭攻瑾
塹其城守之是時連歲交兵四郊無耕織瑄瑾勢蹙因間遣
使乞師太原李克用假步騎五千濟河梁人退舍十月梁祖

九國志卷二

九

復親攻兗州塹圍之瑾單騎求鬪梁將無應敵者瑾兄瑄先
以齊州納款于梁梁祖使瑄臨兗州說瑾瑾怒瑄無急難之
義僞遣使告降梁祖自至延壽門與瑾交說瑾謂梁祖曰兗
城符印他人莫可付願得兄來付與旣而梁祖遣掌謁劉捍
與瑄偕至瑾立馬橋上遙謂捍云願兄先來乃麾將士擒瑄
徑入未頃城上大譟擲瓊首于外梁祖大悔因班師焉四年
正月鄆州先下瑾亦糧盡與晉將李承嗣史儼求軍食于野
梁將龐師古奄至城下瑾將康懷貞率瑾子私以交城送款
歸不得入引承嗣諸軍將保沂州爲其將尹處賓拒關不納
瑾狼狽將奔海上復追之後追乃渡淮歸于行密行密迎之
于高郵待以殊禮立解所服玉帶爲贈擇甲第遺財帛鉅萬

表瑾領武寧軍節度淮南行軍副使是冬梁祖遣將龐師古
大寇青口行密親征之令張訓以羸兵前導師古意輕吳師
貪奕基不顧瑾請假梁人旗■率騎前濟突入師古中軍營
行密得引兵急渡爭破諸柵遂擒師古斬之乘勝攻淖河軍
葛從周敗走光化二年春從行密攻彭門移師侵宋梁祖屯
睢陽以禦瑾會天大雨與瑾交綏而退天復三年授瑾東面
諸道行營都統平盧軍節度使同中書平章事天祐十三年
淮南小校馬謙李球乘酒脅眾挾渭登樓發武庫兵為亂陳
于門橋北外眾屢却會瑾自浙西至惟引一騎視其坐起云
此不足為禍因返顧外眾推手一呼亂兵皆潰去遂擒謙是
冬與行軍副使徐知訓率兵攻潁州梁人援至而解渭將開

九國志卷二

十

國知訓患瑾位加于己請以泗州建靜淮軍出瑾為節度先
是瑾因期望令女妓通候問于知訓知訓淫縱強欲私之瑾
心已不平復有是行會知訓夜張祖筵瑾中宵先起詰旦度
知訓酒方困復留刺以出既盱知訓果來謝瑾因延入室出
其妻陶氏知訓方拜瑾以笏擊之踏于地左右自外突入殺
之初瑾先繫二惡馬于廡下及將圖知訓密令釋其羈繼馬
果蹄嚙外人莫得聞變因斬首以出知訓從人數百瑾扼臂
叱之俱辟易散去復乘知訓馬馳入府中訴于渭云今日為
大王除患渭曰此事吾不敢知因命瑾疾去瑾忿以知訓首
擊柱詬渭曰懦夫安足與成事攜劍復出望府門已闔因踰
垣折足大呼曰吾為萬人除患今以一身當之耳遂自刎夷

其族時年五十二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四第八頁

米志誠

志誠沙陀部人少便騎射以驍勇聞乾寧四年奔于行密龐
師古寇青口葛從周寨淖河志誠俱為前鋒連戰皆勝以功
遷馬軍指揮使田頴叛于宣州志誠與臺濛敗頴于廣德天
祐六年危全諷將伐鍾陵湖南遣苑玫屯上高以為全諷聲
援命志誠與王祺率兵破之十年從徐溫敗錢瑛于梁谿後
又破王茂章于淮上十一年隨柴再用討劉崇景于袁州敗
袁人于萬勝岡崇景棄城遁去遂入之先是袁人兒童聚戲
穴地為金圈箬為飯日將柴米來至是果應以功加檢校太
傅領泰寧軍節度使十五年朱瑾殺知訓攜其首入府中志

九國志卷二

十一

誠聞之被甲引其子并親從十餘騎至天興門問瑾所向聞
瑾已死乃歸徐溫疑其助瑾遣使殺之嚴可求懼其不克遣
人偽自袁州至告大破楚人諸將皆賀志誠亦入因伏壯士
斬于棘門之下諸子皆棄市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四第十四頁

翟虔

虔彭城人也乾寧初徐方將陷虔盡室南渡謁行密于廣陵
及徐溫典右衛以虔為軍佐屬張顥之亂溫與嚴可求陰計
其事密遣虔往傳導及誅顥虔有力■因授子城甲仗諸庫
院鈐轄等使天祐十五年朱瑾殺徐知訓擊首突入府門時
兵衛倉卒莫敢抗禦虔驅率散卒共閉關瑾以是不得出遂
踰垣折足自刎而死會米志誠引十餘騎問瑾所向聲言以

襲瑾為名度乘闖謂曰瑾已戮矣何不急自歸營因是志誠遂返涓喜其應機却賊以瑾宜陵莊賜度為賞及吳國建復旌其勳授閣門宮城武備等使領光州刺史順義四年溥幸白沙對徐溫呼雨為水溫請其故溥曰此是翟度父名吾慣諱矣因言宮內諸王須索度多阻限不時進納溫欲斬之為溥救護而免黜于撫州未幾授行軍副使及廉使徙任虔知本州軍事七年卒年六十三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四第十六頁

張可琮

可琮不知何處人中和之亂奔于江淮行密識其勇毅擢在左右破孫儒于宛陵先登陷城稍遷列校時吳人初得宣城毘陵之地無錫居越人之衝患其攻擾天復中選可琮守之

九國志卷二

三

錢鏐忌其名棟驍將卒二千中夜襲之邑中大擾可琮閱兵得百餘人皆乘城疾戰越人驚潰而去吏士皆賀可琮笑曰彼眾我寡其勢未已方復勞諸軍一陣爾于是息燈火屏旗鼓若空邑然越人偵之以為宵遁果復至可琮約將士候其附城突擊大破之寇盡潰去方告于郡守李簡簡雖怒其不時告且壯其事列上其功後以徐溫之命掠東洲下之即以爲制置使天祐中除江陰縣鎮遏使遂城江陰沙山之役可琮以江陰之眾供軍旅展斥候無闕謀徐溫喜之擢拜常州刺史大修城隍民賴以安順義五年卒年六十五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八頁

鄭璠

十四第
十八頁

璠汝南人始事秦宗權後隸孫儒入淮南尋歸行密前後戰伐皆預行光化四年授左先鋒兵馬使是歲從李神福攻臨安擒越將顧全武方宇等四十餘人遷左衙將天祐初王茂章征安仁義于潤州洎城陷中十餘瘡以功遷左先鋒都尉從攻豫章璠以所部發機飛火燒龍沙門率壯士突火先登入城焦灼被體以功授檢校司徒復從柴再用與越人戰及陳璋復東州璠城而守之復會呂師造攻蘇州與越人戰虜其次將陳縮璠左脇中弩幾死授蘇州行營都指揮使周本擒危全諷于象牙潭璠所部功多又攻新淦縣克而守之尋以張宣代歸復佐周本攻袁吉緣山疾戰悉攻其巖壁焚之民皆復業十五年從王祺劉信攻虔州克之授璠羅城使

九國志卷二

三

順義元年領饒州刺史六年知楚州率兵援汀州軍事乾貞元年就拜團練使二年授鎮南軍節度副使知軍府事太和三年授饒州刺史五年遷金陵行軍副使卒年六十六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八頁

楊彪

彪宿州人身長七尺餘呼聲如鐘侷儻有武幹善騎射行密見而壯之擢授衙內散指揮使渥嗣位潭人犯邊授西南面行營護軍副將謂諸將曰彼眾我寡未欲輕動乃守其要津以輕兵挑戰登高以望之見其麾下進退不一彪笑曰非勅敵乃縱兵出戰親射其首將殺之順風焚其艦溺殆盡凱旋擢授江陰鎮遏使徐知誥鎮潤州充都尉以從越人寇無錫

東南大震知誥東征彪與陳再遇領死士千人於路次弓弩忽發越人驚擾又竊賊號令以入其壘殺獲甚眾明日又戰自旦及辰未決彪躍馬疾馳之越人遂退師還以功授殿直軍副使與郭悰分直宿衛徐知誥謂之曰郭悰猛而少機警宿衛之職唯爾是賴大和三年卒年五十二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四第十一頁九

陳祐

祐歷陽人年十七歸行密于合肥從入廣陵孫儒來襲吳師亂祐之卒伍獨成列洎入宛陵稍遷為偏校時行密修貢于天子祐應募而行達于朝廷制授兼御史中丞從攻滁濠壽等州下重甲先登戈陽弓墜而復上敗龐師古葛從周朱友

九國志卷二

十四

寧皆預戰有功秦裴下豫章時朱思勅范思從陳璠以兵戍之璠等皆渥之心腹也張顥忌焉令祐以渥命往誅之三校皆勇士也顥既遣祐行甚憂之祐踰險輕行六日至豫章微服懷短兵入秦裴帳下裴驚其來且告之故因責裴以不能制三帥而令有異謀裴懼未及對祐令召思勅等宴會及至則祐已與裴飲矣三校入見祐皆色變俄而酒三行祐數其罪悉叱而斬之以歸徐溫之誅張顥祐有力焉天祐十年越人侵無錫徐溫自征之祐率黑雲都尉以從諸軍未集祐告溫曰寇謂我勞頓而至未能陣也願以所部先薄之大軍見可則進溫從之祐詭道以出賊後會大軍夾攻大敗之十三年溫在潤州小將周郊詐稱役徒懷短兵入府多殺軍吏而

衛士無兵仗拔武庫之捷出兵仗授之以戰或有自後擊祐傷腦踣于地從者負之息于門下稍蘇時賊雖息府中尚擾升樓傳呼不能止祐舉首叱之眾皆投兵仗罷去溫手封其傷授黑雲都尉溫遷金陵制宮室府署命祐董其事以功加檢校司空大和元年授饒州刺史卒于任年六十五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四第十九頁

劉權

權許州人少從軍于蔡州景福元年來歸行密入淮南隸田頵麾下累遷同州節度副使光化二年頵與越人戰權乘勝深入為寇所得錢鏐見而慰之曰爾壯士也吾終不以俘虜相蓄洎通和縱之歸渥襲位補衙將涓開國以權侍衛勤肅

九國志卷二

十五

授左衙列校檢校右僕射從周本攻蘇州回授右衙列校為毘陵子城使率海船與越人戰勝充洪州都督長史領吉州刺史頵川之役授行營都虞候時徐知訓為帥而軍政皆委朱瑾梁將袁象先率步騎救頵瑾晨興望西北皆昏黑知梁兵將至召權與議值天大寒權幅巾綿袍而至瑾問曰爾何職曰行營都虞候瑾曰是職也動必為諸軍先今氛興西北陰霾閉天此梁人至矣爾司斥候尚為此服且軍禮何在叱左右執之就戮知訓徒跣而往救之僅免時梁祖兵已至戰少不利乃引還及瑾殺知訓城中恐懼將從而為變權出師而瑾自殺眾乃肅然徐知誥至丹陽遷左右軍都押衙事武義元年領雄武大將軍六月從徐溫與越人戰于沙山洛社

敗之俘其卒數千七月從知誥戰無錫大破越人二年卒

崔太初

太初雄西人父亮蔡州監牧副使太初身長七尺勇力過人中和末以大刀長槊應募行密見偉之召居帳下歷壽州衙內副指揮使天復中田安將謀叛行密疑朱延壽與之交結太初累從延壽征討會諫延壽及延壽擒行密嘉其意遷太初衙內都指揮使天祐十五年從徐溫破王茂章遷本州司馬權知壽州團練使先是壽春自乾符後守卒俱為多謀疆力者據而後奏報以要恩及陳紹卒宣王遣王定持虛銜官告以往令度可授者與之定以軍政雖出太初而職在衙將

九國志卷二

六

竇審言之次因潛報太初曰詰朝若州之符印再至于君慎勿更讓明日召諸將齒先以符印置坐末以次遞捧而上及審言而止定曰王府之命非竇公而誰然合更相推以成禮也審言如教復至太初定曰唯公不可多讓乃麾其下位者俱令列賀復數日軍州無異議始以官告授之人有密譖太初常蓄鄉關之念者會徐知訓征潁州路出壽春且觀其意太初着烏帽草履徒步至塢山為知訓馭馬五十餘里知訓見其屈降前疑大釋太初不喜儒生多疑好察每通衢交會之所牆必置耳常謂人曰還聞牆有耳否又曰非牆耳乃吾也。案六帖十由是行路之人鮮敢偶語者召歸授右雄武大將軍加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守左殿直統軍大

和三年卒年六十六

陳彥謙

彥謙毘陵人少負壯節有剽繁治劇之才行密定江表召為潤州司馬以幹局聞徐溫鎮浙右以機務為奇彥謙亦坦然不疑言行計從人莫能間溫欲居金陵問策于彥謙對曰金陵昔為王者都今實近畿關輔也作鎮于彼其誰不往溫從之遷彥謙金陵大都督府右司馬營度外城府署三年而畢上經費之籍天祐十五年朱瑾殺徐知訓溫召謂之曰蛇豕雖亡枝蔓猶在令就廣陵除其餘孽及梁祖即位隴蜀建號彥謙勸溫諷渭建朝廷及更章服彥謙頗有力焉溫嘗閱帑藏見金帛委積因曰此三軍物吾豈敢有然致此盈衍公之力也因授鎮海軍節度判官無錫之役未戰而溫疾吳越兵攻其帳我軍相顧失色彥謙即引旗鼓詭遷于左其攻稍息及敗越兵遷楚州團練使諸藩郡歲時伏臘爭獻賂遺溫恣令納之病溫親往慰問自調湯藥臨卒手疏十餘事首即以嫡嗣為請順義五年卒年六十一

九國志卷二

七

高澧

澧越州人祖實唐武寧軍節度使父彥湖州刺史澧為錢鏐之將累功遷特進湖州刺史武義軍使天祐七年以受疑挈家屬二百餘口甲卒五千來奔授淮南節度副使澧嗜酒好俠殺人而飲其血日暮必于宅前後掠行人而食之一旦醉在樓上王寬經其下澧召之登而命左右去其梯操鋌于旁

而以酒虐寬寬為所圖乃以大觴酢之禮皆推觴寬躍而取其筵橫之于膝乃慢罵禮連以觴罰之禮辭不欲寬乃引筵逐之禮環席而走叩頭乞哀併飲十觴臥不能起寬乃下樓徐去泊上馬命以筵還之十五年徐知訓為朱瑾所殺徐温遷怒誅之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四第廿一頁

九國志卷二終

九國志卷二

六

九國志卷三

吳

列傳

田頽 安仁義 朱延壽 徐温

田頽

頽字德臣廬州合肥人博覽書傳容止儒雅雄果有大志少與行密同鄉及成塞上情好愈密軍回俱遷八營主將中和二年行密圖有肥上頽首為輔翼光啓二年壽春張勳遣將魏虔率眾來寇行密使崔自審敗復命頽往大破虔眾于楮城鎮三年從行密破秦軍于繼揚頽功稱最文德元年圍趙鎰于宛陵明年夏鎰糧盡舟出東溪乘暴流以逸將奔淮南

九國志卷三

一

鎰度行密皆步騎限水無從復至因泊永陽解甲登岸初頽疑鎰將遁密造輕舟擬之至是追及鎰奔不暇為頽親執以獻奏授頽馬步軍都虞候檢校尚書左僕射是冬與安仁義攻杜稜于常州下之十二月復為孫儒所敗大順元年秋頽屯浙右懼儒兵盛焚浙右營散于野二年春退軍黃池廣德與孫儒軍寨壘相望頽兵屢戰多北會夏大雨儒營多墊溺避水而歸是秋儒盡焚維揚復濟師唐德十月頽率敢死士千人夜襲儒將張景思沈粲二寨破之擒粲而返十二月頽與劉威大為儒所敗行密怒盡奪其眾儒遂乘勝逼城戴友規言于行密曰疆敵匪壘不用田頽恐非長策行密遽復起之明年六月盡破賊寨頽親與其下范文威等臨陣擒之秋

行密歸淮海表額寧國軍節度累遷檢校太保同中書平章事乾寧三年夏同安仁義破越之蘇州光化末馮安鐸以樓櫓自將介守上元額以厚利購得其工令速成大艦工日馮公每一舟必遠求楫楫既成數十年爲用餘木性不禁水非久必敗額云汝但以此地木造之吾只圖一用不暇多年爾因而急就天復二年四月果與宏鐸戰于曷山宏鐸大敗舉族奔淮海時以上元地歸行密額隨入覲會行密左右要賂者衆下及獄吏亦有私請額愀然不憚謂所親曰斯吏亦欲吾下獄哉額方求池歛爲屬郡行密復未之許額意望素高由是愈不能滿及同指維揚南水門云此門不復經入矣初行密克定江淮方撫循百姓而額與安仁義朱延壽等皆猛

九國志卷三

二

驚驍果以攻取爲務行密憚其難制每抑之是秋錢鏐游臨安其下許再思徐綰以餘杭外城叛召額爲應鏐得舟夜從水路入保子城時額圍之愈急鏐屢遣間使求哀行密行密亦以額若得志杭越爲患必深不若存鏐別圖進取因召額歸鎮鏐復輸錢二百萬貫以傳權爲質額始旋軍自是財富兵盛復以取杭越垂下爲行密所召乃與錢鏐和親反意遂決三年秋額與潤州安仁義同叛初召其謀將康儒議多忤意行密因而間之遣使授儒廬州刺史額果疑儒私納款遂族儒先是行密遣李神福攻武昌及額反行密急召神福旋師額聞之復以兵襲上元劫神福于承鼎遣諭意云苟見機從吾事平之後當分地以治別命將汪建以樓櫓踵其後神

福不顧叱左右射承鼎以誓諸軍明日大破建于吉陽磯額聞建敗自督親軍求戰神福收兵皖口際水爲堅柵是時行密別遣臺濠王茂章率步騎以往額復委舟師于汪建王壇自出廣德迎戰大爲臺濠所敗遂率殘衆遁保宛陵壇建聞其敗因盡以舟師歸款于行密十二月額出外州柵疾戰橋陷馬墜爲外軍所殺時年四十六額母老行密哀而捨之初額與行密微時約爲兄弟渥涓俱以子孫禮事其母額善撫將卒通商惠民復疏財愛樂文士時遊其門者楊夔康駢夏侯淑殷文圭杜荀鶴王希羽晚年楊夔知額以兵賦自恃將謀爲變因著溺賦以諷之額終不顧以至于敗卷一百二十四至五百六頁

九國志卷三

三

安仁義

仁義沙陀人初事李國昌于塞上以過奔河南隸秦宗權軍中光啓三年擢爲馬軍指揮使從宗權弟宗衡攻維揚及宗衡遇害復奔行密行密得之甚喜盡以騎軍委之列在田頔上文德元年從行密破趙鐸于曷山與頔攻杜稜于常州破之大順初梁祖遣將龐師古率衆十萬至高郵孫儒盡衆禦之行密乘虛襲據浙右命仁義率衆敗儒將劉建鋒于武進儒復渡江陷蘇州自是與儒春夏鬪黃池秋冬戰廣德儒軍竟以衆勝圖行密仁義于宛陵時儒亦久戰不決貽書仁義敘舊款密欲令行密猜問之行密待遇愈至辟爲行軍副使依前馬軍都指揮使景福元年行密仁義及田頔背城晨戰

儒軍大敗破五十餘寨以功奏授檢校尚書左僕射潤州刺史仁義著性好貨雖凋弊之後科斂尤急初儒之亂土庶多奔豫章及諸郡平流者皆復行密皆以循吏守之唯浙右人聞仁義所為相為悲嘆曰獨吾郡乃得蕃人以是多無歸者天復三年仁義遣眾盡焚東塘戰棹結連宣州田頌以叛潛兵襲常州刺史李遇設伏于路率兵前戰因極罵仁義仁義止其眾曰遇何敢辱我至此是有伏兵也偵之果然仁義戰久而敗遇因襲之至夾岡仁義立二幟于岡上乃解甲而食無敢追者行密遣王茂章李德誠攻仁義仁義不毀濠梁常開門出戰與茂章對敵無不先告所中而後射之故諸將多挫銳而止以是歷年不能破天祐二年仁義之眾漸寡自度

九國志卷三

四

終不濟乃擁其家屬登城樓外眾無敢登者乃呼李德誠謂汝最福人可以委吾命擲去弓矢令德誠執之父子俱斬于廣陵市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四第六頁

朱延壽

延壽廬州舒城人行密之妻弟也美姿容未冠事行密從征秦畢孫儒皆以摧堅陷陣受賞行密征維揚授延壽以扞城之任時軍中多盜行密方務寬恕求得士伍心知延壽好殺每捕至者必并所盜物遺而賞之仍誡之曰慎勿使延壽知既而密報延壽俱復擒殺之乾寧初黃州吳討歸款遣延壽援之狗地斬陽而還從圍壽春城堅不可拔將捨之延壽請以所部試往臨城一舉而破城中市不易肆以功署淮南節

度副使壽州刺史明年取斬光二州以功遷團練使四年從征葛從周于淝河敗之自後梁將屢寇淮上延壽每開關延敵未嘗敢逼天復初北司擁駕西幸昭宗聞延壽有武幹遣李儼間道賈詔授延壽蔡州節度使令促行密與諸道犄角共誅梁祖會鳳翔圍解而止田頌安仁義結構延壽叛將分地而治行密憂形于色即詐為目疾每接延壽使必錯亂所見以示之嘗誤觸楹柱而朱夫人救之良久始蘇因泣曰吾今喪目軍府事大兒子輩俱幼不如得三舅代治吾無憂矣夫人因以書召之延壽不疑遂來覲行密迎至寢門使人刺殺之年三十四出夫人嫁蘄州刺史石曆既而朱瑾入賀行密曰彼二大賊不足憂惟憂此小賊今得之無事矣延壽善

九國志卷三

五

用兵有鈴略好以寡擊眾不勝敵而返者無不盡戮之嘗與梁人戰遣眾二百持大劍而往內指一卒留之卒云願攻賊自效延壽亦斬之其令出必行皆此類也性疏財每得賞賜皆分賚將士李昇建國以延壽子鄴列于環衛復其官爵萬八千一百三十四第十頁

徐溫

溫字敦美東海响山人少無賴入羣盜中以販鹽為事中和二年行密起合肥遂隸帳下為伍長常從行密征討先登陷陣敵人畏之及平秦彥虜趙錕敗孫儒溫皆有功奏授衙內右直都將左長劍都虞候又從平濠泗有功授隨身都知兵馬使檢校工部尚書天復二年昭宗徵兵入援行密將赴之

議以戰艦運糧温曰此水入吳舟楫不敢南行岸谷既變葦且深必不繼矣遂令以小舟易之師次宿州重載不能進士卒甚飢惟小艇先至一軍賴之行密嘉之由是參預謀議討安仁義于京口諸軍頻戰不勝行密遣温率兵援之温至城下盡易新製衣服旗幟悉用舊者仁義不知如常而陣温乃麾軍奮擊遂敗之朱延壽入覲行密聞其來慮有內應召温歸陰爲之備既殺延壽營中果亂温奮擊大呼斬其首惡者部分遂定既誅三叛以功授尚書右僕射廬州長史隨授右衙都指揮使天祚二年行密疾病渥出鎮宣城將行温謂渥曰公有病而令嫡嗣出外必姦臣爲之不可不防他日有徵召非王令其手書非某之使幸勿應命也渥泣謝而行後

九國志卷三

六

行密問後于判官周隱隱以劉威對諸將皆無言温進曰宣州旣賢且長國之令嗣不可廢也乃召渥歸行密疾甚召温與左衙都指揮使張顥同受顧託渥旣嗣位憤大臣專權政非已出乃置東院馬軍置立親信以爲心腹温與顥頗忌之故顥將圖弑逆温知其謀而無所諫止但引嚴可求與之計事顥旣弑渥白温議分國兵共歸款于梁祖温僞許之乃與可求謀使鍾泰章姚克瞻程思忠等入殺顥温稱疾不朝嚴兵于第以防不克是日泰章等斬顥温乃入悉收賊黨紀祥等誅之遂兼左右衙事無大小皆專斷始立制度戢兵明禁人漸安堵温謂可求曰大事定矣與公等克已行善政使人家解衣而寢于是聞者莫不感激涕零位遷温昇州刺史淮

南節度副使七年起復檢校太尉潤州刺史浙西觀察使內外馬步軍指揮使是時大臣劉威陶雅李簡之徒皆與行密同起義勳高位重温以一旦之功超居其上皆內意不服李遇嘗謂人曰徐温何人吾素所未識而遽至此豈可入覲耶乃密議誅温温知其謀遣柴再用討之遇出降遂夷其族于是雅等始懼而來覲温盡禮事之如見行密雅等乃安中外遂定以平李遇功加平章事遷行軍司馬領浙西節度十二年温請就藩以治舟師乃加浙西招討使封齊國公以金陵京口毘陵宣城新池陽六郡爲都督府温以金陵形勝之地乃大城昇州建大都督府十四年温徙治金陵以第三子知訓爲淮南行軍副使留廣陵以輔政十五年知訓爲朱瑾

九國志卷三

七

所殺以長子知誥爲代焉時中朝多事南北道絕諸將分守郡府雖尊奉盟主而政令征伐多以便宜從事温以都統權不足臨制乃定冊建吳國改元武義稱制拜温大丞相封東海郡王越人攻常州温率衆拒之戰于無錫大敗越軍越人多舟師是歲旱江河皆竭諸將白温曰此天亡越之時也可盡車徒之勢一舉而滅之温曰天下紛紛民甚困矣錢公亦未可輕也若連兵不解方爲諸君之憂今戰勝以懼之戢兵以懷之其勢不得不解使兩地之民各保室家吾輩亦高枕爲樂豈不快哉多殺何爲乃遣使盡以俘歸之于是越人請和順義三年後唐莊宗滅梁始通使于朝五年封温東海王賜車輅徽冕七年十月卒于金陵年六十六追封齊王謚忠

武卷一萬八千一百
三十四第一頁

九國志卷三終

九國志卷三

九國志卷四

南唐烈祖以晉天福二年受吳禪至後主煜乙亥歲
國滅益宋開寶八年也歷三主凡三十九年

世家

烈祖姓李名昇字正倫小字彭奴徐州人初為徐溫
養子肩姓徐氏名知詰吳太和二年嗣溫位天

祚元年封齊王三年受禪改元昇元國號齊尊溫
為太祖武皇帝昇元三年二月乙亥改太祖廟號

為義祖已卯改國號曰唐復姓李氏更今名七年
二月庚午歲年五十六歲日光文肅武孝高皇帝

廟號烈祖
葬永陵

元宗名璟字伯玉初名景通昇長子昇元七年三月
已卯嗣位改元保大十五年改元中興是年臣

屬于周奉正朔蓋周顯德五年也宋建隆二年六
月己未歲年四十六請子宋許復帝號諡曰明道

崇德文宣孝皇帝
廟號元宗葬順陵

後主名煜字重光初名從嘉燦第六子宋建隆二年
六月嗣立即位十七年至宋開寶八年十一月

九國志卷四

宋將曹彬滅其國後主降太平興國三年七月辛
卯歲年四十二是日七夕也贈太師封吳王葬洛
陽北
山

列傳

周本

周本

本舒州宿松人漢南郡太守瑜之後祠廟隴畝皆在子孫守
故土者猶數十戶本少孤貧嘗在田里獨格猛虎唐末大亂
投楊行密軍中以勇敢聞常先登深人家犯矢石身無完肌
及歸營自燒鐵烙其瘡飲啗言笑自若軍中猛將皆服之累
遷淮南馬步軍使天祐六年楊氏始得江西撫州刺史危全
諷率諸郡兵十萬來爭其地屯于象牙潭楚人取高安為之

援江南守將劉威告急判官嚴可求薦本可用時本從軍圍蘇州不克恥之稱疾不出可求即卧內強起之本曰蘇州之役非彼強我弱也蓋上將權輕下皆專命故爾今必見用願無任偏裨可求為言楊氏許之得選兵七千使救高安本曰楚人非欲取高安也為全諷聲援爾若先敗全諷楚人必走乃疾趨象牙潭劉威要之宴犒不留或曰賊勢甚盛宜審觀形勝計定而後何其遽也本曰賊有十倍之眾使吾軍知之必將奪氣須乘其銳而用之既至指授諸將戮力急攻大破其軍擒全諷諸郡之兵皆潰楚人果遁吉州刺史彭玕信州刺史危仔昌奔城走于是江西之地始定以本為信州刺史越將陳璋據衢州歸款越人圍之本受命以兵迎璋既至

九國志卷四

二

越人解圍陣于城下璋以眾來奔裨將呂師造曰賊去我咫尺而勒陣不動是輕我也必擊之本曰吾受命迎陳使君陳君今在此吾事訖矣何為復戰且彼近而不動必有以待我也擊可勝乎待其先動擊未晚也璋亦以為然乃還越人躡之至中道宿半夜伴驚棄輜重走先設伏于道左越人急追至伏所前後夾擊盡殲其眾越人累至皆敗走唐莊宗入濟陽吳遣司農卿盧彥使于濟陽莊宗問吳之名將存否而本預焉由是召入為雄武統軍出為壽州節度使移鎮廬州拜太尉中書令封西平王本不知書而愛重儒士賓禮寮屬不撓其權吏民愛之性純朴伎藝無能者唯軍旅之事則如夙習烈祖將受禪徐玠周宗等以本及李德誠皆位望隆重故

諷之以為推戴之首本以昏耄仍不知時變皆少子宏祚左右其事時吳宗室臨川王濛廢處歷陽聞將授終乃殺監守者與親信二騎趨詣本本將見之宏祚固執不可本怒曰我家郎君也何不使我一見宏祚閉中門拒之濛被殺吳室遂移本隨眾至建康勸進由是愧恨數月而卒子鄴有戰功亦至廬州節度使

卷一萬八千二百三十五第五頁

九國志卷四終

九國志卷四

三

九國志卷五

吳越 武肅王以唐乾符二年起臨安至宋太平興國三年忠懿王納土歸朝凡三世五主有國九十八年

世家

武肅王

姓錢名鏐字具美杭州臨安人唐乾符二年馬都元帥開府儀同三司尚父尚書令兼中書令上柱國吳越王後唐長興三年三月庚戌薨年八十一在位四十四年諡武肅以王禮葬安國縣衣錦鄉茅山之原

文穆王

名元瓘字明寶初名傳瓘第七子後唐長興三年四月乙未嗣位先是鏐以中原喪亂于梁開平元年改元天寶私行境中凡改元四天天寶十六年寶大二年寶正六年至是以遺命用藩鎮禮仍道中國年號在位十年子晉天福六年八月辛亥薨年五十五勅諡文穆葬于國城龍山之原

忠獻王

名宏佐字元佑元瓘第六子晉天福六年九月庚申嗣位在位七年子晉開運四年六月

九國志卷五

一

乙卯薨年二十勅諡忠獻葬于龍山之西南原

忠遜王

名宏侗字隆道元瓘第七子晉開運四年六月漢以宏侗為吳越王遜尊正朔十二月晦內衙統軍使胡進思等作亂劫幽衣錦軍傳位于弟宏叙居東府二十年始薨年四十四諡忠遜以王禮葬會稽秦望山之原

忠懿王

名叙字文德初名宏俶元瓘第九子漢乾佑四年歸國太平興國三年納土歸朝賜居禮賢宅端拱元年八月二十四日薨諡忠懿以鹵簿鼓吹葬于洛陽縣之賢相里陶公原

列傳

杜建徽

鮑君福 成 及 顧全武 黃晟

杜建徽

建徽字延光新登人父稜廣明中為鎮海軍節度副使歷常

潤二州刺史兩浙行軍司馬黃巢之亂稜歸鄉黨保聚徒眾得千餘人號武安都鏐與董昌起兵石鏡及平剗漢宏其眾漸盛稜謂諸子曰吾每責人不過十罰則為之傷心竊觀錢公每臨斬決皆談笑自若成大事者必此人也遂率眾歸附于鏐光啓中從征薛郎以稜為常州刺史尋遷潤州乾寧中安仁義逼東陽命稜率師討之仁義宵遁鏐平宣州以其降卒隸中軍號武勇都為腹心稜常患之密遣人白鏐曰狼子野心稜觀武勇都士卒終非大王所畜願勿近鏐不聽及徐綰叛鏐思稜言遣祭其墓建徽少強勇不與諸昆弟類嘗自署軍事押衙稜聞之頗加詬責建徽出顧左右而歎曰大丈夫何止一軍校耶後隨稜歸鏐治常州為淮人所攻建徽

九國志卷五

二

率兵馳赴父難未及境而城已陷遂還新登後稜自淮南歸軍中嚴整無改稜甚嘉之累從征伐未嘗介甲所至輒有功軍中謂之虎子乾寧初從征董昌為流矢貫臂而戰不輟開平中從征姑蘇與敵遇于河河梁斷策馬徑渡及岸而馬斃因葬之至今馬塚存焉徐綰之亂建徽率所部自新登來赴難或有勸鏐東保會稽者鏐未之答建徽按劍叱之曰事若不濟當同死于此誰敢東渡耶鏐甚壯之睦州陳詢叛建徽之姻也鏐疑建徽不言俄有睦州親吏來降持建徽所遺詢書以示鏐皆戒勸亂鏐大嘉歎賜建徽錢百萬從兄建思嘗譖建徽言其第中蓄兵仗將為異圖鏐遣人密視之一日建徽方食堂上使者至徑抵卧內建徽但食不顧鏐感悟益

加殊待性儉率出入導從不過數人凡得賜予皆散施鄉里親族每朝使至鏐與之宴必指建徽以示之曰此杜丞相今日至此皆其力也其孫昭達為宏佐內都監使盛治第宅建徽曰乳臭兒不諳事乃爾後昭達果以罪誅嘗從擊鞠于廣場盤辟大呼舊所中箭鏐忽自臂中迸出人皆壯之初稜之將死也散財物于諸子至建徽但得一笏謂曰此吾所秉者唯女能保之建徽自授節鉞至于丞相封郎國公皆奏授朝命子弟多至二千石連姻公室人稱其盛乾祐三年卒年五十八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七第七百二十頁

鮑君福 君福字慶臣餘姚人少羈貧性淳厚有膽勇餘姚有井面闊

九國志卷五

三

丈餘橫以雙梁水深不可測君福每醉必寢其上及從軍以驍勇聞初事劉漢宏及鏐東討乃率其黨來附號曰向明都累從征討有功能馬上輪兩劍望之若飛電沈默少語軍中謂之鮑開淮人寇三衢以君福為應援使屬刺史陳璋叛淮人入其城楊行密令其將李元嗣監守君福署以郡職君福不受鏐聞之恐其被害也乃密與絹書令其就職君福竟拒之一夕與元嗣飲伺其醉而殺之奔歸錢塘授衢州刺史淮人屢寇其境君福每擊破之及罷歸鏐勞之曰公在郡數年戰鬪而已豈為優賢邪因復遣之任傳瑾領清海軍節度辟為副使同平章事兼侍中天復五年卒年七十七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七第七百二十一頁

成及

及字宏濟錢塘人祖克評唐嘉王府長史父貞國子博士及性純厚為鄉里所知光啓初江浙兵亂及保聚于富春稱靜江都劉漢宏作亂及以所步兵從鏐討之漢宏平鏐宴犒諸軍北關鎮將劉孟安亂于席上拔劍而將擊鏐坐中驚愕不敢動及徐起舉胡床格劉孟安仆于地左右因擒殺之以功奏遷散騎常侍靜江軍都指揮使潤州刺史薛朗常州刺史丁從實叛鏐命及討之破朗軍于陽羨進圍毘陵從實具牛酒以犒之並遺美女于諸將及大怒曰我當蒞臨從實而食之今乃以酒炙女子悅我耶因盡索諸女斬之親督諸將攻陷其城從實遁走以功奏授越州防禦副使潤州刺史阮結

九國志卷五

四

卒命及代之遷蘇州刺史乾寧三年淮人攻姑蘇常熟鎮將陸郢等以兵應之及不能守遂降于楊行密行密入城閱府庫多圖書藥物由是重之與歸淮南署行軍司馬及拜泣曰及以百口託于錢塘姑蘇城陷不能引決豈忍更圖富貴願以一介之軀贖百口之命乃引佩刀將自刺行密遽起執其手因厚禮而歸之鏐迎勞郊外把袂以泣署鎮海軍節度副使徐綰之叛從鏐還至北郊鏐微服將入城及代乘其車行與賊鬪鏐遂得入綰平奏授保大軍節度遷彰義軍加開府儀同三司乾化三年卒年六十七

顧全武

全武杭州餘姚人少時嘗為僧博通外學機警有才略鏐每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七第七百二十二頁

延接與語甚器之及入都建國因辟令從戎以為裨將軍中
號曰顧和尚討賊有功累遷武勇都知兵馬使乾寧二年董
昌據越州叛遣裨將崔溫李蕙率兵屯石侯全武率眾擊破
之臨陣斬溫蕙湖州將徐應起兵以應昌與淮人圍嘉禾全
武擊破其烏墩光福二柵以屯西陵三年昌將徐珣李元賓
據肅清四九鄉之地全武自西陵擊破之洵元賓皆乞降
盡總其眾昌又遣裨將湯舊守石城袁邠守餘姚全武自西
陵趨石城與舊遇大戰石城東斬首千餘級舊僅以身免去
會稽三十里不敢出援復攻餘姚袁邠堅壁自守昌遣將徐
宣率兵援邠全武潛師斷其要衝侯軍半過橫出擊之殺二
百餘人擒徐宣翌日袁邠以城降全武進軍圍會稽昌閱戰

九國志卷五

五

五雲門縣玉帛以誘我師全武率勵諸將并力擊之昌懼退
入城中遷全武諸軍都虞候東面都知兵馬使遂攻五雲門
時淮將臺濛陷姑蘇鏐欲遣全武屯西陵以備北寇全武曰
賊之根本繫于越州豈以失一姑蘇而遂緩大眾耶當先拔
越州後復茂苑未為晚也鏐從之俄而越州陷執董昌以歸
奏加全武檢校大保明州刺史四年與沈夏許再思率師由
海路以赴嘉禾諸將欲緩入全武曰嘉禾圍閉久矣莫知我
之勝負宜速往慰之因倍道而進城中見我軍旗幟皆稱萬
歲全武與昌將李宗禮顧金戰于城外大破之獲顧金宗禮
以歸餘眾遁去俘千人以歸嘉禾平時吳將田頴守吳興聞
之亦遁去全武追襲百餘里斬馘沈溺者千計遂督眾復蘇

州吳將臺濛棄城遁走時淮軍屯崑山全武擊破之擒吳將
秦裴光化二年加贊忠去偽功臣天復初淮南李神福攻衣
錦城鏐遣全武率兵禦之全武素輕神福領眾夜掩其軍為
神福所敗執全武送于淮南鏐方食聞之大驚以匕擊案曰
喪我良將二年楊行密遣使來求秦裴因歸全武鏐大喜以
秦裴報之是歲徐綰許再思叛圍外城鏐懼綰據會稽將令
全武領兵屯越州全武曰東府不足往當詣邗溝鏐曰何也
全武曰綰急必召田頴來則淮南興師矣鏐乃令全武行成
于吳全武又曰獨行必不濟請擇諸公子與之同往鏐乃以
傳璫聘楊氏與全武俱行至廣陵楊行密乃遣使召頴還師
明年全武以傳璫同歸長興初以疾卒年六十五全武寬裕

九國志卷五

六

有謀善撫士卒喜怒未嘗形也每大敵在前鼙鼓動地分布
行陣頤指口授怡怡如也嘗圍淮將秦裴于崑山裴援絕不
降頗殺傷士卒全武自為長檄以諭裴裴乃封函納款全武
喜召諸將觀之既發函乃佛書一卷蓋以全武為僧也諸將
失色全武大笑曰爾不即死何暇相謔也及裴降乃為言于
鏐卒全活之時人稱其長者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七第二十二頁

黃晟

晟明州鄞縣人少伉勇始應募于望海鎮鎮中立表以選魁
梧者晟以魁陋不中選隸都虞候林膺膺甚倚之後潛歸鄞
江募眾據平嘉埭權知州事楊儀召補平嘉浦將有眾千餘
人初劉漢宏以台州賊婁文知明州事儀率兵擊破之其黨

杜宗自寧海鎮率鄉豪據奉化晟自平嘉以所部兵擊之擒
 杜宗赦而不殺盡驅使還台州獲其粟帛悉屬于本道邊伏
 飛都副兵馬使徙奉化鎮將餘姚鎮將相嘉率眾侵越州董
 昌禦之不利晟領兵追嘉殺之昌奏授晟左散騎常侍充浙
 東道東面副指揮使會明州刺史鍾文季卒晟遂據其郡晟
 好禮尚文士江東儒學之流多往之辟前進士陳鼎羊紹素
 以為賓介頗加優待築居于城中謂之措大營董昌將僭稱
 晟每移書諭之及鏐舉兵乃率眾來應破越州晟功居多在
 任十八年開平三年卒時屬郡刺史卒多遺疏請立其子晟
 疾亟獨上疏不請以子為嗣凡府庫所蓄必題曰送鏐頌歎
 其忠順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七第二十三頁

九國志卷五

七

九國志卷五終

九國志卷六

前蜀高祖以唐大順二年入成都至後主成
 康二年國滅父子二世凡三十五年

世家

高祖

姓王名建字光圖許州舞陽人會黃巢亂與鹿
 明年赴行在僖宗以為諸衛將軍光啓二年三月
 再西幸李昌符棧道變斷建控僖宗馬過烟焙
 中既至與元命為壁州刺史大順二年破陳敬瑄
 入成都為西川節度使天復七年九月建號曰蜀
 明年改元凡改元五武成三年永平五年通正一
 年天漢元年光天一年共在位十二年于光天元
 年六月薨梁貞明四年也年七十二諡曰神
 武聖文孝德明惠皇帝廟號高祖葬永陵
 後主名衍字化源初名宗衍建第十一子光天元年
 六月癸卯嗣位改元乾德至六年改咸康于是
 年十二月為後唐魏王繼岌破滅出降時唐同光
 三年也明年四月己丑被殺于秦川驛年二十八

列傳

九國志卷六

一

- 王宗裕 王宗壽 王宗鑑 王宗佶 王宗翰
- 王宗滌 王宗侃 王宗瑤 王宗播 王宗鉢
- 王宗弼 王宗範 周博雅 晉暉 張造
- 張劼 李簡 潘在迎

王宗裕

宗裕建之宗屬幼從建入為牙校善遁甲絕甘分苦得將士
 心大順二年與王宗祐克西川遷青州刺史建伐梓潼為第
 二指揮使建親督諸軍力戰宗裕必冒矢石以掖衛之東川
 平諸將爭功宗裕口未嘗言戰謙和接下人皆服其沈厚為
 東川留守昭宗下詔加以鎮命武成初召歸總成都城內外
 諸事其真從不避成都乃崔隱德其僕宗裕大怒人白

建建曰京尹五大長官汝有識之士也不能教戒參從反令
我責大尹耶宗裕僂俛而出再為東川節度副大使班白者
攜幼以迎于道封通王永平初建興師取秦鳳州再至縣谷
宗裕饋輸貢獻道路相望建以其盡瘁明年乃改東川為武
德軍以宗裕為節度使宗裕既秉旌鉞遂貪冒財貨以白金
百兩作鋌鑄記年月每五鋌為一束以生牛革裹之子諫曰
牛革著物堅確後難可開宗裕叱之曰何更開也罷歸行慰
諭久之自謂功高以征伐為己任築第蜀城中頗侵損民舍
有酤者青陽豕不徙去宗裕遣人以巨虺寘其舍下復投以
搜穢酤者將訴于建宗裕懼而止又于郊外開廣林莽壞掘
邱墓立亭樹鑿池沼樹花木攜妓縱酒為樂一日方醉坐軒

九國志卷六

二

檻中見數人衣冠甚偉謂宗裕曰與君幽顯異路何相陵太
過因相顧大笑宗裕亦笑遽仆于地寢疾不數日卒卷一萬八千一

王宗壽

宗壽建宗人之子幼從征伐警悟有機辨好琴碁篇什方術
皆臻其妙建人蜀奏署懷節軍使以所部鎮邊江原縣嘗于
許汝間得一鐵鏡晦不可鑑屢令工人瑩之了無所睹著
六帖十三 巾奩中有日矣至是忽覽之光采煥發因見市舍
引作置 中一宗壽令人訪之小兒青衣卅角獨坐宗壽異而使人召之小兒案六
小兒欣然肯來曰何以知我至此宗壽以言恒之不懼因曰
我與案六帖鐵鏡來耳公不見還神物終當化去君以還

我他年當有報也宗壽出鏡與之乃長揖謝案六帖去後
宗壽得辟穀行氣之術或謂小兒傳之乾寧初建令率所部
兵平南充遂知果州事安輯離散得郡牧之體武成初封嘉
王荆南高季昌略地三峽建以宗壽為忠州節度使兼行營
招討使以鐵鍊斷夷陵江季昌戰艦不能進宗壽禦之大敗
荆人季昌奔歸以功加中書令宗壽性方正樂于貞退自歸
成都以飛鍊自娛與孟繼平許寂楊珍為入室清談之友未
幾為金吾上將軍持法平正院吏周郃受賊鬻獄宗壽捕鞠
得其實郃以重貨求救于大閹為解宗壽不聽竟棄郃市建
討鳳翔以宗壽為第三招討使取陳倉還行襲位宗壽請老
久之行沈于酒色時宜華苑初成數為長夜飲宗壽在坐諫

九國志卷六

三

行請以社稷為念少近孟酌因感激流涕佞臣潘在迎顧在
珣韓昭等奏曰嘉王酒悲無怪也乃大為諧謔而罷後起為
武信軍節度使破雞子槽賊擒其魁李茂章請納賂以求免
宗壽曰吾歷官四十年未嘗受同寮之遺況爾賊乎遽命斬
之唐師入境郭崇韜遣使遺宗壽書宗壽不納聞行降乃治
裝赴關時行先次岐陽宗壽請于李嚴求謁行行見之泣下
曰早從王言豈至今日及行遇害奔入熊耳山依定林寺明
宗即位詣闕自陳賜與甚厚授保義軍節度使行軍司馬上
表請葬行許之初行至秦川驛母妻及子弟遇害者十八人
並棄葬道左至是宗壽盡易棺斂編素徒步親自營護借葬
于三趙村聞者異之明年授滑州刺史卒卷一萬八千三百

王宗鑑

宗鑑建從子也以偏裨從征建入閬州署都知兵馬使從征東川有功遷廣都鎮遏使天復中僖宗反正建令宗鑑以所部兵奔問行在授北路第二班馬步軍排陣使建親征山南以宗鑑為御營使師還留屯平利時岐將劉知俊等繼領大軍分路來攻由階成路奪固鎮糧宗侃唐道襲等禦之至青泥嶺為知俊所敗退保西縣會大雨漢江漲宗鑑自羅村得鄉導緣山而行數百里與宗播遇于鐵谷合軍出湯頭時知俊自斜谷山南直抵興州圍西縣軍人散掠巴中宗鑑與宗播襲之會建亦至遂解西縣之圍以功遷山南節度使同平章事從征秦鳳遷中書令衍襲偽位加太保乾德六年卒

九國志卷六

四

王宗佶

宗佶豫章人本姓甘氏幼穎利建討徐堂舉于江西獲之憐其慧黠是時諸子未生遂收為養子每給事帳下後從建入閬中隨諸將征討有功補貔虎都指揮使遷嘉州刺史乾寧中建克餘州以宗佶為兵馬留後尋加檢校太傅知節度事未幾移鎮梓州昭宗幸鳳翔建遣宗佶與宗滌等率步騎迎駕至山南降節度使王萬宏以功加檢校太尉武成初進爵為公拜開府守中書令宗佶恃其位隆地長頗專攻伐而諸將皆避之多樹朋黨策勳錄舊高下在心附順者超擢違戾者擠之散地及宗懿等兄弟成長內不自安遂與御史中丞

鄭騫判官李綱謀求為方鎮欲為亂建知之因進封晉國公罷其機務宗佶憤怨陰養死士出入卧內將圖不軌鄭騫等又教宗佶求為大司馬盡總六軍并乞為儲貳表連上而辭甚不遜建未之罪也忽一日請對言詞甚悖建勉諭令出終不肯去因叱衛士撲殺之騫綱並賜死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六頁

王宗翰

宗翰建之姊子也本姓孟氏建為神策軍使僖宗封其姊為晉國夫人宗翰最被親愛建入蜀以宗翰為拱辰軍使累遷眉彭二州刺史封集王賜姓王氏授文成等州招討制置使宗翰好蓄妓妾後庭綵翠常百餘人性殘虐吝嗇刺彭州日部民史有胡讓莊號為沃饒宗翰殺史民而取之元膺之亂

九國志卷六

五

以兵人衛建令安撫元膺倉卒而死建疑宗翰殺之竟無以自辯通正初授通義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守興元尹以杜堯嗣為之佐令規正焉宗翰于泉倉置寨于捍龍山與上清寨相接分鄉兵屯守建略地秦隴以宗翰為第一招討使拔大散關取陳倉耀兵三壘而還宗翰所為不法堯嗣多諫正之及為招討使請堯嗣同行至大散關堯嗣復疾請歸府乃自木皮店沿流而去宗翰令以膠船載之中流而溺天漢元年宗翰被病若見堯嗣既而堂宇藩溷隨其大小皆堯嗣在焉疾遂亟數日卒

王宗滌

宗滌潁川人本姓華名洪建將入蜀募勇敢之士以宗滌為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六頁

廐將宗滌奮力驍果輕財好施為士卒所推得隸神策軍為小校建入成都以宗滌領前鋒兵奪星宿寨進攻七里亭以功奏授威信都指揮使邠州王行瑜與鳳翔李茂貞攻楊守亮于山南鳳州節度使滿存禦之為茂貞等所敗存與守亮退保山南茂貞逼之因同奔閬中建令宗滌率兵禦之破存等眾斬其將梁承裕俘數千人景福元年授邠州刺史為都指揮使攻九隴守亮遣將符昭率兵解九隴之圍直趨成都營二學山建急召宗滌歸夜至古城去昭營數里乃多設更鼓遲明益張旗幟徧諸山谷昭疑蜀師不敢出戰宗滌命發機石擊昭營中聲震山谷昭恐懼乃夜遁去宗滌回攻九隴拔之後從建攻梓州宗滌以眾五萬先趨東川與岐將李繼

九國志卷六

六

徽遇于元武宗滌擊敗之以功賜名五十三指揮之首梓州陷斬顧彥暉降其兵七萬餘眾遂以宗滌為東川留守光化初奏授東川知節度副大使事二年歸觀遂以疾乞解職建不許昭宗反正梁祖與崔允叶通盡誅中官更相引兵釐穀之下咫尺不通昭宗密遣中官仇承坦諭旨于建建遣宗滌與宗佶宗播率步騎迎駕至山南逐王萬宏據其城授山南節度宗佶等以其功高遣以飛語建疑之因至詰讓將加之罪宗滌對曰天下寇盜平矣是大王聽邪說誅功臣之秋也建曰昨在大謾天寨中已有不軌之言矣我念汝之勤尚為隱忍今又狂率如此豈憲章之所容也宗滌不顧而起建因令人監歸本營明日盡削奪官爵流于松州既行縊之于城

外營中將士聞之皆相對掩泣初建開國造端門新樓名曰紅樓采繪既畢都人士女競往觀之曰看畫紅樓建以宗滌得軍情復有是讖故誅之人稱其冤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六第五頁

王宗侃

宗侃許昌人本姓田名師世為鄉豪隸名忠武軍籍建為部將奏署宗侃決雲都兵馬使光啓中田令孜逼僖宗西幸道出陳倉建率宗侃同扈蹕又從建起閬中賜姓名討陳敬瑄敬瑄遣漢州刺史張頊領萬餘人來迎戰宗侃擊破之敗句惟立于學射山韋昭度來鎮西川敬瑄遣將山行章將兵六萬拒戰宗侃破之于浣花寨歸州刺史常厚奪留東川顧彥暉旌節建令宗侃討之破其七寨厚奔歸谷奏授宗侃雅州

九國志卷六

七

刺史遷眉州團練使未幾授武信軍節度使建開國以宗侃有佐命功進侍中城內外都指揮使尋加中書令充北路行營都統岐將李彥琛寇漢川宗侃保安遠城與宗鐸等三將同破岐軍斬彥琛衍襲位封侃為魏王卒年六十六子承肇入洛為行軍司馬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六第六頁

王宗瑤

宗瑤字寶臣燕人也本姓姜名邴以騎射隸許昌軍籍中建擢為隊長建迎駕山南宗瑤以勇伉得隸左神策軍能馬上盤礪長丈八尺每臨陣馳突人望而畏之遷威猛副兵馬使建入閬州為先鋒十九都頭左威猛都知兵馬使賜姓王氏更今名軍至絲竹誘諸蠻酋帥卷諫等得其兵數千人破

楊守厚授蜀州刺史昭宗幸石門詔建赴難以宗瑤為北路
行營都指揮使奏授嘉州刺史天復中授武信軍節度使建
開國加太子少傅後封臨淄郡王建病亟以宗瑤為金吾使
參預顧命衍襲位授太傅嘗自作高冢遇暇則酣酒高歌于
其中無疾忽一旦默坐而卒年六十七人以為知死卷一萬
八千一

王宗播

宗播字昌遠上蔡汝陽人本姓許名存少有膽勇秦宗權據
上蔡召募豪傑以宗播為裨校宗權為梁祖所破部下皆逃
散宗播亡抵荊州聞郭禹在歸州頗完聚得士卒心遂往依
焉禹知其材令統青州元從兵三萬人時襄州兵圍逼荊州

九國志卷六

八

靜江遊奕將牟權領眾屯清江源據大山列寨諸營危窘宗
播言于禹請討權于是伏兵清江岸中遣列校蔡行能捨舟
直抵山下權素輕行能營軍來戰行能遁歸舟中權盡銳逐
之宗播發伏兵掩其後擒牟權收其軍實以歸于禹禹大喜
俄而荆帥張瓌求救于禹禹宗播率岐州兵解其圍禹度瓌
懦弱因據其城秦宗權上蔡別將楊守厚以數千人由均房
來攻夔州刺史毛湘棄城遁走保白帝厚圍之禹與宗播以
十糴子兵寨于南山以攻厚厚令夔校韓楚言罵禹禹不勝
其辱宗播請以壯士五十人夜斫其營上赤甲山揭巨石投
厚寨中厚恐懼與百人遁去遂破其寨復取夔州毛湘奔成
都禹令捕韓楚言已為妻所殺矣先是楚言妻李氏語其夫

曰君嘗為常司空屬郭尙書今寨柵危急解之若且夕至
矣不如早為之所楚言不忍曰且看事勢李度楚言終不引
決乃以刃自後斷其首并殺二男一女曰無為他人所魚肉
也遂自剄死禹聞之大驚駭為給棺殮刻石以旌之留行軍
劉昌美守夔州與宗播沂江而上郡縣望風而潰號宗播為
許埽土禹至萬州賞功以宗播為萬州刺史宗播不得志居
歲餘禹遣人偵之見宗播不治州務但出蹴鞠乃曰萬州必
背我勻脚力耳遣卒三百襲之宗播踰垣夜遁運明其眾稍
至遂保豐都禹攻之宗播奔成都建得之甚喜令以所部屯
蜀州賜姓名奏授絳州刺史建討王萬宏以宗播為前鋒破
金牛黑水西縣褒城四寨乘勝傳其城萬宏降以功奏授漢

九國志卷六

九

州刺史加檢校太保建即位改金吾衛上將軍領彭州團練
使岐將劉知俊圍西縣宗播為西面招討馬步使夾廉讓水
置連珠寨首尾相應以勁卒二百出五洞礮擊之岐軍大敗
遷武信軍節度使又敗諸蠻于潘倉加兼中書令為三招討
攻隴州降李繼安封臨潁郡王被病歸建至其第執手曰北
面開拓公之力也行襲位授太子少傅乾德五年卒年六十

王宗鈇

宗鈇許昌人本姓李名武父裕為忠武軍小校鈇少無賴善
騎射建募義兵迎駕得宗鈇以隸帳下至岐山屢有戰功署
為隊長尋遷為裨將以勇過人號為武子路遂為軍中所推

建攻成都一日城內出數騎直抵七里橋宗鉢因躍馬奪關子門蜀將宋行能策馬援槩而至將及宗鉢伴墜馬奪槩以刺行能徑走入城宗鉢逐之至門而還建慰勞久之撫背曰吾得成都當宥汝十死洎建開國授晉州刺史性輕率好貨恃勇不法未周歲以訟免官歸成都

王宗弼

宗弼許州人本姓魏名宏夫以家籍隸忠武軍建討王仙芝尚君長皆在帳下建取闕中補義勇都十將賜姓名及入成都改左驍騎都知兵馬使累遷嘉眉二州刺史建征果州宗弼掠地于飛鳥為顧彥暉所獲彥暉責之曰王公見討而君為大將不能諫止何敢來見宗弼曰罪固當死但念平昔與

九國志卷六

十

相公有素故敢來也彥暉笑而釋之先是岐將楊守厚攻梓州彥暉乞援于建建遣宗弼等援之臨行建謂宗弼曰汝等破賊彥暉必犒汝汝當報復侯彥暉至營中則擒之俱來庶免後舉也宗弼如其約及將報復而宗弼告之彥暉遂以疾辭故宗弼以為言于是厚待宗弼以為養子及彥暉兵敗建圍之益急彥暉假子瑤有武勇知其城必陷請彥暉聚族沈飲自裁無為它人之所魚肉一日城陷瑤仗劍入室宗弼與諸子尚在彥暉顧宗弼曰爾非我子可自求生因壞垣而去瑤遂刃彥暉與諸子而自剄建入梓州宗弼束身自歸建待之如故逾年復令將上軍再授嘉州刺史封鉅鹿郡王天貞軍節度使行龔位拜宮城內外都指揮使判六軍事封齊王

行將往秦州宗弼曰唐兵壓境秦州未可去也又上表切諫行怒擲之于地行次利州唐師已入散關陷鳳州行遂遣三招討屯三泉以拒唐師未戰三招討俱遁去因令宗弼守餘谷而誅三招討宗弼遂與三招討同送款于魏王乃還成都斬宋光嗣等函首送于魏王遷行及母妻子西宮貴戚納金寶進妓妾救死于宗弼者不可勝計微有絀誤者咸遭戮焉盡輦內藏之寶貨歸于其家魏王遣使徵犒軍錢數千萬宗弼輒斬之魏王甚怒及王師至令其子承班資衍玩用直百萬獻于魏王并賂郭宗韜請以己為西川節度使魏王曰此我家之物也焉用獻來魏王入城翌日數其不忠之罪并其子斬之于球場軍士取其尸斃而食之先是蜀有謠言曰我

九國志卷六

十二

有一帖藥其名為阿魏賣與十八子至是宗弼背國歸唐果其驗也

王宗範

宗範本姓章氏幼喪父隨母張氏再適建為九夫人宗範年十歲冒姓王氏及建開國立張氏為后宗範沈厚寡言好延納名士親從軍晉暉以女妻之封王加太子少師永平四年黎州蠻入寇以宗範為第一招討使宗播宗壽副之乃以所賜金募果敢士出邛崃關至潘倉大破蠻眾斬其首領趙嗟政追奔至山口城與宗壽合殺八千餘人擒蠻王子趙龍眉等三人以歸加中書令後隨行入洛至長安張錢為節度留後宗範以珍玩賂錢請復姓為猶子易名師範後唐天成

初王宗壽改葬行師範來弔贈宗壽不與齒後為雍州行軍司馬卒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六第一頁

周博雅

博雅潁川人唐光啟中為龍州司倉參軍考滿將歸闕以川路梗澁乃寓止絲谷建至博雅袖策謁建于軍門建素聞其名一見忻然接待甚厚置之賓席博雅因說建曰唐祚將終有土疆者恣為吞噬以彊并弱然以僕觀之皆非濟世之具也明公御眾有術臨事能斷僕昨在龍州已為明公籌之矣自主上蒙塵明公親蹕乘龍匍匐道懷國璽以從周旋患難險阻之中勤亦至矣及論功受賞不過刺史今端守一隅坐待窘迫非君子豹變之象也且葭萌四會五達之郊非久

九國志卷六

三

安之地若不薄人人將薄我不如果閬地與民豪楊茂實為陳田之肘掖控扼要害不修職貢以明公臨之可一鼓而擒也得其地以廣形勝得其士以增卒伍此策之上不可失也建然之遂取閬州之地乃奏署博雅為判官建赴成都為陳敬瑄所拒退無所保建甚危之博雅曰兵家勝負無常古者出師自非晉重耳之賢豈有一戰而霸者今邛南城壁完粟支數歲取之可以斷蜀右臂願明公留意建曰吾少在戎行備知民意若無受鉞之將必謂自圖其利今欲請朝廷命將出征吾當助成其事博雅曰善乃令博雅作奏牘朝廷嘉之下詔褒獎乃授韋昭度西川節鉞令與建同討敬瑄割邛蜀黎雅四州為永平軍節度使建壁靈池與王師戮力逾年會

糧運不繼建請韋公班師因謂博雅曰韋公歸闕我當以兵塞劍門朝廷謂我何博雅曰今皇綱不振疆臣掣肘朝廷命令不出閨壺明公當折節為軍民計豈得顧此也于是建乃請韋公歸闕而上表自陳急攻成都克之奏授博雅觀察判官後出知渝州未幾詔加節度判官遷嘉州刺史建開國召拜成都尹遷御史中丞俄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建薨葬永陵博雅議山陵事俄請老遷左僕射出為永平軍節度使雲南安撫使依舊平章事卒年六十六博雅本名庠犯孟知祥名蜀史追改之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六第三頁

晉暉

暉許州人父和為忠武軍列校暉少有胆氣杜審權鎮許昌

九國志卷六

三

以暉為頭營十將從鹿晏宏迎駕至山南晏宏遲留不行暉素與建相善謂建曰鑾駕將回晏宏觀望不進而姑息吾輩甘言見誘苟不自圖去就禍且及矣不如以所部兵為勤王之舉不爾為晏宏所累且宮車反正以吾等為賊黨何面目行于天下建然之遂俱行迎至山泉僖宗嘉之名其軍曰忠義以暉為指揮使隸右神策軍及再幸褒斜復統南營兵與建同為先鋒天子居梁暉統四都兵屯黑水修營棧道往來無阻朝廷慮其彊盛因罷拱衛授集州刺史以散其朋聚一歲之中凡歷數郡益欲窘之也建圍梓州遂往會焉建以暉為壕寨使建開國授武泰軍節度使同平章事黔中郡縣多屬涪陵比部員外郎陳凝為涪州守以暉制衙中不帶涪州

刺史遂不納牌印暉上疏歸之疑責授瀘州司戶暉招來通
竄剷除羣獍州民愛之罷上表請老日夕與親友宴談曠為
娛嘗自言曰吾生罹多難學執干戈者為求飽暖耳今至此
矣復有何望我嘗拔王宗魯于行陳今致為將相女復為王
妃矣分封宏農郡王卒年七十九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六第四頁

張造

造長社人父公素齊州長史造幼好兵家之學年二十應募
隸忠武軍從鹿晏宏出征及晏宏據褒中心無同志因與建
謀曰吾輩遠離鄉土保聚無名今大駕將回主帥反側或隨
其逃遁則皆賊也不如率眾拱衛以取美名建納之遣使上
表僖宗驛召旌賞遂參翊衛隸神策軍及再幸褒中以扈從

九國志卷六

志

功授萬州刺史道阻不能去會建起兵閩中以造為行軍司
馬廣漢糧盡建慮軍情有變謀各據一郡以自固造首倡大
義慰諭將士眾皆感悅龍紀初詔授行營諸軍馬步都虞候
遷茂州刺史從建討陳田引軍攻笮橋為陳敬瑄所敗歿于
軍年四十五建以其死事聞詔贈司徒子彥昭為感德都知
兵馬使從建收巴西破葛佐授劍州刺史建圍梓州彥昭攻
堅力戰歿于陣建痛惜撫其尸以泣曰父死于前子繼于後
忠勇之節出卿一門矣卷一萬八千一百一十第百頁

張劼

劼長葛人善推步之學少隸忠武軍籍從討王仙芝以勇敢
稱建以所部迎駕劼善勇都判官復隸神策軍乃總占候

之要著太一元精秘訣哥七十一首以獻僖宗奇之詔與建
同列從建起閩中破德陽寨斬王彥儔時建屢為山行章所
困劼每臨陣披髮蒙輪殺十餘人敵為之稍却奏署定信軍
都知兵馬使大順中與王宗侃同破浣花寨建將入成都城
中多亡命不逞之徒建恐其搆亂乃令劼為諸都斬斫使兼
左右廂都虞候以誘掖鎮撫之劼既入城索無賴者得百餘
人悉鞭其胸死者相藉中外帖然不敢偶語建即位歷肩司
二州刺史卒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六第四頁

李簡

簡許州長葛人少以驍勇隸忠武軍從鹿晏宏出征有功遷
為列校建起閩中簡為義勇都副兵馬使大順二年陳田遣

九國志卷六

志

將屯犀浦簡以所部擊破之武定節度使楊守忠與守厚舉
兵援陳田建令簡逆擊之相遇于鍾陽簡謂諸校曰賊遠來
多疲及其未成列擊之遂整陣鳴鼓而進連破其七寨斬首
千餘級擒其將楊知宥楊行立等獲其軍資甲馬不可勝計
進攻毛湘于邛州以簡為前鋒晉原守任從海領步騎二萬
銜枚奄至解邛州之圍簡曰賊輕而驕正可用奇不勞與戰
乃分步騎三千為兩翼潛河村俟其半過夾攻之從海敗俘
甲馬數千俄而邛州軍使任可知斬湘以降建令簡入城慰
撫景福中彭州部將呂義率兵焚繁維以援守厚建令簡逆
擊之臨陣斬義遂進攻其城連拔七寨守厚遁走建獻捷于
朝以簡為邛州刺史卒于治所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五第五頁

潘在迎

在迎字亞卿前蜀樞密使屹之子身長六尺精神警悟少任俠不脩細行交結屠狗天復中起家節度押衙王建開國以爲扈蹕軍使檢校司徒守羽林大將軍內皇城使唐文展構難謀害宿將委在迎以腹心黜者既行多以後命誅在迎妻徐氏后兄女也爲營護之獲免衍荒于酒色在迎與韓昭輩多預宴宮中自昏達旦王宗壽泣諫衍在迎等紹以酒悲自是大臣結舌無敢言者王宗壽鎮果州以在迎爲都指揮使知州事渠江賊杜處齊招納亡命據巴王城在迎討平之以功授果州團練使魏王繼岌平蜀補爲右職知祥鎮成都復令典兵未幾出爲蜀州刺史董璋遣使并轄于郡中置邸回

九國志卷六

夫

易在迎給事益仁達盜官麥以逃誣告在迎因并鞫密餽金子董璋知祥命執仁達送于蜀州在迎斬之尋令在迎以州兵按撫後田乃服藥下痢以疾告召歸知祥親臨問焉遂請致仕從之嘗謂人曰我于前蜀有誅唐文展安社稷功當合秉旄鉞今逮事霸王親觀虎變求一鎮不得命矣夫明德末卒于成都年五十五在迎辯而多詐以財發跡至于權門要地悉啗以厚利未必盡仗之但不欲其冷語爾

頁第

九國志卷六終

九國志卷七

後蜀高祖自後唐同光三年人蜀至後王廣政二十八年國滅父子二世凡四十二年

世家

高祖

姓孟名知祥字保允邢州龍岡人晉王弟克讓成都尹充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明年莊宗遇弒明宗立加封平原公長興三年破董璋兼有兩川爲蜀王明年建國改元明德是年七月甲子堯年六十一諡曰文武聖德英烈明孝皇帝廟號高祖葬和陵

後主

名昶字保元初名仁贊知祥第三子明德元年七月丁卯嗣位不改元仍稱明德元四年改廣政至二十八年宋將王全斌軍至城下出降五月至汴京改封秦國公越七日堯時宋乾德三年六月也年四十七進封楚王葬洛陽

列傳

九國志卷七

趙季良 趙庭隱 趙崇翰 張業 武漳

李肇 李仁罕 李延厚 張公鐸 張虔釗

潘仁嗣 龐福誠 李彥琦 孫欽 何重建

孫漢韶 高彥壽 李廷珪 王彥銖 李奉虔

王昭遠 安思謙 焦彥賓 趙進 石處溫

孟思恭 申貴

趙季良

季良字德彰濟陰人父允唐穀熟令季良幼涉書史長于吏治尤善騎射王檀聞其聲辟爲保義軍節度推官楊師厚鎮鄴署元氏令徙魏州都督府司錄參軍後唐莊宗入鄴召見與語以季良有文武才略卽授大理評事依舊司錄參軍充

義勝都指揮使軍中謀議多以諂之時兵革屢興屬邑租賦
逋久一日莊宗召至切責之季良對曰殿下何時當平河南
莊宗正色曰爾掌與賦而稽緩安問我勝負乎季良曰殿下
方謀攻守復務急徵一旦衆心有變恐河南非殿下所有莊
宗斂容前席曰微君之言我幾失大計自是益加禮遇遷興
唐府少尹司錄參軍如故嘗夢手扶御座自謂輔佐之象繇
是頗迷天時人事以諷莊宗深納其言及即位授光祿少卿
兼洛南水陸營田都制置使明宗即位遷太僕卿會宰相任
圖兼鹽鐵事薦季良為判官明年授檢校戶部尚書為西川
官告使兼三川都轉運制置使知祥素重其名一見遂悅奏
留為節度副使累表不許會李嚴來為監軍知祥深懷疑慮

九國志卷七

二

乃誅嚴而署季良為副使天成三年明宗下詔徙季良為果
州團練使知祥匿其詔書密上表留之明宗不能奪遂允其
請自是傾心接待情好款洽或入謁稍晚知祥必顧左右曰
副使來何遲也及至則讌語竟日每有謀議無不見從時朝
廷以夏魯奇李仁矩分鎮遂闡季良言于知祥曰朝廷增兵
二鎮張犄角之勢將有不測之變也公處親賢之地以忠信
見疑倘失先機則禍不旋踵矣知祥曰計將安出季良曰我
甲兵雖眾然而勢孤易動請與東川董璋合從先平遂闡則
朝廷兵至我無內顧之憂矣知祥從之及王師入劍門而遂
闡已平果無功而還及捷書至知祥匿之謂季良曰北軍漸
逼奈何季良徐曰北軍至絲州已來必通知祥問其故對曰

縣師千里饋運不繼彼勞我逸不走何待知祥大笑以捷書
示之及克黔夔二州以季良為武泰軍節度使董璋率眾入
廣漢知祥領兵拒之季良留守成都制置經度軍用無闕先
是季良嘗與知祥從容語及璋植性狠戾下多怨憤若堅守
一城攻之難克矣及間璋起兵知祥憂形于色季良曰璋不
守巢穴自來送死此天以璋授公也俄而璋果敗加檢校太
保明宗崩知祥建號加特進守司空平章事宏文館大學士
判三司昶襲位加守司徒領山南節度使行興元尹廣政九
年卒年六十四諡文肅季良性寬厚居常無喜愠之色母早
亡事從母如所生季札季友皆從弟也並致位清顯所上遺
表言不及私蜀人臆之

卷一萬八千一百
三十六第九頁

九國志卷七

三

趙庭隱

庭隱太原人世為卿家庭隱少知兵律尚氣義始事梁祖子
友亮因擊鞠墜馬而死庭隱董璋等十數人皆追赴汴州知
其無過竟釋不問令給事左右末帝即位唐莊宗入鄴兩河
對壘十有餘年時庭隱為邢州都監累立戰功節度使劉重
霸嫉之誣庭隱將所部兵降于莊宗因械送汴州末帝知其
非罪又重違邊臣之請乃貶庭隱于南陽未幾追復舊職王
彥章守中都庭隱在其軍中及彥章敗庭隱為莊宗所獲將
以就戮大將夏魯奇奏曰此矧也其材可用遂釋之魏王繼
岌討西川以庭隱為先鋒監押自入敵境即禁兵士燒廬舍
剽財物蜀人德之魏王平成都錄其功奏授左廂馬步軍都

指揮使知祥入蜀康延孝陷漢州遣庭隱率兵擊破之擒延孝檻送闕下知祥奏加檢校司空漢州刺史因留屯成都長興初明宗將議伐蜀乃以夏魯奇李仁矩分鎮遂聞以分其勢知祥令庭隱與李仁罕張業率步騎十萬經略遂聞魯奇堅壁不出戰會唐師入劍門知祥急召庭隱令統銳兵五千至東川與董璋合軍以拒之至中路大寒士卒不能前庭隱撫諭勞問將士皆奮遂營于普安深溝固柵以養銳一日唐師奄至又分兵斷三亞父水及土橋庭隱密遣軍中善射者五百人伏唐師之歸路乃領軍出營久而不戰至暮唐師退庭隱縱兵追之伏卒齊起表裏合擊唐師大敗初唐師之入劍門也內有堅壁外有勍敵遠近震駭及庭隱之捷人心乃

九國志卷七

四

安知祥遣使慰勞賜書以褒之明年別將平魯奇唐師至葭萌而還庭隱班師知祥親勞于郊翌日至其第賜資甚厚即授昭武軍節度使留後以鎮邊葭萌知祥送于北郊親舉觴以勸之在鎮踰月上言三泉餘寇盡去乞假一旅之師以拓漢中及秦鳳之地知祥答書慰勉且令休息董璋襲廣漢將攻成都時東川廩藏充實部下多敢死之士其來也眾皆畏之知祥親督諸將召庭隱為副以率勵士旅璋遺書庭隱而詐達于知祥以書授庭隱投書褚中曰此必反間之辭不足觀也埃擒董璋而後閱之與璋戰雞蹤橋前頗為所挫庭隱偽遁璋逐之知祥與公鐸領兵繼進璋軍亂不成列庭隱復整陣與知祥公鐸合擊之璋軍大敗斬首數千級璋領數騎

道歸東川為部下所殺庭隱追至東川頓兵城下以待知祥梓州平以庭隱為節度使會李仁罕自遂州至求領東川庭隱將讓之知祥以庭隱功多且怒仁罕之貪悞遂自領兩川節度使以庭隱為保寧軍節度使以聞果蓬渠開五州隸之昶襲位李仁罕求總六軍將圖非望以庭隱為六軍副使以制之未幾仁罕誅改衛聖諸軍指揮使明年移鎮東川廣政初加中書令庭隱久居大鎮積金帛鉅萬窮極奢侈不為制限營構臺榭役徒日數千計十年被病懇讓兵柄疏再上從之仍就第冊為宋王經歲不能起賜肩輿入朝既謁見昶感動涕泣賜金沃盥及繪錦加太師卒年六十六子崇祚崇韜

九國志卷七

五

趙崇韜 崇韜少驍勇有父風累從征討有功署副兵馬使及庭隱卒昶以崇韜領衛聖諸軍使以襲父任廣政十八年周師復至境上昶以崇韜與控鶴指揮使袁可鈞同為北面招討崇韜率勵將士行陣整肅士卒有點其額為斧形者號曰破柴周師前鋒屢為崇韜所破至歸安而退二十七年王師來伐崇韜與李廷珪等率兵拒之遇王師于漢源崇韜策馬先登我師大敗崇韜力戰不止兵器皆斷折猶手擊殺數人為王師所擒

張業

業開封浚儀人性沈厚有果斷事梁為東頭供奉官時兩河

兵革未息業頻領監護之任皆立戰功法令峻整士卒畏之
莊宗入洛聞業有幹略擢為列校繼岌伐蜀以業監先鋒兵
補右廂馬步軍都指揮使蜀平以所步兵駐成都知祥入蜀
奏授檢校司空簡州刺史時蜀漢賊盜羣起燒劫鎮戍百姓
驚擾知祥遣業率兵捕之業令五家為小保五十家為大保
旬日之內擒獲殆盡討夏魯奇于遂州以功授寧江軍節度
使兵馬留後董璋襲成都業在夔州聞之率所部赴難東川
平正授節鉞加檢校太傅明德初領右匡聖步軍都指揮使
會武定興元兩鎮來附令業將兵二萬屯漢水業至褒梁分
布寨柵控扼駱谷秦鳳諸隘會武定軍衙將與蒲谷鎮將任
漢謙同謀導晉師入武定業遣戍卒擊走之祖襲位改信武

九國志卷七

六

軍節度使同平章事是歲祖殺判六軍事李仁罕業仁罕之
甥也祖慮其為變詔歸本道未幾召入依舊同平章事兼判
度支新收征稅多為主吏乾沒業作盜稅法犯者十倍征之
吏民不堪其命業多視事私第中宰相之門被桎梏者常滿
祖知之遽除十倍之法業子繼昭好擊劍嘗與淨眾寺僧歸
信同訪劍術士左匡聖指揮使孫漢韶與業不協告業與繼
韶同謀不軌翌日令壯士就都堂擊殺之年五十七

卷一萬八千一

百三十六
第十一頁

武漳

漳字巨川太原文水人父玉汾州別駕漳少勇敢善騎射事
莊宗為定塞都虞候莊宗以全軍援澤潞漳與裨將數攻其

別寨斬首千餘級擢太原衙前兵馬使改匡聖軍指揮使同
光初從魏王繼岌入蜀因留成都知祥鎮蜀補衙內右第二
指揮使天成初璋與張公鐸迎璋華公主于北都中國兵革
之後盜賊充斥漳披堅執銳通夕不寐至蜀改左第二指揮
使奏授檢校僕射其後東討果閬北拓劍利瀘屢有功授蘇
州刺史知祥開國攻邛州遷山南節度使漳以褒中用武之
地營田為急務乃鑿大洫以導泉源溉田數千頃人受其利
人為奉鑾肅衛指揮使未幾改山南加同平章事廣政七年
卒于治所年六十四漳質厚檢約所至有治迹俸入之外不
營貲財蜀人稱之

卷一萬八千一百
三十六第十一頁

李肇

九國志卷七

七

肇汝陰人父璋唐神策兵馬使肇少以材勇從父征伐後隸
宣武軍補左建牙都頭累轉陝虢馬步軍都指揮使莊宗平
梁恢復河洛割宣武一軍隸于河東時知祥為北京留守待
之甚厚同光中以所部兵從魏王繼岌討蜀蜀平班師康延
孝至普安叛擁眾回據廣漢肇在其伍中延孝敗肇被俘而
知祥親釋其縛權為內衙都指揮使未幾奏授嘉州刺史長
興初我師圍魯奇于遂州唐師來援劍門不守肇領兵赴普
安以拒唐師不得進以功改漢州刺史駐軍綿谷明年董璋
率兵攻成都軍勢甚盛遣使致書于肇諭以禍福肇素不知
書擲之于地曰此不過勸我叛爾因并其使殺之梓州不加
昭武軍節度使祖襲位肇以足疾不即時來朝祖怒罷其軍

權授太子少傅致仕于邛州安置坎壤不得意廣政八年卒
年七十一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六第十三頁

李仁罕

仁罕字德美陳留人少隸宣武軍為小校容貌瓌偉梁祖為
四鎮節度署為衙內昭宗幸鳳翔梁祖遣仁罕奔問行在因
修貢禮梁祖革命補官苑儀鸞等使歷許蔡華三州馬步軍
都指揮使莊宗伐蜀令監先鋒軍知祥領鎮秦授馬步軍都
指揮使康延孝叛知祥命仁罕討平之以功授彭州刺史遷
蜀州夏魯奇鎮遂州稟朝廷之命繕治兵甲將圖蜀知祥與
董璋謀先討魯奇令仁罕攻遂州拔之以仁罕為兵馬留後
未幾承制授武信軍節度使又以所部兵定三峽走夔將安

九國志卷七

八

崇阮知祥卒遺命仁罕輔政嗣位令判六軍事仁罕奉幼
主無隱情自以先朝舊老遇事必諫時控鶴指揮使張公鐸
內醫韓繼勳豐德庫使韓保真弓箭庫使安思謙等皆和在
東府時舊所親狎素不為仁罕所禮皆懷怨怒每譖仁罕欲
納王衍妃徐氏為側室遂誣以姦祖大怒俟仁罕入謁令武
士擊殺之年六十二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六第十四頁

李延厚

延厚涪州平恩人父及唐邢州別駕延厚少有胆略善騎射
從父琮為涪州節度使率眾歸于梁祖延厚亦從焉梁補左
拱辰指揮第二都頭後唐同光中以所部兵從魏王入蜀改
馬軍右驍銳第一指揮使康延孝入漢州知祥遣延厚率精

兵二千會李仁罕往討之將行延厚集將卒于營中誓之曰
今出師征討不三旬必破賊乃立功圖賞之日也士卒有誓
報國恩不以家為慮者立東廂哀疾怯懦厭為征行者立西
廂無自苦也得請行者七百人逐延孝西寨斬首百餘級竟
拔其城以功奏授檢校右散騎常侍改右廂馬軍都指揮使
歷陵果州刺史源州押衙文景琛叛延厚討平之岐軍通文
州延厚率眾赴援即日解其圍襲位遷雅州刺史永平軍
節度使未幾移鎮昭武軍廣政九年卒年六十一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六第十四頁

張公鐸

公鐸太原樂平人父瑒唐儀州兵馬使公鐸身長七尺侷儻

九國志卷七

九

有節義好文史之學知祥為北京留守錄為親從及出鎮成
都補為牙校從高敬柔迎公主于晉陽轉義勝定遠都知兵
馬使董璋舉兵襲我廣漢先鋒兵將至成都公鐸率諸軍從
知祥逆戰于雞蹤橋我師不利公鐸率所部兵力戰直衝其
腹璋兵大敗梓州平以功授簡州刺史遷捧聖控鶴都指揮
使知祥病公鐸與趙季良趙庭隱李肇等同受遺命輔政租
襲位授保寧軍節度使為政嚴猛寮吏畏懼時承前蜀之弊
獄訟繁多案牘堆積公鐸量其所犯隨意裁決無不稱當在
任六年民被其惠先是屬邑連歲多逋租公鐸詰其由乃豪
民猾胥乾沒賦稅時令佐已有授代者公鐸悉勒止之令盡
徵其租而後解由是不數月征錢糧數萬貫斛時論以為嚴

而不殘遷寧江軍節度使公鐸馭下嚴正宿衛二十餘年宮
禁寧謐初染心疾祖憂之為玉局洞開靈寶壇親署青詞以
醮焉廣政八年卒年六十一卷一萬八千一百一十六第
十五頁

張虔釗

虔釗遼州榆社人父簡唐檢校尚書左僕射虔釗少以武勇
事唐武皇莊宗之世累補左右突騎軍使莊宗嘗以偏師取
鎮陽命虔釗率騎乘為前鋒屢挫賊銳遂陷其城明宗即位
以虔釗有將帥才擢為隨駕親軍都指揮使歷遼春二州刺
史天成中鎮定節度王都阻兵連結契丹為邊患命虔釗為
北而行營兵馬都監進討契丹殺傷甚眾虜不敢南下遂圍
定州百日而城陷斬王都降其餘眾師還以功遷橫海軍節

九國志卷七

十

度使未幾移鎮山南兼西面諸州馬步軍都部署應順初閔
帝即位以鳳翔節度使潞王從珂有異志發兵討之詔虔釗
為犄角師次岐陽人心離散降于從珂虔釗憤之乃退歸南
鄭率孫漢韶以山南之地納款于蜀知祥遇之甚厚委以節
鉞祖襲位加中書令歷左右匡聖馬步軍都指揮使出為昭
武軍節度使及漢祖即位乃移鎮梁州以觀朝廷之變會晉
昌軍節度使趙匡贊鳳翔節度使侯益俱謀歸蜀遂以虔釗
為北面行營招討使應接經略俄而趙匡贊侯益請祖出師
掠定三秦因命虔釗與韓保貞等總師五萬出散關雄武軍
節度使何重建出隴右奉鑾肅衛都虞候李廷珪出子午谷
會于雍州廷珪始出子午谷間匡贊為王景崇所逼棄城自

拔東去遂先退師時虔釗福誠保貞師次陳倉謀不相協而
侯益聞匡贊已去廷珪班師亦誠款中變閉壘不出司天監
趙延樞累以雲氣候不利諷于保貞保貞惑之乃與福誠率
所部取隴州道會重建歸蜀虔釗留寶雞以勢孤不得深入
遂班師士卒夜發部伍不整至興州自以功業不成感憤而
卒年六十六卷一萬八千一百一十六第
十五頁

潘仁嗣

仁嗣浮陽東光人父廷訓密州都指揮使仁嗣少倜儻尚氣
起家為保義軍兵馬使後唐魏王繼岌西伐仁嗣以所部兵
從入蜀蜀平改左右廂馬步軍都指揮使知祥受節鉞留在
麾下康延孝襲漢州知祥遣仁嗣率兵救之連破數寨遂屯

九國志卷七

十一

于漢州董璋與兵趨成都城外皆為敵境仁嗣以所部兵陣
于赤水璋以全軍二萬擊之仁嗣大敗以十數騎潰圍而出
身被十餘創卧于血中及璋敗獲免知祥親至其第以藥傅
之明德二年奏授武定軍節度使源壁等州觀察營田處置
等使之任卒于成都年四十六卷一萬八千一百一十六第
十六頁

龐福誠

福誠河東太谷人少善騎射倜儻交結豪俠傾竭家產中原
兵亂福誠聚徒鄉里剽掠縣鎮知祥為北都留守署昭為太
谷主簿令招諭福誠因相率歸附從知祥入蜀補衙內指揮
使王師陷劍門從趙廷隱率兵據石橋福誠夜領兵數百人
循水次東北上山攻王師夾其腹背王師不虞其至舉軍驚

擾因奮擊破之以功遷茂州刺史知祥建國加檢校右散騎
常侍昶襲位歷資絲叩三州刺史奉饗肅衛馬步軍都指揮
使會張虔釗經略秦中以福誠為行營馬步軍都虞候克寶
雞分兵吳山進攻隴州以功改左驍騎軍都指揮使武宣軍
節度使廣政十五年授衛上將軍以目疾罷卒年七十一
萬八千一百三十六頁

李彥琦

彥琦字子温京兆長安人本姓楊氏祖父皆隸神策軍彥琦
善騎射有權略唐中和初鳳翔李茂貞委以心腹之任易姓
李氏齒于諸子後昭宗西幸梁祖迎駕攻逼岐下者累年及
昭宗東遷長圍方解大軍之後府庫空竭彥琦請使甘州以

九國志卷七

三

通同鵬往復二載美玉名馬相繼而至所獲萬計茂貞賴之
劉知俊自靈武班師途經長城嶺梁將率精銳數萬躡其後
彥琦與俊同設方略擊敗之潞王之守岐下也諸道將急攻
其壘彥琦時在圍中罄家財以給軍用潞王篡位以功授檢
校太傅知河南軍府事俄授鎮川兵馬留後晉祖入洛彥琦
罷職西歸家財素厚乃閉關自奉游心釋氏專務散施廣政
十年王景崇納款于蜀彥琦因歸成都授左將軍維州刺史
卒年八十八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七頁第二頁

孫欽

欽幽州安次人性忠烈善騎射少遇亂隸安義軍節度使充
衙內都頭後改補合州衙內都頭兼土客都虞候徙本州刺

史徐章入蜀會知祥鎮成都長興初轉充右截山都頭董璋
來寇戰雞籠橋有功遷普州刺史昶襲位累遷東川武德軍
左捧聖都指揮使廣政十五年令以所部兵北征欽將行白
于都監王承丕承丕將謀亂欲害判軍府事郭延鈞曰詰朝
當領部卒二千人介冑閱于雄義營欲與府公觀之欽未知
其由從容謂承丕曰卒閱習舊皆木刀竹槍今都監令執帶
器甲將士臨行又是詔旨或不虞如何承丕遂止又明日
欽已具行裝入解承丕承丕止之同詣府中謁延鈞及延鈞
送承丕上馬承丕頤指數卒擊殺延鈞自稱準詔處置軍府
事即據府廳指揮放諸司罪人分遣將校領兵屯果聞綿劍
州拒守劍門關發帑庫以賞將士自辰至巳亡命之徒應募

九國志卷七

三

而至于千餘人明日大會將校察屬欽言于眾中曰郭延鈞
既抵朝憲遠近未知其由公受命權總留務願出詔書以示
軍府承丕曰作好官何問詔書欽知其已叛乃給之曰州城
內外人情未安願為公督部下兵以伺察之因躍馬而出承
丕不運呼不止馳至本軍立召將士告其事遂率眾徑趨府中
承丕左右皆奔散因擒斬之傳首成都加檢校太子賓客二
十五年寢疾卒年七十二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七頁第一頁

何重建

重建其先同紇之別部居雲朔間祖允慶父懷福從後唐武
皇世著勳闕因家于太原重建初事晉祖為奉德馬軍都指
揮使歷驪陸曹三州刺史檢校司徒會延州節度使丁審琪

殘暴貪冒蕃部苦之重建以所部兵攻其城審琪遁去晉祖
 即以重建權節度兵馬留後下車諭以威福邊民安堵就加
 彰武軍節度使累遷涇鄜貝澶孟五鎮節度使皆以廉儉簡
 易稱未幾移鎮秦州廣政十年契丹犯中原虜使賫偽詔至
 重建不勝其憤謂將吏曰吾事石氏二主八擁旄節人臣之
 榮已極矣豈能交臂以事戎狄乃斬其使以秦成階三州歸
 款于我祖遣右千牛衛上將軍李繼勳馳往慰諭賜予甚厚
 加特進同平章事依前雄武軍節度使時固鎮與鳳州未平
 重建悉經略討平之祖大舉兵北伐遣張虔釗出大散關以
 重建為招討使由隴州路以進師無功而還堅請入覲祖不
 許二十一年加兼侍中卒年六十九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六第十二頁

九國志卷七

古

孫漢韶

漢韶太原人祖昉唐嵐州刺史父存進振武節度使漢韶幼
 有器局風儀峻整存甚愛之起家安定軍使知祥留守晉
 陽屬蕃渾侵擾邊郡表令漢韶督軍進討莊宗知其可用遂
 委以戎律大破虜寇擒獲甚眾以功授檢校右僕射蔡州刺
 史明宗即位遷彰國軍節度使觀察留後累遷昭武武定等
 軍節度使閔帝嗣位加特進漢韶以其父名上表讓之改檢
 校左僕射制曰改會稽之字抑有前聞換瓊寶之文非無故
 事及潞王入洛遂與張虔釗等奉表歸附及謁見與知祥敘
 汾上舊事及洛中更變相對感泣知祥曰豐沛故人相遇于
 此何樂如之于是賜第宅金帛供帳什物悉官給之授永平

軍節度使昶襲位加同平章事明德三年入為匡聖馬步軍
 都指揮使廣政十年為山南節度使會何重建以秦階成三
 州歸附鳳州石奉頤堅守不通我使昶遣漢韶入城宣慰號
 令嚴肅秋毫無犯駐數日乃還加檢校太師雄武軍節度使
 後以疾乞解兵柄封樂安郡王賜肩昇入謁卒年七十二漢
 韶忠勇有父風而重厚過之居藩閫皆有治迹始以去危即
 安委質于我頗竭股肱之力終保富貴識者多其淳懃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六第十二頁

高彥儔

彥儔太原人少善騎射慷慨有大節知祥留守太原召為軍
 校從入成都授親衛指揮使昶襲位遷茂州刺史廣政十年

九國志卷七

五

秦州何重建以城降以彥儔領雄武軍節度使領眾守其城
 未幾召歸領右衛聖馬步軍都指揮使十八年周師攻秦鳳
 以彥儔為北路行營招討使與李廷珪呂彥珂率兵赴援與
 周師遇于唐倉大戰我師敗績彥儔追保青泥嶺周師遂克
 階成秦鳳等州彥儔歸成都昶釋不問改寧江軍節度使二
 十七年王師來伐分兵由峽路攻夔州彥儔謂副使趙崇濟
 監軍武守謙曰北軍涉險遠來利在速戰宜堅壁待之守謙
 曰寇據吾城下而不擊將何待也乃獨領麾下千餘人以出
 時王師頓白帝廟西遣騎將張廷翰引兵與守謙戰我師敗
 走廷翰乘勝登城彥儔整眾將出拒戰王師已乘而入彥儔
 力戰于城下不勝身中十餘槍左右皆散去彥儔奔入府中

反拒其門判官羅濟勸彥儔單騎歸蜀彥儔曰我昔已失天
水今復不能守夔州縱不忍殺我何面目見蜀人乎濟又勸
其降彥儔曰老幼百口俱在成都以一人偷生舉族何負今
日止有死爾即解符印授濟曰君自為計俄而王師壞門彥
儔挺劍拒之殺十餘人于是登樓縱火自焚而死大將劉光
又憐其忠蓋收其骨以葬焉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六第十二頁

李廷珪

廷珪太原人幼慧黠七歲隸知祥帳下為給使從入蜀為牙
軍指揮使征康延孝有功遷陵州刺史知祥征東川廷珪權
領親軍以從董璋平轉資州刺史累改眉蜀二州和襲位遷
捧聖控鶴都指揮使領興元節度使歷雅遂閬三鎮加兼侍

九國志卷七

共

中廣政十八年周師攻秦鳳以廷珪為北路行營都統高彥
儔呂彥珂為招討廷珪遣先鋒指揮使李進以兵據馬嶺分
兵出斜谷營于白澗將腹背以攻周師又遣梁院使王繼領
兵出唐倉與周師遇我師敗走王繼死之而馬嶺斜谷之兵
聞之皆退奔高彥儔與諸將謀退守青泥嶺由是秦鳳階成
之地皆陷于周矣廷珪上表請罪相釋不問明年來朝遷左
右衛聖諸軍馬步軍都指揮使仍分衛聖匡聖步騎為左右
十軍以武寧軍節度使呂彥珂為之使並隸于廷珪二十八
年王師拔劍門加廷珪太子太傅令從元詰統兵以拒王師
至絲州聞王昭遠趙崇韜之師皆敗元詰懼退保東川翌日
奔歸成都所過盡焚其儲蓄及王師入成都行營都監王仁

贍按籍詣所在軍資將歸罪于廷珪廷珪問計于部將康延
澤曰吾觀王公志在聲色苟足其欲則置而不問矣廷珪素
儉約不蓄妓樂遂求于姻戚家得女妓四人復假貸金帛直
數百萬以遺仁贍繇是獲免歸朝為右千牛衛上將軍卒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六第十三頁

王彥銖

彥銖太原人祖義方汾州長史父德誠贈太子少保彥銖性
仁弱不好弄讀書究大義天祐中事知祥于太原後入蜀累
補節度押衙詔使李嚴之為監軍也密懷異謀知祥數其過
命彥銖擒斬之嚴之左右無敢動者知祥破董璋擇腹心有
權略者俾護其軍于是以彥銖為東川監押及建國轉授右

九國志卷七

七

僕射祖襲位歷蓬嘉雅三州刺史出為山南兵馬都監數歲
罷歸補左右羅城使眉州刺史遷昭武軍節度使轉右衛聖
馬軍都指揮使罷歸改左金吾衛上將軍復授昭武軍節度
使廣政二十四年卒于治所年六十五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六第十六頁

李奉虔

奉虔太原人本姓王氏祖欽唐隰州刺史父存賢佐唐武皇
累著功因賜姓李氏梁人攻上黨莊宗親總大軍以援之存
賢先登陷敵授盧龍軍節度使奉虔幼有才略不循小節年
十四為幽州衙內都指揮使居父喪骨立數歲及知祥鎮蜀
奉虔懇請從行補廳直左押衙明宗即位充貢奉使諸將進
攻遂寧王師掩至劍門不守知祥命趙庭隱督兵往拒之署

奉慶為兵馬監押時眾寡不敵人心搖動奉慶與庭隱率勵士卒竟敗王師以功授檢校右僕射昶襲位領嘉州刺史文思使遷右金吾衛大將軍為昭武軍都監屬夏秋多雨嘉陵江溢出城奉慶置堰開湍瀨二十餘處洩其蓄水築堤以護之城池克完人被其利授昭武軍節度自監護擁節旄自奉慶始人皆榮之入為左右街功德使卒年六十三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六頁

王昭遠

昭遠成都人幼孤貧年十三依東都僧智諱為童子知祥入蜀飯僧于府署昭遠持巾履從智諱得入時昶方就學見昭遠聰慧留給事昶左右昶嗣位以為捲簾使遷諸司使會樞

九國志卷七

六

密使王處回得罪乃以昭遠為通奏使知樞密事機務一以委之府庫財帛恣其所取不問未幾遷山南節度使判官張廷偉言于昭遠曰公素無勳業一旦位至樞近不自建大功何以塞時論莫若遣人致書通好并分令其發兵南下我即自黃花子午谷出兵應之使中原表裏受敵可坐有關右之地則君之功無有出其右者昭遠然之乃言于昶遣人間行賫蠟書以往太原為疆吏所獲及王師來伐昶令昭遠與韓保貞趙崇韜等領兵以抗王師昭遠好讀兵書頗以將略自任始發成都昶遣宰相李昊等餞于郊外昭遠酒酣攘臂而言曰是行也非止克敵當以此數萬彫面惡少取中原如反掌爾及行執鐵如意指揮軍事自方諸葛亮時王師已破劍

門昭遠大懼俄與王師遇于漢源趙崇韜布陣將戰昭遠據胡床不能起崇韜敗乃免胄棄甲走投東川為追騎所獲送闕下授左領軍大將軍開寶中卒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六頁

安思謙

思謙并州人幼事知祥于太原以勤恪聞知祥入蜀補為軍校昶襲位頗見親信歷簡中彭三州刺史奉鑾控鶴馬步軍都指揮使武泰軍節度使未之任改左匡聖馬步軍都指揮使山南節度時鳳翔監軍王景崇以城歸順命思謙率兵應接且略地關中會漢兵圍鳳翔燒其雙門景崇遣使來求救昶遣思謙及韓保貞等率兵救之兵次右界漢兵屯寶雞城思謙令保貞分兵趨隴州逼汧陽以分其勢又遣先鋒將申

九國志卷七

九

貴等分兵走模壁設伏時家林貴以數百人晨壓寶雞列陣以誘漢兵漢兵爭出戰貴偽遁漢兵逐之為伏卒所擊退入寶雞城思謙次渭水將引軍濟會羅喉保義軍與東相應掩我不備多殺士卒而漢兵復振思謙與諸將議曰糧儲將盡而賊勢且盛不如釋之以圖後舉遂班師十二月景崇又來告急昶復督思謙令進兵思謙請先運糧四十萬斛然後進軍昶覽表不悅謂左右曰古之良將因敵取資近者契丹以數十萬眾入中原豈先事飛輓耶揣思謙此意必不為朕進取也乃發興州乾渠渡糧食及山南諸倉米數萬斛屯鳳州以益之思謙不得已遂進軍次大散關申貴以所部先進擊漢兵燒箭箬寨毀閣道遁去貴盡銳追之及安都思謙進軍

王女潭又殺漢兵千人漢兵退屯寶雞城思謙駐軍模壁時保貞之師攻隴州不能下思謙遂遷延不進會漢軍陷鳳翔景崇死乃班師上表待罪昶釋不問召歸移鎮閬州仍留宿衛思謙以受任無狀為物議所薄頗不自安昶既誅張業官禁門衛悉加嚴警思謙以其疑已頗惡之言多悖三子辰嗣裔恃父權恣橫國人畏之會翰林王藻乘間奏思謙出怨言將圖不軌昶懼翌日俟其入朝伏壯士擊殺之并其三子廣政十七年也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六第十七頁

焦彥賓

彥賓字英服滄州清池人父軫唐兗海節度彥賓少聰敏多智略事後唐武皇尤所委信及莊宗即位遷左監門衛將軍

九國志卷七

三

充四方館使出護邢州軍知祥移鎮成都詔以彥賓為監軍使與知祥同入蜀康延孝據廣漢彥賓說知祥令召董璋與之協力討賊遂擒延孝明宗即位忿關豎輩怙勢擅權先朝使四方及逃遁不出者皆就戮之死者殆盡彥賓為知祥保護獲免朝廷因以李嚴代之彥賓辭疾不歸朝知祥因令判都提學院事未幾轉左驍衛上將軍以年老乞代從之彥賓乃營別墅鑿池沼植蒲葑養魚以自給昶襲位以先君舊友命全給俸祿而不令覲謁俾遂其性廣政十五年卒年七十八

趙進

進定州人少以膽勇隸天雄軍籍時河北宿兵進累戰有功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六第十八頁

泊莊宗入洛猶在行間屯于清原祿既薄又不時給士卒多怨憤思亂者十七同光未與本軍皇甫暉等共推副趙在禮相率夜犯鄴城城中士卒莫有鬪志進等因陷其城未踰旬兵數萬在禮署進衙內都虞候三城巡檢使莊宗遣元行欽以其言聞因詔明宗馳往招諭及入城乃共推戴遠有洛中之變天成初除貝州刺史鄴都衙內指揮使明年移典寧州屬慶州叛遣進討平之遷雅州刺史知祥入蜀進來覲謁知祥以進始謀叛逆將誅之進大懼趙季良諫曰莊宗季年天下思亂匪獨貝魏一境公國之懿親所宜責以干紀加其顯戮進自知必死歸命于公所宜撫納以責其後效知祥納之董璋之亂我師致討進戎服謁見而言曰進荷明公不殺之

九國志卷七

三

恩今日有所報矣請前蹈白刃決命破賊乃署為前鋒監陣使先登立功璋平轉左衝山指揮使昶襲位歷忠鳳印普四州刺史右匡聖步軍都指揮使所至軍政修舉成卒有疾苦者必撫問周悉當盛夏寒未嘗勞役將士以此樂為之用廣政十七年督部兵戍漢中逾月以疾聞召還卒于道年六十一

石處溫

處溫萬州人本波斯之種仕前蜀為利州司馬同光中知祥入蜀補萬州管內諸壇點檢指揮使率義兵同收峽路時通州大將王允瓊侵擾邊鄙及草寇杜景溫劫東鄉豪殺縣令牟孟剽略戶口焚燒村落處溫與諸軍討平之知祥遺書褒

美轉寧江軍節度都知兵馬使萬州管内義軍都指揮使昶襲位遷獎州刺史處温初據石市招納亡命遠近多歸之由是廣事耕墾常積穀數十萬石前後累獻軍糧二十餘萬石加之以寶貨昶嘉之加檢校司空未幾授萬州刺史移簡州卒年八十一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六第十九頁

孟思恭

思恭字近禮潁川人父彥暉嘗為許州獄吏前蜀王建嘗緣忠武軍坐事被繫謂彥暉曰卿能免我他日將厚報彥暉遂縱之令亡去及建霸蜀遣使迎之授簡州刺史遷漢州團練使思恭弱冠奇峭猿臂善射起家保信軍使建嘗集文武射苑中思恭屢中的建大悅賜衣服以其女妻之為駙馬都尉

九國志卷七

三

累遷靜塞軍團練使王衍襲位為北路行營都指揮使知祥鎮蜀以其宗姓補先登指揮使以所部兵從董璋遣思恭分兵討集州誠之曰賊少則與戰賊眾則退守要害我將濟師反遇賊思恭與之戰不利退求濟師璋怒放思恭歸知祥免之明年隨趙庭隱破璋于雞蹤橋以功改清遠指揮使昶襲位加檢校司空改雄義都指揮使屯梓州累遷飛棹都指揮使歷劍階忠三州刺史思恭有胆略善撫士卒廣政二十年為峽路行營都指揮使屯赤英山時秋暑未退思恭苦熱食冷物浴寒水致疾卒于任年七十二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六第十九頁

申貴

貴潞州人弱冠有勇力初事李彥琦為帳下卒天成中歸于

知祥累補定遠都頭從征伐身當矢石深為諸將之所推許改決勝耀武指揮使昶襲位遷右衛聖都指揮使歷昌渝文眉四州刺史貴貪鄙殘虐所在聚斂貨財民不勝其弊典眉州受財鬻獄尤恣暴橫常指獄門謂左右曰此我家錢爐其不道如此初兼五縣巡檢令其子元寶與州吏許延祺誣構民連賊枷禁以求賂被訴下獄責授貴維州司戶參軍馳驛發遣至率浦賜自盡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六第十九頁

九國志卷七終

九國志卷七

三

九國志卷八

東漢世祖以乾祐四年稱帝至英武帝廣運六年國凡歷四主凡三十九年按十國紀年及通鑑作北漢此與五代史同

世家

世祖姓劉名開初名崇後漢高祖母弟也為河東節度使乾祐三年遷帝遇弒郭威篡漢四年正月

丹冊命在位四年薨年六十廟號世祖

睿宗名鈞初名承鈞閔次子受契丹冊命仍稱乾祐七年行三年喪服除改乾祐十年為天會元年

至十二年七月戊申薨年四十三謚曰孝和皇帝廟號睿宗

少主名繼思本姓薛鈞養為子嗣位六十餘日為郭無為所弒

英武帝名繼元本姓何亦鈞養子既襲位仍稱天會十二年越五年改元廣運至六年五月癸未

降于宋降封彭城郡公淳化中薨追封彭城郡王

九國志卷八

列傳

蔚進 張元徽 鄭進 衛儔 李隱

蔚進

進太原人少有膂力身長七尺日行二百餘里高祖鎮并汾進以材官給事及高祖領軍令負羈勒開運末南行留進于太原為崇翊衛即受馬步軍指揮使鈞襲位領建寧軍節度使典親軍如故繼恩監國郭無為受詔輔導世子無為與進不協出為代州刺史時無為專政繼恩潛欲圖之進知其必為亂自以居親衛之地頗懷危蹙及有中山之命忻然即路未幾繼恩遇弒國人皆以進為先見以城納款歸朝授左衛大將軍領檀州刺史卒年七十二進無他能惟掌兵方嚴所

至不敗事劉氏四主以質直聞歸老中國祿二千石亦武夫之終吉也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七第二頁

張元徽

元徽邢州武安人少以沈勇隸本城為兵累轉至列校高祖鎮并汾召置帳下累從征討有功晉開運末破契丹于三交以功授代州刺史歷雲州防禦使遷代州與崇素相友善及崇建號領侍衛親軍遷武寧軍節度使崇舉兵南下將圖周室以元徽為前鋒與周師遇于巴公原元徽以東軍先登陷陣擒監軍使一人降其步卒千人而還崇大褒賞之元徽乘勝復入馬倒為周師所擒殺之其麾下十餘騎畢力血戰奪其尸而出俄而崇眾亦敗先是前鋒兵將次巴公一夕營中

九國志卷八

刁斗皆噀元徽亟遣詣崇大寨易之凡易數十皆噀而不可擊因以白崇怒曰故要吾金鈿耶遂止是夜有大星墜元徽營中明日果敗元徽沈厚有將帥材善撫士卒輕財好施雖爵祿豐厚而家無餘貲既而軍吏為立廟晉陽城西北隅塑其象歲時祀之見者必掩泣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七第二頁

鄭進

進開封陽武人身長七尺餘驍勇多力漢祖鎮并汾以材官給事累從征討有功即位遷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鈞襲位以先朝勳舊賜予彌厚進性慷慨重然諾好施家無餘貲繼元立馬峯典機密性鄙吝與進不協峯怒悉奪其兵柄進不堪辱詬之于朝繼元怒翌日送定襄安置遣人殺之于路

千一百三十
七第三頁

衛 儔

儔吐渾族人少事鈞為蕃落小底善騎射曉果絕倫明書計通六蕃語鈞襲位遷如京使令專掌吐渾一軍以從征討所向多克捷虜援兵每至即遣儔居前鋒軍中凡布列烽燧措置寨柵皆儔為之繼元立為閣人衛德貴所嫉出為遼州刺史吐渾數千人遮道請留繼元不許自是一軍失帥不復可用矣儔少長蕃中不樂為郡頗出怨言繼元慮其為變潛遣人殺之卷一萬八千一百二十七第三頁

李 隱

隱鴈門人少以驍勇隸緣河十寨善騎射有胆略鈞襲位以

九國志卷八

三

軍功擢授馬步諸軍都引進使累從征討性純直未嘗曲事權要衛儔出知遼州隱惜其忠勇為佞臣所逐頗憤惋形于言德貴聞而惡之白于繼元即日送嵐州安置未幾殺之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七第三頁

九國志卷八終

九國志卷九

南漢 唐天祐元年劉宗為廣州節度使至後主大寶十四年國滅凡六十七年斷自高祖乾亨元年為始凡四十五

主實五十五年

世家

烈宗 姓劉名隱父謙為封州刺史有三子曰隱台嚴

使劉崇嗣表為封州刺史天祐元年朱全忠奏為清海軍節度使梁嗣平元年封大彭王三年改封

南平王四年進封南海王乾化元年三月丁亥崩年三十八諡曰襄乾亨元年追尊曰襄皇帝廟號

烈宗陵

高祖 名梁初名巖又名陟謙庶子乾化元年五月甲辰梁以為清海軍節度使三年二月襲封南平

王貞明二年八月癸巳稱帝建國號曰越改元乾亨追尊祖安仁曰太祖父謙曰代祖凡隱曰烈宗

乾亨二年十一月改國號曰漢凡改元三乾亨九年白龍三年大有十五年三月丁丑崩年五十四

九國志卷九

一

諡曰天皇大帝廟號高祖陵曰康陵

殤帝 名份襲第三子初名宏度封嶺南王改封秦王及

三月丙戌遇弒年二十四諡曰殤

中宗 名晟初名宏照封晉王既弒份遂嗣位改元天

年八月辛巳薨年三十九諡曰文武光聖明孝皇帝廟號中宗陵曰昭陵

後主 名承長子初名繼興封衛王乾和十六年八月宋師入城降封恩侯時開寶四年也八年進

封彭城郡公太平興國初進衛國公五年薨年三十九追封南越王或云歸葬于韶州之越王山

列傳

劉宏操 劉宏景 蘇章 吳懷恩 陳道庠

邵廷珪 潘崇徹 郭崇岳

劉宏操

宏操字貞度龔第九子洪澤之母弟也幼知書及長有識量大有中封萬王十一年吳權攻交趾皎公羨求救于龔龔欲乘其亂而取之遣大將梁克貞率兵南下龔自護其軍以宏操為靜海軍節度使封交王令統眾趨白藤時吳權已殺公羨而據交趾親率眾來逆戰先于海口多植捷檝悉銳其首以鐵冑之潮水方漲權乘船引兵挑戰宏操逐之須臾潮退戰艦為捷檝所絀士卒皆覆溺死者過半遂擒宏操殺之

劉宏杲

宏杲字日宜龔第十子母尚儀謝氏名宜清有寵宏杲十歲

九國志卷九

二

封循王好步門復便弓馬以膽勇聞諸兄皆尚儒學或勸令讀書宏杲曰我家立功立事皆起馬上獨使我老一經乎龔以兵書教之遂略通其義光天初循州賊張遇賢自稱中天八國王擁眾數萬攻下郡邑宏杲請統眾討賊玠以其尚幼不許宏杲曰兵法尚變不尚齒也因令越王為都統宏杲副之次錢帛館軍士方食賊眾奄至宏杲率親信數百人介甲躍馬徑入賊中殺數十百人賊為之少却俄而越王領眾繼至與賊大戰自辰及午賊眾益盛圍我師數重矢下如雨軍人多死宏杲矢盡挺劍力戰流血滿袖裨將萬景忻等蒙以大楯翼二王以出賊亦解去宏杲以戰功授桂州觀察使未幾與晉王同謀篡弒應乾初為諸道兵馬副元帥參政事晨

初立國中謗議騰沸宏杲請歸罪于劉思潮等晟不從反為思潮等所譖以宏杲謀為亂晟遣思潮偵之一日宏杲與親信飲酒第中思潮與譚令禮領衛兵排闥而入斬其首以狗

蘇章

章封州人少事隱為牙將性忠厚有勇力從征譚宏玘盧瑒有功薛王奏署衙內馬步軍都指揮使從隱討盧延昌于韶州隱率舟師出雙石會天大霧昏暝如夜韶人四出以鐵纜繫巨鈎投隱艦中士卒驚撓章引弓射殺數人以巨斧擊鈎皆斷折纜不能施韶人乃退翌日進逼其城城上望樓中有人罵隱言頗穢隱怒甚不敢視左右章伏柅樓中引弓

九國志卷九

三

射罵者應弦而斃舟中皆鼓譟時江水暴漲自清遠峽以北湍瀨尤惡運糧不繼會延昌父光稠自虔州擁兵來援隱與戰屢敗乃班師韶人以兵襲我後遂捨舟而走士卒不成列隱馬斃章以所乘馬援隱因徒行為後殿韶人不敢逼以功遷封州刺史充左右街使龔龔位命章典禁衛諸軍白龍中楚人舉舟師來伐圍封州敗我師于賀江溺死者千人龔乃遣章領神弩軍三千人戰艦百艘援之章至賀江沉鐵索水中兩岸設巨輪以挽索築連堤以隱之伏壯士堤中章以輕艦逆戰伴不利楚人逐之堤中挽輪舉索楚艦不能進退乃以強弩夾水射之楚人殲焉收戰船百艘以歸遂解封州之圍以功遷團練使童子五人俱為中郎將豪俠任氣所為不

軟番馬號為五郎將章年老不能致訓會有告其謀叛者逮捕下獄悉斬之章以功得不坐慙悻成疾大有十年卒卷一萬大

吳懷恩

懷恩番馬人事龔為內府局丞性謹愿典宿衛二十餘年未嘗有小過玠襲位遷內常侍玠好宴樂東西兩教坊伶官千餘人常晝夜出入宮中懷恩屢言于玠曰今禁中自有蕭韶內府樂百餘人皆善音律夜宴用此足矣焉用教坊若夜雜入禁中不拘蘭籍恐姦人竊發不可不慎玠不聽未幾果為陳道庠所弑晨襲位授宮闈諸衛押番乾和六年加開府儀同三司西北面招討使與指揮使吳恂領兵侵楚親冒矢石

九國志卷九

四

半歲間取梧桂六州之地以功加濮陽縣公大寶中王師取柳連銀懼以懷恩為桂州團練使令治戰艦懷恩馭下方嚴臨下精至每舟成必自臨視材有良窳不等及制度疏略不如法者必榜役工役者多怨之又造龍舟十以備張親征舟成懷恩以編纂其手徧捫鉤楫匠區希彥在側運斤斬之首墮船中左右皆驚走後數日擒希彥斬于市懷恩治兵嚴整所至輒有功及被害國人愛之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七第五頁

陳道庠

道庠端州人父璠唐末避亂于封州力絕人隱聞其忠勇召至帳下隨隱入廣州遷雄虎將軍卒道庠幼俊爽起家為虎賁郎驍果有父風大有末給事晉王府龔疾亟命以道庠為

元帥府馬步軍都指揮使光天初張遇賢起循州大掠郡邑道庠與萬景忻從越王循王東征遇賊錢帛館賊圍之數重自辰及午我師殆盡道庠與景忻奮劍大呼殺十餘人賊眾披靡于是掖二王而出玠既立所為不法疑羣弟圖已每宴集則令宦官守闈供奉將吏悉露索而後入及晨將為亂謀于道庠玠好角觝道庠因引多力者劉思潮等數人習角觝于晉王府中玠聞而悅焉翌日大置酒長春宮召角觝與諸王觀之至夕玠大醉既罷晨遣道庠等掖之因拉殺玠血濺寢門左右皆散走晨立以道庠為功臣領英州刺史出入宮中賞賜優厚既得志頗誅殺勳舊功臣劉思潮等皆相次被誅道庠不自安特進鄧伸與璠有舊嘗遺道庠漢紀問其意

九國志卷九

五

伸咤曰懸猴此書有韓信彭越事審讀之道庠大懼遂謀亂事未及發而晨覺之乃收道庠伸下獄翌日同斬于市悉夷其族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七第六頁

邵廷珪

廷珪循州人幼為黃門給事禁中言論峭直與羣闈異及長有文武材幹博覽書史尤善騎射玠襲位為內謁者遷內府局令總宿衛兵軍務嚴整尤重儒士有自遠方來者廷珪必先見之為具賞糧而後引薦多被任用大寶中遷內常侍時張春秋已長而未知稼穡荒于游宴人心危懼廷珪每從容言曰男兒十五奪父志今宗社安危繫于陛下願加檢慎張建禹餘宮在城東南六十里山水奇絕張避暑多往焉廷珪

雅所愛尚因請解兵職願為宮使張從之而令典兵如故廷
瑁以諸戎器不甚犀利弓弩不能及遠甲鎧銷薄不可以禦
大敵乃為樣親督工匠造之累言于張曰中國亂離久矣我
先朝乘其間故有南越之地五十年來嶺表無事師之耳目
不識旗鼓今國中已有真主陛下未嘗遣一介之使馳咫尺
之書珠貝犀象瑁瑁翠羽積于府內歲久而不可較陛下未
嘗以修聘一旦兵至何以禦之張憮然不以爲慮七年王師
克郴州招討使暨彥贊戰死王師乘勝取連州張始懼乃加
廷瑁開府儀同三司東南面招討使以舟師屯洗口王師既
退廷瑁循撫將士招輯亡叛境上肅然稱爲良將因繕治兵
甲親加訓練將復柳連會同列者嫉之投匿名書謂廷瑁將

九國志卷九

六

圖不軌張信之遣使賜廷瑁死士卒排軍門爭入對使者哀
訴言廷瑁無反狀請加考驗弗許軍民冤病爲立廟于洗口
至今祀之卷一萬八千一百
三十七第四頁

潘崇徽

崇徽南海人事龔爲內侍省局丞頗知書有鈐略乾和中晟
遣崇徽率兵攻郴州時江南將邊錡披湖南發兵來援相遇
于義章崇徽令步將康崇保分兵爲兩翼以掩賊江南兵大
敗遂克郴州明年潭州節度使王逵率兵五萬來復郴州晟
遣崇徽領衆赴之與逵遇于壕石逵軍遠來罷乏不成列崇
徽登壕而望喜曰此成擒也乃縱兵擊之潭人大敗逵僅以
身免桂州吳懷恩爲部下所殺遣崇徽代領其衆加西北面

招討使歲餘以飛語見疑于張遣薛崇譽來覘其軍戒之曰
崇徽果有異志卽就誅之崇譽至崇徽知其意悉以所部兵
自衛以見崇譽不敢發還以白張曰崇徽日夕領伶官八百
餘輩並衣錦繡吹玉笛爲長夜之飲不恤軍政張方怒會崇
徽單騎來歸束身請罪張釋而不問但奪其兵柄自是常快
快及王師圍賀州刺史劉守忠告急于張召大臣議皆請以
崇徽領兵以拒王師崇徽難之辭以目疾張怒曰何須崇徽
伍彥柔獨無方略耶乃以彥柔代領其衆彥柔至賀州爲王
師所擒賀州陷張憂迫計無所出乃加崇徽內大司馬步軍
都統領衆五萬屯賀江會王師徑趨韶州崇徽但擁衆自保
不爲之援王師度馬徑崇徽請降從張歸朝太祖知其事特

九國志卷九

七

赦崇徽以爲汝州別駕卒卷一萬八千一百
三十七第四頁

郭崇岳

崇岳番禺人宮媪梁鸞真之養子也幼爲閩人以慧黠聞乾
和中爲內侍監張襲位遷內侍中大微宮使大寶十二年王
師來伐都統李承渥以全師出韶陽爲王師所敗張震駭顧
諸將無可使者鸞真卽薦其子可用乃以爲招討使與人將
植廷曉統衆六萬守馬逕去番禺裁百餘里時王師已過龍
頭翌日入馬逕去我寨十里游騎據雙女山直我軍頻摩
墨挑戰崇岳本無將材所統之衆皆韶英敗卒絕無鬪志廷
曉欲出戰崇岳不從但堅壁自守晝夜禱祠鬼神而已王師
繼至廷曉謂崇岳曰北師乘席卷之勢其鋒不易當也吾士

旅雖眾然皆傷夷舊卒今不驅策而前將坐受其斃亡無日矣于是領前軍據水而陣令崇岳殿後禦其奔衝既而王師濟水廷曉力戰而死崇岳奔入營王師攻之初一夕南風甚厲至是北風大起王師縱火燒寨崇岳大敗死于亂尸之下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七第五頁

九國志卷九終

九國志卷九

九國志卷十

閩司空以唐景福二年有泉汀五州地為節度使至天德帝天德三年滅于南唐歷七主凡五十二年

世家

司空

姓王名潮字信臣光州固始人唐末為縣佐史與弟審邦審知以材氣知名號三龍屠者王緒聚眾自稱將軍署潮為軍正既誅緒眾推為主時光啓元年八月也至景福二年盡有泉汀五州之地九月成唐以為福建觀察使乾寧三年九月庚辰升福建為威武軍拜節度使四年十二月丁未薨贈司空

太祖

名審知字信通潮季弟景福四年冬潮有疾託審知以大事既卒自稱留後光化元年三月己丑受朝命十月癸卯授本軍節度使天祐元年四月封琅琊王梁開平三年四月封閩王後唐同光二年十二月辛未薨在位二十九年六月十四日忠懿龍啓初追諡昭武孝皇帝廟號太祖陵曰宣陵

九國志卷十

嗣主

名延翰字子逸審知長子初審知寢疾命權知軍府既卒自為留後同光四年三月辛酉唐授為節度使明宗天成元年十月己丑建國曰閩稱王十二月辛卯遇弒

惠宗

名麟初名延鈞審知次子建州刺史王延稟審知養子也既與延鈞弒延翰推為留後天成二年五月癸丑唐以為節度使封琅琊王三年七月戊辰進封閩王長興四年正月稱帝改元凡收元二龍啓二年永和元年十月庚辰遇弒共

康宗

名繼鵬鑄長子既弒麟明日辛巳即位更名昶既而稱節度使奉表于唐明年改元通文至四年閏七月辛巳夜控宸控鶴二都兵作亂比明遇弒永隆諡曰聖神英睿文明廣武應道大宏孝皇帝廟號

景宗

名義初名延義審知第二十八子先是被幽私第及繼鵬遇弒繼鵬使連重遇等迎立自稱節度使閩國王時通文四年閏七月壬午也是月改爲永隆元年又奉表于晉在國仍用天子制六年正月乙酉爲朱文進連重遇等所弒諡曰睿文廣武明聖元德隆道大孝皇帝廟號景宗

天德帝

名延政延義弟也延義既立封爲宣沙王繼自立爲帝以建州開國號曰殷改永隆五年爲天德元年二月朱文進等弑延義延政討之十月朱文進重遇于天德三年正月延政爲帝復號曰閩是年八月丁亥唐兵破建州出降時晉開運二年爲唐保大三年也保大五年唐封爲鄜陽王九年徙封光山王未幾亮嗣王蓋

列傳

王仁達

楊思恭

留從効

王忠順

陳洪進

黃仁諷

許文稹

董思安

王仁達

仁達延鈞從子也幼聰悟博覽羣書及長魁梧有機略善用鐵槊每擐甲持槊上馬馳刺觀者稱其妙延鈞襲位仁達爲

九國志卷十

二

樓船指揮使王延稟叛與其子繼雄領兵攻福州仁達舟師禦之僞立白幟請降繼雄登舟與語因刺殺之以首示延稟大勳士卒擾亂遂擊破其軍擒延稟以獻遷親從都指揮使領台州刺史性慷慨自以功高又居親衛言事頗肆胸臆延鈞忌之一日延鈞宴羣臣酒酣顧謂仁達曰趙高指鹿爲馬以愚二世其理安在仁達對曰秦二世幼冲爲強臣所蔽故有此弊今朝中官吏不滿百人長短美惡陛下皆見之動息飲啄陛下皆知之敢有蒙蔽聰明擅作威福召族滅之禍者耶延鈞大慚因賜金帛以慰之翌日加檢校太傅自是延鈞每醉卽欲殺仁達私謂所親曰仁達多智略當吾之世猶可駕馭觀其詞氣非幼主臣也後竟誣以叛誅之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七

第七

楊思恭

思恭建州建陽人少俊爽好學有心計事昶爲同安尉延政聞其名辟爲節度巡官襲位遷戶部尚書時兵革屢興國力空匱命思恭爲樸射錄國事增山澤墾畝之稅魚鹽蔬果皆倍其算道路側目號楊剝皮唐兵至建陽延政遣統軍陳望帥衆拒之列寨相屬斥候甚明唐人不敢逼凡月餘不戰思恭遣使以延政之命詰責之望對曰江淮間多精兵將帥練習戰事未可輕敵陛下不以臣不肖舉國中之衆以屬于臣安危之機在此一決今之曠師非臣之怯也且欲觀其變爲萬全之策耳思恭大怒復遣讓之曰淮兵侵凌百姓叛逆睡

九國志卷十

三

不交睫食不知味且彼之衆不過數千跋涉山川師無停糧將軍擁衆盈萬兵精馬壯今乘危投隙與之角戰是以石破卵也若曠日持久使其營壘堅固芻粟豐備復何望哉將軍受國重恩宜盡死力立功立事以報萬一江淮懼而自退將軍無血刃之勞何面目見陛下乎望不得已乃引兵渡水唐人張左右翼以擊我軍大敗溺死者尤衆延政降思恭遂歸金陵斬于建康市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七第七頁

留從効

從効泉州桃林人少隸本城爲衙兵征臨汀以功遷冗員指揮使朱文進殺延義竊據福州以其黨黃紹頗爲泉州刺史從効與其裨校王忠順董思安同謀殺紹頗迎立干繼勳爲

刺史從効自署為平賊統軍俄而文進率兵來攻從効開城門與戰文進敗走于是人心悉歸于從効會江南兵已平建州從効遂劫糧餉送于金陵李璟以從効為清源軍節度使發兵屯郡中一日從効謂屯將曰此一方東漸于海與福州世為讐敵南限廣州瘴癘之地人使不通西連鄣水皆援徑鳥道近歲干戈屢動三農廢業冬徵夏斂僅足自贍不煩大軍久駐于此屯將皆不對翌日置酒餞之郊外屯將不得已皆卷旗而去從効遂有漳泉之地李璟不能制累授從効同平章事兼侍中封晉江王從効起自行陳知人疾苦勤儉養民常衣布素涉獵史傳延納名士部內清治吏民愛之王氏有二女嫁為郡人妻從効每給其衣食歲取進士明經謂之

九國志卷十

四

秋堂周世宗征淮南從効遣衙將蔡仲興為商人以帛書置革帶中由岳鄂送款內附又請置邸京師世宗以其素附江南恐其非便不許宋朝建隆初上表稱藩李璟遷于洪州從効遣使假道吳越入貢太祖遣使賜詔書以慰之未至而衙校張漢思陳洪進劫從効遷于東亭漢思自稱留後從効疽發背卒卷一第百八十一頁 三十七第八頁

王忠順

忠順泉州人隸本城為鄉軍與從効同殺黃紹頗遷為軍校江南兵逼建州董思安與忠順同領眾赴難延政屯西門數戰不利延政諭之曰孤以不德致寇公等與從効首誅兇黨克定泉南越踰巖險以兵來援見公等之忠亦也今當勉之

思安等俯伏對曰臣以必死奉報時城中眾心離散或說以去就之計思安曰吾輩世為王氏臣今視其危而叛去天下皆皆有容我者乎眾感其言遂無叛者翌日城陷忠順力戰死之思安整眾歸泉州道兵不敢逼卷一第百八十一頁 三十七第八頁

陳洪進

洪進泉州仙游人少材勇選為州兵留從効殺紹頗遷為指揮使從効將送紹頗首于建安迎延政為閩王羣下以道阻賊盛莫有肯行者獨洪進請往時尤溪賊數千眾遮道不得前洪進神氣自若語賊曰朱福州已為義師所襲殺之矣爾輩更為何人戍守即持紹頗首示之曰我倍道兼送之建州以進嗣君返國爾等無所歸矣賊遂潰散渠帥數人皆聽命

九國志卷十

五

因從洪進至建州延政大悅擢洪進為建州馬步軍都指揮使及江南克建州延政歸金陵李璟以留從効為清源節度使洪進佐之出戰入守十五餘年以功遷統軍使從効卒其子紹基使江南未復少子紹鑑領留後事月餘吳越遣使來聘紹鑑夜召其使與之宴語洪進疑之乃誣紹鑑謀叛欲以其地入吳越執之送于建康推副使張漢思為留後自為副使漢思者且淳謹事無巨細皆決于洪進漢思諸子患洪進之奪因大宴伏甲府署中將殺洪進酒數行地忽大震屋宇皆傾動甲未及發而同謀者告之洪進遽起去洪進于文顯文顯俱為牙校請以所部兵擊之洪進不許一日洪進眾大鏢于袖從子常服安步以入府中漢思安處間內洪進自外

錄其中門使人叩門謂漢思曰郡中軍吏以公羣荒不能治請洪進知郡事東情不可過望以郡印相授漢思錯迷不知所為乃以印與之洪進出召將吏告之曰漢思昏耄不能治事以印見授矣將吏皆賀即日置漢思于別館以兵監守之遣使如江南請命李煜以洪進為清源軍節度使建隆初太祖平李重進于揚州江浙皆納款洪進懼乃遣牙校奉表自稱副使言張漢思請老歸第以已領軍事太祖賜詔書慰諭乾德二年制授平海軍節度使仍鑄印以賜開寶八年江南平洪進遣其子文顯來朝貢因降詔洪進入覲至建州聞太祖崩乃還鎮發哀太宗即位加檢校太師太平興國三年入朝遂獻所管漳泉二州之地願朝請加平章事卒年七十二贈

九國志卷十

六

中書令謚曰忠順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七第九頁

黃仁諷

仁諷建州浦城人少有武幹隸本城為鄉兵以陣敵立功累遷飛捷指揮使福州林仁翰殺連重遇送首于建安迎延政歸王閩中時唐兵壓境不果行遣仁諷護送從子繼昌入守閩中以仁諷為福州在城鎮過使繼昌庸懦無馭下才人心不安會江南兵逼建安將吏知其必破上下思亂仁諷因之遂與李仁達陳繼珣等同謀殺繼昌而自立延政大怒收仁諷妻子戮于市發兵討之時仁達已推立卓儼明令仁諷為城西門軍帥以并建兵仁諷知妻子已戮臨敵不顧出入奮擊建軍大敗退而謂繼珣曰忠信仁義士之所守也舍此無

以立吾頃在建安嘗攻伐今見利忘義不能慎守晚節是不忠也富沙託子于我會不營救中道而變是無信也與建軍對敵所殺者皆鄉曲故人不仁也棄其妻子使為魚肉是不義也此身十沈九浮旦夕歸地下何面目以見之因拊膺而哭繼珣曰大丈夫殺身殉名何顧妻子且置是事無輕泄也建軍既退左右以其言白仁達翌日擒斬之并殺繼珣

許文稹

文稹泉州同安人少事審知為給使累歷內職昶龔位遷文思院使延義立改金吾使率兵屯臨汀未幾授汀州刺史朱文進竊位以其黨黃紹頗守泉南而臨汀亦叛以應文進留

九國志卷十

七

從効殺紹頗以其首送建安文稹懼乃諭郡人歸款于延政加大尉兼侍中為治嚴整賞罰必當吏民畏而愛之江南兵圍建州遣將時厚卿分兵攻汀州文稹率眾拒戰擒厚卿遣歸金陵因上表謝罪及建州陷明年文稹率軍吏赴金陵璟復以為汀州刺史未幾改蘄州召歸授建州刺史周顯德中王師圍壽春潘承祐薦文稹有武幹璟令統兵數萬屯紫金山為周師所敗擒文稹世宗釋不誅璟割地歸款世宗放文稹歸璟以其失律不復用歸同安坎壘而卒

董思安

見前王忠順傳

九國志卷十終

九國志卷十一

楚武穆王于唐乾寧三年丙辰自立于湖南至後唐保大九年辛亥國滅凡五十七年

世家

武穆王

姓馬名殷字霸圖唐中和時孫儒劉建鋒戍蔡州殷隸軍中及儒敗死衆推建鋒爲帥殷爲先鋒建鋒被殺衆推張佶佶讓于殷時乾寧三年五月也九月唐授殷潭州刺史光化元年三月命知武安軍留後未幾進本軍節度使梁開平元年四月辛未封楚王後唐天成二年六月封楚國王許自開國長興元年十一月已薨

衡陽王

名希聲字若訥殷次子殷有子數十人嫡子得立長興元年十一月丙戌襲位去建國制十二月唐以爲節度使三年七月辛卯薨追封衡陽王

文昭王

名希範字寶規殷第四子希聲既沒長興三年八月辛酉襲位九月唐以爲節度使四年正月乙卯封扶風郡侯應順元年正月壬辰封楚王晉天復四年四月加天策上將軍十一月開天

九國志卷十一

一

策府開運四年五月壬辰薨年四十九諡文昭是年六月漢祖劉知遠改國號曰漢

廢王

名希廣希範同母弟希範病以希廣屬拓拔極將佐以希範爲長恆亦勸希廣讓希範指揮使劉彥瑫等不欲遂奉希廣權軍府事時越希範薨之四日乙未也七月甲午漢封爲楚王十月希範來奔喪拒之遂構兵乾祐三年十一月

恭孝王

名希範第三子既害希廣遂自爲楚王未也保大九年二月入貢于唐三月唐以爲楚王九月戊寅同母弟希崇指揮使徐威作亂執希範幽于衡山縣希崇既襲位國人不服復立希範爲衡山王希崇求援于唐唐命邊錡將兵趨長沙十月錡入醴陵遂趨希崇入朝十一月辛酉盡遷于唐辛未錡遣先鋒李承義將兵如衡山起希範入唐十二月唐仍賜希崇爵楚王以希崇爲節度使數年希崇薨于金陵諡恭孝希崇兄弟十七人周

列傳

張佶 許德勳 鄧進忠 姚彥章 秦彥暉
王環 王贊 李瓊 呂師周 廖匡齊
彭玕 劉昌魯 鄧處訥 龐巨曦 彭師鬻
劉言 王逵 周行逢 何景真

張佶

佶京兆長安人少通經史咸通初以明經中第累遷宣州從事秦彥暉收宣城陰養亡命將圖江淮而兇暴多忌不爲吏民所信佶慮其害已乃辭疾去職將歸京師至汝陽值秦宗權阻兵佶往依之宗權與語大悅署爲行軍司馬會宗權叛遣衆四出屢爲梁祖所敗佶謂劉建鋒曰今天下方亂英雄角逐吾觀秦公剛鷲猜忍終不能濟大事梁王軍政精明將

九國志卷十一

二

士悉力一旦全師奄至吾等無賴矣不如早自爲謀建鋒孫儒俱從儒殺宗衡自領其衆以佶爲行軍號令嚴肅衆皆懼之及破楊行密佶有力焉行密逐趙錕據宣州儒與建鋒領衆西上將討行密建鋒謂佶曰今與孫公權全軍爲公刷恥于宣州如何佶唯唯謝之于是儒盡焚維揚積聚驅其民人大屯廣德將先平行密而後北渡及圍宣州糧道阻絕士卒大疫反爲行密所破佶與建鋒率餘衆據湖南推建鋒爲帥建鋒多私狎每飲酒部曲間有長直兵陳贍者其妻有殊色建鋒通之贍怒以鐵搗置袖中擊殺建鋒建鋒將吏推佶爲帥佶將入府常所乘馬忽蹊躪不止正中佶髀仆地不能起者久之時殷征蔣勛于邵州佶謂其將吏曰吾非汝主當迎

馬公爲之于是磔陳贍于東市遣姚彥章等迎殷及殷至信
乘肩輿入府受其拜謁訖命殷升廳信卽降階率將吏拜賀
請代殷攻邵州梁開平中奏授信朗州永順軍節度使累遷
檢校太保同平章事乾化初移鎮桂林卒于治所子少敵有
武略事殷爲軍校希範襲位遷永州刺史天復中卒卷一萬
八千一
百三十七
第十頁

許德勳

德勳蔡州朗山人少爲縣吏好讀書史任氣不羣秦宗權據
淮西德勳往依之擢爲左軍判官與殷同在帳下有州里之
舊情好欵洽從孫儒討揚州以德勳爲蹈白都指揮使時淮
上饑僅德勳所至必先固因廩以待儒謂左右曰成吾事者

九國志卷十一

三

許蹈白也自是軍中謀議皆得預焉及儒敗于宣城與劉建
鋒同入湖南以軍功奏授檢校太傅兼侍中殷代立以德勳
爲內外馬步軍都指揮使乾寧四年淮南楊行密遣使來通
好以梁祖擅朝政願與殷爲兄弟之國以絕梁殷欲許之德
勳諫曰行密盜據淮南抗衡中國明公義脩職貢于朝爲附
庸一旦棄之前功盡廢他日朝廷問罪江表以我爲同惡卽
王師先至湖上矣不如拒絕之乃心王室久長之策也殷從
之天復中淮人攻鄂杜洪求救于朝廷詔發荆湖澧朗兵以
援之殷遣德勳與秦彥暉率舟師東下時荆南成汭知梁祖
將篡曲意從之乃自擁衆乘巨艦直抵夏口爲淮人所敗汭
溺死德勳遂與朗州雷彥恭襲破荆南盡俘其府實及士女

伶倫工巧之徒凡數千人以歸天復三年又領兵略地荆南
還經岳州刺史鄧進忠以城歸附遷岳州刺史梁開平初淮
將冷業寇平江以德勳爲東面行營步軍都指揮使去淮軍
五里下營業以遊騎偵邏晝夜不絕德勳選習水者五人斬
木取其枝葉戴之各持長刀浮江而下夜犯業營令舉火爲
號俄而營中擾亂自相蹂藉火舉德勳以勁兵奄至大敗淮
軍斬首千餘級擒業及裨校貳拾餘人以歸天成中淮將王
彥章苗璘等寇岳州舟師萬餘人蔽江而下屯君山側殷遣
德勳率艨艟戰艦千艘以禦之德勳謂諸將曰淮人遠來掩
吾不備今若以全師臨之必懼而遁矣乃潛師屯角子湖偃
旗臥鼓夜遣裨將王環以戰艦二千斷楊林浦絕其歸路淮

九國志卷十一

四

人覺之暹明淮人移軍荆江口將會荆南兵合攻岳陽德勳
選輕艦三百令裨將詹信先襲淮人且行且戰德勳擁艨艟
自後而至大戰荆江中淮人大敗斬首千餘級溺死者甚衆
擒彥章及璘以歸而行密遣使來行成且請二將殷以禮歸
之遣德勳餞彥章等德勳謂之曰楚國雖小舊臣宿將尙在
願公此歸勿以湖南爲念若須得志當待衆駒爭皂棧然後
可圖也彥章等媿謝而去自後馬氏諸子果爭立爲江南所
滅人以德勳爲知言天成二年殷建國拜右相卒年七十餘
子可瓊卷一萬八千一百
三十七第十頁

鄧進忠

進忠湘陰人世爲土豪兄進恩唐中和初爲瀏陽鎮將黃巢

之亂江湖荒僅進恩陰養死士千人以防寇盜會巢弟黃浩領惡少數千剽劫江左號浪岩軍轉入湖外大掠瀏陽進恩患之乃與進忠謀率壯士伏山塚間候浩軍半過橫出擊之浩軍大敗前後皆遁走浩僅以身免縣以事聞于州奏授進恩嶽州刺史天復中進恩卒進中襲位天祐二年許德勳襲荆南出戰艦臨其城進忠遣人獻牛酒開門納德勳大享將士德勳諭以禍福翌日舉族南歸長沙賜進忠鞍馬繒帛金銀器合權知衡州軍州事未幾奏授刺史同光中卒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七頁第二十頁

姚彥章

彥章字繼微汝南人少儻有武略乾符中黃巢盜起秦宗

九國志卷十一

五

權召募豪俊以彥章隸帳下善用鐵槊重百餘斤每上馬盤辟疾如旋風觀者壯之隨孫儒渡淮拔廣陵儒死宣城隨劉建鋒入湖南領聽直軍最被親信及建鋒遇害張佶傷解不能視事佶與彥章首議迎殷遂遣彥章率所部逆殷于邵州殷初疑之猶豫未即還彥章入白殷曰劉龍驤張行軍與足下同功一體之人也不幸龍驤有不測之禍行軍以解病廢是天意人望歸于足下何遠疑也殷釋然遂令彥章統眾先歸國內既定翌日殷至代立以功遷長直都指揮使彥章建議平嶺北五州薦李瓊為游奕使桂州平奏授靜江軍行軍司馬監軍府事遷檢校工部尚書橫州刺史容南龐巨曠歸欵彥章率兵迎之遷寧遠軍節度副使知容州事殷建國拜

左相遷昭順軍節度使清泰中加兼侍中卒

秦彥暉

彥暉上蔡人宗權之族弟父轍仕郡為牙校彥暉少伉勇有知略宗權將敗族人懼禍彥暉請隨族兄宗衡討揚州宗衡為儒所害彥暉從儒攻宣州儒敗又從建鋒入湖南為捉生指揮使光化中殷將平嶺北以彥暉及李瓊為五州游奕使率兵平桂林虜劉士政以功奏遷檢校太保天祐末淮將劉存勳威鎮戰棹攻湖南殷以彥暉為在城都指揮使領兵三萬以禦之彥暉潛樓船于上流以待淮人又遣副指揮使黃璠分戰棹三百艘潛瀏陽口存以舟師至越隄屢戰不利乃遣使送書于殷以請和殷欲許之彥暉曰淮人多詐將緩我師而為變不可信也使者回以其言白存時彥暉與存對水為陣存登岸遙呼彥暉曰我降矣而公弗許古人有言殺降不祥公豈不為子孫計彥暉怒曰賊踞吾城下而不擊奚顧子孫耶乃鼓譟齊進淮人遁走黃璠自瀏陽口列戰艦橫絕大江合擊之淮人大敗擒劉存至少劉威以輕舸遁去彥暉親戮其裨校百餘人以功奏加檢校太傅開平二年領兵攻朗州殺其將區景思擒節度使雷彥恭及其宗屬雷彥雄等七人以歸朗州平遷道州刺史乾化中代歸卒

九國志卷十一

六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七頁第十頁

王瓊

王瓊

環許州人少隸忠武軍秦宗權據淮西以環有勇力召置帳下後與劉建鋒從孫儒渡淮儒死宣城又隨建鋒入湖南為捉生指揮使剽掠郡邑先登陷陣衆推其果毅建鋒死殷代立遷水軍都指揮使略地上高擒淮將劉靖奏授檢校司徒貞明初徙岳州刺史許德勳以舟師巡境上夜中南風暴起環乘風鼓棹直抵齊安城中纜四鼓矣環挂繩梯登城殺守卒十餘人引戰士直入州廨擒刺史馬鄴遲明城中驚擾德勳乃驅其官屬將吏入舟中大掠而歸至□口德勳謂環曰鄂人其邀我乎環曰我師入黃州而鄂人不覺今奄至城下迅雷不及掩耳當自救無暇安能邀我乃展旗鳴鼓成列而行鄂人不敢出至岳陽以所俘獻殷大喜奏以環領黃州

九國志卷十一

七

刺史天成初史光憲自京師還為荆南高季昌所執奪明宗所賜名馬妓女殷遣環與袁詮詹信率戰艦三百艘討之大小略于境上季昌遣將屯劉鄩環進兵擊破之奪戰艦百餘艘遂逼荆渚季昌懼請和取光憲以歸殷建國以環為左六軍副使長興二年卒環善治舟師能以寡擊衆布衣糲食與士卒同甘苦每戰罷必盡索傷者扶至帳前手自療治之鐵鉤鈐夾名膏上藥常置座右殷每部分諸將使之出征士卒得隸環麾下咸相賀曰吾輩不畏死但獲居王六軍隊伍中足矣其為士卒所愛如此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七第十二頁

王贊

贊事希範為衡山指揮使時十五餘年境內無事但以所部

營飾宮室剏脩佛廟而已贊求自試乃以為岳州刺史乾祐初希範率兵攻湖南希廣以贊為都部署率衆禦之敗期軍于僕射洲奪戰艦三百艘希範歸武陵密遣人以珍幣通好于贊贊拒而不荅三年希範復大舉兵攻長沙路由岳陽贊堅壁自守希範不敢逼遣人謂贊曰比約與君同行今何異心也贊曰大王兄弟尚不相容何責將吏之異心也願大王入長沙無傷同氣臣守岳陽敢不盡臣節希範感其言及篡位奏授贊永州防禦使准將邊錫據湖南有占者云王氏繼馬氏時議以贊有世功當應其職錫白于李璟乃授贊鎮南軍節度使賜襲衣巾帶以毒真巾帽中未幾贊腦裂而卒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七第十二頁

九國志卷十一

八

李瓊

瓊蔡州汝陽人少以驍勇選隸秦宗權帳下後隨孫儒渡淮儒敗又從劉建鋒入湖南為親從都裨校殷代立遷本軍指揮使時湖外初霸土宇未廣議者復請規取嶺北五州之地乃命瓊與秦彥暉為五州游奕使張圖英李唐為之副兵克永道柳連四州因水陸齊進屯全義嶺時桂州劉士政遣副使陳可璠營嶺下指揮使王建武營秦州以拒我師彥暉三戰不利會全義民請為鄉導瓊詰之對曰此去西南有古路背嚴關抵秦數五十里雖生荆棘可通單騎瓊乃白彥暉請以步卒三百騎兵六十以巨槩長劍啣枚夜襲秦城至建武營纔三鼓矣時營中士卒不虞我師之至皆熟寢令騎兵分

布柵外自以牛革蒙柵門踰入士卒隨之營中亂自相蹂躪
斬首百餘汲眾遁走擒建武而歸遲明至大寨係建武以素
練示可播營中可播不知我師已破秦城寨猶鼓譟未信乃
斬建武投首營中士卒震駭彥暉因其驚擾以全軍擊破之
擒可播降其將吏三千餘人欲部送歸湖南瓊曰我以七千
人討桂林若分兵以送降者前有大敵何以當之此敗軍烏
雜其心不一不如殺之以全軍直趨桂林此席卷之勢也于
是盡坑降兵自秦城以南猶有二十餘柵皆迎風而潰瓊以
先鋒兵躡之比至桂林殺戮萬計遂圍其城九日而土政降
彥暉班師殷以瓊為桂州刺史令經略嶺南遂襲容州降龐
巨曦明年又與呂師周克韶賀梧三州瓊魁岸多力每食肉

九國志卷十一

九

十餘斤踞案大嚼耽耽然軍中號曰李大蟲先是桂林兒童
聚戲衢路中忽相驚走曰大蟲來大蟲來至是果應瓊治桂
林三年招納逋遁法令寬簡吏民便之開平中卒于治所年
六十八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七第十三頁

呂師周

師周廣陵人吳將蒙之裔孫也父珂少以勇敢隸楊行密帳
下累戰有功遷黑雲都指揮使師周少勇敢任氣隨父征討
臨陣未嘗介甲金創被體而談笑自若眾皆服其果毅珂卒
行密令代其父為指揮使天祐初副指揮使綦母章以所部
兵屯上高與湖南為敵境累戰殺傷者萬餘人遷袁州刺史
師周性豪率頗通緯候及兵書自言世將家子不可保富貴

每恣為杯酌狎客常十餘人醉必起舞或擊節狂歌慷慨泣
下行密聞而疑之密遣人偵其動靜師周不自安乃謀于綦
母章曰吾與湖南對壘有日矣觀其營上雲飛常紛紛然未
易敗也馬公寬仁待士有禮吾欲逃死馬公以為如何章曰
公自圖之章舌可斷而言不洩也乃遣牙將呂蔚通欵于我
開平初以所部兵大獵境上因歸于湖南章縱其親隨之人
殷聞師周至甚喜曰吾方圖嶺表得師周足矣即以為步軍
都指揮使領袁州刺史明年率兵攻昭賀梧蒙龔富等州與
劉隱十餘戰而克之奏授韶州刺史乾化中領兵破飛山蠻
斬其帥潘金盛諸蠻悉歸欵奏遷檢校太傅清泰中卒卷一
千一百三十七第十三頁

九國志卷十一

十

廖匡齊

匡齊有武幹事殷為決勝副指揮使天成末從許德勳討荆
南屯兵沙頭高季昌之子從嗣為雲猛指揮使驍勇無敵一
日單騎薄德勳營眾不敢出匡齊怒言于德勳曰此駭童也
請為公擒之乃介馬援槍而出與從嗣格鬪良久匡齊偽墮
馬從嗣奪槓以擊之反為匡齊所擒時季昌以數十騎觀于
臺上見其子被擒亟令騎士來請及入營匡齊已拉殺之矣
季昌大慟翌日遣使請成匡齊以功遷決勝指揮使性簡傲
使酒因爭酒令毆同列黜為邵州教練使未幾復舊職討溪
州蠻中流矢而卒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七第十四頁

彭玕

玕吉州廬陵人世居赤石洞為酋豪黃巢之後江表寇盜蜂起玕于鄉里保聚徒眾得數千人自為首領捕逐羣盜有功本州補玕承新制置使玕雅好儒學精左氏春秋當兵荒之歲所在饑饉玕延接文士曾無虛日治具勤厚人多歸之廣陵筆工李鬱者善為詩什玕嘗貽書與鬱以白金十兩市一筆又令鬱訪石本五經卷以白金百兩為直廣陵人相謂曰玕以十金易一筆百金酌一卷況得士乎于是蕭謨等數人咸往依之鍾傳據江西其裨將韓德師叛傳令其弟斌攻破之斬獲甚眾軍政嚴肅樵採不犯傳以斌為吉州刺史未幾以玕代之玕以傳為輔車之勢會傳死楊行密將破攻豫章虜鍾匡時玕懼將圖據湖南先遣其黨敖瞻李緒來致書于

九國志卷十一

十一

殷且覘殷之起居殷勞之翌日大宴府中將吏畢集以贍為上客贍等歸以語玕曰馬公龍髯鳳眸大人之表其將吏輯睦少長有禮未可圖也玕默然開平中撫州危全諷率袁吉之眾以復豫章至象牙潭淮將周本擊破之玕乃以所部并其族千餘人歸欵于我殷發兵境上援其輜重至即奏授彬州刺史隴西鄴公以希範聘玕女天成中玕卒年七十二兄鄴弟斌子繼英繼勳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七第十四頁

劉昌魯

昌魯字安國相州鄴縣人唐末明經登第釋褐項城主簿累遷至尚書郎乾符中出為高州刺史黃巢寇嶺南郡縣離析昌魯使其居民據保障以自守一境獲安就遷防禦使劉隱

入廣州遣其弟龔領兵攻高州昌魯率勵丁壯逆戰于城外大破龔軍自以地小力寡終慮為隱所吞開平初乃致書于殷曰僕昔占籍鄴中受恩唐室在高三歲過黃巢之亂收合生齒堡于掠山因深為壑憑高作壘攻苦食淡以勤士卒洎盜賊平定一境獨全高掠之民至今相戴而中原多故嶺南不賓劉隱亂常僭興師律舉蠻貊之眾成吞噬之心僕常訓勵甲士躬當矢石掃壘一戰劉巖遁走雖仗義者必勝恃力者必亡然而山越之人瘡痍眾矣殘民以逞所不忍為昔古公去幽寶融歸漢千古之下迭為推美僕雖愚景慕前烈竊惟明公負江湖之固有桓文之業土宇至廣仁風素厚願以所部歸欵于執事謹刺血染翰上達誠悃惟明公圖之殷

九國志卷十一

十一

覽書甚喜即遣指揮使張可求率兵迎之昌魯盡輦其帑庫及士卒千餘人歸于湖南奏授承順軍節度副使兼行軍司馬天成中卒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七第十五頁

鄧處訥

處訥邵州龍潭人少為州兵累遷至軍校唐乾符中從閔頊征蠻于安南黃巢之亂盜殺潭州觀察使李巢城中無主會頊自安南回以所部兵駐郡中傳檄諸州同捍寇盜境內以安遣使奉表于朝詔以頊為檢校右僕射欽化軍節度使潭州刺史處訥從頊入在安南及是欲歸邵州省其親族頊回署處訥為邵州兵馬留後未幾衡州刺史周嶽舉兵襲頊殺之因據長沙處訥縞素發哀召集將吏諭之曰閔僕射駐軍

長沙親捍寇盜布衣糲食以養士卒救民于塗炭恩德厚矣不幸為鼠輩所圖今欲與諸軍問罪于周嶽可乎眾皆曰留後為善人雪冤敢不從命乃以精卒二千襲嶽殺之梟首于東市遂據其城慰撫將吏中外胥悅時景福二年也既而州人以狀聞于朝廷詔以處訥為湖南節度兵馬留後乾寧元年劉建鋒領眾自豫章至處訥遣其鄉豪首蔣勛等領步卒三千斷龍回關殷先至關召勛等諭以禍福仍許奏授官秩勛眾皆喜是夕乃棄鎧甲旗幟潰邵州明日建鋒令前鋒兵盡被邵軍鎧甲張旗幟直趨潭州薄城東門守陴者不之覺且謂邵軍之回也門啓前鋒兵徑趨府中將吏驚走是日處訥內宴集寮屬了無備禦裨將朱全節就擒處訥斬于長史

九國志卷十一

三

橋側卷一萬八千一百二十七第十八頁

龐巨曦

巨曦不知何許人唐末為容州觀察使精天地緯候之學黃巢入廣南巨曦括部內諸蠻得數千人親自選練分屯險隘巢寇憚之不敢犯其境以功加寧遠軍節度使開平初高州劉昌魯率眾歸附殷遣姚彥章李瓊率兵迎之長驅而南前鋒至容州巨曦將歸款于我乃大享將士而謂之曰李瓊甲馬雄盛乘席卷之勢必來侵我何策以禦之神將莫彥昭對曰瓊軍遠來士卒疲乏請盡徹儲糧潛兵山谷空城以待之瓊至當據吾城外無救援我以全師掩其不備浹旬之間瓊可擒也巨曦曰吾觀楚氣甚銳未易破也不如以斗酒犒其

軍爾輩不失為富家翁足矣彥昭不從巨曦殺之迎勞瓊瓊以軍徑赴城中俄而廣南劉隱率眾來我師不能守于是盡輦其府實驅其人民以歸巨曦擊其族數百口隨歸長沙殷久聞巨曦之名遣使慰勞即日奏授檢校太傅領容管經略使巨曦在嶺南嘗占翼軫間有善星因謂所親曰劉隱兄弟不道殘害良善吾終當逃難于長沙至是果歸附人或問湖南與淮南國祚長短巨曦曰吾入境來聞童謠曰三羊五馬馬子離羣羊子無舍自今以往馬氏當五主楊氏當三主後皆如其言貞明中卒年七十六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七第十九頁

彭師高

師高溪州人世為諸蠻酋長父仕然唐末溪州刺史其地西

九國志卷十一

十四

接梓柯兩林南抵桂林象郡東北控澧朗方數千里山水險惡舟車不能通其蠻有六種盤氏為大即盤瓠之種也俗無文法約束繫于酋長當仕然之世昆弟強力多積聚故能脅諸蠻皆歸之勝兵萬餘人春夏則營種秋冬則暴掠而長沙四境最被其患天復五年仕然遣使通款于蜀且請兵同寇澧朗辰三州大略縣邑希範遣指揮使劉勅劉全明率衡山步卒五千以救之勅等擊破其兵仕然遁去遂進兵襲溪州州在山頂為堡四面斗絕勅選壯士緣崖梯山縛棧道以圍守之仕然夜舉烽火以集蠻軍勅于溪澗中置毒蠻軍至飲其水者皆病嘔不能戰死者甚眾一日南風暴起勅以火箭射堡中盡焚其廬舍蠻軍多死仕然乃率所部夜逾絕險

遁入獎州遣師曷率諸蠻酋長田汧贊軍行方向存祐羅君
富等攜牌印納款于勅班師與師曷等歸長沙釋其罪厚
賜而遣之奏授仕然溪州刺史兼溪洞招撫使以師曷補武
安軍牙校師曷有勇力善射累從諸將征討有功遷衝山指
揮使希廣襲位改強弩指揮使領辰州刺史希萼舉朗州之
衆以攻湖南列戰棹于水西軍勢甚盛師曷登城觀之白希
廣曰朗人驕而輕雜以蠻兵其勢易破請假臣步卒三千人
南自巴溪渡江趨嶽麓後夜擊之請令許可瓊以舟師陣于
山前破之必矣希廣因與可瓊謀堅沮止之翌日師曷見可
瓊于軍門坐談戰事師曷瞋目叱之曰汝反文在面即日當
投敗何庸論戰耶拂衣而去乃白希廣請誅可瓊希廣不從

九國志卷十一

五

師曷退而歎曰禍亂如此王稔惡無斷敗亡可待矣及朗軍
攻長樂門可瓊果束甲以入于賊城陷師曷被擒希萼命釋
之師曷溪洞人性獷直不喜阿附屢爲希萼以罪笞責及希
崇篡立令師曷衛送希萼囚于衡山欲使殺之于路而師曷
奉事彌謹終以保全因與指揮使廖偃同謀立希萼爲衡山
王後隨希萼歸江南李璟聞其忠節擢爲殿直指揮使後卒
于金陵

卷一萬八千一百
三十七第二十一頁

劉言

言吉州廬陵人少事彭玕爲伍長以勇幹聞開平中玕納款
于湖南言從歸長沙希範卽玕之壻也出鎮朗州召言爲牙
校及希範襲位溪洞酋長多求款附乃以言知辰州軍事以

鎮撫諸蠻使之未幾奏授辰州刺史希萼入湖南百役繁興
靜江軍指揮使王逵周行逢叛歸朗州初希萼令其子光贊
爲朗州留後逵至廢之以馬希振子光惠權軍州事光惠庸
懦不能馭羣下但酣營淫戲而已將吏患之逵等懼亂遂與
行逢謀遣人往辰州請言爲副使言素知逵等兇暴謂其徒
曰南方禍亂方始今若不往必加于我矣于是盡留所步以
單騎行逵等遂廢光惠推言權留後事時周廣順元年也言
旣立遣使詣闕上表又遣使納款于李璟求授節鉞璟未之
許也會希崇逐希萼而自立請援于江南璟遣其將邊鎬率
師入長沙盡俘馬氏之族歸于金陵二年冬璟又下詔召言
入覲言不行因令副使王逵行軍司馬何景真指揮使張傲

九國志卷十一

六

蒲公益朱全琇宇文瓊周行逢彭萬和潘叔嗣張文表等號
十指揮使同率兵攻湖南逐邊鎬奔歸江南言乃以逵權
知潭州軍府事遣使詣闕上表且言逐江南賊軍復馬氏土
疆之意周太祖遣使來宣慰三年正月言又遣使上表以長
沙經兵火焚毀請就以朗州爲治所周太祖下詔升朗州爲
大都督府在潭州桂州之上以言爲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武平軍節度使逵爲潭州刺史武安軍節度使景真
爲桂州刺史靜江軍節度使指揮張傲而下並領刺史爲節
度副使或行軍司馬皆言奏請之也是月又遣牙校張崇嗣
置邸京師歲時修貢周祖下詔賜言舊屬湖南在京及諸處
莊宅邸 時王逵爲節度使周行逢爲行軍司馬專制湖南

威雄漸盛言懼其為變將圖之達與行達謀先六月達率所部兵入朗州殺言部將鄭玟收言囚于別館誣奏言與江南通謀誘引淮賊將并潭朗之地以歸金陵八月周祖下詔奪言官勒歸私第委達以便宜安置復下詔令達歸治潭州乃以潘叔嗣權知朗州軍府事未幾令叔嗣殺言于武陵初民間謂為劉黻牙馬氏將亂湖南有謠言曰馬去也不用鞭敲牙過今年及邊鎬入長沙盡俘諸馬歸金陵鎬尋為王達所逐奔歸江南是歲言亦為叔嗣所殺皆其驗也卷一百三十七

王達

達朗州武陵人或名進達少以驍勇選為靜江兵希萼入朗

九國志卷十一

七

州累遣討賊有功遷本軍指揮使乾祐二年希萼攻湖南令達領戰棹為前鋒陷長沙希萼既立達有力焉時剽劫之後城中帑庫盡以焚毀賞賜不足又重構府署執役者皆靜江士卒相與怨憤聚而謀亂副指揮使周行達聞之以告達曰士卒怨懟深矣不早為計難將及我是夕乃擁其眾以長柯巨斧斬關以出遂歸武陵時希萼亦醉暈明始遣裨將唐師翥領兵追之不及因徑趨朗州士卒皆重足不復成列達先已入城伏卒門下師翥至達縱兵擊之師翥大敗追殺殆盡師翥僅以身免達乃逐留後馬光惠請辰州刺史劉言為帥未幾長沙兵亂指揮使徐威等廢希萼而立其弟希崇囚希萼于衡山行軍司馬廖偃與指揮使彭師晟共立希萼為衡

山王將納之希崇懼納款于江南且請兵為援李璟遣其將邊鎬率師入長沙盡遷馬氏之族歸于金陵璟以鎬為武安軍節度使又遣將劉仁贍率師取岳州鎬將圖朗州密白璟請召言入覲言不行謀于達曰江南召我不往必加兵于我矣為之奈何達曰鎬之此來以制置潭朗為名公如東行正入其算武陵負江湖之阻帶兵萬眾乃欲拱手臣異姓乎鎬新至長沙經略未定乘人心憤怒引兵攻鎬可一鼓而擒也言然之乃遣與何景真等同起兵于武陵號十指揮使以攻邊鎬達率舟師南上至長沙邊鎬大駭以所部奔歸江南諸州屯守皆罷去盡復湖外之地時廣順二年冬也達遂據長沙與劉言同遣使上表于朝三年正月周祖下詔褒諭以達

九國志卷十一

七

為武安節度使達出于行陣木無鈴略不能馭羣下時諸指揮使受詔為節度副使者數人多留長沙各置牙兵分廳案事軍政淆亂將吏患之每宴集府中喧呶如市達莫能禁止會廣兵乘間盡取梧桂郴連之地達率眾南征敗于壕石而還時何景真朱全琇同在武陵與劉言不協各謀為亂言又以達專制湖南慮其難制將并長沙之地達大懼因與周行達謀召景真全琇領兵討桂林至皆殺之又殺張傲于府中景真之姻也乃率所部兵襲武陵幽言于別館誣奏言欲併潭朗歸款于江南周祖下詔委達以便宜處置達既殺言遂移治武陵時顯德元年也世宗下詔以達為武平武安等軍節度使三年世宗征江南詔達為南面行營都統以所部兵

逼鄂州攻其長山寨而還復領眾逼宜春道出長沙耀兵金
波亭有蜜蜂集繖蓋中占者以為不利遂留長沙合行營副
使毛立領兵南下以潘叔嗣張文表為前鋒叔嗣怒至澧陵
擁眾而還遂聞兵叛乃棄輕舸奔歸武陵叔嗣追殺之于朗
州城外卷一萬八千一百
三十七第十六頁

周行逢

行逢武陵人少無賴與王逵同里俱為靜江兵事希萼為小
校從希萼攻湖南陷長沙靜江軍叛隨逵入朗州破追兵于
城門下殺千餘人逵攻邊錡令行逢領步卒趨益陽拔其寨
殺江南兵二千餘人擒其將李建期逵平湖南周祖下詔以
行逢為集州刺史充武安軍節度使行軍司馬劉言將併潭

九國志卷十一

九

朗達聞而憂之以語行逢行逢曰言本江西反徒景真全琇
今無職相與為亂必矣會廣南兵寇全義行逢乃與達
密謀白于劉言請以景真為南面行營招討使全琇為先鋒
令會兵于湖南比至皆殺之逵攻劉言于武陵以行逢權知
潭州軍府事顯德元年世宗下詔以行逢為武清軍節度知
潭州軍府事逵奉詔領軍征宜春至長沙不行遣副使毛立
潘叔嗣張文表統眾南伐行逢久專湖南之務頗任威刑達
屢以言規之行逢不悅叔嗣又怒逵即安而令已起難頗出
怨言叔嗣將行行逢饒之泣曰吾見師之入也叔嗣懼至澧
陵邑吏請以牛酒犒師毛立不許士卒皆怒叔嗣乃與張文
表械立送于行逢明日擁眾回長沙叔嗣既殺逵乃迎行逢

歸治朗州行逢至懲王逵之亂斬叔嗣以狗遂自領兩鎮留
後遣使奉表詔以行逢為朗州大都督武平軍節度制置武
安靜江等軍事乃表宇文瓊為武清軍節度使張文表為衡
州刺史領親衛都指揮使彭萬和為永州防禦使觀察判官
李觀象通判軍府事釋毛立為水軍都指揮使行逢既得志
恣行誅戮達之子弟及門將吏死者百餘輩性猜忌每遣人
伺察郡縣守宰有聚飲偶語者必逮捕下獄以謀反誅宇文
瓊彭萬和與行逢族兄飲酒疑其謀叛夜遣甲士圍其第盡
擒殺之麾下之人皆重足脅息五年朝廷遣使儲魚鹽于境
上行逢懼乃繕治戎器增築城壁閱諸州鄉兵大修武備皇
朝建隆三年以疾卒年四十六葬武陵之肩山子保權嗣行

九國志卷十一

十

逢性殘忍然為治嚴整不徇私黨躬履儉約以率羣下辟署
官吏必取廉介之士條教簡約民甚便之有女婿求補吏不
許給以耒耜而語之曰吏所以治民也汝才不能任職豈敢
私汝以祿姑歸墾田以自活也其妻嚴氏不入府署躬率奴
僕畊織以給賦調人民化之率務稼穡四五年間倉廩充實
尤崇信釋氏常設大會齋緇車畢集行逢徧拜之捧椀執悅
親待滌洗因謂左右曰吾殺人多矣不假佛力何以解其冤
報乎卷一萬八千一百
三十七第十七頁

何景真

景真武陵人少以強武隸朗團軍希萼入朗州署步軍都指
揮使乾祐三年希萼攻湖南命景真率步騎三千出竹柵屯

兵楊柳橋以逼其城湖南指揮使韓禮率步騎五千陣于橋西景真登橋望之見旗幟不整曰此非我敵也乃縱兵擊之潭人大亂奔入城中體被破傷至其家而卒明日城陷希萼之攻長沙也以其子光贊守武陵至是既平湖南乃以景真為朗州衙內指揮使以翊光贊王遠周行逢叛于長沙以所部兵奔歸朗州廢光贊奪其印綬而立馬光惠景真不能拒後又與王遠同請劉言為帥會希崇逐希萼而自立請援于江南邊鎬率師入長沙劉言王遠同謀逐鎬乃結景真為十指揮使率舟師同攻湖南鎬遁走奏授景真檢校太尉靜江軍節度使景真求歸治所言不許留于長沙與王遠不協求歸朗州許之時劉言已為使相景真不能下之每使酒悖慢

九國志卷十一

三

言不勝其忿且意王遠等遣景真伺已也將誅遠景真亦欲殺言以據朗州事未及發遠皆偵知之因與周行逢密謀將先誅景真後圖劉言會廣南兵入境因偽召景真為招討使會兵于長沙景真即以牙兵百餘人徑往湖南達迎勞于郊相見甚歡館于馬氏之故第宴飲彌日多選妓女寘帳帳中景真留連月餘遠乃遣人偽自朗州來者傳劉言之命就詰景真曰邊寇搶攘委公以戎事公就淫縱酒遲留不發太師以公觀望命械公歸西府時景真已醉恟恟不知所為乃俛首就縛送朗州殺之于路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七第十八頁

九國志卷十一終

九國志卷十二

北楚 武信王子梁開平元年據有荊州旋得歸順至宋乾德元年國除傳襲四世五帥凡五十七年 按歐史及宋史作荆南

世家

武信王 姓高名季興字貽孫陝州硤石人本名季昌其才命友讓畜為子名初諱朱友讓得見全忠奇三年拜宋州團練使從領州防禦使復姓高氏梁開平元年五月拜荆南節度使乾化二年八月封渤海王龍德三年十月封南平王天成二年因掠唐所部送蜀貨制官爵乾化二年六月稱藩于吳是年十二月丙辰薨年七十一諡武信葬于江陵城西之龍山鄉

文獻王 名從諱字道聖季興長子既襲位吳以為節度使懼唐見討復修貢職時為嗣位之明年

九國志卷十二

一

唐天成四年也是年七月唐復以為節度使追封李興為楚王長興三年二月賜爵渤海王應順元年正月改封南平王荆南介于吳楚自吳稱帝而南漢與諸道修貢中原假道境上自季興以來邊掠貨物諸道移書請責即復還之亦無慙色其後為無賴子又曰高無賴漢乾祐元年十一月癸卯薨年五十八葬龍山鄉明年漢加諡文獻

貞懿王 名保融字德長從諱第三子漢乾祐元年十月封渤海郡王顯德元年正月丙子追封南平王宋建隆元年八月薨年四十一葬龍山鄉宋加諡貞懿

侍中 名保融字省躬從諱第十一子保融同母弟也保融即世宋以為荆南節度使建隆三年十一月卒年三十

侍中 名繼冲字成和保融長子保融既歿宋以為荆南節度使乾德元年二月宋師至納土出降十月至開寶六年卒年三十一贈侍中

列傳

李景威

李景威

景威公安人幼隸于軍頗有智略累以戰功遷雲猛指揮副使保勗以為衙內兵馬副使繼冲嗣立多委任之初聞慕容延釗等伐張文表景威乘間見繼冲曰今王師雖稱假道以收湖湘然觀其勢恐因而襲我景威欲效犬馬之力願假兵三千人于荆門中道險隘處設伏候其夜行發伏攻其上將王師必自退却回軍收張文表以獻于朝廷則公之功業大又不然則有搖尾求食之禍繼冲曰吾家世世貢奉朝廷必無此事爾無過慮况爾非慕容延釗之敵也景威又曰俗傳

九國志卷十二

二

江陵諸處有九十九洲若滿一百則有王者興自武信王之初江心深浪之中忽生一洲而滿百昨此洲漂沒不存茲亦可憂繼冲又不聽景威知計不行自扼吭而死及王師入城繼冲悔不用其言太祖聞景威之計曰彼忠其主也命王仁贍厚恤其家

卷一第百一十三頁
第十七頁第二十四頁

九國志卷十二終

九國志拾遺

行密以唐景福元年再入揚州至晉天福二年為李昇所篡

五代史吳世家注

陳儒同安賊也

通鑑二百五十七注

盧延昌歸命于吳偽乞命于梁

舊五代史梁太祖紀注

吳楊渭十二年冬十月濬東塘之楊林江水出水可以燃燭

六帖

楊溥巡白沙大學博士王穀上書請改白沙為巡鑿其略曰

日月所經星辰盡為黃道鑿與所止井邑皆為赤縣

通鑑二百七十一

溥能委運壽終不罹篡殺之禍深于機者也

通鑑二百八十一考異

九國志拾遺

一

吳殷文圭舉進士塗中遇一叟目文圭久之謂人曰向者一人眉綠拳必入口神仙狀也如學道當冲虛不爾有大名于

天下而文圭拳實入口乾甯中擢第

徐温嘗自迎鑾還至百家灣暴風起舟人相顧失色温乃袒

裼以帛繫環首顧謂妾御曰吾善游儻溺不暇相救幸保此

子言訖風浪漸息

六帖

景以保大十五年正月改元交泰是歲盡獻進南十四州書

江為界

五代史南唐世家注

吳初朝中大臣多蔬食月為十齋齋之明日太官具晚膳始

復常珍謂之半堂食至是果盡割淮南之地去唐土封疆之

半六帖

楊璉拜陵至竹篠口維舟大醉一夕而卒通鑑二百八十二注

吳越錢鏐少在軍中未嘗寢末年少倦乃刻木為枕以自警

或命諸孫諷詩以達旦晉天福中契丹使至朝廷以近侍李

泳為監伴使虜有判官者幽薊人謂泳曰吳越常不睡乎泳

詰其故對曰嘗聞五臺山王子大師言浙中不睡龍今已歸

矣訪所聞乃長興壬辰之後也六帖九十五

吳越錢鏐嘗歲除夜宴命諸子及諸孫鼓胡琴一再行遽止

之曰人將以我為長夜之飲也六帖六十二

有胡僧以玉羊一獻于鏐曰得此當生貴子元璿果以丁未

歲生六帖九十六

馬綽餘杭人少與錢鏐俱事董昌以女弟妻鏐復為元璿

九國志拾遺

二

娶綽女通鑑二百八十二注

王建以唐大順二年入成都為西川節度使天復七年九月

建號明年正月改元武成五代史前蜀世家注

明宗出啟夏門駐華嚴寺晡晚出幸南山之莎城駐于石門

山之佛寺通鑑二百六十注

建將七夕出遊先一日元膺召諸軍使及諸王晏飲邸第中

且議七夕從行之禮而集王宗翰等不至 詰朝元膺入白

建曰潘峭毛文錫離間兄弟將圖不軌 及聞唐襲徵兵乃

遣伶官安悉香論軍使全殊率天武甲士以自衛 明日徐

瑤常謙與懷勝軍使嚴璘等協謀以所部兵挾元膺以逐唐

襲元膺介馬帥卒過其兄宗賀之門召與同進宗賀曰兵起

無名不敢聞命 建急召宗侃宗賀及諸軍使令以兵討寇

乃逐唐襲至城西斬之盡殺屯營兵又自大安門登陴以入

攻瑤謙等通鑑二百六十八考異

蜀許寂少學劍居四明一夕有村民夫婦揭壺酒訪寂而飲

迭謠以歡寂寂飲訖聞室中曼曼有聲視之有數劍飛躍寂

甚懼夫婦顧寂笑曰奉以薄技佐酒何懼也及舉手叱劍皆

入指端至夜分乃去明日有二僧至寂以其事語之僧曰知

君好劍術欲來相教耳願公無好學神仙清淨事異於此諸

俠皆鬼為陰物故婦人與僧尼皆學之言訖命水洗足以淨

水拭之騰空而去六帖六十三

蜀杜光庭黃巢之亂從宰與元途次西縣遇陳休復有道術

九國志拾遺

三

與光庭憩于路左軍中以拄杖掘地得酒一壺酌之不竭光

庭因問車駕何時當還荅曰五年後龍星動即歸矣果如其

言六帖三十二

蜀林知元所居有茂林修竹為山石之娛嘗駕三輪車命僮

牽之隨意所至六帖三十一

王處回積鉅萬計蜀中富家罕與比在大原家甚貧善相者

周元豹每指謂知詳曰此子寶精也它日當大富果如所言

六帖二十一

王潛夜宴盜入其家盡取飲具達明方知笑曰亦好飲耶竟

不問六帖二十七

劉閔乾祐七年閔卒享年六十子承鈞立時年二十九喪服

三年服除改十年為天會元年五代史十國世家年譜注

劉崇之長子曰贊少慧黠高祖憐之錄為己子通鑑二百八十九注

契丹古匈奴之種也代居遼澤之中潢水南岸南距榆關一

千一百里榆關南距幽州七百里通鑑二百六十六注

契丹宴犒漢使必厚具酒肉以示夸大高祖鎮河東嘗命韋

曜北使曜羸瘠不能飲酒虜人強之遂卒通鑑二百九十考異

南漢楊洞潛存水合梁思堂謝洞潛見之謂同列曰愚血脈

貫眸子行步矍鑠類驚鷹者當有風雷之厄及愚至縣未幾

颶風壞廨壓死六帖三十一

閩王氏七主六十年審知同光元年卒在位二十九年鏐在

位十一年五代史十國世家年譜注

九國志拾遺

四

馬殷以大中六年歲在壬申生以長興元年卒享年七十九

是歲子希聲立長興三年卒上同

唐閔蔡結皆以郡人聚兵據郡陳彥謙桂陽人殺刺史黃岳

據郴州魯景仁本從黃巢以病留連州遂拔之通鑑二百六十一注

光化二年殷克桂州通鑑二百六十二考異

乾祐三年辛亥上同

楚馬希聲海商有鸞犀帶者直數百萬晝夜有光洞照一室

希聲殺商而取之逾月光遂滅六帖十二

馬希範十八學士李鐸潘起曹悅李莊徐牧彭繼英裴頌何

仲舉孟元暉劉昭禹鄧懿文李宏節蕭洙彭繼勳拓拔恒李

宏皇廖匡圖徐仲雅通鑑二百八十二注

楚馬希振天祐初殷為娶洪川鍾傳女資從甚厚有玉枕照

夜珠希振以非人臣所玩皆納之於殷六帖七

楚廖光圖與伊岳道士伊用昌為林泉之交母病思鱸屬江

水夏漲魚不可得用昌探懷出一木獺長三寸許再三祝之

投於江中須臾波浪湧遂擒一巨鱗出獺着魚背堅不可脫

用昌舉之木獺耳因作鱸母愈六帖三十一

按宋路振九國志五十一卷末二卷北楚張唐英補撰明焦

竑國史經籍志著錄四十九卷不知何由誤題為曾顏然可

見萬歷時振書猶未佚也今傳鈔本十二卷乃邵氏晉涵從

承樂大典錄出周氏夢棠重為編次凡列傳百三十六篇邵

氏編校舊五代史嘗采取之其世家全闕周氏据歐史略注

九國志拾遺

五

於卷首檢十國世家年譜注間及九國志不盡相合而通鑑

考異及注孔氏六帖所引數條亦此本所無因撥錄附後中

如柴再用傳昇牀事王宗壽傳鐵鏡事及陳休復伊用昌諸

條未免近小說家習氣然大致質實本末詳備足補正史之

漏略惜吳志伊作十國春秋時猶未及見此也錢熙祚識

南唐書序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南唐書序

天祿改元余待罪中執法監察御史王主敬謂余曰公
向在南臺蓋嘗命郡士戚光纂輯金陵志始訪得南唐
書其於文獻遺闕大有所攷證裨助良多且為之音釋
焉因屬博士程熟等就加校訂鈔板與諸史並行之越
明年余得告還金陵書適就光來請序按南唐本紀烈
祖系出憲宗四世間關困阨纔有江淮之地僅餘三十
年卒不復振而未滅之雖為國編小觀其文物當時諸
國莫與之並其賢才碩輔固不逮蜀漢武侯而張延翰
劉仁贍潘佑韓熙載孫忌徐鍇之徒文武才業忠節聲
華炳耀一時有不可揜矧其開政化得失興衰治亂之

南注序

跡有可為世鑒戒者尤不可泯也竊謂唐末契丹雄盛
虎視中原晉漢之君臣事惟謹願獨拳拳於江淮小國
聘使不絕嘗獻橐駝并羊馬千計高麗亦歲貢方物意
者久服唐恩信尊唐餘風以唐為猶未亡也宋承五季
周統目為僭偽故其國亡而史錄散佚不彰馬元康胡
恢等迭有所述今復罕見至山陰陸游著成此書最號
有法傳者亦寡後世有能秉春秋直筆究明綱目統緒
之旨者或有所攷而辨之姑識其端以俟君子余前忝
史館朝廷嘗議修未遑金三史而未暇他日太史氏復
申前議必將有取於是書焉集賢大學士奎章閣大學
士光祿大夫知經筵事趙世延序

南唐書題辭

按陸游新修南唐書止十五卷今合三紀得十八卷又
戚光音釋一卷而光注謂游亦不著名以他書考而知
之不知劉仁瞻傳論甚明更無疑者何必他書然以陸
視馬令書雖少十餘卷而芟雜穉穢折衷諸家殊得史
氏家法如三主直稱曰紀不必如馬以書字寓貶其列
傳若宋太后不許臨朝聽政亦一賢后故以奔通道流
一事潛置耿先生傳宋齊王老而無子馬謂其有窺竊
之計因斷其嘗之太過周后誅詞馬書全載從善傳馬
不錄登高文陸則翦誅附文蓋重友于戒佚思也孫忌
死於使周馬有肉臺盤事李元清不二心之臣馬有科

南注辭

敘事陸皆棄而不載蓋重其節略其微也至若馬之所
有如柴克宏有陳杲仁助陣潘佑是顏延之後身盧絳
夢耿玉真後與同刑伍喬窗中人掌孫忌謂淮南王廟
事俱以怪誕獨斥而馬之所無如劉仁瞻無夫人五日
不食死江文蔚不載奏疏景遂無弘翼行鳩刁彥能無
子衍孫約徐錯傳寥寥數語陸皆考補無遺其他若申
屠令堅之誓死報國廖居素之立死井中李鄒延之不
草降書見殺段處常之面誚契丹死虜中趙仁澤之不
拜吳越王張雄之滿門死難喬匡舜之極諫親征張義
方之力振紀綱歐陽廣之疏劾邊鎬高遠之料楚難守
陳褒之十世同居此皆馬書所無賴務觀以顯則馬之

疏陋可見而陸之史筆足貴矣沈士龍題

余始得馬令南唐書以為政可作酒後談資耳及得陸
游新修南唐書讀之乃知正史神自週自應別未可以
偽史忽之因以二書相較則馬視陸書凡益徐溫徐知
訓知詢知誨知諫徐主李章章建孫勛康仁傑周彬夏
竇松許賢顏詡鄭元素姚景魯崇範馬文義許規張宣
李德柔褚仁規李德明李徵古邵拙舒雅劉茂忠孟賓
于潘賁羅穎王旭黃載湯悅張洎徐鉉木平和尚李家
明楊名高王感化彭利用應之小長老北僧張遇賢諸
補劉澄劉從効閻王氏楚馬氏建國諸世系譜等共四
十九篇陸視馬書則益周鄒陳曙徐遊朱匡業申屠令

南注辭

堅喬匡舜高遠廖居素張義方歐陽廣廖偃彭師曷張
易龔慎儀郭廷謂陳起周惟簡鄭彥華仲寓御廚史守
冲段處常趙仁澤張雄陳褒浮圖契丹高麗等共二十
八篇陸又併徐主于李建勳傳李德明于鍾謨傳夏竦
松於劉洞傳李徵古於陳覺傳劉茂忠於申屠令堅傳
李家明於申漸高傳小長老北僧於浮圖傳張遇賢於
邊鎬傳凡合併九篇其若王會即馬書王安因名犯南
漢祖諱改賜名會查文徵傳有李弘義即馬書李仁達
五代史十國世家云元宗更其名曰弘義而孫忌張彥
卿李貽業即馬書孫晟張彥能李夷業但諺一字耳大
都馬之所餘皆在可略陸之所增皆不可無者即如馬

分義養義死等傳如徐溫一傳最為可笑夫烈祖既嘗父事之矣置之列傳可乎使冠之首則徐李異姓千古史冊無此義例劉彥貞壽州潰敗遂失江北之地朱令贇以軍賞數十萬一鼓盡之江上而唐社旋屋二人雖脫身猶當顯誅以謝誤國之罪何得以辱義死至於潘佑李元清之忠槩入誅死歸明與鍾謨劉承勳輩同列豈不冤哉馬又謂後主詠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閒坐細思量四人是元宗景遂景達景暹尤為乖謬四人蓋謂從從謙從度從信耳世寧有稱父及諸父為兄弟之理乎宜務觀痛為剛翦足稱此書一大快也胡震亨題

南注辭

三

南唐書箋注凡例 共十五條

- 一南唐書舊有胡恢陸游馬令三書恢書不傳惟陸馬二書傳於世陸書發凡起例簡略詳略可觀足繼遷固三主名紀儼然以正統歸之其識見較馬令超遠可與歐陽公五代史相匹非諸偽史可比也
- 一元人趙世延嘗命戚光纂金陵志始得陸書為之音釋刊行予因輯纂金陵廣志亦取陸書而注之皆以其有關於金陵也
- 一興化李映碧先生自注南唐書其本子不依陸書自為更定實大同小異耳陸書以宋為主李則欲以南唐繼後唐不用宋朔予所注倣裴松之注三國意但依其本文不敢妄自紛更
- 一映碧先生注此書所見正史之外不多故所注寥寥予家舊有徐騎省集江南別錄南唐近事江南野史江南錄十國紀年九國志五代春秋等書皆李先生所未見者又冊府元龜玉海等書亦李先生未采者予皆彙注之又閱宋人說部書不下二百種有關於南唐者亦悉錄之較李先生所注為備
- 一裴松之注三國歸道玄注水經有例存焉不宜廣收雜引予之注南唐也聊備見聞不敢妄遺古人

南注例

一

一字至筆削之權請俟之大手筆非予所敢僭也
一馬書胡震亨以為正可作酒後談資耳以予觀之
令非史才所紀多稗官之類當與江南錄江南野
史諸書並行非放翁比也然瑣事多可考訂故以
為注

一諸人陸書無傳見於他書者以其行事相類附注
於後

一冊府元龜所引五代史多僻居正本注中參用之
一異代人物如人習見習聞者可以不注如以為淺
學寡識之人何以知之予應之曰淺學寡識之人
自不讀此故不為此多費紙墨如千家詩注也

南注例

一陳霆唐餘紀傳及近人吳山寶李映碧王鍾仁輩
俱以南唐為正統謂宋宜直接南唐其說蓋本於
元人楊維禎吳山寶作三唐編年譜錄於後

一嘉禾朱太史彝尊嘗欲注五代史予亦有志焉搜
覽藏書有關五代者得百十種家難之後化為雲
煙此志未逮惟應屬之太史耳

一予注始於庚申成於乙亥前後十六年記初注時
黃徵君俞邵見之以為必傳今書成黃子已赴玉
樓矣把卷為之慨然

一列傳中西平王周本及其子建康子弘祚實予家
二世三世祖也予家建康肇於此家譜與列傳同

予之注南唐書亦以存吾之所自出也
一郡縣山水地名倣三國裴注例不盡注
一武林吳任臣太史有十國春秋考究精詳箋注亦
多備予注多引用焉

康熙三十四年孟冬祥符周在浚耐龜識

南注例

南唐書注目錄

卷一

烈祖本紀

卷二

元宗本紀

卷三

後主本紀

卷四

宋齊正列傳

卷五

周徐查邊列傳

南注目錄

卷六

周柴何王張馬游刁列傳

卷七

徐高鍾常史沈三陳江毛列傳

卷八

三徐三王二朱胡申屠喬睦列傳

卷九

劉高盧陳李廖列傳

卷十

張李皇甫江歐列傳

卷十一

馬孫廖彭列傳

卷十二

孟陳韓朱列傳

卷十三

劉潘李嚴張龔列傳

卷十四

郭張林盧蒯二陳列傳

卷十五

周鄭李三劉江汪郭伍蕭李盧朱王魏列傳

卷十六

后妃諸王列傳

南注目錄

卷十七

雜藝方士節義列傳

卷十八

浮屠契丹高麗列傳

南唐書注目錄

南唐書注卷一

嘉 叢書

宋陸游撰

祥符周在浚雪宀注

烈祖本紀第一

烈祖光文肅武孝高皇帝名昇字正倫小字彭奴徐州

人姓李氏唐憲宗第八子建王恪之玄孫

南唐書注卷一 鄭文寶江表志曰有唐疏屬鄭元房之孫

度使李師古死師道也符節詔格元年始封都督

王堯無子以宗室子嗣史與姓後有李超者或流民

唐通鑑考異曰宗室子嗣史與姓後有李超者或流民

命唐主欲宗吳王恪或曰恪孫不若宗吳王恪或曰恪

按吳王恪與建王恪為二人吳王恪大子有司撰憲

南注一

南注一

子恪生超早卒超生志仕為徐州判司卒自因家焉志

生榮父歐陽修五代史曰世不知本微賤榮性謹厚喜從浮屠

遊多晦迹精舍時號李道者龍家子建王恪史曰先主唐

授署徐州判司恪事於所父榮有器度不事梁統制天

下而楊行密專據淮南榮乃感憤欲與復之志然無

少因之先成大事往說之曰僕久聞海賊復之志然無

世多難先成大事往說之曰僕久聞海賊復之志然無

宗之壯德宗社稷未卒勇絕其子孫必有與者吾

貴成壯德宗社稷未卒勇絕其子孫必有與者吾

乃行密因自帥入古英雄士卒未卒勇絕其子孫必有與者吾

赤生於彭城吳捕其家盡之敗帝以光啟四年十二月二

先主母在實中未幾孕而生先主六歲而孤遇亂伯父球攜

帝及母劉氏避地淮西至濠州唐餘紀傳曰未幾母劉

龍鳳寺有龍潭李昇而龍潭寺在鳳陽府志曰龍潭寺

寺亦名於都道場密取龍潭寺鳳凰寺名昇即今開元

外昇二姊少時投此寺為尼乾寧二年淮南節度使楊

州兵為盜見力能舉百斤唐乾符中江都人盜起

行密兵將行過軍少公頭馬使刺其首言間之復使

行密兵將行過軍少公頭馬使刺其首言間之復使

為亂自號中營知兵馬使行密州刺史淮南節度使

使高祖盧州中營知兵馬使行密州刺史淮南節度使

陽敗不赴之入師於天長師師已入營收萬軍擊行密

兵向城哭三日攻其倉庫空虛及師奔密死

子自揚州秦宗權弟宗衡如羊豕而食其肉

走而秦宗權弟宗衡如羊豕而食其肉

孫自揚州秦宗權弟宗衡如羊豕而食其肉

新集而心服之今時兵將多行密之

因強而心服之今時兵將多行密之

為吾用無所畏乃以之軍令召其兵

使勝其無所畏乃以之軍令召其兵

能勝其無所畏乃以之軍令召其兵

以勝其無所畏乃以之軍令召其兵

日海州秦宗權弟宗衡如羊豕而食其肉

密乃海州秦宗權弟宗衡如羊豕而食其肉

取乃海州秦宗權弟宗衡如羊豕而食其肉

走追及殺之兵攻密遂入宣州龍紀元年唐拜行密

改元拜溫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封東海郡王隆慶
卒溫越次立其弟溥順義七年溫又請溥即帝位未許
祖受禪諡武皇帝廟號義祖曰是兒狀貌非常吾度濕
終不能容故以乞汝遂冒姓徐氏名知誥五代史曰
容行密以乞徐溫乃眉姓徐李吳蜀後主實諸子不
淮父為徐溫養子為嶺南節度使卒於官其子知誥
人歸父為安溫養子為嶺南節度使卒於官其子知誥
諸父為安溫養子為嶺南節度使卒於官其子知誥
云東海為僕徐溫將吳越神李福其後歸未假州以
以唐應識劉飛徐溫將吳越神李福其後歸未假州以
與唐志乃與非實錄十國紀事神李福其後歸未假州以
江相別錄且與義祖少孤義祖所養皆附會也祖系李氏
君相黃龍數十有貴子然非君家所生又龍而寤明引臨
水相黃龍數十有貴子然非君家所生又龍而寤明引臨
數相黃龍數十有貴子然非君家所生又龍而寤明引臨
義相黃龍數十有貴子然非君家所生又龍而寤明引臨
捉得一日龍而出未幾掠得烈祖養為子入帝事溫盡子道

南注一

五

南注一

六

溫妻李氏以其同姓鞠養甚至出表志曰帝少孤有姨
與溫妻李氏以其同姓鞠養甚至出表志曰帝少孤有姨
明溫妻李氏以其同姓鞠養甚至出表志曰帝少孤有姨
烈溫妻李氏以其同姓鞠養甚至出表志曰帝少孤有姨
驚溫妻李氏以其同姓鞠養甚至出表志曰帝少孤有姨
而溫妻李氏以其同姓鞠養甚至出表志曰帝少孤有姨
歲溫妻李氏以其同姓鞠養甚至出表志曰帝少孤有姨
所溫妻李氏以其同姓鞠養甚至出表志曰帝少孤有姨
先溫妻李氏以其同姓鞠養甚至出表志曰帝少孤有姨
多溫妻李氏以其同姓鞠養甚至出表志曰帝少孤有姨
之溫妻李氏以其同姓鞠養甚至出表志曰帝少孤有姨
主溫妻李氏以其同姓鞠養甚至出表志曰帝少孤有姨
肯溫妻李氏以其同姓鞠養甚至出表志曰帝少孤有姨
賞溫妻李氏以其同姓鞠養甚至出表志曰帝少孤有姨
上溫妻李氏以其同姓鞠養甚至出表志曰帝少孤有姨
聲溫妻李氏以其同姓鞠養甚至出表志曰帝少孤有姨
夫溫妻李氏以其同姓鞠養甚至出表志曰帝少孤有姨
可以溫妻李氏以其同姓鞠養甚至出表志曰帝少孤有姨

從者疾行莫能及此馬書曰工云溫有疾與其婦晨夜
侍旁不去先主躬侍左右扶掖出入或通問不解帶或
夜聞警效乃率婦同往對曰溫聞之益謹婦病卒日
溫感歎異族吾無親疏先主對曰溫聞之益謹婦病卒日
彌謹初更睡覺有侍於前溫問之曰汝自何處來
其休如息知公家之及再寤又見之乃曰汝自何處來
當女子侍之廢公家之及再寤又見之乃曰汝自何處來
諸子皆不逮也先主惟習書計暇則射皆好騎田獵
天祐六年六月自元從指揮使遷昇州唐乾元元年於
昇州置防遏使兼樓船軍使樓船指揮使治戰艦於昇
舟兵屯金陵七年五月授昇州副使知州事日溫凡出

南注一

六

習熟武事其帳下故先主常得奉侍遂九年副柴再用平
宣州以功遷昇州刺史資治通鑑曰宣州刺史李溫
牙副使王檀為宣州刺史資治通鑑曰宣州刺史李溫
度柴副使王檀為宣州刺史資治通鑑曰宣州刺史李溫
遇柴副使王檀為宣州刺史資治通鑑曰宣州刺史李溫
至城下示代收之其子號號求生遇少子宣州刺史李溫
初定守令皆武夫專事軍旅帝獨衰廉吏課農桑求遺
書招延四方士大夫傾身下之雖以節儉自勵而輕財
好施無所愛吝五代史曰昇州刺史李溫為政簡樸
宋齊王王令謀王翊王論議曾禹張洽孫飭徐融為賓
客馬仁裕周宗曹悛為親吏十一年加檢校司徒始城
昇州山為險固其受敵惟東北兩面而濠整重復皆可

成中季興... 越王使將軍袁... 貴子遂挈之行... 越王使將軍袁... 貴子遂挈之行... 越王使將軍袁... 貴子遂挈之行...

南注一

志

乙亥追封故高平王景遷妃吳上饒公主為燕國君... 諡貞莊十二月庚寅上太祖武皇帝陵曰定陵追尊高... 祖以下皆為公王而稱宗配皆稱國君及妃墓皆稱陵... 惟武皇帝之配李氏曰明德皇后丙午有星孛北方歲... 晉高祖石敬瑭天福二年馬書是... 昇元二年春正月己酉朔日有食之避殿停朝賀... 作正月戊申朔通鑑也甲子高從誨使龐守規來賀即位... 甲戌詔臣僚三品以上追贈父母將相贈三世二月壬... 戊閩使內客省使朱文進來賀即位夏五月讓皇屢請... 徙居南平王李德誠等亦引漢隋故事有請戊午改潤... 州州治為丹陽宮以平章事李建勳充迎奉讓皇使已

未漢使集賢殿學士鄒禹謨來賀即位... 其母段氏生於外舍... 出命持也後三日卒... 常七尺重手過膝... 參軍節度使檢校太... 帝即位後以隱臣出... 亂信宗以隱臣出... 而己自隱始亦大臣... 葉廣略容州龐巨昭... 新州刺史劉潛及江... 此不宜直攻而可以... 事付與悉平諸寨遂... 盧氏取潮詔又西與... 取容管逐巨昭又西... 而己貞明三年昭即... 以楊洞潛為兵部侍... 南注一

南注一

六

趙光胤兵部尚書... 國常快兵部尚書... 性聰悟而苛酷為... 勝其喜不覺為... 移內或國號珍寶... 境內或國號珍寶... 南及還懼其非已... 當有制度吾入南... 龔笑曰吾備定久... 國夫人馬氏為皇... 莊宗入汴進士明... 國主致書大懼遣... 性玉之富白言家... 珠史是歲雲南... 刺自稱皇親母弟... 者裝刀封歸仁慶... 金有文辭與游燕... 學增城縣主妻八... 以美之奠初名嚴... 更日陟九年白龍... 南宮三奇賦殿

時以建舟師也又京師記云從北湖望鍾山似宮亭湖
望岳也按宋元嘉二十三年梁以堰水為池與地
志云齊武帝理水軍於此池北岸明池即此湖通後
覆舟山詩云南瞻儲符館北瞻昆明池其湖通後
苑又於湖側作大寶引湖水入宮城內天泉池中
改殿紫流池轉不捨晝夜宋元嘉末有黑龍見湖內
武湖也 樊惑犯月秋七月丙午放諸州所獻珍禽奇獸
於鍾山 金陵志鍾山在金陵城東北東連青龍山西接
百五十八丈諸葛亮對吳大帝云鍾山龍 命有司作昇
蟠即此又名蔣山紫金山聖遊山北山 命有司作昇
元格與吳令並行甲寅歲星晝見自五月不雨至閏七
月冬十月丁丑御後樓閣戰馬 馬書是年二月池州楊
康化軍節度使秋七月庚子朔日有食之八月鄂州張
寶卒以精州留後王與代金吾衛大將軍馬仁裕出為
鎮海軍節度使 留後冬十月

南注一

委

頒中正麻麻官陳承勳所讓也丙戌漢人閩人來聘夏
五月晉安州節度副使李金全來降 功洙五代春秋日
金全叛附於吳馬全節帥師討安州吳人救安州李
全節敗吳師克安州金全奔吳六月放吳俘還 六月
癸亥罷宣州歲貢木瓜雜果太師中書趙王李德誠卒
馬書以宣 秋八月立齊王璟為皇太子仍兼大元帥錄
尚書事璟固讓從之 資治通鑑曰乃以為諸道兵馬大
事昇揚 丁卯月掩歲星九月戊辰契丹使梅里掠姑米
二州 里來聘獻狐白裘冬十月癸巳朔月癸亥歲星聚於
南斗壬寅以齊王璟讓儲貳赦殊死以下京師賜舖內
外諸軍給優賜禁表奏言聖曆二字違者以大不敬論
乙巳詔幸東都 資治通鑑曰衛士孫智承以四星聚斗
分野有災勸幸江都 王虛清話曰冬

十月主巡幸東都宴故老於舊宅帝憮勞勳臣義士
之望親設祭誅決因繫輪月而歸時貞條未備士有
仗策獻文稍可采錄者委平章事張 命齊王璟監國庚
延翰收試院量才擢用者得其職 命齊王璟監國庚
戊帝自保德門御舟辛亥次迎鑾鎮 路振九國志曰楊
士王蒙上書請改白沙為迎鑾其略曰日月所經星辰
即為皇道鑾輿所止并邑皆為赤縣按白沙古楊子縣
地今為甲寅至東都入建元門帝感念嗜昔泫然流涕
不已遣使問東畿士民不能自存者已未高麗使廣評
侍郎柳兢質 唐餘紀傳 來貢方物十一月乙丑宴羣臣
於崇德宮故第也 馬書曰存省故 以應事為光慶殿庚
辰改東都文明殿為乾元殿英武殿為明光殿應乾殿
為垂拱殿朝陽殿為福昌殿積慶宮為崇道宮西都崇
英殿為延英殿凝華內殿前為昇元殿後為雍和殿興

南注一

委

詳殿為昭德殿積慶殿為穆清殿 金陵志又有五煬殿
唐末行宮在今內橋直對鎮淮為御街 顧起元客座
黃善日南唐故宮在今內橋為宮之正門所直南來行宮亦
在此地改內橋為天津橋而橋之北大街東西相距數百
步有東虹西虹二橋在東虹橋上元縣左北達街而北達
石橋古河漢西虹二橋在東虹橋上元縣左北達街而北達
關地亦有石墩河許又有一橋此南唐護龍河者是也自
盧妃巷北直走里許又有一橋亦名虹橋而東虹西虹
兩橋北達之木環絡交帶以結於此虹橋而東虹西虹
小河四周相通形如環帶明第近多埋塞不復流貫耳乙
酉賜東畿高年疾苦俾獨米人二石漢使都官郎中鄭
翺闕使客省使葛裕吳越使刑部尚書楊嚴來賀仁壽
節十二月丙申帝至自東都 資治通鑑曰時欲遂居江
唐主勤於聽政以夜繼晷還自江都不復宴樂頗傷蹙
急內侍王紹顯上書以為今春以來羣臣獲罪者眾中
外疑懼乃手詔釋其所 以然合紹顯告諭中外

之親不以一言及之則兵為民患其來尚矣今唐祚中
與漢頗同而步少之身坐制元元之上思所以舉而
錯之者豈在疾疇有所發三事大夫十二月閏使徐
引績漢使滕紹英吳越使石武衛大將軍蔣蟠來賀仁
壽節是歲六月晉主敬瑄死子重貴立仍稱天福年
周鄭為保信軍是年春三月廬州馬仁裕卒以滁州刺史
節度使留後
昇元七年春正月契丹使達羅干等二十七人來聘獻
馬三百羊三萬五千二月庚午帝崩於昇元殿遺詔曰
適公適侯越百執事欽承命命爾保元子璟承天
鑒社稷宗廟永有終我不敢知日其基永昌我亦不敢
知日暨命周後天不爾不爾知日其基永昌我亦不敢
清話曰先是數載前一不爾不爾知日其基永昌我亦不敢
家傲其舌為鳴根之聲以參者之自號回同客人後疑為
呂洞賓首韻為悲涼煙波一問聽者無厭唱日二月江南山
水路李花零落春無主一問聽者無厭唱日二月江南山
生甲歸天去人或與錢則擬首不接唱於金陵凡半年

南注一

了無悟者里巷落皆歌馬玉龍生甲主果以甲歲二
月廬於正寢魚兒乃向所謂魚也歌中之語皆驗焉
年五十六十一月壬寅葬永陵帝臨崩謂齊王璟曰德
昌宮儲戎器金帛七百萬汝守成業宜善交鄰國以保
社稷吾服金石欲延年反以速死汝宜視以為戒別錄
日大漸歲元宗指見血日北方有事不可忽也又曰不
可襲湯皇之迹恃食阻兵自取覆亡苟能守吾言汝為
孝子百姓謂汝為賢君矣泣江野帝生長兵聞知民
厭亂在位七年兵不妄動將相立談日烈祖一日內
之至戒革靡則裂前哲之境內賴以休息江南野史曰
元龜討伐之議勿復關白時常日民各生父未年
敦慈怨山林藪澤禁於草野自握王權至禪位凡數
十年止一拒越師血塗於草野自握王權至禪位凡數
益不得已而為之性節儉常躡蒲履用鐵盆盥月寢
殿施青葛帷以烏日子油但呼烏舅案上捧燭鐵人高

南注一

尺五云是楊氏馬左右宮婢裁數人服飾樸陋建國始
即金陵治所為宮惟加鴟尾設闕檻而已終不改作五
故事曰知誥自以取國艱難乃屬志勤儉金陵雖升為
都邑但以舊術署為之唯加鴟尾闕檻而已其餘女妓
音樂苑囿器玩元宗為太子欲得杉木作板障有司以
聞帝曰杉木固有之但欲作戰艦以竹作障可也江淮
閩連年豐樂兵食盈溢羣臣多請恢拓境土帝歎曰吾
少在軍旅見兵之為民害深誠不忍復言使彼民安吾
民亦安矣吳越國大火焚其宮室帝藏甲兵幾盡將帥
皆言乘其弊可以得志帝一切不聽遣使厚持金幣唁
之釣磯立談日錢塘大火宮室器械為之一空宋齊正
人背之虞劉我邊陲汗濁我原泉股不附體終不我用
今天實乘之我師晨出而暮踐其庭願勿失機為後世

憂烈祖橫然久之日疆域雖分生齒則一人各為主其
誓以世孫付之於天不願且救災恤鄰自古之道朕
於道焉唐祚不中是命行於天不願且救災恤鄰自古之道朕
入元宗待側不以為大且召宋齊王往皆以為當自潭
為腹背腹背未便猶然後天下之勢既昂如權衡徐遺業無
東夏地勢未便猶然後天下之勢既昂如權衡徐遺業無
而四出焉我之志大矣如每思高祖太宗之基
緒若其墜冰谷之所不忘大矣如每思高祖太宗之基
以訓其勤然所以不忘大矣如每思高祖太宗之基
顧以性也未得處所以不忘大矣如每思高祖太宗之基
中舉旌麾四極誠如聖旨然臣愚以謂羽毛而對日河山
遠舉旌麾四極誠如聖旨然臣愚以謂羽毛而對日河山
撫從封境之內拱己靜默所以自守者足矣如將行所
命楚君臣小辱不以為法論之功皆將亂故其地接壤
荆楚之君臣小辱不以為法論之功皆將亂故其地接壤
不連風馬相及臣思以失其序燻天人之當先事於三國
不然土德中否日失其序燻天人之當先事於三國

七年二月烈祖病疽祕之人皆莫知庚午疾亟太醫吳延紹密遣人告帝帝馳入宮侍疾於東閣是夕烈祖崩祕不發喪詔帝監國大赦頒賚有差丙子始宣遺詔

保大元年春三月己卯朔烈祖崩已旬日帝猶未嗣位

方泣讓諸弟奉化節度使周宗馬書謂為侍中徐玠手取袞冕衣

帝曰大行付陛下神器之重豈得固守小節是日即皇

帝位大赦改元不待踰年遂改元識者非之馬書曰太

熙載上疏曰踰年改元古之制也事不師古百官進位

弗可以訓時雖可其奏而制書已行遂改元

二等將士皆有賜獨民逋負租稅賜鍰寡孤獨粟帛尊

皇后為皇太后立妃鍾氏為皇后以鎮南軍節度使宋

齊王為太保兼中書令馬書作左丞相奉化軍節度使周宗為

侍中馬書作右丞相徙封壽王景遂為燕王宣城王景達為鄂

王閩使來弔祭升濠州為定遠軍秋七月徙燕王景遂

為齊王鄂王景達為燕王仍以景遂為諸道兵馬元帥

居東宮景達為副元帥仍詔中外以兄弟傳國之意五代

史曰景盟於昇樞前約兄弟世繼立馬書曰蕭儼

上疏其略曰夏商之後父子相傳不易之典惟仰循古

道以裕後昆八月乙卯立弟景湯為保寧王冬十月庚

戌有星孛於東方嶺南妖賊張遇賢犯虔州徐鉉曰

朕聞先王之靜人也四夷咸貢尚先德之誠一夫不

獲則軫納隍之心是故導以仁聲決之惠澤猶不可化

遂威有刑昨者嶺表遺賊聚為寇盜違其命誘我將

鋒而敢乘我國哀我邊鄙侵我封疆誘我將帥劫我

保據山肆為剽掠朕以肇膺丕業先治師德音剽彼

徒皆為赤子弗忍盡殺冀其自新所以命師德音剽彼

招撫而凶惡不革結聚愈繁暴吏民攻圍縣邑且令

於此其能久乎國有常刑吾又何愛仍聞眾軍致討累

南注二

二

南注二

三

三

咸使聞知詔遣洪州營屯都虞候嚴思馬書作嚴思討之以通事

舍人邊鎬監其軍後擒遇賢及其黨黃伯雄曹景全斬

於金陵市十二月以太保中書令宋齊王為鎮海軍節

度使

保大二年春正月侍中周宗罷為鎮南軍節度使左僕

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張居詠罷為鎮海軍節度使辛

巳詔齊王景遂總庶政惟樞密副使魏岑查文徽得奏

事餘非召對不得見初烈祖尤愛景遂帝奉先志欲傳

以位故有是詔宋齊王蕭儼皆上書切諫馬書載儼書

人猶驚駭況委之大政而羣臣不得時見臣恐中外

絕人得志非陛下之利也江南野史曰宋齊王

日臣事先朝迨三十年每議論之際常恐朝廷百官

中有忠赤若口之人壅蔽不得達其意懼今始即位而

不與羣臣相見... 假天之日... 居處而欲... 可謂處之... 矣慕亦既... 略崇未見... 叩問請見... 便殿責日... 既叛大軍... 州流撫曰... 下始即位... 恐無復一... 見顏色句... 馬書日始... 子底於道... 予小子實...

南注一

四

南注二

五

弒其君曦... 政有自世... 何復為所... 羅復血劍... 如生怒詔... 士貢何廷... 朝士不賀... 強諫元鄭... 釋贊不答... 不叶數舉... 大夫黃峻... 校百而陳... 之增算商... 登其數乃... 民也其斂... 以酒賢斂... 為和賢斂...

又日會飲... 夜來不而... 者乘不而... 臣而而而... 酒既下而... 下是隆也... 承隆也移... 謂元日密... 守懼乃密... 庭乃密一... 曠審壯士... 於二公而... 欲圖以語... 常以語而... 秋者輒殺... 酒者輒殺... 酒者輒殺... 酒者輒殺... 酒者輒殺... 酒者輒殺... 酒者輒殺... 酒者輒殺... 酒者輒殺... 酒者輒殺...

南注二

五

遙揮進既... 應使州其... 州從節君... 文效度延... 進殺使曠... 兵進中稱... 攻所書潘... 之醫門於... 為刺下朝... 泉史平廷... 人黃章行... 所給事天... 效頗封福... 連以閏年... 重王國號... 遇繼王朝... 方勤泉廷... 殺代州授... 文之指文...

進傳首建州以從子繼昌來守福州為淮兵所阻不得
進指揮使李儒贊乃推信卓儼明不附乃假立之示眾日
寺僧在上方寺將方當睡廢中未幾殺之遂自入其鼻中
儼明也當迎立之眾從其議未幾殺之遂自入其鼻中
本名建既自立乃表朝延授檢校大尉同平章事充福
建節度使知閩事其後求爵於朝廷不允遂歸江南
入屬籍不聽命弘義與其偽皇子之列既而召之使人
解乃親於浙改焉贊未幾還本位復謀叛為浙兵所戮
其弟孺賓自稱閩王遣使來告帝囚其使將討之議者
謂閩亂由王延政資治通鑑曰唐主遣使遺閩王曠及
引周公諫管蔡唐太宗誅建成元吉為比延當先討乃
政復書斥唐主奪楊氏國唐主怒遂與股絕經當先討乃
釋閩使遣還秋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冬十二月樞密
院使查文徽請討王延政詔以文徽為江西安撫使往
覘建州文徽固請乃以邊錡為行營招討共攻延政敗

南注二

六

績于蓋竹與建州之役乃贊中書舍人延魯銳於功名欲
安撫使翰林待詔文徽者嘗賈於閩具知山川險易為
文徽陳進兵之計文徽因是請伐閩乃命邊錡率洪州
屯兵與文徽俱行遂入建陽王延政遣軍使吳承祐
以遊兵巡福州境給曰唐助我討賊軍至矣福州信
之連重遇殺朱文進將林仁翰殺重遇而歸承祐
兵大集敵以其子繼昌守福州親率眾以拒我師五郡之
濟師三年春二月遣祖全恩降將孟堅潛師出其後微
與武彥輝隔水全恩使祖全恩降將孟堅潛師出其後微
將武彥輝隔水全恩使祖全恩降將孟堅潛師出其後微
清詔苑令取匾谿美二年國主幸飲香亭賞新
保大三年春二月以何敬洙為福建道行營招討祖全
恩為應援使姚鳳為諸軍都監會查文徽進討秋七月
星見而風雨八月甲子朔日有食之克建州執王延政
歸於金陵五代史王延政歸拜羽林大將軍通鑑作羽
金陵在保大四年拜羽林大將軍通鑑作羽

延平饒州節度使五國故事日延政延曦弟也延曦
即位乃請以建州為威武軍延曦不許因授延政為建
州鎮安軍節度使延政乃自更其號武復稱大建
商皇帝改元天德以其驕為太和殿雖服膺而早
參衙及見四方使介加藩郡之禮延政不封自王
延政於建州者會延政為藩郡之禮延政不封自王
雄光山王終陽而殺之延政歸於江南封自王
漳州刺史王終陽而殺之延政歸於江南封自王
之諸將下建州兵無節制刺史許文舉請降因而
師有功不錄其過州刺史何敬洙為楚州刺史全
使先登功第一為州刺史何敬洙為楚州刺史全
封文顯建州刺史王終陽而殺之延政歸於江南封自王
崇效自領州事於是王終陽而殺之延政歸於江南封自王
從池州刺史王終陽而殺之延政歸於江南封自王
為劉從池州刺史王終陽而殺之延政歸於江南封自王
軍節度使升泉州刺史王終陽而殺之延政歸於江南封自王
使升建州為永安軍冬十月皇太后宋氏崩是歲升建
州延平津為劍州以建州之劍浦汀州之沙縣隸焉

南注二

七

保大四年春正月以青陽公宋齊王為太傅兼中書令
昭武軍節度使李建勳為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及中書
侍郎馮延巳皆平章事馬書曰二月命建州製的乳茶
貢陽羨茶清異錄曰唐徐履掌建陽茶局弟復治
海陵鹽政檢烹煉之亭勝日金鹵履掌建陽茶局弟復治
日玉茸又曰江晚季建陽茶油花子大小形製
各別極可愛宮殿鑲金於面皆以淡妝以此花餅施於
額上時號北苑妝談苑曰江左李氏別令取茶之乳
作片或號京錠的乳及骨子等名夏四月葬元茶皇
后於夏五月以樞密使陳覺為福建宣諭使使諭李弘
義入朝不克五代史曰景訓罷兵而查文徽陳覺等皆
不可不用尺兵致仁達等景訓罷兵而查文徽陳覺等皆
宜諭使召仁達朝京師仁達不從覺擅發汀建撫信州
兵趨福州帝遂命王崇文魏岑馮延魯會攻福州五代
時魏岑安撫漳泉閩覺起兵亦擅起兵會覺景大怒馮
延巳等為言兵業行不可止乃以王崇文為招討使王

建封為副使益兵以會之以焉 秋九月淮南盡食稼除

民田稅冬十月庚辰圍福州改漳州為南州 馬書曰漳

黃堯毅監軍周承義以叛討平之以泉州神將董思安

劉從諤殺思安自領州事南州復為漳州 馬書曰是年

以史部尚書徐連為節度使留後六月壽州侍衛諸軍

虞候買崇為奉化軍節度使留後六月壽州侍衛諸軍

虞候郭全義出為濠州觀察使以劉崇俊使侍衛諸軍

保大五年春正月立齊王景遂為皇太弟徙燕王景達

為齊王拜諸道兵馬元帥徙南昌王弘冀為燕王副元

帥晉密州刺史皇甫暉棣州刺史王建來歸 資治通鑑

賊帥多請命於唐唐虞部員外郎韓熙載上疏以為陸

下恢復祖業今也其時若虜主北歸中原有主則未易

之契丹耶律德光以滅晉來告捷且請會盟於境上帝

不從 馬書虜使來告曰晉少主逆命背約自貽廢

日唐守江淮社稷已固與宋梁阻隔若爾主不先好

能抗 遣工部郎中張易聘之 書買入契丹報聘五代

史馬令書請命使者如長安修奉諸陵契丹亦不從三

月己亥吳越救福州兵自海道至我師與之戰敗績諸

軍皆潰夏四月壬申詔即軍中斬陳覺馬延魯餘將帥

皆赦不問已復詔械覺延魯還都既至貸死覺流斬州

延魯流舒州五月帝聞契丹棄中原遁歸詔曰乃眷中

原我之故地以李金全為北面行營招討使六月聞漢

入汴兵遂不出而金全猶不能秋閏七月丁丑夜有彗

出東方近濁其尾迹近側埽少微及長垣至八月壬辰

乃沒 馬書是年以安樂公茂為侍衛諸軍都虞候八月

以周宗為宰相八月太傅兼中書令宋齊正罷為鎮南軍

節度使 馬書曰夏四月丙子太白書見冬十一月壬

保大六年夏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九月漢護國軍節

入汴兵遂不出而金全猶不能秋閏七月丁丑夜有彗

出東方近濁其尾迹近側埽少微及長垣至八月壬辰

乃沒 馬書是年以安樂公茂為侍衛諸軍都虞候八月

以周宗為宰相八月太傅兼中書令宋齊正罷為鎮南軍

節度使 馬書曰夏四月丙子太白書見冬十一月壬

保大六年夏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九月漢護國軍節

度使李守貞 資治通鑑曰守貞河陽人晉出帝時契丹

重威降契丹漢高祖入京師拜以太保河中節度使守貞

功素好義為士卒心漢室新造天子少初立執政皆

後進有難朝廷之志乃招納亡命養死士初立執政皆

兵晝夜不息遣人圖道自守貞鎮滑州署同戶參軍

漢僕人趙修己素善術數自守貞鎮滑州署同戶參軍

果從移鎮為守貞言時命不可勿安動前切非一

守貞不聽乃疾歸里稱病不食守貞曰守貞守貞

為天子守貞信之及書會將佐置酒引守貞守貞

日吾負守貞之信當長安奉表獻御衣於守貞守貞

謂天人協契乃自稱秦王遣其驍將平陸王繼勳

先開道表求援師 馬書守貞遣其驍將平陸王繼勳

於梁末劫寇犯關倍昭孤苦御宗世多版蕩為人

勞績未功失恃奪丁昭孤苦御宗世多版蕩為人

勞績未功失恃奪丁昭孤苦御宗世多版蕩為人

勞績未功失恃奪丁昭孤苦御宗世多版蕩為人

勞績未功失恃奪丁昭孤苦御宗世多版蕩為人

勞績未功失恃奪丁昭孤苦御宗世多版蕩為人

勞績未功失恃奪丁昭孤苦御宗世多版蕩為人

勞績未功失恃奪丁昭孤苦御宗世多版蕩為人

勞績未功失恃奪丁昭孤苦御宗世多版蕩為人

勞績未功失恃奪丁昭孤苦御宗世多版蕩為人

七旬保境豈徒於五郡... 州唐章謝於日之鑑鑄馬州無圖義日軍明有負之七... 州唐章謝於日之鑑鑄馬州無圖義日軍明有負之七... 州唐章謝於日之鑑鑄馬州無圖義日軍明有負之七...

兩注一

六

州唐章謝於日之鑑鑄馬州無圖義日軍明有負之七... 州唐章謝於日之鑑鑄馬州無圖義日軍明有負之七... 州唐章謝於日之鑑鑄馬州無圖義日軍明有負之七...

兩注二

七

弟敗亂徒江南遂遣將... 於沐陽周人執我指揮使... 於沐陽周人執我指揮使... 於沐陽周人執我指揮使...

詞曰大周頴州團練使... 於沐陽周人執我指揮使... 於沐陽周人執我指揮使... 於沐陽周人執我指揮使...

乃遣鉉行視利害鉉至楚州悉取所奪田還民詰責延規欲榜之百姓感悅而帝左右交譖以為擅作威福帝大怒趨歸將沈之江中既至怒少解流舒州而白水塘等役亦賴以止

南注

珠貝羅綺泛海北通契丹欲賴之以復中原而虜使至則厚幣遺還迨至淮北契丹使人刺之復館虜使於清風驛夜意晉人殺其使數犯中原至是館虜使於立仍稱顯德十月北漢王崇弒子承鈞立仍稱乾祐

南注

韓令坤已下十二將各帶征行之號以從焉是月韓令坤已下十二將各帶征行之號以從焉是月韓令坤已下十二將各帶征行之號以從焉是月韓令坤已下十二將各帶征行之號以從焉是月

南注

同時兩姓父老各務安居蒸藜當焚燒必令禁遺將李穀少推官晉祖監察御史少卿居守帝加穀封侯

世宗... 利者... 疾世... 位見... 不養... 州分... 間義... 位非... 疾宗... 利便... 世林... 宗學... 范世... 質宗... 大承... 王悅... 溥用... 就其... 穀謀... 之穀... 手疏... 請親... 征有... 必勝... 疏之

南唐書注... 通軍... 詔歸... 回軍... 聞之... 受此... 正陽... 將佐... 小破... 遠兵... 領武... 忠為... 穀集... 射事... 視集... 參事... 陽事... 立事... 巢事... 以事... 之數... 凡田... 十頃... 歲出... 一革... 餘穀... 聽民... 私用... 又奏... 罷屯... 田務

侍宴... 優賢... 諸將... 異代... 日韓... 累遷... 陳州... 項城... 許州... 衛州... 下州... 和州... 就州... 泗州... 衛州... 兵馬... 所乘... 征州... 坤州... 延州... 遇州... 以州... 精州... 數州... 百州... 黎州... 明州... 馳州... 入州... 城州... 不州... 知州... 覺州... 令州... 坤州

能引... 十當... 語所... 使入... 小郡... 頓首... 酒酣... 永興... 重進... 州城... 使兼... 鎮兼... 之顯... 得立... 排陣... 史大... 昇子... 終是... 稱歸... 穀制... 知制... 詔遷... 翰林... 學士... 未幾... 卒時... 名謂... 相能... 薦士... 穀能... 知人

通判州事王靖建言始勅命殿宇于天慶觀之西奉
 安太祖御容初以兵馬都監一員兼管至元豐六年專
 差內侍一名管旬香火每月朔望州官朝拜知州事
 殿宇焚蕩食冬且至節節無片瓦尺椽存者周羅太
 還朝上言以謂太祖皇帝無此而於周應天順人啟
 極功業自命而成王業自見乞再建殿宇以崇奉得
 咸禮部討論而名之意可謂增置兵衛重有浮費遂
 陳益明清教軍乘於地恭觀太祖入際清其計畫始
 也趙韓王孤軍乘於地恭觀太祖入際清其計畫始
 為鄉導提孤軍乘於地恭觀太祖入際清其計畫始
 子將士西入軍乘於地恭觀太祖入際清其計畫始
 勞將士西入軍乘於地恭觀太祖入際清其計畫始
 愛馬士西入軍乘於地恭觀太祖入際清其計畫始
 馬將士西入軍乘於地恭觀太祖入際清其計畫始
 威如破竹盡取淮南之地恭觀太祖入際清其計畫始
 鐘以應之東渡其可置而存焉如王戊有星孛於參
 是則端命之殿其可置而存焉如王戊有星孛於參
 芒東南指帝遣泗州牙將王承朗奉書至徐州求成於

南注二

美

周稱唐皇帝奉書於大周皇帝願以兄事歲獻方物太
 弟景遂亦移書周將帥皆不報已卯遣翰林學士鍾謨
 文理院學士李德明使周奉表乃推通云臣聞舍短從
 在格言實徵自古之來即有為臣之禮既達昭代幸
 良命世繼飛入百陛下體上聖之資膺下武之運協
 而英主龍飛則圖應年化被區中一思方外通業比
 欽初之將帥遠居後封疆之崇仰慕華風而莫餘上
 軍函兩載載惟素願方侯慈遠去使甚艱於國路則
 震動以退不累之俗親願方侯慈遠去使甚艱於國路則
 豈因薄職不累之俗親願方侯慈遠去使甚艱於國路則
 物臣儻懷不累之俗親願方侯慈遠去使甚艱於國路則
 存德兆虔將下國信順何伏惟皇帝陛下意伏望高
 諸路皆歸國於下國信順何伏惟皇帝陛下意伏望高
 虎賁而歸國於下國信順何伏惟皇帝陛下意伏望高
 地征士常於下國信順何伏惟皇帝陛下意伏望高
 境令翰學士大君有光被之功在昭文院學士鍾謨
 謹令翰學士大君有光被之功在昭文院學士鍾謨

上李德明奉表以聞五尺春秋至下蔡行在貢金器
 日甲寅帝次正陽吳主來貢方物至下蔡行在貢金器
 千兩銀器五千兩錦綺紋帛二千匹及御衣犀帶茶藥
 又奉牛五百頭酒二千石犒軍請罷兵馬書曰請壽
 州以求罷兵天子不乙酉周師陷東都令通鑑曰壽
 平旦先遣白延遇以數百騎馳入城中令通鑑曰壽
 繼至唐都營屯使買崇被焚官府民舍棄城南走副
 守工部侍郎馮延魯被焚官府民舍棄城南走副
 令坤州無民使安堵又曰唐右衛將軍陸孟俊
 進文揚州於蜀韓令坤州無民使安堵又曰唐右衛
 兵救之令坤州無民使安堵又曰唐右衛將軍陸孟俊
 者折其足令坤州無民使安堵又曰唐右衛將軍陸孟俊
 亥左神衛軍使徐象等十八人自壽州奔周代史曰二
 月丁亥陽左神衛軍使徐象等十八人自壽州奔周代史曰二
 人來降陽左神衛軍使徐象等十八人自壽州奔周代史曰二
 謙以城降於周遣園苑使尹廷範作延範史護遷讓皇

南注二

三

之族於潤州廷範殺其男子六十人誅廷範以謝國人
 五代史曰德三年世宗征南人誅廷範以謝國人
 李景閔之遣人盡殺其族馬南人誅廷範以謝國人
 其婦女歸江氏遂絕其族馬南人誅廷範以謝國人
 腰斬廷範歸江氏遂絕其族馬南人誅廷範以謝國人
 右廷範之死乃成濟之罪歟江如野史曰不義之名累
 進幽州人本名成濟世宗征南人誅廷範以謝國人
 年世宗問揚州無備世宗征南人誅廷範以謝國人
 之又為先鋒都部無備世宗征南人誅廷範以謝國人
 號承玉視玉杯盤水盞蓋為李景州初楊重進子孫居海
 家得玉視玉杯盤水盞蓋為李景州初楊重進子孫居海
 泰州刺史方納棄城遁帝遣使求援於契丹至淮
 為周人所執吳越侵常州宣州靜海制置使姚彥洪奔
 吳越三月遣司空孫晟及禮部尚書王崇質使周削去
 帝號奉表請為外臣表云伏惟上將遠臨六師至始
 天光寶祚睿旨伏聞朝陽委照燭道旋奉表於雷發音
 戶知令惟變通之有在則去就燭道旋奉表於雷發音

皇皇邊君以眾禦車師遣動之嗣跨化境李士融慶玄瞻
風帝臣亭無必之徒方鍾和候先據之之德尚知基門望
而陛復育所食謀緣冀謀明基江誠成明書真復階時
事下思之為生其或既仁德勞白安或露識奉部之於立載
大允東恩圖若或既仁德勞白安或露識奉部之於立載
之屬到抑於前帝欽依億兆天拒斯應仰未司念遜日恭
儀飛藉增口鋒偶下悉兆天拒斯應仰未司念遜日恭
關飛藉增口鋒偶下悉兆天拒斯應仰未司念遜日恭
早方南獲必成未旨旋朝來之祿聲教俯鳳何黎從元
通知惟臣必於小息止約歷陳德非誠信順避從元
於海湘告於小息止約歷陳德非誠信順避從元
疆納楚豐之庶在靈令陽懇德非誠信順避從元
使雖盡之庶在靈令陽懇德非誠信順避從元
惟無承貢重其靡能之款便於水陸之方今則青是
恐外正進見非於嚴施於信順避從元
天玄之期退傷敵亦人備屯陸之方今則青是
造化俾維谷豈為可當不隋皆心豈則青是
猥徒主谷豈為可當不隋皆心豈則青是
念仰封夙夜負知積為苑散臣可青是
後視疆夜負知積為苑散臣可青是
期於自靡大但懼捍之兵自遠雲以或向

南注二

天

紫式流秩更旨千可遷丁城月兩千守肅華人柔方
光金示前滿事也石池舒酉歸僑羅兩千守肅華人柔方
祿兼所序任某以州州周師順命綺銀部祈永依之風表
大夫山荷者當齊周吾史師承州都猶不許崇口奉之服
上周勤咸遷武弘民制破舒州刺史周弘祚赴水死按
柱氏節重觀能動副朕以祚赴水死按
闕家弗易望其得臣簡將復受大郡務先州刺史張紹
建藩易今才士子送雅有父郡務先州刺史張紹
康日池以可心子送雅有父郡務先州刺史張紹
開班人授謂緩懷邊父郡務先州刺史張紹
國祚來授謂緩懷邊父郡務先州刺史張紹
子延蘇爾矣邊父郡務先州刺史張紹
食休考爾矣邊父郡務先州刺史張紹
邑子策欽各壯服政思得良弘復
五為策欽各壯服政思得良弘復
百廷勳哉郡兵佩恩華官之二
戶本吾進郡控俗華官之二
南爾有爵制俗華官之二
唐授養升制俗華官之二
昇金典階中阜賤之二

李亡豈向其披以卒然朕而英亂赴奉賜成周修元
德者有彼朕民來樂而猥豪之命使軍軍戊時
明哉落寇朕民來樂而猥豪之命使軍軍戊時
至早其無提餘安思一先上國華為爭之日項自進奉錄日三月命
齋否爪遺金力不暇報州之富庶德不運所鍾連行而交結四夷乘
所酒牙棄鼓昨暇報州之富庶德不運所鍾連行而交結四夷乘
上州折甲尋迴破累朝之宿怨十萬於前王百道未封於
表羽屍淮上問罪江收素鳳之包蓋是封兵不
及將翼動盈川順天城下我符有欲前鋒將
貢選績盈川順天城下我符有欲前鋒將
奉送績盈川順天城下我符有欲前鋒將
衣到其川順天城下我符有欲前鋒將
履書心谷天城下我符有欲前鋒將
腰一腹收城下我符有欲前鋒將
帶函抗城下我符有欲前鋒將
金尋其向地已過前鋒將
器使喉而能鐘不
帛人而能鐘不
茶鐘而能鐘不

南注二

完

牛酒等第差步進到金銀等表到今月十六日使人
等至濟命第表及進到金銀等表到今月十六日使人
降身若命第表及進到金銀等表到今月十六日使人
議親遠人若命第表及進到金銀等表到今月十六日使人
以親遠人若命第表及進到金銀等表到今月十六日使人
今親遠人若命第表及進到金銀等表到今月十六日使人
天親遠人若命第表及進到金銀等表到今月十六日使人
班親遠人若命第表及進到金銀等表到今月十六日使人
進親遠人若命第表及進到金銀等表到今月十六日使人
軍親遠人若命第表及進到金銀等表到今月十六日使人
盡親遠人若命第表及進到金銀等表到今月十六日使人
此親遠人若命第表及進到金銀等表到今月十六日使人
類親遠人若命第表及進到金銀等表到今月十六日使人
故親遠人若命第表及進到金銀等表到今月十六日使人
同親遠人若命第表及進到金銀等表到今月十六日使人
儻親遠人若命第表及進到金銀等表到今月十六日使人
請親遠人若命第表及進到金銀等表到今月十六日使人
彼親遠人若命第表及進到金銀等表到今月十六日使人
絕親遠人若命第表及進到金銀等表到今月十六日使人
將親遠人若命第表及進到金銀等表到今月十六日使人
業親遠人若命第表及進到金銀等表到今月十六日使人
進親遠人若命第表及進到金銀等表到今月十六日使人

江以透城... 報回紇可汗故事答帝璽書稱皇帝致書敬問江南國

南注二

美

主按是年春三月周遣李德明等還... 陵鹽監南屬不許後歲給贍軍鹽三十萬石

南注二

老

下須有往來... 許傳位太子甲辰遣平章事馮延巳等使周犒軍及買

認懷來決... 郡公使徐道代李景捧壽觴以獻仍進上金酒器一副御

斤崇義又代李景捧壽觴以獻甲戌景之子弘冀進
謝賜國信銀器五千兩錦綺綾絹五千匹十二月癸卯
遣其偽工部郎中楊元鼎進賀正銀三千兩錦綺綾絹
幣鞍馬冬十月甲午周帝歸我臣馬延魯許文稹邊鎬
甚厚周延構國主皆不復用周世宗實錄曰十月甲午
軍許文稹石干牛衛州上將軍邊鎬周延魯等並
歸江南北二月庚辰南諸州舊隸南者曹元軍宜並
書以賜李景云庚辰南諸州舊隸南者曹元軍宜並
生英哲命世景云庚辰南諸州舊隸南者曹元軍宜並
齊國與君王之既崇於基構承家撫及於國主星聚
參國典道所儀於樂土期福履之雖舉舊章仍擬近
曹翰押生所儀於樂土期福履之雖舉舊章仍擬近
錦綺縉帛二千匹信往彼到三襲希見領之乃賜景
條名馬二十匹金玉鞍勒各一副十一月己亥暴宋
齊王陳覺李徵古罪放齊王歸九華山覺安置饒州徵
古削官爵覺徵古尋皆賜自盡齊王明年正月亦幽死

南注一

早

馬書是年冬十月禮部侍郎常夢錫卒以齊王景
達為撫州大都督信王景邊為百勝軍節度使
顯德六年秋七月鑄大錢文曰永通泉貨洪遵泉志云
字入分書者徑寸五分重八銖七分參背郭面內好
郭篆文為徑寸五分重八銖七分參背郭面內好皆
又篆文為徑寸五分重八銖七分參背郭面內好皆
寶泉書文曰永通泉貨洪遵泉志云
通泉貨文曰永通泉貨洪遵泉志云
永通泉貨文曰永通泉貨洪遵泉志云
又鑄唐國通寶錢二當開通錢之一十國紀年曰元宗
地歲貢方物藏空城錢貨益少遂鑄唐國通寶錢二
當開通錢之一十國紀年曰元宗
常開元錢一府藏空城錢貨益少遂鑄唐國通寶錢二
地歲貢方物藏空城錢貨益少遂鑄唐國通寶錢二
案元鑄又鑄唐國通寶錢一府藏空城錢貨益少遂
姓盜鑄小極九月丙午太子弘冀卒冬十一月建洪州
南都南府五代史曰世宗使人謂景曰吾與江南大
城程治要害為子孫計景因營緝諸賊謀遷其都於
州馬書是年正月宋齊王景死於青陽夏晉王景遂

卒以信州刺史張巒為天德軍使夏六月癸亥守心光
芒相射癸巳天子崩秋七月升洪州為南昌建南都十
州副使殺之於饒州陽死張巒為宣
建隆元年春正月遣何益誅鍾謨於饒州誅張巒於宣
州宋太祖受周禪玉壺清話曰顯德中周世宗即位
表動靜及朝廷體貌威嚴然有異舉目視前典親兵
檢即太祖也龍角虎威然有異舉目視前典親兵
公卿滿庭為氣所射不盡其後太祖即位富貴其
之能負山河之固但恐不及其後太祖即位富貴其
語之放江南降將三十四人來歸宋太祖即位富貴其
論景初顯德中江南將校來降周成授命即遣使以
唐國錢鑄之小者三月遣使朝賀於宋二月鑄錢日
肖銅錢之小者三月遣使朝賀於宋二月鑄錢日
禮部郎中龔慎儀朝於宋乘輿服御自是貢獻尤數
歲費萬計宋史曰建隆元年二月唐主遣使貢絹二萬
匹銀萬兩賁登極及澤潞平又貢銀五千兩

南注二

早

為賀七月還京又貢金器五百兩銀器三千兩羅執干
匹絹五百匹又遣禮部郎中龔慎儀朝於宋乘輿服御
歲為至端午長春節皆以土產珍異金銀器用帛片
茶唐主生每唐及吳越道親屬入貢羊御前殿曲宴
口馬三百匹使與越道親屬入貢羊御前殿曲宴
節度使李重進叛東都事略曰李重進冬十月宋揚州
福中任為殿直周太祖之弟累遷至武信軍節度使
年長於世宗及太祖即位為侍衛重進受命節度使
定君臣之分宗及太祖即位為侍衛重進受命節度使
征高平以功領忠武軍節度使重進受命節度使
步軍都虞候宗師還加同平章事改鎮歸德兼侍衛
壽州將帥中而改鎮南平宗北征帝與同進南
與諸將帥中而改鎮南平宗北征帝與同進南
太祖建國師而改鎮南平宗北征帝與同進南
室心祖以錢太中書令移鎮青州始重帝與同進南
懼室祖以錢太中書令移鎮青州始重帝與同進南
周命石守親也遂反遣人重鎮於李景景將率禁兵討
削其官爵太信祖曰朕於周室舊臣無所猜問重進不體

朕心自懷反側今六師在野朕當暫往慰撫之遠征
師次大儀頓石守信遣使言曰揚州破在旦夕願陛下
親視太祖經至城下即日拔之重進舉族自焚死方重
進反時有二子在京師皆為宿衛太祖謂其語之曰汝
父何苦而反吾不殺汝也無良將誰與共圖事者汝速
乘傳往論之吾不殺汝也無良將誰與共圖事者汝速
與諸軍議事忽二子至只道太祖之言重進大駭李筠
遂之遂皆死始有向背之意既而王師壓境重進不知
守珣素識太祖往來京師潛告密承旨李處耘求見
太祖久蓄反謀問曰我欲賜重進爵祿彼信我乎守珣
重進其謀無令二子歸順之志太祖厚賜守珣守珣曰
威持重未可輕發重進信之及李筠誅重進反悉如太
亦如守珣所言云來求援不許十一月丁未宋平李
重進國主遣石僕射嚴續犒軍蔣國公從鎰戶部侍郎
馮延魯朝貢宋史曰遣馮延魯貢金銀器宴并伶官五
裝兵器及錢銀綾絹皆加常數太祖亦厚賜之

南注二

望

建隆二年春二月國主遷於南都馬書曰初謀遷都洪
江而巳又住下流敵兵若至閉門自守借使外諸侯能
救國難即為劉裕陳霸先爾今吾徒孱弱上流而制
根本初唐主讓父位屬中原多故盧文道贊成之宋
皆奔於唐主讓父位屬中原多故盧文道贊成之宋
試貢士高祖入關詩頗有鏡觀中土錢物力富盛之徒
唐主讓其小臣杜著頗有辭辨為文商於京城南池
來歸又彭澤令杜著頗有辭辨為文商於京城南池
獻平南策唐主乃安終以國命斬著於下蜀市良配隸
境感弱不皇寧居遂遷豫章立吳王從嘉為太子留金
陵監國國主舟行旌麾仗衛六軍百司凡千餘里不絕
所過勞問高年疾苦大宴於當塗馬書曰會齊王景達
從臣譚宴漢日乃行江南野史曰次於廬山觀勝境與
臣遊山中寺觀徧覽勝景賦詩談宴旬日而行至宋
家狀暴風飄國主舟幾至北岸翼日從官皆乘輕舟奔

問三月國主至南都宋以遷都遣通事舍人王守貞來
勞問南都迫隘羣下皆思歸王壺清語曰葺洪州為南
邑則迫隘兵役無所施力羣情不安下國主亦悔遷北
議來還會疾作殂於洪州年四十六國主亦悔遷北
望金陵鬱鬱不樂澄心堂承旨秦承裕常引屏風障之
江表志曰嘗吟御製詩云盡桂思浩渺老鶴憶空同
五代史曰唐主悔怒不已唐鑄勳懼發病卒江南野
史曰嗣主怒鑄死復議東遷未及行國主寢疾不復
進膳惟啜蔗漿嗅藕華六月己未疾革親書遺令留葬
西山累土數尺為墳且曰違吾言非忠臣孝子夕有大
星實於南都庚申殂於長春殿年四十六後主不忍從
遺令迎喪還秋八月至金陵丁未殯於宮中萬壽殿告
哀於宋請追復帝號許之宋史曰景卒其臣桂陽郡公
徐遵奉遺表來上太祖廢朝

南注二

望

五日子煜又遣其臣馮道奉表願追尊帝號許之五
代史曰煜曰明道崇德文宣孝皇帝按宋史無宣字廟
號元宗五國故事曰煜至
道文宣孝皇帝廟號太宗
三年正月戊寅葬順陵元宗多才藝好讀書有詞傳善
騎射在位二十年慈仁恭儉禮賢睦族愛民字孤裕然
有人君之度少喜棲隱築館於廬山瀑布前黃庭堅開
詔云南唐中主年十五參廣陵政事浮慕物外名無經
世意問舍五老峰下有林夫獻地為之萬金樞為書堂
及即位改曰開先寺以獻地為之萬金樞為書堂
州嘗弭節焉寺有元宗故樹及烈祖元宗後主畫像有
中主讀書臺臺側有蓋將終焉迫於紹襲而止然自以
聽明泉寺僧珍之
唐室苗裔誅於斥大境土之說及福州湖南再喪師知
攻取之難始議弭兵務農或曰願陛下十數年勿復用
兵元宗曰兵可終身不用何十數年之有江南野史曰
天性儒懦素

武威會周師大舉奇任多非其人折北不支至於蹙國
降號憂悔而殂悲夫江南野史曰先主將受吳禪有善
了公家事南唐近事曰元宗少時素與友無以加也
接臣下恭慎威儀動履法布遺棄友無以加也
月御小殿欲道服及冠學士必先遣中使四宜諭或
訴以史館苦不名及冠學士必先遣中使四宜諭或
資禮大為史館苦不名及冠學士必先遣中使四宜諭或
形於顏色隨加九族每臣民不獲其所輒咨嗟傷射
四方之志邪臣阿諛職居御節儉得中輒咨嗟傷射
有至性仍懷高世之量始出閣命於廬山不立有營
書齋為他日終焉之計及迫於節制遂遊之先精舍
常患民閒靡第宅衣履威儀節制遂遊之先精舍
農立談曰元宗羣鶴空衣履威儀節制遂遊之先精舍
磯湖南嘗遠法正南將岳真語人曰汝未識東朝孫
家其為通粹若玉南將岳真語人曰汝未識東朝孫
光景在通粹若玉南將岳真語人曰汝未識東朝孫
有事景在通粹若玉南將岳真語人曰汝未識東朝孫
有慎其所必曰大家可在龜頭裏及後有內附之事人

南注二

人始悟焉吳處厚青箱雜記曰嗣主時朝中大臣多
疏食月為十齋至明日上大官具晚膳始復常珍謂之
堂食其後周師至去唐國土疆之半則半堂食之應
和慮舒斷黃六州果去唐國土疆之半則半堂食之應

論曰元宗舉閩楚之師境內虛耗及契丹滅晉中原有
隙可乘而兵力國用既已弗支熟視不能出世以為恨
子謂不然唐有江淮比同時割據諸國地大力強人材
眾多且據長江之險隱然大邦也若用得其人乘閩楚
昏亂一舉而平之然後東取吳越南下五嶺成南北之
勢中原雖欲睥睨豈易動哉不幸請將失律貪功輕舉
大事弗成國勢遂弱非始謀之失所以行之者非也且
陳覺馮延魯輩用師閩楚猶喪敗若此若北鄉爭天下

與秦晉趙魏之師戰於中原角一旦勝負禍可勝言哉
故子具論其實如此後之覽者得以考觀焉宗即位元
十九年有經營四方之志約己慎刑勤政如宗即位元
則庶幾守成之君也志有不殫於闕楚師旅不棄於淮甸
幾乎朝而夕之無生楊矣以新造之唐而守之非道不
鋒一鼓而千州之地撮如也悲夫

南注二

望

南唐書注卷二

南唐書注卷三

宋陸游撰

祥符周在浚雪客注

後主本紀第三

後主名煜字重光元宗第六子初名從嘉母曰光穆皇

后鍾氏從嘉廣額豐頰駢齒一目重瞳子文獻太子惡

其有奇表從嘉避既惟尊思經籍江文瑩湘山野錄曰

怨威令不素著神骨秀異駢齒一目有重瞳篤信佛法

知國勢危削自歎曰天下無周公仲尼君道不可行但

表章筆力不減柳誠憲乃知今世石刻智不得其髮鬚

余嘗見李主與徐鉉書數紙自論其文章筆法政如此

但少聰之工拙便相懸不及此數字筆意深穩益刻意與

爾善筆札亦有慧性宋史藝文志歷封安定郡公鄭王

志後主有集十卷又雜說二卷

馬書淮上兵起為神武軍都虞候元帥文獻太子卒徙

巡撫使累遷諸衛大將軍諸道副元帥

吳王五代史曰自太子封吳王以尚書令知政事居

東宮江南野史曰周世宗怒不割地帥眾將殺江征建

彼有人焉未可圖也後元宗十九年立為太子元宗南

巡太子留金陵監國以嚴續殷崇義輔之張洎唐餘紀

泊始筮為句容縣尉時太子引冀卒有司加謚宣武伯

非所以防微杜漸也泊覘知中主猶弘翼專殺事其

說益出於揣摩中主果謂然改諡曰文獻泊由此遂為

中主所識拔登朝中主果謂然改諡曰文獻泊由此遂為

有清輝殿與徐遊為文學士登館職中主亦預機密於

中泊嘗與潘佑善並官西省既而所趨駟異情好頓衰

願每力數日堂堂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後佑抵罪死泊

卿喜其有文而加愛賞宋師圍金陵事勢日迫泊與陳

自縊死後主北遷泊隨人朝大祖責以汝教李煜不降

南注三

嘉業堂校刊

使至今日因出泊所草召援兵蠟書示之泊謝曰書實

臣所為犬吠非其主此其一耳他尚多今得死臣之分

也太祖請用為翰林學士竟以其行義不及不許初泊將

命入貢作十詩以詆訾京風物至有一堆灰之句呈蘇

易聞之為少屈然知巧臣竟至參知政事泊初為寇準

所薦奉准其甚謹謹知上嫉準遂參知政事泊初為寇準

是華坐免其險談如此至道三年病卒泊運宋史曰張洎

滁州全椒人曾祖洎祖道祖道祖道祖道祖道祖道祖道

上元尉李景長子少俊才博通墳典江南舉進士解褐

之禮但當問安視膳不宜以武為稱旋命改謚權監察

御史泊自以論事稱旨遂肆擊無所忌大臣游簡言

得從未幾景遷國事稱旨遂肆擊無所忌大臣游簡言

禮部員外郎知制誥中書舍人清輝殿學士參預機

密恩寵第一泊知制誥中書舍人清輝殿學士參預機

恩寵第一泊知制誥中書舍人清輝殿學士參預機

兄弟宴飲作妓離左右授職內殿中書舍人清輝殿學

賜書萬餘卷作妓離左右授職內殿中書舍人清輝殿學

建議每上言未即行必稱疾煜手札慰諭之始復視事

象無變金湯之固未易取也北軍旦夕當自引退苟一

旦不虞即臣當先死既而城陷泊攜妻及囊裝自便

門入止宮中給光政使陳喬同升閣欲與俱死喬自經

念主在誰能為主白其事不死將有以報也歸朝太祖

召責之曰汝教煜不降使至今日因出帛書示之乃圍

城日自所草詔煜不降使至今日因出帛書示之乃圍

實臣之所為也犬吠非其主此其一耳他尚多今得死

加卿罪今之事我無替昔日之忠也死謂他尚多有今

知刑部太宗即位以其文雅選直舍人院考諸州進

士未幾使高麗復命改戶部員外郎太平國四年出

使相州明年夏復命改戶部員外郎太平國四年出

吏部郎中雍熙二年官知貢舉院選兵部員外郎太平

二部郎中雍熙二年官知貢舉院選兵部員外郎太平

臣言事泊上奏以練兵聚穀分屯塞下則備禦去則

勿追為要略會錢徽太常定論忠誠泊時按考功復

覆狀一云荒服未嘗略居尊位終是藩臣故名不可稱

夷夙為荒服未嘗略居尊位終是藩臣故名不可稱

副之使王亡名出守章州不聽又遣成節田亦不聽因
使日留從效仕同安縣為本郡神效殺使紹德府
志日留從效仕同安縣為本郡神效殺使紹德府
立王進文補國史以黃紹為南州刺史從效殺使紹德府
自領留從效仕同安縣為本郡神效殺使紹德府
州介於江廣吳越三國之開闢所由也
先打南後效打北莫敢議者先佛國師南黃自維
從弟從乃從效打北莫敢議者先佛國師南黃自維
康略草間盡有平海軍特加洪進陳洪進陳洪進陳
賢亦一草間盡有平海軍特加洪進陳洪進陳洪進陳
進見幾而作納款天朝保其意雄據一而審知又龍儒招
稱留後夏四月泉州將陳洪進執紹德推金陵副使張
漢思為留後六月遣客省使翟如璧入貢京師志曰七
月遣翟如璧謝賜生辰國信貢金器二太祖放降卒干
干兩銀器一萬兩錦綺綾羅一萬匹

南注三

七

人南還馬書七月旬容尉張泌上言為理之要詞甚微
即江初張泌上言為理之要詞甚微
守江初張泌上言為理之要詞甚微
受而圖難行容尉張泌上言為理之要詞甚微
望德音而難行容尉張泌上言為理之要詞甚微
恩以布新命非耳是姓弗能亦不其量也當陛下
視也我國家積有仁直之士不能克已而納諫將
構也我國家積有仁直之士不能克已而納諫將
林也我國家積有仁直之士不能克已而納諫將
用也我國家積有仁直之士不能克已而納諫將
所也我國家積有仁直之士不能克已而納諫將
以也我國家積有仁直之士不能克已而納諫將
天也我國家積有仁直之士不能克已而納諫將
不也我國家積有仁直之士不能克已而納諫將
明也我國家積有仁直之士不能克已而納諫將
修也我國家積有仁直之士不能克已而納諫將
言也我國家積有仁直之士不能克已而納諫將

南注三

八

帝承高祖之後天下用一將相三十年德教於物也
矣而宋昌之忠諫侯節之助由長子而立可謂安矣
之謀宋昌之忠諫侯節之助由長子而立可謂安矣
位除無益之費其法去諛躬行節制約思治平舉賢
不唐之徒上書其言已愛人也如此而見錯難得之
蓋唐之徒上書其言已愛人也如此而見錯難得之
塞幾致刑此也今業魏有終也而文帝優容不流聖
日國用佐竭民力今業魏有終也而文帝優容不流聖
能如逆之平設漢文帝之非處方戴舊則何止於夷
志而己是乎設漢文帝之非處方戴舊則何止於夷
必在發號施令非之思臣敢味死言之夫君臣之始
可也臣以國家今日之急務略陳其要伏惟陛下
聽幸甚一日以國家今日之急務略陳其要伏惟陛下
三曰明賞罰以彰勸懲四曰均賦役以安黎庶七曰
行克儉以容正直八曰固舊好亦在審先代之治亂
考前

載之衰政之惡必去毫釐之善必為密取舍之機
濟寬猛之政進經學之斥無用之物罷不急之務
治臣不信矣又聞之詩曰敬之敬之天威震之
者必懼無天之日明威法度古之令典作事於
臣觀今日之天下民強行之下無之治典作事於
輸焉願陛下下書勉行於無之治典作事於
精悉達昭代金書勉行於無之治典作事於
鑿不遠當於御門極之八年於茲矣沐大為宗伯
然無辭則下御門極之八年於茲矣沐大為宗伯
口誠也委貳死罪而極之八年於茲矣沐大為宗伯
橫承之始委貳死罪而極之八年於茲矣沐大為宗伯
揚次而後十事煥美可舉而行朕必善處分而
今日直按馬令書其表志俱有已於唐書分而
日唐按馬令書其表志俱有已於唐書分而
人為南唐傳冬十一月遣水部郎中願彝入貢京師
事為南唐傳冬十一月遣水部郎中願彝入貢京師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別史類
乾德四年秋八月國主遣龔慎儀持書使南漢約與俱
事宋九月慎儀至番禺被執
武統軍朱業卒十月使留後秋十月
開寶元年與主壺清話曰二月遣韓熙載入朝聘謝熙載歸
今晉王鍾充海州刺史非久必作太平中
國之主願記臣語時乾德丁卯歲也
密使右僕射殷崇義死生皆先見之湯悅仕為視校主

受禪用為學士一日謂悅曰近覽卿神彩明煥精芒中
發得非有遇乎悅不致隱曰臣數日前無他遇主日
之貴幸他日無此者果事三朝後歸朝人為太子詹事
十餘卒名悅本名崇義仕南唐為宰相建隆初遷宣
未改姓湯悅常撰揚州孝先寺碑元宗使親征淮南
諱於寺謂其文賞歎州及畫江請不元宗使親征淮南
世宗待切加禮世宗每覽江左章奏形於嗟重後仕
為典奉太切於事情世宗每覽江左章奏形於嗟重後仕
皇朝明退朝錄云太平興國元年湯舍人悅徐騎省鉉
直學士院王梓州克正張侍郎直舍人悅徐騎省鉉
南文士也王梓州克正張侍郎直舍人悅徐騎省鉉
平章事知制誥張洎上疏曰禮部侍郎直舍人悅徐騎省鉉
衡之勝志以悅文小字桂郎下居九華潛心苦學所
下名勝志以悅文小字桂郎下居九華潛心苦學所
崇如池底為之穿舉時途遇一叟熟視之曰君且第
奉水掘而論判官城不爾有宅墓存天乾寧中及第
歸宋遷光祿卿避諱改姓名為湯悅奉敕撰江南錄十

南注三

二

卷今城東五里... 為左僕射同平章事境內旱太祖賜
米麥十萬石冬十一月立國后周氏養子繼恩立漢亡
開寶二年三月以游簡言為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
章事夏五月簡言卒是歲右僕射同平章事殷崇義罷
為潤州節度使同平章事
開寶三年夏太白晝見 江西南野史曰 二日相觸 馬書是
侍郎韓熙載 卒 韓熙載事
開寶四年冬十月國主聞太祖滅南漢屯兵於漢陽大
懼遣太尉中書令鄭王從善朝貢 金陵新志曰七月
道出臣國遺臣犀角一株牙二株白龍腦三十兩膏龍
腦十斤乳香千斤沈香三千斤煎香七斤石亭脂五
十斤白檀百斤紫礦五十斤荳蔻二萬顆龍腦三斤
椰五十斤藤花簪四領占城瓜斑古程二段岡婆禮
三

南注三

三

戰艦數千艘在荆南請密往焚之國主懼不敢從
夏四月齊王景達卒
開寶五年春正月國主下令貶損儀制改詔為教中書
門下省為左右內史府內侍府尚書省為司會府御史
臺為司憲府翰林院為文館文院樞密院為光政院
大理寺為詳刑院客省為延賓院官號亦從改易以避
宋初金陵殿闕皆設鳴吻元宗雖臣於周猶如故後主

順流而東... 軍士所掠... 南注三... 爲軍士所掠者... 南注三... 爲軍士所掠者...

妻女... 南注三... 爲軍士所掠者... 南注三... 爲軍士所掠者...

安留此... 南注三... 爲軍士所掠者... 南注三... 爲軍士所掠者...

神武... 南注三... 爲軍士所掠者... 南注三... 爲軍士所掠者...

中書令漢劉向性木強使酒難近然善職有功無子弟... 賀州刺史田欽... 崇儀使知寧州大中祥符七年卒... 崇儀使知寧州大中祥符七年卒...

南注三

直三千萬悉以賜欽... 左廂戰軍先赴... 平都功餘太原... 州首千餘征太原... 宅四年從征太原... 祚性剛所負氣多... 屢欲歛所負氣多... 職規利所部下... 又改州路行營... 以爲鄧州... 官徵南院使... 多惡之子承說... 南東道節度使潘美...

彬偕往進次秦... 大軍隨之... 彬偕往進次秦... 大軍隨之... 彬偕往進次秦... 大軍隨之... 彬偕往進次秦... 大軍隨之...

南注三

署護築保州... 晨興方對客... 馮乃差衣取... 照二年卒... 王梅日歸... 使潘美領... 曹彬侍衛... 越國王錢... 都監曹翰... 都指揮使... 遣江國公... 斤又遣起居... 新志作五千... 大爲守備... 十月王師拔池州...

乙亥歲春二月壬戌朔師拔金陵關城三月丁巳吳越
攻我常州權知州事萬誠以城降馬書余成禮劫
吳越備史日八年春二月詔遣兩直使陳理來宣諭
以戎服五萬副賜王軍卒又賜王將帥服帶器帛
是月王親率大軍攻其壘不克夏四月我師復大
於軍門且請命焉王從其請萬誠遣觀察推官鄭
賜以安慰之器命等悉送於京師以請命又命羊
家以安慰之器命等悉送於京師以請命又命羊
王悉有之是月陰卒遠等軍沿江石橋等寨軍兵
千戶賈封九百戶仍賜湯藥及沿身法物等五月
衣玉帶詔歸國是月王遣兩浙諸軍都鈐轄使
一萬兵會王師於金陵宋史紀事曰徽宗既受命
兵五萬攻常州承相沈虎子諫曰江南國之藩蔽
錢俶省其差錮東軍支使王通今月二十日走
關中事與悉卿位高王霸天付將才門專為社之
善勤王之節一昨親提銳旅取堅城勢孤而既絕援
增史冊之輝輸款遠歷寒暄之候遂成克復之功承
嘉賞不捨廉輿故茲獎諭想宜知悉為誅神衛都指揮
使皇甫繼勳等出五車色白長五尺夏六月轉見西方
犯太微六十日滅王師及吳越圍潤州留後劉澄以城
降乙酉降潤州吳越遂會王師圍金陵洪州節度使朱
令贊帥勝兵十五萬赴難與王師遇大潰金陵益危蹙
王師百道攻城晝夜不休城中斗米萬錢人病足弱死
者相枕籍國主兩遣徐鉉等厚貢方物求緩兵皆不報
表曰臣猥以弱孱在幽疏惟將一心上結明主比蒙
之今一朝便忘覆露君赤子也微臣命君外臣也忍
使萬方奈何一日自踵蜀漢不臣之乎同羣合類而
囚虜貽笑天下取辱先臣臣所以不忍也豈獨臣不忍

南注三

南注三

南注三

南注三

語耳吾不為也吾微時夜自華陰道逢月出有句云未
太祖雖無意焉文然出語雄健如此以予觀李氏據江
南全盛時宮中詩曰簾日已高三丈透金簾大第香
雲別院時聞簫鼓奏議者與時滴金釵酒惡時拈花
笑得葉燒者與矣然太祖一與朝士議論不令歎曰
安得大家眼孔小賜與十萬貫則塞破屋矣以此言之
日措彼大家眼孔小賜與十萬貫則塞破屋矣以此言之
無一知被大家眼孔小賜與十萬貫則塞破屋矣以此言之
全一知被大家眼孔小賜與十萬貫則塞破屋矣以此言之
多言江而亦命見孔平香歌與通鑑日論辨不月復
新睡邪宋史何後傳曰天下復論辨不月復
疫死方議宋史何後傳曰天下復論辨不月復
上急變求見時破病為後傳曰天下復論辨不月復
陛下奈何欲班師上屏左冬十一月白虹貫日
石召升殿問從曹彬平江南太祖謂曰昇州平可
錄曰李繼隆從曹彬平江南太祖謂曰昇州平可
赴關太祖以城未下順其來繼隆奏曰途遇大風天
地冥晦城破之兆也翌日捷書至上語之日如汝

為亦聖君不忍令臣為也臣聞鳥獸物依人而哀
之君臣大義願忠無辭乎僕令宗社之失不在臣身
臣死之願畢矣皇天后土實鑒斯言歐史南唐世
家曰太祖之出師南征也煜遣徐鉉朝於京師居大
南以名臣自負欲以口舌說存其國及將第去
非爾所無也太祖曰鉉朝於京師居大南以名臣
如子事父未有過失奈何使舉其說曰李煜無罪
師謂父子者為兩家可乎鉉無以對而退百言太
兩謂父子者為兩家可乎鉉無以對而退百言太
自謂父子者為兩家可乎鉉無以對而退百言太
行未保必能濟難江南北利於彼乎鉉無以對而
方一介之使復決戰豈利於彼乎鉉無以對而
願兵而入口舌辭歸過皆與常同後山詩話載鉉
宋欲以口舌辭歸過皆與常同後山詩話載鉉
水之微時自秦中歸道華山下醉臥覺而月出有
未離海底千山黑纔到天中萬國明鉉大驚服
新話曰帝王文章自有一般富貴氣象但朝服
鉉來朝誦後主文章自有一般富貴氣象但朝服

南注三

南注三

示以寬大每為含容雖陳內附之言其疑開雖奔之禮節
兵峻壘包蓄成日彰朕欲全彼始終去其疑開雖奔之禮節
亦冀來朝庶旅不後果覆亡之自問罪者唐堯光宅履示
招焉何迷復之夏再位荒恩推不赦防風之罪稽諸古典諒
無刑朕以道在包荒恩推不赦防風之罪稽諸古典諒
明彼皆問位之外臣君不預中朝之正朔及頑命命青蓋
公侯爾賈賈為列侯我恩德比禪與皓又非其倫特升
拱極之班賜以列侯之號式優待與皓又非其倫特升
大太極之班賜以列侯之號式優待與皓又非其倫特升
日思久祖之乃舉小傅右千牛衛主爵將軍仍封遠命侯
他日復之乃舉小傅右千牛衛主爵將軍仍封遠命侯
宋史曰後主自學士近臣太祖即位加特進改封隴西公
宗書此開策多卿舊物歸朝與金陵舊書否後主頓首謝
讀王鈺此開策多卿舊物歸朝與金陵舊書否後主頓首謝
眼淚洗面太平興國二年六月辛卯殂命翰林西官視

南注三

三

疾中使慰諭數四翌日薨趙葵行營雜錄曰後主歸
朝後每懷故國且念將妾落鬱鬱不自聊告作長短
身是客一雨餘春歡獨自莫關無限山別時容易見
時難記日徐落花春去也上天人無限山別時容易見
日問曾見徐落花春去也上天人無限山別時容易見
朕令卿往徐落花春去也上天人無限山別時容易見
相對鏡見徐落花春去也上天人無限山別時容易見
道服而徐落花春去也上天人無限山別時容易見
對不日徐落花春去也上天人無限山別時容易見
機詢後主徐落花春去也上天人無限山別時容易見
在賜第徐落花春去也上天人無限山別時容易見
傳小樓徐落花春去也上天人無限山別時容易見
水向東流徐落花春去也上天人無限山別時容易見
主蓋以是日生故徐落花春去也上天人無限山別時容易見
百匹以夕罷乃散之贈太師追封吳王葬洛陽北邙山
之狀一夕罷乃散之贈太師追封吳王葬洛陽北邙山

徐鉉大宋左千牛衛上將軍追封吳王公墓誌銘
并序曰盛德百世善繼者所以主其祀聖人無外善守
者錫之寵固保其存益運美殊光隆唐西人德流九德
斯不誣矣王諱煜字重光隆唐西人德流九德
賜三至道皇天宗廟宗廟宗廟宗廟宗廟宗廟宗廟宗廟
長安故我顯祖用宗廟宗廟宗廟宗廟宗廟宗廟宗廟宗廟
基德所及業皇宗廟宗廟宗廟宗廟宗廟宗廟宗廟宗廟
威德所及業皇宗廟宗廟宗廟宗廟宗廟宗廟宗廟宗廟
綏懷不世王世用宗廟宗廟宗廟宗廟宗廟宗廟宗廟宗廟
何足貴王世用宗廟宗廟宗廟宗廟宗廟宗廟宗廟宗廟
志奉蒸膏以世用宗廟宗廟宗廟宗廟宗廟宗廟宗廟宗廟
國之度勤修九言勤必舍必以古道臣事若必倫率循先
年開天香灑然府無虛月信於百役知無不為十五
其師終後投致慈親而果於乞火無里婦防西鄰起學
之錫斯厚今在運麗洋推恩耀進上公之封仍加掌武之開
釋及飛天在運麗洋推恩耀進上公之封仍加掌武之開

南注三

三

秋侍從親勉論優容方將度越等葬登崇名數嗚呼
莫於京師之不遠地享年四十四有二月皇朝三
冬十月吳王命使葬於某鄉某里其葬也夫國年
夫十月吳王命使葬於某鄉某里其葬也夫國年
實人通言成則子左是生牛衛大將軍某里其葬也
度淹通言成則子左是生牛衛大將軍某里其葬也
未易可量惟王表於天資才略由將軍某里其葬也
觀精究六經旁王表於天資才略由將軍某里其葬也
作一民游六經旁王表於天資才略由將軍某里其葬也
精別雅鄭一豫必造於氏常與神氣清道不則有容
道矣於孤樂所著文札卷之十卷之十卷之十卷之十
善常隱之性仍好之善筆札卷之十卷之十卷之十卷
克愛以朕躬仁義之當武之世其明法不勝感威不
近功偃二躬仁義之當武之世其明法不勝感威不
鳴呼哀哉二躬仁義之當武之世其明法不勝感威不
之靈樹旁寂寂兮野三川東注豈有長存寄不朽於金石

此故雖仁愛足感遺民... 而卒不能保社稷云... 欲報上之德而感於朝... 政殿與相劇談至夜... 公仲尼忽去人遠... 千言日特垂此空... 不勤請免紀傳論... 記乞盡禮而諒其... 其祀嗚呼何李氏... 在後漢唐與宋得... 之李唐之全而不在... 之入也紹其統而... 與子存陳而於此... 哉借日臥榻之側... 豈能知世且唐

南注三

受年過雅代報於遠甚... 江乙五李再小之... 南亥行主三史足... 主呂志百數日稱... 降師野倍詩而宗... 後夔史及而徽幸... 帝以日北狩宗祕... 皇州祖女生書後... 丙州以真時省之... 子降以亦夢閱誠... 為元乙亥用李江... 元以命江生南國... 所丙命南來李者... 虜子曹南國主視... 彬取主然像見可... 取江見其文其人... 州藝祖采人風物... 後祖故風物流... 三百

南唐書注卷三

南唐書注卷四

宋陸游撰

祥符周在汝雪客注

宋齊王字子嵩

宋齊王字子嵩... 同起兵唐書曰... 為長乃為必大... 芝遺柳彥璋略... 刺史中二略... 危全諷傳之... 傳州西二傳... 驚諸郡王又... 無害民者火... 傳行將也時... 走傳府飲酒... 射獵醉遇虎... 不置令人斬... 智與謀勿人... 節重必商佛... 洪州節度使... 文尤喜縱橫... 姚克瞻得見... 年子何不樂... 時至代此不... 淮揚代史補... 才何杜門將... 乃惠以不坐... 攻書上志數... 宇頭失志華... 四海一輪紅... 復至天怒黑... 略日怒其言... 有言原紅日... 不血不紅日... 如無即無生... 生接飛雲... 為人濟走黃... 不若急鬼... 鬼更出... 云其... 為... 誠

南注四

復至天怒黑... 略日怒其言... 有言原紅日... 不血不紅日... 如無即無生... 生接飛雲... 為人濟走黃... 不若急鬼... 鬼更出... 云其... 為... 誠

祖廼自殿直軍判官擢右司員外郎進右諫議大夫兵部侍郎九國志曰參謀機密甚叶民望居中用事且倚以為相齊王自以資望尚淺或不為國中所服乃告歸洪州改葬因入九華山累啟求致仕不許江南野錄載齊王讓表曰昔熊况臣非築巖之相釣渭之時元宗已為大將軍烈祖賢蘇位獨重宜居山野云云時元宗已為大將軍烈祖以吳帝命元宗躬往迎之於是齊王託不得已而起江南野史曰嗣主與齊王同舟並濟遂拜中書侍郎遷好狎如友既至先主喜分若父子右僕射平章事齊治通鑑曰齊王入九華山止于應天寺及除右僕射致仕更名應天寺曰微賢烈祖出鎮金陵以元宗入輔委齊王左右之初烈祖權位日隆舉國皆知代謝之勢吳帝謙恭無失德江南野史曰吳主宮禁內頗御貴戚營教曉諭烈祖懼羣情未協之徵齊王莫不知之以陰圖金陵

南注四

四

欲待嗣君與齊王議合已都押衙周宗揣微指請急至都以禪代事告齊王齊王默計大議本由己出今若遽行則功歸宗欲因以釣名乃留與夜飲亟遣使手書切諫以為時事未可後數日馳至金陵請斬宗謝國人烈祖亦悔將從之徐玠固爭纒黜宗為池州副使玠乃與李建勳等極言宜從天人之望復召宗還舊職齊王由是頗見疏忌留為諸道都統判官加司空江南錄通兼申蔡節度使無所關預從容而已數請退烈祖以南園給之俄齊國建猶以勳舊為左丞相不預事李德誠周本自廣陵持吳帝詔來行傳禪齊王謂德誠子建勳曰尊公吳室元勳今日埽地矣獨稱疾臥家不預勸進烈祖既受禪徐

玠為待中李建勳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周宗為樞密使齊王但遷司徒中懷不平及宣制至布衣之交忽抗聲曰臣為布衣時陛下亦一刺史耳今為天子可不用老臣矣烈祖優容之馬書曰齊王拂衣而出闔門請罪國故事曰宋齊王既以徐氏政慶開國之宴遂乘醉大誦于筵上百官悚然知諸隱忍而已嘗夜燕天泉閣李德誠曰陛下應天順人惟齊王不悅因出齊王諷止勸進書十國紀年曰遣宗信書令宗信諷卻之資治通鑑曰唐日于嵩三十年故人豈負我者齊王頓首謝自是為求媚計更請降讓皇為公侯絕吳太子珣婚馬書曰其詞云非獨婦人有七出久之表言備位丞相不當不聞國政又自陳為人所聞烈祖大怒齊

南注四

五

王歸第白衣待罪而烈祖怒已解謂左右曰宋公有才特不識大體爾孤豈忘舊臣者命吳王琮持手詔召見遂以丞相同平章事復委任兼知尚書省事馬書曰陳以輔相之重不可不與政烈祖許其入中書視事又省乃求知尚書省事亦許之中外繁劇之務皆在尚書掌六司下及胥吏皆用所親也徐鉉宋齊王知尚書地親親賢在位中外具瞻式欲錄倫元台公股肱之寄之重未叶舊章歸出納王言固當綜錄侍中書門下兩省兼南保齊王雖道在經邦方資誨納而事殷會府兼結允凡日諷猷悉口獻替其三省事並取齊王恭決朕允思恭凡無為方侯沃與張居詠李建勳更日入閣議政契丹耶律德光遣使來齊王陰謀開契丹使與晉相攻則江淮

益安密請厚其原幣遣還至淮北潛令人刺殺之契丹
與晉果隙齊王親吏夏昌圖盜庫金數百萬特判傳輕
典烈祖命斬昌圖齊王慙稱疾求罷省事許之遂不復
朝謁帝遣壽王景遂勞問許鎮故鄉始入朝因召與宴
飲齊王酒酣輒曰陛下中興實老臣之力乃忘老臣可
乎烈祖怒曰太保始以游客干朕今為三公足矣通鑑
曰乃言朕烏喙如句踐齊王詞色愈厲曰臣為游客時
陛下亦偏裨耳今不過殺老臣遂引去烈祖頗悔明日
手詔曰朕之性子高所知少相親老相怨可乎拜鎮南
節度使至鎮起大第窮極宏麗坊中居人皆使修飾垣
屋民不堪其擾有逃去者初赴鎮烈祖曰衣錦書行古

南注四

六

人所貴賜以錦袍親為著之遂服錦袍視事江南野史曰改其故
坊為衣錦坊元宗即位召拜太保中書令與周宗並相
齊王之客最親厚者陳覺元宗亦以為才馮延巳延魯
魏岑查文徽與覺深相結附內主齊王時謂五鬼相與
造飛語傾周宗宗泣訴於元宗而岑覺又更相攻於是
出齊王為鎮海軍節度使齊王怏怏力請歸九華舊隱
從之資治通鑑曰唐宣王景達剛毅開爽烈祖愛之
由是怨齊王又曰唐王知其才以齊王年長而止王
明日之怨齊王又曰唐王知其才以齊王年長而止王
味且之微取朽宮禁大失統馭齊王每犯顏諫正陳以
侍從皆東宮白面少年多肆排毀兼以年既暮自負
動舊不能折節隨時為鍾謀常夢錫江文蔚蕭儼等所
誘乃歎曰鳥盡兔死弓藏大烹矣因表乞歸九華舊居
湘山野錄曰宋齊王相江南李先主昇及事主瑒

二世皆為石僕射景愛其才而不知其不正一日侍崇于
華林廣席戲為詩曰巧斷牙林紫金最宜平穩孤
鶴噪枝頭元氣一民時疾暴死心氣向暖凡三日甚
用句也白言至一殿庭忽見先主氣向暖凡三日甚
誤大州降者日人主何至斯耶見主曰宋齊王所
殺其民具道胡能主寺觀鳴鐘其民曰宋齊王所
耶仗則暫見或胡能主寺觀鳴鐘其民曰宋齊王所
國得見遺書一胡能主寺觀鳴鐘其民曰宋齊王所
一交聘遺書一胡能主寺觀鳴鐘其民曰宋齊王所
佛塔或佛體中則當愈封無一人知匠師王百官朝
佛左語以君勿信宋齊王所封無一人知匠師王百官朝
又云語以君勿信宋齊王所封無一人知匠師王百官朝
見主語以君勿信宋齊王所封無一人知匠師王百官朝
主親詣瓦棺寺勸佛果得何感民既還家不敢事陳乞
清涼寺鑄其上云佛果得何感民既還家不敢事陳乞
建塔於其上云佛果得何感民既還家不敢事陳乞
齊王龍待愈解賜號九華先生封青陽公食青陽一縣

南注四

七

租稅資治通鑑曰齊王治大第於青陽郡將吏皆如
租稅資治通鑑曰齊王治大第於青陽郡將吏皆如
論可聽及晚年或在班行如孫展韓熙載等皆特操
知等者新進用事之人聲勢已往多手可執孫承
相阿衡之法好惡舉動不可見齊王曰君侯以管樂之
當近則法從數君子遠則德所及人主所與皆心
者糾謬之任又勸講金華所以開列與三院御史皆
以隆重國本皆須勸講金華所以開列與三院御史皆
回邪無忌素以日除羣孽尚且其性方整重實有守而
實籍眾目而棄其稱衡較能且同才者方今大業草創
不亦變凡五之昔子常而衡較能且同才者方今大業草創
許由伯陽五之昔子常而衡較能且同才者方今大業草創
於太公望周公於此陶伯益湯於伊尹仲也舜染其
染於羊辛岐鍾之或紂染於公望周公於此陶伯益湯於伊尹仲也舜染其
長父榮夷公鐘之或紂染於公望周公於此陶伯益湯於伊尹仲也舜染其
當故為天下變則其色亦變也夫戒在於所染豈惟人才也

矣元宗使鍾謨言於周世宗曰罪大惡極合奏放世宗
日自宗使鍾謨言於周世宗曰罪大惡極合奏放世宗
齊三朝推延下視占相者數十輩置於無辜無遠識
夢乘龍上天至垂老猶抱妄及國家發難尚欲乘其
給食而因緝時年七十二矣事敗四於家繫土垣穿其
要止以倡人為偶亦封國元宗遂命殷崇義草詔曰惡
莫甚於無君罪莫深於賣國又云宋齊五本一布衣
是造國之季微古言齊正放歸九華山而不奪其官爵初
命穴牆給食俄又絕之以餒卒九華山而命筆作老牛歌
以獻日吾昔治通鑑曰唐主命鎮其第六子給飲食齊
數日吾昔治通鑑曰唐主命鎮其第六子給飲食齊
表志日吾昔治通鑑曰唐主命鎮其第六子給飲食齊
公捐館九華食至青陽絕食數日家人亦氣絕舟中
起直貫江華表志日吾昔治通鑑曰唐主命鎮其第六子
殺之嗚呼哀哉初齊正用啟事投姚洞其妻共縊
又云豈堪憂也萬端無奈飢寒兩字識者占其必死

南注四

至是如其言南唐近事曰齊王微時日者相之日當
引退庶幾保誼醜繆覺徵古皆誅死有馬書日齊王
全果自死以善遠勝齊王而伴為師授以白矜而齊
詭己工書不齊善然不能精意往似求媚齊王謂之
延書非善遠勝齊王而伴為師授以白矜而齊王謂之
子如書非善遠勝齊王而伴為師授以白矜而齊王謂之
六卷又此齊王有文不能精意往似求媚齊王謂之
足道其題跋日齊王有文不能精意往似求媚齊王謂之
成道其題跋日齊王有文不能精意往似求媚齊王謂之
情累而無其末多流為智術老之道德亦微有見於
所從出也人為多流為智術老之道德亦微有見於
也無情也至義生於無親人而無親則忍矣此刑名之
以用也君有奇智天下不親推聖人出斯言不廢未幾
元宗燕居見齊王為厲叱之不退遂遷南都日南野史
南都宴百僚上忽見吹太傅齊後主立召其家還金
正自陸趨進惡之人而得疾遂死

南唐書注 卷四

陵廩給甚厚方齊王敗時年七十三且無子日南野史
先世而亡玉壺清話若謂窺伺謀篡竊則過也特好權
利尚詭譎造虛譽植朋黨矜功忌能飾詐護前富貴滿
溢猶不知懼狂於要君聞於知人尊隙遂成蒙大惡以
死悲夫與所行而己觀其著書云畫者不取易其言
易之必有咎刻者不取侮木偶苟悔之必貽禍始制荷
於我又要敬於我及真禍於我此意以社稷之功自任
竊之計萌矣伐南國攻仁達以空其國用逐常夢錫韓
熙載齊王之死自速辜爾
論日世言江南精兵十萬而長江天塹可當十萬國老
宋齊王機變如神可當十萬周世宗欲取江南故齊王
以反開死江野史日孫忌使周世宗問忌江南可取
虛實忌對日臣本國雖小然甲兵尚三十餘

南注四

萬未易可圖世宗議忌日江南不過十餘郡而師旅太
多何見欺與忌日精甲利兵雖十餘萬然長江一條飛
濤千里風濤激湧過湯池所謂天塹也斯可敵十萬
之師亦老宋齊王智謀宏遠機變如神乃王猛謝安之
徒宗使謀還命日朕與江南大義雖定然宋齊王不死
殆難保和好尋齊方五代之際天下分裂大亂賢人君
子皆自引於深山大澤間以不仕為得而馮道有重名
於中原齊王擅眾譽於江表觀其人識時之治亂矣周
師犯淮南齊王實預議雖元宗不盡用然使展盡其籌
策亦非能決勝保境者且世宗豈畏齊王機變而開之
者哉蓋鍾謨自周歸力排齊王殺之故其黨附會為此
說非其實也予論序齊王事盡黜當時愛憎之論而錄
其實覽者得詳焉

南唐書注卷五

宋陸游撰

祥符周在浚雪客注

周徐查邊列傳第二

周宗字君太廣陵人馬書作秣陵人少遇亂孤窮事烈祖為給

使馬書曰署閒于擯相辭令方時艱難每使四方輒稱

職端敏可仗恩顧日治烈祖鎮金陵為都押衙馬書曰

於金陵知謂宗曰僕射望高履危無須西渡宗堅請

知詢手札示信遠得故若帖書曰不必奔赴既而徐氏

諸子果以不奔赴讓烈祖因出所書若紙示之知

謂周宗曰幸聞兄長家國多事宜抑情損禮無勞西渡

也宗度王非本意堅請報簡示信於烈祖康王以恩遠

為解宗袖中出筆復為左右取紙得故名紙帖乞手札

以奔喪時用宋齊王議迎吳讓皇都金陵繕府治為宮

馬步都虞候蔡弘業為宮城營奉使徙都統府於古臺

城使都教練使孔昌祚營之都統府城凡二千四百間

環一千五百步烈祖已徙居且迎讓皇宗請閒曰若主

上西遷公當東駕勞費方始怨嗟將日聞矣烈祖納之

託歲不利而止自是宗益預議論齊王始忌之一日烈

祖臨鏡理白鬚太息曰功業成而吾老矣奈何宗適侍

側悟微指乃請如廣陵諷讓皇以禪代亦請諭齊王齊

王心忌大議自宗發及將還留與飲而遣騎以手疏切

諫烈祖大悔懼後數日齊王馳至金陵為險語動烈祖

請斬宗謝國人烈祖將從之徐玠固爭乃已但黜宗為

南注四

十二

南唐書注卷四

計復召宗還舊職五國故事曰宗入內室與夫人同席而飲後使宗知鹽鐵務家遂大富官至侍烈祖受禪宗躡進至內樞使同平章事遷侍中時以樞密為內樞猶避吳武王諱也烈祖常召宗及宋齊正馬仁裕宴於崇英殿歡燕道舊為樂他將相莫預然待宗尤親厚不甚以職務嬰之宗亦能畏遠權勢居家節儉俸賜皆積不用馬書曰宗連歷將相奉法然貴故齊工黨雖日讒之不能害久之乃罷為江州節度使有俞文貞者早遊烈祖幕府宗及馬仁裕皆趨走執事左右及宗出鎮文貞仕宦踴躍猶為其州巡官方旅見輒越次問曰馬押衙亡恙宗曰馬相公已鎮廬州文貞頓同列匿笑而退他日預公宴宗勸以酒文貞俛首曰下

南注五

官小戶令公所熟知也聞者大駭而宗怡然不動其寬厚如此徒宣州節度使入覲賜宴元宗親為搢襟頭腳以表殊禮復出留守東都請老以司徒致仕歸金陵馬載詔曰崧嶽降靈誕生良弼佐我先朝膺及朕躬何賴保釐底於成績昔蕭何守巴蜀高祖無西顧之患寇恂守河內光武無分民之嫌今任公以何恂之事宜強飯扶力以副朕意無於嘻國之安危惟茲惟何慎始成終非公而誰所請宜不允馮延魯代為留守會周陷廣陵延魯自髡而逃見執於周人束縛桎梏僅免死五國故事財每自淮上通商市中國羊馬及世宗謀渡淮乃使軍人蒙一羊皮執一馬馮為商旅渡浮橋而繼以兵甲遂人臨時人益以宗享福終始為異俄宗病卒年七十餘宋齊正時以太傅奉朝請撫其棺哭曰君太點來亦得時去亦得時元宗聞之不平宗二女皆為後主后馬書

平貴賤時也上下分也況生亂世事偏國易牛衣以畫錦起徒步為朱輪達者觀之特戲事爾文貞之抗周宗豈足識此

徐鍇字楚金會稽人父延休青箱雜記曰延休博物多縣有後漢太尉許劭廟碑即許劭碑云歲久字多磨滅開元中許氏諸孫重刻之碑陰有八字云談馬彌畢王田數七時人不能曉延休一見為解曰談馬彌畢王許字彌畢石卑石卑碑字王田乃千里千里重字數七是六一六一立字此亦字德文風度淹雅故唐乾符中楊修辨蓋日之此也

進士昭宗狩石門無學士草詔延休來調官適在旁近逆旅左右言其工文辭即召見命視草昭宗善之及還長安不得用梁蔣玄暉辟為其佐唐書曰玄暉者少賤忠為腹心昭宗東遷玄暉為樞密使帝駐陝州衛家言星緯不常且昭宗大變宜須東幸洛帝度全忠必募命衛官高陽將盡去我左右君宜與茂貞克用行密同盟傳治洛陽將盡去我左右君宜與茂貞克用行密同盟傳

南注五

徹襄魏幽使各以軍迎我還京師又詔全忠后方娠須十月乃東全忠盡殺左右黃門內園小兒五百人悉以行抵穀水全忠至鳳翔州節度使崇本會克其家崇本妻美全忠與亂故崇本怒至是遣使大懼帝自出關畏不測常與坐流涕舉兵問劫遷狀全忠謂必以告全忠全忠恨帝無傳禪意謀弑以絕人望因令其屬李振全忠全忠恨帝無傳禪意謀弑以絕人望因夜選勇士百人入闕行在言有急奏請見帝宮門閉留十士以待至椒闈中夫人裴貞一啟關殺之乃趨殿下玄暉日上安在昭遠單衣走環柱遂殺之斬帝我士持劍入帝闕遠單衣走環柱遂殺之斬帝帝亦死復執后求哀玄暉全忠所弑者帝也乃釋后明日復相請對曰求哀玄暉全忠所弑者帝也乃釋儀博為貞一漸榮所弑出二人首全忠自河來朝與下晉文帝殺高貴鄉公歸罪成濟今直誅非本謀皆友恭等有掠羅者都人怨故因以悅眾友恭叔琮等解天軍有掠羅者都人怨故因以悅眾友恭叔琮等解天詔收九錫玄暉自持詔趨汴言之還洛不掩日全忠

代史曰遺朱友恭氏叔宗藩玄暉等行弒宗廟又曰
二年遺潘玄暉王怒以爲藩等九王於九曲池又曰
天子祀天於南郊天子怒以爲藩等九王於九曲池
人告私通密使將玄暉與王怒以爲藩等九王於九
取江西得延休仕至光祿卿江都少尹卒休九國志
吳將南事詳悉因南使於法始見少尹又日李昇
不復庶子鉉十歲都事略徐鉉字鼎臣揚州廣陵人
徐仕也二子鉉十歲都事略徐鉉字鼎臣揚州廣陵人
世宗南征李景泰州司事南唐歸爲知制誥與宋齊
中書舍人左丞死其子州司事南唐歸爲知制誥與宋
事王師圍書左丞死其子州司事南唐歸爲知制誥與
南祖以禮師圍書左丞死其子州司事南唐歸爲知制
南祖以禮師圍書左丞死其子州司事南唐歸爲知制
率更令亡不遣之後隨燈至鉉京師求學緩兵語在
爲左散騎常侍二年以廬州尼道從安訟其弟與姜氏

南注五

四

南注五

五

不養母姑姜氏鉉妻告不實與姜氏初至鉉京師
行軍司馬道安亦坐告不實與姜氏初至鉉京師
年者七十求必鉉如恬淡無苦寒不實與姜氏初至
章李斯二求必鉉如恬淡無苦寒不實與姜氏初至
皆好珍味復之左有集尤不其及請移書江使南
道二臣兄弟工翰散騎侍卷無子書出元論尺爲南
鼎臣萬七左士人翰散騎侍卷無子書出元論尺爲南
三州年七左士人翰散騎侍卷無子書出元論尺爲南
誤一州年七左士人翰散騎侍卷無子書出元論尺爲南
齋老學叢叢能命手不釋卷常於道南天許國一
外喧甚遺童視內必常待鉉自道南天許國一
鉉至是耶宅以蓋鉉與宅角習中入地母說文苑
而不至耶宅以蓋鉉與宅角習中入地母說文苑
辭不至耶宅以蓋鉉與宅角習中入地母說文苑
朝至蘇筆屢命左朝士大夫所書有清識語與人之
李朝至蘇筆屢命左朝士大夫所書有清識語與人之

衛尉尉延休及其子內史鉉也卒於那州門人
胡仲容以爲歸葬於此朝而鉉又史曰國初徐
述及之貢幸相亦難其選請於藝祖玉音朝臣
不自擇名有頃左瑤亦選於此朝而鉉又史曰國
人以燕請入使行筆殿侍者中一殿前司其孫人
江始請入使行筆殿侍者中一殿前司其孫人
不省且駭測強詞鋒如雲旁觀駭知所孫人
勳且駭測強詞鋒如雲旁觀駭知所孫人
亦不詞庸詎矣強詞鋒如雲旁觀駭知所孫人
復將命請緩兵之鉉當與陶言諸大儒端委不
南亦將命請緩兵之鉉當與陶言諸大儒端委不
甚善言其罪緩兵之鉉當與陶言諸大儒端委不
宣必大遊山錄有辯概爲三弟嘉之擬容他日
忠蓋必大遊山錄有辯概爲三弟嘉之擬容他日
錯遂家廣陵錯四歲孤母方教鉉就學未暇及錯
錯遂家廣陵錯四歲孤母方教鉉就學未暇及錯

觀江表冠蓋若中立有道士徐公之耳平居
多矣時王無重肉人後其主故命亡國之
右成有難色鉉乃徒行後主無主命亡國之
宋非深人後色鉉乃徒行後主無主命亡國之
誅野錄曰後宗之知者謂宗頗惡徐過其筆
山野錄曰後宗之知者謂宗頗惡徐過其筆
秘閣奏曰請於前象復上令取文惡徐過其筆
對日象曰請於前象復上令取文惡徐過其筆
朝士皆歎其博識時在足方二日徐故臣知
善曲折處亦當無偏折處心乃筆鋒直下不
在於畫中此用筆之法也徐非老筆不能
大法西山記曰又十里至鸞岡三徐非老筆不
大法西山記曰又十里至鸞岡三徐非老筆不

人始知之咸推其量烈祖輔政初入謁烈祖召與語偉其論宋齊正亦稱薦之以附於宋齊正齊正引徐知謩浙西以文徽為判官或獻玉杯知謩喜酬以錢百萬趨開宴出杯行酒至文徽偶墮地碎一坐皆驚而文徽自若烈祖受禪人為監察御史徐鉉水部員外郎侍御史知雜制日軟秦漢以御史掌四方之記我朝以通才某百官之雜其美則同所職貴重則同是選其推王臣法職之難其參決而察情無不當持議無不為俾止絕濫刑不知恥格率是弊用使持憲綱在能舉肅威肅清朝序爾其直躬而處眾正色以當朝利涉繩有典或不顧難哉元宗立進諫議大夫中書舍人樞密副使徐鉉知雜制御史查文徽可起居即樞密副使制日並居二職其言非才某百官查文徽備雅表文忠厚成質早踐華賈時為名臣以南宮清望之資當憲府雄極之

南注五

八

任提綱有序而眾目以理正身自處而周行以清物論與之子用嘉尚居中理極不亦可乎噫為朕腹心注人耳日執節一懈悔咎隨聞主延義與其兄延政相攻延政以建州建國稱殷延義為其下所殺推立大將朱文進元宗欲討文進文徽以為延政首亂當先致討有翰林待詔臧循者與文徽同里巷少嘗為買入閣習知其山川險阻為陳進兵之策文徽本好言兵遂請行元宗乃以為江西安撫使令至境上審觀可否文徽銳於成功至上饒復命盛言必克詔發洪州屯兵以邊錫為將從文徽攻建州建人厭王氏之亂伐木開道迎我師行次益竹遇建州兵至又聞泉漳汀州皆歸延政懼退保建陽時賊循亦為別將屯邵武延政襲破之獲循斬於

建州軍聲大劉元宗遣何敬洙等來援敬洙錫與建州兵相持文徽得建之降將孟堅使潛師出其後擊之建州兵大敗潰去遂傳其城雖下建州王延政據建州令大將章某守建州城書遣部將刺事於軍前後期當斬其才歸語妻連氏有賢智私使人謂部將曰汝法當死急逃乃免與銀數十兩日經行無顧家也部將得將適主是役城陷先無罪將幸全連氏一門者重賞連氏使人謂之曰建民無罪將幸全連氏一門者重賞死不取國生若將軍不釋建民妾願同百姓死誓不獨生也詞氣感發於至誠不為已為國兵而人一城獲全假道過山春秋曰發於至誠不為已為國兵而人一城獲乞援師於建安及兵退二枝失期不至將斬之妻練氏止之日時危未若若何使壯士子鈞曰如廢法何練氏法固不可廢未若若何使壯士子鈞曰如廢法何練氏二枝邊錫與王建封也使建寧府志曰章子鈞補城人甘負好學天祐中王審知據福州謙抑下士子鈞撰策獻之審知喜焉於朝以為西北面行軍招討使嘗語

南注五

九

人日吾觀章仔鈞寬仁子孫必有厚福卒贈太傅李元綱厚德錄云太傅十三子其八子夫人所生也及宋興子及弟至達官者甚眾餘五房無及第者諸軍無紀章卿公得之父亦入房子孫出繼五房耳律殺掠不禁民始失望有叛志矣元宗知而不問策功遷撫州觀察使又拜建州留後由是文徽益自用時李弘義林再吳越衛史日弘義本名達先據福州歸款金兵部侍郎陳覺使於弘義仍編入屬籍更名弘義既遣其忠使馮延魯使入觀弘義以費初下官命不從覺乃與監軍使馮延魯自建州興師弘義乞師於我王遣將余安率水軍救福州大敗唐師弘義歸我王遣將余安贊請入觀從之忠肅王即位納賂胡進思言於王遣歸誅之復貳於我謀歸金陵王命東南面安撫使鮑修讓揜城夷其族挾吳越兵據福州偽遣謀來告福州亂文徽喜率劍州刺史陳誨赴之馬書曰誨曰越人謨信未乘其未定亟取之誨屯江口誨將舟師至福州城下注云謨信無信也聞人語音

職方陶卒時詔錄其子前崑山縣尉慶及事後主國亡
之為太常寺太祝慶之終太子中舍
入朱仕至祕書少監知審刑院與道尤極友愛自金陵
破士族流離多貧困失職惟道兄弟盡力收恤恐食常
數十百人得任子恩皆以與族人以少長為先後無親
疏之閒異姓亦分俸給之時其婚姻由是常苦貧而查
氏至今為海陵望族許國箚皆其後也

邊鎬金陵人 王壺清話曰江南邊鎬初生其父忽夢謝
晉清神棟所披衣巾輕若煙霧曰欲託君為父子頃奇
處願寄君家刊正無他視慎勿以草簾嗽我及七歲放
我出家為真僧以康樂成童聽敏攻文字盡苦風誦堅求
出家其親不肖以葷迫之初不能食後亦稍稍及冠翹
秀鬢姻者眾親少事烈祖為通事舍人以通敏稱 王壺
強之而娶焉

南注五

三

日後主愛其博雅屢用之 保大初循州人張遇賢本羅
然而柔儒真斷惟好釋氏 縣小吏有神降於縣之刻杉鎮語人曰張遇賢非常人
當事我遇賢往視之會州境羣盜起各擁眾數百無所
統相與禱於神神又大言曰張遇賢汝主也遇賢遂稱
王 江南野史曰遇賢作亂皆 改元馬書曰改 置百官度
嶺襲虔州五代史曰遇賢禱於神神曰遇賢是羅漢可
起未有所統問神當為時南海劉龔死子孫立嶺南盜賊
賢自號中天入國王改元永樂羣盜皆絳衣攻剽嶺外
嶺取虔州遂襲南康節度使買浩閉門登陣不敢出遇
賢據白雲洞眾十餘萬元宗遣洪州營屯都虞候嚴思
率所部討之鎬為監軍虔有書生白昌裕沈密有謀鎬
引與定計刊木為道襲白雲洞會遇賢所事神棄去不

復降語賊眾遂潰其裨將李台執之以降策功遷洪州
營屯諸軍都虞候二年查文徽以樞密副使出師伐建
州詔鎬為行營招討洪撫饒信歙等州諸指揮都虞候
從文徽行然眾纔數千戰敗退舍元宗聞之遣何敬洙
祖全恩姚鳳來援敬洙與鎬進兵奪其險要自崇安進
次赤嶺與建兵方相持為背水陣文徽使騎線出建兵
後與敬洙鎬夾擊大破之遂取建州降王延政復取漳
州事平諸將皆爭功鎬獨無一言七年楚馬氏兄弟相
攻希萼雖勝尤無道元宗知楚難方殷以鎬為信州刺
史領屯營兵兼湖南安撫使駐袁州萍鄉有警許便宜
從事楚人果復廢立鎬自萍鄉帥師入潭州遷馬氏之

南注五

三

族及文武將吏於金陵 資治通鑑曰鎬希崇帥其
居金沙鎬微晒日國家與公家世為仇敵殆六十年然
未嘗敢有意窺公之國今公兄弟鬩因窮自歸若復
二三恐有不利希崇無以應與宗族及將佐干餘人號
檣登舟送者皆哭響振山谷又曰先是南唐欲取湖
南以鎬多藝使詐為僧遊長沙弄錢行乞遇城恆擲起
不暇未幾果為鎬所竊實先是長沙有童謠曰打馬走
也謀拒我師或為鎬所竊實先是長沙有童謠曰打馬走
鎬下馬稱詔勞之已而希萼不濟不得已率弟姪輩出降
來見鎬以禮遣希崇希萼入朝遂拜漳州節度使南漢
將潘崇微攻郴州鎬出兵爭之敗績遂失郴州鎬懼南
漢寇邊未已請除道全二州刺史詔以廖偃為道州刺
史張巒權知全州然湖湘之憂實不在南漢也自馬氏
廢立以來帑藏空竭土地既歸我資治通鑑曰時唐悉
粟乃至舟艦亭館花焉延已為相矜平楚功不欲取費
果之美者皆徙金陵焉延已為相矜平楚功不欲取費

於國專拮斂楚人以給經費人心已離鎬柔而無斷日
飯沙門希福馬書曰初平建州凡所冠獲唯以全活為
肆楚人益喜號邊善薩既而政出多門莊南無斷人皆
失望遂號慈和尚三楚新錄曰鎬非將才每出皆載
佛而行祝以請佛由是二軍解體江西新縣所造賢
寺有鐵像高丈餘重二十萬鎊為袁州刺史時所造紀
綱頽弛不之問初威師朗來歸資治通鑑曰漢淮北郡
泗招納之蒙城鎮將威師朗等降於唐以所部為奉節
軍從鎬入楚糜給薄於楚之降卒偶語怨望而糧料使
王紹顏每給奉節糧輒刻削之軍校孫朗欲殺紹顏紹
顏匿困下得免官屬請斬紹顏以謝將士鎬不聽朗乃
謀殺鎬及紹顏據湖南歸中原夜率所部取草燒府門
火輒不發良久傳漏者覺之以告鎬出衙兵與鬪勝負

南注五

西

未決鎬命吹角亂兵朗等以為將旦亟斬關奔朗州盡
以潭州虛實告劉言資治通鑑曰孫朗等奔朗州王逵
屢捷淮南兵易與耳今欲以朗州之眾復取淮南可乎
朗請為公前驅取湖南如此得存幸矣何暇兼并言久
懷叛志得朗言大喜遣其將王進達周行逢來攻通鑑
曰唐召劉言入朝言不行謂王逵曰唐必伐我奈何逵
曰武陵負江湖之險帶甲數萬安能拱手受制於人逵
鑄事無方士民不附可一戰擒也言猶豫周行逢曰武
陵首事王逵劉綬等十數人乘時舉兵數日而有入
千之眾行鎬與馬部兼行遇夜奄至城下鼓噪斬門
忽聞兵入鎬軍驚駭計無所出皆束手就戮明死者
十有八九鎬以軍騎鎬亦備言已而間人謂忠順信之
及言兵已拔益陽遂夜棄城出奔列城皆潰盡喪楚地

坐削官流饒州而他將棄城者皆斬湘中謠言馬去不
用鞭至是驗十四年周師大入齊王景達為元帥出兵
援壽州起鎬為大將戰敗被執世宗命為右千牛衛上
將軍及元宗割淮南地請盟乃歸鎬卒於金陵

南注五

五

南唐書注卷五

南唐書注卷六

宋陸游撰

祥符周在浚雪客注

周柴何王張馬游刁列傳第三

周本舒州宿松人漢南郡太守瑜之後瑜葬宿松即墓

為嗣子孫居其旁者猶數十家本少孤羈貧有勇力常

獨格虎殺之吳武王起隸帳下勇冠三軍每奮躍先登

攻堅摧鋒蒙犯矢石身無完膚戰罷輒自燒鐵烙其創

食飲言笑自若累遷至淮南馬步使武王取江西撫州

刺史危全諷率諸州兵十萬來爭其地五代史曰全諷

與吳故將王茂章於梁道過全諷請見其兵全諷陳兵

萬不可當其下將耳非益兵十屯兵象牙潭楚人圍高安

南注六

以援全諷江西守將劉威警書至按威嶺縣人揚行密

鎮南節度使武王謀可將者判官嚴可求薦本時本從軍取

蘇州不能下資治通鑑曰乾寧五年三月周本攻蘇州

城中及援兵皆盡刺史臺濂及李德誠等棄城走援

於白方湖本武遂陷蘇州追周本於望亭五代史周本戰

吳門之役非賊果強徒以我將帥權輕下皆專命故無

功今必見起勿用偏裨乃可許之得精卒七千晨夜兼

行武王初命解高安圍本日楚人非欲下高安第為全

諷聲援爾今先敗全諷楚人必棄高安走何足擊哉乃

馳至象牙潭急擊之大破其軍擒全諷資治通鑑曰危

營柵臨籍互數十里本隔籍布陳先使兵營柵全諷

南注六

傳都督江西入郡不能制禦時南城人危全諷兄弟亦

起義師結連玠表全諷為撫州刺史玠時有數卒為其

歸本郡乃廣池務農耕禁人賭博時有數卒為其

乃斬之於市而令盡誅其妻孥數人十口其偏裨將

家李未之知遂圍之私言曰使君今已位重者賴吾等

力成其功而諸將並無分祿之地玠因殺之及楊行密

甲於幕下夜會諸將並無分祿之地玠因殺之及楊行密

據有江淮而鍾傳將軍宴樂酒地玠因殺之及楊行密

孤弱使通好鍾傳將軍宴樂酒地玠因殺之及楊行密

仔昌州盧覽于等數州聚兵下與玠為進取州行密

遣大將周立泰於新淦二十里風同拒之秦劉暎死

乃使兄弟劉守真能驅鬼不能攻追敵夕劉暎死

戰不利棄寨而還玠因殺之及楊行密

與親軍出為滁州刺史暴猛戾常蓄飛揚之志烈祖
以本故優容之南唐近事日業為左街使刺史本
方潛飲人家醉不能起有隙昇元中金陵告災
望既往士人請災所見其馳救則女不然而於望
仁望望之使泊火息復命至使殿門會劉子服奔
災事望望之使泊火息復命至使殿門會劉子服奔
平仁望望之使泊火息復命至使殿門會劉子服奔
歷陽公楊濛被執歎憤逾月國人亦以此稱其好義本
卒後仕至廬州節度使果敢綽有父風周本子勇略
漢之魏初高議云今巢湖古縣也南唐周業政碑
漢之魏初高議云今巢湖古縣也南唐周業政碑
漢之魏初高議云今巢湖古縣也南唐周業政碑
漢之魏初高議云今巢湖古縣也南唐周業政碑
漢之魏初高議云今巢湖古縣也南唐周業政碑

南注六

五

柴克宏父再用事吳有功柴再下與小校某者結為
友與告小校反則同反耳今名復何問不奇又
日與告小校反則同反耳今名復何問不奇又
日與告小校反則同反耳今名復何問不奇又
日與告小校反則同反耳今名復何問不奇又
日與告小校反則同反耳今名復何問不奇又
日與告小校反則同反耳今名復何問不奇又
日與告小校反則同反耳今名復何問不奇又
日與告小校反則同反耳今名復何問不奇又
日與告小校反則同反耳今名復何問不奇又
日與告小校反則同反耳今名復何問不奇又

南注六

六

於宣州輕出東路乘暴流以逸阻水解甲謂
及於宣州輕出東路乘暴流以逸阻水解甲謂
及於宣州輕出東路乘暴流以逸阻水解甲謂
及於宣州輕出東路乘暴流以逸阻水解甲謂
及於宣州輕出東路乘暴流以逸阻水解甲謂
及於宣州輕出東路乘暴流以逸阻水解甲謂
及於宣州輕出東路乘暴流以逸阻水解甲謂
及於宣州輕出東路乘暴流以逸阻水解甲謂
及於宣州輕出東路乘暴流以逸阻水解甲謂
及於宣州輕出東路乘暴流以逸阻水解甲謂
及於宣州輕出東路乘暴流以逸阻水解甲謂

又請繆子元雅出質乃與籍引兵還然內怨
又請繆子元雅出質乃與籍引兵還然內怨
又請繆子元雅出質乃與籍引兵還然內怨
又請繆子元雅出質乃與籍引兵還然內怨
又請繆子元雅出質乃與籍引兵還然內怨
又請繆子元雅出質乃與籍引兵還然內怨
又請繆子元雅出質乃與籍引兵還然內怨
又請繆子元雅出質乃與籍引兵還然內怨
又請繆子元雅出質乃與籍引兵還然內怨
又請繆子元雅出質乃與籍引兵還然內怨
又請繆子元雅出質乃與籍引兵還然內怨

戰卒不數百，與角不毀，門關先告，吾不忘，公功固不諫，乃止。當
 復密召其軍，使世不可處，仁告類必反，謝率騎渡江，人
 行果負我，上思為將，非公莫可，謀備之，何害與？
 兵擊之，廣德以行，密書遺宿將，多謀備之，何害與？
 湖間之，敗走，德以行，密書遺宿將，多謀備之，何害與？
 營小，舍視者，以兵二萬，郭行，類輕之，不復召兵，與
 黃池，不得入，始交，而才容，二千，人，類輕之，不復召兵，與
 兵牙，不得入，始交，而才容，二千，人，類輕之，不復召兵，與
 奔城，始以元，歸兵，所殺，年四，十六，其下，猶死，護免，及，鏢，與
 行密，合，元，歸兵，所殺，年四，十六，其下，猶死，護免，及，鏢，與
 南行，密，元，歸兵，所殺，年四，十六，其下，猶死，護免，及，鏢，與
 為治，資，厚，通，利，商，賈，人，禮，必，殺，元，康，已，而，類，死，護，免，及，鏢，與
 候淑，殷，文，主，王，希，羽，等，皆，為，上，客，文，圭，有，美，名，全，忠，夏
 交辟，不應，足，元，行，密，著，其，母，以，戒，類，不，用，行，密，使，王，茂
 變如，類，不，足，元，行，密，著，其，母，以，戒，類，不，用，行，密，使，王，茂

章地取潤州，安仁義，以家屬保城，樓兵不敢登，召李
 德誠，曰：汝可以委命，乃抵弓矢，就縛，父子斬，揚州市
 王茂章，李遇，相繼，叛，無敢為守備者，克宏，嘻笑曰：豈有
 是哉！大加營，繕後，吳越兵，至，賴以得全，積功，遷泗州刺
 史，罷歸，為龍武軍都虞候，好施予，不事產業，故家常窮
 空，然性豪舉，博奕，縱酒，自若也。時元宗，自謂唐後，規取
 中原，復舊業，羣臣，多大言，迎合，主意，克宏，獨未嘗語及
 軍旅，人亦不以為知兵，故不遷，久之，出為撫州刺史，時
 淮南交兵，吳越，伺閒，來寇，克宏，乃請效死，行陣，元宗，嘉
 之，授右衛將軍，遣與右衛將軍袁州刺史陸孟俊，同救
 常州，精兵，悉在江北，克宏，所將，纔，贏卒，數千，樞密副使
 李徵古，給戎甲，皆朽鈍，克宏，言於徵古，曰：卒已非素練

南注六

七

南注六

八

得器械堅利，猶可用，奈何給此，徵古，嬖罵之，見者，皆忿
 克宏，知徵古，狂生，不足較，怡然，不少動，至潤州，徵古，終
 不快，白召克宏，歸，以神武衛統軍，朱匡業，代之，燕王，弘
 冀，以為克宏，可任，卒遣行，克宏，帥師，至常州，徵古，猶遣
 使，趣其歸，克宏，曰：吾計，日破寇，爾何為者？必錢氏，所遣
 姦人，也，命斬之，使者，曰：受李樞，密命，來克宏，曰：李樞，密
 來，吾亦，斬之，遂，斬使者，以殉，資治通鑑，曰：吳越，遣，相
 中，直都，指，揮，使，羅，晟，攻，常州，修，讓，等，先，成，州，刺史，鮑，修，讓
 際，至，是，程，抑，挫，之，二，人，皆，怨，克，宏，至，常，州，蒙，船，以，幕，修，讓
 甲，士，於，中，程，抑，挫，之，二，人，皆，怨，克，宏，至，常，州，蒙，船，以，幕，修，讓
 以，告，程，晟，不，力，戰，使，在，其，間，不，可，妄，疑，唐，兵，登，岸，徑，薄
 據，程，帳，程，僅，以，身，免，然，後，勒，兵，進，大，破，吳，越，兵，於，常，州
 斬，萬，級，獲，其，將，數，十，人，果，仁，見，夢，於，克，宏，曰：吾，與，陰，兵

助，爾，及，戰，有，黑，牛，二，頭，衝，突，越，兵，克，宏，繼，之，大，敗，越，人
 果，仁，字，世，威，晉，陵，人，生，梁，太，清，朝，舉，進，士，常，州，府，志，曰
 御，史，伯，通，大，業，五，年，奉，詔，討，賊，光，祿，大，夫，義，寧，開，東，陽，婁
 樂，伯，通，大，業，五，年，奉，詔，討，賊，光，祿，大，夫，義，寧，開，東，陽，婁
 世，幹，叛，奉，詔，斬，之，拜，大，司，徒，法，興，酒，陰，與，李，子，通，謀，據
 其，忠，祠，祀，於，沈，儀，武，知，其，謀，法，興，酒，陰，與，李，子，通，謀，據
 立，神，道，下，宰，司，契，於，沈，儀，武，知，其，謀，法，興，酒，陰，與，李，子，通，謀，據
 以，警，安，逸，是，燭，景，風，之，瑞，人，所，以，報，聖，功，益，謙，輔，德，之，明，顯
 正，之，勳，逸，是，燭，景，風，之，瑞，人，所，以，報，聖，功，益，謙，輔，德，之，明，顯
 或，假，之，然，則，潔，三，門，或，取，象，武，洪，災，而，體，因，取，而，成，騷，亂，反
 代，有，之，然，則，潔，三，門，或，取，象，武，洪，災，而，體，因，取，而，成，騷，亂，反
 元，本，政，之，然，則，潔，三，門，或，取，象，武，洪，災，而，體，因，取，而，成，騷，亂，反
 烈，帝，所，以，禦，災，捍，患，光，騰，帝，所，以，禦，災，捍，患，光，騰，帝，所，以，禦，災，捍，患，光，騰
 帝，才，冠，生，民，道，高，振，古，登，賢，帝，所，以，禦，災，捍，患，光，騰，帝，所，以，禦，災，捍，患，光，騰
 若，夫，忠，孝，文，武，道，高，振，古，登，賢，帝，所，以，禦，災，捍，患，光，騰，帝，所，以，禦，災，捍，患，光，騰
 凶，靜，亂，之，勤，論，道，經，邦，之，猷，宮，懸，之，錫，馬，之，寵，忘，身，殉，國，

禮遜得於真王是知妙極無方數均不測告禱符於
獨能通幽洞靈實聖哲之所務而周神語怪非典則
之故先故揚推而論蓋史臣之職也主上以功成非處
無德不報增封進號厥有傳章乃下詔冊贈武烈帝
名數遠也於是正南面之尊廟大壯之制旌旆新廟奕
奕崇堂維門兩觀之嚴左城右平之制旌旆新廟奕
陳立壯之新晉室主盟但用朱絲之禮與夫周人革命止
盛乎常州刺史何重貴初領前軍獨當強寇以忠貞為
甲冑以恩信為金湯首挫賊鋒力全郡縣雖強寇以忠
以時廟坐樹之風更成德讓皆足以昭雅頌垂示來
災枯亂鬼得而誅命不可欺大福不可力勝幸
匪遙類委士以師德無為化機其運事下臣奉詔謹勒銘
云而董之董帝德無為化機其運事下臣奉詔謹勒銘
岳降祥配天輔德保我蒸民莫其爾極故開人思聖
多才名馳八紘位重三槐仁果慶王封筆開人思聖
樹俗畏軒臺洪惟我后積仁累慶王封筆開人思聖
金鑑在握瑄命以正陰陽既和神交應時災有數聖
克達斯靈命白天晴助順霍山啟道卑聽匪遠誠明則
鼓湯氣勵職夷將侯助順霍山啟道卑聽匪遠誠明則

南注六

九

到上日欽哉享茲昭告帝服加尊大名紀號多豐既平
連營既爭奕奕新廟崇崇百城民月我壽年斯頌成庭
有備物時殷頌聲福何常惟人所擇棄信義恃
保大來邊事大起克敵之功莫先克宏者拜奉化軍節
度使復上疏請援壽春行至泰興發瘍數日卒國人莫
不痛惜謚威烈初克宏母自表其子可為將徵古抑之
母又言克宏有父風苟不勝任分甘孛戮元宗始用焉
及徵古誅死詔暴其罪亦以折辱克宏為言

何敬洙廣陵人幼遇亂吳將楚州刺史李簡人李簡上蔡
密為親將會孫儒屯廣陵行密出兵拒之為儒所困幾
不得脫簡率敢死士百人拔行密出重圍有功歷官至
常州刺史累官武昌軍節度使加鎮西大將軍兼侍中
率徐知訓故簡婿也簡留簡視兵二千於金陵表薦
簡子彥忠代父簡鄂州時知簡輔政不許知訓大怒曰
劉崇傳兄之親三世為濠州吾妻族獨不得武昌耶由

是漸與得之給事左右簡酷暴僕使小過率置之死不
知詰異得之給事左右簡酷暴僕使小過率置之死不
少貸敬洙與其伍戲小廳下有持簡所寶硯過顧曰孰
敢毀此敬洙時被酒奮曰死生有命何為不敢奪硯鄰
石階上碎之翼旦簡聞硯毀命檢至皆謂必死簡妻素
奇敬洙匿之堂奧旬日簡謂已逃亦不問會有烏逐簡
噪避之隨至大怒曰恨何敬洙不在此敬洙善射故思
之語未畢敬洙挾朱彈鐵丸拜於前起一發斃之簡大
喜不復詰毀硯事有善相者簡使相諸子曰雖皆善然
無及公者獨指敬洙曰此人殆過公簡益喜之江淮異
董紹顏能知人嘗謂簡出諸子示之味有平頭小兒
何敬洙侍簡側紹顏曰諸子雖貴然不若此平頭也義
祖鎮潤州紹顏在焉嘗問簡中語將校品第之有監彥
思者謂紹顏曰爾多言或中也紹顏曰即君非善終者

南注六

十

彥思曰吾軍校死於事吾事耳何足言紹顏曰汝軍得
死好鋒刃下後郡中火衛中亦為備造此水桶軍人因
是持桶死焉及長用為軍校簡卒事烈祖為裨將進天
威軍都虞候建州之役為行營招討長步軍都指揮使
會查文徽進討敬洙堅謂闔地僻陋不足勞大兵文徽
開譬之不得已行及平建州敬洙功最然以推王建封
無吝色拜楚州團練使敬洙自以初事李簡於是州尤
自感勵常微服遊里巷察民疾苦有科調輒先為經畫
民不知勞馬書曰會連歲出師楚州地當供坐聽事與
賓佐譚讌民有訴事者立引見親自剖析曲直皆厭服
而出保大八年楚州節度使馬希萼來附且乞師元
宗命敬洙援之遷武昌軍節度使周人侵淮南命武安

軍節度使王進達領所部州師入江南境進達奉詔行且遣部將潘叔嗣為先鋒取鄂州長山寨殺三千人元宗命敬洙清野入保敬洙出城除地為戰場日敵至吾與兵民俱死於此丈夫豈能惴惴閉門自守耶會叔嗣自長山回戈襲朗州進達狼狽去人重其決南唐近事敬洙自江西移鎮鄂渚下車日小亭中復見一烏顧何而鳴刺日昔全吾命得非爾乎乃取食物自置諸掌烏彭然下食何掌中清異錄曰何敬洙帥武昌時司倉彭湘傑習知膳味就中脯腊尤殊敬洙檄掌公廚郡中號為加鎮國將軍中書令後主嗣位以病足乞解官授右衛上將軍芮國公致仕南唐近事作給全俸第門列載四年二月卒年七十七廢朝三日贈鄂州大都督左衛上將軍諡威烈

南注六

十二

王會廬州廬江人本名安少事吳武王王嘗臨戰升高豕望敵安捧唾壺侍側左右皆注目視忽有卒持稍徑趨王莫能禦者會置壺於地引弓射之一發殪徐納弓發中復捧壺立色不變王喜撫其背曰汝器度如此他日必富貴積功至袁州刺史烈祖伐吳用為百勝軍節度使虔州與嶺南地接南漢使往來節度使當燕勞問遣而會故名犯漢王祖諱乃賜今名昇元五年卒年七十三

張延翰字德華宋州睢陽人馬書作揚山人故唐末任為陝州司馬從父慎思擢徐州留後延翰往省之告以北方將亂欲避地江淮全家祀慎思是其言慨然遣之入吳為

鹽城令有治績烈祖以平章事領江州封潯陽侯表延翰為江州觀察巡官通判軍府事馬書作烈祖輔政以翰為工部郎烈祖代吳入為侍御史判臺事張宣日張宣字致用少事吳為軍校大將柴葉葉愛人罷下諸將化之惟宣頗肆暴戾劉從信聞虔州虔人乞師於楚信遣宣及高審思分兵禦之及虔州置諸軍都虞候徙為左街使皆嚴酷為理及虔州置諸軍都虞人罪無大小街使皆嚴酷為理及虔州置諸軍都虞中炭肆無大小街使皆嚴酷為理及虔州置諸軍都虞之信然乃斬賣炭者梟首懸炭於市而輕不及數宣使斤為一秤無敢輕賣炭者梟首懸炭於市而輕不及數宣使斤不知何許人帥州所為不法常入觀廬人日渠伊想不復來矣崇歸乃計口索渠伊錢明年又入觀廬有能徵塔鬚錢營為伶人所戲使一伶假為相慶崇歸又水族者陰司判日焦湖百里一任作類崇亦不慚時又有李德柔字子懷鄱陽人始為小吏善伺人私捕獲亡命所至必得時目為李貓兄累遷大理卿持法苛峻獄有未成則以蓋席卷囚而倒置之死者甚眾德柔本

南注六

三

無學術安稱博學每呼馬為韓廬染工為伶倫然不附茲俊善守職故終其天年初元宗欲置北寺獄德柔諫日世豈之士乃俾閣豎得弄為左街使恃功驕暴延翰文墨耶議遂寢論者避之廷劾之強豪屏迹進禮部侍郎時未設貢舉士有獻書論事者第其優劣選用烈祖悉以委延翰號為精覈兼選事務進孤貧吏不敢為姦利元宗輔政謂人曰張君議論公正處事悉有條理吾得傾心聽之由是六司綜領殆徧時望歸重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年纔五十餘人猶以為柄用晚屬疾益侵不復能治事烈祖以為國器方一意任之不許其去遣使勞問賜良藥旁午於道卒年五十七贈太傅

馬仁裕徐州人唐北平王燧裔孫世為武寧軍校仁裕

母方孕夢呼北平王來歸及生紫氣充庭數歲學兵法
通解若素習遇亂南奔事烈祖為昇州牙吏日既長以
宗曹隸先主左右與周烈祖領潤州仁裕監蒜山渡首
問朱瑾之亂馳入白之烈祖即日渡江定亂馬書日義
烈祖將李章素善理與同六人當斬五人已斬次至章
於烈祖曰四部多學而斬壯士耶時仁裕監蒜山渡首
左右資禮釋之後累建功至虔州節度使為理嚴重禁
禪代宋齊紀傳曰先主請宗謝中外先主將從之仁
裕職日馮李德誠周本等勸進馬書曰烈祖召宗復
國之主與以功遷左領軍將軍歷楚州刺史右金吾衛
大將軍烈祖代吳拜潤州節度使徙廬州為政寬簡廉
平甚得民心唐餘紀傳曰先主受禪心德仁裕等嘗
南注六

命與本及李建勳等未幾復宴齊王及宗於崇
英殿獨仁裕與俱道舊為樂他將相莫得預
年卒於鎮徐鉉唐故德勝軍節度使檢校太保
君垂令名於必大是長沙業而歸流其先者方
家復令名於必大是長沙業而歸流其先者方
扶風公其人矣公諱仁裕字德寬其先扶風人子孫
從官於徐方今為公諱仁裕字德寬其先扶風人子孫
之威文武未墜南郡被秦之績公侯必復關西廉孟
曾歸某父祖皆以齒其少負雄名武寧軍將才高
位下厥用弗昭累考其少負雄名武寧軍將才高
當代後必用者故其少負雄名武寧軍將才高
鳳彩奇應方振而神賦協慶生於我公惟克稟粹
驚馬氏為不朽矣長而爽邁國以博聞善無常師
虛受乃皇中否赤縣倫災戰國以博聞善無常師
堂與半作家臣公負先見之明審擇君之義舉旗孔
即授中涓定難京師仍參主簿而上方從歷試允懋

功經論草味諸訪遺闕公親侍左右日奉謨能知四
歸君議論莫不稱其序乃掌禁師以佐領軍一車服以庸
兵衛中令惟朝考一任眾惟帝用焉百城之推司徒兼
州刺史以千騎之長稱最帝用焉百城之推司徒兼
外邦賦是惟舊章即授楚州刺史公本州團練使旬服
際人不易方計日而治徵為右衛大將軍復領舊兵以
條相府董齊之略有治徵為右衛大將軍復領舊兵以
公無居之內訓卻非邑執外祭奇留之禁熊重宣力
委公留臺右師內光啟建業寺府軍衛熊重宣力
統軍進爵為伯陝東入公力檢校太保告類之僕益
光求舊地舉龍開幕府徐方進封侯郡定食干戶
左京口公慈惠所基藩京師徐方進封侯郡定食干戶
使自南報政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於土心由是齊人
階之命以分外關之華交馳合是謹斥喉審號令習組練

之土則聲如羶駭嚴壁障之備則勢若山立虜不內犯
邊是河江之誓既陳斥謂元六年閏三月五日薨於
早命不諱春秋六十有三昇元六年閏三月五日薨於
州公署上省奏震悼廢朝三日即視甲之數式擬
嶺山之功於美司職以中使奉常以視甲之數式擬
七貞心大度美司職以中使奉常以視甲之數式擬
那萊氏封彭城郡公於美司職以中使奉常以視甲之
鶴巢之詠從貴庭有魚軒之華某年日采繁之職理
右義方無忝遺烈庭有魚軒之華某年日采繁之職理
之開而雅素自遺烈庭有魚軒之華某年日采繁之職理
設戒自來矣天珍之細既垂於公其有後乎夫碑頌
報周若乃道合天珍之細既垂於公其有後乎夫碑頌
臣位學其宗廟之賞而帶王公之警累翰翼之功而
質事久而彌芬文使計功德昭示來茲無可誣也
趙其銘日益族改祚實刊元凱崇基綿業烈明德存
來遷道德終帳勤王趾為流光襲社映後昭前懷黃結

紫著簡成編... 從容汎愛入... 言行無競... 蘭在俗... 壯鉤... 人永... 殊俗... 存不... 任遇... 長者... 匡仁... 取金... 義與... 將軍... 其廉... 游簡... 州杜... 制誥... 里集... 東里... 家祕... 書檄... 嗣位... 貞介... 部選... 言簡... 恭預...

南注六

五

將軍業女... 其廉如此... 游簡言字... 州杜洪掌... 制誥常奉... 里集三卷... 東里集四... 家祕書省... 書檄選觀... 嗣位選翰... 貞介不附... 部選事裁... 言簡言父... 恭預其謀...

忿謗讎決杖... 執團練使... 吳越王怒... 莫敢往元宗... 身將發拜... 為太子留... 臣不忍去... 後福意更... 省事簡言... 弗雖直亦... 同平章事... 日實相以... 承淵之重... 雅為令德... 忠義分命... 之際... 公之... 紀綱... 勤從... 命井... 政知... 事卒... 才彥... 事母...

南注六

六

日實相以... 承淵之重... 雅為令德... 忠義分命... 之際... 公之... 紀綱... 勤從... 命井... 政知... 事卒... 才彥... 事母...

歸吳越五代史曰王景仁盧州合肥人初名茂章少從
以師先密道其章太師步兵七千救之師範以兵背城為
乞師友密道其章太師步兵七千救之師範以兵背城為
兵不戰而敗其章太師步兵七千救之師範以兵背城為
田乃出戰友密道其章太師步兵七千救之師範以兵背城為
倍道而進友密道其章太師步兵七千救之師範以兵背城為
召諸將飲酒已而復戰全忠登其意毀其城以兵背城為
飲酒者為誰曰王茂章也全忠登其意毀其城以兵背城為
天下不可走道神將李度裕以眾一旅設覆山下留軍不
行解鞍而寢度神將李度裕以眾一旅設覆山下留軍不
遇之茂章得全軍歸楊於此也度裕以眾一旅設覆山下留軍不
死之茂章得全軍歸楊於此也度裕以眾一旅設覆山下留軍不
程索帷幕及親兵以行茂章借不與及程索帷幕及親兵以行
攻之茂章得全軍歸楊於此也度裕以眾一旅設覆山下留軍不
於梁武帝立於景仁為淮南招討使改名景仁後歸
山有武皇帝祠景仁再拜號 彥能以帳下當從使家人
泣而去後卒於汴州太師 彥能以帳下當從使家人
扶其母已侯道左泣告茂章曰彥能有老母在此不能

南注六

七

捨而從公敢請死茂章哀其意許之乃馳還宣州而城
中已亂彥能登城以劍招之曰我從王府來大軍已近
爾輩無妄動眾信之稍定義祖聞而嘉之以為軍校事
其子知訓於廣陵知訓狂恣彥能每切諫不聽然亦不
加罪牙將馬謙以眾擁吳主登宮門將殺知訓彥能從
朱瑾入手斬謙以獻賞齋甚厚然彥能警敏觀知訓必
敗而人望在烈祖心常附焉知訓忌烈祖數欲害之嘗
與烈祖飲酒伏劍士室中彥能行酒以爪語烈祖烈祖
悟亟起去又嘗從知訓宴烈祖於山光寺復欲加害弟
知諫語烈祖資治通鑑曰知訓及弟知諫皆不禮於徐
勳第四子爽悟善文知訓輔政無所溫留知諫陰
助之諸將常惡知訓陵已而以知諫為長者烈祖自潤

州人觀知訓會飲山光寺是日知訓大沈醜決欲害烈
祖知諫以謀告烈祖烈祖初為徐溫乞子徐知訓不能
院黃山谷記云江西南李昇初為徐溫乞子徐知訓不能
容置酒伏劍士欲殺之誌起走匿此院北山開古松下
以免及昇有國更名永壽 烈祖亦馳去知訓取佩刀授
彥能使追殺之及於途舉刀示烈祖乃還以不及告及
知訓死義祖見彥能諫書歎異資治通鑑曰彥能才彥復
使事知諫於潤州遷裨將烈祖代吳入為環衛遷至天
威軍都虞候左衛使金陵數大水秦淮溢東關尤被害
彥能請築隄為斗門疏導之水患稍息元宗嗣立出為
饒州節度使徙信州馬書作饒信又徙建州留後撫州
節度使彥能好讀書在鎮委任文吏頗有治稱好作詩
嘗與李建勳相答贈建勳因燕見及之元宗笑曰殊不

南注六

六

知彥能乃西班學士也性矜莊燕居容服不少惰時貴
宴飲或蓬首裸袒彥能在坐則皆肅然保大末卒年六
十八子衍事後主為祕書郎集賢校理以文苑見知擢
直清輝殿閣中外章奏國亡入朝仕至兵部郎中直祕
閣崇文院檢討渾淡夷粹恬於仕進暇日鼓琴圍弈不
交人事衍孫約亦名士久在三館晚築室潤州號藏書
鴨王安石蘇軾皆尊愛之江鄰畿雜誌李後主於清微
刁衍起奏陛下未觀其大者遠者爾人疑其有規諷訊
之云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又作桃李紅羅子四而裁紅
梅花作豔曲歌之韓熙載和云桃李紅羅子四而裁紅
昇州人江平李昉南與周矣金陵新志曰二行
頌於朝復故宮七年不遷太平興國七年上疏言德
一統志曰衍從李煜歸宋授太常太祝出知桐廬縣

詔言事上諫刑書累遷殿中丞歷知婺州光州湖州術在
南唐家富服飾極侈歸宋以純淡夷雅知名子選退
謂及退子選
約俱登進士

南注六

十九

南唐書注卷六

南唐書注卷七

宋陸游撰

祥符周在浚雪客注

徐高鍾常史沈三陳江毛列傳第四

徐玠字蘊圭彭城人唐餘紀傳曰或云温族子也事帥崔洪為軍吏

洪避朱全忠南奔遣玠先見吳武王因事吳果居右職

師出江西為糧料使江西平授吉州刺史玠初為小校

以幹敏稱及治郡貪猥不治烈祖輔政罷之而義祖悅

其善事人引為副使唐餘紀傳曰為温行軍司馬遂見親狎玠挾宿

怨且希義祖意每與嚴可求言烈祖疏財結士不宜久

執國權請以嫡子知詢代事垂行而義祖殂知詢繼立

玠本詭譎多智善揣摩非能為徐氏計至是察知詢必

敗反持其長短自結於烈祖烈祖亦遂愛之盡忘前事

鎮金陵以為行軍司馬與周宗李建勳孫忌等參代吳

祕計唐餘紀傳曰周宗自金陵至東都力爭曰齊事告宋

罪宗嫌議非出己功歸他一人耳今天人之望已協如斬

宗誰復倡言者且業成在一日而敗於齊正已黜宗為池

州副使未幾玠與馬仁裕等定議召宗還金陵復舊任

仍諷吳重臣李德誠周本等奉表勸進玠與吳攝太尉

楊璘奉詔至自廣陵資治通鑑曰玠與吳攝太尉

寺州縣名詔吳及楊者留守判官楊嗣請更姓羊玠曰

陛下自應天順人而詔邪之夫專事改更咸非急務不

可從也唐遂以佐命拜右丞相出為宣州節度使日

妻然之吳武王女先適宣州節度使李遇子義祖攻宣

族誅遇楊以王女免更適玠至是玠得宣州楊感憤卒

仇為日徐温忌李遇功使玠伺隙旋覆遇宗楊氏遂以

與從一而終者異矣徒洪州兼中書令復召為司徒右

南注七

嘉業堂校刊

丞相然徒崇以名位不復預政老益貪鄙所至人患苦之好神仙之說嘗以下價市丹砂惡者治丹人以爲笑保大元年五月卒年七十六贈高平郡王

高審思失其家世鄉里少以驍勇事吳武王從劉信平虔州有功爲人重厚沈默烈祖愛之用爲神武統軍出

鎮壽州兼侍中在鎮治守備常如有警或日以公威略守堅城何太懼邪審思曰事變無常不可不過備保大

末周人來侵諸郡往往一鼓而下惟壽州能堅守以世宗英武將士皆精練然逾年極兵力不可取雖劉仁贍

善守亦審思遺績也鈞鑿立談曰審思守壽春躬率士或謂其儒審思笑曰兵固多變過而防之策之上者君但治曹事看老兵格虜如何爾一日北兵奄至城下先

南注七

二

使水兵奪城中水道穿浚所從入每礙於角勒不得進又爲地車載兵臨城上城中所出適與金鼓相值北兵相顧失色曰此真守邊將軍也解圍去行未數里而審思先爲潛機載動卒行地中繞出北兵前與薪揚塵坐埃漲天鳴鼓疾呼而至北兵驚駭皆以爲從天墮也審思又發懸門出眾卒攻之北兵殲焉由是終審思之世壽春不受圍向日緣史拜而言曰將軍天恩不能及卒於鎮年七十五廢朝三日贈太師諡曰忠初術者悉

言審思位不至刺史嘗受命刺常州固辭不敢行而其後位兼將相始終富貴術之不足信如此

鍾謨字仲益會稽人徙建安唐餘紀傳李德明失其家

世鄉里保大中俱爲尙書郎敏於占對元宗愛之而天資皆浮躁反覆嶮巖朝士側目號爲鍾李時魏岑已斥

復用姦諛彌甚謨德明雖與岑若不同至爲惡則合若

符券戶部員外郎范冲敏捷使軍帥王建封上書歷詆之請選用正人元宗大怒謂建封武人握兵不當輒議

國政流建封池州未至殺之冲敏棄市謨德明自謂君寵可怙愈縱肆旁若無人德明嘗奏事別殿取元宗所

御筆記事元宗不能堪曰卿他日自可持筆來德明亦自若謨遷翰林學士戶部侍郎德明遷工部侍郎大理

院學士元宗雅稱兩人有詞辨欲令說周罷兵遣如壽州城下貢御服及犒軍牛酒世宗知其欲以口舌游說

大陳兵衛見之謂曰江南自謂唐室苗裔衣冠禮樂異於他國與朕隔一水未嘗遣使修好惟航海通北虜此

何禮也今又比朕六國愚主謂可說使罷兵何不知朕

南注七

三

歸語若主必臣事我則兵可能不然徑往金陵借府庫

犒軍若君臣得無悔乎兩人股栗不敢出言五代史補

下江北駐蹕於建安以書召僞主主惶恐命鍾謨李德明爲使以見世宗德明素善詞辨以利害說世宗使罷兵世宗然其言德明等入見世宗謂之曰汝江南自以爲

唐之後使衣冠禮樂世無比何故與寡人隔一水更不發今又聞汝以詞說寡人能兵是將寡人比六國時一

來跪寡人兩拜則無事矣不然則寡人看金陵城借府庫以犒軍汝等得無悔乎於是德明職權不能措一

告歸惟曰寡君震畏天威願獻壽濠泗楚光海六州及歲輸方物世宗以淮南諸州繼陷欲盡取江北地不許德明見周師急攻壽州度旦暮且下乃曰寡君未能知大國兵力乃爾願寬臣數日之誅歸國取表盡獻江

北郡縣世宗遣德明歸以書諭江南君臣語多誚讓陵
肆國人已不堪而德明方盛稱世宗威德請必割地元
宗惡其言宋齊正力詆割地為亡益陳覺言德明賣國
悅敵不可赦唐餘紀傳曰時同歸使臣王崇質受宋齊
明衛命出使不能伸國威通鄰好而願輸情德明佻薄
於敵宣國之弱且請盡棄屏蔽是賣國也
語多過實知割地之說不行壞袂大言謂周師必克元
宗益怒遂斬德明於市不復讓割地謨因留不得歸孫
忌之死謨亦在召中得不死貶耀州司馬馬書曰謨在
州將略云關關歸盡塞垣鴻殷殷驚開及元宗割地
戶盡渭北離愁春色裏江南家事戰城中
稱臣如謨德明初議世宗乃召謨至京師授衛尉卿賜
黃金五百兩遣論指於元宗馬書曰謨於還國作詩以
獻略云三年耀武羣侯服

南注七

一日遇變萬國春南北通歡永無事謝恩歸去老府臣
世宗覽而悅之賜黃金五百兩意將問其君臣也元宗
果銜 往復數四謨既於肆以為世宗聽其言江左可藉
以無恐元宗亦方賴其力心雖憾之體貌皆厚馬書曰
遺使至必以為禮部侍郎判尚書省而三省事靡不預
賜詔存問之勢倏赫然宋齊正陳覺李徵古之死皆出其計又請
雪德明罪贈光祿卿諡曰忠太子弘冀參總庶政謨薦
其客閭式為司議郎百司關必由之俄世宗崩資治
通鑑曰唐主遣謨入貢世宗問謨曰江南亦治兵修守備乎
對曰既臣事大國不敢復爾世宗曰不然時則為仇
敵今日則為一家吾與汝國大義已定保無他虞然人
生難期至於後世則事不可知歸語汝主可及吾時完
城郭繕甲兵據守要害為子孫計謨歸以告唐主唐主
乃城金陵凡諸州城之不完者葺之成兵少者益之
謨自揆無所恃頗若有失元宗遇之寢薄初李德明被

誅唐鎬預其事至是鎬懼修怨不自安會鎬以納賄聞
謨面詰其狀鎬愈懼信州刺史張巒入為天威軍都虞
候謨素與善每屏人共語或至中夜又嘗請使巒帥帳
下兵巡都城鎬廉得之因密言謨往來兩國挾周人以
脅制朝廷今與典兵者交結又請令巡徽輦下其包藏
殆不可測謨微聞之念無以為奇貨會弘翼卒後主以
母弟當立而謨嘗與元宗愛子從善同使周相親乃言
後主器輕志放無人君度因盛稱從善才不知元宗建
儲之意已決更以此忤旨乃暴其交結張巒等罪貶國
子司業又貶著作佐郎安置饒州遣中使領侍衛軍十
人即日督促乘驛而去謨時方病風眩在途賦詩十章

南注七

語皆悽愴繼出為宣州副使元宗十八年正月間宋受
周禪乃遣使如饒州賜謨死問曰卿昔與孫忌使周忌
死而卿獨生還何也謨頓首伏罪遂縊殺之謨亦坐誅
馬書曰初使者至謨望拜曰臣無負國使者曰詔問孫
晟獨死狀謨復拜曰臣聞命矣遂就縊謨尤好古碑奉
使中原每道旁碑碣必駐馬歷覽嘗見碑大碣半沒
水中謨就之然解衣以手捫揣默記其文他日水涸以所
錄本就證之無差其爽適如此南唐近事曰鍾謨性
聰敏多記問奏疏論議穎脫時輩自禮部侍郎周周
旨左授權州典午盛夏之月自周禮部侍郎周周
必駐馬歷覽皆識或止郵亭命筆繕寫一日之行不
過數里而已又見荒中首豐碑制度甚廣約其詞不
下數千餘字游詠壘中以手捫揣默記其文志諸紙
謨欣然解衣游詠壘中以手捫揣默記其文志諸紙
他日微還重經是路天久不雨無復沈碑之泉乃發
得舊錄本就壘較之無一字差謨有女感家不嫁
為道士名守一博通孔老書尤善講說端拱中京師建
祠真宮召守一為道職云會仙里博學多識善為文南
其先會稽人徙居崇安之會仙里博學多識善為文南

唐主景受之擢為吏部郎中參預國政遷翰林學士戶部侍郎使周留不遣會南唐以蠟書誘周將生既羅州來傳命三省之事悉預焉唐主困於周兵謀請鑄通泉貨遷知尚書省事因議太子及請令張繼巡徽都城積怒唐主貶國子司業流茂州尋殺之廢永通鑄書鑄鐘施僧寺人言鐘成茂州果驗弟訓南唐知尚書省事官至銀青光祿大夫行建州司馬弟潭將仕郎太常奉禮郎知崇安場事

常夢錫字孟圓扶風人或曰京兆萬年人岐王李茂貞不貴文士故其俗以狗馬馳射博奕為豪夢錫少獨好學善屬文累為秦隴諸州從事茂貞死子從儼襲父位承制補寶雞令後唐長興初從儼入朝以夢錫從及鎮汴為左右所譖遂來奔烈祖輔吳召置門下薦為大理司直馬書曰從至金陵為觀察推官及受禪擢殿中侍御史禮部員外

南注七

六

郎益見獎遇馬書曰每從容奏事遂直中書省參掌詔命進給事中時以樞密院隸東省故機事多委焉夢錫重厚方雅多識故事數言朝廷因楊氏霸國之舊尚法律任俗吏人主親決細事煩碎失大體宜修復舊典以示後代烈祖納其言頗議簡易之法元宗在東宮有過失夢錫盡言規正無所撓始雖不悅終以諒直多之及即位首召見慰勉欲用為翰林學士以自近宋齊王惡其不附已坐封駁制書貶池州判官及齊王出鎮召為戶部郎中遷諫議大夫卒以為翰林學士復置宣政院於內庭以夢錫專掌密命而魏岑已為樞密副使善迎合外結馮延己等相為表裏夢錫終日論諍不能勝罷

宣政院猶為學士如故乃稱疾縱酒希復朝會南唐近門何以為樂常日垂帷痛飲面壁而已蓋馮魏擅權之際鍾謨李德明分掌兵吏諸曹以夢錫人望言於元宗求為長史拜戶部尚書知省事夢錫恥為小人所薦固辭不得請惟署牘尾無所可否延己卒文致其閨門罪亂內夢錫盡出妻妾室為一空奏繼繼於虔州貶饒州團練副使鈞磯立談曰夢錫性曠直初升朝見黨人夢錫大驚發狂歸杜門旬外又數年復還朝乃上表歷指其權要朋私賣國及發幸執狼籍數事朝廷不能加察錫因忽忽不得志以卒夢錫時以醉得疾元宗憐之留處東都留守周宗力勸夢錫止酒治疾從之乃少瘳召為衛尉卿改吏部侍郎復為學士交泰元年方與客坐

南注七

七

談忽奄然卒年六十一歲玉壺清話曰常夢錫文章詩無文集方輿客坐奄然而卒前數日謂所知曰齊王陳覺輩敗在朝夕吾恨不能延數日之命俾吾目見然先主在泉下俟數子之誅果卒不人齊王推後逾月齊王黨與敗元宗歎曰夢錫平生欲去齊王恨不使見之贈右僕射諡曰康夢錫文章典雅有承平風歌詩亦清麗然絕不喜傳於人剛褊少恕每直言忤物嘗與元宗苦論齊王輩唐餘紀傳曰時馮延己內主齊王以取中原輩振掌談論常以天下為己任更相與其黨陳覺魏岑唱和常夢錫言延己等浮誕不可信元宗辨博曲為解釋夢錫詞窮頓首曰大姦似忠陛下若終不覺悟家國將為墟矣元宗不答而心善之及割地降號後公卿在坐有言及周以為大朝者夢錫大笑曰汝輩嘗言致君

堯舜何故今日白為小朝耶眾皆默然散每公卿會集
輒暗嗚大咤驚其坐人故不為時所親附然既沒皆以
正人許之雖仇讎不敢訾也出秦淮游談日上日朝貴
朝事者夢錫即日載手日誌公平日每言致君如堯舜
國何不自為小朝耶國男食三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常
留府不仕祖開國男食三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常
京兆府萬年縣洪州府宜黃縣令考錫成府戶曹參軍
一狀曰公字量恢弘識度寬廣里重錫字孟博學多聞
舉秀才判官世宗不克隨計西州羣后二鵬交辟累為
陳諸郡判官兼監察御史是時京洛屢變幕府承制除
寶雞縣令兼監察御史是時京洛屢變幕府承制除
得公之喜授大乃瞻察御史是時京洛屢變幕府承制
預馬中書預望既受禪遷殿中侍御史務求貨物從
萬拜直中書預望既受禪遷殿中侍御史務求貨物從
擢今直中書預望既受禪遷殿中侍御史務求貨物從
所疾直中書預望既受禪遷殿中侍御史務求貨物從

南注七

八

佐池州明年徵為戶部郎中復拜給事中仍充翰林
於內庭舉天子選授公為稱職俾以內任專掌是司
霜既公亦罷院事公除吏部侍郎領學士取事上復
皆取公亦罷院事公除吏部侍郎領學士取事上復
儲理院將下聽之寄以公吏部侍郎領學士取事上復
文不雜司聽之寄以公吏部侍郎領學士取事上復
乃遷戶部尚書領州事而久復公問學士取事上復
所効坐強起尚書領州事而久復公問學士取事上復
年小愈徵為吏部尚書領州事而久復公問學士取事
冬之誠朝與客談奄然而逝學士改禮部尚書使監
其喪惟公誠朝與客談奄然而逝學士改禮部尚書使
名理精覈而吐論甚簡多識故事詞賦麗而執筆甚
至保大之初便蕃密勿有犯無隱門絕私謁出則元
獨見先覺然靡及政先古義而時方重權論舉大體
而人先覺然靡及政先古義而時方重權論舉大體
心世路未竟鬱鬱時之不能克主恩方重權論舉大體
之名畜伎樂飲酒怡然自得聊以卒歲放學獲際
無呻帖之聲古之達者正當此耳不以名法之學獲際

正門固非良史之才曷記賢人之德庶為實錄以俟易名謹狀
史虛白字畏名世家齊魯北海人虛白隱居嵩少著書
中原喪亂與北海韓熙載來歸時烈祖輔吳方任宋齊
正虛白誦言曰吾可代彼齊正不平欲窮其技能召宴
設倡樂弈碁博戲酒數行使製書檄詩賦碑頌虛白方
半醉命數人執紙口書筆不停綴百詠俾賁焉志女奴
玩肆多方撓之虛白俄眾篇悉就詞采磊落坐客驚服
談笑近事曰虛白嘗對客弈碁旁令學徒四五輩各乘
紙筆先定題目或為書或表或詩賦碑頌隨口而書
握管者略不停綴數食之間眾製皆就雖不精絕然詞
采磊落旨趣流暢亦一代不羈之才也虛白說宋齊正
以五可十道大吾不能了此引見烈祖虛白數為烈
祖言中原方橫流獨江淮豐阜兵食俱足當長驅定大

南注七

九

業毋失事機為他日悔
中父老語劉德輿曰長安千門萬戶是公家百姓五陵
聯絡是公家墳墓捨此將欲何之故小人也以為是
君願倘不能拓定中原王有京雒終不足言也馬書
日虛白說烈祖曰今據江淮有京雒終不足言也馬書
屈地陛下之先業世亂久矣人思舊德反旆長驅易若
署郡從事南遊虛白其說然以初基方輟陸境未暇北顧
頗不平遂南遊虛白其說然以初基方輟陸境未暇北顧
謝病去南遊至九江落星灣因家焉南唐近事曰清泰
於博陽落星灣常乘雙犢版轅挂酒壺車上山童總角
負一琴一酒瓢以從往來廬山絕意世事保大初熙載
為史館修撰薦虛白可用南唐近事曰當時元宗召見
訪以國事對曰草野之人漁釣而已安知國家大計賜
宴便殿醉溺於殿陛元宗曰真隱者也賜田五頃放還

不異人間中為正寢東西廂列石牀牀上石函中有鐵
匣悉藏前世圖書鍾王墨跡紙墨如新箱悉取之箱死
元素得之為多

陳曙蜀人嘗舉進士唐末避地淮南多遊蘄州山中鄉
人有會集或祭神曙不待召而至醉飽乃辭去由是人
多設虛座陳酒肴俟之同日或至數家舍中惟一榻素
書數卷與蛇虎雜居不設窗戶雨雪滿室亦自若人有
乘其出往闕之者曙必自外來凡數十年顏髮不少異
元宗命中書舍人高越召之不肯起後徙居鄂渚及洪
之西山不知所終也人謂為百歲賢不知其年步行日
數百里烈祖聞而召之使者未至忽歎曰吾老矣何益
於國而枉見召後數日使者至再召竟不行保大中嘗
至夜獨焚香於庭仰天拜祝退而慟哭俄淮上兵與
以為預知後過江居於永興里廢觀結廬獨居常有虎

南注七

豹隨之人罕見者及卒
數日方歛偏體發汗

陳陶嶺南人見氏云字嵩伯鄱陽人唐餘紀傳曰劍
歷象悉精究常少學長安昇元中南奔將求見烈祖自
以台鉉自負

度不合乃隱洪州西山唐詩紀事曰陶居南昌之西山
以修養為事名勝志曰東湖之東有黃園林其南崖
為陳處士園後唐詩人陳陶於此植花竹種蔬芋兼植
柑橙栗山童貢之為詩云高步南山南高步北山北
藏賣柑燈山童貢之為詩云高步南山南高步北山北
白鳳眉紅燈山童貢之為詩云高步南山南高步北山北
含天風即應迎鶴書肯羨于洞洪陶後住居西山故休
詩及之北夢瑣言以高歎曰世豈無麟鳳國家自遺之
步南山詩昇元中所作高歎曰世豈無麟鳳國家自遺之
耳馬書曰昇元中所作高歎曰世豈無麟鳳國家自遺之
南昌陶志不乃齊至西山日詩酒為事會齊正秉政自
成周力有餘白雲間鈞五不薦原莫道無麟鳳自是
之家結網疏陶少與水部員外郎任曉相善嘗以詩贈
之云好向明朝薦道逸莫教千古弔靈均江南野史

載陶詩曰近來世上無徐庶向桑麻講臥龍
海錄碎事曰陶以詩名兼釋老學自號三教布衣保大
末有星孛於參芒指東南陶語人曰國其幾亡乎果失
淮南元宗南還豫章至落星灣將訪以天象恐陶不肯
盡言以其素嗜鮮乃使人偽言賣鮮至門陶果出啗喜
甚賣鮮者曰官舟至落星矣處士知之乎陶笑曰星落
不還元宗聞之不憚遂不復問是歲果晏駕西山產靈

樂陶與妻日刷而餌之不知所終元宗至南都殿前得
故者遣使問陶陶曰是夜乃貧狼星直日故爾元宗歎
曰真鴻儒也將召見會元宗崩遂絕意仕進二子小字
祖黎陶常也詩云備翁老叟無人問問列祖黎教六韜
蓋指二子也或問其優劣答曰味雖不同皆可見於口
馬書曰陶後以修養康丹為事有詩云乾坤見了於口
纘龍虎成來印後世悲死又云長為事有詩云乾坤見
亭吹簾任他浮世悲死又云長為事有詩云乾坤見了於口
亭云伏龍山橫洲渚地人如白頭自生死洪崖成道二

南注七

千年惟有徐君播青史麗情集云嚴尚書宇道豫章
道小妓蓮花者往西山侍陶陶殊不顧妓為詩曰蓮花
為號玉為恩珍重尚書道來處士不生巫峽夢空勞
似雲已向陽臺問答之日近來詩思清如月老心清薄
志陶潘文錄十卷馬端臨經籍考云集十二卷後主時
南昌市有一老翁了結被褐與老嫗賣藥得錢則沽酒
市鮮相對飲既醉歌舞道上其歌曰藍采和藍采和
神仙傳曰藍采和不知何許人每城市乞索持大拍板
振鞋踏歌云踏歌和不知何許人每城市乞索持大拍
流光一擲梭古混混去不返今人紛紛事更朝朝
或與酒家周旋有自桑田生白波人錢與之或贈貧人
歌梁梁周於酒樓上乘解輕舉雲中下轉如故後拍
板去塵世紛紛事更多何如賣藥沽美酒歸去青崖拍
手歌或疑為陶夫婦云又江左異人錄建康府城之東
於此面野水構小屋而居纔可庇身屋中惟什器一兩
事餘無他物日日入城去乞句亦不歷街巷市井但人

寺觀遊覽而已人頗知之巡者以自盛寒與之乃轉以
處而問其所欲及問之亦無所求時受強與之乃轉以
納衣見其劇草以一納衣與所居因觀亦有野水復於
玄武門西內至張謀果園人多荒穢亦有野水復於
則熟寢於室中驚起而死矣遂自官司發物視之
江夢孫字聿修潯陽人祖南野史曰九江道城人烈祖
輔吳表為祕書郎夢孫數言迂儒無裨益平生讀書欲
小試於治民後已求為縣令是時士客於烈祖者率以
利名自許而夢孫言獨如此烈祖初為不情不許求不
已乃補天長令烈祖先持告身示之曰今日受此明日
趨走庭下矣曰此素志也何傷至天長吏白縣署正寢
有淫厲不可居夢孫不從是夕果然有怪井出禮上之日

南注七

六

夕若數十人傾側夢孫起焚香曰夢孫受命為令當治
几案叫嘯甚喧夢孫起焚香曰夢孫受命為令當治
事於此鬼神有祠廟工壘胡不各歸其所吾行不欺暗
室奚畏君等語訖皆斂迹而後至談日既夕果有魅呼
呼曰江夢孫速出夢孫以何人輒敢召縣令夫為民
戶熱必自正應以衡羣吏或為神必當受民祠豈得
非禮與王者土幸爭居官府日月昭晰吾當奏白雖
悔其可及乎由是問然不復聞靈響矣南唐近事曰
夢孫下車日片正聽受賀說向夜具香案端笏中坐誦
周易一編明日如夢孫治縣寬簡吏民安之江夢孫為
常理事一編無問夢孫治縣寬簡吏民安之江夢孫為
天長令見自備有馬問之左右對曰昔部民互競前政
未幾區別遂繁於官夢孫曰吾聞昔仲之馬識道王持
如馬奔馳十里果人二馬郊外視其息逾年棄官去縣人
號泣送數十里還家江夢孫初解天長縣歸有
食恐盜疑不食乃對之既行遺一鼎蓋夢孫追與盜
盜食畢帶室所有界之既行遺一鼎蓋夢孫追與盜

盜驚歎曰吾輩小人資輕貴君子是夜還置事繼母盡
所剽物於門外而去夢孫啟戶一無所失江夢孫
孝早暮潔衣冠視膳饕母食既徹為諸生講禮史曰夢
孫說釋經義有徒請之曰詩云兄弟鬩于牆將鬪于內
方禦于外耶夢孫徐答曰此疑問字疑竹簡說缺傳者
耳凡至疑義輒斂衽曰此科先儒猶多同異夢孫安敢
輕言諸君自擇所長可也保大中卒年八十五贈國子
司業

毛炳洪州豐城人隱居廬山時為諸生講得錢即沽酒
馬書曰時彭會好茶炳好酒或嘲之曰彭生說賦茶三
碗毛氏傳經酒半斤膏宿於酒家大醉誤坐鏡灰主人
痛訊之乃知嘗醉臥道旁有里正馬書作里掖起之炳
瞋目呵之曰醉者自醉醒者自醒亟去毋撓子睡馬書
炳不干於張谷張後居南臺山馬書曰聚生徒數年
谷不學於毛炳

南注七

七

忽書齋壁曰先生不住此千載惟空山因大醉一夕卒
馬書曰有詩與炳同時又有酒禿者焉酒禿姓高氏書
集傳於世與炳同時又有酒禿者焉酒禿姓高氏書
日名驍族子棄家祝髮博極羣書善講說而脫略跌宕
無日不醉後主召講華嚴梵行一品齋金帛甚厚玄寂
即日盡送酒家日夜劇飲醉則從小兒數十浩歌道中
歌曰酒禿酒禿何榮何辱但見衣冠成古丑不見江河
變陵谷一日醉死石子岡

南唐書注卷七

南唐書注卷八

宋陸游撰

祥符周在浚雪客注

三徐三王二朱胡申屠喬陸列傳第五

義祖生六子知訓知詢知誨知諫知證知諤及烈祖開國惟知證知諤在餘皆前亡

徐知證義祖第五子事吳歷州刺史至節度使烈祖初

尊義祖為太祖復姓改義祖封拜徐氏與李氏同知證

王江改王魏徐鉉魏王宣州大都督制日救惟先王體

是服之略則在輔野建邦設都並昭之積乃增督護之威

之津梁據三楚之襟喉環下里邑聚萬民我朝以來

齊師律生植茂送禮讓與行時惟懋功叶此時論粵風

小子懼德弗堪允乎大猷其在叔父雖師保之命已迪

南注八

一嘉業堂校刊

茂章而刺舉之名未極公望宜升大府武壯中權於戲

府長史道可升宣州為大都督府以魏王為宣州大都督

求水沐浴與夫對坐而元宗嗣位尤見尊禮內宴用家

人禮起舞拜跪為壽知證亦以叔父自處無所讓卒年

四十二

徐知諤義祖第六子在吳為節鎮代知詢為金陵尹治

通鑑曰潤州團練使徐知諤狎昵小人遊燕廢務作列

肆於牙城西躬自買易徐知諤聞之怒召知諤左右詰

責年知諤懼或謂知諤曰忠武王最愛知諤治有能名訓

兵賦民於公何利知諤初封饒王進王梁鎮潤州兼

中書令好奇寶怪物所蓄不可計有蜀估持鳳首至白

言得之微外蠻夷狀如雄雞廣五寸冠上正平可用為

枕朱冠金喙文彩煥爛如生馬書曰朱冠紺毛金喙人

咸異之少子也美姿度喜奇玩金商得一鳳頭乃飛

難廣五寸其腦平正可為枕謂價錢五十萬又得畫牛

一軸書則囉草欄外夜則歸臥欄中誇獻後主煜煜持

貢嗣下太宗張後苑以示羣臣俱無知者惟僧錄贊寧

日南後海水或藏則微露倭人拾方諸蚌胎中有

餘風繞擊忽有石落海岸得之滴水磨色染物則畫

或風繞擊忽有石落海岸得之滴水磨色染物則畫

於六朝舊本書中載之見一日遊蒜山除地為場連虎

皮為大握號虎帳與賓僚會飲其中忽暴風至裂帳盡

破如飛蝶知諤懼而歸屬疾數日卒平生嘗語客曰人

生七十為大限吾生長王家窮極權樂一日可敵世人

南注八

二

二日年三十五其死乎至是如言廢朝七日烈祖悲悼

復詔不視朝七日歛以袞冕及上方祕器諡曰懷十子

皆貴顯國中所著文賦歌詩十卷號閭中集何氏闕書

山一名金鑿峰五代徐知諤知諤平閩屯兵處也二人

常平閩人慕戴相率建生祠山北圖像去未幾神降於

人言不認帝列職斗宮以祐下土於是閩人立靈濟廟

人江王稱知證曰九天金闕明道遠德大仙顯靈濟廟

人江王稱知證曰九天金闕明道遠德大仙顯靈濟廟

人江王稱知證曰九天金闕明道遠德大仙顯靈濟廟

人江王稱知證曰九天金闕明道遠德大仙顯靈濟廟

宣化扶教上仙昭靈傳真入鏡王其功德充溢益若
 是已神華連芳領職上天羅靈下土呼吸應電籍伯仲
 行下民是冒父母其依慈祥仁愛物類以率乃者朕躬
 弗違周藥百計周旋明微施以惠符天醫妙藥使病而
 復安危而復起有回生之功惠博矣朕其德焉有極
 薄何由必報茲永懷神之德是用人祝冊加封神號伯
 益有冲虛妙感慈惠洪恩真神冊加封神號伯益有冲
 應仁惠救恩司度香如故大新廟宇元明軒靜沖淡神
 所棲愛救恩司度香如故大新廟宇元明軒靜沖淡神
 五戶表朕報答神靈心麻雖然神功之厚而報之薄
 神固無於道報答神靈心麻雖然神功之厚而報之薄
 清監觀四方濟利羣生功在霄壤昭明若此固有不
 得而名言者乃彰神蹟於貞石樹之於廟垂示無窮
 系以詩曰天產英靈為世傑於石樹之於廟垂示無窮
 勞保以變冬無不詳定妖孽長鐘暮鼓樂舞臺下徐高
 季歲且嚴寒無不詳定妖孽長鐘暮鼓樂舞臺下徐高
 峰峻且嚴寒無不詳定妖孽長鐘暮鼓樂舞臺下徐高

石敬瑭神遊之遊羽飛雲翻導節致末忽
 在靈德酸呼吸之力為神化五年五月一日
 享繁厥高萬古照日月永樂十五年五月一日
 德勒正統二年加為真君成神化五年五月一日
 立關上元帝復封徐溫為高上神化五年五月一日
 二皆稱元君孝宗即溫為高上神化五年五月一日
 妃去二真君并其父母妻弟而封號仍舊言
 革去二真君并其父母妻弟而封號仍舊言
 徐遊知誨之子也陵馬書曰多法知溫第于溫卒知誨守金
 烈使知誨先娶吳氏功臣呂師道女非祖德之以為常切齒
 因醉知誨先娶吳氏功臣呂師道女非祖德之以為常切齒
 因果信亦不見呂氏日吾不解此志在報免爾及鎮江西
 歲餘舟有婦人復見知誨喜甚有家人自淮南回於江心
 遇公善自愛我今他適視之乃呂氏也招家人曰為我謝
 以此示之家人至江西首語其遺履日相公謂爾不信
 謂我未舉輒見呂氏在側日爾初名景遊避元宗名去景
 字知誨於元宗有舊恩故待遊及兄汝南郡公遼尤親

南注八

三

厚出入宮省備顧問預籌畫專典宮室營繕及浮屠事
 唐餘紀傳曰中主宮浮屠雖供佛度僧未至甚窮後
 主嗣立佞佛酷甚都下囑僧論萬人造寺建塔日有供
 虛空虛坐成疲弊論者謂江南亡遊不能無責也當
 時言蠹政者以兩人為首後主嗣位好為文章遊復以
 能文見昵唐餘紀傳曰遊雖家世貴遊然頗尚文學居
 殿遊與張洎為學士入封文安郡公燕飲則流連酣詠
 更相倡和雖后妃在席不避也昭惠后好音律時出新
 聲或得唐盛時遺曲遊輒從旁稱美有三閭狎客之風
 閑居講論古今得失後主設問遊以所聞對或遊以疑
 請後主亦引經義或古事稱制答之君臣相矜至國亡
 不悟也遊有巧思敬器之制久不傳人無知者游獨以
 意創製皆合古法太平興國中蘇易簡為學士得之暇
 日試於玉堂宋太宗聞而取視歎賞不已方國將亡也
 徐錯屬疾忽夢巨人持大鐵錠取己及兄鉉并游同納
 從中獲之錯與遊皆墜地而鉉獨否俄錯游皆疾卒云
 唐餘紀傳曰金陵將陷有夢角女子行空中以巨錠
 者後見一金紫貴人墮地云此徐舍人也既寤異之及
 日錯死與此不異按烈祖從子景遠景陽郡公景逸半
 封晉陵郡公景遠封上饒郡公景遠郡公景遠郡公景
 陽郡公景遠徐鉉太子少傅徐安陸郡公景遠太子保
 皆失其父名徐鉉太子少傅徐安陸郡公景遠太子保
 下崇德尚賢推恩錄舊茲惟令允屬時英子以眇躬
 剛膺不業成藩之望羽翬之思故忘寵章用光師道某
 清直稟氣忠厚為質賢戚里之所宗歷崇朝而見重
 慎節保家之主恭勤無出位之恩委白身口臨藩克貞
 師律鸞臺作相足厚時風留侯旋於退身疏受與聞
 於稱職純誠益著雅望愈高昨者承德弗嗣當此承祚之
 忠貞以濟典禮無違願也

南注八

四

日益堅重傅之懷是用就改崇資仍加食賦於戲班宗
一 品秩視三師苟非賢臣孰克臻此永期納誨無射賜
紫制日救朕歷選列公景迪可朝散大夫檢校左僕射賜
信不可私於其屬也故我龍寵先推公保之難必當慎簡
迪靜問端尤著屬我師友之訓成信厚之恩爾其宗室
循令猷惠迪前烈勿驕勿惰以承乃成徐鉉之德其公
親能兼之者鮮矣惟是具美屬於我朝某孝友資身貞
幹器質守樞機而無悔居富貴而不驕某善聲成此
嘉器朕孽孽不業廢居慶恩知有而名臣近宗屬是民
假以胙土列於亞卿仍進崇階併示優寵於戲行爲民
則爾其勿忘愛克厥威朕不敢尚服我多訓永揚令圖
王建封上元人少從軍以任俠驍勇知名元宗取建州
建封爲先鋒橋道使焚建州外郭克之王延政降何敬
洙功最諸將建封忿曰我縱火先登克城諸軍乃入我
功當第一敬洙因推之曰君言是也具以聞諸朝第賞

南注八

五

拜信州刺史人皆多敬洙而薄建封陳覺馮延魯魏岑
攻福州李弘義圍之唐餘紀傳曰以王崇文爲招敗吳
越援兵福州援絕危蹙且拔矣而覺延魯岑各欲功在
已不相應接偏裨莫肯用命故未能克覺奏請建封濟
師建封率五千人會之破福州版寨入東武門而建封
亦與諸將爭功遽斂兵先退弘義乘之我兵復敗遂潰
而歸資治通鑑曰或言浙兵欲棄福州拔李達之眾歸
取其城留從效不欲福州之平建封亦忿陳覺等專擅
乃曰吾軍敗矣安能與人爭城是夕燒營遷城北諸軍
潰元宗深銜建封顧方治覺等擅興兵未及治也建封
內不自安元宗懼其作亂召爲天威軍都虞候王壺清
擢刺史功付以親軍建封遂泰然恃恩僭侈無復顧憚

戶部員外郎范冲敏疾魏岑鍾謨李德明用事休建封
上書歷詆岑等請更用正人元宗遂發怒謂建封武臣
握精兵敢謀進退柄臣漸不可長流池州未至殺之
野相耳安可亂常營於台輔汝無慈闈白是日卿乃一
使相聞日怒發前罪表邀求殺之冲敏棄市未幾岑見
不遜剛主怒發前罪表邀求殺之冲敏棄市未幾岑見
冲敏爲厲請道士上章訴天數月竟死云王壺清話曰
官以自効李主伴示寬厚召還付以精兵稔其愆也後
果枯權漸侵朝政時鍾謨魏岑李德明二三小人以
佞獲倖建封上書歷詆數子以惡庭諍喧語請盡誅
進用公直諒大恕曰武臣既重兵干預國政如何可
事主君也流池州道殺之才死鍾魏等日見建封爲
厲聲曰吾爲國擊邪去惡欲誅君輩以肅朝綱君反
誅於我今幸候諸君共辨於陰書夕隨之岑呼道士
奏章告天竟不能脫不月餘二子相繼卒清異錄
事以傳寫訛謬分一字爲三變而爲人日鳥矣建封信

南注八

六

之每人日開筵
必首進此味
王彥傳蔡州上蔡人少爲州軍校後唐同光末諸郡多
亂彥傳亦樂禍思奮會同列六人者來與謀曰四郊恂
恂能者得富貴我輩不可後人彥傳許諾且曰今夕吾
直府中公等可持兵至吾亦裹甲爲內應既夜六人如
約至彥傳伏壯士盡捕斬之持其首叩門告刺史曰姦
盜竊發幸伏誅懼有伏黨爲變願公亟號令以安眾心
刺史驚喜而出彥傳即斬之歸其罪於六人者翼日悉
族六家據蔡州無敢動唐兵來討彥傳計不能守匿其
妻子於村舍奉父母來奔烈祖輔吳以爲都押衙歷和
州刺史姑遺閒使迎妻子南歸彥傳有政績善撫境內

和遂為富州入拜統軍自以發迹凶亂於是務為恭謹
烈祖嘉之嘗升堂拜其父開國以為池州節度
使常夢錫自給事中直諫貶判官彥儔事之如在朝
廷人士稱之卒於鎮徐鉉王彥儔加陪制日救王者旌
因事有加以勳能而功重殿邦之任疏寵之命
軍大尉兼侍中使池州觀察處置等使起復雲麾將軍
校尉兼開國侯食邑二千戶王彥儔事池州刺史上柱國
信原謀不撓庶政有常肅爾先登宣我朝命向者起於
哀制授以崇階禮適就於變除奇方隆於藩屏俾從增
邑式示推恩勉揚令圖無若不
朱匡業廬州舒城人父延壽以姊為吳武王夫人故自
少得幸從征討推堅陷陣好以寡擊眾不勝而返者必
盡戮之嘗與梁戰遣二百人持大劍斫陣將行指一卒

南注八

七

留之卒請行延壽以違命立斬之其令出必行皆類此
然每得賞賜悉分齋其下無以入家者唐昭宗在岐下
聞其名遣使問道授延壽蔡州節度使功冠諸將武王
疑其難制誘殺之出夫人使更嫁新唐書曰朱延壽舒
畢師鐸趙錫孫儒功居多行密欲以竟結人心而延壽
敢殺時揚州多盜捕得者行密殺之初壽州刺史高彥
日勿使延壽知已而陰許壽殺之不可拔壽一鼓
而拔其城即於行密襲之諸將使全拔壽一鼓
以新軍出每旗五伍為節度副使兵屯壽州延壽
擊西偏不勝將斬之已又列命黑雲都長壽引去於
是取黃陂光州三州以功遷壽州團練使昭宗在鳳翔
壽延壽開門不設防而壽州軍節度使昭宗在鳳翔
行密心疑之乃伴為目疾每接延壽使必錯其通
以示之常行故觸柱而仆妻延壽也延壽疑不足赴
吾業成而喪矣遺辨士趨召之延壽疑不肯赴延壽
引代我無憂矣遺辨士趨召之延壽疑不肯赴延壽

報之故延壽疾走揚州至則太祖迎之寢門刺殺之
廢其妻又曰延壽妻王氏當延壽將行之約日若
得揚州成宿志是與衰在時非繁家也然此行吉禍未
可知願日發一價慰我一而捕騎不至王日事可知矣
部分僮僕授舍器善不屬外日我亦受命來取
火焚壽州延壽於浴室中見屬外日我亦受命來取
而朱氏眾謂之殺我受命來取
弟兵朱氏眾謂之殺我受命來取
但姑息且詐稱失明其出入皆以人扶策無何行密得
疾雖愈且詐稱失明其出入皆以人扶策無何行密得
抵柱至流血而死信如少懈弛行密其往來則謂首尾
三年不幸臨老兩目如此男女卑幼苟不諱則國家為他
吾不難死無恨妻以行密恐其覺坐於中堂以擊人
則喜倍道而去及入謁行密恐其覺坐於中堂以擊人
禮見朱氏頗有得色方設拜行密恐其覺坐於中堂以擊人
即時升廳召湖吏等謂之日吾所以兩目失明者蓋因

南注八

八

朱三此賊今已擊死無事矣諸公知之否於
是軍府大駭其僕妾嘗所無禮者皆自殺 然猶以舊
功貸其妻子時匡業尚幼稍長授以官烈祖輔吳拔為
軍校積功至諸軍都虞候嗜酒使氣 唐餘紀傳曰匡業
唯謙者惟妻鍾氏妻 烈祖優容之出為歙州刺史有政
績改建州留後還朝授神衛統軍周侵淮南中外震駭
盜投罅多竊發以匡業為內外巡檢使嚴而無私犯令
無所貸中外肅然夜戶不閉正陽喪師朱元叛元宗議
親征召匡業及統軍劉存中 南唐近事存 問以方略匡
業輒對曰運數之興天地皆助大事若去雖英雄亦無
如之何 南唐近事載匡業對日時來天 存中從旁贊之
元宗怒貶匡業撫州團練使流存中饒州後主襲位召

拜神武統軍加中書令卒子崇俊短陋羸瘠而妙於騎
擊馳突若神早卒徐茲朱業江州節度使制日門下古
為方伯故中外之任踐更故宜我為動臣咸日名將潘
維宿衛夾輔人肆以材致周旋數紀佐某家傳武略天
賦純誠名因勇聞位肆茂自百而登連帥佐果朝由禪
將盛以統元戎勳勞滋茂愈讓子纂服之始駁奔來朝
益盛而若驚位益高而愈讓子纂服之始駁奔來朝
肅清時乃之心因處周禮之忠貞彌固夙夜惟寅朝
朝在分中流之寄非賢不居是師旅以壯軍聲明紀律
重庶政可畏可愛可敬可畏可敬可畏可敬可畏可敬
有典厥報欽哉可敬可畏可敬可畏可敬可畏可敬
龍智勇推高忠貞特之權業宣州節度使制日門下古
某智勇推高忠貞特之權業宣州節度使制日門下古
詔車在舉鍾肅連營一撥及分符武守以如節所臨之
思固仍向舉鍾肅連營一撥及分符武守以如節所臨之
自康宣城與區家巨屏方富謀帥是九策動資果毅

南注八

九

以壯先聲假而蘇俗必當望風自理投之惟爾
慈宜弘寬大之規以集節度使威制日門下古
虛重業加中書令既報政折衝之威行於封疆惠和
化普及於方州武毅致身忠厚成性更流任昭著而
帥倚若金湯誓之帶而自斷不使節度使威制日門下古
營立嚴明之令而積葉子進之文率是通才何適
不有子以宣爾邦之積葉子進之文率是通才何適
爾有以成之政副其理之懷與元戎才化藉
殊獎以極非純誠何以此爾尚守益恭之節
鎮心永懋嘉純誠何以此爾尚守益恭之節
猷以光時望

朱令贊大將軍業朱諱改業之從子少從軍推額鴈

神號馬書日軍中趨捷善射積功遷至鎮南節度使
唐衛都侯林仁肇卒始為鎮南節度使後主末宋師

圍金陵召令贊赴難軍至湖口與諸將謀曰今前進則
北軍據我後上江隔阻進未破敵退絕餽饟奈何乃檄
南都留守劉克貞赴軍欲俟其至使代拒湖口乃發而
後主危急飛書督兵者接踵令贊不能守初議乃與戰
權都虞候王暉乘流而前自潯陽湖編木為大棧長百
餘丈大艦至容千人將突下斷采石浮梁宋史王明傳
上江領眾十五萬連大艦沿流而下將焚采石浮梁
金陵為援明率所部舟師屯獨樹口應其子馳奏請添
造戰艦三百艘以襲令贊太祖曰非應急策也令贊朝
夕至金陵圍解矣乃密遣人諭明令樹長木於洲浦開
疑大軍後望見之果會江水涸舟楫艱阻宋師得
設備大馬或說令贊曰江下淺不可禦令贊曰業已進
盛夏比至虎蹲洲唐餘紀傳合戰令贊所乘艦尤大建

南注八

十

大將旗鼓宋師舟小聚攻之令贊以火油縱燒宋師不
能支火謂之火油機至此勢危乃以火油機前拒會
北風反酸自焚水陸諸軍十五萬不戰皆潰令贊惶駭
赴火死餘紀傳曰戰權都虞候王暉受檢唐糧米戈甲
焚無子遺煙燄不止者旬日自是金陵外援絕以至於
亡是時宋師上露布稱生獲令贊則非也陳大雅字希
人後主時為衛尉卿宋師圍金陵劉澄以京口降吳越
盧絳轉入宣歙山間中外喪沮始議請降其日城受圍
坐羣臣殿下問計丞相徐鉉等皆唯唯陳喬請遣人
遣何人犯難後主字大雅而謂之日審已備者平時尚
急拜之曰陛下萬餘年來焦心養士羣臣誠臣也大雅
倉卒之際臣合萬死思以爲覆水難圖雖承威靈恐不
時家嫡不天越升非次雅非本懷自割江以來屈身中

忠侯乃率步騎數千趣洋鄉屯寨皆選候騎告急茂
忠侯此時出師將不利潛出騎兵與潭潭人後焚橋梁
伏道左然後出師將不利潛出騎兵與潭潭人後焚橋梁
勝負未決後忠下馬持大稍深入敵陣所向無前潭人
奔還而橋路已絕勇退伏兵腹背擊之殺傷殆盡遂執
其副使以軍禮見之後金陵破後主歸京師兩人相約
不以其存亡易節誓死報國委諭至命以城順令堅殺
軍副使不降其前二年令堅寐則夢與人鬪大呼而寤乃
與割據不降其前二年令堅寐則夢與人鬪大呼而寤乃
聚侍婢歌舞喧笑達旦分爲二至昏而代自夕追旦
始能寐至是若與人搏擊帳中者踰時卒茂忠度不能
獨奮遂降將行悉燔州縣軍興科斂又籍所留田稅簿
而已袁人德之入朝舟次淮口謁關吏稱袁州刺史南
野史曰主口吏擲刺於地曰此亡國之俘何刺史也叱
岸者朱供奉

南注八

五

令執杖庭參至京師授登州刺史江南野史曰太祖
掠朕邊邑而殘士卒茂忠對曰臣事李煜惟忠勇是奮
雖陛下親征亦當傾身不顧太祖待之頗厚仍授登州
刺史關吏抵罪適編管登州茂忠見之曰汝耶日責拜
謁兩衙必令植立庭下吏慚媿死其來亦不之減令就
職日兩衙立庭下茂忠還朝病金陵卒世每除節度
史皆奉逾川都茂忠守袁州金陵破亡其妻女茂忠
意取還軍士後因掠及歸京師使女奴賣其妻女茂
遂取還軍士後因掠及歸京師使女奴賣其妻女茂
忠取還軍士後因掠及歸京師使女奴賣其妻女茂
右將戰則夜巡按斬之乃略女兵也茂忠絕不能敵
後將戰則夜巡按斬之乃略女兵也茂忠絕不能敵
右將戰則夜巡按斬之乃略女兵也茂忠絕不能敵
置無帶然延接下野史曰茂忠在江南日雖軍務煩劇
周師詢訪時務無不盡禮

吳用爲祕書省正字開國宋齊王辟置幕中十餘年歷
大理評事屯田員外郎齊王喜人諛己而匡舜眞率故
雖賞其文藝未嘗薦拔烈祖獨知之嘗詔公卿舉可親
民者意齊王且舉匡舜奏上烈祖喟然謂常夢錫曰吾
不意其捨匡舜也夢錫與韓熙載素惡齊王每相語曰
宋公誤識亞元正可怪也久之齊王出鎮豫章始表爲
節度掌書記保大中召爲駕部郎中知制誥進中書舍
人周侵淮南諸將無功元宗議親率六軍拒之匡舜上
疏切諫帝怒坐以沮國動人心流撫州然卒不能行也
後主嗣立復起司農少卿歷殿中監修國史給事中兼
獻納使知貢舉放及第樂史鎮臨川召奏幾授祕書郎

南注八

六

入朝爲平原主簿太平興國五年與明遠劉昌言張
觀並以見任官舉進士太宗惜科第不與但授諸道掌
書記史得佐武成軍既而復賜及第三館修雅熙三
作所著詩選五事卷二卷三卷四卷五卷六卷七卷八
獻科文選五事卷二卷三卷四卷五卷六卷七卷八
嘉其勤著五事卷二卷三卷四卷五卷六卷七卷八
員外郎遷著作郎直史館轉太常博士昭文館直學士
使兩浙巡撫化四年春與司封員外郎直昭文館直學士
記要一百四十一卷詔官知黃州又職外郎直昭文館
職方復廣帝三卷詔官知黃州又職外郎直昭文館
州史方復廣帝三卷詔官知黃州又職外郎直昭文館
西京五年後郊祀新書五卷詔官知黃州又職外郎直
變京不復郊祀新書五卷詔官知黃州又職外郎直
子黃目同文館學士以爲榮所著書入祿府得對職分
京西洛運改判館學士以爲榮所著書入祿府得對職分
久在洛運改判館學士以爲榮所著書入祿府得對職分
七卷坐知所撰又居有亭御史臺車駕幸洛自對職分
十卷坐知所撰又居有亭御史臺車駕幸洛自對職分
卷諸仙傳二下記四卷宋齊王文須雜錄百卷總記傳各
別集神仙宮殿宅記各十卷華夷圖一卷又編

非爾曹不及此吾為天子殊不若為節度使之樂吾終
夕未嘗安枕而臥守此信等頓首曰人孰不欲富貴一
有異心陛下何為出此言耶帝曰其可得乎信等謝曰
有以黃袍加汝惟陛下哀矜之帝曰人生如夢過隙耳
臣愚不以此惟陛下哀矜之帝曰人生如夢過隙耳不
多積金以市田宅以遺子孫歌曰舞女以終天年君臣
之閒無所猜嫌不亦善乎信謝曰臣等死無恨矣
生就第賞甚厚已而皆稱病乞解符節帝從之皆以散
官以爲第賞甚厚已而皆稱病乞解符節帝從之皆以散
出善復懷之卿位已盛不可復委以兵權太卿事也對曰
也復在卿所既罷乃出卿宣進之語有疑何復留之
惟陛下深思利害勿復以處分之日卿苦何復留之
待陛下厚事遂中朕即普對曰卿苦何復留之
宗興國初然兼中書令二年拜中書令行河尹充西
京留守三年加檢校太師四年從征范陽前軍失律
責授崇信軍節度使兼中書令俄進封衛國公七年徙鎮
陳州復守中書令九年卒年五十七贈尚書令追封武
威郡王謚武烈守信屢任節鎮專務聚斂財巨萬尤
信奉釋氏在西京建崇德寺募民釐瓦木驅迫甚急而

南注八

元

傳直不給家得絹十萬後主大悅太祖已遣李穆召後
主人朝因問昭符曰汝度汝主來否對曰君命召不俟
駕安有不來及後主稱疾宋師來伐昭符又言於太祖
曰臣主必死社稷已後主降罷奏耶不得調卒初名匡
符建隆初改以避上名云清異錄曰昭符素不喜茶常
爲御史同列會茶數日此物
面目嚴冷了無和美
之態可謂冷面草也

南唐書注卷八

南唐書注卷九

宋陸游撰

祥符周在浚雪客注

劉高盧陳李廖列傳第六

劉彥貞兗州中都人父信初爲羣盜戰敗奔吳事吳武
王數有功王厚遇之嘗召信計事醉不言王嬖罵之信
即仗一劍棄去左右請追之王曰信醉耳醒當復來明
日果至積功至鎮南軍節度使宣王建国加征南大將
軍唐莊宗滅梁遣諫議大夫群昭文使闕假道信州信
謙勞之謂昭文曰皇帝知有信否五代史作亞昭文曰
主上新平河南未知公之名信曰漢有韓信吳有劉信
一等人也五代史曰君還其語亞因指牙旗銀首舉酒

南注九

一嘉樂堂校刊

屬昭文曰幸而中此願爲飲一發中之五代史曰乃酌
百步謂昭文曰一發而中願以此危爲烈祖受禪以舊
壽否則亦以自罰言訖而前已穿矣烈祖受禪以舊
故贈太師南唐近事曰劉信攻南康終月不下義祖疑
何疑之甚也信聞命大怖並力急攻大宿而下凱旋之
日師至新林浦橋錫不至亦無所存烈祖受禪以舊
命元帥爲六博之戲以紆前意信酒酣獨六散於手曰
令公疑信爲六博之戲以紆前意信酒酣獨六散於手曰
擲免赤如前旨則眾彩而己信當自拘不煩刑吏當一
待以忠貞不暇投之益六子皆赤義祖賞其精誠昭感復
信擊牙注擬又四座烈祖輔吳日與諸祖賞其精誠昭感復
障烈祖以已當之座上信益加寵遇位不利於中九引身
出降遣使報溫怒信以十倍之眾攻而一城不日全播
反用說客降之何破敵國答其使者而一城不日全播
言信也反命濟師遂破敵國答其使者而一城不日全播
信斂散于屬聲祝日劉信欲背吳散子爲惡自以厄酒
心當成渾花溫遽止之一鄰六子皆赤溫慈自以厄酒

飲信然終疑之及唐師伐王術溫急召信
至廣陵以為左統軍託以內備遂奪其地
子以父任為大理評事遷屯田員外郎父喪起復將軍
連刺海楚二州徐鉉楚州刺史劉彥貞可本州觀察使
行邊之任非進號不足以申威施之其人不足為令典某
厚賞得眾深沈有謀克荷家聲累膺朝寄百城觀政三
郡底寧而長淮上游地雄師眾刺舉之職未極當官廉
問之權實諸僉議因是數龍更仁厥成愆千里之長三
圖爾其敬哉無斯重勳力力是善騎射矢不虛發軍中號曰
劉一箭吏事亦以強濟兒稱遷濠州節度使移壽州始
顯貨自殖市肆不問貧富槩出資助之而收其贏州有
安豐塘溉田萬頃以故無凶歲彥貞託以浚城濠決水
入濠中民田皆潤而督賦益急皆賣田去彥貞擇尤膏
腴者以下價售之乃復陂塘水如初歲入不可勝紀時

南注九

南唐政衰用事者多貪墨彥貞廣賂遺以致聲譽於是
魏岑等雜然推倡其用兵治民之能以為一面長城在
鎮久疑當受代輒妄造邊遠固位久之入為神武統軍
及周師侵淮南拜北面行營都部署帥三萬人援壽州
次來遠鎮兵軍旗幟亘數百里戰艦銜尾蔽淮而上周
將李穀慮我師斷浮梁腹背受敵燒營退保正陽馬書
攻自壽州元宗使彥貞督諸路兵出拒周師以江州
皇甫暉為援穀曰吾無水戰之具而使唐兵斷正陽橋
則我背腹受敵乃焚彥貞雖名家子生長富貴初不練
其芻糧退保正陽 彥貞雖名家子生長富貴初不練
兵事裨將武彥暉張延翰咸師則皆鬪將無籌略見周
師退以為怯惟恐不得速戰士未及食即督以追馬書
軍張全約日不可追彥貞日軍
容在戎汝輩何知沮吾事者斬遇周將李重進於正陽

東彥貞置陣橫布拒馬聯貫利刃以鐵繩維之刻木為
猛獸攫拳狀飾以丹碧立陣前號捷馬牌又以革囊貯
鐵蒺藜布於地周兵望而笑其怯銳氣已增一戰我師
大敗師朗等皆被擒彥貞死於陣資治通鑑曰劉彥貞
兵所歷蘇鎮專為貪暴積財巨億以賂權要由是魏岑
等爭譽之以為治民如囊黃用兵如韓彭故周師至唐
主首用之以其裨將咸重數百等皆勇而無謀聞李穀
兵直抵正陽旌旗輻重數百等皆勇而無謀聞李穀
全約固止之仁贖日公軍未至而敵先及池州刺史張
威聲也安用速戰萬一失利則大事去矣彥貞不從既
行仁贖日果遇必敗乃益兵乘城為備李重進度淮逆
賊於正陽東果遇必敗乃益兵乘城為備李重進度淮逆
資器械三十餘萬 時國家喪地千里幾亡其敗自彥
貞始雖死王事議者不與也後數年贈中書令諡曰壯
不復錄其孤

南注九

高越字仲遠幽州人馬書曰少舉進
南唐近事曰郭帥李公優待之才思精詞賦有名燕趙
閒其意因題鷹一絕書於屋壁曰雪瓜星眸翠鳥歸啼
天專待振毛衣虞人莫復張羅網未肯平原草飛蓬
不告而去 馬書曰初投郭帥張宜久不見知越以鷹
詩誦之曰晴空不礙摩盧文進鎮上黨具禮幣致之初
天嗣未肯平原草飛摩盧文進鎮上黨具禮幣致之初
以客從及文進徙安州越又從之遂為其掌書記文進
仲女有才色能屬文號女學士因以妻越馬書曰越
文進文進 文進奔吳亦與俱行吳以為祕書郎烈祖受
禪遷水部員外郎 徐鉉浙西判官高越可檢校水部郎
命重臣以臨之又擇賢士以佐之政成當遷留而增秩
古之制也高越以儒學淹雅見稱於時頃自南宮直
東觀筆削之言方勸弓旌之禮是求從事大邦多
畫有嘉令望爰屬慶恩俾假正郎仍紉紫綬服我
之命無懈盡規之心 徐鉉浙西判官高越可檢校水部郎
中制日救多士之世副臺郎之選者前代謂之賢乃知

三署之屬例無輕授某官高越早踐朝序嘗為史臣當
備觀理劇之用府罷赴國時名益高司改祠部浙西營
田判官與江文蔚俱以能賦擅名江表時人謂之江高
南唐近事曰江高為稱首保大初文進卒有欲傾其家
者越上書訟之出為蘄州司士參軍語在文進傳就遷
軍事判官與隱士陳曙為物外交淡然不志榮利久之
仍徙廣陵令還判吏部歷事御史知雜元帥府掌書記
起居郎中書舍人淮南交兵書詔多出越手九國志南
太常博士淮上兵起軍書與援筆立成詞采溫麗元宗
委召賜金紫俾掌戎府書檄四以為稱職不徙官累年後主立始遷御史中丞勤政殿
學士左諫議大夫兼戶部侍郎修國史卒年六十二諡

南注九

日穆貧不能葬後主為給葬費金陵新志墓在樓霞寺
舊門外有石書侍郎高

墓君世歎其清兄子遠

遠字攸遠父操袁州別駕遠少孤為人夷雅冲淡遇事
有奇節杜門力學烈祖受禪招徠四方秀傑得遠以為
祕書省正字保大初遷校書郎兼太常修撰遂為太常
博士淮南兵興元宗召見賜金紫使典戎府書檄累官
至勤政殿學士國初命兵部尚書陳潛修吳史未成而
卒後領史職者多貴游或新進少年纂述殆廢遠自保
大中預史事始撰烈祖實錄二十卷敘事詳密後主嗣
位遠猶在史館與徐鉉喬匡舜潘佑共成吳錄二十卷
遠又自撰元宗實錄十卷未及上會屬疾取史藁及他

所著書凡百餘卷悉燔之卒年五十七贈給事中諡曰
良後主欲修國史訪藁於其家無在者遠有精識方邊
鎬入潭州湖南悉平百官入賀遠獨曰我乘楚亂取之
甚易觀諸君之才守之實難聞者愕然以為過後如所
料乃服其先見馬書以為高越言九國志曰南唐高
立朝清介權

南注九

盧文進字大用幽州人五代史日事後唐明宗玉壺清
從軍奔敗之際物散意沮舉眾入契丹虜主厚遇之使
率兵救鎮冀又與莊宗連戰明宗即位老思南土部曲
皆華入復歸中國明宗至安州節度使事具五代史
親加宴勞封大將軍至安州節度使事具五代史
史曰文進為劉守光騎將唐莊宗攻范陽文進以先降
拜壽州刺史莊宗以屬弟存矩文進有女幼而美存矩
求為側室文進以其大將不敢拒心常歎之因與亂軍
殺存矩反攻新州不克攻武州又不克遂奔契丹契丹

使守晉高祖起晉陽與契丹耶律德光約為父子文進
少嘗事契丹娶虜公主為其平州刺史明宗時率眾數
萬來歸五代史曰明宗即位文進自平州率眾數萬歸
從鎮威勝加同平章事入為至是不自安且本燕人尚
氣不能屈於晉乃決計歸吳時烈祖輔吳為齊王將受
禪吳遣將祖令恩以兵二千陣於安州近境俟文進出
殿之而至拜天雄五代史統軍宣潤節度使五代史曰
軍司馬馮知光副使杜仲貴送款於吳吳遣兵迎之文
進居數鎮頗有善政兵民愛之其將行也從數騎自至
契丹皆再拜為訣乃南奔吳以其將士李藏機等告以避
節度委任賓佐政績甚美潤州市大火文進使馬步使
救之益熾文進怒自出府門斬馬步使傳聲而火止九

志日使召馬步使將人皆異之召還以左衛上將軍兼
中書令范陽郡王奉朝請給繡鎮卒五代史曰文進身
自奔契丹為後唐忠者十餘年及南奔始屈身晦迹務
為恭謹禮接文士謙若不足其所謂論近代朝廷儀
制臺閣故事而已未嘗言兵唐餘紀傳曰自契丹
丹也數引胡兵攻掠幽薊之境存虜民人教契丹以
國織經工作契丹由是益強盛王壺清話曰入十二
無病卒之日星殞於寢大如杯文進雖赤光丈餘與
星相馮延巳惡文進亦以素貴不少下及卒乃誣
以陰事盡收文進諸子欲籍其家文進以女妻高越越
乃上書訟文進冤指延巳過惡詞氣甚厲時延巳方用
事人頗壯之元宗怒以越屬吏貶蘄州司士參軍而盧
氏亦賴以得全文進在金陵為客言昔陷契丹嘗獵於
郊遇晝晦如夜星緯燦然大駭偶得一胡人問之曰此

南注九

六

謂之笄日何足異頃當復良久果如其言日方午也又
嘗至無定河見人脰骨大如柱長可七尺云馬書云初
州不克夜走墜壘一躍而出明日視之乃郡之黑龍潭
也絕岸數丈深不可測又嘗有大蛟徑至陸開引首及
滕文進取食伺之而去由是

陳覺揚州海陵人烈祖以東海王輔吳作禮賢院聚圖
書萬卷及琴弈遊戲之具以延四方賢士政事之暇多
與講評古今覺亦預焉烈祖居金陵以次子景遷留東
都為同平章事知左右軍使輔政命覺為佐謂曰吾早
暮與賢士相接今老矣尚未達天下事景遷年少當國
故屈君子無憚也唐餘紀傳曰初為宋齊正客齊正專
都輔政腹病罷歸徙為東南諸道副都統覺居其幕府
先主委之輔佐謂曰知卿可任幸悉心輔吾子至於蘇

位遷次孤心簡景遷卒還朝為宣徽副使馬書曰齊正
在朝無庸慮也景遷卒還朝為宣徽副使馬書曰齊正
教授累遷兵部侍郎宣徽使覺妻李氏如親執壺不
置妻腹宋齊正嘗送三美婢于之李氏無難色事三婢
如舅姑晨夕承侍日此令公寵倖之人見之若面烈祖
令公敢慢視耶三婢不自安求還齊正第覺唯唯烈祖
晚多暴怒近臣多得譴覺懼稱疾家居累月以宣遺詔
日入朝判大理寺蕭儼劾之元宗不從遷光政院副使
太僕少卿覺有兄居鄉里時海陵已為泰州覺兄犯法
刺史請仁規笞之馬書曰仁規字可則廣陵人始為軍
中書曰仁規字可則廣陵人始為軍
海陵民好訟吏多不能直乃以仁規兼縣事所部魚鹽
竹葦之地每有大役賦不能給仁規使行視民家所
有軍籍取之每役常賦不能給仁規使行視民家所
喜之及以海陵為泰州遷仁規為刺史政如故晚年國
家少事仁規格刻不已覺挾私怨密譖仁規貪殘侍御
刑罰滋暴加以著縱不己覺挾私怨密譖仁規貪殘侍御
史王仲璋江表志曰左散騎常侍王仲璋北土人元
宗嘗謂曰自古及今江北文人不及江南才

南注九

七

子多仲璋對曰誠如聖旨陛下聖祖元皇帝降於亳
州真元縣文宣王出於兖州曲阜縣亦不為少矣嗣主
有魏亦劾之元宗薄其罪止罷刺史仁規忿上表自訴
元宗命覺馳鞠之昭陽李清日本紀於烈祖昇元五年
元宗疑謨當以馬仁規惶恐伏罪覺還條其罪狀甚眾
書作烈祖為是仁規惶恐伏罪覺還條其罪狀甚眾
詔賜死過為謨後所開謬甚許斥及陳覺充按鞠使歎
以自明遂自劾即日收付大理賜首構吾事今屬之何覺
竊弄威福蓋始於此覺與李徵古皆宋齊正客徵古者
袁州宜春人南唐近事日徵古少賤嘗宿同郡潘長史
隊約二百人或坐或立云太守在此消見乃宿銜
覺後言於潘曰富貴非常人也明晨餞酒一鍾賜之金梳
年自擬密副使除本州刺史離闕日元宗賜內庫酒二
瓶於齊正有中外事齊王景達為宮官齊正告歸九華

逾年不召徵古使其僚謝仲宣諷景達言於元宗曰齊
正先帝布衣之舊雖不用不當棄之齊正既召歸益以
腹心奇覺欲使立功取柄時國兵初得建州諸將請用
其鋒取福州齊正獨薦覺為宣諭使召節度使李弘義
入朝可不勞寸刃盡得閩地元宗方向覺遂遣之既至
弘義倨甚覺氣折不敢言歸至劍州恥無功矯詔召弘
義自稱權福州事擅興汀建撫信州兵及戍卒命馮延
魯將之攻福州敗績眾潰歸死者萬計亡失金帛戈甲
之類不可勝數朝論謂必死元宗亦怒欲寘軍法齊正
上表待罪實營救覺等馮延己助之於是貶斬州逾年
復起任事始與徵古為死黨唱和如出一口淮南兵興

南注九

八

我師屢北度不可復支元宗遣鍾謨李德明孫忌王崇
質使周世宗請獻壽濠泗楚光海六州罷兵世宗不許
而壽州日危德明懼乃白世宗言願寬數日之誅歸
白寡君盡獻淮南地周乃遣德明崇質先還德明至金
陵盛稱周兵彊請必割地元宗不悅齊正覺徵古素惡
忌及德明謫語崇質使異其詞覺徵古因極言德明賣
國德明知見排大言周師必克遂斬於市覺徵古益熏
灼道路以目德明既誅不復議請盟乃命齊王景達率
大軍拒周以覺為監軍使軍政皆出覺聚兵五萬無決
戰意朱元數有功覺忌之奪其兵元遂叛降周諸軍悉
潰覺歸為樞密使如故而徵古為副使不以敗自咎方

相與挾齊正為耐久計元宗嘗言及國家感慨泣下徵
古輒曰陛下當以兵力拒敵涕泣何為飲酒過量耶乳
保不至耶帝色變左右股栗而徵古驚然自若司天言
天文度異人主宜避位祈禳元宗曰此固吾意第不知
孰可付耳覺徵古遽以為誠言輒曰天命如此宜使宋
公攝政陛下深居禁中俟國事定歸政未晚馬書曰覺
請元宗委
國未公臨時得入奉
從容謂釋老而已元宗亟召中書舍人陳喬草詔責
出憤怒喬固陳不可元宗笑而止周師益進世宗駐迎
鑿鎮元宗遣覺奉表貢方物覺至迎鑿見周師戰艦陳
列江津且南渡大懼請遣人取本國畫江為界表世宗
可之覺頓首謝退遣其屬劉承遇南還以告畫江稱藩

南注九

九

奉正朔之議遂決周亦班師遣覺還錫齋豐渥覺將發
獻詩一首敘感別賜金器百兩初覺徵古以德明請割
地為賣國誅死及是覺自為之使還以兵部尚書致仕
徵古先出為洪州節度副使時晉王景遂為帥不堪徵
古傲狠常欲斬之自拘有司左右力諫乃已鍾謨自周
還屢言齊正覺徵古罪大不可容覺嘗傳世宗語告元
宗曰聞江南拒命其謀出相嚴續當殺續謝我元宗知
覺與續宿怨疑之謨請至周覆實元宗遣行以手表引
咎且言非續罪世宗省表大驚曰嚴續能拒命乃忠臣
朕為天下主可教人殺忠臣乎謨還具奏元宗大怒齊
正既斥覺亦責授國子博士饒州安置遣殺之徵古削

遣建勳入謁義祖見之釋然江南通錄曰義祖見之歎曰有子如此非惡人也

妻建勳以女所謂廣德公主也建勳家世將相又娶於

徐氏為其國貴游然杜門不預事所交皆寒賤裘馬取

具而已烈祖鎮金陵用為副使預禪代策拜中書侍郎

同平章事加左僕射監修國史領滑州節度使自開國

至昇元五年猶輔政比他相最久烈祖鑒吳亡山權在

大臣意頗忌之而建勳無引退意會建議政事當更張

者且言事大體重不可自臣下出請以中旨行烈祖雖

從之未有命建勳遂命舍人草制資治通鑑曰建勳疏

有司施行建勳自知事資治通鑑曰建勳疏

扶愛憎密取所奏改之給事中常夢錫劾奏建勳擅造

制書歸怨於上烈祖得奏適會本意乃降制放還私第

廣德公主剛果有智入謂烈祖曰吾父亡恙時兄亦嘗

與李郎書今何見負烈祖曰此自國事吾與李郎骨肉

之情固無間也召見慰勉焉未幾復相元宗嗣位以開

國勳勞又聯姻戚尊遇之與宋齊王埒每謂為史館而

不名聽朝之暇多開延英殿召公卿議當世事人皆欣

然望治建勳獨謂所親曰上寬仁大度優於先帝但性

習未定宜得方正之士朝夕獻替不然恐未必能守先

朝基業也出為撫州節度使南唐近事曰建勳鎮臨川

帥周宗書至詠以赴鎮日近闕器用儀注建勳無復報

應但乘醉為報羣書道莫作循州刺史看湖山野錄

事竟履輕衫攜酒節引步於漁翁橋過遊東山各

忽平田開一節舍有兒童誦書聲相若過之乃一

老叟教數部童叟驚棟閣席改容避謝而翔雅有體氣

調諧麗承相愛之遂薦於其臚置之客右叟亦不致輒

談李以晚渴連食數梨資生之啗必有異問叟曰小

子思賤偶失容於鈞重然貴無所問李堅質之仍拜以

巨觥曰無說則沃之叟必有其稽叟曰見鶴冠子所謂

五藏刀斧者非舉世盡云必有其稽叟曰見鶴冠子所謂

離散伐腐甚若刀斧遂就架取一小籠置於人別

以呈丞相乃賜冠子檢之如其說李特加重建州之

役江表志曰馮延魯陳覺出討閩中徵督軍糧急於星

軍果為越人所敗諸將無復紀律建勳請官出金帛

贖俘掠還其家見聽及出師平湖南國人相賀建勳獨

以為憂曰禍始此矣召拜司空稱疾乞骸骨以司徒致

仕賜號鍾山公營別墅山中放意泉石馬書曰建勳致

裴徐主四時拜賜自稱鍾山老嫗而不職所封郡國益

將有激也元宗優容之先建勳卒江表志曰學士湯

悅致狀賀之建勳以詩答之曰司空猶不或謂之曰公

未老又無大疾遽為此舉欲復為九華先生耶建勳曰

吾生平笑宋公輕出處何至效之自知不壽欲求數年

閒適爾澄樓錄曰建勳嘗蓄一玉磬以沈香節按柄叩

日聊代清耳馬書曰建勳因為詩見志疾革道令曰

時事如此吾得全歸幸矣勿封樹勿立碑貽他日毀斷

之禍保大十年五月卒贈太保諡曰靖及國亡公卿冢

墓鮮不發者惟建勳不知葬所宋齊王當國深忌同列

少所推遜然獨稱建勳曰李相清談不待潤色自成文

章論曰李建勳非不智也知湖南之師必敗知其國且亡

南注九

三

南注九

三

皆如普龍然其智獨施之一己故生則保富貴死猶能全其骸於地下至立於羣枉間一切無所可否唯諾而已視獲軍亡國君父憂辱若己無與者方區區請出金帛以贖俘虜真婦人之仁哉厥光金陵續志能仁寺注年申吳州特進守司徒致仕鍾山公李建勳捨田入寺後廢寺住持臨壇精律大德尼進中明乞以故父李相公舊所施田入興慈寺至今供奉住至元之五年住持僧也臨川危素請記於集賢閣公侯斯略云五代之所施也臨川危素請記於集賢閣公侯斯略云五代之所施也臨川危素請記於集賢閣公侯斯略云五代之所施也

廖居素將樂人仕烈祖元宗間為人堅正不為富國者

南注九

十四

所喜困校書郎二十年始得大理司直後主嗣位稍遷至瓊林光慶使檢校太保判三司後主屏而羣臣方充位保富貴國益削居素獨慷慨驟諫翼後主一悟終不見聽乃閉門卻食服朝衣冠立死井中已得手書大字於笥曰吾之死不忍見國破也徐錯為文弔之以比屈原伍員後幾百年將樂父老猶叩頭稱之吁江李觀為之傳云宋史章望之傳曰江南人李觀著禮論謂仁義智信樂刑政皆出於禮望之謂其說者禮論一篇

南唐書注卷九

南唐書注卷十

宋陸游撰

祥符周在浚雪客注

張李皇甫江歐列傳第七

張義方不知所以進烈祖代吳用為侍御史義方既就職即上疏曰古之任御史者非止平獄訟肅班列也有怙威侮法棄忠賊義樹朋黨蔽聰明者得以糾彈至於人主好遊畷悅聲色奢侈媚賞非功罰非罪得以論爭使諸侯不敢亂法百司不得盜權則御史為不失職今文武材行之士固不為乏而貪墨陵犯傷風教棄仁義者猶未革心臣欲奉陛下德音先舉忠孝潔廉請頒爵賞然後繩糾乖戾以正典刑小則上疏論列大則對仗彈奏臣每痛國家之敗非獨人君不明蓋官卑者畏罪而不言位尊者持祿而不諫上下苟且至於淪亡今臣誠不忍忘君親有所不盡惟陛下幸赦之疏奏烈祖親札曰朕始受禪任義方以風憲乃能力振朝綱詞皆謙切可宣示朝野賜義方衣一襲以旌直言義方始名元達烈祖方倚以肅正邪慝取前朝王義方名易之唐新

南注十

一 蘇業堂校刊

贊曰王義方泗州連水人擢侍御史會李義府繼大理四歸羣子迫其丞畢正義緝死無敢發其姦義方內決勁奏意必得罪問於母母曰昔王母伏劍成陵之誼汝能盡忠吾死無恨義方即具法冠對仗叱義府下跪請所言帝方寵義府恨義方以孤士觸宰相貶萊州司戶參軍故義方得盡忠焉後之議者謂義方為御史彈劾姦邪謀正過失則可若請舉善頒爵賞則奪輔相權矣然

所言凜然守正有漢唐名臣風情事迹散落不得盡載
云徐鉉兵部侍郎張義方可左常侍制日救某珥貂服
人賜茲選允叶慈章而爾義方可謂能矣踐歷臺省抑
賜德實純誠道均慶忘今予時躬嗣守丕訓弗惠
厥德思罔諱言乃均慶忘今予時躬嗣守丕訓弗惠
殿學士制日夫無諭乃節可命又為常侍從容左右敬
文學之選宜又加焉某是號名儒久倚顧問非不重也
聲實相符待極而加焉某是號名儒久倚顧問非不重也
忘訪直疑南籍爾占特加近職以朕奉先懷美爾求大
頭山頻年未就義方近義方近義方近義方近義方近
粒火物錦鱗未就義方近義方近義方近義方近義方近
粒指痲而終當時識者以為為氣未盡服之陰者不壽也
李金全其先吐谷渾人事唐明宗為廝養以戰功貴事
具五代史唐明宗廝養以驍勇善射於吐渾金全少為
以功為刺史天中為武軍節度使在鎮務為貪暴
罷歸獻馬數十匹居數日又以獻明宗謂曰卿患馬多

南注十

耶何進獻之數也且卿在涇州治狀如何無乃以馬為
事金全時安州屯防使王暉殺節度使周環高祖遣
高祖時安州節度使任中門使左都押衙胡漢榮漢
榮貪戾專政失軍民心高祖遣賈仁招代歸京師金全
奏漢榮病不任行仁沼至醜殺之五代史日漢榮教金
龐令圖日仁沼昔事王晏球攻王都於中山都遣善射
而登城射晏球其人欲厚賞之仁沼退而不善射者一
臣也都敗晏球其人欲厚賞之仁沼退而不善射者一

分故人親成之負者此天下廉士也為人如此豈有為
人謀而不善者乎宜納仁沼而遣漢榮漢榮間之夜使
人殺令國而破仁事聞高祖乃以馬全節全節字大雅
大召仁沼舌壞而死事聞高祖乃以馬全節全節字大雅
反鄴都元城人也唐同光中全節為使節使明宗即位
浙四州刺史全節與入立即非全節重威討安重榮以
鎮安遠代李金全又與契丹交惡全節重威討安重榮
徙鎮義武自出帝與契丹交惡全節重威討安重榮以
全節別將白行營都虞候契丹交惡全節重威討安重榮
其首將於定豐執其將安暉七月徙廣晉九月留守鄴
節敗之於定豐執其將安暉七月徙廣晉九月留守鄴
節全月杜重威為招討使以全節為副大敗契丹於衛
初全節為重威為招討使以全節為副大敗契丹於衛
二年徙鎮晉州元城衣白襦其縣政決事必問法何如
卒年五十五贈中書令代金全鎮安州漢榮懼給告日
邸吏劉珂密遣人馳報朝廷召公有異處分金全大懼

南注十

使其從事張緯奉表詣金陵請降五代史日仁沼二子
榮大懼給金全日朝天子召漢榮公違詔不遣仁沼
之死其二子將許於朝今以全節代公是召公對獄也
金全信之遂烈祖命鄂州屯營使李承裕段恭帥兵
三千人逆金全陳於城外俟金全出而殿之而東承裕
等至之夕金全帥數百人來奔引頸北望泣而去而
承裕進命亂大掠城中得金帛不可計數癸卯唐李承
裕等至安州是夕李金全將麾下數百乃還晉將安審
人請唐軍妓妾資財皆為承裕所奪乃還晉將安審
輝追敗之於馬黃谷處恭死於陣承祐帥餘兵院雲夢
橋資治通鑑日丁未審暉又敗唐軍於雲夢澤中九
有雲夢澤宋史日安州縣有雲夢澤今安陸縣南五十
也後魏大統十六年於雲夢澤置縣復為審
暉所敗執而殺之五代史日馬全節承裕及其兵二

趙踐三奪道而阻路彼兵威學太監提上之請劉勿話
學死推門人騎西人勝勢名究祖路兵而西流仁陣
究亡既入前解小湖無我與冠在祖路兵而西流仁
者不主既導甲路水行敗己南在祖路兵而西流仁
即計帥入即休路水行敗己南在祖路兵而西流仁
韓數被入即休路水行敗己南在祖路兵而西流仁
王遂掩下眾兵浮之暉其何太教下敗其控時止
普下謂問誓以得翻亦故其日尉學且暉地且去
也州師率夜志太謂水必不問比已如太祖壽一
送壽州行在見世宗曰臣力

南注十

六

德欲暫坐及坐曰欲暫臥不俟命而臥神色自若曰臣
非不盡力南北勇怯不敵臣在晉屢與契丹戰安能如
今日兵甲之盛昨退保滁州城不意大軍攀堞如飛而
入臣智力俱殫故被揜耳默記曰世宗見暉於質中金
自貝州率伍起兵佐李嗣源遂成唐莊宗之禍後率眾
投江南位兼將相前後南北二朝大小數十戰未嘗敗
檢於趙檢點者乃天贊趙檢點非臣所能及也世宗賜
之馬及衣帶數口創甚暉不肯治而死默記曰至午時鳴
鐘以資子繼勳

南唐書注 卷一〇

尚少且無戰功徒以家世遂為大將資產優贖名園甲
第冠於金陵多蓄聲妓厚自奉養馬書曰營第宅侈車
近郊之地置花構亭及開寶中大兵傅城繼勳保借富
貴無效死之意第欲後主亟降聞諸軍敗績則幸災見
於詞色宋史曰每眾中流言頗道國中廢弱姪紹傑亦
計會有風電繼勳故為巡檢常命紹傑入見後生陳歸命
而囚之宋史曰又請出煙視兵千自度罪惡日間稀復
朝請後主召議事亦辭以軍務不至內結傳詔使一切
蔽塞及後主登城見王師旌旗壘柵彌徧四郊始大駭
失色繼勳從還至宮乃以屬吏始出宮門軍士雲集變
之斯須皆盡馬令論曰皇南繼勳叛父於垂死其事無
死豈待天地繼勳之

南注十

七

江文蔚字君章建安人馬書作博學工屬文後唐明宗
時擢第人與張沆吳承範殷鵬范禹稱為學士八為河
南府館驛巡官馬書曰文蔚有文才與韓熙載名相上
又勵坐秦王重榮五代史曰秦王從榮天成年以檢
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三年從鎮河東長興元年拜度
南尹兼判六軍諸衛事從榮死從榮於諸皇子次最長
又握兵柄其為軍諸衛事從榮死從榮於諸皇子次最長
其心自將相賦詩飲酒故後生浮薄之徒日進諛佞以
從榮嘗侍側明宗問曰爾軍政之餘習何事對曰有暇
讀書與諸儒講論經義爾軍政之餘習何事對曰有暇
然須頌禱瑞士乃可親之吾見先帝好作詩甚無謂
也汝將家子文章非素習必不能工傳於人口徒取笑
也吾老矣於經義雖不能曉然尚喜慶問之其餘不足
司希旨欲重其禮乃建議曰古者國祚晉而後得祿所

四四五

已岑置不問文蔚對仗彈奏日賞罰者帝王所重賞以進君子不自私恩罰以退小人不由私怒陛下踐祚以來所信重者馮延巳延魯魏岑陳覺四人皆擢自下僚驟升高位未嘗進一賢臣成國家之美陰狡圖權引用羣小陛下初臨大政常夢錫居封駁之職正言讜論首罹譴逐棄忠拒諫此其始也姦臣得計欲擅威權於是

南注十

十

有保大二年正月八日敕公卿庶僚不得進見履霜堅冰言者恟恟再降御札方釋羣疑御史張緯論事忤傷權要其貶官敕曰罔思職分榜有奏論御史奏彈尙爲越職況非御史孰敢正言嚴續國之戚里備位大臣不附姦儉尙遭排斥張義方上疏僅免嚴刑自是守正者得罪朋邪者信用上之視聽惟在數人雖日接羣臣終成孤立陛下深思遠慮始信終疑復常夢錫宥密擢蕭儼侍從授張緯赤令羣小疑懼與酷吏司馬正彝同惡相濟迫脅忠臣高越之於盧氏義兼親故受其寄託痛其侵陵詎於君父乃敢蔽陛下聰明枉法竄逐羣凶勢力可以回天在外者握兵居中者當國師克在和而三凶邀利迭爲前卻天生五材國之利器一旦爲小人忿爭妄動之具使精銳者奔北饋運者亡死穀帛戈甲委而資寇取弱鄰邦貽譏海內同列之中有敢議論則馮魏毀之於中正彝持之於外構成罪狀死而後已今陳覺延魯雖已伏辜而魏岑猶在本根未殄枝幹復生馮

延巳善柔其色才業無聞憑恃舊恩遂階任用蔽惑天聰斂怨歸上高審知累朝宿將墳土未乾逐其子孫奪其居第使輿臺竊議將率狐疑陛下方以孝理天下而延巳母封縣太君妻爲國夫人與弟異居捨棄其母馬日延魯所生書乃延巳繼母作爲威福專任愛憎咫尺天威敢行欺罔以至紀綱大壞刑賞失中風雨由是不時陰陽爲之失序傷風敗俗囊政害人蝕日月之明累乾坤之德天生魏岑道合延巳蛇豕成性專利無厭逋逃歸國鼠竊狐媚讒疾君子交結小人善事延巳遂當樞要面欺人主孩視親王侍宴誼譁遠近驚駭進俳優以取容作淫巧以求寵視國用如私財奪君恩爲己惠上下相蒙道路

南注十

十一

以目征討之柄在岑折簡帑藏取與繫岑一言先帝卑宮勤儉陛下守之勿失而岑營建大第廣役丁夫孳子之居過於內殿亭觀之侈踰於上林前年建州勞還文徽入觀西苑會燕捨爵策勳岑披猖無禮狂悖妄言與延巳用意多私行恩不當俾軍士懷恨怒之志受賞無感勵之心將校爭功誼動京邑姦謀詭計誑惑國朝致漳州屠害使者福州違拒朝命百姓肝腦塗地國家帑藏空虛福州之役岑爲東南面應援使而自焚營壁縱兵入城使窮寇堅心大軍失勢軍法逗遛畏懦者斬律云主將守城爲賊所攻不固守而棄去及守備不設爲賊掩覆者皆斬昨赦赦諸將益以軍威政令各非己出

岑與覺延魯更相違戾互肆威權號令並行理在無赦
烈祖孝高皇帝都風沐雨勤勞二紀成此慶基付之陸
下比諸鄰邦我為強國奈何賞罰大柄肆姦宄之謀軍
國儲資為凶狡所散昨天兵敗賊統內震驚將雪宗社
之羞宜醢姦臣之內已誅二罪未塞羣情盡去四凶方
祛眾怒馬書曰二公移去未稱民今民多饑饉政未和
平東有伺隙之鄰北有霸強之國市里謠言遐邇危懼
陛下宜軫慮殷憂誅鋤虺蜮延己不忠不孝在法難原
魏岑同罪異誅觀聽疑惑請行典法以謝四方文蔚將
上疏先具小舟載老母以待左降元宗果怒貶江州司
士參軍堯山堂外紀曰文蔚治柴車奉母欣然就道而
作詩曰屈原若幸高堂在終不懷沙弔汨羅而

南注十

三

覺延魯以宋齊工救解復不死延己雖暫罷旋柄用方
宣延己制百官在廷常夢錫大言曰白麻雖佳要不如
江文蔚疏耳逾年召還南唐建國以來憲度草創言事
遇合即隨材進用不復設禮部貢舉至是始命文蔚以
翰林學士知貢舉略用唐故事放進士盧陵王克貞等
三人及第元宗問文蔚卿知舉取士孰與北朝文蔚曰
北朝公薦私謁相半臣以至公取才元宗嘉歎中書舍
人張緯後唐應順中及第大銜其言執政又皆不由科
第進相與排沮貢舉遂復罷矣保大十年卒年五十二
諡曰簡徐鉉唐故左諫議大夫翰林學士江公墓誌銘
陽恢若水之靈光有萬國伯益獲箕山之護克成夏功
故其子孫延祚不顯茅土錫爵圭組流光在漢者為孝

亦右舉江史位博常拜也人郎對風俗類於量門安既子
迴振開州中定士期仍我協賜則應珠其增氣署公支我烈祖孝高皇帝都風沐雨勤勞二紀成此慶基付之陸
前棟無司承大韓事賜金無獄訟收歸國初建觀比部員試祕書郎朝業始從黃鵠之舉
所朝廢士矯行昭照同索既受歸國初建觀比部員試祕書郎朝業始從黃鵠之舉
劫野喧然未初國無所願王義之庭後廣數相窮明年宗德御
或傳危言論如紙貴人副使頃之
南注十
三

出風出嶺
師官於春露之
先於春露之
考行舍皇春秋
之原易名上痛
子行禮也日簡
有方為也鳴呼
望方外之期尤
襟懷坦人矜才
公其心也嘗初
善也師傳也為
齊生既歸京州
呼凡我於歸京
於樂石其詞均
門愛淵集樂日
指烈烈宮鄰瑣
指烈烈宮鄰瑣
南注十
三

主恩乃還宣室乃入修門從容禁署密勿王言得才為
盛知人則難求尸宗伯載善其官人必有終古無不死
嗟若人風流永矣徐庶有母孫攸無子關里諸生刑
州故吏謂之何哉吸其泣矣秋風落木逝水成川昨朝
飛蓋今日荒所一立發照萬古愁煙素車自返寶劍高
懸高才今直道共盡兮何言建寧府志曰文蔚者有
唐吳英秀賦七十二卷桂香賦集三十卷子孫端拱中
登第仕至太常少卿夢籍筆談曰晚唐五代開士人
作賦用事亦有甚工者如文蔚天爵賦之後又上牛賦
整開混沌之時兩瓦歌飛類化作鸞鸞之後又上牛賦
欲清飲臨許監軍之捧寒
歐陽廣吉州吉水人保大中詣闕上書曰臣近遊潭州

伏見節度使邊綽偶逢聖代初非將才措置乖刺大失
人心致奉節兵乘夜呼噪共焚譙門會明而逝不然幾
致大變是仁不足惠下也朗陵近在肘腋曾不為虞乃
圖桂林以取奔敗是智不足謀遠也與監軍使昌延恭

南注十

西

不相協和動輒疑阻是義不足和眾也幕府無賢才是
禮不足待士也號令朝出夕改是信不足使人也五者
無一長考之前古未或不敗請擇帥濟師以全境土書
入不省及失湖南元宗思廣言命授以官執政請召試
廣言非人主尊賢待士之禮不肯就試乃授本縣令亦
辭不受而卒

南唐書注卷十

南唐書注卷十一

宋陸游撰

馮孫廖彭列傳第八

祥符周在浚雪客注

馮延巳字正中一名延嗣廣陵人父令頊事烈祖至吏

部尚書致仕嘗為歙州鹽鐵院判官馬書曰裨將樊思

令頊第叛卒皆釋兵按滑言唐滑州後吳

行營都虞候侯言驍勇果毅雅善治兵時危仔倡舉信州

請降高祖以張景思代之命言率兵五千入送景思入

境任倡言容經畫人服其有定亂之才思病篤或言已

死人情詢詢延巳年十四入問疾出以言命謝將吏外

賴以安及長以文雅稱白衣見烈祖起家授祕書郎徐

駕部郎中馮延巳兼起居郎屯田郎中閣居常兼起居

舍人制曰朕朕疑端冕以臨萬邦而左右史臣執簡

近侍言動得失注記無回故布政門不感承化罔不苦

惟聖之為直賴播之為雄文某官閣居常行願機學臻

精博得廷臣之體多長者之言而皆踐彼周行奉子元

子或奏記有願之譽或贊多登齊之談請然清風

敢忘於恭己無德不報爾勿忘元宗以吳王為元帥用

於懋信各振公才副茲多訓

延巳掌書記與陳覺善因覺附宋齊王同府位高者悉

以計出之於是無居已右者元宗亦頗悟其非端士而

不能去馬書曰元宗愛其多能而嫌其延巳負其材藝

狎侮朝士嘗謂孫忌曰君有何所解而為丞郎忌憤然

答曰僕山東書生鴻筆藻麗十生不及君詠諧歌酒百

生不及君詔媚險詐累劫不及君然上所以實君於王

固無所解君之所解適足以敗國家耳馬書曰孫晟而
謝晟晟知之矣晟文筆不如君也技藝不如君也談諧
不如君也謝不君也然上置君於親賢門下者期
以道禁其言不可誤邦 延已慙不得對給事中常夢錫
國大計也聞者疑之 延已慙不得對給事中常夢錫
屢言延已小人不可使在王左右烈祖將斥之會晏駕
元宗立延已喜形於色未聽政屢入白事元宗方哀慕
厭之謂曰書記自有常職餘各有司存何為不憚煩也
乃少止保大初拜諫議大夫翰林學士遷戶部侍郎翰
林學士承旨又進中書侍郎四年同平章事集賢殿大
學士罷為太子少傅頃之拜撫州節度使南唐遜事曰
延已鎮臨川
間朝議已不替也相公其未替乎旬日果解之日以母
毛生舌閉不可替也相公其未替乎旬日果解之日以母
憂去鎮起復冠軍大將軍復加特進制日門下爵賞之

南注十一

行憲章斯在急於務則適其變終其事則歸於禮將軍
重位足以尊孝子之情特進崇班自昔冠諸侯之上申
為德典允屬公才具自焉延已儒雅積中機神應物風
雲風賦魚水其符處多士之朝副其瞻之望及移相府
出鎮臨川封境統懷聲靈茂遠頃集德望之痛府從金
革之權露境有誠類來觀瞻之舊德保佑東朝比疏
傅之在前允諸擬議類魯公之拜後適就變除俸進崇
階庶申優寵於嚴將相之用弗疑勉揚令圖無忝之尊
多訓可成德知人則哲子用弗疑勉揚令圖無忝之尊
弟太保領潞州節度俄以左僕射同平章事延已數居
柄任揣元宗不能察其姦遂肆為大言謂己之才略經
營天下有餘而人主躬覽庶務大臣備位安足致理元
宗果謂然委以政凡事奏可而已延已初以文藝進實
無他長紀綱頹弛吏胥用事軍旅一切委邊帥無所可
否愈欲以大言蓋眾而惑人主至譏笑烈祖敢兵以為

醒醒無大略嘗曰安陸之役喪兵數千輟食咨嗟者旬
日此田舍翁安能成天下事今上暴師數萬於外宴樂
擊鞠未嘗少輟此真英雄主也九年湖南平朗州劉言
叛勢張甚元宗亦知用兵之難謂延已與孫忌曰湖湘
之役楚人求息肩吾之出師不得已耳今若授劉言旄
節使和其民吾亦得休養衡湘之民國其庶幾乎忌即
欲奉行江南野史延已方以克楚為功乃日本朝出偏
師平一國寓縣震動今一旦三分棄其二傷威毀重非
所以示天下且諸將行奏功矣持不下又不欲緣軍興
取資於國以損其功遣使於長沙調兵賦苛征暴斂重
失民心言遂取長沙盡據故楚地周人亦伺釁而動朝

南注十一

議籍籍延已力求去元宗待之如初及周師大入盡失
江北地始罷延已猶為太子少傅數月復相會疾改太
子太傅建隆元年五月乙丑卒年五十八謚忠肅延已
工詩雖貴且老不廢如宮瓦數行曉日龍旗百尺春風
趙德麟侯麟錄曰余見一士大夫家收後主書一詞下
云馮延已三字詞云銅壺漏滴初盡高閣雞鳴平空催
散五門金鎖猶垂三殿珠櫺階前御柳搖綠仗下宮花
散紅鴛瓦數行曉日鷓鴣百尺春風侍臣蹈舞重拜聖
壽南山 識者謂有元和詞人氣格尤喜為樂府詞曰延
承同 識者謂有元和詞人氣格尤喜為樂府詞曰延
己著樂章百餘闕其鶴沖天詞云曉月墜宿雲披銀燭
錦屏圍建章鐘動玉繩低宮漏出花遲又歸國落詞云
江水碧江上何人吹玉笛扁舟遠送瀟湘客蘆花千里
山月白傷行色明朝便是關山隔見稱於世 延已有
樂章名陽春 元宗嘗因曲宴內殿從容謂曰吹皺一池
春水何干卿事 堯山堂外紀載延已謂金門閣詞云風

1 卷 233 冊 續修四庫全書第 30 版 亥內

可行方布竹簣登岸我軍曹射之質不得施延魯曰引
義不降恃此援耳若麾我軍稍退使吳越兵至半地盡
勦之城立降矣裨將孟堅爭曰援兵已陷死地將盡力
與我戰勝負未可知延魯不聽頃之吳越兵至岸鼓譟
而前與城中夾攻我延魯敗走俘馘五千人堅戰死諸
軍大潰死者萬計委軍實戎器數十萬國帑為虛延魯
引佩刀自刺人救之不死朝廷命即軍中斬延魯及覺
會宋齊王以嘗薦覺使福州自劾乃詔械延魯覺還金
陵馬書曰初延魯銳於趨進常欲用兵要功名延魯曰
士飾身勤職則寵光至矣何用行險延魯曰弟不能
備甚固延已歎曰弟不肯為爾者宰相一至於此屬吏
皆止流竄延魯流舒州會赦復少府監元宗擇廷臣為

南注十一

六

巡撫使分按諸州延魯在焉右拾遺徐錯上疏論其多
罪無才不足辱臨遣不聽使還遷中書舍人以工部侍
郎出為東都副留守徐鉉馬延魯江都少尹制曰
賜緋魚袋焉延魯頃者尹縣留都首變田制克勤於事
以利于人自歸朝行已論周歲如聞眾庶未甚樂成期
彼浩穰所宜均一用假爾亞尹往舉舊功其在條理
以公厚薄無撓牌乃此屋威遂所安止於刑讞之繁亦
恩可以本官判江都少尹公事
周師南侵分兵下東都
延魯籍蹙白髡衣僧服而逃馬書曰時謂之日執節分
髮為行脚之僧南唐近事曰或議之日被緇削
旌旗擁出坐籌之將今朝毛髮化為行脚之僧被執
世宗釋之賜衣冠授給事中宋史曰授
問江南事占奏
詳華賜子加厚留大梁累年遷刑部侍郎得還拜戶部
尚書宋興揚州節度使李重進叛伏誅元宗遣延魯朝

於行在太祖將乘兵鋒南渡旌甲皆列江津厲色詰延
魯曰爾國何敢通吾叛臣延魯色不變徐曰陛下徒知
其通謀未知其詳重進之使館於臣家國主令臣語之
曰方宋受禪之初人心未定上黨作亂大兵北征君不
以此時反今內外無事乃以數千烏合之眾抗天下精
兵吾寧能相助乎太祖初意延魯必恐懼失次及聞言
大喜復問曰諸將力請渡江何如延魯曰重進自謂雄
傑無敵神武一臨敗不旋踵況小國能抗天威乎然本
國侍衛數萬皆先主親兵誓同生死固無降理大國亦
損數萬人乃可況大江天塹風濤無常若攻城未下饒
道不繼事亦可虞太祖因大笑曰朕與卿戲耳豈聽卿

南注十一

七

遊說哉江南別錄曰太祖笑曰聊戲卿耳
卒日戮數十人延魯因曰叛者獨一重進乎亦眾人乎
謂眾人則陛下應天順人烏有此理獨一重進則脅從
何罪太祖感悟後獲者皆不誅厚賜遣歸南渡之師亦
輟後主嗣位延魯頗伐奉使功嘗宴內殿後主親酌酒
賜之飲固不盡又誦詩及鼓琴以侑之延魯猶自若後
主優容不責也楚國公從善入朝太祖授旌節留之闕
下後主復遣延魯入謝疾作不能朝太祖憐之遣使挾
太醫護視放還金陵卒於家宋史建隆三年煜遣來貢
後改常州觀
子候韓熙載知貢舉放及第覆試被黜南
際使而卒近事曰候舉進士初年少舉籍籍秋試問夢登崇孝
寺幡刺極高處打方響徐幼文占之日雖有聲價終至

事秦王從榮從榮敗忌亡命至正陽馬書曰天威中未
判官守殿族伏謀廢棄妻子亡命陳宋開安重壽請教
守殿反者屢盡像購之不得族其家江南野史曰忌
奔急落髮為未及渡追騎奄至亦疑其狀偉異視之忌
沙門亡淮南不願坐淮岸捫衣齧蠶追者乃捨去渡淮至壽春節度

使劉金得之延與語忌陽瘖不對授館累日忽謂漢淮

南王安廟金先使人伏神座下悉聞其所禱送詣金陵

江南野史曰先主常使親信於淮頭竊視過客見忌姿

儀偉重異常憎走庭下階之忌端坐不答逆者知之乃

聞先主逆置時烈祖輔吳四方豪傑多至忌口吃初與

人接不能道寒暄坐定辭辨鋒起人多嫉之而烈祖獨

喜其文辭使出教令輒合指遂預禪代祕計每入見移

時乃出尤謹密人莫窺其際烈祖受禪歷中書舍人翰

南注十一

十

林學士中書侍郎元宗立齊王景遂排之出為舒州節

度使治軍嚴有歸化卒二人晝挺白刃入府求忌殺之

入自西門吏士倉卒莫能禦適忌閒行在東門聞亂得

民家馬乘之奔桐城叛卒不得忌乃殺都押衙李建崇

而逸忌坐貶光祿卿元宗素重之不以為罪累遷右僕

射與馮延己並相金陵新志曰鳳臺山西岡曠之開有

孫晟宅韓熙載見其門卷卑陋謂曰

每鄙延己悔謂之唐餘紀傳曰嘗

第耶明年果拜相每鄙延己悔謂之唐餘紀傳曰嘗

以盛烈祖元宗二十餘年官至司空每食不設几案使

妓各執一器環立而侍卒先罷保大十四年周師侵淮

南圍壽州分兵破滁州擒皇甫暉江左大震以忌為司

空使周奉表請為外臣忌見延己曰此行當屬公然忌

若辭是負先帝也既行知不免中夜歎息語其副禮部

尚書王崇質曰吾思之熟矣終不忍負永陵一培土通

辨誤曰培鋪收切瓦未燒者周世宗以樓車載忌於壽

州城下使招仁贈仁瞻望見忌戎服拜城上忌遙語之

曰君受國恩不可開門世宗詰之忌謝曰臣為唐大臣

豈可教節度外叛於是遣崇質歸而留忌會暑雨班師

忌亦從至大梁館都亭驛遇入閣使班東省官後屢召

見飲以醇酒問江南事忌但言寡君實北面無二心周

將張永德與李重進不相能倡言重進且反宋史曰永

與重進不協多暴重進短又意疑信密言於世宗謂重

進有姦謀重進聞之自壽陽單騎詣永德帳命酒飲親

酌謂永德曰吾與公國家肺腑同獎王唐人聞之以為

室今何疑之深也永德意解三軍乃安

有閒可乘遣蠟丸書招重進重進表其書於世宗皆斥

瀆反閒之言世宗遂發怒時鍾謨亦奉使在館俱召見

責讓忌正色請死無撓辭又問江左虛實終不肯對比

出命都承旨曹翰五代史曰亟召侍衛軍護至右軍巡

院猶飲之酒數酌翰起曰相公得罪賜自盡忌怡然整

衣索笏東南望再拜曰臣受恩深謹以死謝從者二百

人亦皆誅死於東相國寺世宗性暴急莫敢救者忌已

死始追悔元宗聞之流涕贈太傅追封魯國公江南野

封中書令諡文忠厚恤其家擢其子為祠部郎中賜名

魯嗣江南野史曰忌家先為明宗所誅過淮娶後歸高

魯嗣氏乃燕公駢之少女先夫有從婦子李紹慶嗣主

兄名於是命師曷幽希萼於衡山使甘心焉師曷歎曰
留後欲使我弑君耶吾豈爲是哉至衡山偃在焉資治通鑑
曰偃與季父節度巡官匡凝謀曰吾家世受馬氏恩令希萼長而被黜必不免禍蓋輔之相與護視
希萼甚謹未嘗失人臣禮希崇意不快復遣召希萼歸
長沙終欲加害偃擇勇士百人執兵衛希萼晝夜擊柝
以警非常遂築行府與師曷奉希萼爲衡山王資治通鑑
以縣爲行府斷江爲界編竹爲戍艦以師曷爲武清節度使召募徒眾數日至萬餘人州縣多應之
錄曰希崇乘勢作亂捨希萼囚於衡陽既而悔焉遂命舟楫追之約於長沙南五里昭澤沈之路經衡山縣
豪族廖光嗣子仁勇聞其來與叔凝議曰希萼長而廢今又見迫此必不免吾屬受先主恩不能爲之除禍
亂安社稷豈所謂居水上乎乃率數百人劫而立之號衡山王以衡山縣爲府且使人募兵數日眾及一萬郡縣多起請命於金陵元宗爲出師定楚亂希萼遂入朝
兵應之

南注十一

六

偃師曷俱從行而偃爲部署輜重指揮使尤勤瘁希萼
流涕曰吾逐於逆豈非偃盡忠豈能免禍至金陵元宗
召見兩人歎獎之授偃左殿直軍使萊州刺史師曷殿
直都虞候而使偃守道州以備南漢會朗州叛潭州亦
潰偃所部多潭人中夜作亂偃率親卒力戰不能支極
罵而死元宗下制哀悼贈右領衛大將軍寧州刺史謚
曰節而師曷不見用卒於金陵後主時徐鉉爲史官有
豐城令劉虛已移書明偃大節云
論曰史之失傳者多矣廖偃彭師曷之事可謂盡忠所
事而五代史則以爲馬希崇遣師曷偃囚希萼而師曷
奉希萼爲衡山王是偃亦同受囚希萼之指而師曷獨

能全之也江表志則以爲師曷且從希崇害希萼偃百
計誘諭而寢其謀及衛希萼也師曷之計乃無所施是
師曷實欲害希萼獨賴偃以全耳嗚呼何其異也惟十
國紀年言兩人者俱有功差可考信故多采之大抵忠
於故君兩人實同而偃功爲多不可誣也張巡許遠之
事著若日星兩家子弟猶有異論況偃師曷耶

南注十一

七

南唐書注卷十一

南唐書注卷十二

宋陸游撰

祥符周在浚雪客注

孟陳韓朱列傳第九

孟堅始事建州王延政為將保大初查文徽討王氏亂
 堅來降有馬書曰延政與文徽即以其必敗文徽即以兵付之出奇擊
 有功及馮延魯攻福州堅亦在兵間吳越援兵自海道
 至阻淖不得登岸馬書曰李仁達先求救於越越以兵
 四面合勢晉安窘甚越人沿海濟師時旁岸阻延魯不
 知兵急於破敵欲斂兵誘而感之堅諫曰吳越兵進退
 俱不能方致死於我使得至平地未見可勝也馬書曰
 已久進退不可求一戰而死無路耳今與之戰必致死
 功可盡盈乎不若堅壁以拒之援兵遠涉大海不戰而

南注十二

馬書曰延魯

困城可延魯大言曰吾自擊之無預君事馬書曰延魯
 御越人登岸未定堅曰吳越兵得平地果不可制李弘

義兵自城中出盡銳夾擊延魯大敗棄軍遯堅力戰死
 延魯雖貶而其黨方盛故堅死不見錄國人哀之宋史
 有長劍都指揮使孫謙金陵人南伐聞援兵不至戰死
 子承睿時為小校憤將兵者不救其父乃刺殺之亡人
 宋仕至左

陳誨建州人建寧府志曰字
 巨訓建安人生數月趨健能馳走其父
 美之名之曰阿鐵馬書曰及長趨捷有
 勇又呼為陳鐵事長事王延政為

將我師攻建州傳其城誨數出挑戰先鋒橋道使王建
 封克外郭捨誨將斬之已解衣伏鎖忽脫身絕馳追者
 數十百輩莫能及自歸大將查文徽文徽駭異用為戰

棹指揮使領故部曲建寧府志曰
 潘承祐為之從攻福州馮延魯敗
 走諸營皆潰死者萬計委軍實戎器不可勝計誨獨殿
 後收所棄金帛二十萬以歸文徽鎮建州誨為劍州刺

史謀者告吳越戍兵棄福州遯文徽暗而貪功即率誨
 俱進誨以戰艦入閩江適春雨江水暴漲一夕七百里
 抵城下擊敗福州兵唐餘紀傳曰誨素善水沒入江
 源出江面吳獲其將馬先進葉仁安鄭彥華始知福州
 未嘗有變誨親故多在城中方遣閒使招之文徽勒步
 騎亦至福州來迎文徽傳令入城誨以所聞告且曰僕
 聞人豈不能料閩人之情宜先立寨整眾俟所招親故
 來得其實徐圖之文徽曰疑且生變乘機據城上策也

南注十二

二

遂入誨知其必敗植旗鳴鼓列兵江干以須之文徽果
 敗被執誨全軍還劍州獻馬進先於金陵用鄭彥華為
 將唐兵兩敗福州皆大敗塗地誨在兵閒皆有功號名
 將遂為建州節度使兼侍中江西南野史曰後
 累至平章事訓兵積穀

隱然為大鎮嘗破福州兵於南臺江軍聲大震由是朝
 廷委以南方事名其軍曰忠義及周兵入淮南誨遣子

德誠率鎮兵赴難唐餘紀傳曰周兵入淮南誨遣
 誨有才能時諸將多不利惟德誠出少好學才兼
 文武班師日特旌其軍曰百勝以榮之徐鉉唐故左
 少性班師日特旌其軍曰百勝以榮之徐鉉唐故左
 右靜江軍都使忠義軍節度使建州觀察使徐鉉等使
 後光祿大夫檢校太尉右威衛大將軍臨穎縣開國子
 食邑五百戶陳公墓誌銘曰公諱德誠字仲德其先
 川人也帝賜余烈侯滿崇封盛德之祀縣於百世光
 遠之慶蕃衍於萬國故我洪胄代雄建安王室中微聞

宮諭之曰以卿早奮名場疏雋未更事故使歷州縣之勞今用卿矣宜善自修飾輔吾兒也熙載亦不謝在東宮談燕而已不嬰世務元宗即位拜虞部員外郎史館修撰兼太常博士

南注十二

七

號韓徐契丹入汴晉少帝北遷熙載疏曰陛下有經營天下之志今其時矣若戎主遜歸中原有主則不可圖不省陳覺馮延魯福州喪師初議軍法齊王為請止削官遷外郡熙載上疏請無赦

景達以兵馬元帥臨邊陳覺為監軍使熙載言出師大事當先正名莫信於親王莫重於元帥安用監軍使哉亦不從

南注十二

八

累數百言後主批其奏云言而辯古人惡之熙載俸有常秩錫賚尚優而謂廚無盈日過歟命有司放免逐月所刻料錢仍賜內庫絹百匹縣千兩以充時服熙載上謝御批其略曰水火相濟日月無私既示其假載

否果韓然載也金陵新志曰韓熙載讀書堂在溧水州神寂寺南唐拾遺記曰陶穀使江南甚欲假書韓熙載令館伴驛中磨六朝書半年乃畢穀見妓秦弱蘭以爲驛吏女也遂敗僕獨之戒作長短句贈之明日中主宴穀毅然不可犯中主持觥立使弱蘭出歌弱蘭絃之曲倚觴歎然大漸而罷詞名風光好云好姻緣惡姻再把鸞膠續斷一髮斷則神名風光好云好姻緣惡姻爲毅使吳越事而女妓則杜娘非弱蘭也且云毅贈歌下其明日吳越王召使曲則杜娘非弱蘭也且云毅贈歌首稱吳越之哀傳曲則杜娘非弱蘭也且云毅贈歌氏者今安在王乃善歌舞今殊無之陶曰在北時陶有任金諸書所載其詞飲酒甚樂杜前謝王王大悅賜之千

朱元頴州沈工人馬書及江南野史皆作蕭津人本姓舒少儻通左氏春秋與楊訥宋史曰與道士楊同爲河中李守貞客守貞叛俱來乞兵楊訥者李平也元既留事我宋史歷江守令

南注十二

三

以駕部員外郎待詔文理院數上書論事言今幸中原多故苟支歲月非所以爲國當取湖湘閩越錢塘固基本且請專任軍旅以次討定用事者嫉其言其請之以爲遠人謀握兵包藏莫測遂罷待詔馬書曰或言元有反相不可委以外任元失意縱酒不事朝廷亦優容之保大末周師入淮南元請對言兵事元宗大悅命從齊王景達救壽州元善撫士卒與同甘苦每臨戰誓眾詞旨慷慨流涕被面聞者皆有效死赴敵意破舒和二州以功加淮南西北面行營應援都監宋史曰攻舒州復之即以爲團練使又平歷陽以元爲淮南北面招討使與邊鎬許文績柁紫金山軍聲大振益柁且及壽州元恃功時或違景達節制監軍使陳覺與元素有隙且

嫉其能屢表元本學縱橫不可信不宜付以兵柄元宗乃命楊守忠代之守忠至元帥府景達微元計事馬書曰陳覺召元至濠州計事且欲害之元憤欲自殺宋史曰元陳高又不往覺因奏元不受節制元憤欲自殺宋史曰元陳唐欲自殺其客宋洎曰丈夫何往不可乃爲妻子死耶遂舉寨萬餘人降周江西南野史曰元將叛其寨將時戰遂以所部諸軍皆潰邊鎬許文績楊守忠皆被擒壽州不守遂盡江請盟矣元在江南娶查文徽女至是誅文徽累表乞貨不從馬書曰元宗嘗其表云只斬宋元妻年少以珠桐覆尸於市哭之隕絕觀者皆爲垂泣元歸周復姓舒世宗愛其驍果以爲宋史曰以爲蔡州團練使宋史淮南平改其母猶在沈正遂迎養宋太祖受

南注十二

四

禪遷汀州防禦使後改白皮兵馬都監太平興國初卒贈武泰軍子知雄歷官供備軍使知虔州員宗時請入道論曰亡國之君必先壞其紀綱而後其國從焉方是時疆場之臣非皆不才敗於敵未必誅一有成功讒先殺之故強者玩寇弱者降敵自古非一世也南唐如陳覺馬延魯查文徽邊鎬輩喪敗塗地未嘗少正典刑朱元取兩州於周兵將逝時固未爲雋功而覺已不能容此元所以降也元降諸將束手無策俘繫以去而唐遂失淮南雖未卽亡而亡形成矣欲知南唐之亡當於是觀之

南唐書注卷十二

南唐書注卷十三

宋陸游撰

祥符周在浚雪客注

劉潘李嚴張翼列傳第十

劉仁贍字守惠淮陰洪澤人五代史及馬書俱作彭城人父金金曲

吳太祖引兵至天長金與高霸等悉眾來屬居三十六

英雄之一官濠州團練使威名大震為濠人所稱按濠

州菱絲旁有事吳武王有戰功至濠州團練使長子仁

金墳宅也規刻用專未協厥心娶武王女貴於其國嘗為清淮

軍節度使仁贍略通儒術好兵書唐餘紀傳曰其有名

於國中事烈祖馬書曰為左監門衛將軍歷黃袁二州刺史馬書曰

為袁州刺史情靜無所侵郡大治數年入為統軍以仁

贍代仁贍敏悟親綜簿書時有蕭華郡政益治而百姓

猶思入為龍衛軍都虞候拜鄂州節度使元宗伐楚仁

贍帥州師克巴陵撫納降附甚得人心保大中湖湘戍

兵潰歸復失故楚地上書者多謂周人有南侵之謀淮

上石偶人言元宗聞而惡之斷其首自六月至冬不雨

長淮可涉民流入周邊城遮殺之不能禁唐亦興屯田

修邊備以壽州最為要地十三年徙仁贍為清淮軍節

度使按五代史周師先至而後以仁贍守壽州此先除

仁贍而後周師至據江南野錄遺事別錄皆與此

同自楊氏有吳歲暮淮涸輒增戍以備侵軼謂之把淺

監軍吳廷紹以為無事徒費糧糗罷之仁贍表陳不可

罷未及行周已遣將李穀王彥超韓令坤等帥師大入

詔書暴我納李金全援李守貞慕容彥超結契丹太原

之罪報至上下失色仁贍獨部分號令宴勞吏士閒暇

南注十三

嘉業堂校刊

如平時王壺清語曰江南故國每至暮冬淮水淺濶則

境安當無事之際虛費糧廩至令撤警惟淮將劉仁贍

具敢以為不可未幾周師以開者所誤半夜猥至郡人

大恐仁贍神氣開暇於岸卷兵遂退十一月出兵破城

如壁周師斬開者於岸卷兵遂退十一月出兵破城

南大柵殺周兵數千人馬書曰用周饒計宋史曰張

下承德出疲兵誘之旁伏精騎每戰陽不利北退三十

里伏兵突出來攻大敗之仁贍僅以身免昭陽李清

日敗者乃劉元宗遣神武統軍劉彥貞將三萬人救壽

州十四年正月彥貞至來遠鎮距壽州二百里軍容甚

盛李穀燒營夜逃保正陽彥貞率戰艦數百艘沂淮而

上仁贍曰敵已畏君當持重養盛以俟閒若遽求戰而

不勝則大事去矣彥貞不從仁贍曰周人遞必設伏遇

之將敗績乃率勵其下益兵固守彥貞果大敗沒於陣

伏尸三十餘里亡戈甲三十萬周世宗自將攻城屯於

城西北淝水之陽通鑑辨誤曰史燾釋文曰淝水出九

出九江長餘山過合肥縣又過壽春城北而入於淮

淝水去壽春纔二里耳世宗出營正在此水之陽徵

宋毫陳頴許秦徐宿州丁夫數十萬備攻城雲梯洞屋

下臨城中數道同時進攻填塹陷壁晝夜不少休如是

者累月每鼓角四發聲震牆壁皆動馬書曰世宗圍之

自淝河中流擊其城又束巨竹數千竿上施版屋載礮

竹龍載甲士攻之又決其水若入淝河攻之百端我

援兵在外者見利輒進常陷伏中故屢敗仁贍雖知外

援敗意氣益壯規世宗在城下據胡牀督攻城仁贍素

善射自引弓射之箭去胡牀數步輒墮世宗命進胡牀

於箭墮處後箭復遠數步而墮江南野史曰左右咸諫

南注十三

二

箭射殺一天于天下寧復有天子乎遂命進仁贍投弓
於地曰天果不祐唐耶吾死城下耳終不失節
贍捐弓矢謂左右曰非吾不能中之也吾世受國恩
兄弟門列燦燦者數人然不能治危扞敵寧靜邊境
血戰死於旗鼓之下乃吾分終不以大夫與諸君屈身
以事二於是世宗遣中使來諭曰知卿忠義然士民何
罪又親駕臨城招之皆不從自正月至四月不可下
日是以歲大暑霖雨旬周兵營寨水深數尺惟是暴
濛濛以李重進為南岸為唐兵所焚周兵多死世宗東
盧壽都招討使世宗還京師揚泰滁和舒斬諸州皆
復為我守渦口定遠周兵戍守者亦皆為我師襲破江
左幾復振而壽州之圍獨不解人宋史張永德傳曰時唐
日急又恃水戰乃大發樓船蔽江而下泊於濠州周師
頗不利唐將林仁肇帥取千餘水陸濟進又以船數艘

南注十三

三

載薪乘風縱火將焚周浮梁周人憂之俄風反唐人稱
御承德急擊唐人不夜使習者甚取奪其船下鐵
引德解金帶賞習水者乃距浮梁十餘步以鐵索千餘
尺橫截於淮北岸獲戰船數十艘唐人多溺死元宗
遣元帥齊王景達以兵數萬來援分重兵據紫金山列
寨十餘處與城中傳烽相應築甬道抵城通餽餉六月
仁贍出兵殺周兵數百焚攻城洞屋甚眾資治通鑑曰
指揮使彭信節度使李繼勳營於壽州城南仁贍周將
伺繼勳無備出兵擊之殺士卒數百人焚其攻具周將
李重進等兵力頗屈仁贍因請乘世宗歸以邊鎮守城
自出決戰景達畏懦又方任陳覺固不許仁贍憤鬱得
疾唐餘紀傳曰會周將李重進張永德不協兩軍相疑
疾仁贍意有周可乘再請會師不報由是抗憤數日
盡破紫金山岩嶺其夾道唐兵大敗諸將往往見擒而

唐之守將廣陵馮延魯光州張紹舒州周壽州方精
州州范再遇等或走或降皆不能守雖唐君臣亦皆震
效款獨仁贍堅守不下少子宗諫夜泛小舟渡淮謀
紓家禍為軍校所執仁贍命腰斬之監軍使文德殿使
周廷構哭於中門又求救於仁贍妻薛氏薛氏曰宗諫
次子固所不忍然貸其死則劉氏為不忠之門南唐近
氏言曰某郎妾最小子提攜愛育情若不及奈軍法至
重不可私也名義至大不可虧也苟屈公義使劉氏之
公何顏以見三軍促命斬之然後成喪聞者皆出涕
十五年二月世宗復親征屢戰皆克我軍被俘者四
萬人餘眾不能復整朱元朱仁裕孫璘皆降周仁贍聞
之扼吭憤難世宗知壽州且下獨嘉仁贍忠恐城破殺
之乃下詔世宗賜仁贍詔曰朕昨者再幸淮觀盡平諸
皆念一城之克歷久困重圍三面之疏難

南注十三

四

少寬疲察果聞咸義累貢來章卿受任江南鎮茲淮甸
踰年固守誠節不虧近代封疆之臣卿且無愧忠烈
卿便之可還達恩信萬民獲保於安全一境便於
嘉獎再三日懷差東上閣門使張保儀保儀保儀
賜之詔曰朕臨御萬方推誠示生當五兵未戢雷電
錫之光臨萬里投戈將載示生當五兵未戢雷電
保之盡心何罪之有已令宣諭當救之德卿等受任
勉自保調無更疑慮稱獎在念寤思不忘諭使自擇
福三月甲辰又耀兵城北而仁贍已困篤不知人監軍
周廷構營田副使孫羽等為仁贍表請降既殺其子
以自明矣豈有垂死而變節者乎今周世宗實錄載仁
贍降書蓋其副使孫羽等所為也當世宗時王景為蜀
止為大將軍視世宗待二人之厚薄而考其制書乃知
仁贍非戊申世宗次城北受之昇仁贍至幄前撫勞嘉
歎拜天平軍節度使兼中書令命還城養疾辛亥書晦

雨黃沙如霧春明退朝錄云子家有范魯公雜錄記世宗征忠正駐蹕城下嘗中夜有白虹自
灑水起互數丈下貫城以城歸還州於下蔡其城遂
半穿殆者甚眾及劉仁贍以城歸還州於下蔡其城遂
無廢又曰江南李璠發兵攻建州王延世宗在下蔡
政有白虹貫城未幾城陷舍宇焚蕪殆盡世宗在下蔡
疑有變馳騎覘之乃仁贍卒年五十八州人皆哭偏裨
及士卒自剄以殉者數十人世宗遣使弔祭制曰劉仁
事抗節無虧前代名臣幾人可比子之南伐得爾為多
五代史曰壽州故治壽春世宗以其難克遂徙城下
蔡而復其軍忠正軍日追封彭城郡王錄其子崇讚為
吾以旌仁贍之節也
懷州刺史命前壽州衙內都指揮使劉崇讚為檢校太
保懷州賜莊宅各一區元宗聞仁贍死哭之痛贈太師
中書令諡忠肅歎曰仁贍有知其肯捨我而受周命耶
馬書載元宗所焚諸日魂兮是夕夢仁贍若拜謝庭中
有知鑿周惠耶故吾命耶

南注十三

五

加封衛王後主立進封越王徐鉉衛王劉仁贍改封越
日忠臣之事君也歿且不朽王若之念功也久而弗忘
故賢哲磨期風烈所及千載之下若旦暮焉知先朝舊
臣藩方賢帥雄名大節震耀區中若子孫承敢忘衰
者爾故其命世英傑奕葉動庸使潘龍遇茂著聲實
邊烽載鶴介然孤城橫制險地威略所奮以戰則靡
恩信所加守則孤城橫制險地威略所奮以戰則靡
中奪而英氣動於二國奇表長是而忠規流於百代肆
我文考愛極龍章於二國奇表長是而忠規流於百代肆
及焉咨子小子敬想先正聞擊之威斯極飾壤之禮未
行是用越於彝章再光昭典山陰大國會稽遺墟申畫
四封永旌懿列今遣使某官持節改封越王嗚呼忘身
殉國其至如彼慎終追遠其開寶中仁贍子崇諒為進
奉使宋太祖嘉其忠臣後特命為都官郎中仁贍至今
廟食壽春不絕
論曰政和中先君會稽公為淮西常平使者實請於朝

列仁贍典祀且名其廟曰忠顯南唐志廟在壽州城西
內殿後又嘗寓家壽春方世宗攻下壽州廢為壽春縣
徙壽州於下蔡故壽春父老喜言仁贍死時事言其夫
人不食五日卒今傳記所不載廟在邑中歲時奉祀甚
盛乾道淳熙間予遊蜀在成都見梓潼令金君所藏周
世宗除仁贍天平軍節度使告身白紙書墨色印文如
新金君言仁贍獨一裔孫賣藥新安市客死無後南唐
日城中西理坊有江樓宋劉元載建為南唐節度仁贍
之曾孫生長名家多才嗜學手鈔古書千卷與曾密
公為文章友於安禪寺南築長隄架層構榜曰江樓占
江山之勝號江樓居士曾致堯詩劉八江樓雅詩家不
易言春風花對岸夜故得之其詞與王溥所修周世宗
月水富軒即此處也
實錄皆合若歐陽氏五代史所稱盡忠所事抗節無虧

南注十三

六

前代名臣幾人可比予之南伐得汝為多益摘取制中
語載之本不相聯屬又頗有潤色也以仁贍之忠天報
之宜何如而其後遂絕悲夫
潘佑幽州人祖貴事劉仁恭為將守光殺之父處常脫
身南奔事烈祖為散騎常侍佑生而狷介高潔閉門苦
學文章議論見推流輩陳喬韓熙載其薦於元宗起家
祕書省正字後主在東宮開崇文館以招賢士佑預其
閒宣和書譜曰潘佑史失其傳仕江南偽主李煜端方
於論議時譽滿外務閉戶讀書博通經史文章高瞻尤長
禍累遷中書舍人當韓熙載陳喬其薦於元宗正字
利害明其行書草可觀燈頗奇其說遂見施用由是恩寵
特異焉觀今御府所藏後主嗣位遷虞部員外郎史館修
行書許堅等詩一卷

撰宋史曰知制誥 議納后禮援據精博合旨遂知制誥
召草南漢主書文不加點後主咨賞遷中書舍人每以
潘卿稱之而不名佑酷喜老莊言嘗作文一篇名曰貽
別其辭曰莊周有言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處順哀
樂不能入也僕佩斯言久矣夫得者如人之生自一歲
至百歲自少得壯自壯得老歲運之來不可御也此所
謂得之者時失之者亦如一歲至百歲暮則失早今則
失昔壯則失少老則失壯行年之去不可留也此所謂
失之者順凡天下之事皆然也達者知我無奈物何物
亦無奈我何兩不相干故泛然之也故浩然之也其視
天下之事如奔車之歷蟻垤也值之非得也去之非失

南注十三

七

也燕之南越之北日月所生是為中國其開含齒戴髮
食粟衣帛者是為人剛柔動植林林而無窮者是為物
以聲相命是為名倍物相聚是為利彙首而芸芸是為
事事往而記之於心為喜為悲為怨為恩其名雖眾實
一心之變也始則無物終復何有而於是強分彼我彼
謂我為彼我亦謂彼為彼彼自謂為我我自謂為我
終不知孰為彼耶孰為我耶而世方徇欲嗜利繫心於
物局促若轅下駒安得如列禦寇莊周者焚天下之轅
釋天下之駒浩浩乎復歸於無物歟此吾平昔所言也
足下之行書以贈別後主十二年更官名改內史舍人
馬書曰後主納后歷代久無其禮開元禮亦多闕博士
陳政雅習知制誥事補正後主使徐鉉與佑參議佑

立論混之文采可觀後主奇其議願 初與張洎親厚及
俱在西省所趨既異情好頓衰每歎曰堂堂乎張也難
與並為仁矣時國日衰削用事者充位無所為 堯山堂
後主於宮中作紅羅亭四面植紅梅作豔曲歌之佑應
旨作小詞有樓上春寒山四面桃李不須誇爛漫已輪
了春風一半時 佑憤切上疏極論時政歷詆大臣將相
詞甚激訐後主雖數賜手札嘉歎終無所施用佑七疏
不止且請歸田廬乃命佑專修國史悉罷他職而佑復
上疏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臣乃者繼上
表章凡數萬言詞窮理盡忠邪洞分陛下力蔽姦邪曲
容詔偽遂使國家惜惜如日將暮古有桀紂孫皓者破
國亡家自己而作尚為千古所笑今陛下取則姦回敗

南注十三

八

亂國家不及桀紂孫皓遠矣臣終不能與姦臣雜處事
亡國之主陛下必以臣為罪則請賜誅戮以謝中外詞
既過切張洎從而擠之後主遂發怒以佑素與李平善
意佑狂直多平激之而平又以建白造民籍為所排乃
先收平屬吏併使收佑佑聞命自到 唐餘紀傳年三十
六亦好修神仙遂相善二家皆置淨室 國神像披髮
袒處室中家人亦不得至佑嘗建議復井田及依周禮
置牛籍薦平判司農寺以督之事行百姓大擾未幾罷
佑自以為眾所排因憤怒歷詆大臣與兵者朋比將
謀叛又言國將亡非己為相不可救江表兵多在小
書省因薦平知省事又薦星官楊熙澄為樞密使小校
侯英典禁兵後主不納佑益怒抗疏請誅宰相湯悅等
數十人後主手書教戒之佑不復朝請乃於家上書曰
延之也 馬書曰後主為子及生七歲始能語日見傷
為上帝所罰因吟詩曰只因騎折玉龍腰謫在人間

十六果以三十六年... 傳誦為泣下及宋師南侵下詔數後主殺忠臣蓋謂佑也子華仕宋至屯田員外郎以疾致仕景德中真宗憐佑忠起華於家授故官... 傳誦為泣下及宋師南侵下詔數後主殺忠臣蓋謂佑也子華仕宋至屯田員外郎以疾致仕景德中真宗憐佑忠起華於家授故官... 傳誦為泣下及宋師南侵下詔數後主殺忠臣蓋謂佑也子華仕宋至屯田員外郎以疾致仕景德中真宗憐佑忠起華於家授故官...

南注十三

九

論曰佑學老莊齊死生輕富貴故其上疏縱言詆訐若惟恐不得死者雖激於一時忠憤亦少過矣後主非強復雄猜之君而陷之於殺諫臣使佑學聖人之道知事君之義豈至是哉不幸既死同時諸臣已默默為降虜矣猶醜正嫉言視之如仇誣以狂愚惑溺淫祀左道之罪至斥為妖妖雖後之良史有不能盡察其說者於戲悲夫... 論曰佑學老莊齊死生輕富貴故其上疏縱言詆訐若惟恐不得死者雖激於一時忠憤亦少過矣後主非強復雄猜之君而陷之於殺諫臣使佑學聖人之道知事君之義豈至是哉不幸既死同時諸臣已默默為降虜矣猶醜正嫉言視之如仇誣以狂愚惑溺淫祀左道之罪至斥為妖妖雖後之良史有不能盡察其說者於戲悲夫...

李平本姓名曰楊訥少為嵩山道士與汝陰布衣舒元共學數年業成同遊蒲中客於節度使李守貞守貞叛漢使兩人懷表閒行乞師金陵元宗出師數萬為之聲援甫出境而守貞敗兩人無所復命且唐遇之厚因留事唐而訥始自稱李平元亦易姓朱元宗皆以為尚書郎吳越侵常州欲以平為將固辭遷衛尉少卿周兵取蕪州不能復棄歸人保其城乃以平為刺史朱元叛元宗以平本與元同歸國慮其不自安召還金陵使者失指械平歸元宗大驚慰勉之拜建州節度使召為衛尉卿潘佑好老莊平少為道士習其說因相與遊... 命種桑後主本好古務農甚悅其言使判司農寺平急於成功施設無漸人不以為便... 佑歷詆一時公卿獨稱薦平請以判司會府... 省羣議益不平... 坐與平淫祀鬼神事繫平大理獄益死獄中... 張易字簡能魏州元城人高祖萬福... 去習騎射大... 宗召萬福... 帝笑曰... 正己... 緣州刺史... 命種桑後主本好古務農甚悅其言使判司農寺平急於成功施設無漸人不以為便... 佑歷詆一時公卿獨稱薦平請以判司會府... 省羣議益不平... 坐與平淫祀鬼神事繫平大理獄益死獄中... 張易字簡能魏州元城人高祖萬福... 去習騎射大... 宗召萬福... 帝笑曰... 正己... 緣州刺史...

南注十三

十

命種桑後主本好古務農甚悅其言使判司農寺平急於成功施設無漸人不以為便... 佑歷詆一時公卿獨稱薦平請以判司會府... 省羣議益不平... 坐與平淫祀鬼神事繫平大理獄益死獄中... 張易字簡能魏州元城人高祖萬福... 去習騎射大... 宗召萬福... 帝笑曰... 正己... 緣州刺史... 命種桑後主本好古務農甚悅其言使判司農寺平急於成功施設無漸人不以為便... 佑歷詆一時公卿獨稱薦平請以判司會府... 省羣議益不平... 坐與平淫祀鬼神事繫平大理獄益死獄中... 張易字簡能魏州元城人高祖萬福... 去習騎射大... 宗召萬福... 帝笑曰... 正己... 緣州刺史...

木亦知爾名若從所改恐賊不曉是卿也今復舊名
萬福因馳至過口駐馬於岸悉發船賊兵倚岸熟視
不敢動李希烈反陳少游悉以部刺史妻子質揚州萬
福獨不遣謂其使曰幸為我白公妻老且醜不足謂公
意天下聞而壯之卒年九十始終祿食七十
年未嘗一日言病天子為圖其形凌煙閣 故唐金吾
將軍後徙萊州掖縣易性豪舉尚氣少讀書長白山又
徙王屋及嵩山苦學自勵食無鹽酪者五歲齊有高士
王達靈居海土博學精識少許可易從遊數年入洛舉
進士不中以昇元二年南歸授校書郎大理評事時方
重赤縣拜土元令元宗立以水部員外郎通判欽州刺
史朱匡業平居甚謹然醉則使酒凌人果於誅殺無敢
犯者易至赴其宴先飲醉就席酒甫一再行擲杯推案
攘袂大呼詰責鋒起匡業尚醒愕然不敢對惟曰通判

南注十三

十二

醉甚不可當也易鬼戔暗鳴自若俄引去匡業使吏掖
就馬自是見易加敬不敢復使酒郡事亦賴以濟太弟
景遂初立高選官僚召為贊善大夫景遂召飲以玉杯
行酒因與坐客傳玩至易忽大言曰殿下有重寶輕士
之意何耶抵於柱礎碎之坐皆失色 南唐近事曰易常侍宴昭慶宮儲后
持所愛玉杯親酌易捧飲動至有不顧之色 易張目
排座抗音而讓曰殿下輕人重器不止虧損至德恐乖
聖人慈儉之旨言其他規正皆類此景遂不為忤待易
訖碎玉杯於殿柱 其他規正皆類此景遂不為忤待易
益厚 朝臣如張易不可多得奈何遠使使之冒犯風濤
也 上海無憂也如易為 遷刑部郎中判大理寺周人南
人海神豈敢侮之耶
侵時江淮久安人不知戰我師屢北上下震恐易獨揚
言朝路曰國家被山帶海守奕世之業昔者夫差以無

道之兵威陵齊晉孫權以草創之國勢遏曹劉今若上
下併力敵何足畏哉元宗聞而異之召使宿直禁中議
事然亦不能用也陳覺李徵古方用事朝野側目易一
日朝退歎曰吾參廷尉職誅邪擊當手斃二豎以謝曠
官俄吳越犯邊出為宣歙招諭使判宣州前刺史方築
州城役徒數萬一切罷遣之曰自守者弱遠圖者強何
以城為吳越聞之懾服不敢復犯後主封吳王召易為
吳王司馬東宮建又為左庶子後主即位遷右諫議大
夫復判大理寺尋乞解大理改勸政殿學士判御史臺
集武德至寶曆君臣問對及臣下論奏骨鯁者七十事
為七卷曰諫卷集上之注太玄未成卒年六十一

南注十三

三

嚴續字興宗馮翊人後徙家廣陵 唐餘紀傳曰祖實仕
通判官因父可求為吳武王謀臣及景王宣王嗣立又
徙家廣陵 父可求為吳武王謀臣及景王宣王嗣立又
皆有功 資治通鑑曰吳武王楊行密疾節度判官周隱
佐入問疾行密曰 吳武王楊行密疾節度判官周隱
諱如軍府何時行密曰 吳武王楊行密疾節度判官周隱
周隱在案上 吳武王楊行密疾節度判官周隱
猶約分其地 吳武王楊行密疾節度判官周隱
廣陵約分其地 吳武王楊行密疾節度判官周隱
其約分其地 吳武王楊行密疾節度判官周隱
明日客嚴列可求 吳武王楊行密疾節度判官周隱
去密從劉方 吳武王楊行密疾節度判官周隱
前密從劉方 吳武王楊行密疾節度判官周隱
今未可知 吳武王楊行密疾節度判官周隱
顯不能對 吳武王楊行密疾節度判官周隱
將莫知所 吳武王楊行密疾節度判官周隱
而善難而 吳武王楊行密疾節度判官周隱
而善難而 吳武王楊行密疾節度判官周隱

立是為宣王顯由出與溫行際溫演可求因說顯日
公與徐公同受顧託議者謂奪其牙兵是將殺之然乎
與諸將造溫可求陽貴溫日古人不求一領公楊顯
二世將將幼溫不願去山是乃求居外以荷安乎溫亦
公等見留不願去山是乃求居外以荷安乎溫亦
之可求留不願去山是乃求居外以荷安乎溫亦
建國求去之溫日溫徒鎮金陵徐氏子而推賢下士人望
知歸若不可求於楚恐後君非徐氏子而推賢下士人望
十四年出而吳猶不取改天可謂不負唐矣然吳征伐
復與屈節乎宜先建國河上之職梁兵屢絕若李氏
立溫深然之因留宣王病大承相溫來朝議立嗣君門
章事下國紀年日宣王病大承相溫來朝議立嗣君門
諸葛亮事溫以嚴求言王病大承相溫來朝議立嗣君門
日吾若自取張頌之亂誦知幼弱可求多知言未必誠思
我太祖大漸欲得張頌之亂誦知幼弱可求多知言未必誠思

南注十三

陽公溥監國隆演卒即王位是為張顯皇
日溫正色曰吾果有意取之當在張顯皇
日使楊氏無男行女亦當立之故安者斬乃以王命
迎丹陽公溥監國隆演卒即王位是為張顯皇
在誅張公溥監國隆演卒即王位是為張顯皇
題凡所稱美事皆中機務使北朝志嚴錄九國志有女當立之命
舉凡所稱美事皆中機務使北朝志嚴錄九國志有女當立之命
五所問揮雲在都下柴再用不問黑雲長劍到北朝對
太祖意南征雲在都下柴再用不問黑雲長劍到北朝對
竹龍乘江沈蠅聲即時能兵宿金山當有詩云淮船分
甲申復遺盧江口烈性多嚴忌宋齊正因而興船分
言教王慎對既至皆如物求所料嚴可預料唐主二月
頻為王慎對既至皆如物求所料嚴可預料唐主二月
器見之貴幸禮每遺孤意嚴期日極人臣之吏陽卒
復其于理不遺命以遺孤意嚴期日極人臣之吏陽卒
久其于理不遺命以遺孤意嚴期日極人臣之吏陽卒
開謝之曰非陽幸之遺子相君使奉金數十片於道
一官地宅侯馬畢為之遣其子他日及門致謝嚴日聊

南唐書注 卷一三

以報尊府君平昔之遇續十餘歲以父蔭補千牛備身
耳一見後終身謝絕馬陵新志日嚴可求屢勸溫以次
遷祕書郎向烈祖女金子詢代知諳知先建吳
出可求為楚州刺史可求既受命至金陵說以先建吳
國以繫民望溫大悅復留可求參總庶政知諳知先建吳
妻其子續 生長富貴而性恭謹歷兵部侍郎尚書左
丞元宗即位進禮部尚書中書侍郎出牧池州復拜中
書侍郎兼三司使又出為江州節度使數年復入知尚
書省遂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兼徐鉉右揆嚴除司空
日門下天作司牧必生丞弼非君臣同體道不明非
律呂交感功則不濟粵子眇質負荷景靈不有賢豈
觀多難敬若先意肅之親歷奉累朝更庶憂國家之
事知無不為經肺之親歷奉累朝更庶憂國家之
必自於誠明守而復之復之復之復之復之復之復之
行京輔以寧時乃之力及奉揚未命以佑沖人送往事

南注十三

居禮無違者忠勤茂績人無開然今二后在天萬物思
理子方乃眷民亦具瞻是用命作司空倚為左相兼國
史樞機之任進升階食賦之資豈日龍章是同憂責鳴
呼受遺作弼厥惟艱哉爾其崇遠大之謨布簡寬之政
詢箴諫之土塞便佞之言滿假白賢則其智益蔽初續
未出池州宋齊正專國公卿多附之惟續持正不屈翰
林學士常夢錫嘗指齊正過元宗語之日大臣惟嚴續
能自立然才短恐不能勝其黨卿宜助之夢錫退諭旨
於續續因與夢錫親厚然卒為黨人所排與夢錫俱補
外及為相雖自以肺腑盡忠不二然寡學識聽用多非
其人不能稱職或作螭蟬賦譏之湖山野錄日江文蔚
視多足中無寸腸又有口裏雌黃每失途於相是時以
沫胸中支甲常聚眾以橫行之句續深報之
軍與百司政事往往歸樞密院續言多不見用求罷拜

四七一

鎮海軍節度使馬書曰竊晚歲九屈身下士旃別善惡
 物積薦為監察御史屬疾還都己革猶不亂與客言論
 起居舍人時論善之屬疾還都己革猶不亂與客言論
 如平時後主使內夫人問之歷陳羣臣邪正某當進某
 當退辭氣慷慨不及其私翼日卒年五十七諡曰懿初
 續以不學兒輕同列遂力教子弟諸子及孫舉進士者
 十餘人南唐近事日嚴續相公歎唐錫裕事唐帶皆
 因兩夜相第有呼盧之會唐適預焉嚴命出妓解帶較
 乃酌酒命舉座屏氣觀其得失六嚴數巡唐彩大勝唐
 宴罷拉而借去相君悵然遺之
 龔慎儀後主時為給事中開寶三年太祖欲討南漢未
 決詔後主諭劉銀五國故事曰銀歲之長子也年十七
 及才人盧仙引引巫樊胡于自言王皇大帝附其身
 服遠遊冠妖言以陳禍福銀於內殿設帷幄陳物玩以

南注十三

五

奉之胡子為大帝言謂銀曰盧瓊仙等皆我命之以為
 內輔爾當盡心委之無得妄有疑慮銀再拜而聽由是
 千兩又注亂銀鐘父之奢繼立萬政殿飾一柱凡用銀三
 年野草生於宮殿御井石自無名之費日鳴鬼哭妖怪
 日作至外於國珍珠美既為天兵所敗其下乃掃蕪妖
 寶貨之珍其龍鳳至美者凡四十六寶馬及至京師庫
 乃自結珍製其龍鳳至美者凡四十六寶馬及至京師庫
 悉皆手製其龍鳳至美者凡四十六寶馬及至京師庫
 南越王封令奉正朔後主乃遣慎儀持書使南漢書曰
 僕與足下叨屢世之盟雖疆畿阻闊休戚實同敢奉兄
 書敬布腹心昨大朝伐楚足下疆吏弗靖遂成釁隙初
 為足下危之今敝邑使臣入貢皇帝幸以此宣示日彼
 若能幡然改圖單車之使造廷則百萬之師不復出矣
 不然將有不得已者僕料大朝之心非貪土地也怒人

不賓而已且古之用武不計強弱大小而必戰者有四
 父母宗廟之讐一也彼此烏合民無定心二也敵人進
 不捨我退無守路戰亦亡退亦亡三也彼有敗亡之勢
 我乘進取之機四也今足下與大朝無是四者而坐受
 天下之兵決一旦之命有國家利社稷者固如是乎夫
 強則南面而王弱則玉帛事大屈伸在我何常之有違
 天不祥好戰危事天方相楚尙未可爭而況今日之事
 耶地莫險於劍閣而蜀亡矣蜀書曰蜀主孟昶遣使
 子為蜀吏所獲太祖怒遣將王全斌劉光義等來討昶
 遣人皆笑之趙崇等拒之昭遠執鐵如意指揮自比孔
 崇籍布陣將戰昭遠據胡林不能起免胄而逃被擒昶
 大懼出金帛將戰昭遠據胡林不能起免胄而逃被擒昶
 劍門劍門不守玄詰奔還昶乞降兵莫強於上黨而

南注十三

六

李筠失守矣宋史曰筠并州太原人止周累官昭義節
 延使者升階置酒作樂遂索周太祖畫像懸壁泣不已
 約北漢主劉鈞舉兵日吾有信珪槍殺汗馬何憂天下
 僖珪愛將善用槍殺汗馬何憂天下
 馮太祖親征兵敗走保澤州圍之城被自焚死竊意足
 下國中必有矜智好謀之臣獻尊主強國之策以謂五
 嶺之險非可遽前堅壁清野絕其饋道依山阻水射以
 強弩彼雖百萬之眾安能成功不幸而敗則輕舟浮海
 猶足自全豈能以萬乘之主屈於人哉此說士之常談
 可言而不可用異時王師南伐水陸並舉百道俱進豈
 暇俱絕其糧道盡保其壁壘或用吳越舟師自泉州航
 海不數日至足下國都矣人情恟恟則舟中皆敵國忠
 義效死之士未易可見雖有巨海孰與足下俱行乎敢

亡之幾以戰為命此必戰也敵人有進必不捨我求和
不有退守以無戰為命此必戰也敵人有進必不捨我求和
彼非有父亡之無戰為命此必戰也敵人有進必不捨我求和
朝捨有父亡之無戰為命此必戰也敵人有進必不捨我求和
天不捨有父亡之無戰為命此必戰也敵人有進必不捨我求和
從古之常事也社稷一也異乘也既大進取則必爭
今盈虛消息取也社稷一也異乘也既大進取則必爭
事用壯輕禍息取也社稷一也異乘也既大進取則必爭
而北壯輕禍息取也社稷一也異乘也既大進取則必爭
十萬表五嶺南而取也社稷一也異乘也既大進取則必爭
祥好戰事山嶺南而取也社稷一也異乘也既大進取則必爭
實謂天贊也事山嶺南而取也社稷一也異乘也既大進取則必爭
庸蜀戰事山嶺南而取也社稷一也異乘也既大進取則必爭
也十戰而九勝時登大行楚所藉足下萬端以英明之資
況人自戰而勝時登大行楚所藉足下萬端以英明之資
彼經其成而未嘗於其敗也我則兵強而險固於此則一
已亡矣其成而未嘗於其敗也我則兵強而險固於此則一
思之益有海莫可涉也及壽行則不奔矣夫與情端而對
難於其易居存不忘亡故曰計未及慮慮過其良以圖思

布腹心惟與大臣熟計之宋史書曰熈祖與足下明累世
義同交契其於事無不盡心石投水若此則外而此去萬里
斯願書於機一非論如近國使達誠素而相去萬里
足下謂書於機一非論如近國使達誠素而相去萬里
虛詞而勞復使忠告非論如近國使達誠素而相去萬里
申鄙以又慮復使忠告非論如近國使達誠素而相去萬里
交心諫其會面談與不親戚也足下誠聽其言如
言三思其心則忠如親戚也足下誠聽其言如
可決事勢深以則忠如親戚也足下誠聽其言如
詳觀事勢深以則忠如親戚也足下誠聽其言如
領南望於今深以則忠如親戚也足下誠聽其言如
此欲與我爭則忠如親戚也足下誠聽其言如
若事與我爭則忠如親戚也足下誠聽其言如
以直言深非料朝已之非利也蓋怒一人之時不戰
貢已足言深非料朝已之非利也蓋怒一人之時不戰
而觀夫古非料朝已之非利也蓋怒一人之時不戰
有已足言深非料朝已之非利也蓋怒一人之時不戰
宗廟之用此者必戰也彼小強之謀無而必戰之心存者

南注十三

七

然也遠古之例不能備談本朝當揚氏之禮因循未
貢至宗自之烈祖開基不中欲多故事大之禮因循未
以兵交則幾成危殆非祖之自足一介之禮因循未
尋兵息則幾成危殆非祖之自足一介之禮因循未
兵中息則幾成危殆非祖之自足一介之禮因循未
好談笑而乘急國之爭存亡之謀足一介之禮因循未
益談笑而乘急國之爭存亡之謀足一介之禮因循未
兆談笑而乘急國之爭存亡之謀足一介之禮因循未
至談笑而乘急國之爭存亡之謀足一介之禮因循未
如反掌而長日德如泰山毛鮮必舉之腕下之兵宗廟
勇可也故曰德如泰山毛鮮必舉之腕下之兵宗廟
殆可也故曰德如泰山毛鮮必舉之腕下之兵宗廟
何運而為久統統度大朝則帝克明之柔風此光聖賢
五運而為久統統度大朝則帝克明之柔風此光聖賢
勞於薄伐南當統統度大朝則帝克明之柔風此光聖賢
兵鋒息矣若國之嘉問則大屬在成命之風此光聖賢
亦元可息矣若國之嘉問則大屬在成命之風此光聖賢
無利焉何利於天不問則大屬在成命之風此光聖賢
禍災何利於天不問則大屬在成命之風此光聖賢
幸而遠心則好事遂百念頃惟自貴情分愈多
吳越則好事遂百念頃惟自貴情分愈多
幸而遠心則好事遂百念頃惟自貴情分愈多
越則好事遂百念頃惟自貴情分愈多
幸而遠心則好事遂百念頃惟自貴情分愈多
越則好事遂百念頃惟自貴情分愈多

福或慮其思樂忽心之故其望也過者人之所惡
惡或慮其思樂忽心之故其望也過者人之所惡
又或慮其思樂忽心之故其望也過者人之所惡
無和也五嶺之險高水重主強國之議者必於無
高得其所歸也其運也水重主強國之議者必於無
所退無所歸也其運也水重主強國之議者必於無
今舍其所歸也其運也水重主強國之議者必於無
也其舍其所歸也其運也水重主強國之議者必於無
而浮海終日論戰則此則短也萬或無所射利則
關之策庸而論戰則此則短也萬或無所射利則
湘以精卒已逾萬矣是則此則短也萬或無所射利則
之途殆可大絕其間豈馬牛足下習如也則難
道莫加焉豈可大絕其間豈馬牛足下習如也則難
善莫加焉豈可大絕其間豈馬牛足下習如也則難
吳越莫加焉豈可大絕其間豈馬牛足下習如也則難
當其人心疑泉石橫流則長虛其城不矣若日險固
復幾人懷疑泉石橫流則長虛其城不矣若日險固
難幾人懷疑泉石橫流則長虛其城不矣若日險固
舟難幾人懷疑泉石橫流則長虛其城不矣若日險固
不預謀及與進退之非也惟生始願中皆為者日險固
不預謀及與進退之非也惟生始願中皆為者日險固
不預謀及與進退之非也惟生始願中皆為者日險固
不預謀及與進退之非也惟生始願中皆為者日險固
不預謀及與進退之非也惟生始願中皆為者日險固
不預謀及與進退之非也惟生始願中皆為者日險固

南注十三

六

盟愈篤在先朝威義情實慨然下走承基理難負德不
心必舉上秋大之役即命固絕連盟雖善鄰足下懷
於以保而事大之節焉敢固絕連盟雖善鄰足下懷
是於以保而事大之節焉敢固絕連盟雖善鄰足下懷
子以情尚不逾於三諫止區區之誠於是乎足下懷
可也略為子者可以三諫止區區之誠於是乎足下懷
東都略為子者可以三諫止區區之誠於是乎足下懷
遂成略為子者可以三諫止區區之誠於是乎足下懷
仁帝願以此領事宣於今深切憂懷莫使臣入朝
則帝願以此領事宣於今深切憂懷莫使臣入朝
今大苦而伐之仍欲與我爭則必取之非度矣我朝
之貪益怒師旅不仍欲與我爭則必取之非度矣我朝
宗廟之憂此必戰也夫古之無兵心戰者與之四父
路我亦亡取不戰也夫古之無兵心戰者與之四父
北我亦亡取不戰也夫古之無兵心戰者與之四父
宗廟之憂此必戰也夫古之無兵心戰者與之四父
不願也仇也取不戰也夫古之無兵心戰者與之四父
拒而從也仇也取不戰也夫古之無兵心戰者與之四父

南注十三

九

命世則大英宅中夏方且遇天下之心兵鋒可息矣國之
不則大英宅中夏方且遇天下之心兵鋒可息矣國之
天可也利社稷宗廟也足下懷
自生仇敵使利社稷宗廟也足下懷
煜近善鄰大朝論旨南國將成無利於元何棄德修利於
從難善鄰大朝論旨南國將成無利於元何棄德修利於
節焉敢固絕連盟雖善鄰足下懷
也周必敢固絕連盟雖善鄰足下懷
慶不數言劉二老歸堂雜志不能保而足下懷
皆不載言劉二老歸堂雜志不能保而足下懷
隨侍至廣州後十蘇令祖實錄命其臣潘帝佑視集亦
在射冀日廣州後十蘇令祖實錄命其臣潘帝佑視集亦
之情望日南風而微飲時其益私禮不饒州董氏刻年十
我指日南風而微飲時其益私禮不饒州董氏刻年十
主表聞太祖遂決與師南漢平乃歸青箱雜表劉主囚
之幾劉主不遺慎儀乃然頂禱願捨宅建寺庶遂生還
未幾劉主不遺慎儀乃然頂禱願捨宅建寺庶遂生還
死劉主不遺慎儀乃然頂禱願捨宅建寺庶遂生還
香嚴寺是也據此慎儀歸宅為寺即武王前矣後主之

亡也慎儀為徽州刺史會昭武留後盧絳聞國破捉兵
自宣州欲入福建過歙慎儀閉城拒守絳怒曰慎儀吾
故人何為見拒遣裨將馬雄攻之慎儀朝服而出為雄
所害慎儀有二女後國亡慎儀為盧絳所害猶記憶鄉
里至王堂香嚴寺五日不食死於建寧府志曰張嶠
殺之安使人召嶠嶠不往嶠死於建寧府志曰張嶠
山崇安使人召嶠嶠不往嶠死於建寧府志曰張嶠
唐主遣使召嶠嶠不往嶠死於建寧府志曰張嶠
方盛郡兵盧絳弱嶠請與太拘守嶠死於建寧府志曰
戰而己盜亦隨嶠請與太拘守嶠死於建寧府志曰
平與國中充右贊善官至州城夫少州外請嶠死於
尚書交輔政下射策入仕官少州外請嶠死於
善民交輔政下射策入仕官少州外請嶠死於
部民交輔政下射策入仕官少州外請嶠死於
自民交輔政下射策入仕官少州外請嶠死於
戊卒多其符後云開官庫使官市棺殯木葬官軍何
省躬判其符後云開官庫使官市棺殯木葬官軍何

南注十三

三

之有郡守不能屈其部有教人引及知郡吏符命
其人日逐夫抱恨加六月降霜自一經省及知郡吏符命
於人日逐夫抱恨加六月降霜自一經省及知郡吏符命
教人日逐夫抱恨加六月降霜自一經省及知郡吏符命
理或可致夫抱恨加六月降霜自一經省及知郡吏符命
家兄弟可致夫抱恨加六月降霜自一經省及知郡吏符命
進論舟以省弟時劉哀而請出謂人由是抵罪然有誤陷與徐
十里許至館中幕籍任逾數口既絕宋朝貢宋諷後主俾道
昇饋之館中幕籍任逾數口既絕宋朝貢宋諷後主俾道
惟者牽之館中幕籍任逾數口既絕宋朝貢宋諷後主俾道
中亦不顯人聲然報知惡然好利故八時不復多其入中朝
士累官兵部侍郎參知政事進

南唐書注卷十三

南唐書注卷十四

宋陸游撰

祥符周在浚雪客注

郭張林盧蒯二陳周列傳第十一

郭廷謂字信臣彭城人父全義為濠州觀察使廷謂幼好學善書札騎射補殿前承旨出為濠州中門使全義卒擢莊宅使即為州監軍周侵淮南廷謂與州將黃仁謹宋史作約死守其壘廷謂拒之籍州民不逞者聚於僧寺嚴兵守之日給食隨所能使造守具故周師終不知城中虛實久不可下元宗歎其忠因大發戰權命與林仁肇援壽州周世宗聞之徒下蔡浮橋於洞口

志曰泗水在懷遠縣北一里發源自葛河口由鹿邑西來至亳州界黃河從西北來注之至亳城北與馬尚河合經蒙城流至縣東入淮謂之渦口唐李吉甫築壘夾淮東西護橋扼濠壽之衝暑雨淮漲廷謂掩不備輕舟沂流急趨渦口將麾兵斷竿周人規知設伏待之廷謂

將至揣得其情駐軍不進宋史曰周師為浮梁渦口命仁謙曰此濠壽之患也彼以騎士勝故利於陸我舟師銳便於水今夏久雨淮流汎溢輕便舟兵二千斷其橋斷其城直抵壽春仁謙從之即輕權衙兵抵其橋

而襲敗周將武行德宋史曰武行德并州人其資糧還之自給晉祖鎮并州暇日終負薪柴身長

拱於道左晉祖見其魁岸又所負薪柴常更舉

之俱不能舉頗奇之因留帳下晉祖初授奉國都頭

遷指德被改乃為請於契丹以目效契丹信之方契丹

至行德被改乃為請於契丹以目效契丹信之方契丹

河陰行德被改乃為請於契丹以目效契丹信之方契丹

冥離鄉井投邊塞為異域之鬼焉若與諸君驅逐凶黨

南注十四

南注十四

共守河陽姑蘇丹兵退服天命所屬歸之建功業定

不致愛死節度使契丹監破分授器甲由汜水信擊

以府庫分給將士因推大敗出城走契丹兵向充斥

祖起太原卒稱甲兵揚都署士氣益奮人望歸之

晉終至洛陽行德上以所部兵翼至京師漢陽

兼侍中加同平章事移真定尹成德軍節度廣順初

入城犯者改忠武軍節度遷河尹西京留守時禁

不買有僧從法至死告者給厚賞密鹽營中少答其

疏取觀非去姬持入城抱訊詰之得密鹽營中少答其

以希賞行德而姬去所疑而詰之得密鹽營中少答其

部下稟然三年丁外艱起復顯德初加開府若神

國公世宗即位兼中書令初世宗自河東還封陽

是承代王晏為武軍節度與晏兩換其任先是唐末

南注十四

二

楊氏據淮南自南橋東南泚淮導之東達於泗上及

親以行德率所部壯於古隄疏導之東達於泗上及

人保大將節度免左授右衛將軍五年所敗者數

加中書令進封韓公再授忠武軍節度封魏國公初

乾德二年冬移鎮安州加開府儀同三司開寶二年

自致仕四年卒年七十二贈太師周務勳於定遠斬首

數百行德挺身遊卒焚浮橋周兵死者不可計遂盡焚

軍資未史曰周師退保定遠廷請募壯士為負輿狀入

備世宗復南征廷謂表金陵請援且言周師日張願卑
辭請和以俟機會夜出敢死士千餘襲破周營焚雲梯
洞屋周人大驚相蹂踐死者甚眾然援師不至世宗親
攻城焚戰艦數百艘殺二千人進攻羊馬城又殺數百
人遣謀持詔諭降廷謂廷謂度不能支奉表於周懇言
世受本國爵命家在江南欲遣使稟命國主世宗許之
為緩攻及廷謂使還知金陵卒不能救集將士於墨門
南嚮慟哭再拜乃降世宗見廷謂賜宴勞之曰兵興以
來江南敗亡相踵惟卿能犯渦口浮橋破定遠寨足報
國矣濠州小城使汝主自守豈能固哉賜襲衣金帶良
馬及器皿萬餘拜亳州防禦使以其弟廷讚為和州刺

南注十四

三

史廷謂有兄廷諭元宗時自太子洗馬廷因命帥濠州

兵東攻天長下之遷樓櫓戰櫓左右廂都監入朝官至

靜江軍節度觀察留後知梓州代歸賜第東都卒年五

十四唐餘紀傳曰歸周歷任至宋開寶中卒於東都年

其家云廷謂事母孝朝夕束帶立侍寒暑不變為政亦

有惠愛方廷謂降周時令其錄事參軍鄒陽李延鄒草

業已降必欲得表以兵脅之延鄒投筆曰大丈夫終不

負國為叛臣作降表遂遇害元宗聞之召見廷鄒子命

官

張彥卿史失其鄉里世家保大末周世宗南侵彥卿為

楚州防禦使周師銳甚旬日間海泰州靜海軍皆破元

宗亦命焚東都官寺民廬徙其民渡江世宗親御旗鼓

攻楚州自城以外皆已下發州民耆老鶴河遺齊雲戰
艦數百自淮入江五代史曰初周師南征無水戰備已
艦使降卒教之木戰命王彥將以下淮唐水軍多敗長
淮之舟皆為周得又造齊雲船數百艘世宗至楚州北
神鵝河以通之遂至大江勢如震霆烈燄彥卿獨不
動及梯衝臨城鑿城為窟室質薪而焚之城皆摧圮遂
陷五代史曰彥卿及兵馬都監鄭昭業城守甚堅攻四
十日不可攻世宗親督兵以洞屋穴城而焚之城壞
彥卿猶列陣城內誓死奮擊謂之巷鬪日暮轉至州廡
長短兵皆盡彥卿取繩牀搏戰及兵馬都監鄭昭業等
千餘人皆死之無一人生降者周兵死傷甚眾世宗怒
盡屠城中諸民焚其室廬然得彥卿子光祐不殺也元
宗下詔賜彥卿侍中天長縣時升為雄州刺史建武軍

南注十四

四

使易文贊亦固守聞楚州陷遂降彥卿馬元康書以為

彥能莫知孰是也

論曰彥卿守楚州孤壘無援富百倍之師身可碎志不

可踰雖劉仁贍不能過而史家傳載獨略至名或不同

於乎何其重不幸也

林仁肇建陽人事聞為裨將沈毅果敢文身為虎軍中

謂之林虎子江西南野史曰與陳鐵齊名聞亡久不見用

會周侵淮南元宗遣使至福建募勇士得仁肇及陳德

誠鄭元華皆拔為將仁肇率偏師拔壽州攻城南大寨

有功又破濠州水柵淮南屯營應援使時周人正陽

浮橋初成扼援師道路仁肇率敢死士千人以舟質薪

節度超師還徒義成軍節度時永德父類為謀人曹等
步關之戰三匪敗其軍二餘德去類為謀人曹等
控大其下將射太祖與德帳中召吾德將宗日
威其欲將射太祖與德帳中召吾德將宗日
陸下將射太祖與德帳中召吾德將宗日
戰主及善徵劉前州殿和承遇妻好傳資不為
眾善徵劉前州殿和承遇妻好傳資不為

分迎有賀君遇清君知鎮命是巷迎以防其歲家曾芻
其之且視以君侯其難賜免中其孝禦急府子祖芻
半至唐謝丈為樹家意被謫周周過詣宋州為侍衛馬里補服其任誅原并宋
與溝宗老事止且遇遇族常祖過即宋州為侍衛馬里補服其任誅原并宋
父遇時夫得令以愕然日非永辰禮使焉給充與斤乃善出其義父於祖
令諭掖誤否士嚴屬吏謂殺在帶週德耶間祖授之樞外官耳賊毀容永德
歸旬廷大永德衛事也永德耶間祖授之樞外官耳賊毀容永德
魏不事初日然所成永德耶間祖授之樞外官耳賊毀容永德
兒能宗初日然所成永德耶間祖授之樞外官耳賊毀容永德
見前入魏殆必以足德耶間祖授之樞外官耳賊毀容永德
溝女洛人必以足德耶間祖授之樞外官耳賊毀容永德
旁悉遣柴翁未幾周厚不盡死無遇也時乾祐去居委德
舍裝宮以幾甚德邪即詔弟押班即舍儀德去居委德
五隊具柴翁未幾周厚不盡死無遇也時乾祐去居委德

南注十四

五

南注十四

六

反白天泰二還雍市朝遷我密潛下德其臣其傳加中萬
值萬文年為熙算拜解宗都詣富以援以策故兼書拒
茂勝街軍丁河中降左縛黨承關民己然每永飲侍門之
星訣嘗節內北連為衛就上將而中希翰德者戰下設太賦每入朝恭帝還
對之兼起路拾衛將軍釋以騎險莫十禁運糧歸本仍發自順出使以謀未
兵語佐復排陣定州數坐時報私之詰若圖乃發不其順出使以謀未
家坐會中化使三州數坐時報私之詰若圖乃發不其順出使以謀未
大客食出初屯州數坐時報私之詰若圖乃發不其順出使以謀未
忌報州代州嘗元秩竹者太以進進日軌太真於漢水陵而
改難遼州兼重與拜安年所平進授張德永中德誅
未幾年寇并進都知戰節度國免來
折月境都鎮戰節度國免來
卿便者部鎮戰節度國免來
捷乘承署二獲節度國免來
步金德永年甚眾
至而用德明改眾

尉之千千十鏢稍載頗日千人始發直高前送身陽春所
領冬餘餘艘引卻薪不急餘所攻伏攻隴軍行免不劉害
鎮耀尺永輕乘利又於備北馳第一瞰其金山吳師親至伏兵出疲兵誘行自
軍殿淮截解急進縱將水戰堰師開敵陽中吳師親至伏兵出疲兵誘行自
節前北長金擊兵敗將仁乃俄世宗怒而進聖日果空若備嚴整太壘西永德
度都岸淮帶吳既又周帥發樓祭時永德率韓令坤之在揚若鼓譟而登隴
五年檢戰維巨水者得使梁干餘蔽吳人率師之在揚若鼓譟而登隴
夏四掃木乃進習水者得使梁干餘蔽吳人率師之在揚若鼓譟而登隴
契年數自乃進習水者得使梁干餘蔽吳人率師之在揚若鼓譟而登隴
丹從十是距溺者甚沒之齊下周師之在揚若鼓譟而登隴
擾克艘浮者甚沒之齊下周師之在揚若鼓譟而登隴
邊壽吳欄梁十眾奪其下風反船數人艘師
命還多益十眾奪其下風反船數人艘師
永制溺堅餘步以巨艦以吳數人艘師
率授死詔俄又鐵索敗美
步檢詔俄又鐵索敗美
騎校衰又鐵索敗美
二太美敗又鐵索敗美

自米回使言仁肇密通宋見其畫像於禁中且為築
大第以待其至唐餘紀傳曰宋太祖謀取江南兵將善
質於關下太祖乃令人密往武昌院竊仁肇畫像歸
懸之別殿召從善人指問曰卿識此人否對曰不識然
有類臣將遣人迎之從善太祖曰然近有表并進此像言欲
歸朝將遣人迎之從善太祖曰然近有表并進此像言欲
全贊皇南繼動仁肇威名略其侍者竊取仁肇畫像懸別
室引江南使君觀之問何人使者曰林仁肇也曰仁肇
來降先持此為信又指空館曰將以賜仁肇使者歸白
江南後主方任繼勳等惑其言使人持醜往毒之仁肇
少病風口氣常臭醫云肺掩不正及遇醜家人怪其不
臭俄卒初仁肇尤為陳喬所知馬書載喬言曰仁肇
將外吾掌機務國勢迫
也至是喬歎曰國勢如此而殺忠臣吾不知所稅
駕矣然不能白其誣仁肇卒逾年後主遂見伐又逾年

南注十四

九

國為墟矣

盧絳字晉卿宜春人馬書作南昌人唐餘紀
傳曰唐欽州刺史筆之後初名充

慕晉魏絳更焉讀書略通大指喜論當世利病唐餘紀
傳曰喜

言無富然脫略繩檢每以博弄角觝為事舉進士不中

為吉州回運務計吏盜庫金事覺當伏法乃更儒服亡

去至新塗江西南野史曰其父唐末任南平王鍾傳署館
驛巡官有子七人絳其仲也少好學無不研

精頗通大義不能治產業每任使與博徒遊初西京作

坊副使尹承壽少於後主世謀利使歸吉州與運過務

以資國用承壽飲食無何貧困乃欺竊官緡罪當棄市

從屠角緡承壽易客於土豪陳氏與其子弟共學絳好

儒服逃於塗陽唐餘紀傳曰日夜讀之陳氏察其非士流謂

縱橫兵書唐餘紀傳曰日夜讀之陳氏察其非士流謂

曰朝廷方求賢豪吾子其可久留此乎因厚具裝遣行

絳將還宜春中途飲博盡費其裝比至家母及兄弟皆
鄙謂之絳乃入廬山白鹿洞書院猶亡賴以屠販為事
多脅取同舍生金又持推貨誣山中浮屠以邀賄謝與
諸葛鴻荆鼈號廬山三害朱弼為國子助教將捕治其
罪復去已往來金陵丹陽間唐餘紀傳曰遇大寒平地
躍起折檐桷為薪自濟守倉吏召歸使躍倉檣自氣樓
入倉中盜米一夕往返數十塊江南野史曰絳既至金陵
既匿遂薄遊京口往來壁湖寒雪薪炭若桂少有力
乃踰折檐桷而燒時有守國吏見而壯之延歸既久遭
歲飢吏無以給因俾絳夜躍國檣自氣樓間入籍官粟
數十往一柱冷若冰鐵頃之失所據乃懼而出遂中病疾
乃為一柱冷若冰鐵頃之失所據乃懼而出遂中病疾
通月既乏資給絳且極忽夢一白衣婦人頗有姿色
唯唐韻一冊遂取易之其人曰吾輩安用此哀君欲

南注十四

十

之志切遂貽數絳久之乃上書論事馬書曰絳陳京
喜而食之至旦疾愈

其餘利害數十事未報詣樞密使陳喬曰陳所上書詞

辨縱橫喬聳然用為本院承旨授沿江巡檢募亡命習

水戰使馬雄王川軍等分將之馬書曰絳使督卒伍日
習水戰節以金鼓麾以

旗幟遇舟轉戈皆如節制時有一舟應節稍要吳越兵

遲即斬其舟長復試之可使拆逆流巨浪

於海門屢獲舟艦以善戰聞開寶中密說後主曰吳越

仇讐腹心之疾也他日必為北兵鄉導以攻我臣屢與

之角知其易與不如先事出不意滅之後主曰大朝且

見討奈何絳曰臣請詐以宣歙叛陛下聲言伐叛且賂

吳越乞兵吳越之兵勢不得不出俟其來拒擊之而臣

躡其後國可覆也滅吳越則國威大振北兵不敢動矣

日妾乃玉真也他日富貴相見於困子坡締縶襟懷
然及臨刑有白也婦人同斬髮宛如所夢前婦子當
極法與同斬也江野史曰王夫死通前婦子當
行旅十年之富貴孟家可謂必當奉見辭日清風良助
是夜時其帝虛果其向由是日自負與此約在來相見
臣日按鄭覽井觀瑣言云南唐史餘宣欽長入昭武
節度使及金陵陷復不果而南唐今句容縣東陽鎮市
東有海大兵以圖興復不果而南唐今句容縣東陽鎮市
據舊史則絳州刺史與復不果而南唐今句容縣東陽鎮市
乃則所宜然謂絳州刺史與復不果而南唐今句容縣東陽鎮市
人之必不為類惟為季父詔免其死錄用衛融張泊事觀
劉繼恩者五代史東漢世家曰九月恩置酒會諸大
學登宋進士第霸榮河東將嘗來降已復叛歸弑其主

南注十四

三

人疑刃入閣閉戶殺之郭無為故太祖深惡之
以梯登屋入殺霸榮並其黨
崩龍宣城人善屬文南唐承唐末文體纖麗士子不能
自振龍獨以理趣為本馬書載龍言曰夫文章者所以
勝於辭理過於文為得之矣其餘摘裂章句然好飲博
鉤校圖湖綺麗悅日清新既耳則吾不知也然好飲博
不為士人所容乃去入廬山國學亡賴尤甚晚乃勵風
操尚信義一言之出必復而後已嘗蓄龍尾硯友人欲
而不言龍亦心許未及予也一日友人不告而歸龍悔
恨徒步數百里追及授硯而還於人苟愆其期雖固子
亦弗猶以素行為有司所擯終國亡不仕久之遊宋擢
進士第仕至殿中丞樊若水欲薦之朝龍恥之亟致仕
歸隱廬山數年卒

陳喬字子喬廬陵玉笥人馬書曰祖岳仕大唐為南
穆宗為統紀一父睿事吳為翰林學士錄二十卷吳烈
祖時以兵部尚書卒喬幼敏悟文辭清麗事親以孝聞
睿死無恤族黨均財給之親疏無閒起家為太常寺奉
禮郎歷屯田員外郎中書舍人淮南兵興元宗憂蹙陳
覺李徵古請以宋齊王攝政馬書曰元宗既失淮甸
之徒謂元宗曰宋齊王攝政其降號欲授政太弟陳覺
喬松之壽亦元宗怒度羣臣必持不可乃促召喬草詔
千載一遇也元宗怒度羣臣必持不可乃促召喬草詔
如覺徵古言喬請對未報排宮門入頓首曰陛下既署
此則百官朝請皆歸齊王尺地一民非陛下有陛下縱
脫疑萬乘獨不念先帝中興大業之艱難乎讓皇幽囚

南注十四

丙

丹陽宮陛下所親見他日垂涕求為田舍翁不可得矣
元宗笑而止馬書曰元宗愕然引喬入見后及諸子曰
此忠臣也馬書載元宗言曰他日國家急難汝及齊
王黨與皆斥喬與齊王尤親厚獨不坐遷都豫章以喬
輔太子留金陵後主嗣位歷吏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
樞密副使遂以門下侍郎兼樞密使貶制度改右內史
侍郎兼光政院使輔政喬風度淹雅小心守法度然短
於才略吏胥多交通權倖侮文法不能察也馬書曰喬
李平潘祐之宋太祖遣使召後主入朝後主欲往以喬
死亦因喬別宋太祖遣使召後主入朝後主欲往以喬
為介喬曰往必見留如社稷何馬書載喬語曰陛下與
社稷大計今往而見留則國非已有後主懼宋代喬曰
梅將何及臣雖死實觀而於先帝

陛下不得已當以臣為解及兵圍金陵太祖又遣進奉使江國公從鑑諭指欲後主自歸且命曹彬緩攻以俟之喬堅持不可劉澄以潤州降後主方惶惑欲置其家不問喬憤切曰人臣受重寄一旦開門迎敵此豈可容悉取其父母妻子斬之於是人皆知喬必死國事矣馬書曰喬為光政使張洎為副同掌機密嘗語後主勢雖迫蹙二臣之節不墜也及城將陷後主自為降款命喬與清源郡公仲寓詣曹彬喬持款歸府投承雷中復入見云自古無不亡之國降亦無由得全徒取辱耳請背城一戰死後主握喬手泣不能從喬曰如此則不如誅臣歸臣以拒命之罪馬書曰後主執喬歸喬曰臣當大政致國後主又不從乃擊手去至政事家如此非死無以報

南注十四

五

堂召二親吏解所服金帶與之曰善藏吾骨遂自縊二吏徹榻瘞之金陵城陷張洎攜妻子乃棠裝自便門入止宮中給洎後主曰臣與喬同掌機密國亡當俱死又念主在誰為白其事不死將有以報也書曰後主求喬不得張洎曰已死軍矣語未畢上師遂入後主存京師太祖責其拒命勞師果以陳喬固執對喬為先喪其妻後主為娶國戚喬曰臣家素貧妻不無餘貲先喪其妻後主為娶國戚喬曰臣家素貧妻不貨之碑就婚金陵平家人謀改葬金陵新志曰明年朝尸如生而求尸不獲或見一丈夫衣黃半臂舉手障面金陵新志曰及發瘞如所見清異錄曰陳喬食蒸豚而風味不淡

陳起蘄州人性剛硬尤惡妖異昇元中以進士起家為黃梅令時縣境獨木邨有妖人諸音佑作一挾左道

自言數世不食肉能使富者貧貧者富里民稍稍從之初有徒數十人積數年從者至數百男女無別號曰忍辱馬書曰生子夜行晝伏取資於盜相與倡言佑有神術能升虛空入水火州縣亦憚之不敢問起到官馬書曰先起僑新春邑人畢贊佑獨偃蹇不至起乃按戶籍取佑為里正不服慢言曰吾且斷令頭起告巡檢使周鄴出兵捕佑等獲之不能神皆就縛搜其家得乘輿服器遂斬之鄴欲宥其婦女童稚起曰此皆瀆亂人倫不可使遺種乃併斬之起由是知名官至監察御史卒

南注十四

六

殿侍講頃之以虞部郎中致仕還山金陵受圍閒道召還入後殿講否卦後主思得奇士能使兵閒者張洎薦惟簡可以譚笑和解乃授給事中副徐鉉使宋後主手疏言惟簡託志妙門存心道典伴臣修養不預公途蓋為之聲價冀動朝聽比至太祖召見詰責鉉猶懇奏不已惟簡違恐反言曰臣本野人未嘗仕宦李煜強遣未嘗預聞使指願棲終南山以求靈藥太祖許之金陵平命為國子周易博士判監事或謂曰終南之言不酬且得罪惟簡不得已上表求解官以遂初志改虞部郎中致仕授其子繕京兆鄠縣主簿使就養宋史繕後舉進士至都官員外郎太平興國中復表求仕授太常博士還水部員外史

太平興國中惟簡自終南至關下求入見有司以致事官非有詔召無求對之制乃歲餘復上表自求用卒

南注十四

七

南唐書注卷十四

南唐書注 卷一五

南唐書注卷十五

宋陸游撰

祥符周在浚雪客注

鄭李二劉江汪郭伍劉李盧朱王魏列傳第十二

鄭彥華福州人按閩人徐勣南唐進事序曰彥華少隸

節度使李弘義帳下常射殺乳虎以勇聞元宗出師攻

福州大將王崇文遣卒李興登樓車罵弘義弘義不勝

憤募生得興者彥華請行夜縋出城外伏濠旁與猶慢

罵不已彥華操長鉤鉤得興挾以登城城上皆鼓譟弘

義得興而甘心焉崇文不能下城遂去歲餘劍州刺史

陳誨以水軍來攻彥華適出屯侯官以所部降誨誨與

語奇之署軍校周師攻淮南彥華大小百餘戰身被五

十餘創累遷至鎮海軍節度使加同平章事宋師自采

石作浮梁渡江後主命彥華督舟師萬人又遣別將杜

貞率步兵萬人同逆戰後主親遣行戒之曰水陸兩軍

相表裏則吾事濟矣比與宋師遇貞以所部力戰彥華

擁兵不救貞敗而潰金陵聞之喪氣遂閉壘自守以至

國破亦不能正彥華之罪矣彥華入宋為右千牛衛將

軍太宗征太原及幽州用彥華為將無功猶歷諸衛將

軍至左千牛衛大將軍卒年七十三子文寶初仕後主

以文學選為清源公仲寓掌書記遷校書郎國亡歸宋

故臣皆許錄用文寶獨不自言唐餘紀傳曰以是驕

主以環衛奉朝請不納客謁文寶乃被蓑荷笠作漁者

南注十五

嘉業堂校刊

四八三

蕭其熟西事可備駢策因復任陝西轉運使當出下後
 密戒令邊事與僚屬計議勿得過陝西轉運使當出下後
 有言其張皇者詔從京西以宋台符代之景德元年冬
 契丹犯邊又徙河東文寶安輯所部募鄉兵張曼備又
 領蕃漢兵赴河北手詔褒論未幾復募京西契丹諸和
 文寶陳經久之策上嘉之三年召還未至遇疾表求藩
 郡散秩詔聽不除其籍以奉養以其子祥符初改官於
 陵員外郎車駕祠汾陰還文寶不其養大中祥符初改官於
 疾除忠武軍行軍司馬文寶不其養大中祥符初改官於
 六年卒年六十一文寶不其養大中祥符初改官於
 西邊參預兵計心文寶不其養大中祥符初改官於
 屬吏至多而書工鼓琴也往年識不足以前官歸襄城以
 能為詩善篆書工鼓琴也往年識不足以前官歸襄城以
 江表志三卷南唐近事一卷湘山野錄日鄭工部文
 寶度西事鄭前後自環慶親部武朝延患之詔鄭便宜
 靈武者十二次前西隴右語皆通曉鄭心知靈武不可守
 故遣大將史傳作河西隴右語皆通曉鄭心知靈武不可守
 方遺百姓積石廢壘築為清遠軍三過柳州藍山令王
 趙援兵方至環州靈武果沒遂班師而李順棟蜀隴
 趙包聚徒數千附之鄭知必趨棧以進分兵夜襲斬其
 魁飛餘黨下峽數百里一夕擒之舉如神終方復宗終
 怒藍山任滿更移枝江京二縣之舉如神終方復宗終
 又日鄭仲賢善詩可參其二全見之開子收之最多歸省
 所采者非警絕蓋歐公未全見之開子收之最多歸省
 小篆嘗於文而示於大鄭子學不出中一楊大年及若
 策可兼耳又學於清風今則無吾篋中蓄琴楊大年及若
 賢彈琴恐古有琴於今則無吾篋中蓄琴楊大年及若
 泉者乃江古有琴於今則無吾篋中蓄琴楊大年及若
 之為我於龍池題數字於所實本欲攜琴下託君贈
 卷七面仲賢於龍池題數字於所實本欲攜琴下託君贈
 其過表山及題詩於野堂為吳秋雲修所贈文諸作
 不傳按山詩云秋陰漠漠秋雲修所贈文諸作
 帝子西飛仙嘯遠不知何處夜吹簫綠野堂有句云
 水暖西飛仙嘯遠不知何處夜吹簫綠野堂有句云
 楚形而詢故主晦逆而深桃朝視夫路人目若朝文寶
 上省閣釋褐是宋舉子非唐故臣也故子義其行而異

南注十五

四

其傳云按文寶所著有江表志南唐近事二書傳於世
 其江表志序曰江表志者有國之時朝章國典燦然可
 觀職始編輯昇元以來筆為不事將成一家之言書未成遠
 當職始編輯昇元以來筆為不事將成一家之言書未成遠
 疾命湯文寶撰成三卷方國志則不足比通序則有餘耳
 筆削之際不無高下當時好十卷事多遺落無年可編
 所及編成三卷方國志則不足比通序則有餘耳
 亡以候烈祖元庚戌歲二月二十三日南唐近事序
 日南唐烈祖元庚戌歲二月二十三日南唐近事序
 春終開寶乙亥之冬君臣用舍朝廷儒儒常嗜學耳目
 籍及志於乙亥之冬君臣用舍朝廷儒儒常嗜學耳目
 所及志於乙亥之冬君臣用舍朝廷儒儒常嗜學耳目
 子無或陋焉太平興國二年歲次丁丑夏五月一日江
 表鄭文寶序更不傳
 李貽業馬書作夷親也必求宗姓之賢者朝正
 之名臣為之表侯序其昭穆今我命時推舊章某官
 貽業學以潤身文以行禮貞以幹蠱直以事君有一於
 此是嘉尚矧備四者非所請名賢乎今朕嗣續丕基
 敷遵慶澤是用選於掌樂為我司屬使吾宗室有信厚
 之風非貽業而誰勉故唐時平章事蔚唐書曰李蔚字
 修厥官無多訓可故唐時平章事蔚唐書曰李蔚字
 舉進士書判拔萃皆中拜監察御史擢尚書右丞諡
 宗或存元常飯萬福所中自為贊頌帝不聽但引禮
 仁傑存元常飯萬福所中自為贊頌帝不聽但引禮
 還民詣闕請留詔許太常卿出為宣武節度使徒淮南代
 中書門下平章事罷為東都留守河東亂殺其帥崔季
 政為人所懷拜河東節度使同平章事至鎮三日卒從
 孫父戴唐末第進士奔吳為起居郎唐餘紀傳曰貽業
 事烈祖至翰林學士烈祖宴駕大臣欲奉宋后臨朝命
 中書侍郎孫忌草遺制昭陽李清日按宋后傳云孫忌
 諱奉后臨朝此云大臣欲之意也貽業獨奮曰此姦人所
 為大行常謂婦人預政亂之本也安肯自為此姦人所
 業言曰嗣君春秋已長明德若果宣行貽業當對百官
 若果宣行貽業當對百官

南注十五

五

裂之會宋后亦不許議乃寢元宗誦貽業曰疾風知勁
草於卿見之保大中以兵部侍郎唐餘紀傳曰保大卒
諡曰簡初戴為人簡率無威儀貽業又甚於父平居頽
然不言是非國有大議必首斷之尤好飲酒常折簡招
親友曰今夕佳月能相過乎比客集貽業已大醉指酒
壺曰本用相待酒興忽來自倒之矣其疏豁大抵如此
劉崇俊字德修楚州山陽人祖金以功臣為濠州刺史
有威名金卒子仁規繼任為政苛虐及卒崇俊繼之盡
反仁規之政人懷其惠數年漸專恣不法多蓄不逞使
過淮剽掠美女良馬自奉元宗升濠州為定遠軍因拜
崇俊節度使以其子節尚大寧公主然亦惡其為人會

南注十五

六

壽州姚景卒崇俊厚賂權貴求兼領壽州元宗陽若不
解命移鎮壽州而遣楚州刺史劉彥貞馳入濠州代之
崇俊自悼失計頗革心循法度未幾得疾卒年四十諡
曰威徐鉉大唐故臣時疏通功臣清淮軍節度使壽州諸
軍事壽州刺史御使特進檢校太傅都督壽州諸
公神道碑曰夫郊圻內理牧萬民者是日諸侯夷狄
外攘守四其推猛十然則安危異任文武殊塗故
天下方爭韓彭英吳橫難戈而震耀羣生待理與黃
賈擁卓蓋以從容及夫昭格而震耀羣生待理與黃
代有人焉若乃總容及夫昭格而震耀羣生待理與黃
將之崇崇德計功下是觀全謀羣於奕流光受社齊
公諱崇俊字德修功下是觀全謀羣於奕流光受社齊
千齡侯伯之封沛澤人也岳峻洪基高祖升調補美
鼎甲以時衡刻像圖形誓山河而瘞國史家牒紫卷
可謂水之師聖運中微羣方暫擾陽山召公勤王問
之眾僭號仲家隗焉據隴石之圖生論西伯勤王問

南注十五

七

吳太祖始定揚州賜服專征昭皇帝遂加殊禮於揚
旌北討遷寇迹於淮首開上西封謀守臣於請命於
政將期十萬之行不登未幾而殞長山羣盜畏公西
已故前營願從班復命烈考兩獲當符不還公西
誓卒龍門之託故復城以無戰而獲當符不還公西
居最先零委質充國以壯無由獲當符不還公西
中時庸錫美建清軍以壯無由獲當符不還公西
德光幽崇俊而鼓譟推孝友部曲非家禮終人思
則文曰崇俊舉職子推友部曲非家禮終人思
乃祖金長舉職子推友部曲非家禮終人思
政經往裁汝思無廢乃考仁規公街刺奉詔命命
之理也武開洛邑再遷以光前街刺奉詔命命
期黃武徒奔始牙三分之郊使犬牙復之地常錫
縱橫車徒走始牙三分之郊使犬牙復之地常錫
暇四懷之街遠公理也寇皆遠逐民故禁賦里息
從四懷之街遠公理也寇皆遠逐民故禁賦里息
以富之端必在於務本也故使民以實時地之利
以富之端必在於務本也故使民以實時地之利

熟之相游自遷班再易之田兼竹與木而為邊亭不
可而忘武備也故遠斥候隱然為兵馬之具
苦也故武備也故遠斥候隱然為兵馬之具
言也故武備也故遠斥候隱然為兵馬之具
政也故武備也故遠斥候隱然為兵馬之具
冠也故武備也故遠斥候隱然為兵馬之具
上也故武備也故遠斥候隱然為兵馬之具
之也故武備也故遠斥候隱然為兵馬之具
春也故武備也故遠斥候隱然為兵馬之具
符也故武備也故遠斥候隱然為兵馬之具
降也故武備也故遠斥候隱然為兵馬之具
七年也故武備也故遠斥候隱然為兵馬之具
以公也故武備也故遠斥候隱然為兵馬之具
家也故武備也故遠斥候隱然為兵馬之具
御也故武備也故遠斥候隱然為兵馬之具
忠也故武備也故遠斥候隱然為兵馬之具
電也故武備也故遠斥候隱然為兵馬之具
春也故武備也故遠斥候隱然為兵馬之具
黃也故武備也故遠斥候隱然為兵馬之具

塘同謀上告郡縣按捕得其跡盡誅之建寧志曰江
為建陽人少遊學於處士陳既居白鹿洞二日
年與同邑吟登蕭寺禱之同醉倚著名屢擊不第嘗題自
鹿洞有云吟此詩者大是貴族遂為時所稱今靖安
寺即其故居也楊徽之有廢宅寒時水荒宿草
燁山形圖澤國秋色露人家之句故也
代史補曰福州王氏國亂為故人所任
及將奔江州至建州所擒仍於囊中所得與
吾人未出境邊吏所擒仍於囊中所得與
傷之與此不暇賦一篇可矣乃宿筆為詩曰
舟萬里來醉鄉忽書日餘吟兩岸柳
花作恨媒盛傳於時附馬書吟兩岸柳
吟詩頗有都官員外郎鄭谷避亂歸
李詩動為鄭武王鄭谷避亂歸
以笑曰子夜坐句云多灰雜蒼虬跡
十

南注十五

香非船上作而何坐皆大笑唐張祐金山寺題詠
歸載江心寺魚龍是四鄰樓臺懸倒影鐘聲隔
山戴僧定驚濤佛身誰題詠處更無人
橋妨絕唱有詩百篇行於世烈詠處更無人
號為絕唱有詩百篇行於世烈詠處更無人
孟買世居嶺南詩陽人少好學周宗征南幸
陵不伐有樂樹多移何有主集貫前日賦元
云不伐有樂樹多移何有主集貫前日賦元
叛人非懼強弱有巢無主集貫前日賦元
他鄉應不免矣遂釋有巢無主集貫前日賦元
湖湘人應不免矣遂釋有巢無主集貫前日賦元
李若虛上少孤力學釋有巢無主集貫前日賦元
之若虛上少孤力學釋有巢無主集貫前日賦元
春擢進士第未幾策于亂警數以自命終
事亦不顯及第未幾策于亂警數以自命終
貨亦不顯及第未幾策于亂警數以自命終
資亦不顯及第未幾策于亂警數以自命終
五南子後主以詩道之有昔林國豐城開
羣玉峰句後主以詩道之有昔林國豐城開
卒年八旬後主以詩道之有昔林國豐城開
廬山學士資年見詩道之有昔林國豐城開
房生亦得此聯遂交爭之助教不能解於江
各以

南注十五

全篇意格定之而歸唐為勝後主時授祕書省
為吉州民此歸生也彭會友善皆州戶羅穎
指歸唐涉與里人彭會友善皆州戶羅穎
昌人舉進士第漢高祖廟題詩宋師來伐
再應鄉舉下第道經漢高祖廟題詩宋師來伐
庭口陳大度可憐各得陽侯少穎題詩宋師來伐
刑鼎賦儒術之言掖而去司以穎題詩宋師來伐
第賦儒術之言掖而去司以穎題詩宋師來伐
出江之筆仁國名是夜夢為僧喜儒學長
遊江之筆仁國名是夜夢為僧喜儒學長
江之筆仁國名是夜夢為僧喜儒學長
傑造於執政者易儒服至雪陵衣向德誠
傑造於執政者易儒服至雪陵衣向德誠
陰造於執政者易儒服至雪陵衣向德誠
日亦對中皆大驚後主問左右曰
仁傑對中皆大驚後主問左右曰
出亦對中皆大驚後主問左右曰
素儉門無私量屯田仍仁傑所授
少儉門無私量屯田仍仁傑所授
寧有晚年彌苦其志嘗以詩召名流吟
寧有晚年彌苦其志嘗以詩召名流吟

仁傑亦卒邵拙宣城人孤峭不撓博通經史飲
至百蓋偶沈三絕飲雖孫適為日推茶漿而飲
宋應制有司以三百卷未召而卒將哀其苦
子書史或議其詩有萬國於未得元龜廬
名位不達或議其詩有萬國於未得元龜廬
斯有矣才常候報邑宰欲窮其受藝後因
少命珠之元為報邑宰欲窮其受藝後因
珠命珠之元為報邑宰欲窮其受藝後因
瓜捕明害親之元為報邑宰欲窮其受藝後因
追捕明害親之元為報邑宰欲窮其受藝後因
日為子娶親之元為報邑宰欲窮其受藝後因
試之元為報邑宰欲窮其受藝後因
文體元為報邑宰欲窮其受藝後因
道兩院副使刻為誰復命日祭入盡設而
授文體元為報邑宰欲窮其受藝後因
報兩院副使刻為誰復命日祭入盡設而
門讀書怨詞三娶其朝夫聞於金陵免婦
故讀書怨詞三娶其朝夫聞於金陵免婦
招讀書怨詞三娶其朝夫聞於金陵免婦
取讀書怨詞三娶其朝夫聞於金陵免婦

失省母之署諸衛巡官元宗與壽王景遂交辟置門下告
歸妻日此男事非婦人能知授大理司直伯叔田歙歸
愈日何彬怒因自誓曰吾不歸令於君有朝直省日服
桑建康以前官出宰禾川前令觀顏去為政廉平鄉里
詣化秋滿邑人詣郡乞留連任七考累遷尚書郎卒官
率正旭字孟陽宣城農家子弱冠始讀書學為詞章隨
計金陵凡七舉而曳白者六七始自願彌篤秋將選
寡嫂劉氏問行期旭以匱乏告劉曰苟濟榮望雖孤兒
可鬻德厚載物賦名第一釋褐歸鄉而家猶舉明春
試暨郡吏改署里名乃知上第及金陵平人猶疑其未
鎮能為賦者乎對曰江蘇賦適為第一蒙正名問於宋
非取去謂為古者乃並世耶因取所集旭初著文多為
人衡州旭嘗自書獲舊本賦蒙正為資朋與極極登天
賦得州唐後主禮陳元春人與兄保極極登天
主俱以才名後主禮陳元春人與兄保極極登天
尚書左司員外諸詞美其含華葆光握蛇吐鳳

南注十五

三

汪台符歛人能屬文馬書云通古烈祖初嘗上書論事
合旨馬書曰台符上書陳民為務烈祖善之宋齊工頗抑
之台符貽齊工書謂其疾己才馬書曰齊工始字超回
齊大聖為名超亞聖稱齊工大怒密使人誘台符乘舟
字齊工大漸改字子嵩齊工大怒密使人誘台符乘舟
痛飲沈之石頭蚶磯下馬書曰昇元中限民田物畜
定制又使民入米請鹽貨鬻有征稅舟行有均輸以爲
符言乃南野史曰宋齊工鎮南昌口有故識設言致
棄市朝乃十國春秋曰毀辱先皇諱昌口有故識設言致
見天辭奇兵戰送居鄉里教復初台符為陶雅幕客已而
不文辭奇兵戰送居鄉里教復初台符為陶雅幕客已而
不降聖人不得生玉石一不賢思一血則神人不起
公矯一進退存亡者越公得之矣隋無主羣雄率反側
之源歸一鳴聲著千古提公得之矣隋無主羣雄率反側
離亂保據州郡靜鎮一隅以待年高祖下制日江華往因

誠宜從衰龍授以方牧可使持節宣抗陸葵等六
州諸軍事感天人也知已瞻玉詞言懷龍劍一沈死而不
朽貞觀二年三年在歷之西大厥十年刺史薛邕即於烏
老峰元和三年刺史吳公固始克荷其應復修棟宇迄今廟
東陽公景英英公固始克荷其應復修棟宇迄今廟
中陽公景英英公固始克荷其應復修棟宇迄今廟
未嘗公於時死於國功宣化則祭之其餘不苦勞民惟
秋梁公按察江推於國功宣化則祭之其餘不苦勞民惟
干戈以不淫社稷越公欲蓋而彰雖焚不可得矣且湯不
乾堯不淫社稷越公欲蓋而彰雖焚不可得矣且湯不
其時開有下顯聖人之政唐歷十有九帝二百八十年
南九郡統我馬羣分我君憂苛無將奔命宜池濠壽餘
和九郡統我馬羣分我君憂苛無將奔命宜池濠壽餘
企望六郡直一慰木城之危仁義禮樂歸之莊嚴一
之裔命召陽之吏祖能神主成務遺民金石者也不直
論政矣龍集壬戌十二月十日有一日謹記

南注十五

三

中獻所著治書馬書曰其先為廬陵禾川人父鵬保大
鍾傳與僧通法大聖人皆以爲免會宋齊工得罪鵬生
貴免官卒昭慶博通經史擬玄經作唐書春秋三十卷
著治書五十五篇昭慶博通經史擬玄經作唐書春秋三十卷
平復上書曰昭慶博通經史擬玄經作唐書春秋三十卷
餘摘裂章句補綴難盡臣自少聖旨以爲因得昭慶對
補楊子尉辭不受與馬書曰昭慶博通經史擬玄經作唐書春秋三十卷
後主時復獻經國治民論馬書曰昭慶博通經史擬玄經作唐書春秋三十卷
石隱要書備禁之處及東海隅之擢著作郎時方臣宋凡
歲慶賀貢方物賤表及廷勞宴餞之辭率命昭慶爲之
一日方晨起造朝暴卒馬書曰昭慶博通經史擬玄經作唐書春秋三十卷
之由是有隙昭慶之居與客將李師義鄰而師義與錯
姻錯因令師義召昭慶飲酒昭慶飲之疑
入朝及階而仆扶出遂卒昭慶所獻治書內有禁絕三
篇多天文孫吳之術及經國論等皆行於世唯唐春秋

為鉉錯所匿時又有何誨善唐書言十五卷亦為當世所稱

伍喬廬江人居廬山國學數年馬書曰性嗜學以淮人

廬山國學力於學詩調寒苦每有瘦童羸馬之歎日喬

苦節自勵一夕見人掌自屬際入中有讀山中浮屠夢仰視見一

易二字喬取易讀之探索精微大星芒色甚異旁有人指曰此伍喬星也既覺訪得喬

乃傾資奉之使入金陵舉進士及試畫八卦齋後望鍾

山詩故事中選者主司必延之升堂置酒時宋貞觀首

就坐張洎續至主司覽其文揖貞觀南坐引洎坐西酒

至數行喬始上卷主司歎其傑作乃徒貞觀處席北洎

處席南以喬居賓席及覆考榜出喬果首洎貞觀次之

時稱主司精於衡鑑元宗愛喬程文命勒石為永式仕

南注十五

西

至考功員外卒有集卷行世

蕭儼廬陵人幼舉童子中其科稍長命為祕書省正字

烈祖初歷大理司自刑部郎中徐鉉水部郎中判刑部

制曰勅某官蕭儼夫王者之為政也任能舉直理刑懲

功如斯而已今秋官卿佐皆關爾嚴實專其司定法祭

情深也方將圖效適屬均恩是於朝靡私厥躬何其愛朕

傳深也方將圖效適屬均恩是於朝靡私厥躬何其愛朕

行決獄以竟開子龍章爾其念哉無易乃心無回乃以平

恕稱南唐近事曰昇元格盜物直三緡者處極法廬陵

十千疑為鄉落有豪民雨齊元格盜物直三緡者處極法廬陵

命絕筆蕭儼於市矣長吏聞於朝人新潔衾服資直不下數

北起至夕焚香冥禱願降赦免於朝人新潔衾服資直不下數

為牛徵猶未消清遂救貧民而儼獲大用乃烈祖晚

年服金石藥多暴怒近臣數被譴罰宣徽副使陳覺不

自安稱疾在告者數月及聞遺詔即以其日造朝儼劾

奏覺傾耳私室以幸禍變宜重置於法不報烈祖輔火

設法禁以良人為賤至是馮延巳延魯欲廣置妓妾輒

矯遺制託稱民貧許賣子女儼駁曰昔延魯為東都判

官已有此請大行以訪臣臣對曰陛下納麓之初出庫

金贖民孰不歸心今寶運中興人仰德澤奈何欲使鬻

子資豪家役使乎大行以臣言為然將罪延魯臣曰此

但智淺識陋耳非有他也罪之且塞言路大行乃斜封

其奏抹三筆持入宮願求之宮中既而果得留中章奏

千餘皆斜封有一抹至三抹者遂得延魯奏然大臣方

豪侈相尚利於廣聲色因其謂遺制已宣行不當追改

南注十五

五

遂已元宗初以國讓景遂擊下持不可乃以景遂為諸

道兵馬元帥景遂副之宣告國中以兄弟相傳之意儼

極諫謂殷夏以來天下為家父子相傳不易之典也景

遂景達亦固讓然元宗意愈確不聽江文蔚韓熙載典

太常禮儀議烈祖稱宗儼獨建言帝王已失之已得之

謂之反正非已失之自己復之謂之中興中興之君廟

宜稱祖先帝興已墜之業不應屈而稱宗文蔚亦以儼

議為當遂用之以昭陽李清曰按韓兵部雜錄保大二年

元宗終欲傳位景遂下詔命總庶政惟樞密使魏岑查

文徵許奏事餘非特召不得對儼上疏力爭會宋齊正

貫崇皆以為不可遂收所下詔後元宗於宮中作大樓

召近臣入觀皆歎其宏麗儼獨曰比景陽但少一井耳
唐餘紀傳曰儼獨大言曰景陽樓下無井 元宗怒貶舒州
中主詢其說對曰此不及景陽樓日 副使孫忌為觀察使遣州兵給儼實防衛之儼謂忌曰
僕以言獲罪耳願命之日君持異議幾危社稷君之罪

豈不重於僕乎反見防何也忌慚即撤去俄召還
大理卿兼給事中因斷獄失入用事者欲誅之賴宰相
馮延巳固爭以為赦前失入罪不當死遂貶南昌令因
歸葬廬陵中素稱老姻舊語笑雅穆復復故官 後

主初嗣位數與嬖倖弈棋儼入見作色投局於地後主
大駭詰之曰汝欲效魏徵耶儼曰臣非魏徵則陛下亦

非太宗矣 江表志曰儼宜為監察御史居韓熙載門下
議者疑儼直上言宜無以自明乃上章雪熙載後主
曰爾不是魏徵頻好直言宜曰臣非魏徵陛下亦非太

宗與此 後主為罷奔國亡儼以老病歸鄉里杜門數年
卒年七十餘 馬書曰儼秉身方直彈奏不阿百官貴戚
郡言辭舛錯郡倖不知其疾詰之曰江南用

汝為正卿不亡何待卒年七十至無一金

劉承勳失其鄉里以善心計事烈祖為糧料判官遷德

昌宮使德昌宮者內帑別藏也 儒林公議曰馬亮尚書
地禾數百斤備備供帳其地乃唐德昌宮所遺鎔華之

其可自吳建國有江淮之地比他國最富饒山澤之利
歲入不貲烈祖勵以節儉一金不妄用其積如山太子

嘗欲一杉木作版障有司以聞烈祖書奏後曰杉木不

乏但欲作戰艦以竹代可也 南唐近事曰昇元初許文

帛盡重載而去惟蔣廷珩獨持一縑還家 然德昌宮簿

餘無所取士君子以是多之終尚書郎

南注十五

南注十五

南注十五

南注十五

煩委無由句校承勳獨任其事盜用無算保大後貢奉
事興倉猝取辦愈得為姦利 唐餘紀傳曰承勳請封
僕逾百人後房曳 畜妓樂數十百人每置一妓價數十
萬教以藝又費數十萬而服飾珠犀金翠稱之又厚以
寶貨賂遺權要故終無發其罪者 唐餘紀傳曰保大末
至德錄錢贖國帑民絹充貢 宋太祖平荆湖詔江南具
咸斥承勳為盜臣之罪云 舟漕其米入京師承勳狡黠計後主終不能有國欲預
結宋為異時計乃請行督巨艦自長沙抵迎鑿干枕相
銜太祖覺其意而惡之及國亡承勳歸米首陳清米事
太祖曰此汝主勤王耳汝安得有勞叱出特命勿效用
久客無資裸袒乞食不勝凍餓死 南唐近事曰承勳善

仕富於資產性鄙屑則聖林池未嘗暫遊既不嗜學又
杜絕賓客惟自倚一鐵理小國成哇以珍珠之餘類若
種蔬狀布土壤開記類傍拾周而復始以此為樂 南
唐近事曰鄧亞文高安鄉野之人也烈祖時自尚書郎
拜青陽令升鄧就乘而食自謂尊顯極語兒子謂曰
當思為吾自致煙得吾為百里之長豈敢與飯後接
筆皆吾藉古之力也 南唐近事曰王魯為當塗宰願
以資產為務會部民連 訴主簿貪賄於縣令魯乃判曰
汝難打草吾已蚊蠅
為好事者口貴焉
李元清濠州人徙金陵 馬書曰周世宗征淮南其父聚
與官軍同守濠州水寨周人驥駁為先 趨健善走能
鋒人驚駭不戰潰元清渡江居建業
及奔馬常步入梁宋刺事後主時以吉州永新與湖南
鄰命元清為承新制置使每數月一託疾不坐衙輒微
服入湖南境人無知者故敵人動息皆知累年邊障晏
然 馬書曰先是夏賦準貢見諸民苦之元清奏請納帛
一匹折錢一千以為定制常以便宜科率民無怨望

總諸科物十餘萬數清 國亡入宋元清不欲仕二國偽
 稱失明召驗之揮刃將及頸而目不瞬乃放歸濠州卒
 又何溥字令通袁州宜春人天資穎異氣善地理
 家言元宗問其買累起之因上言天經地義之實權
 國子祭酒保大中鄒廷用皇陵於牛頭山溥言不利
 極表諫諍許旨滿休寧令溥之邑即改縣基吳王墓後
 倚松蘿山前名真武下壇形未幾小地縣東南開居焉
 舍前以石按太極八卦諸圖不國亡溥時披襟嘯傲
 其間以爲常後主時復徵不起國亡溥時披襟嘯傲
 芙蓉山削髮爲頭陀禮昭禪師別號真經又號紫霞山
 人溥雖假迹神門絕不談釋語每誦道經必歎曰眞
 聖人也孔子豈欺我哉山是專修長生煉化之術未天
 人初以火解所著論氣正訣一卷傳世又謝銓會稽
 人仕元宗朝父子官銀青光祿大夫金吾大將軍國亡
 居守義不辱挈家遁
 居祁門士論高之

盧鄧金陵人工屬文有勇力好吹鐵笛後主時命韓德
 霸爲都城烽火使警察非常怙權暴橫國人望其前驅

南注十五

六

莫不奔避鄧遇之調笛自若德霸叱左右捕執鄧奮臂
 擊十餘人皆顛躓乃直前碎德霸墜馬歐之敗面傷目
 馬書曰德霸常無賴輩口唇巡警諸科士人微犯禁
 往往羅獲拏會德霸出鄧調笛不輟使數卒捕鄧奮
 腹博之卒不能屈鄧遂去後與黃夢錫等自國子監出
 遇德霸不避其呵導德霸等語曰汝等乞輩殊不知憲
 制敢無禮耶因叱左右收鄧等語曰德霸入詠後主叱
 爭投瓦石擊走其導從歐德霸傷目德霸入詠後主叱
 之出頗近侍笑曰我帥遇一措大不能自全面目尚敢
 訴耶 馬書後主曰國子監先帝教育賢才之地孤亦賴
 此輩共治汝圖監前必越分陵士耳宜其見歐
 遂罷職後鄧舉進士試王度如金玉賦擢第一徐鉉娶
 鄧妹嘗受後主命撰文累日未就鄧曰當試爲君抒思
 適庭下有石千夫不得舉鄧戲取弄之有頃紫酒頓飲
 數升復弄如初忽顧筆吏口占使書不鼠易一字鉉服

南注十五

九

其工後主亦以爲道俊可愛 馬書後主謂鉉曰語勢
 知名是 國亡歸宋知金州卒 馬書曰累遷南
 朱弼字君佐建州人舉明經第一授國子助教知廬山
 國學盧絳蒯鼈諸葛濤飲博不逞患苦諸生學官依違
 無敢問者及弼至一切繩以禮法每升堂講說座下肅
 然 馬書曰時生徒環立問辯絳起應聲解說雖題非
 絳等亦媿服引去生徒自四方來者數倍平時 馬書曰
 足時謂 國亡補宋衡山縣主簿 每俸給不充則虛
 子先生 國亡補宋衡山縣主簿 每俸給不充則虛
 度日 妻 崇峻有終老志 秩滿求爲南嶽廟令卒 馬書
 出見 衡嶽然衣衾棺殮皆資故人 又論曰嗚呼學校
 卒四 國家之矩範也唐末大亂干戈相尋而橋門壁水
 爲茂 草馴至五代儒風不競南唐跨江淮鳩集典墳
 特置 學宮 漢秦淮開國子監復有廬山國學其徒各不
 下數百所統州縣往往有學方是時廢君如吳越兄弟
 如南 漢 魏 晉 齊 梁 陳 隋 唐 宋 元 明 清 各代
 官 訓 教 君 臣 賢 不 肖 之 別 亦 好 儒 之 教 也 宋 初 廢 之
 陵 秩 秩 完 具 與 諸 國 本 分 不 類 昔 韓 宣 子 適 魯 人 院 禮 校 精 審
 且 周 之 典 禮 固 非 魯 可 存 而 魯 果 能 存 其 禮 亦 周 禮 所 在
 矣 南 唐 之 典 禮 固 非 魯 可 存 而 魯 果 能 存 其 禮 亦 周 禮 所 在
 祖 初 建 學 校 典 籍 多 異 此 求 諸 魯 崇 範 廬 陵 人 喜 讀 書 烈
 世 藏 於 家 刺 史 賈 誼 多 異 此 求 諸 魯 崇 範 廬 陵 人 喜 讀 書 烈
 崇 範 笑 曰 賈 誼 多 異 此 求 諸 魯 崇 範 廬 陵 人 喜 讀 書 烈
 非 善 肆 可 估 直 以 天 下 公 器 取 諸 魯 崇 範 廬 陵 人 喜 讀 書 烈
 生 羞 不 然 何 以 見 高 義 耶 會 皓 謝 曰 俗 吏 治 國 以 己 稽 慎
 時 錫 資 非 大 優 與 拜 而 弗 取 悉 班 廉 儉 惟 崇 範 食 月 俸 其 餘 四
 貧 者 元 宗 卽 位 尤 重 之 除 東 宮 使 卒 於 任
 王 興 合 觀 人 少 與 兄 紹 俱 事 吳 武 王 興 初 爲 小 校 從 周
 本 攻 危 全 諷 臨 戰 本 視 賊 水 柵 部 分 諸 將 指 旁 山 頭 一
 小 營 謂 興 曰 爾 往 爲 我 取 彼 輿 唯 唯 色 不 欲 行 本 曰 爾

憚往即與曰公必不以與為不武請得此柵破之捨而趨彼何為本大喜曰爾亦知此為必爭之地耶吾本自行今為爾功勞遣之與乘輕舟襲破其前鋒遂排柵入諸軍繼進賊大潰積功遷至諸軍都虞候烈祖輔吳以腹心所寄進控鶴都虞候資治通鑑與為控鶴都虞候在與求罷郡後馬書曰讓皇之世祿去公室掌禁持重有謀甚見倚任久乃出為光州刺史初與兄子為海州刺史叛附梁資治通鑑曰歸都指揮使王傳拯有威名得士心值團練使陳宣徽帥其眾五千奔後唐知詰曰是吾過也免其妻子傳拯使箱之子也聞與在光山遣開使通問與執歸金陵因求罷郡入為左宣威統軍歷鎮海節度留後金吾衛大

南注十五

子

將軍武昌節度使與監軍甄廷堅不相得會廷堅被誣告有貳志烈祖遣使械廷堅屬吏未至與刺知之密告廷堅因為謀曰今獨可即日乘輕舟歸關待罪毋與中使遇廷堅懼不暇為他謀即從其計至金陵遇赦且以先自歸得免人推其長者元宗嗣位加同平章事保大二年卒年七十四與少從軍攻潤州為巨弩所射中右耳矢自左耳出又中旁一人猶立死與扶歸營臥百餘日復起耳至老不曠亦無癢疾攻穎州倚營門仗劍擊士卒登城城上礮石發中營門及鎧之半皆糜碎而與不傷莫不異之馬書曰初與攻潁州夜夢道士告之曰此自負終為使相

魏岑字景山鄆州須城人善誦諛學揣摩馬書曰岑篤於屬文常遊覽四方凡山川尤為宋齊正所知薦授校書郎保大中驟進至諫議大夫元宗自以唐子孫慨然欲定中原復舊都有司請行南郊禮元宗曰俟天下為一然後告謝天地岑遂與陳覺馮延巳延魯更相倡和為拓境事嘗侍燕自言臣少遊元城樂其風土陛下還長安日乞為魏博節度使元宗欣然許之岑趨下殿再拜謝侍衛皆竊笑覺延魯攻福州岑為監軍應援使三人者暗懦專恣如一軍敗唐餘紀傳曰岑為東南而應四面進攻爭功五長進退不相應岑九躁作賊自焚營壁縱兵入城為福人所殲會吳越兵至延魯與戰敗元宗初欲按軍法誅覺延魯而貸岑御史中丞江文蔚

南注十五

主

對仗彈奏請并岑誅之於是貶太子洗馬俄復還故官李守貞叛漢來乞師岑力請出兵赴救從之因以岑為沿淮巡檢使無功而還岑姦諂彌甚鍾謨李德明亦用事其趨向與岑雖異而迷國則均戶部員外郎范冲敏懷不平林大將王建封疏請盡逐之更用正人元宗怒并遣冲敏建封於死岑自謂得主眷愈無所憚唐餘紀傳曰岑遣大第亭觀踰修侍宴之次披猖無忌出為諛言怙無嫌色五鬼中壽州節度使劉彥貞以厚賂結岑為奧援岑所得不可數知遂肆言稱彥貞為將如韓自治民如龔黃其敢為誣欺如此元宗方倚以柄任會見冲敏為厲召道士上章訴天未幾卒

南唐書注卷十六

宋陸游撰

祥符周在浚雪客注

后妃諸王列傳第十三

烈祖元敬皇后宋氏小名福金父韞江夏人后幼流離

亂兵中昇州刺史王戎得后烈祖娶戎女后為媵得幸

馬書曰宋氏幼為亂兵略取義祖得之常置帳下會先

主喪正室義祖指宋氏謂先主曰是必有福今乞汝

江南野史曰先主婦卒徐溫指侍右一姬謂先主曰此

必有福自歸吾家而門戶長益不音數倍汝可歸之奉

汝箕箒按烈祖本紀云追冊故妃魏生元宗及景遷

景達王氏早卒義祖命烈祖以為繼室封廣平郡君晉

國君治內有法不妄言笑義祖殂於金陵烈祖在東都

將奔喪后密以大計諫止馬書曰先主欲往宋氏從容

諫曰移孝為忠臣子之常情

權重身危而輒罷所執何異太阿倒

持柄不在我先主大悟因寢其行烈祖為齊王封正

妃及受禪立為后從容禱贊多所弘益烈祖嘗曰吾思

已未達后已悟矣昇元末烈祖服金石藥多暴怒賴后

以免譴者甚眾及崩中書侍郎孫忌懼魏岑馮延巳延

魯以東宮舊僚用事欲稱遺詔奉后臨朝聽政后不許

曰此武后故事吾豈為之元宗即位尊為皇太后馬書

元宗朝惟勞其良苦至於治理無一保大三年十月卒

附葬承陵馬書曰諡元恭及后有姪宋

烈祖後宮种氏名時光性警慧年十六入宮列樂部中

馬書曰江西良家女江俄得幸馬書曰种氏通書計常

表志曰樂部中之宮妓得幸馬書曰种氏通書計常

宛若神仙初入宮年十六久不得幸宋后數生景遷烈

南注十五

三

南唐書注卷十五

祖以受禪後得子甚愛之種氏寵日盛烈祖性嚴整嘗大怒聲如乳虎殿門為之震動左右皆喪魂魄種氏左手持食右手進匕從容如平時烈祖怒亦解他日烈祖幸齊王宮遇王親理樂器大怒數日未解種氏負寵輒乘閒言景暹才過齊王烈祖正色曰子有過父教之常禮也若何敢爾叱下殿去誓珥幽於別宮數月命度為尼景暹愛亦弛終烈祖世獨不加封爵馬書曰烈祖祖骨醉復見元宗即位始封景暹保寧王許種氏就養於於今矣元宗即位始封景暹保寧王許種氏就養於景暹宮封王大妃江表志作宋后挾舊怨屢欲加害元宗力解之乃止追封烈祖後宮又有汝南郡君周氏見徐鉉太歲乙巳七月乙未朔某日皇帝若日昔在祖后法象天明旁求湘女式敷陰教並建內職以麗外朝故其先

南注十六

德之舉顯魂之命此愛庶尹無不及焉蓋敬終貽後之旨也若爾故汝南郡君周氏恭儉執中明智育性頃諸法相入奉先朝統統之勤夙著於形史湯沐之寵竟飾於泉屬粵于纂承祇稟茲訓家道既正國風以理仰蹈成式永懷舊人是用釐舉遺道崇名數昆吾舊宅太岳全邦申畫四封以先懿德今使某官持冊封許國大妃嗚呼復魂闕于此言無元宗光穆皇后鍾氏父大章鍾泰章合肥人為左監門衛將軍擢為州刺史已而隨周本圖蘇州本敗於皇天湯章將精兵三百為殿多樹義中人其告其侵市官備而遠久之遷壽州團練使順義中章州刺史溫召至金陵使陳彥謙三詔之皆不對或謂章何不自辨秦章曰吾在揚州十萬軍中號稱壯士焉州刺史溫召步騎不下五千苟有他志豈王檢單騎所能代乎我義不負國雖知為縣令亦行況刺史乎何為自辨以彰朝將請收秦章治罪溫不可事吳為義祖神將義祖謀誅張顯令嚴可求喻太章伏死士二十輩斬顯於府太

章許諾義祖疑其怯夜半往止之曰僕母老欲徐圖之如何大章勃然曰言已出口豈有可已之理明日遂誅顯後顯恃功頡頏烈祖疑其難制義祖曰昔吾赤族之禍閒不容髮使無大章豈有今日富貴耶奈何以薄物細故疑之乃命以太章次女配元宗即后也馬書曰義日非此子不敵此女嗣主起家自尚書昇元中封齊王郎至將相鍾氏始封縣君累加夫人昇元中封齊王元宗即位立為皇后馬書曰后少長富貴不事玩好時賜子必先諸嬪然後及中宮嗣主樂推諸弟終無間言者后勉之為多惟上起兵國步多艱后亦損常膳不舉樂後主即位為太后徐鉉上太后尊號制日門下尊嚴奉慈訓率循孝理所以化成天下引濟多艱親尊尊教之大者也况沈潛之德不顯於國風輔佐之勤光昭於王業今遺恩累洽靈鑒在天俾予小子恭踐大寶思弘任如之烈紹恢三五之基彝章盛典故忘祗奉宜南注十六

上大行國主皇以父名改稱聖尊后后寢疾後主朝夕侍側衣不解帶藥必親嘗乃進乾德三年十月卒是日兩沙於金陵後主毀瘠骨立杖而後能起哀動左右葬順陵馬書曰諡光穆江表志曰光穆順聖徐鉉百官制旨以聖尊后册禮奉命旨俟百日後上進香仰承厥命固合遵行但以前禮之大者尊奉上帝或正儀未行庶以先朝極之主禮之隆者尊奉上帝或正儀未行庶事莫敢先舉所以陛下裁膺冊禮即下制書長樂歸尊已先孝理百司承式將撰吉辰及金輪言還六宮即敘推憂典禮已屬稽遲視絲言備德慈旨在苴麻之次法極感傷然吉凶之儀本無妨礙應觀前載備考備便當相次未修禮至大况漢汗之澤普及諸侯簡冊之行退聽允臣等幸修禮至大况漢汗之澤普及諸侯簡冊之行臣光穆后諡册曰維有月日嗣國主臣某再拜稽首言臣宗政揚公議伏惟大行聖尊后姜任顯族皇英茂德

作合元聖長發祥符秉婦禮於備闡正續則於四海孝
心賦惠問川流祚政重熙尊尊於南內率循陰教若
皇六宮承利坤元之貞戒慎於外威用慈撫公族仁
懷六宮承利坤元之貞戒慎於外威用慈撫公族仁
引濟多難保祐於人極之懷不備於荒蕪惟方景福
臺告殿承樂長遠罔極之懷不備於荒蕪惟方景福
賢德之盛昭映前烈垂示無窮列辟承式弗敢失墜
奉玉冊九廟之積慶與二光穆而長存嗚呼哀哉
元宗後宮有平昌郡君孟氏昭而長存嗚呼哀哉
孟氏昭而長存嗚呼哀哉
平昌郡君孟氏昭而長存嗚呼哀哉
昔天保未定於太歲癸卯五月十日大行皇帝諸
氏代為宗德厚流光之福魯道有為三紀其政實
裔生此淑人曾祖某造父及皆以含道居貞遜世
游依漢水氣訓式未祖某造父及皆以含道居貞遜
門受職而無管北河開乃君及皆以含道居貞遜
導官教而無管北河開乃君及皆以含道居貞遜
揚觀而無管北河開乃君及皆以含道居貞遜
九御沈哀共極美珍獨繁不延幽多之期重側上宮之

南注十六

念鳴呼哀哉即以其年六月日葬於江寧縣安德鄉德
信里之原禮也青鳥既吉覆於野烈女之風盡
紀他山之石誠臣奉詔呼嗟今未敢於此舟委貞質
原松積靈駕兮仙遊惟呼嗟今未敢於此舟委貞質
哀哉靈駕兮仙遊惟呼嗟今未敢於此舟委貞質
學以教六宮是故壺則天子建內官必令德九嬪
麗盛以舉職祀禮無愆之文治絲泉以服勤宮功有
紛田之賦因開左輔無愆之文治絲泉以服勤宮功有
而命秩近正朝恩賜遊水封嗣服之初日不暇給視
有命秩近正朝恩賜遊水封嗣服之初日不暇給視
一三保大三年秋七月二日薨於別宮帝悼其幼
龍城鄉之原禮也昭容等馬郎以薨於別宮帝悼其
咸州鄉之原禮也昭容等馬郎以薨於別宮帝悼其
不其美善之選令從州縣令父彥輝海州人曾祖
御之恩金殿無奉旨式揚懿德高深自改長延
職以清風未廣流聲造車成列若華不磨蘭菊無絕
風殺節虞流聲造車成列若華不磨蘭菊無絕

後主昭惠國后周氏小字娥皇司徒宗女十九歲來歸
通書史善歌舞尤工琵琶嘗為壽元宗前元宗歎其工
以燒槽琵琶賜之謂欲材而賦之或謂因燕而存之至
於采戲奕棋靡不絕妙宋史藝文志周后有擊蒙小葉
葉子例一卷馬書曰元宗南後主嗣位立為后寵嬖
幸豫章詔音存問以令婦稱後主嗣位立為后寵嬖
專房搊為高髻織裳及首翹鬢朵之妝人皆效之清異
南之季建陽進茶油花子大小形製各別極可愛宮嬖
樓金於面皆以淡裝以此花餅施於額上時號北苑妝
常雪夜酣燕舉杯請後主起舞後主曰汝能搊為新聲
則可矣后即命賡綴譜喉無滯音筆無停思俄頃譜成
所謂邀醉舞破也又有恨來遲破亦后所製故唐盛時
霓裳羽衣最為大曲亂離之後絕不復傳后得殘譜以

南注十六

琵琶奏之馬書曰後主獨得其譜樂工曹生亦善琵琶
去注淫繁手新於是開元天寶遺音復傳於世內史舍
音清越可聽於是開元天寶遺音復傳於世內史舍
人徐鉉聞之於國工曹生鉉亦知音問曰法曲終則緩
此聲反急何也曹生曰舊譜是緩宮中有人易之非吉
徵也馬書曰歲餘周氏子母繼死後主國步浸微音之
後主以后好音律因亦耽嗜廢政事監察御史張憲切
諫賜帛三十匹以旌敢言然不為輟也未幾后臥疾已
革猶不亂馬書曰后病後主朝夕視食藥非親嘗不進
君門冒寵乘華凡十載矣女子之榮莫過親取元宗所
於此所不足者子殤身歿無以報德耳親取元宗所
賜燒槽琵琶及平時約臂玉環為後主別乃沐浴妝澤
自內含玉卒於瑤光殿馬書曰時乾德二年二十九葬

形管斯存若乃山河表德而文之以禮至其相而守
之樂以明越然遠識終古勤行孝養下自德化
知樂之明越然遠識終古勤行孝養下自德化
竟裕樓於六宮天資明惠學無不通故遺愛鍾於宸眷
載精具美實光前烈謹案論法德禮不愆容儀恭美皆
日昭慈哲遠識寬裕道愛皆日惠仰惟寶錄足表鴻猷
后謹議

後主國后周氏昭惠后妹也 馬書曰警敏有昭惠卒未
幾後主居聖尊后喪故中宮久虛 禮服待年宮中宋開
寶元年始議立后為繼室命太常博士陳致雍攷古今

沿革草具婚禮又命學士徐鉉史官潘佑參定 馬書曰
禮吉不用樂作以為今古不相沿襲周請用樂鉉案古
房樂無鐘鼓佑曲引詩竊窺漢女鐘鼓樂之則房樂宜
有鐘鼓后初見君後魏書有后先拜後起帝拜先起
以文鉉因謂夫婦人倫之本承祖宗主祭祀請答拜佑
拜又車服之制互有矛盾議久不決 文安郡公徐遊

評其異同遊多是佑議遂施用之逾月遊病殂鉉對其
不主己議戲語人曰周孔亦能為厲乎 馬書曰后將納
此及親迎觀者咸登屋至有墜瓦而斃者 后少以戚
里開入宮掖聖尊后甚愛之故立焉 祖常在禁中後主
樂府詞有刻鵠步香階手提金縷鞋之類多傳於外至
納后成禮而已翌日大醮羣臣韓熙載以下皆為詩賦
而後主被寵過於昭惠時後主於羣花間作亭五國故
中以綉金紅羅其壁以白銀釘瑤瑤而押之又以絲
細綉隔眼黏以紅羅其壁以白銀釘瑤瑤而押之又以絲
木亭子其清異錄曰李煜居長秋周氏居柔儀殿有主
香宮女其焚香之器曰把子蓮三鳳周氏居柔儀殿有主
神山五字金鳳口器曰把子蓮三鳳周氏居柔儀殿有主
後主每春時口器曰把子蓮三鳳周氏居柔儀殿有主
花勝日錦洞天 梁棟窗柱拱階砌並作雕花一叢色
紫號紫風流後主詔取數十根植於移風殿賜名蓬萊
日淺樹低唱紅倚翠太師鸞鸞寺主傳風流教法其

南注十六

八

其中國亡從後主北遷封鄭國夫人 職命歸入宮朝
每入必留內數日出封後主親弟善朝宋留不遣從
善如履 昭陽李清日按後主親弟善朝宋留不遣從
王鈺默記所載謂后事見龍衣 江南野史及得野史
與后相連後傳不載蓋緣如事 宋太平興國二年後主
殂后悲哀不自勝亦卒 云古今風流載後主時江南
不生花猶兒狗兒都死盡養得猶兒來忘卻家後蜀
要周后也猶狗兒死盡者謂盡得猶兒來忘卻家後蜀
日病則不能捕鼠謂不見丙子年也 赤瘦日病南
周則少賤以造雨傘為業其後成連 椒同後主日非
言臣急於米鹽日造二傘貨之惟連 雨連月則非我
後生富貴乃高侯提攜而起也 業後主日非我
明年富貴特以為高侯提攜而起也 業後主日非我
後主保儀黃氏江夏人父守忠事湖南馬氏為偏裨 馬

南注十六

九

難守忠死之邊編入長沙得黃氏納後宮後主見其美
選為保儀以工書札使專掌宮中書籍二周后相繼專
房故保儀雖見賞識終不得數御幸也 馬書曰黃氏服
周故時美不遺 元宗後主皆善書法元宗學羊欣
後主學柳公權 勁如寒松霜竹謂之金錯刀按後主作
大字不用筆卷帛書之皆能如意謂之金錯刀按後主作
涼寺有後主筆卷帛書之皆能如意謂之金錯刀按後主作
樂府傳於世又江南別錄後主有祭悟空禪師文後主有
又稱鍾嶸隱者皆重光日鍾嶸白蓮居士又稱鍾嶸隱者
集賢必日鍾嶸隱者皆重光日鍾嶸白蓮居士又稱鍾嶸隱者
者是與於文房物也 皆得十九購藏鍾王以來墨帖至
多保儀實掌之城將陷後主謂曰此皆先帝所買城若
不守汝即焚之無為他人得及城陷悉焚無遺 宋小史

尋加同平章事知左右軍使廢疾罷歸金陵為諸道副都統以景遂代輔政景遂病逾年卒年十九諡曰定無子初術士謂景遷貴不可言故烈祖尤愛之及是始悟術士之妄馬書曰保大初元宗改封諸弟追贈景遷楚王命江文蔚為碑葬飲馬池之陽按飲馬池即玄武湖也景遂仕吳為門下侍郎烈祖受禪封壽王純厚夷揆有士君子之操讓皇之喪景遂受命往護喪事望極哀憫觀者聳歎烈祖元宗以位讓景遂大臣固持之而止明年又命景遂總庶政已降詔會謂不可乃收所下詔久之又以為太弟凡太子官屬皆改為太弟官屬景遂固辭唐傳曰景遂不得已命終恐懼不敢受處乃取老子功成名遂身退之意自為字曰退身以

南注十六

三

見志平居好客善屬文燕集無虛日贊善大夫張易甫直喜盡言景遂嘗賦詩頗纖麗易面規之景遂敬納又嘗怒碎玉杯於座景遂亟推謝無忤色及易出使契丹景遂上言力諫以為易國士也宜夙夜納誨今使航不測之淵報聘遠夷非國之利元宗報之曰易奇士海神富畏之鈞疏立談云易富使海東景遂驚促入白上以為人海神豈敢侮之邪竟遣行景遂在東宮十三年屢乞歸藩交泰元年三月始改授天策上將軍江南西道兵馬元帥洪州大都督太尉尚書令晉王以樞密副使李徵古為鎮南節度副使佐之徵古習驕嫚至鎮專恣尤甚景遂積久不能堪欲斬之而自拘有司左右諫止

初景遂出鎮弘冀為太子資治通鑑曰弘冀為人猜忌者立弘冀嘗被譏於元宗有復立景遂意景遂在鎮亦頗忽忽多忿謀營以忤意殺都押衙袁從範子江表志曰從範從大弟子承幹為遂廢臣弘冀刺知之令親吏持醢遺宋何九讓構遂更之法弘冀刺知之令親吏持醢遺從範使毒景遂景遂擊鞠而渴索漿從範以毒漿進之暴卒年三十九馬書作三十七未斂體已潰元宗素友愛聞訃悲悼左右欲慰釋之因妄曰太弟初得疾忽語人曰上帝命我代許旌陽元宗始少解故被醢竟不知廢朝七日贈太弟諡文成王壺清話曰景遂一日朝服忽於空吾惜在須當行矣忽一日拜辭所生母無疾亡贈太傅諡文成

南注十六

三

極於焦勞七月既望雩而得雨景遂以是日生烈祖喜故小名兩師稍長神觀爽邁異他兒烈祖深器之受禪封信王烈祖欲以為嗣難於越次故不果五國故事曰景達類己欲立之時景達為成王居守東都乃密為書召入將付後事醫官吳延紹與知諸診候知其將終且召景達遂密告景時書已出秦淮門及之俄知烈祖且諸列景即位後吳延紹送為內職人罕知其由烈祖殂景遷已前死元宗稱疾固讓景遂欲以次及景達承先帝遺意既迫於羣議不得行乃立景遂為太弟景達自燕王徙封齊王為諸道兵馬元帥中書令景達孝友純至嘗從遊後苑泛舟池中元宗舟覆景達在他舟初不善泅遽躍入水負元宗出人以為精誠所感性剛正疾惡朝廷嚴憚之帝每召宗室近臣曲宴馮延巳延魯魏

岑陳覺輩憑寵笑呼旁若無人景達屢訶詰之復極諫
元宗他日宴於東宮延已媿二弟之命不出於已欲以
虛辭為德陽醉撫景達背曰爾勿亡我景達不勝忿拂
衣入奏請斬延己元宗諭解久乃已張易語景達曰股
下力未能去羣小而數面折之使懼而自謀豈易測哉
景達悟自是畏禍遇曲燕輒以疾辭保大末淮南交兵
景達以元帥督師陳覺為監軍使軍政皆決於覺景達
署贛尾而已朱元叛壽州陷皆覺為之景達亦不能詰
初出師五萬而倖死亡叛者四萬景達及覺引殘兵歸
金陵上還印綬元宗恐其無功自媿乃拜天策上將軍
浙西節度使景達不敢當要鎮力辭改撫州大都督臨

南注十六

西

川牧在鎮十餘年馬書曰景達自淮南敗績日酣後主
嗣位加太師尚書令甚尊禮之卒於鎮年四十八馬書
七十在烈祖諸子中最高壽矣贈太弟諡昭孝遺命留葬
江州廬山初景達好神仙道家之說記室徐鉉獻述仙
賦以諷行於世

景遷字宣遠烈祖初受禪以十二月一日為仁壽節景
遷以是日生故小名仁壽烈祖甚愛之母种氏得譖宋
后鞠養景遷如己出馬書曰烈祖以其母嘗請元宗嗣
位封保寧王徐鉉保寧王制曰門下昔先王聰明時憲
之重宗社攸賴友愛之美風教攸先寅奉舊章敢忘循
故我文考慈訓備隆而能踐修嘉猷惠迪前哲卓爾合
器時惟老成粵子眇冲筆當續服賴貽謀之啟後仰聖

鑿之在天向念多艱懼弗克荷是用睦睦親以佑德
班宗彝以懷萬邦錫爾以山川表爾以車服師長之任
申而寵之敦敘之恩於是乎在於戲苴侯社稷莫不
焉連華棣萼親莫不親焉履信思順可以無悔尊師重
事以多固盡愛敬以奉親顏極惠和以厚宗室勿務
墮有初有終服我訓詞永光烈烈可徐鉉封保寧王
重光先皇極樹屏藩保口王家用能乘運會昌歷世
有禮焉先皇極樹屏藩保口王家用能乘運會昌歷世
由之功昭無城關之游聽明仁智仰遵前訓孝友必
之為保期無此王音應於麟趾朕以不德稟乎丞承
爾為下民克儉於家無繼於遠再造之業與世無窮
數有邦非正者老元吉徒封信王出為虔州節度
是師無非正者老元吉徒封信王出為虔州節度
使簡易節儉虔人安其政頓令卒尉邵繼良攝令以令
成喪日張樂宴飲景遷立奏黜之每有小過掌書記孫

南注十六

五

峴苦言規正景遷大重之峴卒言及必流涕厚卹其孤
後主立進封江王徐鉉信王改封江王加中書令制曰
漢祖之隆也亦以守四方在念矧子小子弗堪多親
賴羣后共康蒸民粵有賢侯亦在諸父庸勳表德或
愛焉道升二十叔某天賦機神生知禮樂筆開朱邸則孝
敬之明地雄吏服其明庶安其教煦同風遠振况五嶺之
俗不刑國之儀增賦之澤當由庶尹至於友邦師保之
崇三司之儀增賦之澤當由庶尹至於友邦師保之
可親不勉歎敬仁嘉猷以永繁祉可加兼中書令元宗
後主皆酷好浮屠羣臣化之政事日弛景遷獨尊六經
名教排斥浮屠不少撓在鎮十一年卒年三十一馬書
二十贈中書令諡昭順
元宗十子弘莫弘茂後主從善從鑑從謙從慶從信凡

徵古白以神衛統軍朱匡業代克宏歸弘冀察克宏有
才略謂曰君第前戰吾當拒守表言克宏決可破賊常
州危在旦暮臨敵易將兵家所忌臣請以身保其功克
宏亦感激思奮馳至常州果大破吳越兵斬首萬餘級
獲其將佐數十人俘於潤州弘冀以時方難危悉驅出
轅門斬之馬書曰先是弘冀有吳以來戰獲將士皆不殺人
壯其決然元宗以其專殺不悅久之及太弟景遂力請
歸藩而景遂為元帥奔嶺南歸獨弘冀有功遂立為太
子馬書曰顯德五年參決政事元宗仁厚羣下多縱弛
至是弘冀以剛斷濟之紀綱頗振起而元宗復怒其不
遵法度一日以打毬杖笞之曰吾行召景遂弘冀大懼

南注十六

夫

故景遂遇配元宗既請盟於周以在位久恥於降屈屢
遣使請於世宗欲傳位弘冀使為大國附庸世宗賜書
止之曰皇帝致書敬問江南國主茲睹來章備形縟旨
敘此日傳讓之意述向來高尚之心仍以數載以來交
兵不息倘陳追悔之事無非克責之辭古者省咎責躬
因災致懼亦無以過也況君血氣方剛春秋鼎盛為一
方之英主得百姓之歡心豈可高謝君臨輕辭世務與
其慕希夷之道孰若懷康濟之誠且天災流行國家代
有昔之聖哲所不能逃苟盛德之日新則景福之彌遠
諒惟英敏必照誠懷書詞溫潤略以敵國元宗乃已世
宗遣使至亦別賜弘冀國信以為常元宗十七年七月

弘冀屬疾數見景遂為厲九月丙午卒鈞磻立談曰太
諫元宗不如息兵養民不聽太子忽自失以至暴亡
己兵屢敗上痛自懲艾復思太子語往往涕下交頤
有司諡曰宣武句容尉張洎上書馬書曰洎謂世子
之德在侍膳問安今標顯武功非所以防微杜漸也洎
知元宗猶銜弘冀專殺其說出於揣摩元宗果大然之
改諡文獻徐鉉文獻太子哀冊文曰維顯德六年太歲
東宮延春殿乙未九月癸卯朔四日丙午申朔十三日
座於文閣禮也象路差階龍樓向曙肅仗衛以將引
鑄銀而空懸詔下臣深守器念極盛烈於痛玉符之
悲銀唐之空懸詔下臣深守器念極盛烈於痛玉符之
於昭我唐誕受帝祚舊邦維新命問不已亦有積慶
生賢嗣平王之孫吾君之子越在綺繄芳若蘭蓀綠
表慶寶玉疏恩東平錫壤南昌啟藩奇老若蘭蓀綠
論文以行禮時然後言敬愛表於天性信厚由於白
東作相封燕禮釋副戎業廣績著保釐道高真亮敬亭

南注十六

南屏浙水東馳是惟關輔以衛京師乃移節鎮建此藩
維身枯亂鎮以高臥制之長算取彼鯨鯢為京觀
門戰同與詞協從天之眷命登於功業而學廣
至公愛撫軍益蒸不國亦納信有威則通符瑞於年
望益高而禮益隆不國亦納信有威則通符瑞於年
警四門以禮益隆不國亦納信有威則通符瑞於年
亦親門以禮益隆不國亦納信有威則通符瑞於年
裔自文祖孝弟敦睦皇極日新神領悟昔在中興
書宛水錫茲茅上德望日新神領悟昔在中興
使司於惟茲茅上德望日新神領悟昔在中興
棠參大政乃為左職之詩運屬繼明業隆二聖首
來參大政乃為左職之詩運屬繼明業隆二聖首
矣元后蒸哉古風不私其班上天乃封夏口其賦
顯庸或踐我舊藩或陟耐其宮下不獲命處之益
鄭公之動推而更融賦耐其宮下不獲命處之益
步清盜羣生欣汝水旌節從古皇統正靈符允
嗣君尊尊親親極以呂望之高位崇以貞觀之舊
書不認贊禮不名曰子高子高子高子高子高子高
宿河月沈沈光勸東堂之哀臨報南唐之眷相與聖賢之

持刀顯佛之意云 又曰茂雅言後德未冠絕上深軫
悼每願侍臣日子夏喪明不為異也或曰臣聞仁而不
壽仙經所謂煉形於太陰之中然慶王必將侍三從善
后於三消友王喬於玉除伏望少寢於志上法然從善
字子師元宗第七子器度凝遠封紀國公徐鉉紀國公
空制日門下宗子維城良臣惟聖故有王社之數鼎司
之權親親賢古之大訓也我有成命時惟至公第七
子某識度洵通器質粹成中樞內形將順之歸外盡
來問望所著向由邦政入殿中樞內形將順之歸外盡
彌綸之業人知親附待和平邦家之基斯實收賴今
六驛巡守萬乘放行方資應禪之勤宜有瞻庸之典畫
南陽而錫義極邦土以命官併加駁貴之資益峻其
之望於戲義極君父愛敬之道兼加駁貴之資益峻其
政存焉爾其佩服前訓咨詢德勿驕使周宋太祖即
勿情有初有終永樹風聲以保元吉
位厚其禮遣翰林學士王著送之周累官金部郎中知
制誥後復仕宋至翰林學士 初從善與鍾謨相附結謨
加兵部郎中開寶二年卒 初從善與鍾謨相附結謨
輒請以從善為嗣元宗雖不從然意亦愛從善其遷南

南注十六

三

都也使主扈從諸軍元宗殂未御梓宮從善輒從徐遊
求遺詔遊厲色拒之至金陵具以事聞後主素友愛略
不介意愈加輯睦進封韓王及貶制度降南楚國公後
主十一年遣朝於宋 李延平尊堯錄曰是時後主以銀
此不可不受普辭太祖曰大國之體不可自為削弱當
使之弗測及從善朝宋賞賜外密齎白金如道普之數
人皆服太 太祖已有意詔後主歸闕即拜從善泰寧軍
節度使留京師賜甲第汴陽坊封其母凌氏吳國太夫
人 按前元宗十子欽次內言鍾后 後主聞命手疏求從
善歸國太祖不許以疏示從善加恩慰撫幕府將吏皆
授常參官以寵之而後主愈悲思每登高北望泣下霑
襟左右不敢仰視由是歲時游燕多能不講常製卻登

高文曰玉笋澄醪金盤繡餽菜房氣烈菊蕊香豪左右
進言曰惟芳時之令月可藉野以登高矧上林之何幸
而秋光之待衰乎子告之曰昔子之壯也意如馬心如
孫情繁樂恣驩賞忘勞悃心志於金石泥花月於詩騷
輕五陵之得侶陋三秦之選曹量珠聘妓紉綵維艘被
牆宇以耗帛論正山而委糟年年不負登臨節歲歲何
曾捨逸遊小作花枝金翦菊長裁羅被翠為袍豈知桂
羣乎性忘長夜之靡靡宴安其毒累大德於滔滔今子
之齒老矣心棲焉而切切愴家艱之如燬榮離緒之鬱
陶陟彼岡兮跂予足望復關兮睇予目原有鴿兮相從
飛嗟予季兮不來歸空蒼蒼兮風淒淒心躑躅兮淚漣

南注十六

三

而無一驩之可作有萬緒以纏悲於戲噫嘻爾之告我
曾非所宜從善如屢詣後主號泣後主聞其至輒避去
妃憂憤卒國人哀憐之 馬書曰命從善胎書後主督之
下許入朝實干載一遇遂為書喻以上意後主不從
江而野史曰從謙奉朝貢既至敷奏無失禮太祖優恩
封之為亮王賜第宅錫齋齋頗厚恩及藩戚未幾侍上從
容謂之曰卿可貽書與國主令入朝奉朕當大駕抵宋
日而臣兄以封之非以大夫府所請彼此遭逢自無失時從謙對
入朝實干載一遇遂為書喻以上意後主不從
罷及從謙為書使至建康論以上意而後主為陳喬等
所制乃不從及平建康後主入朝太祖詰以不從從謙
之旨拒命勞帥後主懼乃為對以不聞其命太宗怒遂
降從謙於南班既以家國喪亡尊秩既損御而不返其
默不自安遂臥疾而卒初從謙奉使於汴質而不返其
起以思慕不已而成疾卒 按使宋被留者為從善野
史作從國亡改授右神武大將軍太平興國初改右干

失已久因記其梗槩焉後見大年所作慎修墓誌乃云
神事故君是為上介思喬木於故國尚見世臣曳長裾
於記室兼以為國破浸且亡而使者旅賀非禮但奉方
物待罪賀從益即奉表請罪太祖嘉其知禮為易供
帳加賜牲餼上樽命知制誥李穆送從益歸國諭指令
後主自歸仍命曹彬等緩攻之以俟而後主卒不行城
陷從益從後主北歸宋授左領軍衛大將軍一云宋帝
後主懼為對以不聞其命帝怒遂降從益改名從浦卒
於南班子仲履舉大中祥符八年進士改名從浦卒
從謙元宗第九子數歲為弈棋詩有思致馬書載詩曰
盡日無意沈吟相對終無語爭先各有心恃強斯有失守
分固無侵若算機籌處滄海未深驚江野史曰滄
滄海未深若算機籌處滄海未深驚江野史曰滄
以爲規誠士流爭寫紙價動於建康清異錄曰宜春
一王從謙以十金動妙甲富時號為趙軒寶帚後主賞

南注十六

美

南注十六

毛

歎之歷封鄂國公宜春王吉王出鎮及貶制度降鄂國
公歸宋為右神武大將軍宋史作右領軍衛大將軍武
復成三州上漳化五年九月以本官出為安遠行軍司
表改名從浦五年九月以本官出為安遠行軍司
馬宋史充武勝軍行軍司馬給俸錢三萬後失其
所終親視花綱從謙欲折而與高小黃門取綵梯獻
從謙乘駿馬擊毬乃引鞋至花底痛采芳菲願謂嬪
日吾之綠耳梯何如從謙常作夏清侯傳甚稱於時
云侯姓干氏諱秀字從謙常作夏清侯傳甚稱於時
郎大父綏綏雲處士父太清方隱於幽大父仲森碧
自名衣綏綏雲處士父太清方隱於幽大父仲森碧
胞而己班祖秀父相生而操秦聞之就拜銀錢大夫
其父班秀之材堅可用時秦王病暑席溫為下常侍
旨有言秀甚忠能碎身為王得之必如意王亟召使
駕追言秀甚忠能碎身為王得之必如意王亟召使
喻以革故鼎新之道既至引對王大悅詔柄臣金開
令合文教其方直縝密於是風采德能一變有司奏上

殿王宣旨云恨識卿之晚賜姓名為平望封貞清侯
食曠谷三百戶奉起居往屏疏如嬪以身籍空向
玉窗邃深整專奉起居往屏疏如嬪以身籍空向
喘雷汗雨隱不復見如超熱海登廣寒宮王病良愈
左右日望每近吾則四體生風神志清爽雖古清
郎何以尚茲龍遇益隆偃曹侍郎羽果支頭使沈
足功臣安居詠吟其下望暇日沐浴萬珠水醴
香辟穀安之虛名童子寺之勞於魏武為冠者小
高自虎殿之虛名童子寺之勞於魏武為冠者小
大息也秦王有寒病不可以風歸山園夏直軒閣
為斗圍監蒙厚中為選幅將軍同司臥起絕不沾
跡倦而舒行乃上表乞骸骨得請以便就第終王
昔悲不用子嗣節行國有罪除其封人疑就第終
世契風雲但節行國有罪除其封人疑就第終
循榮業流落偏於四方惟西北地寒故轍迹所不至
後主二子仲寓仲宣皆昭惠周后所生
仲寓字叔章唐餘紀傳曰昭惠周后所生
後主四年封清源郡公歸

南注十六

毛

宋授右一作千牛衛大將軍一作原授神武右廟都居
後主喪哀毀過制太宗憐之遣使勞問終喪賜積瓊坊
第一區久之上言族大家貧求治郡拜鄂州刺史在郡
以寬簡為治士民安之漳化五年八月卒年三十七子
正言亦好學早卒無嗣後主之後遂絕江南遺民間之
猶為興悼云仲寓好蒲博飲宴張泊切諫之仲寓謝
至仲寓死泊竟不往有言仲寓蒲博如故者泊與之絕
仲宣小字瑞保與仲寓同日受封封宣城公三歲誦孝
經不遺一字宮中燕侍合禮如在朝廷昭惠后尤愛之
玉壺清話曰後主煜幼子宣城公仲宣后周氏所生
敏惠特異眉目神彩若圖畫三歲能誦孝經及古文煜
知事親之禮兄士大夫皆讓進退皆如成人樓霞道者

異情也。能知往事。自鍾山。迎於大內。令與御抱出。見之。自能合爪。於類。樓霞。日不祥。之器也。此兒與陛下。及后。風庭。割父。母之肝。腸。宜養之。而勿戀。五歲。忽自言。曰。兒。不能久居。今將去。矣。因。瞑目。遂卒。周后。在疾。遂絕。煜。後。悼。息。痛。傷。悲。更。幾。辭。絕。者。數。四。將。赴。井。救。之。獲。免。後。主。四。年。仲。宣。纔。四。歲。一。日。戲。佛。前。有。大。琉。璃。鏡。為。貓。觸。墮。地。劃。然。作。聲。仲。宣。因。驚。病。得。疾。竟。卒。清。異。錄。曰。時。詔。謂。兄。鉉。曰。此。文。雖。不。引。貓。事。此。故。實。兄。願。懷。否。鉉。為。疏。二。十。餘。事。錯。日。適。已。得。七。十。餘。事。鉉。曰。楚。金。大。能。記。明。日。又。曰。夜。來。復。得。追。封。岐。王。諡。懷。獻。時。昭。惠。后。已。疾。甚。數。事。鉉。無。掌。而。已。追。封。岐。王。諡。懷。獻。時。昭。惠。后。已。疾。甚。聞。仲。宣。天。悲。哀。增。劇。數。日。絕。馬。書。載。後。主。挽。辭。曰。珠。碎。心。裏。根。又。失。掌。中。身。玉。筍。猶。殘。藥。香。已。凋。世。外。春。未。銷。後。感。無。淚。可。沾。巾。又。豔。質。同。芳。樹。浮。危。道。略。同。正。悲。春。落。貴。又。苦。雨。傷。叢。纒。麗。今。柯。在。飄。零。事。已。空。沈。沈。無。問。處。千。載。謝。東。風。皆。並。其。子。母。悼。之。初。仲。宣。卒。後。主。恐。重。傷。昭。惠。常。默。坐。風。皆。並。其。子。母。悼。之。初。仲。宣。卒。後。主。恐。重。痛。自。差。雨。深。秋。寂。寞。愁。引。病。增。加。咽。絕。風。前。思。昏。矇。眼。

南注十六

上。花。空。王。應。念。我。窮。子。正。迷。家。吟。詠。數。四。左。右。為。之。泣。下。後。主。明。解。學。士。籍。集。曰。安。成。李。氏。系。出。南。唐。南。唐。三。傳。至。後。主。煜。以。子。傑。為。吉。州。刺。史。開。寶。乙。亥。南。唐。亡。傑。入。汴。至。是。傑。復。歸。太。平。興。國。三。年。後。主。哀。請。遣。一。子。歸。守。墳。墓。由。是。傑。前。列。三。十。六。破。人。以。為。清。道。水。者。今。猶。存。也。傑。字。邦。特。二。子。曰。坦。曰。孩。子。孫。蕃。衍。至。我。明。有。名。宗。白。者。以。咏。樂。甲。申。擢。進。士。官。翰。林。院。庶。吉。士。云。

南唐書注卷十六

南唐書注卷十七

宋陸游撰

祥符周在浚雪客注

雜藝方士節義列傳第十四

吳廷紹為太醫令秦州志載廷紹保烈祖因食節喉中

噎國醫皆莫能愈廷紹尙未知名獨謂當進楮實湯一

服疾失去馮延巳苦腦中痛累日不減廷紹密詰廚人

日相公平日嗜何等對曰多食山雞鷓鴣廷紹曰吾得

之矣投以甘豆湯亦愈羣醫默識之他日取用皆不驗

或扣之答曰噎因甘起故以楮實湯治之山雞鷓鴣皆

食鳥頭半夏故以甘豆湯解其毒耳聞者大服

潘辰往來江淮間自稱野客嘗依海州刺史鄭匡國南

南注十七

近事作 不甚見禮館之馬廐旁一日從匡國獵近郊匡

國妻行至廐中因視辰所居四壁蕭然葦席竹筥而已

發筥觀二錫丸亦頗怪之辰歸大驚曰何物婦人觸吾

劍賴吾攝其光芒不然身首殊矣或以告匡國匡國竦

然曰殆劍客也求學其術辰曰姑一試之乃俱至靜院

探懷中二錫丸置掌中俄氣出指端如二白虹旋繞匡

國頸有聲錚然匡國汗下如雨曰先生之術神矣觀止

矣展笑引手收之復為錫丸匡國表薦於烈祖召居紫

極宮數年卒南唐近事曰辰後欲傳劍術於人一夕夢

劍矣尋病終紫極宮臨終言乞桐棺葬於近地後當尸

解上從之葬金波園保大中元宗命發觀骸骨送無異

養觀昔過江泊舟秦口有一老父求同載過江展許

因內宴引鴛酒賜本先覺之輒取御杯均酒之半以
進日願以此上干萬壽庶明君臣一心烈祖失色左右
莫知所為漸高託俳戲舞袂升殿日救賜臣漸高併飲
之納杯懷中而出烈祖密遣中人持藥解之不及腦裂
而卒資治通鑑曰徐知誥召知詢飲以金鍾酌酒賜之
誥捧酒不與兄各享五歲知誥疑有毒引他器均之
誥曰願與兄各享五歲知誥疑有毒引他器均之
誥曰願與兄各享五歲知誥疑有毒引他器均之
誥曰願與兄各享五歲知誥疑有毒引他器均之

南注十七

四

能捨如讓皇百口何馬善日家明作大書其上日一子不
之不從家明日是易喻耳作紙寫大書其上日一子不
之不從家明日是易喻耳作紙寫大書其上日一子不
之不從家明日是易喻耳作紙寫大書其上日一子不
之不從家明日是易喻耳作紙寫大書其上日一子不

以謂江南有精兵三十萬士卒十萬大江高十萬而已
中主繼統用齊正謀徐氏無男女少長皆殺之其後齊
老樂工且雙箸作一詩書紙為中主遺詔召之亦不
化家為國強國總是一詩書紙為中主遺詔召之亦不
上皇當日合何如海陵州宅之東至今有縱之墜其第
小兒墳數十皆當時所殺徐氏之族也
中齊正取觀收淚止元宗失江北遷豫章龍舟至趙屯
舉酒望皖公山日好青嶂數峰不知何名家明前對日
此舒州皖公山也因獻詩日皖公山縱好不落御觴中
元宗太息罷酒去帆風正值辰遊望遠空迴首皖公山
色翠影斜不到壽杯中人元宗漸之便首而過後主即位
保大初而無寵時伶人中有楊花飛唐餘紀傳日
無虛口言乘醉命花飛春水調進酒惟歌南朝天子愛
且日使孫陳二主得此上一覆杯不厚賜金帛以旌敢言

南注十七

五

化主不悅命酒因龍舟萬里岸長風漢武陽事正同珍重
化主不悅命酒因龍舟萬里岸長風漢武陽事正同珍重
化主不悅命酒因龍舟萬里岸長風漢武陽事正同珍重
化主不悅命酒因龍舟萬里岸長風漢武陽事正同珍重
化主不悅命酒因龍舟萬里岸長風漢武陽事正同珍重

晚公山色好影斜不... 江野錄載李家明... 州人談苑謂中野... 紀其優名也... 南唐近事曰... 命親王及東宮... 賜銀三十斤... 譚紫霄泉州人幼為道士初有陳守元者亦道士... 元為宮主守元稱實皇命謂延鈞曰... 城使李做所殺于... 刑罰選舉皆與... 昶守元在宮中易... 貯銅盎中皆漢張... 以授紫霄紫霄盡能通之遂自言得道陵天心正法効

南注十七

六

鬼魅治疾病多效閩王王昶尊事之... 用精沈上火牛... 生闕亡逃居廬山... 敬洙嘗殺女奴投尸井中人無知者... 被髮仗劍考治兒女厲自訴詰旦屏人以語敬洙乃丹... 往視曰此固易爾索杯水嚙之命工施鏡應手如粉... 主問其名召見賜官階辭不受俄無疾卒年百餘歲... 日凡獲醮祭之... 疾卒人謂之尸... 送之唐餘紀傳曰... 康府志云後主召... 年戶解又云紫霄... 峰頂故號紫霄也

今言天心法者祖紫霄... 周穆天子司業也... 南唐白太行王... 聽所從而為... 以酒為樂或... 念之遺家... 去便以所... 無所留人... 萊信道無... 之書宋不... 化書虛子... 月碧書至... 誦此書因... 著化書而... 機習而異... 影所弄狂... 顯其病者... 授齊工曰

南注十七

七

是杖級去齊... 升於終南山... 襄久方覺... 行矣此因... 故附焉... 于瀟事... 道外問... 方外道... 醫藥師... 難色師... 州唐... 軍已... 不... 真... 亦... 亦無... 復... 二... 日... 無... 不... 惟... 給... 中... 道

賜子皆不受棲霞帝為人奏章唐主欲為築壇辭俄而
日國用方乏何暇及此俟焚章不化乃當奏請耳俄而
疽發遂至大漸臨終謂元宗曰吾服金石求長生今反
若此汝宜以為戒也十國春秋曰王樓霞一名敬真字
天祐時避亂南渡從道士聶師道齊魯七歲以神童及第
從鄧放選受大洞經訣烈祖輔吳召至金陵館於玄真
館昇元初加號真素先生凡烈祖所賜子悉不受請還山詔不
允又加號真素先生凡烈祖所賜子悉不受請還山詔不
唐故道門威儀玄博太師奉冠劍歸葬雷平山徐鉉
至道先垂衣茶已書契已降可仲尼而黃帝堯舜
其德故垂衣茶已書契已降可仲尼而黃帝堯舜
立德而無窮赤松門神而明之下故舉上資留侯
商皓變而適之故解景滅迹順是以下莫不由之故
埃之端委顯殊萬物於廟堂之上葛巾蕙帶全陰功
在左羣帝之密都赤城華陽仙聖之治所光靈不死
君諱霞仁人君子往城華陽仙聖之治所光靈不死
之風長於魯習桐之教七歲神童及第十五博綜經

南注十七

史闕黨童子靡敢逆行東方諸侯為之前席而仙林靈
氣稟於自然塵網不可拘係每歲避亂南渡至於壽
通奇怪恍惚之分崩想入道遺跡於東鄉是以
春感四海先之既而思道方士之遊授法錄是
雲結鶴舞久生常師又從威儀君起遊東鄉是以
道無不在善久生常師又從威儀君起遊東鄉是以
玄科聖旨動以詔師又從威儀君起遊東鄉是以
石漱流身既退而名愈彰道已寂而轉託茅穿徑枕
桂樹長留烈祖高皇帝在寶門寶微來作鎮紫雲
人人之應講道德好道之帝君在寶門寶微來作鎮紫雲
從之請來講道德好道之帝君在寶門寶微來作鎮紫雲
所教殿堂止建康源之真觀者陳宣帝為風之問因
望拜也殿堂止建康源之真觀者陳宣帝為風之問因
常從聖中興詞印寂求重加金印紫綬嘉祥應世好
日夫古之聖人修其身而後及天下生念君烈祖
後安今天子聖人修其身而後及天下生念君烈祖
治者生於天聖人修其身而後及天下生念君烈祖
此焉今上清淨其言以百金為之壽其識度亮有踰於
前而君茅上清淨其言以百金為之壽其識度亮有踰於

南唐書注 卷一七

惜見之又加貞素先生之號既而王相有命紫素告期
四月甲寅道化於玄真君捨去先夢續衣保大王子茂
錢常洞之前相嗟慕會葬觀春秋六十有二恩旨痛
良願焉朝真之位因設下安神之室至是歸葬除地
為願焉朝真之位因設下安神之室至是歸葬除地
人不知勞苦周注有樂水之朝宣尼有川之應利
比德其始庶乎周注有樂水之朝宣尼有川之應利
朱懷名先入室道極嚴師度人朝宣尼有川之應利
耿先生者父雲軍大校也少而明慧有姿色頗好書
為詩句往往有嘉奇而明於道術能拘制鬼魅通於
黃白之術變怪之事奇偉恍惚莫知其何從得也
少為女道士玉貌鳥爪不礙於用飲食皆仰於人復不
喜行常使常著碧霞帔自稱比工先生始因宋齊正進
人抱持之常著碧霞帔自稱比工先生始因宋齊正進
馬書日保大中遊金陵以道術修鍊為事江淮異人
錄日上不以魚貫之列待特處之別院號曰先生問以

南注十七

黃白事試之皆驗謂先生曰此皆因火以成不須火能
乎先生內懷中良久取若裂帛聲持與嘗見宮婢持糞
謂元宗曰此物可惜勿令棄之取置鑪中烹鍊良久皆
成白金陣猶有耿先生糞掃銀營遇雪擁鑪索金盆貯
雪令宮人握雪成錠投火中徐舉出之皆成白金指痕
猶在江融釋也於是先生視其下若重酥滴乳狀蓋初
器用燻又能燭麥粒成圓珠光彩燦然奪真宗嘗購真
珍數升欲得圓者先生曰易致也成蚌胎大食國進龍
小麥淘洗以銀釜炒之曰此未為佳者以夾縑囊白龍
油元宗祕愛耿視之曰此未為佳者以夾縑囊白龍
數斤懸之馬書日以絹囊懸龍腦於屋棟江淮異人
水泚都烈龍腦香補男子上寶費之以能腦調酒服之
香氣連口不絕於口先生曰此未為佳也上曰先生豈

能為之乃取龍腦以細絹袋懸之琉璃瓶口上規封題
置酒於側而觀之先生曰龍腦已蒸矣上自起附耳聽
勺水明日發之香氣逾於舊者有頃瀝液如注香逾所
進遂得幸於元宗有娠將產之夕雷雨震電及霽娠已
失矣江淮異人錄日上驚問之先生曰昨夜雷電中
大德亦復同於久之宮中忽失元敬宋太后耿亦隱去
幾月餘中外大駭有告者云在都城外二十里方山寶
華宮元宗亟命齊王景遂往迎太后見與數道士方酣
飲乃迎還宮道士皆誅死耿亦不復得入宮然猶往來
江淮後不知所終金陵好事家至今猶有耿先生寫真
云唐餘紀傳曰宋開寶中有人猶傳寫其像云十國春
祖即位取入宮以其同姓不復納之因稱曰國太耿先
生入宮時國太猶在年纔五十許後挾宋太后至寶華

南注十七

三

宮與羣道士飲元宗大索迎太后歸自是太后若中疾
然不數年而崩時又有楊保宗不知何許人自効爽
秀及笄許聘矣忽有感悟遂乞為女道士入廬山棲於
上清峰崇善觀御粒簾形類忘塵念時以丹藥符籙救
人疾苦元宗聞之特召赴闕延入禁中命嬪如樂道者
見之捨金錢千萬令新其宇仍賜觀額敕尚書郎韓熙
載撰記又賜保宗紫衣詔其下作詩送之保宗年已老
而色如孺子既歿容貌如生舉棺甚輕人以爲尸解
古史官書忠義孝行列女各為傳南唐偏方短世又史
牒放逸不能盡見檢其僅可書者合為節義傳

段處常失其鄉里家世保大中為兵部郎中周侵淮南
元宗命處常浮海使契丹乞援處常為契丹陳利害甚
辨契丹本通南唐徒持虛辭利南方茶藥珠貝而已至
是了無出師意而留處常不遣處常怨其無信誓死國
事數而誦虜主虜主亦媿其言優容之以疾卒於虜

通鑑曰唐遣兵部郎中陳處常持重幣浮海如契丹乞
兵契丹不能出兵留處常不遣處常與南直有口辨久之
遊太原北漢主厚禮之留數日北還竟卒於契丹
趙仁澤失其鄉里家世保大中為常州團練使周人來
侵吳越乘間出兵攻常州仁澤戰敗被執歸之錢瑄仁
澤見吳越王不拜責之曰我烈祖皇帝中興首與先王
結好質諸天地五代史曰錢氏自吳時素為敵國先主
錢氏約和歸其所執將士錢王今見利忘義將何面目
人先王廟乎吳越王怒以刀抉其口至耳丞相元德昭
江西新城縣志曰縣南七十里有危王墓五代時吳越
之黨黃可思竊發危全諷弟曰昌者吳保鄉里相
拒逾年力戰而勝歷官新羅使信州刺史後為楊氏
所敗奔杭州有子改姓元名德昭字明遠事吳越掌文
翰錢氏用兵問都機務悉委之累遷丞相贈太保至宋
太宗朝元終為參知政事則其後也按德昭錢忠獻王

南注十七

三

時為丞相嘉仁澤之忠 孤幽小賸 德昭言曰此 以良
卒益貞正 獲愈後不知所終 欽此 以良
藥傳瘡獲愈後不知所終 欽此 以良
國軍都虞候制曰欽此 欽此 欽此
近而維故朝命列校以貳軍事所以重其威令也某官
趙仁澤名將之子頗有父風在軍積年武略精練出宰
大邑歸預禁營屬子簡求俸隸宜部往後乃績無替前
勞

張雄失其鄉里家世周人來侵淮南民自相結為部伍
拒周師謂之義軍而雄所將最有功元宗命為義軍首
領及割地徙之江南歷袁汀州刺史後主見討保大中
舊將無在者乃擢雄統軍使雄謂諸子曰吾必死國難
爾輩不從吾死非忠孝也諸子泣受命與田欽祚戰於
溧水敗績他將皆遁士卒死者萬餘人雄與其子力戰

遂自闕死女歸告鄰里共收母屍葬之時年僅十三

南注十七

六

南唐書注卷十七

南唐書注 卷一八

南唐書注卷十八

宋陸游撰

祥符周在浚雪客注

浮屠契丹高麗列傳第十五

嗚呼南唐偏國短世無大淫虐徒以寢衰而亡要其最可為後世監者酷好浮屠也初烈祖輔吳吳都廣陵而烈祖居建業大築其居窮極土木之功既成用浮屠說作無遮大齋七會為工匠役夫死者薦福俄有胡僧白身毒中印土來以貝葉旁行及所謂舍利者為贊烈祖召豫章龍興寺僧智玄譯其旁行之書又命文房書華嚴論四十部匾帙副焉并圖寫製論李長者像班之境內此事佛之權輿也然烈祖未甚惑後胡僧為姦刺遂

南注十八

一嘉業堂校刊

出之國人則寢已成俗矣及其末年溧水大興寺桑生木人長六寸如僧狀右袒而左跪衣袂皆備其色如純漆可鑑謂之須菩提縣提置龕中以仁壽節日來獻烈祖始大驚異迎置宮中奉事甚謹其徒因夸為感應而識者按焦氏五行書知且有大喪不三月烈祖崩及元宗後主之世好之遂篤幸臣徐遊專主齋祠事羣臣和附惟恐居後宮中造佛寺十餘出餘錢募民及道士為僧都城至萬僧江南野史曰後主罔恤政事曉於禁中之與剃度為僧童子姦猾對日不敢獨受恩悉取給縣譯願陛下如佛慈恩廣覃諸郡於是並度焉官數千給糜米糈帛以供之後主退朝與后頂僧伽帽服袈裟課誦佛經胡跪稽顙至為瘠費馬書曰後主

五一七

簡試之以類少者手常屈指作佛印僧尼犯姦淫獄成
後主每曰此等毀戒本圖婚嫁若冠笄之是中其所欲
命禮佛百而捨之奏死刑日適遇其齋則於宮中佛前
然證以達口為驗謂之命證未旦而滅則論如律不然
率貨死富人賂宦官竊續膏油往往獲免上下狂惑不
恤政事有諫者輒被罪歛州進士汪煥上封事言梁武
惑浮屠而亡陛下所知也奈何效之後主雖擺換為校
書郎終不能用其言陸游入蜀記曰韓熙載於己已歲
被華夷如來妙旨悉已編窮百年文章尚不備舉故
是寺之碑不言而與按是歲距其亡六年耳熙載大臣
不覆亡是懼而為乃爾雖欲久存得乎周應合乾
道建康志曰石頭清涼大道場舊傳嘗為李氏避宮
寺中有德慶堂後主嘗留宿故其詩有未能歸去宿龍
宮之句德慶堂名乃後主親書祭悟空禪師文亦後

南注十八

二

主自作 開寶初有北僧號小長者自言募化而至多持
珍寶怪物賂貴要為奧助朝夕入論天宮地獄果報之
說後主大悅謂之一佛出世服飾皆縷金絳羅後主疑
其非法答曰陛下不讀華嚴經安知佛富貴因說後主
多造塔像以耗其帑庾又請於牛頭山造寺千餘閉聚
徒千人日給盛饌有食不能盡者明旦再具謂之折倒
蓋欲造不祥語以搖人心及宋師渡江冷齋夜話曰宋
將伐江南後主
用謀臣計欲拒師法眼禪師擲牡丹於大內因作偈
之曰難毳對芳巖山來趣不同髮從今日白花似去年
紅豔曳隨朝露馨香逐晚風何須待客 即日花似去年
落然後始知空後主不省師旋渡江 即其寺為營又
有北僧立石塔於采石磯草衣箱食後主及國人施遺
之皆拒不取及宋師下池州繫浮橋於石塔然後知其

為聞也金陵受圍後主召小長老求助對曰北兵雖強
豈能當我佛力登城一麾圍城之師為小卻後主真以
為佛力合掌歎異厚賜之下令軍民皆誦救苦菩薩聲
如江濤未幾梯衝壞城矢石亂下如雨倉皇復召小長
老稱疾不至始悟其姦殺之羣僧懼併坐誅乃其乞受
甲出關死國難後主曰教法其可毀乎弗許宋成笑談
有國日焚若水與江氏子共謀江年少而黠時李煜
佛法即削髮投法眼禪師為弟子隨逐出入禁苑因遂
得幸法眼示寂代其住持建康清涼寺號曰小長老
南之策江為內應其後李煜既得各命以官江後果與
名州家於安陸子孫亦無間鄭毅夫為江氏書日記載
文集大為搜訪殘帙墜編往得之閩甚完子凡三歸
獲五百十卷通舊蘇凡一千一百卷江氏遺書具此矣江
氏名正字元叔江南人太祖時同樊若水獻策取李氏

南注十八

三

仕至此部即中嘗為趙州刺史越有錢氏時書正借本
得寫遂其本有之及破江南又得其書兼吳越所
之正既歿孫老為安陸刺史遂家焉盡其書築室於
日王師攻金陵城垂破後主倉皇中作一疏禱於釋氏
願兵退後許造佛像若干身菩薩若干身齋僧若干身
具建殿宇若干所數多而字草蓋危若中書也馬書
日淨德尼院凡八十餘眾皆宮人出家諸王宮卿處女
往往在焉都城陷亦積薪於院後主與約日如有不
虞宮中舉火為應吾與汝輩當俱焚死是日保儀黃氏
焚積薪於宮中伊德尼遙觀其煙燄及國亡後主入朝
遂蒸積薪者赴火死無一人肯脫者
過臨淮往禮普光王塔施金帛猶以千計江南野史曰
登禮普光寺左右諫止後主怒而大罵曰吾自少被汝
輩禁制都不自由今日家國俱亡尚如此耶登之拳拳
而禮歎念久之其後弟從鑑之子祝髮為僧名惟淨宋
徽施衣物絹帛其後弟從鑑之子祝髮為僧名惟淨宋
景德祥符中天下治安西域獻佛書甚眾惟淨博聞通
梵學編譯精審莫能及者續湘山野錄曰譯經鴻臚少
卿光梵大師惟淨江南李王

從謙子也通敏有先識解五竺國梵語慶曆中朝廷百
度例務減省初大建詳出逐年聖節西域進經合今新舊
何啻萬軸盈函率資戶素欲乞罷廢仁宗日三聖崇奉朕
康恩錫且給照所籍名作皆異域文字非鴻臚安辨
烏敢罷未幾孔承通籍名作皆異域文字非鴻臚安辨
因不允未幾孔承通籍名作皆異域文字非鴻臚安辨
方已景祐中景靈宮承通籍名作皆異域文字非鴻臚安辨
十潤文如使英公疏詩法進院宗既分中出淨疏文數
經之語以嚴國獨淨焚天香導院宗既分中出淨疏文數
字不辨譯左瑞志口請大師且領聖意若稍成文無此
則恩例不辨譯左瑞志口請大師且領聖意若稍成文無此
文稍可箋辨而英公亦以此意謂之聖意若稍成文無此
死何入滅碑其塔不能屈遂寫奏異口彰謬妄之速雖萬
祿卿譯經三藏亦南唐之餘習云有禪代意忽夜半寺
創鐘滿城皆驚連旦召問將漸入之信云此夕來偶輪滿
詩因誦其詩曰徐東海出漸入之信云此夕來偶輪滿
清光何處無句云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先得上句次
明中何處無句云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先得上句次

南注十八

年秋方得下句其先南閣人能文章習柳氏筆法以善
馬書江左利舉進士一躍於有司保大元章應制
區區章句取程於庸人遂為浮屠保大元章應制
大德賜紫几禱馬延己為序其略曰首楞嚴經者自為
嚴經命左僕射馬延己為序其略曰首楞嚴經者自為
佛也豈有迷哉破阿難之迷對也聽明不立悟然何取是
故散日朗以設問憑悟而明解皇上方聽明不立悟然何取是
雲散日朗以設問憑悟而明解皇上方聽明不立悟然何取是
世始元宗歎仁或啟佛乘必歸法妄救應之書發版既成
上之元宗歎仁或啟佛乘必歸法妄救應之書發版既成
穆宗為改容今日效其法尚可想見其風采應之書發版既成
是益振遷石街信錄固辭求居奉先西菴許之應之多
著述尤善音律嘗以贊禮之文寓諸樂譜其
登少下而終歸梵音讚念協律自應之始
契丹事見唐書本傳及五代史四夷附錄今取其事之
紫南唐者為傳
烈祖昇元二年契丹主耶律德光五代史曰德光契丹

滿王時石敬瑭反唐討之未救於德光敗唐立敬瑭
為晉帝自解衣冠被之冊曰咨爾于晉王子視爾猶子
爾表稱臣德光高祖不稱臣德光高祖不稱臣德光高祖
奉表稱臣德光高祖不稱臣德光高祖不稱臣德光高祖
用景延廣言不稱臣德光高祖不稱臣德光高祖不稱臣
守貞等舉軍降太祖亦稱臣德光高祖不稱臣德光高祖
於居晉宮漢高祖太祖亦稱臣德光高祖不稱臣德光高祖
其弟東丹王遼太子義宗太祖亦稱臣德光高祖不稱臣
人皇王即位太祖亦稱臣德光高祖不稱臣德光高祖
讓之及即位太祖亦稱臣德光高祖不稱臣德光高祖
州太宗即位太祖亦稱臣德光高祖不稱臣德光高祖
位諡讓國皇帝太祖亦稱臣德光高祖不稱臣德光高祖
長子也阿保機攻勃海取扶餘而保機為東丹王
御護喪歸西樓立次子耀屈其扶餘而保機為東丹王
自扶餘歸西樓立次子耀屈其扶餘而保機為東丹王
慕華以其來自遼東乃以瑞州為姓為東丹王
軍節度使其來自遼東乃以瑞州為姓為東丹王
其名曰贊華等州以贊華為姓為東丹王
保機時侵滅諸國稱雄北方及救王都為王晏球所敗

南注十八

喪其精騎又失赫連等皆名將而遺律尤思念突欲由
是卑辭厚幣數遣使聘中國契丹好飲人血突欲左右
姬侍多刺其臂吮之其小過輒挑日口灼不勝其毒然
喜賓客好飲酒工畫頗知其書自契丹歸中國載書數
千卷相密使趙延壽每假其書異書醫經皆中國所無者
明宗時自備州朝京師遙領武信軍節度使食其俸賜
甲第一區宮女數人契丹遙領武信軍節度使食其俸賜
者秦繼之皇德光滅李彥弼突欲於其第晉高祖追封
突欲弒其家悉以賜突欲各遣使以羊馬入貢別持
羊三萬口馬二百匹來鬻以其價市羅紬茶藥烈祖從
之於是翰林院進二丹入貢圖詔中書舍人江文蔚作
贊其辭曰皇帝建西都之歲神功邁於三古皇風格於
四裔華夷咸若駁奔結軌粵六月契丹使梅里捺盧古
東丹使兵器寺少令高徒煥奉書致貢咸集都邑公卿
庶尹拜手稽首稱賀以為文德所服受命之符也若乃

洪荒以降驟步相侔耀武以信威有所不及任算以御
物有所不從詩頌太原之師則用伐矣漢開朔方之地
則崇力矣若我宣猷大麓儼德無私刑于朝廷以及於
荒服旃裘左衽捧日分光殊方異產充庭納賚日垂衣
裳而天下治斯之謂矣有司紀美烈於續事傳曰主上
明聖而德不聞有司之過也臣職在翰墨親覩隆平敢
獻贊曰赫矣聖武纂堯之緒要荒之長駿奔臣附伏波
之柱單于之臺遺鏃徒費獻琛靡來我后穆穆我綱恢
恢重譯日貢皇哉唐哉四年德光遣使獻馬百匹於是
烈祖遣通事舍人副四方館事歐陽遇借鴻臚少卿使
契丹假道於晉高祖不可遇及境而復元宗嗣位

南注十八

六

日耶律德光陷梁宋遣二使來告其價言語通中國嗣
主問其故曰臣本范陽人歷世冠冕仕祿為從事昔後
唐清泰主失御晉高祖因以其兵入洛陽登極制幽州
子事之為人君臣晉祖既因其兵入洛陽登極制幽州
城之地契丹為治如何對曰蕃不於漢不於蕃為耶
嗣主曰契丹為治如何對曰蕃不於漢不於蕃為耶
蕃家既無翰墨何以待賦對曰蕃地不產五穀故呼
賦然臣事單于道方數歲亦未嘗賦賦主曰何限日
兵適傳箭為號每一部搭傳箭一雙嗣主曰何以限日
使曰以皮為約何為皮約曰策以皮約次以羊以兔
騎過而踐焉以糜為度皮約多則以糜為度皮約少
命背約則主遣人蕃所命孤者為君對曰晉少主
中原之主矣嗣主曰孤守江南社稷先君之好將冊
若契丹不忘先好惠錫行人孤受賜多矣其他不敢
命蕃使聞遣使者公乘鎔航海繼好既至而契丹主兀
之遂行 五代史略曰述律德光兀欲立封齊王燕王
欲被殺 述律德光兀欲立封齊王燕王
契丹帝後更名述律有疾不能近婦人左右給事多
順皇帝後更名述律有疾不能近婦人左右給事多

南注十八

七

於大契丹天順皇帝謹致書大唐皇帝闕下貴朝使
公乘鎔等自去秋已達東京海岸適遭國禍今年二月
二十六日部署一行并諸儀物兵鎧已至燕京茲蒙敦
念先朝踐修舊好既增推痛又切感銘貴國長直官王
朗陳象取間道先回用附咨報公乘鎔等已遣伴送使
陳植等同回止俟便風即令引道而公乘鎔亦以蠟封
帛書其詞曰臣鎔自去年六月離嬰油七月至鎮東關
遣王朗奉表契丹九月乃有番官夷離畢部牛車百餘
乘及鞍馬沿路置頓十月至東京留三日契丹主遣閒
廐使王延秀稱詔勞問兼述泰寧王燕王九月同行大
事兀欲郡世母妻并命 遼史曰察割王安端子安端

駭面有反相朕若每居無令入側世宗即位封秦軍王
帝伐周至詳古山太后與帝祭文獻帝於行宮羣臣皆
醉察割與耶律益都同率兵入城太后及帝時壽安王
及耶律屋質以兵圍之又遣人弑太后於掖前上遣耶律
敵魯誘察割降殺之又曰賊蠻封燕王察割弑逆
賊蠻方醉其妻扶入察割幕因從之明日壽安王討亂
脅從皆降賊又遼東以西水潦壞道數百里車馬不
通今年正月方至幽州館於愍忠寺先迎御容入宮言
元欲識唐皇帝面乃引見做舊儀問國書中機事臣即
述奕世歡好當謀分裂之事契丹主喜問復有何事臣
云軍機別有密事契丹主接置袖間乃云吾與唐皇帝
一如先朝往來因置酒合樂又論臣曰使人遠泛巨海
而至不期骨肉閒倏起此事道路所聞必亦憂恐手樹
一玉鍾酒先自啜乃勸臣令飲爾自旦至日晡始罷自

南注十八

八

是數遣使宣勞三日一賜食謹遣王則齋散號子歸聞
奏散號子不知何等語也初宋齊王謀開晉會契丹使
燕人高霸來聘歸至淮北陰遣人刺殺之霸有子乾從
行匿之濠州宋史曰乾在濠州生三子以江左盛弱羣
瓊其子也瓊孫於契丹頗信以為霸之死出於晉人
保大十二年述律遣其舅來夜宴清風驛起更衣忽仆
於地視之失其首矣厚賞捕賊不得久乃知周大將荆
罕儒宋史曰荆罕儒冀州信都人父基王屋令罕儒少
罕儒無賴與趙鳳張輩為羣盜晉天福中相率請范陽
委質燕王趙延壽得掌親兵開運末延壽從契丹主德
光入汴署罕儒密州刺史漢初改山南東道行軍司馬
周廣順初為率府率奉朝請資不能按顯德初世宗戰
高平戮不用命者因求驍勇士通事舍人李延傑以罕
儒率步卒三千先入敵境罕儒令入負束縛極極太原

賊焚其東門權為控鶴等手大劍直都指揮使從平淮
南領光州刺史改泰州為下蔡守禦都指使兼舒州
二州招安巡檢使四年泰州初下真拜刺史兼海陵
城兩鹽屯田使明年三月世宗幸泰州以罕儒為團練
使賜金帶銀器鞍馬六年春軍吏請罕儒為團練
帝詔罕儒之建隆初升鄭州防禦使罕儒為使改晉州兵
出虜獲甚眾是年冬復領千餘騎深入晉州城下焚其草
市拔兵以退夕次京土原劉鈞遣大將郝超領萬餘
眾襲罕儒超明及之罕儒遣都監羅繼德使超領萬餘
兵以禦罕儒超明及之罕儒遣都監羅繼德使超領萬餘
以罕儒進超明及之罕儒遣都監羅繼德使超領萬餘
之罕儒進超明及之罕儒遣都監羅繼德使超領萬餘
勇當欲生致及闕其死武德副使因索京士原之不惜
命者黜其子守勳為西京武德副使因索京士原之不惜
斬其部能州龍捷指揮使王繼勳為副使因索京士原之不惜
好施不足家財入有籍出之利歲入鉅萬認聽十人罕儒
猶不自言後唐承業之子罕儒有供奉官張奉珪使
秦州自謙其子厚加禮待子越保雍登科覆落客游海陵
不知書好禮其子厚加禮待子越保雍登科覆落客游海陵

南注十八

九

罕儒問其所欲保雍以將歸京師且言緣江雅務以絲
易若有厚利罕儒立命主藏奴令籍藏中絲得四千餘
兩盡以與之然好勇善戰不願負常欲削平太原志
未果而及於敗人皆惜之罕儒兄延福孫嗣秦
州志曰荆罕儒冀州人初為秦州刺史周顯德五年升
授團練使修築羅城增子城及營州刺史周顯德五年升
賜鼓角門戟金銀器鞍馬及營州刺史周顯德五年升
入則有籍出則問其數州有煮海之利歲入鉅萬聽罕
儒代軍吏者艾諸關請留之知契丹使至思遣客刺之
以聞唐乃下令能得吾枕者賞三百緡俄劍客田英得
之即給賞如約仍屏人語曰能得江南番使頭賞二千
緡英果得之自是唐與契丹遂絕及世宗兵出淮南敕
暴我罪日蠶爾淮甸敢拒大邦跋扈飛揚垂六十載幸
累朝多事與北虜交通厚起戎心誘為邊患所罪狀我
雖非一然首以交通契丹為興師之名方石晉父事契

丹而契丹每兄事南唐蓋戎狄習見唐之威靈故聞後裔在江南猶尊之不敢與他國齒南唐亦頗恃以自驕其實相結約境中原皆虛辭非能為南唐助也

高麗事具唐書及五代史四夷附錄今書南唐所載異聞及高麗通南唐之見於傳紀者

高麗至五代初國名大封五代史曰高麗本扶餘之別也其國地君世見於唐比乞夷狄有姓氏而其官號略可曉其當唐之末其王姓高氏同光元年遣使廣平侍郎韓申一詞使春部少卿林嚴來而其國王姓名史不紀至長興三年權知國事王建遣使者來明宗乃拜建玄菟州都督充大義軍使封高麗國王建高麗大族也開通二年建卒子武立立也必請命中國常優答之其地產銅銀則世宗時遣尚書水部員外郎韓彥卿以帛數千匹市銅於高麗以爲錢六年昭道使者貢黃銅五萬斤高麗俗工文字喜讀書昭道進月敘孝經一卷越王新義入卷皇靈

南注十八

十

孝經一卷孝經雖圖一卷別敘孔子所生及弟子事述越王新義以越王爲同日若今正義皇靈述延年辟殺吳順義二年當梁之龍德二年爲海軍統帥王建所殺建自立去大封之名復稱高麗以開州爲東京平壤爲西京吳天祚二年當晉之天福元年敗新羅百濟於是倭耽浮羅於羅鐵勒東夷諸國皆附之有二京六府九節度百二十郡內列十省四部官朝服紫丹緋綠青碧青碧以年序遷緣以上選才能賜之俸祿賦以田租尙冠禮略如古制婚姻男女執手自相媒許俗重匾頭生男旦旦按壓其首惟恐不匾也昇元二年遣使貢方物所上書稱牋大略云今年六月內當國中厚府入吳

越國使張訓等回伏聞大吳皇帝已行禪禮中外推戴即登大寶者伏惟皇帝陛下道契三無恩涵九有堯知天命已去即禪瑤圖舜念厥數在躬遂傳玉璽夙惟庸陋獲託生成所恨沃日波遙浮天浪闊幸遇龍飛之旦鑾中燕賀之儀無任歸仁戴聖鼓舞激切之至僕式如表不稱臣烈祖御武功殿設儀仗見其使自言代主朝覲拜舞甚恭宴於崇英殿出適茲樂作番戲召學士承旨孫忌侍宴三年又遣其廣評侍郎柳勳律來貢方物其後史冊殘缺來否不可考矣又章柳雅善著述後主具得其國山川事蹟物產海外使陳廣記三卷史虛白爲之序大部言高麗有二京六府九節度百二十郡內列十省四部官朝服紫丹緋綠青碧青碧以年序遷緣以上選才能賜之俸祿賦以田租且按壓其首又言高麗多銅田家儲具皆銅爲之有

南注十八

二

溫器名服席狀如中國之鑪其底方其蓋圓可容七八升地志家多稱其書爲博洽云

南唐書注卷十八

服一如

盛唐也

徐鎔

見九

王會

游簡言

鍾謨

朱匡業

見元

宗紀

江文蔚

馮延巳

南注音釋

十數里

六朝舊

案湖宋

爲田今

孫忌

彭師高

韓熙載

身谷紹

劉仁贈

壽州故

置安豐

潘佑

嚴續

張易

音楷又音皆 審音帝

江謂鉄爲錯 審音帝

三類頭大也

先主蓋舊書文

當云烈祖也 漢魏其傳沾

沾音喜 沾音喜 沾音喜

元宗議親征 按其事正之

出左傳捨 舍去聲

在金陵城北 唐近事湖周

山現尊左右 名園勝境

每羨蕭蕭 罔之利不下

萬壽寺 在城南郡志謝公墓上

初事南朱 歸高歡命其子

神武遺言 世宗得壽州

春縣改忠 正軍以旌仁

今安豐路也 贈之節復以

見漢書劉 向衛賓傳

相附著也 附通作肅

即魏敦 魏古通

魏敦 魏古通

魏敦 魏古通

魏敦 魏古通

魏敦 魏古通

魏敦 魏古通

魏敦 魏古通

懷怒氣也 漢書作意鳥

郭廷謂 第十竿

林仁肇 適音

盧絳 新淦

陳喬 脫履

李元清 第十趨

魏岑 恍見上

元宗子從善 第十

雜藝方吉 吳廷紹

潘辰 紫極宮

復能劍云 尋病終

當尸解上 從之使

親信發冢 觀之骸

骨尚在 迄無異焉

耿先生 燭灰乾也

甲山有寶 華宮碑

當井處 故老云

節義 史謀 漢志

吳媛 媛音媛 女

浮屠 第五身毒

作竺又轉 衣被

爲竹音也 刻字書

天關 衣被 刻字書

契丹 旃 俗作

高麗 倭 高麗

南唐書音釋

南唐書音釋

南唐書音釋

南唐書建國譜

馬令

嗚呼唐之盛時制天下為十道統之以都督而遐荒四達合為一家中世多故始立方鎮大者連城十數小者猶兼三四雖稟爵命而其勢以分傳昭之世則又甚焉盜酋強卒相與為亂而一旦破城殺帥者即以其鎮子之於是下竊土地上要封冊終以亡唐而大者稱帝小者稱王故自江以南昇潤常歙宣鄂池饒信江洪撫袁吉虔一十五州自江以北揚楚泗和滁光黃舒蘄廬壽海濠一十三州合二十八州楊行密專據以建吳國南唐因之置泰州筠州又取汀建漳泉四州復置劍州共三十五州之地號為大國迨乎顯德世宗出師而遂取

南注國譜

六

淮南一十四州南唐君臣相顧猶懼其不免乃奉表稱貢趨走不暇削國降號何其速哉大抵僭服興亡不在於強梗庸懦而在乎世之治亂世苟治矣偏據之國雖大必亡逮德下衰一夫倡亂遂為敵國為天下者可不戒哉可不戒哉作建國譜

州三十有五

昇州都

吳因唐為昇州徐溫建節升建康軍南唐建都置江寧府

潤州鎮海軍

置丹陽宮尋罷

常州

以江陰縣別置軍

歙州

宣州寧國軍

江州奉化軍

洪州鎮南軍

撫州昭武軍

袁州

吉州

虔州百勝軍

筠州

揚州淮南建東都

鄂池饒信四州

楚州順化軍

泗州靜淮軍

南注國譜

十七

滁州

和州

光州

黃州

舒州

蘄州

廬州保信軍

壽州清淮軍

海州

泰州

濠州定遠軍

顯德五年東都入於周以州建南都置建武軍

保大十年置

以六合置雄州俄罷復來隸

顯德五年入於周

顯德五年入於周

顯德五年入於周

顯德五年入於周

顯德五年入於周

顯德五年入於周

顯德五年入於周

顯德五年入於周

顯德五年入於周

顯德五年入於周

昇元元年置顯

顯德五年入於周

建州忠義軍

保大三年取永安軍節度
俄改志義 後降軍節

汀州

保大三年置

劍州

漳州

保大三年取 改爲
南州 俄復舊

泉州清源軍

保大三年取
清源軍節度使

取之而復失者十有一州

福州保大三年取 擄縻而已 四年入吳越

潭州保大九年取 十年失

衡州保大九年取 十年失

澧州保大九年取 十年失

朗州保大九年取 十年失

南注國譜

九

岳州保大九年取 十年失

道州保大九年取 十年失

永州保大九年取 十年失

邵州保大九年取 十年失

全州保大九年取 十年失

辰州保大九年取 十年失

三唐傳國編年圖

吳非

名者聖人不輕假人者也假其名稍近於正者姑予焉
此春秋之大法也矧夫名與實并有之者乎唐自哀帝
天祐四年丁卯梁建元開平矣晉王並梁立國始以梁
劫天子遷都天祐非唐號仍稱天復五年迄梁滅唐復
稱天祐四年至十九年壬午是爲梁亡之龍德二年明
年癸未乃卽帝位號後唐改元同光立廟太原合唐高
祖太宗懿宗昭宗爲七廟正其始矣而名存焉若曰吾
猶奉唐也史書唐人竊傳國寶歸於唐以視封天子爲
濟陰王者有閒邪無閒邪莊宗族系邇其先出朱邪明

南注年圖

九

宗廢帝皆養子冒姓本於懿宗之賜故立高祖已下四
廟不忘唐也然則唐亡而未亡矣蜀稱天復七年吳稱
天祐十五年而止耳亦遂改元不得與晉同其終也廢
帝崩丙申晉以立而吳卽以丁酉禪南唐李昇爲憲宗
裔與唐之祖伯陽爲玄皇帝同非賜姓等也舉高曾
之故業復十一於千百閒夫誰曰偏據者不正乎乃作
帝系圖者必先梁於唐且置南唐不與列矣余故更爲
之圖繫晉於唐繫唐於天祐所以存哀帝也存唐也存
哀帝存唐晉志也次後唐次南唐迄宋而以諸國之不
屬唐者附焉在唐爲梁吳蜀南漢而楚吳越閩南平屬
梁在後唐爲吳蜀南漢吳越閩後蜀晉而楚南平屬唐

南唐書年世總釋前論

李清

司馬溫公之著論也以漢昭烈稱中山王勝後與南唐烈祖稱吳王恪後比誠見屬疏世邈均疑耳迨紫陽氏帝蜀而昭烈始信非驟於信劉而急於黜曹也夫曹氏何以黜哉一逼主二弑后三廢貴人皇子憤甚與進篡而憤寧進正而疑祀夏配天堂堂乎云勝後則勝後耳必欲求世系實之鑿矣彼南唐烈祖何以異焉夫非灼見其果唐後又果應帝而獨恨同時石敬瑭之必不可帝也無論叛主臣虜聲實俱醜而幽剗何地割胎契丹致金一噉食半元再噉食全迄今追念靖康之遷與厓

南注前論

三

山之覆猶髮指多於心傷而豈知皆敬瑭基禍哉不帝曹何帝石若南唐株守江淮唐裔自命猶正且兒晉而兄南唐者誰吾進兄不進兒曰猶有唐名耳存疑也雖然亦未盡疑也今讀歐陽史世家絕不及南唐賡而辯居正一史馬令陸游二書則咸云唐後何私乎彼皆宋人也尤可思者以周世宗詔討淮南指斥甚厲而獨其正詰使臣則猶云爾主自謂唐室苗裔衣冠禮樂異於他國非愛亦非憚何言此然則資治通鑑所云始欲祖吳王恪繼欲祖鄭王元懿而終復祖恪者游移乃爾非賡微乎夫吳王恪太宗子而建王恪憲宗子烈祖建不祖吳以名同譌耳未正譌安辨賡則謂他語皆文可

矣吾進之徵信也吾進之不妨存疑也亦曰正而疑猶勝屈而醜耳唐亡而後唐興以同光接羣稱之天祐而朱溫黜逆一快也後唐亡而南唐興以昇元接巧湊之清泰而敬瑭黜汗二快也南唐亡而宋興以開寶接新收之江南而無令賢明如宋祖猶以太原未下有終身不得統之謂三快也彼戚光年世總釋已先敘及此而續綱目於宋滅南唐後即大書開寶明乎宋得統於唐耳夫欲早正宋宜直承南唐以東西周之寄食猶統也

南注前論

三

南唐承唐統論

正鍾仁

唐自受命歷二十主而繼以後唐南唐至宋開寶八年唐始不祀若朱梁之篡唐統中絕者十六年不過如夏有有窮漢有新莽況其時稱唐天祐年號者尙三四大國則唐居然未絕也作史者謂當大書唐號以待後唐興不當尊梁後唐亡而南唐適受吳禪唐宗廟復立又不當尊晉若漢若周此甚彰彰也特以宋藝祖初有國恥已統非正乃命祥居正序次五代以明上有所承猶晉不得不以魏承漢隋不得不以魏周承晉而皆非其公也歐陽氏司馬氏皆以宋臣因而不改雖朱子作綱目以繼春秋然亦未敢顯著本朝之失遽推後唐繼唐

南注統論

五

而仍列爲五代以示宋統所遞承亦其時爲之非朱子意也然綱目於朱梁時猶先標晉吳岐之稱唐號而後及梁則是十六年者固顯已子唐而尊梁矣及後唐亡雖先標晉漢周之號於前於南唐改元獨各稱其主之廟號於天福三年又標是歲南唐復姓李氏噫是可以知朱子之意矣乃余又讀朱子感興詩而知其寓意之微也夫唐絕於武后與絕於朱梁一耳雖一則廬陵尙存一則昭宣已弒然天下當武后時已忘嗣聖之名不若朱梁時尙存天祐之號今讀朱子詩有曰云何歐陽子秉筆迷至公唐經亂周紀凡例孰此容正言歐陽氏作新唐書五代史其帝周既爲不公則帝梁亦如之故

言凡例也昭烈爲中山後通鑑亦謂其疏遠不可考卽南唐先世果如通鑑所云亦正與昭烈同例況其譜系尙有書傳可考綱目既以昭烈繼漢自當以烈祖繼唐今讀朱子詩又曰晉史自帝魏後賢益更張世無魯連子千載徒悲傷言晉史自宜帝魏喻已爲宋人不得不帝周以遡及石晉而深望後人之更張云爾後唐雖非唐後然既已賜姓收之屬籍而又有大功於唐室則系於唐可也況南唐爲唐後一時未聞有異詞其疑爲非眞者乃出於後世執簡之人然既以李姓祀唐配天何至不如秦之爲呂晉之爲牛哉且魯連以不帝秦而朱子思之今舍南唐不帝反帝契丹所立之石晉此正魯

南注統論

五

連所以甘心蹈東海而死者朱子之意必不然矣然則朱子而生於今日如之何曰於朱梁時必當大書天祐以絕弒逆於後唐南唐必皆大書年號以臨諸國至開寶唐亡之日而始繼以宋耳是說也映碧李廷尉稱戚光年世譜已序及之而子見近世李槃作世史類編亦推南唐爲正然終不能大書其年等於正統不過分附某年僅改綱目之先石晉後漢者先南唐而已且敘事皆稱國號與諸國無異則終非大居正之義槃又祖李純卿之說謂朱子事偏安之南宋始表偏安之蜀漢夫南宋自與東周東晉爲例不待表蜀漢始尊表蜀漢正南唐之例耳是皆槃說之陋者也故余特竊取朱子之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別史類

意爲綱目唐統論

南注統論

東

唐餘紀傳序



唐餘者李唐氏二百年世祚之餘也。得四百年而止。昭烈立於益州。為漢之餘。得五十年而止。蕭登國於江陵。為梁之餘。唐氏統治四方。傳祀三百

本唐餘紀傳序

二

有佑而後。宋溫篡弒唐。遂亡。李莊忘名。真漢而少。陳則魏。明宗號績。紹而善。子公。死。孫天。帝。弗。吊。唐。煇。魏。煇。幸。而。昇。以憲宗之名。同建。五。之。支。崎。嶇。漢。胤。善。于。漢。氏。經。營。勤。績。三。十。餘

年。而妃有江漢。如十州之地。罪國。績。歸。姓。于。李。之。唐。七。廟。上。祀。神。克。沿。名。訊。實。蓋。撥。諸。蜀。漢。而。少。企。備。諸。江。漢。特。優。者。也。自。歐。陽。氏。他。五。代。史。全。以。正。統。為。之。偏。閩。之。國。故。生。於

本唐餘紀傳序

二

南。唐。例。之。儲。偽。逆。之。楚。越。生。公。名。而。弗。主。也。也。辛。而。弗。殂。嗚。呼。斯。亦。之。矣。之。夫。史。遷。之。之。紀。傳。蓋。謂。君。國。者。生。子。孫。不。始。其。禮。安。者。素。心。之。奉。月。而。名。紀。亞。人。之。始。終。生。事。皆。如。述。其。所。傳

者備諸曾牒而名傳至於古宗
三代封國穆親疎不同安比皆神
昭之由月而為之之後祿姓受土各
有宗文故本其所自而立名其
沿則周之吳魯晉各有諸國是也
歐陽氏以吳越荆楚為命申

宋書卷之九十四

朝列之世家所至可多至舉平當
時抗敵之國若南唐有自漢例
名古家不以此事實欽借謂
昇之稱唐於初則族系為
在當時公儲仍相若事涉能
正革難曲隨然可楚心其為

其主父如正其為漢帝其在綱
目亦可議也且宋梁以盜賊後在
晉漢以老物即周以平何崛起
類同篡殺於踵固能神昭之後
與有極也之功也後為正統金
其帝五之字以偏授鄙為

宋書卷之九十四

儲偽之國其與帝魏而冠者
不等為駁見哉南唐書以遠久
矣私官馮先生誦宰多邑間示
予以殘本且曰是雜姓編偽遂為
良書其書存粹予受而總釋
去昔之化者以得於蘇公

之言謂本紀不定以定帝制
 遂於三王之事悉補本紀而
 編之揭之山朋之制全用一統
 之法雖物物歐史之偏然未協
 綱目其統平書之例高居之
 脈因綱羅較遺補輯殘闕去
 外訂是別為一書私謂宋表之
 末內附于周後之之或負于
 宋君稱國之配稱國后其自
 貶之著年故錄之而改世宗之稱
 亦漢少歷帝紀之目三主紀末
 定為國紀五人行實類為列傳

宋唐餘紀傳序末五

有以論辨之而附其下名其編
 曰唐餘紀傳雖去伐古之義而
 死作者未暇取也嗚呼商周而
 去先代之後備為二格故遺錄
 之名世之自而立漢魏而下止國
 之商前勇為仇讎故遺錄之緒
 幸其少存君子觀之而錄之也
 周宋而後世宗太祖之君度亦
 見矣

宋唐餘紀傳本末

嘉靖二十三年春在甲辰秋
 九月吉陳寔聲伯甫於子
 水南書院

唐餘紀傳目錄

國紀三卷

第一

先主

第二

中主

第三

後主

列傳十五卷

第一

宋齊丘

第二

周宗

李達勳

馬仁裕

第三

刁彥能

游簡言

李德誠

周本子勳

徐玠

王崇文

杜業

張延翰

劉承勳

第四

張易

蕭儼

江文蔚

李貽業

第五

徐錯

韓熙載

潘佑

蒯鼈

第六

馮延巳

陳覺

第七

魏岑

鍾謨

徐漢

嚴續

常夢錫

張義方

高越

龔慎儀

喬匡舜

盧郢

馮延魯

李徵古

查文徽

李德明

李平

盧紉

第八

江夢孫

陳起

睦昭符

潘承祐

歐陽廣

汪煥

第九

王會

王輿

何敬洙

李金全

柴克宏

盧文進

朱匡業

王彥傳

皇甫暉

孟堅

陳誨

林仁肇

申屠令堅

第十

邊鎬

王建封

劉彥貞

郭廷謂

皇甫繼勳

鄭彥華

朱令贊

第十一家八傳

先主元敬皇后宋氏

先主夫人种氏

中主光穆皇后鍾氏

後主昭惠國后周氏

後主繼國后周氏

後主保儀黃氏

後主宮嬪流珠氏 喬氏

先主諸子

楚王景遷

晉王景遂

齊王景達

江王景邊

女求興公主

中主諸子

弘冀

弘茂

從善

從鑑

從謙

女芳儀

後主二子

仲嵩

仲宣

第十二忠節傳

孫晟

劉仁贍

張彥卿

李延鄒

陳喬

廖居素

廖澄

鍾禧

張雄

胡則

第十三義行傳

廖偃

鄭文寶

李元清

鍾離君

陳褒

第十四隱逸傳

史虛白

陳况

張陳二將

沈彬

陳曙

陳陶

毛炳

許堅

第十五藩附傳

王延政

留從効

馬希萼

唐餘紀傳 目錄五

第十六列女傳

鄭氏

吳媛

聶氏

第十七方技傳

吳廷紹

潘宸

李廷珪

譚紫霄

木手

耿先生

裴長史

第十八伶人傳

申漸高

楊花飛

李家明

李冠

第十九別傳

徐鉉

殷崇義

張洎

張似

周惟簡

查元方

第二十志畧

疆土

第二十一附錄

唐餘紀傳 目錄六

契丹

高麗

唐餘紀傳目錄

唐餘紀傳

天目錄

唐餘紀傳卷第一



吳興陳寔脩

國紀第一

先主名昇字正倫小字彭奴姓李氏唐憲宗第八子建王恪之玄孫恪生超早卒超生志仕為徐州判司卒官因家焉志生榮榮性謹愿喜從浮屠游時號李道者以光啓四年十二月二日生先主于彭城六歲而孤遇亂伯父球携之避地至濠州未幾母劉氏卒先主遂托跡于濠之

唐餘紀傳卷第一

開元寺乾寧二年淮南節度使楊行密出兵濠上得而竒之養以為子行密長子溼惡之不以為兄弟行密乃以與大將徐溫曰是兒狀貌非常吾度吾子終不能容今以乞汝遂冒姓徐氏名知誥先主事溫盡子道溫妻李氏以其同姓鞠養如己子及長身踰七尺方穎隆準脩上短下語声如鍾精采鑠人常緩步而從者疾行莫能及溫有疾與其婦晨夜侍旁不去或時觸溫怒撻而逐之厥明復拜于前溫驚曰汝仍來此

耶則泣曰人子捨父母將安之以是泣加愛
 行密亦謂温曰知詰雋傑諸將子皆不逮也天
 祐六年六月自元從指揮使遷昇州防遏使兼
 樓船軍使治戰艦于昇七年五月授昇州副使
 知州事九年副柴再用平宣州以功遷昇州
 史時江淮初定守令皆武夫專尚軍旅先主獨
 褒廉吏課農桑求遺書招延四方士大夫傾身
 下之雖以節儉自勵然輕財好施無所愛吝以
 宋齊丘王令謀王翊主謀議曾禹張洽孫晟徐
 融為賓客馬仁裕周宗曹棕為親吏十一年加
 檢校司徒始城昇州十四年五月城成温來觀
 喜其制度壯麗徙治焉而以先主為檢校太保
 潤州團練使先主本欲宣州不悅時温子知訓
 以內外馬步都軍副使專制楊氏驕淫失眾宋
 齊丘納說曰知訓旦暮且敗是行天所贊也十
 五年朱瑾殺知訓馬仁裕自蒜山渡馳告先主
 即日帥師入廣陵定亂遂代知訓秉政勤儉寬
 簡及反知訓之舊上下悅服吳主建國以先主

為左僕射參政事國人謂之政事僕射時乘
 亂之後曾未期歲紀綱憲度粲然並舉温雖遠
 執國政而人情頗已歸于先主有徐玠者事温
 為金陵行軍司馬工揣摩捭闔密說温曰居中
 輔政豈宜假之他姓請更用嫡子知詢先主刺
 知皇恐表乞罷政事出鎮江西表未上而温疾
 亟遂止温卒知詢嗣為金陵節度使諸道副都
 統數與先主爭權先主乃使人誘之來朝留為
 左統軍悉奪其兵而先主以太尉中書令出鎮
 金陵如温故事吳命先主開大元帥府置僚屬
 進封齊王用天子制度改名詰吳天祚二年冬
 十月吳主禪位于我甲申先主立改是年為昇
 元元年國號齊以十二月二日為仁壽節尊吳
 主為高尚思玄弘古讓皇帝上冊稱受禪老臣
 詰追尊義考温為太祖武皇帝丙申以平章事
 張延翰為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門下
 侍郎張居諫中書侍郎李建勳皆為同平章事
 以建康為西都廣陵為東都改尚書省為尚書

部省東都尚書省為留守院丙戌改齊明門
朝元門丁亥封弟知證為江王知諤饒王戊子
降吳太子璉為弘農郡公辛卯降吳建安王珙
江夏王璿等十一人爵一等而加官增封邑詔
獄訟未經本處論決者毋得詣闕訴乙未降吳
公主為國君甲午立王后宋氏為皇后丙申封
女弟杞國君為廣德長公主庚子遣使如漢閩
吳越荆南告即位辛丑追封吳歷陽公濛為臨
川王謚曰靈以禮改葬戊申封子景通為吳王
諸道副元帥判六軍諸衛事十一月庚戌朔改
東都舊第為崇德宮癸丑改承宣院為宣徽院
丙辰追冊故妃魏國君王氏為順妃丁巳追封
次子景遷為高平郡王長女為豐城公主改辭
狀司為清訟院封姪景邁為晉陵郡公景遜上
饒郡公景邈桂陽郡公景逸平陽郡公女五人
封盛唐太和永興建昌玉山公主戊午封子景
遂為吉王景造壽陽郡公以景遂為東都留守
江都尹赴東都已未陞東都海陵縣為泰州割

益城泰興如皋興化縣屬焉丁卯高從誨表請
置邸金陵從之己巳吳越使將軍袁綸來賀即
位乙亥追封故高平王景遷妃吳上饒公主為
燕國君謚貞莊十二月庚寅上太祖武皇帝陵
曰定陵追尊高祖以下皆為公王而稱宗配皆
稱國君及妃墓皆稱陵惟武皇帝之配李氏曰
明德皇后
昇元二年春正月己酉朔日有食之避殿停朝
賀甲子荆南使龐守規來賀即位甲戌詔臣僚
三品以上追贈父母將相贈二世二月壬戌閩
使內客省使朱文進來賀即位復五月讓皇廢
請徙居南平王李德誠等亦引漢隋故事有請
戊午改潤州州治為丹陽宮以平章事李建勳
充迎奉讓皇使己未漢使集賢殿學士鄒禹謨
來賀即位甲寅徙讓皇居丹陽宮丁卯廣濟倉
灾焚米三十萬石作渾天儀六月甲申陞池州
為康化軍是月高麗使正朝廣評侍郎柳勳律
來朝貢秋七月壬申以左丞相宋齊丘為平章

事八月戊寅陞洪州瀟灘鎮為清江縣不隸州
丁亥契丹使梅里捺盧古來聘冬十月丙子立
太學命刪定禮樂癸未新羅使來朝貢壬辰命
吳王景通勒步騎八萬講武于銅駝橋十二月
辛丑使命至丹陽宮俄而讓皇卒訃聞詔不視
朝二十七日率百官素服舉哀是歲景通改名
璟徙封齊王

昇元三年春正月庚戌江王知證饒王知諤表
請先主復姓李氏不許癸亥左丞相齊立平章

本唐餘紀傳卷一六

事居誅建勳樞密使同平章事宗等表請復姓
甲子御札詳議復姓乙丑齊立等議宜如所請
從之丙寅至壬申齊王璟等三上尊號曰應乾
紹聖文武孝明皇帝不受詔曰迺者干戈相尋
地弗而不藝桑殖而弗蠶衣食日耗朕甚憫之
民有嚮風來歸者授之士田仍給復三歲二月
乙亥改太祖武皇帝廟號義祖已卯改國號唐
復姓李氏為考妣發哀與皇后服練居廬如始
喪禮持考妣喪各二十七日凡五十四日不視

朝壬午詔以國事委宋齊立惟軍旅以聞群臣
固諫詔以墨纒聽政庚寅詔更名昇乙未契丹
使曷魯來以兄禮事我蜀使來賀即位追尊高
祖建王恪曰定宗孝靜皇帝配程氏曰貞靜皇
后曾祖超曰成宗孝平皇帝配崔氏曰平真妃祖
志曰惠宗孝安皇帝配盧氏曰安莊妃考榮曰慶
宗孝德皇帝配劉氏曰德恭皇后庚午作南郊
齋宮千間夏四月庚辰朝享于太廟辛巳有事
于南郊以高祖神堯皇帝配用上辛也大赦境

本唐餘紀傳卷一六

內百官進位將士勞賜有差民三年藝桑三千
本者賜帛五十疋每丁墾田及八十畝者賜錢
二萬皆五年勿收租稅群臣請上尊號詔曰朕
以眇躬託于民上常惧弗類以陞高祖太宗之
遺業群公卿士願欲舉上尊號之禮朕甚不取
其勿復以聞戊子進封李德誠趙王徐知證韓
王知諤梁王辛亥進封景遂壽王景達宣城王
丙寅以齊王璟為諸道兵馬大元帥丁未吳越
使左武衛上將軍沈誥文荆南高從誨使王崇

嗣來賀南郊是月作北郊于玄武湖西秋七月
校諸州所獻珍禽奇獸于鍾山命有司作昇元
格與吳令並行中外遵守自五月不雨至于閏
七月冬十月丁丑御後樓閱戰馬

昇元四年春二月詔罷營造力役毋妨農時三
月丁未頒中正曆曆官陳承勛所誤也丙戌漢
人闌人來聘夏五月晉安州節度副使李金全
來降六月癸亥罷宣州歲貢木瓜雜果太師中
書令趙王李德誠卒秋八月立齊王璟為皇太

子仍兼大元帥錄尚書事璟固讓從之九月戊
辰契丹使梅里掠姑米里未聘獻狐白裘冬十
月壬寅以齊王璟讓儲位赦殊死以下京師賜
醕內外諸軍優給禁表奏言聖睿二字違者以
大不敬論乙巳詔幸東都命齊王璟監國庚戌
駕自保德門御舟辛亥次迎銜鎮甲寅至東都
入建元門感念疇昔泫然流涕丁巳遣使問東
畿士民不能自存者己未高麗使廣評侍郎柳
兢來貢方物十一月乙丑宴群臣于崇德宮故

第也以廳事為光慶殿唐貞觀改東都文明殿為
乾元殿英武殿為明光殿唐高宗為垂拱殿朝
陽殿為福昌殿積慶宮為崇道宮西都崇英殿
為延英殿凝華內殿前為昇元殿後為雍和殿
興祥殿為昭德殿積慶殿為穆清殿乙酉賜東
畿高年疾苦憐獨米人二斛十二月漢使都官
郎中鄭翺閩使客省使高裕吳越使刑部尚書
楊巖來賀仁壽節丙申至自東都

昇元五年春二月己未殺泰州刺史褚仁規三
月戊辰契丹使來秋七月詔右僕射兼中書侍
郎同平章事監脩國史李建勳罷歸私第八月
遣使振貸黃州旱傷戶口是歲吳越水民就食
境內遣使振卹安集之

昇元六年閏正月甲申朔改天長制置使為建
武軍庚寅漢使區延保來聘癸巳閩使尚食使
林弘嗣來聘都下大水秦淮溢東都火焚數十
家二月己丑以左丞相太保宋齊丘知尚書省
事初齊丘累求預政許入中書視事又以兩省

事多委給事舍人劇務多在尚書省又求知者
事許之夏五月左丞相太保宋齊丘罷為鎮南
軍節度使六月常宣歙三州大雨漲溢漢使蕭
規來告哀廢朝三日庚午契丹使掠姑米里來
聘獻馬五駟大蝗自淮北蔽空而至辛未命州
縣捕蝗瘞之辛巳禁節度刺史給攝署牒秋八
月甲申漢使法物使公孫惠來告襲位九月庚
寅頒昇元刪定條冬十月詔曰前朝失御四方
崛起者衆武人用事德化墜而不宣朕甚悼焉

宋唐餘紀傳卷十八

三事大夫其為朕舉用儒吏罷去苛政與吾民
更始十二月閩使徐弘績漢使滕紹英吳越使
右衛大將軍蔣璠來賀仁壽節
昇元七年春正月契丹使達羅干等二十七人
來聘獻馬三百羊三萬五千二月庚午先主殂
于昇元殿年五十六追尊光文肅武孝高皇帝
廟號烈祖塋永陵先主瀕殂謂齊王璟曰德昌
宮儲戎器金帛七百萬汝守成業宜善交隣國
以保社稷吾服金石欲求延年反以速死汝宜

視以為戒其始生長兵間知民厭亂在位七年
兵不妄動境內賴以休息性節儉常躡蒲屨用
鐵盆盥暑月寢殿施青葛帷左右宮婢裁數人
服飾樸陋建國之始即金陵治所為宮惟加鴟
尾設闌檻而已終不改作中主為太子欲得杉
木作版障有司以聞報曰杉木固有之但欲作
戰艦以竹作障可也江淮間連年豐樂兵食盈
溢群臣多請恢拓境土則愀然曰吾少從軍旅
見兵之為民害深矣誠不忍復言使彼民安吾

宋唐餘紀傳卷十八

民亦安矣吳越國大火焚其宮室帑藏甲兵幾
盡將帥皆言乘其弊可以得志一切拒而不聽
遣使厚持金幣唁之仁厚恭儉務在養民有古
賢主之風焉
論曰南唐先主以憲宗遺胤得國江左僅延
一昧祖孫相繼綿四十年而宋滅之是殄唐
之祀者不獨宋温也宋承周後以周氏為正
統故於南唐謂其與故朝族屬不明紹續非
正於是斥為僭偽而貶其名號大抵主於紹

周故其立論如此疑未足憑也古唐國
境土褊小歷年不永然觀其聲明文物當時
諸國莫之與並其賢才碩輔固不逮蜀漢武
侯而文武才業忠節聲華炳耀一時者亦不
可揜矧其間政化得失興衰治亂之蹟有可
為後世鑒戒者尤不可泯也方是時契丹雄
盛虎視中原晉漢之君以臣子事之惟謹碩
獨奉於江淮小國聘使不絕高麗亦歲貢
方物豈非久服唐之恩信仰唐餘風以唐為
猶未亡也耶然則唐餘之目當時既不以
非則後世亦難於終貶故予少仍前書之文
畧變綱目蜀漢繼統之例自先主而下列為
國紀俾後之追脩前史者得有據焉

唐餘紀傳卷第二

唐餘紀傳卷第二

吳興陳震脩

國紀第二

中主名璟字伯玉先主長子母宋皇后初名景
通風度高秀工屬文起家駕部郎中累進諸衛
大將軍先主為齊王立為王太子固讓先主受
禪封吳王徙齊王昇元四年八月立為太子復
固讓曰前世以嫡庶不明故早建元良示之定
分如臣兄弟友愛尚何待此先主為下詔稱其
守廉退之風帥忠貞之節有子如此子復何憂
赦殊死以下臣民奉歲齊王如太子禮七年二
月先主病疽秘之人皆莫知庚午疾亟太醫吳
廷紹遣人密告中主馳入宮侍疾於東閣是夕
先主殂秘不發喪而下詔命中主監國大赦境
內頒賚有差丙子始宣遺詔
保大元年春三月己卯朔先主殂己旬日中主
猶未嗣位方泣讓諸弟奉化節度使周宗偕侍
中徐玠至柩前取衾冕衣中主曰大行付陛下

以神器之重豈得固守小節是日乃立于位大赦境內改元保大不待逾年改元識者非之百官進位二等將士皆有賜蠲民逋負租稅賜鰥寡孤獨粟帛尊皇后為皇太后立妃鍾氏為皇后以鎮南軍節度使宋齊丘為太保兼中書令奉化軍節度使周宗為侍中徙封壽王景遂為燕王進宣城王景達為鄂王閩使來吊祭升濠州為定遠軍秋七月徙燕王景遂為齊王鄂王景達為燕王仍以景遂為諸道兵馬元帥居東

公唐餘紀傳卷二

宮景達為副元帥詔示中外以兄弟傳國之意八月乙卯封弟景邁為保寧王冬十月嶺南妖賊張遇賢犯虔州詔洪州營屯都虞候嚴恩帥師討之以通事舍人邊鎬監其軍擒遇賢及其黨黃伯雄曹景全斬于金陵市餘賊悉平十二月以太保中書令宋齊丘為鎮海軍節度使保大二年春正月侍中周宗罷為鎮南軍節度使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張居誅罷為鎮海軍節度使辛巳詔齊王景遂總庶政惟樞密

副使魏岑查文徽得奏事餘非召對不得見初先主尤愛景遂中主奉先志欲傳以位故有是詔宋齊丘蕭澈皆上書切諫侍衛都虞候賈崇叩閣請見曰臣事先皇三十年孜孜詢察下情猶患壅隔今陛下始即位所委何人而頊與臣下踈絕因嗚咽流涕中主感悟命坐賜食遂拔所下詔夏五月閩朱文進弒其君曦自稱閩王遣使來告詔囚其使將討之議者謂閩亂由王延政當先討乃釋閩使遣還秋九月庚午朔日

公唐餘紀傳卷二

有食之冬十二月樞密使查文徽請討王延政詔以文徽為江西安撫使俾規建州文徽固請濟師乃以邊鎬為行營招討共攻延政敗績于蓋竹保大三年春二月以何敬洙為福建道行營招討祖全恩為應援使姚鳳為諸軍都監會查文徽進討秋八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是月克建州執王延政送金陵拜羽林大將軍升建州為永安軍是歲升建州延平津為劍州

保大四年春正月以青陽公宋齊丘為太傅中書令對衛國公以李建勳為右僕射兼門下侍郎與中書侍郎馮延巳皆平章事夏五月以樞密使陳覺為宣諭使諭福州李弘義入朝不克覺擅發汀建撫信等州兵攻之事聞遂命王崇文魏岑馮延魯會攻福州秋九月詔除民田稅冬十月諸軍會圍福州

保大五年春正月立齊王景遂為大弟徙封燕王景達為齊王兼諸道兵馬元帥徙南昌王弘

唐餘紀傳卷二十一

冀為燕王鎮閩州三月晉密州刺史皇甫暉棣州刺史王建俱來奔是月契丹滅晉使來告捷且請會盟于境上辭不赴遣使聘之遂請差官如長安脩奉唐帝諸陵契丹不許吳越遣兵救福州至自海道我師與戰敗績夏四月詔即軍中斬陳覺馮延魯宋齊丘申救乃詔械覺延魯還都既至貸死止從流貶五月契丹棄中原遁歸詔出師經營北方已而聞漢王立乃止初以李金全為北面行營招討使及是罷師金全猶

帶銜不革秋八月太傅中書令宋齊丘罷為鎮南軍節度使

保大六年夏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秋九月漢李守貞叛據河中遣使間道表求援師以鎮海軍節度使李金全為北面行營招討使救河中師次沂州冬十月師還

保大七年春正月淮北盜起以神衛都虞候張杏散騎常侍張義方率師招捕降漢亳州蒙城鎮將成師朗等以歸夏六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唐餘紀傳卷二十一

冬十月我師渡淮攻正陽敗績十二月留從効擅泉州其兄從頴復殺漳州刺史董思安據州以附于從効我不能討因升泉州為清源軍以從効為節度使

保大八年春正月李金全始罷北面行營招討使秋八月福州遣諜者詣建州留後查文徽告吳越戍卒作亂成棄城去文徽信其言遂襲福州大敗被執別將劍州刺史陳誨以戰棹敗福州兵執吳越將馬先遣歸于金陵遣使歸馬先

進于吳越求還查文徽吳越毒而歸之秋九月
楚朗州節度使馬希萼表求濟師詔許應援仍
賜以鄂州今年租稅命楚州團練使何敬洙帥
師應之冬十一月甲子朔日有食之十二月馬
希萼攻陷潭州弑其君馬希廣楚將李彥溫劉
彥瑫各以千人來歸

保大九年春正月楚王馬希萼使掌書記劉光
翰來貢方物三月壬戌朔以右僕射孫晟客省
使姚鳳為楚王策禮使淮南饑夏六月楚靜江

本唐餘紀傳卷三十一

軍指揮使王逵執朗州節度使馬光惠歸于金
陵推辰州刺史劉言為朗州留後來請命秋九
月楚馬希崇廢其君希萼而自立以洪州營屯
都虞候邊鎬為湖南安撫使師出萍鄉以定楚
亂冬十月壬寅武安留後馬希崇與馬希萼相
繼降鎬入潭州癸丑武昌節度使劉仁贍率舟
師取岳州湖南遂平南漢來攻陷郴州周亮用
節度使慕容彥超來乞援師許之
保大十年春正月陞洪州高安縣為筠州以清

江萬載上高三縣隸焉援充州之師敗績于冰
陽周人執我指揮使燕敬權二月周人歸燕敬
權使來言曰吾賊臣背叛爾國助之豈長計哉
且使潁州團練使郭瓊遣我壽州節度使劉彥
貞書曰自古有國皆惡叛臣貴邦何為常事指
誘吳中多士無乃淺謀時愧其言以翰林學士
江文蔚知禮部貢舉放進士王克貞等三人及
第旋復停貢舉三月以太弟太保馮延巳為左
僕射前鎮海節度使徐景運為中書侍郎及右

本唐餘紀傳卷三十一

僕射孫晟並同平章事南漢初乘楚亂據其桂
宜等州及是將取之以知全州張忞兼桂州招
討使夏五月丙戌朔日有食之命統軍侯訓帥
五千人會張忞攻桂州敗績于城下訓死之
收餘衆保全州周興順指揮使白進福以族素
歸秋九月召朗州劉言入朝冬十月劉言將王
逵周行逢攻潭州壬辰拔益陽寨戍將李建期
死之丙申潭州節度使邊鎬棄城遁辛丑劉言
將蒲公益攻岳州刺史宋德權監軍任鎬棄城

道十一月劉言盡據故楚地詔流邊鎬于饒州
斬宋德權任鎬于太社裨將申洪太尹建斬于
都門外平章事馮延巳孫晟皆罷為左右僕射
十二月洪州大都督楚王馬希萼來朝留不遣
是歲大旱

保大十一年春三月以左僕射馮延巳同平章
事金陵火逾月焚官寺民廬數千間復設貢舉
夏六月不雨井泉涸竭淮流可涉旱蝗民饑流
入周境冬十月築楚州白水塘以溉屯田遂詔

州縣陂塘堙廢者皆脩復之緣是力役存興楚
州常州為甚朝遣近侍車延規董其役發洪饒
潤等州民牛以往吏緣為姦強奪民田為屯田
江淮騷動窮民以數丈竹去節焚香於中仰天
訴冤者不可勝計知制誥徐鉉因奏事白之宣
旨詰曰吾國兵數十萬安能不食捍邊事關大
利願舉國排之何也鉉又力陳其弊乃詔鉉行
視利害鉉至楚州悉取所奪田還民詰責車延
規欲榜之百姓感悅在廷左右交譖以為擅作

威在遠觸上怒趣歸將沉之江既至怒少解流
鉉舒州而白水塘役亦賴以止

保大十二年春二月命吏部侍郎朱鞏知禮部
貢舉自十一年六月至于今年三月大饑疫
州縣鬻粥食餓者秋七月契丹使其虜來聘
宴清風驛盜斬其首以去捕之不得後知為周
將荆罕儒所遣自是契丹遂不至

保大十三年春二月以中書侍郎知尚書省嚴
續為門下侍郎平章事夏六月周攻秦鳳蜀遣

間使來告難周遂下詔罪狀我遣將李穀王彥
超韓令坤等侵我淮南攻自壽州詔以神武統
軍劉彥貞為北面行營都部署帥師三萬赴壽
州奉化節度使同平章事皇甫暉為北面行營
應援使常州團練使姚鳳為應援都監帥師三
萬屯定遠縣召鎮南節度使宋齊丘入朝謀難
冬十二月以安定郡公從嘉為沿江巡撫使是
歲天裂東北其長二十丈
保大十四年春正月壬寅周主自將伐劉彥

貞與其師戰于正陽敗績彥貞亡歿二月周師
蓋道襲清流關皇甫暉退保滁州周師破城俘
暉及姚鳳以歸壬戌遣泗州牙將王承朗奉書
至徐州請成于周稱唐皇帝奉書願以兄事
輸方物太弟景遂亦移書周將帥皆不報已耶
遣翰林學士鍾謨文理院學士李德明使周奉
表至下蔡行在貢金器千兩銀器五千兩錦綺
紋帛二千疋及御衣屨帶茶藥又奉牛五百頭
酒二千石犒師請罷兵不聽乙酉周師陷東都

大唐錄紀傳卷二十一

執副留守馮延魯丁亥左神衛使徐象等十八
人自壽州奔周天長制置使耿謙以城降于周
遣園苑使尹廷範護遷讓皇之族于潤州廷範
殺其男子六十人誅廷範以謝國人周師陷秦
州刺史方訥棄城遁遣間使求援于契丹至淮
北為周人所執吳越乘間攻常州宣州靜海
置使姚彥洪奔吳越三月遣司空孫晟及禮部
尚書王崇質使周請去帝號禮同外臣周主未
許光州兵馬都監張廷翰以城降于周刺史張

紹道還丁酉周師陷舒州刺史周弘祚死之斬
州將李福殺知州王承雋降于周戊戌天成軍
使蔡暉自壽州奔周師陷和州詔斬李德明
於都市坐奉使請割地也吳越陷常州之郭執
團練使趙仁澤遣龍武都虞候柴克宏救常州
壬子大敗吳越之師斬獲萬計俘其將數十至
潤州燕王弘冀悉斬之壬戌壽州軍校陳延貞
寺十三人奔周是月命諸道兵馬元帥齊王景
達率師拒周夏四月復泰州五月周主北還秋

大唐錄紀傳卷二十一

七月復東都并舒蘄光州惟壽州之圍愈
急冬十月周主害我行人孫晟及其同事者二
百人獨貸鍾謨以為耀州司馬是歲詔省淮南
民田之被奪為屯田者

保大十五年春二月乙亥周主復自將來伐齊
王景達自濠州遣邊鎬許文積朱元帥兵數萬
救壽州景達用監軍使陳覺言奪朱元兵以楊
守忠代之元遂舉寨降周裨將時厚卿獨不從
見殺壬辰周師及破我諸寨執邊鎬許文積楊

守忠餘衆悉奔潰景達亦遁歸金陵是役也所
喪四萬人三月誅朱元妻子丁未壽州劉仁贍
病革副使孫羽等代仁贍署表降辛亥書晦兩
沙劉仁贍卒夏四月周主北還冬十一月周主
仍親來伐十二月濠州刺史郭廷謂泗州刺史
范再遇皆舉城降周時東都勢不能守遣使焚
其官寺民廬徙其民于江南周師遂入揚州丁
丑周師攻陷泰州都城大火一日數發
交泰元年春正月丙戌周師陷海州壬辰周師

陷靜海軍丁未陷楚州防禦使張彥卿兵馬都
監鄭昭業死之周師屠城焚廬舍殆盡周師次
雒州刺史易文贊舉城降州天長縣也三月大
赦境內改元交泰以太弟景遂爲天策上將軍
徙封晉王立燕王弘冀爲太子叅治朝政丁亥
周主次揚州辛卯至迎銜鎮壬辰耀兵江中將
遂南渡舉國震懼乃遣樞密使陳覺獻方物表
請傳位太子以國內附周主始答書稱皇帝
致書敬問江南國主乙未遣閣門承旨劉承遇

表稱唐國主盡獻江北州縣之未陷者鄂州
漢陽汝川縣在江北亦割獻焉歲輸土貢數十
萬而乞海陵監南屬不許後歲給贍軍益三
十萬石庚子周主貽書于我兄其奉正朔而止
其傳位太子甲辰遣平章事馮延巳等使周犒
師及買宴自是聘獻于周表稱國主用其顯德
年號在本國則仍舊稱是歲改名景避周廟諱
也丁未左僕射平章事馮延巳罷爲太子太傅
門下侍郎平章事嚴續罷爲太子少傅己酉周

主遣太府卿馮延魯衛尉少卿鍾謨餉國主御
衣金玉帶錦帛羊馬及犒軍帛十萬九將士被
俘者皆遣還凡五千七百五十人冬十月馮延
魯許文積邊鎬周廷構皆自周放還置不復用
十二月己亥暴宋齊丘陳覺李徵古罪放齊丘
歸九華山覺安置饒州徵古削官爵覺與徵古
尋皆賜死

交泰二年春正月宋齊丘幽死秋七月鑄大錢
一當十文曰永通泉貨與舊錢並行又鑄唐國

通寶錢二當開通錢之一九月丙午太子弘冀卒冬十一月建洪州為南都南昌府

交泰三年春正月宋太祖皇帝受周禪放降將

三十四人來歸是月遣使蒞誅鍾謨于饒州誅

張巒于宣州二月始鑄鉄錢三月遣使賀宋主

即位秋七月遣禮部郎中龔慎儀朝于宋進乘

輿服御物自是歲獻頻數費以萬計冬十月宋

揚州節度使李重進拒命使來乞援不許十一月

月丁未宋平揚州遣右僕射嚴續犒師將國公

從鑑戶部侍郎馮延魯朝宋主于行在

交泰四年春二月遷都于南昌府立吳王從嘉

為太子留金陵監國壬午發行旌麾仗衛六軍

百司凡千餘里不絕所過勞問高年疾苦大宴

于富塗至宋家狀暴風飄龍舟幾至北岸翌日

從官皆乘輕舟奔問三月至南都宋主以我遷

都遣通事舍人王守貞來勞問初南都迫遷諸

凡章創至是規制迫隘上下不能容群心思歸

於是退朝之暇北望金陵恒鬱不樂登心堂

承旨秦承裕常引屏風障之復議東遷未及行

而寢疾不復進膳惟啜蔗漿嗅藕華六月

疾革親書遺旨留葬西山累土為墳母延

且曰違吾言非忠臣孝子夕有大旱實于南

庚申殂于長春殿年四十六後主不忍從遺命

迎祥宮還都秋八月至金陵丁未殯于宮中萬

壽殿遣使告哀于宋請復帝者之禮追尊明道

崇德文宣孝皇帝廟號元宗葬順陵元宗多才

藝好讀書便騎射在位幾一十年慈仁恭儉禮

賢睦族愛民字孤裕然有人君之受少喜栖隱

嘗築館于廬山瀑布前蓋將終焉迫於紹襲竟

弗遂自以唐室苗裔誅於斥大境土之說及福

州湖南再喪師知攻取之難始議弭兵務農或

曰願陛下十數年不復用兵應曰兵將終身不

用何十數年之有會周師大舉屬時老将雄兵

類多零謝諸所寄任六率其人折北不支至於

戲國降號憂悔而殂悲夫

論曰中主舉閩楚之師境內虛耗及契丹滅

晉中原有隙可乘而南唐兵力國用既已弗支熟視而不能出世以為恨予謂不然唐有江淮視同時割據諸國地大力強人材衆多且據長江之險隱然大邦也若用得其人乘閩楚昏亂一舉而平之然後東取吳越南下五嶺南北之勢既成則北方雖欲睥睨豈易動哉奈何書生主兵庸將失律會律冒進遂使大事弗成國勢頽弱然則非始謀之失所任寄者非人也且陳覺馮延魯之徒用師閩

唐餘紀傳卷二

江南之祚

唐餘紀傳卷第二

唐餘紀傳卷第三

國紀第三

吳興陳霆脩

後主名煜字重光中主第六子初名從嘉母皇后鍾氏從嘉廣額豐頰駢齒一日重瞳子文獻太子惡其有奇表從嘉避禍惟覃思經籍歷封安定郡公鄭王文獻太子卒徙吳王以尚書令知政事居東宮交泰四年遂立為太子中主南遷太子留金陵監國嚴續殷崇義相夾輔張洎

唐餘紀傳卷三

主晟奏六月中主殂于南都太子嗣立于金陵居喪哀毀幾不勝赦境內尊鍾后聖尊后不稱太避其父泰章諱也立如周氏為國后徙信王景暹為江王鄧王從善為韓王封弟從鑑為鄧王從謙為宜春王從信為文陽郡公景遷子從度為昭平郡公令諸司四品至九品無職事者日二員待制於內殿以右僕射嚴續為司空平章事餘進位有差遣中書侍郎馮延魯如宋表陳襲位凡奉朔稱號等禮悉遵周舊秋九月

宋遣使使梁義來吊祭冬十月宋遣使使
承旨王文來賀襲位初中主內附于周其在本
國仍用帝者禮至是宋遣使使還知初服十二
主于國中易紫袍以見使者使還知初服十二
月置龍翔軍以教水戰

宋建隆三年春三月遣馮延魯入貢于宋泉州
節度使中書令晉江王劉從効卒子紹鑑自稱
留後夏四月泉州將陳洪進執紹鑑歸于金陵
推副使張漢思為留後六月遣客省使程如璧

入貢于宋是月宋放我降卒千人南還冬十一
月遣水部郎中顧夔入貢于宋

乾德元年春正月宋主遣使來餉羊馬橐駝三
月宋出師平荆湖遣使往軍前犒師夏四月泉
州副使陳洪進廢留後張漢思自稱權知軍府
來告即以洪進為節度使秋七月宋主來索顯
德間將士在江南者令還中朝及令揚州民遷
江南者還歸故土十二月表請罷免不名之
宋主不允

乾德二年春三月行鐵錢每十錢以鐵錢六權
銅錢四而行自後銅錢遂截斬弗出諸郡積餘
至六十七萬緡民間止行鐵錢末年銅錢一直
鐵錢十命吏部侍郎韓熙載知貢舉放進士王
崇古等九人既又命中書舍人徐鉉覆試舒雅
等五人雅等不就乃御殿命題親試以中書管
漚其事五人皆見黜秋八月宋於江北置折博
務禁商旅過江九月封子仲寓為清源郡公仲
宣宣城郡公冬十月甲辰仲宣卒國后周氏已

寢疾哀傷增劇遂亦卒十一月宋遣作坊副使
魏丕來吊祭

乾德三年夏五月司空平章事嚴續罷為鎮海
軍節度使秋九月聖尊后鍾氏殂冬十月宋主
遣染院使李光圖來吊祭
乾德四年秋八月遣龔慎儀使南漢致書約與
俱內附于宋九月慎儀至番禺被執
乾德五年春命兩省侍郎諫議給事中中書舍
人集賢勤政殿學士更直光政院內殿召對咨

訪率至夜分

開寶元年春三月戊申以樞密使右僕射殷崇義為左僕射同平章事境內早宋主餉未麥十萬石冬十一月立周氏為國后

開寶二年春三月以游簡言為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夏五月簡言卒是歲左僕射同平章事殷崇義罷為潤州節度使同平章事

開寶三年夏二日相觸

開寶四年冬十月宋主滅南漢屯師漢陽通國大懼遣太尉中書令鄭王從善朝貢于宋有商人來告中朝造戰艦數千艘艤于荆南請密往焚之懼不敢從

開寶五年春二月下令貶損儀制改詔為教書門下省為左右內史府尚書省為司會府御史臺為司憲府翰林院為藝文院樞密院為光政院大理寺為詳刑院客省為延賓院官號亦後改易以避中朝勅金陵宮闕皆設鳴吻中主雖奉職貢于周其設如故後主繼立遇中朝使

至則去之使還復設至是遂去不復用諱第王者皆降為公從善楚國從鎰江國從謙鄂國閏月癸巳宋主命我進奉使楚國公從善為奉寧軍節度使留之汴京賜第汴陽坊示欲徵國主入朝也是月遣戶部尚書馮延魯如宋謝從善爵命延魯至宋疾病不能朝而歸

開寶六年夏宋遣翰林學士盧多遜來示欲與師意五月遣使上請願受封冊不許以司空殷崇義知左右內史事冬十月內史舍人潘佑上

書歷詆公卿佑素與戶部侍郎李平善朝議謂佑意怒於李平乃命以平屬吏遣使收佑自殺平縊死獄中皆徙其家外郡

中成歲秋遣使求從善歸國不許宋遣閣門使來迫來從容言曰天子今冬行柴燎之禮國主且往助祭默不應九月丁卯宋復遣知制誥李穆為國信使持詔來曰朕將以仲冬有事園丘禮與國主同闕犧牲因諭以將出師宜早入朝之意使決可否以復命於是辭以疾且曰臣事

大朝真全宗祀今不意如是有死而已時宋主已遣穎州團練使曹翰率師先出江陵宣徽南院使曹彬侍衛馬軍都虞候李漢瓊賓州刺史田欽祚率舟師繼發及是又命山南東道節度使潘美侍衛步軍都虞候劉遇東上閩門使梁迥率師水陸並進與國信使李穆同日行冬十月遣江國公從鑑首帛二十萬疋白金二十萬斤仍遣起居舍人潘慎脩貢宴帛萬疋錢五百萬繕城聚糧大為守備閩月宋師拔池州於是下令戒嚴去開寶紀年稱甲戌歲辛未宋師進拔蕪湖及雄遠軍吳越亦大舉犯常潤州使貽吳越王書曰今日無我明日豈有君一旦明天子易地酬勲王亦大梁一布衣耳吳越王表其書于朝宋師次采石磯作浮梁成長驅渡江遂至金陵每歲大江春夏暴漲謂之荷花水及宋師至而水皆縮小人咸異之自宋師薄都城軍旅之任專委皇甫繼勳機事委陳喬張洎又以徐元弼刁衍為內殿傳詔遺書警奏日夜

至元瑒等屏不以聞宋師屯城二十里開門內庭尚不知也初南唐有國自侍衛諸軍外別有義軍生軍新擬拔山凌波義勇自在排門白甲等軍九九等至是驅使捍禦皆不可屈卒潰相踵

乙亥歲春二月壬戌宋師拔金陵關城三月丁巳吳越攻我常州權知州事禹萬誠以城降詔神衛都指揮使皇甫繼勳六月宋師及吳越兵圍潤州留後劉澄以城降事聞收其家誅之吳

越遂會宋師圍金陵洪州節度使朱令贇率師十五萬人援兵敗焚死外救遂絕金陵益危宋師百道攻城晝夜不休城中米斗萬錢病足弱死者相枕籍遣徐鉉等厚貢方物求緩兵守祭祀兩遣皆不報冬十一月晝晦乙未城陷將軍高彥馬承信及弟承俊帥壯士數百力戰而死勤政殿學士鍾雋朝服待死兵至死之舉族就死無去者右內史侍郎陳喬入見請同死往授不得命退自縊死後主乃率司空知左右

史事發崇義寺內袒降于軍明年正月辛未
至宋廷乙亥授右千牛衛上將軍封違命侯宋
太宗即位進封隴西郡公太平興國三年七月
辛卯暴卒年四十二是日七夕也後主蓋以是
日生贈太師追封吳王葬洛陽北邙山後主天
稟純孝孜、文學虛懷接下賓禮大臣傾奉中
朝唯恐不及加以留神著述勤於政理至於書
繪皆造精妙然所短者酷溺竺乳之教果於自
信以是上下弛惰奸宄得行忠謹見斥國用日
竭貢奉不充越人乘危遂為敵國又求援北虜
行人泄謀兵禍遂不可紓矣雖然曆數有歸時
當混一於斯之際雖使先主君國齊立運謀亦
必北面係虜况於後主之君臣哉嗚呼茲可長
太息也矣

論曰後主於宋類煩朝貢事大之禮不為不
勤請免不名居下之職不為不恭願受封拜
求延宗祀乞哀之誠不為不切使周世宗是
以行必恢弘君度憐其盡禮而諒其無罪

未必竟全其國亦未必斷滅其祀嗚呼何李
氏所丁之不辰也自古帝王正統傳之三代
之後惟漢晉唐宋得全稱焉餘則皆闕也宋
雖繼周然正統之紹在李唐之全而不在郭
周之闕江南之唐則長安之唐之餘也紹其
統而殄其世其視廢周之存祀宋霄壤懸矣
且楚子入陳而不縣元魏氏滅梁而封殖江
陵天下後世與其存亡許其執義宋於此曾
不顧念豈天下義舉獨吳狄能知哉借曰卧

榻之側難容舒睡然當其哀鳴之頃豈不能
捐海濱一州裂數百里無用之地徒為庸城
建為方國使之事守少延官使粗備存神堯
之一脉倘有宋之三恪三載則王馬來朝比
年則王帛登貢與宋無窮儼古不愆願亦何
遽妨其大而害其統也乃視均僭偽罔論其
曾雍而滅之惟恐不亟繼則錮之于私第殞
之以非命如是滅國不其甚哉世謂三代而
下仁厚為國者莫宋氏若觀此舉措去仁厚

遠矣厥後天水運窮胡馬飲泚阜亭進師之際遣十臣于虜庭求封小國哀鳴維動而虜卒不許厓山帝屍竟葬魚腹天之報之足稱其施曾何爽也嗚呼後之滅人國者視宋可為監矣

唐餘紀傳卷第三

唐餘紀傳卷第四

吳興陳震脩

列傳第一

宋齊丘字子嵩其先廬陵人父誠與鍾傳同起兵傳節度洪州誠為之副已而卒官因家焉齊丘好學工屬文尤喜縱橫術先主刺昇州齊丘因騎將姚克贍得見陪燕獻詩先主奇之待以國士從鎮京口入定朱瑾之亂常參秘書因說先主講典禮明賞罰禮賢能寬征賦多見聽用

唐餘紀傳卷四

先主為於池中築小亭度之木橋至則撒起爐與議事率至夜分又為高堂不設屏障中置灰爐七著兩人終日擁爐畫灰為字旋即平之人以比劉穆之之佐宋高祖然齊丘資躁褊多怒議或不合輒拂衣起告去先主追謝之乃已義祖末年議者多請以徐氏親子執國政先主聞之亟欲求出齊丘諍之俄而義祖卒先主柄兵自殿直判官擢右司員外郎進右諫議大夫兵部侍郎居中用事且倚以為相齊丘自以資

望尚淺或不為遠近所服乃謁告歸洪州因
 九華山累請致仕不許時中主已為大將軍
 主以吳帝命、中主躬往迎之於是齊丘託不
 得已而起遂拜中書侍郎遷右僕射平章事
 主出鎮金陵以中主入輔委齊丘左右之初先
 主權位日隆舉國皆知代謝非晚屬吳主謙恭
 無失德先主惧羣情未協欲須嗣君與齊丘議
 定已而都押衙周宗揣知微旨請急至都以禪
 代告齊丘齊丘默計大議應自己出今若遽行
 則功歸周宗欲因以釣名乃留宗夜飲亟走書
 切諫先主以為時事未可後數日馳至金陵以
 危言怵先主請斬宗以謝國人先主亦悔將從
 之徐玠固爭緣黜宗池州副使玠遂與李建勳
 等極言天人之望召宗還舊職齊丘由是頗見
 忌留為都統判官加司空無閑預從容而已
 而齊國建信以勳舊為左丞相而不預事在
 使周本自廣德時吳主諱至擇日受代齊
 台

本唐餘紀傳卷四下

矣獨稱疾卧家不預勳進先主既受禪徐玠為
 侍中李建勳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周宗為
 密使齊丘但遷司徒中懷不平及宣制至布衣
 之交句忽抗聲曰臣為布衣時陛下亦一刺史
 耳今為天子可不用老臣矣先主優容之嘗夜
 宴天泉閣李德誠曰陛下應天順人惟宋齊丘
 不悅因出齊丘諷止勸進書先主卻之曰子嵩
 三十年故人豈宜有此齊丘頓首謝自是為求
 媚計更請降讓皇為公侯絕吳太子璉婚從楊
 氏之族于遠郡久之表言備位宰相不當不問
 國政又自陳為人所問先主大怒齊丘歸第自
 衣待罪已而先主怒解謂左右曰齊丘有才特
 不識大體耳朕豈忘舊臣者命吳王景通慰問
 且召見遂以丞相同平章事復委任庶知尚
 書省命與他宰相更日入閣議政契丹耶律德
 光遣使來齊丘陰謀間契丹俾與晉人相攻則
 江淮益安請厚禮其使遣還至淮北潛令人刺
 殺之契丹與晉人果成嫌隙齊丘親吏夏昌圖

本唐餘紀傳卷四下

盜庫金數十萬特判傳輕典先主命宜重法齊
 立慚稱疾求罷許之遂不復朝謁先主遣使勞
 問許鎮故鄉始入朝因與宴飲齊立酒酣輒曰
 陛下中興實老臣之力乃忘老臣可乎先主怒
 曰太保初以游客干朕今為三公足矣齊立詞
 色愈厲曰臣為游客時陛下亦偏裨耳今不過
 殺老臣遂引去先主頗悔明日下詔曰朕之禍
 性于嵩所知少相親老相怨可乎拜鎮南節度
 使至鎮起大第窮極侈麗坊中居人皆使脩飾
 垣屋人不堪其擾初其赴鎮先主曰衣錦書行
 古人所慕賜以錦袍親為著之遂服錦袍視事
 中主即位召拜太保中書令與周宗並相齊立
 之客最親厚者陳遵中主亦以為才馮延巳延
 魯魏岑查文徽與覺深相附結內主齊立時謂
 之五鬼相與造飛語傾宗、泣訴於中主而岑
 覺又更相攻於是出齊立為鎮海軍節度使齊
 立怏、去乞歸九華舊隱賜號九華先生封青
 陽公食青陽一縣中主欲傳位晉王景遂詔景

得見國人大駭齊立自九華上疏論不可會言
 者益眾中主乃收所下詔有謝仲宣者言于齊
 王景達曰齊立先帝布衣之交今棄之草萊不
 厭眾心景達為言于中主曰齊立宿望勿用可
 也何必棄之以為名於是遣馮延巳召之不起
 繼使景達持詔往始承命造朝拜太保中書令
 衛國公賜號國老奉朝請久之得預政益輕財
 結客識與不識皆附之薦陳覺使福州召李弘
 義入朝覺至福州不敢言而專命出兵敗事中
 主怒欲誅之齊立上表待罪置不問覺亦獲容
 保不死方且歸咎于同事將領任私黜之中主
 不悅復使出鎮洪州周侵淮南或言齊立造國
 手宜召歸謀難乃徵為太師劔南東川節度使
 進封楚國公齊立固讓仍為太傅建議發諸州
 兵屯淮泗擇偏裨可將者帥之周人未能測虛
 實勢不敢輕進及春水生轉餉艱阻師老食匱
 自當北歸然後遣使乞盟庶可無大喪敗中主

昭捏惑不能用又力陳割地無益與胡論
及明年五月周棄所得淮南地北歸議者謂
邀擊可以得志且懲其後齊丘乃謂齊丘
益深不如縱之以為德由是周兵皆聚于正陽
而壽州之圍遂不可解終失淮南方是時陳賢
李徵古同任樞密皆齊丘黨與躁妄專肆取
上下自度事定必不為群臣所容倘齊丘專
柄則可得肆志乃共乘間言報危如此非宋公
莫克再造陛下宜以國事委齊丘俟事定還政
中主意謀出齊丘大卸之會鍾謨使還挾周以
為已重所言率見聽而謨本善李德明欲為報
仇屢陳齊丘乘國危殆竊懷非望且黨與日衆
謀不可測中主遂命殺崇義章詔曰惡其其
無君罪莫深于賣國故歸九華山勅鎖其第六
墻給食家聚坐殿前哀于守者報以朝旨須
公指館汝輩乃得食因誦于其妻共縊殺之
縊嘆曰吾昔獻謀幽讓皇之族于秦州宜其
此謚曰醜繆初齊丘用啓事投贄有云城上之

鳴、曉角次入愁腸樹頭之颯、秋風
緒又云豈堪憂悵萬端無奈飢寒二字識者占
其必殍死至是如其言齊丘既殍中主於燕居
恒見其為厲叱之不退因遷南都後主立召其
家還金陵廩給頗厚

論曰鍾謨自周歸首理李德明之怨而齊丘
因以得罪世因言周世宗欲取江南憚齊丘
機權故令謨間之齊丘遂以罪死此殆當時
揣摩附會之言非事實也以世宗之英武豈

憚齊丘者哉然齊丘好權利喜聲勢熾徒黨
飾虛造譽矜已護前躁悻熱中詭譎自用富
貴滿溢恬不知懼狃於要君闇於知人黷
遂成蒙大愆以死要其行已有死之道然以
窺伺篡竊為之罪則亦過矣行年七十且無
子族篡竊將奚為哉談者謂江南精兵十萬
長江天塹飛湍千里可當十萬宋齊丘機
如神可當十萬當夫周師南侵使中主獨任
齊丘展尺籌策亦未必遽能決勝威敵者然

則其自詭亦徒虛聲恐喝而已昔之論齊丘者愛憎匪一予故述節見以俟後之折衷者

齊丘傳卷第四

列傳第二

吳興陳震

周宗字君太廣陵人少孤窮事先主為給使謂於擯相辭令方時艱難每使于四方輒稱朕端敏可伏恩顧日洽先主鎮金陵為都押衙時用宋齊丘議迎吳讓皇都金陵繕府治為宮徙都統府于古臺城都教練使孔昌祚任營構府成為屋九二千四百間環一千五百步先主已徙居且迎讓皇矣宗諫曰若三上三遷則公當東駕勞費方始怨嗟將日興矣先主納之託以歲行不利而止自是宗益預謀議齊丘始忌之一日先主臨鏡理白髭太息曰功業成而吾老矣奈何宗適侍側悟微旨乃請如廣陵諷讓皇以禪代事亦請諭齊丘齊丘心忌以大議自宗發已願出其後留宗與飲而走騎以手䟽切諫先主得之大悔懼後數日齊丘馳至金陵為險誣動先主請斬宗以謝國人先主將從之徐玠

固幸事乃已但黜宗為池州副使乃與宗
動等言天人之望已集密定大計復召宗還
朕禪代已訖宗趨樞密使同平章事遷侍中先
主嘗召宗及宋齊丘馬仁裕歡宴于崇英院道
舊為樂然待宗尤親厚不以重務嬰之宗亦能
澹然畏遠權勢居家謹儉故齊丘輩雖日諛之
不能害久之罷為鎮南軍節度使有俞文貞者
早遊先主幙府宗及馬仁裕皆嘗趨走左右及
是文貞猶為巡官方旅見輒問曰馬押衙無恙
宗曰馬相公已鎮廬州文貞頷同列匿笑而退
他日預公設宗勸以酒文貞俛首曰下官小戶
令公所熟知也聞者大駭而宗怡然無忤其寬
厚如此徙宣州節度使入覲賜宴中主親為搢
襪頭脚以表殊禮復出留守東都請老以司徒
致仕歸金陵馮延魯為代會周師陷廣陵延魯
自髡而逃見執於周東縛桎梏僅得免死時人
益以宗享祚終始為異俄而病卒年七十一宋
齊丘時奉朝請哭曰君大...得時去亦

得時中主聞之不平宗二女相繼為後主后
李德誠廣陵人少事宣州節度使趙錙為給使
吳攻宣州錙出降德誠與韓球俱從錙不去會
城中推立裨將周進思以拒吳錙使德誠入城
說進思降將行暴得疾委頓不克往乃改命球
球既至進思斬之擲其首城外德誠是日即愈
人皆異之錙死事吳武王常從征討積功為江
南馬步軍使與諸將圍安仁義于潤州諸將每
見仁義臨城督戰必嫚罵之德誠獨否及城破
仁義操弓矢坐城上衆莫敢近德誠至仁義忽
顧曰汝見我獨不失禮且有奇相他日必大貴
吾以為汝功即擲弓矢就執武王即拜德誠潤
州刺史在州日嘗秉燭夜出候者以告時義祖
擅吳疑有變立遣二千人渡江平明入城彈壓
即日徙德誠江州狼狽就道至州猶慮說問遣
其子建勳入謁義祖見之釋然曰有子如是非
為惡者也以女所謂廣德公主者妻之歷撫虔
洪三鎮節度使平南大將軍中書令先主受禪

拜太師封南平王進封越王德誠事吳最久至南唐之興又為佐命首與周本勸進初無大勳勞持以際會至高位富貴壽考世宰及者然為人謙恭沉厚終始如一自洪州入觀先主命宮人逆勞于道百官班謁于都門入對日朝堂設次以待昇元四年卒年七十八廢朝五日謚忠愍子二十八人建勳顯

建勳字致堯少好學能屬文尤工詩家世將相建勳又壻于義祖為國貴游然杜門不預世事

李唐餘紀傳卷五

四

所與交皆寒畯士裘馬取具而已先主鎮金陵用為副使預禪代之策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加左僕射監脩國史領滑州節度使自開國至昇元中猶輔政視他相最久先主鑒吳之亡由權在大臣意頗忌之建勳無引退意會有建議政事當更張者且言事大體重不可自臣下出請以中旨行之先主雖允然未出命也建勳遂召中書舍人草制給事中常夢錫劾奏建勳擅造制書歸怨於上先主得奏適會本意乃降詔

曰李建勳幸處台司且聯姻戚靡循紀律較時彛章其罷歸私第妻廣德公主剛果多智入謂先主曰吾父無恙時兄亦嘗求見與李郎書今何見負若此先主曰此自國事吾與李郎骨肉之情固無間也召見慰勉之未幾復相中主嗣位每聽朝暇多開延英殿召公卿議當世事於是中外欣然望治建勳獨謂所親曰上寬仁大度優於先帝但性習未定宜得方正之士朝夕獻替乃可不然恐未必能守先構也出為撫州

李唐餘紀傳卷五

五

節度使建州之役諸將無復紀律建勳請官出金帛贖俘掠還諸民方隅稍靖及出師平湖南國人相賀建勳獨以為憂曰禍始于此矣台拜司空稱疾乞骸以司徒致仕賜號鍾山公營別墅於山中放意水石或謂曰公未老又無疾恙遽為此舉欲復為九華先生耶建勳曰吾平生笑宋公輕出處何至效之自知不壽欲求數年間適耳疾革遺令曰時事如此吾得全歸幸矣葬宜從儉勿封樹立碑貽他日毀斷之禍保大

十年五月卒贈太保諡曰靖及南唐亡公卿家
墓鮮不發者惟建勳不知葬所竟免於禍初宋
齊立嘗國深忌同列少所推遜至獨稱建勳曰
李相清談不待潤色自成文章

論曰李建勳知不壽而適意于山水慮後禍
而鏗跡于丘墓可謂智矣然其佐朝日位則
台鼎親則肺腑煥然立于羣枉間卒無一言
以聳上聽至於福州喪師湖南失土周人告
警皆心知其危而身外其事回視國家大計

若於已無預者其智周于一身而未嘗有一
毫及于其國誠一具臣也矣方區、請出金
帛贖還俘虜真婦人之仁哉

周本舒州宿松人吳南郡太守瑜之後瑜卒葬
宿松子孫居其旁近者猶數十家本少孤羈貧
有勇力嘗獨格乳虎吳武王起淮上本隸帳下
勇冠三軍每奮躍先登攻堅摧銳不避矢石身
無完膚遇戰罷輒燒鉄烙其瘡食飲言笑自若
累遷至淮南馬步使武王取江西撫州刺史危

唐餘紀傳卷五末 六一

唐餘紀傳卷五末 六一

全諷率諸州兵十萬來爭屯象牙潭楚人圍高
安以援全諷江西守將劉威警書至武王謀可
將者判官嚴可求薦本時本從軍取蘇州不能
下耻之稱疾卧家可求自往強起之本曰吳門
之後非賊果強徒以我將帥權輕下皆專命故
無功今必見起勿用偏裨乃可許之得精兵七
千晨夜兼進武王初命之解高安圍本曰楚人
非欲下高安第爲全諷聲援耳今先敗全諷楚
人必棄高安走向足擊我乃馳至象牙潭急擊

之大破其軍擒全諷楚人亦遁信州刺史危仔
倡等皆棄城去江西之地始定初本之赴援急
揮兵進劉威欲留宴犒不許或曰敵兵盛宜少
待之何遽如此本曰賊衆加我十倍使我兵知
之未戰而先潰矣急乘其鋒用之乃可有功已
而果如所料武王奇其能遂用爲信州刺史吳
越將陳璋據衢州歸欵越人圍之武王遣本迎
璋越人出璋而列兵不動本遂以璋還裨將呂
師造曰越有輕我心必怠請擊之本不可越人

躡我軍至中道宿夜半本佯驚棄輜重走而
伏以待越人果急追伏發前後夾擊殲其無
唐莊宗入洛吳遣司農卿盧蘋往聘還言莊宗
知本名由是召為雄武統軍俄鎮壽州改廬州
拜安西大將軍加中書令本不知書然能尊禮
賢士遇僚佐濶略勢分士民愛之性朴拙無他
才惟軍旅事若生知者先主將受吳禪徐玠周
宗等以本名位隆重諷使率群臣勸進本已昏
老子祚懼家禍代署表上之本初不知猶謂所

本唐餘紀傳卷五十八

親曰我受吳王厚恩今老矣安能復推戴異姓
乎先主既受終以本預佐命封西平王吳臨川
王濂廢居歷陽聞將傳禪乃殺豎者與親信兩
人走詣本、亟欲出見祚固拒不可本怒曰我
家郎君來柰何不使我見祚閉固中門令外人
執濂告之濂遂誅死本愧恨發疾卒年七十七
本晚好飲酒樂施予或曰公春秋高宜少儲積
為子孫計本曰吾繫苦屨事吳武王位至使相
豈無所遺乎既卒太常准令廢朝三日先主以

本舊將令講求優典札官言前朝嘗為汾陽王
郭子儀廢朝五日詔用之謚恭烈葬給鹵簿長
子鄴

鄴少驍勇每從其父征討本為信州刺史略地
至建州道嶮阨被圍垂殆鄴躍馬救之手殺數
十人翼本而出建人駭惧潰去事先主典親軍
出為滁州刺史暴猛狠戾常蓄飛揚之志先主
以本故優容之聞瀝陽公楊濂被誅嘆憤逾月
國人咸多其義本卒後仕至廬州節度使昇元

本唐餘紀傳卷五十八

六年卒

馬仁裕徐州人唐北平王燧之裔孫世為武寧
軍校仁裕母方娘夢傳呼北平王來歸及仁裕
生紫氣充庭數歲學兵法通大意既長以軍職
隸先主左右與周宗曹宗俱為先主親吏日見
委信唐天祐十五年徐知訓專制楊氏驕淫失
衆心朱瑾因國人怒誘而殺之時先主鎮潤州
仁裕自廣陵絕蒜山渡馳告先主因即日帥師
入廣陵定亂自是事權一歸先主仁裕先事之

力爲多及先主鎮金陵仁裕猶從幕府周宗以禪代之謀宋齊丘以其擅功問之先主請斬宗以謝中外先主將從之仁裕遂與宗共爭宗獲免因與玠定議決日行禪召宗復不戰且諷李德誠周本等勸進先主受禪心德仁裕等崇禮益厚嘗宴勳旧于天泉閣仁裕以舊恩特預禮數恩命與本及李建勳埒未幾復宴齊丘及宗于崇英院獨仁裕與俱道舊爲樂他將相莫得預然仁裕能避遠形迹斥外權勢終先主世雖寵任殊遇而過咎不聞人謂其善保富貴歷官廬州節度使方議召拜遽嬰疾而卒

徐玠者或云温族子也工揣摩善押闔初仕廣陵爲温行軍司馬嘗密說温曰居中輔政豈宜假之它姓請更用嫡子知詢先主皇恐乞罷政事俄而温卒知詢奔還金陵玠知詢終必敗乃反効謀于先主誣知詢以罪徙爲左統軍自是專爲先主心膂及齊國建玠行相事周宗自金陵至東都以禪代事告宋齊丘齊丘以大議

唐餘紀傳卷第六

吳興陳建脩

列傳第三

刁彥能初事徐溫為親吏先主與知訓不相能知訓屢欲害之彥能雖隸知訓然心右先主知訓召先主飲伏壯士將殺之彥能戢行酒至先主以手爪指之先主悟起走乃免後先主自潤州入覲知訓與飲于山光亭又欲加害知諫以其謀告先主先主起道去知訓以劍授彥能使追殺之及于中途縱使逸去還白知訓詒以不及由是卒免後先主受禪彥能以保護功拜撫州節度使在任未替病卒

王崇文父縮吳大將崇文以門地婚于義祖歷官百勝未安二鎮節度使廬陵民尚氣喜訟以輸實者為法素號難治崇文一以法治之不少貸訟為衰息保大初陳覺擅兵攻福州朝議遣援以崇文為招討使時沮於覺與馮延魯節制不一竟致喪師建州反側崇文安集之民免於

亂久之徙鎮武昌自南唐興崇文內典禁兵出更藩任兼將相終始富貴而平居被服儒雅風度夷曠在武昌方閱騎士於鞠場旁古屋數十間忽崩聲震數里聞者莫知所為崇文指揮號令訖事不失常度竟亦不問後主初立上疏歷陳朝政闕失言涉不諱或諫曰公名位既崇且地屬動舊及言賈怨在古人不免况嗣君新服嫌間易生謂宜少默崇文不為止然後主賜書褒之加中書令卒

游簡言建安人父恭唐末第進士仕楊吳為別駕遷自外郎卒于任簡言因居廣陵少孤力學用薦者入先主幙府先主鎮金陵俾充記室簡言文告皆其掌治齊國建賊內史舍人一時典刑皆出其手筆事任與殷崇義等及先主受禪以舊恩遷翰林學士未幾進吏部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簡言徒以舊人存登揆席在位循默充位而已卒年五十六謚宣靖杜業不知其家世初仕吳未顯入唐漸膺事任

言先主時以兵部尚書兼樞密使業有心計
權變兵籍民賦指之掌中先主甚寵任之妻張
氏悍妬殊甚室絕姬媵業憚之如嚴親然先主
嘗命元皇后召張至內庭諭之曰業今位望通
顯得置側室何拘忌如此豈婦道所宜耶張涕
泣言曰業本狂生遭時遇主陛下所籍者駑力
未竭耳况其早衰多病縱之必致於深損將懈
於任使此誠難於奉旨也先主大以為賢亟加
獎嘆以銀盆綵段賞之業後仕亦不遠至竟以

勞悴卒

張延翰字德華宋州睢陽人故唐之末仕為陝
州司馬從父慎思權徐州留後延翰往省之告
以北方將亂欲避地江淮以全宗祀慎思是其
言慨然遣之入吳為益城令有治績先主以平
章事領江州封潯陽侯表延翰為江州觀察巡
官通判軍府事先主代吳入為侍御史判臺事
張宣為左街使恃功驕暴延翰廷劾之強豪屏
迹進禮部侍郎自以起踈遠遭時被知得已

唐餘紀傳卷六

感愧自盡時未設貢舉士方獻書論事者
有司第其優劣隨才收錄主者或藻鑑不明
一通賅顧謝往、賢否倒置公論靡愜先主鑒
其弊悉以委延翰號為公審朕兼選事務進孤
平更不能為奸利中主輔運朝政細大悉以委
屬公心直已慰愜時望中主每謂人曰張君議
可公正處置悉有條理吾得傾心倚之由是六
可綜領殆遍朝寄倚重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明年統五十餘人猶以為柄用晚屬疾益侵不

唐餘紀傳卷六

復能治事先主以國器方一意任之不許其去
遣使勞問賜良藥旁午于道卒年五十七贈太
傅

徐遊初名景遊知誨子以義祖故於朝家為宗
室遊雖家世貴游然頗尚文學居常與文士輩
遊從中主於北苑水心創清暉殿游與張洎為
學士入直其中尋進太子太保後主時昭惠后
卒繼冊其女弟為后時經喪亂王者婚禮未有
習聞者後主命徐鉉潘佑與禮官參定互相不

許久不決後主令游說其非所宜也
游希旨奏佑議為長月餘游病疽斂志其不主
已乃戲謂人曰周孔亦能為厲乎後主於清
暉殿後別闢一院創澄心堂游與兄太子太傅
景遼居其中用其猶子元祐元機等為負外郎
掌其機事密畫中旨多出其間中書樞院皆同
散地及宋師圍城頻降御札移易兵將密院不
知皇甫繼勳伏誅之後夜出萬人砍營分兵署
字不知何往皆出於澄心堂直承宣命謂之澄

不唐餘紀傳卷六

心堂承旨率游等為之也初中主喜浮屠雖供
佛度僧未至甚溺後主嗣立佞佛酷甚都下贖
僧踰萬人造塔建寺日有供施游投合主好專
主其事國用耗損不顧也緣是帑藏空虛坐成
疲弊論者謂江南亡游不能無責語在他傳
劉承勳失其鄉里以善心計事先主為糧料院
使久之改德昌宮使德昌宮者南唐內帑別藏
也自楊氏開國淮南、唐禪繼江淮之間久不
用兵視他國最為饒富山澤之利歲入不貲先

主有志四方專為籌蓄以備兵用由是一金寸
物不妄費其積如山太子嘗欲一杉木作屏障
以表奏聞先主書其後云杉木不之但欲作戰
艦不得妄費以竹作障可也然德昌宮簿籍煩
委不克尺勾校承勳獨任其間出納頗置係其
掌握於是公肆掠竊及保大後貢奉事與倉猝
取辦愈得肆為姦利承勳遂富埒封國園池甲
第雄於都下僮僕逾百人後房曳紈綺者數十
輩每置一妓價數十萬教以藝又費數十萬嘗

不唐餘紀傳卷六

時李德誠皇甫繼勳輩號稱豪侈未能過也保
大末國勢益弱財用窘耗雖坐其君臣用度過
奢奉佛無藝然考論蠹弊抑亦承勳與其同事
者盜國之咎為多初杜業在先主時以有心計
掌國財賦業能檢身奉公為國蓄財用是保大
初帑藏充實閩楚用兵不聞之興及承勳輩用
事乘時攘盜國家經費日蠹月損而不知於是
南唐經國之制先主節財之政蕩乎廢矣後主
末年至鑄鉄錢以贖國指民縮以充貢論者頗

思業之體國而斥承勳為盜臣之靡云先是
平荆湖詔江南具舟漕其米入京承勳默計後
主終必亡國欲自結中朝為異時地乃請行督
自長沙抵迎鑾千艦相銜太祖覽其意而惡之
及國亡承勳歸宋自陳漕米事太祖曰此汝主
勤王耳汝安得有勞叱出弗叙久客無資裸袒
乞食不勝凍餒而死

列傳第四

吳興陳寔傳

張易字簡能魏州元城人高祖萬福故唐金吾
將軍後徙萊州掖縣易性豪舉尚氣少讀書於
長白山又徙王屋及嵩山苦學自勵食無塩酪
者五年齊有高士王達靈居海上博學精識少
許可易從之遊數年入洛舉進士不中以昇元
二年南歸授校書郎大理評事時方重赤縣拜
上元令中主立以水部員外郎通判歙州刺史
朱匡業平居甚謹然醉則使酒陵人果於誅殺
無能犯者易至赴其宴先已飲醉就席酒甫一
行尋其少失遽擲杯推案攘袂大呼詬責鋒起
匡業尚醒愕然不敢對惟曰通判醉甚不可當
也易崑崙啞自若俄引去匡業使吏掖就馬
自是見易加敬不敢復使酒郡事亦賴以濟太
弟景遂初立高選官僚召為贊善大夫景遂召
飲以玉杯行酒因與坐客博玩至易忽大言曰

殿下有重寶輕士之意何耶蓋三主之弊之坐
 客失色其他規正類此景遠不為忤待易益厚
 遷刑部郎中判大理寺周師南侵時江淮久安
 人不知戰我師屢北上下震恐易獨揚言于朝
 路曰國家披山帶海守奕世之業昔者夫差以
 無道之兵威陵齊晉孫權以草創之國勢逼曹
 劉今若上下併力敵何足畏中主聞而異之召
 使宿直禁中議事然亦不能用也陳覺李徵古
 方用事朝野側目易一日朝退嘆曰吾忝廷尉
 當誅邪慝行須手斃二豎以謝曠官俄以吳越
 犯邊出為宣歙招諭使判宣州前刺史方築城
 役徒數萬易一切罷遣之曰自守者弱遠圖者
 強何以城為吳越聞之懾服不敢復犯後主
 吳王召易為吳王司馬東宮建又為左庶子後
 主嗣位遷右諫議大夫復判大理寺尋改勅政
 殿學士判御史臺采武德至寶曆君臣問對及
 臣下論奏骨鯁者七十二事為七卷曰諫奏
 上之卒年六十一

嚴續字興宗馮翊人祖實仕故唐為江淮水
 轉運判官因徙家廣陵父可求為吳武王謀臣
 義祖初事武王隆演之世與張顥爭衡因有隙
 顥欲出義祖于外可求挾義祖詣顥用計說止
 之義祖獲留因伏壯士殺顥遂專吳國可求與
 相結受寄心齊宣王建國可求為尚書左僕射
 同平章事太和二年卒續方十餘歲以父蔭補
 千牛備身遷秘書郎尚先主女生長富貴而為
 性恭謹歷兵部侍郎尚書左丞中主即位進禮
 部尚書中書侍郎出牧池州已而復拜中書侍
 郎兼三司使復出為江州節度使數年仍入知
 尚書省遂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初續之未出
 池州也宋齊丘專國公卿多附之惟續持正不
 為屈翰林學士常夢錫嘗指言齊丘過咎中主
 語之曰大臣惟嚴續能自立然才短恐不能勝
 其黨卿宜助之夢錫退諭旨於續因與夢錫
 相厚然不能及用其言也卒為黨人所排與夢
 錫俱補外江文蔚楊官于朝曰嚴續國之勳戚

位為大臣今以不附奸佞橫遭斥逐則餘可知矣於是群黨迫於公論獲召還及為相雖以肺腑及忠不貳然聽用頗非宜不能稱職或作騁嬖賦以譏切之是時以軍興百司政事往歸樞密院續言多不見用求罷拜鎮海軍節度使屬疾還都已革猶不亂與客言論如平時後主使內夫人問之歷陳群臣邪正某當退其當進辭氣慷慨不及他私翌日卒年五十七謚曰懿初續以寡學見輕同列遂力教子弟諸子及孫

舉進士中其科者十餘人

論曰中主知齊丘之植黨嚴續之持正不謂明矣乎然不能屏斥群枉顯任忠直願密論夢錫俾與續附結而陰為之助是人上為其下立敵也卒之正不勝邪五鬼翁沓朝政日亂而國勢日蹙豈非將容之過歟既後齊丘就殛群黨誅貶雖有恨不令夢錫日見之言然無救于事之壞矣嗣至衰削以訖于亡將誰咎哉

蕭儼廬陵人幼舉童子中其科稍長為秘書省正字先主初歷大理司直刑部郎中以平恕稱先主晚服金石藥多暴怒近臣數被譴宣徽副使陳覺不自安稱疾不朝者數月及聞宣遺詔即以其日造朝儼劾奏覺傾耳私家其幸禍變請重置于法不報先主輔吳設法禁以良人為奴至是馮延巳延魯欲廣置妓妾輒矯遺制託補民貧許鬻子女儼駁曰昔延魯為東都判官已有此請大行以問臣對曰陛下納麓之初

出庫金贖民孰不歸心今寶運初興人仰德澤奈何欲使鬻子女資豪家役使乎大行以臣言為然將罪延魯臣曰此但智識淺陋耳非有他也罪之是塞言路大行乃斜封其奏抹三筆持入宮願求之宮中既而果得留中章奏千餘皆斜封有一抹至三抹者遂得延魯奏然大臣方以豪侈相高利於廣声色因共謂遺制已宣不當追改遂已中主初以國讓景遠群下持察可乃以景遠為諸道兵馬元帥景遠副之宣告

國中以兄弟相傳之意儼然若父子也景遠亦固讓不敢當然中主意愈確不納時江文蔚韓熙載與大常禮儀議先主稱宗儼獨建言曰自己失之自己得之謂之反正非已失之自己復之謂之中與中興之君廟宜稱祖先帝與已墜之業有功唐室宜稱烈祖文蔚亦以儼議為當遂用之保大二年中主詔景遠總庶政群臣惟樞密使魏岑查文徽得奏事餘不得對儼上疏力

宋唐餘紀傳卷七十六 六十一

爭會宋齊丘賈崇亦極言不可中主感悟遂收前詔後中主於宮中作百尺樓召侍臣觀之衆皆稱美儼獨大言曰恨樓下無井中主詢其說對曰以此不及景陽樓耳中主大怒貶為舒州判官節度使孫晟遣兵給使意實防之儼謂晟曰儼以諫諍得罪非有他志昔顧命之際君持異議幾危社稷君之罪頌不重於儼耶乃令見防何也晟慚即輟去俄召還為大理卿初儼常惡馮延巳為人敷上疏攻之至是儼坐失入人

死罪... 人諸君輒當以死然儼九卿也可誤殺之乎因上言儼素有直声所坐已會赦宜從寬宥於是人... 而儼遂獲免後主初嗣立常與侍臣... 魏徵即儼曰臣非魏徵則陛下亦非太宗矣... 常夢錫字孟圖扶風人或曰京兆萬年人也岐王李茂貞不貴文士故其俗以狗馬馳射博奕

宋唐餘紀傳卷七十六 七十一

為豪夢錫少獨好學善屬文累為秦隴諸州從事茂貞死子從儼襲位承制進寶鷄縣令後唐長興初從儼入朝以夢錫從及鎮汴為左右所譖遂來奔先主輔吳召置門下薦為大理司直及受吳禪擢殿中侍御史徙禮部員外郎益見獎遇遂直中書省參預政事中主嗣位以忠諫為特推重遷給事中以直諫貶外召為翰林學士轉樞密使進門下侍郎時馮延巳內主宋齊丘以取中原之策說中主由是有寵日與其黨

陳覺魏岑輩抵掌談論言天下為已任更祈
唱和夢錫言延巳等浮誕不可信中主心獨喜
諸人乃曲為辨解夢錫詞窮遽頓首曰大奸佞
忠陛下倘終不覺悟家國將為墟矣中主不答
而心善之及請盟之後公卿在坐有言及周以
為大朝者夢錫大笑曰公輩嘗言致君堯舜何
故今日自為小朝耶每公卿會集輒嗚驚坐
以故不為時所親附然既及通朝皆以正人許
之雖其仇讐不敢訾也交泰不齊立極死延巳
等皆敗中主謂左右曰夢錫平生欲殺齊立等
恨不使見之贈左僕射

江文蔚字君章建安人博學工屬文後唐明宗
時擢第為河南府館驛巡官坐秦王從榮事奪
官南奔先主輔吳用為宣州觀察巡官歷比部
員外郎知制誥先主代吳改主客郎中拜中書
舍人先主殂中主以喪亂之後國恆舊典散亡
命文蔚以給事中判太常卿事與韓熙載蕭德
共加討論時其精練保大初遷御史中丞持

唐餘紀傳卷七

唐餘紀傳卷七

九

憲平直無所阿枉馮延巳當國與岑元魯相
陳覺竊美威福及伐閩敗績詔斬覺及延魯以
謝國人而延巳岑置不問文蔚對仗彈奏曰賞
罰者帝王所重賞以進君子不私恩罰以退
小人不由私怒陛下踐祚以來所信重馮延巳
延魯魏岑陳覺四人皆擢自下僚驟升高位未
嘗進一賢臣成國家之美陰狡圖權引用群小
陛下初臨大位常夢錫居封駁之職正言讜論
首罹譴逐棄忠拒諫此其始也奸臣得計欲擅
威權於是有保大二年正月八日敕公卿庶僚
不得進見履霜堅冰言者恟再降御札方釋
群疑御史張緯論事忤傷權要其貶官救周思
戢分傍有奏論御史奏彈尚為越職况非御史
孰敢正言嚴續國之戚里位為大臣不附奸佞
尚遭排斥張義方上疏僅免嚴刑自是守正者
得罪朋邪者信用上之親任惟在數人雖日接
群臣終成孤立陛下深思遠慮始信終疑復常
夢錫宥密擢蕭儼侍從授張緯赤令群小疑懼

與盧氏義兼親故受其寄託痛其侵陵訴於君父乃敢蔽陛下聰明枉法竄逐群凶勢力可以回天在外者握兵居中者當國師克在和而三克競利迭為前卻天生五材國之利器一旦為小人忿爭妄動之具使精銳者奔北饋運者死亡穀帛戈甲委而資寇取弱隣邦貽譏海內周行之中有敢議論則馮魏毀之於中正彛持之於外搆成罪狀必死乃已今陳覺延魯雖已伏辜而魏岑猶在本根未殄枝幹復生馮延巳善柔其色才業無聞憑恃舊恩遂階任用蔽惑天聽歛怨歸上高審知累朝勳舊墳土未乾逐其子孫奪其居第使輿蓋竊議將領疑陛下方以孝理天下而延巳母封縣太君妻為國夫與第異居捨棄其母作為威福專任愛惜咫尺天威敢行欺罔以至紀綱大壞刑賞失中風雨由是不時陰陽以之失序傷風敗俗蠹政害人蝕日月之明累乾坤之德天生魏岑道合延巳

宋書 卷七十一

蛇豕成性專利無厭逋逃歸國鼠奸狐媚說疾君子交結小人善事延巳遂登樞要面欺人主孩視親王侍燕誼譁遠近驚駭進俳優以取容作淫巧以求寵視國用如私財奪君恩為已惠上下相蒙道路以目征討之柄在岑折簡幣歲取與繫岑一言先帝卑宮勤儉陛下守之勿失而岑營建大第廣役丁夫孽子之居過於內殿亭觀之侈踰于上林前年建州芳還文徽入觀西苑會燕捨爵策勳岑披猖無禮狂悖妄言與延巳用意多私行恩不當俾軍士懷恚怒之志受賞無感勵之心將校爭功誼動京邑姦謀詭計誑惑國朝致福州違拒朝命漳州屠害刺史百姓肝腦塗地國家帑藏空虛福州之役岑為東南面應援使而自焚營壁縱兵入城使窮寇堅心大軍失勢軍法逗遛畏懦者斬律云主將守城為賊所攻不固守而棄去及守備不設為賊揜覆者皆斬昨赦宥諸將蓋以軍威政令各非已出岑與覺延魯等相與戾互肆威權號令

宋書 卷七十一

帝行理在無赦烈祖孝高皇帝抑風沐雨勤勞
 二紀成此慶基付之陛下比之隣邦我為強國
 奈何賞罰大柄肆姦宄之謀軍國資儲為克校
 所散昨天兵敗衄統內震驚將雪宗社之羞宜
 醢奸臣之肉已誅二罪未塞群情去四克方
 祛眾怒今民多饑饉政未和平東有伺隙之隣
 北有霸強之國市里訛言遐迩危懼陛下宜軫
 慮殷憂誅鋤虺蜮延已不忠不孝在法難原魏
 岑同罪異誅觀聽疑惑請行典法以謝四方文
 蔚將上疏先具小舟載老母以待左降中主果
 怒貶江州司士參軍覺延魯以宋齊丘救解後
 皆不死延已雖暫罷旋復柄用方宣延已制百
 官在廷常夢錫大言曰白麻雖佳要不如江文
 蔚疏耳逾年文蔚獲召還南唐建國以來憲度
 章創言事遇合即隨才進用不復設貢舉至保
 大十年始命文蔚以翰林學士知舉略用唐故
 事放進士王克貞等三人及第中主問文蔚卿
 知舉取士孰與北朝文蔚曰北朝公薦私謁相

半臣一以至公取才中主嘉嘆中書舍人張繼
 後唐應順中及第大銜其言執政又皆不由科
 第進相與排沮貢舉遂復罷是年病卒年五十
 二謚曰簡
 張義方不知其所以進先主代吳用為侍御史
 義方既就職即上疏曰古之任御史者非止平
 獄訟肅班列也有怙威侮法棄忠賊義樹朋黨
 蔽聰明者得以糾彈至於人主好遊畋聲色悅
 奢佞佞媚賞非功罰非罪得以論爭使諸侯不
 敢亂法百司不得盜權則御史為不失職今文
 武材行之士固不為乏而貪墨陵犯傷風教
 仁義者猶未革心臣欲奉陛下德音先舉忠
 廉潔者請頒爵賞然後糾繩於惡以正典刑
 則上疏論列大則對仗彈奏臣每痛國家之
 非獨人君不明蓋官卑者畏罪而不言位高
 持祿而不諫上下苟且至於淪亡今臣誠不
 忘君親之義有所不盡惟陛下赦之疏奏先主
 親札曰孤始受命於義方以風憲乃能力振綱

綱詞旨謹切可宣示中外賜義方衣一龍以旌
敢言義方始名元達先主方倚以肅正邪慝取
前朝王義方名以易之故義方得及忠焉其言
凜然守正有漢唐名臣之風惜其事跡散落不
克盡載南唐自先主立法外戚不得預政宦官
莫敢用事故其時臺諫所抨擊往、無他元惡
直儉夫儻將而已此在當時諸國莫及也讀義
方之疏知先主之世朝綱正者有自云

李貽業故唐時平章事蔚從曾孫父戴唐末第

不唐餘紀傳卷七

七

進士唐亡適吳用為起居郎卒官因家廣陵貽
業事先主歷官至翰林學士先主晏駕中書侍
郎孫晟以太子嗣立則馮延巳等必用事因建
議欲稱遺詔請太后臨朝稱制爰命草詔貽業
奮然曰先帝嘗云婦人預政亂之本也安肯自
為厲階此必近習奸人之詐謀也且嗣君春秋
已長明德著聞今安得有此亡國之言若果宣
行吾必對百官毀之會宋后亦不許於是臨朝
之議遂寢中主即位召貽業謂曰疾風知勁草

御之謂也自是法倚目隆保大中進兵部尚書
其後事史逸

唐餘紀傳卷第七

不唐餘紀傳卷七

七

唐餘紀傳卷第八

吳興陳寔傳

列傳第五

徐錯字楚金會稽人父延休字德文風度淹雅故唐乾符中進士昭宗狩石門之學士草詔延休時來調官適在旁近逆旅左右言其攻文辭即召見命視草昭宗善之及還長安不得用梁蔣玄暉辟為其佐延休惡其人即日棄去依鍾傳於洪州吳取江西得延休歷仕光祿卿江都

少尹卒二子鉉錯遂家廣陵錯四歲而孤母方教鉉就學未暇及錯自能知書稍長文辭與鉉齊驅昇元中議者以文人浮薄多用經義法律取士錯耻之杜門不求仕進鉉與常夢錫同直門下省夢錫得錯之學行于鉉遂薦于朝授右拾遺保大中命少府監馮延魯巡撫諸州錯表延魯寡才多罪舉措輕躁不宜奉使中主怒貶錯校書郎分司東都久之召還積官內史舍人掌國制誥江南謂之二徐與韓熙載齊名李

穆使江南見錯及鉉文章嘆曰二陸不能過也歸為延譽于國及後宋師伐江南金陵將陷有夢非角女子行空中以巨篋簌物散落如豈着地皆成人或問之對曰此當死于難者後見一金紫貴人墮地云此徐舍人也既寤異之及旦則聞錯死矣鉉入別傳

高越字冲遠幽州人精詞賦有聲燕趙間盧文進鎮上黨具禮幣致之初以客從及文進徙安州越又從之遂為其掌書記文進仲女有才色

能屬文號女學士因以妻越文進奔吳亦與俱行吳以為秘書郎先主受禪遷水部員外郎改祠部浙西營田判官與江文蔚俱以能賦擅名江表時謂之江高保大初文進卒有欲傾其家者越上書訟之併指馮延巳兄弟過惡中主怒黜為蘄州司士參軍就遷軍事判官與隱士陳曙為物外交澹然不志榮利久之乃徙廣陵令還判吏部銓歷侍御史知雜元帥府掌書記遷居即中書舍人掌南交兵書詔多出越手授

成詞乎照鹿中主以為辨取春待與二徐
方當柄任以未疾廢久之竟卒兄子遠亦工文
學後主末任起居即荐當史職乃編緝昇元以
來國家故事為一家之言會疾亟成藁數篋皆
令焚之遠既卒南唐國亡以是事實零逸不得
為全史

韓熙載字叔言北海人少隱嵩山唐同光中擢
進士第父光嗣平盧節度副使軍中逐其帥符
習推光嗣為留後明宗即位討亂光嗣坐死熙

載來奔時先主輔吳方脩明法令熙載年少放
蕩不守名檢補和常踪三州從事雖落魄不偶
殊不以介意及先主受禪召為秘書即使事中
主於東宮諭之曰以卿早奮名場疎雋未更事
故使歷州縣之勞行用卿矣且善自脩飾輔吾
兒也熙載亦不謝在東宮談笑而已不嬰世務
中主即位拜虞部員外郎史館脩撰兼太常博士
士乃慨然曰先帝知我而不顯用是以我為慕
容紹宗也始數言朝廷事所當施行者展尺無

所隱末齊立馮延巳等皆側目中主意獨嘉之
命權知制誥書命典雅有元和之風與徐鉉齊
名時號韓徐契丹入汴晉主北遷熙載上言曰
陛下有經營天下之意今其時也若戎主遁歸
中原有主則不可圖矣不省陳覺馮延魯福州
喪師初議實軍法齊立為之請止削官遷外郡
熙載上疏請無赦又數言齊立黨與必基禍亂
熙載不能飲齊立誣以酒狂貶和州司士參軍徙
宣州節度推官復入為虞部郎中史館脩撰遷

中書舍人周太祖有天下用事者猶議北伐熙
載曰北伐吾本意也但今已不可耳郭氏奸雄
曹馬之流雖有國日淺守境已固我兵妄動豈
止無功耶言雖切而朝廷闇於機會經營中原
之意竟不已周人果以籍口兵入淮南齊王景
達以兵馬元帥臨邊陳覺為監軍使熙載言出
師大事也當先正名莫信於親王莫重於元帥
安用監軍為哉亦不從熙載才氣逸發多藝能
善談笑為當時風流之冠猶長於碑碣他國人

不遠千里求之然性忽細謹畜其
十輩縱其出與密符居物議聞然熙載家謂所
親曰吾爲此以自污避禍難耳老矣不能爲干
古笑後主嗣立頗短其少檢熙載遂託疾不朝
貶右庶子分司東都乃盡斥諸妓後主喜留為
秘書監俄復故官欲遂大用之而去妓悉還故
態不改後主嘆曰吾亦無如之何矣宿直宮中
奏對多所弘益後主手教褒之進中書侍郎卒
年六十九後主謂侍臣曰吾竟不得相熙載歎
贈平章事古有是或對曰昔劉穆之贈開府
儀同三司即故事也乃贈右僕射同平章事
朝三日謚文靖所著格言及後述三卷擬議集
十五卷定居集二卷初熙載嘗使周及歸中主
歷問周之將相熙載曰趙點檢顧視非常殆
及趙祖受禪人服其識
後主時為給事中宋開寶三年太祖欲
伐周議未決乃欲劉穆之奉正朔諭後主說
之後主遣慎儀致書于穆之曰僕與足下叨累世

之盟雖疆畿阻濶然休戚實同敢布腹心用煩
嘉聽昨大朝伐楚足下疆吏弗靖遂成豐隙初
爲足下危之今弊邑使臣入貢皇帝乃宣諭曰
彼若能幡然改圖單車之使造庭則百萬之師
立罷不然有不容而已者僕料大朝之心非貪
土地也怒人之不賓而已且古之用武不誅強
弱小大而必戰有四父母宗廟之讐一也彼
烏合民無定心二也敵人進不捨我退無守略
戰亦亡退亦亡三也彼有敗亡之勢我乘進取
之機四也今足下與大朝無所策之四者而坐
受天下之兵決一旦之命安國家利社稷者固
如是乎夫強則南面而王弱則玉帛事大屈伸
在我亦何常之有遠天不祥好戰危事天方相
楚尚未可爭而況今日之事耶地莫險於劔閣
而蜀凶矣兵莫強於上黨而李筠滅矣竊意足
下國中必有矜能眩謀之臣獻尊主強國之策
以爲五嶺之險非可遽前吾且堅壁清野絕其
餉道依山阻水射以強弩彼雖百萬之兵未必

得志不幸竟敗則輕舟浮海猶足自全豈能以
 萬乘之主屈於人哉此說士之常談可聞而不
 可用異時王師南伐水陸並舉百道俱進豈暇
 俱絕其饗道尽保其壁壘或用吳越舟師自泉
 州泛海不數日至足下國都矣人情恟恟則舟
 中皆為敵國忠義効死之士未易多見雖有巨
 海孰與足下行哉敢布腹心惟與大臣熟計之
 史館脩撰潘佑之辭也銀得書怒囚慎儀不遣
 後主表聞太祖遂決興師南漢平慎儀乃得還
 江南國亡慎儀時刺歙州方議送款會昭武留
 後盧絳謀起義提兵入閩道經歙慎儀拒不納
 被遣裨將馬雄攻之出見遇害

潘佑幽州人祖貴事劉仁恭為將守光殺之父
 處常脫身南奔事先主為散騎常侍佑生而狷
 潔閉門若學不交人事文章議論見推流輩陳
 喬韓熙載共薦于中主起家秘書省正字後主
 在東宮開崇文館以招賢士佑預其間及後主
 嗣位遷虞部員外郎史館脩撰議納后禮援據

精博合旨選知制誥召直學南漢書文不加點
 後主咨賞遷中書舍人每以潘卿稱之而不名
 佑酷喜老莊之言嘗作文一篇名曰贈別其辭
 曰莊周有言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處順則
 哀樂不能入也僕佩斯言久矣夫得者如人之
 有生自一歲至百歲自少得壯自壯得老歲運
 之來不可卻也此所謂得之者時也失之者亦
 如一歲至百歲暮則失早今則失昔壯則失少
 老則失壯行年之去不可留也此所謂失之者
 順也凡天下之事皆然也達者知我無柰物何
 物亦無柰我何兩不相干故泛然之也故浩然
 之也其視天下之事如奔車之歷蟻蛭也值之
 非得也去之非失也燕之南越之北日月所生
 是為中國其間含齒戴髮食粟衣帛者是為人
 剛柔動植林、而無窮者是為物以聲相命是
 為名倍物相聚是為利景首而芸、是為事、
 往而記之於心為喜為悲為怨為恩其名雖衆
 實二心之變也始則無物終復何有而於是強

分彼我彼謂我為彼我亦謂彼為彼彼自謂為我我亦自謂為我終不知孰為彼耶孰為我耶而世方狗欲嗜利繫心於物局促若轄下駒安得如列禦寇莊周者焚天下之轅釋天下之駒浩浩乎復歸於無物歟其為說類此開寶五年更官名改內史舍人時南唐衰削用事者充位無所為加後主驕侈好聲色又酷喜浮屠高談苟安不恤政事佑憤切上疏極論時政歷詆大臣將相詞甚激訐後主雖數賜手札嘉嘆終無

不唐餘紀傳卷八

所施用佑七疏不止且請歸田廬乃命佑專脩國史悉罷他職佑復上疏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臣乃者繼上表章凡數萬言詞窮理尽忠邪洞分陛下力蔽克器廢棄藥石正恐覆亾無日臣目不得瞑矣言益沾激舉朝嫉之初朱元本與李平同事元既叛去朝廷頗疑此人平先為道士習老莊說佑獨喜之因與相結及是佑歷詆一時公卿獨稱薦平請以判會府朝議以佑連結克黨怨誹亂政後主慮

與平同構大惡遂遣使徵佑請議行法佑自縊

高匡舜字亞元高郵人弱能屬文以典瞻稱先主輔吳用為秘書省正字及開國宋齊丘辟置幕中十餘年歷大理評事屯田員外郎齊丘喜人諛已匡舜特真率故雖賞其文藝而未嘗薦拔先主獨知之嘗詔公卿舉可親民者意齊立且舉匡舜奏上竟不及先主喟然謂常夢錫曰吾不意其捨匡舜也夢錫與韓熙載素惡齊

不唐餘紀傳卷八

丘每相語曰宋公誤識亞元正可怪也久之齊丘出鎮豫章始表為節度掌書記保大中召為駕部郎中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周侵淮南請將多敗弼中主議自將拒之匡舜切諫中主怒坐以沮國計動人心流之撫州然卒不能親行也後主嗣位起為司農少卿歷殿中監掌脩國史給事中兼獻納使知貢舉放進士樂史等五人及第皆久滯名場者時稱得人遷刑部侍郎老病乞骸骨後主憫其貧給俸終身卒年七十五

誥曰貞

荆釐宣城人善屬文南唐承唐末文體纖麗之
 弊士率不能自振釐獨不事華藻以理趣為本
 有承平遺風心必狎飲博無行不為人士所重
 乃去入廬山國學亡賴尤甚晚乃勵風操尚信
 義一言之出必復而後已嘗蓄龍尾硯友人欲
 之而不言釐亦心許之未及予也一日友人不
 告而歸釐悔恨徒步數百里追及于途授硯而
 還猶以素行為有司所擯至後主末始登仕版
 追國亡銓授未及遂不復謀仕宋開寶中薄遊
 京師初與樊若水善至是若水欲薦于朝釐耻
 其投宋事竟謝卻之歸息廬山數年卒
 盧郢金陵人工屬文有勇力好吹鐵笛後主初
 年恐都城非常命韓德霸為烽火使俾任警察
 怙權暴橫國人望其前驅靡不走避郢嘗遇之
 謂笛自若德霸叱左右執之郢奮臂擊十餘人
 皆顛躓乃直前捍德霸墜馬肆拳毆之敗面傷
 目德霸忿入訴後主叱之出顧近侍笑曰戎

帥遇一措大不能自衛面目尚敢訴耶遂罷其
 戕郢後舉進士試王度如金賦擢第一徐鉉為
 郢姊婿嘗受後主命撰文累日未就郢曰當試
 為君杼思適庭下有石十夫不能舉郢取弄之
 有頃索酒頓飲數升復弄如初忽顧筆吏口占
 使書不竄易一字鉉伏其工後主亦以為道俊
 可愛擢任近戕

唐餘紀傳卷第九

吳興陳靈脩

列傳第六

馮延巳一名延嗣字正中廣陵人父令顏事先
主為禮部尚書致仕初嘗為歙州鹽鐵院判官
刺史滑言病篤或言已死人情頗詢延巳年
十四以父命入問疾出以言命謝將吏外賴以
安及長以文雅稱白衣見先主起家授秘書郎
中主以吳王為元帥用延巳掌書記與陳覺善

不唐餘紀傳卷九

因覺以附宋齊丘同府位高者悉以計出之於
是無居已右者中主亦頗悟其非端士然不能
去延巳負其材藝狎侮朝士嘗謂孫晟曰君有
何所解而為丞即晟意愠答曰僕山東書生鴻
筆麗藻十不及君恢諧歌酒百不及君諂媚陰
詐累劫不及君然上所以真君子王府者欲君
以道義規益非遣君為狗馬聲色之友也僕固
無所解君之所解者適足以敗國事耳延巳慚
不得對常夢錫彛言延巳小人不可使在王左

右先主感其言將斥之會晏駕不果中主立延
巳喜形于色未聽政筮入白事中主方哀慕厭
之曰書記自有常職餘各有司存何為不憚煩
也乃少止保大初拜諫議大夫翰林學士遷戶
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又進中書侍郎四年同
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罷為太子少傅頃之拜
撫州節度使以母憂去起復冠軍大將軍召為
太弟太保領潞州節度俄以左僕射同平章事
延巳數君柄任揣中主不能察其奸遂肆為大

不唐餘紀傳卷九

言謂已之才畧經營天下有餘而人主躬覽
政大臣備位安足致理中主果謂然悉委以政
凡事奏可而已延巳初以文藝進實無他長綱
紀頹廢吏胥用事軍旅一切以委邊帥無所可
否愈欲以大言蓋眾而惑人主至譏笑先主戰
兵以為齷齪無遠畧嘗曰安陸之敗喪兵數千
輟食咨嗟者旬日此田舍翁安能成大事豈如
今上暴師數萬於外而擊鞠宴樂未嘗少輟此
真英雄主也九年湖南平而朗州劉言救勢張

其中主亦知用兵之難謂延巳與孫晟曰湖海之役楚人求息肩于我吾之出師不得已耳今若授劉言旄節使和其民吾亦得休養衡湘之衆國其庶幾乎戢即欲奉行延巳方以克楚爲功乃曰本朝出偏師平一國寓縣震動今一旦三分棄其二傷威損重非所以示天下且諸將行奏功矣持不下又不欲緣軍興取具于內帑妨損其功遣使如長沙調兵賦苛征暴斂重失人心言遂取長沙及據故楚之地周人亦同讐而動論者籍延巳始力求去而中主待之如初及周師大入尺失江北始罷相位猶爲太子少傅數月復相會疾改太子太傅延巳工詩雖貴且老不廢嘗有句云鴛瓦數行曉日龍旗百尺春風評者謂有元和詞人氣格尤喜爲樂府詞中主嘗因曲宴從容謂曰吹歛一池春水何預卿事延巳對曰未若陛下小樓吹徹玉笙寒特高妙也時喪敗不支稽首於敵稱臣奉朔以苟歲月而君臣置之意外乃相賞流連光景之

詞其荒息如此延巳於宋建隆元年五月卒年五十八謚忠肅弟延魯延魯一名謚字叔文少負才名先主時與兄延巳俱事元帥府中主立自禮部員外郎爲中書舍人勤政殿學士有江州觀察使杜昌業者聞之嘆曰封疆多難駕馭賢傑必資爵祿延魯一言合指遽置高位後有立大功者當以何官賞之然中主愛其才不謂躡進嘗內宴出寶器貯龍腦數斤賜群臣延魯曰臣請效陳平均分之比徧賜猶餘其半輒曰勅賜錄事延魯拜舞儀之中主爲歡笑而罷延魯欲以功名圖重位乃興建州之役延巳戒其母僂倖延魯對曰吾不能惜循資爲宰相也遂以監軍使往伐建州平諸將欲乘勝遂取福州樞密使陳覺欲自爲功乃請命宣慰召李弘義入朝既見弘義不敢發還至劔州矯詔起邊兵命延魯將之中主雖怒覺之專兵然業已行不可中止因命延魯爲南面監軍使與覺及王崇文魏岑會攻福州

取其外郭會吳越將余安援兵自海道進三百
浦將捨舟登岸而濔淖不可行方布竹箬我軍
曹射之箬不得施延魯曰弘義不降恃此援耳
若麾我軍稍退使吳越兵至平地必勦之城立
降矣裨將孟堅爭曰援兵已陷死地將尽力與
我戰勝負殆未可知延魯不聽頃之吳越兵登
岸鼓譟奮躍而前與城中夾擊我延魯敗走被
馘五千人孟堅戰死諸軍遂大潰死者萬計軍
資戎器委棄數十萬國帑為之虛耗延魯引佩
刀自刺人救之免朝廷議即軍中斬延魯及暨
既有命矣會宋齊丘以嘗薦覺使福州因引咎
力解乃詔械延魯覺還金陵屬吏皆止流竄延
魯流舒州會赦復少府監中主擇廷臣為巡撫
使分按諸州延魯在遣右拾遺徐錯論其多罪
寡才不足辱命不聽使還遷中書舍人以工部
侍郎出為東都副留守周師南侵分兵下東都
延魯窘感自髡衣僧服而逃被執檻送正陽
止宗釋之賜衣冠授給事中問江南事占奏詳

唐餘紀傳卷九十一

華賜予加厚留大梁累年遷刑部侍郎得還拜
戶部尚書宋興楊州節度使李重進阻兵太祖
親平之中主遣延魯朝于行在太祖將乘兵鋒
南渡旌旗戈甲皆列江津厲色詰延魯曰爾國
何為敢通吾叛臣延魯色不變徐曰陛下徒知
其通謀未悉其事之詳也重進之使館于臣家
國主令臣語之曰大丈夫失意而反世亦有之
但時不可耳方宋受禪之初人心未定上黨作
亂大兵北征君不以此時反今內外無事乃欲
以數千烏合之眾抗天下精兵吾寧能相助乎
太祖初意延魯必恐懼失次及聞其言乃大喜
因復問曰諸將力請渡江卿謂如何延魯曰重
進自謂雄傑無與敵者神武一臨敗不旋踵况
小國其能抗天威乎然亦有可慮者本國侍衛
數萬皆先主親兵誓同生死固無降理大國亦
稍數萬人乃可况長江天塹風濤不常若攻城
未下饑道不繼事亦可虞太祖因大笑曰朕本
與卿戲耳豈聽卿遊說哉會捕重進叛卒日戮

唐餘紀傳卷九十一

數十人延魯因奏事次言曰叛者獨一重進乎亦衆人乎謂衆人則陛下應天順人烏有此理獨一重進則有從者何罪太祖感悟後昏不誅厚賜延魯遣還南渡之師由之亦輟後主嗣位延魯頗伐奉使之功嘗宴內殿後主親酌酒賜之飲固不盡誦詩及索琴自鼓以侑之延魯猶自若後主優容不責也楚國公從善入朝太祖授之旄節留之闕下後主復遣延魯入謝疾作不能朝太祖待之素厚至是尤憐之遣使挾太

不唐餘紀傳卷九下

醫護視詔放朝還金陵卒于家子俱韓熙載知貢舉放及第覆試被黜後與其弟侃儀价仇入宋繼取名第南唐公卿家莫能及者价仕至殿中丞知福州歷典藩郡以政績聞延魯銳於仕進然喜言高退事嘗早朝集漏舍嘆曰玄宗賜賀監鏡湖三百里非僕敢望今但賜後湖數曲亦遂素志矣徐鉉笑答曰上於近臣豈惜一玄武湖恨無知章爾延魯不能對

論曰小人未嘗無出人之才也觀馮延巳之

文藻延魯之詞辨使其宅心以正行已以道則踐中馭外兄弟相望蔚然國華碩豈易得哉惟其志存於檢煩才用於不善倖功冒利締黨嫉能居君側則諛諛曰聞當事任則躁妄加肆大言夸入淺中自用遂使立朝前後無善可稱而平時才美徒用為飾奸之具而已司馬公曰才勝德謂之小人比諸二馮不其信夫

陳覺海陵人初為宋齊丘客齊丘專柄漸引至朝列締結加密景遷留東都輔政寢病罷歸徙為東南諸道副都統覺居其幙府先主委之輔佐謂曰知卿可任幸悉心輔吾子至於祿位遷次孤心簡在卿無庸慮也已而景遷卒覺還朝為宣徽副使昇元四年先主東巡覺預侍從時海陵升為泰州覺先有兄居州里刺史楮仁規以其犯法管之至是覺挾私怨乘間譖仁規貪殘御史王仲璉主其言亦上章劾之先主薄其罪止罷刺史仁規忿上書自訴先主命覺馳往

不唐餘紀傳卷九下

鞠之仁規皇恐伏罪覺還條其罪狀甚衆詔賜
死覺之竊美威福蓋始此先主晚年多暴怒近
臣類獲譴覺心惧称疾家居累月迨宣遺詔即
以是日入朝判大理寺蕭儼劾之中主不納遷
光政院使太僕少卿齊丘告歸九華踰年不召
覺與李徵古諷齊王景達言于中主齊丘乃獲
召還益以心腹寄覺欲使立功以取柄任特王
氏以建州降諸將請乘勝取福州齊丘獨厲覺
為宣諭使俾召李弘義入朝不必勞寸刃而尽
得閩地中主意方向覺遂遣之既至弘義倨甚
覺氣折不敢言歸至劔州耻於無功遂遣使矯
詔召弘義自稱權知福州事擅興汀建撫信州
諸兵及鎮戍等卒命馮延魯將之進攻福州衆
潰而歸死者踰萬人諸軍失亡金帛戈甲之類
不勝紀朝論謂覺必死中主亦怒歎真軍法齊
丘上表待罪且援覺等甚力馮延已復助之於
是綽貶蘄州踰年復起任事始與徵古為死當
相倡和如出一口淮南兵興我師屢北度不可

唐餘紀傳卷九

復友中主遣鍾謨李德明孫晟王崇質使周請
獻壽濠泗楚光海六州求罷兵世宗不許而壽
州日危盛德明惧乃白世宗言願寬臣數日之
誅歸白寡君尺獻淮南地周乃遣德明王崇質
先還德明至金陵盛称周兵之強請必割地中
主不悅齊丘覺徵古素惡德明乃摘王崇質使
異其詞覺因與徵古極言德明賣國德明褊忿
攘袂大詬中主怒遂斬德明于市不復請盟乃
命齊王景達卒大兵拒周而以覺為監軍使軍
政悉出于覺聚兵五萬無決戰意朱元數有功
覺忌之而奪其兵元遂叛降周諸軍悉潰覺歸
為樞密使如故方挾齊丘為耐久計議事于朝
橫甚會司天言天文示變人主宜避位祈禳中
主曰此固吾意第不知孰可付耳覺以為誠言
輒曰天命如此宜令宋公攝政陛下深居禁中
俟國事定歸政未晚中主含憤亟召中書舍人
陳喬草詔喬固陳不可中主嘻笑而止周師益
進世宗駐驛迎奎鎮中主遣覺奉表貢方物覺

唐餘紀傳卷九

見周之戰艦陳列江津且南渡矣
 請遣人取本國畫江為界表世宗可之
 首謝退遣其屬劉承遇南還遂決計畫江稱藩
 奉正朔脩歲貢周亦班師遣覺還報錫賚豐隆
 覺將發獻詩叙感別錫金器百兩初覺徵古以
 德明請割地為賣國德明坐誅及是覺身自為
 之使還以兵部尚書致仕鍾謨自周還屢言覺
 徵古罪不可容覺與嚴續有宿怨嘗傳世宗之
 語於中主曰聞江南拒命謀出其相嚴續當誅
 之以謝我中主疑之遣謨至周覆實謨行中主
 手表引咎具言非續之罪世宗省表大驚曰嚴
 續能拒命乃忠臣朕為天下主其肯教人殺忠
 臣乎謨還具奏之中主大怒齊丘既敗覺責授
 國子博士送饒州安置於道誅之
 李徵古袁州宜春人於宋齊丘有中外少相厚
 善先主受禪齊丘引賓朝列事齊王景達為宮
 臣時陳覺為齊丘容徵古因與締結齊丘告歸
 九華逾年不召徵古使其僚謝仲宣諷景達言

於中主曰齊丘先帝布衣之舊雖不用不當
 之於是召齊丘還始與覺主仗齊丘構為死黨
 表裡相倡和周師南伐淮南危急中主遣鍾謨
 李德明孫晟王崇質先後使周請獻壽濠等六
 州以求罷兵世宗不許而壽州被攻將殆謨等
 懼乃白世宗請歸諭本國盡獻江北地以求成
 世宗始允先遣德明王崇質還德明至金陵請
 必割地中主意忿齊丘與徵古素惡德明乃擲
 使王崇質異其言徵古因與覺極言德明賣國
 德明福念知見排逐大言周師必克中主怒斬
 德明於市於是徵古勢焰益灼道路以目位樞
 密副使內挾齊丘罔所顧憚時邊事孔棘中主
 嘗言及家國感慨泣下徵古輒曰陛下當以兵
 力拒敵涕泣何為飲酒過量耶乳保不至耶中
 主色變左右股栗而徵古顰然自若柴克宏救
 常州徵古易之且忌其成功所給戈甲率朽鈍
 迨臨陣遣使趣其歸克宏斬其使竟以獲捷
 語在克宏傳方是時司天言天文變異人主宜

避位祈禳徵古輒與覺謀請使齊丘攝位中主
且退居禁中俟事定復辟中主命陳喬草詔會
喬固諫而止初徵古出為洪州節度副使晉王
景遂時為之帥不堪徵古之傲狠常欲斬之自
拘于有司左右力諫乃已鍾謨自周還挾大國
為重謨與李德明素善因求理其寃且暴揚覺
與徵古罪狀會覺矯周朝命欲使中主殺嚴續
謨自周覆實還奏中主大怒積其締黨謀篡之
罪放齊立于青陽殛之誅覺于饒州道徵古削
奪置洪州賜死

唐餘紀傳卷第十

而問

吳興陳寔脩

列傳第七

魏岑字景山鄆州須城人善誦諛學揣摩尤為
宋齊丘所喜先王朝薦授校書郎保大中驟遷
諫議大夫中主自以唐室支裔慨然有定中原
復舊都之意時湖南既平建州久定有司請行
告謝中主報曰俟天下為一然後升中告成耳
岑遂與陳覺互相嚮和以斥大境土勸中主嘗
侍宴自言臣少遊元城樂其風土陛下還長安
日乞為魏博節度使中主欣然許之岑即趨下
拜謝侍衛皆竊笑岑初與覺善既而又目遂諧
覺于中主左遷少府監中主欲傳位于齊王景
遂詔景遂總庶政群臣惟岑與查文徽得奏事
會諫者衆乃止時謂岑謀叵測陳覺矯命發兵
攻福州岑時安撫漳泉聞覺舉事恐其專有功
亦擅發兵會覺中主以業已成不可中止遂以
岑為東南面應援使與馮延魯王崇文及覺四

面進攻爭功互長進退不相應岑尤躁倖朝自
焚營壁縱兵入城為福人所殲會吳越兵至延
魯與戰敗諸軍皆潰喪失無筭語在延魯傳中
主命械覺及延魯歸將行軍法以宋齊丘救解
皆從貶竄岑與馮延巳王崇文置不問御史中
丞江文蔚對仗彈奏請行典法中主為徙岑太
子洗馬俄復還故官李守貞叛漢乞師應援岑
與查文徽議為出師以岑為汝淮巡檢使師次
沂州無功而還未幾齊丘被殛覺與李徵古皆
誅死岑遂失勢不能大作奸詭隨而已初岑怙
寵帑歲取與繫其一言擅兵專計不復咨白居
家厚自奉養營建大第亭觀踰侈侍宴之次披
猖無忌出為諛言恬無愧色五鬼之中岑尤黠
佞自范冲敏被岑構誅未幾岑見冲敏為厲請
道士拜章訴天數月竟死

查文徽字光慎其先歙州人初善陳覺因覺以
附于宋齊丘轉相汲引昇元初官監察御史中
王嗣立積遷至樞密副使為人柔媚便諂取人

主委信保大二年中主詔齊王景遂總庶政群
臣惟文徽與魏岑得奏事餘非召不得見舉朝
駭愕文徽揜然當之初不辭避也王氏政亂延
政稱殷于建州閩中大擾朝議謂建州可取馮
延魯請行中主未測虛實乃出文徽為江西安
撫使令至境上審觀可否文徽銳於成功至上
饒復命盛言必克詔發洪州屯兵以邊鎬為將
從文徽攻建州建人苦王氏之亂伐木開道爭
逐我師行次蓋竹遇建兵至又聞泉漳汀州皆
歸延政懼而退保建陽時減循為別將屯邵武
延政襲破之獲循斬于建州我師大挫中主遣
何敬洙來援因與建州兵相持文徽得建之降
將孟堅使潛師出其後擊之建兵大敗潰去遂
傳其城雖下建州諸軍無紀律殺掠不禁民始
失望有叛志矣中主知而置不問策功遷撫州
觀察使又拜建州留後文徽由是益自用時李
弘義拔吳越兵據福州偽遣喋來告福州亂吳
越戍兵皆潰去文徽喜率劍州刺使陳誨赴之

誨將衆至福州擊敗其城下兵執吳越將馬先
進等三人文徵以步騎繼至弘義佯遣卒數百
人出迎而設伏西門以待文徵傳令入其城陷
伏中大敗鮑城劫執濫送錢塘將士死者萬餘
人中主爲咨嗟者累日及馬先進等至

越追王文徵吳越王之類遣置酒宴歸至
金陵毒始作中主使醫視之醫以珠置口中
頃珠色變黑醫言疾不可爲然猶十年乃死文
徵遂病瘖以工部尚書致仕宋元降周以親黨

安置宣州卒年七十距遇毒之歲正十年云謚

曰宣子元方別傳

鍾謨字仲益其先會稽人徙閩之崇安博學工
文中主朝爲翰林學士進戶部侍郎保大中周
師南伐淮在危急中主遣謨偕李德明使軍前
奉表并獻御服金銀器茶藥及牛酒犒師請息
兵脩好世只不許既又願獻濠壽等六州以求
成世宗復不納謨請道德明歸取表及獻淮句
十四州之地國爲附庸世宗始許之德明還白

朝議以爲賣國中主怒斬德明于市謨歸理其
怨且極言宋齊丘陳覺李徵古等亂政之罪三
人緣是皆敗語在覺徵古等傳謨以使命留周
踰三年得還尋復入周還拜禮部侍郎明年入
貢賦詩世宗前有歸去老陪臣之句中主聞而
憾之世宗嘗問謨江南北亦脩守備乎對曰既
恭附大國安敢復爾世宗曰不然吾與爾國大
誼已定保無他虞但後世事不可知當及吾世
脩城隍治要害爲子孫計謨還具言乃命繕治

金陵城壁以謨知尚書省事謨素善張亞、時
爲左軍都虞候每至謨所輒屏人共語或至夜
分又嘗請密率帳下兵巡都城會給事中唐鑑
與謨有隙慮得謨與密交構狀因密言謨往來
兩國挾周人以脅朝廷今又與典兵者密相結
輒敢請今巡徽輦下所畜殆不可測謨微聞之
念無以爲奇貨會太子弘冀卒後主以嫡弟當
立而謨嘗與中主愛子從善同使周相與親厚
乃上言後主器輕志放無人君之度因盛稱從

善才不知中主建儲之意素決更以此忤旨乃
暴其交結張忞罪貶國子司業再貶著作佐郎
饒州安置遣中使率侍衛軍十人即日督促上
道謨時方病風眩在途賦詩十章語極悽愴改
貶宣州副使宋建隆元年正月太祖受周禪中
主聞之乃遣使即所在賜死傳旨問謨卿昔與
孫晟同使周晟死而卿獨得官卒復生還何也
謨頓首伏罪遂縊殺之巒亦坐誅謨有女感家
禍出家為女冠名守一傳通孔老書尤善講說

宋端拱中京師建洞真宮召守一為道職云

李德明失其家世為人性褊切而有才辨與鍾
謨仕同時亦相友善保大中為文理院學士周
世宗南伐中主初遣泗州牙將王承朗賫書抵
徐州請以兄事周歲輸財貨以助軍費願息兵
脩好世宗不報而攻伐日急淮南震動中主乃
遣德明副謨使軍前獻服御金銀器具繒錦及
牛酒以犒師且請稱臣奉朔世宗知二人素辯
口詭欲游說以和解乃盛陳兵甲而見之厲色

謂曰爾主既唐室苗裔宜知禮義異於他國與
朕止隔一水未嘗遣一介道好惟泛海通契丹
捨華事夷禮義安在且汝輩欲說我令罷兵耶
我非六國愚主豈汝口舌能移也歸語爾主亟
來見朕再拜謝過則無事矣不然朕欲往觀金
陵城借府庫以勞軍汝君臣得無悔乎德明與
謨戰栗不敢言歸與孫晟王崇質再使請去帝
號割獻濠壽等六州更輸金帛百萬以求罷兵
世宗欲盡得江北之地意不可止德明見兵勢

日加我師敗北不支因與謨定議請歸取本國

表及以江北之地割獻周與唐畫江為界世宗
始許乃遣德明崇質還江南書諭其君臣語多
責讓凌肆國中已不堪德明見中主復力請獻
地而崇質受宋齊立之休竟與德明異詞陳
等激怒中主曰德明啣命出使不能伸國威
隣好而頽輸情于敵宣國之弱且請盡棄所
坐指要害是賣國也德明備忿知為眾所排遂
攘袂大言謂周師必克中主大怒詔斬德明于

都市妻子亦徙外郡自是罷止請成蒐師拒敵
既而淮甸全失周主駐迎盩鎮將遂渡江中主
大懼遣覺犒師竟如德明前議及獻江北并蘄
黃二州世宗乃輸平班師報賜如禮及謨自周
歸稱德明之寃請治誣枉者之罪於是齊丘覺
及李徵古皆抵誅殛贈德明光祿卿謚曰忠
李平者楊訥也初為道士已而棄去與舒元同
為李守貞客守貞據河中叛漢師加伐命平偕
元來乞援平改今姓名元亦改朱姓未幾守貞
敗二人遂留仕南唐始與元皆為尚書郎吳越
侵常州欲以平為將固辭遷衛尉少卿周兵取
蘄州平任守寄輒棄而歸乃改平為刺使以其
不知兵遂與元異任元待詔文理院數上書論
事言今幸中原多故苟支歲月非所以為國當
取湖湘閩越錢塘以固基本且請專任軍旅以
次討定用事者嫉其言共譖之以為遠人謀握
兵包藏不可測遂罷待詔元失意與平時縱
酒不事朝廷亦優容之保大末周師入淮南

本唐餘紀傳卷十末

元請對言兵事中主大悅命從齊王景達救壽
州元善撫士卒與同甘苦每臨陣誓眾詞旨慷
慨流涕被面聞者皆有奮志初復舒和蘄州繼
與許文積邊鎬救壽陽元尤戮力時兵事決於
陳覺元與覺有隙頗違其節度覺遂屢表元反
覆難信請解其兵中主以楊守忠代之且召之
還元憤恨欲自殺宋垺說之曰太夫人何往不
富貴何必為妻子死乎元即舉所部萬餘人降
周事聞中主大怒命族其家元妻查文徽女也
文徽乞其命中主批其疏曰只斬元妻不知查
女於是竟坐戮文徽以珠襖覆其屍哭之殆絕
觀者為垂涕元叛去後平以與元舊同事竊不
自安中主召平還金陵使者失指掖平以歸中
主驚愕更拜建州節度俾之自慰召為衛尉卿
初平與潘佑善佑詆訾公卿獨推薦平後主嗣
位平請復井田法造民牛籍課民種桑後主好
古重農甚悅其言使判司農寺平急於成功設
施無漸人以為煩後主亦中悔罷之會佑以直

本唐餘紀傳卷十末

諫得罪事連于平朝議以平北人深中叵測
坐平與佑淫祀鬼神下之大理獄縊死獄中

論曰陳覺以私隙而奪朱元之兵朱元以失
兵而決叛國之計唐主戮元之妻子若足警
衆矣然徒能正背叛者之誅而不能推按主
兵者激變之罪欲軍政之脩明將帥之輯睦
其可得乎嗚呼此五鬼所以盜弄無憚而江
南之所以衰削不支也

盧絳字晉卿宜春人唐歙州刺史肇之後初名
未唐餘紀傳卷十

裘慕魏絳更焉讀書畧通大指喜談兵大言無
當脫略繩檢每以博奕角觝為事舉進士不中
遂棄去繼為務計吏盜庫金事覺當伏法乃更
需服亡命江湖間館于土豪陳氏與其子弟共
學絳好縱橫兵書日務射獵陳氏察其非士流
謂曰朝廷方求賢豪吾子曷不自奮因為厚裝
遣行絳將還宜春中途飲博費且盡抵家母及
兄弟咸鄙訕之絳乃入廬山白鹿洞書院與其
徒以負販為事多脅取同舍生金又持權貨

貢于山中持人短長索賕謝人皆患苦之值國
子助教將捕治其罪復亡去往來金陵丹陽寓
空庾間嘗從地躍起拆簷椽為薪以自濟又自
氣樓躍入倉盜米一夕往返數十已而上書論
事未報往謁樞密使陳喬口陳所上書詞辨縱
橫喬聳然異之用為本院承旨授松江巡檢募
亡命習水戰使馬雄王川等分將之要吳越兵
于海門屢獲其舟艦以善戰聞開寶中密啓後
主曰吳越仇讐腹心之疾也他日必為北兵羽

未唐餘紀傳卷十

真以壞我臣屢與之角知其易與不如先事出
不意滅之後主曰然則大朝且見討柰何絳曰
臣請詐以宣歙叛陛下聲言討賊且賂吳越乞
兵吳越兵勢須為出俟其來拒擊之而臣躡其
後國可覆也滅吳越則國威大振北兵不敢動
矣後主不聽及宋師來伐以絳為凌波都虞候
沿江都郵署守秦淮水柵戰屢勝諸將忌其能
共說後主遣絳出援潤州初吳越克常州兵勢
日逼朝議以潤州最要害當得良將以守有劉

澄者為後主潘邸舊人請必可保乃以
節度使臨行後主諄諭曰謂卿本不合離孤
亦難與卿別但此非卿莫可委付勉勵
泗泣而別還家罄輦金寶以往謂人曰此皆前
後所賜今國家蒙難蓄此奚為當散之以圖
伐後主聞之益喜及錢塘兵初至營壘未成左
右請掩之澄時已懷向背堅曰兵出則不可勝
須救至更圖可也既絳兵至冒圍入城澄謀因
事斬絳乃以城降絳覺之因互相猜防謀未克
遂會絳怒一裨將私謂曰盧公怒爾不生
矣裨將泣問計澄因曰吾有一策汝用之非徒
免死且得富貴因諭以殺絳降敵事令先出道
意裨將曰柰其之家累在都城何澄曰事急
當身為之謀我家百口亦不暇顧矣既而
可殺則謂絳曰都城危甚萬一不救守此何
絳曰君為守不可棄城宜赴難者絳也乃
而出是夕澄遣裨將出城送款明日徧召
告曰澄守城數旬志不負國事勢如此須作生

許諸君謂何如衆皆大哭澄恨生亦亦泣曰澄
受恩固深於諸君且有父母在都下寧不知忠
孝乎但力不能抗耳於是率將吏開門降金陵
聞之益震後主方惶惑欲置其家陳喬憤切曰
人臣受重寄一旦開門降敵此豈可容悉收其
父母妻妾斬之澄一女許嫁未適有司議宥之
女曰叛逆之餘生世何顏乃亦就戮潤州既降
絳帥所部還援金陵圍堅不可入乃走保宣州
都城陷沒諸郡皆下絳獨不降謀南據閩中圖
興復行過歙州刺史龔慎儀知天命已去而絳
復剽矣占其無成遂閉拒不納絳怒曰慎儀吾
故人今何見拒遣裨將馬雄攻之慎儀不得已
朝服出見殺之而行宋太祖使絳弟襲招絳
初欲殺襲以明不屈已而知事不可齊乃勉就
招絳至京師遇慎儀兄子穎于道被執至殿陛
求理季父之寃詔以屬吏曹彬言其才畧可用
願宥其死太祖曰是貌類侯霸禁何可留也命
斬于市絳臨刑大呼曰陛下不記以鐵券誓書

招臣乎侯霸榮者河東將嘗來降未幾復叛歸
弑其主劉繼恩蓋逆徒也故太祖深惡之初經
在金陵嘗遭熱疾夢一白衣美姝持箴漿勸之
飲且歌菩薩蠻詞以侑謂之曰他日相見于固
子陂下絳寤而憶其玉京人去之闕每為人道
之及是行刑之地名曰子陂一美婦衣白衣坐
淫亂與同斬姓取名玉真儼然夢中人也其怪
如此

論曰聞變惶惑欲置逆族後主惜死之念愧

于陳喬叛逆之餘生也何顏劉澄負國之惡
愧于其女天下事每以此：辱昏所以甘泥
首而亂賊所以恒堪誹也吁可嘆哉

唐餘紀傳卷第十

唐餘紀傳卷第十

列傳第八

吳興陳寔脩

江夢孫字聿脩潯陽人先主輔吳表為秘書郎
夢孫數自言迂儒無裨益平生讀書欲小試於
治民求為縣令方是時士之客於先主者率以
功名富貴自許而夢孫志願獨如此先主以為
不情未之許也求不已乃補天長令先主先持
告身示之曰今日受此明日趣走庭下矣曰此
素志也庸何傷乃卒授之至天長吏白縣署正
寢有淫厲不可居夢孫不信是夕果有怪並出
夢孫起焚香曰夢孫受命為令當治事于此鬼
神有祠廟立壟胡不各歸其所吾行不欺暗室
奚畏君等言訖皆斂形去夢孫為治易簡吏民
安之逾年棄官去縣人號泣送之數十里還家
事繼母盡孝早暮具衣冠視膳羞母食既徹則
為諸生講禮凡至疑義輒斂衽曰此科先儒猶
多異同夢孫安敢易言諸君自擇所長可也保

大中卒年八十五贈國子司業

陳起蘄州人性剛鯁尤惡妖異昇元中為黃梅令時縣境獨木村有妖人諸佑挾左道自言數世不食肉其法能使富者貧上者富俚民惑而從之初有徒數十人積十餘年聚黨及千男女無別號曰忍辱夜行晝伏取資於盜相與倡言佑有神術能升虛空入水火前此州縣長吏多憚之置不敢問起到官邑人畢謁佑獨偃蹇不至起乃按戶籍取佑為里正佑不服媢言曰吾且斷令頭起告巡檢使周鄴出兵捕佑等獲之不能神皆就縛搜其家得乘輿服御物遂斬之鄴欲宥其婦女童稚起曰此皆瀆亂人倫不可使有遺育乃併斬之由是妖黨散匿起遂知名官至監察御史卒

睦昭符金陵人保大中為常州刺史州當吳越之衝屢歲交兵城邑荒破昭符善於葺治招納逋亡遂成富實一日坐廳事雷雨暴至電光如金蛇繞案吏卒皆震仆昭符不懼撫案叱之雷

電遠散及舉案惟得鐵索重百斤昭符亦不變

色徐命舉索納庫中交泰元年中主既請成于周秋八月命昭符為進奉使置邸大梁宋太祖受周禪昭符入賀會後主嗣位御宮門立金鷄竿降赦如天子制太祖聞而怒召昭符詰之色甚厲昭符徐以鄙語對太祖為笑因置不問然昭符恒往來金陵時後主數貢奉幣歲空竭昭符市於富民石守信家得絹十萬後主大悅太祖已遣李穆召後主入朝因問昭符曰汝度汝主未否對曰君命召不俟駕安敢不來及後主稱疾王師致討昭符又言於太祖曰臣主必死社稷已而後主降罷奏邸不復調卒初名匡符建隆初以避宋祖諱改昭符云

潘承祐其先閩之莆田人初仕吳以爭大獄不得棄官歸閩仕王氏為大理卿數直言極諫閩主憚之進為吏部尚書坐陳事削官閩人南

言周師南侵淮南告急遣詣召莫祐薦許文積陳德誠鄭彥華林仁肇皆獲其用久之坐病求解職以禮部尚書致仕居洪之西山以終

歐陽廣吉州人保大中薄遊湖湘時邊鎬下湖南駐師經理將遂取桂州然統御無法處置失宜廣策其必敗詣金陵上書曰臣近者遊潭州伏見節度使邊鎬初非將材偶逢聖代加之任使措置乖刺大失人心致奉節兵士乘夜大呼

共焚譙門會明而遁散不然幾致大變是仁不足惠下也朗陵近在肘腋曾不為虞乃圖桂林以取奔敗是智不足謀遠也與監軍使昌延恭不相協和動輒疑阻是義不足和眾也堂、莫府空無才賢是禮不足得士也軍中號令朝暮更是不信不足使人也五者無一長考之前未或不敗請擇帥濟師以全境土書入不獲失湖南中主乃思廣言命授以官執政請廣言非人主尊賢待士之意不肯就試乃徑

本縣令後亦不顯

汪煥歙州人有國時第進士初中主後主皆佞佛而後主尤酷喜莊嚴施捨齋設持誦月無虛日宮中造寺十餘都城建塔剎寺幾滿廣出金錢募民為僧所供養踰萬人悉取給縣官不計耗竭群臣和附墮廢國事後主退朝輒與后着僧帽披袈裟誦經禮佛拜跪竟日頽成贅瘤僧尼犯姦命禮佛放遣佛前燃燈奏死刑日如燈明達旦率貸其死不然者始論如律謂為命燈

富者賂宦官竊續膏油往往獲免上下狂惑國事日非時有二臣極諫一徒一流最後煥死諫且曰昔梁武事佛刺血寫佛書捨身為佛奴屈膝為僧禮散髮俾僧踐及其終也餓死于臺城今陛下事佛未見刺血踐髮捨身屈膝臣恐他日猶不得如梁武也後主覽書云此敢死士也不之罪擢校書郎然言卒不用方是時有北僧號小長老自言慕化而來多持珍寶怪物徧賂貴要朝夕入論輪迴果報之說後主傾信尊為

一佛出世所服皆縷金絳羅後主疑其非法登
曰陛下不觀華嚴經安知佛之富貴因說後主
多造塔像請於牛頭山造寺千餘間聚僧千人
日給盛饌有不尽者謂之折倒造為妖語動搖
人心俾其帑藏耗竭贍兵不繼及宋師渡江郎
寺為營不煩營構乃知其為間也又一僧來南
於采石磯立塔草衣藿食施遺皆不受宋師下
池州繫浮橋於石塔屹然完固金陵受圍召小
長老求退兵法乃揚言曰此兵雖強豈能當我
佛力登城一麾敵兵偽退未幾梯衝環城矢石
如雨倉皇復召小長老稱疾不至矣始悟其奸
鳩殺之大率宋人給其蔽惑因以其所好者行
間也既而羣僧俱併誅乞授甲死敵後主曰教
法可毀乎弗許事勢既急城中之人惶怖無死
所方召沙門德明等講楞嚴圓覺經令闔城誦
救苦菩薩其迷扇如此

唐餘紀傳卷第十一

唐餘紀傳卷第十二

列傳第九

吳興陳寔隋

王會廬州廬江人本名安少事吳武王王嘗臨
陣升高塚望敵會捧唾壺立侍左右近列者皆
注目前視忽一驍卒持稍徑趨王莫能禦者會
置壺于地引弓射之一發而殪徐納弓殺中復
捧壺立色不少變武王喜撫其背曰汝器度如
此他日必富貴積功至袁州刺史先主代吳用
為百勝軍節度使慶州與嶺南地接南漢使者
往來節度使當焚芳問遺而會故名犯漢主祖
諱乃改今名昇元五年卒年七十三
王與合淝人初事吳武王為小校從李德誠攻
潤州繼從周本攻危全諷皆有功積遷至諸軍
都虞候先主輔吳寄以心腹久之出為光州刺
史歷武昌節度使嘗與監軍使阮廷堅有隙廷
堅被誣告有貳志先主遣使令械廷堅屬吏輿
預知之密以告廷堅因為謀曰今獨可即日乘

輕舟還都步可雪謗已而中使猝至廷堅恐俱
 不暇為他謀即從其計先主意解且以其先自
 歸得免人推輿長者中主嗣位進神武左統軍
 保大二年卒年七十四輿少從攻潤州為流矢
 貫右耳矢自左耳出輿瀕絕扶歸卧百餘日復
 起耳至老不聵亦無癩疾攻潁州倚營門鼓諸
 軍登城城上發機石中營門及輿鎧之半皆碎
 輿竟無恙人或異之兄綰亦至虔州節度使
 何敬洙廣陵人幼遇亂吳將楚州刺史李簡得
 之給事左右簡酷暴僕使有小過率置之死不
 少貸敬洙與其伍戲小廳下或持簡所寶硯過
 焉頽曰孰敢毀此者敬洙時被酒奮曰死生有
 命奚不敢之有奪硯擲石塔上碎之翌旦簡視
 事退聞硯毀詰主者具以實對即命擒至皆謂
 必死矣簡妻素奇敬洙匿之堂與旬日簡謂已
 逃去亦置不問會有烏逐簡而噪避之亦至簡
 大怒曰恨何敬洙不在此蓋敬洙善彈命中故
 思之語方畢敬洙挾朱弓鐵彈拜于前起發一

彈斃之簡大喜不復詰毀硯事有善相者簡僕
 視諸子曰雖皆善然無及公者獨指敬洙曰此
 公年過公簡由是益愛之及長用為軍校簡卒
 事先主為裨將進天威軍都虞候建州之役為
 行營招討步軍都指揮使會查文徽進攻敬洙
 堅謂閩地僻陋不足勞大兵文徽開譬之不得
 已而行及平建州敬洙功右諸將拜楚州團練
 使敬洙自以初事李簡於是州尤加感勵常微
 貶里巷察民疾苦有科調輒先為經畫民不
 知勞坐廳事與賓佐燕談民有訴事者立命引
 入親剖曲直皆厭服而出保大八年楚朗州節
 度使馬希萼未附且乞師中主命敬洙援之遷
 武昌軍節度使周人侵淮南命武安軍節度使
 王進遠領所部兵入江南境進遠奉詔行且遣
 部將潘叔嗣為先鋒取鄂州長山寨殺三千人
 中主命敬洙清野入保敬洙格詔出城除郭外
 為戰地曰敵至吾與兵民俱死于此大夫夫豈
 能揣之閉門自守乎會叔嗣自長山回戈襲朗

州進遠狼狽而去人壯其決加鎮國將軍中書
令後主嗣位以病足乞解官授右衛上將軍尚
國公致仕給全俸門第列戟卒年七十七廢朝
三日毋贈鄂州大都督左衛上將軍謚威烈
李金全其先吐谷渾人事唐明宗為廝養以戰
功貴其前事且五代史晉高祖時為安州節度
使中門使胡漢榮貪橫金全嬖之高祖徵漢榮
還闕將治其罪金全將護不遣高祖疑金全有
他志乃以馬金節代之且召金全還將有處分
金全懼遣其從事張縉奉表歸附先主納之命
鄂州屯營使李承裕段處恭帥兵三千逆金全
陳于城外俟金全出殺之而東承裕等至之夕
金全率數百人來奔而承裕遣命輒大掠城中
得金帛不可計及還晉將安審輝追及于馬
谷處恭死于陣承裕率餘兵扼雲夢橋復為審
輝所敗執而殺之金全至拜天威統軍出為潤
州節度使漢隱帝時李守貞以河中叛未乞師
魏岑查文徽建議往赴時劉彥貞以攻取自任

唐餘紀傳卷十二

中主欲籍金全宿將威望以為北面行營招討
使救河中彥貞副之文徽為監軍使岑為沿淮
巡檢使師出沐陽次沂州金全曰諸君以河中
在何處而欲自此轉戰以前耶勢必不能及徒
為國生事耳方會食帳中候騎告北兵數百並
澗皆羸弱諸將欲掩擊之金全下令曰敢言過
澗者斬及暮伏兵四起旗幟蔽日金鼓聲聞十
餘里諸將乃服金全善料敵逾月退保海州遂
引歸金全曰吾全師而還不得為無功矣拜右
衛聖統軍領義成軍節度使兼侍中保大八年
八月卒于金陵年六十多內寵子男女九三十
二人朝遣少府監王仲連持節冊贈中書令謚
曰順金全既卒福州再用師湖南拓境用事者
皆少年不更軍旅覆敗相踵周人乘其弊攻取
淮南國遂衰削不復能振人始思金全恨其已
卒云
柴克宏父拜用事吳至德勝軍節度使克宏以
父任歷遷宣州巡檢使初至城墜皆不治吏云

唐餘紀傳卷十三

自田頽王茂章李遇相繼叛無敢為守備者克
宏笑曰豈有是哉大加營繕後吳越兵至賴以
無虞進泗州刺史罷為龍武軍都虞候好施予
不事產業家常窮空然性豪舉博奕縱酒自若
也時中主雅以唐後欲恢復先業群臣多為大
言以迎合主意克宏獨未嘗語及軍旅人亦不
以為知兵淮南被攻急吳越伺間侵常州克宏
乃請効死中主嘉之授右衛將軍遣與袁州刺
史陸孟俊同往救時精兵悉在江北克宏所將

唐書紀傳卷十三

統羸卒數千又樞密副使李徵古給戈甲皆朽
鈍克宏言于徵古曰卒已非素練得器械堅利
猶可用柰何所給乃爾徵古慢罵之見者皆忿
克宏知徵古狂生不足與較怡然不少動至潤
州徵古終不快白召克宏歸以神武衛統軍朱
匡業代之燕王弘冀獨謂克宏可任卒遣行克
宏率師至常州徵古猶遣使趣其歸克宏曰吾
計日破寇爾何為者必錢氏所遣姦人也命斬
之使者曰受李樞密命未克宏曰李樞密來吾

亦斬之遂斬使者以徇然後勒兵進大破吳越
兵于常州斬萬級獲其將數十人自保大末邊
事大起克敵之功莫先克宏者策勳拜奉化軍
節度使繼復上疏請援壽春提兵至泰興忽發
湯綽數日卒國人咸痛惜之謚威烈初克宏之
請救常州也徵古易其人故沮抑之會其母詣
闕上言克宏有父風苟不勝任分甘孥戮中主
感其母言始決意用之及徵古誅死詔暴其罪
亦以折辱克宏為言云

唐書紀傳卷十三

盧文進字大用范陽人初為劉守光騎將暨隆
唐莊宗拜壽州刺史文進有女美而慧莊宗弟
存矩求為側室文進不敢拒然心常嚙恨因作
亂與叛軍殺存矩攻武州不克遂奔于契丹契
丹使守平州明宗即位文進率眾數萬歸唐仕
至安遠節度使晉高祖立與契丹約為父子文
進自以前背契丹內不自安遂殺其行軍司馬
馮知非副使杜重貴送款于南唐中主遣兵迎
之文進居數鎮頗有善政軍民愛之其將行也

從數騎至各營別其將士告以避契丹之意將士皆再拜與訣乃來奔中主以為天威統軍宣州節度使文進長身偉貌見者聳然自其奔契丹也數引胡兵攻掠幽薊之境俘虜民人教契丹以中國織紉工作契丹由是益強盛迨其南奔屈身晦迹務為恭謹禮接文士謙、若不及其所談論近代朝廷儀制臺閣故事而已未嘗及兵事後以左衛將軍卒于金陵

朱匡業廬州舒城人父延壽以姊為吳武王夫

本唐餘紀傳卷十二

人故自少得幸從征伐摧堅陷陣功冠諸將好以寡擊衆不勝而返者必盡戮之嘗與梁接戰遣二百人持大劍砍陣將行指一卒留之卒請行延壽以違命立斬之其令出必行類此然每得賞賜悉分賚其下無以入家者唐昭宗在岐下聞延壽名遣使問道授蔡州節度使武王慮其難制誘殺之出夫人使更嫁然以舊功存其妻子匡業時尚幼稍長授以官先主輔吳授為軍校積功至諸軍都虞候嗜酒使氣醉後恣意

殺人無敢見者惟其妻鍾氏能制之寒慄一呼

懾然而止先主以其嘗有功特優容之出為歙

州刺史有政績改建州留後三朝授神衛統軍

周師入淮南中外震駭盜投鐔多竊發以匡業

為內外巡檢使嚴而無私犯者無所貸戮一二

人中外肅然夜戶不閉正陽喪師朱元叛中主

議親征召匡業及統軍劉存中問方畧匡業輒

對曰運數之興天地皆助大事若去雜英雄亦

無如之何存中從旁贊之中主怒貶匡業撫州

團練使流存中饒州後主襲位召拜神武統軍

加中書令卒子崇俊短陋羸瘠而妙於騎擊馳

突若神早卒

王彥儔蔡州上蔡人少為州軍校唐同光中諸

郡多亂彥儔亦樂禍思奮會同列六人者來與

謀曰四郊恟、能者得富貴我輩不可後人彥

儔許諾且曰今夕吾直府中公等可持兵來吾

亦裹甲為內應既夜六人者如約俱至彥儔伏

壯士及捕斬之持其首叩帳門告刺史曰奈盜

竊發幸已伏誅懼有佚黨為變願公亟出號令以安衆心刺史驚喜而出彥儔即斬之歸其罪於六人者翌日悉族其家據蔡州無敢動唐兵來討彥儔自計不能守匿其妻子於村舍奉父母來奔先主輔吳以為都押衙歷和州刺史始遣間使迎妻子南歸彥儔有政績善撫境內和遂為富州入拜統軍自以發跡克亂爰務為恭謹先主未受禪嘗陞堂拜其父開國以為池州節度使常夢錫自給事中以直諫貶判官彥儔事之如在朝廷人士稱之卒于鎮

皇甫暉魏州人初事唐晉事且五代史契丹入中國暉時為密州刺史與棣州刺史王建俱來奔中主遣舟楫迎之將至念本起克賊俱不為時所容至秦淮赴水求死舟人亟援出之自言如履大石入朝歷歙州刺史神衛軍都虞候江州節度使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周師攻淮南為北面行營應援使會劉彥貞姚鳳兵以行彥貞舉動躁撓人測其必敗暉獨持重部分其整

不唐餘紀傳卷十三

不唐餘紀傳卷十三

士亦樂為用周人頗憚之及彥貞敗死暉鳳退守清流關世宗親率衆盡銳攻壽州分兵襲清流暉陣山下周兵出山後要擊暉大敗猶收兵且戰且行入滁州刺史王紹顏已委城遁暉無所倚方斷橋自守周兵涉水踰城而入執暉及鳳送壽州行在見世宗曰臣力憊欲暫坐及坐曰欲暫卧不俟命而卧顏色自若曰臣非不盡力國事南北勇怯不敵臣在晉夔與契丹戰安能如大朝今日甲兵之盛昨退保滁城不意大軍攀堞如飛而入臣智力俱殫故被擒耳世宗賜之馬及衣帶俱不受教曰創甚暉不肯治而死于繼勳自有傳

孟堅始事建州王延政為將保大初查文徽討王氏之亂堅來降文徽即以兵付之出奇擊所向有功及馮延魯攻福州堅亦在兵間越援兵自海道至阻淖不得登岸延魯不知兵欲歛兵少退誘而感之堅諫曰吳越兵進退俱不能此死道也使得至平地將致死于我若何而

可勝延魯大言曰吾自擊之無預若事呂越
得平地果不可制李弘義兵自城中出盡銳夾
擊延魯大敗棄軍遁堅力戰以死延魯雖貶而
其黨尚盛相與闕匿其跡故堅之死事不見錄
國人哀之

陳誨建州人生數月趨健能馳走其父異之名
曰阿鐵長事王延政為將唐師攻建州傳其城
誨數出挑戰先鋒使王建封克其外郭擒誨將
斬之已解衣伏頸忽脫身絕馳追者數十百皆

莫能及自歸于大將查文徽文徽駭其材用為
戰棹指揮使使領故部曲從攻福州馮延魯敗
走諸營皆潰死者萬計委棄軍資戎器不可勝
算誨獨殿後收所棄金帛二十萬以歸文徽鎮
建州誨為劍州刺史謀者告吳越戍兵棄福州
遁歸文徽暗而貪功即率誨以進誨以戰艦入
閩江適秋雨水暴漲一夕七百里抵城下與吳
越水軍遇遂戰于江中誨素善水没入江鑿吳
越樓船沉之仍以木作蛟龍形湧世江面吳越

兵驚潰乃大拜擊追擒其將馬先進禁仁
鄭彥華始知福州未嘗有變城中多誨親故方
遣間使招之文徽勒步騎繼至福州偽迎文徽
傳令入城誨以所聞告且曰僕閩人也豈不能
料閩人之情宜先立寨整衆俟所招親故來得
其實徐圖之文徽曰狐疑且生變乘機據城上
策也麾兵遽入誨知其必敗植旗鳴鼓列兵江
干以須文徽入果敗被執誨全軍還劍州獻馬
先進於金陵釋鄭彥華等為將領唐兵而取福
州皆大敗塗地誨在兵間皆有功號名將遂為
建州節度使兼侍中訓兵積穀隱然為大鎮由
是朝廷委以南方而名其軍曰忠義及周兵入
淮南朝遣潘承祐詣泉建召募驍勇承祐薦其
子德誠有材畧誨遂遣德誠率鎮兵赴難諸將
多敗惟德誠頗有功拜和州刺史後主初誨引
疾求罷朝論難其代乃以其弟劍州刺史謙為
弼後召誨還都後主親臨視七月卒封閩國公
謚忠烈閩之亂士民無不誨之宗族益盛謙

其德誠後亦繼領建州旄節諸子悉至國
 林仁肇建陽人事閩為裨將沉毅果敢文身
 虎軍中謂之林虎子閩人未有所附會周攻淮
 南中主遣使至福建募勇士得仁肇及陳德誠
 鄭彥華皆拔為將仁肇率偏師援壽州攻城南
 大寨有功又破濠州水柵擢淮南屯營應援使
 時周人正陽浮橋初成扼援師道仁肇率敢死
 千人以舟實薪芻乘風舉火焚橋周將張永德
 來爭會風回火不得施勢少卻永德鼓噪乘之
 我兵遂敗仁肇獨騎為殿永德引弓射之屢將
 中仁肇輒格去永德驚曰此壯士不可逼也捨
 之而還及割地許平中主以為潤州節度使徙
 鄂州又徙南都留守宋開寶中密言于後主曰
 宋淮南諸州戍守單弱而連年出兵滅西蜀平
 荆朗今又取嶺表往返數千里師旅罷敝此在
 兵家為有可乘之勢請假臣兵數萬出壽春渡
 淮淮據正陽因思舊之民以復故境迨彼來
 吾形勢已固必不得志兵起之日請以臣反告

于宋事成則國家饗其利不慮其害
 不預謀後主惧不敢從宋太祖謀取江南兵將
 俾仁肇據上游師未即出時後主弟從善質于
 闕下太祖乃令人密往武昌僧院竊仁肇畫像
 歸懸之別殿召從善入指問曰卿識此人否對
 曰不識然有類臣江南林仁肇太祖曰然近有
 表并進此像言欲歸朝將遣人迎之從善以為
 信亟使人間行歸白會朱令贇皇甫繼勳俱忌
 仁肇雄畧相與證成其事後主惑其言使人往
 毒之仁肇少病風口氣常臭醫云肺掩不正及
 是遇醜家人恠其不臭俄而卒初仁肇尤為陳
 喬所知及遭毒喬仰嘆曰國勢如此而復自去
 其爪牙之臣吾不知所稅駕矣然不能辨其誣
 仁肇卒逾年後主遂見伐又踰年國為墟矣
 申屠令堅山東人少無賴勇敢絕人晉漢間嘗
 為盜被獲以計脫坐是來歸保大末禦周師于
 壽州破其城南大砦有功擢神武都虞候后主
 末年令堅為吉州刺史策本國因與袁州

刺史劉茂忠相約狗國未幾金陵陷后主此
兩人者誓守前約不以主在亡易節方謀起義
未即遂前二年令堅寐則夢與人鬪大呼而寤
乃聚侍婢歌舞喧笑造旦始能寐至是若與人
搏擊於帳中若踰時而卒令堅歿後茂忠度不
能獨奮乃送款就降

唐餘紀傳卷第十二

唐餘紀傳卷第十三

列傳第十

吳興陳寔脩

邊鎬金陵人少事先主爲通事舍人以通敏稱
保大初循州人張遇賢本羅縣小吏有神降于
縣之刻杉鎮語人曰張遇賢非常人彼能事我
當得鉅福遇賢往事之會州境群盜起各擁衆
數百無所統相與禱于神神大言曰張遇賢汝
主也衆因歸之遇賢遂稱王改元置百官度嶺
襲虔州節度使賈浩閉門登陴不敢出遇賢據
白雲洞衆十餘萬中主遣洪州營屯都虞候嚴
思率所部討之鎬爲監軍虔有書生白昌裕沉
密有謀鎬與定計刊木開道襲白雲洞遇賢急
禱于神神不復言其徒大懼遂執遇賢以降鎬
獻于朝斬于金陵市群賊盡平鎬以功遷洪州
營屯諸軍都虞候二年查文徽以樞密副使率
師伐建州詔鎬爲行營招討從文徽行然衆統
數千戰敗退舍中主聞之遣何敬洙祖全恩姚

鳳來援鎬與建兵方相持文徽使騎繞出建兵之後敬洙等與鎬夾擊大破之遂取建州王延政降鎬又南取鐔州七年湖南馬希崇廢其兄希萼而自立密表請援以鎬為湖南安撫使便宜進討希崇以見伐也謀拒我師或諫以事必不濟不得已率第姪輩出降鎬下馬稱詔勞之已而希萼亦來見鎬以禮遣希崇希萼舉族入朝時湖南饑饉鎬大發廩賑之楚人大悅先是南唐欲取湖南以鎬多藝使詐為僧游長沙弄鉞行乞得其虛實是用遣為將竟平湖南進鎬武安節度使復遣經畧朗州會耒耆稱劉言忠順鎬不為備言遣將襲長沙夜入其城鎬狼狽遁他將城守者相繼逃歸言遂尺據楚地稱藩于周湖南竟失鎬之行師也常載佛事而行每自祝以祈佑時人戲稱邊佛子又稱邊菩薩繼後行師無紀一於弛縱遂稱邊和尚矣三軍解體用致大蹶坐削官流饒川沙湘中謠言馬去不用鞭至是竟驗淮南被兵請平未許齊王景

達督師起鎬為大將借許文積從行會原寧奪朱元兵元憤叛去諸軍皆潰鎬與文積被執于周唐及周平世宗班師遣還鎬等中主皆置而不用鎬竟卒于金陵

王建封不知其所始中主時任專兵寄王延政兄弟相攻閩中大亂中主思斥大境上因出師伐之建封時在建人禦我于蓋竹他將失律而建封頗有功及建州平何敬洙功最建封與之爭敬洙因推功與之緣是為一特推重中主

授留從効李弘義等節鉞將遂罷兵會陳覺貪功妄謂弘義可召令入朝福州當不勞一矢而下中主信之遣覺往宣諭弘義倔強不伏覺耻於無功遂擅發兵攻之中主雖怒而業不可止乃以王崇文為招討使建封為副使益兵會伐方是時覺與馮延魯實主兵計崇文建封雖任招討而莫克節制覺延魯皆書生兵非素習於是動作輕躁寡謀直前進退不一而吳越援兵致死于我延魯先敗走建封復與諸將爭雄意

不能協遠歛兵先退弘義遂乘之我軍復敗失
亾不可紀餘兵潰而歸中主深銜之未暇加治
建封內不自安中主懼其作亂召為天威軍都
虞候建封遂負恃僭修泰然無憚會戶部員外
郎范冲敏嫉魏岑鍾謨李德明用事怵建封上
書歷詆岑等請更用正人中主發怒謂建封武
臣彊精兵敢謀進退柄臣漸不可長流池州未
至殺之棄冲敏于市

劉彥貞兖州中都人父信初隸戎行事吳武王

數有功授為軍校王倚任之嘗一日召信計事
醉不能言王媢罵之信即發怒仗一劍棄去左
右請追之王曰信醉耳其明日醒當復來厥明
果至積功至鎮南軍節度使宣王建国以其勳
舊且戰多駕諸將加征南大將軍兼鎮洪都唐
莊宗滅梁遣諫議大夫薛昭文使閩假道洪州
信燕勞之謂昭文曰貴國與大吳接境皇帝亦
知有信否昭文曰主上新平河南公名適未知
也信曰然則皇帝知漢有韓信乎漢之韓信吳

唐餘紀傳卷十三

之劉信一等人也君歸第言之指牙旗銀首與
酒屬昭文曰幸而中此願為我酬一發中之先
主受禪以舊臣禮之厚卒贈太師彥貞信第四
子以父任為大理評事遷屯田員外郎父喪起
復將軍連刺海楚二州善騎射矢不虛發軍中
號劉一箭吏事亦以強濟稱累遷濠州節度使
移壽州始贖貨自殖市肆不問貧富際出資貸
之歲收其贏州有安豐塘溉田萬頃以故無凶
歲彥貞託以浚城濠決水注濠中民田皆涸而
督賦加急皆賣田去彥貞擇尤膏腴者以下價
售之乃復諸塘水如初歲入不可勝計保大中
朝政漸衰用事者多貪墨彥貞廣賂遺以鉤名
譽於是魏岑等雜然推倡其用兵治民之能謂
為一面長城在鎮既久疑當受代輒妄造邊遽
以固其位久之乃入為神武統軍及周師入侵
淮南告急拜北面行營都部署帥三萬人援壽
州次來遠鎮兵車旗幟亘數百里戰艦衝鋒
淮而上周將李穀慮其徑斷浮橋腹背受敵遂

唐餘紀傳卷十三

燒營退保正陽彦貞雖名將家子生長富貴初
不練兵事裨將武彥暉張廷翰咸師朗皆闔將
無籌畧見周師退遂以為怯惟恐不得速戰士
未及朝食即督以進遇周將李重進于正陽東
彦貞置陣橫布拒馬聯貫利刃以鐵繩維之刻
木為猛獸攫拏狀飾以丹碧立陣前號捷馬
又以革囊貯鐵蒺藜布于地周兵望而笑其怯
銳氣益增一戰而我師大敗師朗等皆被擒彦
貞歿于陣淮南喪地千里國幾亡其敗自彦貞
始雖死王事議者不與也後數年贈中書令諡
曰壯亦不復錄其孤云

郭廷謂字信臣彭城人父全義先王朝仕為濠
州觀察使廷謂幼善書札習騎射補殿前承旨
出為濠州中門使全義卒擢莊宅使即為州監
軍周攻淮南廷謂與州將苗仁謹約死守籍州
民不逞者聚於僧寺嚴兵守之日給之食隨所
能俾造守具故周師終不知城中虛實久不可
下中主嘆其忠因大發戰艦命與林仁肇援壽

不唐餘紀傳卷十三

唐餘紀傳卷十三

州周世宗聞之命徙下蔡浮橋于渦口築壘
淮東西以護橋扼濠壽之衝暑雨淮漲廷謂
不備輕舟泝流急趨渦口將麾兵斷笮周人
知設伏以待廷謂將至揣得其情駐軍不進
敗周將武行德周務勅于定遠斬首數百行德
挺身逃卒焚浮橋周兵死者不可計遂及林
資取良馬數百進武功殿使就遷州刺史猶以
為賞薄再遷團練使兼上淮水陸應援使及紫
金山之戰唐將帥多降于周廷謂獨還軍入濠
州治壁壘繕戈甲為守備世宗復南伐廷謂表
朝廷請援且言周師日張願且早辭請和以俟
機會夜出敢死士千餘襲破周營焚雲梯洞屋
周人大驚相蹂踐死者甚眾然援師不至世宗
親攻城焚戰艦斷維鎧殺二千人進攻羊馬
又殺數百人遣諜持詔喻降廷謂度不能支
表于周懷言世受本國爵命家在江南欲遣
稟命國主世宗許之為緩攻及廷謂使還知金
陵卒不能救集將吏于壘門南嚮慟哭再拜乃

降世宗見廷謂宴勞之謂曰濠州一小城使汝
主自守豈能固哉然自兵興以來江南敗亡相
踵卿能犯渦口浮橋破定遠寨亦足報國矣歸
周歷任至宋開寶中卒于東都年五十四初廷
謂之降中主諒其坐力屈異於他叛者故免其
家云

皇甫繼勳少從其父暉兵間為軍校以暉死國
事擢將軍歷池饒二州刺史頗以吏事稱入為
神衛統軍都指揮使保大末諸老将相繼死繼

唐餘紀傳卷十三

勳年尚少且無戰功徒以家世遂為大將資產
優贍名園甲第冠于金陵多蓄聲妓厚自奉養
及開寶中宋師傳城繼勳保惜富貴無効死意
第欲後主亟降聞諸軍敗績則幸災見于詞色
偏裨有欲募死士夜出奮擊者輒鞭而拘之自
度罪惡當日彰稀復朝謁後主召議事亦以軍
務辭不至內結傳詔使一切蔽塞及後主登城
見宋師旌旗墨欄彌徧四郊始大駭失色繼勳
從還至宮後主知其懷蓄非常乃以屬吏始出

唐餘紀傳卷十三

鄭彥華福州人祖父世為福建諸州刺史彥華
少隸節度使李弘義帳下常射殺乳虎以勇聞
中主出師攻福州主將遣卒李興登樓車罵弘
義弘義不勝忿募生得興者彥華請行夜縋出
城外伏濠傍詰旦興登車指弘義罵彥華操
長鈎鈎得興挾以登城城上皆鼓譟弘義得興
而甘心焉唐師不能下城解去歲餘劍州刺史
陳誨以水軍來攻彥華適出屯候官會吳越兵
被誨敗彥華遂以所部降誨誨與語奇之署軍
校唐兵與周師相拒淮南彥華在兵間大小百
餘戰身被五十餘鎗累遷至鎮海節度使加同
平章事後主見伐宋師自采石作浮梁渡江後
主命彥華督舟師萬人又遣別將杜真率步兵
萬人同逆戰後主親遣行戒之曰水陸兩軍相
表裡則吾事濟矣比與宋師遇真以所部力戰
彥華其他援竟擁兵不進於是真敗而潰金陵
聞之喪氣閉壘自守以至國亡竟不能正彥

華之罪云子文實自有傳

朱令贊神武統軍匡業從子少從軍推領鷹目
趨捷善射積遷至鎮南節度使後主朝諸老將
零謝令贊以將家子後主委以兵寄與皇甫繼
勳同事素忌林仁肇會其被宋祖間乘機言林
仁肇已通宋為築大第待其來以是後主起
信仁肇被醜死語在仁肇傳宋師取江南金陵
圍急乃命令贊起上江兵入援令贊時節度洪
州遂悉徵諸郡兵號十五萬旌旗戰艦甚盛編

公序論包傳卷十三

十一

木為棧長百餘丈大艦容千人令贊所乘艦尤
大擁甲士建大將旗鼓順流而下將斷采石浮
橋宋師密樹長木於洲渚間若帆檣之狀令贊
望見疑有伏阻撓未敢進會金陵益危遣人促
之急乃始東下至皖口與宋師遇傾火油焚北
船風忽反北轉燭自焚宋師急乘之令贊眾大
潰船觸戈甲蕩及令贊惶駭被焚死戰權都震
候王暉受擒江南惟恃此援自劉澄叛降外圍
益急信報悉絕或言令贊已死後主猶意其非

實日夜顛望自是外援告絕坐聽無策而國遂
亡矣

論曰南唐之被圍也以守備任皇甫繼勳以
外援付朱令贊繼勳既懷二心而令贊孺子
復非大將材其亡宜矣使林仁肇不以間死
盧絳得當攻守之任胡則申屠令堅宣力圍
城中內外夾力雖宋祖親臨之豈易遽亡哉
然則江南雖弱曹斌等得以成功者獨乘其
用人乖刺而已吾以此知伐國之有律也

宋史卷一百一十三

十一

唐餘紀傳卷第十四

吳興陳寔脩

家人傳第十一

先主元敬皇后宋氏小名福金父韞江夏人后
幼流離亂兵中昇州刺史王戎得后先主娶戎
女后為媵得幸生中主王氏早卒義祖命先主
禮為繼室累封晉國君治內有法不妄言笑義
祖卒于金陵先主時在東都將奔喪后密以大
計諫止焉先主位齊王封王妃及受禪立為后

唐餘紀傳卷第十四

從容禪替多所弘益先主嘗曰吾思有未適后
已悟矣昇元末先主服金石藥多暴怒賴后以
免譴者甚眾及先主殂中書侍郎孫晟惧魏岑
馮延巳延魯以東宮舊僚用事欲稱遺詔奉后
臨朝聽政后不許曰此武后故事吾豈為之中
主嗣位尊后為皇太后保大三年十月殂祔葬
未陵

先主夫人种氏名時光明艷穎慧年十六以選
入宮初隸樂部未幾得幸生景邊先主以受禪

後所得子甚愛之种氏寤日盛封夫人先主性
嚴重嘗大怒聲如乳虎殿門金環為震動左右
皆喪膽視魄种氏左手進食右手奉匕從容如
平時先主怒亦頓解他日先主幸齊王宮值王
親理樂器大怒數日未解种氏負寵輒乘間言
景邊才過齊王先主正色曰子有過父教之常
禮也若何敢爾叱下殿去簪珥幽于別宮數月
命度為尼景邊愛亦弛終先主世獨不加封爵
中主嗣位始封景邊保寧王許种氏居景邊宮

唐餘紀傳卷第十四

就養進封王太妃宋后挾舊怨屢欲加害中主
力解乃免

中主光穆皇后鍾氏父太章事兵為義祖裨將
義祖謀誅張顥令嚴可求喻太章伏死士二十
輩斬顥于府太章許諾義祖疑其怯夜半往止
之曰僕母老惧事不成欲徐圖之如何太章勃
然曰言已出口豈有可已之理明以竟斬顥後
頗恃功頡頏先主疑其難制欲去之義祖曰昔
者吾赤族之禍間不容髮使無太章豈有今日

富貴耶李何以薄物細故而疑之也乃命以太
章次女配中主昇元中封齊王妃中主即位立
為皇后後主嗣立為太后以父名改尊為聖尊
后后寢疾後主朝夕侍側衣不解帶藥必親嘗
乃進宋軋德三年殂是日雨沙于金陵後主暨
瘠骨立杖而後起哀動左右祔塋順陵

後主昭惠國后周氏小字娥皇司徒宗之女十
九歲未歸通書史善歌舞尤工琵琶嘗為壽中
主前中主嘆其工以燒槽琵琶賜之蓋中主寶

本唐餘紀傳卷十四

惜之器也后於采戲基奕靡不妙絕後主嗣位
立為后寵嬖專房創為高髻纖裳及首翹髮采
之粧人皆效之嘗雪夜酣宴舉杯請後主起舞
後主曰汝能創為新聲則可矣后即命綵綴譜
喉無滯音筆無停思俄頃譜成所謂邀醉舞破
也又有恨來遲破亦后所製故唐盛時霓裳羽
衣最為大曲亂離之後絕不復傳后得殘譜以
琵琶奏之於是開元天寶之遺音復傳于世內
史舍人徐鉉聞之於國工曹生鉉亦知音問曰

法口終則緩此聲乃及急何也曹生曰舊譜
緩宮中有人易之非吉徵也後主以后好音律
因亦耽嗜頗廢政事監察御史張憲切諫賜
三十疋以旌敢言然不為輟也未幾后卧疾已
革猶不乳親取燒槽琵琶及平時約臂玉環為
後主別乃沐浴粧澤自納含玉殂于瑤光殿年
二十九塋懿陵後主哀甚自制誄刻之石與后
所愛金屑槽琵琶同塋又燔祭文與訣自稱鯨
夫煜其辭數千言皆極酸楚或謂后寢疾小周

本唐餘紀傳卷十四

后已入宮后偶褰幃見之驚問曰汝何日來小
后尚幼未知避嫌對曰既數日矣后恚怒至死
面不外向故後主過哀以揜其迹云
後主繼國后周氏昭惠后女弟也昭惠卒未幾
後主君聖尊后喪故中宮父虛宋開寶元年始
議立后為繼室命太常博士陳致雍攷古今禮
革草具婚禮又命學士徐鉉史官潘佑參定文
安郡公徐遊評其異同時佑被寵眷方盛遊多
主佑議遂施用之后初以戚里間入宮為聖尊

后眷愛故立焉被寵過於昭惠後主嘗於群花
間作亭幕以紅羅押以玳瑁雕繪華侈而制極
迫小僅容二人每與后酣飲其中他寵愛莫預
也國亡從後主北遷封鄭國夫人歲時例隨命
婦入宮朝謁每入必留內數日出對後主輒涕
泣罵詈後主嘗宛轉避之太平興國三年後主
暴殞后悲痛不自勝旬日亦卒

後主保儀黃氏江夏人父守忠事湖南馬氏為
將領遷鎬入長沙得黃氏納後宮後主見其美

選為保儀以工書札使專掌宮中書籍二周后
皆以明艷相繼專房故保儀雖見賞議終不得
數幸御中主父子俱喜書法中主學羊欣後主
學柳公權皆得十九購歲鍾王以來墨帖至多
保儀實掌之城將陷後主謂之曰此皆先帝所
寶城若不守汝即焚之無為他人所得及城陷
悉焚無遺者保儀亦從北遷卒于大梁
流珠喬氏皆後主嬪御也流珠性通慧工琵琶
後主嘗製念家山破昭后製邀醉舞恨米遲二

破流傳既久樂籍皆忘之後主追念昭惠后
其舊曲則無能知者流珠獨能追憶無失後主
特喜後不知所終喬氏善書居金陵宮中嘗出
家奉佛後主手書心經一卷賜之及入宋掖庭
聞後主卒乃出其經捨之相國寺以資冥福書
其卷後云故李國主宮嬪喬氏伏遇國主百日
謹捨昔時所賜心經在相國寺塔院伏願彌初
尊前持一花而見佛云云詞極悽婉後江南傳
持歸故國見者悲之

先主五子六女宋皇后生中主楚王景遷
景遂齊王景達种夫人生江王景邊第四女
與公主有所見餘豐城盛唐太和建昌玉山五
公主皆不知其所出併亡其終始

楚王景遷字子通幼警敏讀書一覽輒不忘先
主輔吳景遷尚吳公主為駙馬都尉歷衙內馬
步軍都指揮使海州團練使左右軍都軍使遂
以左僕射參政事留東都輔政時南成童尋加
同平章事知左右軍使寢疾罷歸金陵為諸道

統以景遂代輔政景遂... 定無子初術士皆謂景遷不可言且壽景末
故先主於諸子中特鍾愛之至是卒年十九
晉王景遂始封齊王保大初為諸道兵馬元帥
居東宮初先主欲立景達以中主長不可越次
乃已及中主立緣先主意欲傳位景遂以及景
達遂宣告中外約以次及之意景遂自誓必不
敢為嗣更其字曰退身然中主意未已一日下
詔俾景遂代揔庶政為諸臣切諫而止五年立

六唐餘紀傳卷十四

為皇太弟准旬用兵以為天策上將軍徙封晉
王周人罷兵景遂因十表辭位出為洪州大都
督太子弘冀持法嚴刻所為多踰矩度中主聞
之怒甚以毬杖擊之且曰會須召太弟回弘冀
懷惧規知洪州都押牙袁從範素怨景遂遣人
密論毒之會景遂擊毬渴甚從左右覓漿從範
毒漿以進飲畢遂暴卒年三十九未斂體已潰
中主素友愛聞訃悲悼左右欲慰釋轉妄曰太
弟初得疾忽語人曰上帝命我代許旌陽中主

悲少解故被酖之事竟不之知廢朝七日謚曰
文成

景達生於吳順義四年是歲大旱先主方輔政
極於焦勞七月既望雲而得雨景達以是日生
先主喜故小名兩師稍長神觀爽邁異於他兒
先主深器之受禪封信王始欲以為嗣難於越
次故不果先主殂景遷已前卒中主稱疾固讓
景遂欲以次及景達承先主之意為群議阻迫
不得行乃立景遂為太弟景達自燕王徙封齊

六唐餘紀傳卷十四

王兼諸道兵馬元帥中書令景達孝友純至嘗
從遊後苑泛舟池中忽中主舟覆景達在別舟
初不善泅遽躍入水中負中主出人以為精誠
所感性剛正疾惡朝廷嚴憚之中主每召宗室
近臣曲宴馮延巳兄弟魏岑陳覺皆憑寵笑呼
旁若無人景達屢呵詰之復極諫中主他日宴
於東宮延巳愧二弟之命不出於已欲以虛詞
為德佯醉撫景達背曰爾勿忘我景達不勝忿
拂衣入奏請斬延巳中主諭解久之乃已張易

語景達曰殿下力未能去群小而數面折之使
之俱而自謀何可測哉景達悟自是畏說遇曲
宴輒辭疾不預保大末淮南交兵景達以元帥
督師陳覺為監軍使軍政皆決于覺景達署成
牘而已未元叛壽州陷皆覺為之景達不能詰
初出師五萬已而俘死亡叛者四萬景達引殘
兵歸金陵上還印綬中主恐其自愧乃拜天策
上將軍浙西節度使景達不敢當要郡力辭改
撫州大都督臨川牧後主嗣位加太師尚書令
甚尊禮之卒于鎮年四十八在先主諸子中最
為壽矣贈太弟謚昭孝遺命留葬江州廬山初
景達好神仙道家之說記室徐鉉獻述仙賦以
諷行於世

喪日張樂宴飲景過立奏黜之每有小過掌書
記孫峴苦言規正景過大重之峴卒言及必流
涕厚卹其孤後主立進封江王中主後主皆酷
好浮屠群臣化之政事日廢景過獨尊六經名
教排斥浮屠不少撓在鎮十一年卒年三十一
贈中書令謚昭順

永興公主嫁為吳太子楊璉妃賢明溫淑容儀
絕世先主受吳禪改封永興公主聞呼公主輒
流涕而辭宮中為之慘戚初讓皇徙居丹陽宮
是歲冬使命至徙所讓皇方誦佛書于樓使者
趨前讓皇以香爐擲之俄而報卒詔舉恤禮葬
平陵至是璉謁陵歸於舟中飲醉一夕暴死或
云左右承風旨為之永興自是還居金陵宮終
身縞素斥去容飾不茹葷血自稱未亡人焚香
對佛自誓曰願兒生生世世莫作有情之物年
二十四歲無疾坐亡有光如剪長丈餘自口而
出凡五夕始滅至歛溫軟如生先主悼痛詔李
建勳勒碑宮中紀其異云

中主十子弘冀弘茂後主從善從鑑從謙從慶從信凡八人可見而從慶失其官封與從信俱逸其行實又二人并逸其名鍾皇后生弘冀後主從善從謙自弘茂以下及二女太寧公主永嘉公主皆不知其母二女止芳儀以事見云弘冀中主長子故唐之末民間傳識曰東海鯉魚飛上天既而先主果得政于江都以至開國稱帝因信符識又有識云有一真人在冀川開口張弓向左邊中主欲其子應之乃名之曰弘冀初封東平公徙王南昌中主嗣位以弟景遂為兵馬元帥景遂為副元帥誓於先主梓宮前約兄弟相傳因出弘冀留守東都及景遂為大弟又徙鎮潤州封燕王弘冀為人沉厚寡言周師陷廣陵吳越亦攻我常州中主念弘冀尚少不習軍旅事遣使召還都部將趙鐸曰王雖富於春秋然元帥之重衆心所持忽棄而歸則部下必亂歸將何之弘冀善其言聞於中主即日大為戰守之備部分諸將皆愜服士心中主遣

龍武都虞候柴克宏右衛將軍陸孟俊救常州至潤州樞密副使李徵古白以神衛統軍朱匡業代克宏歸弘冀察克宏有才畧謂曰君第前戰吾當拒守表言克宏決可破賊常州危在旦暮臨敵易將兵家所忌臣請以身保其功克宏亦感激思奮馳至常州果大破吳越兵斬首萬級獲其將佐數十人俘至潤州弘冀以時方艱難悉驅出轅門斬之人壯其決然中主以其專誅殺不悅者久之及太弟景遂方請歸藩而景遂出師奔潰南歸獨弘冀有功遂立為太子參決政事中主仁厚群下多縱弛至是弘冀以剛斷濟之紀綱稍振起而中主頗謂其所為踰法一日甚怒遽朴之旦日吾行召景遂矣以故景遂遭毒死語在其傳中主既請盟于周以在位久耻於降屈屢遣使請于世宗欲傳位弘冀俾為大國附庸世宗賜書力止之其詞曰皇帝致書敬問江南國主玆睹來章備形緝旨叙此日傳繼之事述向未高尚之懷仍以數載以來交

兵不息備陳追悔之語無非克責之誠雖古人
省咎責躬因難致惧亦無以過也况君血氣方
剛春秋鼎盛為一方之英主得百姓之驩心豈
可高謝君臨輕辭世務與其慕希夷之道孰若
懷康濟之心且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昔之聖哲
蓋不能逃苟盛德之日新斯景福之來備諒性
英敏必照誠忱書辭温潤畧伯敵國中主傳位
之念乃已世宗遣使至亦別賜弘冀國信以為
常交泰二年七月弘冀屬疾數見景遂為厲九

唐餘紀傳卷十四

月丙午卒有司加謚宣武司空尉張洎上言太
子以武功顯非所以示後世中主以為然改謚
文獻

弘茂字子松初穎異善歌詩格調清苦年十四
為侍衛諸軍都虞候封樂安公騎射擊刺皆精
習又領兵朕然不喜戎事每與賓客朝士燕遊
惟以賦詩為樂初弘冀剛果人多悼之故時望
歸弘茂保大九年七月卒追封慶王弘茂之幼
有異僧言人壽天禍福多驗中主使視弘茂書

九十字以獻及卒年十九

從善字子師中主第七子器度凝遠封紀國公
使周會宋太祖受周禪厚其禮遣翰林學士王
著送之初從善與鍾謨相結謨輒請以從善為
嗣中主雖不從然意亦自愛從善其遷南都也
使主扈從諸軍中主殂于南都未御梓宮從善
輒從徐遊求遺詔遊厲色拒之至金陵具以事
聞後主素友愛殊不介意愈益雍睦進封韓王
及貶制度降南楚國公開寶四年遣朝京師時

唐餘紀傳卷十四

太祖已有意召後主歸闕即拜從善泰寧軍節
度使留京師賜甲第汴陽坊後主聞命手疏求
從善歸國太祖不許以疏示從善加恩慰撫
府將吏皆授常參官以寵之後主愈悲思每憑
高北望泣下沾襟左右莫能仰視常作卻登高
文以見意其畧云愴家艱之如燬榮離緒之鬱
陶又云原有鴿弓相從飛嗟予季弓不來歸於
是歲時賞燕多罷不講從善妃屢詣後主號泣
後主聞其至輒起避去妃憂憤而卒國人哀憐

之國亡宋授右神武大將軍太平興國初徙左千牛衛上將軍雍熙四年卒年四十八

從鑑中主弟八子初封舒國公改封蔣國宋太祖親征揚州李重進中主遣從鑑朝行在進封鄧王出鎮宣州後主宴餞綺霞閣與近臣俱賦詩而後主自為序及貶制度降江國公太祖以後主不朝來伐遣從鑑貢帛三十萬疋白金二十萬斤時宋兵悉已南渡從鑑留京師館懷信驛捷奏至百僚稱賀閣門趣隨班入即吏亦謂

不唐餘傳卷之五十五

當有貢獻其介潘慎脩以為國被討瀕亡使者旅賀非禮但奉禮物以待罪太祖嘉其知禮為易供帳加牲餼上樽命知制誥李穆送從鑑歸國諭旨令後主亟自歸仍命曹彬等緩攻以俟之而後主卒不行以至城陷從鑑從後主北遷改名從浦卒

從謙中主第九子數歲為奕棋詩有思致後主賞漢之歷封鄂國公宜春王進吉王及貶制度降鄂國公歸宋為右神武大將軍淳化五年九

月以本官出為安遠軍行軍司馬後不知其所終

考儀者中主女失其行第封號後主失國隨族北遷寓京師嫁為供奉官孫某妻孫出任武疆都監挈之行宋太宗下太原遂欲乘勝取幽州已而契丹兵大至宋師潰而歸河北郡縣被兵武疆失守考儀被擄遼主得之悅其都美且詢知其家世遂納之宮中俾隸樂部封考儀蓋遼人內職名也按中主享國日嘗脩廬山九天使者觀刻施財者氏名于石內列太寧公主末嘉公主不知孰為考儀云

不唐餘傳卷之五十五

後主二子仲寓仲宣皆昭惠周后所生仲寓字叔章初封清源郡公國亡北遷宋授右千牛衛大將軍居後主喪哀毀逾制太宗臨之遣使勞問終喪賜積珍坊第一區久之自言族大家貧求治郡拜郢州刺史在郡以寬簡為治吏民安之淳化五年八月卒年三十七子正言好學亦早卒於是后主之後遂絕初江南聞後

主凶問父老皆共哭及是其嗣終於道遺民猶為之興悼云

仲宣小字瑞保與仲寓同日受封仲宣封宣城公三歲誦孝經不遺一字宮中燕侍合禮如在朝廷昭惠后尤愛之宋乾德二年仲宣統四歲一日戲佛像前有大琉璃燈為猶觸墮地劃然作聲仲宣因驚癘得疾竟卒追封岐王謚懷獻時昭惠已疾甚聞仲宣天悲哀更遠數日而絕

唐餘紀傳卷第十四

唐餘紀傳卷第十四

唐餘紀傳卷第十五

忠節傳第十二

吳興陳寔脩

孫晟高密人一名忌又名鳳少舉進士如洛陽時名進士者類脩邊幅尚名檢晟豪舉跌宕不能蹈繩墨遂棄去南遊廬山為道士于簡寂宮性喜為詩畫畫像置之屋壁晨夕事之道眾以為妖驅之出乃復儒服北走趙魏謁唐莊宗于鎮州莊宗建號以豆盧革為相革雅知晟辟為判官遷著作郎明宗天成中與高輦同事秦王從榮從榮敗晟亡命至正陽未及渡邏騎奄至疑其狀偉異睨之晟不顧坐淮岸捫弊衣鬻虱邏者乃捨去渡淮至壽春節度使劉金得之延與語晟佯瘖不對授館累日忽謁漢淮南王安廟金先使人伏神座下悉聞其所禱乃送詣金陵時先主方輔吳四方豪傑多至晟口吃初與人接不能道寒暄坐定辭辯鋒起人多憎嫉之而先主獨喜其文辭使出教令輒合指遂預

禪代祕計每入見必移時乃出尤務重密人
 窺其際先主受禪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中書
 侍郎中主立齊王景遂排之出為舒州節度使
 治軍嚴急有歸化卒二人正晝挺白刃求殺晟
 入自府西門吏士倉卒莫能禦適晟間行在東
 門聞亂得民家馬乘之奔桐城叛卒不得晟乃
 殺都押衙李建崇而逸晟坐貶光祿卿中主素
 重之不以為罪累遷左僕射與馮延巳並相每
 鄙其為人嘗誦言曰王孟金碗以盛狗屎可乎
 然為延巳排侮卒先罷進位司空保大十四年
 淮南交兵周師圍壽春破滁州擒皇甫暉江左
 大震以晟使周奉表請得內附晟見延巳曰公
 今當國此行當屬公然晟若辭是負先帝也既
 行知不免中夜嘆息語其副禮部尚書王崇質
 曰吾思之熟矣終不負永陵一杯土世宗以樓
 車載晟於壽州城下使招劉仁贍仁贍望見晟
 拜城上晟遙語之曰君受國恩不可開門納寇
 世宗怒詰之晟謝曰臣為唐大臣豈可教節度

本唐餘紀傳卷之五十六

後外叛耶於是遣王崇質歸而留晟會其兩
 師晟從至大梁館都亭驛遇入閣使班東省官
 後丞召見飲以醇酒問江南事晟但言寡君實
 北面無二心周將張永德與李重進不相能倡
 言重進且反金陵聞之以為有間可乘遣蠟書
 招重進重進上其書于朝皆斥瀆反間之言世
 宗遂發怒時鍾謨亦奉使在館俱召見責讓晟
 正色請死無撓詞又問江左虛實終不肯對比
 出命部承旨曹翰護至右軍巡院猶飲之酒數
 酌翰起曰相公得罪特賜自盡晟怡然整衣索
 笏東南望再拜曰臣受恩深謹以死謝從者二
 百人同時誅死世宗性暴急莫敢諫救晟已死
 乃始追悔中主聞之流涕贈太傅追封魯國公
 謚文忠厚恤其家擢其子為祠部郎中賜名魯
 嗣
 論曰觀人者不必以其始孫晟一羈客也其
 來南唐存歷事任中主預謀議賊祥命出鎮
 方維入秉國鈞考論前後無所表見計其隆

本唐餘紀傳卷之五十六

籌文告閭才相業無以逾人殆夫人而已臨朝之議幾生厲階使其遂行雖謂之誤國可也及其體國之難則慨然奉使而不辭脅使諭降則毅然執義而不變議當還稟本國寧遣其介而不惜已留敵人問國虛實寧忤其旨而不露其跡其乃心本朝天日可鑒至當遇害之頃整衣索笏南向再拜從容就義有古烈士之風當時劉仁贍之死較其表裡明白莫能逾矣人有言風疾知草性世亂顯

木唐餘紀傳卷十五末

臣節嗚呼孰謂區區偏據之國而無人哉

劉仁贍字守惠淮陰洪澤人父金事吳武王有戰功歷官節度使仁贍少喜兵書畧通儒術其性輕財重誼仕先主歷黃表二州刺史所至以治辦聞進武昌軍節度使中主伐楚仁贍帥舟師克岳州撫納降附甚得人心保大中湖南戍兵潰歸楚地全失上書者多謂周人有南侵之謀淮上石偶作人言中主聞而惡之命斷其首時值亢旱長淮可涉我民流入周境遮殺之不

能禁由是增脩邊備以壽州最為要害得仁贍為清淮軍節度使自楊氏有吳每當歲暮淮涸輒增戍以備謂之把淺監軍吳廷紹以為無事徒費糧餉罷之仁贍表陳不可未及添戍周已遣將李穀等帥師大入詔書暴我誘納叛將結約契丹之罪報至上下失色仁贍獨部分號令宴勞吏士閒暇如平時十一月出兵破城南大柵殺周兵數千中主遣神武統軍劉彥貞將三萬人救壽州次來遠鎮軍容甚盛李穀燒營夜

木唐餘紀傳卷十五末

道繕保正陽彥貞遂率戰艦泝淮而上仁贍謂曰敵已畏君矣要當持重養威以俟間若遠求戰倘不能勝則大事去矣彥貞不從進戰敗死伏尸三十餘里亾戈甲三十萬周世宗自將攻城屯泚水之陽徵丁夫數十萬備攻擊雲梯洞屋下臨城中數道進攻填塹陷壁晝夜不少息如是者累月鼓角聲震墻壁皆動援兵屢敗仁贍意氣彌壯周人以方舟載礮自泚河中流擊其城又束巨竹數十萬為檝上施版屋號為竹

龍載甲士以攻之仍決其水塞俾入泚河凡此
 彈盡其力竟不能下周兵多死世宗益忿坐城
 下督攻愈急仁贍素善射引弓射世宗箭至胡
 床前數尺輒墮世宗命移床進前箭至數尺前
 復割去仁贍投弓于地曰天果不佑唐耶若然
 吾有死耳世宗遣中使諭曰知卿忠義然士民
 何罪又親駕臨城招之自正月至四月不能下
 子從諫泛小舟渡淮將謀自全為軍校所執仁
 贍命腰斬之監軍使周廷構哭于中門又求救
 于仁贍妻薛氏薛曰崇諫吾幼子固所不忍然
 貸其死則劉氏遂為不忠之門促命斬之然後
 成服闋者皆出涕十五年二月世宗復親征
 戰皆克唐軍被俘馘者四萬人餘衆不復能
 朱元叛降元帥景達亦潰會周將李重進張宗
 德不協兩軍相疑仁贍意有間可乘再請會
 不報由是扼吭憤嘆透成疾不能理軍世宗知
 壽州且下獨心嘉仁贍之忠下詔使自擇禍福
 三月甲辰又耀兵城北仁贍已困篤憤不知人

宋唐餘紀傳卷十五本末

周廷構孫羽等乃為之署表請降世宗次城北
 受之昇仁贍至帳前撫勞拜天平軍節度使兼
 中書令昇歸理疾越三日晝晦雨沙如霧世宗
 在下蔡疑有變馳騎覘之乃仁贍卒年五十八
 州人皆哭偏裨及士卒自剄以殉者數十人薛
 氏哀慟五日不食亦死世宗遣使吊祭贈恤加
 厚中主聞仁贍死哭之慟贈太師中書令謚忠
 肅或言周亦加贈中主嘆曰仁贍有知其肯捨
 我而受周命耶加封衛王後主立進封越王開
 寶中仁贍子崇諒為進奉使宋太祖嘉其忠臣
 之後特命為都官郎中仁贍至今廟食壽春不
 絕

論曰劉仁贍於唐臣既死忠妻亦死義於戲
 何劉氏夫婦之並懿也按仁贍死後家世零
 落獨一裔孫賣藥新安市客死無後仁贍生
 前告身遂為一金姓者所得噫忠貞之後於
 今竟絕天之栽培微亦不稱矣史言世宗下
 壽州廢為壽春縣而徙壽州於下蔡今考宋

宋唐餘紀傳卷十五本末

之南渡下蔡入金宋復壽州於前此壽春之地然則今之壽州即仁贍所守之故土也正德初予自諫垣謫倅六安壽州蓋嘗經行之地所謂下蔡者廢墟蕪址隱約于泥淮之濱聚落無跡鷄犬寥絕壽州則在下蔡之南約三十里而遠仁贍之廟位其城中之西北隅救額旌忠香火維盛然自仁贍之死迄今幾六百年訪求其故則生長其地者皆不能知而考論其忠則脩舉其祀者訖不敢廢嗚呼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五十八

人臣死國之報先王顯忠之典其流逮遠哉張彥卿史失其鄉里家世保大中周世宗南伐彥卿為楚州團練使兼戍防禦周師銳甚旬日間海泰州靜海軍皆破中主亦命焚東都官寺民廬徙其民渡江世宗親御旗鼓攻楚州自城以外皆已下發民濬老鶴河遣齊雲戰艦數百自淮入江勢甚震霆烈焰彥卿獨不為動及梯衝臨城鑿城為窟實薪而焚之土石皆摧圯城遂陷彥卿猶列陣城內誓死奮擊謂之巷闔曰

其傳至州... 兵馬都監鄭昭業等千餘人皆死之無一生降者周兵死傷亦甚眾世宗怒尺屠城中居民焚其室廬然得彥卿子光祐不殺也中主下詔贈彥卿侍中天長縣時陞為雄州刺史武軍使易文贊亦固守聞楚州陷遂降彥卿或以為彥能亦莫知孰是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五十八

論曰張彥卿守楚州孤壘無援當百倍之師身可碎志不可奪雖劉仁贍殆不能過而記者傳載獨畧至其名亦或不同於寧何其重不幸也李延鄒鄆陽人郭廷謂守濠州延鄒為其錄事參軍淮南交兵廷謂頗彘捷周世宗怒親攻濠州事勢危急孤城無援廷謂度不能支因請于本朝得報許降廷謂率將吏將出召延鄒作書表延鄒以大義責廷謂不肯為草廷謂愧甚言然業已降必欲得表眾因以兵脅之延鄒曰吾誓曰大丈夫死耳終不負國為叛臣作降表遂

遇害中主聞之悼惜召見其子命以官

陳喬字子喬廬陵王笥人父濬事吳為翰林學

士先主代吳進為兵部尚書喬幼敏悟文辭清

麗事親以孝聞濬歿收恤族黨均財給之親疎

靡間起家為太常奉禮郎遷屯田員外郎中書

舍人淮南兵興中主憂寢不知所為陳覺李徽

古請以宋齊立攝政中主怒然度群臣必持諱

乃召喬章詔如覺徵古所請喬請對排宮門入

見泣曰陛下既署此則百官朝請皆歸齊立尺

地一民俱非已有陛下縱脫屣萬乘獨不念中

興大業之艱難乎讓皇幽囚丹陽宮陛下所親

見也他日垂涕求為田舍翁不可得矣中主笑

而命止引喬入見后及諸子曰此忠臣也及齊

丘暨黨與皆死喬與齊立素善獨得不坐遷都

豫章以喬輔太子居金陵後主嗣位歷吏部侍

郎翰林學士承旨樞密副使遂以門下侍郎兼

樞密使貶制度改右內史侍郎兼光政院使輔

政喬風度淹雅小心守法時譽歸之宋太祖遣

使召後主入朝後主欲行以喬為介喬曰往必

見留如社稷何後主惧見討喬曰陛下不得已

當以臣為解及宋師圍金陵太祖又遣進奉使

江國公從鑑諭指欲後主自歸且命曹彬緩攻

以俟之喬堅持不可及城將陷後主自為降款

命喬與清源郡公仲寓詣彬喬持款歸府授承

旨中役入見云自古無不亡之國降亦無由得

全徒取辱耳請背城一戰而死後主握喬手涕

泣不能從喬曰如此則不如誅臣歸臣以逆命

之罪後主又不從乃掣手而去至政事堂召二

親吏解所服金帶與之曰善歲吾骨遂自縊二

吏撤榻瘞之金陵平家人謀收塋求死不獲或

見一丈夫衣黃半臂舉手障面及得瘞所發視

如所見云

廖居素將樂人仕昇元保大間為人堅正不為

當國者所喜由校書郎二十年始得大理司直

後主嗣位稍遷至瓊林光慶使檢校太保判三

司後主昇昏而群臣取充位保富貴國益削居

素獨慷慨驟諫蓋後主一悟終不見聽乃閉門
節食服朝衣立死井中於其篋笥中得大字手
書云吾之死不忍見國破也徐錯為文吊之以
比屈原後幾百年將樂父老猶叩頭稱之肝江
李遵為之傳云

廖澄順昌人少負忠義後主時仕為大理評事
宋太祖取江南師圍金陵勢既危急校書郎林
特勸與同降澄不可謂林曰吾父仕唐君臣之
義不可廢也矢死不貳乃預以身事瀛蒼頭遺

之間道歸報其家城陷遂從容更衣仰藥死

鍾禧字德林豫章人屬詞敦行綽有時譽仕唐
與二徐等游從初為藩府從事累登臺郎遷集
賢殿學士保大九年為東都少尹交泰中中書
令齊王景達都督撫州朝廷慎選僚佐除觀察
判官檢校屯田郎中後主末為勤政殿學士宋
師南伐進圍金陵未幾城陷後主率群臣出降
禧猶不屈朝服坐于家亂兵入門禧舉族就死
不去同時將軍高彥馬承信及弟承俊帥壯士

數百力戰皆死

張雄或云李姓淮人中主時周師南伐雄為義
軍首領拒周有功歷遷袁汀二州刺史後主嗣
位進為統軍仍守二州宋師取江南金陵危急
雄謂諸子曰吾必死國難爾曹勉之時國被重
圍雄不忍端坐以地介西偏不獲遇敵遂糾兵
東下以救之至溧陽與宋師遇猝與戰雄師失
利父子俱歿于陣他子不從行者亦死于別戰
一家殉國凡八人云

胡則保大末為軍校後主立進為諸軍使金陵
既陷曹彬諭后主以手書命郡縣悉降則時為
江州指揮使書至刺史謝彥賓集將佐謀納款
則憤形于色亟出謂其眾曰吾屬世受李氏恩
安可負之且都城受圍久此書真偽不可知刺
史不忠欲污吾州耳爾輩能從我死忠義乎眾
皆曰諾乃率同列宋德明等大謀入攻彥賓殺
之眾推則為刺史號令肅然莫敢不聽則嘗從
劉仁贍守壽州不得其方畧乃日夜閱丁壯勒

部伍為死守計宋遣行營使曹翰攻之城帶江負山樓櫓高險堅不可破屢遣使諭降則誓死不從翰軍死傷者衆詔書督戰峻急閱二年不能下徒增圍以俟其斃一日則怒其庖人鱠魚不精欲殺之其妻諫曰士卒城守踰年矣暴骨滿地柰何以一食之故而殺士乎則乃捨之庖者夜縋城投翰具言城中虛實先是城西南依險不設備庖者引翰兵從西南攻之會則病劇不能戰於是城陷兵入則卧牀上翰前執之數其違命之罪則對曰犬吠非其主爾何怪也即縛置木驢上將磔之俄死腰斬其屍以狗透屠則家并殺宋德明而隳其城七尺時軍士掠民家民與之鬪翰因發怒屠城死者數萬人投屍井坎皆滿餘悉長江流民家貨貨鉅萬翰悉有之宋祖聞江州垂破遣使詔翰使勿多殺使者至獨樹浦大風阻渡比至已無噍類矣初翰攻城莫能破有善視地者言于翰曰城形為上水龜攻其腹脇則破矣至是陷從西南果城

之賜云

論曰南唐之世淮南游殆孫晟死于使命劉仁贍張彥卿鄭昭業死于封疆金陵饒遠陳喬死于宰執鍾禧死于侍從他若周弘祚之赴水李延鄒之擲筆廖居素之沉井廖澄之仰藥張雄之父子殺身胡則之一門無類皆天下偉丈夫事雖其仇敵不敢訾議也區區江淮之地有國僅四十年覆亡不暇而後世追考猶為國有人焉蓋自先主以來傾心下士士之避亂失職者以唐為歸先主於宋齊丘字之而不敢名齊丘一語不合則挈衣笥望秦淮門欲去先主追謝之乃已中主繼遣中使謝曰小疾不能着幘欲冠褐可待士有禮如此是足以維固人心而激義槩矣固宜其伏節死義之多其人也力之說曰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嗚呼不其信哉不其信哉

唐餘紀傳卷第十六

吳興陳寔脩

義行傳第十三

廖偃彭師曷皆楚馬氏之臣偃虔州虔化人祖
爽父匡圖仕皆至刺史偃少儻喜奇節通左
氏春秋班固漢書馬殷有國自秘書郎為裨將
戍衡山縣師曷自殷時為將至其子希崇代立
猶守右職希崇與兄希萼爭國希萼被執希崇
避殺兄名知師曷與之有舊怨乃命其幽希萼

於衡山使甘心焉師曷嘆曰留後欲使我弑君
耶吾豈為是哉至衡山偃在焉相與護視希萼
未嘗失人臣禮希崇意不快復遣召希萼還長
沙欲終害之偃擇勇士百人執兵衛希萼晝夜
擊柝以警非常遂築行府與師曷奉希萼為衡
山王請命于金陵中主為出師定楚亂希萼遂
入朝偃與師曷從行而偃為部署輜重指揮使
尤勤瘁希萼流涕曰吾遂於逆豎非偃盡忠曷
能免禍至金陵中主召見兩人歎獎之授偃左

殿直軍使師曷殿直都虞候繼使偃守道州
洛南漢會朗州叛潭州亦潰偃所部多潭人中
夜作亂偃率親卒力戰不能支遂極罵而死中
主下詔哀悼贈右領衛大將軍寧州刺史謚曰
節師曷未見用卒于金陵

論曰甚哉史之難於取憑也廖偃彭師曷之
事五代史謂馬希崇遣師曷偃囚希萼而師
曷奉希萼為衡山王是偃同受囚希萼之旨
在師曷獨能全之者也江表誌則謂師曷且

從希崇害希萼偃之計誘諭而寢其謀是師
曷實有害希萼之意賴偃而僅能免者也南
唐書則謂師曷奉希萼至衡山與偃護視維
謹之之為王是二人同有衛希萼之功而効
忠於故君者也夫事出於一而詞異者三然
則俾後世安據哉自今觀之江表志出其國
人五代史南唐書成于宋代尚論其世則以
本國之人而紀當時之事耳目所逮疑為實
錄春秋之例有所見所聞所傳聞之別代史

則所聞而唐書則傳聞者也二家之言要未足據然二人齊心廖彭同功紫陽綱目亦援之同辭矣吾又安得執已見而主他說哉張巡許遠之事昭如日星然兩家各有異同而朝論亦多疑信建昌黎之言出然後是非會歸于一援昌黎以例綱目幾亦近此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姑從南唐書以成人之美云

鄭文寶福州人彥華子也初仕後主以文學選為清源郡公仲寓掌書記遷校書郎後主歸朝群臣皆從北遷有詔南唐故臣皆許錄用文寶獨不肯言以是羈縻大梁不預仕列後主以環衛奉朝請禁絕賓謁文寶乃被篋荷笠作賣魚者以見寶譬久之後主為之感嘆既後主卒又文寶乃始舉進士中第仕至兵部郎中宋史有傳文寶立詩其過維山及題綠野堂為晏殊歐陽脩所贈灸惜諸作不傳
論曰鄭文寶詭形而謁故主隱名而不求錄

于新朝視夫路人目君朝秦慕楚者相去幾矣雖其終于仕宋然跡其起家乃由策名進士省闈釋褐是直宋之舉子而非唐之故臣也故予得以義其行而異其傳云

李元清濠州人徙金陵趨捷善走能及奔馬常步入梁宋刺事後主嗣位以吉州永新與湖南聯境命元清為永新制置使每數月一託疾不坐衙輒微服入湖南境人無知者敵人動息元清常預知之治境累年邊障寧晏國亡以故官起發赴京師元清心誓不復仕二國因偽稱失明召驗之揮刃將及頸目不為瞬乃放歸濠州卒

鍾離君失其名保大中為鍾離縣令與隣邑許令締姻鍾離女將出適置一媵婢一日使執箕箒治地至堂前熟視地之窳瘠泫然淚下鍾離君適見之詰其所以婢泣曰幼時吾父於此穴地為毬窩導我戲歲久矣而窳處未改也鍾離驚問曰而父何人婢曰吾父前兩政縣令也身

死家破我遂落民間而更賣為婢鍾離君遽呼
牙僧質之復詢于老吏且得其實是時許令子
納采有日鍾離君急以書抵許曰吾買婢得前
令之女吾特憐之義不可久辱當以吾女之資
粧先求婿以歸此女更閱歲別治裝于吾女
俾歸君子可乎許令答書曰遽伯玉耻獨為君
子君何必自專高義願以前令之女配吾子然
後君別求良與以嫁君女何如於是前令女遂
歸許氏

唐餘紀傳卷十六

陳褒江州德安縣人故唐給事中京之後也其
家十世同居長幼七百口不畜僕妾上下敦睦
人無間言每食群坐廣堂未成人者別為一席
有犬百餘亦置一槽共食一犬不至諸犬亦皆
不食有彭李者世為其傭父久喪明嘗聞褒之
子弟言舜至孝為父瞽叟舐目而致明歸而妙
之不數日父目開朗陳氏嘗建書樓於別墅延
四方之士肄業其間鄉里率化爭訟稀少
隱逸傳第十四

史虛白字畏名世家齊魯虛白隱居嵩少閉門
著書中原喪亂與北海韓熙載來歸時先主輔
吳方任用宋齊丘虛白誦言曰吾可代彼齊丘
不平欲窮其技能召與宴飲設倡樂棊奕博戲
酒數行使製書檄詩賦碑頌虛白方半醉命數
人執紙口占筆不停綴俄而衆篇皆就詞采磊
落坐客驚服虛白數為先主言中原方橫流獨
江淮豐阜兵食俱足當長驅以定大業母失事
機為他日悔先主不能從虛白乃謝病去南遊

唐餘紀傳卷十六

至九江落星灣因家焉常乘背犢版輅掛酒壺
車上山童總角負一琴一酒瓢以從往來廬山
絕意世事保大初熙載為史館脩撰薦虛白可
用中主召見訪以國事對曰草野之人漁釣而
已安知國家大計賜宴別殿醉溺于殿陛中主
曰真隱者也賜田五頃放還山及中主南遷豫
章次蒸澤虛白鶴裘藜杖迎謁道旁中主駐蹕
問之曰處士居山亦嘗有所賦乎曰近得谿居
詩一聯使誦之曰風雨揭却屋渾家醉不知中

主变色厚賜粟帛上樽徐鉉高越謂之曰先生
高不可屈盡使二子仕乎虛白曰野人有子賢
則立功業以道事明主愚則負薪捕麋以養其
母僕未嘗介意也不敢以累公鉉越愧嘆卒年
六十八將終謂其子曰官賜吾美酒飲之畧尽
尚留一榼吾死置藜杖及此酒於棺中四時勿
用祭享無益死者吾亦不歆子皆從之孫温天
聖中仕為虞部員外郎獻虛白文集仁宗皇帝
愛之追謚虛白冲靖先生

不唐餘紀傳卷七

陳况閩人為性夷澹操行古朴衣食之絕未嘗
動心居廬山四十餘年學者多師事之苦思於
詩得句未成章已播遠近中主聞其名以幣聘
致之况入見布裘鹿鞞進止閒雅時方祁寒中
主見其衣單薄降手札曰欲以綾綺衣賜卿
以不受今賜朕自服紬絹衣三十事卿其領之
况獻景陽宮懷古詩中主稱善詔授江州上曹
掾固辭乃賜粟帛遣還山卒年七十五
張陳二將失其名字爵里保大中從查文徵攻

州屯軍于五夫里有吳翁者善卜二將召翁
占軍事云吉未幾王延政降二將從文徵班師
復經五夫因召翁與語齊遺其厚謂翁曰吾欲
棄人間事與翁為林泉交可乎翁遂為二將卜
居于隱仙岩之旁曰大將村小將村其駐馬之
地曰馬鞍山埋鼓角之地曰鼓角峯歲刀劍之
地曰劔山棄旗鼓之地曰鼓亭遂辭文徵文徵
為表之朝如所請二將從翁學長生久視之道
皆百餘歲而卒

不唐餘紀傳卷七

沈彬洪州高安人唐末浪跡湖湘隱雲陽山好
神仙喜賦詩句法清美先主輔吳表授秘書郎
與中主游俄慨求還山以吏部郎中致仕中主
遷南都彬年八十餘表見曰臣久處山林不預
世事臣妻曰君主人郎君今為天子何不一往
臣遂忘其衰老而來中主命母拜厚賜粟帛以
其子為秘書省正字彬嘗杖策郊原指一穴示
家人曰吾當歲骨于此遂手植一樹識之及卒
伐置地至大餘得一石擲制作精固光潔可

蓋端有篆書云開成二年壽榘舉棺就之廣
袤中度次子廷瑞有道術嗜酒卻粒寒暑一單
褐數十年不易跣行日數百里林樞路宿多在
王筍浮雲二山老而不衰後不知所終

陳曙蜀人嘗舉進士唐末避地淮南多遜于蘄
州山中鄉人有會集或祭祀曙不待召而至醉
飽乃辭去由是人多虛席設醴以俟之同日或
至數家舍中惟一榻素書數十卷與蛇虎雜居
不設窓戶雨雪滿室亦自若人有乘其出往闕

不唐餘紀傳卷十六

之者曙必自外來凡數十年顏髮不少異中主
命中書舍人高越召之不肯起後徙居鄂渚及
洪之西山不知所終

陳陶劔浦人家世業儒性沉敏博學善屬文於
聲詩曆象悉精究常以台鉉之器自負昇元中
來洪州將詣先主聞宋齊丘秉政自度不能合
乃止不赴嘗自嘆曰世豈乏麟鳳國家自遺之
耳因築室西山日以詩酒自娛保大末有星孛
于參芒東南指陶語人口國其幾亡乎果失淮

南中主南遷豫章至落星灣將訪以天象恐陶
不肯盡言以其嗜鮓乃使人偽往賣鮓至門陶

果出啗鮓喜甚賣鮓者曰官舟至落星矣處士
知之乎陶笑曰星落不還中主聞之不擇遂不
復問是歲果晏駕西山產靈藥陶與妻日斲而
餌久之忽變姓名徙去宋開寶中南昌市一老
翁了結被褐與老姬賣藥得錢則沽酒市鮓相
對飲啗既醉歌舞道上其歌曰藍采和塵世紛
紛事更多何如賣藥沽美酒歸去青崖拍手歌

或疑為陶夫婦云

不唐餘紀傳卷十六

毛炳洪州豐城人隱居廬山時為諸生講經得
錢即沽酒嘗醉卧道旁有里正掖起之炳瞑目
呵之曰醉者自醉醒者自醒亟去毋撓予睡後
徙居于南臺山數年忽書齋壁曰先生不住此
千載惟空山因大醉一夕卒

許堅嘗往來雲泉寺其所居地重巒喬木人號
小將山堅性嗜魚每得魚即於火上炙之不去
鱗而食每和中帶入溪澗中浴出即坐乾于風

日中衣服黥氣人嫌近之然不... 池堅放所炙魚于池中頃之化生魚遊去保大
中以異人召堅耻其名不起性喜作詩嘗題幽
栖觀云仙翁上昇去丹井寄晴壑山色接天台
湖光照寥廓玉洞絕無人老樹猶栖鶴我欲學
青蛇他時冲碧落後不知所終

唐餘紀傳卷十六

唐餘紀傳卷第十七

藩附傳第十五

吳興陳寔脩

王延政閩主曦弟也曦立拜延政建州節度使
封富沙王曦淫虐不道延政累貽書諫之曦怒
遣兵攻延政為延政所敗兄弟遂相讐敵延政
乃以建州開國稱殷政元天德明年連重遇弒
曦立朱文進為主以黃紹頗守泉州程贊守漳
州許文禎守汀州泉州軍將留從効詐其衆曰
富沙王兵取福州矣吾屬世為王氏臣安能交
臂事賊乎遂與州人共殺紹頗迎王繼勳為刺
史漳州聞之亦殺贊迎王繼成為刺史文禎懼
以汀州降延政延政已得汀州即命繼勳繼成
守泉州二人皆延政子弟也重遇乃殺文進傳
首建州以自歸裨將林仁翰又殺重遇遣延
政都福州延政未即徙遣其從子繼昌守之中
主聞闖亂遣查文徽率師致討閩人苦王氏之
亂皆刊木開道以通我師於是延政兵屢敗詳

唐餘紀傳卷十七

在文徵傳保大三年八月克建州執延政遷其族于金陵拜延政羽林大將軍封鄱陽王

留從効泉州牙將也朱文進以黃紹顛守泉州從効不附乃與州人攻殺紹顛迎王延政族子繼勳為刺史州歸延政及延政降唐從効乃執繼勳歸之金陵遂據泉州會李弘義據福州雖受唐節鉞而崛強不朝唐發兵攻之竟敗福州附于吳越從効亦遂更擅漳州朝不能討即以泉州為清源軍拜從効節度使封晉江王歲通

不唐餘紀傳卷十七

二

戰貢而已周世宗時從効遣牙將蔡仲興作商人間道至汴都求置邸內屬是時世宗與中主盟畫江為界遂不納從効仍附于唐宋建隆三年從効卒牙將陳洪進執其子紹鑑歸之金陵推張漢思為留後乾德元年洪進復幽漢思而身代其位請命于宋宋改清源為平海軍仍授洪進節度遂與唐絕

馬希萼馬希崇皆殷子也殷傳位至希範希萼以庶長出為朗州節度使希範卒同母弟希廣

位希萼來奔喪希廣意於眾言謂其未必不善遂以兵迎之于砭石止之碧湘宮厚賂以遣之希萼憤而去送款于金陵舉兵以攻希廣且誘溪洞諸蠻為助希廣遣劉彥瑫許可瓊等禦之戰於湄洲大敗希廣遣使請兵中朝漢師不能出希萼率舟師沿江而上下湘鄉遂至長沙屯水西希廣將彭師曷請令可瓊等陣山前而已趨岳麓後夜擊之當必得志會可瓊已陰送款于希萼遂沮其議明日希萼攻長樂門始

不唐餘紀傳卷十七

三

戰微軼既而可瓊奔于希萼於是內兵皆潰希廣匿于慈堂擒而縊之保大九年正月希萼遣使貢方物中主加之冊禮封為楚王希萼悉以軍政任其弟希崇希崇與楚舊將徐威陸孟俊魯綰等謀作亂縱惡馬十餘匹以壯士執櫓隨之突入其府劫庫兵以縛希萼迎希崇嗣位希崇命彭師曷囚希萼于衡山將使甘心焉師曷不從與廖偃相護視共立希萼為衡山王請命金陵中主為出師定楚亂時希崇亦來請援詔

便宜進討希崇以見伐也謀出兵拒戰或
 近童謡云鞭打馬馬急走此舉應之矣不
 之便希崇不得已遂降希萇亦未見鎬稱
 撫勞遂禮遣其兄弟俱入朝湖南悉下詳在
 代史及鎬傳希萇等至金陵中主封希萇楚
 王居之洪州希崇領舒州節度使居之揚州周
 世宗攻淮南揚州陷下詔撫安馬氏子孫已而
 唐復揚州希崇率其兄弟十七人奔于周周
 希崇右羽林將軍餘皆為節度行軍司馬希
 萇留金陵而終初湖南既平望氣者言南楚之
 氣色猶盛當有王姓者起焉中主思厭之問
 之將領處南楚者孰為王姓或以永州刺史
 温對中主疑其當之遣使拜温征南將軍賜
 印綬中主密置毒于巾中温拜賜着巾俄頃
 裂而死未幾王逵舉兵襲長沙據之蓋其徵
 云

列女傳第十六

鄭武閭將余洪妻唐師下建州裨將王建封得

之以其有色而自持堅貞不撓不敢犯獻之大
 將查文徽文徽欲納之鄭大罵曰王師帛伐當
 褒錄節義以表勵風俗建封出行伍尚知見悼
 君元帥也乃欲為禍首耶文徽大慚亟訪其夫
 歸之

吳媛浚儀人唐史官競之後父志野義不仕梁
 南遊于吳遂家廬陵媛適段甲生子未晬段卒
 父母以媛少議嫁之媛笄面自誓乃不敢奪事
 舅姑極孝謹教所生子為善士韓熙載使江西
 為表其節云

聶氏太平縣民聶某女父早歿女與母居一日
 隨母入山採薪母為虎攫去躑躅方食女持柴
 刀自虎後躍登其背用手按連割其頸同樵見
 者呼噪助砍之虎奮擲不得脫遂自困死女捨
 歸告隣里共收母屍時女年方十三歲衆皆異
 之

方技傳第十七

吳延紹為太醫令先主因食飽喉中噎國醫

真能治延紹者未知名獨謂嘗用甘實湯遂進
一服疾失去馮延巳苦聯中痛數日不減延紹
密詰厨人曰相公平日嗜何等對曰多食山雞
鷓鴣延紹曰吾得之矣以甘實湯亦愈群醫
默識之他日取用竟不驗或扣之答曰噎因甘
起故以楮實湯治之山雞鷓鴣皆食鳥頭半夏
故以甘實湯解其毒巨問皆大服

潘宸往來江淮間自稱野客嘗作海州刺史鄭
匡國不甚見禮館之馬廐一夕一日從匡國獵近

郊匡國夷行至廐中因視宸所居四壁蕭然
席竹筍而已發筍覩二錫丸亦頗恠之卷歸於
視大驚曰何物婦人觸吾劍賴吾攝其光芒不
然身首殊矣或以告匡國匡國竦然曰劍客之
求學其術矣曰姑一試之乃俱至靜院探懷
二錫丸置掌中俄而氣出指端如二白虹旋
匡國頸錚然有聲匡國汗下如雨曰先生之神
神矣觀止矣宸笑引手授之錫丸匡國去
焉于先主召居紫極宮數年

李廷珪工造墨始與父超自易水永江南定居
歙州初姓吳朝廷賜姓李氏廷珪弟廷璋子文
用皆襲其業然皆不及廷珪南直以澄心堂紙
龍尾溪硯及廷珪墨為文房三寶當其時有貴
族嘗誤遺廷珪墨一丸於池中疑為水所壞因
不復取既踰月臨池飲偶墜一金器焉乃令善
水者下取之併得其墨光色不變表裡若新綠
是世皆知寶藏

譚紫霄泉州人先有道士陳可元者斷地得水

札數十貯銅盎中皆漢張道陵符篆未墨若新
紫霄得通之遂自言得追陵天心正法効鬼
神治疾病多效廬山僧關路有大石當道堅不
可去紫霄索杯水喫之今工施鏡應手如粉後
主聞其名召見賜官不受宋開寶初年百餘歲
隱化于廬山栖隱洞之道館
木平者不辨其為名號保大初中主聞其異徵
至金陵出入宮掖賜資頗厚他日從中主登百
尺樓中主謂曰新建此樓剛度佳否對曰樓甚

佳尤宜望火上初不喻其旨居數載木平卒及淮甸交兵自壽陽置烽候以應詔安山中主旦父登此樓瞻望動靜木平蓋前知云

耿先生者父雲為大校耿少為女冠玉貌纖爪常著碧霞帔自稱北大先生始因宋齊丘以進嘗於宮中燭麥顆成圓珠光彩奪目繁然即真大食國進龍腦油中主秘惜耿取視之曰此未為佳者乃以夾練囊貯白龍腦數斤懸之有頃瀝液如注香味愈於所進者遂得幸于中主居

久之宮中忽失宋太后所在耿亦隱去中外大駭有告者云在都城外方山寶華宮中主亦命齊王景達往迎太后還住宮道士皆誅死耿亦自此不得入宮然猶往來江淮不絕宋開寶中

人猶傳寫其像云
裴長史失其名新羅國人慕華歸唐唐居之建州長史則其本國官稱也後主朝金陵危困建通守查元方知其有伎術遣赴金陵五月行至歙州長史託疾不進密告刺史龔慎儀曰有狀

託之附奏言金陵事者五一人金陵立春無後有災謚寧無事二潤州城九月當陷三朱令贊舟師氣候不過池州四江州血氣覆城五明年春未夏初血塗原野已而皆如其言

伶人傳第十八

申漸高昇元中為教坊部長時閱征苛急屬畿內旱先主一日宴北苑顧侍臣曰近郊頗得雨獨都城未雨何也得非刑獄有寬濫乎漸高進曰大家何恠此乃雨畏抽稅故不敢入京耳

宋事錄

先主大笑明日下詔弛稅額信宿大雨霑洽周本自吳時有威望先主既代吳慮其懷異因內宴引鴛酒賜本本覺之輒取御杯均酒之半以進曰願以此上千萬壽庶明君臣一心先主失色左右莫知所為漸高詐非戲舞袂升殿曰賜臣漸高併飲之納金杯懷中趨而出先主遣中人持藥解之不及腦裂而死先主賜酒或謂訓按先主有酒時知元加煖且知訓相與時嘗飲否先主疑非先主可知故從周是為

楊花飛者保大初居樂部中主初嗣位春秋昇
盛留心內寵宴私擊鞠畧無虛日嘗乘醉命花
飛奏水調詞進酒花飛惟歌南朝天子愛風流
一句如是者數四上悟覆盃大懌厚賜金帛以
旌敢言且曰使孫陳二主得此一句固不當有
御膳之辱也翼日罷諸宴賞留心庶事圖開弔
楚幾致強霸

李家明與楊花飛為同伍保大初宋齊丘止十
子輒死悲哭踰月齊王景達勉之不肯止家明

曰是易喻爾作紙鳶大書其上云一子不能捨
如讓皇百口何縱之墜其第中齊丘取觀為技
淚而出中主失江北遷都豫章龍舟至趙屯舉
酒望皖公山曰好青峭數峰不知何名家明對
曰此舒州皖公山也因獻詩曰皖公山縱好不
落酒盃中中主太息為器酒

李冠者散樂也善吹洞簫悲壯入雲中主將召
講教坊會軍旅事與不暇未幾中主殂國家衰
故音樂之事遂成衰減初司徒李建勳號知音

遇冠絕嘆賞之建勳死冠無所依因渡江北游
流落梁宋間每醉輒登市樓作數曲聽者慘沮
人以比李龜年丁天寶之末云

唐餘紀傳卷第十七

唐餘紀傳卷第十八

吳興陳寔脩

別傳第十九

徐鉉字昇臣廣陵人十歲能屬文與韓熙載齊名江南謂之韓徐仕南唐擢累翰林學士御史大夫吏部尚書鉉在江南善談吐以名臣自負當宋師見伐欲以口舌存其國乃奉使求緩師宋祖知其有口辨不欲使眩其能特以班行武弁之惜書者為之館伴鉉詰論終日卒無以對

唐餘紀傳卷第十八

末如之何既入見緩頰言曰李煜無罪陛下師出無名久之宋祖令更敷奏鉉曰陛下如天如父天乃能蓋地父乃能庇子煜事陛下如子事父畏天服大極其恭順奈何見伐其說累數百言宋祖曰爾謂父子是矣然可為兩家乎鉉無以對默然而退及江南下鉉隨後主至京師宋祖責之鉉對曰臣仕江南國亡不能死臣之罪也不當問其他宋祖宥之以為太子率更令初直學士院加給事中散騎常侍太平興國中太

宗問鉉卿見李煜否對曰臣安敢私見之太宗曰卿第往且言朕有命可矣鉉遂徑詣門者以朝禁拒之鉉言我乃奉旨未願見太尉門者為通使俟庭下頃之後主紗帽道衣而出鉉方拜後主遽引其手以上鉉固辭後主曰今日豈有此禮因延坐鉉引席少偏處之後主起持鉉大笑已而默不言忽復長吁曰當時悔殺却潘佑鉉無語而辭出已而有旨再對詢後主何言鉉不敢隱太宗銜之是歲七夕值後主生辰因命

唐餘紀傳卷十八

故妓作樂脩飲聲徹第外太宗聞之怒又聞其故國不堪回首之詞加怒焉遂命秦王移具過飲竟有牽機藥之賜庭前反卻數十回首足相就俄仆而卒蓋太宗於諸降王固有不能相容之意然後主之禍則鉉之一見亦其一駭乘也鉉仕宋貶靜難軍行軍司馬卒于邠州鉉好李斯小篆尤得其妙隸書亦工平時尺牘士大夫皆珍藏之有集三十卷

論曰人臣之義有死無貳臣之事君猶婦之

適夫也婦從一曰貞臣不貳曰忠是故易主則臣爲無取改適則婦爲可棄自有天地以來固未有能逃此義者也六人者在唐以其文學之長而受國中外之寄首而宰執次而法從內而朝貴外而牧守其平時受眷加于諸臣而臨難皆君俛首新主斯二心之風懷而三嫁之不耻者也別而傳之使自異于唐之諸臣豈爲過哉或曰唐之改節者衆矣如郭廷謂之出降龔慎儀之懷異盧絳之就招鄭彥華之自全凡皆悖義者也子不彼之責而獨不貸于此六臣者何歟曰廷謂彥華武夫也慎儀淺士也盧絳俠徒也彼其見誼不明執德不固固當然者又其臨事也廷謂則內稟朝旨慎儀則繼即遇害盧絳以戕賊而受戮彥華圖再擊而自救是皆有可諉而以爲不足責乃若六臣平居誦法孔孟論說詩書君臣大誼講之不爲不熟一旦國亡縱不能蹈殺身成仁之節亦復不思隱身抗志之

義願食甘荼寵委身新朝覩焉無耻所見曾不如開封逆旅之婦人然則奚取于文學哉此而無貶則江總之負主恩德林之受周命皆無足議者矣故今列其行實於伶人之後契丹之前而異其名曰別傳以爲是夫也在人品則君未去夷狄則非遠例唐臣則不類斯春秋責備之意也嗚呼後有秉良史之筆者其能異諸

殷崇義夫其事始仕南唐擢累翰林學士保大末中主遷南都命以樞密使與嚴續輔太子留守金陵後主嗣位進右僕射同平章事宋開寶二年五月罷爲潤州節度使同平章事改制度以司空知左右內史事後主納款崇義率百官降于軍門入宋以其在江南久居文學之任命處之館閣久之諸降王死多出非命其故臣或宣怨言太宗命俱錄之館中俾脩太平御覽等書活其編帙豐其廩餼諸臣多卒老其中崇義其一也崇義入宋改名湯悅太宗嘗命其撰江

南錄十卷筆削之際不無高下當時識者往往少之

張洎始筮為句容縣尉時太子弘冀卒有司加謚宣武洎上書謂世子之戕在問安侍膳今標顯武功垂示後世非所以防微杜漸也洎規知中主猶銜弘冀專殺事其說蓋出於揣摩中主果謂然改謚曰文獻洎由此遂為中主所識授登朝以文學授館職擢累中書舍人比苑有清輝殿洎與徐遊為學士登心堂建亦預機密于

唐書紀傳卷十八

其中張似以內史舍人知禮部貢舉洎曰其有這才於是命洎覆試復放進士王綸等五人其為人主寵信如此洎嘗與潘佑善並官西省既而所趨馴異情好頓衰佑每嘆曰堂上乎張也難與並為仁兵後佑抵罪死洎頗有力焉江南內附貢奉事與洎嘗奉使大梁中朝公卿喜其有文頗加愛賞宋師圍金陵事勢日迫洎與陳喬約同死國已而城陷喬與洎同死竟皆去之喬嘆惋自縊死後主比遷洎隨入朝太祖責曰

教李煜不降使至今日日出洎所三不獲其書示之洎謝曰書官臣所為大吠非其主比其一耳他尚多今得死臣之分也太祖奇之以為太子中允久之遷諫議大夫太宗朝宰相議用為翰林學士竟以其行義不及不許洎將命入貢作十詩以詆訾汴京風物至有一堆灰之句蘇易簡時得其親書及是與易簡同事爭寵不相能易簡語同列曰清河更作其詩以一堆灰之句進呈矣洎聞之為少屈然以巧言善

唐書紀傳卷十八

至叅知政事洎初為冠準所薦奉進書謹謹知上嫉準遂揣摩百端奏準誹謗於是準坐免其險詖如此至道三年病卒張似毘陵人後主朝仕為考功員外郎進中書舍人開寶五年殿損制度改內史舍人從王知禮部貢舉揚揚之前夕有釋負者夢人報曰與王綸等五人及第自詭書請省門還楊遂張觀曰願謂曰楊在鷄行街何忽至此既為則

聞楊遂等三人中選其夏後主疑似頗任私意命張洎覆試遂再放王綸等五人乃知洎雖矯似之弊然前定固如此明年癸酉附榜則鷄行

之應也似隨後主附宋以故臣見叙太宗朝似在史館一日問曰卿家每食多客叙談何事似曰臣之親舊多客都下困窮之食臣累輕而俸優故常過臣飯臣不得拒焉然止菜羹而已明日上遣快行者伺其饌客即其坐取食以進果止糝飯菜羹仍皆陶器上喜其不隱遷官郎中

其第宅在故里人稱菜羹張家云周惟簡鄱陽人隱居明易後主聞其名召至金陵起布衣為集賢殿侍講頃之以虞部郎中致仕還山金陵受園間道召還使入後苑講否卦賜之金紫後主思得奇士能使兵間者張洎等惟簡可以談笑和辭乃授給事中副徐鉉使宋後主手疏言惟簡託志妙門存心道典伴臣脩養不預公途蓋為之聲價蓋動朝聽比至太祖召見詰責鉉猶懼奏不已惟簡惶恐反言曰臣

本野人未嘗仕宦李煜強遣來宋未嘗預聞使指伏聞終南山多靈藥願得棲隱太祖許之金陵平命為國子周易博士判監事居久之或謂曰終南之言不酬且得罪惟簡不得已上表求解官以遂初志改虞部郎中致仕授其子繕京兆鄠縣主簿使就養太平興國中復表求仕授太常博士遷水部員外郎卒

查元方文徵長子事後主為水部員外郎以有文俾兼吉王從謙掌書記從謙朝京師宋祖命

知制誥盧多遜燕從謙于館多遜奕棋次頌元方曰江南竟何如元方歛衽曰江南事大朝十餘年極君臣之禮不知其他多遜推枰媿謝曰勿謂江南無人使還守建州江南國亡盧絳處歙州謀起義傳檄至建元方立斬其使及絳平太祖聞元方所為大悅擢殿中侍御史改知泉州卒官元方子道龍圖閣待制始徙家海陵純厚長者以文行稱於時自金陵破士族流離多貧困失職惟道盡力收郵聚食或至數十人得

任子恩則以與族人無親疎之間異姓亦分俸給之時其婚姻由是查氏在宋遂為海陵望族

志畧第二十

南唐之疆土其始有楊吳之舊南接五嶺而界於虔北抵淮泗而限於淮東距大海西連鄧岳此其四境之大勢也虔之內向則有袁吉筠撫饒信江洪而洪為都會其北則海泗光為兩淮之外藩淮之內甸楚秦通楊障其東而楊為東都雄濠廬壽舒黃蘄擁其西北南而濱江則滁

不唐餘紀傳卷十八

九

和二州為江南之屏塞秦以海陵縣升建雄以天長六合縣割置此則受代之後分創於昇元保大之世者也絕江而南其鉅鎮則昇潤池雄遠雄遠古郡宣歙與之聯屬蓋東西相倚為輔東南距吳越則常為邊境西隣湖南則鄂從書保大初出師平王延政凡得建汀漳泉四州繼割延平劍津之地創州曰劍湖南平後奄有全楚其要剽則潭朗岳三州坐歸版圖南據宜桂計其前後規摹亦雄張矣初建州既平諸將欲

乘勝取福州宋齊立獨薦陳覺往諭謂可不煩兵戈而下既而李弘義拒命吳越借援唐兵凡再敗於是福州竟入吳越泉漳亦乘勢強相繼自擅唐雖授之節鉞徒羈縻而已先是保大中偏師平楚唐勢幾振惜乎邊鎬非材楚平之頃九其金帛珍玩倉粟下及舟艦亭館花果之美者悉收徙于金陵楊繼勳徵湖南稅賦務為苛刻糧料使王紹顏復減尅士卒糧賜是致奉節軍使孫朗曹進等搆怨作亂奔投朗州時劉

不唐餘紀傳卷十八

十

言久懷叛志問朗欲復取湖南可乎朗曰某在金陵數年見其政事無章蓋朝無賢臣軍無良將忠邪無別賞罰靡當朗請為公先驅取湖南如拾芥耳於是言大喜遣其將王逵襲鎬諸將胥遁全楚復失岳州雖夙據亦併沒焉交泰之初周師卒伐折北不支淮甸之地為州十四悉表獻于周其外在江北者蘄黃漢陽汝川亦行割隸自是與周畫江為界地褊勢迫止限一水乃用唐鎬謀遷都洪州是為南都時以迫港凡

百草創地既秋隘制復踈畧既遷之後府寺營兆十不容一中主殊懊悔群下鬱；咸思東還未幾中主殂後主於金陵嗣立南都遂罷飾矣東都廢燬于淮南喪師之際入周之後改爲節鎮終唐之世相與始終者惟飭金陵之西都初唐天祐中布衣錢亮寓居于昇嘗謂人曰金陵王氣復興當有申生子應運于此至先主與郡亮謂之退謂其左右曰建業之地復興帝都郡侯是也徐温心思乃徙先主于潤因廣脩縣署潤布城隍期已當之亮又言曰此修道之主也既而先主受禪竟于此荆建帝都先主生戊申即申生應也唐之有國雖肇跡于楊而實樹本于昇比其盛也二都並建列郡聯輔長淮爲之外限而大江爲之內阻于時天命未一中國有故用能據形便以定基扼險塞以固境厲兵將以威侮自中朝而視隱然南服一敵國也迨保大末淮甸入周稱藩內附於是國勢頓弱亡形著矣後主繼立雖以文雅飾國仁厚結民崇

之何酷奉浮屠廣營塔寺國用耗竭朝政無章上下蠹積廢然弛惰如一病痿又虛之人曾不能振起都城被兵長圍密合其亡城係諸旦夕肅張洎等乃妄謂宋師已老将自遁去后主益甘其語晏然自安方召隱士周惟簡講易否卦命負外郎伍喬放進士孫確等二十八人及第其所施爲大抵如是故雖地險可以固國而其人事卒不能保邦君臣係縲國社竟屋要有可咎者云

附錄第二十一

契丹事見唐書及五代史今取其事之繫南唐者爲傳先主昇元二年契丹主耶律德光及東丹王各遣使以羊馬來獻別持羊三萬口馬二疋來鬻以其價市羅紉茶藥先主從之於是

說進二丹

圖詔中書舍人江文蔚作仰之歲神功邁於三古皇故結軌粵六月契丹八器寺少令高徒煥奉

善致貢成集都邑公卿庶尹不唐錄卷十八稽首稱賀以
 為文德所服受命之符若乃鴻荒以降驟馬速
 師耀武以信威有所不及任筭以御物有所不
 從詩頌太原之師則用伐矣漢開朔方之地則
 崇力矣若我宣猷大麓儼德無私刑于朝廷以
 及于荒服旃裘左袵捧日分光殊方異產充庭
 納賚日垂衣裳而天下治斯之謂矣有司紀美
 列于繪事傳曰主上明聖而德不聞有司之過
 也臣職在翰墨親睹隆平敢獻贊曰赫矣聖武
 纂唐之緒要荒之長駿奔耒附伏波之柱單于
 之臺遺鏃徒費獻琛靡耒我后穆、我網恢、
 重譯日貢皇哉唐哉四年德光遣使獻馬百疋
 於是先主遣通事舍人副四方館事歐陽遇借
 鴻臚少卿使契丹假道于晉高祖不許遇及境
 而復中主嗣位遣使者公乘鎔航海繼好既至
 而契丹主兀欲被弒第述律遣中主書曰大契
 丹天順皇帝謹致書大唐皇帝闕下貴朝使公
 乘鎔等自去秋已達東京海岸適遭國禍今年

正月二十六日部署一行并諸物兵鎧已至
 燕京茲蒙敦念先朝踐脩舊好既增摧痛又切
 感銘貴國長直官王朗陳篆取間道先回用附
 咨報公乘鎔等已遣伴送使陳植等同回止俟
 便風即令引道公乘鎔亦進蠟書曰臣鎔自去
 年六月離壘油七月至鎮東關遣王朗奉表契
 丹九月乃有番官夷離畢部牛車百餘乘及鞍
 馬沿路置頓十月至東京留三日契丹主遣開
 廐使王廷秀稱詔勞問兼述泰寧王燕王九月
不唐錄卷十八
 同行大事兀欲即世母妻併命又遼東以西水
 潦壞道數百里車馬不通今年正月方至幽州
 館於愍忠寺先迎御容入官言先欲見唐皇帝
 面乃引見如舊儀問國書中機事臣即述奕世
 歡好當謀分裂之事契丹主喜問復有事否臣
 云軍機別有密書契丹主接置袖間乃云吾與
 唐皇帝一如先朝往來因置酒合樂又諭臣曰
 使人泛巨海而至不自意交翅骨肉道路有阻
 必亦憂恐手斟一玉鐘酒先自啜乃以勸臣令

飲自且至日哺始罷自是數遣使宣勞三
一賜食謹遣王朗資嚴號子歸開奉嚴號子不
知何等語也初宋齊丘謀間晉會契丹使燕人
高霸未聘歸至淮北唐陰遣人刺殺之霸有子
軋從行匿之濠州於是契丹頗信以為霸之子
出於晉人保大十二年述律遣其舅末夜宴清
風驛起更衣忽仆于地視之失其首矣厚賞捕
賊不得久乃知周大將荆罕儒知契丹使至思
遣客刺之以間唐乃下令能得吾枕者賞三百
給俄有劍容田英得之即給賞如約仍弄人語
之曰能得江南蕃使首賞三千緡英果得之自
是契丹與唐遂絕及世宗攻淮南勅暴我罪曰
爾敢拒抗大邦垂數十載幸累朝多事與北虜
交通厚啓戎心誘為邊患所非狀我雖非一然
首以通契丹為興師名方石晉以父事契丹而
契丹每以兄事南唐蓋戎狄習見唐之威靈故
圖後裔在江南猶尊之不敢與他國齒南唐頗
亦恃以自矜其實相結約撓中原皆虛辭非實

能為南唐也
高麗事且唐書及五代史今書南唐所載異
及高麗通南唐之見於傳記者高麗至五代初
國名大封其王高氏名躬又躬又晚年果於誅
殺吳順義二年當梁之龍德二年為海軍統帥
王建所弒建自立去大封之名復稱高麗以開
州為東京平壤為西京吳天祚二年當晉之天
福元年敗新羅百濟於是倭耽浮羅干羅鐵勒
東夷諸國皆附之有二京六府九節度百二十
郡內列十省四部官朝服紫丹緋綠青碧青碧
以年序遷綠以上選才能賜之俸祿賜以田租
尚冠禮畧如古制婚媾男女執手自相媒許俗
喜匾頭生男旦旦按壓其首惟恐不匾也昇元
二年遣使來貢方物所上書稱牋大畧云今年
六月內當國中原府入吳越國使張訓等四伏
聞大吳皇帝已行禪禮中外推戴即登大寶者
伏惟皇帝陛下道契三無恩涵九有堯知天命
已去即禪璠圖舜念曆數在躬遂傳玉璽建夙

惟庸陋護託生成所恨... 遇龍飛之旦阻申燕賀之儀無任歸仁戴聖鼓
舞激切之至儀式如表而不稱臣先主御武功
殿設細仗見其使自言代主朝觀拜舞甚恭宴
於崇英殿出龜茲樂作番戲召學士承旨孫晟
侍宴三年又遣其廣評侍郎柳勳律來貢方物
其後史冊殘缺來否不可考矣

日書備成 南淮先生取而終讀謂其延唐

病半蓋史新系東周之韻書時起例蓋綱目

系無統之法徵文考獻蓋春秋取賢書之意

遂出俸餘付之梓且命邑民吳同德氏誣其

事閱月以刊本呈屬之記室士林謂 南淮

斯刻蓋將嘉惠弟學豈惟雅好文事而已抑

吳子之率義共舉宜得附書曰併識如右

是歲冬孟言陳憲跋并書

唐餘紀傳卷第十八終



ZW 21181800563265